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U/07 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四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集成三十一卷圖考一卷

〔清〕趙燦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金陵陳君美刻本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一）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詩經集成三十一卷圖考一

卷

〔清〕趙燦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

金陵陳君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集成

三十卷》提要

序

余纂四書集成既行謬爲海內
同志所許可于是四方好學者
復欲得余諸經講義而觀之余
思東魯一大聖人爲萬世垂教
始一六經而纂修刪定焉宋代
大儒紫陽朱夫子于四書集註
外僅註毛詩余何人也敢妄談
經解乎然余觀世所傳諸經講
解紛紜不一未愜厥心而毛詩

尤甚至有獨信詩傳詩序而與
朱子大相牴牾者夫聖門七十
二子中惟商與賜稱善言詩而
端木氏詩傳與卜子詩序亦不
無異同竊疑二子同受教于聖

詩經集成序

二

門未必其不侔若是也漢代說
詩者有齊魯毛韓厥後三家並
廢獨宗毛鄭迨宋朱夫子集傳
出而詩始獲其指歸焉乃論者
猶謂非小序則詩不可讀近代

馬貴與湛甘泉郝仲興之徒至
欲伸毛詘朱謂鄭衛無淫詩而
幽厲非變雅者何敢于妄言詩
也夫孔子刪詩貞淫正變兼收
並錄其間有美有刺有樂有哀

詩經集成序

三

何者非詩何者不足以感發人
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而必謂
詩止有忠臣孝子詠歌之什而
必無思婦遊女言情之作乎朱
子重駁小序誠未爲過也且夫

作詩者既已感物造端讀詩者
貴乎斷章取義昔之善讀詩者
嘗于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鄭
國七子從君子太叔賦蔓草當
時謂其不出鄭志論者曰果屬
淫詩何容取爲贈言乎豈知古
人賦詩祇取情詞婉好固未嘗
拘牽詩柄之爲何若也不然湛
露彫弓夫豈不知爲天子燕諸
侯之詩也者而必待使臣不拜

而始悟耶由此觀之則謂木瓜
美齊桓褰裳刺鄭忽雞鳴思良
友青衿譏學校恐亦未可遽信
也余家世習毛詩而于傳註恪
遵朱子況今所懸諸學宮學士
所習爲舉子業者又皆盛時和
平溫厚之詩其于淫風變雅似
可弗論然詩者發乎性情止乎
禮義三百五篇旣爲大聖人所
刪定解詩者亦何可有所詳畧

于其間乎余之纂是編也悉宗
朱子集傳卽旁及諸家論說亦
必以不背傳註者存之庶于作
詩者之心或不至大相刺謬云
爾

詩經集成序

木

岢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秋八

月毘陵趙燦英序



詩經集成例言

一詩有風雅頌與比賦謂之六義體各不同辭亦攸別大約風
之體婉約而輕清雅之體博碩而莊重頌之體肅穆而雍和
興者正義在詠物之下止者正義藏託物之中賦則直敷陳
其欲言之事者也讀詩者先取通章白文涵泳而三復之然
後細參註解則思過半矣

一詩以朱子詩柄爲主其于詩傳詩序宜遵者朱子已言及之
坊本有悉載之篇首者徒涸人耳目究無用也集中一概從

詩經集成例言

刪但就本詩畧綜全篇之旨各章之義提綱挈要列之篇端
庶幾觀者一覽洞然不爲他說所搖奪也

一詩通于樂有韻有聲歌詠唱歎固有裨于性情至取爲制義
則辭理固在所先而音韻又在所後顧麟士說詩專重叶韻
其說雖似補大全諸家所未備究于舉業無當也至于兩句
一連四句一截之說能使詩理不至混淆學者頗宜究心然
亦有無容盡泥者是在善讀詩者觀之會意期不失乎詩人
之神理可也

一是編于白文傳註之外卽有串講此體會詩人語吻而使詞意聯貫者也其說或參諸坊本講義之言或採諸先正名篇之語而竊以己意折衷裁度于其間務使語意宛然或未必無少補于舉業也

一串講之後又有疏解分輯諸儒之說要擇其義蘊之醇深者載之前採其議論之宏博者列之後參同辨異總期與朱註相發明庶知詩人之修辭撰句非無意也

一疏解之末間附舉業名篇并採評語非贅也亦以當今觀講詩經集成例言

二

義者原欲使書理爛熟于胸中發爲文章上追美乎懷葛東江之風範次不失乎東崖卧子之興致而已學者觀講義而并覽名文則詩旨不愈彰明較著乎

一凡詩中王侯世代地域方名大畧已載之朱子總註小註不必另爲一編以誇淹博至于山經海誌爾雅齊諧諸書尤不雅馴坊本錯引不倫集中大爲刪節不敢濫及

一凡直省棘闈俱取詩中典雅正大者命題

國朝功令本省十科內概不復出向見坊間有闕題要覽一刻

分註甚明余更廣摭博考益以近科鄉會試錄所載附諸各章白文之下以便覽觀

一余聞詩中有畫描情繪景正在有意無意之間非特形象而已也况舉業所尚惟取考核詳明証據確實豈云畫中有詩哉獨是古本所傳亦有談及圖繪者列之篇端以供博覽未爲不可然詩中有古今無異者如星辰垣野山川方域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是也有古今不同者如宮室車旗服飾器皿之類是也同者已散見于天官與圖物象諸考茲不及詳異

詩經集成例言

三

者不載又恐古人之制度失傳余故畧載一二仍標著其義義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者也

一余生平授徒課子恪守聖賢遺訓年來兼事丹青其于四書羣經諸義多所究心每見善本不憚手錄彙成全編甲子春始以四書集成問世幸爲海內名賢所推許至于詩經講義博採衆論悉以己意折衷去取倍費苦心藏篋已十餘年玆友請登梨棗亦以集成名編從公好也

曲水園殷氏識

詩經集註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人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

詩經集註序

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下而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

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邇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

詩經集註序

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

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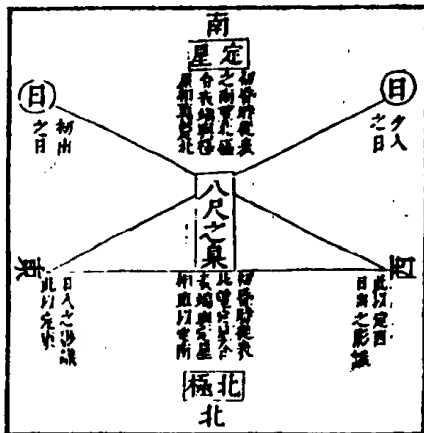
詩經集註序

三

詩經圖考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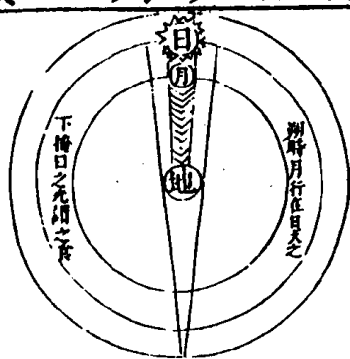
- 一 測影定方圖
- 一 日月交會圖
- 一 宮室創建圖
- 一 禮樂祭器圖
- 一 衣冠服飾圖
- 一 車馬旌旂圖
- 一 兵制器械圖

楚丘揆日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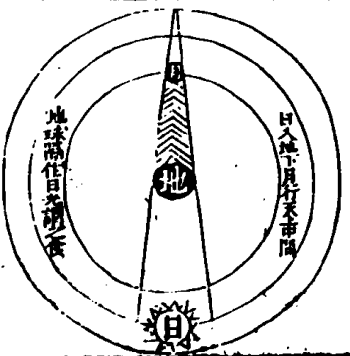


定。即室星也。亥月昏時當南方之午位。為營作之候。故曰營室。陳祥道云。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晷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識東西。又為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又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與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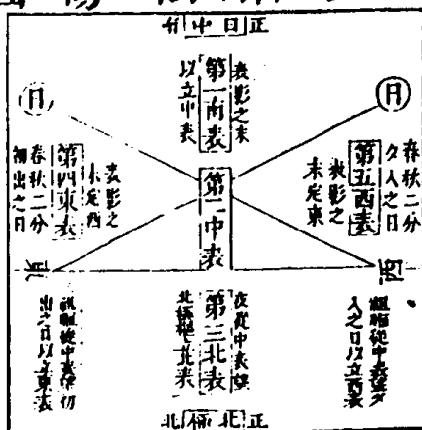
月掩日光為日食圖



日在地月蔽月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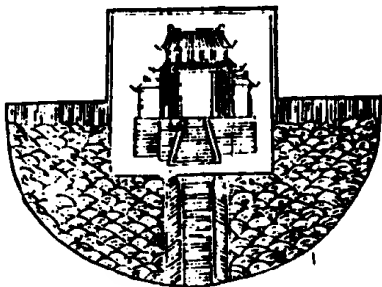
公劉相陰陽圖



以土圭之淺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謂日影乃中立表處太東近口也。日北則影長多寒。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日西則影朝多陰。謂日未中而影立表處太西遠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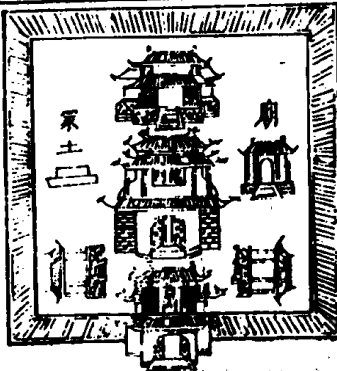
其牛於辟應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焉

泮宮



諸侯之學。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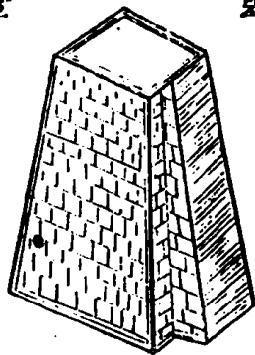
皇門應門



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太王理岐。百室。築室作廟。立皇門。應門。立冢。土部。門曰皇門。正門曰應門。太王時特作二門。其名如此。

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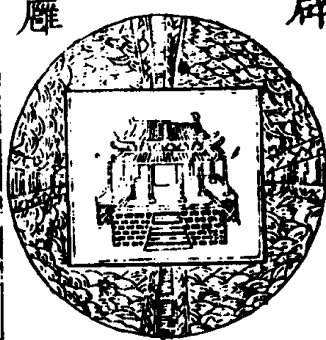


高二十丈。周圍百二十步。上平無屋。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

靈

其目清。察。故曰神臺。周曰靈臺。所以觀象。察氣之妖祥也。在西安府。郭附近。辟雍。居明堂。有柏土。增

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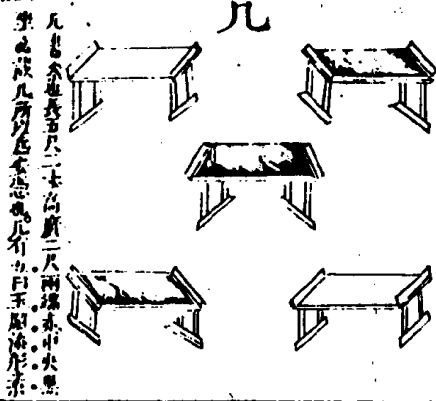
辟

天子之太學也。國如堂。以水。故曰辟雍。水所以養。教化之流。行也。從取辟。有德也。順取其雍和也。

王人子王。子。辟侯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文王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法七十二氣與九氣之數也方三十六表題方屋
高八十一尺前後九九之數也二十八柱列於四
方亦七和之氣也

漢書大凡銘勒自武帝仁智盛事有制作與凡之法則創凡自武帝始周禮凡几筵五几說文云



清廟文王廟也周公既成洛邑饗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清廟閼宮姜嫄廟也魯亦有閼宮者以周公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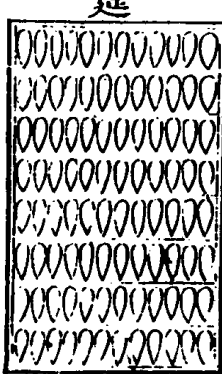
廟清

閔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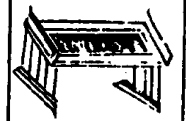
得立姜嫄廟僖公修而新之故魯頌有閟宮之詩

名物疏云鋪席曰筵。席之曰席。則在地。二者皆加在上者。故疏云。筵竹席也。三禮圖曰。蒲席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司几筵。掌五席之名物。



書以爲書。又臨挑執扇有次。詞成。文絕。小蒲扇用。禮度堂以筵筵一丈。陳氏云。簾席之制。如不過。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

有虞氏以悅
夏后氏以簋
殷以棋局以
房俎以載牲
體兩端赤漆
中央黑漆



登

瓦器其形同甕式
與用徑八寸高二尺
有四寸禮記云升實
太羹合禮用之依禮
不用故舍於大夫設
於醬西大羹酒其肉
汁也

牛





玉樽也可受六升
夏曰瓿殷曰甗周
曰爵甗有耳甗未
存博古圖云瓿從
圭故三足象圭形
戒甗故二口作甗

鼎



三禮圖云天子十二
鐘以養牛諸侯以
金一斛犬六牛則
鼎以養多五牛上
鼎以養少三牛牛
羊豕鹿各執其於
足上三足兩耳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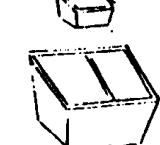


釜	鑄
	
無足曰釜	三足曰鑄



斗

升
升而圍其結生耳為
升曰耳焉余亦余爾
之量也升者容合之
量也十夫聚升之數
也古者爲升上徑一
寸下徑六分深八分



箕



方，器，外方內圓。
箕，山方外則曰方
足，高二寸，洪弁
衣斗，凡其土
於，以通，財，其
概，置，斯，和，衆。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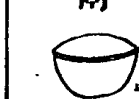
飲酒器受二升上兩柱戒不盡之戒其過也玉爵同制




酒器形似盞大
受一斛金銀
則爲爵之類
其色之赤者
謂之瑤樽
千以玉飾所
夫以金飾

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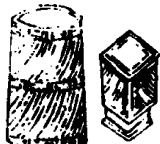
 王天下小曰鶻
 主屬也保處以
 脈爲鶻孔特是
 泥鶻爲鶻以爲
 俱食穀而達言
 之者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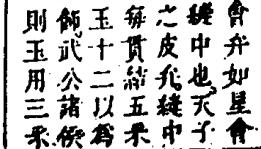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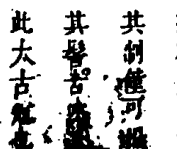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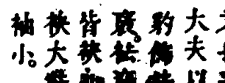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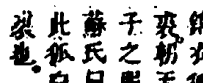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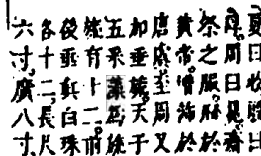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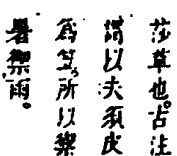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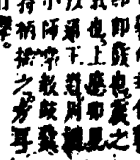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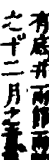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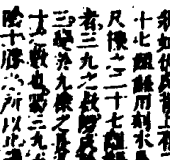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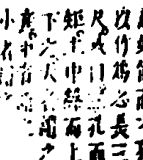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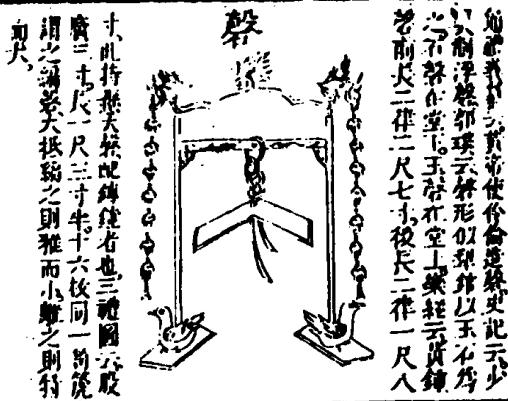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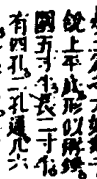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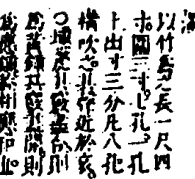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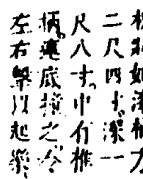


缶



按外國番地乃上古之器今益去銅素人用以貯藥又秋春坊壁高陸三川缶及汲器生氏具陳新。





五色備
前之補
後四幅
織以藻
粉米繡
獻四章

充耳也
以玉瑱
天子
用采綴
之天子
大夫
人

雜佩
維風在左
佩玉也
上橫曰珩
三組
以項中組之
牛首
未懸衡
兩旁組
各懸珩
又兩組
交貫於珩
上繫下繫
橫行則衡
牙繫橫而
有聲

標之爲首
也
以朱韋爲
之明以輔指
也
禮記云右
巨指皆指所
以飾名指
中飾無名指
者皆所以放
我之臂
所以

狀如銀月
以象骨爲
之
所以歷
結左佩小
鐙右佩大
鐙

邪幅偏也
邪羅於足
如今行勝
偏束其腰

邪幅偏也
邪羅於足
如今行勝
偏束其腰

秦小戎圖

禮記云婦人之
所佩之飾曰
云佩也故
集傳曰婦人
之佩也故
之施於婦人
說文釋之曰
形男子佩之
施之婦人十
五而
第則亦常佩
之
其爲人夫士
及其
妻皆用象骨
以竹爲之
口以藤絲
形如豆用
以懸果核
容四升

以竹爲之
口以藤絲
形如豆用
以懸果核
容四升

以竹爲之
口以藤絲
形如豆用
以懸果核
容四升

禮記云婦人之
所佩之飾曰
云佩也故
集傳曰婦人
之佩也故
之施於婦人
說文釋之曰
形男子佩之
施之婦人十
五而
第則亦常佩
之
其爲人夫士
及其
妻皆用象骨
以竹爲之
口以藤絲
形如豆用
以懸果核
容四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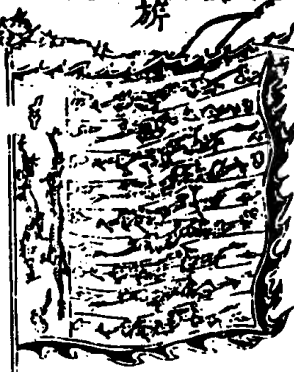
以木爲之
高尺二寸
漆亦中蓋
飾不
以爲直
容四升

所以摘髮以
象竹簪首因
以爲飾若今
之簪也

禮記云婦人之
所佩之飾曰
云佩也故
集傳曰婦人
之佩也故
之施於婦人
說文釋之曰
形男子佩之
施之婦人十
五而
第則亦常佩
之
其爲人夫士
及其
妻皆用象骨
以竹爲之
口以藤絲
形如豆用
以懸果核
容四升

司書云文龍為旗考工記云龍旗九
龍以象大孔書云天子諸侯之旗
龍一也升龍去降龍去降龍也

旗



素除也陽在上而陰在下而升父
素之通也先儒以為王之大常也地
諸侯之旗乘輪卿大夫乘較士乘
旂

詩經圖考

司常云為華為旗州里建旗考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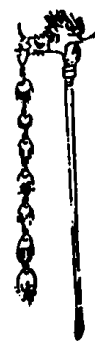
旗



記曰為旗七旗以象龍大

如今之幢也牛尾若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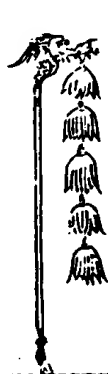
旄



采羽注旄上其下有旄纒

析翟羽設於旄竿之上其下亦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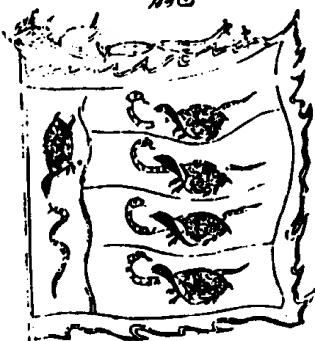


有旄旌而用旌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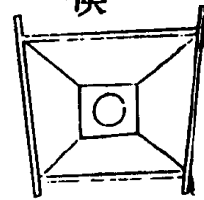
司常云龜蛇為旗縣師建旗考工
記龜蛇四旂以象營室旗也龜

旂



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與度
宜之形兆也

侯



侯制上廣下狹蓋
六尺也侯之目
正次射則侯侯而
以備射則侯侯而
而蓋天子五正之
侯中侯大夫三正之
侯大夫三正之侯
附之侯亦用皮飾其
中三分之二

以朱華為之著於左臂所以蔽膚
蔽衣而注強者

拾



決



疏云拾門也以象骨為之著於
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或以
革為心

容刀之制今刀鞘也率上飾鞞下
飾戎服也

鞞



終

十五

詩經圖考

毘陵

奇賞齋繪
整肅堂書

詩經圖考

國風



國風一○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闔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爲賓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梁虞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

國風

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

汝漢之間其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建瓦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肅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普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雖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郿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鳴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國風章句○通章俱重德上首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爲之配次章追言未得淑女之助求之如是其切末章言始得淑女之時喜之如是其

深也○以爲與二句作主下文文字字字俱根此說蓋樂都言人言言要而憂當樂而樂所謂得其性情之正也

關雎

關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音求興也關雎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雉鳴水鳥一名王雉狀類鳬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雉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爲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述匹也毛傳云雉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雎然之雉鳴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雉鳴之情聲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

國風

容儀寡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五

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申詩陳關雎者曰君子之道遠播夫婦朝廷之化是始闢門然求其以德配德者蓋其難也吾今不能無感矣彼雉鳴之鳥關關然和鳴于河洲之上相親而

不相亂相悅而不相狎物之善匹者然也況此窈窕之淑女貞靜中樞幽閒外著以之配我君子則坤以承乾雌和而不忌乎敬重與君子之肅肅雍雍相比美焉蓋以從剛雖樂而不廢乎恭重與君子之敬柔懿恭相匹休戚內外一德以相成天下匹配之善無過於此不洵爲君子之好逑乎

疏解此章以雉鳴聲之和應與淑女德之相配關關內有不亂不狎兩意所關情聲而有別也淑即在窈窕處形容出來是于始至時見得始至不必指定同牢合卺之夕凡三月廟見皆是窈窕訓幽閒幽不淺露開不輕躁此自中形外正貞靜之德容也幽閒不可直謂之德故總註又加貞靜二字蓋就儀容動靜間舉寫其德性若此耳淑女註中雖指定太妃不若渾言淑女爲是君子好逑

之而擇以故潔矣此病窮之淑女昔懷思而後入詩所以自慰則之而
或故琴瑟鼓瑟多方以友之而致其親愛矣不特此也彼參差之待來來
應足以利吾用也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老之而無以致焉矣此功
之淑女相須其殷欲以抒吾歡也既得之則當或安或危或代鼓多方以
致其欣喜矣其已得之樂如此則向者寤寐思慕轉反側之況不其釋然
矣乎大宮人與后妃既道其匹配之善而又自故其愛之之情此固足以
紀之而詩人惟之正亦于茲見矣

此章以行樂既得常采采以宜其用與淑女既得當友樂以致其情采采
非一端意非一道故亦曰無琴瑟之音細察有樂皆意故曰友鐘鼓之音
宜暢有琴瑟意故曰樂友樂俱以官人言此正言今日既得之樂行樂當采
擇宜采以宜其用與淑女當親愛欲樂以宜其情蓋好德之心形於友樂而
之琴瑟鐘鼓也○后妃既得難道官人便去琴瑟鐘鼓不成須玩註中一當
蓋友之樂之情非言詩所能罄故欲寄諸琴瑟鐘鼓也二段意有淺深必

詩經集成

卷之十

五

到樂樂處意方盡○註中樂則和平之極乃朱子想像詩人意思謂之尊事
見喜樂正所以尊奉之也不必分貼○通解琴瑟在御以其常用故曰樂之
鐘鼓則懸於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亦非專指聲音小大言也琴瑟友
門門庭居之時鐘鼓樂于廟廷皆見之際所用有分別○千按本章係解有
琴瑟友之友字本謂宮人親愛淑女意思而今解作文王與后妃夫婦好合
如朋友一誤也或云宮人與淑女相好如友生亦思官人如何可友后妃不
體分十二誤也房中止懸琴瑟廟見時方鐘鼓樂於廟之東西序所
云鐘鼓樂之者蓋指廟見而言也若依時說一似房中亦將鐘鼓者琴瑟來三
誤也應俗儒不明道理如此○樂記錄琴瑟哀哀以立應鐘鼓樂以立應
鐘鼓以立應便見琴瑟于友字較鐘鼓于樂字較外亦見古人用字無有不
可那移處○詩上云此與上章以琴瑟三與皆相與意便似同章若抹去一與
又非詩人層疊致詞之旨須皆以下四句作進中一層我則離前章一與本章
兩與兩無碍也○大段以未得已得為對而不拘拘以本文為對古人通對之

新然○附錄參差待來兩章查詩經文一百首其文法以在彼者為
得之思而四為其既得之歡或夫未得而思思何物也既得而思思何物也
此兩得情之正者矣想其時文王以嗣子之化居于閨房婦女之側而夫人
始至之時亦猶有以窺其度也故為詩極哀樂之形容其言曰由前而觀物
有無芳而顧致人亦有異地而相思彼雖然其參差者行來耶我則左右以流
之矣此宛然以窺窺者淑女耶我則寤寐以求之矣求而得我心孔嘉也求而
不得而得此寤寐也雖其人以未之得安擬其人以思之久之而不覺其深
長矣且此深長者得已乎哉慨焉而思也轉焉而思也反焉而思也
而思不已也則焉而思而思又不已也夫未得而求而思而至千勞勤其心
力而弗移者不知吾人之寄情何以如此其深也而如此乎其深焉矣山今以
觀彼當時則益貴人新知則怡悅彼見其形而難接者參差行來耶我則左
以米之矣此快其人而莫親者窺窺淑女耶我乃琴瑟以友之矣友而意盡
心恐不得當也友之而意未盡難忘彼行來也殷勤而米之則亦與殷勤而

詩經集成

卷之十

六

老之要曲而相得其歡豫矣今此歡豫者安致乎哉雖在懸而老之而應
樂也故在陳而擊之而應樂其更樂也將比于琴瑟長而友與樂相隨也即
不比于琴瑟而樂與樂相通也夫既得而友友而樂而必博諸諸物以
形容之者不知吾人之欣賞何以如此其極也而竟如此乎其極焉矣噫此
謂得情之正也夫文王不思而宮人思之文王無言而宮人思之固風好色而
不淫其關雎之謂哉○太章一與三章兩與文以寤寐參差而下對行樂雙興
而下天然位置極人工天巧之氣○入宮人口氣直開二比格微先民題中
半清出以偶對音毫無繁縟之迹可謂體方面用周○按琴瑟為房中之樂
鼓陳于東西序應于后妃廟見時用之宮人統始終而言故兼稱琴瑟鐘鼓若
論宮中始至時無琴瑟鐘鼓也作樂離入音其備要之考鐘鼓或時堂上亦
陳琴瑟相奏弄瑟時房中却不懸鐘鼓亦自有別所謂友之只是一唱三嘆欲
得淑女之歡心樂則和乎之此時神人得悅淑女可知世儒不解詩理有作
琴瑟鐘鼓一時並奏于宮中誤矣

采采芣苢耳不盈頃頃筐篋我懷人實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芣耳葉如鳳耳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
蓋謂文王也真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仕而思命之故賦此詩託
言方采芣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合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冀之大道之旁也

平講乃懷之而莫能已。是故又見夫最高之國。思欲陟彼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乃登高必藉于馬。奈何我馬少。而不能前。而登高之行。更無由也。然此心之偶。終有不能過者。于是且的彼墮履之酒。以自解。庶少得以釋吾之。

不至未得矣乎

〔金〕此三章意同上二句是託言登高不遂其願下因欲飲酒以舒其懷是
從思中虛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思今在泰山欲往從之樂父報是也
重登高山與酌酒平養永懷與上佳人牛應傷字又在懷中生山明知思不
可解姑酌酒以暫開其懷庶寬其太甚耳非真欲藉其憂而不思也○蓋泰山
曰登高而不至後世白雲觀舍之意往從之說似太著相宜渾融

賦也石山就土曰礧礧馬病不能進也病人病不能行也吁愛嘆也爾雅註引

此作肝張目豎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申〕然我之懷究真能已也則又何之何哉彼但亦可陟也陟亦可望也庶可
以慰我之心乎奈何馬則瘠矣而不能升高僕則瘠矣而不能御馬目視而足
不隨我其如高山何金要見就其如何我何但慨然付之吁嗟而已矣夫后妃于
君子不在而極其思念之情如此不可以見其性情之正乎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三

〔疏〕此章上三句言登高而有所待下言離乎其為情也與上二章皆一意無
淺深前曰望見高山此曰陟望不過變文成章非登此不迭又似登彼也還是
神神無聊無所不至意馬以御車僕以御馬相因說馬病不能進猶可責于人
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其之詞云何吁矣見憂之極惟有悲嘆
而已非百可得而解也云何二字亦可略讀似如何是處之意吁字與前章
嗟字相應

〔案〕耳四章章四句○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前文

王昭會征伐之時憂里拘幽之日而作然不可考矣
以本章全旨○三章須平看總是與其德之盛而顯其福之隆也茲將成字義
有分判而與意略無淺深不過層疊味以見福顯無已之情耳以樂只何作
主夫入宮見妃則不見其可樂但見其可畏后妃以樂只為心悲呼公許應
及群小則謂履考祥自然動與言食稱者稱其德之已然顯者顯其福之未然
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疏〕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案〕南有樛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足以自養即物而自其宜焉蓋屬其宜于和也由既既而得養在孟羽且
有然者其美后妃曰今而知人休休之事其為和氣之所鍾者蓋相屬之
不與也夫物能容物反同具而施一體之恩斯和以政和集本支而彰百世之
盛舉凡數所自至者其非理所必至大抵如斯矣吾儕處深宮之內沐榮只之
休而不覺有憾于孟斯羽焉想其德本素順而因循為文明羽毛誠可貴矣然
豈自私其貴已乎乃思羽庭階其聚族以處者何惟雨之是依若是也想其性
秉剛而即形為羊羽儀誠足尊矣然豈獨恃其尊已乎乃展羽林泉其引
琴而至者何惟雨之是庇如斯也誠以雨因說說者也凡物之性其不能以相
容者皆由于心之所忌也心有所忌而彼此之形未能感感則恃勢必至
物我相和無處其地之憂傷如何矣又其甚者嫌忌之私形于情勢必至
以敵為仇化育之仁比也然也爾孟斯羽有切乎凡物之情其不能以下
者皆由于分之所恃也分有所恃而大小之勢足以相隔則其必以敵人
致意小和氣實處之虞屬之階矣又其甚者猜疑之象起于同羣勢必至以

特選集
卷之十四
風
和則折之休自屬之矣爾初未嘗進計乎後嗣而所容既處其多相生自
不愛其少固不必盡贊贊于一身而千億之流微皆爾樂易之所積然也夫
易為心雖天地有同和之盛而況在一氣之成哉且吾觀于爾而知神和者
自和則昌熾之盛惟爾基之矣爾即未嘗預期夫光大而自爾弘其履底還
爾大其草生固不必悉贊贊于同種而似續之相承皆爾雍睦之所致然也
雖諸在公雖宇宙有太和之風而況在同體之祥哉蓋惟其說說也是以子孫
之振振也天下和氣之致福其莫不宏也類如此孟斯矣○以孟斯比后妃一
若形相便入纖小文妙只寫大意中二比全用反筆寫生趣而只用一語描
九得獨空靈虛之勝
孟斯羽攝攝今宜爾子孫繩繩今
此也蓋能攝飛絳繩繩不絕貌
不謹然孟斯羽不特排之和而已也當其集而聚飛則形貌今親上之原

然太和之動盪張和之見于產者若此爾孟斯之子孫應天時以變化而繩繩
生有之不絕也豈偶然哉
孟斯羽攝攝今宜爾子孫繩繩今
此也攝攝會聚也繫繫亦多意
爾謹然孟斯羽不特不特飛之和而已也當其飛而欲翼則攝攝分止得之
溫然太和之禽聚聚和之見于形者若此爾孟斯之子孫感氣和以成形而
繫繫聚之無盡也豈僅致哉然則我后妃也攝攝之音之嗣形為連下之仁和
乎行為克昌之瑞有是德宜有是福矣觀之孟斯不徒可見哉
爾解凡物之性皆有其類多不繁人之妒忌者其後必不感故和氣致祥非
致反見后妃有是德則有是福也○孟斯羽攝攝勿作胡說一說即與之
道全在乎羽故以說說屬羽後后妃攝攝聚聚亦若羽羽者然說說以聚處之
和而攝攝以飛聚之和而攝攝以形聚之和而攝攝不主一人亦不主一時果
妻之子孫皆后妃之子孫千億之子孫皆后妃今日之子孫也但此比體須影

特選集
卷之十四
風
射為妙攝攝是者攝攝是胎生不絕繫繫是數日之多攝攝內如有竹能者
繫繫攝攝內如有繩網無窮繫繫內如有許許新聯意○后妃與衆去雖有
貴賤然以廣君之嗣則同一生養也一人生之若不若衆人生之為盛后為君
天下子孫比何分爾我○張雨軒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山不終忘而
故繼繼木之後○后妃子孫攝攝庶說不可用外衛毛卿庶謂曹廉言此乃武
王得天下之後而始封之號耳然據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則子孫之
多非特庶出者也但攝攝庶謂為是○朱子曰便是說孟斯如孟斯羽之
便是說那人了下便攝攝爾子孫依舊是就孟斯上說更不用說孟斯此所以
謂之比又曰借孟斯以此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攝攝却自是說孟斯之子孫
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
孟斯三章章四句
純大章全吉○全詩反覆咏嘆只是一時事無淺深當以宜字作骨蓋女子之賢
何由而知即以正以時上想見其賢而又即以其賢決其宜室家賢是已然

宜是未然事。玩註必字乃預定之詞。非預則之詞。散化意須于言外見之。○命出于親。則非行露之沾濡。故曰以正。舉通其候。則非標標之噴。故曰以時。○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與也。桃木名。華經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花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安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安其室家也。

市議。桃夭者。曰婚姻之事。嚴于正。始男女之會。貴于及時。貴于歸之太。而

詩經集成

卷之一 國風

十九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與也。桃實之盛也。室家者。室家也。

市議。桃之夭夭。不惟華之盛而已也。觀于其實。且有實而盛矣。況之子而賢太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與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市議。桃之夭夭。不惟實之盛而已也。觀于其葉。且蓁蓁而盛矣。況之子而賢太

女也。值此時而子歸。吾知內外整肅。尊卑和睦。其于家人也。又必有以室之矣。

目安家者。為人婦而重婦道也。見尊卑允協。而家庭無間言。○朱豐城曰。室者

和順之意。和則不爭。順則無違。此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妄。于舅姑敬不違于

桃之三章章四句

市議。全言。○通章是以施且不一其處。與干城好仇腹心。不可一端觀。一節

詩經集成

卷之一 國風

二十

能則其人之大略可觀矣。趙趙是武勇之狀。無文而所開在野草莽之臣。美之也。觀註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句。公侯二字。蓋才只堪對付別人。無有耳。公侯何等謀猷。猶足為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樣才。○免且非淺業也。如華野之耕。渭濱之釣。一般。蓋當時之人。出則為疏。後先。處則安于農桑。狩獵。詩人從旁觀之。見其未始不可為干城好仇腹心。非為國家惜人才。亦非為斯人嘆淪落。總見賢才衆矣。既在上而亦在下也。平平敘述。而極贊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南風豳風采芣苢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上二句已未會試

與也。南風。整飭貌。且也。丁。丁。樵採聲也。起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豳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少被強且所以持其則而然布列而不亂於紀焉存代所以強且則丁丁
相與而四野畢聞焉斯亦見捍衛之則矣况此赴赴之武夫雖無文才可觀乃
外可以倚折衝而犯之其能勝內可以資保衛而乘之堅以完夫非公侯之干
城乎

疏解丁丁為內外相應之辭干城為內外相衛之氣是此章與意○嚴維傳曰
於原也○蘇軾林學也○許氏曰擊於地中張其土○丁丁有堅確不移
意○干城是借指外衛內以發其才之可用初不以用武言隱然甲兵之防故
曰干屹然金湯之固故曰城

胡爾免置施于中遠赴武夫公侯好仇

與也遠九遠之道也與遠同區衛引關雖亦作仇字公侯好四指曰聖人之精
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車語終干城特指其衛耳未足以語其區也試觀視網而前者非仍爾爾之區
且耶乃并絕其丁丁之辭寂然施于中遠置機要之區設機東方之會處有
待其機

以快其遠矣况此赴赴之武夫非特干城而已也吾知經邦勳烈公侯能之
夫亦能之元首明而股肱良夫非公侯之好仇乎

疏解中遠為在在可通之路好仇為在在可匹之能是此章與意○中遠免所
往來之區施置于此亦見取物之方略○遠西道交出復有旁通者○好仇者
見公侯有此才武夫亦有此才明良相配也即有是君有是臣之謂

爾爾免置施于中林赴武夫公侯腹心

與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中遠然好仇特指其區耳未足以語其腹也試觀張羅而待者非仍爾爾之免
且耶乃復購其中遠之遠然施于中林伏義以設伏向蘇莽以機機始入
林不厭深矣况此赴赴之武夫非特好仇而已也吾知致治安民公侯有此心
武夫亦有此心志氣乎而神明協夫非公侯之腹心乎夫才之在下者如此則
其在在上者可知賢之在野者如此則其在朝者可知孰非文王作人之化所致
也

疏解中林深密而不露腹心深密而難知是此章與意○中林免所購伏之
施置于此亦見謀物之深密○腹心不是托之為腹心亦不止于謀謀相合意
見相同而已言與公侯精細相通也公侯堅貞腹事而武夫亦不怠以功自見
沉潛不露其才于免且之中上有禁勝之心下亦有待時之志所謂同心而
一德也○腹心何以謂之才蓋心是才烈于內而為體才是心發于外而為用
也腹心亦才也○蘇傳丁丁人所聞中遠人所見中林則見所不及所謂愈進
而愈密也好仇承干城而進言之腹心承好仇而進言之干城以其才之著于
外者好仇腹心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附錄上二句江蘇全文非載文許
以資觀覽○終觀免且之所施若有微而彌真者焉夫免且之爾爾猶是也而
其施則于中林焉用才不愈微其述乎詩若曰善取物者必我有勝我之才而
後才不窮于所用蓋人知物有善藏之智而不知我亦有利用之能所以觀才
之盛者每不觀其有用之為用而觀其無用之為用也吾更有感于免且之所
施矣人雖欲自顯其長然時當爾爾而必以嚴處易林谷之貞則躁而不可為

也人雖欲為其技然勢處深密而必以炫耀損林泉之樂則險而不可效也
吾見夫爾爾免且施于中林焉以免之性投而善匿也中林深密皆隱跡于其
間必謂施置者智深勇沉而信此以害其不測之謀施置者亦何意然非無意
也正藉此爾爾者示其光明正大之意以為入林不厭深而已矣以免之智每
而懷德也中林隱密每皆宿于其際必謂施置者深謀密計先假此以彰其小
試之略施置者亦必情然實有情也正因此爾爾者安其游泊寧靜之情以表
夫林中之志節而已矣士君子未遇之時泉石川崖可以藏身亦可以養性且
施中林亦猶是也爾爾爾爾雖在免而志不在免任彼用命者遇吾且不用
命者入吾且得失兩無所繫益見才負非常者當其自棄失中林之爾爾自
寬大丈夫養勝之日耕漁屠釣可以寄跡并可以息機中林施置想當然也顧
茲爾爾各雖制免而實不妨脫免免視且若有思而置待免免無事悔吝不
相援爾爾自今不凡若當其康靜無求中林之經濟自裕寓意于免爾爾不
于免知其中之無他爾爾技于且而非炫技于且可見待物有禮是武夫之志

可為公侯腹心乎。人皆說免置施中林智勇深沉如留侯善藏其用一般便
與下人侯腹心何河漢。豈知文王親貞志節。原非陰險。股肱則可。與同心同德
乎。處處照定下文。看得施置者。絕無機心機事。方是此題的解。○又錄公侯腹
心王毅華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終美武夫之才。知其所蓄者。隆矣。夫猶是武
夫也。而且為公侯之腹心。非賢才之多。易克有此。詩人終美之曰。從來國運興
隆。不獨盈廷皆佐命之表。即在野亦符同德之彥。蓋道可匡時。而止藏于不試
衡堪致主。而非急于自明。一似與小心之辭。並其翼。翼者。終令人歎美不置耳。
吾何能不重念我武夫耶。以武夫而蓄壯。已足銘功於鐘鼎。然猶是趙桓之
故智耳。進而窺之。而知趙晉已厚。和則者。不在勳名。以武夫而稱善。已足見
重於明廷。然猶是股肱之寄托耳。深而測之。而知抱負愈隆。相乎者。不徒形氣
吾見猶是武夫也。而且為公侯之腹心。公侯之流。幾味不類英雄之觀。故
任耳目易。任腹心不易。孰意武夫才大而深。之以養初未嘗以好動喜功之意
自見其機謀。則公侯之府。慮被固有。以窺其微矣。洵宜引為一德。爾公侯之奉

詩經

卷之一

王

願必不忍。疾以圖功。故為奔走。非難為腹心則難。意武夫誠深。而濟之以
學。更未嘗以懷才欲試之思。自矜其偉。則公侯之志。念彼固有。以合其隱。索
海可歎為交乎。爾當其馳驅林野。武夫亦自安于職。業之常耳。然偉度越人。而
隱微堪贊。豈已滯通乎。至志則君臣遇合。原不待風雲感會之期也。又何必推
公侯之心。置武夫之腹。而始稱明良之盛事也。哉。抑其出入林壑。武夫亦相忌
於化日之下耳。然瞻顧非常。而懷來可告。固已豁然乎。君心則主臣結契。更不
待一堂握手之時也。又何必以武夫之腹。度公侯之心。而始議泰交之弘懷也。
哉。免非育才之地。而所見皆碩輔。武夫非與之倚。而所遇盡名臣。是何賢
才之多歟。○腹心同心同德之謂。須知公侯翼翼小心。是何如之心。文明柔順
是何如之德。若將武夫看得智深勇沉。可以翼運佐命。不惟抹却公侯忠貞。并
武夫亦沒身分矣。文妙貼切。文王心事。一語不流。誇張。又確是未遇合時懸
斷之辭。豈非妙作。○免置三章。咏嘆文王德化之盛。故草野多產賢才。所謂于
城好仇腹心。原非公侯藉此以潛發廢庸也。史稱西伯陰行。非一語。皆指此非

會錄。不如退之琴操中。臣諫當錄。天王聖明。二句。洞見文王心事。數十年事。皆
免置章文者。皆被俗儒看壞。予甚怪之。讀此及王君啓運干戚篇。可以一正俗
解之謬矣。

免置三章四句

采芣苢全旨。○全詩總是采物而歷敘其事之始終也。雖無淺深。而語有大節。首
章言求物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末章言貯物之事。詳賦其事。便有相樂不可
分兩層。和家室二句。是推采芣苢之由。化行俗美。又是推家室和平之由。皆采
子說詩之意。詩人口中。極開極合。自讀詩者。見以為此化行俗美。家室和平之
所致也。若硬將此添解人詩人口中。則失之矣。須尋為優游自得。有一反太平
無事光景。便是相樂意。若說得最致佳麗。與而上浪遊者何別。○吳氏曰。通篇
言樂。不說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詩作者。不可添一事。讀者不可添一言。
只開開說去。則王民皞皞之氣象自見。○詩柄無事二字。自和上生來。非女工
之暇也。

詩經

卷之一

王

采芣苢全旨。○此之采芣苢。言有已反之。○全章此處。合詞。○
賦也。采芣。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
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
其子治產難。
○此詩賦芣苢者。口物類以時而采。人情因物而適。吾儕今日。其何為也。其相與
采芣苢乎。方其始也。采芣苢。則薄言采之。道彼微行。而求其所生之處焉。然
吾親勞而寡獲。天下之相需。而相過疎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芣苢。則薄
言有之。而過于道旁。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堪慰結伴之游也哉。
○疏解此章。乃始求而既得之詞。求其所生之處。曰有。○
采芣苢。言有。○之。采芣苢。言有。○
賦也。採拾也。採取其子也。

不特此也。采采芣苢，亦既有之矣。則見其盛時而昭蘇者，幾何難乎。則薄言采之，拾其穗，不并敗其生也。然吾觀秀而實，天下之有其穗而無其子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芣苢，子又繁然乎。則薄言採之，取其子，亦并棄其穗也。一報一得之間，不足遂初采之願也哉。

疏解此章是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詞。拾其穗之在地者曰報，取其子之在穗者曰得。

采采芣苢言結之采采芣苢言類

賦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類以衣貯之而投其衽於帶間也。軍諸不傳此也。采采芣苢，拾而取之，豈遠道之也。持之既多，非手之所能提，則薄言結之。貯之於衣，而執其衽，雖多取亦無憂也。然吾觀執之過勞，久而得玩，天下之勤下始而棄于終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芣苢，復有帶可投乎。則薄言類之，提繫為勞者，不妨收之帶間之遺也。一結一類之際，不已足此日之情也哉。言采而出，采畢而歸，吾與汝之所為者，若是已矣。又何他求乎。吁，此可

詩經集傳

卷之一 國風

二十五

見文王德化之盛矣。

疏解此章是既采而携以歸之詞。持之多則一兩難容，故結而貯之。貯之及則手執為勞，故類而投之帶間也。蓋將携歸之時，不宜再言便于采情也。○劉安成曰：衽者，衣之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類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附錄全章錄疏文并文詳以資觀覽。○三味采芣苢而得其事外之情焉。夫采芣苢之采，亦采之已耳。其事無可紀，其情有足敘也。此以為盛王之風也。歌且夫揚聖化者，不必言其音澤之所施，與夫誦吟之所盛也。而即其偶及之事，皆有以得其所由及之端。有被化始于閨中而樂意形于言外者矣。為之賦采芣苢，吾儕幼習女紅，惟口其閨內之珠風，燭華調動念于陌上之觀，祇是微行求桑之餘。當日郊原，見此芣苢者，曾日月之幾何，而其事已聖聖夫，今有斯機之暇，手無什軸之驚心，而此閨之閒，復多餘俗之歡得，蓋相與采芣苢乎。以采之而此其廣養生之原，彼亦體繁衍之地，則薄言有之矣。天下有意之所，則即為願之所，豈復

不服，多而聚取，不虞既如此。采者，亦再采，而將落其葉，取其材則輕之可也。亦再采，而有用既存，無用仍棄，則得之亦可也。天下有乍觀處其奇而聚取，又慮其難得，得持取之工，暫寄淹留之迹，如此。采者，乎乎采，不一采而以手握者，易敗其芳馨。以衣貯者，無改其菁情。則結之是也。采不一采而拘之既盈，始處其難攜，衽之待執，繼復處其重困，則類之亦是也。天下有托歡心于聚適之場，收寔用于不爭之地，而以虛往者，以迄返以勞治者，以迄終如此。采者，乎乎今而後，倘收處而託諸衽，尚無忌此采，行踪欠曉，彼其矍矍之快，因寄諸草莽之外，而和平之化，即可得諸托物之中。雖未必卷耳之應手，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從題前村徐領入，無事相樂，意已怡在个中。點出采芣苢後，猶大數揚揚，屈屈，每比股末一掃，通體俱靈，斷起斷收，純是大家風味。

采芣苢章內句

奇本章全首。○此詩三章一意，無從深澤，總是反覆咏嘆之意。以不可求句作主。詩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江漢之喻，林馬之喻，皆根

此章集傳

卷之一 國風

二十六

此章集傳已有教悅。下二章復申嘆之，不可以上作游女不可求，下作教悅之誠說也。總要就游女身上想見他令人望而知教光景。若認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位先低矣。○與者，與其不可求也。此者，比其不可求也。既與而又比，是反覆咏嘆之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也。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疏解此章上疏無後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承康嶺，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承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咏嘆之也。

南有喬木者，曰：習俗易以移人，間有克自振拔者，亦僅得之賢人，非可望之

女子也。今觀江漢之游女。何其變化之速也。夫木下蟠則陰虛上鍊則陰火發。南山有喬嶽之木。陰不及下。則雖有拂雲之高。曾無附日之用矣。吾知行役之子。雖當跋涉之作。遊。欲休焉息焉。而有所不可也。况漢皇之曲。有出游之女。非猶南日之游女也。此邦之人。既聞禮教。而此都之女。尤尤南貞。一豈而知其端莊靜一。豈可得而要求之乎。游女之貞如此。譬之漢皇。上隆龍鳳。下接荆湘。畔岸其無方焉。津涯其真淵焉。固若是其廣矣。揚帆而渡者。且有乘危之恐。况欲狎之以游。行吾未見其有濟也。不可也。譬之江陵。東市天乾。萬頃萍蓬。泰萬里而必之。障百川而東逝。固若是其永矣。臨流而歸者。且有望洋之嘆。况欲乘桴以利涉。吾未見其克濟也。不可也。然則游女之不可求。猶德之不可泳。江之不可方而已矣。豈復前日之可比哉。

疏解下煉無枝之本不可休端莊靜一之女不可求故以鴛鴦不可求即是直
其德所謂情欲之故無介乎容儀燕私之適不形于動靜使人望而知敬若有
感于可求者而深嘆此女之賢故曰非復前日之可求也若謂計可求而今不

可求則謬矣此章游女與下章之子內要入靖莊靜一意靖莊以容觀言一以性情言此意見游女浴德于靜渚即漢之廣而江之永也吾人觀處于游女卽漢之不可泳而江之不可方也不可泳不可方緊靠著漢廣江永不可泳之方之者從漢水合江則廣故言泳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廣濶也以截虎橫過言永長也以順流上下言○把江漢廣永來形容分明見清流比潔天無雲與隨波逐流者大相懸絕故曰不可泳不可方此是個人中香水女中翹楚故下文以此起興○陳大樽文云高柯在望思影何心二水橫分乘流永斷嗟嗟江漢彼何人哉數語括一章之義○劉安成曰上四句以得水不可泳對游安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此貞女不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理比體製之殊備見于一章之內後皆倣此○鄭夾漈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南二南之地詩之所起蓋在于此○閨中之女自然不可求矣此仍是出游女入望見之而知非復前日之可求四見化行之妙○幅源曰詩人必以游女

女爲言者。山游之女猶如此。況于閨闈之內乎。○孔氏曰。游女尚不可求。則宮室無敢化禮可知矣。○附錄漢廣四句郭正域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人盛女德之貞。而以江漢寓意焉。夫江漢之不可以易濟也。惟其廣且永也。比諸于女。而女德之貞可想矣。昔文王之化。而江漢之俗變。雖一女子之貞。有斷不可易者。故詩人喻以美之曰。惟茲游女之不可求也。吾何以形容之哉。辟之江漢。然天下之水。人固有從而泳之者矣。此亦因其可泳而後人泳之也。或者其本廣也。漢之水何水也。無畔岸矣。無涯涘矣。其廣何如也。而可泳乎。夫以泳而求濟。本非利濟之道。而况施于不可易之江。吾恐漢之廣。自若耳。吾其能如漢。以哉。然則賭斯漢也。其行之心。可以息矣。彼不自量。而以泳施之者。不知漢者也。不可也。天下之水。人固有從而方之者矣。此亦因其可方而後人方之也。或者其未永也。江之水何水也。源則深矣。流則長矣。其永何如也。而可方乎。夫以方求濟。本非清濟之空。而况施于不可易之江。吾恐江之永。自若耳。吾其能如江何。哉。然則臨斯江也。晏濟之心。可以已矣。彼不自量。而以方施之者。不可也。然則南國之女。猶游乎聖人之化。亦廣且永矣。自勵夫。猶之德猶江與漢矣。執謂游女可求哉。○文境空靈。筆機瀟灑。如子瞻夜步承天寺。竹影歷亂。荇藻交橫。飄飄然不復知身在人世間也。○欲說廣永不可泳方。先從未廣未永說來。及正落題而矣。又展開一層。今人必無此頓宕法矣。于此服先輩之能放能收也。

上二句乙酉江南 辛卯江西 辛酉河南
 不可方思

與而比也。趙魏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一指游女也。秣何也。○以鍾
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爭。講夫游女之賢如此。吾人之好其德甚。將何以致其情耶。彼趙魏千錯薪中
者。不有楚乎。維處桐舟之內。而有特生之勢。其動人之欣慕何如也。我則斥斤
以從。而言刈其楚矣。况之于備端莊靜一之德。固吾所欣慕之無已者也。使其
順時以于歸。乘有馬矣。我則願爲之秣其馬焉。蓋好德之心。靡離股有所下。

毒

四年

毒

之神念傷矣。鄭臣虎曰：有父母九通民情，便見文王與王氣象。此語通諸三
村命文王與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旁皆受命于文王者也。此云王室
如姬者，當是文王之為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
墳則更放而南，當在虞西之傍，紂之左，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江
漢次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敘述之詞。末章則慰藉之語也。○朱豐城曰：周
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一，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閒，是非一國也，而其被
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特無以見其風俗之美，蓋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
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
以見其意之忠厚，志之專忍也。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
南，故觀于桃夭而見化之行于國中者如此，觀于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于南
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焉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章全吉○全詩合于孫宗族說以觀厥為大第也。振振二字是通篇之骨
幹。集注

麟之趾章全吉

麟之趾章全吉

麟之趾章全吉

註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此不過推原公子以下仁厚所由來乃是高一層
語正意只重麟趾定角仁厚與子孫宗族仁厚耳。麟惟仁故足不踐，類不抵，消
不解無一體之不仁公惟仁故一傳而公子再傳而公姓又旁及于公族無一
人之不仁吁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擬其同于麟也。要其所為麟亦
只如後世咏天上麒麟之類文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命符遂以
與王期之此處須說得渾融○公何公字要著眼然只說得公字便了若公下
又我后妃便是西蛇添足

麟之趾振振公子

麟之趾振振公子

與也麟身牛尾馬蹄毛蟲之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
仁厚貌于嗟嗟麟兮○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
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
言之不足故又嗟嗟之言乃是麟也何必必麟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
哉

申讀歌麟趾者曰國家貴長之慶必徵諸後嗣之賢但治法所垂作述不若相
遠而心源難接續體未必同符今何幸躬逢其盛也彼物莫不有趾而惟麟之
趾則極其仁厚其措之而無胥股者一見于生草之不踐踐其出之而不相宜
者一見于生蟲之不履履蓋有麟之仁厚斯有則之仁厚也況我公以仁厚為
德而我公之子漸被于家庭之化深矣吾見慈惠惻怛之念一太和平之流行也
易直子諒之心一坤厚之載物也振振者其公之子乎夫麟為聖人而出因治
世之休徵也今公子之仁厚若此則奕世之人心可結異時之國祚可培周家
一代之祥盡在是矣吁嗟公子是即麟也而何必形類哉

麟之趾定音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趾定音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與也定額也麟之額未開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申讀然麟之仁厚不特見于趾也言乎其定未嘗抵物則亦仁厚之至矣況我
公以仁厚為德而公姓化之雖在幼冲而慈祥之意已浸濡于襁褓之時其振
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子也夫公姓之為福于天下者其在歷紀移風之日而今
固可預想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繩祖武以綿世澤不于是而有賴乎

麟之趾章全吉

麟之趾章全吉

麟之趾章全吉

麟之角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角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與也麟一角兩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申讀然麟之仁厚又不特見于定也言乎其角未嘗觸物則亦仁厚之至矣況
我公以仁厚為德而公族化之雖在宗支而壽吉之休已蒸被于家庭之際其
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姓也夫公族之為福于天下者其在屏翰蕃宣之臥而
今固可預卜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輔天家以光藩牧不于是而克藉乎夫麟
不畜于家而文王之一家皆麟也不恒有于天下而文王之奕世皆麟也觀其
德足以配麟之仁可以見王教之遠焉觀其端足以配麟之祥可以見王業之
成焉一代之興夫豈偶然之故哉

麟之趾三章總足咏嘆子孫宗族之賢○黃幼玄曰國家元本不可傷壞文王一
生懷保庶民父母孔邁其子孫渾厚敦篤寬大鴻慈把祖宗的元氣天地的和
氣培養得完備他日早萬邦靖海內萬世不拔的根本完完全全却不為太平

佳瑞與王休德故曰吁嗟麟兮○董氏曰麒麟在郊縣處運以為四靈○孔子
子曰唐虞之時麒麟遊于出蓋古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為應○振振註謂仁厚
敦仁則應祥惟德而不失之發忍厚則寬大合弘而不失之深知其有聰明不
露渾渾未應氣象故總謂之振振吁嗟麟兮句且勿說與王意只云周宣昌大
之祥可也註王者之瑞亦自麟言之○由于及孫言聖化之所及不一傳而
遂已也由于孫而及族屬者言聖化之所及由親以及疎也○漢終軍傳曰麟
角獸肉似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劉安成曰公同高廟與文王同高祖也
蓋亞圖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圖服蓋也○附考麟緒如
武成德如日不顯如成康其他魯衛曹滕皆能為文昭以秉文德卒成周之
治而麟過曆之祥則麟不有其微耶○觀此詩則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周家出厚立國而子孫宗族皆化之是以上下數百年間大和翔洽而能長世
耳○附錄麟之趾全章額雲鳴文并文許以資觀覽○歷歷家仁之化而能長世
祥之遠也夫子性宗族志仁則建福於天下者大矣而孰非王仁所感哉詩人
所為咏麟趾也若曰惜王祥者必徵來世而觀王化者不出一矣何者天下固
以王家之化為化而王家又以天下之祥為祥也吾觀物之仁者必循踵至頂
合井乃成焉天地之仁氣而字內亦幸一見以為祥王之仁者必由畜及宗食
井乃成其為帝王之仁功而天下尤幸幸見以為福故麟仁則趾亦仁而况振
振公子是豈弟者之所慕也窮究者之所涵濡也潛龍育德則純孝昭然已
足群屬一代之人心出震繼繼則世德馨隆尤足培養再傳之元氣吁嗟乎公
子其即麟也乎乃吾由麟定以觀公姓而知公姓又一麟矣彼雖幼冲而慈祥
之化自極祥而已浸灌之振振手猶我公子也我思公姓之為福於天下者其
在歷紀移風之日乎而今固可預想已吁嗟麟兮其祥豈有窮焉乃吾由麟月
以觀公族而知公族又盡麟矣彼雖支庶而雍睦之教自庭闈而已被服之振
振乎亦猶我公子也我思公族之為福于天下者其在屏翰潛宣之日乎而今
固可備卜矣吁嗟麟兮其祥又豈有量焉當夫修闕政以篤宗盟則元子元孫
至于兄弟其慈和一脈交融方洽者想以宜暢王上之仁風及夫守家統以過

麟之趾全章額雲鳴文并文許以資觀覽

世傳則一紀再紀連十本支其忠厚相承保大定功者緣以敦固周家之慶
信乎麟之應瑞之瑞盡在共公也關雎之應豈遠也哉○與意正言直提而入
元氣渾渾洽公子作主下雨草相承說下格法化板為活三章末句喚麟即興
公子公姓公族原非瞻顧典章文獨合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
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采芣斯美其德
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至於后妃然其質則皆所以著明
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芣苢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漸廣故
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
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
夫其所以致此后者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其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
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麟之趾全章額雲鳴文并文許以資觀覽

麟之趾全章額雲鳴文并文許以資觀覽

詩經集傳卷之一 終 金陵陳氏

詩經集傳卷之二 國風

召南一之二〇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召有召亭即其地今雍州彬縣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名亭的在何處

歸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歸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稱之而後見其室不然慶季之車宜妻之服足遺羞耳御之是指大家來御而言〇歸鵲鳩居不必有此理註中或有二字原活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故以之取興若說鳩一定奪鵲巢便非矣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維鵲有巢〇通詩是興其以今德而安享今儀也

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于諸侯大夫利干案邦無二道也○張南軒曰后妃惟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貞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大凡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苢全旨○通章總見夫人助祭而始終能敬也首二章是采芣苢指未祭時言僅僅二句是為指方祭時言鄭那二句是微繫指祭畢時言○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三章言其容俱要本公侯說來夫人雖備內官然事則公侯事也夫人雖主東房然宮則公侯宮也即未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須緊貼諸侯夫人方修不得大夫妻子

于以采芣苢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上止反 上二句於芣苢下

賦也于於也芣苢自高也沼池也池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

詩經集傳

卷之二

三

人龍靈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芣所以生芣苢者后夫人有親繫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芣苢也

申讀賦采芣者曰國君之有祀典貴備物以致孝也而庶豆用將則主婦亦有常職焉若我夫人之奉祭何如耶彼沼沚之中有芣生焉是可以薦鬼神者也我夫人于以采芣則必躬親濯漉遠境旁求或于曲池之沼或于小渚之沚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有事于祭則主婦有薦豆之禮事畢明禮不得不夙戒以供職也故其采芣也將以用之于公侯之事耳是雖品物未薦而一念之精誠不已形于備物之始乎

疏解此與下章是未祭之先預備祭物而一念之誠敬已著于此○孔疏曰芣非水草此言沼沚者謂于其旁采之下章謂于其曲內有博采無方意重躬親上然不必泥定手摘使人取之而身事其事即是躬親詩人偶指一芣亦是舉一以概餘也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四豆之事者有諸○通解蓮之類有七而然與其中

于以采芣苢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泉水曰澗澗廟也或曰即祀所謂公侯之宮也

車儀不特采之于沼沚也彼澗之中有芣生焉是可以薦神明者也我夫人于以采芣則必羣英珥璫廣搜為謀而復于山泉水之澗中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祭于都宮則夫人有莊嚴之薦祖廟告虔不得不具其躬親也故其采芣也將以用之于公侯之宮耳是雖配與未舉而明德之惟馨不已著于獻物之初乎

疏解此二章一串說下夫人采芣者蓋五廟之祭公侯主祭祀主婦主薦豆是以莊嚴故也宮都宮也即薦芣之虞君王灌獻而夫人亦有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君位階階而夫人亦副輔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風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首飾也僮僮之僮僮儼敬也風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翹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

詩經集傳

卷之二

四

公卿所謂公桑也

申讀由是而當祭也則繫有事于薦矣但見夫人之被僮儼然既與首容相安還若與首容相輔蓋身不傾側故被亦疎敬也斯果何時乎乃簪組方奠配事方殷風夜在公之時也誠敬之見于薦繫時者如此及其既祭也則繫有事于微矣但見夫人之被祁祁然既與足容俱退還若與足容俱留蓋心不欲遽去故被亦有儀也斯果何時乎乃微儼然既與足容俱告終薄言還歸之時也誠敬之見于微繫時者如此夫祭而能敬難矣敬而無間于始終尤難矣此夫人所以為賢而文王風化人入神何深也

疏解此章見誠敬之存于中而著于外者如此也上二句是執事之有恪下二句是終事之不遽敬不可見而見之于被僮儼步履移而後不動意若有以尊之也祁祁行有節而後不怠意若有以留之也風夜在公何要繫沼沚之毛于此乎獻澗中之品于此乎陳意薄言還歸何要繫公侯之事于此乎終公侯之宮于此乎離意總見統始終而與公侯合敬正小序所謂夫人不失儀也○

彼者獨覺以爲有佛若假特然僅僅離解但就彼上發揮不是言說之人
而其人之心應精神自可想見夙夜當風而猶覺是味且時候天光何處爲風
時味未分爲夜乃是一時事不得以自且至夜言即家語所謂明行事之候
在公庭公所也朱子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謝靈運山謂是齋室之類此正祭時
勿就地說則隨者自朝反其燕寢○方氏曰獨言思思之心存乎內遂遂言
思親之心遠乎外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章全首○通詩總是感于物而切于思也各上二句是感時物之變下是切
思之語當以未見而發作主其說既見方樂於正說未見則憂未能已也
鳴禽章采芣采芣者君子去時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故曰感時物之變此乃
一時所感非時物變之謂也感之不止于仲仲矣傷則惻然而悲悲則
無聲之哀不止于懷慨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降則心稍放下悅則喜動
于中則心和氣平此既見之喜亦一節緊一節總是反覆道其憂思之意○

采芣二章章四句

詩稱諸侯大夫是諸侯之大夫非諸侯大夫並言○葉靈山曰未見而憂必既
見而憂見其思出于正而有貞靜純一之意惟有貞靜純一之意故與卷耳詩
一也

賦也嗟嗟生草綠綠風奇音青色超越躍貌早發也仲仲猶衡衡也止語
辭觀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憂獨居感時物之
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申陸賦草蟲者曰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恒感物而興懷于之思君子於將
興時但進也向我君子行役之時草蟲未聞其有聲也今則飛躍庭之寂寂托
哀吟以自訴嗟嗟然其長鳴音所不聞者而今忽聞之矣草蟲未見其有形
也今則綠秋氣之蕭條綠綠以相赴綠綠然其先音所未見者而今忽
見之矣物之因時而變也如此此也感時物之類思君子之未見憂其難哉

聖心可舍不領身之志焉棲其枝有意外不測之虞此時之心亦仲仲其解寧
矣必也亦既見止而能容之可謂亦既觀止而能超之可謂亦既仲仲之心既
乎可以下耳否則何以慰吾之思乎

疏解嗟嗟是聞其聲躍躍是見其形人無所念即時聽草蟲之鳴時見草蟲之
躍亦漠然不相聞切惟意有所牽而景物之變日來于前蓋足動深閑之徘徊
耳非有所聞有所見而如思君子也詩稱感時物之變而思君子句勿泥降
字疑謂仲仲仲仲憂直上也降則上若下矣猶云放下心也見其親其儀容說
是接過審選之意未見既見不平重未見既見既見乃指舊說讀之詞此憂
心必見君子然後解也○附錄嗟嗟草蟲二句陣子龍文非文詳以資觀覽○
觀二蟲之相應而感時之念深矣夫草蟲早發鳴躍相同時物之變遷也如此
能無感乎若曰其矣人之不能已于情也意所自存非物之所能解而念所未
及又往往有物焉以動之况于愁思之消發時之久其序之變日來于前乎夫
人不能無所務故于歲月之變大約忽忽不知耳而于自獨處以來幽居多暇

采芣二章章四句

感物紀時那以永日而已人本無關於物故于蠕動之物大約泛泛不察耳而
于當別緒無端愁思若觸焉登焉狀懷之難忘而已草蟲既告予以嗟嗟而隨
時之變有所不得已耶早發又示于以超越而相驚之類有所不能離耶夫方
景及變而滋液之氣餘而爲露彼草間之所出耳其亦何所念而鼓翼長鳴者
謂憂急既荒庭之寂寂托哀吟以自訴任彼不知子之嘆息也而子則悲之悲
此舉之何爲而來也夏時蒸熱而商阜之上生而爲露彼草間之所化耳究若
有所應而示飛躍躍躍跳躍甚感涼感之紛拂疎纖纖以相赴在彼不見子之
感而也而子則思之思此景之何時而始也蓋思之觸發當溫而生而和
化之緣又見於風而動豈小物之羣游即衆芳之將歇乎荒草蕭條似切切以
私語而空庭寂寂見起赴而避人豈二蟲之相親當于情之兼顧乎夫人則不
能愛耳而物皆能化藉藉旬日之內而或解甲以出殼或動股而示躍于方悲
其轉盼而物已具其春秋矣當無神之會而不能察其生長忽有耳目而驚心
物之以微而自隱也人以爲獨有情耳而物豈無知周旋草木之間而或執土

陟彼南山杲其巖未見君子憂心忼忼音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覯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莊經集

卷之二十一

賦也。養以厭而產大。有亡而味。青山間人食之。謂之迷廐。胡氏曰。疑卽莊子。迷陽者夷平也。

申謹始時物之變。又豈特一藤而已哉。惟彼南山。可陟以望君子之所在也。而有微生焉。則言采其薇矣。蓋時物之變。又于薇而有微也。斯時也。我猶未見君子。而有間久疎矣。危未解。我之心且爲之傷悲而難解矣。必也有旣見止。亦既止。然後心之傷悲者始轉而夷乎耳。否則何以軒浩之悲乎。夫大夫妻康戚時物之變。因動契濶之恩。而初無怨尤之意。尚可謂貞靜純一之主矣。非被文王之化而能若是乎。

疏解此章與上章皆一意總是憂思之情反覆道之月登山是託以望君子非托言也此意輕不遇引起下文只重藏微之變上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時物之變屢至大夫之役未還憂念之情其能已乎悅字緊頂悵悵表字緊頂傷悲悵悵憂思聚也悅則聚者散矣傷悲憂成疾也疾則疾者平六旬得流連聆學集已之情○鄭氏曰送贈乃杞柳之落布路則礙人之行故莊子莧接與歐口託

陽迷陽無陽吾行註引胡氏不知其何據然亦必非卽駁矣

草蟲三六章七句

承蘋草全首○通詩似要見敬意○首是承祭以前承蘋藻之事○次章是陪祀
盟湯而治以瓦甒之事○末章是祭時獻豆醢之事○總重有齊幣一女一句上祭以
齊爲主由采土而盛山盛而湘山湘而其產臺說來皆育敬字意存○但末明言其
敬也○至末乃約承之曰謹其手○此事乃能敬之少女耳○非上面混說而至末
始育敬也○俱要提大夫作王而王婦相之纔有主親○此與采蘋一似○但采蘋
見其始終之敬○承蘋見其少而能敬○

可以乘黃淵之準以乘華彼行游老

賦也。薪水，上浮游也。江東人謂之鹽池。濕也。滌，聚滌也。生才厚，望女鉅，肥，男女
蓬蒿行潦，流廢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
美之也。

卓爾朕牙頰者曰凡祭之禮莫先于敬我大夫永宗祧之重惕懼之儀其致

卷之二

不待言矣。若主婦躬薦豆之職其敬殆何如乎。彼蘋可以薦神明也。而惟南
之濱是生之。吾見其干以采蘋。則于彼南淵之濱焉。左右是求。雖躬親有所不
惜也。誰可以供宗廟也。而惟行潦之中寔有之。吾見其干以采蘋。則于彼行潦
之中。吾繼手是摘。雖褻宴有所不辭也。其始而饋物之敬有如此。

疏解此章敘采物之敬。采蘋必于南澗。采藻必于行潦。言所薦有常物。所未有常處也。○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鬬籩。惟其穢而棄也。故采苾蘋芹藻以爲薦。結田亦不用蕡。唯以香水燔蕡。取其灰。雜麻豆麋之而已。考禮者所當知。○要物雖重躬親。然非必自爲之。使人爲之亦是。雖臭味未成而誠敬已寓于躬親之時矣。○附錄首章錢文煥文并文詩以資觀覽。○兩咏采物之勤已足徵章祀之誠敬矣。人獲與澤皆祭祀所必需者也。而采之不憚躬親不卽此可徵矣。誠敬乎詩咏大夫矣。若謂從來祭之爲義也。內惟其志外唯其物。苟志存而物不備焉。非所以交神明昭明信也。故離一爲湛之物亦必躬必親。有不憚乎。○之勢焉。君我大夫妻之來祀可美已。想大夫之祭于家廟也。駐於東階下。不足

至在焉所謂屬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王皆東向

采芣三章四句

甘棠章全有○通詩總是民思其德而愛之極其至也三章各上二句是愛其樹末句是思其德只是勿敗深于勿伐勿拜深于勿敗耳非時有先後之說也重在思德上思德故愛其人愛其人故愛其物若作物思人無深淵等語何異棄公而祀山神耶○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思德字并愛樹亦不知何以至此詩詩須合此意○証云其後自其去後益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賦此時召公尚無恙豈得以爲沒後耶然文王稱西伯而召公亦相伯意布政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于後人思其德始爲武王以後之詩矣

蔽芣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茇

賦也蔽芣蓋號召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弱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芣甘棠

卷之二 四風

十一

申讀蔽甘棠者曰至德無保乎人心之感人情恒切于去後之思惟我召伯思此南國公其去矣我懷如何不見枝葉萌發而成陰餘幹扶疎而華茂蔽芣者非甘棠也耶吾方欲灌溉栽培惟恐其不壽且華也其忍剪之以傷其生伐之以賊其性乎夫一物之微而深吾之愛惜若此者何也蓋亦念我召伯耳召伯何賤循行南國以布王政冠蓋來臨寄草舍于此棠之下今其人已去其迹猶存思召伯而不見見甘棠如見召伯也忍忍然德其剪伐也哉

蔽芣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蔽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連讀蔽芣甘棠非特勿剪勿伐而已雖從而斷折之亦有所勿爲也豈一敗足爲此棠然召伯布政之時皆思于此棠之下是可敗也召伯之德亦可樹也他以陸氏之說而加之于召伯之思思德思之

蔽芣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說者世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即讀蔽芣甘棠非特勿剪勿敗而已雖從而拜屈之亦有所勿爲也夫一拜更不足爲此棠然召伯布政之時常說舍于此棠下是可拜也召伯之德亦有可念也使以召伯之說而被之以屈曲之名誰能忍之乎夫甘棠下樹于人之愛也而思召伯者愛之召伯不期于人之思也而後其德者思之思之愈久而愈切故愛之愈篤而愈深召伯之得人心如此而文王德化之盛固可見矣

總解始則不忍剪伐之既則不忍敗折之既則又不忍屈抑之所謂愛之愈久而愈深也勿惟慘愛護而不忍傷之故詞若相戒云耳若謂真作相戒說則猶有不愛者存失詩人之意矣南人本常思伯之德故雖思思之地亦深加愛戀而不忍忘○劉元成乃謂此詩是觀物思人然則平日全不思念必因物有感而後思之耶○又曰草舍者乃草率舍止之謂註中或字誤得相戒布告之辭或舍于此而自蔽耳非謂必舍于此而布政也但以伯一舍之故而假想甘棠真若伯所憩者民者○劉元成乃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又刻舟之見○嚴緝拜謂棠下其枝如人之拜一版○黃東發曰南人之愛豈止甘棠甘棠在道甘棠亦甘棠也雖變在廟雖變亦甘棠也後世有望釋陰蔽植竹立祠者甘棠遺意乎彼車轍所至而難犬不寧民有到去而不欲見者視此何如耶○周南不歌周公而召南特歌召伯者周民治德而忘南人被德而感一也○讀九莠之詩知東人之思周公也在將去之時讀甘棠之詩知南國之思召伯也在既去之後一當其變而靖周之難以行義一當其常而廣周之化以行仁雖所處不同人之所以思之者則一也世以周召並稱而二南同列風俗良不誣哉○韓士按詩地理考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附錄全章孫閱達文并文并評以資觀覽○念德而及其樹三味甘棠以志愛焉夫伯之德與棠俱垂故人見棠如見伯也念及于所安所憩所說其加愛于棠也宜哉昔文考建治岐西召伯敷化南國其時德意下究民無俱德之煩邦人愛之故既去而懷思勿報也愛賦甘棠其一章曰蔽芣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非甘棠也耶其枝葉之茂蘇如將可剪而勿剪也其條幹之紛披如將可代而勿代也所以然者樹

蔽芣甘棠

卷之二 四風

十二

止甘棠甘棠在道甘棠亦甘棠也雖變在廟雖變亦甘棠也後世有望釋陰蔽植竹立祠者甘棠遺意乎彼車轍所至而難犬不寧民有到去而不欲見者視此何如耶○周南不歌周公而召南特歌召伯者周民治德而忘南人被德而感一也○讀九莠之詩知東人之思周公也在將去之時讀甘棠之詩知南國之思召伯也在既去之後一當其變而靖周之難以行義一當其常而廣周之化以行仁雖所處不同人之所以思之者則一也世以周召並稱而二南同列風俗良不誣哉○韓士按詩地理考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附錄全章孫閱達文并文并評以資觀覽○念德而及其樹三味甘棠以志愛焉夫伯之德與棠俱垂故人見棠如見伯也念及于所安所憩所說其加愛于棠也宜哉昔文考建治岐西召伯敷化南國其時德意下究民無俱德之煩邦人愛之故既去而懷思勿報也愛賦甘棠其一章曰蔽芣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非甘棠也耶其枝葉之茂蘇如將可剪而勿剪也其條幹之紛披如將可代而勿代也所以然者樹

行蘄章一章三句 蘄章六句

之須制節隨皮不以燕居而自侈也而且見其退食之際其自公門而出也
容止之下有餘閒動靜之間有餘適聲而視之何淺蛇乎徐而察之又何委蛇
乎即公餘而整暇如此則其入而在公又可知矣
○履歷羊裘特可見其節儉退食委蛇可見其正直節儉正直不止此一事
舉此以例餘耳○按裘取輕煖則羔擗小者必至多皮絁不止五矣止五故只
節儉○履歷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備其合皮以素絲爲英帥也縫之突兀謂
○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綢施於縫中聯屬兩皮固以爲飾
大夫常服然惟安于常而無所加亦可以想見其儉矣○委蛇指一身非指
步履間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于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
愧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急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耶
善羊之章加意素絲五絨暗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所從來久矣。自君子從役于外。表其能已。于思公。故殷殷然之雷聲。則能不
合。惟南有山。而聲聞。而出其南矣。是無定在者。今反有定在也。況山之與
我。相朝夕者。非斯人也。則何乃達此雷聲。而聲聞之在。躬躬。而于萬里。而
我。或殷乎。是君子。亦有定在。今反無定。而與雷聲。殊矣。夫斯因。思情于家室。而
我。則有不能忘情者。念我君子。平日。立身。則行。無二三之德。而思。則之心。振振
然。信。則吾所仰。望而終身者也。當未。變公家之役。遂起。懷思之念。因。美之所
不。求。出也。而。厚。報國。以勤。王。薄。慰。我。以歸。時。亦情之所。不忍。也。尚。其。歸。哉。尚
其。歸。哉。無。使。我。適。離。之。久。徒。感。雷。聲。而。致。公。也。

殷其雷南山之側

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達此雷聲。所為國服勞。而莫敢。于休息。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
阻。行。猶可。接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矣。而。我。獨。以。言。其。平。尚。其。歸。哉。尚。其
與也。思止也。

殷其雷南山之下

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達此雷聲。所為國服勞。而莫敢。于休息。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
阻。行。猶可。接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矣。而。我。獨。以。言。其。平。尚。其。歸。哉。尚。其
與也。思止也。

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達此雷聲。所為國服勞。而莫敢。于休息。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
阻。行。猶可。接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矣。而。我。獨。以。言。其。平。尚。其。歸。哉。尚。其
與也。思止也。

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達此雷聲。所為國服勞。而莫敢。于休息。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
阻。行。猶可。接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矣。而。我。獨。以。言。其。平。尚。其。歸。哉。尚。其
與也。思止也。

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達此雷聲。所為國服勞。而莫敢。于休息。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
阻。行。猶可。接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矣。而。我。獨。以。言。其。平。尚。其。歸。哉。尚。其
與也。思止也。

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達此雷聲。所為國服勞。而莫敢。于休息。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
阻。行。猶可。接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矣。而。我。獨。以。言。其。平。尚。其。歸。哉。尚。其
與也。思止也。

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達此雷聲。所為國服勞。而莫敢。于休息。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
阻。行。猶可。接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矣。而。我。獨。以。言。其。平。尚。其。歸。哉。尚。其
與也。思止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音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圖書集成

大卷之二

主

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摠有梅其實三叶藏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日也蓋不待言矣。

實之所存者不過十分之三。分則落又多矣。物過老而夷傷。既動于威寺之際。事過時而將廢。亦安得無蕭瑟之憂。但願求我之庶士。卽及今日而舉納采請。朝之禮。斯終身之盟定矣。豈必拘拘于吉日之擇哉。

之表塵土迨其讀

獻也。雖取也。須實取之。則終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誓而約可定矣。

而本文烏親其三也蓋已傾筐篋之矣天運不停寧容少留以待人事之定而物華愈過豈尚可緩計以失周身之防但願求我之庶士弗禮雖未可達合迨其謂之而媒妁可預通父母可預命棄有成說此身不敢以再許矣豈必屑屑于禮儀之備哉夫貞女之守正如此其被化之深為何如乎

總解標梅亦是設言非必真有此事七分三分墜之皆形容時晚之詞亦非必歷歲而始味也○劉安成曰周禮仲春公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大晚○徐儼茲曰標有梅說者以爲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梅已落矣安得而有標落又安得有頃筐之多也梅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故于此嘗驗之亦稍後于桃天時耳非如仲夏之說也○庶者水定其人之詞士者知禮義之人求者行婚嫁之六禮以求我者也三迨字不可忽過有皇皇遷迨之意迨吉迨今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便于歸也迨吉則不必再卜迨今則

卷之五

卷之二十四

III

不必待吾聞之。非謂一言而卽行也。謂訂盟而禮可徐行也。卽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言相約得不身相守乎。非爲懷春而人盡夫也。懼生吉士之謗。正有兢兢自守之深慮。

標有檢三查四句

小星章全吉○通詩皆是因所見以興進御之勤而一安于所賦之分也。重在感夫人使得進御上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好與己之感恩。只以勤來歸之于命令。正是他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藉藉。卽其以命令自安亦甚心平氣和。若稍激切難不合怨于夫人。亦幾自怨其命令矣。○詩美夫人非美齊姜。時必夫人被化齊姜始邀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勞安命。卽齊姜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讀者須識得此意。

破小星三五在東肅肅昇嵐夜在公宴命不同

興也。嗟。微貌。三五言其稀。茲。茲。皆或將且時也。肅。齊。遄。貌。宵夜征行也。寔。與齊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而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

所乘之如此。乘果委進御于君。不敢當。名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其子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正。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干其者。是以深以得御于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助也。

軍謀款小星者。曰。情義每隔于上下之分。而微隙易生于雅席之間。若夫人之于我。豈其然乎。驛彼離然之象。定惟小星之光。當夫初將旦。則武三或五。而錯落于天之東矣。況當此之時。而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見星夜行。武風焉在。公或夜焉在。公以承事君子矣。雖承寵而不迫。承寵而當夕者之優。胡不同也。此實令也。或深居中間。有專席之權。或奔走趨承。還買魚之寵。吾之職。本不同于夫人之貴。其能同享其運乎。然非夫人之惠。則雖欲往來而焉可得耶。

卷之二 四風

卷之二 四風

卷之二 四風

軍謀不惟星之見于東也。驛彼離然之象。西方有一宿焉。其名曰參。參之旁有一宿焉。其名曰昴。夫非猶是小星也。耶。況吾當此之時。而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見星夜行。既抱其會。復抱其禍。以承事君子矣。雖承寵而不迫。承寵而當夕者之休。胡不猶也。此寔令也。吾之甲。本不猶于夫人之尊。其能同處其安乎。然非夫人之惠。則雖欲抱衾而胡可得耶。夫如寵負恃。祗席之當也。爭妍取憐。驛小之行也。今夫人以恩逮下。而衆妾以德戴上。蓋兩賢矣。非被后妃恩木之化。烏能若是哉。

所事不棄往還。委之驛。驛自抱衾以進也。不同。不猶。是安分語。非與夫人貴賤相較也。言我之急。急。不敢安。安。當夕。乃吾命。固然而所以得。且夕之末。尤者。則由母后能通列妾之情。以從買魚之制。夫人之惠。何可忘也。只言風夜在公抱衾與禍。而感微之情。已自無限。○驛士接傳。進御于君。即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言征風夜。又見不敢當夕之意。故並及之。其意不敢當夕。不其重。即往來勸苦。勿太說出。恐得安命也。因言征風夜。則初將旦。見星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此意。○內則。其不在。美御其敢當夕。謂經女君之御日也。朱傳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若驛委則深自。飭驛得進御。不敢即安。故必曰肅肅。曰肯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為不敢當夕也。○鄭氏曰。驛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共。也。御妻入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三夕。九嬪一夕。三夫人一夕。后一夕。凡十五日而過。自望後及之。月初。早者為始。月望後。尊者為先。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各有一嬪。此六人當三夕。次二。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過。則當夕不獨夫人。兼妾。皆有所謂不敢當夕者。是衆妾教長之分。雖當其夕。亦謙若不取當之意也。○通解曰。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每五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再見。一歲八見。猶僅九人。不可謂衆矣。衆必為女御而進。御必從其類。不敢自往。故曰不敢當夕。諸侯以下。衆妾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此為不同。○一說以稀星三五之少。與風夜往來之勤。以參昴二宿與衆二物。亦有取義。○詳見星往還。亦非隨往隨還之謂。抱衾禍之解亦然。○衆謂是君所疑。大被。按通解。抱衾與禍。猶今之官。被鋪床也。雅甚。小星三章五句。○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衆妾安于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正。有犯。其全。○通。謂。要。平。若。然。有。次。第。各。章。首。一。句。典。下。一。句。以。江。決。而。復。入。江。決。而。有。岐。江。直。而。有。別。然。見。不。能。獨。行。及。典。綱。之。例。然。獨。行。也。安。重。慎。處。故。

江有池音知叶
千里反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中講歌江有泥者日以貴絕

人乃情欲之所蔽。推恩逮下。實事理之當然。何幸。

附錄集成

卷之二十一

主

疏解江決似有長往之勢而復入則猶反木反異嫡之不以已偕行也○通解
首一句與下四句始水決復入于理亦通然據集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與當三
句使止四五句另轉耳據確齋謂以江之有汎與嫡之有妾渾渾渾說詞氣似見
和平然與意亦要割清第一句不我以輕輕嫁是急以嫌字作轉急其後即指
今日言獨行則不與理合故悔悔者悔其前日不與偕行惻然若不又改國意
蓋猶未遑時也悔指嫡言下處字嘯歌字亦同○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
異姓則不然國諸曰王御不參一姓是左氏前後自惑也○趙氏曰媵不異姓
則若君已邪姓而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
○禮諸侯之媵八歲而嫁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于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
國謂媵妻父母之國也○按春秋大書叔姬歸于紀傳曰叔姬伯姬之姊非夫人
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偕行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風源也今以
輕待年終于宗國不與嫡偕行非禮之常所以書也

平。請。彼。江。之。大。其。流。也。若。無。谷。受。之。勢。天。而。猶。有。岐。而。成。

賺解江流似

無容受之勢而有岐則渚以成反此騎之不與已偕行也處者悔

江有汜音之子歸不我過音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汴江之別者。過計過我而與。創也。唯楚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是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歸來馬

我而與俱吾意

不我過。

差之得免樂患患之及人悔極而嬲之子之心且得其所處而樂矣豈終于不
我過哉夫悔而至于嬲則其情也深樂而至于歌則其樂也至是始雖暫消于
人欲之私而終則自復乎天理之正嬲之知過而能改廢之待卒而不怨可不
謂兩賢乎非彼化何以臻此

竊解江流以無分派之勢而流長亦有別反與嫡之不過我而與俱也。曠歌者上兩節而言憤其昔非則嫡遂其今是則歌然嫡字雖悔特事歌字雖處後事亦須一順說下不可分承。須云及其悔而嫡之得其所處則樂而歌也。側重歌上。

江有汜三章五句○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廢妾而廢妾盡其心江汜之嫡惠不及廢妾而廢妾不得養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麋章全○此詩三章諸意只作一章起伏上二章興止見誘以見貞女之不當誘下述其拒誘之詞雖不厭以末章爲美女子之守潔而美之之意至

身有死屬俱反白叶也之有女懷春章士誘之

與也。廢也。處屬無角。懷。當察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戎。月賦也。言美士以自茅包其死。廢而諱懷養之女也。○
 下。誅諫。有死。府者。曰。擬欲而溺問者。厚士之汚行也。懷貞而守正者。淑女之

芳親也。吾于此女而見其能以禮制欲矣。彼郊野之外。有死靡立。甚微者之費。而今共肉也。而欲取之者。尚且以白茅包之。是賤棄之物。而取之必有其具如此。況閨門有女。靡仲春而動婚姻之懷。亦其時也。爲吉士者。苟思百年之眷。安娶之以禮可也。乃欲越禮以誘之乎。非求此女之遺也。理應取死庸者。尚包以白茅。求貞女者。乃誘不以禮。此是反與懷柔。是懷婚姻。

之體春者天地交感萬物發生之時也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性令華氏以俾繼會男女過此則行路在望標梅驚心是以當春有懷吉士猶古美士士而云吉則自然知艷無艷者豈吉士乎而乃以非禮誘之失誘之下要補貞女不可救之悲

材有樸反 櫟音 野有死鹿 白茅音 純音 東有女如玉

典也。檣檣，小木也。鹿獸名，有外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與下
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檣檣藉死，應東以白茅而諄此如玉之女也。

服之者尚且以白茅純束而裹之。是賤棄之物。而取之必有其道如此。況有懷
璧之女。孔如玉之色。殆可慮而不可浼矣。爲吉士者。有欲結二姓之好。立聘之
以禮可也。而可妄求之乎。

蘇解此以上三句與下一句在典體中又是一格。一說以兩有字與下有字面以義擬典文之少。以虎之東曰芽。與女之不可諱。然首句爲衍文矣。亦通。

純束以象純妻而包束之也如王以色而言勿作玉之德說有伴女欲嫁其父
承上起下雖身有情然畢竟依註爲妄蓋以色言亦有不似粉飾不受點澤意
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棄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便有誘之之意在
○韓士按此章亦反與上上章意同但更蘊藉

舒而解脫音兮無憾我悅音兮無使施美邦反也快符康反

見其食近也。凡月食者。重覆帳中房大也。此章乃述女子排之辭。直姑徐徐而來。每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詞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軍師夫吉士之求難矣而貞女之守則嚴視其拒之之詞若曰達禮者皆以禮自處亦皆以禮處人爾當度可不于行止之間衍徐引退毋得犯禮以相求也彼悅所以佩身禮貴別嫌爾無來以動表之悅焉動我悅則近我身矣我之身豈可近乎庭所以守家禮貴明微爾無來以登表之犬焉登我犬則入我家矣我之家豈可入乎女之不可犯如此吉士之誘亦當自息矣非彼文王之化而

三

美

寶解此章作女子口氣語。要說得緊切。嚴厲。方見凜然不可犯。意舒而展。展則牛妙。蓋非教他。後來分明教他。其來也若曰。爾且量度體義而行。豈可恣逞。未二句。承此句。請爾無字。正是拒絕他。不得犯體。以相凌也。結較之命。我將有。待。豈容長近而。爾男女之大防。爾家之遠。我將有在。豈容強舉而踰內外之太。限。見我之身。家非爾所得近也。通詩全意。若語意稍緩。便不見得拒之之嚴矣。○此本郊野小民之家。舉其包物以茅。護門以大。宛然是村澤間氣象。小。家之女。而猶如此。非被化何以能然。○附錄全章李德純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美女貞。婉拒人之誘焉。夫以懷春。爲可誘乎。胡不聞其相拒之語也。吉士當靡然。返矣。且男女遠嫌。誘非體也。誘而得。則被誘者污矣。誘而不得。則誘者無矣。敗士德而顯女貞。易足貴乎。如野鹿茅包之味。爲懷春被誘而作也。想吉士之誘。亦有由矣。士心雖蕩。安能動無節之女哉。懷春者。必且親桃花而色飛。必且對櫻梅而嘆思。士見其含羞而若有望也。含望而私自憐也。不靡其迷感。

野有死麕一章四句一章二句

謂彼嚴矣章全有○通計首章是與王姬有和敬之德也次章美其男女之稱末章美其婚姻之合總以肅雝二字爲主婚姻之稱稱以肅雝也男女之合合以肅雝也不然則下嫁亦常事何足美哉○惟不挾貲以驕其夫家故以平王之孫下嫁而不爲平以齊侯之子上配而不爲允蓋極其分平潤絕乃愈見肅雝之聲若云族類兩盛婚姻兩宜反不見王姬不挾貲

卷之二

二九

何彼穠華唐詩之華不勝生姬之事

興也。稱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棣也。似白楸。常醴和也。周王之女嫁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背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于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雖醴而和平。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姬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而漢歌何彼穠矣者曰大婚之禮所以正人道之始也苟非其和敬之德則雖
充之習所不免矣今則有可美者焉如彼穆穆然而盛者果何花乎乃唐棣之
華也此乃不爾爾然敬非雍然和者果何人之車乎乃王姬之車也恭王姬淑
慎之訓服之有素則根于心而生于色者無非至敬之凡周有諸中而形諸外
者無非主和之洋溢投一時就車惟見其馳驅之貌而迭徐之有度也惟聞其
和特之聲而上下之錯鳴也本其和敬之意而著于威儀者有如此不足以為
思齊思和之風也哉

渾解見華則知本見車則知今此設問而倒解之體當歸二字「扶車上」說
 是「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也車之用雖只是範我范我而范有節故文王之德
 不外禮樂爲其標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
 馳驅中度和轡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敬且和以爲此之肅離乃爲是此人
 所乘之車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之恐未是詩柄知其能敬且
 和以執婦道是說詩看出詩人無此意○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夫以伯玉
 之車而有轡轡之轍則王姬之車其有肅離之度矣○說通以唐棣與車服
 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故盛也按王后五路車翟爲上
 服翟次之王后六服絳衣爲上輪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服翟馬勒而綬總
 服則輪翟也曰枹不肅雍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車無墜其肅離也今豈不肅
 雍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王之孫侯之子

與世本公華曰實可食哲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成曰平王
 卷之二 閔風 三十

卷之二

三

卽平王女曰君侯卽襄公諸事見春秋未知孰是詩桃李一物與男女二人

軍謀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則于匹配之際何者而不見其可美乎自其男女之稱言之彼毅然而盛者維何則花如桃與李也今觀此下嫁者則祖平王而爲之孫派出天潢而貴以天下者也此上娶者則父齊侯而爲之子莊庸茅土而貴以一國者也孫以祖貴子以父貴其男女之皆稱不猶桃李之並盛也哉然惟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嫌于勢分之隔而見其稱耳

疏解此章以桃李二物之相稱與男女二人之相稱就未嫁時而言平王二傳平重方見其稱○陸士曰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不如以平王二字渾然還之更免穿鑿○劉安成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爲平王猶枚叢之稱辟王文王有姬之稱王后江漢之初文入初不拘于譜也又如周頌稱湯爲武王稱羿爲玄王文王有姬稱武王爲皇王姬美稱厲王爲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莊公十有一年

冬主婚婦于齊左氏傳曰齊侯來迎其婦○胡適之曰以元東遠之王齊國之
侯齊侯其婦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魯
夫子手不為若其夫倫者誠為可疑○齊侯之德漢儒修補不實仙姑之推
耶然則此說只當如集傳作或曰以附之○齊侯其婦以東周之詩得入
傳齊侯其婦以東周之詩得入齊侯其婦以東周之詩得入齊侯其婦以東
四年以其婦來桓公莊王乃平王會齊未知其義為何王之女又按齊侯公為
莊王四年亦齊王姬春秋于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者是也若以為此事則
齊公是齊公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齊公矣

其義何難辨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與也伊亦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維維也
不維然此區之際非獨向其偶也尤尚其合焉自其婚姻之合言之彼人事以
互濟為功物理以相須為用不觀之約乎雖有河斷不托之約亦空同隔河之
義而約于何托則則解之以也雖有約不托之約亦難博陳魚之樂而得于

何則則維維之以也物之相比以成能如此況以齊侯之子而連姻齊室以平
王之孫而維維侯邦男得女以為室女得男以為家其婚姻之相合不猶維與
維之比類也哉然惟王姬有和聲之德故能不墜于室家之好而見其合耳夫
匹配之義如此文王太姬之教久而不衰不于茲可見乎

○齊侯二句交互方見其合是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也此二句與上不同當言
以齊侯之子齊平王之孫而配偶兩意○此與上章各要兼貫而且齊侯本
齊侯來使非齊侯亦何足多哉○顧太初曰言族類之貴則先女而後男王
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而後女從夫也○考索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
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十五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
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

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齊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讀者必欲以為
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齊
軍王同義此是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謂衛莊姜云東宮
之妹那侯之妹那侯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
王姬從以客色之盛而無嫌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齊侯之華
易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客色也固如唐康侯然王姬之車何不肅
雍乎是讓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豈白為黑乎理安乎或
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齊離而列之于此乎曰為詩
之時則東周矣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
論有根柢故附錄于此以資說詩者之採擇云

何彼穠矣三章四句
野處章全○通詩二章一意上二句美及物之仁下嘆仁之自然總以吁嗟句
作主蓋因動植之物而想見其仁思又因仁思之及物而贊其仁心出于自然

也仁心自然在上二句內未有不遍指物廣以詠嘆之非是一層語○詩初春
田之際之際二字妙紀時也不重春田然春田雖不甚重而此詩却是因春田
而連事亦不可遂擬擬不顧草木之茂禽獸之多雖因對舉然春田是逐獸于
草木中而句文法亦不可不對○仁民餘恩及于庶類是朱子說詩之詞通篇
不要牽出仁民字只就春日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方妙○凡至仁無心草生
庶物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固屬慘傷求足物之必遂亦屬勉強今為庶為物
為遂為樂自前自善而我若無事焉方見仁之自然處

彼茁者葭○豐稔五穀○于以噍乎鳴鴈
賦也茁生壯盛之貌稔盛也亦名豐稔發矢犯壯也一發五犯猶言中必
發雙也豐稔發否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
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
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
是即真所謂窮處

彼田有鹽發五種并干嗟驢以

賦也。蓬草名。一旗曰彘，亦小彘也。

申議而未已也。既見後祀以爲盛者極盛矣。乃再觀之。彼胡然而秀出者。又有蓬蒿觀于蓬而陷然者。猶是則山蓬而推之。又不獨一蓬矣。且一髮而得五者。又有凝焉觀于凝而登中者。猶是則由凝而計之。又不獨一凝矣。夫蓬與凝何知。乃轉思而靡頃如斯也。此豈有所強而然者歟。向意西方有騶虞者。不屑不食。時特肉于天賦。殆亦非有所強而然也。我侯之仁。心自然如此。吁嗟乎其觀焉。虞天子。吾于此可以徵諸侯之仁。而文王之德化亦于此可見矣。

卷之四

卷之二十四

三

西華真經卷之五
若鳥獸仁恩實以平日得飾愛養言若作以和召和便是就效驗上說與詩猶有展矣爾是謂草蟲是陸草一發五犯凡射每發四矢一發而中五犯是一矢中必每發也此正見其物之多不是百射之巧說說與連之節而不有其所由苗說說與連之盛而不有其所由盛只以騶虞嘆美之便會得自然化被草木自然思及禽獸意騶虞是仁物不是瑞物故郭臣虎曰騶虞尾長于龜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養仁獸也無瑞字意騶虞之仁出于自然我侯之仁亦出于自然我侯所以為騶虞也過下章不可云不惟有藎而又有蓬不惟有死而又有穢如是則春田之際止此二物矣○仁恩及物如斧斤以時入山林隄厲有節不終胎不掩莖皆是○呂東萊曰彼田者說記蒐田之時蓋習于恒所謂勾踐司帥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犯獸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無窮繁殖而思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自然下勉之仁私不足以形容之也○按此

附錄

卷之十一

毒四

與命義和必及于鳥獸毛羣之微而周禮一帛自國經野以至山林川澤之政無不詳且備焉此其所以休德格天而論至治者輒稱之也後世若耆老與童黃鼻致怨則當時之民雖欲為最世之一木一獸亦不可得矣故曰猛虎之政起騶虞之仁德○開錄全章張新瑛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兩賦生物之盛仁之所微溥矣夫舉一葭一祀而其盛有出舉一蓬與獲而其盛復然僕何以得此義虞為騶虞不虛云嘗謂至治之世大化相洽無一端不披其澤也即動植之微而其盛有各見者焉悅庶物之殷繁彰至仁之丕應無俟言郊畝之產而自深感召之恩枵禁咏歌之繼以長言也大紀瑞必以其異故嘉并珍禽如彭秀麟之產而敏化不遺于小即一草一蟲無非大澤之昭今何時乎百卉千竇勾萌庶類紛其字育蓋方春也我侯乘時以田彼苗然而方壯者何物耶伊維葭也舉一葭而凡類乎葭者觀此即大手葭者亦觀此矣且一麥而得五者何物耶伊維祀也舉一祀而凡類乎祀者觀此即大手祀者亦觀此矣二物雖微夫非仁風之所被乎使可化者復與天地不相似即日騶虞衡之禁不亢著

曉虞章章句○文王之化始于周雖而至子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鵠巢而及于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識心正之功不息而

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漸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穠矣之詩爲不可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

卷之二

主

蘇軾卷之三

邯鄲之三四邯鄲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也
 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封都魯武王克商
 邯鄲之邯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邯不詳其始封
 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邯鄲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漒也文公又徙居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廢墟衛故都卽今衛縣滑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邯鄲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風鶴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之骨其不諱于兄余見愠于羣小皆因不得于夫所致也然不得于夫亦就詩
者之詞詩人口中宏渾含爲妙○中間說愛卽是說不得于夫說愠于羣小正
是說棄于君子口中却不言若一語稍不渾含卽是翫夫一語稍不自問餽
是揚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沈氏

彼相弁亦况其流耿

不若古有歸反我無音以返

此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亮之貌也。隱類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定。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于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詞氣。卑遠柔弱。且居憂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軍諺詠柏舟者曰樂莫樂于室家之胥處而變莫變于夫婦之相際我今不幸而遭其變寧不重可哀耶彼以柏爲角堅緻者是定以之乘載也今汎彼柏舟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泛然于水流之中而已其失所也不亦甚乎是以

耿耿于中而不達假寐如有隱憂而不能自安吾聞人之有憂惟酒可以解之
今是憂也寧我無酒可以適而可以遊乎吾憂之所關者大憂之所感者深殆
非酒之所能解耳

直解升以載物而不得載歸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柏字汎空見德有可
取而不取意註緊綴中實亦喻已之堅持貞固但此意在我心非石章方見出
此處只宜輕說味一亦字多少含悲耿耿四句須一直說下人心若有所係則
其他皆所不省惟此憂之一路偏覺分明耿耿然欲寐而不寐也本足隱憂而
加一如字更為悽慘婦人之憂最隱同人說不出來索超迷漫不知所憂何事
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如有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所能解而意了而不
了意未甚長○篇中惟首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反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
而不○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恨而不見見恨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
也○問柏翁看來與國雖無異彼何為與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
彼與此此詩總說柏翁下而更無點意見得其意是此

詩經集成

卷之三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賦也○鑒於度德依類告也○言我心既匪石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
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中語然其至于如此者當必有其故也惟心之明者能度之今我心既匪石而
所以不得于夫者不能度其所由致此之故意惟至親可為依據所賴以恤我
之變也何人有兄弟皆依以為重我亦有兄弟而獨不可依以為重乎夫不相
關切之人悠悠行路雖告怨之而無益也若手足之親豈可告怨今薄言往愬
不復省錄而反遭其怒焉豈損斥之人不足比數耶兄弟之不可排如此亦將
奈之何哉

疏解上二句言匪石之故下四句言其不見恤于兄弟也上二句只須說就
不能備舉物情變遷以引起下章自反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以排猶云
不可倚賴非以兄弟為依歸之謂往愬非求以濟憂只是哀痛迫切必訴于至
親庶幾抑鬱之情猶有可舒反遭其怒所謂不可排也○韓士按往愬兄弟

其婦人語達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總是言兩厄無聊無趣更
訴其不得于夫之人無往非排逆之境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賦也○桃林而開習之貌遠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
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詳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關之意
軍禮反而思之或者婦道有缺則見棄諸可說也人內省而已豈以存心無定
而致然歟則當以專一自勉覺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不可得而轉移之也常
以正而自勵豈獨猶可卷而我心匪席不可得而卷曲之也存心其何愧乎抑
外者諸躬以威儀未善而致然歟則律度備載而眾美之威備周旋無失而
動容之中矜矜然富而閑習雖欲簡擇取舍而不可得也威儀其何愧乎而
何房闈之為厲階也此則我之所不敢知者矣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心之平直有端正無反側意當則全備而無欠缺則習
則于全備中又從容而不生疎中說律儀非只威儀之美就舉止中規中矩
上言威儀有得有失則可簡擇取舍今無一二不善何遇之有心與容不乎重心
一邊惟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于外者皆善而不可揀也婦人以心事
大者也以容事夫者也今遂一自反總不能盡其見棄之故與今人不解

憂心悄悄惓惓于小人也○言見怒于來去也○說見閉病也○碎拊心也
拊拊心貌

中語夫既自反無缺而猶不得于其夫心之憂也能不悄悄然其深切乎所可
恨者小親望因我無依亦皆厚薄其情而于我乎見惓惓或嫌嫌以成吾之
短或浸潤以重吾之過觀閱不既多乎或如能自恃而簡傲形于動靜或以卑
凌尊而戲慢見于詞色豈獨亦不小矣其見惓于小如此夫我何人而見惓
也第卜何人而戲惓于我也足以下備處靜存之際深思其故不平之

雖以自舒者故每于寤之時不無捐心而辟襟然也。小付之自傷自慙而已其將何所告哉。

「疏」上四句敘已困于所遇。下是痛心之意。憂心悄悄。不得于夫。大抵于事小由不得于夫所致。觀四二句。正似于草小處。觀四句。是雖憂其短中倍其事也。憂傷是憂彼之侵凌。道彼之侵凌也。大不以我為妻。則妻不以我為婦。或進而毀謗之。或因而嫌恨之。既多不少。有無數難堪。此皆失意人定勝之。言不止一詞。一夕一言一事。故不禁悲之而捐心也。捐心。即人前隱忍。將此無故見棄而處而深悲。有取冤苦恨。由一言報到心頭之意。捐心。有捐乃是自慙。自又非惡大也。縱使兩捐心。見無時不切切于足也。

月居請送而微心之憂矣如匪衣靜思之不能飛

此也。居助語辭。送。送也。匪。非也。衣。衣也。靜思。靜思也。不能飛。不能飛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婦當常明。今棄妾及廢正婦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于煩冤。猶如衣不潔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卷之三

四

「申」講天幕小且見。則婦妾易位明矣。彼日常常明月。則有時而虧。天道之常也。今日居月。猶為更迭。而虧乎。失其常道甚矣。我是以心之憂矣。至于煩冤。猶如衣不潔之衣。在體而不能以自如。且靜思之。倒置之。猶既不可忍。則廢之位。又無可推。恨不能奮起飛去。使脫然而無累也。夫不得于夫。大變也。乃惟反躬自咎。而初無怨怒之詞。真可謂賢婦人矣。聖人保之變風之首。有以也夫。

「疏」上二句。偏婦妾之易位。下四句。言已憂之切至也。送。重日不宣虧而亦虧。一處不可以日月交迭。五言。日月非其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已事假彼而言耳。日食為天道大變。婦妾為人道大變。變正在此。心憂二句。承上起下之詞。如匪衣。極形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起飛去。上如匪衣。承上相和。下如匪衣。其不能脫然無累。意猶云。妾身在事外。其憂之極而為是決絕之詞。亦足證也。若說妾不可去。姑備安之。注不消。一恨字矣。○六帖。煩冤。心煩而煩也。

也。願心。心星惑而亂也。○麟士按。集傳。惟詩柄下不得于夫。一何。彼帖口氣。俱更不相及。說家于心匪。如兄弟。怨。小恨。皆云不得于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也。○通章。惟此二句。是此。比下竟除。除。即。是。賦。然。以此。起。故。屬。比。也。于。胡。送。而。微。才。如。此。○徐。斯。曰。通。篇。是。比。漢。廣。江。水。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難。直。陳。而。托。物。起。詠。則。必。取。顯。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從。來。沿。習。于。此。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即。如。今。作。詩。家。或。咏。花。以。比。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此。種。外。說。不。可。不。辨。○柏。舟。二。句。下。即。接。取。取。二。句。似。憂。即。承。柏。舟。日。居。二。句。絲。衣。二。句。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日。月。絲。衣。何。等。可。味。若。又。說。被。正。意。便。嚼。蠟。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絲。今。章。全。首。○通。詩。重。夫。婦。之。愛。不。重。婦。妾。易。位。上。前。二。章。以。遇。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前。之。憂。憂。今。日。遇。此。之。無。聊。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愛。字。思。字。乃。一。篇。之。骨。然。亦。求。自。重。而。已。絕。無。纖。毫。怨。夫。意。

卷之三

五

絲衣五章章六句

比也。絲。絲。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絲。衣。黃。裏。以。比。嬖。妾。尊。顯。而。正。婦。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申」講絲衣者。日不可解者。夫婦之倫。而不可易者。婦妾之今。不謂予之所遭。而反失其常也。彼絲。間色。賤也。黃。正色。貴也。間色之絲。宜以之為裏。裏。正色之黃。宜以之為衣。衣。貴賤不相倒置矣。今以絲為衣。而見于外。以黃為裏。而隱于中。則顯者非所當顯。幽者非所當幽。則顯微易位。而名分已乖。我能不心之憂矣。而為難自已也哉。

「疏」此章以表裏喻幽顯。絲衣黃裏。內外之失所也甚矣。此憂之所以不能已也。○沈。氏。云。云。絲。皆。自。然。之。色。不。可。相。離。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作。詩。婉。約。至。意。○莊。姜。之。憂。豈。為。一。身。為。君。妾。為。君。之。子。妾。為。國。家。後。日。憂。名。分。紊。亂。綱。常。倒。置。禍。亂。之。原。將。必。在。此。此。本。謝。靈。運。山。張。南。軒。之。說。有。謂。受。須。索。

綠兮絲兮

詩各章上文過變離處為宗社大計...

申謹服之上者為衣室以正色為之...

也○嚴霜黃髮言掩藏而已黃髮則失位矣...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六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今我思古人...

比也女拍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維之也...

此而善處之者以目屬焉使不至于有過而已...

其色已可愛矣而女又經綸以治之此律之所以益顯也...

無古有人焉當處此變而能保其身之無訖者乎...

淑之妻妾蛇行變隱忍圖全俾此身得立于無過之地...

疏解此言妾之及時見寵而思法古人以自免于過也...

于治者自然純情特甚正此妾之及時見寵古人泛言古之賢婦人...

比也妾風也○綸指而過來風指已之過時而見棄也...

者其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也若夫履歷趨秋聚風凄切則進前而不御矣...

似我以此意而古人先得之也則亦自安焉已耳...

過于已不致其怨于妾而推其善于古人莊姜誠可謂賢矣...

疏解此言已之過時見棄而思古人有同于已也...

覺無用正此已之過時定棄是獲我心本無託說來心字...

得而應與之相合也○正簡所以幽微曉幸所以尊顯...

會一意勤修毫無怨惡善處若此其又何恨乎凄風...

求其好止求免罪猶有良心定獲我心則直以為固然而安之矣...

常遇此此字指少艾得寵此章經善處此此字指色衰見棄...

難可受畢竟是問色綸綸雖可棄而貴重之質自在詩人不但善喻其義理亦...

甚精細

綠衣四章章六句○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申請永燕燕者曰樂莫樂于人我之相聚

詩經集解

卷之三

志者曰婦人共處閨中其遂別也不常而其情別也特甚況于今日之別其悲有非恒情可擬者瞻彼燕也春來而秋返向宿而背飛最足喻人別離之際者今但見前之飛者如有望而欲歸後之飛者如有追而弗及燕月之差也不似于今日之送子乎之子之于歸也脂牽已具重循來嫁之舊途飲饌何人惟是栢舟之樂轉送之于郊不已也遂遂相將于遠道恨此行無偕行之理送之于牧不已也遙遙其底于原野慨送子有別子之情身之所將者近而目之所將者遠久且覺行跡之漸隱矣身既不久及相依目亦不及長相望歸而覺此身之轉事矣中慙感欷欲長勸而不敢悲極吞聲惟無言而淚零盜當獨而念夫別之後則情同永訣焉得而勿泣也然別而念夫別之由則痛出非常泣又豈無從也此涕泣之情惟之子可與其語之而之子去矣他人更復有能相憐或能相慰者乎然則如雨者亦自如雨而已吁燕羽同飛而前役久善人情同哀而賦此異地自今以後離微一瞻望子于野外不可得矣○悲矣悲兮生別離此千古情至之語也有此文而此語不得單行嗚呼至矣○通真千古樂府悲

燕飛宇飛之之子子于于歸歸遠遠于于將將之之瞻瞻望望弗弗及及行行立立以以泣泣

興也飛而上曰翺飛而下曰翔將送也佇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而謂彼燕于飛一則或鳴而下一則或鳴而上哀音如訴若助予南思之痛矣況我之子罹此大變而下歸也一別洪泉之地言旋太皞之墟陳楚在衡之南也而能不遠送于南乎乃之子循南而上而我亦向南而贈直手脂車既遠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九

有能相憐或能相慰者矣。
翼解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爲別離之興燕之分飛若不忍離與已之送遠自不忍別○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嬖妾相依如燕相隨則非也此只興送時行者在前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差池亦從漢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領頰下上亦各與兩人頗類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子歸句但言離別不必露出子賦國危意蓋州吁之舉在莊姜必諱言者婦人連送不出門今之遠送以戴嬌大歸于陳非常之別非常禮所能拘也初別時至泣涕如雨已別後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自戴嬌一去而子完之賦州吁之暴與莊姜之子然無依許多愁苦都在心上所謂定勞我心也寔字見無限苦楚都在心頭而口說不出也各本一句皆本賸露弗及來非但敘離別之恨而子賦國危之戒隱然寓于不言之中矣○張南軒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蘇家訓

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晉書太史批桓溫廢立詔云木亡人不幸此言憂哉
存心焉如詩人之情歟

仲氏任其心寒洞其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勸家人

賦也仲氏戴婚字也以恩相信日任以諸辭寒洞其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勸家人
先君謂莊公也最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婚之賢如此又以
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篡桓公之死戴婚
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于先君所致也而戴婚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
可謂溫且厚矣

軍機則戴婚之行齊然其不可提矣我也于今日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而
不得不深念乎仲氏也是故君子聚我仲氏則以無說者諒我而推其思于柏
舟無依之日羣小侮我仲氏則以無過者信我而施其愛于黃髮失所之時其
賢之見于相與之際者然也自其立心言之則寒實而不虛偽洞深而不淺露
有諸內者何其善乎自其持身言之則溫而惠順而始終之一致淑慎其身而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十

素履之無咎諸君者又何其善乎此其內外身心之間已無虧矣且又恐我
懷祿衣之怨忘仇儻之情故于平居之時憂戚以勸我存亡以感我皆以先君
之思最勉家人謂勿以厚薄存沒之故而二其心焉雖匪石之衷未易時替然
而斯人亦與有助矣夫仲氏之賢如此則我今日者信之不可以再違哀
身心之于是而辨洞悲德音之從此而不作于其別也安得不始之以泣繼之
以思乎吁不言之于賦國危之戚而言思念之情與別離之恨吾固知燕燕之詩
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就解此章追念戴婚之賢不是推其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
可相忘一經離別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上四句備述其德下敘其思已以
正也任是以恩義相孚其平日相與而言也此句要提起另講而下以身
心作骨言當見溫厚小時能相恩相信實深宮所可倚賴者惟斯人而已
寒洞以立心言德之蘊于內者也溫惠二句以持身言德之著于外者也末二
句就平日相易勉言勿作離別時可嘆諸先君之思兼存沒感其不以有言

命也夫先君之思妻之自盟素矣而仍又以相詩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與相
者乎此章全要言外鳴咽○朱豐城曰余讀是詩未嘗不嘆莊姜之狂惑也

使其然然悔悟立莊姜以爲之主俾戴婚以爲之助則則門正矣立子完以爲
之嫡命石碣以爲之嗣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殺則姑教之不可殺則去之
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廢尊宗卒貽
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何○隱公四年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此衛公
子州吁也而州吁其屬特以國氏者何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前政事主
兵權而當國也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不特言稱讓而公不從故不稱公
子而以國氏者爲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
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可見未踰年而州吁之禍作若完之贊害矣此詩之作則
在君完被弑後州吁未殺先而執州吁請于衛而殺之卒出于陳人豈州吁爲
陳女所切齒者故假手于陳也夫○附錄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
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母戴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十一

婦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變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
之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寔繁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陪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
而不憾憾而能勝者鮮矣且夫嬀嬀實少凌長適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爲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弟友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放逆所以速禍
也君人者將禍是侈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
桓公立乃老○附錄陳所遺未章文及文評以資觀覽○夫人是故陳氏之賢
傷其去也蓋仲氏之可傷非徒以相別之情也歷觀其賢夫人能不悲哉燕燕
之詩曰天下未有富別離之後而不隱然思其人者也亦未有思其人之賢而
不惻然增其感者也今陳氏行矣杳然其不可挽矣我也追慕當年則彼之相
與吾猶得而道也彼之身心性情吾猶得而述也彼之正言規誨吾猶得而記
也是故君子聚我仲氏則以無說者諒我而推其思于柏舟無依之日羣小侮
我仲氏則以無過者信我而施其愛于黃髮失所之時又誰能塞焉洞其仲氏

所以立心者如此其實而深對則吾于仲氏非徒相孚以情尤能相知以心者而今也傷其去也溫惠焉仲氏之所以持身者如此其淑而慎焉則吾于仲氏固將相與以心而將相依以身者而今也痛其別也且也以先君之思為寡人焉焉蓋以存亡改節則此言以堅其節而已矣是以死生易志則為此言以明其志而已矣當此時而念此言而念此人之何苦之能為寡人者而今之又去寡人也故我思之則泣涕傷思信之不可以再遇也思塞實而溫惠則泣涕哀身之心之于是而昇淵也思見海而動免則泣涕悲音之從此而不作也吾其將何以為情哉○無一句無一字不從追憶點綴成文其實誠而適即是虛掉題神情到法到天成絕格○語似整而猶含質以治而適素先章治詩之體往往如是○適面似敘仲氏許多好處而題情不然而蓋從前許多好處正為當下依依不忍別為點也篇中每敘一項即緊帶情別情詞倍覺纏綿結局一段迴顧三位字今人不磨喝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十一

日月章全○通詩一意是屢呼日月而訴夫處已之薄因慨嘆而致願望之意也意在公之不見答上以各章第四句作主而以定字為骨定正與回惑反屬望意在各章末句見出總是嘆其無常而與事其一情耳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初章皆何也○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而謂賦日月者曰夫婦相與之際人道之常也若我今日之遭適其愛將何所控訴無已而訴之于日月彼日月居月諸融光遍映其照臨下土久矣則于國門之內其人道之或乖而或順當亦監視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絕無和諧之意適不以古人處夫婦之道而處我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

或歷上四句訴其處已之薄末有登其願已之意下章皆同呼日月者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獨門之體也古處如克諧二女則于嫁娶子好合如鼓瑟琴皆是不古處者如舍相舟之堅葉黃裳之正也古處二字莊姜正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處不古處就是心不定而不我顧也顧猶顧盼之謂未二句亦是望其將來之有定而非責其既往也胡能有定與寧不句一意要說正其訴的口氣故情詞悽切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但果且謂其不定即望其有定謂其不寧即望其有顧不得分訴與望其有定不我顧下一句字最有意義非美不見答為公惑愛委故也曰寧不我顧必有其顧者矣

日居月諸下土是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前章也報答也

中下彼日居月諸盡下土而覆日焉久矣則于國門之內其人道之或乖而或順當亦明察之所臨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偏有乖離之意適不相和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于他人往復而獨于我不見答也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十三

就解下土是謂言其覆日之光宜有以遍察天下之情也相好以夫唱婦隨言不必以古道入講要根顧字說能顧則果莊和諧而相好矣不我報言我以禮施彼不以禮答也

日居月諸出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且必出東方月豈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是也俾也可忘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中章被日居月諸其且其望皆出自東方代明之下固無殺而不獨矣今乃有如足之人夫婦相處不以古道者名不彰于人而德音之無良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于他人則念念在心而不忘而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誠解出自東方亦只照臨是言意勿竹有定處德音無良總足言其德無情定不作聲聲言諸君俾也可忘就夫婦之常理而人皆不忌而獨使我如此其常矣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我之不孝胡能有定報我不進

賦也。終也。不得其夫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思疾病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進。猶也。言不循義理也。

申詩曰。日居月諸。其且其堂。皆東方自出。久居之下。罔無處而不及矣。若父母于子。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養我之不終也。夫以諸老之夫婦。而今則棄之。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所以報我者。何為不循義理也。夫以見棄之餘。猶有望之之意。性情之厚。不于此見哉。此莊妻所以為賢也。疏解。此是許于日月之詞。勿作呼父母而誦之也。父母而我不孝。重不得于夫。上若父母養已而使之不得于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終也。報我不進。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于義理也。終風且暴。首章可見。此是寓望之之意。于絕意之詞。而莊妻之情。至此極矣。○賦上云。女無不婦。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則是但人生百歲。皆父母恩養所宜。直欲到底俱好。今不得好到底。即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妻在家不為養也。○此與上章末句。雖無一字。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十

然上章往何。即使我為可忘耶。則此章亦當云何。為報我不進耶。方是望之之意。○輔廣曰。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云。寧不我報。言不相報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云。報我不進。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于義理也。無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為是其性情之正也。

日四章章六句。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終風且暴。首章。○通詩平看。而意有淺深。當以終字為主。狂惑念深。正終字之意。須認不忍斥言口氣。首章言其狂惑。二章言其狂惑。三章言其狂惑。四章言其狂惑。念其前二章。皆以一句為比。而下三句。乃致其愛思之不忘。後二章。皆以二句為比。而下二句。乃致其愛思之特甚。各章末句。要見莊妻正靜自守。意終風且暴。我則笑。○莊公之為人。狂惑。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也。諷也。放蕩也。怛傷也。○莊公之為人。狂惑。暴疾。莊妻不忍斥言。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惑如此。然亦有節。

我則笑之時。但皆出于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妻正靜自守。所以作其意而不見也。

申詩終風者。曰夫婦之間。同安和厚。以相與也。若我今日之所遭。遇殆有不能忘者。彼天道不忒。則有溫如之氣。今也終日之風。既無止息。而且加之。以狂暴。則乖戾而不和也。甚矣。然雖狂暴。亦有領我則笑之時。而若致夫相親之意。但其情則非其意。則非言之誠也。放蕩而不根。色之笑也。微情而不敬。所以使我不能言。而但中心為傷。悼耳。豈謂其狂暴之不誠。而遂悲然也哉。疏解。首句是喻其狂暴。下但言待已之不誠。而傷之也。終風且暴。即是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正意。終上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似說終風大抵有意。無意之間。詩家常法也。終日風。而且暴。是喻其狂暴。非以終風喻狂暴。且暴。暴疾也。顧而笑。初無好意味。一則字。即謂浪做。但有笑語。而浪非常。離也。笑而做。非誠笑也。下句笑字。因上句笑字。而轉離浪做。皆笑中不誠之意。似笑為至。誠不足。正經笑。浪不是。好生笑。做不是。親熱歡喜笑。離局假意。又不好笑。為至。誠不足。正經笑。浪不是。好生笑。做不是。親熱歡喜笑。離局假意。又不好笑。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十五

終風且暴。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終風。土震也。惠然。惠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暴。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申詩終風。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氣。今也終日之風。既無止息。而且加以雨土之震。則陰鬱而雨。來也。甚矣。然雖狂惑。亦有惠然而肯來之時。但以為往矣。而又有莫往之時。以為來矣。而又有莫來之時。往來之時少。而莫往莫來之時多。反覆而不可常如此。所以使我情切于中。悠悠思之。而不能已耳。豈敢以往來之無常。而遂忘情也哉。疏解。首句是喻其狂惑。下即其無常而思之也。大風揚塵。土自上而下。是謂雨土。震者是雨土非雨。則蒙霧非霧。皆風使然。若真霧則無風矣。此有雨。蒙不聞之聲。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微而肯來。又懷而拒。

不往來意如飄風不可捉摸然青來無幾而莫來甚長此悠悠之思若其終無了日也非止其來正憂其狂惑之無已時耳

終風且晦不日有暘言不寐願言則嚏

此也陰而風曰暘有又也不日有暘言既暘矣不旋日而又時也亦比人之仕或暫開而復蔽也願言也嚏嚏嚏也人氣感傷閉閉又為風霧所塞則有是疾也

申讀彼陰風果散則其蔽也有時而開今終風而且陰意其止矣乃不旋日而又陰焉雖暫開而即閉也其狂惑如此是以使我當寢處之時心有所係驚巧覺之而不能寐而思慮之深遂至感傷閉塞而成寢寢之疾也亦將如之何哉

賦解上二句喻狂惑之暫開復蔽下言切于所受也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晦如故矣第一句須一申說蓋言寢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也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寢不必乘風霧說願言則嚏猶心疾自之語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十六

曉曉其陰也其雷言不寐願言則嚏

此也曉曉曉曉也雷言將發而未發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申讀彼驟雨迅當則其止也可立而待今則陰之蔽也曉曉然方晴而未明當之發也應然將發而未發蓋未有開霽之便也夫狂惑之蔽愈深而未已如此是以使我寢時而不能寐而思慮之深至于輾轉反側而不能釋于懷焉亦將如之何哉夫托物以爲比而不忍直斥其非感憤以致思而拜有望之意詩人之忠厚何如也

疏解上二句喻其狂惑之愈深下言其思之甚也曉曉其陰是積陰之象應其雷是舒發之聲與驟雨迅當不同二句對看此不日有暘焉其懷是懷于甲而不寢也言愈久不忘意寂之狂惑未已則我之與懷亦未已也此與上章末二句意本意同

終風且暴不日有暘言不寐願言則嚏

擊鼓章今言○通詩皆危者危嘆之詞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至之之情以我獨南行何作主其序征役之苦失位之狀與思至室家之約俱根上南行來惟有憂心則無別志既無別志自勤於情意自一申析言之則首章言其行行之事次章言其行行之故三章陳其思之狀皆自征行之苦而言也四章述其室家之情五章述思至室家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言總所以思之也

擊鼓其鐃聞聲輿用兵士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擊鼓擊鼓也輿用兵士國城漕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士士功也國國中漕漕邑名○衛人從事者曰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士功千國或築城千漕而我獨南行有鐃鐃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申讀擊鼓者曰人情耳不開擊鼓之聲身不親驅驅之事夫誰不願之若今日者鼓以進兵則疾徐而下而有鐘然之聲矣兵以禦敵則坐作擊刺而有勇躍之狀矣我之所為如此夫衛國之民皆惟上之所使也願或役士功于國中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十七

或築城于漕邑非不勞苦猶處境內而無危亡之患惟我也獨從軍南行而遠出在外有鐃鐃死亡之憂較之土國城漕者其危苦不尤甚乎

疏解此章言南行之事上二句述其所為下因自傷其危苦也鼓以進兵用以陳師非戰時事土國城漕勿就役使不均說蓋就均勞之中而較其苦言彼非不勞而猶在境內若我之南行則事屬不測其苦尤甚耳南行須打轉擊鼓用兵意役鄭未可釋鄭在衛南故曰南行○擊鼓驅驅狀州吁喜兵生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土國城漕非能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亦以見無一人之不役也○劉上王曰按傳傳自言其所為屬首二句因言以下乃後二句但首二句雖自言所為却概起勿著我字待下我獨南行出更妙且木不欲用兵而曰驅驅亦可味鐃鐃死亡勿謂重憂字亦勿謂以憂心有仲在下章也只當于獨字見意耳○通解生作擊刺不以兵法言總于下章有鐃○徐上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仲味詩人合藩之意似不言鐃鐃死亡而有隱然傷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于不我活今不我信今處方有求若夫註所待解經之

法而非風人之言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野憂心有仲與光同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

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軍請然南行之役果何為哉誠以今日之師本為伐鄭也而孫子仲首建伐鄭

之主師我則從之而結好于陳修睦于宋先和二國遂進兵而問為伐鄭之舉

焉是行也君與將欲之陳宋亦欲之而吾人固不欲也不言吾人之不欲使之

南行而不我以歸存亡蓋未可知矣憂心之甚不有仲乎

疏解此章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始露出伐鄭意大將而呼之以字

輕之也知是真功樂戰之人平陳與宋見有與國以助之必營其連聯結之事

觀此氣象大約不我以歸矣能不憂哉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開鄭又止五日

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勿誤作歲月之久○陳侯宛丘軍賦陳

與衛方睦衛乃結好于陳鄭莊佐宋子馬爭位宋鄭素致怨于鄭衛亦求援于

詩經集傳

卷之三

十八

宋平者合陳宋而後伐鄭也○按春秋傳曰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

之怨于鄭而求罷于諸侯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王叔已以賦

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委屋處憂其其馬子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委於也于是居于是處于是委其馬而求之于林下見其失伍離去無歸

志也

市講夫死亡之志口積于心則于國志何有哉彼師之出也宿食屯住有一定

之居矣今則于是居之不必于常居之所也師之處也進止坐立有一定之處

矣今則于是處之不必于常處之處也至于馬以駕車亦安閑之與斷之中也

今則不服控御于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之下矣其失伍離去如此誰復能操

其赴敵之氣哉

疏解此章自陳息戰之狀見其無圖志也居如宿食屯住之類處如進止坐立

之類居處有常控御有法此其律也任情以處非行伍之法矣喪馬則其

驅之絕矣三變字皆有聊且之意憂心日結不復以職聞為念此雖人心惛惛亦見上無節制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居常處暫與喪馬分作三項看首句

死生契濶濶與于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濶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

家之時期以死生契濶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市講夫期志既無則死亡難免其如我室家何哉念我始為室家之時以為夫

婦之情如此之厚有時而忘之不可也于是期以契濶之交恐或有一死而一

生者契濶之際恐或有一彼而一此者但不可兩忘相棄棄與于有成說矣且

相與執子之手以為一時之愛如此之篤有時而負之不可也于是期以偕老

相依白頭共守雖終身不忍背負焉謂又重致夫丁寧之意矣今日下猶在耳

安能以忘之也哉

疏解此章追敘其室家之約也承上無圖志來既無圖志自動私情四句開說

詩經集傳

卷之三

十九

上二句期其不相忘棄以處變言下二句期其不相背負以處常言死生契濶

作二字看或云生死之期極為契濶因下章但言契濶不言生死也初潘可笑

劉上王曰按下章濶令應契濶不我活今應死生並非但言契濶不言死生信

老同偕生偕死而無他適意即生同室死同穴也

于嗟嗟嗟今不我活今于嗟嗟嗟今不我信

賦也于嗟嗟嗟也嗟嗟嗟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濶之約如此

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

之信也

市講奈何有是南行也吁嗟乎昔者契濶之約如此固望其能活也今也有死

亡之患其終不我活矣安得今繼以歸而遂此約乎吁嗟乎昔者偕老之約如

此固望其能伸也今也有死亡之患其約不我伸矣安得完諾以歸而伸此信

乎此吾人憂思之情所以不能自已也夫既紀其南行之憂恐不遂其室家

之約衛人之怨亦深矣豈非衛侯疲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而致民之怨如此耶

其本至子敗亡矣

此承上章說上章是述其言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得活而不得活以遂其約也不得伸謂不得伸以隨其信也必死亡根無則志來有惟恐之意而不我字正格州吁○此通上章為一串意亦是軍士離火時開恩過處只委委說下○唐人詩云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是不我活意可憐無定時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是我不我信意

擊鼓五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通詩重自責上以我無今人句作至母氏劬勞苦與莫慰母心所謂無今人也○首章略分上是誓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誓子無報親之孝以我自責之端斷言之則如誠義云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根上無今人來蓋至子自責而有微怨之意與有以感悟其親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比也而風之動其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難而

未成者也天天少好動勞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我子幼而育之其功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申說棘風者曰不可忘者親之恩所當盡者子之職今我七子之無報者母也豈其未知母氏之恩乎彼凱風南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由其長養固天天而少好則風之為力多矣我母氏生我子而育養之亦猶凱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幼勞也不亦甚乎夫母氏劬勞之恩如此而為子者將何以為報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此即凱風吹棘心于少好之時比慈母育我于幼稚之日也幼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其始育之也夫母既劬勞則子當報故曰起自責之端○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棘心雖也棘性堅強實風之長養者○劉上玉曰按此詩雖三句比未句正然兩句一

連前吹彼棘心語氣稍住棘心天天承下却連下天天亦起幼勞意也此詩一句下不妨明補正意然亦不補高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與也聖教今善也棘心以為新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孝子之壯大而無若也復以聖教稱其母而自謂無今人其自責也深矣

申說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是棘已成但可為薪而非美材不有負凱風之長養乎況母氏通明而賢淑其聖善也若此則為子者亦宜同歸于善也今何子雖壯大而無一今人以承之則亦棘薪而已其有負于母也不既多乎

疏解此章是自責之意以棘薪之成而非美材與已之壯大而無今人也聖即通明若即賢淑然就德言不結育子上說亦勿就節操上說無令人只是無善可述而不能盡于道亦在其中○劉長樂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今善之人則母亦不令之而去也此意言外七子字在下章只說我乃無一善人便已見得○劉安成曰上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此此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

與子應故屬與

愛有寒泉在浚之下

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劬勞○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于勞苦乎于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辭故辭幾諷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申說寒泉乃無情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愛有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而己人賴之以生養焉況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為人子者宜有所資于母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左右就養以安母之身而使母勞苦之不見焉曾寒泉之不如矣何所逃其責哉

疏解此章以無情與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寒泉有滋于浚此子之無益于親本我無今人句來至此方有發諷意勞苦而許曰微指其事者指其不安室而欲嫁之事也然勿露出○此勞苦與上幼勞不同乃不得復辭自安意

○說通：此詩是役人解詩也。也若當時以自責而感則為矣。

現月曉月黃鳥越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與也現曉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母心哉

○中：曉黃鳥乃無知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現曉黃鳥猶能好其音猶能使聞之者傾耳而悅心焉況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為人子者安有以慰悅乎母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承歡順志以慰母之心而使母憂思之不免為黃鳥所笑矣夫何所辭其咎哉夫始焉本母之功勞以起自責之端既焉嘆子之不盡以致自責之定日下自責之中寓現風之感慨詞義諫不顯其親之慈可謂孝矣疏解此章以無知與有知而責其不能悅母之心也黃鳥猶能悅人與子竟不能悅母想見無今人也莫慰母心言其心不免于經營耿耿無道此與上章俱要得自忘自艾口氣○所按現曉字皆從目言其目有清和圓轉之意也黃鳥謂連好音句作解非是

凱風四章章四句

卷之三 凱風

三

雄雉車全古○通詩上三章思君子行役之勞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善見其情之正也以懷思二字作主終篇正其善懷思此不是夫婦泛常別離之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履憂思其至家非惟思之且憂之且為之未善處之兼觀自語伊阻一語可見憂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語伊阻生來百兩君子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總是思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意○朱傳載曰前三章皆所謂警手清後一章乃所謂止平禮義蓋開門之內以愛為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者至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于外而自遺阻隔也

○中：雄雉者曰往役者國不容逃之義而思念者亦不容已之情今我君子之從役在外我其能以忘情乎彼雄雉于飛其羽則泄泄然舒緩自得舒其形神一似悠然無累者斯亦物類之最適者矣而我所懷之人乃以王事不可以不勤公義不容以自誤而自詒阻隔于外欲自如而不可得也分難進之不甘矣使我知之何而不忘也哉

○疏解此章以物性之自如與君子之不得自如為反與也懷字伊字其指君子而言自字最有味多是負氣誇智展臂功名之人故下以不從求望之末為王事伊阻而不放歸怨其上見今之往役役于忠君愛國而然反若其夫所自致者○泄泄處死出安閒自適意自詒伊阻內便有皇恩不自得意以與上舒緩舒略占詩云但願在家相對貧不願天涯金縷身即是此意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與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雄雉于飛

卷之三 凱風

三

○中：雄雉于飛或下其音或上其音何飛鳴而自得也我君子從役在外而一或日間之寐誠哉實有以勞我之心而不能釋也安得如雄雉之自適乎疏解此章物以飛鳴而自適興已以思念而勞心亦反與也展矣二句作一氣讀謂勞心處要根上伊阻舍下係身○鄭云遠行犯患多為憂懼而不自已故勞心為甚○韓士族思君子而至于勞心亦足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也反焙處俱理伏在內○嚴緝燕燕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遠也云能來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中：瞻彼日月乎或明于晝或明于夜往來無停機矣我君子之從役時積而日積而月積久在于外而不來悠悠然日無盡月無盡而我之思亦與之俱無盡矣使道之或通猶可以期其歸人也道里遠遠山川隔之非朝夕之所可至何能遽來以慰我悠悠之思哉于然萬緒總是傷心之日月也

（原解）此章上二句見日月而思君子從役之久下嘆其能歸之難也日有朝夕月有晦明俱來往來說日月迭往迭來君子一往而復來故思之正止解得

百篇君子不知德行之久也

既其德是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求德能二字合下善處得全意

賦也百篇凡也校寄求食感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校寄

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愛其遠行之犯患與其善處而得全也

（平議）夫君子之歸國未敢必但可保全亦幸矣蓋遠行易以犯患惟善處可以

得全百篇能役之君子豈不知持身遠行之德行乎彼天下藏詐伏奸起于嫉

念之太勝于是忌人之有而懷心生矣校非德行之顯君子去其妨功害德之

念可乎天下營私諸葛由下貪心之過多于是耻已之無而求心生矣求非德

行也爾君子其其多營多慮之私可乎如是則險阻以平紛爭以息用之于身

則名全用之于國則事濟居常處變又安往而不善也哉將見完身有策官歸

有印而君之心亦可以少慰矣不然則雖雄雉而興慶歸日月而增慨我之思將

何時已耶夫不獨以德行望其夫而兼望之共事之君子詩人之思而問矣

（疏解）此章亦不思上來正因其不歸而興其善處如此是思之切而無往不至

也上二句所以知德行下是盡總行之益正見其當知處○漢書云萬里之外

以身為本故中相舉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必聚人皆知德行然後開

併之開一團和氣推賢讓能俱無可傷○通解云一身在外類同役俱相善處

乃得保全不校不求正是德行使心生于愈求心生于貪世路風波皆由此起

思歸命征人之切故于閑閑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覺○不

校則不至於陷溺而賈禍不求則不以居賄而焚身何用不誠謂處常變隨運無

不善也不較略其歸而但顧其善處得全是伊阻者惡幾不阻而不來者惡幾

能來正思之極懇切處○朱熹曰不校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

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矣○附錄不校不求二句命釋文并文評以

資觀覽○惟君子者進以威宣之術焉夫天下莫不威于校求求有不校求之

卷之三

十五

雄雉四章章四句

卷之三

十五

人往而遂其害者故思婦以為君子姑若曰人無不自愛其身至去邦井而本
天涯無不惜以其身與世為難夫人情必不相遠得意之境無容一人自損也
明矣且字實甚大何往不得我所而沾沾較重人我間耶我所云德行者以冲
懷事物身名倫紀之外無不可以讓人以亮節持躬清恬淡泊之中無不可以
處已蓋人我兩不遇有餘不足之數耳我不足非欲使人皆與其不足勢不
能也人自餘并欲使我亦似其有餘勢愈不能也夫爾機察乎先而處強非
人之氣機自有以取之相玉于成此真君子事耳自來同澤同袍猶猶英華壯
健伍之色而校也可乎居屯遇蹇利濟而名改亦我之時命自有以制之在約
思純乃真君子事耳非必窮清窮潔然耻以身家累加已之心而求也可乎嗟
乎人間禍患災常之有仇讎既開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功未見于出門怨彌深
一行路而後慨然自悔曰千何不減晚矣晚矣夫天下莫惜于如美之心而戈
矛非惜校焉而為人所構不可言也校焉而為人所容尤不可言也蓋和平
不前相怨一方之意此為靜無悔之道可以歷險阻而不受其傷天下莫苦于
分甘之心而既窮非若求焉而人莫我應不可言也求焉而我受人憐尤不可
言也風期清遠耻焉後車命戰之呼此為廉无咎之道可以入脂膏而不虞其
染君子勉于哉去胸中之城府焉平正直之路所由開遠害境之網羅吉祥善
事之端所由榮不于此而求誠其為伊阻多矣○前半極言校求無益已足消
解距之嫌心振柔靡之弱氣至後婉轉而出靜無悔廉无咎之道意義層
深一部易理爛熟于胸中以此論詩非十分才學人豈易有此見解○題而不
一氣寫盡層層說來却無一意犯重淺深開闢之法無不具備豈獨名言釋格
堪作章結之佩耶

經 74-63

此也。招招號召之執。子舟人主濟渡者。非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市譚且玄觀男女之有定偶乎惟僕舟子疾呼于河畔結好于多朋其招人以渡水也人皆從之矣叩則以爲時鼎太易絕少生平之素敢托同心而從人取便乎故人涉而叩否也夫人涉而叩否豈竟不渡哉蓋若輩非我族類叩應不答此河干之待須其所招者爲我之友而役以類相從耳不若他人之邂逅同舟而非同心之侶也夫涉者之所須如此然則男女之際必待配偶而相從亦猶是也何洋人之不知耶夫當洋風流行之際而其間猶有洋義猶貴之人信乎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者矣

疏解此章即汲者之必從其類比配者之必待其偶也末句正足待配偶而相從者諸講皆云舟子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聲應氣求而後從豈我友亦屬

舟者耶人必我友爲舟而後涉耶此大快言人之淡者非我族類必待舟子所招之人是我友而後從此託意也卽我友亦不限定朋友但其人是我輩者大槩按是其配偶意耳○上章于道字見不迫此章于須字見不有若急欲從人便無可須矣○附錄招招舟子一章蔣伊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人借淡以自信慎所從也大招招者其非友緣也明矣以勿漲自信豈非慎于擇友者乎且天下之事人無不欲趨于先而吾則有以待其後故一利濟間而有不勝舉重者不然亦胡爲流連渾畔而不去耶夫婦之合有友道焉試觀左泉右洪之間有擊楫而相向者乎斯人也亦既洵有情矣松舟檣桿之中有乘風而相呼者乎是豈也亦既傾于聽矣當是時從蘭橈而過耳者招招之聲也橫流而渡者舟子也澤而涉者人也以竊自念卽將棄業以就于柳將徘徊而佇望于柳將與波而上下乎抑將濯清流以自鑒乎在被輕艣容與方共快一晷之航而以印視之則猶渺然深涉而已在彼微波通詞方共效浮持之楫而以印視之則猶渺然艤業而已人曰濟乎欲渡無梁于其終留河濟乎印曰已矣無復

卷之三 四風

二无

顧夫衆足爭藩河干獨駐浩渺長波去我無極人有不笑于者哉然而甲自有
甲之深情者也甲所以始念而自誓再計而益決者甲不孤甲自有我友也甲
與友共濟有期未結綢繆之好共將何時邂逅耶猶今須焉而友終不至則道
遠無期甲猶將望于天末耳甲與友情音是望永伸悵歎之情其將何地瀕涸
那得今須焉而友反如遠則誠慙何處甲猶將漸車自惜耳然而甲與我友已
有言矣富夫臨河競渡而得有一人焉從容而役至此真我友也甲使行路悠
悠甲何以對我友乎言念君子金子望之能不思無河梁而照信乎方道左樓
壁而更有一人焉後我而徐行此真吾友也向使乘舟汎汎甲何以慰我友乎
得一知己可以不恨當相與指白水以啜寒嗟嗟友道之得以不廢者徒以吾
兩人在下以今日之傷懷下他年之煥然笑問彼將于中流之子得無有馬河
濶首者乎還顧甲與友之同舟而濟也雖欲徙倚以待之暇矣○就事寫情不
若寔境而能纏綿婉約別具風流三百篇之下所以互推發體也○前幅騷麗
而來大有玉佩珊珊之致入後正襟危坐芳情自訴次氣勝閑

詩經集說 卷之三 四風

二五

他日有言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章全旨○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摘棄之意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
棄之端下言夫婦之變以詳致悲怨之情也以德音莫違句作主治家勸勞與
睦鄰之善安貧之志周急之義都是德中事屢言其德音之善見無可棄之罪
矣無可棄而見棄則由于顏色之棄也細分之一章是言夫婦交和而所取當
在德二章言見棄之苦而猶有望夫之意三章恰其棄德不取而因致絕望之
詞四章敘勸勞之事正指為德之實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已之勤勞
六章則言棄已于安樂深嘆其德之見拒而情之大望于始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臨勉同心不宜有怨叶謀與對采芣與對無以下愷德

音莫違及爾同死叶起止反

此也習習和銜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葑菁菁也非似蕩並葉厚而長有毛下體
根也葑非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爲夫所棄
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飢渴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

為夫婦者當體之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采薪薪者不可以其根之濕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遠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申述採薪風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夫與婦是故夫婦之間其幸于終身之習慶其戚于一旦之和聚于今何不辛而遭此變耶彼習和舒之俗風雖陰陽交和而有此也而後其戚也以陰其戚也以雨大澤于是而降焉然則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也何以異是故為夫婦者以和為貴但當體之以求同心無有違顏無有忤色使門門不至反目稍有所怨以傷夫婦之和可也夫不安怒而有怒則亦以色衰之故耳彼薪與非莖之食常美而根有時惡采薪非莖去其無用我其有用以充品于几筵可也豈可以下體之惡而并棄其莖之美乎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亦猶是也故為婦者但德音之善始終不違則可以相親相愛其期偕老以及爾同死矣于可憐之中猶當備知其可愛何必計其顏色之衰而棄之哉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三十

疏解此章是論夫婦之常道。上四句言室家之常和重和字下言已德之可取重德字然上下各一喻而意相承見夫婦不但宜和亦不宜徒取其色只借此以警端不粘繫婦身上說以陰以雨申講猶古陰而雨也。龜勉字要味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謂之勉勉人心之同異何常之有所恃者丈夫賡逮之謙豈不能容一婦人則兩心之原不異者不可不勉而同也同心即是和怒則不和之甚矣此二句就夫婦上舉言之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事但此處且虛與遠前後一致不違其初也正對顏色之遠說詩非根有美惡莖無美惡以此婦人色有盛衰始無盛衰為夫者以色故而遺其德音夫婦之道哉。附錄龜勉同心二句魏光國文并文詳以資觀覽。勉其夫之同心者戒其夫之異心者也夫同心何待于勉勉已強矣又可重之以勉乎。龜勉蓋不得已而致望于夫耳若曰人心之不同豈敢謂于心中我乎然非所論于夫婦也夫婦則同喜憂則同憂有不得岐之而使二者蓋至今而恨我兩人之不和龜勉風矣吾已知之爾爾之不足當君子之歡悅吾已知吾微薄之才不足

但君子之強氣怒者其常同心不敢望矣顧若私念之天下有龜勉之一法。合與而為同者此試之他人則厚而試之夫婦則薄者也而今願借其薄者以為厚此試之他人則常而試之夫婦則變者也而今請借其變者以為常心將異矣而復體之使同在君子教有不自快者然君子所歷之境豈盡快心在感遇可強自寬假而在夫婦則不可乎姑以同心相勉勉而肆肆然加以以怒可也心已異矣而欲友之使同在君子大有不自振者然君子所處之地豈盡恆心在世緣可強自調遣而在夫婦則不可乎姑以同心相勉勉而肆肆然

乘之以怒可也蓋因其有可怒而怒之怒亦自取然易思婦人亦何故而動君子之怒煉樹之罪尚有可原也不察其有可原而噴有煩言婦則怒矣而君子遂以此為君子若其無可怒而怒之怒亦無奈然易思婦人亦何故而安君子之怒順從之道自不敢抗也不憐其不敢抗而時有違言婦則順矣而君子遂以為德乎吾向謂夫婦之同心夫婦所應有也子今知夫婦之同心夫婦所命親也蓋至龜勉之不能而予始絕矣可哀也夫。○桑情款款最宜開闢中人語又最宜棄嫌萬不得已中語萬轉千迴如此說龜勉使我桑情似往矣白頭執扇不堪三四讀。○夫婦本宜同心何待勉勉說到龜勉已自落後一層矣篇中借薄為厚借變為常二偶便已透入題髓後來惡哲順德教語篇不立有起意意言尤覺高妙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三十

行適遠適中心有遠不遠伊適適送我誰謂茶苦其甘如齊。宴爾新昏如兄如弟。疏解此章是論夫婦之常道。上四句言室家之常和重和字下言已德之可取重德字然上下各一喻而意相承見夫婦不但宜和亦不宜徒取其色只借此以警端不粘繫婦身上說以陰以雨申講猶古陰而雨也。龜勉字要味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謂之勉勉人心之同異何常之有所恃者丈夫賡逮之謙豈不能容一婦人則兩心之原不異者不可不勉而同也同心即是和怒則不和之甚矣此二句就夫婦上舉言之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事但此處且虛與遠前後一致不違其初也正對顏色之遠說詩非根有美惡莖無美惡以此婦人色有盛衰始無盛衰為夫者以色故而遺其德音夫婦之道哉。附錄龜勉同心二句魏光國文并文詳以資觀覽。勉其夫之同心者戒其夫之異心者也夫同心何待于勉勉已強矣又可重之以勉乎。龜勉蓋不得已而致望于夫耳若曰人心之不同豈敢謂于心中我乎然非所論于夫婦也夫婦則同喜憂則同憂有不得岐之而使二者蓋至今而恨我兩人之不和龜勉風矣吾已知之爾爾之不足當君子之歡悅吾已知吾微薄之才不足

情其苦猶可言也別而竟相結其苦不可言也故我由此而去行道之開通是
不遠足欲前而心不忍如相背然何也蓋予心不能無望也猶望別者必有
送而遠別者必遠送乃夫之送我則不遠而此通門內之途何易行若趨而
忽已聚矣君子至此遂悲然而止矣其斷然絕我也始惟恐去之不速耳我之
苦也何如哉予始以天下之苦莫甚於其以今觀之茶與吾非苦也其甘而如
蔗耳世人皆知甘而苦茶亦或知甘茶而苦予乎然我固苦矣而夫則樂甚
其安爾新婦也如兄弟之相友而和樂且湛焉何獨至于我而不見恤也殆有
不能為情者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已不忍絕意于夫而夫則斷然絕意于已下四句送承言
已之甚苦而嘆夫之不見恤也行道二句見不忍相違之意按舊註行于道
勿違遠下觀下漸送我幾便見行道猶言走路是方出門時不遠二句形容斷
然見絕之意註故夫字是賡前推言之勿入口氣中謹謂二句承上四句來甚
言其見棄之尤苦也○茶本苦茶本甘但以我見棄之故較之于茶則茶反甘
于茶非謂茶甚甘于茶也末二句言夫之樂正見已之所由苦也須將夫之待
已與待新婦相軒輊處形之見得甘如兄弟者亦復知此苦否也○白香山詩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是此詩計卿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三

淫以濁濁淫其止其新婦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枋我躬不
閱遲恤我後

此也淫濁二水名淫水出今原州百泉縣并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
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鳳山至同州馬湖縣入河渭源清貌水渚也潯潯以與
逝之也梁堤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舟之往來者也每以竹為壩而承梁之空
以取魚者也閼容也○淫濁清潯淫濁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
合而濁潯益分然其別出之流或稍緩則猶有清潯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
衰久矣又以新婦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于
新昏故不以我為然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枋以此欲戒新婦
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其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也

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車馬夫我之見棄固以色衰然豈無可取者乎今夫水言天下之至濁者期于
淫言天下之至清者期于涇然涇未濁涇之時雖濁而未甚見及涇入渭水而
與之合則觀乎清者顯其濁是涇非自濁涇濁之也然其別出之流或清或
緩涇汰既加而水之真性湛焉猶有湛然而清處濁固可棄而清處亦可取
也○其以顏色之衰形于新昏而益見憔悴不猶淫濁于渭之時乎然色雖已
衰而心之善則有可取猶湛澁之止也但夫之安于新昏不以我之德為潔而
與之故雖可取而不見取耳然彼雖不我屑而我豈能頓忘其家哉彼通魚往
來者有梁乃我之梁也爾毋得遺我之梁焉承梁之空以取魚者有枋乃我之
枋也爾毋得發我之枋焉然此亦我不忍遺忘之情耳今我一身且不見容于
君子彼道梁發枋乃我去後之事又何暇恤哉則亦聽之已耳

詩經集成

卷之三

三

淫以濁濁淫其止其新婦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枋我躬不
閱遲恤我後

此也淫濁二水名淫水出今原州百泉縣并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
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鳳山至同州馬湖縣入河渭源清貌水渚也潯潯以與
逝之也梁堤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舟之往來者也每以竹為壩而承梁之空
以取魚者也閼容也○淫濁清潯淫濁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
合而濁潯益分然其別出之流或稍緩則猶有清潯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
衰久矣又以新婦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于
新昏故不以我為然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枋以此欲戒新婦
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其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也

不諱夫我今去矣然我治家之事不猶堪追溯乎彼水有淺深也流水者就其深矣則編竹為方例木為舟以渡之就其淺矣則潛踪為泳浮身為游以渡之蓋不計其淺與深而期其必濟如此也況我于君子之家乎家道有存亡也我則不計其何者為有者為亡無不勉勉以求之有則求也而必以繼其有亡亦求也而必以濟其亡所以盡心竭力者蓋無餘矣至于凡民有喪則不憚旬旬往而救之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所以待鄰里鄉黨者又莫不盡其道也此正德音之真遠而可與同死者豈有可樂之道哉

藏解此章上六句與治家之勤下四句及其睦鄰之善也重在治家上睦鄰特治家中一事而帶言之與意到求之句止以水之淺深期于必濟與家之有無期于必成雖以四句與兩句而淺深有無毫無相應也旬旬見急于救難之狀不果然如此救之如致令徒以周其急供糜粥以扶其羸皆是其待隣里猶然蓋以廣吾夫同人之惠也首章之德音三章之心有可取五章之我德皆在下此總見今日得以成家皆吾力所致有可取而無可棄之道

特經集成

卷之三

三

不我慍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實謂不售與音同其反昔育恐育鞠與音同及爾顯爾既生既育比于毒

賦也情義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于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買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又爾皆至于顯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于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于恐懼之中育鞠謂生于困窮之際亦通

中諱夫我之治家勤勞如此是立情我以終身也今也不我慍慍則亦已矣且輕相棄絕而反以我為仇讎所行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添人之愛憎皆本于心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心既拒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買者百物具陳而不見售也夫人情離一日之憂也每終身不忘獨怪所與共憂患之人至安樂而輒相棄也子亦記昔相與為生之日乎有餘則相與積之不足則相與忘之惟恐分毫不可或窮盡而不捨而及爾皆至于

顯覆今也幸勤蓄聚之後自覺家業漸成而既生既育矣以情而論宜其家金之不忘也乃思情中斷非惟無恩又若真有仇而比于于毒而棄之豈努力成家反建其廢離之路耶予竊不解矣

藏解此章總是言夫不當見棄之意上四句言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已無可棄而反見棄首二句是不見取既阻二句是推其不見取之故重心上買用不售須重發正意方是賦體昔育恐育即治家不計有無時事惟恐不能保生也恐字要發揮即勉勉求之之意比于于毒即反以為仇讎意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其安樂豈不可悲○昔育恐也病者于未遂生之時不得已而用藥藥既生之後更服則傷元氣故輕棄去所以說既生既育比于于毒○李氏曰此正所謂將惡將懼惟子與汝將安將樂汝將棄子是也

我有言言亦以御諸冬竟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滌既訖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與也育美善聚御當也洗武貌滌治也肆勞勞息也○又有我之所以皆聚與也育美善聚御當也洗武貌滌治也肆勞勞息也○又有我之所以皆聚

卷之三

三

美善者欲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于安樂則棄之也又言于我極其武怒而盡遣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中諱且我之所以不當棄者豈但如斯而已乎彼我有言皆儲之室中有情無患其憂而聚之者蓋欲以作冬日之暫需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而不可與其安樂者也且當夫未棄之先欲棄之際當遣我以洗然之武而爾猛之相加隨我以漬然之怒而爾色之相待又遣我以勞苦不堪之事而有所不恤也夫今日之薄固如此矣獨不念夫昔者手昔者我來息之時曾存注其陰惟恐拂吾心而武怒之下加安適是幸惟恐累吾身而勞肆之不投亦常如見如弟矣豈有如今日待我之薄乎厚于昔而薄于今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大當見棄而慘慘忠厚之情猶勝然于言詞之表可謂賢矣而為夫者顧以色衰棄之何習俗之淫僻一至此也

其下二句與他異不同是自陳其事以起其似賦而實典也註中至于春夏則不食之與至于冬則寒之正典意之相應處○劉上王云二句雖有二字然亦大驚非是事也不應與邦典意若說定則賦體矣○沈水勝也其男如水之湯水之清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起之其者為沈沈言無和乎之態沈言無好合之情也註非上文平日治家勤勞之事乃將棄時故責以分外難任之事蓋欲伺其不以為難端也○正見他簡處求與來求止息時也追言昔日便見今日之不然故曰怨之深○朱豐城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于見棄矣而求來忠厚之意猶爾然蓋于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于斯時不以為難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谷風章章八句

詩經集

卷之三

三五

式微章章二句○二章各首二句是勸君之辭下言已之因君而見困亦是勸歸之意俱重而不歸何耶陳大義以勸君歸直有枕戈思奮之氣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固當不顧淹恤今日微君云云者微其君以有為也若作怨詞便非

式微章章二句

賦也式微詩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霜露之辱而無所北顧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于此哉

申請賦式微者曰君之與國相為存亡者也臣之與君相為休戚者也今我黎侯外寇之患憂而黎國以宗廟則失守矣以社稷則丘墟矣衰微不已甚乎衰微不已甚乎初不為歸國之計而思一與復之也且我之所以引受用既而爵于斯者正為君故而欲國忍以圖全也使非以君之故則宗廟亦滅正人臣親死如歸之日胡為乎中露而遭此霜露之辱哉

式微章章二句

式微章章二句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正陸氏解外敵之侵伐而寄諸他方以官國則為廢矣以人民則離散矣衰微不已極乎衰微不已極乎胡不為及國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我之所以甘受窮辱而依于斯者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國也使非以君之故則邦家雖復正人臣以死報國之時胡為乎泥中而遭此陷溺之難哉夫主憂臣辱在臣子既以救忠而先復舊物之圖在君君亦可以自奮矣若久居此非計之得也君其自意乎

選解式微謂衰之甚社稷無倚人民無托也○范華陽曰諸侯失國而寄于他國之已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不必就在衛之微窮而歸者謂其君歸國以為興起自力之圖夫黎之國已失矣歸焉在味其意若曰與其寄寓他邦不歸去之為愈也要請利舍蓄不必明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貴衛之意亦然言外微君之故非歸怨于君正為君恢復之計中露泥中見其陷溺溺所以微君之歸國以日振是借來字而非真處于露中泥中也亦不可作營

詩經集

卷之三

三五

賦也或謂衛有此地名則詩言反無味矣註不見拯救意猶在言外○朱叔隱曰黎侯謂狄所逐棄其國而利于衛衛與黎接壤而衛不救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辱亡商矣其後衛為敵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德衛為最切○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歸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胡新安曰舊傳云以詩作于衛地故稱之衛風

式微章章四句

此詩黎侯久寓于衛望救不至而屢致其諷喻之詞也摩所與同句乃一篇之大旨言草賦物而怪之次章設詞而度之三章以不同心諷之末章以不聞忠責之須參多相承說來方見曲盡人情處本詩衛君而伯其臣亦詩人立言之善也

施丘之屬

施丘之屬今何誕之節分叔兮伯兮今何多日也
典也前高後下曰施丘誕誕也叔伯之謂也○舊說黎之臣子自其

丁德時物變矣故登丘之上見其為長人而節疎濶因託以起與曰旋焉
尊何其節之濶也荷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不責衛君而責其
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申謀謀此丘者曰國家不能無過變之日友邦不可無存恤之心我衛之至于
衛也見其丘之為之始生其節猶憂憂而密也今觀其丘之為何其節之濶也
則其既長而時物變矣夫黎國當式微之秋遭左衽之禍求拯于衛其義其與
其來若渴也今叔兮伯兮乃以日繼日生觀其憂之危而不救何哉

疏解此章即時物之變也久與衛侯之救也緩須要謀得是與體不赴賦體二
何字相應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亡國孤臣遷延于衛丘之盛致
慨于黎生之為登山流涕望雲思歸真有一段情極勢迫不勝望救之悲末句
不可作疑問之詞

何其靡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
救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

卷之三

三

求必必有與國相保而保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
耳詩之幽盡人情如此

申謀夫惟多日而不救亦為之不安也今吾衛門而東望焉車塵不起旌旗
不展何暇兵息焉安處而不來手意者強敵非偏師能挫或齊晉相率而至或

泰楚舉兵相從今與國俱來以救我乎夫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也今吾
計日而屈指焉為謀其緩舉事其遲何不日不月久待而不至乎意者受來且
適與行會或王車之旌臨或四難之方與有他故而不得來乎否則外無約從
之內無要國之定而枕而視鄰國之亡也危而失事機之會俾我發生心見
弟失援衛其不然矣

疏解此章指衛臣不救之故一何其句望之之詞也二必有句度之之詞也處
字根上何多日句說來久字根上必有與句說來處一而而久則自衛衛
以至今日直而設疑詞見得無與無以自當不遠慮處不徒終日決無事則上
下皆無活潑之情本至此而而矣

孤葉我匪車不與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孤若喪家或亂言散也○又自言客久而無散矣豈我之車不與
告于女子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
或曰孤葉我指衛大夫而譏其憤亂之意匪車不與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
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申謀且亦知我之在衛日久而望救之心日切乎試觀其車之服始之如藩如
膏未嘗不解明而潤澤也今則服既久且蒙或而酸矣奈何援兵不至豈
我之車未嘗東告于汝以求援乎非也蓋以我之心主愛臣厚之心也爾之心
晏然無事之心也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

疏解首句是發已衛衛之久下三句是微示諷切之意自若而矣時歷冬夏其
久可知日累月積想見奔途之苦黎侯國上當黎國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既
云高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匪車不東亦設為之詞耳靡所與同謂我

卷之三

三

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志而彼無拯救之心也不言不肯
來救只言不與已同心所謂微諷切之也視葉散而念同袍黎臣至此其言
矣

瑣兮令流離之子叔兮伯兮分憂如死耳

賦也瑣瑣尾末也流離漂散也瑣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
黎之君臣流離瑣瑣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雖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
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思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申謀夫我黎君臣值此播徙之餘瑣瑣而不能張大尾末而不能直前漂泊
依難難萬狀乃流離之子也為鄰國者所矜助其救災恤患之心陳師而西以
拯一方之人可也而叔兮伯兮乃安然談笑坐視其受而不為之恤如塞耳而
無聞焉何其心之忍哉夫當流離思難之際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
亦可知矣

疏解此章首二句言已流離之勢微下而書衛之不救也瑣瑣是形容失國

旌丘四章 旌丘四句 ○說同上篇

大奎之三

四

古今草全言○通符總見其輕世舉志處上三章歷敘其所事身登相承說來未復表其所思正以見志也賢豪仕于伶官舞罷飲酣不覺自露本懷開口說一箇字詞意直管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要學馬他若自磨口氣下○竟覺不榮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感世而不責喪世亦詩人忠厚之太

箇箇分分將萬舞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箭。舞目之方中在前上處。百當明顯之處。○野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爲故其主。如此若自聚而實自嘲也。

而謂賦歸兮者曰君子之仕于世也或位高而責重或任大而政煩則動有所拘而不能以自適矣我也身爲冷官無世道之責會何足以累我者但見脫畧形迹澗檢不拘惟箇分箇分而已然雖托微末退處公曹于天地間不可謂無所事也我國方將萬舞綴作疾徐屈伸俯仰凡文舞武舞非我之所能而誰能哉而果何在也當日之方中正陽明處天之時而在前上處乃衆人矚目之瞻

疏解此章首二句大適君子所執之事下指其所在之地也簡字攝起通章神

情不粘定舞上說真有脾睨一世倖若無人之樂非止貌略形迹不拘拘檢束

爲也。註簡易是正訓。不恭是斷詞。勿入口氣。方將字。隱然有慢下爲事意。萬無

兼文武。日之可，是明顯之時。衆人局日之地，然須一事故，不可以時與地。

平君此合下一句皆自譽之詞而爲自創之真。羅孝子曰伶氏世掌樂官而

善焉故後世號索爲伶官

人便時人逢舞力如意執如組

賦此碩大也。侯大貌也。今之恒也。印識錄爲之言其柔也。印能使馬則變柔。

加粗矣。又曰。學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市雖然以一寸寧止此乎凡人下世無所措者中必有所抱以自責而于事

自所就者又必用所式以自維乎雖令人而固預人也吳吳然感義無幾有

卷三 國風
一

上八十一
正人
三
父
事
三
口
天
之
子
學
子
之
乃
而
人
生

起人者以之廢五屬之上而參萬物之無因無有故我之善惡有矣乃極人持

不止此且有力如虎以之徇焉彼無之則寡戰居他人乘之而不敢前者確乎

則執彼御之者欲督則願欲控則控有如組之牽馬又執有如吾之善御者

乎我之才無不備如此然則氣蓋萬人之上才備前舉之選不可計其左賢之

南者邪

疏解此章上一句連說言舞之善下一句亦連說言御之善然須上下相承

看既能樂舞又善御馬方見其才之無所不備亦若上章之自譽而自嘲也白

稱頌人而又曰僕僕見其威儀慙度有過人者非止形體之魁梧而已公庭

是在前上處爲舞是他本職而不因苦舞又且善御出其勇力以執轡而啓

無不如意也。如虎武人也。壯國之神氣。翼王之威靈。若此可以爲天子將帥。

矣。然車馬營就，驍虎視用以眺八荒而撫中原，豈非志之得也哉。議謂如虎者

而徒以之執事也。此賢者所以不得志也。

至手執音右如雲音借叶太全言得音解反叶

三、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提法

賦也。執筆者，文舞也。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雖有也。鼓，赤鼓也。厚黃也。絳，赤也。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兩人而得此，則亦厚矣。乃反以其資予之，視洽為樂，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中解：雖然予伶人也，亦專言伶事，可矣。當其在公宴燕之時，而有事于文舞之執，以左手則執管，以右手則執篳篥，而見鍾和緩之同意，氣款款而精神悅康，而無窮之容著于顏色者，蘇然充盛，有如擊鼓之緒焉。斯時也，公嘉其能而賞錫，我以爵焉，而寵榮而遺餘，傳天德而揚上尊，拜受立飲之餘，志氣又因之而增盛矣。資予之視洽如此，何其幸哉。

此章上三句，譽才貌之美，下誇其君子之榮也。舞就燕飲時言，執管以通中聲，秉篳以飾德，皆皆中。論禮書，皆所以為群，所以為文，聲山陽來，故執管于左，文由陰作，故秉篳于右，卦如履，以技藝得展，無所拘束，充盛之氣見于丰儀，色澤之間者，如此錫爵，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主人乃

幸夫也。穿窬客之宴，飲食者，獻爵維主人而錫之，則自公故云。公言錫爵，此句作詩者自官方見誇美，故以工乃勞賤之事，反誇之以為榮，亦玩世不恭之意。○一說以竹為管，長三尺，執之以舞，非作樂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章上三句，譽才貌之美，下誇其君子之榮也。舞就燕飲時言，執管以通中聲，秉篳以飾德，皆皆中。論禮書，皆所以為群，所以為文，聲山陽來，故執管于左，文由陰作，故秉篳于右，卦如履，以技藝得展，無所拘束，充盛之氣見于丰儀，色澤之間者，如此錫爵，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主人乃

賦也。執筆者，文舞也。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雖有也。鼓，赤鼓也。厚黃也。絳，赤也。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兩人而得此，則亦厚矣。乃反以其資予之，視洽為樂，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山求本于開，皆得虛往寔歸，而于獨抱此恨，以安懷也。夫始以所能自勢，而玩世之意，終以美人為念，而有懷古之情，其亦自鳴其不遇也夫。

此章上四句，與所思之有其人，下嘆其遠而難見也。即山隰之有所產，雖已之有所思，○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與已所無之人，非是彼參連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與意只四句，便止彼美人今二句，是與外之意，故集傳又曰：西方之人者，嘆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云誰二字，自言自語，心口自問，正是若無人尤

是美人，大約就儀容間望上說，不曰梧王而曰美人，所以導言于瞻君，也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導言于哀世也。視彼目前無一足當其意者，故游神于西方之美人，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定。○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看見得惟美人，西不能得于西，而西所以空萬舞于公庭之上，若置于

于西方，此身豈猶在舊舞之側，然安說得合者。○程邨文云：意不在山，紹焉志在高山，意不在隱居焉，志在原隰，飲公之酒，對酒可以當歌，故公之庭遠，豈可以當歸也。○伊不悵以粉榆，伊不悲于芳草，思美人今未敢言人所

歌舞天必從之也。人不言今出不辭，碩人乃服，服不復說矣。情恍惚，為盛做色。○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此章起興之例，同離騷經曰：思美人之遲暮，註云：言美妍之婦人，養托詞而寄意于君也。死此則美人已無他說，但不可著象耳。○輔慶曰：期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謙，謂

類僂僂正與此詩之意相和。○唐鳴吾曰：賢人之出處，關世運之盛衰，今觀簡兮之詩，與夫北門之廢憂，北風之愁慘，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矣。衛國之亡，豈特榮澤之賦而後決哉。○程邨文又云：不得已而言簡兮，其任遇也不得已，而

我不知有萬壽而召我以萬壽即與之為萬壽今問今方將歸而求矣。其時則日之方中也。人之所不能施面目者而長壽顧也。其地則在前上處也。又人之所共屬耳目者而我自和也。僕僕者頃人耶。公庭者則對耶。力如虎也。如粗也。伶官果不足以盡碩人也。左手執者為耶。右手秉者耶。耶巴之語也。則之鈔也。伶官乃更足以察碩人也。忽而曰山則有棲矣。則則有芬矣。山無等。無棲性之所宜。不可強也。人各有性。性各有宜。而能禁我之無思乎。畢說我之有所思也。乃在西方之美人也。是悠悠者從中來也。思我之思美人也。彼因西方之美人也。是切切者遠思致也。日中上處之時。躍然如有所遇。而執符兼程之際。忽忽如有所亡。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我之懷今自貽伊戚耳。夫我懷不得從夫人于西方也。將不得為伶官也乎。哉。吁。足頃人者。言無能言。而低榮傷所低。而西方其為言也。雖而不倫。其意也。幽而有致。顧瞻周道。其以長歌為傷哭也夫。簡兮詩人。因是懷也。而意思沉遠。不可迫有數。數放達之言。此又以極快之語。為極悽結之情。真所謂以長歌為慟哭者。

卷之三

簡兮四章三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章仕而招。則學術則精。其職也。為伶官。則樂於休。休則優。優則不恭。恭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述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兼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果本章全音。○通詩總意。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其欲歸而歸之人。因人以為不可。始不歸也。首三章。是思歸而著其不可歸。末章。是思歸而嘆其不得歸。當以諱字。同字。字作主。諱則處處義。懷思處處情。而情卒不勝義。所謂義手。止乎禮義也。○則上玉云。通篇心中。寔是不歸。而口中總是諱歸。只不取有客一句。微露寔意。到底不曾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末章註。既不敢歸。四字。仍須渾融之。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不展。不思。○彼泉水。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泉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曰。而北而東南來注之。發聲貌。諸葛亮。○衛女嫁于諸侯。父憂。

思歸而不得。故作此詩。言結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自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三云也。

而諸泉水者。曰天下有不齊之情。亦有不可處之義。凡所以制其情。而情則終有不能起。然者。彼諸姬始出之泉水。亦流于淇。而而之。水則亦流于淇。之。若有有所依。回而不忍。今也。况我衛人也。故也。也。女子。獨為無源之。水將一出。而遂為不再返之。流水。故我之有懷于衛。則亦靡日而不思矣。然則以積思之極。有不暇於是。非之。排不求諸食謀之目。而而欲歸之志者。表則思衛之情。雖切而歸衛之行。不敢以自決也。于是就彼愛之之諸姬。聊以諱歸之計。或為女子。若諱女子之情。懷。為同伴者。皆同伴之痛切矣。

卷之三

出涕洟洟。飲飲于。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賦也。洟。地名。飲。飲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于其側。而後行也。爾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我。是以問于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言諸姬之如何。若有感于昔之來嫁時也。始所經歷。而出則留于姑姊。已乃前道而前送。飲于。則常是時。女子有行。父母往送之。門。亦手不可。即兄弟各止其所。適乎不相及。一去異國。相見無期。因遠其父母。與兄弟。况今父母既終。寧不哀歸。以慰我之思乎。諸歸之可。與不可。我。不能以自謀。問我諸姑。伯姊。明而

然于計也表不能以自決遂及伯姊必許而審于處也倘謀之而不可歸則亦不得任情以作義也

疏解此章是短音來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重在不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謀之也婦人內大家而曰慈父母者外之也當昔父母在且有時而遠况今父母沒將以何道而歸衛女之不安于心全在此諸姑年長于我者伯姊年倚于我者既問諸姑而又及伯姊謀之多而不能決也○孔疏聘禮記曰出祖饗餞祭酒屬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後行出國門上陳車駟設酒屬之賓于祓為行始○詩傳曰城道祭謂祭道路之神先言出宿者見飲饌乃出宿而設○劉安成曰夫人之休必有姓弟同姓二國賡之亦有姓弟凡八人集傳以諸姬為行婦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是夫人姊妹弟弟行于○賦于按莊仲為廢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

出宿于干反飲饌于干言祓脂也音替川還車言過道反臻于衛不瑕有詩經集成卷之三國風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車使滑澤也蓋車軸也不獨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來之車也適疾臻至也暇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于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詞也申讀賦使今日而得歸也其所山適于衛之路出宿則于干也飲饌則于言也乘此之時祓脂焉而登以膏載車焉而設之軸以還其駕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適其適之衛也山川無跋涉之勞道路無歲月之滯朝焉往而暮可至矣莫焉往而朝可達矣至衛之疾如此于心固甚慰也然先王之制父母在則歸寧者理也義也今父母既終則問安而定省者為誰同坐而共席者為誰使漫然歸國得不有吝于義理乎此我之所疑而未決者謀之諸姑伯姊其以為當何如也

疏解此章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亦重在不可歸上干言是山本國歸衛所經之地不是衛地故脂謂先以脂塗其車其用在脂故曰祓脂

豈畢乃設畢于車其用在盡故曰盡畢還車歸云同懷不必泥嫁時所乘註中言如是管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而歸則如此耳不暇猶云得無也一云不暇有害非惡其害也歸之人其指偏屬于歸故云亦不至于有言云爾只云日忽之詞大是○蘇氏曰言其至衛非有暇疵也姑姊而不許哉○干言朱詩無所考今按府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時為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用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盛思出姊妹之親復結姊妹之好故衛女嫁于邢書此以補傳註之缺○釋文曰乘車軸頭金也

我思肥泉之永歎謂反思須與潤和我心悠悠望出遊以為我憂賦也肥泉水各須清衛色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于彼而為其憂哉

申讀大既害于義則不敢歸然思衛之情終不能以自已也故鄉景物何一不足懷言念哉彼肥泉衛水也以昔所見之水而今成隔絕之邦則懷彼肥泉增永嘆矣須清衛色也以昔所見之色而今成隔絕之地則心在須清深長思詩經集成卷之三國風

矣適父母之國而莫伸夫歸寧之情憂之所以不可解也安得為言出遊于肥水須清之地以為我永嘆悠悠之思哉亦付之遐想而已矣夫衛女之思歸者發于情也其卒不歸者止乎禮義也寧以義而制情不以情而廢義衛女其賢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切思衛之情下因數其情之不得遂也謀于人而不知不可歸故設此以寄慨思字與靡日不思相異前是欲歸而思此是不得歸而思思肥泉須清者係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父母之意隱然言表出遊是歸寧寓言詩安得二字是解經妙法寫愛非絕望之詞蓋于不得遂之中猶有萬一之想正是靡日不思心事也○一說既不能直抵衛都則親問兄弟之安否苟出遊之地亦可為吾愛猶所問不敢望到酒泉都但願生人至門闥之意○朱豐城曰禮嫁人情而為之也則父母其本根兄弟其同氣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不可以望兄弟也曰人情有出于天理之公者有出于人欲之私懷禮女子之家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席而食以厚別也

序以而歸寧則維爲之主乎。聖人于此寧以義斷思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而猶有貪欲其行如奔奔奔相夫人之所爲者。然後加聖人制禮爲萬世無弊者矣。○韓慶源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婦。謀之正也。恐若義理而卒于不歸寧之正也。始終一出于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陳止齋曰。泉水竹竿。載馳肯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終爲惜欲出遊。以舉吾慈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端尤急。未竟猶無可止之詞。蓋泉水竹竿。作于無事之時。故其詞緩以婉。載馳。賦于故園已亡之日。故其詞切以怨。

泉水四章章六句。○楊氏曰。衛女思歸。終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于經。以示後世。使知適其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北門章全古。○通詩歷教已之見。田只作三平。看無淺深。首章言已仕于亂世。因嘆其困窮而歸之于天下。二章言已勞于所事而窮困之極。亦歸之于天。終以莫知我艱。句爲王每章結句。無可奈何而自安之詞也。○詩意重君。即聖人之

被離亦由君不見知之故。

出自北門。○反憂心殷殷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反已焉哉。○反下。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宴者。食而無以爲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人莫知之。而歸之于天也。

申議。北門者。曰。夫人當治平之時。際明良之會。厚養足以榮身。委蛇足以適志。此大丈夫大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何獨我生之不辰乎。彼天地之氣。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我也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四顧風景。非復清明之象。舉足跬步。盡是幽暗之區。我之所處所事。亦猶是耳。是以傷世道之不振。慨吾道之終窮。此心之憂。益殷。殷焉。使于此而解養。少充。猶可以自慰于懷也。今也終于憂矣。而無財以爲禮。亦且貧矣。而無財以自給。艱難不已。甚乎。而人曾莫知我之艱而恤之。則我將何望耶。已焉哉。境遇之適。是有命焉。天寔爲之。吾亦惟順

天之命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疏解。此章十二句。皆所事之非而憂于已下。是嘆所遭之窮而歸之天也。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暗比甚多。大略屬于忌諱。便安金。皆不可以爲此。而遂明言之。○孔氏曰。言出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猶居亂世。向暗背而仕也。傳遺。遂之不偶。所以憂心殷殷。憂者。無財可以爲禮。而交際之情。缺者。無財可以自給。而俯仰之計窮。但言其貧。則不見知于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艱。即貧。要註人莫知之。暗指君在內。天寔爲之。單承貧要一邊。不說北門。已焉哉。謂之何哉。皆自安之詞。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人自外室人交徧謫。○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也。室。家。諫實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寢食又甚至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

申議。然我之困窮不止此也。凡王所命一切宜征討之事。既至我身矣。而本國錢穀兵刑之政事。又一切兼舉而埤益于我。其勞如此。則其困于外者何如也。且又貧寒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而過謫于我。則其困于內者又何如也。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爲之。吾亦安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人自外室人交徧謫。○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還加撻也。平。謫。天王命之事。既投于我矣。而國之政事。又一切輻輳而埤益于我。其勞如此。且又貧寒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而撻于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爲之。吾亦安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夫常困窮撻擲之地。而無怨天尤人之詞。北門之賢者。可謂善于處困矣。其將謂之何哉。果謙之咎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人自外室人交徧謫。○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合〕此二章各上四句言因于内外下是安之于天也王事是天子之事如何句
宜征伐聘問之類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穀甲兵刑獄之類適我到我身也致
我歸我上上顧恤也埋蓋埋遺無非輻輳集之也此以用于外言室人指
一家父母兄弟妻子言方見交誼盡人而責曰交誼事而責曰偏誼責其責
不能養推則推折沮抑拂亂其所為矣此以用于內言已焉哉三句是總承上
兩項說○陳式甫曰王事政事是世世君暗之故室人交誼是終養且貧之故
○范華陽曰剛離之化行則婦人能閑其君子至于家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
知其心者○謝參山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秋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
不知一室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載治安根本蓋在于此
北門之忠臣至于終喪且貧不足以致其也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
事之煩苛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編誼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
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詞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
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詩經

卷之三

五十一

北門三章章七句○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于變貧而
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任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親臣如手足豈有以
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慰憾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
歸之于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章全言○通詩是歷時國家危亡之有象而同友去亂之宜速也只重見幾
而作同行同歸同車總是一意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為喻非真有此事特
借風雪以言愁慘之狀借孤鳥以言不祥之徵亦有天道變于上物類變于下
之意此時尚未至于危亂先有此氣象矣若真是危亂則無可去之義即去亦
不得謂見幾而作也○此詩三章亦俱暗比

北風

北風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思愛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作徐緩
也亟急也且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除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
不可不速矣

〔申〕北風者曰國家之變每微于有象而君子之智貴始于幾先今也觀象
察時可不為避亂計哉彼北風其凉而寒威之凜冽雨雪其雱而重陰之盛布
不猶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乎如是則可以去矣于之于我素有相好之
情尚其攜手而同行焉為避難之計可也此其行也其可以寬乎彼其
亂非一朝禍在旦夕其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苟其不速安知禍之不我及
耶

〔疏〕解北風章○國勢凌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比意非指一物而言但不必
明就人政說所謂暗比也攜手同行見羣然欲去非止一人既亟只且見去亂
已急更不容緩同行是未去之事蓋心中欲如此也其虛句尚有是回却顧與
一日之清明既明則勢在旦夕已挽回不及矣○補慶源曰惠而好我攜手同
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詩經

卷之三

五十一

北風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暗疾聲也雱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市隱不特此也彼北風其凉而有寒疾之聲矣雨雪其雱而有分散之狀矣然
則國家危亡將至而氣象愁慘亦猶是也如是則可以去矣于之于我素有相
好之情尚其攜手而同行焉為去亂之謀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乎彼其
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容稍待矣苟其有待安知禍之不我臨耶
〔疏〕謝參山曰北風怒而有聲則不止于凉雨雪雱雱而急則不止于雪見禍
亂之愈急如此

其赤匪狐其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鳥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
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申〕且今日之所見凡赤者皆狐也黑者皆烏也而匪狐者凡黑者皆烏也無有
而匪烏者凡赤者皆狐也今國家所見皆反常之物亦猶是也如是則可

羣鯨卽羣鳥之不祥以此所見之物皆如羣鳥之不祥有不獨滿朝烏合爲羣之意亦信以喻其危亂之兆非謂所見者卽鯨與鳥也貴者亦去朱註只想像其時蓋必有在位而廢去者非旣興者同行又與貴者同車也○莫匪二字須玩見兩目皆是也○鄒臣虎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因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氣象也觀此則泛指將亡之妖孽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之類說篤是時該多從藏蓋說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說此就人事之失上言恐非比體○疏義曰是門之處用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士也北風與卜敵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奸其詞婉約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而去之當速矣

卷之三

五

許文章全有○前序總一愛字蓋之首章是未見而望之之至下二章是既見而贈之之厚也未見而思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悅其人又因悅其人而美其贈無非輟轉愛戀之意曰俟于城隅不止淫于家矣曰自牧且逌于野外矣

靜女其姝音蘇俟我于城隅音隅愛而不見搔音搔首踟躕音踟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妹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磨
 厲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申請賦靜女者曰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而況美如之子尤吾心之所獨切者乎惟彼靜而閒雅之女其色則殊然而美矣始也與我相期而俟我于城隅南僻之地誠欲一見之爲快也何美人之遲暮使我中心愛之而不料卽與之相見是果短期而爽約乎徒令我希望欲行也而疑其或來欲止也而又疑其不至殆踟躕躑躑于城之隅此時此際是有難爲情者矣

瀟解此章上二句言靜女俟已以赴其約下言未見而切于情也靜註謂閑雅之意以態度言淫奔之人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其閑

靜女其姝貽我彤管音管叶古彤管有煒煒音悅音亦女美

賦也。雖好殺于晨，則見之矣。形容未詳，何物益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燁亦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懽此女之美也。

平諱未幾而女且至矣但見靜而且學何顏色之少好也以是女而使我得沐

其清光其心已甚懸矣且贈我以册管以結腕鍊之意夫是形管也燦然赤色

于望外也。于今子今如此邂逅何哉。

疏解此與下章就既見時說上二句言靜女贈已之厚下是愛其物又愛其人

也。樂猶殊也。俱言其色之美。○歐陽氏曰。古者鉦。簠。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

此皆是何物○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卷之三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萋萋之始生也。而信也。女指美而言也。言靜女又

贈我以剪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美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

耳

車。由是離城隅而游于牧也。野外有美矣。靜女乃自牧而歸。我以莢于以結。

純樸之意焉其美之始生也。潤美而且異。非猶夫常物也。然豈及莢之爲美哉。

非也。特以貽自美人。因人之美。故覺物亦美耳。子敢不與形管。而其珍之哉。大

流覽此章三二句言男女所遭之變下因推其所以變也美其不美甚矣

是相愛之情。遂于物外。諸美非與以此爲的。只是男女偶以山川。花柳。而男子以

爲胎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此詩三章雖有賦與興之別總要見所得非所求意止於祈女之

失而不可言公之有倫乃是詩人溫厚之旨

新舊有酒河水混流燕婉之求

試也此詩明也淵源盛也無安貌順也德隆不能備疾之醜者也燕婉本竹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因其狀如人之婦體而不能備者故又因以名此燕也鮮少也○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妻于齊而問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娶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宜公醜惡之人也

平諸國○公者曰不可亂者男女之倫不可越者婚姻之禮凡民皆然而況尊居民上乎○我衛之河濱舊臺也○而今胡然有是臺也○新作新臺其制則流然而鮮明○俯瞰河流水則淵淵而甚盛是豈因美矣而築是臺者何哉所以娶齊女也夫是齊女定配于泚之初本爲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醜條不能備醜疾不鮮之人豈其初意哉所得非所求其胎孕之羞多矣

新舊有酒河水混流燕婉之求

卷之三

五

賦也酒高峻也混流平也珍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甲據我衛厚無是臺今新作斯臺其制則酒然而高峻俯觀河水之濤則混流而平濤是豈因美矣而築是臺者何哉所以迎齊女也夫是齊女定偶于納采之日本爲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醜條不能備醜惡不珍之人豈其初懷哉所得非所求其胎孕之辱其矣

不歷三章各首二句連看謂此臺臨于河水也河水遠于臺下言水之盛蓋以見臺之美耳新臺者舊臺是臺也可見賦理清倫自宜公始不可謂作臺名註鮮明高峻甘自水中臺影而言燕婉順則安于理而順于情也據后想似通謂豈得謂之燕婉此燕婉云云者但爲初至時言之耳總條今觀廟成施今乾皆○欲義德條假人不可使便威施使人不可使仰宜公非有此疾因人惡其無禮亂人倫故以爲此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以明其醜俾有愧云耳○麟士按不鮮醜與天壤之闊乃不解此人其惡見之詞也○劉上玉曰按不鮮指疾言不指人言觀下節集註不鮮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疾醜的

多之意也二說俱通○新臺臨河今涇州道址尚存

魚網之設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威施

與也鴻雁之大者離鴻也威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甲據使魚網之設本以取魚也而鴻及離于其中所得非所求矣况齊女之求嫁本爲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威施不能仰之人則所求者未之得而所得者非所求矣又豈其本心也哉夫賦新臺之築以指其事即離條威施之疾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惡可謂嚴矣聖人存之以爲戒宜哉

詩經集傳

卷之三

五

之刺得鴻何以異耶此非人所爲威施條也否則威施也蓋條不可使俯俯有遠地必不載若俯無以對地矣威施不可使仰仰有天天必不蓋若仰無以對天矣登臺而瞻其形無不惡之者臨河而瞻其影亦曾自愧耶當其新臺斯類投條于河橫威施于水又已穢聞四國不可濯以清冷與胎萬年不得與波俱逝嗟乎嗟乎可奪其妻何愛于子一變而爲棄身也慘不忍言也父既下納子且上燕再變而爲填天也斯不忍言也華而即秋秋必衰華三變而爲楚丘也禍不忍言也衛故飲恨于條威施者云○總離題乃得如此盤頭弄姿固當與婢僕詩并叙辭並傳諫死○衛至宣公人道漸滅盡矣詩已極醜極之文更說到天地不容報應歷歷可畏詞嚴義正可與府伯虎蓮花似六郎論並垂不朽

新臺三章章四句○凡宜娶妻首末見春秋傳然于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故此

二子乘舟章全首○通詩以思字作主首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見其不歸而疑

之體是發其忠念之情也須會詩人明如二子之被害情不明言者為君諱也然其詞隱而彰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憂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侯齊也乘舟渡河如齊也古彭子養養猶深遠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侯之妻是為宣姜生及朔與宣姜惡侯于公公今侯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侯侯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侯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事蹟賦二子乘舟者曰天下之變生于不測而孝友所激者往往罹其變焉旁觀之人能不為之係情也耶吾重有感于二子矣嗟我二子自中華之言行而如齊之命下其乘舟而渡河也或出于從父之命或出于愛兄之情遠望齊庭既踰關而不進回思故土復惆悵而難歸惟甘心長往與波上下汎汎然徒見其影之去而已矣夫二子皆衛之貴嗣也胡乃淩萬頃之茫然徒作波濤中影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五

也故我願言思子臨河流而慨想行色凄然事變難料生死存亡之慮交戰于胸中中心為兩懸養而靡定焉吾其如二子何哉

疏解此章是心愛其去憂者憂其將見殺也汎汎其景是羣鳥渡河時影與波光上下有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何等凄楚○一子先去吾已憂之一子繼去吾愈憂之徒見其景之汎汎而已雖欲救之而不能故思而憂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憂願言思子不瑕有譽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申述二子之乘舟渡河也泛泛然其逝愈去愈遠並其影之不見焉夫旋濟之期指日可俟胡見其去也未見其歸也故我願言思子意者知船而不知避爾兄弟其不免乎不然何其一往而不返也夫謂天親之愛以何能勝之私恩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慘若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猶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惡無亦悲傷之切而不忍丁言矣乎

疏解此章是心疑其不歸疑者疑其已見殺也汎汎其遊併其影亦不見矣○一子先往吾已疑之一子繼往吾愈疑之徒見其逝之汎汎而已意者知船而不知避爾不免乎吾平二章各末句皆見傷悲激切之意○朱子曰侯齊逃難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于怨乃為得體如不忍去而使之向可也若無殺于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皆謂宣公之故置人罪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詩之小善體微然又不得不欲使之未嘗不在則索而殺之未嘗可謂此殺之所以為法于天下也○衛自宣公殺侯齊以初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憂忍侯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客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頑為王惠公奔齊後惠公死于莒公亦死大伾猶以殺侯之故皆不暇養其像殺

諸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桂侯父子兄弟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于孫子孫而戎狄以之殺身忘國其餘殃所漸且移王室之禍蓋綢繆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而禍之禍一至于此以是知詩有國風聖人之意深遠矣○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盡然無味公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譽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詞則其中有無限含蘊無限傷悲寥寥數言却有千言言所不能盡在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詩經集成

卷之三 國風

五

二子乘舟二章四句○太史公曰予讀世家至于宣公之子以婦見諫弟壽乎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是傷父之志然卒死而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讎亦何何哉

即十九篇七十二三章三百六十三句

詩經集成卷之三

金陵陳元明

詩經集卷之四

廊一之四〇說見上篇

柏舟章全旨〇通詩總是守節不移之意各上五句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卷之四

卷之四

易心哉彼汎然而流之柏舟果何在乎則在彼中河而有定所矣况况然重以

云結髮為夫婦年俱有不可移易之誓可也二句重思澤上說人應有思之望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沉彼柏舟在彼中河

卷之四

卷之四

美無二心故二柏舟為耶鄰之旨〇孔叢子曰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移

也〇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鄆女為新嘉後乎此者為端有美君子惜

老人道至此而然天理至此而滅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

天理之未嘗滅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事則不可道而通之矣若以爲所可道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

精有美不可求也中書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意之長也

典也美除也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諸長難竟也

中書被禍而有美則不可求而去之矣況中書之言由隱暗之事則不可詳而盡之矣若以爲所可詳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爲淫亂而適以汗其口也如之何其可詳哉

精有美不可求也中書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意之辱也

典也求而去之也謂謂言也辱猶愧也

中書被禍而有美則不可求而去之矣況中書之言由隱暗之事則不可詳而盡之矣若以爲所可詳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爲淫亂而適以汗其口也如之何其可詳哉

總解精美言刺不可歸內之醜惡不可道皆無所施其惡之心也與意亦只

精有美不可求也

卷之四

三

四句止下二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中書乃關內隱奧之處中書之言猶言閉門之言也言之醜有含羞意言之長有難竟意言之辱有汚口意○楊子曰公子頑通乎君母問中之言至不可謂其污其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于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于閉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閉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按宣姜倂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公而爲新室之有流再失身于公子而爲中書之不可道蓋由其飾義虧缺下前是以無所顧恤于後甘以其身處淫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按宣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悉于宣姜不可杜註曰昭伯不可強之生齊于燕公女公末恒夫人計得夫人惠公即位也即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故妻昭伯者宣公之長庶子侯之兄也○驢士曰求燕輒而得疾隴衛之人疾之矣齊無言何也侯昭伯悉于宣姜不尤其乎使之而又強之果如左氏言之醜而不可道雖嚴刺齊亦可也

精有三章章句

君子偕老章全章○通詩但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本其服飾之盛而責其不稱其制重二章敘其容服之盛而駭其異常其詞疑三章敘其容服之盛而美其優于色其詞疑總以子之不淑句爲主不淑是無惜老之德也有禮斯有容以稱其服否則雖有象服祇見其不哀故曰云如之何下只備稱其服而容貌之美而不言其他則其人可知矣

君子偕老章六章○如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安河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則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訓象服之首飾編髮爲之簪飾簪也重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懸瑱瑱之言加也以玉加于簪而爲飾也委委佗佗容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容容自得安重克壽又有以安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精有美不可求也

卷之四

四

中書此刺宣姜之詞也若謂夫人有小君之貴而國之母儀係焉彼其所以取重于國者凡以有定德之符而區區容服之美非所論也今我夫人豈其然乎彼夫人與君較體者也則君始與始君終與終當與君子而偕老焉惟有是偕老之德故其助君子以奉祭其服以祭服也副飾下首而旁有衡笄之垂并垂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其法服之盛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著于外者委委佗佗有雍容自得之意其安重也則如山其弘廣也則如河即而象之小君之盛範儼然可昭矣其服此法服也時曰不宣此可見服飾之盛以偕老而德也象服之室以法服而安也夫人之所以足重也今之三位夫人之尊不能偕老又無德容豈得謂之淑乎雖有副笄之飾法度之服亦未飾耳服之不稱云如之何黃紙曰貽其羞已矣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說論夫人淑德之所由稱下則指宣姜服之不稱而深刺

願解此章上六句言服飾容觀之盛下是嘆其人之美以寓刺之意蓋是繁
服是禮服總之亦是服服被句言以展衣覆于綈綈之上也○玉藻疏曰
夏謂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即展衣也○自敘防者蓋當暑而珍綈綈也
然以之見君者則居已于簡而示人以義矣故以展衣蒙其上以存敬束之規
也○清揚顯作三件看展如二句中說綈綈在色而精服上講方有斟酌不可
另作色之美看人君之德言母儀之德也○要知自疑疑如雲霓被綈綈以下
正是服飾之芬麗容觀之輕便大異于委委佻佻如山如河處一則曰胡然而
天胡然而帝以怪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賤襲之所謂子之不
淑者也

君子偕老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地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
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章全首○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托言采芣以從其所思之人下四句

詩經集解

卷之四

七

其期有連送之情也當以思字貫既期之又更之又送之皆自言其心中欲得
如此玩集註將字可見

采芣唐桑中章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期我乎桑中葉反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桑中一名兔絲沐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姜也桑中言貴族
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沐鄉之中小地名也葉猶連也○猶俗淫亂世族在位相
情相愛故此人自將采芣于沐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中謂桑中者曰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苟得交歡于桑中則不仰之矣則情
情倍暢而鍾愛彌深我今不有厚幸者乎彼沐邑之鄉有唐生焉我則期我其
唐于沐之鄉矣然非為桑中而行也心之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
之美孟姜使為桑中者之所素稱而我亦以孟姜之所心許而相期爾
○必從始而期我于桑中猶恐其未必來也既而期我于上宮猶恐其未必來
也乃既會之後猶未足以展其無窮之懷也又于臨別之時猶恐其未必來

而送我乎淇之上矣豈非思之深之人乎而下之所思不已遂乎
采芣桑中章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期我乎桑中葉反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桑中名秋種夏熟者也春秋或作姁蓋祀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中謂桑中之期不但要也彼沐邑之北有桑生焉我則期我其桑于沐之北
矣然非為桑中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姜
使孟姜為吾情之所素稱而我亦為孟姜之所心許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
我乎上宮上宮謂別處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此如此之綢繆哉

采芣唐桑中章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期我乎桑中葉反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上矣

賦也桑中名秋種夏熟者也春秋或作姁蓋祀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申謂桑中之期不但要也彼沐邑之東有荇生焉我則期我其荇于沐之
東矣然非為桑中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姜

期我乎上宮上宮謂別處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此如此之綢繆哉

哉夫美之與庸皆善也而晉以淫問何鮮麗一至此人心之所以誘我
而衛之卒淪于幾也

○桑中長樂曰桑唐桑中者亦是欲邀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采此

也○劉安成曰美之唐大率托言貴族以指所思之人非必當時有此三姓

之女也○蘇氏曰惡無禮則稱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言雖幼而

知好禮也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于上宮要之既到桑中則于淇上

送之一說桑中亦桑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宮

耳諸本多依前說然玩文義似後說為是○唐兔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

唐若也蓋淫曰若參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自物未長

而先收有淫之象自蔓菁也蔓取于蔓其蔓也馬言思也馬牛而言思思

美也注篇云言引也庸音庸也皆微詞為中○張文仲曰桑中上宮上宮乃道

美之詞而以爲世族在位相親安悉未必然○按史記衛公適齊舍後上夜則召諸將而爲之至晉命謂爲下公參之師曰此師延靡靡之徒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下濮水之上也師延封樂師官使延作靡靡之樂○呂東萊曰桑中濮上諸詩蓋下蕩矣夫子取之何也詩之篇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聲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惜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桑中濮上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卽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絕之奔奔章今言○通詩首章刺子頑之不善次章刺宣姜之不善茲托爲惠公之言以刺之也俱以人不如物起興

鴉之奔奔之類○鴉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虛王反

典也鴉屬鳥奔奔強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

詩經集傳卷之四

刺宣姜與頑非匹相從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鴉之不如我反以爲兄何哉

鴉之奔奔者曰人之不可消者倫也不可縱者欲也反是則無良矣鴉不親之物乎彼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鴉從于鴉之類吾見其奔奔矣鴉從于鴉之類吾見其強強矣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若此乃如之人今壞夫婦之大倫敗于上燕而不顧無良甚矣曾鴉之不如我乃以爲兄不幾貽我之辱乎而何莫之思也

鴉之強強之奔奔

典也人謂宣姜小君也

甲讀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鴉之相隨吾見其強強矣鴉之相隨吾見其奔奔矣各有定偶不亂其類若此乃如之人今踰厚子之大分敗于下淫而無禮無良甚矣曾鴉之不如我乃以爲兄不深貽我之羞乎而何莫之思也吁詩人之所以刺之者亦至矣

鴉之奔奔各有常匹不亂其類與宣姜與頑以母子而亂倫則人不如物矣此亦反興也鴉無常匹而有常匹其性類淫而相見必感氣而動惡其亂匹也

鴉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鴉性不淫無良且渾渾指滅絕天倫謂然上章題切上燕不思意下章惡切下淫不顧意二詩見鴉爲欲所滅之因故以定之方中遺之○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轡伯有賦鴉之奔奔趙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章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實榮其能久乎○按鄭氏言賦此以享趙孟而趙武以伯有將爲戮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况于躬自蹈之而免于滅亡者乎然則聖人存而不削者何錄國人之情若宣姜之惡而見鴉爲欲所滅之由以爲後世永鑒也○附錄舊以爲刺公子頑宣姜之詞也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功而立四年而奔奔十二年而復入頑燕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猶有笑伯有不及惠者想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怡然相安而不知亂故爲惠公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聞也若作刺子頑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

詩經集傳卷之四

鴉之奔奔三章章四句○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惜老是也切言之者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于夷狄人類無以異于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

中之前因以是說考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章全言○通詩以營建爲首章正營建宮室之事大章是未營建以前事本其始而言也末章是既營建以後事要其終而言也精神全在承心塞淵一句發義案因案淵也卽上經營諸詩亦是此心之旨微處故全章言重一心字○此章在文公卷上上章皆進言之耳○案要首言其營建而及禮

殿也定北方之宿紫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丘之宮也揲度也揲八尺之梲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象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是室宿建宮下文以協韻耳棟梁二木其實棟小梁大皆可供邊窗棹梓實桐皮桐制也梓散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點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祝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舊氏曰棟木者求用于千年之後其不末返功凡此類也

事遂既定之方中者曰人君本一心而舉營建之務凡禮樂民物事事關綱領爲經常式樣而造之初无不可以戒飭者乎若我公之遷國而營立宮室也果何如哉彼營建大務也公以爲不順天時非所以重民力也方仰觀于天當定星昏而觀天之中則厥功已畢正民力可用之時也于是率漣河之民賈百堵

卷之四

士

之役作于楚丘而爲宮焉非是而漫舉詞之妨礙我公弗爲也其作之也制八尺之巢而度其日之出入以定東西又悉日中之景以正南北委版築從事作于楚丘而爲室焉非是而妄營必有更易我公弗爲也不特此也蓋我公嘗經緯章麻之初卽審禮明樂備之用以爲川杜于其時不可不備材丁今日于是經管之務畢而材藝之命下矣制之惟何有寔小之格焉有寔大之槩焉有梓寔之格焉協之得理理之梓備器之漆焉彼格槩罔足供邊寔矣若椅桐梓漆何取乎公因曰他日工師選材以備樂而欲有所代也爰取諸此焉爲五絃之琴而卑民財時爲七絃之瑟以調民氣入林檎之不乏矣夫既明衆志以大宮室之制復植樑木以備禮樂之需一時草創之規開百年長治之象公之綜理周密何如也

視解此章上四句言慎于營建之事下言頗爲稱頌之詞須臾營建遂極極亦因營建而及之也。不可並看定之。一句謝大安採之。一句察地勢然是一時事。文平而意遂一中也。宮與室只是一般不可把搭日又爲楚宮以後事聲別定。

名取民事皆定之象○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宮一曰清臨此星皆謂正
中夏正十月之時○劉安成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祭事已畢可
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而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正中國北此星
爲每歲營作之候又因就爲營室之分野營室界衝以北方之宿而出于南
方之午位則中也出于偏之分野則又中也兩作字有奮然創始之意○日用
果樹在墓道中間朝則日出日東果影倒于西暮則日入于西果影倒于東以
繩正之而東西之方乃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果影倒于北以繩正之而南北
之方乃定矣○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自南則
景短多景日北則景長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
有五分謂之地中樹木亦卽營建中事言立國規模件件不苟卽一種植而金
己深適足爲役日禮樂之審制之二字貫下三句爰作琴瑟言校日可代以爲
琴瑟耳非曰琴瑟必有待于此也制作禮樂按說通謂詩意只開闢說過未嘗
有此意并謂蓬豆亦因代琴瑟而增出似講得太熟若洛卽詩人無此意然

詩經集成

卷之四

十

不借此發議亦覺索然無味矣總見開國之始預爲長久之計無非是也漢源
應遠處○考唐虞之時定歷以戊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
中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秦中漢中星中豐碑載始之曰翼中亢中火中
農結登黍之日是中午中虛中農結登穀之日皆非力役之時必待定方中農
桑工暇民力可用故審此時以作官也○彭轡叔云梟柱也柱有四角四中垂
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行正矣柱正然後觀之以測日景也又轉定意應爲初
現初暎日景其端指西移緣日景其端指東南端長短必于規齊測其端測東
西正就其中測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于晝漏午時於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
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范華陽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
種木故文公于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椿桑下不言備築定而于四木下特
註爰伐者果實日漸所需人可易見舉之川猶俟後日故特拈出且果實之
有用人識得四木之可爲琴瑟不爲指示則人將以此四木徒爲又觀而已
升彼虛謂月也矣以望挾矣望與堂俱出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將焉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蓋測景以正方面也。與俱原趙國之界。向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安也。允信藏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下而言。以至于終而果獲其善也。

軍譚天我公營建如此而當其未徙之先豈苟焉以爲之者哉國之所據者形勢地有故虛高可登之以望我公開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其果風雨所會陰陽所和歟其果山川所盤回時所交歟殆領略其大勢矣乃望楚丘又與其旁邑之堂而遙望之若拱若揖而王客之相資也若指若環而木支之相副也審其高下所倚以定一國之形勢焉國之所向者方面山者建都之鎮我公則淵波以射以直楚山矣其果日南多景日北多寒歟其果影夕多風影朝多陰歟將倚山以作廟矣乃山既景又非其高丘之京而亦景之廣乎有原而候氣之法加密也京師有野而測景之規加慎也審其向背所宜以定一國之方位焉若夫土宜所以興地利也黍稷不安土于何有于是降而觀于桑梓地之音聲

十

否也神謀所以定人疑也卜兆不吉因何以定于是稽顙卜請龜而神以吉祥告矣自是而盛清徙焉楚丘築焉堂邑爲之藩籬山京作其屏翰葦塹享水被之賜鬼神施惠相之仁以復康叔之舊以幹謫公之幾輯和人民光顯國家將承賴之矣終焉之祿不干此而信之也哉是楚宮未作之前其謀之不苟也如此

疏解此章是未營建以前事上六句是周其謀于始末句是得其善于終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一國之形勢也恐大勢有完有不完故望楚而又望堂邑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也恐方面有正有不正故景山而又景京望者審其端下所依倚他日稍定中以作宮將瞻楚以爲雄而環堂以爲鎮也建國之制必審方面與土定宮室之方面不同降就下處言非從山而降也桑者民之所資桑最宏肥土桑盛則土美可知故又聖之以察土安一說必安桑而後可以勝降重察地上兩說俱無相人無善矣九欲鬼神協吉故又卜之若謂人將作宮室

此神以爲可乎不可乎至云吉而神譱亦無不協矣○輔慶源曰既正其方而又覈其形勢又察其土宜人事盡矣然後卜之未三旬以統示爲是觀卦本其始之望景觀卜二句可見言凡此望景觀卜始之周其謀者俱終之善也乃終則允臧矣○附錄降觀于桑至說于桑田田一偶文及文計以查觀覽○賢

侯之親國始終皆爲乎民也夫民事不可緩也始而卜觀終而勸課賢侯之爲民有若此哉定中美文公也若曰民生之初愚者衣食之謀而人君之當務者勸相之事楚丘之衡勢亦岌岌矣而我侯則不以是而少忽于民事也方其始之來遷既望矣景矣而又降觀于桑焉其壤之沃也何桑之勿宜也吾是知民生之有者也而稽之于卜鬼神且勿違焉而他日之終善且有于茲望矣其土之饒也何田之勿宜也我侯知國本之有賴也而稽之于神靈寧且勿厭焉而飽時之既庶且繁于茲矣則大楚宜之地不赫然乃之攷觀乎然侯則猶魯大新集之衆易以濟而草創之時雖于勸沃上之民易于澤而俾延之緒難于振振蓋兩既安之役而風乖夫俗人之命當明星有烟之時而爰曆夫桑土之

4. 14

墟談于桑焉進娶者而勞之以爲向之觀于桑已知其安于桑而今其果力于
娶否乎一婦或受之棄而宵衣之所軫念者在矣談于田焉進田者而勞
之以爲向之觀于桑已知其安于田而今其果力于田否乎一夫不耕或受之
飢而野食之所隱憂者在矣夫方其始而觀也此桑田也而侯之汲汲于經營
者尚未定及其終而稅也此桑田也而侯之皇皇于勸相者則已暢于是知係
之之心于民事矣衛之既衰復興者不以此乎○降觀句詩云察土安速下者
卜看來似實上聲第一韻要之已詳下民事况題旣如此截出正安首尾環通
先輩之精于結構如此然細審其中間卻有四語不離解脈管動亦正使上下
界限分明非精于章法者不能及此也

盛雨既零音零，音信，人星青風，傳說音說于桑田音田，匪直人也，乘心樂游音游。
 牝三千音千，音反。
 賦也，雲蒼蒼，落也，佗人主駕者，星見星也，說合止也，求擇來，官風深也，馬
 尺以上為駮音駮，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子是命，王駕，尺起駕。

車亦往而勞勤之。然非得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蓄之馬
七尺而壯者。亦已至于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
其致此富盛矣。矣。記曰。開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驛北之衆如此。則生思之
辭可見。而衡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更其終而言也。

〔事〕讀自其終之爲國而言。則國之大事。惟農與桑。使皆建既。無忘民生之計。
此未知根本之慮者也。若我公地利既得。尤乘天時。當欲廣養生之時。惟農
發正之候。物情之待雨也。矣。乃今不先不復適當其時。而既率乎我公
于是命彼伯人。選爾徒展。爾軫。迨雨止。星見。遂駕車而戴星以行。而往說于桑
焉。就懿佳者。幾何。遵微行者。幾何。殷勤慰勞。使之及陽春而併力于桑。桑設于
田焉。繫爾私貲。幾何。服爾耕耜。幾何。勸諫諄諄。使之乘天澤而服勤于雨。雨
此動民一念。可謂審乎官。官乎深矣。然我公降再進之基。何在不以寔心應事。
何在不以深心度移。因循此人之于民事。見其來心之寒。寒而淵深也。印操
此心而推之于牧事。吾見其思。蓋庶而神駿之如雲。牧養不窮。而天開之備數。

詩經

卷之四

十五

〔事〕馬之驟而壯者。亦已三千矣。何其非來心寒淵之所致哉。夫我公之建國。始
于總輪而終于富盛。如此其起衰致盛。以復祖宗數百年之舊也。豈偶然哉。
〔疏〕此章是宮建以後事。上四句言心之勤于民事。下驗其熱心之善也。兩應
時而得。有似乎靈。蓋曰靈雨。此正土膏動。元春育人。務農桑之時。命彼伯人。令
之之詞。已藏在此。內此二句。宜讀斷。星言二句。另起。言文公遂于此。大。雨止。見
星。夙駕往合。非方命信人。以風駕也。夙駕桑田。要見其經理力殷。急來時之
意。註至往而勞勤之。正解說于桑田句。勞之勤之。使盡力于農桑也。此是來
心寒淵。匪直句。繫承上。喚起下文。文公最重。言非獨此人之于民事。所以操
心者如此。而推之于政。無不皆然。蓋人主發憤爲雄。或行事未果。而心已弛。則
似于凋達。而失之于不察。或謀事未成。而心已躁。則似于壯決。而失之于不測。
文公則以寔心應事。以深心度移。亦何所爲而不成哉。直從上。作官健。雖
親桑風。猶謂項而歸結之曰。秉心如此。其寒淵也。即推之牧事。有驛北三千之
衆。亦來心寒淵之。驗其與驛北以樂其餘。亦見富國強兵。可以制敵。蓋三千

作寔事。不竹煩瑣。元年三十。季年三百。來便見。○未。古。人。武。聖。而
出。其。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人。字。諸。家。多。指。其。言。意。國。人。未。必
以。人。目。其。君。也。韓。士。則。謂。諸。指。又。公。言。百。台。聚。同。等。亦。王。是。說。更。詳。之。○謝。夢
山。曰。秉。心。也。寔。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謂。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
之。計。富。國。強。兵。豈。然。高。虛。移。淺。近。者。之。所。能。辦。哉。○蘇。石。山。曰。富。國。之。素。必。深
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附。錄。寔。雨。既。零。四。句。馮。明。升。文。并。文
評。以。資。觀。覽。○乘。時。而。勤。民。事。念。國。恤。也。蓋。乘。雨。得。雨。則。趣。事。必。督。星。言。之。爲
候。其。有。臥。之。心。也。夫。且。國。之。興。也。天。爲。之。助。地。爲。之。利。而。德。乎。不。遠。宵。處。之
一。人。誠。如。生。生。之。克。恭。也。雨。陽。之。當。陽。也。其。將。謂。諸。司。以。勤。惕。我。躬。以。震。而。告
諸。天。之。不。假。焉。也。侯。履。吉。矣。爾。爾。大。河。爾。皆。派。派。須。謂。舊。地。村。桑。者。九。多。時。難
奉。也。田。賦。租。必。先。普。澤。桑。惡。九。苦。大。燥。五。日。不。雨。則。無。禾。十。日。不。雨。則。無。絲
公。範。仰。曰。天。其。雨。乎。已。而。果。雨。一。似。雨。善。解。人。意。者。遂。德。雨。夜。雨。報。名。曰。雷。雨
云。已。而。雨。零。既。寒。雨。零。寒。息。于。堂。候。室。熱。于。宮。矣。乃。衛。士。傳。呼。官。稱。公。命。作

詩經

卷之四

十六

人之召何居。明日雨止。星見。可晨未告。參鼎在天。忽自宮中有命。趙法。公仰
而見星。知向風。伯人進御。請所稅公。曰。車。驅之。遂抵楚丘之野。當是時。篝火未
息。星光燦燦。彷彿有自南而來者。衆曰。有司奉命。至耶。女曰。殆田畯。趨作。事也
近而驅之。乃我公也。公于是進從。爲桑下。皆田畯。修則見田。田昨獲桑。履飲又
見桑。勤勞有加。不敢不力。但見桑桑如沐。田在水間。雨果露善。○人。之
始。命。返。駕。公。休。矣。一時。田。夫。桑。桑。中。偶。語。曰。上。天。之。雨。旣。降。乃。公。之。勤。澤。也。
○古。意。歷。歷。酷。似。公。平。後。此。史。還。且。應。庸。矣。何。況。柳。州。○通。明。散。行。筆。筆。古。賦
使。四。句。題。面。無。一。字。不。入。畫。圖。中。方。見。詩。人。字。無。虛。設。若。在。後。人。爲。之。必。將。上
二。句。暫。懸。點。次。於。勤。勞。桑。田。矣。雖。足。見。勤。民。新。政。不。無。把。官。中。一。段。閑。皇。情
景。盡。行。抹。却。乎。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狄人衛懿公及狄人戰
于懿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於河。而南立。宣姜子中以賂于潛。是
爲懿公。是年卒。立其弟般。是爲文公。于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懿公

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移村調處通商惠工孜孜勸學授才任能元保
車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蠅蟻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蠅蟻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此也蠅蟻也日與雨交條然成蟻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
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也蠅蟻也日與雨交條然成蟻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
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也蠅蟻也日與雨交條然成蟻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

遺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日行乎
遺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日行乎

不然而彼當日暮之時陰雨方降日色自西而歇之條然成此蠅蟻之類而在
不然而彼當日暮之時陰雨方降日色自西而歇之條然成此蠅蟻之類而在

彼東方焉其象為妖為厲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人之見之則莫之敢指
彼東方焉其象為妖為厲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人之見之則莫之敢指

惡其為天地之淫氣也然則淫奔之人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是況
惡其為天地之淫氣也然則淫奔之人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是況

女子有行而于歸也不得直達又當受教戒遂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
女子有行而于歸也不得直達又當受教戒遂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

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日行乎則其有玷于父母兄弟多矣
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日行乎則其有玷于父母兄弟多矣

疏解此章是賤之之辭陰陽不正之交人不敵指以此男女不正之會人不敵
疏解此章是賤之之辭陰陽不正之交人不敵指以此男女不正之會人不敵

道陽猶于上陰系于下二氣交構而為雨陽猶已解陰系未已則攝而為虹
道陽猶于上陰系于下二氣交構而為雨陽猶已解陰系未已則攝而為虹

朝謂之陰非謂之蠅蟻是地氣之淫也其淫若無朕兆條然成此人皆得而指
朝謂之陰非謂之蠅蟻是地氣之淫也其淫若無朕兆條然成此人皆得而指

之以喻男女賤賤之事終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二句舉
之以喻男女賤賤之事終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二句舉

婚姻之正禮以刺之見婚姻之事當明辭父母兄弟而行豈可私奔而為
婚姻之正禮以刺之見婚姻之事當明辭父母兄弟而行豈可私奔而為

牀之事乎不顧此而日行此正指禮言一說女子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
牀之事乎不顧此而日行此正指禮言一說女子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

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此其行也乎恰與懷婚姻相和較更直截○以東
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此其行也乎恰與懷婚姻相和較更直截○以東

萊曰泉水竹竿蒹葭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
萊曰泉水竹竿蒹葭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

此也陽升也則謂十輝九日陽注以為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然終也
此也陽升也則謂十輝九日陽注以為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然終也

從且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言于
從且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言于

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俄爾信然
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俄爾信然

中謂然也虹也自朝而之時日色自東而歇之忽然自下而下降于西焉其象
中謂然也虹也自朝而之時日色自東而歇之忽然自下而下降于西焉其象

為垂為外即其雨不崇朝而止蓋淫惡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
為垂為外即其雨不崇朝而止蓋淫惡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

之人犯非其道而有害于男女之正何以異是淫女子有行而于歸也又當遠
之人犯非其道而有害于男女之正何以異是淫女子有行而于歸也又當遠

其父母兄弟于結縭之際此有大婚之正禮在也豈可不顧此而日行乎則其
其父母兄弟于結縭之際此有大婚之正禮在也豈可不顧此而日行乎則其

貽羞于父母兄弟甚矣
貽羞于父母兄弟甚矣

疏解此章是惡之之詞以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此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下
疏解此章是惡之之詞以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此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下

二句則其味大婚之宜也隨虹降也而氣升所為故號為虹降日東則見西日
二句則其味大婚之宜也隨虹降也而氣升所為故號為虹降日東則見西日

西則見東○張南軒曰蠅蟻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
西則見東○張南軒曰蠅蟻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

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
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

不能成也
不能成也

乃知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矣在人反也不知命也
乃知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矣在人反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知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
賦也乃知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

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
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

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
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

蝦蟇三葉書四句

相去屬有皮何反人而無儀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典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復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申讀此則無體而作也。若謂威儀爲定命之符。容體乃章身之寔。人不可不誦。

詩經集成

卷之四

九

自檢飭也卽以物論後鼠爲物之最賤者也今相彼鼠矣猶有皮以爲身豈人之爲物之最重者也乎乃如之人兮顧獨無威儀之可象曾鼠之不如矣亦思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儀也人而無儀則有生之理已虧卽久生于世徒足以取常而亂俗耳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_レ_レ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_レ
叶羽已反又音始

興也。止也。候待也。

事請但彼鼠耳倘有止矣人乃如之人兮顧獨無客止之可惡曾鼠之不如矣
夫人而無止則恭遜不彰謙光不著雖有形迹舉廢已耳不死又何俟哉

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電支也。通連也。

中講相彼昆蟲猶有體矣今方如之人今獨無禮度之可傷曾風之不如此
大人而無禮則無以持身吾戶如俗一日在世多一日之敗壞已耳胡不速死
之爲愈哉是則利其禮儀之失者好乎禮也欲其死亡之速者惡其人也豈可

好遊之公其亦得性情之正歟

總解三章各上二句卽物以興人之無禮下深致其惡之之詞卽風云者言是不相之于風也無儀無禮何處著吾相乎凡獸皆有皮齒與鬣言鼠卑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詩蓋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也儀威儀也是可畏可象意止容止也是謙抑退讓意稽首是舉全體而言儀儀止說以死爲言以其儀生于天地之間有奉于生卽有愧于天地非真以無禮定其必死也春秋時朝會聘享執圭俯仰諸服議論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關尹子謂聖人師拱翼制禮爾雅亦云翬鳳見人則文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鳳詩意蓋取諸此○此亦反興也○呂東萊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如是之甚也蓋溺于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揆惡不深則遵善不力其詩人刺相鼠之意乎

相鼠三章

下旌章全有○通詩三章一意無添添絕是美大夫之能下野也車馬旌旗不獨
儀衛之常而以旆已見賢便是禮意之勤矣不可就儀衛上認作禮意之勤

萬經集

卷之四

事

未二句亦重大夫禮意上非感賢者無以答之也詩人得于創見慶幸無已故有之不足又屢言之全要得踴躍贊嘆矜詡不盡之意○陳澧夫曰讀是詩知

國運開泰不特其君勤政其臣亦知下士賢人君子肩宇一新

于旋在漢之郊音高 齊綽音 之屬馬四彼姓稱尊何音
第一句案卿江南 辛酉順天
第二句戊午丁酉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于旌以旌牛尾。注于旗于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備邑名。

邑外謂之郊。緹，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緹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重之也。妹，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界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冒

賢者被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異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垂謫爲大夫屈已以下賢國人創見而美之若謂傾心而下賢者公卿之分爲
激而思奮者良士之懷顧或挾貴倨之勢而絕跡草莽此士所以負其能不若
顧其上雖有懷而莫吐矣不意今日之來納殊快人意也彼大夫之有干鹿也
汪尾爲儀吾儕之瞻望者有年今丁然特出而在渡之郊聞有山人意未若

矣但見其所以建能而後之以昭其文良馬所以載車而四之以昭其德
節隆丘園而維維若為之生色顧問動其駕而車馬若為之增輝使非清深于
絲子大夫之禮意何為若是動勤乎吾意係于于此凡邦家之所以興繁庶之
所以安富必有以界大夫者第大夫之誠意既隆則絲子之酬報不容得略將
何以界之以不虛此隆儀也○附錄宋二句王嗣學文并文詳以資觀覽○擬
賢之所界以此為知知已也夫禮報此其隆且盛也而可無以界之詩蓋為
其言之辭曰大夫所居國必與其賢者長者相結豈引引為重乎員以握手
論道稱布衣交實有所望于賢者耳彼何地而有干旌皆曰維彼之郊有絲
者子焉陸居不字蓋有日矣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皆能洞洞洞有所
府蓋以此後之人益嚴重之大夫今日而至此可謂勤矣于於可謂隆矣絲子
其亦聞而見之矣吾竊思之新君嗣位治法征謀未有所出于是呈呈而謀之
大夫大夫皇皇而謀之絲子其意愈深矣夫十君子所遇非人他遇不言因索
耳一旦竟氣交與而謀之款款相對此亦其興會所至不禁傾懷者歟

賦也旗州里所建馬車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旂旂下屬旌旌馬車也下
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車雖然有旌必有旗彼大夫之有干旌也馬車為文吾所之熟觀者有年今于
不特特出由都而近焉而在浚之鄉則有勳八親總者矣但見建旗者猶是素
絲而組之而文加焉載車者猶是良馬而五之而數加多使非念切于絲子大
夫之禮意何為若是殷殷乎吾意係于于此凡吹刑之所以為禮樂之所以興
當必有以于大夫者第大夫之禮既隆則絲子之昭示不得或疎將何以予
之以不替此亦訪也

子子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葦何以告之
上四句戊午
甲子江西南
庚子關大
乙卯山東
丙午陝西
丁未山東
戊申山東
己酉山東
庚戌山東
辛亥山東
壬子山東
癸丑山東
甲寅山東
乙卯山東
丙辰山東
丁巳山東
戊午山東
己未山東
庚申山東
辛酉山東
壬戌山東
癸亥山東

賦也析羽為旌于旌蓋析翟羽設于旗于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
極其盛而言也
車雖有旌必有旗彼大夫之有干旌也翟羽是飾吾所之屬日者有年今于
子然特出由都而近焉而在浚之鄉則有深人欣慕者矣但見建旗者素絲不
吹而祝之而文益增載車者良馬不改而六之而數益盛使非謹篤于絲子大
夫之禮意何為若是殷殷乎吾意係于于此凡因准之所以宜相益之所以定
當必有以告大夫者第大夫之禮既隆則絲子之籌畫亦當屢進加詳
將何以告之以克慰此虛懷也吾為妹于慶其知遇愈為大夫美其情文向非
然者則于旌于旗亦大夫所恒建者耳又何謂焉吁倘有奸賢之臣與旌
之輔也國人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

總解谷章上四句表大夫見賢之誠下擬賢者所答之意也子子二字見意既
非常儀亦特出也于旌于旗于旌三者以旗為主蓋車後所建行馬車之旗旌
有于于首旌旌尾曰于旌設旌羽曰于旌旌旌旌于于則皆用素絲之組二章
訓訓曰旌曰旌者蓋旌之正謂曰旌旌則其末垂者也曰都曰都曰城雖變文
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禮意建于車之旌素絲以係之載夫載之車良馬以駕
之二字俱指于旌言組織組組皆有似依維繫不相離散之義因五六不遇係

詩經集成

卷之四 國風

主

其盛之詞非漸增其數也。妹子以蘊藉言界者，啓其端于者，深其緒告者，其意也。何以二字乃國人擬議之詞。題中其有以界之，又深幸其必有以界之，又預想其不知何以界之。總是深意不禁之詞。見一時人心順治先原。○六帖云：見得轉輪之福，非淺見所能窺。廟堂之懷，非道路所與聞。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因是意，謂下賢執典，一時例見詩人，極爲賢士，廣其遺際之際，其意以爲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誇美，其嘆稱謂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人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旨。○紙縫之也，組係之也，觀聯屬之也。○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駟。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繫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幾，更佩衛之禮，只是極誇其盛耳。○嚴氏曰：言秦良馬而來者，已四重五重六重矣。言下賢者之多也，亦妙。但依注已久，姑作極誇其盛說。○附錄全章李鴻亮文及文評，以資觀覽。○下賢得于劍見詩人修言其事焉。夫事非劍見者，則亦置之矣。大夫禮意之應如此，能不代爲妹子計哉。今夫大夫以圖計而聽之，大夫則其謀國慈惠者，詎有大子求賢一事哉。第事之出于習見者，則亦相與忘焉耳。惟于不意之中而懷有快意之舉，是以欣齊之不置，亦屢進之而無已也。如干純之味，是已干純者爲衛大夫見妹子而作也。是時也，學造方始，君之樂治甚盛，其時之卿大夫忠勤不遑，思得賢人以勸乃事，而補已旁求國之人，扶杖往觀，遂爲咏嘆不已。一而再，再而三，蓋聚其君與臣與民之情，而合注之。妹子矣。爰觀于純于浚，固已見感懷而邑者，不可謂非子才然特出之贈典也。拂拂于青素絲，映繆序之采，蕭蕭鳴鳴道良馬，見儀衛之嚴，喧喧自非我大夫儼然厚臨，亦安知此中有彼侏者。子乎是昔因爲空谷之伊人，爲漸佩之季女，而今乃爲大夫之妹子也。大夫不敢曰妹子，前妹子乃曰大夫，前嗟乎斯兩人也，定非無其功而受其幣無其資而得其名者。但表其于野外，露度尚不知昇之何以耳。嗟者相從者也。若遠忽舉口而後之，都于純至矣。若絲如故，良馬如故，而吾詩口中不盡其組之五之也。則吾情意中又未知妹子何以予之也。頃之臧郭依然，衙門隱隱，彼于純兮，胡爲乎來在浚之城。浚之組之而猶是則祝之而已矣。四之五之而不盡。

詩經集成

大奎之四

香

附六之而已矣。鈔錄者于其係固在目前而傾吐若出意外此際之告之者何如哉。何非然者。則于其于其亦大夫所恒建者耳。又何異焉。○衡自築公好勸實才。淪落詩正。當新造之時。有賢若屬。請于上卿大夫。相其勸職。禮賢。故國人側目。驚喜如此。文先從君說到大六洞見原委。○作三平格。如題字。雙掛亦是大方。然板摺錄來。神脈終大生動。此兩者。國人嘆美。見賢意。請制在前。入詩人語。氣疎疎落落。全以古法行文。三音不用平聲。述以布景。逐步生情。幽折。軒起。靈奇。飄忽。大有海市蜃樓之勝。洵居異觀。○再錄紫綵劇之二句。都汝持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大夫見賢。○歲終事而加盛也。夫紫綵良馬。首有度矣。每主而益盛。觀之六之非常。僕也。若曰。告大夫三過君子。都人士競焉。耳目焉。旌蓋相隨。飛黃若城。道往來。既收威儀。盛饗。嘆其色。彩。明。使徒其驥。已已。衆則于系絛良馬。間倍有異致者。方其始之一再至也。服物華。馬。旌。皆然。蓋曰。知趣車之已過。如紫。盈耳。談。道。騎之方來。迫三至而益有耀也。飛。旌。滿路。役乘參差。旌。遙遙。如可望。飾制。馬。驤。擊其疾。駟。輪。蹄若接言。觀紫綵。猶

野經集成

卷之四 風

十四

中節更不容驕傲其與乎謙竹之長成如黃之壽比則盛之王矣我我有樂感
章之君子其德之成就爲何如哉茲自切瑳琢磨以未則雖既至則修爲克薄
于人力而致淨理還堂然不雜私心金如錫之般鍊皆也也嘆爾既於則人工
可復于天能而形迹渾化粹然無瑕如如圭如璧之生質溫潤也乃德既底下
成則容自中乎禮無事故束以自拘而寬今宏裕綽今開大衍歟如在重較之
上一寬廣而自如也無事其廣以自待而動而善談言而善談言不至有淫虛
之態一和易而中節也動容周旋無遺非禮非切瑳琢磨之積盛而能然哉此
所以係人心于不忘而吾人觀成之餘固不能已于嘆美者也

野經集

淇奥三章章九句。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吾必恪恭於朝以交戒哉。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宣之初筵亦貳公愾過之作。則具有文章而能規諷以發

自防也可知矣術之他君蓋無以以及此者故乎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

考樂章全旨○通許俱作詩人美賢者之詞各廿二句言態居而樂下皆此所

衆之興也以寬字通字軸字爲一○言態居而樂下皆此所

終身意三章其樂有不求人知意○言態居而樂下皆此所

考樂在阿碩人之過○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樂盤桓之意言成其德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樂器各益扣之

以前賦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口洞和大有廣水長矢

指該意也○詩人美賢者盤桓各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

宿言猶自誓其不忘此也

中選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若謂人情樂于世味故每舞自失其所樂惟心有具

樂者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得之碩人焉彼夫兩山之間夾流泉而成淵而

一淵之上下小氣以爲樂樂由人成者也○淵由天造者也○以碩人而處此浩乎

與天地同游然與太虛共適心之所存蓋依故平有餘地矣然是樂也便從

婦于一時亦未必終之不論也碩人則雖獨寐而寤獨宿而言而自誓之詞

惟曰吾之樂吾自得之吾自保之終不以時而改也豈猶人之以豐約得大

累其心而達忘此樂也哉

強解世固有隱而不成者名曰考樂言其成乎隱也○阿字與下阿字陸字是變

文成語非有遷從不定之意○淵之旁有阿何之旁有隱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

有陸焉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爲它曲勢淵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

非荒涼寂寞之境也碩大寬廣市井官碩大之人其心寬廣也○寬就心上說非

樂考樂也○盤桓無戚戚之意可見下通軸字亦同蓋其心胸開豁便有得失窮

通紛擾勢利果不足以累其心意凡人心係外物則志趨困頓而爲情所拘天

地雖寬而爲形所限人而人事于不調故一室之中慈然與天地同其大快

然與天地同其廣遊乎世情之外而不帶于世情之中焉乎山水之中而實超

于山水之外所謂能御情而不爲情所拘也何寬如之○阿字可玩獨寐寤言無

計對他人隱非其本心外顯矯情而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稿中自防勿

則未幾然可知此二句其詩人想碩人今此耳弗諼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

計對他人隱非其本心外顯矯情而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稿中自防勿則未幾然可知此二句其詩人想碩人今此耳弗諼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

考樂在阿碩人之過○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曲陳曰阿過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諼自誓所願不驗於此

若將終身之意也

中選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若謂人情樂于世味故每舞自失其所樂惟心有具

樂者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得之碩人焉彼夫兩山之間夾流泉而成淵而

一淵之上下小氣以爲樂樂由人成者也○淵由天造者也○以碩人而處此浩乎

與天地同游然與太虛共適心之所存蓋依故平有餘地矣然是樂也便從

婦于一時亦未必終之不論也碩人則雖獨寐而寤獨宿而言而自誓之詞

惟曰吾之樂吾自得之吾自保之終不以時而改也豈猶人之以豐約得大

累其心而達忘此樂也哉

強解世固有隱而不成者名曰考樂言其成乎隱也○阿字與下阿字陸字是變

文成語非有遷從不定之意○淵之旁有阿何之旁有隱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

有陸焉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爲它曲勢淵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

非荒涼寂寞之境也碩大寬廣市井官碩大之人其心寬廣也○寬就心上說非

樂考樂也○盤桓無戚戚之意可見下通軸字亦同蓋其心胸開豁便有得失窮

通紛擾勢利果不足以累其心意凡人心係外物則志趨困頓而爲情所拘天

地雖寬而爲形所限人而人事于不調故一室之中慈然與天地同其大快

然與天地同其廣遊乎世情之外而不帶于世情之中焉乎山水之中而實超

于山水之外所謂能御情而不爲情所拘也何寬如之○阿字可玩獨寐寤言無

計對他人隱非其本心外顯矯情而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稿中自防勿則未幾然可知此二句其詩人想碩人今此耳弗諼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

計對他人隱非其本心外顯矯情而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稿中自防勿則未幾然可知此二句其詩人想碩人今此耳弗諼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

計對他人隱非其本心外顯矯情而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稿中自防勿則未幾然可知此二句其詩人想碩人今此耳弗諼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

計對他人隱非其本心外顯矯情而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稿中自防勿則未幾然可知此二句其詩人想碩人今此耳弗諼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

重展袖則直極不行雖有商客寄載客難易安之重事之遠近全由于袖初延
之袖仕者主之山林之袖隱者主之也容留已竟而袖外時時非影而無影
破其聲者矣弗告者自得之樂吾所自喻不求人知也非但不以告人亦自
名不出○勞者升論云康道通空谷之境曉曉其自十天下其意以遊世而
反借以希世也隱以逃名而反借以沽名也且天下庸庸者流既不足與語此
而爭名逐利者又徒知朝市之計而與我言不入入雖欲告之又謂從而告之
此雖見得天下人無可告非頃人果于忘世而不肯告也此解亦別又云考祭
之頃人與今之頃人有異蓋今之頃人雖萬無公庭待其托跡然猶有法
沾自真詩示于人之意則隱也而微矣若考祭之頃人其迹雖其志淡其面獨
所隱者止自適其性而不求知于人則隱也而高矣此可見兩個頃人地位迥
別處○列明云策扶老而游時時端首而游觀以瞻瞻以將入撫孤松而盤
桓即袖字也○李太白獨酌詩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即亦告意○孔叢子
曰吾于考察見遊世之士無聞于世○淮南子曰人惟鑑于止水不鑑于流水
夫可以揚清激濁而負止鏡其性隱者乎故錄考祭

考祭三章章四句

頃人章全○通詩四章皆陳莊姜安于見容而若不親也首二章據今日既錄
而言末二章追前日始嫁而言析之則一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
章言其姑舅親厚之情末章言其姑時禮儀之盛篇中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
之事只及後贊揚他許多好處而疑怪客嗟之意自覺言外隱然○國君立后
以正陰陽供祭祀族類容觀所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神
未矣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煩擾抑又未矣詩人備舉之者蓋欲指
莊姜以雙雙嬌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就世人易見者言之意謂更有那一件不
好而公竟終其身不見容即云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也且曰只論莊姜一
不可察其美又不止此乎通章只委委說下皆重嘆其昏惑也莊姜清二
正與重嘆二字應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矣○趙任南曰建明德者取國之
斷與周治者美大邦之子何故微矣微矣之詞凡皆以族類之貴言也此

八

詩為然○通解按此詩哀他悼惜皆在言外詩是篇其不得于夫而春秋傳以
為美而無子者終不得于夫此所以無子也說鄭武氏等謂則莊姜行立
意皆未易及此不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門
章惟大夫風退二句微露今日不見容之意而婉而含蓄
頃人其類○頃人指莊姜也頃長貌頃衣也頃衣而加縵縵為其文之太者
也東官太子所居之官齊太子得臣也縵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所生之貴
也女子後生曰妹其之姊妹曰娣娣之夫曰私那那侯驪公皆莊姜姊妹之夫
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鄭風燕燕等篇
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馬之賦頃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
之貴以見其馬止嬌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
頃人其類○頃人指莊姜也頃長貌頃衣也頃衣而加縵縵為其文之太者
也東官太子所居之官齊太子得臣也縵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所生之貴
也女子後生曰妹其之姊妹曰娣娣之夫曰私那那侯驪公皆莊姜姊妹之夫
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鄭風燕燕等篇
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馬之賦頃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
之貴以見其馬止嬌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

考之五

頃人章全○通詩四章皆陳莊姜安于見容而若不親也首二章據今日既錄
而言末二章追前日始嫁而言析之則一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
章言其姑舅親厚之情末章言其姑時禮儀之盛篇中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
之事只及後贊揚他許多好處而疑怪客嗟之意自覺言外隱然○國君立后
以正陰陽供祭祀族類容觀所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神
未矣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煩擾抑又未矣詩人備舉之者蓋欲指
莊姜以雙雙嬌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就世人易見者言之意謂更有那一件不
好而公竟終其身不見容即云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也且曰只論莊姜一
不可察其美又不止此乎通章只委委說下皆重嘆其昏惑也莊姜清二
正與重嘆二字應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矣○趙任南曰建明德者取國之
斷與周治者美大邦之子何故微矣微矣之詞凡皆以族類之貴言也此

九

耳士君子立身一敬而萬事五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事雖賦之寶者曰天下有物一時之情而歸終身之悔者矣我之也雖往來其情可勝言哉曾憶昔時有某無知之張抱彼已成之布質我未成之絲然其實非徒為質絲而來乃假托事就我而謀而為私奔之事耳斯時也我豈不欲遂為素裳之舉哉弟事有不可直遂者但送之涉淇至于頓丘之地且告之曰吾之不與子之偕行者非我意此佳期也恐凡男女之合必須媒妁之言所以子無良媒我所以辭于子耳子不以絕期之故而怨于我吾當再為後會之約而定期于秋也則今日雖未即行而不久當如約矣是我之始約如此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其來而與之謀下因其去而與之約張之望望之也一說謂之張者始見其來其知且謀何之稱既與之謀則謂汝之矣抱布句以彼之布易我之絲也乃假托事即謂謀欲私奔也此時已許之矣謀而不往是恐其志之不堅遂之涉淇是示以悔悔之意匪我二句是責所無以難其事將子

卷之五

十四

乘彼危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

賦也危垣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托言之耳龜曰卜者日筮體兆卦之體也斯財運從也與之期矣及期而乘危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馬往還也

市諸夫既與之期矣迨夫秋期已屆則乘彼危垣之上以望復關之至當其未見復關也則泣涕漣漣而悲怨之至及其既見復關也則載笑載言而欣幸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為期人誰曰如此矣但人謀不如神謀之為密也爾之此來必灼龜以卜之矣心知言以筮之矣使其所占卦兆之體若無凶咎

之直始信二人同心鬼神亦肯見許而一朝分合終身可以相償大則以之車來迎于我當以我之馬往還于爾也亦復如昔之慰則我之想則如此語也其有今日耶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及期而切于望下是既見而果于從重下段是及期即是我以為期之時也復關只托以指其人不必定以所居說流涕者恐其負約也我美句重其約之迷也注卦之體指筮尤之體指卜卜筮亦是問問之意以為筮卜之體否苟無凶咎便可相從以爾車來迎漸車帷裳之中迎我者非轉重之車特求還贈者也爾亦不過服飾之類此將意欲相奔誰料其有今日悔恨之端已在言表朱氏曰寢處久則靈者生百年一本百葉亦物之靈者卜筮定謂鬼神以筮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兆卦倪王汝曰此合上節敘其托而謀謀而復而送送而期期而思其來來而遂其欲曲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爾在彼之棄我非在彼之有怨在中云云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中

卷之五

十五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葉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止而與也沃若潤澤貌鳩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其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潤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葉以與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從桑之後渙自愧悔之辭蓋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歸一失其正則餘無兄親爾不可便謂士之耽耽實無所妨也

疏解此章之遺而往則欲善謂于終自今思之能憂悔恨乎彼桑之未落則其葉沃然而潤澤矣女色之光潤何以異此說知色不可恃而欲不可縱于嗟鳩兮無以桑之盛而多所食於嗟女兮爾可以色盛之故而與士相耽與爾士而與女耽也雖失其正然士有言而淑思則婦人已改國人見其言可說而悔也若女以貞信為歸則士耽而夫其言則大節一虧終身莫悔向可以無為而不可耽而耽之類乎兒于今日之悔也

蓋歷此章言甘色盛而見取也首二句此色盛之時中四句與成已不可解
末四句推不可與士耽之意總看只是自悔已盛之時不可以縱乎欲也來口
未落隱然見有黃潘可處此意亦含在機公甚多則與女耽士則猶成下
遂言無與士耽耽有前而不返之意士之耽二句輕重女耽二句士有百行可
以功過相除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然亦非謂男有可耽之謂也惟婦
人被棄而自悔故特揚言之耳此字便是反字之根○婦人到很很時偏看出
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士貞婦只爭事前後之別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漸漸夫車帷裳女也不
爽叶時士貳其行去聲叶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也限落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漸也惟裳車帷亦名重容婦人之車則有之
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此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徂之爾家而值爾
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事畢夫始與士耽事知今日之見棄則被棄之既極其苦昔所謂而與始之
辭經集卷之五風十六

沃若者具矣我之顏色凋謝何以異是然亦不意其因此而見棄也追憶昔者
自我以贈還而徂爾也僅爾家之空乏而三歲食貧精練之妻因爾容衰難之
苦矣乃今棄我則向之以車涉水而過者今以之涉水而去復渡淇水之湯湯
漸漸車之帷裳以歸下堂之後永無入廟之期矣然此豈我之過哉女也智約
無改于舊情愛不變其初未嘗有所與也但士也始合而終離昔厚而今薄肯
棄前約而二其行耳夫為士者固貴于一德以相與也何乃反覆其情而莫知
其所止極始而色盛則取之終而色衰則棄之二三其德至于如此能無負不
爽之女乎

疏解此章首二句喻已之色衰下敘始終之因而演發怨于夫也喻已色衰而
即入見棄意三歲食貧甘淡清而無悔意三歲者言其在夫家貧乏之歲月
非謂大婦三歲即見棄也觀後章老使我怨可見淇水二句言今去之索莫
既悲涼見與以車還爾時光景迥然若曰早知今日則下堂難矣必不肯以
車也惟棄以惟得車之方知家以爲容顏婦人之事有之斷棄也言水漸漲

事之難發也不失只是自悔其情愛無事非惟前也一其行者始相相實
之意二三其德在色衰之時上見有自悔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一其行
直說下以黃落之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耽此色之衰也女之不與而士
已一其行矣其故以色事人之不終也○焉爾安自以爾車來未幾而漸漸惟
裳已至矣昔何等逞風光今何等淒涼風景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時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嗟
其笑矣叶時矣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嗟矣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
勞早起夜臥無有朝夕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遂以暴戾加我兄
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嗟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兄
弟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以者奈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平語然及難棄我爾不念我昔日之勞乎方我三歲為汝家婦而爾爾之貧也
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夙而必興時微寐且之嗟夜而後寢不辭宵漏

之勤蓋無有朝日之暇者矣其勞如此宜其見恤于夫也奈何與爾始相謀約
之言既遂而爾遂以暴戾之威加我而爾我以歸其處我一何薄哉念昔與爾
之相從也已不齒于兄弟今被棄而歸或者見恤于兄弟則猶可少慰于懷也
我知兄弟不知其為夫之過但嗟然其笑無憐恤之心焉夫既不得于夫而
又不見恤于兄弟亦將何所歸咎哉辭言思之良也表之失身于始有以致之
亦躬自痛悼而已于入乎何尤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為婦之勞下言見棄之苦而演發其悔也三歲為婦見言
往其家後三年內值其貧也正上章三歲食貧事雖有朝言無有一朝之暇
也言遂也云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必當日謀約如何助家之言今既遂而
言而爾家也若下章信言方是信老之約既無違言昨笑矣其前日私奔而
今果見棄也末二句玩其言亦見其言既遂之日猶言自悔蓋始遂于爾
未幾思歸到此今惟自思而自怨也此是言其地雖無聊存其言雖淒涼有悔恨
之悔意

辭經集卷之五風十七

及國傳者老使後漢則有岸... 信且其反... 亦已焉哉

賦而與此及與此... 亦已焉哉... 亦已焉哉

已而巳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亦已焉哉

及爾以情老矣夫何下合三歲之食... 亦已焉哉

好以言矣則要而和乘以信... 亦已焉哉

可謂以終身矣孰知士行難... 亦已焉哉

卷之五

十

則此結又當早為之計矣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亦已焉哉

與賦二章皆怨然各風靡而負之其詞直極其初以止也... 亦已焉哉

意多同桑之新而即謂之也... 亦已焉哉

我御其其也今在于大夫之職... 亦已焉哉

口文人字已如女子守貞... 亦已焉哉

一失身丁王莽不待有迫... 亦已焉哉

卷之五

十九

經 74-102

〔疏〕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計程雖長而般般小之也。謂計半長而根大其末漸細而小竹竿約計非有見事不通托言如此耳。思之兩指竹竿洪水流遠至衛之遠遠莫致不可不至也。非是託言以義不可往非其以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南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噴其不如也。

〔疏〕然山遠而地之斷地不完在日耶。長于是因淇水而思泉源矣。彼百泉皆源西北東南入淇則在衛之左矣。淇水自西南東南流與泉源合則在衛之右矣。源不噴而常存如此其中有我父母兄弟焉。奈何女子有行身離於土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侍爾之方流爾之右而不可得。曾不若淇水之映帶百川泉源之環抱其城也。吾其何以爲情哉。

詩經

卷之五

二十

〔疏〕此章上二句言二水常在衛下噴其不得歸衛也。泉源本於衛之西北高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在左在右正與遠父母兄弟相若。須把水來形容見故國風景依然不改而轉歸他邦相親無自也。父母兄弟中看重父母過不得以親其親則二水之不如矣。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于其間也。

〔疏〕我千是又因泉源而轉思淇水矣。淇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一右一左皆自可樂衛之貴主頓御游女麗人挈伴採芳共游斯地言笑間作瑳瑳然我爲衛之女子顧乃不得巧笑之瑳而舒氣于其間不得佩玉之儺而飄飄下其上手與心遊無賦儺係之也耶。

〔疏〕此章上二句思二水之在衛下恨已之不得樂于其間也。淇水二句與上章異上言其長在衛此言其可樂見一左一右皆自可樂而凡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故下即躍然作自己出遊之想。

淇水瀼瀼檜楫松舟鷗言出遊以爲我憂

賦也。瀼瀼流貌檜木名似柏樹所以行舟也。與泉源之辛章同意。車講而于終不能忘夫淇水也。彼淇水之瀼瀼洪波巨浸力可勝舟凡謂于中央古擊檣檣掉松舟乘安流而容與不知其幾矣。我將出遊于彼爲我憂之其致者我亦托之理想而已矣。

〔疏〕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國之情也。檜楫松舟不過言淇水中有此耳。非實物也。言二句宗國上二章末見出遊更父母兄弟可親巧笑似王之樂可慰故曰寫憂出遊即承上舟楫一直說下諸說多以爲言二句是絕意之詞非親望之詞。若格註與泉源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還見其絕意語氣安會。○巧笑驚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若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附錄全章樂院初文并文詳以資觀覽。○思宗

詩經

卷之五

三十一

〔疏〕此章上二句之景爲夫竹竿之釣也。松舟之游也。巧笑而佩玉也。景則猶故矣。其奈女子有行何。故爲詩曰人其最不幸而生爲女子之身乎。謂他鄉家也。謂吾土客也。欲返不得返欲忘不得忘夫遠適異國昔人所悲。雖丈夫志在四方者舊國舊鄉聖之猶爲恨然況女子之依依也。我思少小與爾共遊淇之濱有人焉持竿而釣給飲何芳出野饌于脣淵之下者則以爲風景之足以娛人而今已遠矣。遠矣。流水無情尚作淙淙之勢千身有屬猶始離離之愁我思不若淇水得映帶百川矣。我思不若泉源得環抱其城矣。父母兄弟那弟那欲往侍爾之左繞爾之右追膝下之香挽知何日也。故閨中之綢繆將進因也向者不嘗從爾攜手水涯言笑晏晏乎。不嘗共爾拾芳澤而環佩瑳瑳乎。今諸姑伯姊及便城之游女麗人或亦有合聯空笑嗟然于斯者焉。而入矣。無我之餘响矣。或亦有微軀曳長裾然於斯者焉。而久矣無我之遺緒矣。右有泉兮左有淇水自瀼瀼也檜爲檣兮松爲舟自人自出遊也安得適一方之閒縱一葉之扁舟去。淇水之閒縱步游人之則寫我憂之真致者而付之二水乎。是下

竹葉四章詩四句

九詩 蘭之支支 寧佩佩 則佩則 能不不 我知我 容兮容 遂兮遂 乖乖 惜惜 兮兮

以解縉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表也容遂

舒養放肆之貌恣帶下垂之貌

才項員而外走轉覓令官此士習之所禁也吾不徒不向于愈于焉文苑

弱也而今乃有技則不能載矣况童子幼質也而今乃輒語治何為乎夫

者成人之佩非爲童子設也帶而佩之非其宜矣然使年則童子而才等成人

餌之猶可說也。今彼輩則餌腐而德明有限識見未克能不于我而加知焉。但

見其容兮遂兮。舒緩放肆大帶。作然而下垂。曾不知其爲弄也。其視所似稱耶。

石耶亦祇飾觀而已矣能無為識者羞乎

非朕之求正予無難雖具仰觀前不我甲客冬遂令垂憐憫

調朱粒三是以朱律咸之用以指齒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辰地言其

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何居乎夫驪者成人之佩非爲童子設也飾而佩之失其當矣然使年穉重

而不及人解之解可解也今值躍則解解而深爲淺近按察卑狹能不丁長

觀所佩耶否耶亦從美而已矣能無遺憾者嗚呼愈于亦可以自肖矣

總解此詩各二句分上是興其所以下是言其不稱所賦也以荒蘭弱草而有

蔓生之枝葉與童子年少而似成人之體貌只典到兩句止刺意全在下四句

方山從疏表說興意至末芟削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木故以興童子無能

而服飾美人不佩其服也玩文勢過從前說爲是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荒蘭

平反也。不足矣。于義是不見。而世之才也。未二句。言致師于外。正見其無勇。特解不能勝耳。如解智也。然于已而明。不足知于我。是不聞有絕人之智也。

千中而才疏之不稱所似也容是容與故爲舒緩也達是直達故爲放肆也有

居之不疑肆無忌憚意末句卽足上文與倚重較今一例亦有惜他不自知其

卷之五

無能意。○劉向反苑云。能治煩決亂者。方佩鴈。能射御者。佩獬以成人之飾而

實千幣之隆其外貌可觀亦徒焉而已則爲童子者其可以一知半解自足也

齊文也。所以前指川文法也。三謂金指將指無名指也。即亞流示脫短心。因
 耶蘇有恨。然憫之之意。是所誦誦也。○朱松三以赤色之月。實之綠言。朱松林

童子之歟人在今日因驚得船童子之自歟亦在今日玩歟人自歟二意說得

童子心腸洞然。近來小兒輩。競爭先襲服。競美志。雖得意者。比比而是。盍讀

充翰之詩而知所警歟。

其蘭二章章六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此詩二章一意總是極言適朱之易見得所以不往者非馮地也

雖然有義不可往之義氣不可往夫人終未明諱只自誣誣者言之可也○

上王云此詩不可不讀并思于歸何樂不歸只如作詩各有所爲時、列祖平日此詩不說却說歸無不說歸無却說歸易燕有妓情

二書則曰父乃祖之遺體嗣君承父之重是與祖考
一體也月出則臣祖考

周絕故不可以私反也

論河廣一華之梗謂宋遠故于望之

賦也蓋秦之屬杭也而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公之女為宋桓公夫人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不可往蓋謂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年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華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跋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事歸賦河廣者曰不可解者天性之親不容已者親愛之思也今吾子既君宋矣其能以忘情也哉故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今我居河北子居河南人見我之不能渡河或疑河之廣也然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華加之則可以抗而渡矣河果廣乎哉宋者吾子所從之邦也今我在乎宋子在乎宋人見我之不能渡或疑宋之遠也然誰謂宋遠乎但一跋足而望則可以見矣宋果遠乎哉非廣非遠不阻于地而情不能達我且奈之何矣

詩經

卷之五

五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樂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事歸誰謂河廣乎曾不容刀之小流之而即廣矣河廣固如是乎誰謂宋遠乎曾不窮一朝之力至之而有餘矣宋遠固如是乎河非廣而若有廣于河者宋非遠而若有遠于宋者此吾所不能自解者也吾其如此何何哉吾其如此宋何哉誰謂此許而宋桓夫人誠可謂知禮而畏義者乎

觀此詩二章最可味一音下四誰謂發意雖然矣若曰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合體不離凄婉悲涼一章可謂不能容刀皆無此理蓋極言以形容其近小耳容刀容字作用字解言不消用力也一說容字與如不容則明言其小何必強以不用解之覺更有味跋于字以目力見之而知其近也不崇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朱豐城曰每出固與廟絕而母之于子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可以思惟義門之內不可以義勝也襄公能識其誠義于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

盡其孝養于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正于思慈明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報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從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故兩國安之使交錯于道路而一草一木之改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劉向說苑中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託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作于此君蓋襄公即位則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曹氏曰閔二年宋徙渡河為已居河東矣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而為衛○按序此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不注言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乃鄭氏之說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濮陽在河南自衛還宋必渡河衛自閔公二年秋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華杭之別是作于未遷之前耳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為世子言即位非也曹氏之言亦未是

河廣一章章四句○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子

詩經

卷之五

五

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放適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今華全言○通詩經章句思伯二字為主首章是敘其從役之事還未說出情來二三章方道在已思念之情皆承首章歷歷說下有一節演一節意二章疑已亂矣未及疾也三章首已疾矣未及心也至于使我心傷則憂之若亦已矣矣難過二字是皆思處

伯令鳩今邦之樂令伯也執受為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鳩武貌梁才過人也及長丈二而無刀○婦人以夫久從從後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足方執受而為王前驅也○朱豐城曰今者曰天下之不容違也從役之分而吾人之不寧已者思念之情若此之有伯非吾等望以終身言乎故有前之喻伯之樂無益也此詩見

詩經

卷之五

三

則有海教大野更封侯意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無所沐謹適為客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風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髮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悅已容

車清然伯為知已者死子雖為悅已者容也自伯之東行非一日矣表首則如飛蓬之亂矣久矣歸客之不修矣是豈無膏可以潤髮無沐可以澤首而遂至于廢容哉蓋伯者我之所主伯在則海濤膏沐倍於光華之相則今我不在表則無所主矣雖有膏沐光彩為誰悅也即飛蓬亦不暇恤矣

麗服此章上二句言已之不為容下推其所以不為容之故也月府周既東遷而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首如飛蓬只謂去終容之意膏沐作兩物皆為容之資蓋女為悅已者容原非以容取媚特以蓬首垢面非所以承事君子故為容者為君子容也君子于容六章上于誰適句要重發須生上二句先懸

伯氏行役廣于為容方與下誰適句相應蓋與夫書云未奉先傳則實叙不列也未待推帳則芳容不登也亦誰適為容之旨

其雨其雨果反古老出自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也其有真其將然之辭○其將雨而果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于首疾也

平遠然望之而即歸則飛蓬可整而望之之情于茲慰矣奈何不日而不用乎夫人而無望于雨也則雨之十日熱付之無心今當久旱之後仰而興曰其將雨乎其將雨乎奈何果果然旭日之升耀之愈明此其非雨微也雖有雲霓之想亦徒然耳我望伯之歸而不歸何以異是以使我願言思伯而不堪其憂有甘心于首疾而不辭者蓋不止于飛蓬而已不知何日言旋以慰我之疾也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喻其歸之不果下安于憂思之疾也人惟憂思之苦于不能堪而此首疾是已然事玩甘字可見願言願字即甘心之語合下章首疾豈人所甘憂思豈人所欲至于願言心焉乃若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言之孰能知之○首疾則其于飛蓬矣

詩經

卷之五

三

焉得諶諶草言樹之青願言思伯使我心癢

賦也諶諶也諶諶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癢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憂憂平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章而但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癢而不辭心癢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車撫然使吾之憂也而有以解之則猶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諶諶合歡可以忘人之憂者也焉得諶諶草樹之北堂采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者表所天也思所憂則忘所天也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于諶諶草樹無求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得心癢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月應耶彼快女者及今遲歸而諶諶可以重新于疾亦有起色其如彼前驅而未已何也能不重吾思哉吁婦人可謂有專一之志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欲忘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甘致其疾也此思極深願之

詞非異欲求漢草以忘憂亦非誤草之所能也先下焉得二字神到不顯
得更有深情心癖作未然而故本文曰使我註曰至于心癖而不辭心癖又注
于首疾矣○附錄全章王寬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衛婦思伯而極道其思之
苦焉夫有才如伯者能勿思而不謂思之如此其苦也衛婦誠善思者若曰天
下最足累人者惟離別之情而已矣而說者每謂士有才而見用為能憂處困
中與兒女子作婉婉之計乎不知自此一言出而天下多才之人不啻與情為
仇矣何也情之所流蓋百計而卒無能自已者也伯今已不在吾目矣然
而吾意中有伯目中常有伯伯之才情也氣吾猶得為伯迷之伯之功能廣
業吾因得為伯計之吾自伯有此弱今之才而執父之役所不免矣自伯有此
邪禁之舉而前驅之命所必至矣嗚呼伯遂舍我而東耶獨不念士固為知己
者用女誰為悅已者容耶由是而千變曲局矣寄沐恤施矣忽焉自思我伯將
無歸乎見此飛蓬詞下世情無味乎望伯若望雨耶焦心勞思一至此極而
而伯何在也千思轉切也因是困頓無聊憂心靡樂有告我曰北堂有淚可探

卷之五 四風

二天

而食也然而得乎使求而對之而竭今者可悲過乎梁今者可悲置乎執
受而前驅于王者能漠不動念乎于不願忘憂也于寧甘心海也然則有疾於
何時已耶飛蓬幾何日理耶計惟有瞻伯東還庶幾可慰于雲霓之望也已噫
此困思之變也伯今婦人與天下之有情入彀○題已極盡困思之致文更曲
曲描繪婉折入情官止神行不復知其情文所至但覺有煙雲縈繞於筆墨間
令人迷離惘惘○伯兮一詩於思緒極苦切中句句有誇美丈夫才能意在內
玩首章便見惜其夫多才所以效川京洛為之妻者亦若甘心憔悴也若擬作
而頭楊柳怨便一紙前千重此文妙在三分頌中反帶七分憔悴真善體情
情○執戈前驅是虎賁報承之士與從征兵卒不同有謂邪果之才不用之為
將帥而用之前驅者一若此婦有與其夫長材短智意謂玩詩言不無遺憾
常說為是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主則憂此人之情也文
王之遺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聞之故其民悅

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也攝人
之子導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
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惻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體恤之
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蒙矣○國
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睥睨大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事雖虛有狐綏綏者曰物各有耦求其耦則思所以求其耦者情也吾于茲不
能無感焉彼有狐綏綏然則有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承御
之患而可以蒙矣我目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羨憂之子之可以蒙而病于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蒙矣○國
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睥睨大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事雖虛有狐綏綏者曰物各有耦求其耦則思所以求其耦者情也吾于茲不
能無感焉彼有狐綏綏然則有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承御
之患而可以蒙矣我目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羨憂之子之可以蒙而病于

卷之五 四風

二天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蒙矣○國
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睥睨大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事雖虛有狐綏綏者曰物各有耦求其耦則思所以求其耦者情也吾于茲不
能無感焉彼有狐綏綏然則有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承御
之患而可以蒙矣我目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羨憂之子之可以蒙而病于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蒙矣○國
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睥睨大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事雖虛有狐綏綏者曰物各有耦求其耦則思所以求其耦者情也吾于茲不
能無感焉彼有狐綏綏然則有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承御
之患而可以蒙矣我目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羨憂之子之可以蒙而病于

非既屬也而曰可以帶者蓋水不深雖必老寧承元謂帶者承此承者則其
既水矣故可以服之于自無業何與伊等子雖貧也非言外其無業者
帶無服則欲嫁之意可知○王非無日則公家處資得厚然文君亦欲而
亦有私之婦進之則要則有施視卓氏女亦適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章全目○通詩三章一意須以報字為主總是履帶贈答之厚惟欲久其情
意一直說下正意宜在言外見之

投我以木瓜以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也木瓜相本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瑤之美者瓊似玉名○言人有贈我以
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豈亦
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申讀此男女相贈答之詞若謂天下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寄情以物限則
無以罄吾情矣登子與汝之所以相贈者乎今夫投我以木瓜其所投亦云薄

卷之五

三十

決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之以瓊瑤之似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
報之以重寶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雖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
報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達吾終終之意庶幾見其物也猶見其人也將承以為
好而不忌耳矣足以為報矣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也瓊瑤美玉也

言投我以木桃其所投亦云輕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桃也我之報之以
瓊瑤之似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瑤為報而然者也不過假此重寶以寄吾
殷勤之誼將承以為好而勿替耳矣足以為報矣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也瓊瑤美玉也

申讀投我以木李其所投亦云微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李也我之報之以
瓊瑤之似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瑤為報而然者也不過假此重寶以寄吾

制學之忱將承以為好而無聞耳矣是以為報者大承好心也投報物也律物
可以得心得心可以忘物而無道在焉風斯遠矣

無解此詩本賦體而以為此者蓋以木瓜此微物瓊瑤此重寶非真以木瓜瓊
瑤相贈答也○玩經傳文勢一直說下四句都是此正意宜在言外蓋以木

報瓊瑤此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寶也匪報二句以瓊瑤未足為報但欲
假此以舒情承以為好耳此已重禮之報不足以答其先施之誠不獨以此而

期其承以為好耳○鄭士云投報本實事而木瓜以喻物之至微瓊瑤以喻為
寶之極重即非直以是物為投報故不屬賦屬此匪報承好亦各承上說不與

入正意如解此之例○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深然不能出口矣匪
報一語最空三疊○小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飲人之舉出處于滑齊桓公

敬而封之適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據此則夫子刪詩不列之
而而以賦新者于衛見亂極反治之機于齊見投災恤鄰之義非經聖手不能

朱子定為詩詩后不可解○愚按朱子集傳云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
之類疑一疑字朱子亦未嘗鑒定為淫詩也後人紛紛翻駁朱子亦似不必憚

卷之五

三十

健伯微文既不依傍小序亦不肯注只就人情報答空厚處如題漢書而向
情附錄以資覽覽○志承好者在投與報之外也夫曰報則已盡矣實木瓜者

三復題報之旨可得其承好之志焉若謂人道之常言有來也必有往也言有
施也必有報也若是則亦求其報而可矣稱而後可言報世自有此理惟和

不可少之事而求其報于投與報之外也人之好我不有投我以木瓜者乎夫
其好我而吾可以無報也乃更報之以瓊瑤不知吾意止于報則瓊瑤已足且

亦復何須瓊瑤而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中心之誠我之不盡于瓊瑤猶故之不
盡于木瓜耳未也又不投我以木桃乎夫其好我而吾可以無報也乃又報之

以瓊瑤不知吾意止于報則瓊瑤已過且亦復何須瓊瑤而匪報也永以為好
也久要之言我之不盡于瓊瑤猶故之不盡于木瓜耳未也又不投我以木李

乎夫其好我而吾可以無報也乃又報之以瓊瑤不知吾意止于報則瓊瑤
已過且亦復何須瓊瑤而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同心之利我之不盡于瓊瑤

氣之不盡于木李五授之至再至三而所授如此非惟彼不自以為海表亦不以爲海也報之至再至三而所報如此非惟我不自以爲厚校亦不以爲厚也蓋往來之際相贈相物猶則論儀發乎其情之最真則曰物曰儀之先河有其契施報之間平則相及厚則進之有乎其時之最久則若及若通之外別有微契甚矣報之爲言好之表交之下也吁非適于匪報之言者無可與讀木瓜之什子○附載即都衛三國語論說曰衛多君子下詩可見如淇澳之武公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與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于庇之賢大夫諸今之賢於官考案之隱君子豈不特然于變風時論其大則乘舟之爭者亦有可憫之一節思如賢婦人六人則莊姜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東木竹竿之女也其燕燕之全淑慎伯舟之守貞一推維之乃德行各風被棄而有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風十篇三十四章三百三句○張子曰衛國地瀕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貴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言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

王三之六○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百里其地北得河洛南其地南也周室之祚自周文王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朝通達均故也自是兩營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變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白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身爲平王從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作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黍離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淺是賦賦所見以興制別之意因致所賦以告傾周之人也以中心句作主俱一時事其曰前曰後曰實自是詩人敘事之體非因先後而異賦也勿分初見次見三見之說○詩謂宗周然詳玩本文不及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廟宮室字只將被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濃處

彼黍離離彼稷離離○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稷名苗似粟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黍似黍而小或曰粟也○行邁靡靡行也靡靡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道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黍稷禾黍周屋之類相傍復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前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實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黍離集解者曰天下至可憫者覆國之變漢可記者以國之人言終不能無感矣追昔鎬京之地宗廟爲百辟之觀瞻宮室爲四方之表極夫何彼黍之離離其質彼稷之離離其苗乃生于此耶百僚朝列之地一變爲黍稷之場祖宗發達之居一轉爲阡陌之所而我賦黍稷行邁自靡靡而不進矣情懷慘切中心自搖搖而不定矣人之知我者但曰彼之所爲非故爲是悲也其心有所愛乎不知我者則曰彼之所行非故爲是悲也其心有所求乎至于公周之

心雖則知之夫人雖不知悠悠者天照臨下上久矣迨則者吾知其為文武也
則者吾知其為威康而今日致宗廟官室為泰離之場者彼何人斯而若此哉
誠有不能忘情者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賦所見以興其所感下是嘆其知已無人而怨有所歸也
彼黍離離彼子指宗廟官室言有到處遺為禾黍之意暗指宗廟官室不若一
語道破只這他彼字更覺無限感賦本因感黍離而賦之但下四句義又相
因故為賦而興應應是彷彿不進之狀指搖是心憂而無所附著之義以不平
從來凡人心有所愛理意有所求往往低徊不去故謂我何求益怪之也只有
知我者始謂我心憂彼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矣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說便是
真入其識已意非必推測所以憂處而并謂知我者終歸于不知也正見我如
此搖搖心緒真有隱痛向何人說言下便有欲呼天意悠悠蒼天即屈原傳所
謂悲極未嘗不呼天意非云無際之久知之也此何人哉明知其人不忍
指斥也○詩南台云是追究其始禍者兼君臣褒貶皆在但不可露出詩說指
指而平二王為平只是從居東都非始禍者是詩之作猶在平王時也此字
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官室點破○莊素節曰周遷洛邑岐周故地盡以封蔡
不應謂為禾黍黍離當是即所見以致傍徨不忍去之意耳未必定是宗廟官
室之禾黍也○小弁之大章曰取敗周道鞠為茂草若預料有黍離之日○喬
君平曰昔箕子封朝鮮之後朝周過故殷墟宮室盡為禾黍乃作黍離之詩與
此意同○曹無奇曰有禾知我者四句若以黍離為固然而不復知此為何地
亦不知此詩之作為何由矣那得不哭然此詩言知之者用以喚不如鴻雁言
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為的然之語而有意自明○杜子美哀江頭詩云少
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亦是此
詩語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事雖此何地也彼黍之離離彼稷之穗矣况我躬于外而感于中則行邁靡靡
而不前中心如醉而沉溺矣當時知我者不通謂我有憂云耳其不知我者反
謂我何求而我心之所以傷悲終無有能知之也悠悠蒼天此何人而致是
哉不能不動吾之慨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中謂此何地也彼黍之離離彼稷之穗矣况我躬于外而感于中則行邁靡靡
而不前中心如醉而沉溺矣當時知我者不通謂我有憂云耳其不知我者反
謂我何求而我心之所以傷悲終無有能知之也悠悠蒼天此何人而致是哉
之嘆矣夫以先王數百年之業而一旦壞之有餘以王畿八百里之地而一旦
陷之不恤此其人罪誠通于天矣大夫憫悼之念憤憤之詞不一而足其忠君
愛國之心不可想乎

不厚此二章與首章同意如醉則昏然倒故以應穗之垂如醉則氣塞與胸
故以應稷之實蓋虛則通實則塞而噎也與之各有取義如此○錄疑云幽王
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則詩人之怨有所歸矣○周既東遷遂置豐鎬于
度外蓋秋風禾黍之賦不接于日遠日忘也于茲而下請黍離之章徒令人
唏噓太息而已○謝靈運曰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黍離聞者當流涕矣心
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惻問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
不賦平王而開此時也亦有惻于中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
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
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而重有感也夫○宋豐城曰周之王業公劉拓之于
邠太王創造之于岐文王光大之于豐武王成就之于鎬皆在西都人百里之
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當以死守之而
不去今乃無故舉八百里舊都棄之而卒安于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
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怨之豈容今之于無可奈何而已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卷之六

四

君子于役及雞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閑語正是寫情獨至處。

子復之命之思

思

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予且公亦何所主哉即使歸者之轍已近在咫尺而吾居者之念猶疑在千里

之何不

卷之八

五

子役苟無創
列反

反目

100

時可以聚會也亦庶幾其免于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办底

幾其免于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淺而恩之切也。

括矣。是則畜產之微。尚知出人之度。而君子下役。乃不日不月。而棄捐也。人固

爲他之至是耶。

樂而自適也。凡人不和樂者。其心戚。曰和樂。便有心曠神怡。手舞足蹈。新樂。在中之。房。人出入處也。作樂即在子此舞位。非是別設舞位。若所舞之地。即足也。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味之。身首句相應。不在重與室家相樂。才不必說有全生之度。恐不見得安。且忘勞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素。有非一日。得者。○姜尚。曰。房。小寢也。由房。入安房中之樂。子小寢也。教舞位。記。則。無。是也。其說絕佳。若從朱說。則開闢之中。無端而轉。黃。執。舞。由房。由。放。殊。亦。無。謂。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東流。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安適哉。而至于中之不。必。與。申。許。之。不。宜。同。戍。又。在。言。外。而。指。含。此。意。也。室。家。實。惡。王。也。舉。申。侯。以。大。戎。執。平。王。之。父。義。不。共。天。人。人。共。仇。況。申。內。之。民。止。供。貢。賦。以。衛。王。室。豈。有。謂。道。之。理。此。與。新。父。不。牙。相。類。○。顧。麟。士。曰。室。家。同。役。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立。言。之。妙。後。代。詞。人。所。以。莫。及。也。○。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海。內。而。戍。乃。遠。戍。不。得。同。行。也。○。揚。之。水。不。流。東。新。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隔。使。別。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合。下。二。章。動。言。新。既。言。楚。又。言。諸。侯。怨。矣。而。不。能。流。喻。前。之。極。也。此。解。亦。妙。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其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

不無此意與百章同上。其狀猶有聲。至千條其狀則聲口出而聲亦無矣。至于嘆其泣。乃所謂吞聲飲淚者。歎則悲至乎。恨故曰不止于嘆。泣則痛入于心。則又不止于歎。不歎非指人之不善。蓋以已荒為不善之事。亦艱難之意也。何啻及矣。兼上艱難不淑二意而言。一說草草憂生之人。計無復之。是固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強作妄命語。○詩然者曰。古之王者。養民之生。及其後也。聽民之自生。而又有以成其生。則民不聊其生矣。中谷有推之民。不聊生之甚者也。此可以觀周治之替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開委之。以反食于下。以周知天下之故。使其後世帝加厲之盛時。豈有相棄而相怨如此詩者乎。故采詩本以觀民風也。而序以為爾雅有由矣。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劫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國與成厥功。故讀詩者。

於一物失所而鄰王政之惡。一女子棄而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免憂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非反覆以道其哀傷也。當以達此句為主。夫誅責人主之大柄。刑罰不中。則若侯山以背畔。而四國騷然矣。君子所以不樂其生也。諸侯背畔。由小人所致。觀傳小人致亂句可見。或謂小人即指諸侯。此呂氏之誤。小人伴兒忠直。受禍安得而不哀傷。○李映碧曰。君子忠直受禍。雖死猶生。小人貽唾罵于千秋。君子留芳名于史冊。廟食享祀。與天壤俱不朽。為小人巧計者。祇足以貽其惡。揚其遺。彼免之奸究。其悅首三思之。

有免憂維離于穠我生之初尚無。○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訖。此也。免性陰狡。愛愛維離。維性取。離離維離。尚猶維愛也。尚寐無訖。此也。周室衰微。諸侯背畔。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免。今免後得脫。而難以耿介。反離于穠。以止小人狡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蓋憤及見四國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

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此也。以愛愛與無為。以維離與百憂也。下章放此。

有免憂維離于穠我生之初尚無。○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訖。此也。免性陰狡。愛愛維離。維性取。離離維離。尚猶維愛也。尚寐無訖。此也。周室衰微。諸侯背畔。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免。今免後得脫。而難以耿介。反離于穠。以止小人狡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蓋憤及見四國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

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此也。以愛愛與無為。以維離與百憂也。下章放此。

有免憂維離于穠我生之初尚無。○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訖。此也。免性陰狡。愛愛維離。維性取。離離維離。尚猶維愛也。尚寐無訖。此也。周室衰微。諸侯背畔。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免。今免後得脫。而難以耿介。反離于穠。以止小人狡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蓋憤及見四國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

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此也。以愛愛與無為。以維離與百憂也。下章放此。

第三重章七句

卷之六 國風

十四

鄂爾多斯

在河之濟虎終遠

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申請保薦者曰人生以聚族爲幸苟值世道衰微

而不見于離散則夫國懷

皆。嗟。何。我。雖。謂。彼。爲。父。而。彼。不。以。子。視。我。饑。寒。疾。苦。皆。無。相。恤。之。義。而。一。顧。公。

焉其窮而無托也甚矣寧不大失所望哉

反
與也。不醒曰矣。謂也。人文終。主妻則子也。有能行其業火。轉曰。有采也。

事雖放縱然其臨在可之矣是物之微尚有所以止也

雄矣所謂他人爲己謀夫而他人爲己謀固宜有步和容風者奈何哉竟謂爲

母而彼亦不以子視我。忽然不以我爲有也。其窮而無示不亦甚乎。

孫祿為河之脣終豈兄弟也人昆叶古謂也人昆亦莫茂用叶以

與也。美上洒下曰澌。澌之爲言屑也。凡也。聞和聞也。

車。陳被縣縣葛。葛在河之解。是一物之微。尚達其生如此。况我也。終遠兄弟。流

離失所而謂他人爲己昆夫謂他人爲己昆字有少加親愛者奈何我雖謂破

爲昆而彼亦不以弟視我。漠然若付之罔聞也。其勞而失所。不亦怪乎。夫君者。

民之父母也。民者吾之同胞也。君不能子民。使民轉徙而望救于人。世道之義。

大可見矣。爲人上者。顧可使人之至此耶。

卷之六

十五

猶解與以繡綉終遠字相應蓋繡繡是長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得良姻聚矣謂他人父等語只流離顛沛雖有父母兄弟不得相保而真然依託于人非必直以彼爲父母也顧者乃顧盼之類有者遠有也常兄而不忘也莫茂有言云見

之若無意。其我兩視已之弊。因漢然不相聞也。況可與其悲難若。唯區區此人

心也。乃使之流筆尖。所若此。亦未知民爲邦本乎。○黃幼玄曰。依人之難。千古

月既。

其篇三章章六句

采芣苢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首一句是賦采物之事下是道恩念之情以不

見二字爲骨摹擬其不見之情有一步淡一步意。

彼采葛謂反今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承焉所以爲稀結。奔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虞。未

久而似久也。

事謹此淫奔者之詞也。若謂凡人欲聚之日。偏嫌其短。而相慰之日。倍覺其長。

彼采芣苢兮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艾也。曰葉落羣生有香。祭則情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
月矣。

「平」講蕭可以儉祭祀者也。吾心所思之人。蘇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爲采蕭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蕭而意在我也。我亦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念之。淚有如三秋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蕭。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哉。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叶兮

賦也。艾詩屬乾之可矣。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申壽文可以療病者也吾心所思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爲采艾之行焉

蘇轍集成

卷之六

十六

卷之六

十

斯人也采在艾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念之誠有如三歲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艾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耶吁愛其人而思之切如此觀風者可以惕然于心矣

總解各章首句俱指所淫之人而言觀彼字可見采芻采蕭采芡俱是托以求

其所私意。若爲稀糝。清供祭祀。艾瘵疾病。此特言三物。平取之。由不于此取義。

也。生於神。現於空。更始於承。三川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

也此在情之轉義上說若以日月論則不止二字有礙蓋三秋卽孟仲季三月

也。○韓士云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三秋不止于三月矣。又曰三歲

不止于三秋。未國忌只是發文叶韻耳。○別上至三若三秋作九箇月說則三

歲不止三秋亦無礙也晦翁意或如此

米糠三章三石

已生事至矣。○通計前二章保其心有所畏而不說者從于今未章嘆其終有所

其子不敢其詞後二章畏子不奔其詞。三章王同穴其詞顯而確。約見其
輩面而非羊心也。○上二章見其苟免而無耻。末章見邪情之相蔽而不聞。此
當釋淫者一段驚畏之意。有聞大車之聲。而慘然。鋸視蒼天之色。而凜于冬
。怯法中庶幾二字。正是其畏處。夫政刑之嚴。致令覩聞自慄。生死隔絕。不能
其欲往之情。亦可謂能齊之以刑者矣。

大車檻檻天鏡不如茨天鏡豈不爾思天鏡畏不敢

風也。大章大夫車轡轡車行處也。韋衣天子大夫之服。黃庭之始生也。茂衣之屬。示繪而裳。縹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葵。陶淫奔者相命之辭也。于大夫也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事。賦大車者曰。情愛之私。困吾之所欲達者。然吾之所欲徇者。私情也。吾之所欲畏者。公族也。畏法則情不得而徇。亦將奈之何哉。惟我大夫所乘有大車。

蔡榮成

十

者按勢而行則權相然庸庸而馳驅之有聲矣所服有衾衣也豈不于其身則盡色之皆備而青者如黃之鮮明矣我也聞其事見其服已有驚憐之心焉是雖我之真兩情愛之談素結于平時非不爾思也但爾可懷也彼影戲者如笑者更可笑也雖欲相從有所不敢爾不然亦何思之不達耶

以所聞言。是以所見言。一尋我氣。作人。故能言見。

下承之曰。戒並不謂思也。止爲此乘大車。服衆衣者。爲可畏耳。畏非畏其車也。

只平素憐其政刑。故聞其事。馬如聞大夫之號令。見其服色。如見大夫之威儀。

而不較犯耳。但詩自含諷。下可露出政刑字面。曰畏子不敢。其政者。則在此。而

衾也。○衾衣子男之衣也。天子之大夫四命服視子男。○鄭箋古者天子人

夫服龜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

欲也。羣性之所共。故曰。玉亦石也。石也。則有

更七思
直入金
一赤色
也然則
亦

申讀大夫所乘之車不特權也又申其行之重遲矣章身之禮示不
待如與也又如瑞然其色之赤矣我也望此車而觀此物已有備候之心矣與
爾往來有日豈不爾思也哉但具彼申者如瑞者雖欲奔以快吾之情而勢
有所不敢耳不然何地之可阻哉

疏解此章首二句與上同意申以車行之安重舒遲言勿係上章作聲有如
瑞謂赤色之鮮明也不可作溫潤解五色皆備特取其一而言耳此章雖出奔
子曰長子不奔其奔之心自在也不敢之詞微不奔之詞顯

殺則墨室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鐵日
賦也殺生穴腐鐵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
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鐵日約
誓之詞也

申讀然雖法能制我而情則不能斷也故我之生不得與子相奔而若則異室
但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與子同穴以畢此念也若此者皆于山來之

言也便以于焉為不信特出于一時之感發而非肺腑之真情則有如皎日在
上可以鑒于東也予言豈不信者哉夫大夫之政刑能使入畏之如此亦可謂
實矣然徒制其情于今猶未忘其情于後是幸而而非幸心也視亡南之有匪
且格者乃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不平暗連下句此正不能忘情于後處同穴亦自言其情耳
鐵日亦自誓其言之由衷非誓其言之必死也不然淫奔者豈寧公葬且肯死
矣又雖為公葬時請每有身死之後刑政不能及等語殊屬矛盾不信非爾不
信已之言也謂已之言不出于中心則口必堅之益以口為重所以表其言之
信也猶云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蓋身不奔而心終不志奔也○註庶幾
得而已仍是畏意○補度章口實廣之游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
有死焉之女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于淫
淫奔之類乎所畏而後不敢今觀此詩可以從世變矣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全句○通詩總是接而望之之詞一章望其來就乎已二章望其就
食乎已三章望其相贈于已願望之意以漸而深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麻穀各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貌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
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疏解丘中有麻者曰夫人之情愛之也淺則望之也切吾子所愛之人誠不
能不望其望矣彼子嗟者吾子之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者丘
中有麻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後因留矣而我之望終不已也安得
子嗟留之之留施施而來以慰我之心乎不然留子者得矣其如吾心何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申讀彼子國者吾子之所私而欲其來者也今胡其久而不來者丘中有麥之
申讀彼子國者吾子之所私而欲其來者也今胡其久而不來者丘中有麥之

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後因留矣而我之望之終弗已也安得子國
彼之留來就食于我以釋吾之疑乎不然子之留來矣其如吾情何

丘中有麥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其有以贈已也

申讀天子嗟可以來也子國可以來也而今俱不來者丘中有麥之處有以
留爾而不得來矣然雖留汝矣而我之望于猶甚殷也安得惡然肯來而貽我
佩玖以遂吾仰望之懷乎不然雖謂爾他無所私吾弗信也夫觀其望之之切
既無施施之萌而觀其疑之之詞又可見當時淫奔者之眾矣風俗之惡一至於
此可勝慨哉

疏解三章各首二句是疑之語下是望之來有麻有麥各指其地言之惟
其詞出于疑故所指無定處未敢定明說之子并指二人當必是已必指子
嗟子國特變文叶韻也○註內復有二字正是婦人疑情安得二字又是婦人
切念猜疑之工若此○按禮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經 74-118

有貞姬。吳王且不可以金璧賜而從之。丘中有麻。顯然言其所私。而又楚人以
風。其之。有。為。所。見。金。夫。而。不。有。其。所。之。謂。也。淫。慢。無。耻。淫。慢。無。耻。淫。慢。無。耻。
之。風。則。又。遠。矣。豈。利。則。有。時。而。窮。神。江。河。之。日。越。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士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卷之六

金陵子何氏書

二十

詩經集解卷之七

鄭一之七。鄭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
為幽王司徒而死。干戈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東都。亦
為司徒。又得執柩之地。乃從其封而施。得號于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
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拾風。

細衣章全音。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重德。稱其服上。以宜字好字。謂字為王。總
是反覆專與武公。而推本于桓公者。見世德在人。而感被者不能忘也。作文不
必並重桓公。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說詩者不添出德字
為妙。此詩據左傳。必美武公。而作。蓋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殺時。此詩作于
東都。其為武公。明矣。稱中兼桓公。言者。見武公之能繼也。說詩宜得此意。桓公
人王朝為司徒。善其職。而武公為司徒。亦善其職。故思人愛之也。
細衣之宜。今敝于又。改為分適子之館。反。今適子授士之餐。分
賦也。細黑色。細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餐。餐也。或曰。餐
果之精。餐者。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司徒。善其職。同人愛之。故作是
詩。言子之服。細衣也。甚。全。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
子以果。言好之無已也。

卷之七

子以果言好之無已也

車。謂賦細衣者。口。謂。賦。之。于。人。甚。矣。上。之。人。有。一。德。以。及。民。民。猶。承。懷。而。深
佩之。而況我公。奕世。德。大。有。惠。于。我。人。也。乎。是。故。卿。士。之。有。細。衣。分。也。而。有
德之。不。稱。吾。未。見。其。安。也。今。觀。我。公。之。細。衣。則。甚。宜。矣。以。華。其。躬。而。無。不。衷。之
請。以。適。其。體。而。有。主。德。之。才。吾。固。深。幸。其。安。而。吾。尤。不。忍。其。敝。也。敝。則。為。子。更
為之。乎。是非。衣。裳。之。在。簡。者。不。足。以。供。而。欲。法。服。之。常。新。者。則。深。以。為。願。也。而
吾。之。情。固。不。以。一。改。衣。而。遂。已。者。子。有。節。也。願。言。適。之。夫。何。候。召。庭。豈。日。無。人
而。必。于。適。哉。弟。見。親。就。間。而。得。以。接。清。光。于。左。右。則。瞻。依。彌。切。亦。念。于。宮。牆。之
外。豈。云。立。而。吾。之。情。猶。不。以。一。適。節。而。遂。已。者。道。夫。還。也。又。將。以。榮。授。之。夫。甘
旨。盈。庖。豈。口。無。繁。而。必。于。授。哉。第一。餽。納。間。而。得。以。高。飲。誠。于。問。道。則。式。食。庭
漿。亦。念。于。伙食。之。無。從。云。耳。

賦也好猶宜也

申論然編衣不惟宜也而且好焉深有得于文身之吉矣使其或蔽我當爲子改造焉而情有不盡于改衣者且將適子之館以親之饒還而又授子之業以食之茲惟覺善惡之無窮而不嫌夫禍之爲數矣

細衣之屬謂反今敝之又改作今適子之館今還子授子之粢分
賦也席大也程子曰席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南首句已西
甲子陟西

作之焉而情有不罄于史本者且將適于之誰以義之既還而又授子之槩以幸之恭惟詞吾情之無滯而不問事之爲煩矣思報德而不知所爲報故但于服御節祭致吾一念之誠欲用情而不知所爲情故謹于衣食居處見吾中心之好若夫衣改矣館適矣槩授矣而情終不可盡焉吾又如子何哉吁庸人之于司徒亦可謂好賢之至矣

詩經集成

卷之七 國風

—

總解善于其職卽是德須提起在緇衣前○薛方山云好意每章句句皆有不可以首句爲德稱其服而下始爲好也且首二句相連不可分斷室字重不外苦環意然只虛虛說箇德稱其服便了改其衣衣之也適其飾親之也授祭塗之也總是假此以致其好德之情非司徒有待于是也玩敵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既既適飾而又思授祭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飾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好以美盛言德與服稱自見其服之美好是借用字人到帶上何等寬舒何等安閑蓋服與德相稱則俯仰無愧粹然開大矣○孔氏曰緇衣卽士冠禮所云元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鄭士萇于王服處并不服緇衣退食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飾是司徒若事處卽私事也凡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于王室還是周人適館而還也○孔氏曰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寢之衣九室如今朝堂諸伯治事之處所朝知也○設館授祭總寫其愛慕無已之情非必登堂而履其地草履而服之服

世則見大吏若湯帝。畏官長若件虎。惟造之而不能況。云適仰奉之金帛而不足。厭其心。尚敢授餐乎。○騶士云。敝字。還字。略斷。最是。此正詩字折屣句之祖。○蘇子瞻既醉備五福論曰。詩者不可以言。請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辨故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言其冠佩之華。容範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懷也。綢衣之宜。今敝字。又改爲今。服其命服。朱希斯皇是也。○既欲改衣。又欲適綢。又欲授餐。效之而若不能效。卽效矣。猶若未盡。故曰好賢如綢衣。○大戎之變。父死其君。東都之遷。子定其葬。當時刻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假令鄭人世守弗失。則綢衣之美。豈獨專于和氏乎。惜自是而後。一傳莊公。盡有禘焉之誠。再傳昭公。而有公子突之孫。在桓父。則世濟其美。在孫子。則世濟其凶。鄭之不振。有由然矣。○平王乃申所出。武公喪于申。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平王德其立己之功。故使之世于其職也。春秋責備賢者。則桓之陰謀。取國。武之婚于逆黨。不無慙德。周人愛之。特以其誓于司徒之職耳。然其于莊公。不肯非。惟有克段于鄭之惡。而禘焉之職。射王中肩。罪莫大焉。周人遂昇黻公。

卷之七 國風

三

衣之之意。魯矣。傳曰。其家不可飲。而能教人者。無之。武公之謂也。附錄
 金華第之麟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人懷賢。而于緇衣三致意焉。夫野之而
 欲衣之食之。未已也。故緇衣懷賢足述已。鄭武公桓公再世執其政柄。入人罪
 矣。其民感而作歌。以爲其矣。予之愛子也。甚矣。予之愛子。不能以愛致之子也。
 繼而與子周旋。念欲效焉。而無可效。退而與子懇懇。欲獻焉。而無能獻。其情
 思。纒覺有意乎子之爲人也。水之縹緲。適胎之也。并有樂乎足水也。人之華
 足衷之也。衣寧不敬乎。敬寧不爲乎。予寧無敬精之志乎。幸有待焉。而且適
 也。卽接子願也。會且還矣。而更授餐也。且食子願也。一又何足以耀子。念自衣
 而外。更無足加諸子之躬。一餐何足以望子計。自衣而外。更無足陳諸子之
 所以造衣也。授餐也。徘徊于適飾之際。要不過曰緇衣之好。今替美云爾。所
 作衣也。授餐也。繞繞于還子之時。又不過曰緇衣之薦。吟咏嘆云爾。子之所
 謂早者。已厚矣。卽日華其衣。甘其食。取給於子者。幾何。子之所以報子者。至
 鮮矣。卽朝取一不焉進之。夕具一餐焉。饋之。供養于子者。幾何。凡衣裳在笥。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檀樹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

事譚賦叔于田者曰我叔以介弟之親據京城之貴在乎巷也固巷之所依以爲重者也方其有事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焉夫一巷之中樂族而處者何限非竟無居人也但不如叔也多材多藝信然樂矣且和厚以與人推恩以

處下又若是其仁焉乃居人中之特異也是所居者多而克仁者寡是以石籍居人為正

叔于狩叶枯恭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苦

賦也冬獵曰狩

謂我叔出而于狩也所居之恭無飲酒時非真無飲酒也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然美矣且飲流連情意淡洽何如之是飲酒雖人之所同而善飲則叔之所獨語之曰恭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適野叶武無服馬叶武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事謂我叔出而適野也所居之恭無服馬時非真無服馬也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然美矣且整持有力諸和節何武如之是服馬者亦不少而能服者惟一人謂之曰恭無服馬豈無服馬夫叔不義而為眾所悅如此豈知其所

詩經集成

卷之七

六

經解各章首二句言叔有所往而巷無人下是言其所以無人也里塗曰巷里巷和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乃出居閭巷維民伍而為飲酒服馬之事如此其誣上行私可知矣且飲酒服馬豈佳公子所為左傳所謂多行不義也于其與眾混處見其仁仁者和易受人感順周恤也于其與眾飲酒見其好愛好者賦而款洽之意于其與眾服馬見其武武者御能督往馳驅也○玩此詩如今之貴族輕薄子弟開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真河朔之人稱安史為聖同類○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患許及莊公即位姜氏為之請于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叔不度將襲鄭公及子封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按此則所謂得眾與悅之者乃私黨之輩非通國之人愛之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章全首○通詩總是詳其田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以于田為王首章是方陳時事言其才勇兼全而恐其自驕為大章是正田獵時言其勇與射御之

善而善其無傷本意是舉獵時事言其勇與射御從容整暇而善其無傷無害也
有多材好勇意不可分台然意亦不平當以叔于田一句從起不可與在教射者蓋因田而在教也

叔于田乘馬叶武執轡如組叶武兩膝如舞叶武叔在數叶武火烈且其烈叶武

叔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轡如舞謂諸和節皆言御之善也錢澤也火烈而射也烈熾盛貌其俱也相得肉相和也恭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獵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恭叔多材好勇而鄉人愛之如此

中謂此亦美叔之詞若謂夫人抱一技者皆足以自表于世況我叔身備材勇之長其可美更當何如耶我叔之出而于田則駕田車而乘四馬矣但見御能使馬而執轡之緩急得宜有如和之柔馬得其御而兩膝之諸和節有知無之善即此善御已見多才之一斑矣迨夫叔在獵也焚田而射火烈則其舉矣斯時也以爲常獸不足擊利器不必挾雄猛獸如虎亦和穆以徒搏之而獻

詩經集成

卷之七

七

所得于公庭焉夫衆方變色而莫之還而叔之勇又如此豈不善哉然田事可能而不可習叔無習其事可也一或習焉則射御之下未免減不測之災徒擲之餘未必無不虞之禍寧不恐傷女也叔其戒之哉
叔于田叔自出田也此于田叔在鄭從公子田也觀叔于公所可見執轡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先聖如此執轡而緩急得宜則和柔如組制轡而馳驅有法則中節如舞五御之法有舞文衡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于衡不得如舞此指轡說在較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火烈具來所謂焚林而田也王制云昆蟲未焚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墮舍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首四句誇其材中四句誇其勇然善御雖是材而非勇不能搏虎雖是勇而非材弗克無復二句總承上二意莊無習此事事字還是田獵之事觀末章于田事將畢而註曰喜其無傷可見一說也承獵虎來若田事則習俗所尚豈肯以爲非而戒之兩說俱可

疏解此章正獵時事上四句是從獵而見其馬之美下是方獵而見其獵之情上段是敘事歸重下四句乘乘善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敘二句起善射意上義者上駕之良馬雁行者驂猪夫于服馬之後如雁行也在敘而大烈其轡雖與上章阿然亦有辨上是方獵時事此是正獵時事本章其章則獵畢時事則具乘具其揚具其行文須有斟酌勿泥叔敖射忌一句塞下善丁格控見其御之善良于雀送見其射之善整控縱送四句要分兩聲者明馬速行以從其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得方如器形然也控是馬方奔疾適歇當其前而欲射之則止其馬而馬即止不行隨其所制服也援矢括也既終是方欲逐弓

前解此章是敘畢時事上四句美其四馬之閑下言其終事之暇也齊首如手是兩腿不退而後兩膝不進而前便有閑軟氣象只言騾服之盡制如此不作善御者具阜雖言然其勢比前稍異此中緩時益極盛而將衰也叔馬四句要在體態安詳上填寫慢忌善御而不窮于御也罕是善射而不窮于射也抑釋二句承上發罕來此言其事已畢而從容整暇之氣度如此從容整暇讀說不必分馬慢二句爲從容下二句爲整暇昔懼其或傷今喜其無傷亦見首尾相應處○黃幼元曰叔何曾有傷但首章言戒其傷此言吾其無傷可謂愛叔之至註用吾字極得光是○馬遲駢罕遺矢曳弓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可想見叔段洋洋自得之

意矣不慮在否其無傷上○嚴氏曰用失則舉朝而開箭既用則失箭中經下則以嚴箭○孔氏曰也引言復引而約諸○中○曹氏曰言來復以嚴大志一轉其試制公子其佳作詩今美亦不○子○仲○客○從○遊○戲○者○不○然○且○為○陶○沃○武○公○矣○看○特○叔○無○復○其○傷○女○及○其○以○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淺○深○相○去○多○少○○大○叔○命○西○郭○北○郭○二○千○已○又○以○二○以○為○已○已○至○于○應○運○其○其○卒○將○樂○師○公○侯○京○殿○出○此○此○以○觀○段○之○惡○夫○其○莊○公○之○處○段○者○始○則○恣○其○所○為○終○則○探○之○已○覺○是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而○因○以○勢○之○也○故○聖○人○錄○二○詩○于○國○風○既○以○其○叔○段○之○惡○而○伯○克○段○于○林○伐○復○以○其○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為○後○世○戒○矣○○小○序○云○前○後○二○詩○皆○刺○莊○公○也○莊○公○以○手○足○之○戚○宜○制○之○使○不○約○于○郭○一○有○弗○驕○之○行○當○為○垂○涕○泣○以○道○之○乃○一○則○曰○無○庸○將○自○及○而○則○曰○厚○將○別○是○段○之○情○才○當○衆○人○以○為○必○敗○之○微○公○乃○多○其○為○將○決○之○務○公○之○養○亂○至○此○是○尚○有○人○心○乎○哉○故○序○曰○刺○莊○公○左○氏○曰○刺○失○職○六○經○之○指○一○也

大叔于田三章重十句○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是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太公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乎其章失之矣

清人章全言○通詩不通歷道師來無事游戲之意上二章言其游戲而不得歸本章陳其游戲之狀各章以首句為主歸重開道遠施抽作好上或以在郭在清在軸為遊徒無常非也總為師久不召進計而姑遊戲以自排遣是言其無聊賴耳○須知是刺文公不重高克無節制上刺文公者貴文公不善將將也蓋游戲者高克之罪而所以使之游戲者則文公定策之所謂自取其師也

清人在彭○彭○介○勞○勞○二○重○手○英○叶○河○上○手○翺○翺○賦也○清邑○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彭○介○四馬而從甲也○勞○勞○馳驅不息之貌○二○重○手○英○才也○英○以○羽○為○矛○飾○也○四○子○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重○建○于○甲○上○則○其○美○重○而○見○矜○州○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操○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放○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

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于潰散而後已爾
申○清○賦○清○人○在○彭○彭○曰○不○可○假○者○將○之○機○不○可○玩○者○師○之○律○甚○無○客○偏○于○長○而○棄○其○師○也○若○我○師○之○師○其○責○不○有○所○歸○乎○惟○彼○清○邑○之○人○承○大○君○之○命○而○從○王○師○之○行○今○方○在○于○河○上○之○彭○彭○斯○固○以○如○彼○而○來○矣○然○而○無○敵○之○可○禦○也○吾○見○驅○馬○之○後○甲○者○不○用○之○以○衛○突○也○而○惟○旁○旁○然○馳驅○之○不○息○二○子○之○在○車○者○不○耳○以○擊○刺○也○而○惟○大○夫○然○重○英○之○象○見○是○果○何○為○也○哉○但○相○與○游○戲○于○河○上○之○彭○彭○而○爾○爾○自○適○以○為○樂○而○已○夫○兵○而○爾○爾○以○處○之○其○勢○寧○不○至○于○潰○散○乎

清人在清○清○介○勞○勞○二○重○手○英○叶○河○上○手○翺○翺○賦也○清邑○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彭○介○四馬而從甲也○勞○勞○馳驅不息之貌○二○重○手○英○才也○英○以○羽○為○矛○飾○也○四○子○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重○建○于○甲○上○則○其○美○重○而○見○矜○州○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操○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放○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

合解各章首句提足在彭等有愛居愛處無敵可禦意○劉與矛相對馬以駕車而不以衛突旁旁自如子以衛車而不以制敵車英自如馬既不用而曰馳驅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皆虛設故事無聊賴聲馬以不戰而武英以久懸而敵爾爾道遠來將卒吉之游戲處足無聊不是自樂○重英而又重香正見師之久留也游戲自樂須認東萊結字意蓋此時此情道遠而無姑且如此以自排遣耳

清人在軸○軸○介○陶○陶○二○重○手○英○叶○河○上○手○翺○翺○賦也○軸○清邑○清人○清邑之人也○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刀也○中○軍○謂將在下居軍之中○即高克也好游容好也○東萊昌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游戲以自樂必濟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情深其詞危矣

平石左旋無執綬死難之志右抽撫劍赴敵之勇作好則從事修飾容儀亦無出奇制勝之意師之潰也決矣○按開公二年冬狄人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使高克禦之師久不召克卒奔陳○姜肅忠曰此詩責高克意輕須重在文公案師上然此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尚曰錫鞶曰道遠曰作好

猶若未散者然詩人微婉之詞云耳○按春秋書鄭棄其師胡傳曰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者也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不召自還可乎曰戰伐進退由于將帥若廢兵還必須君命○附錄全章李喬文及文評以資觀覽○清人玩敵其獄有所歸矣夫君命之則中軍將之何乃以辛子敵哉君子曰罪不在公而中軍者罪且大將之于君命也有死生無恩怨至君修怨而市之重臣乃懷怨而作之玩吾于是克責于君而導其罪于臣夫衛之有狄難也鄭不棄矣公乃簡克而授之師曰爾其帥清人駕駟介建二矛于河上使簡箴于中軍吾爲克計何不乘狄之勝尾其後討之庶可歸軫吾君仰不怨怒斥朕設刀斗持之以備戰亦可徐俟其變卽不然椎擊而還敵謝君命未始不可而今之在彭在清在輔者非清人乎局爲乎駟介之虛設也易爲乎重矛之不防也問誰王之有中軍在又局爲乎中軍之作好也將以餌敵乎將以經敵乎將以國事資

濟人三章並四句○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
一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
愛惜其才以禮取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
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實之深矣○

德之貞。次章言德之剛。三章言德之美。俱以木句爲主。其言藥亦各異。順理成

卷之七 國風

主

章與毛順而美者稱附德不同與孔武有力者稱文采可觀英華發見則又與三美之樂者稱須各就本章發意

溝直且侯叶洪

賦也。蕤蕤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詰助辭。含感淪變也。

言此如過河解毛屨而美依服此者當生死

不可奪其美。其犬夫之辭。然不知其所指矣。

平惟此傳知大夫之辭若謂日宜三德大夫職也是故以循理尚其順以立朝

尚其奮以華國尚其文三者備而服用章矣吾子之子見之彼羔羊之皮爲私

居之義其義既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直而日美矣吾意耶此者之難乎似此

也乃被其之子而服此守天命之恒而奉爲安處成敗聽于時數而不撓者自

如利鈍任其紛更而不恥者在我誰不服其自守之嚴也斯則順理成事而與

羔羊之毛順而美者相稱也。徒服云乎哉。

液。此章首二句。卽其所服之盛。著其順德之稱也。如潘如字。非衍古如是。

今望者多矣而乃以爲我度衣者絲既無元上之節約以爲飾。其存既遠更無玩下之文其蔚然不變者既有以震人之耳目復有以動人之心思以爲是一已之端方歟。且爲一已之端方焉已蓋彼其之于其爲邦之司直云以鄭之辭也。傳者無不謂之。爭室者無不謂之。其何可及也。自有之子以式之愛若一而而爲衆直之表率世家無不敬以從焉。是豈有信無信者所得視其休光也哉。以鄭之靡也。承蘭贈芳之成。則伏休達之難返。子弟之誨莫可聞也。自有之子以型之愛若衆直而備一而爲主。其故固不聞風而成焉。是豈服之不來者所可同其偉岸也哉。蓋樹一因威嚴之絕復消四郊偏黨之風。自非之子以身爲直之主。易由適稱其服如是乎。司直必緊承孔武義來方與注意貼合言之。子之德稱其服也。篇中上下截發題緒清楚。而文脉仍自貫洽。講上二句先拖返下二句。講下二句又迴抱上二句。子分肌理中復極珠聯璧合之音。可稱此題佳製。

美善其令三英榮令彼其之子邦之彥上二句甲午廣東 辛酉江西 下二句壬子廣西 辛酉湖南

此也。其辭盛也。三英榮飾也。未詳其神榮。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車謀後以羔羊爲裘。然其鮮盛矣。以三英爲飾。然其光明矣。吾疑服此者之難乎宜此也。乃復其之子而服此。乘彥聖之姿而形諸動靜。文章足以華國而秀出于等夷之中。道德足以表民而聲重于縉紳之列。誰不仰爲邦家之光也。則其文明之煥發。不將與衆之榮榮者相爲炫耀也哉。夫有服以爲身之章。而又有德以爲服之稱。若而人者。允可以追淵衣之風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即其服飾之華下。表其美德之稱也。榮榮分明是兩條。然須申看方得情。玩上二章便見。三英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而。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紵。五紵皆所以表其美德之稱也。三英。○歸士云。羔羊而美之以素絲。是繁然光明也。彥以德音充養。既粹。人文宣朗。足以潤色。是猷有積中形外。光輝耀濯。意故謂之彥。勿因註士之美稱。謂到各舉上去。此以美德衆之不羣而言。見與榮榮之服稱也。○以邦之廣而斯人振之以節之。則有斯人所之。固應挺然煥然如此。二邦字要看合上二章。見其文章從其氣貫而。

朱熹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微傳而有傳。而于守身之道。復矣。邦之司直。則必不微傳以求容。而于事君之道。盡矣。既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所以爲邦之彥也。○楊伯祥曰。此爲鄭俗淡。欲得此一人以挽之。所以爲楊不置。如子皮之好善。公孫揮之與季。公孫儀之博學。子大叔之寬洪。皆一時良大夫也。是詩所美無亦數子之流乎。

美善三章章四句

美大章章全吉。○通詩二章。一以故字好字爲主。而留戀深惜。在不逮二字上。始言執事。既言執手。始言不逮。故猶假義以責之。終言不逮好。則猶不可以不逮。而真情見矣。是留之之意。以漸而深。然細玩故舊。便是情好之人。不必以義與情立說。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美大略令執事執手之義。反今無我惡。今不逮故也。反也。道猶慘慘。執事執手。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堅其往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逮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何。

續前亦云手好貌美是莊之本莊是秋之末便是衣冠冠字活句勿作通其意合魂者其色之衰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淫泆之間聲女出游其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惜子行止以芳其詞甚妙註云覆衣制欲其同歸折芳詩以贈游女也集傳按此為証者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達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意彼為男語女之詞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按鄭地雖有黃檗其風俗駘蕩而不嚴民情淫佚而無節相與遵大路接執手恣其氣志憚之為不復知禮義為而物假令如斯則豈有如此詩所云乎

遵大路三章章四句

女曰離騷章全首○通詩三章都是相警戒之詞前二章述其欲動職而交修未述其欲親賢而戒德當以首二句為主細分之首章勉其職二章篤其情三章勸其修德總欲其內外交修之意詩雖曰賢夫婦相警戒然惟昧且句為大警其婦其餘則皆婦語夫之詞也宜重在一邊○通章皆離騷時語

女曰離騷士曰昧且于與視夜明星有爛將期將期七虎與馬

卷之七

十八

賦也昧昧且明也昧且天欲且昧昧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七縱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見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離騷以警其夫而士曰昧且則不止于離騷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期期而往七取危雁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啻于宴娶之私可知矣即達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謂夫夫人有勤勞之志而無懷安之習者賢妻且難言之況尋常夫婦間手吾于鄭之士女有取焉當其將且之時女之語其夫則曰離騷而起寢與之節也今何時哉自遠而近恍若有哨哨者迫而相告也其離騷乎而尚可以安寢乎士之答其婦則曰未明求衣吾人之職也今果何時哉由寐而明恍若有耿耿者漸而相耀也其昧且乎殆不止于離騷矣若又語其夫曰時既昧且則子可以興矣蓋視夜乎意者夜色漸微未見朝霞之映戶而曙光餘動亦既已啓明之期然乎于斯時也謀生之計不一而射獵必勤于職業之先乘時之務良多雖雞鳴亦勤于晨晨之際尚其行勤焉

將期焉風駕而馳操孤山澤左扶鳩雁右翼飛危處幾危動乃職以不負于之所期也否則貪一息之安而忽終身之計不幾于廢時而大事耶

離騷此章上二句是相警以可興之時下四句是婦儆夫以當為之事離騷物微人以時也昧且天示人以時也離騷昧且但認為真不作想像許多德業生此二語然據其一時微陽光景直有聽無聲視無形意在子與四句一氣說與下二章俱一時之言未然而事也女問昧且之言則知士之朝氣欲振故急乘其志而鼓舞之期期有爭速爭時意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七虎與雁正見勤業處不獨為下文飲酒之故而已治生之事非此一此亦托危雁一事而餘可意會○通詩精神在女曰二句此二句口氣相連下句雖是因婦之語而答之然詩稱云相敬戒只為此句須發出夫婦微惕意士女二字宜以詩人述口氣附之曰字以下就以士女口氣說也○一說玩註若是意者則當數字則離騷昧且恐亦是想像之詞○若是二字指昧且言○附錄將期將期二句官事仁文并文評以養觀覽○易夫以勤業利干教養者也夫危雁之利可獲也然非將期則無由以七虎與雁所以勤夫當在平想其意謂人生日用有自然之利而特思取之無術則我與物適亦特思獲之不勤則物先我避夫貪一息之安而失終日之計則得謂事失為男子所有事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也乎今則千風與非無說也安安不可懷然使操強無功亦何必有征之用勤田舍雖是然其優游可致又莫須風駕之是圖而非然也時亦不可失也計亦不可緩也力盡其情于已也物盡其業于澤也子其將期將期七虎與雁乎寐休而明動者鳥亦有乘時之哲惟彼見雁雁而起將期于若其茲則向息于水淵猶數國可施也當斯際而不期期雖有命中之技矣用手吾願子操弓而往可矣遠處而遇期者鳥自有見幾之明惟茲見雁雁而飛將全身于天末茲猶飲翼于霞時應弦而可獲也及此時而不期期即有弓之巧安施乎吾願子鳴鶴而前可矣非無難取之利可佐盤餐而危雁者天地不言之美利也不七則藥之澤中大焉則謂諸罪內虛往實歸知期期之所獲必多也過此而徘徊吾與君徒對其飛而致嘆七人之何慕也可若何亦不水漿之珍足供其飽而

卷之七

十九

將期焉風駕而馳操孤山澤左扶鳩雁右翼飛危處幾危動乃職以不負于之所期也否則貪一息之安而忽終身之計不幾于廢時而大事耶

大凡應者丈夫四方所有志也與其細若效漁人之事何如細若射者之狀
張秋失如朝翔之為益甚大也少溪則凌雲振振素報來歸而遂失開中
之仰望也又若何子其與哉母曰是應者與人無與與世無爭而致虛吾與
子中饋之需也○是應非色華飛故必頻頻早弋稍遲則無及矣○何從得
夫鳳與落想策廟之中自傳姓芳之致其體物入妙處更覺深得○何從得
二字中用反掉後用正寫意便錯綜○題是抗時微露語通篇多用反筆振宕
最為得神上承與視下起之尤有瞻前顧後之妙

七言加叶居之居之與子宜叶魚魚之宜言飲酒與子惜老
不靜好叶計厚反末二句戊子丁巳周天清江丁卯福美
賦也加中史記所謂以弱弓微徽加諸尾雁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
所謂雁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
鬼雁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于惜老而琴瑟之
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卷之七 國風

申讀然外事之修因男子之職而中饋之治乃婦人之事也便子之于鬼雁應
弦有弋獲而預諸原則必虛往實歸相對而謀諸婦我當投以鹽梅調之玉
味而與子宜之由是情獻酌之禮焉唱隨之義飲酒共適樂此餘年而期以
老焉斯時也兩人之意各相洽于無言而雅雅門內何其靜也兩人之用各
濟以成能而杯酒言歡何其好也但覺以情之安寄之于物之安而凡物莫不
安以情之和寄之于物之和而凡物莫不和也不具論即琴瑟之在御者亦莫
不安靜而和矣夫使子不服勤乃事即干晏安則吾縱欲飲酒與子惜老不可
得矣何能使琴瑟之靜好若斯哉
解此章上二句是各修其職下是共協其情也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
史記謂楚人射以弱弓微矢加諸鬼雁之上此句緊頂上文來以引起下文
句須申說飲酒以協和樂之情惜老以矢貞一之義夫婦之間已先有靜好氣
象夫唱婦隨夫義婦順夫靜也一感一應情志交通和好也安靜和好相見其
和琴瑟靜好俱夫婦靜好說言夫婦之間此心既靜好矣而琴瑟之在御者亦

其不以和應之而靜好也既證亦莫不三字正是補琴瑟前一句意然琴瑟不
過靜好一端非謂當日之靜好專在琴瑟也○樂記云怒心感者其心粗以屬
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此靜好者如讀書云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
聲和要之皆從電勉勤瘁中得來男既乘時而修外事女亦乘時而務內職內
外各勤其職則唱和和而有餘情而心和氣和聲和琴瑟之和自有不期然而
然者此非修其職業何以致此○御猶用也凡物在手曰御正謂此時相與
彈再鼓也

知子之來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之雜
佩以報之 子新五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攝目貯下
緊三組貫以紉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瑤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衡牙兩旁
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瑋又以兩組
貫珠上繫琚兩端下文貫于瑋而下繫于兩瑋行則衡牙觸瑋而有聲也呂氏
賈珠上繫琚兩端下文貫于瑋而下繫于兩瑋行則衡牙觸瑋而有聲也呂氏

卷之七 國風

曰非獨玉也鵲鳩雉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贈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
魯得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還報答之蓋不惟治
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驥心而無所愛子服飾之玩也
病語雖然修其職者尤當修其德而宜于家者尤當宜于友我于此又不能無
知于子也子豈無遠慮而至者乎是為慕子而來者無待于言也而于
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贈乎我當解此雜佩以贈之庶藉以投物之厚而有
以結來者之心矣子豈無聞聲而相思者乎是為子所慕而顧者乎亦應為子
言也而于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問乎我當解此雜佩以問之庶藉以抒結納
之雅而有以堅順者之心矣子豈無握手而言歡者乎是與子兩相慕而好者
子當解此為言者也而于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報乎我當解此雜佩以報
之庶藉以將綢繆之歡而有以投好者之情矣在諸君子交情重而外物輕固
未有望德于子之意在吾子情有餘而物不足可不申所言將向之悵則今者
雖在手時且于吾有與子相背接者在吾目前也庶幾報佩以復我夫相戒以

疏解此章是勉其夫親賢以修德也。孟子之來子之順子之好不置來者順者好者三知字。聖賢出婦人汲汲本念來之早也。順所感有以汝同類之類也。既致其來必贈其往。類是時同也。合于所引。心也。順順不忍其孤獨不待其來而自往。問之。皆是道也。斷不勝欽仰。微以他施此當以物報也。字義。

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枚朋友不足定指三人暗間報總是欲結其歡心以輔成君子之德好德之誠無所不至雖服飾之玩樂無吝惜非實事也以佩爲贈分明有比德于玉之意非如所謂而僅以其物已也贈是解佩與夫使夫自贈之無佩如斯瑤瑤項之類故曰雜佩○玩數千字來之等之字可見至張全在已不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附錄全章王寬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讀雜鳴之詩女尤賢于士也夫士知昧旦士能警矣而非雜鳴易容之也況繼此而易失以勸垂親賢乎君子曰賢哉鄭伯之女也今夫治家之道夫與婦交相督以有成者也而得賢婦尤難蓋媒而賢則相夫勤職職已勤焉相夫友善善可友焉

卷之七 國風

三

不惟中節是修爲歡情平和好已也吾得之難鳴之士大夫難鳴之詩詩人述
賢夫婦微戒之詞也乃士之言不少難見昧旦而外皆述女子之詞意者郎比
士雖賢視賢女而士職始奮士行始修乎而其端實始于難鳴之一語蓋自有
此語而士心乃惕也斯時女即無言士能不振衣而起乎能不操弓而往乎能
無虛往實歸乎能無致懷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乎而女正不能自已也若曰
子不知昧旦也子既知昧旦胡不興而晤是胡不興而歡矢胡不代微禽于草
際射獵羽于澤濱使我得歡誓以烹臯湖鼎以羞雁斗酒明秋絲相徐引斯亦
夫婦之至樂也雖然凌晨而起終朝而畢僅爲是謀生之計已乎使傳此門內
之歡已乎設也偕老爲期而尚賢不進吾知非子心即非我心則來之順之好
之既有良朋將贈之同之報之敢私玩好鳴枝之暇解佩相贈今而後謂好者
真靜好矣蓋女之警士者如此而號非雄鳴一語有以啓其端也哉君子謂難
鳴之女有以易士職焉有以勵士行焉不特婦職克終已也豈不賢哉可以風
矣○前段提首句振動全神便如醍醐灌頂節節盤通中段選他順敘一氣呵

女曰：雅鳴三章章六句

悅其德。然上章言美其色。下章雖美其德而總提一顏字。求上章之且都。非其有闕。雅之度也。下章之德音。非真有賢淑之名也。此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見其可美耳。○鄭俗多淫。諸如他詩皆女悅乎男。惟此詩爲男悅女之詩。

將國將美

其彼美矣。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并華朝生暮落。王字美。姓洵。信都閭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事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嘆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不都也。

卷之七 國風

王

事緣此亦淫奔之詩若謂甚矣美人之係于懷也當并未見也子孫覺何恨而辭言及其既見也子又覺形容之難盡今有女與我而同車既有以慰吾快視之願矣而以言乎其顏則如舜水之華何妖態也且其舉止從容將嫺將媚而可愛嗟其所佩之玉惟環與珮而可觀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佩服而又有如是之態度此玉英也信乎美哉而且都也有以稱瓊琚之華美者矣同車者不亦有餘榮耶

英將

玉將將音彼美玉聖德育不忘

賦也英伯舉也將將聲弗德肯不忘言其賢也
申蘆有文典我而同行既有以遂吾稀好之私矣而以言乎其願則如舜水之
英何能治也且翱翔之度見之于行止之餘將將之聲溢之于佩玉之表六以
如是之顏色如是之容止而又有如是之佩服此孟嘉也陶允德會之貼攝而
今舉之不忘也有以協佩玉之聲鍾矣同行者不亦有餘光耶夫以淫奔之人
而竊之以閑雅美之以德音此可以觀軌欲之祇而俗之不美見矣

總解二章俱一氣說下。玩有字同字俱能其快觀之願意如辭華以色言朝
是軍中衣服。迴風轉車之狀。環以爲環。即佩玉也。彼美玉也。指其人也。詞
美。頂如辭華句。且都項將期二句。德音另請。不必牽強一律。佳說以美字括
上文。且都另作態度。看不知將期將期。便是行止之舒徐容與。豈非態乎。○離
士按將期將期六帖引神女賦。旋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輕舉以鶴立。若將
飛而未翔等語。以爲狀女之飄忽。然清人云。河上平陽。上篇亦云。將期將
期。七尾與雁。恐是一時詞人通語。○王臨川曰。干瑛。瑛見德之容。于將將
見德之音。各以其類也。○楊明修曰。孟姜女也。姜女也。姜女之佳麗也。都飾之
開華也。蓋治容貌。多出于骨。故甲族。蓋含淚之下。彼山。地野。離美而不
都。雖有舜華之顏。環環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風披荷葉。舉止。遊。離。烏能開雅乎。
○德音是性情之和厚。猶爲美。與也不忘。久而不渝也。○輔慶源曰。所謂德音
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豈道降。猶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六句

卷之七 國風

二十四

山有扶蘇章全吉○通詩二章一意。以行役二字爲王。非真以爲狂役也。總
相得極善。而故爲戲之之詞。不見乃見。正是戲詞。非所見非所期之詞。○扶蘇
已得而欲未厭之詞。得今未得而欲得之詞。役已絕而又別圖之詞。牽牽
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

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音痴

賦也扶蘇扶荷小水也荷華美華也于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詞也
○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隔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
狂人何哉

車講淫女戲其所私者謂男女之相與也起于情愛之私心手愛愛明言當
見之而後足以慰吾願也何今所見非所愛耶彼山則有扶蘇矣隔則有荷華
矣是所宜有者皆有之矣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美也吾之所願見也今乃
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且奇情好之私于不欲見之人何我所遇之窮也哉

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賦也上陳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技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兜藥大而色白
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放寬役猶之小兒也

車講彼山則有橋也夫龍則有游龍矣至于子充天下莫不悅其美也吾之所
欲見也今乃不見子充而見此放寬何哉夫以戲玩之詞而道其相識之意情
欲之流于此極矣

總解此以宜有者有之與不宜見者反見之也扶蘇小水也荷華喻修潔也香
松大木也游龍草之繞枝而亂生者也蓋以美惡相形起興任以情之游言我
以言之許言子都而不狂反有子都而不狂反看乃顏色之克盛者○董氏曰
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善者也○屈士曰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
子都而落喜極而悲之詞

山有扶蘇二章四句

持今章全吉○通詩二章一意是未得所期而急欲得之之詞以和字要字爲正
本有無落之機故因風而吹之與女有倡子之意故我從而隨之蓋取相應相
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者要其終也皆指淫奔之事不指歌
唱言

卷之七 國風

二十五

山有扶蘇今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之

音痴

興也神木橋而將落者也女指橋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子女子自稱也女
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擇今擇今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蓋倡予而予
將和女矣

車講此淫女之詞若謂天下或有飾情之女子而必無不度情之丈夫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但在乎有以先之耳彼德公擇今而高而水華將脫則風其吹女
而落之矣叔兮伯兮豈木石之無情果有諒于情欲之感而有以倡予者乎則
子將繼其後以和女矣何也子固予之所與以相樂者也子倡予先是有意下
子矣于豈能以忘情耶

山有扶蘇今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之

音痴

【申】彼重兮今木情而葉將脫。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果有婚姻之
命而偶于者乎。則子將有以成其終而娶女矣。何也。子固吾之所慕以相親者
也。子偶于先是有情于子矣。子豈可不成其志耶。吁。嗟其言而此女之欲其嫁
矣。

【釋】彼重曰。此男以語相應為與然。作以事理相應。未嘗不當也。蓋嫁故吹之
而故和之。非為無義耳。○叔兮伯兮。全輔註曰。成女之志也。則連前章相和皆以
事言。○疏義曰。成以終其曲也。則前章即以歌言。然輔註較前上玉按以歌言
則前字當從口為唱。故輔註是。○張三隱曰。兩聲倡于則于將成女之志。觀前
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蓋鄭俗好淫。不擇是非而倡。即從之。則彼德期
有待之內。耶須我友之志。大不侔矣。

獲兮二章章四句

【獲重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是已絕而又別國之詞。言所私之人雖絕已而
嘗甘反言以戲之也。

卷之七

【獲重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是已絕而又別國之詞。言所私之人雖絕已而
嘗甘反言以戲之也。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言悅已者。舉子雖見絕未至于使我不能
餐也。

【申】彼重者曰。男女有和脫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哉。但女也不爽而士
貳其行。有不見為人所親笑者。若彼重之于我。是也。彼彼重兮。方其初相與也。
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厚矣。今也情發于一且。乃不與我言。今何其親于昔而
疎于今也。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舉與古豈無人乎。雖子之故。遂至使我
不能餐。恥殆不然也。

彼彼重兮不與我言。今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思令
賦也。思安也。

【申】彼彼重兮。當其初相與也。當飲食之必共。其情厚矣。今也情絕于一朝。乃
不與我言。今何其親于昔而疎于今也。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舉與古
豈無人乎。雖子之故。遂至使我不能思。夫苟合而終廢。且於已而

自其此其游離之心。猶然矣。

【釋】言與食相親中之兩端。以為言見夫絕之先。常言笑晏也。嘗式企庶幾
也。而今則不然矣。求二句。須得饒味。謂相與言者。有人。豈以較重之故而食
不下咽。其為食者。有人。豈以較重之故而食不下咽。處只是反言。謂之言不能
何。其也。說到絕于此。而絕于彼。亦絕其入矣。○鄭臣虎曰。婦人從一而終
者。也。彼重者。謂其欲而賦也。賦也。甚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獲重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須重一思字。是注女欲所私者思已而四說之。乃
未絕而憂其欲絕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子思我無彼彼重兮。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思也。漆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
子思我而思我。則將棄我而改適。以從于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
于子。豈狂童之狂也。且亦諷之之辭。

卷之七

【獲重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須重一思字。是注女欲所私者思已而四說之。乃
未絕而憂其欲絕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申】彼重者曰。不可已者。男女之欲。而不可已者。情愛之私。吾試與子言之。
我之與子相愛。非一日矣。使子也愛念之情。不啻于其初而思然。思我。則子
之情猶未忘我。我當棄我。以從之。蓋感于情好之殷。故不謂夫。游離之辭。
也。如子而不我思。則子固別有所屬矣。亦庸知他人之不我思也。而必于子。
彼狂童也。何其狂之甚也。誰謂我自爾哉。

子思我無彼彼重兮。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思也。漆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
子思我而思我。則將棄我而改適。以從于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
于子。豈狂童之狂也。且亦諷之之辭。

【申】子之與我相與。非一朝矣。使子也愛念之情。不啻于其初而思然。思我。則子
之情猶未忘我。我當棄我。以從之。蓋感于情好之殷。故不謂夫。游離之辭。
也。如子而不我思。則子固別有所屬矣。亦庸知他人之不我思也。而必于子。
彼狂童也。何其狂之甚也。誰謂我自爾哉。

我思是彼兩端以要其必欲潔治者非奢意可法特明其至之易耳新爾當是
不勝勞怨○上二句見其急下二句見其微微欲無厭其矣

卷三 五言

子之半今章全旨○通詩前二章情前期之已失役二章與後會之可圖宜重格
字邊下二章亦從悔中生出既悔不從其人續又欲變志于他人縱欲之意以
漸而深也

子之手 音反叶 兮 我乎巷 叶 兮 悔予不送 兮

賦也手雙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候手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
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中語風子之半今者日情之所在在人負我母我負人于何今日不然也子之
半今妾容豐滿滿可愛矣而日候我手巷今蓋已屬于我我應與相就夫獨
乃一念偶違竟勿之送自今思之悔予之不送今過豈別有所歸也

子之過今我乎堂兮悔予不將 兮

賦也將將就也

中語子之過今妾容豐壯洵可美矣而且候我乎堂今我應與相就矣乃後時
中止而不將自今思之悔予之不將將今蓋自告之不暇也

合解曰半日言無大異言其丰姿狀貌之魁梧皆容之美也日候巷侯堂言情
之多也至于不送而悔則前探阻矣悔只是口頭語全無自訟意○紀補云
門堂之字也堂進乎巷矣

衣錦綉衣 衣錦綉衣 叔兮伯兮 獨予與行 叶 戶 庚 反

賦也綉綉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前曰我
之服飾既盛備矣宜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中語夫我今固失手于子而後能追矣然豈能無他望哉我也衣錦而更向之以
衣衣衣錦而又加之錦以衣衣衣錦而又加之錦以衣衣衣錦而又加之錦以衣
衣衣衣錦而又加之錦以衣衣衣錦而又加之錦以衣衣衣錦而又加之錦以衣
衣衣衣錦而又加之錦以衣衣衣錦而又加之錦以衣衣衣錦而又加之錦以衣

衣錦綉衣 衣錦綉衣 叔兮伯兮 獨予與行 叶 戶 庚 反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中語我也還歸而又尚之以聚家衣錦而又加之以聚衣衣錦而又加之以聚衣
叔兮伯兮共有情于我者其當予乎予即當與之同歸矣或者亦得如子之
昌者而可也不然若豈能予處以終也

合解衣錦綉衣重言而聚衣聚衣自是古人衣服常度此二句須看與碩人章
意異彼惡其文之著此備其服之盛見盛為治客可以役人也駕子行歸是前
緣既失後復會前無自訟之詞後無自新之念情薄極矣○殺重絕于此而
猶幸不絕于彼子半阻于前而惟恐失于後○鍾伯敬云叔伯即前人望其後
來者有約也証太泥○按士婚禮升堂奠雁受女子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
女子寢室蓋婚姻人道之始先王重焉所以備正始之義也若半之咏則漸滅
意矣

半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墻 音反叶 兮 東門之墻 音反叶 兮 其室則迥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之墻東門也墻除地町町者種桑菜蔬也一名西可以澤耕彼者曰
門之旁有墻墻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讀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國人
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中語東門之墻者曰天下惟兩心相許則我可往彼亦可來未有相思而終
不相就者也若吾所思者問其人則在東門之墻有種桑之草生在阪之西
一思之而已在目中豈遠不可至之境哉但其室則迥而其人之居是室者則
思之而不可得見焉其人則甚遠也吾其能以越情耶

東門之墻 音反叶 兮 東門之墻 音反叶 兮 其室則迥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之墻之外有所植之木實種桑蔬也而東之下言有室焉此然亦行
東門之墻之外有所植之木實種桑蔬也而東之下言有室焉此然亦行

東門之墻 音反叶 兮 東門之墻 音反叶 兮 其室則迥其人甚遠

之時也。斯時而既見君子，則積勞之病，云何而不瘳也哉。

豈以我未往就于也。自與言之一心。既孚。則兩情無間。縱我不佳于室。不果相
其聲音而來。以慰我心乎。誠不知其故矣。

青子佩佩反悠悠我思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青子細細之色佩佩玉也

青子佩佩之子之佩也。希常澤於吾之意。而無時可忘。我思何悠也。然我思之所係者。固常在子。而子之想於我也。豈以我未往。子耶。然兩情相契。縱我不往。子寧不一來。以解我之思乎。而何達之拘矣。

合服子。子佩。蓋因其物而想見其人也。青子。青領也。學士之所服。具父母則神者也。不佩青玉。而曰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縱我不往。二語不必拘拘往來。常套也。與木瓜同意。○色雖一青。而重言青者。古人之類言也。深衣云。具父母衣。以青。子衣。以素。

桃也桃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卷之七

三

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賦也桃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非及作自鹿洞賦則曰廣青粉之疑問又曰樂其美之長育以開先生春曰舊說亦不可廢夫知其不可廢而廢之何哉讀詩者融會觀之可也

子衿三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東楚辭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與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偏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他人也廷與語同○淫者相謂揚之水不流東楚辭鮮兄弟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申讀然表之思其能以自已能達以之入也。桃今達今。有風流藉藉之美。達達自恣。無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閣之間。一極想間。固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見之。使我得以贈桃達之。半果而致青子之神。佩常則美也。豈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是非。靡靡之心。不手是。焉然乎。

猶兄先弟後。所謂舊雨新知。如兄如弟是也。又云。兄弟者。亦親之之詞。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言○通詩二章一意。以匪我思存句爲主。各上四句。言所見雖可。而面不慕。下言所配非可。樂而亦樂。全重不慕非禮之色上。其言自樂于已者。正見不勤心于彼也。○此詩人有所自足于已。非得以家室爲樂也。蓋其所得之。所見之定。而情欲不以動于中。此斯行之君子也。美色爲尤物。非止庸夫。附心往往。賢豪傾倒。此人于淫風盛行之時。而能然超然拔如此。其可挽回世風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離則如雲匪我思存綢繆木葛中聊樂我員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綢繆木葛。亦衣類。葛中。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蓋憂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卷之七

三十四

申。賦出其東門者。日之干色。固有同美。而非禮之色。則不可慕。彼東門之地。乃男女聚會之所也。言出自東門。但見出游之女。有如雲然。美而且衆矣。然雖則如雲。非我思之所存也。若我之室家。所未者。綢繆木葛。貧陋甚矣。而自我觀之。亦聊可以自樂。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矣。如雲之女。吾何奢其。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離則如雲。匪我思存。綢繆木葛。聊可與娛。賦也。曲城也。曲城。蓋也。茶。茶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語意可以深終。故以名衣服之色。綢繆也。

下。請至于園關。亦乃女聚會之所也。言出自園關。但見出游之女。有如茶焉。茶而且白矣。然雖則如茶。而非我思之所思也。若我之室家。所服者。綢繆木葛。貧陋甚矣。而自我觀之。亦聊可以自樂。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耳。如茶之女。吾何慕哉。夫不慕人之所同慕。而惟樂已之所獨樂。所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者。非耶。

通解。如雲美且衆。頭上兼服飾容貌。狀其綺麗可觀。如茶。狀其輕白可愛。思則思離。離之防。不可不立。羞惡之良。不可不全。匪我思存。存乎此。不存乎彼也。此句卓然見砥柱中流。念頭不可說。我自妻子在。何以思此也。綢繆木葛。正與如雲對。綢繆。白也。是薄縐不潔。故色白也。其者。艾色。謂青而微白也。如茶。綠也。衣服之色也。不必如雲所淨也。縐衣在身。茶巾在首。猶云利衣布裙也。雖不比衣。縐聚衣。佩玉將將者。而我之樂。聊寄之我之思。尚不專存于此。而況如雲者哉。聊字。有自足于已之意。聊樂我員。自樂其室也。聊可與娛。夫婦共樂其體也。匪我思存。見其守之定。聊樂我員。見其分之安。○孔疏。出謂出城。則開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則是城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也。○曾南豐曰。張以華。樂也。寢而相樂。言谷風以游于新昏。而樂舊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葉堂直曰。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綢繆木之賢。諸侯羔羊之賢。大夫無之。賢夫婦東門之。獨行君子。于淫亂之風。得之亦幸矣。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卷之七

三十五

野有蔓草。言○通詩俱與至末。即所在以起。故爲賦而興。以相遇。二章爲至首二句。道其景中二句。括其人。末二句。敘其情。總是賦相遇之情。反覆通其慶幸之意也。

野有蔓草露露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我願追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露。露多貌。清揚。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于野。田草之閒。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寧靜清芬。而美一人則清揚婉婉。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申。讀野有蔓草者。曰。男女之際。苦樂千端。如無端。豈想之不勝。勢則知偶然。天作之。不勝其矣。野有蔓草。生之草。露之。露于上者。則清然而多矣。況此有美一人。清揚婉婉。婉然而美也。人或自計求之。而未必得。今邂逅相遇于斯地。斯則有以慰吾夙昔之心矣。寧不適我願也哉。

野有蔓草。言○通詩俱與至末。即所在以起。故爲賦而興。以相遇。二章爲至首二句。道其景中二句。括其人。末二句。敘其情。總是賦相遇之情。反覆通其慶幸之意也。

總解及章得露，澤澤美人得遇其意。

續集

卷之七

美

野有蔓草

與海方澳

賦而興也。漁漁春水盛貌。益冰解而水散之時也。簡闊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

申讀歎與汴者曰夫人之游

其清某士與女罄茲葵女自觀乎土曰既且是桂觀乎消之外然

續集

卷之七

三

獻而興也。訓澤。說。敗。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總解鄭俗

總解鄭俗三月上巳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二水分散士女噴灑爲戲首四句本是賦又以起下二句爲興以賦而興此在詩體中又是一格上士女之指采蘭之衆言下士女則注齊和要者也南方字便有神動色飛之意言士女方秉簡見士女皆往吾何獨不往也洵言不不可不再往也言外見非一處可備伊其和諠則相與前往矣贈句是是一時情思之偶鄭俗所直在采蘭

移下段氣往觀相與皆不可脫乘前一節始而相要已而相語又復相
後之語不能自已可以觀風矣○觀子淫亂之所由贈字淫亂之所結前日
相後日將後世國家相將語本此不必作誤字○杜素說曰始用方字下時一
既字繼轉一且字而復轉一海字且樂字伊其字詩來轉折之妙無窮于此○
鄧潛谷曰鄧國土地寬平人物繁興情思易發風俗淳樸故詩者可以盡得
之○按漢制上已官民皆澤于東流水洗滌祓除去前時之惡俗也○風俗通云漢者澤
萬物出始澤之矣上已日上下當讀為今誤讀者多○風俗通云漢者澤
也杜素以誤賦云云成前篇○女事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瘵也云云云于水濱
凡言祓者祓也以為前篇祓之後世修祓如此○鄧氏曰澤清刺淫也淫始子
觀游離禁婦女無觀儀微也○之土女淫于觀矣○黃氏曰此詩作淫奔者自
後之詞非也觀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明矣淫風雖行詩人指其事而刺
之亦可謂思無邪者矣○曹無奇曰先王制禮女無境外之行尼父
觀政魯有別途之俗蓋男之貴于有別也鄧以采蘭之俗士女俱往入道
之大防與矣○吾知漢唐之區非淫溺者之淵藪乎祓除之行非媒妁者之口庭
乎而夕藥之贈祓以遺其矣

卷之七

三人

漆有章章十二句

鄧國二十一篇五十三字二百八十三句○鄧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
考之衛詩于有九而漆有之詩才四之二○鄭詩二十有二而漆有之詩
已不翅七之五○衛衛為衛女之辭而鄧皆為女感男之語衛人猶多刺
機懲創之意而鄧人幾于溺然無復懲悔悟之所是則鄧聲之淫有甚
于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鄧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略輕自有大
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金陵陳元明書

詩經集成卷之八

齊一之八○齊國名本少吳時夷鳩氏所居之國○齊州之域周武
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而至于濟○齊太公姜桓公
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齊之為國為大國今齊
州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雞鳴章全首○通詩三言皆一時之言○詩是夕陽不敢自安之心精神全在註中
心常恐晚四字有言念通而心愈切意首二章上二句是紀詞下二句是表紀
之心末章通是紀詞一章是耳聞其初者而以爲真也二章是目見其似者而
以爲真也三章乃悟其借以成感焉一步緊是一步○詩上按言古之賢妃朱
子因孔疏言古之夫人誦而榮之耳不知疏曰主序思賢妃解而集傳云序其
事只當云時之賢妃耳○上三章末章四句皆紀告語何而兩章首二句告朱
二句忽指以他人解說殊非理體也○愚意仍是賢妃自爲詰辨之詞當云雞既
鳴矣朝既盈矣若以爲匪雞則鳴矣雞雖是亦雞之聲手而若可不連與也如
此則情詞宛轉更爲微妙○三章一體當不易也集傳間有勿可盡死類如此

卷之八

雞鳴章

雞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合朝之臣既
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
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問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有警畏而不留于遠欲何
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非雞既鳴者曰人君處宮禁之中耳不聞士君子之議現日不視卿大夫
之儀威所賴以作其勤而振其怠者賢內助也告得之齊妃矣大臣也待漏而
朝若也雞鳴而起臣也辨色而入君也得明而治自有朝儀以束水之有改也
而紀之心則尤有切者觀其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鳴視朝此
定制也今使未鳴也子因訝之或謂鳴也子猶待之乃今而雞既鳴矣物無靈
哀應時而動入無貴處遇物則興蓋觀于來朝之人何如乎近有既佩玉之來
同違者亦乘輿而望主殆既盈矣吾君尚可安于寢哉嘆其非雞之鳴也

猶未大乃若繩之聲耳。繩聲而遂以爲繩聲。彼固有轉于聲者乎。蓋其習見之心。方得于未聞之先。故聞其聲。遂以爲繩。而不覺以繩爲聲矣。何暇辨其非繩之鳴也哉。

東方朔曰吳匪東方朔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朔曰。月將出矣。吳盛也。此再告也。

陳旌既而又再告曰。則色視朝。此常規也。使本夜方沉。曙色未露。猶之可也。乃今則東方明矣。蓋視于來朝之人。又何如乎。大者旌旌者。以舉趨小者亦猶粉而咸集。殆旌旌矣。吾君尚可安于寢乎。然其言非東方之明也。然影映於乃月出之光耳。月出而即。以爲晨光。彼固有視于無形者乎。雖其恐脫之心。常惕于未見之頃。故一見其光。遂以爲其見而不覺以東方明告矣。何暇辨其非東方之明也哉。

陳旌集

卷之八

二

公解有二句。本是相承。因難鳴指出朝堂也。乃他處之詞。文章首二句。同各章下二句。則詩人因妃之言而發其陳旌之心也。朝旌盛朝字。如禮記玉藻釋冕。

以朝之制。作虛字看。故詩云。朝會之臣。盈廷盈下。朝門之下也。勿用殿陛字。○陳旌漢云。君未視朝。臣安得進。殿陛之下。○王藻又云。朝旌色始入。君日出視之。註云。臣人常先君出。帝後尊卑禮然也。故常有斟酌。不直言難鳴而起。待且而興。君當急于視朝。而但曰難旌鳴矣。朝旌盛矣。後漢之意。旌旌與難旌。月光與日光。原自易辨。而難旌云爾者。特其不安于寢而欲鳴于心者。真有難于無聲。視于無形。一段光景。故凡疑似于妃之耳。而恍惚于妃之目者。無不認以爲真也。○李三山口心。苟在焉。則問若繩之聲。以爲難旌。心不在焉。雖當寢在側。而耳不聞焉。匪難旌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其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微異字。斯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山會歸。即是此法。但作難旌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

蘇飛集

卷之八

二

蘇飛集。甘泉子同夢。會且歸矣。無旌字。子情賦也。蓋飛夜將旦。而百過作也。止。梁會朝也。○此三言也。言當此時。我並不樂與子同寢而夢。然草臣之會于朝者。侯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

而并子爲情乎

利。旌旌而又三告曰。夜將旦。則百過作。君不聞夫蘇飛飛聲乎。非將旦時乎。此時而與子同夢。虛重。輕之談。我樂從之。爲安子。立不甘之。亦念彼環禁門而待。爾者。幾何時也。草僚方待一人以臨御。而君逾牆而不出。則前之趨。而來會者。且今返駕而旋。歸矣。斯時。豈無痛癢。然議之者乎。謂以一妃朝之。而棄我草臣。吾不知其因。視于上者。何如也。子實懼不待以累子。而人則謂我以及君。使子不爲子。此則不已。法宮而朝。奉牧耶。子其披衣而起。庶無使子之。養疾也。夫旌旌之三言。君如此。可謂詞急切而意愈至矣。則君又安有復欲度之事乎。此其所以可美也。

陳旌集

卷之八

二

旌旌可玩。○孔疏。旌旌無乃以我之故云云。是正說情。直項會且歸來。然旌旌無底二字。是言旌旌無意。特字法。學何耳。當是旌旌無使臣情。承會且歸而轉焉。蓋情意已盡在歸字內矣。○序以此詩爲陳古制。今而朱傳亦曰。古之賢妃。然考之古者。太師奏難鳴。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詩益因君昏情。夫人賢明相。不使謂陳古制。今恐此亦宮中之史。敘述君視夫人之賢。以成之也。○婦人于朝。則旌旌之晨。宮中二聖之稱。昔人所悅。此其作旌旌。切語。見太平之世。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氣象。又何必便減長。序后女則三十卷。○李三山口。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淫之禍者。非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風化。保戒。以成其德。周官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是也。是也。不獨人君。乃爲然。吳王夫差。爲其後。妻呂崇。躬物。崇。以養其幼。數勸其修。學。升。爲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成。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劉安成曰。夫爲妻。綱古之人。身修而字。齊者。上也。思齊所訓。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齊。沈。沈。樂。幸以。

凡人如神所制而王氣如者無足道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今章全句○通詩三章一意無誤決是出獵者相遇而交相稱讚也
既與其好曰與或上下各相稱讚也○昔就川獵射御上者既稱其人為遇為茂為
日而又遇其人稱已為遇為好為茂○印一人之言而見兩人相稱譽不愛見
他意氣飛揚見于眉睫之間者如此

子之還今通我乎猶之問也○今並驅從兩肩兮并我謂我好兮今分

賦也還便之既猶山名也從逐也○三藏曰肩傑利也○獵者交錯于道路
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
必有所自矣

車○賦于之還今者曰今者十里而不有暇樂安所來相風也山東家後而不
有捷是安所來高村也○今就獵而觀之子之乃力俱全射御皆善或發聲而指
示或升高而應聲便捷之至矣一旦通我乎猶山之間相與並驅而從兩肩

雞鳴三章章四句

卷之八

四

之賦是肩得子之還所賦也子反不以爲能乃謙遜而稱我而致我曰
若是乎其賦也以我之與子也而反以譽我者可以當之賦

子之茂也○今通我乎猶之問也○今並驅從兩肩兮并我謂我好兮今分

賦也茂美也

車○子之獵便捷之外見者何其茂也一日通我乎猶山之道與我並驅而從
兩肩兮是兩肩之得子之茂為之也○則乃不自自居而稱我謂我好兮豈真
我之好哉

子之昌令通我乎猶之陽令並驅從兩肩兮并我謂我好兮今分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獵似大銳頭白類高而廣後越轉也

兩肩子之獵便捷之其備何其昌也一日通我乎猶山之陽與我並驅而從兩
肩兮是兩肩之得子之昌為之也○傾乃不自自居而稱我謂我好兮豈真我
之賦哉夫以昌為尚而交相稱譽如此則固不自知其非也○觀民風者觀詩
此而已矣

此詩此詩云交相稱譽玩其語氣只是一人之言○平實稱人上便輕利是
二語語不必分○後曰好或不過便捷輕利之意好與茂俱是才之美賦與昌俱
是技之美但字眼要別○荷雖章曰並驅從兩肩兮其交相誇誇正未
知鹿死誰手之競爭之至也○還是便捷你是輕利技藝之美曰茂才能之
昌曰昌于地雖曰好習于射御曰昌○麟士云子之還謂我侯即交相譽朱子
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于便捷本一事事我固服子之便捷以攻獲禽而子反
歸功于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大段見風俗之不美也○謝
靈運曰千萬人之習俗成于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教化生于一時之放心齊
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上之好惡不可不謹是民之表也大有有
禽畜之戒孟子有無厭之現示訓也○齊以漸成俗至于交譽而歸其非為人
上者道民之俗可不慎哉

雞鳴三章章四句

侯我於蒼蒼兮平而充耳以素兮平而尚之以瓊華兮平而
賦也侯待也我侯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瓊也○東萊呂氏曰晉禮猶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侯我於蒼蒼兮平而充耳以素兮平而尚之以瓊華兮平而
賦也侯待也我侯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瓊也○東萊呂氏曰晉禮猶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卷之八

五

侯我於蒼蒼兮平而充耳以素兮平而尚之以瓊華兮平而
賦也侯待也我侯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瓊也○東萊呂氏曰晉禮猶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蒼兮平而充耳以素兮平而尚之以瓊華兮平而
賦也侯待也我侯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瓊也○東萊呂氏曰晉禮猶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蒼兮平而充耳以素兮平而尚之以瓊華兮平而
賦也侯待也我侯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瓊也○東萊呂氏曰晉禮猶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蒼兮平而充耳以素兮平而尚之以瓊華兮平而
賦也侯待也我侯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瓊也○東萊呂氏曰晉禮猶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蒼兮平而充耳以素兮平而尚之以瓊華兮平而
賦也侯待也我侯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瓊也○東萊呂氏曰晉禮猶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侯我於蒼蒼兮平而充耳以素兮平而尚之以瓊華兮平而
賦也侯待也我侯者自謂也○素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瓊華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瓊也○東萊呂氏曰晉禮猶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輪而先歸侯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
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瑤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瑤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皆禮所謂晉道婦及寢門指入之時也

單出者而入有庭也則見其侯我于庭而指之入矣但見充耳之語不惟清系也而又以青焉加尚之項不惟瓊瑤也而又以瓊瑤焉禮節之宮身服色之鮮盡其得于庭之所見者如此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瑤乎而

賦也瓊瑤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皆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正講由庭而上有堂也則見其侯我于堂而指之以升矣但見充耳之語不惟有青也而又以青焉加尚之項不惟瓊瑤也而又以瓊瑤焉禮節之宮身服飾之鮮盡其得于堂之所見者如此矣不行乎堂則御輪之禮而惟侯于門者庭堂之間則當將與之廢固可見而其俗之不美亦可徵矣

詩經集成

卷之八

六

聽侯我言夫之侯我也起頭看一侯字便見其不迎矣若夫家之者也言只侯于者于庭于堂而已也○晉侯疏曰謂之侯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則取陽往陰來之美也故經曰父親饗子而令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几筵于廟而非迎于門外婿執鴈人指讓升堂再拜奠醢蓋親受之于父也降出廷婦車而婿長綏御輪三周先侯于門外婦至婿指婦以入其車而食合卺而酌所以合體身卑以親之禮之序也○曹無奇曰本幸呂氏註三引婚禮見其府親迎之大而拘小節蓋侯未始非禮特侯于本家則非耳大侯之之禮雖恭而不行于女子之家飾之之儀雖盛而徒見于導人之際先主奠雁御輪之禮安在哉○充耳二句言充耳之執則以素絲而懸于統以為充耳者則尚以現華之有也試謂懸瓊之執用雜練線綴之五色皆備曰口青曰素曰青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而言瓊即充耳類其物也充耳其名也瓊瑤瓊瑤瓊瑤亦只是一物變文以叶韻非以所侯之異處而易其色也此詩但欠兩句親迎奠雁御輪先歸一旅事耳○葉堂山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諸侯以下

皆當親迎故見而親迎夫子所以告文公祖綸逆女春秋所以記孔子是此親迎于渭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山東望國不聞此乎○瓊瑤等只是一物本謂之華草謂之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瑤瓊瑤瓊瑤皆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也○註充耳以青二句本解以素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兼下青黃為總釋也尚加也玉與也方是解尚之句充耳二字領頭而懸此瓊瑤之與文義相足二句實一句也○此與前篇一何作者皆不知其非而存之則可見風俗也

著三章三句

東方之日章全首○此詩男子自作日始出而女已在室月始出而女乃往門則未就者終一日而始行言其情之戀戀無已也○日與月是四時以起興且則未得則去是依已以為去就也○定見云是女蘇日來而暮去者彼其來故曰在室中彼其去故曰在門內蓋自室而開將行也

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詩經集成

卷之八

七

此也履我即就也言此女臨我之隣而相就也

車謂此淫奔者之詞若謂男女相與多起于情彼邂逅相遇者會合之義何而其情亦有未盡者若姝子之子我何如哉夫其且也瞻彼日兮則出自東方矣况夫彼姝者子當此之日則在我所居之室矣其在室也臨我之隣而相就也其情抑何殷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此也履我即就也言此女臨我之隣而相就也

車謂此淫奔者之詞若謂男女相與多起于情彼邂逅相遇者會合之義何而其情亦有未盡者若姝子之子我何如哉夫其且也瞻彼日兮則出自東方矣况夫彼姝者子當此之日則在我所居之室矣其在室也臨我之隣而相就也其情抑何殷也

內之閉矣其在室也臨我之隣而相就也夫彼其往來之事以適其親欲之情所俗之不美亦可見矣

之去則逐之皆已在前為引而文在後為隨也猶勢云緊張者去之意亦猶勢云半步不離之意

東方之日二章五句

東方未明章全旨○此詩作于逐夜之時而二章述其事以刺其君之失時未言其時之易辨以深刺其昧于時也重不風則非句註與無節號今不昨不可平台重與若上惟其與無節號號今不昨也○或云上二章述其事到末章乃判之也

東方未明章反顧倒衣裳之倒衣之自公之

賦也自從也○臣之朝別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居無節號今不昨言東方未明而顧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而謂東方未明者曰明物在天川之以分晝夜者也昧且者君乘之以所與君者也故人君一舉動而百官之從違係焉使與君有一定之節號今必有一

詩經集成

卷之八

八

定一府而致于此行事于此治安何哉君之不知耶今夫朝已入朝此常禮也今我曰東方未明之時而顧倒其衣裳蓋將為人朝之行也夫家不顧倒于未明而時亦既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蓋猶以為晚也至于他日而有不然者吾將何所依依哉

東方未明章反顧倒衣裳之倒衣之自公之

賦也明之始升也○今號今也

而謂日出視朝此定制也今我曰東方未明之時而顧倒其衣裳蓋將為起朝之來也夫家不顧倒于未明而時已為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蓋猶以為晚也至于他日而有不然者吾將何所依依哉

不昨也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此心恒恐晚朝倒衣裳謂介望逐逐之時不得顧其衣裳非其以承作裳裳作不也召之召其人也今者傳號今而來此二章雖言其早便見他時不免又太甚意觀不風則非句可見亦要知耳

失之晚處未免更多詩人但從其早言之極有含蓄○孔氏曰曉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暘則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以暘為乾此無取于乾故言明之始知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召之令之亦只是號今中一節事

折柳樊圃章反顧倒衣裳之不能晨夜之自公之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其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而謂夫其所以號今無節足居不昨如此豈以晨夜之度有難知乎彼折柳以樊夫圃其固若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而不敢越越焉以其內外之限明也晨夜之限昭然其明何以異是則亦無節知矣今乃昧作止之令而顧倒于明之開失寢興之期而消亂于晨夜之度不失之早則失之暮而無一定之節焉反狂夫之不若矣吾人而欲從召令者何以為守也哉夫君者萬民之表也與若無節號今不昨則人無所據以為信由是紀綱政事得失其

詩經集成

卷之八

九

序矣詩人之言其淡有憂也夫
而謂此章上二句此晨夜之限易知下刺君之不能知也則已為晨未別已為夜不風則君重暮上總是其無節之甚不風折看大意謂晨夜之限甚明何君不能知而至于不早便憂其號今之不可信明矣折柳樊圃非若築土為牆之可恃然柳之內乃內也柳之外乃外也其限豈不其明況味不風則莫亦似早者其偶而暮者其常以見君之情于政事處不能晨夜大概就不知早晚說而暮只當一吳字與暮夜之暮不同○韓士此章言意頗似反與然折柳樊圃四字無昭應故舉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此晨夜之限一句也故謂之此○吳詩曰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考政日入而潔奉案盛日夕而封虎

天刑蓋不獨與晨夜便臣下而已亦所以順天時而宜治化也倒衣詩人從從以已不昨之故與利手○昔人公執田道遠行遲遲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言也太公問之夜衣而行取明至國勤其政而奔治意使子孫能守太公之教豈有不能晨夜乎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嵬章全行○通詩前二章而北輪刺齊侯侯侯欲而天下之大倫下二章
兩托興刺齊侯侯侯不能正以義而失夫婦之大綱以懷字從字穆字穆字為主
崔嵬崔嵬然意專在崔嵬詩是齊風刺齊侯正是漢刺齊也夫齊桓侯兄自宜有
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郊成亂于宋柯三強以自固九屬望者齊可齊侯特
強以行齊文姜要行以強欲桓之不能制去以齊之勢重也齊之版于其妹
以桓之中懷也故義歸于刺齊也○篇中無一言及文姜者以其不足言也且
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托喻于狐為言于齊其所以刺齊者隱而彰矣○上玉
云前二章云齊子云齊道云懷止明是齊公後二章云取妻明是桓公然終不
露一公字說者亦直如詩之妙

南山崔嵬狐綏綏章四句

此也南山崔嵬南山也崔嵬高大貌狐狐邪媚之風綏綏求匹之貌齊道適齊之道
也齊平陽也齊子齊公之妹齊桓公夫人也美齊公通焉者也山從也婦人謂

詩經集傳

卷之八

十

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此齊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
從此道歸于齊矣齊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此詩刺齊侯也齊侯不可謂者男女之倫不可弛者夫婦之綱而
況人君又綱常之主乎彼南山之勢崔嵬然高大其上有邪媚之雄狐乃綏綏
然獨行而求匹焉彼齊君居高位而行邪行何以異是且其適齊之道焉然而
寬平齊子則從此道以歸于齊其令則正其禮則宜焉既曰歸止則兄弟日遠
齊公何為而復懷思未歸之先既不可消倫而妄思既歸之後何又思之耶殆
狐之不如矣

疏解此章以南山喻高位以雄狐喻齊侯之邪行是隱比之正者居高位在南
山上見行邪行在狐上見齊道句以下言文姜既歸齊公不當淫之也明其
為齊桓桓非齊公所安思見云既歸之後不可思若然則未歸之前可思矣兩
言齊道有焉見齊子之歸人人屬目也齊子二字書法嚴其易又二字見失其
兄道也

葛屨五兩章四句又冠綏雙十所止齊道有齊子庸止既曰庸止又從止
此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
道以嫁于齊也從相從也

車又觀之葛屨五兩各相為耦而不亂冠綏有雙亦自為耦而不可亂夫人
之各有定耦而不可亂何以異是且齊道有焉而平直齊子則用此道以嫁于
齊矣夫既用此道以嫁于齊則為齊公之配齊公何為而復從之以亂其懿範
乎

疏解此章以物各有耦喻文姜非齊公之耦是隱比之反者兩二屨也屨有耦
屨黃白屨黑屨黃白五兩各相為耦五兩各相為耦五兩各相為耦五兩各相為耦
與屨為耦五兩各相為耦五兩各相為耦五兩各相為耦五兩各相為耦五兩各相為耦
必雙方相耦可對結決不是單亦不可益也下四句言文姜既歸齊而為桓
公之偶齊公不當亂之也見齊公父美非其偶也

葛屨五兩章四句又冠綏雙十所止齊道有齊子庸止既曰庸止又從止
此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
道以嫁于齊也從相從也

與也葛屨五兩章四句又冠綏雙十所止齊道有齊子庸止既曰庸止又從止
此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
道以嫁于齊也從相從也

與也葛屨五兩章四句又冠綏雙十所止齊道有齊子庸止既曰庸止又從止
此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
道以嫁于齊也從相從也

與也葛屨五兩章四句又冠綏雙十所止齊道有齊子庸止既曰庸止又從止
此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
道以嫁于齊也從相從也

與也葛屨五兩章四句又冠綏雙十所止齊道有齊子庸止既曰庸止又從止
此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
道以嫁于齊也從相從也

杜郭矣以開其意。得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夫詩人一則刺齊襄一則刺魯桓。而于文姜。竹葉片言及之。若曰此尤不足道者也。詩人之惡惡。亦顯矣哉。

原歷此章。以折辭引起。錄灼而嘆其無以制之也。匪媒不得。與上必告父母。俱就娶妻之常理。言既曰二句。方將齊侯說。如之何者。深思之詞。設法二字。極然。然在其中。亦重求二句。納之不正。則齊侯有不敢制者。今齊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早裁制之。為而又使窮其欲。以至千餘也。惜乎始得其正。而終棄之。正其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詞略。齊桓。耻之也。意上齊侯惡之也。孔疏。公羊傳云。夫人謂公子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惡之也。故酒子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棄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彭生送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左傳。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知齊與通者。以好淫之事。牛一聚居。不而既。齊始然也。公羊傳。始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管仲。公上車。招其屬。公死。于車。招與抗。音義同。○幹即

卷之八

十二

勝也。○春秋。書公與夫人姜氏送如齊。胡氏傳曰。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可見無宗法者。必貽殺身之禍。此萬世之漢戒。○頃天倫者。必必烈失夫綱者。身必危。管桓公適彭生之禍。而齊襄亦蒙失位之殃。則是天道彰明較著矣。

南山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繆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遺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台齊侯于濫。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適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章。刺齊桓也。

無田甫田章。全首。○通詩以戒。嚴等為主。上二章。嚴等之無。嚴人。嚴遠大。而忽近小也。本章。嚴等之有。成。言近小。自然可。嚴人也。正見不必。嚴等之意。○大意。謂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求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至。不可驟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為之。可以忽然而見其升。是小非不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欲

等則厥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忽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通章。俱是戒人之詞。勿以一戒一勉。平看。亦不必用為學為治之意。○詩十。全篇皆此。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此齊俗急功利。喜夸許之辭也。

無田甫田

維莠稂莠。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此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莠苗之草也。維。維。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厥小而務大。忽近而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莠。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厥小而務大。忽近而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

維莠稂莠。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十三

此也。葉。葉。猶。猶。也。但。但。猶。切。切。也。

此也。葉。葉。猶。猶。也。但。但。猶。切。切。也。○此也。葉。葉。猶。猶。也。但。但。猶。切。切。也。○此也。葉。葉。猶。猶。也。但。但。猶。切。切。也。

合

合。此二章。言。言。等。則。有。不。迷。之。弊。也。上。二。句。言。戒。作。以。小。大。言。下。二。句。言。戒。思。以。遠。近。言。田。字。思。字。有。急。速。意。須。要。得。四。無。字。語。氣。大。小。遠。近。虛。實。說。詩。本。有。非。言。人。當。安。千。近。小。言。欲。遠。大。者。必。始。于。近。小。也。○輔。氏。曰。厥。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要。作。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要。想。者。之。所。與。也。要。作。則。事。不。遂。矣。想。則。心。徒。勞。矣。若。緣。之。延。蔓。侵。襲。禾。之。米。切。切。所。謂。傷。心。之。痛。也。葉。葉。然。然。獨。出。之。說。但。但。惻。然。不。安。之。意。字。義。精。別。

無田甫田

維莠稂莠。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此也。葉。葉。猶。猶。也。但。但。猶。切。切。也。○此也。葉。葉。猶。猶。也。但。但。猶。切。切。也。○此也。葉。葉。猶。猶。也。但。但。猶。切。切。也。

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過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願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遠矣

中庸夫誠者既無所益孰若新序而有成乎推彼童子平方幼艾而旋棄之可受時方總角而弗然其下垂視之成人固有間矣然見之未幾且突然就其以出遂跡于成人之列此豈願等而強求之義哉童子乃成人之漸習道有軌奔之期循其序而漸進有必至矣然則天下之事能循其小者未之有也君子至子大能循其近者求之而忽然可至于遠未有不謂其極者也于今日之田南四里遠人者何紛紛乎請以童子之說消其躁而可也

陳此章下節序則有必至之理也與上二章乃相形之意而非相對之言婉變幼之客總角幼之飾總角喻近小戴升喻遠大升者童子起其髮以爲兩角如非字之形也童子乃成人之漸總角有戴升之期可見人不必驟等蓋由其道而勢固必主也求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正理出上兩章四無字指和○補處原曰本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爲此以曉之小之可大

詩經集成

卷之八

十四

通之可遠理固然也誠小者大忽近則遠則欲之亟也循其理之自然而計獲之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不自知者知其欲之所爲則躁乘之意油然而終不能有所遠矣○徐儼強云赫欲者無待成之理循序者有必成之功齊俗急功利故詩人以此戒之○或問南田詩志大心勞朱子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足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欵一步看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書曰若升高明自卑陟遐必自迺蓋言漸也詩人具知進乎誠後相景之美功利皆妄之無聖學其所從來者遠矣○先哲有云南田悟進學術門悟處世可謂善讀書矣○附錄全章徐光啓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詩戒妄求而進之以序也夫事以漸進其理然也舍此而務遠大焉徒有其心豈可得乎且自功利之習成而躁競之風熾齊之俗其失在人心矣詩人欲挽其靡也而爲之歌甫田曰人謂爲田甫田哉市田矣荒而不治如夢之騷騷何也人謂爲乎

思遠人欲遠人思矣愛而不見如心之初初何也夫農夫手足胼胝爲連年也人謂朝夕憂勞爲所未在已也以吾齒食之勤而得此勞之果榮以吾齒仰之勢而易此心之但則何利乎吾安知食之之必得而獲者之必大乎又安知遠求者非害之門而近取者非福之因乎○試觀童子總角升矣見之未幾突而升矣其爲總角也雖然少好吾不知其當爲成人也其爲升也雖然成人吾不知其當爲童子也此豈有所求而得望而至哉事有其序循其序而進者勞物有其時有意自見其理而無心者自見其理勢然也今之人有能遊漸進如童子之爲成人者乎則用力省而見功博貴成近而取效遠矣與夫好勝之士自爲勞擾而終無益者功相萬也是故哲人舉事量力而行君子持身居易以俟豈非有見於此哉○直捷處於本文不旁入一字先章所能也直捷處無一字不含藏無一字不味覺恐先章亦不能及○全篇皆此此又詩家一格與鶴鳴章相類妙在含蓄低徊絕無一語說破○齊俗急功利喜誇詐此詩正是對症之劑通篇雖不說明正意細玩結局一段已將莊中循序大旨和盤托出蓋所謂此者但不說明小大遠近如何事實耳若將躁等欲速急行遂指過其間作詩本旨安在哉故知善作此體題者未有不善會註意者也觀此文可以悟矣

南田三章章四句
應今本章全首○通詩三章一意總是指其物而美其人也當以人爲主不可以人與犬對首章美其人之才德下二章美其人之才貌要說得近齊俗一邊大意與還詩相類但還詩是交相稱譽此詩是已譽他人故云習同
賦也應田犬也今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詩同
南田此四句相稱譽之詞若謂田獵之而人之才勇德貌所由見也是故追述擊獸者存乎犬發縱指示者存乎人今臨臨田獵之郊而獵者不主狗者而主獨決有意于斯人方其走韓盧之捷而搏獐于山林之間領下之環令今然其有聲焉在物如此其人果何如哉但見此人也按詩曲全便遠外見獨留一時

詩經集成

卷之八

十五

應今本章全首○通詩三章一意總是指其物而美其人也當以人爲主不可以人與犬對首章美其人之才德下二章美其人之才貌要說得近齊俗一邊大意與還詩相類但還詩是交相稱譽此詩是已譽他人故云習同
賦也應田犬也今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詩同
南田此四句相稱譽之詞若謂田獵之而人之才勇德貌所由見也是故追述擊獸者存乎犬發縱指示者存乎人今臨臨田獵之郊而獵者不主狗者而主獨決有意于斯人方其走韓盧之捷而搏獐于山林之間領下之環令今然其有聲焉在物如此其人果何如哉但見此人也按詩曲全便遠外見獨留一時

力能比經北公不似陳聞文去古則秀而後之者鼎也

發奔地一葉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顯矣其從如雲言雲無定性隨風而已雲升

人所見于魯則射也射皆三番而止終日射美且久射而能中也正是
小鳥其飛最疾故去之十有以爲的不出正則巧矣末句說承或黃枝條而可
之展我甥兮還重稱其爲齊之甥意含蓄之意在中故曰齊人之甥詞一說人
都說曾莊爲齊侯之子故詩人加一展字設爲諱護之詞以成之然此本齊詩
原其本意蓋欲露出曾莊故曰展我甥未必有明其齊侯之子意小序特指摩
之說而朱子因之未足據也若謂出舅外侯之子恐非詩人神厚口氣○端士
按通詩皆贊詞展甥句亦贊詞如後人宅相之說不必謂又有微詞也明非齊
侯之子集傳頗本小序而徐文定以揣摩諷之然則非齊侯之子曾莊曾
自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之而亦未必遂無其意姑兩存之○孔氏曰正者侯
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
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二尺
三寸少半寸正以新畫爲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黃次黃次居外諸侯射
三正振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三正去白而畫以朱其外之廣皆居侯中
三分之一而中央之標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焉名齊
侯之圖名題后爲正焉之提點者射中中以中爲後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
侯絲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侯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以皮爲之三分侯
之一似鳥之棲故曰棲鵠正則畫布爲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
曰正棲皮曰鵠是也○三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齊侯之甥兮清揚婉兮今辨則遠矣今射則實兮今四矢反兮今以禦

賦也樂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于衆也或曰齊於樂節
也實中而實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
之精可以禦亂如以全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兩詩皆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愛好也語其目則清然而明語其眉則
揚然而美婉乎其可愛也其威儀之變于此可見矣貽于甥也四達焉而異于
衆時手射也則中焉而異于手且四矢之中皆得其故處巧力俱全誠可以禦

亂焉技藝之變又于此可見矣持衆美而會之一身安若可以無憾矣而每爲
人所不足者必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也詩人嗟嘆再三則莊公之所大缺
者不言可見矣
祝嘏百句亦兼威儀技藝清揚句是威儀之變清目清明揚眉上清揚婉兮
言眉目之間婉然其也無四句是技藝之變齊馬一句對射則其言有齊
則進者言文舞武舞皆進出于衆也賁字見其方反字見其巧射必曰矢者衆
其有事于四方也射則不徒賁而而又中其故處力而舉巧謂不足則以禦亂而
何禦亂亦即結上三句說自未嘗言看言外見射足以禦亂而猶不足以防淫
也○記言聲言必及于服羽旄然後謂之衆故衆必舞而後成雖因君之敬
于成均亦必成衆舞衆既成則舞大夏○金侯姓失名南宮長萬宋大夫莊公
十一年曾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說通或曰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
不能也先儒謂魏曰但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
德莊公藉勇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指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
殺何有于子之廢故得穆國郎侯歸伴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婚僕僕焉甘
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乃莊公者猶父復
仇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耳耳惜
手莊公既幼又無子犯石碣之臣幸其小安忘其大怨悲夫○李三山曰莊公
有威儀技藝之美而不免倚勢之刺昭公習威儀之節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制趙氏之禍雖多才多藝而不能移
本何所補哉○附錄漢書卷之八之始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
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詔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
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客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
和穆然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千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
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齊侯之甥兮清揚婉兮今辨則遠矣今射則實兮今四矢反兮今以禦

齊侯之甥兮清揚婉兮今辨則遠矣今射則實兮今四矢反兮今以禦

文誠敬以事母成刑以毀下車馬僕從莫不依命夫人從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主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諷刺之意甚微言外褒獎再三則莊公所大闢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集成卷之八終

卷之八 國風

金陵于以臣

詩經集成卷之九 國風

魏一之九○魏國名本建於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陝隘而民貧俗儉蓋有理實之遺風焉周初以時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人貧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邯鄲之于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有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葛屨章全音○通詩二章不十上直刺其福惡之事下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其福惡之故也但詩本為刺福惡而福惡却自儉嗇中來故詩稍及之只當以福惡為主不可分言○坑小序則魏之福惡不止一人即此人之福惡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言也○上章指其事下章原其心○黃葵峰曰此乃詩人詠以為刺亦非女子所作

糾糾葛屨可以履絳絳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褻褻之好人服之反之也糾糾糾糾之意夏葛屨冬皮絳絳猶猶絳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

卷之九 國風

要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褻褻衣領好人稱大人也○魏地陝隘其俗儉嗇而福惡故以為絳絳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褻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市議咏葛屨者曰禮貴乎中而不可過于儉也苟一于儉嗇則必過而多至于失禮矣吾知何人也彼葛屨用之于要褻也今糾糾之為屨乃可以履絳用之非其時矣要婦三月廟見然後可以執婦功也今褻褻之女手乃可以縫裳使之豈其體乎且非縫裳而遂已也凡裳皆統于要又使之治其要焉凡衣皆統于褻又使之治其褻焉適要褻之方成好人遂從而服之是何其急不能待有如是耶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其使女之非宜下言其服之之急也皆應不可以要褻女十不可使縫裳皆處之失宜者故以葛屨與冬用夏履一似可以履絳者正應要褻安欲一似褻褻女手須重女字上蓋已廟見為婦未廟見為女既謂女手便不可執婦功今使縫裳又使治要褻而遂服之則福惡矣此皆由俗之儉嗇不

二可以字最婉約有味見此事情何不可之有○蘇子由曰君子之爲國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高樓而履霜及其昇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通解要微句另句不可只就上文所縫之衣言然即承上句來亦不妨要之補之非成衣也略成大概即服之矣有不俟要微之舉意好人猶大人蓋公族等入也○註緣衣乃不相左之意寒涼不堪用之意○孔氏曰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未祭行非未成婦也○麟士按註三月廟見二句本毛傳乃孔疏又謂無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贊明贊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云廟見者安知不即指助祭似亦不必以有舅姑與否爲判○上玉按爾雅字此章可想得其意矣至下章惟是福心方顯出說者其在含吐間更有餘味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其象維維是偏心是以爲刺叶音

詩經集傳

卷之九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掩所以掩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是促如前章之云耳

申謹然是好人也自其外而觀之提提安舒而進止之有度而讓讓之節宛然讓人在右而自避于左其容貌之美如此自其服而言之其所佩者以象骨爲掩而用以綳髮秩然有貴者之飾其服飾之盛又如此以是而觀之若無可刺矣惟是細心而思于欲而縫裳有資乎女子要褊迫服乎初成何內外表裏之不相稱也是以爲失好人之度而可刺也葛屨之歌履霜之興于豈無謂而作也吁此可以見親俗之不美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敘其外之有可觀下言內之有可刺也好人句見進止有度也宛然句見退讓有節也佩其句見服飾皆盛也左辟者古人以右爲尊故讓者避右就左賓主相接上階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此三句皆不見有褊迫意象惟中心褊迫是不解其外

表裏之不相符所以不能不刺之耳福心雖應上接卷四句然此人偏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縫裳故止其節如前章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則專指縫裳要褊也或就指此說或竟說而縫裳在其中俱可

葛屨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儉然而儉之過則至于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惡矣葛屨汾沮洳國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章全言○通詩三章總是刺其有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也重殊異二字者本意指貴人說若貴人乃刺他不似貴人則是以公卿之度而責乎

彼汾沮洳章其美其美其美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典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草萊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蓆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者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

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詩經集傳

卷之九

申謹然彼汾沮洳者曰貴人之所以稱重于時者以其量勝而非區區以官論也何今日之俗乃競趨于儉客而獨不足于量也彼汾沮洳之地有莢生焉則言果其美矣彼其之子列爵公朝而掌公之路車自其外而觀之則儉客之修整禮節之舒徐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然外雖可美而其中之所存者則儉褊急而無寬弘廣大之量貴人之態似不如是也不亦殊異乎公路也哉

彼汾一方言果其美其美之子美如英其美如英殊異乎公路

與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儒術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申謹彼汾一方有榮生焉則言其美矣彼其之子之爲公行者容觀則其華之榮文章昭灼蔚之光語其美有如木之英者焉雖曰美如英也但公行之量必異乎尋常而人褊急之態則殊不似于公行耳

彼汾一曲言其美其美其美之子美如玉其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與也一曲謂水曲流處水鳥也葉如車前蓬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

申鑒彼一曲有養生焉則言采其資矣彼其之子之爲公族者儀容昭生已之光氣兼有溫和之度語乎其美有如玉之溫潤者焉雖曰美如玉也但公族之量必彼乎流俗而今迫促之量則殊不似平公族耳夫容貌之美雖可觀也而其不似貴人則可惜也此詩人所以深刺之歟

德解與義一取不過以二彼字相呼爲與耳各與字四句止下兩句轉其語而誤之○轉上段以無度反始則采其資之意也美自外面容貌言無度猶云不可枚舉也如美玉之可容節之間後還問雅如英華之可愛如玉謂容節之間猶溫潤如美玉之可容各重末一句就內之度言雖有貴人之容而會不中體是貴人而味不似貴人謂無一毫貴介氣也公族公行公族總足貴人通稱非三人也○一說彼其之子且指在位下公族等乃借字面言之非謂此人爲此官也正如俗云非大人氣象說亦可○陳弓父曰公僕子爲魯相拔

卷之九

四

國蔡主權以卿大夫而與民爭利雖平爲下矣但未莫采采實言其意非真有其事故以爲與耳且如見卑下之處一方一山見其地無多不安與民爭也彼其部諸之詞○朱叔熙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三年晉以卿之適子爲公路庶子爲公行○上玉接焉接章偏心是明刺此是應刺只于承異內意會之勿遽更有味○曹無奇曰徐原夫德何必割計中添出下中禮字則徐爲失中所以可刺○劉安城曰扁鵲姓秦名扁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藏結所謂垣一方者情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藏音微○密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垣見彼人也

汾州三章章六句

國有桃葉章自○此詩二章一意上四句憂其國小無敵下嘆人不知其可憂也以憂字爲主憂恨思來玩本文其誰知之便是不知我者說話玩註重嗟嘆之便是嗟嘆上事大抵心之憂矣三句是起勿思勿意○上章歌謠愛萬千聲想不平之鳴下章行困愛形于跡寫無聊之意要知說憂處非徒自爲之憂欲人

共愛之也亦可以見其爲國之心

國有桃其實之殷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有謂我士也嗟彼人是說叶并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與也微食也合曲曰歌從歌曰謠其語詞○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敵故作是詩言國有桃則其實之殷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足矣而予之言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愛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爲此之可愛而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愛矣

申鑒彼一曲有養生焉則言采其資矣彼其之子之爲公族者儀容昭生已之光氣兼有溫和之度語乎其美有如玉之溫潤者焉雖曰美如玉也但公族之量必彼乎流俗而今迫促之量則殊不似平公族耳夫容貌之美雖可觀也而其不似貴人則可惜也此詩人所以深刺之歟

卷之九

五

士也不疾而呻無憂而憂豈其憂哉懷張之琴慨然有廢世遺俗之計耶亦見其不度德量力虛驕而無益于救矣且曰處弱者利因庸庸者多厚福彼君臣相與安常而泰和平之福者已足矣奈何反欲以丁之非瑋彼之是而致且謠焉哉嗟乎當局者無千端九患子之形而乏大計代諸者習焉持釋養交之說而察深謀則我之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然此之可憂而不難知彼之非我一則曰嗟一則曰何其特未之思也誠思之則知紀綱不振國乃滅亡將自愛之不暇矣何暇以驕而非我哉

經解與意只至四句止則有桃則取其寔而殷之心之憂則其狀且謠之大以是以事理之必至爲興不必深求也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述已之憂而與人情之開悟也心之憂非憂其國小其無敵也詩怕國小無敵重政上蓋紀綱不振則國將亡此所以憂之歌謠非但是憂之所寓就有借歌謠以隱退國家訖輒時事之意故下以子曰二字應之若只以心所繫結見之歌謠以自舒舒其懷抱人亦安知其憂因說歌而且謠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

自此以下每二句為一詩既詳己之有懷亦望人之有悟也不知四句正言人不察己之憂也指漢仙朝政倣殷解脫于胸臆而于歌詩發洩之彼人是為補彼實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憂更古乃小國之德應如是也子曰何其作詩者憂國是也若謂因何用更張乃可相安于無事是矣安得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乎夫然則是洞解紐繩可以為治而精明振刷者反為矯亂之階隨俗習非乃以為達而高目憂依者適得皆時之誘心之所憂誰則知之耶已不憂而又整他人不得憂通國以養殃為得策舉朝以深計為妖言忌屠火之憂就處堂之無憂亦勿思而已矣勿思正謂不思國之無政而將亡也使思及于此豈亦以我為憂哉揚之以勿思正欲人動深長之思也

固有棘其食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與也棘東之短者聊且略之詞歌謠之不足則出遊于國中而為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也

詩經

卷之九

六

車適國有棘則其憂固可取之以為食矣況我之于今也感國事之日盛而不禁憂思之百集既歌謠之不足而聊行國中以為憂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行國謂我事出于過舉志溢于憤生而反以為擾恣而無所止極且曰更張者未必是循俗者未必非彼上下相與悠游而享安寧之休者已足矣而予之言獨何為哉嗟乎上之人習乎非而莫知所憂下之人忘其非而反病吾愛則我之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未之思故耳惟其未思即有詳詳遠慮之士不足動其非非今是之懷即有悲歌慷慨之詞無以發其同心共濟之想謂予之問極也予亦何辭而彼之是何可辨也予之憂且溢矣

疏證上章歌謠是言發于聲此章行國是言發于述然行國須帶歌謠之不足說來然後下面曰彼人是哉方說得去不然何以行國而述知其憂國也罔極指行國說蓋行游似縱恣不羈者故曰罔極○心憂而歌且謠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類歌謠是不平之鳴也顧謂其為行國懷無窮之思而顧謂其罔極士君子憂世憤俗之心不諱于世俗如此○罔小無政亦只就詩者意

其然詩以言心憂而無人知無人思耳所以心憂所以歌謠所以忘思皆在直外○罔極言曰系辭之憂憂王至之已覆也罔有棘之憂憂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安也夫觀以國小無政上下恬然不以為憂至于晉獻之兵一入而遂不可支詩人之言殆矣自古國家危亡有謀之士多見其幾而當局者往往不悟我意以為憂彼愈以為是而以我為其來世人情大都若此此固是所以具非而亂亡接連也○謝安山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聲哄而眾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快頓首危之辭晉室此輩誠其國哉罔極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

罔有桃一章章十二句

陸站章全旨○通詩三章見孝子之不忘乎親也各上二句是望親所在下皆想像其親念已親已之言也當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親已俱從瞻中想像出來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則所以存諸心者蓋至不言已之意此意要備出

詩經

卷之九

七

陸彼姑兮今瞻望父兮父曰嗟乎子行役風夜無已上真解故猶來無止賦也山無草木曰姑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此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風夜勤勞不得正息又親之曰庶幾憐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于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役也

疏證賦姑者曰子今者辭家而賦遠詩出門而曉萬里雖然一別良與親離自非忍人未有不辭然而憤懣也以故朝斯夕斯何時不思登臨本阿瞻不念于是陸彼姑兮以瞻望父之所在衰年頓頓今復何如一驛日關挑子父之在其處也而思念之南恒于姑焉寄之於夫我之念父如此而父之在家也

事不念我而親之乎。吾思父必曰。嗟子子已背親而役中。固當停力而具行役也。風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矣。然遠行易以犯患。惟慎處可以得全。子固日夜望子之來也。尚其慎之。誠猶可以保身而來歸。以終吾養。無或止于彼而不來。以貽吾憂也。父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父之心為心。而瞻望之無及矣。能已于思也哉。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子。奉行役風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賦也。山有草木曰岵。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其勞之甚也。乘謂死而棄其尸也。

中諸又陟彼岵兮。以瞻望母之所在。倚門倚閭。惟恐終日一游。日間既告母之在其處也。而思慕之懷恒十岵焉。當之矣。夫我之念母如此。而母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親之乎。吾思母必曰。嗟子季已結髮而從。固當盡瘁。而其行役也。風夜勤勞。不遑假寐。誠可憫矣。然陟險難。以覓禍。惟慎旃哉。斯可無虞。子固日夜望季之來也。尚其慎之。誠猶可以保身而來歸。以終子望。無或棄子彼而不

能以忘情也哉。
卷之九
人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子。弟行役風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中諸夫我之念父母如此。而所賴以朝夕奉侍以娛二人者。則有兄在也。而吾敢以忘兄耶。故又陟彼岡兮。以瞻望吾兄之所在。而思念之心恒于岡焉。奇之矣。夫我之念兄如此。而兄之在家也。又寧不念我而親之乎。吾想兄之心。亦父母之心也。必曰嗟子弟已去親而事人。固當同心協力。王事而具行役也。風夜勤勞。必與儕輩偕作偕止。不得自如。其盡瘁亦甚矣。然保身之道。在所當慎。子固日夜望弟之來也。尚其慎之。誠猶可以保身而來歸。而得與我承膝下之歡。

乘墳焚之樂。無或死于彼而不來。以重吾戚也。夫子也陟岡而望。思急難之何人。兄也憶遠而嘆。則戾此之幸。至斯又孔懷之情所必至也。而我為其弟。其何

以為。嗟嗟。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夫今行者。望我父望我母。望我兄而不歸。願瞻之思也。抑何勞也。又今居者。望我子。望我弟。而不勝死生之憂也。又何苦也。哀此征夫。亦徒抱此無涯之戚爾矣。其誰知之。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子。奉行役風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賦也。山有草木曰岵。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其勞之甚也。乘謂死而棄其尸也。

中諸又陟彼岵兮。以瞻望母之所在。倚門倚閭。惟恐終日一游。日間既告母之在其處也。而思慕之懷恒十岵焉。當之矣。夫我之念母如此。而母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親之乎。吾思母必曰。嗟子季已結髮而從。固當盡瘁。而其行役也。風夜勤勞。不遑假寐。誠可憫矣。然陟險難。以覓禍。惟慎旃哉。斯可無虞。子固日夜望季之來也。尚其慎之。誠猶可以保身而來歸。以終子望。無或棄子彼而不

能以忘情也哉。
卷之九
九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子。弟行役風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中諸夫我之念父母如此。而所賴以朝夕奉侍以娛二人者。則有兄在也。而吾敢以忘兄耶。故又陟彼岡兮。以瞻望吾兄之所在。而思念之心恒于岡焉。奇之矣。夫我之念兄如此。而兄之在家也。又寧不念我而親之乎。吾想兄之心。亦父母之心也。必曰嗟子弟已去親而事人。固當同心協力。王事而具行役也。風夜勤勞。必與儕輩偕作偕止。不得自如。其盡瘁亦甚矣。然保身之道。在所當慎。子固日夜望弟之來也。尚其慎之。誠猶可以保身而來歸。而得與我承膝下之歡。

乘墳焚之樂。無或死于彼而不來。以重吾戚也。夫子也陟岡而望。思急難之何人。兄也憶遠而嘆。則戾此之幸。至斯又孔懷之情所必至也。而我為其弟。其何

銀所以得獸必力而拘諸野然後歸而充諸腹使不待不假則爾庭有獸
之獸則亦守吾之狩以俟其獸之自集耳豈因不得獸而遂變其待獸之節
心哉然則使我而不伐相抑將何以得食也夫世之不耕而食者多矣而斯人
也其窮如此猶以為不耕不可以得食而食其官而窮其職乎不耕而食者多
矣而斯人也其困如此猶以為不獵不可以得獸而受若直而忘若乎彼君
子今信乎食必以力非其力則不空食其能不素餐者矣○附錄彼君子兮二
句周天位文及文評以資觀覽○魏無素餐之君子亦就其志信之也夫入皆
不樂居素餐之名抑知惟如魏君子庶可免斯耻耳詩人就其志而信之有以
夫且夫力與數之相左也蓋往往而然矣力能至之而數不能必之信信之
其力而心與力之相連也又往往而然矣心能至之而力不能副之昔仍信之
于其心持此可以斷伐信之君子矣君子知夫得失之際非可以一途執也以
為得之而皆出于自力何以有自力而猶不得者也以為自力而不得而遂可
不自力何以有不自力而卒不問有得之者也君子遂于此有定力焉亦有守
心乎今觀于伐檀河上之詩蓋既如此而取不耕種其志又如彼彼君子兮吾豈
不能為君子堅其信哉不素餐今斷斷如此也凡事之皆亦各乘乎其氣以氣為
手而力以赴之是厥厥功乃受厥直而初願耳久之而厥厥功者既未必受
厥直氣亦當自衰也則世或有無功而受之直者指焉不亦可乎然而君子不
敢也以為如是而何以免素餐之誅也凡事之成亦各視乎其力以力為端而
積漸以致之既備厥勞亦食厥報尤常分耳久之而備厥勞者又未必食厥報
力亦當自沮也則世或有無勞而食之報者指焉非情乎然而君子不忍也
以為如是而將終身抱素餐之耻也世有貧苦之士且夕拮据告飽一餐而不
可信為不素餐者以其所志僅有餐今特限于量耳今蓋其量以予之亦將違
過而受是其心有不可知也亦有同變之子終日營謀不能告飽一餐而亦不
可信為不素餐者以其所志亦僅在餐今特窮于遇耳今蓋其窮而福之又將
濟也自安是其中有不不可必也若彼君子吾知免夫○合上兩篇看來不素餐
自見原不是懸擬後世詩文皆當日所如此後日居官食祿可知也宋孝宗見

意也況代惟七旬原非君子其有是者不過是詩人借言何得一筆若用推此
體貼深細得一片空明詩藝上全不違極作也
坎坎伐輪兮今之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兮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輳也伐木以為輪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言不素之數也賦
三歲曰特

中講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輪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顧乃置之
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且淪漪而輻輳無所用是食力之謀弗達矣然其人之志
窮且益堅以為人之謀食貴于用力苟不稼不穡也胡取三百億之禾不稼不
穡也胡瞻爾庭縣貍特之賦是我之用之于伐輪者誠謀食之道當然也即不得
食而亦何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其能不素食者矣而教貪起都之風不在
茲乎

坎坎伐輪兮今之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特選集成 卷之九 國風 十三

食曰食
中講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輪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顧乃置之
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且淪漪而輻輳無所用是食力之志弗達矣然其人之志
窮且益堅以為人之食貴乎自盡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億胡取也不稼不穡
而兩庭之縣貍胡瞻也然則我之用力于伐輪者誠謀食之道當然也即不得
食而亦何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其能不素餐者矣而教貪起都之風不在
在是乎以一君子而眾君子而在上者廉以一君子而眾君子而在下者教廉
且教觀其未可量也
總解各章重代上稼穡行獵情形若之耳坎坎是舉擬其攻苦意河下是為
他處涼光景坎坎伐輪正是自食其力意真河干而滿漣則食力便不達矣
註無所用句意中說言車已造成無所用耳不稼四句是借言其勵志如此正

是伐檀而與河干之意故詩中置之河干而無所用下直接其志以爲云云而申足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只爲上一層以進原其所用心非深一層也如云所遇之窮如此世豈無頓改其初心者而彼之勵志獨不然而以爲雖不得食于伐檀然非伐檀何以得食非謂伐檀不得而又欲食力于耕稼然則雨暘字即休想意正其勵志之堅非謂取之嚮之計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不得禾也吾甘之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願也何亦然米二句洗其甘心窮餓處斷之避水謀不進而志不悔來不必更推一層不素餐非獨窮時自食其力即達時必不尸位作食是因其立志之堅而預決之人苟虛生天地間無益于世即若居家食誰非素餐君子見得明守得定任處窮通得喪斷無一毫苟且以圖非分之得重君子勵志堅忍一念求以無負于世若止說非力不食只謂之不稼不穡不可謂之不素餐○諸說謂不素餐不必說到居官食祿然空言說而真能不空食有何若落不知詩人借伐檀君子以勵世也無度之流而承莫彼其之子而遂殺抑且問問澠澠謂可道遠十款也是人間之鍾鼎耳

公居堂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無所憾也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皆可謂能勵其志者矣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章全首○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喻其困于貪殘之政而欲適可樂之所也但上二章末二句以就判言末章末二句以避害言當以去女二字作毛荪斯民將去而特作此以表其去因之情只借碩鼠以指在位者不欲斥言之爲尊者諱也諱中只依本文說不必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通章俱是托言之比與有狐援援一側哀元峰欲以首二句作此托言字義不真耳○詩貪殘二意不手殘正所以清其貪也故本文止以食我言此二句最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此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樂土愛得我所

此也碩鼠也三歲貫女也貫女顧也顧念也逝也樂土有道之國也愛於也○民因于貪殘之政故托言大風言已而去之也

碩鼠章碩鼠者曰人情有所去必有迫之者有所就必有招之者況迫我以得盡之苦而招我以復生之樂更何暇擇地哉是故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而黍者民所以爲生之資也今靡然而大之鼠取我之黍而食之則失其所以爲生矣碩鼠碩鼠尚當節爾之貪幸無食我之黍也然使其所取也約則其爲害也暫吾猶或可以少安也乃三歲以前見汝豈謂非且有且乎三歲以來慣汝何圖非今斯今乎年年而奉之我以爲暫供女以爲長便我之膏血女所知也乃縱飲而不節焉吾何以堪此耶夫既惡其害我之黍則必求夫全我之區今逝將去女以適彼樂土焉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風公行于白晝大節之中使我得以享有黍之供養遂其婦子盈寧之樂不亦愛得我所也哉

疏解○之最令殘者莫如鼠故以爲比食我黍是其貪處莫我顧是其殘處三歲貫女之句也一歲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述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焉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之所能任乎亦如逝將去女還是未去時言之尚有徘徊故土之意樂土樂土必復言之乃想而哀談故何樂去其國如此

非謂世皆無廉之士。但不至于貪食。則希能已。又非謂斯土有不食之風。但不害于窮。則慈惠已多。總是以他國非本國之比。不必盡是大有道之世也。○補遺。原曰。三歲貴女。則民之十上至矣。與其貴。則上之千民其矣。于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適彼樂土。委得我所。亦愈想梓里之詞。非真有所指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貴女。與我肯德。遊將去女。適彼樂國。○反樂國樂國。愛得我直。比也。德歸恩也。而猶安也。

市語。碩鼠。則鼠也。不仁之。以食我之。舉也。且我之。貴于女也。聽女之夜。出。其。伏。以。至。千。歲。之。久。則。我。之。德。亦。深。矣。夫。何。不。以。我。為。德。而。其。所。肆。毒。于。民。者。猶。未。艾。乎。貴。亦。安。能。慈。于。此。也。則。當。適。將。去。女。以。適。彼。所。樂。之。國。此。樂。國。也。無。復。有。道。患。于。我。而。使。之。屈。抑。不。伸。者。不。亦。安。得。我。而。哉。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貴女。與我肯德。遊將去女。適彼樂國。○反樂國樂國。愛得我直。比也。德歸恩也。而猶安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貴女。與我肯德。遊將去女。適彼樂國。○反樂國樂國。愛得我直。比也。德歸恩也。而猶安也。

比也。德歸恩也。而猶安也。

市語。碩鼠。則鼠也。不仁之。以食我之。舉也。且我之。貴于女也。聽女之穿屋穿牆。以困我于三歲之久。則我之勞亦甚矣。夫何不謂我之勞。而其所經。獨于我者。猶未已乎。則我亦安能憐憫于此也。當適將去女。以適彼可樂之。鄰。此樂鄰也。無復有害已之困。使我得以安生。而樂鄰。寧復為誰不樂也。哉。夫。高。人。非。惡。碩。鼠。也。惡。食。公。之。政。也。非。去。碩。鼠。也。去。食。殘。之。政。也。為。政。者。使。民。欲。去。其。國。雖。欲。不。亡。其。可。得。乎。疏。解。前。者。禾。方。樹。而。禾。秀。也。食。于。此。其。毒。甚。矣。莫。我。肯。勞。竭。力。以。奉。命。不。解。其。勤。也。適。彼。樂。鄰。視。樂。國。樂。土。意。無。淺。洋。賦。者。破。害。而。哀。鳴。也。出。境。則。害。水。不。

及矣。故云。為誰而永號。○歌。曰。魏國土地。割小。食。資。穡。已。可。哀。矣。而。又。所。亂。殘。虐。以。見。之。使。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仁。何。待。故。碩。鼠。于。篇。末。以。見。見。并。下。之。山。○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而。足。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村。中。掘。則。今。河。東。郡。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二百二十八句

詩經集成卷之九
金陵陳元明書
十七

詩經集成卷之十四

唐一之十○唐國名本帝堯都。在禹貢冀州。山之西。太原太
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水出陶唐。陶唐曰晉。後從
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慮遠。不慕遊風。其詩不
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
皆在今絳州。

蟋蟀章全首○通詩三章。于君勿以本章總承各上四句。是感時以爲樂。下是相
戒以節樂。總以勸儉爲主。而中賦思二字。言蟋蟀務閑。乃股肱爲樂。固勤
儉也。方宴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慮遠之意。亦勸儉也。勸儉二字。不可分屬此乃
說詩者意。當于講未補之勸儉。正思中作用。勸儉乃不思。根出故分外處
常處受。俱當以思通之。謂思無厭休。正深思遠慮之標。則也。

蟋蟀在堂。歲事其將。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康思其將。
好樂無荒。良士嗷嗷。
音句 賦思句已西應西 未句音如讀音

卷之十四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室有光澤如漆。有角如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事
進莫晚。除去也。大康。適于樂也。職。主也。嗷嗷。即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
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人蟋蟀在
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令其去矣。然其憂深而思
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連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于樂乎。言亦顧
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
至于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市議賦蟋蟀在堂者。曰人生勞逸相乘。若循環然。固不可無及時之樂。亦不可
無極樂之防。彼賦歲暮春之時。正農事方殷之候。樂固非其時也。今則何如哉。
彼蟋蟀之爲物。雖微。而天時之變。遂可驗。向之在野。在宇者。今則在堂。而依人
以爲樂焉。從此而前。以後。農工既畢。歲暮再冉。其將莫矣。以三時農務之勤。幸
獲此一時之暇。而燕飲之樂。此其時也。若及人不樂。吾恐今歲將終。來歲將去。
務閑之日。將令其去矣。又將有事于農。而不暇爲樂矣。雖然。時至而不樂。歲

月固不待人樂。適而不節。則患亦且立。至今也。得無朋酒羔羊之過。侈沈湎
百之已甚。而失之大康矣乎。或有之。而不知戒。知之。而不敢。吾不知其可也。然
則當何如哉。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人口何以常安。百何以常裕。凡屬吾傳
飲食之謀者。未始不以憂諸念也。誠以好之必至于樂。樂者其情樂之易。至于荒
者亦其勢。今也念之既殷。則爲之必慎。使其雖適于人情之所便。而猶知所以
自檢。無流連荒亡之行。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雖然不敢以自享焉。則危亡
之禍可免。而今日之樂亦可繼矣。不然。而淫樂以逞。大豈爲知恤也哉。

疏解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挽其去。已自無限春嘆。蟋蟀句。見物類
明。天時以變化。歲莫何對。三時之勤。勤言然。有文只須輕轉。通連以引起憂思
之端。日月其除。乃歲晚務閑之日。月言過此便農。農將曲不暇爲樂。當是閒時
既過。慨時又水口氣。其泛泛然。日月逝矣之謂也。無已太康。就燕飲時說。相戒
之詞。非已過于樂。恐其過于樂也。康字與荒字相應。荒則荒矣。此句承上起下。
賦思其居。凡職分所當爲者。是諸家講居字。謂單指所務之虞事。不必兼行職

卷之十四

憂。憂是謂狩獵。桑桑亦即在農事內。觀七月章可見。諸說太拘。天下之人。無
貴賤尊卑。莫不有居。則莫不有思。居字也。括極寬。然詩人言居。又言外。言外又
言憂。居字。即界極狹。作文只在農桑等務上說。耳。此句上承大康。下起無荒。
多少憂深思遠。從思居二字中看出。好樂無荒。二句連上文。須一氣讀入。是
生節。不是着力語。全在自已身上想像。而特以良士來作一印証。若又欲服法
古之良士。便差。良士先略規矩之人。長慮是思。思未去却顧。是思已往。○香
君求曰。長慮乃能却顧。只是一意。觀註訓云。却顧之貌。而疏義又釋曰。顧
其後也。所謂後者。非謂已往也。只借之以言後日耳。愚謂長慮却顧。只須爲大
意。不必十分疏解。所重不在此也。○盧文子曰。長慮却顧。所謂心目在茲也。無
端說到良士。詩人然有深心。正以聖賢出于良士。故動人長慮却顧之心耳。此
與下二章未句。俱與賦思句相應。賦思其居內。已有聖賢意。聖賢內。亦有思居
意。註云。顧念與却顧正是相應字義。○在疏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
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爲堂。故禮書。拜堂者。皆謂從

○蟬在堂其除言下不可不樂如此無已至其居言不可通于為樂如
此好樂至謂蟬言萬于為樂如此○蟬雖各曰思思其言其受也其樂無
作其動也其言其樂也三言而謂國之道焉矣

蟬在堂其除言下不可不樂如此無已至其居言不可通于為樂如
此好樂至謂蟬言萬于為樂如此○蟬雖各曰思思其言其受也其樂無
作其動也其言其樂也三言而謂國之道焉矣

賦也遊適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致忽其
事變或出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顯誠動而敏于事也
申蟬蟬在堂而然忽已逝矣苟及今不樂則日月旋逝而來歲之勤物伊始
雖為樂不可得矣然人情易至于無厭是樂也得無失之大康矣乎蓋天下之
悲莫大乎往日而前而不能先事而為之圖一日時至事起所以多猝不及應之
悔也然則當何如哉蓋亦顧念其所居之外凡夫非常之變不意之遭凡屬吾
情實慮所不及者皆當豫思而審處之使不至好樂之或竟若彼良士之勤而
敏于事顯誠然不致以自幸焉則意外之患可弭而今日之樂亦可常矣不然
慮于而後計之其有及乎哉

卷之十

三

○蟬在堂其除言下不可不樂如此無已至其居言不可通于為樂如
此好樂至謂蟬言萬于為樂如此○蟬雖各曰思思其言其受也其樂無
作其動也其言其樂也三言而謂國之道焉矣

變無常康淫名譽自古征內率而陷外侮者即明智猶思之矧吾僻小人乎
思立黨中事則意外計非正也蓋者終歲結聚以博一日之康不可謂非愉快
矣第來此一日之康而信之為適可也極此一念之康而甚之為太亦可也今
得無已太康乎太康則以一念之適基念念之太康則以目前之悅忘意外
之憂伏而思之我與爾果僅是相會聚飲之常乎抑有由尋常外者乎天下
事果悉在耳目指記之中乎抑有由見聞外者乎世多謂終歲勤劬吾事畢矣
而日事外生安乃在意外料所未及駭而圖之而得亦其倖不得固其常則亦
者不深慮之故也蟬言思之當何如早計矣世亦謂留心木計他無虞矣而往
往蒙生而外正其心計所不逮事已至此而慮之已晚不謀蓋滋蔓則難者不
預防之故也以此思危當何如哉蓋災當國家慰勞之日而各殫所見說且將
然孰且偶然就且不必然而必然繼事至不可測而人所駭之為意外者要使
不由君之所計料乘居恒然聚之日而各行所見則以修飾胡以修故胡以無
可奈何而修禳禳發生不可却而人多慮之以介皇者要使吾爾等之于取陳何

也凡係于職之內者猶有定規可循而荷出于職之外者則無定形可執思
于職之外者猶有定規可循而荷出于職之內者則無定形可執思
敢以大康思之○康桑布帛之言無一詞不經實際而迴旋於觀念
工○其音傳似短歌行而與蟬聲冷又類于柝○按說通及顧仲恭解外字
作居中之餘事如蟬聲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若說向水旱災疾則是憂矣
此說固是但註只泛言事變通解六帖並云既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謂實
而言尤尚文只照虛虛寫絕不填人事蹟却語語警動迥肖唐人思深慮遠神
情

卷之十

四

蟬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猶言明也無已大康思其憂好樂無
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戰晚則百工皆休矣伯過也休休安謂之親樂而有節不至
乎淫所以安也

趙韓為樂才無暇矣然人情易至于無節是樂也得無流于太康矣乎蓋天下
之患莫大乎合于倫樂而不能變而為過計之謀一旦手足無措未嘗不怪
前此之不預為思也然則當何如哉蓋亦謂令其職之所愛凡夫俗子之倚伏
則福之福聚凡屬吾儕才力不足者皆當思患而預防之使不至好樂之或
危若彼良士之有遠思無近憂休休然無憂而水遠焉則天下之苦累不足以
累其身而今日之樂亦不可長享而無幾矣不然耽于逸豫以為庶幾其少休焉
不知無窮之憂已隨其後矣其可危而不返也哉夫于歲之既莫而始相與以
為樂于樂之方興而遂相戒以節樂可見唐民之勤儉而俗之可以厚也自非
先聖遺風之遺何以致是耶

疏解孔氏曰春官中車注云役車方新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木稼亦用此車
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名物疏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職思其憂
泛說為長非輔氏思極而至于憂之謂時方山指自欲之不易為已憂思其職
思其居無別業元峰指因荒之外有飢饉之憂則亦職思其外意矣夫抵此詩

卷之十

五

言念憂而意愈切言居猶是本分常事未及其餘也夫言外則及其餘矣然
猶是過而備之未切于憂也言憂則操心危慮患深皆在多凶多懼之地比上
之思傷其餘者益切矣休休根上思憂來此中便有安閑無驚懼意不可作履
履無虞之致夫人有終身之憂者必無一朝之患今既無慮不為之憂則其來
之實已寡休休然而樂固即于憂之中凡之一說休休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
足之者人惟貪心不斷絕便妄想便憂為亦通然休休為是○崢嶸山云思
外比居較深思憂比外較深雖未見于為至厥職則為矣厥職未見其安至
休休則安矣此詩意之淺深也○朱豐城曰勤者生財之道給者用財之節聖
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
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必也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享其樂于一時之暫
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
民之職不在乎他明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
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為則原有家業積有餘而老者安而

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于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
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為美俗哉○劉安成曰自堯而至于周蓋千餘年
矣而其風化流傳罔結于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定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
微或悲苦之情備見于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樛焉今古○此詩思其勤儉而憂思之太甚故解之勸其及時以為樂
也三章俱重末句正是微者痛切處前篇俱為治生之言此篇微為達生之言
句句須照前篇細應然只說及時并無憂樂都廢而一味為樂也○謝氏曰首
言他人是喻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思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註曰憂念深而意愈憂者蓋前以職業為憂此以死亡為憂論死亡則職業之
憂似可少解矣然方生而遽以死為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
一日過一日意思豈不愈憂但此意須于言外見之

山有樛焉

卷之十

六

山有樛焉有榆有梅有棠有馬有馬弗馳弗馳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此詩蓋亦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樛矣則有榆矣于有衣裳車
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及時
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憂矣
○疏解山有樛者曰世人多懷百年之憂遂解一日之樂不知世無生而不死
之人亦無聚而不散之物遠觀者貴來時耳彼山則有樛矣則有榆矣山則
有定而樛榆之開闢無定也況于立無適體之衣裳乎出自動生而不及時服
之弗曳弗帶矣豈無代勞之車馬乎得自動生而不及時乘之弗馳弗駛矣豈
無代勞之車馬乎一旦宛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為已樂矣則夫歲晚務
之之際服是衣裳乘是車馬而相與以燕樂其容後耶
○疏解山有樛者曰世人多懷百年之憂遂解一日之樂不知世無生而不死
之人亦無聚而不散之物遠觀者貴來時耳彼山則有樛矣則有榆矣山則
有定而樛榆之開闢無定也況于立無適體之衣裳乎出自動生而不及時服
之弗曳弗帶矣豈無代勞之車馬乎得自動生而不及時乘之弗馳弗駛矣豈
無代勞之車馬乎一旦宛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為已樂矣則夫歲晚務
之之際服是衣裳乘是車馬而相與以燕樂其容後耶
○疏解山有樛者曰世人多懷百年之憂遂解一日之樂不知世無生而不死
之人亦無聚而不散之物遠觀者貴來時耳彼山則有樛矣則有榆矣山則
有定而樛榆之開闢無定也況于立無適體之衣裳乎出自動生而不及時服
之弗曳弗帶矣豈無代勞之車馬乎得自動生而不及時乘之弗馳弗駛矣豈
無代勞之車馬乎一旦宛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為已樂矣則夫歲晚務
之之際服是衣裳乘是車馬而相與以燕樂其容後耶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音紐叶蕭反子有庭內弗音弗叶後反酒弗婦音婦叶後反子有鐘鼓弗音弗叶去反考音考叶去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音保叶蕭反

典也。栲山栲也。似栲色小白。葉苦狹。粗棹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齒。少直材。可爲弓弩輪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甲 謹山則有栲矣。隰則有栲矣。况子有庭內可樂之所。而不及時以酒爲席焉。子有鐘鼓。而不及時以鼓焉。考焉。吾恐一日炮死之後。他人將保之以爲已有矣。則夫歲晚務閒之際。盡其庭內陳其鐘鼓。而相與以宴樂。復何待耶。

〔疏〕解庭內爲樂之地。鐘鼓爲樂之器。酒罍庭內所以延賓而燕飲以其樂也不止是安居意與小雅於粢酒醴陳饋八簋同。

山有漆音限限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且且以永日寃其死矣他人入室

此日也。

申議山則有淶矣。臨則有栗矣。況子亦有酒食。何不設于戲曉之際。以故。瑟焉。以導之。且以喜樂而寫其三時之憂。且以永日而引其一時之樂矣。不然。吾恐其死矣。他人將入室而取子之琴瑟。樂子之酒食矣。子試當夫飲酒喜樂之際。問思夫他人入室之時。雖欲爲今日之鼓瑟。卽杯豈可得哉。

〔戒解〕子有酒食四句。以酒食爲主。下三句一連。酒食鼓瑟不乎。蓋言有酒食。何不及今無事時。日相鼓瑟。以享是酒食也。何不二字。貫下三句說。要與上文人

簡弗字向者勿作凝詞日字卽歲晚之日喜樂永日亦要連看二日字有味宜所治事姑勿深思當棄時以爲樂也蓋米日苦短百年幾何而乾乾勞生歲不我與若飲食作樂則憂愁可忘庶以永長此日耳人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愁多如夜長蓋居幽處獨處寂寞遠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謀死乾勞生則雖長而如短○王非熊曰永日要看得明白蓋人多憂則淚淚干眼眼惟恐日之不足

而事之難辦似覺得日子短一般飲酒作樂則可以忘憂而不見日之短而可以永日矣○劉安成曰宛其死矣而衣裳畢具徒爲他人之妻是其愛適又于身後其道欲樂于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適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爲樂之意而意則愈憂矣○魏伯庵曰解憂者言不必爲憂所苦也此詩人所勸行樂本言否則無前篇之憂而述云及時行樂其不爲流連荒亡也者希希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又曰所遇非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皆祖述此詩之意○說通曰蟋蟀之氣象周局促而山僧之情言亦悲涼雖愛深處適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類盛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顧大猷曰此詩不可太說得高矯悲怆似晉以後人語

山行經二章八句

物之水草全有。通詩三章總是國人誦晉之哀。喜沃之盛。見人心有沃而無留也。首二章言沃強于晉而樂爲之臣。末章言沃將傾晉而欲爲之虜。當以從字爲主。聞命而應。根從字來。惟欲從之切。故必隱之深。作此詩者。蓋聞沃之薰

天卷之十 國風

如鄭人歸段之類非舉國人也若國人皆叛則聞命亦可告人而沃之代晉不待武公之時矣。

之水曰石盤音作繫音作煮衣朱襮音作從子于沃叶傳反既見君子音作不樂音作

此也。鑿鑿嶮嶮貌。領也。諸侯之服。黼黻領而丹朱純也。于指桓叔也。沃曲沃。

也○晉昭侯拜其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振

從而奴于曲天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詠陽之水者曰人情無憂于無所恃而欣于有所托。要之因勢有感。泉斯

人情有何片試觀今日之勢而所以歸向者有在矣彼石本生于水也今悠悠

之水其流緩弱而白石之生于其中者反鑿空而燒岩焉是水不足恃而石獨

依矣然則曲沃本生于晉也今晉微弱而沃強盛何以異是夫衰則不足恃賴

此則可爲依歸彼素爲中衣片朱純而絀黼黻者諸侯之服非沃之有也吾將

以是服而衛子十有首保之者五十服之其使子也過所缺而既見君

揚之水三章一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微之適修葺舊北牕之將來益盛也總是誇美之意○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
過頌功業成前詩自是一種共謀之人○國策木筵繁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王正此章之旨○嚴華谷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
公其意明愛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異而比也椒制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神話助也朋比也日嘆詞遠
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益升矣被其之寸則傾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
條且嘆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措序亦以爲沃也

市講誅聊者日下勢而已矣勢之所趨則愈遠而愈盛吾茲干沃有感矣

六我之十國風

十一

朽被椒聊其實極于蕃衍傳言采之有盈升之多矣况彼其之子封于沃渚以土地則據以甲兵則強而威靈氣焰之積大無與爲朋矣然是椒也豈但今寒處已截其條方且遠焉而益長其定又將衍焉而益蕃盈升于今者莫紀于後也然則沃之積大無朋今固盛矣吾觀其將來氣勢可益昌大亦猶椒之枝連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所樂從耶

椒聊之實蕃衍盈匱音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鉅鉅厚也

申譏椒之生也。其有蕃盛則其采之也盈匭矣。況被其之子。氣勢其壯。而深厚。不掘則碩大。而且飽矣。且是椒也。枝條愈遠。則其寔將愈蕃。固不但盈匭而已。然則沃之碩大且飽。今固盛矣。吾觀其將來。而氣勢日在進盛。亦猶椒之遠條而益蕃也。詎非吾人之所深幸耶。夫既喜其今之盛。又嘆其後之益盛。民之屬望于沃者切矣。是何晉之衰弱不基。而使沃至此哉。

物雖出遠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益盛也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椒之實蕃衍盈升非其常也喻桓叔者君之別支耳今且盛于桓矣兩子為兩兩子為升預

大興蘇字一意只就人心氣勢上說。他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明日。便

是這條之勢既曰蕃衍盈升又曰遠條且見今日之沃已盛而他日之沃更不

可也其後果以相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稽而代晉遠條之言驗矣○薛方山

云碩大就成。氣勢上說見非管所制意未一句的作移日將來說。法中拒板

之孫貳公始伐宮滅之則此詩以遺條比其方來之盛蘇不在無謂也○范氏

曰羅甸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特精○無明○其無與爲偶也此句自已然

看就今日之勢言未
句自未然看期後日之必大也蓋復甯堅未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叔爲首君之朋友。今其子孫衆多。方興未艾。故不勝嘆美。而以適

修爲言夫沃有遠條而習之木寔先撥自可想見。

椒聊一實六句

卷之十一 賦

十

釋章全首○通詩三章無分首尾婦語夫次是夫婦相語末是夫語婦須會男女過時得遂艱難有不勝慶幸之意俱以見此良人一句爲主詩柄敘者乃詩人敘述之也以詩人口氣作敘夫婦之言乃得古

新二星在天國反今何多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典也綱終猶縷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于東方建辰之月也艮人夫稱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

日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一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

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申謂詠綢繆束薪者曰及尉婚姻吾人道之常至于過時而後得遂是固不若

安常者之順而其慶幸之情則尤甚矣今觀其婦語夫之詞曰吾方綢繆以來

精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自分此生。燕婉之求。有難諧者。今夕

不知其何人也。而忽見此長人以蓮香有家之劉鴛子。參子參所見。忽出千載。

外則所自越于尋常。聚吾心所欲達者。曰不能以自喻。而所欲達者。有不自足。

以自宜其將奈此良人何哉言誠不知何如其為情矣

網繆東錫九及三星在隅叶韻及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音與叶韻子兮子兮今如此邂逅何

與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識之詞也

垂簾而觀其夫婦相語之詞曰吾方網繆以東楚也而仰見三星之在隅則夜久矣誰與共武階陰且得其婦于三星之下乃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邂逅之在此則遂其室家之願焉子兮子兮今夕而得此邂逅則喜出其所期之外而固守今也恐未足以罄其情愫也其將奈此邂逅何哉

網繆東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音與叶韻子兮子兮今如此邂逅何與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祭美也此為夫婦結之詞也或曰女三為聚一妻二妾也

事請又觀其夫婦結之詞曰吾方網繆以東楚也而仰見三星之在戶則夜分矣觀此星漢耀明誰與共承于斯戶之內乃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祭者之在此則遂其有室之願焉子兮子兮今夕而得此邂逅則喜出其所望之外而飲食歡樂未足以罄其殷勤也其將奈此邂逅何哉夫以婚姻之晚而慶幸之深如此斯固政亂民貧致之然而相遇以正而無淫僻之私可見唐俗猶厚而聖人之風教猶有存也

總解與意以偶然而見典所幸而見蓋幸而見者亦若偶然是之故托言此事而以其所見者為典也三星訓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也唐禮仲春令會男女三星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也今昏而在天則建辰之月矣然此猶算不得當時所謂過時者過其婚姻之年也今夕何夕言是何等日也不可作不知其時說正是過時之意四字言甚其語忽見二字從何字生來有喜樂驚恍然如夢之態婚姻不得而邂逅然而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然各子各句皆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歡樂而極喜幸無量有心欲達而口下不能自喻情欲盡而言不能自盡也○謝道韞詩所

而散于地必有以網繆之乃合而成東男女二姓不相知名亦必有以網繆之乃合而成婚故當以起則按昏夜非東新婦之時則此說是也從來無人論到此都作賦其事以起興三星隨大轉昏而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與亦至四句止末二句另轉○補慶源曰婚姻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嘉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下不能自勝也○謝道韞之詩則足以知其之情而為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網繆三星章六句
杜牧章全言○通詩二章一意上五句是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于人也詩柄已盡括此章之意當以獨字為主

有秋之杜其葉黃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與也秋特也杜赤棠也清渭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此輔依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言秋然之杜其葉猶清渭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會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于踽踽耳于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問我之獨行而見親辭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軍謠亦有秋之杜者曰凡今之人其如兄弟以其情義之相聯屬也而我獨無之能無厚望于人手彼有秋之杜本特生也然其葉猶清渭然而茂盛若有所依附而不見其孤矣況我人也何獨行之際踽踽然無一人之我親者會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形體一隔則疏戚遂分不如我同父之兄弟若手足之相親相助是以雖有同行惟見其踽踽耳然則我之為我不誠可憐憫哉嗟此行路之人雖非我之同父亦我之同類也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蓋必如是庶幾民猶同胞而少解踽踽之戚也人其謂我何哉

有秋之杜其葉黃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車議諒楊君者曰事親者人子之至情而缺養者非人子之得已也何上之人獨不念及此耶彼鴿之性本不便于樹止者今乃肅爾其羽而集于苞柑之上則反其常性矣亦猶民之性本不便于勞苦也今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能獲其黍稷以供子職父母亦何所怙恃乎夫人子以行役之故而使父母無所怙恃則失所甚矣君門萬里莫如我哀惟天爲可籲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釋此王事予以耕田養親而得其所乎

鴈鴒搗絮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十

建也極已也

車邊簾角拂翼集于苞棘則非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所墮之故久役于外不能養親使養廢弗給而父母無所食焉茲苦其靡恤矣若天蒼天何時使我得王事之已于以養親而使父母有所食耶

此也。行刈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粟粟類也有較色。常食也。常復其常也。

有清趙爾巽行集于苞桑則失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役于外不能親稻粱使饋養無資而父母無所嘗焉則失常亦甚矣蒼天蒼天何時使我復子職之常予以親稻粱而使父母有所嘗耶夫以父母爲念雖懷缺養之憂而以王事爲重猶存奉公之義此庠風之所以爲厚也然使民至于失所則上失其道亦可知矣

釋解凡詩比題正意未嘗言出惟此篇以揚羽二句比下三句末二句另言此

文是一體然只比頭不比尾只比不便勞苦一句蓋以違物之性明比違民之情是比體之似真者但不便勞苦一句未曾說出故屬比耳楊羽連譌無後趾樹止則爲苦凡樹發生者皆謂之苞王事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恨皆不可知○陳禾嘉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伐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何怙下入失所意故下云得所便有怙矣有所言歸而復其所得耕所以供子職也何食是爲王事之未已也有極謂征伐已竭得耕田以供子職而父母得有食矣何嘗是爲子道之失其常也使得耕田養親則復子職之常而父母得有嘗矣別處王事則供臣職奮忠義上說此只借王事作箇話頭言我得以王事之故不及顧其家而稼穡之不務即菽水之無出使父母將何恃哉卽此便是夫所故下以葛其有所接之是以異望其君之詞非但呼天而訴也○麟士按此詩諸家解皆非蓋直過信集傳而不得耕田包一而字遂謂比也○呼應直至父母何怙而止而不知其實誤也六義有比皆與下文不相熔磨但寓正旨于寄托之中以後另自起論如此詩起云蕭蕭然之揚羽而乃集于

卷之五

金午月

也。補正是說不便勞苦之人而乃久從征役不煩更舉者也。下却另言因此遂致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但取承上而不取應上。故判首二句爲比。如六帖說正是典矣。而又曰似典非典。謂之明比。皆其然乎。通解云此比頭而不比尾又是半側更爲可笑。今願說者但于比意先從集傳久從征役讀住。不一氣滾到不得耕田云云。則思已過半。無他法也。此說殊亦得解。○輔慶源曰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勞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與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千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劉安成曰變風多作于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特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爲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爲官。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于列國可見君臣之義根于人心且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見許立孝侯。曲沃莊伯弑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正哀侯。曲沃雙之晉立小子

假而後殺之王又命其弟之弟此所謂大亂五世而後王事廢

攝形三章七句

無天章全句○通詩二章約是厚其所以請命之意無非欲假王命以服人而假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于之衣安且良

賦也假伯七命其車旗衣服首以七為節于天子也○史記而沃恒叔之孫武

詩經

卷之十

十九

王制于是不報而人犯或為子孫矣嗚呼痛哉

甲疏此武公滅晉昭王請命作也若則我周自開國以來封侯錫命惟天子主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于之衣安且良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謀也不故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

于天子之卿亦幸矣煥燁也言其可以久也

忌之懷何其安哉有可久之休何其樂也此所以必請命于子也不然我自有

之義自服之要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夫以狀君蔡國之人而為路王諸公之

我其能假無禮如此彼豈真知有王哉特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無以定行

耳蓋王反貪其寶玩而許之可勝惜哉

合解玩豈曰無三兮何等跋扈陽以虛名尊之而寔不必用其命周已無余武

公何矣安吉煥三字意義各異煥山云俱承天子之命來已有所受自無愧作

之容故安人不放讓自無征討之及故吉使命不出于天子必有外患便危而

不矣必有後患便危而不吉矣煥者煥也久也凡衣初服不能即煥服久則煥

惟命出于天子則無更易之患故以煥言確齊于安者位之安定也安定則其

榮而吉久長而煥矣蓋武公自蔡國之罪人人得而誅之是危殆而不安也是

凶禍而不吉也是將更易而不久也惟天子命之則諸侯不得以討賊為名得

王靈以定晉而有以免危殆之虞何其安也沐九重之休恩而有以享尊榮之

盛何其吉也一定其位終身不改運取順守保無後憂何其樂也此說吉安于

無前既不同俱可玩○煥字林甚不惟久假不歸且居之不疑矣○新錄秋有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綬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新錄七就一

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王臨川曰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

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也故也○麟士按禮公此言嗣宗以爲未詳所出

恐是禮說或只變文協韻如馬五之六之之例而不必有其理但彼增此減

則各有義存耳○周禮掌見上章衣三章一曰華蟲二曰藻三曰火三

曰宗彝皆圖為繪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爲袖○服華

谷曰武公有無主之心而後諸子惡其太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後其請

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

此正與唐虞禪讓其主帥而八之以坐遊旌節者無以異○劉仁恭謂使者曰

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水色耳○按武公滅晉自立三十七年而始以晉諸

命于晉王目中豈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詞益諷其意云耳非必

○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齊父貳。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于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亦與也。其後曲沃莊伯欲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于平。是為昭侯。此莊伯有舉。國人又不與也。及昭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昭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武公曰。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故殺武公。伐晉侯緡。滅之。蓋以其害諸侯。周王命武公為諸侯長。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政議。各分之際。陳成子之事。沐浴而誅。蓋以人倫之大。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影。傷周之衰也。○穆伯祥曰。武公滅晉。而以晉王之命為諸侯後。三晉滅武公之後。而以威而之。命為諸侯。固可見天道好還。而周之世壞。其王章亦可慨矣。○辨說。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昭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除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舉國大逆。人道乃王法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向知。

卷之十四

三十一

主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聖人于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餽食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是乃爵賦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美奸誨。而所以為教也。○晉武已無天子。上無地于下。無人于中。而猶自顧忌于區區之名義。乃君而自替其王。綱者謂何。吾故不罪晉而深痛恨于周云。○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齊父貳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僭王反受勝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猶于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劉安成曰。春秋之始。晉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嚭來歸。則晉桓公以弟弒兄。及沒。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上愈。晉于是武公篡晉。僭王命。為侯三行。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下。晉之衰微。嗚呼。馬溫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

春秋而作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秋之杜章全言。○通詩二章。各上四句。言已之勢。不足以收賢。下言已之心。寔切于好賢。當以中心好之。句為至。此人好賢。人字。明是原詞。然寡弱字。于常人不切。大抵作晉之在位者。為是。言寡弱不足以收賢。下言已之勢。不足以收賢。士意。○此詩雖各四句。分切不可以上為致賢。下為養賢。○崢嶸山云。此人好賢。只從就勿就君言。寡弱者無辭以責人。無辭以責人也。○徐微云。此所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讀之者。可以想見切至之情。此亦一見。然時尚俱應有國者哉。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全章

此也。左東也。○此詩雖各四句。分切不可以上為致賢。下為養賢。○崢嶸山云。此人好賢。只從就勿就君言。寡弱者無辭以責人。無辭以責人也。○徐微云。此所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讀之者。可以想見切至之情。此亦一見。然時尚俱應有國者哉。

卷之十四

三十一

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此詩雖各四句。分切不可以上為致賢。下為養賢。○崢嶸山云。此人好賢。只從就勿就君言。寡弱者無辭以責人。無辭以責人也。○徐微云。此所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讀之者。可以想見切至之情。此亦一見。然時尚俱應有國者哉。

道不相遠而般動日積思有以達其快也者亦情之必至也抑有所祈于人而人未之不特在文貌也亦合地既非窮而執結徒深不得不托之於文者亦勢之所必然也心乎愛矣非高折節之各遠莫致之痛附授餐之良友人自計不足于德而未嘗不足于心其欲得君子而終事之者不能須臾忘也今幸得此願無他長物得結其綢繆拜一賜焉君子既斯聊陳一節焉君子食斯即子亦因以慰其飢渴乎此固意中事也然而未可操券與人自計焉不可猝振而此心猶可相得其欲得君子而終事之者不以形跡論也今幸命焉至此敢即有述請以煩其揮毫勉率一兩場寡人幸矣勉備一飽焉寡人幸矣即君子亦因以適于願養乎此固意外事也然而未可知也猶慮者餐是餽而食無遺謀汲水可懷河飭何足慕君子非飲食人而以飲食當之吾知其有合也然願望之心固有備于飲食之先者君子或察其心而并不薄其飲食則文在七言之供不足聯信宿之健也昔者小雅之盛歸文之善養大雅之成樂武之有備寡人非能飲人食人之人而以不饜之飲食當之吾知其行自慚也

有秋之柱生子適周彼君之令懷向來遊中心好為飲食

車讀有秋之柱生子適周則不足以爲人之隆庇矣夫秋壯不足非適周之庇而下邦乃欲來碩土之駕乎吾知彼君子兮燦光炳十字首非有雄藩大衆則不足以展其恩若我無夫人之力如此其肯適我而一抒其蘊負手飲君子于我雖相遇之疎而適逢古所難必我之君子則相須之殷而舒德本于素懷

但好之在心而致之無門梓筵設席安得飲斯食斯以副子誠求之念耶今秋壯猶然在道君子猶然在彼飲食猶然在此心好猶然在中倘賢者不棄子之孤微然庭辱而臨之則我雖寡所不足恃賴亦得豐餘先而相愉快無使徒切中心之好意猶猶如懸柱而無所附也吁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慮哉

合解秋壯孤子之物道左應側道則則迂喻力薄位卑不能恃以行道也彼君子二句是側度賢者之心思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樂就也不要死熬饒是不肯中心好之承上來雖無致賢之勢而有好賢之心飲之食之正是其中心好處場字有思慮多方必求如願之意蓋自恐不足以致則凡可以致之者無不極其情也若徒作飲食無出失却倦倦屬望之情吳○寡人以民言窮以勢力言○酒泉太守馬安以禮造宋纖纖拒不見豈曰名可同而身不可見猶可仰而形不可視因銘云丹崖有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遐寔勞我心大意與此詩略同

有秋之柱生子適周彼君之令懷向來遊中心好為飲食

馬生章全吉○通計總是一箇思念之情懷其相離于今而期以相從乎後此婦人發乎情止乎禮義處前三章底物而嘆其身無所依見思之切後二章底情而決其心無所與見思之真前重子美亡此後重歸于其室總因久役而不肯歸上來而後二章即承上三章意說

馬生章全吉○通計總是一箇思念之情懷其相離于今而期以相從乎後此婦人發乎情止乎禮義處前三章底物而嘆其身無所依見思之切後二章底情而決其心無所與見思之真前重子美亡此後重歸于其室總因久役而不肯歸上來而後二章即承上三章意說

如卒不親為低而悲耶
萬生蒙歎歎于城于美亡此誰與獨思
興也感望城也思止也

中講君之生也則家于城歎之生也則憂于城是物皆有所托矣況予之所羨而特賴以終身者獨不在此則誰與思乎惟獨思于此而已處室淒涼一身之憂安分易歎之不若事不親為低而悲耶

合解此二章以物有所依與人無所依此反興也誰字猶字緊相懸言誰與相依惟已獨處而已按此句若順文淺顯須云誰與共處既獨處矣而曰誰與共字意在與字內猶云今予美亡此遠有那箇同我獨處者乎句法拘古可思特甚○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危婚婦是也

角枕粲兮錦衾明兮美亡此誰與獨思

賦也案粲華美鮮明之貌獨思獨處至且也

詩經集傳

卷之十四風

二五

中講獨思兩人相對枕衾偏自多情今角枕粲然而華美猶夫初也錦衾爛然而鮮明猶夫故也予美以從役之故而獨亡此解雖鳴誰與解枕上之愁腸佇看天曙誰與語余中之離緒不遇獨處至且而已夫物色常新而感物之情非故則枕之粲也增吾悲衾之爛也重吾慨吾之情何時慰耶

合解上二章托物起興此則感物而致思也詩故云角枕錦衾則卿大夫之室矣獨思承上獨處獨思來惟獨處則深閨寂寞其形影相吊思惟同余同枕者何人而角枕錦衾雖繁爛猶新而予美非故有不勝悲慘處蓋繁華中之寂寞無不可受寂寞中之繁華最不易堪也○余枕惟將旦方見其然故又言誰與獨思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即獨旦之意又詩云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亦門此意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極

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中講夫我之獨居如此因思日暮夜而不思矣而切至之情尤莫甚于冬夏百歲四時之日夏曰為永四時之夜冬夜為永際冬夏而獨居則憂思之切始與此日此夜而俱永者矣空閨懸想則頃刻為長羈旅淹留則百歲為短奈何我子之歸無期或者非吾之所及見也要必矢死靡他至于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居焉則生雖病于阻隔而不得以相親死猶得以相從而不終于離棄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諒吾否乎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墳也

中講彼冬之夜為最長而吾之思亦與夜而俱長也夏之日為最永而吾之思亦與日而俱永也嗟嗟君子言歸無期恐不可得而見矣要必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室焉不獲相見于生前而為綢繆之雅庶幾相隨于地下而結夜臺之歡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諒吾否乎夫婦之于夫其思之切者何人情之常至思之專而不二其操者則唐風之厚也先聖之遺澤不亦遠哉

詩經集傳

卷之十四風

二六

合解此二章各上二句言相思之切于時也下二句言相從之期于後也總見其思之深而無二心處日夜繁瑣獨旦字來百歲繁瑣日夜字來然非空說箇日夜蓋思與日夜俱永也又非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則日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為多人情得居愛思則四時皆切而惟夏日冬夜為難遣然總盡夜而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其斷之百歲之後者言生或終難相見死則定當相從正見其專一之思而無異志也自替雖堅亦要得他惟恐不及見之思○獨處之苦日日皆然獨旦之苦夜夜皆然予美亦共此此共此夜其如無冬無夏何百歲之後萬古此日夜萬古此夫婦正見從一之義然百歲居室不足絕望于生前正是深望其歸而為是不得已之詞也○詩人只言夏日冬夜永言歸出思字更為婉轉可思○此詩前章問錦衾角枕抱之獨思夏日冬夜永言歸無期遊子不歸空房難守忽忽百年總成虛度情深恨極如何可言思則生雖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

○輔虛澤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磨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詩可以當之矣。○按春秋晉滅潁，伐晉作三軍，以滅潁，滅潁者侯使太子申生，後東山畢然，侯公二年，晉師滅潁，冬滅潁，侯公晉里克敗於于采桑，見下經傳者如此。是奸賊之定也。序云利獻公好攻戰，未為無據。夫晉民于針鋒，至室家不相保，得無起怨，而傷大地之和平，讀此生之詩，可思矣。

萬生五章章四句

采芣章全首○此詩總是利其聽，各章上四句，言機言之不可信，下言機言之所當察。正說他不能止，此聲山豎明守溪之說，與朱註合。可依時方山云：首二句，喻聽說之非，下以止說之，道似未悟，玩題註只言利說，本言言止機，便見。

采芣章首陽之山，人之為言，亦無信人反舍，舍旃旃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卷之十 風

二十七

用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山頂也。嶺之北也。○此刺聽機之詩。言子欲采芣于甘陽之巔，平然人之為言，以告于子，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止矣。或曰：與也。下章放此。

○此利聽機之詩。若謂最不可聽者，聽人之言，而卒為其所惑者，起于輕聽生奸者之過耳。何也？彼采芣于甘陽之巔，非其所生之地也。彼甘陽之人，亦亂是非以眩人主之聰明者。乃謂首陽之巔有芣，而于聽之，遂欲采芣于首陽之巔乎？然不知人之為言，以告于子者，變亂天下之邪正，淆惑斯人之聽，聞未可遽以為信也。如姑舍置之，而無以為然，且徐而察之，以觀其理，之是非又審而聽之，以斷其言之真偽，則理明而見定，人之造言者，無以行其計而遂止矣。今乃不能徐察而審聽，則聽在人而致之非在于乎。

采芣章首陽之下，人之為言，亦無從舍旃旃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也。苦采也。生山田及澤中，得芣而而美，與許也。

○甲說：苦生于田澤之中，首陽之下，苦所無也。于欲采芣于首陽之下乎？然則人之為言，是謂以告于子者，未可遽然以與之也。子若能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是非無所回護，謂巧為詞說者，亦無以行其奸矣。今惟其言之甘而悅之，寧非于之過乎。

采芣章首陽之東，人之為言，亦無從舍旃旃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此也從理也。

○甲說：若生于場圃之中，首陽之東，其有所無也。于欲采芣于首陽之東乎？然則人之為言，是謂以告于子者，未可遽然以與之也。子若能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真偽莫掩，其造謠工為造言者，亦無得肆其妄矣。今因其言之巧而愛之，寧非于之失乎。信乎聽言之弊，是以開羣枉之門，而審察之詳，足以杜絕邪之口。風人諷刺之言，亦深切矣。聽言者可不惕然悟乎。

○乙說：若生于田澤之中，首陽之下，其有所無也。于欲采芣于首陽之下乎？然則人之為言，是謂以告于子者，未可遽然以與之也。子若能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真偽莫掩，其造謠工為造言者，亦無得肆其妄矣。今因其言之巧而愛之，寧非于之失乎。信乎聽言之弊，是以開羣枉之門，而審察之詳，足以杜絕邪之口。風人諷刺之言，亦深切矣。聽言者可不惕然悟乎。

詩經

卷之十 風

三

○此中閭舍前最重信之則不啻矣。無信，只就謠言不足信上說。無然，方屬聽謠者身上看。人惟所當信者，信理之然耳。謠言言然，而情未必然，情然而理未必然。止須徐察審聽，使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已雖不聽，將沒而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見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聽，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謠之法也。胡得是使他不待行其言，不重謠人自止。○六帖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俱不欲斥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之為言，上不必補出正意，緊承采芣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芣，凡托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從即言此也。○未可遽以為信，言其言之不足信也。只看來可一字，試采芣者，本不為采芣，故又屬此也。○劉上云：按註子欲采芣于首陽之巔，子似即聽人謂首陽有芣，並聽他言之意。一現在內，故下直接云：人之為言，以告于子者，若論本文，只作謠言者告謠采芣者，在首陽之巔，各人之為言，亦無信四句，俱就謠言說。下四句，方在聽者說。兩截更清。○朱豐城曰：小人之為謠，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愚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可憐。

秦而審察之也。其情而彼議者亦可以見于刑矣。○毛詩序曰。士大夫而相見。其情而彼議者亦可以見于刑矣。○毛詩序曰。蘇子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曰。野無遺。無後之主。裁古今之為。讀者。豈獨一陳平。子思。謀。相。宋。書。諸。卿。聖。牛。仲。御。伯。費。李。宰。諸。諸。皆。上。官。想。屈。是。皆。聚。蚊。成。雷。積。毀。銷。骨。持。不。斷。之。心。者。來。議。邪。之。口。亦。在。人。手。而。國。于。心。而。已。

采苓三章章八句

廣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經卷之十

采苓三章

三九

詩經卷之十一

秦之十一

秦之十一。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涓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駘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大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大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宣德公又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詩經卷之十一

秦之十一

此收說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

有車鄰。有馬白顙。未見君子。令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顙。顙。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車。諸賦車鄰者。曰。車出于習見者。不足尚。而出于創見者。為可誇。表借世居西。陲。習見。關隴之故事。今吾君顯伐戎之績。而受岐豐之地。則凡禮儀之備。豈猶。昔日耶。彼車所以其行也。秦之車。質堅工善。列國之起。乘不能當一吾君而為。大夫。宋宮無車。而未必盛也。今則有車鄰。鄰。備上公之制。矣。馬所以駕車也。秦。之馬。駘。駘。權奇。列國之遠。足不能當一吾君而為大夫。宋宮無馬。而未必盛也。今則有馬白顙。空天閑之選矣。于是都宏敞之墟。居魏裘之上。受天子之明命。則所謂錦衣玉食者。非君子也耶。向也家富百乘。便變難足以使今寺人。野。未。有也。今或王人致三錫之聘。或降方來七介之儀。當求見君子之頃。有此寺人。

之今始以請見之意傳命而入者此其人繼以君言之意傳命而出者此其人
風靈氣也豈猶若向在西陸之時乎禮儀之備如此皆昔所未見而今有之者
不誠可謂也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詩其儀衛之備下詩其使令之衆也俱要見昔無而今有
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
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概事或有之安得衆聲馬或有之安
得奇種視未會有故特詩其有未見未字作將字看玩未見既見有澤居而
事役人舉氣象所見者凡他國之賓鄰封之使皆是寺人之令謂傳命出入儀
然諸侯之禮與爲大夫時使令又異矣○齊有寺人龍吾有寺人披是諸侯有
寺人也○蘇傳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既而有漆園有果既見君子並坐鼓琴今者不樂遊遊者其意一也
與也八十曰登○既則有漆矣顯則有果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琴矣失今不
樂則遊者其意矣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二

事諸夫禮儀之備既可詳則今日者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不及時以爲樂耶
彼既則有漆矣顯則有果矣我假寺人之令而內外之言既通君子之請以
諭其既見也復何爲哉但見遠席于大庭之上並坐而鼓琴焉豈復彈琴搏彈
之爲樂乎夫少壯幾何若及今不樂則遊者不可挽矣焉知今與君錦瑟相歡
者他時不白髮相憐耶撫其童而傷懷安可不及時爲樂也哉

既而有漆園有果既見君子並坐鼓琴今者不樂遊遊者其亡

與也鐘笙中今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也

串疏版則有桑矣隱則有楊矣我假寺人之令而既見君子但見其揚于廣
厦之前並坐而鼓琴焉豈仍擊壤叩缶之爲聲乎夫百年難再若及今不樂則
遊者不我與矣焉知今與君合若笙簧者轉瞬不遑若河山耶念其亡而興感
焉可不乘時共樂也哉夫國人詩其君而簡易相親之俗悲歌感概之氣如
此故豐厚之風變矣世道升降之機其在是歟

合解此二章上四句以地之有所產與人之有所樂與至四句止下嘆其宜及

時以爲樂也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而東望秦
川然則版圖秦地所有也既見須臾人通之而得見意古人勝地設必窮
生並坐亦是因人相連而坐非與君並坐也一說君生臣亦生便是並坐不必
此肩亦見有簡易相親意鼓琴鼓琴以慶國勢方新而人心踴躍說不妨指
彈琴擊缶而呼鳥爲秦人之禮習今亦宜改易鼓琴進于中國慶乘之趣矣今
者二句當貴生而得志否則虛老歲月耳此見強毅果敢之氣勇于有爲不煩
指出所樂何事大約是舉國勢之隆君恩之盛使見有人心就進之思遊者其
意言吾入達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言說國人身上說即扶
杖往觀與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意一說遊與日遊矣之遊同古詩少壯
樂時兮老何又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豈與亡原自無
所憾忘何必不指君言○果實之家其僕多和創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
尊必假叔孫通也○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琴易簡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遊
遊者其意欲慷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于爲秦者亦以此○劉須溪曰詩

仲一時之樂以爲其中之所苦快者此所以爲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
興意○麟士云如劉說因是則旋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果與鼓琴畢竟我手
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安○季少文曰首章因是創見詩美有
謂末二章亦是創見詩美謂笙簧非秦之音此重了笙簧而不見國人喜幸之
意蓋此人只是因國運方新華風始振故見其儀物之盛遂欲君臣上下鼓琴
以相親然慷慨激昂意氣也謂未見而必假寺人傳令其嚴如此安得既見而
並坐鼓琴也則此既見君子當與素衣朱纓既見君子同意○嚴詩秦反周之
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駟其儀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故
○夫子刪書以秦風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則秦風以寺人之令爲冠冠亡秦者
寺人也理人前知特以近怪而不言耳○秦地險阻渭渭之阻良馬其所產也
平原則利車駟其俗尚豪奢尊雄武君子崇大官室周旋列所小人相憐擊缶
而歌焉爲觀其建國之初而知其子孫雖有天下大難成力是用取快目前求
可與于大道也詩中諷之詩而知之矣○觀是詩而知秦風之變而風之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二

車趨二章
一四句
五言
六句

駟駟孔^{音孔}大^{音大}綽^{音綽}奪^{音奪}公之媚^{音媚}子從^{音從}公于狩^{音狩}

賦也。駟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卓，肥大也。六者，兩服兩轡，各兩轡而駟馬兩轡納之于轡，故惟六轡在手也。婦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卷之十一

車轅成駟號者曰吾君向也未爲諸侯之聘雖嘗田獵矣但車馬則未備矧子
則未有虞人則未置射御則未設經理則未周也而今宣其然耶彼方其將侍
馬以駕車也則駟馬如鐵而且極其肥大焉齊色而亦齊力馬何美也譽以
轡馬也則兩轡納之于轡六轡握之于手焉可控而亦可轡御何善也斯時也
鸞言行行公既率于前矣而公之所親愛者有嬖子也亦皆相逐于駟擊之行
射御于此乎攸同左右于此乎率從侍御又何多也是其始之車馬僕從盛備
如此非所謂昔無而今有者耶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車馬足以任載下言便嬖足以使令如強者齊其色又齊其力也見馬之良六轡在手整控如意見御之善○麟士按六轡在手今解只始註作制度說頗無氣力據孔疏則云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是馬之良也詩指則云其力在轡所以制馬出入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雖手是轡是御之良也俱似勝田獵所從者衆舉一知子以見其衆之盛也○先聖公之行猶先駕而前然後嬖子從公隨駕而後

秦時良壯拔叶黃碩力反公曰左之舍音拔拔音則獲叶黃

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共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按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按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申講及其方特也。爰有虞人蒙其合圖。張獸以待。則奉此及時之牡矣。而其辰牡又著衍而溢大焉。公于是時。命御者使左其車。以依乎逆禽左之法。但見御者一左其車。而公則舍矢如破。而舍拔之餘。即獲乎及時之牡矣。夫公曰左之。見其御之良也。舍拔則獲。見其射之善也。此其試射之儀。射御之善。皆皆無而。今有者也。吾何幸而親炙其光耶。

禪解此章上二句言待觀而禽獸之澤下言行獵而君御之帑各二句皆相連
 看奉看虞人異以待射也。羣者合圍之謂是羣而聚之一處以待君之射也。獸
 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羣獸見備官亦見預育此句最重孔頴只帶言此

卷之十一 訓風 五

卷之十

五

二句要見公奄有岐豐故禽獸之多皆爲天子之所今爲擗羣之地意公曰左之就公所乘一車而言與驅逆之車不同逐禽必左乃爲中殺此御之法也故公命御者左其車而御者卽旋其車以當獸之左是合馳驅之法見御之善也朱子曰逐禽左逆擊禽獸使左常人君以射之也○何氏曰公曰左主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曰左射射之遠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腰而言舍矢是公親射車既左便難獲禽而射者藝矢無不獲則非詭遇獲禽者比見射之善也獸之多于無不獲者見之歸重美其君上說矢未爲括以鉄爲首故後乃束○陳附子文有云周之康未失也不意辰牡之獻秦國已得其兆也其後齊之鷹楚之狐羅之鴻雁麋鹿燕趙之騏驎韓魏之青首且藍困而獻諸秦也孔頴虎辰牡六國固甘心爲虎于秦可奈何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音可胡音車轡音車轡銜音銜載音載歌音歌騶音騶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習也轡輕也銜鈴也歌騶鳥之聲轡馬銜也。

驅逐之車蓋于馬街之兩旁乘車則宜在街和在街也後歌詩曰大者長
歌曰後短歌曰歌以車蓋六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記有騎擁田犬者亦
此類

申詩又自其狩畢之時言之北園之中可遛息也乃遂于北園舉華一幸偏警
樂事之多車騎隨從益壯園林之色矣當此時有騎馬者何悅六畜以馳驅者
今止閉閣維則矣有騎車者何逐禽左以馳驅者今且有樂在園矣有發歌騷
焉向因發續而指示者今且載之車上矣是不惟人之逸適有餘其犬馬之
微亦皆不窮其力其韓理之用又如此凡此皆非若人之所習見者也安往而
不見其美哉夫以一田獵之閒而詳致其誇美如此可以觀民情矣

疏解此章首句易讀遊字至君言而猶子虞人亦在其內下三句蓋說其入
休則馬聞但見其調習而無事馳驅也車行有馬口有鞭繩旁有鞭徐而
聲和也載發句不復迫逐其力也總寫畢狩時光景有從容整暇之意○
袁元擊云首二句所馬帶上程看蓋以人休則馬之在園者亦惟調習而無事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六

于馳逐也下二句則言以車載犬也○鹿野云首句易說言狩畢而游于北園
得勢逸之節矣且斯時以閉習之馬駕載之車以載其犬又得韓理之周舊
說多云首句是人適其情下三句是物休其力則下三句是以馬駕車而載犬
也不知車馬不備為載犬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于犬且以人物對看決然
未是○彈雅曰游車置管于鐘異于乘車者驅逐之車則向極疾故也○孔氏
曰夏官曰僕章設驅逐之車驅獸而前逐之役旋恐其出園也逆迎也謂與禽
逐也○古者狩以講武至習騎射擊刺未嘗以大從禽今奉仍戎狄之俗而非
先王之道也然讀其詩便可想見其馳馬騁雄之氣象之興也固宜○一說則
騷句要見其馳騁而氣象雄壯將入而武事畢樂意六畜句須體大權在握
景象承展壯舉字見因勢與人心競勸游于北園不重從容整暇要見權
視四方而伯益之舊都游之隨習顯然起色意不止休人力也○按秦俗勇
悍持獵獵是且常事然此則田而獲而休皆有義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
故國人美之○樂南軒曰詩中言驅逐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處

其車馬奉養之事統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于用野治民也則其流弊亦何
乎是而已○按序云美襄公也詩故云譏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陽八百
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惟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如子也所逐者禽
也從禽者獵犬也則其志荒于嬉而小補之規模因自俗尚而知之矣

騷三章章四句

小戎章全首○此詩三章平看各開說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車容之盛下四句
其私情也公義私情不能兩重公義上○秦俗慷慨婦人亦尚義氣風流襄公
又以大義驅其民而戰之故雖婦人亦知勇于義如此通章總是誇其車馬器
械件件精好非必謂每章各主其一言○周先王以奉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
殺之及幽王不道又為西戎犬戎所殺此君父之仇也襄公承天子之命復君
父之仇故云以義興師

小戎後收五秦秦游環游環音環反陰翰音環反葉韻又音如字文商
不暢發音又駕我駟駟音馬反又音馬反意意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七

騷也小戎兵車也後漢也收斂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
輪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丘車則軾深四尺
四寸故曰小戎後收也五五束也秦歷然文章之貌也秦輪從前軾以前稍
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鈞之橫衡于軾下而輪形皆隨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
五束束之其文章歷然也游環游環也以皮為環當兩馬之背上游移前
却無定處引兩馬之外轡貫其中而挽之所以制轡馬使不得外山左傳曰
如轡之有轡是也轡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後係于軾之兩端當服
馬有之外所以驅轡馬使不得內入也轡轡也轡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拊之
以其陰映此軾故謂之陰也軾以皮二條前係轡馬之兩後係陰版之上也
續陰版之上有續軾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
止容二服騷馬之頭不當上衡故別為二軾以引車亦謂之新左傳曰兩軾
絕是也文商車中所坐虎皮也軾也軾者車輪之中外持軾內受軾者也
大車之軾一尺有半兵車之軾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軾較騷文也馬左足

白曰：君子婦人目其大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辭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申謂：賦小戎者，曰知義而後可以舉兵，知制而後可以用兵。我君子以君父之仇為從役之舉，其軍容之盛何如乎？今天大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而引重致遠莫良于馬也。但見戎車之車小，于元戎之制，車之收斂所聚者有餘焉。從前至後四尺有餘，當大車之中，何其後也。取其便乎攻擊而邪達無不利矣。車之制如此，車之銜轡駕馬者有制焉。曲而上而虛中，其守如梁，又以革樹木便服馬也。為五停而束之，其文章歷然，然矣。銜轡之制如此，服馬身夾于轅，固無出入之患，而擊次其制不容無以防之也。于是為之游擊，其轡馬之外而執之，所以制轡馬使不得外出也。為之游擊，當服馬之外而制之，所以制轡馬使不得內入也。斯則控制不勞，將安然于軌道之趨，而履行之制宛然矣。此御轡之法也。服馬頸當于衡，因為承任之便，而擊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也。今則隆板之上，係以轡馬之轡，繫轡之環，加以白金之環焉。斯則轡有所維，將此轡乎引車之力，而環有所維，不藉美于載道之光矣乎？此又轡馬引車之制也。至于車中者，非首平而固車之藉也。文以示威，而制然若虎之變形，體即安而威風亦厲矣。橫于車輪者，非殺乎轡固輪之主也。孔修且張，而制度輪大車之轡，轡輪交資而攸往自利矣。夫而後車其制制哉。然使馬有弗良，不為虛車之徒飾乎？于是駕其驥焉，其色驥文，又駕其驥焉，其左足白，齊其力不齊其毫，尚其強不尚其色，濟潤馬多，此其最良矣。以是車馬使彼西戎固英之不吝辭也。其如我之私情何哉？故我言念君子，溫然和煦如主之訓，而可安今果安在哉？我不知初霜寒時，何以處此如主者，亦敬然而板屋耳。徒使我思而不見，神往主關，悠悠此心，不覺其然而亂矣。其將如之何哉？

詩經集傳

卷之十一 國風

小戎

賦此章前五句，是說車第六句，是說馬。後四句，是及其私情也。前五句內，以小戎二字為主，下皆析言其制。兵車在前，行若元戎。其次小戎。六月言元戎，

子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寬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元戎，宜也。小戎對大車言。後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車中所載者謂之軫，即今車箱也。然此不在于任載，以驅擊攻戰為事，故其軾役，取其便利旋習也。○孔氏曰：兵車當與之內，前軾至後軾，軾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于車內，故以淺深言。按左右為廣，前後為深。深，人多誤看，誤以木為之，長一丈四尺，從前軾以前稍曲而至軾，則向下的之橫衡于軾下，引兩股之軾，用車之力，此為最要。其曲處分作五分，每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其文章歷然可觀，而梁則言其形耳。蓋轡之轅端之軌，鈞衡以駕馬者，軌形上曲，恐傷馬體，而求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折成，不磨木堅，不堅固耳。乘字，即在東上看，是一皮圍把轡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動的。故曰游擊，是係定的兩條皮轡，在服之外，如轡馬然。故曰服馬四轡，亦貫于環中，而但言轡者，以轡尤難制也。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而但言轡者，以其制重于轡也。蓋服馬身夾于轅，控制固有所定，而擊次服外，縱之則外馳，混之則內入，故又有此

詩經集傳

卷之十一 國風

九

制轡之板也。車輪端為軌，又兩輪相去之迹曰軌。軌在軾前，以板橫制之。橫用一板掩其前側，用二板掩其左右，橫側之板內而與此軌相映，內相映是陰相映，故謂之陰。陰，軾板上所係之皮轡也。凡車轡之端，設之以軾，惟兩轡得用力，轡馬之頸不當于軾，而當服馬之胸，無用力處，故別以皮轡二條，前係轡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使兵車之重，轡馬亦得用力以引之也。陰轡二字重，則上轡者陰板上結轡之處也。結轡處有環，滑白金沃灌其環，以為轡也。車中之齒，是君子所依者，取其文以昭威武。車輪之齒，是小人所勝者，取其暢以便驅馳。蓋轂在車輪之中，以木為之，中虛受軸，外則持轡，其制長三尺二寸，比大車之轂為長，故曰轡轂長。轡轂長，兵車馳驅險阻，欲其堅固而無脫轡之虞也。駕我何看一駕字，仍重在車上。曰與者，見齊足而不齊毫也。馬良而車益稱完事矣。溫者，就其做人溫厚言。大抵言其為人如此，不必作美其德，亦不專指夫轡上說見秦俗強悍，人習暴戾，不馴之氣，家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性獨純良也。如下只形容溫字，在其板屋用除克雪驅逐，亂其心曲，就別顯情。

事誠然軍容之盛又不但此也吾見馳驅擊搏之具備之也預而用之也用試與捷之可乎四馬有甲則飲淺牧之意以爲伐駟而薄全爲之取其便于旋習也人馬相得則則孔阜之保以爲孔阜而馳驟驚之且和諸而中節也然馬之和也固足以利乎車使手有弗銳非所以致果殺也故公手所以擊竹而鐙梁白金其鑿堅也夫轂可塗麗可塗而鋒亦可塗車中多利斷之威矣乃手之利也固足以威乎敵使手有不備非所以遠矢石也故中干所以捍敵而回羽鏃文其文苑也夫爲文商爲龍盾而復爲蒙衣束日有炳耀之色矣然不雖利而程能于一矢之加非其任矣爰有弓焉弓下容以無室而張以虎皮爲之炳然駝虎革之變其仰有苑之文煥代雅備而制人于百步之外非其質矣爰有弓焉馬不可以無飾而盾以白金塗之自然修物采之章其卽鑿鈔之制厥大乎吾知其能利代者知其能飾弓矢吾知其能文焉則亦可以已矣然弓之利也爲其津則弓之備也當審情言觀其執藏弓者猶是耳乃張止丁其藏足用也而一額可容二弓弓取其二以防折壞也而二弓可以交張益盾則用合弓

爲本。謂之鐔。則鑿金以飾之。后大者謂之櫜。中者謂之俠。蒙伐有苑。言以櫜羽之所苑。然有文也。公矛。利。擊。刺也。此至敵人蒙伐。備矢石也。此至自衛。虎。以。者。以虎皮爲。諫。弓之室。蓄其威也。鏐。磨也。鏐金以飾馬當胸之帶。昭其文也。故。報二句。文以齊其體。二以備其境。竹閉是擊也。以竹爲閉。依弓之形。夾于弛弓之裏。用繩約束之。而後納于櫜中也。俱虎韋內事。厭厭只是言其安重從容。而不噪。率暴戾意。說就平日德性言。不專指夫婦上說。良人婦人稱其夫之詞。猶音。亦就平日聲譽言。秩秩有序者。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問之言也。夫以世厭厭之良人。而有秩秩之德音。今乃久從征役而不歸。此所以思念之也。卽如玉之意。若曰以賢故思之。失其言矣。○大抵伐之鏐之爲。則計者二塗之。之。爲才代計者各一。鏐之交之間之。爲弓計者三。此見終軍之必周成武之必飭。西征其乃萬全之師。○泰俗難抑。然行師事大非恣睢者所能辦。曰。曰。厭厭曰秩秩德音已逆料其必勝矣。此雖就平日說。而師中之。紛。紛。事。亦。章。想。○此詩是一篇考工記。○陳卧子曰。小戎非世道之幸也。咸陽八百。

舉而付諸秦網是而後得兵士愛人又進而為子矣秦楚因我秋之流而得中國之干戈是以我治秋也以我治秋而得與中國之建實則中國亦我矣此有相一匡之功所由成而孔子春秋所以作也秦楚治秋者桓治秦楚孔子治有桓然則春秋者秦楚之網而小戎者秦楚之網也吾故曰小戎非世道之幸也○黃勃玄曰大抵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小戎之舉君子美之謂其為君父也而奈何目是之復幸莊不道故書存土群食上四心等九鼎秦楚周而常甲百萬勢若建瓴者不以撲滅而以消夏不以討逆而以犯順是微內之西武方滅而域中之西戎復作矣故使漆室之女聞之能不千謗泰之婦扼腕而三嘆思耶○凌駿甫曰思其人因思其車馬思其車馬因思其車馬之制度須有所以反觀之是空聞閨中神往涉場一段痴情痴景漢魏樂府古詩亦往往有之自車馬不傳而此詩遂作極極極與之詞者不知古人馳驅車制雖婦人女子所目情口皆能成章初無厭勝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十四

難也各上四句是因時而思其人之所在而因形容得見之此詩不知所指蓋秦尚有功無好賢率士之風尚勇力無男女淫奔之俗其所思只泛言不必求其寔也○一良緣緣深情無所寄托因假而有思因思而有人有境既非可望可即之人遂為若遠若近之境總是思情所發不可捉摸作懷人作悲秋皆未得奇

兼讀若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過洞從之道阻且長遊遊之冠在水中央

賦也兼似祥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蓬蓬也蓬蓬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波一方也過洞過流而上也遊遊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觀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在洞若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過洞從之道阻且長遊遊之冠在水中央

之特色而不覺有伴思而不能去者彼兼讀之生也兼讀讀其色則蒼蒼而水敗矣白露之降也金風氣爽其象則凝結而為霜矣此非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乎斯時而江天寥廓四顧無依則對此秋景嘆百端之文悲思悲于斯時也乃斯時而有所謂伊人者果安在也水勢方弘胡波浩渺伊人乃在此一方也過洞氣于方州結過橋于千里庶幾兼讀白露中故于伊人伊人于經緯之帶乎則子且通流而上不憚測測以從之而無如遠莫能致其知道阻且長可慕而不可至也則子且順流而下不憚測測以從之而無如室邇人遐其如施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也睹兼讀之如絮絮白露之結江望水光之接天嘆美人之一方此時此情易其有極也哉○附錄兼讀蒼蒼一章張嵩齡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蘇序而懷人者若賦其難親之致焉夫以微蒼白露之時而伊人乃在水一方也求之而不可得伊人誠何如人哉秦川渭水之間有麗君子焉其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詩人為之賦兼讀其首章曰凡人皆情之成不謂則解景之思不切今日者物華攝落時序蒼蒼對景懷人我思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十五

在洞若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過洞從之道阻且長遊遊之冠在水中央

終南章全。通詩二章俱要得見詩美意。其容服盛而有以何其位。

是終南下章。其容服盛而有以何其位。是終南上章。其容服盛而有以何其位。是終南下章。其容服盛而有以何其位。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與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極也。皮。潔白也。赤。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賜。之。濯。濯。也。其。君。也。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馬。駟。驥。之。意。也。

中。終。南。者。曰。事。出。于。言。見。者。不。足。其。惟。得。于。制。見。者。深。可。誇。嘖。彼。終。南。條。函。谷。二。嶺。之。阻。諸。侯。之。毛。則。九。州。之。上。服。也。而。果。何。所。有。乎。于。其。類。則。有。白。色。之。條。矣。又。有。似。杏。之。條。矣。我。君。子。受。天。王。之。命。而。居。諸。侯。之。位。其。至。止。于。斯。也。豈。無。所。有。乎。則。見。其。服。于。身。者。物。采。章。于。七。命。而。存。錦。衣。狐。裘。之。服。非。復。三。十。之。年。已。也。見。于。而。者。氣。體。移。于。所。養。而。有。顯。如。濯。月。之。容。非。復。百。乘。之。丰。采。已。也。有。此。衣。服。有。此。容。貌。允。乎。千。乘。之。具。也。豈。不。稱。其。為。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懷彼蒼天我良人如可贈兮人百其身

其也交黃鳥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之稱穴猶也
懷彼蒼天我良人如可贈兮人百其身
良也因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此詩為穆公卒之
誰從穆公則子車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懷慄慄生納之痛中也三
子皆因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買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事諸詩交黃鳥者曰天下之不易得者賢也所貴乎為君者保而留之以
子孫於終民可矣哀哀三良何不幸而遭此禍耶彼交黃鳥則止于懷矣
誰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氏之子也夫以人從死已非愛民之心然使能
死而不受若人則其可矣不如此之甚也雖此金其才德足以通乎等夷
其武勇足以振拔乎流俗誠百夫中之傑出者則宜其為國家求為吾民
之表率也今乃生納于棺當其臨穴之時而懷慄慄然可哀甚矣彼蒼者
天福善禍淫此常理也胡不佑我良人而殲我良人之命如此乎然足顯也若
可買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是非不受其身而以從死為不足畏
也蓋彼固百夫之特而足以為秦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亦甘心而不辭耳其
如卒不可贖何哉

卷之十一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氏維此仲行百夫其防臨其穴慄慄其懷
彼蒼者天我良人如可贈兮人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事諸詩交黃鳥則止于楚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仲行矣惟此仲行才勇之
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防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慄慄其懷焉彼蒼者
天生此良人亦可愛也何為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也若可買
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痛悼之極耶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氏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慄慄其懷
彼蒼者天我良人如可贈兮人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

事諸詩交黃鳥則止于楚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氏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防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慄慄其懷焉彼蒼者
天生此良人亦可愛也何為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也若可買
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痛悼之極耶
三良之不得其死也若彼然也夫無親也康公之忍也從亂命也無辜也痛
哉

事諸詩交黃鳥之止得其所及與三良之死非其所與至四句止
懷也黃鳥人所愛惜乃止于懷乎此以黃鳥之止非其所與三良之死非其所
下文義者人所常來楚者人所常則皆言止非其有也蓋亦是誰從子車氏
指康公奉父亂命迫之使從也詩作于已而之後故得穆公自天而特則特出
于百夫矣則防為當者蓋如提防之防本謂祇中流之意也彼蒼者亦只是一
人可以抵得百夫此通統才猷智慮言時流里以武勇當之未及大生之際
而皆重之三良不為無益之悲亦為能全無介于其懷耶慄慄其懷見得三
良決非自殺以從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耳無所哀言而但臨之若天之
以致不平之鳴也亦不敵斥君之詞如可贈兮人百其身也若曰亂
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代人代便失詩人渾厚之古使三良果欲以身殉則詩
當言代不言贈者一贈字蓋有迫于君命者然人百其身正應百夫之特來蓋
彼固以一而當百此欲以百而易一也○大史公曰秦穆公所地蓋函東服遠
晉西伯戎義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民臣而從死君子是以
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潘氏曰三良不以遺子孫而以殉死彼秦所謂謂以能保
我子孫者何其言之自相矛盾大矣嗚呼非古禮也況三良以保公之賢賢為
之此詩人所以致譏也○陳永嘉曰穆公悔禍曰吾見于秦世舉人之周用人
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為穆公之命大焉獨方亂未可遽
從雖室未亂無所復言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
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應邵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
共此哀于是三子前諾公曰三子皆從死陶詩云思厚固難忘君思安可遠

卷之十一

三

事諸詩交黃鳥則止于楚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氏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防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慄慄其懷焉彼蒼者
天生此良人亦可愛也何為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也若可買
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痛悼之極耶
三良之不得其死也若彼然也夫無親也康公之忍也從亂命也無辜也痛
哉

其不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蓋據此也陶子三良無貶詞至唐李嗣裕謂
壯烈死則死之不可計以死與棄丘孫安陵君同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
泰山重安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長良已微君為壯烈死我則同其歸顧命
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難執其孝受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亦不得為無罪也及過
秦穆公墓又云穆公生不殺孟明望有死之日而思其臣罪康公也手是而
其論始定陳乾昔之子詩已觀武子之子魏朝皆不從其亂命而以安為殉君
子美之康公愧三子流矣夫于錄此詩者見秦雖居岐豐之故地而仍用夷
狄之惡俗否中國而夷矣痛之極也劉安成曰古之葬者有別器而用物而
不可用如錫室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于作俑又不幸而至于用人然
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
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役二十一傳至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
厲氏之統絕夫始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
之禍及于孫如此

詩經集傳

卷之十一

國風

三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安能死而

秦民先王遠世猶胎之法而況秦之葬人乎今秦無法以道後嗣而又收其
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
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曰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為無
罪今觀臨穴惻憐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于囿其罪有所歸
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
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于我懼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
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聞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
害至于王政不綱諸侯僭命殺人不忌至于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
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長風章全首通詩三章下看但愛思之意由漸而深以思我字為主而以飲
靡樂如醉字為骨有一深一淺各章上四句與已之不思乎君子下言君
子之思乎已也愛字亦本下思字生來註只云以夫不在恰像不關上事之

身者然愛亦不必深求

飲靡樂如醉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典也賦疾風其聲也也度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愛而不思之貌○婦
人以夫不在而言欽欽是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彼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
欽也彼君子者知之何而思我之多乎此與廢屋之狀同意蓋秦俗也

市語疾風者曰不可解者夫婦之情苟可相安無言則也而況其思相忘
也我于君子之不在而豈能以忘情哉夫大風被屋之鳥則歸於巢然之北
林物尚有所歸矣況我以君子為歸者也今乃靡遠于外而使我不得見之是
以憂言者之遠隔念此身之無依憂心欽欽而不思焉夫我之不思君子如此

則彼君子者亦安以我之心為心可也如之何不日不月而無返之期匪賦
匪求而無來歸之望乃思我之實多○蓋若反復思之而不得其故矣
疏解此章大意雖與下章同而典意則異此典有取義於北林為歸典
婦人仰君子以為歸也欽欽註解不忌正與下思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句承上

詩經集傳

卷之十一

國風

三

二句說思我只不歸便是多者以時之久言之也猶言弗念家室而忘其歸鄉
良久其言引展展之嘆蓋証思字之義不可謬入先發後言○展展戶局也

○程子曰以展展與君子取共往來之義也○思我緊相是心說此蓋與言其
不當忘非疑詞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駸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典也賦梓櫟也其皮青白如駸○山則有苞櫟隰則有六駸矣未見君子則
憂心靡樂所樂則憂之甚也

申詩彼山則有苞櫟隰則有六駸矣況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轉勝而靡
樂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知之何而思我之多乎此與廢屋之狀同意蓋秦俗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駸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典也賦櫟也櫟亦櫟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申詩彼山則有苞櫟隰則有六駸矣況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轉勝而靡

醉矣夫其之思君子如比彼君子者如之而不思倍老之信而反旋之無日乃
愚我之多一至于此大既明言已之不能忘情于夫而直言夫之不忘忘情于
已其情至其義盡若婦人者其可謂賢乎

合解此二章以山隱之所有與已之所愛靡樂其于欽欽前但愛而不忌猶有
樂可解此則并樂不能解也如萍其于靡樂前猶知有不樂此則并樂亦不
知矣○靡樂有抑鬱無聊不能為情意或云絕無可樂之事似深一層○故風
六擊疑于禽蟲草木中各取奇僻者為句○呂東萊曰秦之害思于晨風惟與
見之王子學好於風靡當中山被樂之後猶得父子如初詩可以怨乎可以興
此類也夫○按魏州無節節之習故其民多淳厚之思晨風之故是也夫
秦民輕生好戰秦其害家而莫之顧者保其無相忘乎吁視汝墳廢雷之風遠
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本章全古○通詩三章一意總是結思愛于平日正欲共思難于臨時也重在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二四

王字上秦章舊氣自相呼應一則見其有從王之義一則見其有相死之勇須
說得身勇意揚方似秦人口氣寫出他一種壯往觀瞻之氣便有并吞六國之
雄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叶步

王于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襦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與師以天子之命而與師也○秦
俗強悍樂于戰鬪故其入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
王于與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懷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
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與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
後章彼此

事蘇氏無本者曰秦志在黃龍烈士不忘報主固其素所蓄積也而特患人
爭小忿家私私嫌至不共戴天之憤凡人人自異而不肯同心以討因難是豈
子與子所共相期勉者乎是故我之所以欲與子同袍者豈以子之無衣而故
敢推解之勉者乎蓋以居王之士食王之食者皆當靖王之難安危有相倚之

韓莊王墓未必有百年之無故勢雖有相乘之勢在吾人未必無一旦之相
萬一中外有變天子下一詔于河渭間曰爾秦宗室勇悍也其率三軍佐我六
師當斯時也惟我與子實屬斯任而天子可不預修乎五兵刃則有備無虞或
器簡則精神倍奮生靈為仇怨也而王之仇即我之仇我之仇即子之仇故與
子同心協力以匡王國使天下謂我秦人能捐軀以報朝廷也豈不偉哉然則
總總于一袍之同者職是故耳豈曰無本云爾哉

疏解此章同袍與下同澤同裳皆是同服意與師乃未戰事須言之不可專
指其言王指天子非指襄公也同仇非同仇敵國為仇謂同敵王之恨赴難
不避死也如云忘身死敵人之仇而心同援身殉國形殊而心一是也諸說多云
同仇謂以敵為仇同力以共之也有願同敵而盡戮力也此說仇字雖各異而
相死效忠之意則同亦可從若依朱魯城忠難相恤之說便有快死的光景非
詩本意○要與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王其拚一死會不顧身而平日之相結非
徒思愛矣全要實他強悍勇往語氣又要其結締的深心○附錄王于與師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國風

二五

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薛應旂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觀秦民之無二心而知周
之王所以長也夫周之民已為秦之民矣而曰王曰仇猶不忍自外于成周
焉此周曆之所以獨隆千古與且昔周先王以岐豐之地許秦而秦民猶在王
畿并收之也故其詩曰今何時乎天子其不復西乎諸侯得復有旅者乎大
戎其未參乎王于是下今與師非異人則向者其同體武之民也父老相傳
猶有公劉太公之盛事則向者秦小人之眾也河山如故豈無方叔召虎之
遺風乃修我戈矛修我子焉子焉相習則臨陣勇猛足用則戰守固王非無
仇者也特以內政未修不欲勞吾民耳今也羽書晨發王之仇即我之仇我仇
綏王仇也其能緩我仇也哉王非忘仇者也特以內政未修不欲勞吾民耳今
也人微則下我之仇即子之仇子非忘仇者也其仇即我之仇我仇綏王仇
天下雄兵所聚與其私闘則寧公戰王命為一時人心所屬倘彼其不動則義
旗將返而指于秦子其念諸○急疾戰語慷慨屈伸文情之嚴發有斷與則此
滑○新服在題中王字見秦民義氣所感不忍西向隱然示王以恢復之意使

史記解使臣同仇人皆為所服要約之詞此獨作敵國尤堪稱人
意本待定解

晉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典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澤衣也以其親屬近于垢澤故謂之澤衣也長丈六尺
中縫不特同袍已也雖東衣之澤亦必與子同澤謂子之無衣而然乎蓋以
王于典師我不得獨坐以道君王之憂且將修我矛戟與子偕作一呼響應以
應天下志義之心一應云今以禦寇敵之危生乎結習之端故盡為一王
之勤兵此則今日同澤也

晉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典師修我矛戟與子偕行

軍講又不但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澤謂子之無衣而然乎蓋以
王于典師我不得獨身以忘國家之憂且將修我中衣與子偕行凡所未及
已先至不返顧也身所未經氣已先馳勿謂計也平居許與之石交變為一昨

晉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典師修我矛戟與子偕行

之觀幸此則今日同澤也王復仇之志不得不矢之于眾而同心協力
之舉不得不訂之于先不然雍州前甲天下守至末不敵而乃區區斯道自
依耶夫秦人平居相謂之詞如此亦可謂樂于戰鬪勇于公義矣使當時能導
之仁義則其休咎止此哉此秦之所以止于秦也

谷解修作者見我奮子不得獨怯也故無意偕行者見我先子不得獨後也
有直而意俱奮一王字說○人情到不樂田地即強之使去亦不赴切兵四
戰危言而勇往于雖強悍如秦人心惟知有從王之義故視死如歸人所懼
者彼獨樂之詞情樂字最宜味○此若秦俗也秦人勇公戰怯私闘即于居相
要其好勇輕生尚功有如此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焉然而未有已者是
也曰王于典師猶知有王也更敬世而民惟知有王修戈矛以問之而東周
之難移矣天子錄之傷周俗之變也○謝靈運曰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大
難國家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
衣一詩發憤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

知彼周之地被先王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殊人心天理不可泯沒者尚異于
國也○宋靈城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
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其間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
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
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典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
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仇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合諸侯秦復不
以此而臣王卒卒之徵伐之役討賊復仇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
召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薛方山云讀者謂周秦王業之
根本以秦秦夫秦非與周為難者也至孝公之後秦民為商賈政所劫乃始
知有秦而不知有周然自秦以至莊襄凡幾世矣此皆未較取周而與六國
之讓其後乎秦秦中忠義之士與六國共尊周耳嗟乎文武成康之深仁厚澤
結于人心如此後世若蜀之不忠漢江南之不忠唐皆其類也而宋岳飛渡河
河北張士至荷鋤而應之此綱常之所以萬古不泯而非區區成武所能用也

晉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典師修我矛戟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五句○秦人之俗大抵尚氣矜勇力急生輕死故其見于詩
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
也秦人用之末幾而一變其俗至于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
氣象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邪僞驕惰浮靡之習以淳淳之
則易興起而篤于仁義以猛驍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其力農而
城郭之業非山泉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
不臨乎此而凡為國者其于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渭陽章全言○通詩三章平看上章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章是送之
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俱以送字為主贈者將其送之情思者得其送之盛都
是送中之事須舉寫一段言有盡而意無窮光景○通解此詩只平敘其送
之之地贈之物思之情如此耳不可作自言其送之盛贈之厚而思之長
亦不必謂意猶以為薄也但就詩者見其待別之意如此則不妨耳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曰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此也。見其秦穆公之勇，曾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子之消陽，而作此詩。消水名。秦時都雍，至消陽者，秦東行遠之，于康陽之東，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車」諸侯所賜者曰：雖然，消者，惟別而已矣。而況甥舅之間，又其天性之至愛者乎？誠以我舅氏也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得以復國，賴晉之宗盟有托，而秦之役會無期，我無送耶？即也，須更無別焉，猶願也。送能無至于消陽耶？所不得越境為別焉，猶歎也。而消陽之送，非過終歸一別，而長往之途在焉。何中邪懷，因念行必以贈者，禮也。吾將何以贈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送行也，必將刻于諸侯，而車馬所常用也。我則以此家路之車，四馬皆黃，以為贈焉，雖弗錯衡，與人駟駒，采之，鉤膺，休華，齊毫，空消渭之良，是何足以成禮哉？亦聊以將吾意而已矣。

「重耳」此但敘其送贈之事如此。只開開說路車乘黃之贈，亦以求甥舅之情耳。不必用王氏送之遠贈之厚意，亦不必用華谷嚴氏然以為海之說，不越

秦穆公

卷之十一

天

「秦穆公」秦穆公行送之，至消陽而止也。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者。舅氏歸晉，將為諸侯故以贈之。路車，金路以封同姓家路以封異姓。華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諸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何以贈之？
玉佩

叶韻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玉佩，石而大玉。

「車」我舅氏也。見弟凡九人，而彼獨得以復國，顧忘者有還之日，而死者無生之年，于是因送而有思。一語路車，則有滿目蕭然，情到不絕者矣。因思而至于悠悠，一追離間，則有愛從中來，不可斷絕者矣。蓋送于方寸者，無窮也。豈但別離之是念，悠悠下猶路者，不已。豈徒切切之為情，因念行必以贈者，禮也。吾又何以贈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送行也，必將刻于諸侯，而佩玉所常用也。我則以玉之玉佩，與大瑱，車之玉佩，以為贈焉。周規折矩，而舒然具有存進，排遣揚而解然其有度，是何足以成禮哉？又聊以寄吾情而已矣。嗟嗟舅氏，從此行

矣。感諸卿，念此須臾，已不勝神氣沮。嗟異日者，即能會盟，相見，求如今日。止車，消水之旁，自然極別之。苦，可復得哉？夫平其相祖之意，如于至親之人，收勒為厚之懷，蓋于言詞之表，康公亦可謂賢矣。

「重耳」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念母而不言，母曰：言其舅，而懷懷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蓋最合情，不須說破，前御往晉，有無窮之感焉。而玉佩，諸侯之所服者，禮也。玉佩，只是佩帶者，玉之名，非玉之名也。理者，美石之名，玉佩，所瑱瑱焉之屬，按佩玉之制，天子用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固用石而大以玉者，此亦有良玉比德之義。蓋十九年之佳公子，所謂康叔之後，必大者此也。而車馬之君，皆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玉佩，所以重車馬，而重行而自定也。○為古人曰：贈言，示其已具尊榮之禮，而重寶，而重遠人之明兄，令九人而獨存見天心之有屬在外十九年，而始返知人望之，故贈車公送之，而贈以諸侯之車服者，正送之歸晉焉。諸侯非獨私情，是關公義，豈尋常餞別已哉？康公之送重耳，一片甥舅之情，殷勤自不容已。說者謂秦無文章，唯渭

詩經

卷之十一

三

「渭陽」章四句。○按春秋傳，晉獻公秦穆姬生秦穆夫人，太于申生，妻夫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且婦生卓子驪姬諸中，生申生自殺。又謂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夷吾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吾思之長也。路車乘黃，項魂玉佩，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怨欲害其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秦穆公」通詩三章，總見其簡賢者之意。各上一句，皆始贈禮儀之盛中一句，今日禮親之哀，本乃嘆其不能繼其始也。且今也二字，作骨節詩意，于此處皆精神。○愛知舅人之意，車在渭陽，其為區區一室一飲食之間而已。然道相聞于渭陽，已見其四言詩，見禮意之盛，處皆前不然，禮意家大，此便見其

君忘道而野者所以欲去也。諸說多云須爾不可久留意思謂只言終不如始而不可久留之意。自下言外見之以不補為尚。

於我乎夏屋渠梁也每食無餘于時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梁深廣貌。承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梁之夏屋以待野者而其後意衰供億遂薄至于野者每食而無餘于是嗟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御講賦權輿者曰人君之待賢也固貴意之勤于始尤貴禮意之善其終吾君始焉于我也虛其以渠梁之夏屋凡所以供我者無所不至禮意可謂厚矣何今也禮意衰薄非特渠梁之不復見且至于每食而無餘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及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廢禮也其所以廢禮者是忘道也。忘道者可以久處也哉。

權輿後欲強謂此詩之旨即馬融所說所謂出無車食無魚也。夏屋作屋至一。般人君待賢之禮必崇之以安居養之以大烹設餼如夏屋則每食四簋之意。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四風

三十

在其中矣。建衡白權始造車自與始故借權輿二字以言始字意請中而自不能繼其始便是不能下造權輿上起義。

於我乎每食四簋也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九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周禮每食四簋。禮食之盛也。申講台君始焉于我也食我以四簋之盛凡所以飲食我者無所不周禮意可謂盛矣。何今也禮意衰薄非惟四簋之不可得且至于每食而不飽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及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廢禮也其所以廢禮者是忘道也。忘道者可以久留也哉。

疏解四簋以盛黍稷。孔子曰公食大夫大夫食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禮會非禮會也。曰無餘猶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補遺渠梁夏屋渠梁無不致其盛也每食無餘無一貲其簡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者其退者皆有恒者然後可久也。○孔子刪詩至秦風而終之以權輿亦始於秦而終之以權輿公也。取其悔過終權輿者。

異其簡賢。○此詩不獨為士惜為秦惜也秦之不得進于中國宜矣卒之却中四以讓諸侯而草野野開多矣。秦一失其鹿而逐之胡遂以不世鮮克有終其所由來漸矣。君子謂秦而不知秦之所以興讓夏屋而知秦之所以亡。○張氏曰謝權輿之詩其述客抗儒之漸歟。○葉堂山曰秦俗棄禮義上言功以積侯之恩而能離去之如弁髦以白起之功而杜郵殺之如土芥加以商君之刻薄無改權輿之習俗固宜其滅亡之速也。世皆尤商鞅之刑呂政之暴而不知俗已見于春秋之時然權輿之賢不知其終而待其不復無怪其後言之已無及矣。○按易曰大畜以養賢賢虎也。詩曰我有言謂以無言為賢之心夫穆公勤求賢士而取由余東得百里奚迎愛叔求至勃公孫支并國二十遂伯西戎何康公不世守之而使賢者有權輿之美耶。○訓行書云市為朝聘終南皆見秦之強人小戎無本若見秦之勤王兼以求人謂陽為朝聘取之也。至黃馬失賢風乘權輿而士而秦為不諱矣。夫子錄其善者見諸有先王之風舉其惡者見周不復而秦之所以止于秦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四風

三十

權輿五句。○漢趙元王敬禮申公曰公穆生穆生不嘗飲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席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進矣禮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誅我于市遂稱疾申公曰公榮起之日何不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為國師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二百八十一句

詩經集成卷之十一 終

金陵陳元明書

詩經卷之十二

陳一之十二○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下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山有康陶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祿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切公大猷婦人思貴好樂聖現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仰其地也

宛丘章全句○通詩三章意旨章刺其蕩而無節下章刺其久一蕩而無節每章各上一句指其蕩之虞下則刺其無節而無節也總以蕩字為上下鼓舞正陽中事○說通陳無名山山大川宛丘其因之勝地也蕩然而一宛丘鼓焉而于宛丘舞焉而于宛丘無和太太暑而皆見斯人也賦之之詞○首章猶言有情于無冬無夏歲月流連今日宛丘明日宛丘殊少趣味更為不及情矣此詩人之善制也

之子湯兮宛丘之上兮

卷之十二

賦也子指游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感值可感望也

事通賦宛丘首句天下之不可清者常也而其不可除者也今一也以曠達為蕩致以勤事為迂固而惟蕩蕩于宛丘之上焉無景附情見之私謂之間皆選典所寄也信有情思而可樂矣但擬于情者必過一禮其見一容貌者感值良失界無可感望焉又何貴于情思之美耶

疏解上三句輕重在本句于之湯兮是以及蕩而致而行之也為今內就合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蕩情思蕩蕩無節法無美善故德問有何可感望乎凡人游于情者不足于禮樂于自便者憚于自檢此一句語意從容不迫與直刺之者不同○彼月不有情思可樂也特指其無感值可望耳

坎其鼓鼓宛丘之下

賦也坎其鼓鼓宛丘之下也春分令覺微好而潔白頭上有白毛十數枚將以耳

羽為鼓舞者持以拍應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于是也

中謂夫落回無底矣而況久一蕩即彼故所以為舞之節也則夫然擊鼓以鳴樂而其時聞于宛丘之下焉鼓于斯亦舞于斯矣且不特一聆焉然也雖冬而隆寒夏而盛暑彼則無冬無夏而曲其羽以為舞焉何有一時時失事之憂乎

疏解擊鼓有羽即上之為然則地上言擊鼓下言曲羽則今在春舞之久則鼓之亦久矣故宛丘之下有曲由舞來而得羽于春冬無擊其意無冬無夏言常舞也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無夏而以舞為事者此尚書所為恒舞也○范華陽曰冬夏都人暑之時也人之好樂上足時必少息今也無冬無夏則他時可知矣論調極當皆字看又費以謂今以當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未安微特無字意

坎其鼓鼓宛丘之道

賦也正瓦器可以節樂謂舞也

卷之十二

事通詩亦所以為舞之節也則坎其擊鼓以為樂而其聲聞于宛丘之道也于斯亦舞于斯矣且不特一聆焉而也雖大寒如冬大暑如夏彼亦無冬無夏而曲其羽以為舞焉何有于長短抑揚之心乎嗚呼陳俗之淫蕩歸矣為此詩者既刺其無儀又刺其無節其亦深惡乎習俗之敝而思有以挽之者矣

疏解今斯云夫擊鼓即曲舞事相濟而歌呼為快耳目者則奈之何也春王嘗為蘭州如擊鼓矣楊柳云家本秦地能為秦聲酒後耳熱即人鼓笛而歌呼為鳥是擊鼓秦聲也何以見于陳通解謂陳師從胡公于豐從采習其聲以略國人化之理武然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章全句○通詩三章間看不必相承一章言其歌舞之處二章言其往會之期三章言其相贈之厚總見其事以相樂也既曰東門又曰南方歌舞已非一處既曰鼓且丁差又曰鼓且于通聚會又非一時男悅女而言其色美女悅男而脂以振振其言何所不至者且以大夫氏之女猶為之其何貴乎

小民子○按詩經是男女自賦其事此章詩云丁是棄其業以爲于市下市
六于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則又是進其事矣武水子自
維以說詩語也然玩本文子仲之子嬖其下不貳其麻市也安妥及越以腰
適等語此詩竟似述其男女聚會歌舞以相樂也耳卽下章視爾臨我二句方
男女相與悅慕之詞則集傳止妙也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賦也枌白輪也先生葉邵芳英皮色白子仲之子仲氏之女也嬖安舞貌○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卷之十一

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賦也枌白輪也先生葉邵芳英皮色白子仲之子仲氏之女也嬖安舞貌○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俗其男婦其婦偕其女至千八月歲終則設事舉而縣事起今陳之俗至
不顧其麻市也安妥所謂上有如者下必有其焉者也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賦也枌白輪也先生葉邵芳英皮色白子仲之子仲氏之女也嬖安舞貌○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枌定丘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定丘之下言有枌也地葉其下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自便體相安長袖與輕裾披拂安于枌柳
之下豈不樂哉

東門二句以地名東門人所出入定丘人所往來國之文會也有枌柳之
下豈不樂哉

遊目騁懷水雖不可飲然亦可以玩樂而思悅也

〔畢〕或問門者曰天下之人各安天下之位則無不足之病不足者生于不能安也而吾豈若是哉彼新木為門雖其淺陋然自我居之而容膝為安自飲飲乎有餘地也可以獲遊而游息也汲彼泉水雖不可飽然自我觀之而臨流玩味自洋洋乎有餘趣也可以操樂而忘飢也蓋樂之所在惟不為一門一水之間而心之所遊自恒出于衡門流水之外舉凡天下之物何可自而自非自得之境乎

〔疏〕解衡門二句隨所居而樂也泌之二句隨所玩而樂也言自足而無求之意玩可字不若而泌亦不外而泌所大中自有一段超脫遊水非但可飽只是玩泌水之光景可樂而自忘其飢耳此隨所遇而皆樂不必說胸中自有真樂亦不可說人不求其樂而我不改其樂若然則是自洽矣〔註〕雖字亦可字正相應見其遊于物而即適于物也〔元〕等云樂即門之兩傍室堂即門之中堂正居是字則然此指橫木為門故無此

卷之十二 四風
歸其食必河之饒其取妻必齊之姜

五

賦也姜齊姓

〔事〕蓋人有一有未之之心則天下可欲之物亦甚多心何得已也吾自計之口之有食室之有妻人之大欲也吾不能無食之必甘妻之必美生之難期也吾不敢必苟可以食適口足矣河饒因美味也即不得飭而食之亦未為不知味也蓋其食必河之饒乎苟可以娶敵體足矣齊姓因良婦也即不得妻而娶之亦未為不知色也蓋其娶必齊之姜乎

豈其食必河之饒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

〔事〕蓋如河饒亦我所欲也豈其得河之饒則可食不得河之饒則不可食而必于饒乎姜如宋子亦我所欲也豈其得宋之子則得妻不得宋之子則不得妻而必于子乎蓋非分所當得而未必得之則求之不足以為益而適足以為損矣彼天下之可欲如饒如姜如齊如宋者不可數也吾安能知之哉衡門處

木之間固有以自樂也矣夫以被為風靡之中乃能自樂無求如此衡門齊者可謂一世之高士歟

〔合〕解此言其樂非分之食色就若安素位之資豈必者不必于是云耳非却而逃之也勸望妻來當言以見非理之徒不必言以妻來當言以見其味之美者齊姜宋子取其就之貴者非色美也〔李〕鼎祚曰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也食色如此則其保可知用之而富貴功名果不足以入于心矣〔世〕人溺入若起病根止乎一必字上終身歸脫不能打破此字關頭眼前任取諸物無不可以自樂〔孔〕下口飯蔬食飲水而樂而此之樂亦在其中矣〔第〕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也不改其樂此言樂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所求而得之曰命無所求而得之曰命樂也〔孔〕孟所言謂味自歸于古以來善下業者必無所求達于上者必無所樂曰心奉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處一處一則化齊矣〔衡〕門之志而化之其不可齊乎哉〔李〕鼎祚曰鄭之注也而有東門陳之謬也而有衡門聖人明詩特陳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在而人心之不死也〔附錄〕衡門全章經解疏文

卷之十二 四風

六

及文辭以資觀覽以釋適者一無所必者也夫苟可自適則衡門流水豈非樂哉而又何外必為想其自賦者曰吾人寄身宇宙但當分內求止不當于分外求多故以境適不如以心適而以若境之心適之使適又不如以心適之心任其自適如子今日者有跡衡門棲跡流水正非人世最寂寞之一境哉而吾以為此可以此棲遲也有衡門在門吾之無息在也人值之而無息者我游之而不厭矣若夫如夫蓬蓬之為而廣之為華耶乃舍衡門而他必耶再為知夫蓬蓬之為而甘甘之為而廣之為華耶乃舍衡門而他必耶魚者而必河之饒豈妻者而必齊之姜哉後可也若其動而美而可為吾必也若有必焉是飭之不足而且必之之不足而且必之之不足而且必之也豈其理與了而終可為吾必也豈珍之品委之物件之遺耶耶耶吾何味焉而必以是供口腹耶美鹿之獸付之雲雲之遇矣耶子耶吾又何能焉而必以是克下豫耶一丘一壑見有木有定祥可必者吾以可必安之甘食悅色人世何如耶

衡門三章章四句

門之池章金首通詩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而反覆道之更以水句爲主即所遇之地可以治乎物典所遇之人可以遂乎心也陳詩曰日昃美淑姬此男悅女之詞

東門之池可以沤_レ麻_反。彼美淑姬可與晤歌_{音歌}。

賦也。池城也。漚漚也。滌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晒漚漚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申溝誅東門之池者曰美色人之所欲而恒不可必得者也于今始有淺幸矣
彼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滌麻治其正業之性以爲績治之資矣况彼色
美之姬吾得以會之于此也豈不可與之合曲長言而廢歌于唱和之際乎

詩經集成

卷之十二

興也紵麻屬。

市井東門之池。則可以濯紵矣。彼美色之淑。斯而邇邇焉。豈不可與晤。歸乎。彼此答送之際。我與子而偕臧矣。

東門之池可以沤菅音糾叶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葉似茅而滑澤。葉有白粉。柔韌。又爲索也。

中講東門之池則可以正音矣彼美色之淑姬於此而適相值焉豈不可與晤言乎彼此談笑之節我兩子共相勸笑夫以男女之聚會而托所見以發其情風俗之不美于如此可觀也大

繡屏東門見公共之地。可以見人人。可以往無禁止也。彼美叔之貴女。因世俗之英國房之夸也。而可與聯。亦可與聯。無不可。是謂浮風。然按春秋傳引逸言曰。雖有怨女。無棄憔悴。彼所云美叔。直指姜姜二姓。而云云吉也。此云彼美叔。當只是女子之美稱。說者云。淫僻之風流行。雖大家世族。不免

考似大泥者書者當以意會一脂字有味解趣知味之謂所謂可人足也脂歌謂興之合曲而歌也脂語相與答達以傳其情也脂言相與言論以達其面也脂歌脂語脂言由人意會所謂知音者芳心自慊也○歸上按酒詞原當足遲遲之義近解云我之所歌此皆能解其意則如密言合心之謂也○水經注陳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步步李王清謀不其竭中有故臺舊所謂東門之池也可以與昔易之之詞

東門之池

東門之暢章全有。通詩一章猶是婉處之意。因借重之以明不可遂有自悔。景增其意。語不相應。義不相因。不過因詩已言起。離座躍而見。以爲曲而坑本章似言物有所送。其牛人不自知其約。蓋反曲也。而面質約是男疑女之詞。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音將以爲期明且燿

○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來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一

軍議歌東門之楊者曰期會男女之私也而信在焉其不可以相負也何子之所期者而主于寡信若此耶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將將而盛矣况義之與子期會于此也豈將以時昔顧慕之私伸之一歲返問也竊意子必如期而至而適我之願焉何所期者皆也今齊明之星已出煌煌然而有光則將日之候矣而竟不至也獨心忒哉

東門之樓其葉肺肺音肺以爲期明音星替音

與也肺猶群也特特猶煌煌也

市鎮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肺腑而盛矣况我之與子期會于此也蓋將以時昔健總之情寄之一蘊近間也竊意子必應期而來而與子諧談矣何者以爲期也今啓明之星已出皆然而大明則達旦之期矣而竟不見也獨何故哉夫有約不來斯一詞一試也子誠無負于汝汝亦肯諒子否耶耿耿此席明星鑒之矣

台解將將肺肺思如此始向春之末迎夏之陽矣。○一說楊雄將將三月中

也。會將服也。燒灼有骨。蓋達旦之期。吾以為期。至此不見。何相負之深也。○陸
聚則云。此必女負約而男作詩。○嚴華谷曰。親視以吾為期。是大明而竟不至。
遂風行而女有他志也。○情慶源曰。自宛丘而為東門之粉。自東門之粉而為
東門之津。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于事。民可不深戒。

東門之楊三章四句

東門之楊。三章四句。此為刺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絕之也。下章言其悔過無
微。微之也。上章言其然矣。是謂其始下章顧則思。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
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今是悔之非絕之也。提綱處全在顧
則思。下一句。

舊門有棘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咎然矣

與也。舊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折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咎。昔也。猶言咎昔
也。○言東門有棘。則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
改。則自時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詩經集傳

卷之十二

九

東門之棘。此刺不良人也。若謂人無惡過。惟過而能改。斯善矣。于觀惡人。始不能不
過其始而惡其終。終矣。彼棘之生也。盛于東門。是猶不期于其而斧且斯之矣。夫
人之為惡也。長于隱微。雖不欲為。國人不知。而國人皆知之矣。夫見知于人。望
其速改也。乃猶仍其故而不止。焉則是積惡之久。自時昔而已。然而棘之滋
已。終迷而不復。悔也。言難勸。亦安能樂其改病哉。

東門之棘。上四句。是詩其不善而見知于人。下是即其不改而原其積之久也。
惡木生于幽僻之地。為斧之所折。與人為惡。于隱微之中。為人之所知也。國人
知之。當有諷刺。規止之意。知而不已。已字重。處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
改也。註云。時昔。已然是。追言其始也。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而有人之
知之。心至乎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然則幸其為人所規。止刺。而
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不自改。自時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
積矣。茲不可得而收。遂之也。不良。及諷刺。就游為淫。欲言恐因俗言。然未必
知其非也。○陸士曰。集傳國人知之。以下另轉。則自時昔。則字衍。文下。上兩

則字一倒。○按。詩。舊門。上知。即昔。即已。然言其久也。

舊門有棘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咎然矣

與也。舊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折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咎。昔也。猶言咎昔
矣。夫也不良。則有欲其惡。曰。之者。惡之而不于顧。至于顧。則然後思。則
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于之。下。言。惡。而。作。而。下。

東門之棘。上四句。是詩其不善而見知于人。下是即其不改而原其積之久也。
惡木生于幽僻之地。為斧之所折。與人為惡。于隱微之中。為人之所知也。國人
知之。當有諷刺。規止之意。知而不已。已字重。處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
改也。註云。時昔。已然是。追言其始也。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而有人之
知之。心至乎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然則幸其為人所規。止刺。而
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不自改。自時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
積矣。茲不可得而收。遂之也。不良。及諷刺。就游為淫。欲言恐因俗言。然未必
知其非也。○陸士曰。集傳國人知之。以下另轉。則自時昔。則字衍。文下。上兩

詩經集傳

卷之十二

十

東門之棘。此刺不良人也。若謂人無惡過。惟過而能改。斯善矣。于觀惡人。始不能不
過其始而惡其終。終矣。彼棘之生也。盛于東門。是猶不期于其而斧且斯之矣。夫
人之為惡也。長于隱微。雖不欲為。國人不知。而國人皆知之矣。夫見知于人。望
其速改也。乃猶仍其故而不止。焉則是積惡之久。自時昔而已。然而棘之滋
已。終迷而不復。悔也。言難勸。亦安能樂其改病哉。

東門之棘三章四句

東門之棘。上四句。是詩其不善而見知于人。下是即其不改而原其積之久也。
惡木生于幽僻之地。為斧之所折。與人為惡。于隱微之中。為人之所知也。國人
知之。當有諷刺。規止之意。知而不已。已字重。處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
改也。註云。時昔。已然是。追言其始也。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而有人之
知之。心至乎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然則幸其為人所規。止刺。而
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不自改。自時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
積矣。茲不可得而收。遂之也。不良。及諷刺。就游為淫。欲言恐因俗言。然未必
知其非也。○陸士曰。集傳國人知之。以下另轉。則自時昔。則字衍。文下。上兩

防有戒樂音却音有言音君音誰音併音予美心焉切切

與也。防人所禁以捍水者。卽行水也。落著僥也。並如勞苦而到其功。累聚而青其莖。集絲已可生食。如小豆蕃也。倘倘張也。猶鄰風之所聞。迂也。于美指所與私者也。切切。覺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聞之之詞。故曰防則有謂累矣。卽則有言若矣。今此何人而仿巢子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于切切乎。

中講歌陽有陽樂者曰夫人之精好所以有終者固起于其心之有常亦由于
愛言之弗間也予殆不能無愛於波陽之上則有鶯聲犬吠之中則有笛美之
蒼矣物各有所止如此況此人也予之所美也謂波設書題之詞以餉張之而
生波撰此之心乎是以使我愛之之深予于心焉切切而弗能已也

疏解詩所謂同言于美木無嫌隙故何高張誇幻造言生事以造風漢祇其然
使之伯崇而無所定也誰何說字管下二句講古義羅頤云謂水大則舉而
木小則舉卑昔取木之技稍不取學按陸佃云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歲多

鳳則士喬木巢其傍枝最高而不危理爲丘首孔謂達士上之高處草木尤美
若草名與蒼之華之莒不同歸士按如上說則防有巢亦巢于防上之木非
巢于防也

興也。廟中路謂之廡。覺寤也。勝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切切也。
 所美者也。置安設爲計。惑也。語以伯來之而開陳廷之。屬下是以使我憂之之。
 減至于心焉。鴟鵂而不相害也。人猶曰。樹之所然。而憂成問之。四子見風俗之

茅茨矣。
疏解江鏡，鏡，軌也。用以向於中庭，喻中之路。堂下至門之徑也。謂木鳥名，亦名鵲。鳥鳴下自巢如小兒曰，五章卜草之色似之故，因謂之鵲草。其云鵲鳥也。下世力證人實從之，則或異其因，有而謂人實從之，則又

防有隄巢二章章四句

出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總是思念之情。反覆道之也。有悅之至。思之切。愛之淡。意際字。倒字。療字。是相批處。惜字。憐字。憐字。是相念處。然相悅則自然相全。思自聯貫。此爲男悅女之詞。亦四所見以起興也。

出暖兮侵人僚情兮舒舒情糾糾情兮勞心情兮
與也情曉月光也情侵人美人也情餘兮情曉舒南遠也情糾情結也情勞情憂也情此亦男女
相悅而相念之辭情言日出則曉矣情侵人則曉矣情安得見之而舒舒糾之情
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情

市語 秋月出者曰凡人之情有所悅乎人則必望其以見其人苟思而不見其奈之何哉彼月之出也西段然而光明矣人之役兮周旋其面美好矣斯人也周吾之所深思而至于詞者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鬱結之情使兩遠愁結之思得因之而自解矣今也望之不見則愛之益甚是以爲之勞心而痛

然辭不覺其拂鬱之至者矣安得不凄皎月而神傷也哉

經集卷之十二 田風

出皓兮使人惻音明兮舒懷兮受創反音勞兮勞心憊兮

幽也對好晚憂受憂思也條清也

事遂不但此也。月出則皓然而潔白矣。侵人則黝然而宜朗矣。然而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優受之情。使中心之煩若者。得以自釋也。或是以勞心爲之慘然而動搖也。惟有對皓月而牢鑒已耳。

與也。儻明也。天紹糾縈之意。儻。發也。匪謹不特此也。月出則照。然而燭物矣。倣人則察。然而闡明矣。然而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天紹之結。使中心之糾。遂皆得以自解也哉。是以勞心

亦謂十時之不止者天道民者安可不審其所擇矣乎
總解各章上三句以月出之光而容觀之美所謂相覿也下二句所謂相念也
此中安得見之四字發自解字之上是瞻望之意非謂不得見而云也惟切于

其見放至于憂勞未旬須根上句流來像美好之意而清亮之意顯光明之意
對料而遠而結也優受煩瑣而苦思也大路料緊而急迫也情動而急
思於也各章字義須分疏明白詩十口此篇以第一句連第二句又一詩三
四句又自作兩轉而情長也○朱書或曰日出之詩其情之也至矣其
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將何求而不獲哉思于草木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宋王仲女賦云其結草也結乎若曰日出而思其少
進也較若明月舒其光又云步商而分昭昭又云動而發以徐步皆形容舒
之意李太白詩云捲雲空月空長嘆美人如孔雀雲端意相彷彿○當時陳大
夫孔寧儀行父遂為荒江其下化之所所指在魯其斯人與君子歌月出于宛
丘東門之後而知陳之風俗其始也以歌舞為進其終也以禽獸而相資○
呂東萊曰此詩用字雖才意者其方音也

月出章章四句

林林章章○此詩本言從夏鄭也乃不明言所從之人而特言其子二章本言
情經集○卷之十二

從夏鄭之類也乃不明言其人而但指其地此詩之微婉處也須要會得此意
然詞若為尋者諱而其事則有不可掩者矣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微舒字也○宋公孫子夏微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
之邑故其民相與謠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
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鄭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朱書賦株林者曰人之有所往也必有故也而况大君之舉動北燕之觀瞻係
焉今吾言也胡為乎而往于株林也哉蓋將主株林而從于夏南也然則雖適株

林也特以從夏南而適之曰夫果何為而從夏南也耶

我來胡不食于株

賦也說金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朱書然人之有所往也亦貴乎以其時也今言我來胡不食于株野之
中馬又不特一時說之已也但見我來胡不食于株而食于株如此而夕

如此而胡為乎是之無辭也哉夫夏鄭不可言也而但指其子以爲乎
刺之意從夏鄭之類不可通也而但指其地以爲乎惡惡之語則因之厚之道
而其質亦不容掩矣豈非立言之有法者歟

○朱書首章一問一應又一解指定株林之往見爲夏南下注言其往之類也無
隱諷意○胡為株林怪問之詞也從夏南而對之也復反問其因適株林從
夏南微詞也○言馬又言駒非一往也亦見其後行想朝食非夜聚也詩者
亂之原也○難且發矣胡朝夕往乎國人危之而未敢言也○孔疏微舒祖字
子夏故爲夏氏微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本豐城曰衛之亂至于適
有美而移于是有株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適于是有是入陳之禍然
則非人能入衛也宜要實言之也是非能入陳也夏鄭實言之也此所謂女戎
也此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鄭鄭公之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叔蓋公
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陳冷諫不聽而殺之得卒爲其子微舒所殺而

微舒復爲楚莊王所誅

詩經集

卷之十二

十四

澤陵章章○通詩三章一意總言其相念之情首章言其容貌之美二章在
其髮上言其美三章在容態上言其美此蓋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碩大且
微可見○許氏曰日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陵婦人思男子也恐未必然○公孫活
自然玩澤澤澤澤澤澤伏枕宛是婦人光景也○典意亦至四句止以壯興地
相和事更相連○有字但呼與下無字相反應爲典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儻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漟漟

典也彼澤陂也蒲水草可爲席者○美榮也白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
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
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漟漟而已矣

○朱書賦澤陂者曰天下常相見之人不識相思之苦也惟相思而不相見乃有
不能爲情之具者如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物與地相類矣今有一人思
之而不得見傷事與願相違也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哉是以寤寐無爲而涕

西蜀之游沈也。是何夫人之存乎心也。

〔陳〕陳國十篇。上章一百二十四句。○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蓋其間男女夫婦之詞。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有所歸。而後天下之風俗正。風俗正則王道興。此風俗之始也。正風之所謂。正者。東萊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東萊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正邪。民之死生。于是乎有錄之。而風俗之重。亦何疑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詩經

卷之十二

十五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陳國十篇。上章一百二十四句。○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蓋其間男女夫婦之詞。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有所歸。而後天下之風俗正。風俗正則王道興。此風俗之始也。正風之所謂。正者。東萊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東萊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正邪。民之死生。于是乎有錄之。而風俗之重。亦何疑哉。

陳國十篇。上章一百二十四句。○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蓋其間男女夫婦之詞。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有所歸。而後天下之風俗正。風俗正則王道興。此風俗之始也。正風之所謂。正者。東萊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東萊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正邪。民之死生。于是乎有錄之。而風俗之重。亦何疑哉。

詩經

卷之十二

十五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中〕中。或作之。或作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羣。寤。寐。無。忘。中。心。惻。惻。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有。心。也。

詩經集卷之十三

拾一之十三○拾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生禹貢豫州外之北榮波之南居涂有之問其若姁姓祝融之後周章為鄭桓公所滅而遷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詩皆為鄭作如鄭卿之手而也未知是否

蓋章全有○通詩三章一意是屏言其君既好手服而面已改其憂也以柄中憂字作主人君屬精圖治則所志不在服飾謂之拾為國常備有為而于衣服為急則于政事必疎于游燕日則于進芳日缺偷安歲月坐以待亡此詩人既思之復悲之終又伸其不可脫朱氏所謂為君者惟政備于外愛君者常不忘于中也○要知拾君只是修飾儀容不足為達制然竟不能自強于政事則國勢日蹙詩人既正處堂之慮已隱然在不言之中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不雨思勞心忉忉
賦也細不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若說拾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詩經集

卷之十三

十一

自強也試觀吾君何止知務于修飾之觀事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也若服之以視朝矣修飾美觀而置政事于度外固之不能自強有以也其懷國家之憂豈能忽然不爾思哉但見憂思之其誠慮政之不修而固日以弱其勞心憂忉忉矣爾何為而不思乎

羔裘朝朝狐裘在堂不雨思我心憂傷

賦也朝朝朝道也堂公堂也

車馬羔裘高侯之朝服也狐裘侯之朝服也天子之服則服之于公堂矣玩一服之微意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我心且憂傷也爾如何面獨不思之乎

羔裘如雪日出有暉不雨思中心是悼

賦也行出出也日出有暉日之明也

車馬羔裘如雪如雪非不濡然而潤澤矣日暉之明有耀非不潔然而光明矣玩一物之微意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中心為之憂悼也爾如何而勿之思耶夫以拾之小國而又無政事若此則其危亡日近矣詩人安能已于憂哉

總評羔裘二句但是個好潔衣服而逍遙遊宴意即在其中此就見他不能自強于政治了或曰末句方說出非也如潔衣者蓋拾君以為私服不足以逍遙而必服視朝之服視朝之服不足以臨朝而必服朝天子之服非好潔而何惟其致飾在此則不能自強于政治是以逆知其將亡而思之切也忉忉思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也○如言有曜總見鮮華意○六帖曰克耳瑋瑋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護曰羔裘如雪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為哀一以為憂其所以可憂慮到底不肯說出○憂思修飾皆根上文意說不可謂間○補廢源曰心無二用志于大者必遺于小謂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者必遺于小謂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者必遺于小謂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

詩經集

卷之十三

十二

羔裘三章四句

素冠章全有○此詩總是美見其衰之人而致其情如此但首章極言憂勞下二章兼言憂慕稍不同耳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意須先提楚庶幸也乃至幸之幸非既見而喜幸之詞

庶見素冠令棘人樂

賦也庶幸也棘人樂也

其總總爾哀遠之狀也樂樂爾現傳傳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祥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中諸賦素冠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之人皆用之胡今之莫能行耶誠以父母之喪再則而大祥則有素冠之制而人子思慕意氣未平則有哀遠之哀當此之時庶幾得見此素冠之冠服于既祥之貌而急遠之人其狀樂樂而興者乎望之切而見之難憂思愈篤至于傳傳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矣

冠經庶幾二字則成恭欲見此人而移愛勞愛慕之切也。蘇人樂是親人，雖既久，思慕愈氣未平，而猶有哀毀骨立之狀，勞心傷神，亦亦未見之心來。觀注至于二字可見切不可不樂樂于人，不可見其成，而口氣。輔說曰：言庶見素冠今而繼之以轉人樂慕，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則于而忘于內，則亦何以爲哉。○吳郡思曰：其冠用緇以素，乃此故爲之素冠。○蘇人樂慕，是因服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思其心也。即此是大理義，良心發見處。○李三山曰：詩人思見服既許之素冠，轉人形貌之素冠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惻惻而憂也。○劉安成曰：素冠，則明而大，則日矣。至此不計問凡二十五年，大則之後，中月而中，則也。雖察名，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問凡二十七。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唐經集

卷之十三

三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唐素衣兮我心傷兮聊與子同歸兮

正諸夷之生于隰也。成而爲貨則荷離其柔順。而見其天之沃沃以遠其

人望其興復也意自相承不可作兩平看當以西歸爲主而神情全在徘徊周道中全無恨感慨其由來全爲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達若忘之所以可爲但且平也瓦末章望人以朝周之意只是傷周之安後耳諸說多謂周室衰微諸侯凌弱篡竊小國偏受其害不堪憂者故賢人嗟嘆而作詩亦可○此詩諸說俱作東遷後看按輔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尚觀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了復有觀觀之意直慨嘆想慕而已據此則作東遷前看者是也然亦有作既遷看者

詩經卷之十四 國風

國風之十四 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之北 雷夏荷澤之野 月武正 以封其弟振鐸 今之曹州 即其地也

好蝶章全旨 通詩三章 各上二句 喻人無遠慮之患 下是致憂悔之意也 柯中玩字是病根 實字正喻玩字 玩細細必是遠慮 只是一意而通章有求金 意心之憂矣 一句 天下事往往以無憂而釀成可憂 彼玩細細而遠慮者 勝 生夢死為歡 幾何 其所謂好蝶者 天地者也 好蝶即生葬死而不自知 則彼人 之心 玩細細而遠慮 其不亦甚矣 此詩立意 未知何指 疑是刺當時之 君相者

好蝶之羽衣裳楚楚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此也 好蝶者 羽衣也 似蝴蝶 身狹而長 背青黑色 羽生葬死 楚楚鮮明貌 此時 蓋以時人有玩細細而遠慮者 故以好蝶為此 而刺之言 好蝶之羽衣 猶衣 裳之楚楚 可愛也 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息 亦 所以為利其君 或然而未有考也

卷之十四 國風

好蝶章 好蝶者 羽衣也 似蝴蝶 身狹而長 背青黑色 羽生葬死 楚楚鮮明貌 此時 蓋以時人有玩細細而遠慮者 故以好蝶為此 而刺之言 好蝶之羽衣 猶衣 裳之楚楚 可愛也 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息 亦 所以為利其君 或然而未有考也

好蝶之羽衣裳楚楚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此也 好蝶者 羽衣也 似蝴蝶 身狹而長 背青黑色 羽生葬死 楚楚鮮明貌 此時 蓋以時人有玩細細而遠慮者 故以好蝶為此 而刺之言 好蝶之羽衣 猶衣 裳之楚楚 可愛也 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息 亦 所以為利其君 或然而未有考也

好蝶之羽衣裳楚楚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此也 好蝶者 羽衣也 似蝴蝶 身狹而長 背青黑色 羽生葬死 楚楚鮮明貌 此時 蓋以時人有玩細細而遠慮者 故以好蝶為此 而刺之言 好蝶之羽衣 猶衣 裳之楚楚 可愛也 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息 亦 所以為利其君 或然而未有考也

好蝶章 好蝶者 羽衣也 似蝴蝶 身狹而長 背青黑色 羽生葬死 楚楚鮮明貌 此時 蓋以時人有玩細細而遠慮者 故以好蝶為此 而刺之言 好蝶之羽衣 猶衣 裳之楚楚 可愛也 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息 亦 所以為利其君 或然而未有考也

好蝶之羽衣裳楚楚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此也 好蝶者 羽衣也 似蝴蝶 身狹而長 背青黑色 羽生葬死 楚楚鮮明貌 此時 蓋以時人有玩細細而遠慮者 故以好蝶為此 而刺之言 好蝶之羽衣 猶衣 裳之楚楚 可愛也 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息 亦 所以為利其君 或然而未有考也

卷之十四 國風

好蝶章 好蝶者 羽衣也 似蝴蝶 身狹而長 背青黑色 羽生葬死 楚楚鮮明貌 此時 蓋以時人有玩細細而遠慮者 故以好蝶為此 而刺之言 好蝶之羽衣 猶衣 裳之楚楚 可愛也 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息 亦 所以為利其君 或然而未有考也

好蝶之羽衣裳楚楚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此也 好蝶者 羽衣也 似蝴蝶 身狹而長 背青黑色 羽生葬死 楚楚鮮明貌 此時 蓋以時人有玩細細而遠慮者 故以好蝶為此 而刺之言 好蝶之羽衣 猶衣 裳之楚楚 可愛也 然其朝生暮死 不能久存 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息 亦 所以為利其君 或然而未有考也

漢人爲上戈外之子三自亦百

申講歌候人者曰名器不可以濫施川合必期于能當是故親

所以與陪也。趙小人遠居于此。所以館垣也。吾子今日有得不得之憂。被僕人以迎送有客爲事。則其何戈與段。而送往迎來于道路皆安矣。况大夫以正君善俗爲職。必日宣達明者。乃立爲之。若彼其之子。道不足以濟時。從不足以弘化。其不可以居此位也明矣。乃使之居大夫之位。而服赤節之服者。凡三百其人焉。謂之何哉。

卷之十四

班

風歷此章以候人荷戈殺之象與小人服赤帶之非宜茲以相反爲典也被其
 之子輕之之詞以小人服赤帶已見匪人在位而况服赤帶者三百則小人處
 焉可知卽此便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故下遂承言之曰不稱不遜○夏官序云
 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侯人亦應是士身
 荷戈殺諸侯人之徒焉非侯人之官長也其職云侯人各掌其方之治洎與其
 衆今以諸侯人註云以侯人者遜士率以爲之引此詩云六是其徒亦名爲
 侯人也○孔疏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三百亦帶愛小人過度也○服見服則
 必用蔽膝故註云冕服之制

羅鵝啼在梁不流其聲渡其下不利其服

興也。觀滄澤水。以俗所謂洵河也。

仲議按鷗水鳥也。鷗在水則濕。且鷗雖鷗。在空則不沾其翼。然則有大夫之
禽者。室廡大夫之服也。若彼其之于斯流也。乃在大夫之位。而服大夫之
履。豈其有羔羊之素風乎。以言乎履。殆不稱也。而謀蔽而侈。以色澤而輕。然

則金索耀煌非其質矣。君何爲而取之一至此哉。

維翰在梁不濡其味音彼其之子不遂其情

典也。唯送稱嫌寵也。送之爲稱猶今人謂送意爲稱意。

知者宜承人君之寄也若彼其乏乃其品也今乃君大夫之位而蒙蕃節之寵豈其有寵光之令譽乎言乎其禍殆不遠也以望幸則見長以數獻則見短則笑語承恩非其任矣君何爲而寵之一至此哉

俗語此二章永三百赤芾未登土言赤芾也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此則與其不稱其服不達其寵也。鶴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達。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曰為興此處養之品。○沈仲容曰。鶴于禽物矣。出人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衆。因人以侮。曾翼之下。滿對之子。無功受祿也。○鶴。詞說見小人而為大夫之寵。則其寵為不稱。然詩本意。非刺小人之不稱。何語。凡不稱之小人也。

卷之十四

四

今爾山朝陽音兒今季女斯飢

此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陽雲氣升騰也。嬌小貌。變好貌。○蒼蔚朝陽言小人家多而氣談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吳從人而反仇困言賢者守道而反重

幽。達。華。野。老。子。而。親。小。人。如。此。則。小。人。之。勢。安。得。而。不。盛。君。子。之。遇。安。得。而。不。

戎戎吾劍夫南山其草木芬芬兮有以極其盛冬而朝旦之間有靈氣而升騰于上焉然則小人以三百之衆而服赤帝之盛服其氣讓之盛者何以異于是哉又觀彼季女之號兮憂兮守不卒之貞者可以得志矣西國因反自不免焉然則君子以守道之正而反遭首賊之困者何以異于是哉夫橘園之術而名器之濫用舍之倒置如此則國家之敗由官邪始矣嗚呼其何以爲國哉

臨別此章上二句喻小人之聚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小人道長自然君子道消此蓋彼義理所必至蓋非甘之進良甘之退好女之進惡女之仇古今同慨○蒼蔚以見其非美甘南山以見其居高節木多而得其光明見其氣上蓋

凡人處而得君則見其氣可畏○蛇擊美李女○斯仇果不故為指
即此見其勢微矣○妖氣布散何異于南山之青樹也○官人猶若朽木○明主若
樹人故使樹松栢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也○草樹雖微根支交附○惡氣因而
入小人有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今觀草木之
處至早則自有雲氣浮動之狀○若平地光潔之處則無雲氣○南山毛云○曹南
山也○鄒縣志云○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季女
斯仇味一斯字則仇正在季女二字○世皆喜讀學而獨變其說○按仇即仇術矣○
宋施不遇謂其終以浣沙老耳○上文不稱不遇○正在此處生病○○士按此章
以字托作結語○亦不必補出正意為益○○然則如曰官下及私取而不及施
德○吾見其則安矣○蓋表而委蛇矣○且文止四友矣○武止十亂矣○論才而一可
當百美可知也○何至我曹而育此三百美哉○○人主進一小人則眾君子退
矣○而況三百美也○舉朝盡然○之徒○蓋皆為鳥之輩○枝連根附○勢相倚
彼君子者○惟甘心窮賤于斷門之水之間而已○何也○勢不兩立也○蓋君子難進

卷之十四

五

○人處而得君則見其氣可畏○蛇擊美李女○斯仇果不故為指
即此見其勢微矣○妖氣布散何異于南山之青樹也○官人猶若朽木○明主若
樹人故使樹松栢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也○草樹雖微根支交附○惡氣因而
入小人有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今觀草木之
處至早則自有雲氣浮動之狀○若平地光潔之處則無雲氣○南山毛云○曹南
山也○鄒縣志云○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季女
斯仇味一斯字則仇正在季女二字○世皆喜讀學而獨變其說○按仇即仇術矣○
宋施不遇謂其終以浣沙老耳○上文不稱不遇○正在此處生病○○士按此章
以字托作結語○亦不必補出正意為益○○然則如曰官下及私取而不及施
德○吾見其則安矣○蓋表而委蛇矣○且文止四友矣○武止十亂矣○論才而一可
當百美可知也○何至我曹而育此三百美哉○○人主進一小人則眾君子退
矣○而況三百美也○舉朝盡然○之徒○蓋皆為鳥之輩○枝連根附○勢相倚
彼君子者○惟甘心窮賤于斷門之水之間而已○何也○勢不兩立也○蓋君子難進

倅人四章章四句

○人處而得君則見其氣可畏○蛇擊美李女○斯仇果不故為指
即此見其勢微矣○妖氣布散何異于南山之青樹也○官人猶若朽木○明主若
樹人故使樹松栢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也○草樹雖微根支交附○惡氣因而
入小人有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今觀草木之
處至早則自有雲氣浮動之狀○若平地光潔之處則無雲氣○南山毛云○曹南
山也○鄒縣志云○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季女
斯仇味一斯字則仇正在季女二字○世皆喜讀學而獨變其說○按仇即仇術矣○
宋施不遇謂其終以浣沙老耳○上文不稱不遇○正在此處生病○○士按此章
以字托作結語○亦不必補出正意為益○○然則如曰官下及私取而不及施
德○吾見其則安矣○蓋表而委蛇矣○且文止四友矣○武止十亂矣○論才而一可
當百美可知也○何至我曹而育此三百美哉○○人主進一小人則眾君子退
矣○而況三百美也○舉朝盡然○之徒○蓋皆為鳥之輩○枝連根附○勢相倚
彼君子者○惟甘心窮賤于斷門之水之間而已○何也○勢不兩立也○蓋君子難進

○人處而得君則見其氣可畏○蛇擊美李女○斯仇果不故為指
即此見其勢微矣○妖氣布散何異于南山之青樹也○官人猶若朽木○明主若
樹人故使樹松栢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也○草樹雖微根支交附○惡氣因而
入小人有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今觀草木之
處至早則自有雲氣浮動之狀○若平地光潔之處則無雲氣○南山毛云○曹南
山也○鄒縣志云○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季女
斯仇味一斯字則仇正在季女二字○世皆喜讀學而獨變其說○按仇即仇術矣○
宋施不遇謂其終以浣沙老耳○上文不稱不遇○正在此處生病○○士按此章
以字托作結語○亦不必補出正意為益○○然則如曰官下及私取而不及施
德○吾見其則安矣○蓋表而委蛇矣○且文止四友矣○武止十亂矣○論才而一可
當百美可知也○何至我曹而育此三百美哉○○人主進一小人則眾君子退
矣○而況三百美也○舉朝盡然○之徒○蓋皆為鳥之輩○枝連根附○勢相倚
彼君子者○惟甘心窮賤于斷門之水之間而已○何也○勢不兩立也○蓋君子難進

卷之十四

六

○人處而得君則見其氣可畏○蛇擊美李女○斯仇果不故為指
即此見其勢微矣○妖氣布散何異于南山之青樹也○官人猶若朽木○明主若
樹人故使樹松栢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也○草樹雖微根支交附○惡氣因而
入小人有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今觀草木之
處至早則自有雲氣浮動之狀○若平地光潔之處則無雲氣○南山毛云○曹南
山也○鄒縣志云○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季女
斯仇味一斯字則仇正在季女二字○世皆喜讀學而獨變其說○按仇即仇術矣○
宋施不遇謂其終以浣沙老耳○上文不稱不遇○正在此處生病○○士按此章
以字托作結語○亦不必補出正意為益○○然則如曰官下及私取而不及施
德○吾見其則安矣○蓋表而委蛇矣○且文止四友矣○武止十亂矣○論才而一可
當百美可知也○何至我曹而育此三百美哉○○人主進一小人則眾君子退
矣○而況三百美也○舉朝盡然○之徒○蓋皆為鳥之輩○枝連根附○勢相倚
彼君子者○惟甘心窮賤于斷門之水之間而已○何也○勢不兩立也○蓋君子難進

願施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淑人君子其帶伊綵叶新其帶伊綵其弁伊騶音其

義也。庖氏常言在桑其子每異木子自飛去。庖氏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謂素絲有雜色。僂焉升皮升也。騶馬之青黑色者。升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廐人騶升。今作基。○言鴈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緹矣。其帶伊緹則其升伊緹矣。言有常德不差忒也。

雖在梅而鳩之在桑者猶故也。況我渾人君子心結而儀一吾見其帶伊綰而有雜色之飾。其帶伊綰則其弁伊騶。惟取夫青黑之故。此其服有常度。亦儀一之之聲也。何莫而非心結之所形乎。

就莊土膏壤一卽心耕故此章只言儀而心在其中以鳩鳩之子兼性下常爲此鳩特之如一與君子之持身應世不常而章于度則一○蘇傳鳩鳩則在

卷之十四

七

爲曰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空無所不從然以爲從其在梅則失其在轍
縱其在轍則失其任轅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李氏
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從○祝義純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
必專一故不失其在外之儀○故入君子須永心結儀一說兼帶升特指儀之一
處言之○黃元等云言伊絲便見帶有常度言伊馴便見升有常度兩關說○
荆川云必帶典升之色相稱斯見其有常度而不差忒蓋從疏義絲帶則當順
旁之儀二者皆可○卽此可見儀之一言儀而心卽在其中矣○附釋其帶伊絲
二句章義安及安評以資觀覽○儀之常者非一端當於帶之外觀之矣蓋帶
而合之於升而卒不改其常若此非心之如結爲之哉且君子在位而以服示
羣身之表僂靡亦安可無哉然苟其偶爲之則一言而已惡其微矣不則一事
而已樂其生矣夫惟言不可以一詞矣而事不可以一端竟也則其人於是
美也吾不以帶之伊絲者爲君子詠哉雖然變帶之爲而不能以終朝古之人
其早持之也則身之矩道離端而側弁駟矢之儀舞卽帶其禍矣何以示後明

時樂成

卷之十四

送聯合作。○首句承上起下。有徘徊瞻顧之意。須有安頓方妙。若一筆揭過。便美詩情矣。別段連連說來。淡合語脉。至轉發其升句。清華雅麗。復有高澗驚濤。浪浪雄雄之取。

所遇在桑扈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則子遇及
雖地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範
于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而觀其心之結而儀一豈徒獨善其身已哉彼鳴鳩在桑其于在棘子因
應常而姑固有常矣況此淑人君子有常德而其一則可觀可法醇誠偉嘉
而其儀自不差忒焉儀既不忒則令儀足以示法今望足以表德四國之人必
皆有觀感而正其儀矣不有以正是四國乎美哉君子之心決有以孚士人而

〔疏〕此章下上儀一而美具足以化人養以化人爲儀一之驗也亦未必特兼注中有常度指二章言心一指首章言不貳圖卽是有常度感上章註所謂有

常度不游或者事指帶弁言而此章儀字則即言章儀一之儀不可洗泥而
也。正四國者已之儀足以正人非人未取正也。儀惟有若或故不正如何正則
四國若不或則先自正了豈不能正人只據理言其足以如此非此感儀之
謂本不必泥未然已然意四國只指曹國而言四國或指四方之國則于國人
不相害了諸說多然然則四國皆言四國其說亦強在此只以感儀之理通
鄭儀一之君子豈不足以正四國而謂與國人句不似榮乎且詩各章各有其
義何必定取相害也詩家往往以拘泥之見故為強解後章義通不土四國作
四境之類是也。

鳩鳴在桑其子在椽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也儀不或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頌其壽考之辭也

中講夫君子儀一而正四國又豈但及于一時已哉。彼鳩鳴在桑其子在椽于
國而定而母則有定矣。我淑人君子其儀不或而長遠于上化被于下則何
正是國人矣。正是國人則君子之身實國人之所系賴者也。吾知壽考可以長

卷之十四

衆威儀足以定命胡不萬年之辭使吾人有所賴而發久遠之化乎。衆儀
君子之心殆不惟下足化人而且上通于天矣。曹有若人而不能用此詩人願
以承其美而滋惜之也。

此章承上正四國而言其義詩之入亦以獲濟為儀一之變也。亦本心結
衆平復在椽。厚終在桑。與意只如此。但恐與在梅在棘無甚別耳。亦與自四
國正前以子與儀儀服飾此以下與國人則在桑而鳩意能周于在椽。方真正
是國人切合均平之義亦如此也。正是句承儀不或來。國人只誦說制國人樂
儀不必指曹亦不必對四國分遠近也。正是句國人因未註着一能字人多作已
衆看。恐詩人只想舉君子原非實事萬年以理言感儀足以定命是久遠之化
被于無窮也。要曉得萬年非謂六歲正人即得以得天政如結之精神所成言
或此心有盡而自足萬古不朽須知胡不二字言以其儀一之心上通于天而
為胡不萬年也。○盧文子曰曹國此鳩鳴和樂隨皆已極國運將隨之則
衆思得鳩鳴君子長存永遠永正應足維持相若詩人之意蓋如此。○朱豐

白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儀之盛而知其德之厚三章
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于四國其由其德之治故福有以臻其身。前已
曾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朱叔原曰曹之俗蟬有蟬不
之刺使人有赤帶之儀而乃有若鳩鳴君子出焉可謂不為習俗所移者矣。

鳩鳴四章章大句

下泉章全旨○通詩前三章是傷今末章是思古。然非截然兩平。蓋因傷今而思
古而思古者所以傷今之不樂也。

則彼下泉彼苞苞根我懷嘆念彼周京。此而與也。則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根前榮莠屬也。懷嘆息之聲
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季陵來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根見傷為
此遂與其懷然以念周京也。

中講下泉者曰王室者小國之所賴以為庇者也。自王室衰微而小國之氣
其重則矣。吾于今有能焉。彼泉水以澤物也。若彼則然而寒之下泉則悲嘆

卷之十四

則彼下泉其生且有以修其生矣。今也王室衰微而小國困弊不道則
則乎。夫則彼下泉則浸彼苞根矣。當此困弊之府而懷然嘆息也。則必彼周京
矣。取周京為庇之根本而蒙微若此何特復見周京之盛而使小國有所賴
賴耶。

則彼下泉浸彼苞根我懷嘆念彼周京。此而與也。則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懷嘆息之聲
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季陵來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根見傷為
此遂與其懷然以念周京也。

中講下泉者曰王室者小國之所賴以為庇者也。自王室衰微而小國之氣
其重則矣。吾于今有能焉。彼泉水以澤物也。若彼則然而寒之下泉則悲嘆

則彼下泉其生且有以修其生矣。今也王室衰微而小國困弊不道則
則乎。夫則彼下泉則浸彼苞根矣。當此困弊之府而懷然嘆息也。則必彼周京
矣。取周京為庇之根本而蒙微若此何特復見周京之盛而使小國有所賴
賴耶。

詩經集卷之十五

幽二之十五○幽國名在馬賁雍州岐山之北

覆而封于部及夏之衰棄覆不務墾子不甯失

不甯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

國于幽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

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五年幼不能蒞祚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

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

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幽在今邠州三水縣部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七月章全首○通詩八章總以陳部俗之原為主衣食諸事一篇皆手而所以勸

勸于衣食者一言以蔽之曰而而己首章言其大畧下七章乃詳述之也細分

之而章前段言衣後段言食是說衣食之類一章本其衣上之始三章言其

蠶績之類而忠于奉上四章言其耕獵之類而忠于奉上五章言其治室之類

以見其周于禦寒自二章至此俱是承前章而段為衣之類也六章言其飲食

之類也七章言其農圃之類也末章言其祭祀燕享之類也自六章至此俱是

終肯章後段為食之類也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意夫春而蠶秋而績冬而耕亦

為衣之恒也春而耕秋而穫亦為食之恒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未至而先

備日星霜露之歷其衣草木昆蟲之類其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中其事無



夏之際棄為

以千成秋之

上地之安而

以家宰攝政

乃

及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人故稱故男子欲婦子德女子承其德也老者授承治室董官功之執其典

事作一本于陳故自日月推遷以至風霜雨露草木落葉之

以節而後之以紀其事上也猶家人之有父也必公先而私後也一為養曰

公子一為養曰公子水水公是川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樹木公是林

車謂歲七月者曰衣食者民生之原也。所以使之足其衣食而與其忠愛者。若上之化也。王祿知先公之風化。蓋觀之郊俗乎。蓋郊人之計衣食也。為其志而其餘衣食也。為其計以爲衣之預言之時。雖七月。斗柄建申。火星下而西流。則斗運而東。將至矣。至于九月。霜降始寒。故長者授衣。於家。以爲禦寒之圖。焉天霜始降。而結露即更爲絲。泉重裘未獻。而衣被已備。于則謂所以然者。豈郊民之通計哉。蓋九月。雖非一之日也。而未幾則一之日矣。是日也。天霜所動。使人觸之而肌膚爲憚者。斯何風也。感發之風也。則一之日之節候然也。九月雖非二之日也。而未幾則二之日矣。是日也。盛凝所布。使人中之而肌膚爲憚者。斯何氣也。栗烈之氣也。則二之日之節候然也。向使忽而不圖。無可授之衣。可授之禍。何以禦此風氣之寒。而聊以卒歲哉。是用衣雖在于冬。而授衣則在手。秋此其爲衣之預也。何如以爲食之預言之。蓋小民授衣之後。即思糧食之原。而出家卒歲之終。遂乃力穡之始。當夫斗柄建寅。東風解凍。則爲三之日。郊民於是恣然憂之。以爲耕必以器。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具。十畝而無一畝之

疏附此章。一篇之義。上六句言國家之預。下言國家之預。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於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于春。所謂預也。前段重授衣後段重于耕。東和首二句。知人時而授人事也。一之日四句。言所以授衣之故也。七月夏之七月。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註中斗建申建子之類。

俱指斗柄而言。斗柄十二月建十二方。皆于初昏驗之。凡觀星之次。舍於必于初昏也。火爲心星。屬陽。六月炎暑。此星在南方。至七月炎退。此星西流。于斗之未位。則陽消陰長之驗。暑退之兆也。○劉安成曰。亮時仲夏。日在姑火。故特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減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姑火。七月則日在柳。而當時大火西流。此時上建。姑火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授衣。非郊公授于郊民。乃家長授于家衆。使老有帛而功有衣也。舍下隸讀意。此只言衣。至二之日。之日。便兼言湯。舍下隸讀意。九月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日以後而言。故兼言湯也。或云。此星在南方。中要無在內。其說亦可。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日言。陰而日陽。想見扶陽抑陰之意。○說文。歲。人吹角也。其聲與歲。故召風。歲風。歲其聲似之。果烈謂寒氣凜烈。使人戰栗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冬之月。則無風而氣亦寒矣。風而寒。高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何以卒歲。爲民言。而帶君說。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于起二句。見起事之速。同或二句。見家人之心。一未句。見上下之志。通于指。未事而修其備也。田家原無不備之條。器待自鉅艾之復藏之久。而得無不利。于指。未事而修其備也。田家原無不備之條。器待自將以起土而耕。必資于耜也。耒耜及時而盡力也。此單指少壯之人。說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爲之備。卯月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爲治田早。同我婦子。家長同之也。此見一家之中。長幼老少夫婦之民。皆皇皇服事。不敢少安。故爲用力。齊田畯。總承勸農之迫。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今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楊伯祥曰。卒歲中。非特念小民之衣。亦念及公上之寒。家至喜中。非但爲婦人之有。亦爲士女之有。故曰百章。一篇之義。上六句。二之日。言上隸讀意。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則不成文理矣。○陳臥子云。凡民治田。所以者。天時也。地時也。物時也。古人官此其功。今在先公職掌。在田畯。而奉自有人也。○劉安成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于冬。而始于七月之所始。言衣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于秋。而始于七月之所始。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後段之所始。二章

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後言空墮戶之事後以三之日官新食之始六章至入章既終其意而後言棄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朱步城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預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爲棄祭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于十月而謂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十月而謂之于建寅之日其爲預備可知若果至而後索衣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暘始有鳴倉庚叶古女執懿範遵彼微行叶戶采芣采芣

春日暘始有鳴倉庚叶古女執懿範遵彼微行叶戶采芣采芣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漢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采芣聚也暘暘日長而暘也紫白鳥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暘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而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

卷之十五

五

是以求養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果棄者衆而此拾蠶之女感時而傷悲遂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事漢大鄉民既預爲衣食之圖矣然果何以見之哉自其預衣之事而詳言之七月流火寒之漸也九月授衣所以禦寒也蓋鄉人之衣于秋授之發即于秋治之裁桑采山于蠶使不先時而力蠶雖欲授衣不可得也是故節華在望佳氣漸融始春日也而春日固陽矣既曉林間歌聲嘹唳始有鳴也而有鳴則愈慶矣夫鳴鳩拂羽之辰正值我蠶始生之日欲使蠶之於我無或侵之寒其可使我之下蠶忍或侵之饑乎是故謀蠶者必謀大桑而謀桑者先謀大桑鄰女始有所執矣枝上之英手樹則露能無沾其音悲故所執者皆桑枝又有所遠矣九達之露冠蓋相望得無傳于鄉鄰故所遺者微行也于是求被始生方苞美而易入之桑桑以何大蠶之始生者爲夫亦謂桑之方新與蠶之尚微其

桑正相宜爾蠶之生不一而何之用亦不同但覺猶是春日也而鄰女視之則見其遲遲矣因念蠶有室于桑者則專之以桑有未室于桑者則佐之以桑于是那那然結伴而來于以采桑以嘆夫蠶之未齊者焉蠶功有賴斯授衣有資尚何樂之足患哉而因爲此女也思之彼其中有連姻公室者或與作之候動傷思之心以爲奈何春而不求棄何春而不求而今似不得棄與之聚辭于斯也皆幾何時而桃大花繁婚姻屆期殆將及公子以同歸而與我之父母遠矣我其何以爲情也耶大以公子同歸之女而治蠶可以觀勤矣以遠其父母之故而悲傷可以觀孝矣又况當春切時寒之慮者豈獨一貴家大族之女乎哉

疏解此章本治蠶之始事言之上九句是先時而預其事下是感時而動其思也七月二句與首章實敘者不同蓋前章授于九月而非成于九月故復從七月流火二句賦起隨引入春日暘陽一句日收陽則去歲之感發果烈難去今冬之感發果烈還來矣若不備于春日何以處二之日二之日此詩人之遠情也春日二字正對九月有預別之意亦全在春日二字上見得故章內兩句春日不可放過春日暘陽與春日遲遲對女執三句與采桑句對一是采桑以供始生之蠶一是采桑以備未齊之蠶一時事却作兩番寫總見那女勤于蠶事處執懿範遵彼微行想見其旁求博採之勤無貴賤者夫采桑故曰祁祁未二句感時而悲因感時而悲天憐之故及之須臾他心字不安似情傷悲在心要知是說不出之苦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此時公子思其母而與國人爲婚貴家忘其勢而以采桑爲事皆風俗之厚處註推其遠父母而思亦見其孝思之所在也然此不過因治蠶而草擬一時情事如此耳只須帶說歸重治蠶上○到安成曰後章言爲公子室乃公子妻者同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爲親親之思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一說女心傷悲言日下又適有此事見益不可不悲于蠶事耳無感時意貴家大族無不習桑亦說詩補意詩中似無之○程道潛曰女執懿範此女執範之女也言女心傷悲此女乃許嫁公子者亦宜看得分曉

卷之十五

六

此女執範之女也言女心傷悲此女乃許嫁公子者亦宜看得分曉

賦也傳按即康陵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簀也斧陶釜折方釜通湯。遺枝揚起者也。取桑存條曰摘。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解臥。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稱得然耳。貽伯勞也。緝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鳴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涇隄水歲治蠶之用。故于八月荏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糲。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貽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宴。言勞于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恤愷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天之志。

七

疏解此章上八句言勞于穀種之事下言致其奉上之誠也上章七月流火以將來言引起今歲穀事此章七月流火誠已然言引起預備來歲穀事同是七月但上章三月時言之此當八月時言之八月世草五句雖是兩時事却是一件事莊嚴句是預擬來歲治穀之用八月是今歲之月下穀月是來歲之月以今歲之秋而預爲來歲棲穀之具正見邵公爲民經畫預備周詳處提出七月流火見轉盼而入八月莊嚴可伐又是來歲穀功之始事矣況當穀月而可不嚴戒乎此二句連下文看脈絡相貫直至女桑乃一意穀月四句已在上節桑桑內了只言爲棲穀之備故重複初穀之事見得穀而衣衣而再欲歲復一歲如無窮所罔終而更始者也穀月言來歲之春言當穀長之月也○王肅曰月

久

經 74—210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四風

之新舊直即下章之麻然本章有胡麻麻實二種胡麻即今之麻麻實即今之
 苧麻詩所謂苧麻之子也○坤推云苦菜生于春秋經冬麻春至夏乃秀或四
 時皆食不繫其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已也新傳以苧為新也特推
 堪為新故曰苧木即南華經所謂大木不中繩雖小枝不中繩矩首凡此瓜瓞
 且茶皆物之薄者也少非以為口食之常益農夫之分產食足矣無求他也○
 朱農城曰此章當有介眉介眉食農夫六字介有助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食
 有養之意因以是為常矣然則果酒佳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養之意多爪
 豈非茶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十以見食相食肉乃老有之常而果
 酒佳蔬又于常介之外以此而助其助也此鄉人之老所以無嫌既既文證
 上截云農人非不食此也而洗膳用處老之茹甘為飽多於下截云老人亦常
 食此也而力食無幾少之食淡為飽多即用朱意○合上意上意故將治室以
 果菜而老幼同其居下是取物以為食而老幼異其養寄室至目書上是樂家
 而周恤幼之仁下是備食而養老之義七月食瓜至下既同上是調之事有
 餘意下是農之事有勤意○附錄采茶餅二句陸維文并文評以資觀覽○
 終言鄉民之食總成其為非也大以茶為食其非不益甚乎而所以成食者新
 附用務也鄉之民蓋如此詩若山入政以食為先而四民惟農最苦此王食萬
 方者所當備焉誠念也況乎味每降而愈許不擇材而致用當日田間之奉尤
 為朴畧也哉今觀之瓜瓞及且農夫之食可知矣而未也天地之美利取之不
 竭而用之有常故薄焉而若為可棄者收焉而即為可資小民之日用計之升
 有餘而節之無不足故棄焉而若為可輕者資焉而即為可重于是有茶焉瓜
 瓞之間不勝收也按月令而落其葉雖謂茶苦其甘如蜜矣于是有撈焉撈
 之區不運擲也備而取其材焉以於柯爰析為薪矣薪明也瓜瓞以時
 而食得茶而味可常供其茶待變而成得薪而需之不厭蓋以是為食我農夫
 云雖然維我農夫豈不講于視顧之宜乃竭經營之力而猶自滿其養發不知
 罪于少壯之需者厚于長老之奉相備雖微莫非畢蕝之餘致矣而暇求屬
 與維我農夫豈不植乎華腴之產乃窮山澤之藪而始不困于乏絕不知貨

其棄于地者力惡其穢于已穢者可供亦濟時需之不逮矣而散其物以
 饒饒思風俗所以而厚勤勞不墮教比所以淡而淡臣顧主顧此茶枵而每
 食不忌矣○錄局工豎而補弊脫卸之法無一不備適真先民之遺
 九月錄場圖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書爾于茅膏爾素紉○匪其來康其始播百穀
 九月錄場圖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我農夫
 賦也場圖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圖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墻之以為
 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十場也不考故連結之終各本之秀質而在野
 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稷再言禾者稻稷底家之屬皆禾也同聚也
 官已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者自耕之二畝半為宅
 在邑秋冬居之功其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
 三日是也素較也絢索也素月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
 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責往取茅夜而絢索素升其屋而治之蓋以
 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故也不待言而自相舉戒不敢休息如此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車雖然鄉民之于飲食固有以適尊儉之分矣乃食又以穀為本則試以終始
 之勤者言之可乎時惟九月瓜瓞已老園可治以為場也則樂之八家共事梓
 費同力而相聞一井互通荷插不謀而若一丁以為收成之地焉至于十月車
 箱已備禾稼可自斷而分十場也則納之昔之盛盛于田時者皆畝為京城萬
 億之觀向之濟濟于載獲者悉收為崇墻櫛比之慶庶漸待所廩之歸焉然所
 納之禾稼果何種而何名哉有黍稷也而又有重穋有禾麻也而又有菽麥或
 先種而熟之飯反遂或後種而熟之時反連要無不盡登于場矣此則稼庚滿
 日幸可無藉于首茶助動關心獨不可小休其筋力乎乃鄉人之心方因農事
 之終又慮農事之始于是連相謂曰嗟哉我農夫也撫百穀之已登快力隨之
 有故我稼同既同矣然謀生之念必及于謀家而治農之事更兼于治室今而
 後田功已畢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時常喜也則于茅菴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相飭藏水以順君祭祀之事下是戒果陽功以順君燕享之事皆見忠愛意終及藏水藏寺皆祭祀無享亦爲食之餘也首二句是相飭周禮凌人十二月斬水卽以其月納之今云二之日鑿水三之日納水須介其尊朱子水猶可藏一節字亦活非必俟正月藏之也十二月陽氣甚微于是鑿水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惡其太過則微陽幾于息減于是開水而頒之

三

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燭也聖人養成天地之道在此而實食喪祭因以養
 其用焉耳四之有三句卽一句意正言所以急趨水役之故當以祭字提起以
 羔與非字相對說祭而必其養者湯精明致齋肅也獻羔祭非通是祭司寒之
 事必堅司寒者蓋米是衆物其所司也祭祀重啓米以節陽氣之盛不重薦麋
 廟獻羔祭非見前此皆有黑牡之獻黑黍之祭此復獻而祭之也九月二句是
 相戒九月肅霜非空下此句蓋霜被田野則萬寶告成場圃可築至十月則禾
 稼饒穰故欲揚功畢而掃場地也前旣云十月納禾稼而此又云掃場此又十
 月下半月事說註畢字亦下得分曉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連畢揚功之故斯字
 宜玩註連字正本此字解之其意若不齊少遲旦夕也朋酒與羔羊對看是醴
 其禮也享享之于公也升公堂承朋酒羔羊說兒職連帶下句養舉酒以祝壽
 也此以燕享爲主而祝壽只帶正燕享中說出祝以萬壽願我公永爲吾民家
 食之主也羔羊朋酒自詒公室其禮甚野其意甚真宛然如家人父子雖在立
 於廟中猶有父子兄弟之感也

服虔處非若後世之制。泗絕也。○或問民何以爲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漸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知民事也。○此見二之日。不獨積武功。又有藏水獻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塲納稼。又有烹亨稱觴一節。○鑿冰。左傳。山人取之。縣人傳之。真人納之。織之。藏之。其取之也。茂山窮谷。涸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辟雪。食衣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祭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蓋陰非水。無以輔其寒。陽非水。無以飾其盛也。○劉安成曰。此章惟言水。舍飲食。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章終言衣裘之意。而見其風俗之厚。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劉上玉云。刺寒爲下。而爲公子裳。爲公子裘。獻豕于公。亦因以爲上。禦暑爲上。而食肉之解。老病喪浴。水無不爲。亦因以爲下。上一體之意也。○輔廣源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鹿書無疆。祝其子也。之先公。以農業教民。而使民給足于衣食。然未嘗以爲忠也。周之

西

英物自力于農桑之澤以樂其生至于歲終休廢之時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
以致其事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以報其上也以上陳賓天下以誠事
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嗷嗷如車○此章說民之忠愛其君言外須得
君之足以及政民忠愛纔是周公稱建告王之旨○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思填溢
秋成王知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起事艱難如此此時多陳節物大要言
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王臨川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
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無遺棄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力矣故力不
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問郊詩本風而周禮誓羣氏祈年于田祖則吹
曲豳時祭息老物則吹面頰不如就前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朱子曰先值
因此貌而謂於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爾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
說一說謂曲之詩吹之其詞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二說謂楚天大田甫田
是陶之雅豳豳采芣年諸篇是曲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

則謂曲之詩自有推領今皆人公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收也○補慶厚
他前前三章皆以月起將案為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
秀爽純陽之月為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蠶動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麥及
為始而迄于九月茲其七章則遂以九月樂場爾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
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為始而終于九月十月則正之歲終焉其所求時月
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按周公此詩本為陳王業之觀
雖也而不言祖宗指據之勢不遺一民風土俗而已然詳味其詞則祖宗
節理人情自隱民事矣世世積德積善寸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請至此其
見古人言外之意○嚴華谷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侯而已此陳前物之
望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說通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者推詳
之詞則公只開闢較過而幽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真西山曰農者
衣食之本惟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
一念之不在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勞乎農也一家之人無一人不力乎農

卷之十五

十五

通時張狀人傳經筵謂周公之告成王見于詩有知七月見于書有知無遠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顧諸儒臣以今農夫織女耕桑勞勛之華作為
歌詩退明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揚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
垂察于農之候而中宮慎御外戚近屬亦知衣食之所自來而不但于法
老習也此論最為穩至○徐楊貢曰人主居深宮之中日與宦官妾媵周
旋離外達諸臣有希見其顏色者矣乃能使法體榮足之章披得福澤靡
危消遙御于至尊之前此非其君之日親民事樂近正人特克如此周公諒
成王意正為是也不知者乃謂周公初年地處草創何所見之復耶○
附錄二之日鑿木冲中四句薛應旂文并文詩以資觀覽○觀商民載木皆來
之惟其時可見其上下之際矣夫載木者民之役而營木者君之禮也鄙人以
齊得行禮而勤其役如此忠愛庸有既于七月周公述節俗以成成王也及
此指謂君以民為體者也民以君為心者也王如夫婦乎吾於其義水開水而
如常時之民之忠愛於彼二陽之日季冬之月也日窮於月窮於地

而果烈之氣謂於兩間蓋非陰陽之初而已為堅水之候矣於陽來此日陰
寒之候而繁水於溪山影谷之中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冲中然而相率以從事
不以而寒而惡否也三陽之日孟春之月也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
繼之知微於茲動益非風壯之日而特行解凍之儀矣於陽來此尚氣未津之
時而真之於陰陰室之內與人納之嫌人厭之汲汲然而助也以為役不以
于形而解也夫水一物之微也邪民若此豈無過而好勞哉正以四月之
序陽仲春雷始作而陽氣大壯繁成動而生意漸升若於是月也成清
明之日行啓水之禮彼司寒有神也漢水之時皆有里社之儀矣今則復陳以
蓋而邪民力之普存水于是乎啓而謀位老疾無不受賜焉陰之納皆有和
之祭矣今則復祭以莊而示小物之成在水于是乎啓而實食祭皆得與焉
是出入以時而和氣因之以節宜也應用以度而陰陽因之以調矣也使不
時以助越其役則君子斯視其何以行之哉吁邪民之忠愛可謂曲盡其情而
有加無已者矣先公何以得此哉其必有以致之矣○其鋪敘通如題位但用

卷之十五

十五

二節通接使覺蒼古絕倫乃知文之八勝者不須凌駕也○如題而起不用
鋪敘頭氣體高妙將首句大句作對單落其蓋句而以獻羔祭豕分析二比
德法兩成至于引運揀與補法鎖法波法針線細密而風神灑逸不見有
纖毫之痕真能為古而化者○再按詩彼公堂三句卜變起文并文詳以資觀
○事實而情真見諸商民升堂之禮也夫堂可謂君可酌壽亦可多得也何商
民之其愚耶而即此知真至耳且夫君民之分太明即上下之情日寡矣夫
所共舞而文因以自生覺其禮意惟勤有意起而不關于教誨言詞周洽似
語而不悖于中心一時酬酢蓋而相忘焉而不知其何從矣若商民者若場
沈春職力勞不聚宴寧喧喧相勞若而然乎豈非王今日高堂
建非師尹弗輕得叩陸焉乃其無禁也夫人得而舞之矣我王今日高堂
非左右弗輕得揚耶乃其無擇也夫人得而舞之矣我王今日高堂之上無
者焉則雖食有貨飽而民固不忌于溫飽何乃其不舞不自已也而商民不知
也神此公堂之上固若者誠謂誠者序賢邪民固不悖乎焉老何乃其勤進

治家之末陰雨微使榮土

此也也及微取也榮土乘根也綱維維也綱維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乘根以維綱維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
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于者亦以此已漢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
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申讀且汝之欲使我也豈謂我愛之不深而無先事之防乎則試以我之始
室言之彼室之所最患者雨也使雨未至而不為之備則其為計也疎使雨既
至而後為之防則其為計也晚故古人未陰雨之時往取乘根之皮則可治也
用以綱維吾之屬焉戶可封也用以綱維吾之室焉此則先事之防既密而萬
身之附亦得矣今此下土之民庶幾無或有不封于侮者哉是我之愛巢以預
防其患若如此

疏解此項下章俱承上不可更假我室說求首三句此防患于未然末二句求
免患于將來也總見漢愛王室意漢愛意只在思患預防上見得天未陰雨猶

則家無事也此章在一道字故彼二句猶公之吐哺處任賢則治也○徐

強云謂之綱維凡修政立制制禮作樂所以維持王室恭飾太平者皆是而唐
卿則謂不可把制禮作樂說蓋制禮作樂乃迎歸後為家宰時事此時則尚未
成也卿戶是巢之通隙處正當補附職之問官府機衡之交豈意至親骨肉

巢隙處使制禮不足恃也今此二句乃庶幾無禍之詞亦預防之意也下民
鳥指下之人暗就武庚偪亂上說○劉上王恭總計或敢謀作誰敢或有云

若作費則則龜龜澤搖費不夫且與周公處武庚更與王室意不合不知防
于未雨已意可以無悔矣而不料風雨搖又出意外自不相妨○此只為漢

自來漢國的意思還不曾說到勢上與下章俱是就平日言不指管蔡○周
公勸勞王室即至流言之日不忘戶屬毋亦向者杜斷升履之恩耶前乎此者

有日月所以周恤民隱後于此者有東山被斧所以濟過禍烈然則對農恩惠

以濟過禍烈然則對農恩惠

表手拾遺補于所持

此也也探手口共作之免持取也茶佳茶可謂良者也茶積相聚卒盡者病也

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指拈以持茶番和勞苦而至于盡病者
以巢之未成也以此已之前日所以勸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事義又以表作巢之始言之木之以漢愛之心而盡其勸勞之力于手何持而
拈拈者以持茶為藉巢之資而勿散棄也茶具矣保無散之虞則又從而蓄
聚以為將來之計而勿吝也多方經營不少休息而我之口幸與手而聚則
吾產物力雖幸寬而神形已不勝其疲矣是豈好于自勞哉蓋曰于未有室家

棲身之無所而備患之無資故雖至于手口盡病亦有不待而辭者矣
疏解此章首四句喻已昔日之成勞末句推其故為王室未安也○麟士按上
四句因拈得謂拈拈為手口重作連今解有多費幹旋今觀于山云以手持茶
則至于拈拈以口拈拈則至于手口重作連今解有多費幹旋今觀于山云以手持茶

所云于巢要人口口口巢要人口口口此說固是然思謂持茶番和串看番和
皆虛字謂拈其所持之茶也至卒病句畢竟承上三句說下為得但百句還

他字此句題他口字不必作茶連語謂手與口而盡病也○六帖持茶番和

是創造時事上文制禮作樂則既成之後反復綱維補益以圖萬全防不測也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十二章曰漢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

申路夫我之治室防患則用力勞矣使其幸而無事得以一日之寧字者猶得以自慶也而何以受此哉今羽則蓋建而我矣尾則俯俯而敵矣而環視于室正趨避而未定也斯時所虞懼者惟風耳乃風雨又從而播揚之彈一身之精力與平安之虞而意更集于多凶備諸造之報幸而未畢耳理之功而何能復堪此摧折人如是乎亦安得嚙然而已乎蓋情窮于過斯哀得于有我之悲鳴自訴者又不得而不嘆矣向非風雨之故即于室未定時可徐圖報羽尾傷殘亦自為吾室耳何至嘆嘆如此哉爾配鳴安亦謂我之窮而息其可也吁以公之忠誠而所遇之不幸如此則非風雨之憂全廢之廢則公之心亦不白于天下後世矣

疏解此承上二章說來言吾之干暴其憂之深而勞之至者所以未免患也此意則言有意外之變而不得不嘆者蓋言已今日所以作詩之故也蓋諸篇為言治室之動應上劉劉至卒指等句題題言戶闢未其元向應上未有室家風雨指武庚搖動王室應上防雨嘆嘆之也全為愛室苦心不容自已蓋一

卷之十五

三

見其已也多無指武庚偶亂二叔流言說○疏義云當是時王心疑于上擊時或于下亂賊乘機伺間于其間而國勢之危甚于風雨之漂搖也○雅音嘆嘆驚風鳴鳴四字上見之不吁王而呼嗚嗚無可奈何之辭也○作詩時王正憂其其悟而名已竟其指極可終無患耳若止因不利獨子一言而暴其勞于王室說辛道者是一篇解感矣○羽報尾報以喻已盡奔經理王室如鳥之作也蓋若也王室新造成王的中如鳥巢之甚危也廣民又為流言以搖撼之而風雨之漂搖也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嘆嘆也○補處源曰此詩因是周惠亦心血誠感虛言自以周公為已誤而則公自以王室為已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懷○劉安成曰周公自言其勞而不為誇問王室為子室而不為嫌良以嘆嘆之音出于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伯其勤勞玉室猶有待于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提提之易以入人忠言之艱于見信而將成王之見不明且迷也○按齊金縢篇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三年則罪人斯得于役公乃為詩以昭王名之曰鴟鳴王亦未敢謂公蔡氏傳曰蔡言無恨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于周公為兄尤所親愛故武庚管蔡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搖動周公也○薛君為鄭氏詩傳曰周公避居東都也周公言我不時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故東都之東也鄭氏謂時若東都未如何蔡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詩家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東征之罪遂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二叔懷流言之罪遂得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還首尾又自三年也○此詩實有未詳管蔡之前避居東都時所有也且呼嗚嗚而謂之即呼武庚而告之也其曰既取我子者是管蔡雖未誅其罪已無所逃乃武庚害之也故云然耳若把取字看作已誅則武庚亦誅之矣又何以呼而告之乎蓋當時公遭流言避居東

卷之十五

三

第二學王始知此言出于管蔡而疑處猶未釋公乃作此詩以昭王王既得此詩又感風雷之變于是迎公以歸乃承王命而後東征也○朱子曰弗避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章叔重得書亦辨之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未思之不然二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與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亦未必見疑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辭避免之卜而避避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亮之宮避亮之子即為亮矣○世道人心愈昏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可勝道也哉○徐陵張曰鴟鳴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惻怛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期于王者惟自訴其忠赤比于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怒下進之詞公何嘗以獨于視王哉今萬世而下誦公之詩而見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即是而可以律操結之徒矣○問鴟鳴詩其詞艱苦淡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朱子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公讀之既

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雅雅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承前公其心本必能逐無疑及至雷雨之變金縢之書後方始得然則得此詩則安成曰蔡傳以爲公適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詩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川孔氏諸說弗確之說後來既與九聲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于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辨是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此詩以告之觀其告賜賜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自言王若曰繼而履言王曰又言中人又曰學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返而迎公以歸之後也○愚按得此詩論方見其傳不可盡從

東山五句○事見金縢篇

東山五句○通詩四章各開首有次序首章是既歸在塗而有完師之慶二章

東山五句○事見金縢篇

三

是歸來未至而切思念之情三章是至家而慰室家之望四章是及時而還事女之樂總其意其在遠戚既憂之而代爲之言也○要作歸士口氣說○章章實有欣慰之意然各從勞苦說起自妙夫當征夫未至則道塗之同處歲月之久轉風雨之侵陵饑渴之困頓憂天以久而殆室廬以久而荒廢室家以久而思思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及征夫既至則瞻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歡悅遠東來會久別者以乍歸而驚疑似夢新婚者以忽見而喜不自勝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而上之人能一一曲體其情其感人也可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憂雨其康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

行也枝也○惻惻不歸我來自東憂雨其康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惻惻言久也憂雨也淫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枝未許也○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枝如著樹之有枝結項中以止膝也○則則動貌○桑如蓬首也○蓋發語辭微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與也○成王既得

賜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告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雷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于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陣之裳矣及其在塗則又親物起興而自嘆曰彼明明者蠅則在彼桑野矣此微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東山五句○人情之所不願者行師之事而其所濟幸者完師之慶也○吾今得以完師而歸矣然豈能以忘情也哉試以其往來感遇者詳言之蓋方旌言茲聞而門書發行于東國我是以有徂東之旅由昔言之罪人未得惻惻然三年而不歸在外亦已久矣及渠魁殄滅而四境既正于天謂我是以有返旆之期由今言之自東而來淅淅然霖雨之沾濡歸途亦其勞矣夫人生離合之關關心最切故有感極而情愈深染淅而悲益動者方我之未離東國而言歸方始也我心已西向而悲身自東而心則西矣于是脫此戎服制彼平居無事之裳我以為大較既平自今勿復爲此行陣之事即枚之事矣則可以釋位

東山五句○事見金縢篇

三

伍兩可以歸農我戰于戈而萬世承賴皆復有東征之清操也然物類無情而自育人心有觸而懷懷故我今者之在途也見夫明明然行動之蠅則亦在桑野而得動思之安其自營也完矣况我征夫靡室靡家其敦然而獨宿者今亦在此車下而得以完其生也寄身鋒刃則族行正爲長途嗣獲凱旋則獨宿亦成帖席豈非吾人之大幸也哉

東山五句○此章上四句敘勞苦之情下述其言幸之意也我徂二句是去時事見在外之久我來自東二句是歸時事見途中之勞我東四句在東時事見思之甚此時已在途也惻惻四句在途時事幸其完師而歸也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地王在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惻惻也流而不止也惻惻三年之久而不歸此中有破斧缺斨之義往遠勞已無耐懷懷矣行役以兩爲昔雨之淅淅則非稍驟雨之可止也形客傷旅愁慘之意故篇中多以爲言曰歸將歸未歸之詞猶云說起也曰歸而心反悲從幾不得歸說來蓋未言歸之先此心固激發及言歸之時自惻然懸念西向萬里安能一嘆即至此所

疏解此章上四句述往來之勞下及夫婦感戀之情也中四句述室家之望末四句述歸士之吉鵲鳴二句皆承末兩說故註于婦嘆于室時下一亦字蓋二句是託軍士自言感鵲鳴之聲諒婦當此時亦嘆于室也鵲鳴于屋只以鵲鳴為主不可以鵲鳴出問鵲鳴乎說○孔氏曰將陰雨木巢上樹故鵲避滋而上鵲鵲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鵲鳴與酒掃二句是征夫在途而

毒

祖東山怕惛不歸我來自雲雨其懷舍庚子飛燭耀其初之子于歸皇駁
 焉叶篇結其詞可離羅九十其儀叶微其荀孔嘉叶基安屈其佳如之何

賦而進也含庚飛好姻時也相輝鮮明也黃子曰皇靈白曰後由婦人之卒也

中語夫我仁幸至得見故國之風物則有室家之慨遂其唱隨之樂矣而未有室家者豈獨無燕婉之求乎是故我祖東山惻惻不歸因甘心于久役我來自東不雨其淫復發慨于絳塗斯時也非惟戀曠者多漸者未有婚姻之樂而此離者久舊者亦多契濶之恩及今宵歸而至家之日正值天桃令會之期但見參庚小鳥交飛若織則矍矍其利矣况之于際此時而于歸驂服偕良則武皇其馬或擊其馬矣以言其戒命之禮必有母氏爲之旒翟爲之帶綬則親結其綯而婦順極母命之嚴以言其往送之儀夫且盛其煩文稱典諸婦如雲則九十其儀而多儀係盈門之矚今而後凡我東征之士無內外怨曠之嫌遂合睦同牛之順新婚同其嘉矣其舊有室家者救其約于鵲鳴典喪之餘嘉其會于酒樽待歸之際則破斧缺斨之勞轉爲執黃由房之樂其欣幸當何如哉于矣

天

南離而新舊還篇于四歡師旅方旋而室家已樂于膏肓則東征之苦已成往事而今茲之樂亦可忘勞矣夫完歸之慶歸達之思室家之相望男女之及時皆下情所切而無由上達者也周公代達以勞之而委曲殆盡固安其來飛芹之香也

夏歷此章上四句敘往來之勞下及其送男女之樂也以鳥之飛與女之歸只與刺室駁其馬句諸說至註典至其儀止蓋即時物興時事也然照說約典至四句爲委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也舍庚以下皆極形容之詞歸士未必皆如此舍庚則燈時值什春人情和悅與法相讓止稅大令計中吟者俱佩帶也悅賦中也即稿也結之者欲其受戒今同結而不忘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往送之禮其儀盛而九十云者猶當云十分好也九十未必自有此數蓋十爲數之終九爲十之漸言儀之盛者不過于此也以上四句總狀新婦送迎景象只空輕敘歸車末句孔嘉是及時婚姻以正以時無怨無曠意不以九十

不為正之天下而此大義周公明大義以東征必使四方之人皆知邪不勝正以正逆不可以犯順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夫東征在于正四國如此則公之豈不存乎一身一家之私而存乎天下國家之遠其義我人斯亦孔之休

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道真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錄木屬道微而固之也休美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道真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錄木屬道微而固之也休美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道真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錄木屬道微而固之也休美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頑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率其德而合其德而四國之是道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釋同而增美也其義我人斯亦甚矣缺鉞之勢又何論哉吁周公以義而使人丁於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高以爲周公之爲相也則殊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錄之禍及于蘇公已故蘇封之曾孫流言將危周公以問王王得罪于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問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甲

甲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司宰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辭

九域音域之魚鱗音鱗防我遺音遺之音之衣音衣補音補裳

之服矣。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鴻飛遵渚八歸無所於女日信處

歸于此無遠迎公以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也然則我公一日之留即我民一日之幸而可以遠歸耶吾願其且留于此

日風雷之變已既而相位不可以久虛金縢之書已啓而君制不可以無人

迎我公以歸乎蓋歸則留王室事專義主東山無再臨之期我民失雲霓之

望可以思而不可以見則昔之喜謂爲今之悲矣其體吾民之情無使我心

悲乎雖王制之上不可以無公獨計其居王制之日長而衣被吾人之日短也

亦之何其不少緩耶夫東人于公喜其來而悲其去如此其惜德有德之懷可

爾有加而無已矣然東人之愛公一時想慕之情則公之去留天下安危所係

東人誠不能爲公留矣

疏解此章本其幸見之意而表其願留之誠也是以句提起緊接信虛信宿句

東下二句一申二無字亦空聲擇要指出願留之意始得此結則將不復來亦

本留相王室說東人非不知朝廷不可一日無公公亦無日不以朝廷爲念若

無公則之日長而無公之日短公雖無傳也其事已之受慕無已不忍

傳光景初不許公之當歸與否且留字無遠字最顯活蓋不欲去之速耳

有樂城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

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幸于公雖欲留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則錄是

以有來示今一章王蓋文并文詳以實觀覽○東人之於周公幸其留而以爲

樂恐其去而以爲戚其矣東人愛公之深也喜其留而憂其去○公之待

我公也昔周公居東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田而告曰聞公去後廟堂

之卑而後廟堂之地彼公之未東我邦未嘗有此哀哀之人也惟其信于

是以有此哀哀之人山罷華五輝輝于東山之下爲我邦家之光焉公之既去

我東方不復有此哀哀之人也惟其再留于此是以東方有此哀哀之人宗

廟未嘗容於東山之陽爲我東人之榮焉當風既變吾知公之不我留矣然

人之望公如望雲霓也且願其于斯道無遠迎公以歸而樂結于則金縢

書吾知公之將我邦矣然東人之依公如依父母也且願其于斯道無遠迎

公以歸而樂結于則金縢書吾知公之將我邦矣然東人之依公如依父母也

且願其于斯道無遠迎公以歸而樂結于則金縢書吾知公之將我邦矣然

東人之依公如依父母也且願其于斯道無遠迎公以歸而樂結于則金縢

九章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疏解章余言○通許要重注不失其常四字首章與公處變而不失其德容之常

下章與公處變而不失其德音之常不失其常皆本上句來所以不失其常者

要在心上見之惟其心事光明如青天白日故著之儀而儀如故于已無所愧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儀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其儀也

則主強功在生民其病可謂頑矣。謂乃有易樂之忠而不知有夷輔之功而不識
遠此大功而遠處于不爭之地。茲因事變之術而常處之所易失也。豈知忠貞
之節無遠下其心則亦無阻于其身而步履之形于赤馬者。凡几為安重自如
不敗中規中矩之度也。是何也。蓋公之精誠天地知之鬼神鑒之。先王臨之。公
本自信之。故時有常變而公之所以為心者不變也。地有夷險而公之所以為
事者不敗也。使其內有不足而無達于通變之道。又安能通頑而于。而致亦
易之几几耶。

蓋公通達言之變。內不能自其衷。外不能表其迹。雖自為通達兩難。實有
嚴前重後先。最真意以損之。通達皆病。與公之常度自如。○語鮮曰。恨性不
能下行。每行首尾一節。一作首至地。則尾求向上。胡舉向上。則尾進至地。雖
也。前側也。後側也。即首尾相制。上為宗旨。下為生靈。忠貞可貫日
月精誠可通天地。竟以是通達。乃舍之不辨。而若舉以通之。所謂通也。豈指
虞王誘指三監赤馬几几。以動靜有常。言凡人當事變之來。舉止最易失其常

卷之十五

四九

公之心無愧。作自外無周張形之于身者。豈安其從容不少。而蓋聖人處
變。雖不以利害為心。故能從容自得。如此几二字。詩人可謂善狀不獨創
手。兼與公骨。即海東山。將是矯情。與所謂人處利害之變。則
舉。且不安其常。僅首或至于折。蓋者或至于折。○鄭氏曰。凡人之所
以為安者。故凡几為安。赤馬几几有進止不失尺寸之意。○詩人不欲使
之。得如乎公。故以孫頑。而求其出。通達話頭。若公自不取。以無可議。自
而得之。不居者。然此就如春秋。魯公出。分所為。平氏所進。而出曰。公孫于
青。如其自出。云耳。蓋詩人如此。委曲也。作文只就漢大義。將便。是。○徐
云。赤馬几几。言公之隔大難。而不懼。處大難而不疑。其進退自如。無異周旋
廟之日也。○楊子曰。周公之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
于舒。○疏上云。魯公通達言之變一句。即孫頑府之正而也。人被孫頑
竟是大美公使。故以為言。說孫大義。便是說被誇。只依本文。勿再添足。

復其尾。載其胡公孫頑。德言不取。

與也。德音猶今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雖憂然存恭畏之心
其存誠也。湯湯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德。而德音不取也。

○中語。彼狼之為物也。退則貽其尾。進則顯其角。物為形體所累。進退不得。以自
如此。若我公則。豈其然乎。蓋公之忠。在王室。功在生民。其庸可謂頑矣。顧
心雖忠。而不有其忠。德雖聖。而不居其聖。通此大義。而退處于淡淡之中。茲固
危疑之地。而德音之所易玷也。豈知情誠之極。可以自信。于心則亦可以其
于人。而德音之著于中外者。赫赫然。宣著光昭。前後不異。若彼其無取也。蓋公
之精誠。天子附之。眾朝諒之。百姓知之。即四方萬國咸鑒之。故未嘗違道于
而舉自不能掩也。未嘗何名忌。而名自不能損也。使其仁有未及。而或懲其
亦付之。又何能通頑。庸于人。而致德音之不取耶。夫以公之德。誠也。固本于
言樂之流。言而詩人之歌咏也。則以為周公之自讓。蓋不使說邪之口。得以加
平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卷之十五

五

不取前兩事。德音不重人與公。蓋在公可取。一聖人不貴名。然天下萬世莫有
得而讓之者。故曰不取。要根上大義。來此正。蓋尊而卑。而不可論。處公曰
前也。聖之聞聖。不因此而少玷也。當人猜疑之際。亦令名之所易失者。我公
忠愛之心。昭然在人。之耳目。又安有瑕疵之可指耶。○徐微。蓋云。德音不取。言
公之心。忠誠惻怛。昭然在人。耳目。雖處變之時。人之譽之。猶之無事之日也。○
輔慶。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是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是以
盡周公之待。篇末范氏之說。是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
到此。○按。易中孚之六四。曰。月幾望。馬匹亡。元。蓋月幾望者。不處盈也。馬匹
亡者。不為驚也。周公位極人臣。而天下信之如此。乃能退處以處之。其處六四
之道乎。彼人臣有處危疑之地。恐人其後。其若狗虎。而不肯下。其不陷于亂
賊之黨。而免覆亡之禍者。未之有矣。○案。微。居恒。高視闊步。舉止。儼然。偶遭
謗。不榮。張皇失措。無他。得失。于中。而禍福。休于外也。聖人之心。不但忌其禍
福。忌其得失。并吾之忠。所亦。一。并忌之。此中。直如。光風。霽月。毫髮。不。事。故。可

豈可退可去可留一聽諄于天地之間而已不與焉此公遷殯之意也○王
守於曰大抵事變之來雖聖人所不能免而聖人之德亦事變所不能移故如
王四于夷里而猶易自如孔子凡于陳蔡而終欲不絕其心一也是故四國諸
言人以爲公體風雷變徵人以爲公喜而周公之所以爲周公無異焉吁此其
所以爲聖人也哉○倪玉汝曰文王三分有二周公自居應朝但是凡龍有德
故文王孫于夷里周公孫于東山後世權奸只緣地位相逼騎虎不下所以存
暴其禍乃知聖人不能孫也○張賡王曰公孫頑府赤鳥凡凡可以見聖
人處變之度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可以見聖人救亂之心其正大光明蓋如此
○鄉風大旨七月見周公事若處常之道鶴鳴見周公處變之道東山見周公
恤下之仁破斧見周公士體公之心伐柯見東人喜公之至九義見東人憂公之
歸終以復踐見變而不失其常此其所以能安固也

狼跋一章章四句○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
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

卷之十五

五

其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諸貴賤死生如來者
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孔子既于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鳥凡
凡德音不報其致一也

幽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程元問于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
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諍其能正乎成王終無
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
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孫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
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正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
平係之而遠矣哉○詩序欲幽詩以通焉迎寒已見于七月之篇矣又曰
祈年于田則幽詩雅以樂田畯祭蜡則幽詩頌以息老物則考之于詩
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香爲風正
禮節香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則取其一時而

用力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公之其說近是或者又
疑但以七月全篇因事而遷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于
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並列
豈獨其說具于大田且那爾爾讀者擇焉可也

卷之十五

五

金匱子則此月

小雅二〇雅者正也正樂之聲也其篇本有大小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喜之樂也正大雅合朝合饗合饗合射之辭也後漢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武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疏氣也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辭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席之什之二○雅須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此處章全首○通詩三章下右通上下之情而求忠告之益乃章首也註中三示我字要玩求救之意不過一意而層言之無言教身教之分首章先言燕醴而室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食末章只備述己之所以樂教諸意參差互相關照緊總見其爲親賢受善不拘形迹如此却未嘗節節將示飲叮嚀盡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以燕飲爲主聚燕之類不過侑觴而已首言醴

卷之十六

謝夷甫嘗謂宋古樂與晉酒俱亡。又見惠不敢望示周行。只所嘉有奸我。不敢
必嘉賓好我。只所嘉有無樂。筆筆外是。言酒水佳。游揚舞頌。種種曲動其心。○
說通云。舊說因示我周行。句僅謂重乞言。卽嘉賓式燕。以燕樂嘉賓之
必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語旨不無古人燕樂本以治上下之情。平靡靡
譌史陳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耳。示我與以
歡樂心上。何有人至好我。示我甚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熱之意。如此歸重乞
言。似認客作主耳。更詳之。

呦呦^{音幽}鳴^明也。食野之苹^{音平}。王^{叶音方}曰：「捕^{音甫}狐^{音胡}貉^{音合}，
 將人之好^{音好}也。」我^{音我}不^{音不}我^{音我}周^{音周}行^{音行}。

與也。嘯嘯聲之和也。華簫也。已白華如飭我主人也。賓所饗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鼓磬用之樂也。簫笙中之篳也。承奉也。儀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饗而行幣。欲則以嘯賓送酒。食則以嘯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請故欲丁。問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

中國精

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王然一千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也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又以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燕不踴德君子不自留焉養其所望于羣臣嘉賓者惟在于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而大道之渺聞久矣。若今茲之無何如哉。彼呦呦然之鹿鳴。則和與食野之苹。矣。脩之適。故聲之和也。況今之嘒嘒克庭者。嘉賓也。既爲我有。行將以大道鳴。國家之盛者。而可無燕以適其情乎。于是言鼓我鼙。則堂上之絲竹。與鼓工而交聲。言吹我笙。則堂下之匏音。以鼓篋而繼響。豈曰絲竹之選。達足頌高賢之。聰。但中心之愛。非此無以鳴其兩秋也。且承儀而行幣。求昂貴。是不乏旅陳。行幣以侑飲食。而行人禮具畢。豈曰玄種不腆。達克勤名賢之盼。但晉接之數。非此無以效其殷勤也。禮意之切如此。則情通上下之交。吾知忘分之餘。有聲

卷之十六 小雅

必盡庶乎斯人之好我將其下曰繼茲之忱示我大道凡帝王經濟之模範也
治安之專或于茲而傾吐之也豈不足光憲乞之興乎
疏解此章興意并下二章諸本俱云興至末語勢至六句器斷上神已應廣之
厚下與其忠告之益也鹿在野其情適被其辱和實任燕其情通故其言盡此
興之取義也麟士謂興意亦斷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方說此等聲律八
句者所謂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理更爲分明必曰在野之鹿情適則聲和在
羣之賓情通則言盡直興到底恐此等長調三百五篇之中亦樂乎無之豈可
狗彼俗說自趨無已也愚謂依麟士說則如西山真氏曰鹿食草則相乎呦呦
而樂若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此正曲三四句意也嘉賓泛說燕臣而稱
曰我賓此處便有脫畧儀文甚意調誤義此句最不可畧下文嘉賓節皆是
惜濃而竭之以文也鼓瑟三十分之一則爲禮樂總之則皆禮意也鼓瑟對吹
笙言鼓簧常在吹笙內是笙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者也笙堂下之樂與
于群中下聲無詞者也○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有聲

笙人奏南。白華。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以下。是也。又曰。雲在廟。莊在宴。享重而燕輕。享則君親。燕則不親。以工既備。遷于堂上。而鼓之。瑟音少。而笙入于堂下。而歌之。承應是將。將而節。節而古。以勸酒。以勸飽。皆有常。在。即行于樂。樂時者。未二句。是樂。至。好。好。承上。禮意。來。蓋嘉賓。雖有忠愛之心。但。但。適。適。尊。尊。之。時。則。則。志。志。舒。舒。言。言。得。得。盡。盡。是。是。其。其。常。常。理。理。如。如。此。此。或。或。謂。謂。若。若。然。然。則。則。自。自。誇。誇。矣。矣。不。不。知。知。其。其。正。正。是。是。道。道。達。達。誠。誠。意。意。何。何。自。自。誇。誇。之。之。有。有。諸。諸。說。說。各。各。謂。謂。好。好。我。我。就。就。平。平。日。日。忠。忠。愛。愛。言。言。不。不。是。是。誠。誠。此。此。禮。禮。意。意。而。而。然。然。若。若。必。必。待。待。樂。樂。而。而。後。後。好。好。既。既。非。非。忠。忠。愛。愛。本。本。懷。懷。欲。欲。其。其。好。好。我。我。而。而。始。始。與。與。之。之。故。故。游。游。酒。酒。下。下。時。時。上。上。下。下。之。之。安。安。在。在。哉。哉。凡。凡。人。人。所。所。示。示。多。多。是。是。愛。愛。人。人。之。之。言。言。所。所。以。以。先。先。說。說。好。好。我。我。引。引。起。起。示。示。我。我。耳。耳。正。正。者。者。三。三。以。以。享。享。之。之。琴。琴。瑟。瑟。以。以。樂。樂。以。以。將。將。之。之。則。則。應。應。乎。乎。好。好。我。我。而。而。示。示。我。我。以。以。道。道。是。是。然。然。享。享。時。時。禮。禮。意。意。之。之。所。所。專。專。為。為。用。用。行。行。而。而。設。設。非。非。僅。僅。以。以。通。通。上。上。下。下。之。之。情。情。也。也。此。此。說。說。重。重。乞。乞。言。言。一。一。說。說。盛。盛。時。時。乞。乞。言。言。即。即。行。行。于。于。燕。燕。享。享。後。後。世。世。變。變。此。此。真。真。不。不。行。行。至。至。天。天。人。人。告。告。變。變。後。後。下。下。詔。詔。求。求。言。言。而。而。言。言。之。之。當。當。否。否。亦。亦。復。復。不。不。見。見。下。下。川。川。皆。皆。由。由。誠。誠。意。意。少。少。也。也。而。而。盧。盧。文。文。子。子。亦。亦。云。云。重。重。在。在。好。好。我。我。好。好。我。我。全。全。在。在。杯。杯。酒。酒。總。總。分。分。燕。燕。樂。樂。其。其。心。心。示。示。我。我。周。周。行。行。

怡人之道。則然而善導之。是則未可必也。然而不能已也。我不敢知曰。區區之忱人之好我者。必由此也。我亦不敢知曰。區區之忱人之好我者。不由此也。或者。惠道人之嘉。既不。則。我。我。來。來。所。所。為。為。區。區。國。國。神。神。民。民。之。之。道。道。施。施。曲。曲。而。而。風。風。雨。雨。之。之。是。是。又。又。未。未。敢。敢。料。料。也。也。然。然。而。而。不。不。容。容。忽。忽。也。也。且。且。夫。夫。人。人。之。之。示。示。我。我。者。者。亦。亦。豈。豈。有。有。隱。隱。淡。淡。離。離。白。白。之。之。義。義。也。也。哉。哉。則。則。行。行。焉。焉。耳。耳。大。大。因。因。人。人。所。所。可。可。共。共。由。由。也。也。以。以。人。人。所。所。可。可。共。共。由。由。者。者。獨。獨。于。于。我。我。有。有。若。若。不。不。為。為。則。則。必。必。人。人。之。之。不。不。好。好。我。我。而。而。後。後。可。可。若。若。猶。猶。是。是。好。好。我。我。也。也。我。我。也。也。即。即。席。席。而。而。春。春。之。之。人。人。也。也。離。離。席。席。而。而。示。示。之。之。亦。亦。我。我。心。心。之。之。所。所。共。共。歡。歡。而。而。不。不。繫。繫。于。于。乞。乞。言。言。之。之。意。意。我。我。之。之。所。所。望。望。于。于。嘉。嘉。賓。賓。者。者。如。如。此。此。嘉。嘉。賓。賓。能。能。無。無。慰。慰。我。我。之。之。望。望。乎。乎。此。此。題。題。作。作。者。者。如。如。林。林。而。而。皆。皆。不。不。能。能。懷。懷。意。意。者。者。以。以。其。其。食。食。發。發。示。示。周。周。行。行。門。門。面。面。而。而。于。于。上。上。句。句。好。好。我。我。神。神。情。情。反。反。致。致。輕。輕。拋。拋。也。也。此。此。文。文。全。全。于。于。上。上。句。句。着。着。神。神。而。而。下。下。句。句。神。神。理。理。自。自。然。然。透。透。露。露。誠。誠。得。得。文。文。家。家。上。上。裁。裁。法。法。者。者。周。周。行。行。二。二。字。字。不。不。用。用。描。描。摹。摹。天。天。然。然。雅。雅。貼。貼。至。至。時。時。時。時。題。題。願。願。飲。飲。本。本。旨。旨。尤。尤。稱。稱。絕。絕。

上卷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實謂孔昭。叶。則。視。民。不。挑。能。反。君子。是。則。是。傲。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嬉。叶。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嬉。視。民。二。句。已。西。江。南。一。句。已。西。江。南。德。音。二。句。丁。卯。廣。東。
與也。嘉賓也。即嘉賓也。孔昭。昭明也。視與示同。桃倫。薄也。放游也。言嘉賓之德音其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微。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然則不待此也。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蒿矣。況今之左右孔。簡者。嘉賓也。既為我。而豈無所以表其親乎。第見煩中。頤和。聖仁。講讓。而德之所積者。漸斯。義。則。宜。昭。微。稱。不。著。而。音。之。所。播。者。遠。給。孔。昭。矣。乃。是。德。音。也。不。特。以。之。示。我。而。且。足。以。示。民。清。者。可。易。而。為。醇。流。者。可。返。而。為。厚。而。使。之。不。挑。焉。抑。不。僅。化。我。小。民。而。且。式。我。君。子。服。休。者。所。當。法。其。模。服。采。者。所。當。師。其。軌。而。是。則。是。微。焉。嘉。賓。之。德。音。如。此。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然。則。我。今。日。之。有。旨。酒。也。始。將。嘉。賓。優。游。于。樽。俎。之。間。從。容。于。獻。酬。之。際。庶。其。式。

識何其令修之而蔽于吾知興起有位亦不越此德者爲之則幸矣而此時之

一疏解此章重蒸樂其心不重鼓瑟數句以鹿鳴興琴瑟亦四句止下四句另說

我有詩上將大道音聲入迷帶說然字接到鼓瑟數句燕行而樂作也。蓋下鼓瑟一語亦有不一而是意。然其字可見和樂且湛寧承上未和樂以情言。兼有主說和樂之情也。我有詩句以承上起下之詞。非及請自酒包。體樂在內。不可以鼓瑟二句為備樂。我有詩句為備樂其心。心字重有盛世所以天地交泰。室廉不而而無。無者。正為君心與臣心合而為一耳。上章式茲以長正合此意而特下章未點成。似與好我相懸。蓋云。嘉賓之心。好我之心也。安樂其心。則樂隨而興。所以好我者。由樂而所以示我者。端盡無餘也。註教示無已。不是時時教之。只是終莫盡。此肝思。慈被之意。上章言所以示我者。廣此章言教示無已。但領首章示我。則行來亦見針線綿密。然而本文末二章一字不及示我。周行其意更廣。可味。○徐敬。云。君臣之相與也。尊卑。則絕。室附。森嚴。雖其能推心置腹。樂于聽納。猶有形迹之存。尚有納而不言言而不達者。受其能樂其心使之形迹。蓋肝思。安能得。言。後。○註。其體。指酒言。樂其外。指樂言。○首章好字。乃通篇首。麻。二章式。然以。以。王。卷之十六。下。七。

鹿鳴三章章八句。○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魯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首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夷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于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賓。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以飲食幣帛為悅。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四牡章全句。○通詩五章。皆是王者代使臣言之。而四章是言不得盡其情于親。未章是欲陳其情于君。全篇中不遺一字。而各章又俱以末句為上。而四章皆使臣自具其情。故曰。其情未盡。言歌來。論使臣未必有者。故曰。其情未盡。言其情自具。而勞之也。不。要。他。一。是。誠。忠。不。得。盡。孝。若。心。方。有。上。者。曲。體。

下情口吻。○凡勞侍重私情。遺詩重公義。蓋君之使臣。必先恩而後義。故也。此勞侍。須重私情。上。○通。是人主代言。須令使臣口氣。非如北山賦。賦。不。手。之。例。○自。首。至。尾。皆。回。顧。前。兩。章。而。二。章。懷。歸。泛。泛。以。遠。釋。父。母。言。未。盡。懷。歸。緊。更。不。過。將。父。母。說。

四牡驂駟。非周道。倭。倭。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驂駟。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倭。回遠之貌。豈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于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禮之際。較其情而圖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于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採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願留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卷之十六。下。八。

車。賦。四牡者。若謂天下有義焉。有情焉。義之所在。固不可不思。而情之所徇。亦何能不思。孝耶。是故我之奉王命以出使也。乘彼四牡。而驂駟者。無少息。停彼周道。而倭倭者。靡有窮。固不辭。疲履之勞矣。斯時也。與行日。晝。夜。家。日。晝。言。念。歸。期。杳。乎。未。可。卜。也。于。獨。何。心。能。不。懷。哉。然。旋。返。之。懷。思。雖。切。而。王。事。之。責。我。維。艱。凡。上。德。當。宣。下。情。宜。達。皆。不可。苟。且。從事。而不。堅。固。夫。是以。情。既。不。忍。釋。義。又。不。敢。廢。則。我。心。悠。悠。惟。有。內。顧。而。傷。悲。耳。安。得。以。遂。吾。之。情。而。有。歸。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憫。其。勞。于。王。事。下。四。句。是。憫。其。勞。于。私。情。也。四。牡。二。句。中。有。懷。歸。諸。家。俱。云。就。以。父。母。言。不。可。但。不。可。露。出。使。意。意。謂。并。思。親。亦。不。必。露。只。以。驂。指。為。佳。王。事。不。外。宣。上。德。遠。下。情。驂。駟。是。凡。事。飲。完。全。也。要。得。顧。君。不。復。顧。親。意。作。成。屬。詞。非。怨。語。語。傷。悲。二。字。渾。渾。含。情。見。心。徒。自。苦。不。敢。言。歸。也。傷。悲。正。與。懷。歸。相。應。慈。得。歸。則。不。必。內。顧。而。傷。悲。矣。註。中。敘。情。憫。勞。不。必。分。看。敘。情。

節所以勸勞也。○黃東隱曰：王事靡盬，只將來做個話頭見。今日總為王事之故，故使歸雖切，而不得內顧其親，以至子傷悲。全要托私情開陳一番。方見王者激勵臣子之旨。○顧大初曰：王事靡盬，勸勞所係，故此詩雖開其勞，而微以王事靡盬為言，所以慰勞也。亦所以作忠也。○鹽亦鹽也。出丁河東解池水，蓋鹽池自結成者，不堅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者為鹽也。說文云：亥海為鹽，若而易敗，故注以不堅訓之。

四牡騤騤，嘒嘒駉駉，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賦也。嘒嘒駉駉，後白馬黑，駉駉，駉駉也。駉駉，駉駉也。

車馬然為內顧而傷悲，心既不能以自釋，而身亦不能以自止，蓋迫于義而制于情，道途之景象有莫可狀其倉皇者。是故我之出使也，傷四牡以騤騤者，惟嘒嘒然聚盛之駉馬也。行旅時起，道路賈以無涯，曹且征行，關河遶而難越，固不惜嘒嘒之聲矣。斯時也，永別桑梓之地，長為行路之人，屈指歸期，遠乎未可決也。于豈無情能不懷哉。然言旋言歸者，邦族之懷思雖其切，而公爾思

卷之十六

九

私者王事之執掌不容辭，凡上德當官，下情宜達，皆不可缺。界廢池而不堅固，夫是以風夜勤勞，而不敢稍須臾之便，朝夕馳驅，而未嘗求頃刻之安養。其履勞惟有不遑，厥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歸也哉。

○此章意與上章同，但上章有遠意，此章有勞意。首二句亦申看言奉命驅車，靡國不到，雖駉駉駉駉，竟無息肩稅駕之期。不遑將處，承上事說來，言

啓處不得自如也。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跪者雙膝着地而

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李三山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居處且不暇，

則歸亦空有懷矣。○陸聚國云：辟處指還家來說，以因旋說，若以辟處為使

時說，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思意不然，觀辟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之之願耶。此

正重私恩一邊。○輔慶源曰：我心傷悲，悲其私恩之不遑，忘不遑居處，又其

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大埋人情之至也。

騤騤駉駉，嘒嘒駉駉，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賦也。騤騤駉駉，嘒嘒駉駉，嘒嘒駉駉也。嘒嘒駉駉，嘒嘒駉駉也。

騤騤駉駉，嘒嘒駉駉，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賦也。騤騤駉駉，嘒嘒駉駉，嘒嘒駉駉也。嘒嘒駉駉，嘒嘒駉駉也。

雖欲將父而有不遑焉。夫欲勤王之事，而卒不得伸父之志，誠不同為臣之難

至于此也。安得而不懷吾之思哉。

○此章意與上章同，但上章有遠意，此章有勞意。首二句亦申看言奉命驅車，靡國不到，雖駉駉駉駉，竟無息肩稅駕之期。不遑將處，承上事說來，言

啓處不得自如也。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跪者雙膝着地而

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李三山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居處且不暇，

則歸亦空有懷矣。○陸聚國云：辟處指還家來說，以因旋說，若以辟處為使

時說，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思意不然，觀辟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之之願耶。此

正重私恩一邊。○輔慶源曰：我心傷悲，悲其私恩之不遑，忘不遑居處，又其

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大埋人情之至也。

○此章意與上章同，但上章有遠意，此章有勞意。首二句亦申看言奉命驅車，靡國不到，雖駉駉駉駉，竟無息肩稅駕之期。不遑將處，承上事說來，言

啓處不得自如也。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跪者雙膝着地而

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李三山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居處且不暇，

則歸亦空有懷矣。○陸聚國云：辟處指還家來說，以因旋說，若以辟處為使

時說，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思意不然，觀辟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之之願耶。此

正重私恩一邊。○輔慶源曰：我心傷悲，悲其私恩之不遑，忘不遑居處，又其

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大埋人情之至也。

○此章意與上章同，但上章有遠意，此章有勞意。首二句亦申看言奉命驅車，靡國不到，雖駉駉駉駉，竟無息肩稅駕之期。不遑將處，承上事說來，言

啓處不得自如也。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跪者雙膝着地而

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李三山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居處且不暇，

則歸亦空有懷矣。○陸聚國云：辟處指還家來說，以因旋說，若以辟處為使

時說，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思意不然，觀辟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之之願耶。此

正重私恩一邊。○輔慶源曰：我心傷悲，悲其私恩之不遑，忘不遑居處，又其

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大埋人情之至也。

○此章意與上章同，但上章有遠意，此章有勞意。首二句亦申看言奉命驅車，靡國不到，雖駉駉駉駉，竟無息肩稅駕之期。不遑將處，承上事說來，言

啓處不得自如也。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跪者雙膝着地而

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李三山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居處且不暇，

則歸亦空有懷矣。○陸聚國云：辟處指還家來說，以因旋說，若以辟處為使

時說，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思意不然，觀辟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之之願耶。此

正重私恩一邊。○輔慶源曰：我心傷悲，悲其私恩之不遑，忘不遑居處，又其

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大埋人情之至也。

○此章意與上章同，但上章有遠意，此章有勞意。首二句亦申看言奉命驅車，靡國不到，雖駉駉駉駉，竟無息肩稅駕之期。不遑將處，承上事說來，言

啓處不得自如也。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跪者雙膝着地而

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李三山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居處且不暇，

則歸亦空有懷矣。○陸聚國云：辟處指還家來說，以因旋說，若以辟處為使

時說，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思意不然，觀辟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之之願耶。此

雖之情遠達于廟堂之上而九重之德意可下沛于溪山窮谷之中是之謂直
德遠情而無負于使臣之命。周禮小行人之職曰若國慶典則令卿備之凶
荒卿委之師役祭禮之若國有禍事則令慶賀之禍災哀事之凡此五物者皆
其事也及其為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通順為一書其性
道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其禮義內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
一書辨國辨異之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四牡皇華皆出一轡字然勞
之則曰豈不懷歸曲體其情也道之則曰毋煩靡及漢作其勤也。疏義云皇
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惟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山君之使臣
有道也然四牡皇華不以道勞先後為次序而以私恩公義為大序見君之厚
于其臣如此。按周王遣使致戒不獨此詩然也成王以發命命君陳康王以
協心命畢公而穆王命君牙則有幸福之命宜道化于歸道之時而寓厥勸于
成達之中此周之家法然也後世如西漢之遣鴻雁行天下道博士等分建
行天下石問膠東張敖無以自振振者貨車之論三孝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

卷之十六

之君子微詣行在蓋漢去古未遠其淳仁愛懇切益猶有皇華詩人之
意。左傳叔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賦夫
至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
獻也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故問何禮也對
曰王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鹿鳴君所以嘉寡召也敢不拜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華者華
君教使臣曰必諸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者吾親為之禮焉度吾事為禮
吾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外傳晉語曰叔孫武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
先君之好也敢不拜焉四牡君所以嘉使臣之功也敢不拜焉皇華君使臣
以厚懷靡及諷諫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焉。問鹿鳴四牡皇華係詩皆以為
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
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官雝并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也如
有君臣之義始得

皇華詩五章四句。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
使臣其說已見前篇係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
用也然叔孫武子所謂君教使臣曰厚懷靡及諷諫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
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善禮善道將以廣聰
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
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常棣章全旨。通詩八章分作三段看首章莫如兄弟一句乃一章之大旨終篇
皆發此句之意三四章是喻之虛變皆須于兄弟而嘆人失之末三章是喻
之處常皆須于兄弟而欲人體之總見今人皆莫如兄弟也喪亂既平章則承
上起下之意耳全章末章究屬上不然未有不待于喪亂而失于安樂者。大
意以莫如兄弟為主由死喪說到急難由急難說到外侮患難之事備矣無一
之不須兄弟亦足以明今人之莫如矣而無奈人之喪亂明而安寧時也文氣
至此一頓故又開其說于安樂焉即使以安樂言而飲酒不可無兄弟妻子不
可無兄弟是實是國則所謂莫如兄弟者乎否也詩意曲至。究圖二字正

卷之十六

示人重兄弟的關鍵一究圖之便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常棣之華五各不離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詩之旨也。不離華者
與也常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邪邪然外見之貌不離華也。光明貌。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邪然而外見者豈不離華乎凡今之人
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申義。常棣者若謂夫人之所以榮三才而盛萬物者惟此倫紀之明而人頌
有日用而不知者則兄弟之倫是也今觀常棣之華其邪然而外見者豈不離
華而光明乎蓋凡華莫之能及矣凡今之人固皆吾之同類也然則于分者
思有不洽疎于義者情有不親未其恩義之相屬情分之相維無適而不相須
者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疏解此章。概言兄弟之重以發端也以華之外見者為光明與人之同氣者為
至親凡今之人只就眼前之說莫如兄弟只為一本而生所以同體之痛他人

自此不得蓋異形殊氣者休戚不相關惟兄弟為同氣情親而義重也然舍下文常變相須意不必以妻子與朋友相形說為內難自朋友妻子者不過以此是凡今之人蓋曰此尚不如而況于他乎此尚必須而況于他乎各身未俱要見莫如意。按常棣在處有之江南呼為麥季一相親生二為兩兩相親以稱難難與取兄弟之義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何必以常棣比兄弟乎乃知古人比與定非漫然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賦也感哀思親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夏聚于原野之謂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葬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關切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愛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深矣大抵得此詩之時世皆不足信據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卷之十六

十七

然則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何以見之哉彼死喪之禍人所畏惡也惟兄弟則相與懷恩而備加哀恤焉至于不幸而原野之禍積尸夏聚人所嫌棄也惟兄弟則相求以殯而不忍其遺骸焉是兄弟之親見于受故之時如此果幾有知之者乎

張衡此章言死喪之變惟兄弟為相恤也死喪之戚難是變情在內而死于原下得其常者也原野之變是死而遭變在外者尤變之甚也惟者哀矣作惟思以厚之未有不忍其暴斃而思以收斂之意當以他人形容方見其及如也祿字可味言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而兩字亦見至情所迫不得不爾。一說死喪原野之作一字有言雖死喪至于原野而求之者惟兄弟也此詩可憐。惟字情上見力求字力上見情

在兄弟急難

詩也存令離果水鳥也况其語辭感曰當作况。存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

況也東萊曰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謂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復其本也本心既得則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為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謂於朋友也苟維施而不疎雖曰厚于朋友如無源之水胡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客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中疏然兄弟之情不特如此之甚而後見也彼言今在厚祿之謂而飛鳴行搖不能以少休然則兄弟在急難之中而皇皇然互相救恤不能以自逸言豈異是哉當此之時雖有良朋情非不淡也豈非不篤也但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方其能以相及故是兄弟之親見于急難之時如此又孰有知之者乎

疏解此章言急難之變惟兄弟為相救也以存令之鳴搖不能自如與兄弟之急難不能自逸與意到難止意難言意難言尚未說到救難處至遇良朋上方顯出急難如吉內禍福也決于須臾惟兄弟則就難顧難以身共之朋友情

卷之十六

十八

方顯出急難如吉內禍福也決于須臾惟兄弟則就難顧難以身共之朋友情雖厚終難救難死友之理故止于永嘆力或不能相及一或字最有分曉蓋以朋友此時不能相救正形容兄弟必相救助見兄弟為獨切也言良朋則非沒交曰永嘆亦非無情越說得好朋友熱腸無可如何益見兄弟妙處每當難有求不得以難有代之朋友自有朋友之道如父母在不與友以死理勢自與兄弟不同莫說壞他。雖士按此以第一句與第二句說而言言字即知後二句另說觀此當此之時四字即知急難難處難非急其難也言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鳴則搖以求其類天也尾其首也亦有手足相救之意小宛取義于飛此詩取義于行故獨言在原非在原不見其行也。一說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存令飛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此詩可憐。惟字情上見力求字力上見情

兄弟急難于外其情也每有良朋急難也無我。此也問問則恨也無我也。言兄弟設有不幸則恨于內然有

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故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事然此處時之變而情猶未乖也兄弟設有不和而則損于內其情義之

重薄如此為甚矣然或有外侮之來則同心禦之初不知為爾我者蓋其本

之天性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是兄弟

之親見于禦侮之時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疏解此章言外侮之變亦惟兄弟為共禦也上兩章言死喪急難惟兄弟為相

恤者就天理之本然也至于開墾耕種非兄弟所為正人欲昏迷之極也且

猶奮然同心禦侮把關狠之事皆忘却了此個天理真心發見自不容我滅者

良朋雖素所親愛不如小忿之兄弟為可恃也無成亦不是朋友薄情只是

鄰之關不得破綻纔往救勢有不行處耳上註云力或不能相及則猶或有

相及者此註云豈能有所助乎蓋救難之時朋友可助則助之若外侮則非人

所能助者可見未註有斟酌的人于疏遠則恩情易見至親則貴望最廣故兄

弟之問小有間隙便不勝憤憤以為骨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為實

然故其怒勢不可解試當開墾外侮時將乖離之兄弟與真逆之朋友一相比

較其真情定自有別按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情察之變故以死喪急難

之變未如此切也急難較死喪已淺難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步淺一步而

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故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事然此處時之變而情猶未乖也兄弟設有不和而則損于內其情義之

重薄如此為甚矣然或有外侮之來則同心禦之初不知為爾我者蓋其本

之天性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是兄弟

之親見于禦侮之時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疏解此章言外侮之變亦惟兄弟為共禦也上兩章言死喪急難惟兄弟為相

恤者就天理之本然也至于開墾耕種非兄弟所為正人欲昏迷之極也且

猶奮然同心禦侮把關狠之事皆忘却了此個天理真心發見自不容我滅者

良朋雖素所親愛不如小忿之兄弟為可恃也無成亦不是朋友薄情只是

鄰之關不得破綻纔往救勢有不行處耳上註云力或不能相及則猶或有

相及者此註云豈能有所助乎蓋救難之時朋友可助則助之若外侮則非人

所能助者可見未註有斟酌的人于疏遠則恩情易見至親則貴望最廣故兄

弟之問小有間隙便不勝憤憤以為骨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為實

然故其怒勢不可解試當開墾外侮時將乖離之兄弟與真逆之朋友一相比

較其真情定自有別按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情察之變故以死喪急難

之變未如此切也急難較死喪已淺難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步淺一步而

兄弟之問小有間隙便不勝憤憤以為骨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為實

爲樂也。既具無故而皆在也。良行章莫遠其爾一。例。孺者。其說相不如赤子
 之慕父母。離則悲。合則歡。有一。段至情。總獲不舍處。○台。下章。皆他人具。而兄
 弟不具。妻子翁而兄弟不翁。有。其。痛。與。湛。白。兄。般。令。室。家。合。集。妻。子。然。立。其
 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際。遠。異。域。或。相。恐。一。方。忽。焉。念。及。能。不。慨。然。此。二
 點。真。心。既。然。萌。動。雖。曰。歡。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冲。冲。懷。慨。既。遣。還。求。何。湛。之
 有。○韓士曰。此章集傳。共享其樂。其字正指上。瓊豆。下章集傳。久其樂。其字正
 指上。妻子。

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

中韓至若妻子怡然而好合有如琴瑟之調和此處妻孥之安寧也似可樂矣然使兄弟有不合焉則親愛未幾乖氣隨之又何以久其樂乎其必兄弟既翁

卷之十六 小雅

三

而無事餘復有以充大順于無間而唱隨之間自不覺其和樂且湛甘始終而一鼓而不徒爲一時之樂也。是妻享之樂亦有須于兄弟矣。豈獨急難爲然哉。郭盛此章言韓博之樂亦必須兄弟而後能久也。好合就平日言勿務燕飲翁者。和合無率之意。猶言同而無異。非言無患難也。兄弟當其少時父母左右。絮前襟後裾。共處同游。夫誰不相懽愛及其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兄弟之人不能無小義。兄弟所以率事未必不本于此。以至親如妻子而情不可一日無兄弟。更有誰如兄弟者。子妻固非疎子亦天合。但妻子自有妻子之樂。兄弟自有兄弟之樂。不得之則不全。總是見安樂之須于兄弟也。謝叠山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方可長久。蓋天台者微有乖戾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

安爾室家叶古樂爾妻孥音是究是圖其然乎
一賦也經子究窮圖謀其有也○安爾室家者兄

弟具而役樂且穡也樂爾妻孥

者兄弟爲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則實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羞其不然

耶講夫兄弟具而後樂且福是兄弟有以立嗣之室家矣兄弟翕而後樂且福是兄弟有以樂兩之妻孥矣此其安寧之後無適而不相須兄弟之重于人如是道也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能言之者也而不能深信其然者則亦弟愚而已矣試以是窮究而問謀之省察于良心真切之地考究于幾論日用之常則察識獲而天性見始信室家之立不自立也兄弟之具立之也妻孥之樂不自樂也兄弟之翕樂之也豈不信其然乎此可見安寧之必須于兄弟也夫以死生苦樂無非相須之地如此信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今日之熱不吝已矣世有忍心忤理視兄弟不如友生者何弗思其哉

詩經

卷之六 小權

三

以爲事而究極其理于心也不可依新安王氏以究圖作兩意分別理良心看此有體驗工夫非止懸空想像而已究圖其執空之執樂之固是着首教人體驗然亦不必推淡只平平虛看室家妻孥間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必如是究圖然後知兄弟之重不特妻胤相須而安樂亦相須信乎其果重也結句猛將世人提醒直其然乎作問詞看更妙如云試以室室家妻孥之理究而圖之果信室家之空兄弟室之否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乃見提醒人意是字然字皆指室室家妻孥說○不以死喪三章究圖而以伯叔三章究度者蓋處喪須于兄弟不待究度處常須于兄弟人多昧之必須究圖也○而繫上曰室爾樂爾二斷字即前兩章集傳享其久其二其字室家泛言然昭伯兩二句當就飲食燕樂說○孔氏曰周公事二叔之不成而使兄弟之恩疏故曰常棣之詩以燕兄弟自常棣榮而角弓怨惠孤伯之進圖宋程之辭位已不可考有矣其他如鄭伯之克申宋辰之殺兄陳侯之弟黃齊楚秦伯之弟鍼齊晉桓公入而于料死是皆背聖人常棣之教而不念鞠子之哀者君子奚忍道焉○

按周公之于二叔，猶神之于象，而東征之慘，不如有序之卦，蓋其惡不同也。然
觀常棣之詩，哀傷激切，若有懲創不獲已之情，于此見周公之心，終不忍也。
和仲與門二叔，得罪王室，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
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為不仁，故于康誥曰：「予弗克恭，兄見亦
不念。」勸子安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之。」其自怨之語，慘然不
忍言矣。頌詩曰：「此詩猶不為味，而作于弟，亦謂信小片耳，反復明兄
弟之舊，只作實兄弟之事，為是詩味，諒當日見一詩，然全章沈守正文，并
文評以資觀覽。」詩人有感于兄弟，而反覆以勸人思之，此兄弟之重，不必思
者也。即如長風安瀾，而之而後有知兄弟幾，常棣說者謂周公平管蔡而作也，
其辭曰：「人生五倫，自君臣父子外，即兄弟夫婦，聚散離間，朋友乎？未合未
有若兄弟之共事長而根心者，此何待履歷而後然，以傷其衷，而猛然
以省，然後知凡人莫如兄弟，而人未必信也，不疑常棣之不如乎？想人生
亦安寧之日多耳，設不幸而夏尸于原，則不幸而急難于在原，又不幸而我與
兄弟皆不合而夫和于國者，則誰孔懷而求者，則誰皇皇如錦，得者則誰指小
仇而無外侮者，非他人必我兄弟也，當其時，豈無友生哉？或承嘆或無我非友
生之薄也，彼亦留其情以用之，兄弟而不常用之，我也，此亦足以明兄弟之莫
如矣。而猶有曰不如友生者，何故？蓋天生兄弟，止以備突亂，而不以共安寧
乎？則何以是豆飲酒，不圖樂且，而必得兄弟之既具也，又何以友于琴瑟不
聞樂且，而必得兄弟之既備也，是爾有室家而未必友也，爾有室家而未必友
也，爾有妻室而未必樂也，樂而妻室者，兄弟也，試觀此詩，以目而所謂不如友
生者，當於然矣。矣所謂莫如兄弟者，不友也，然則于友之，當如于友之，見
亦易曉矣。矣之謂根于天理，而亦非虛也，必其門而信且，莫如也，兄弟之
倫已滿矣，而况于其否也？是伏特得法得機，今以虛字作點，醒法聲聲
與動聽人，以見周公平管蔡而作，後來何以通用為燕飲之樂歌，此非
周公所作，乃詩人因公平管蔡而作，以此明公之不忘兄弟耳，此說近之。

常棣八章四句○此詩首章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

卷之十六

三

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難則，後于死矣。至于
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矣，
然後相殺，但有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忿，猶必其禦外侮，
其所以言之者，雖若若輕以約，而所以著大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于
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盡矣。
予思矣，放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不相須，
之語，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而思，其信然可謂委曲盡人情矣。
讀者宜深味之。

卷之十六

三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嘒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
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嚶嚶鳥聲之和也。幽谷遷喬，喬者相親也。此燕朋友
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
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事蹟歌伐木者，自古帝王出處，而能享福，則無窮。然則丁丁，非特
獨其主德茂哉。其所須于友者，誠盛而其所求友者，誠篤也。不與之物乎？彼
伐木之聲，則丁丁而相親，與鳥鳴之聲，則嚶嚶而相和矣。是鳥也，出自幽谷之
中，遷于喬木之上，所以愛其舊者，他有所求哉？乃求其友之聲也。夫鳥
禽特一物之微，其于友，則其相親也，猶如此，況于人乎？而為唱和之樂，如此

時與彼三章骨互文見意耳卽朱註亦因詩詞而推其等義先後非謂淡飲之時有先後也○語錄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來子曰然玩是語可以觀朋友之上下交而德業成由茲矣○曰彼我有答曰乾德以起正要立身無過以朋友故舊爲倚是我講道論德之人非徒飲酒食肉也夫事可當我千日之歡不可當我一日之慢若一日之過便是無道德之根也不常常害之我慢及人而我不自覺人受我慢而人常演進在我則積愆而生傷在人則積德而生怒縱使飲饌尊厚而不役志之享君子必不樂也此楚王戊國酒不設習生之所以見幾而去曰忌道之人胡可皮處豈爲區區之禮哉

哭魯詩全旨 ○通詩六章約是致祝詞以答君首二章托天以福君在保定二章三章則擬甘福之盛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四五章托神以福君在下兩二章

人傳定國亦孔之固傳爾單單何福不除傳爾多益以莫不庶亦孔之固二句

損益而受之也。用保爾而受命。有常定。爾而厥位無危。萬年如其一日。西
 有孔之固而不可搖。遂矣。是故福之未厚者。不可云保定也。即有所厚有所
 厚者。亦不可云孔固也。天則神而受福。而推其厚。則善者。雖新若。顧益無
 厚。則不保。有養生新者矣。何卑厚乎。福之未益者。不可云保定也。即有所益有所
 未益。則亦未固云。孔固也。天則神而受福。而極其多。益善者。未即幾而多如式。益
 其善。則亦未保。遂矣。然亦天何多善乎。凡此皆天之所以保定之也。何其孔固也。

賜者天以其言也保是天命無危殆對命不干常考定是天命不改移對厥位
 四勿吝保定來單厚無時而不受福然之者極厚多益無事而不受福則積之
 有餘事也莫不隆莫不庶正節厚多益之意隆亦以時言庶亦以事言遠能平
 全有服益有薄有益必有扣單厚而除之益而庶何孔昭也○通解云庫損單

原何福不厚仲爾多益何福不益最妙○此章孔疏領起單厚四句大章義數
領起新立四句三章義字領起山阜四句爾麟士謂各言二句是下四句對
說也

天保定爾爾說殺格無不妄受天百祿降而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爾說殺格無不妄受天百祿降而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爾人氏曰說與爾同品也殺格也蓋落云者猶其自單厚多益也格謂遐
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
上帝天其中命用休諸意正如此

「不」不但此也天之保定吾君也直舉人世所不能兼之美而皆備于爾躬
蓋隨處隨時而無不盡善焉凡其所以統御臣民而總理萬幾者殆無一之不
定而百祿之在天者爾既有以昭受而凝承之矣而又降爾遐福之福下世而
維基于三十十年而爾所享八百其所以申錫無疆者方且日新又新殆惟正
之不足而不見其或替也其保定又何如哉

卷之十六

三

此章上四句言天錫福之隆下是申錫之久意首二句亦當提起以俾爾
句連下者非註中盡善言者猶單厚多益也包時事二意終無二句亦無事
而不福也降爾二句亦言無時而不福也百祿即無不妄受是已然之事維日
不足即所謂遐福是未然之事不足者日日降之不見止是極其不絕之意
日非不足也但以福之無窮若見日不足耳○劉安成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
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相與
者如此因與大禹贊頌昭受中命之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
人受祿一語亦相命之自天中之意正同

天保定爾爾說殺格無不妄受天百祿降而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爾說殺格無不妄受天百祿降而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與盛也高平曰陸人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其盛茂
之未可量也

其福可謂莫不與矣將何以擬之哉以其福之高大言之則如彼山之高如彼
阜之大焉且又如山脊愈進而高而為岡如大阜愈進而大而為陵焉以其福之盛
長言之則如彼川流滔滔而方至之川後以莫不來而日增而不知其已極
保定何有不理哉此天之福君而君臣之所羨賴者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人外君之德下自其福之盛言其德之盛不與物格
長高大而言言其德也萬物無不皆而盛者百年照洽之句今且展端
之始如山數句各安其位自前而後形正意嚴則下又言如方說得去
如山言其高如言其大如言其廣又愈進而高如言其進而大山阜岡陵
有重疊擁護之形君福之高大而不可殫者如之川之方至自沛于莫之勢
「君」福之盛長而未可殫者如之此四句正狀其莫不與也山阜對川之方至句
開度對以莫不增句此六帖兩句一連之說方山荆川皆從之若以莫不增句
總承上三句言高者莫不增而高大者莫不增而盛長此皆謂不可殫
○爾雅云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故如岡如陵

卷之十六

三

吉福為禋是男孝享禋禋禋禋禋于先王君卜爾福禋禋
賦也吉言歲日禋之善禋言禋成禋之潔禋言禋食也禋也示廟之祭春
日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太王
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戶傳神意以敬主人之辭又主時周
木行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重講大天固有以福君矣若君奉神之統為神之主神之福君又何如哉欲
大君福先君若祭若則祭日祭于廟門多土墮上雖射以生養而不苟一處
祭而而不棄其祭無不洞洞焉故其敬矣而日五祭之木泉必有八其之祭
必潔以俾三獻而自酒之饌多而潔而而祭之部聲靡不肅肅焉備其物矣是
有若于木潔之先上才中才下才之用字之意以備舉而意耶春夏以迎其來則
為祠為禴秋冬以送其往則為烝為嘗有于先公則遠追乎祖以上使上
賓者有所歸處若乎先王則近祀乎太王以下使追王者有所崇其祀神孔明

疏釋此章上四句言肅祭之禮下言饗幣之末也

此而秋則蓄之。金可入。其分。

三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丁卯年

[illegible]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PUBLISHED WEEKLY
CHICAGO, ILL., MAY 11, 1932
Vol. 100, No. 19

廣雅比部上二切音申陽平以多通音音通之

卷二 小雅

大衆

三

與也。種桑各作生田也。其歲靡無也。種於北狄也。連穀磨脫也。此連歲殺之詩。以其出戌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暮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念其室家。而不暇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獵犬侵陵之故。有所不得。而然耳。蓋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寡民不由其上。則人懷叛亂之心矣。又曰。古者戌役。兩井而還。今年春。畊明年夏。代者至。實留。猶然。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過次成者。畊秋與冬。初兩耆成者。實在。猶。如人之防秋也。

平陽歌采薇者曰人情亟去故鄉誠恐室家相離而勞動交集也苟其有關於
疆國至計義亦有不得辭者矣吾儕行矣因之有感焉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
采芣苢采芣苢則芣苢亦生矣其明年季冬之候乎及春臨

卷之十六 小雅
不辭陳抗與作矣

此章與前章并下三章與意俱至四句止上四句言出成之入下言出成之出不
如今上四句爲敘情下四句爲風義蓋只是叙其情而又諷以義也詩非爲義
義爲附凡體義事引起而發之作爲今年之暮春歲之莫已已是來年之仲冬時
際爲單出白詩之詞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曰歸曰歸只該念歸時在歲暮
莫不作歸詞此已明說離來勞身下作抽出言之家與身是下二章總月撥就
之於及字最重正是公議所在兩言撥就之說見非得已之師○覆沈內度中

斷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至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遠涉路○大意謂養稅爲
 害自古極烈使或得肆猖獗則腥膻之憂豈獨在于庖廚如其乘間竊發則塗
 炭之苦將達及于吾民今日之行其得已耶而敢不折軀以報耶○北狄畏暑
 耐寒惟值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屯以防之○通解古
 者民役以兩期爲限故曰兩期而還今年春募行明年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
 正然商成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
 歲亦莫止卽此時也然特言歸未卽至家又明年仲春王杜杜詩云卉木萋止
 征夫歸止卽此時也春林遺戍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戍夫前戍者至過十
 一月而歸代戍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與冬初兩番皆在故曰每秋與冬初云
 云也

其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殺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成人念歸期之遠，而

卷之十六 小雅 天
 鳥之其其為車未已則無入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子歸。天旋以義而出師則豈可以私其家乎。朱後宋徽被亦始生而棄止曰歸。自歸則尚遠而心亦爲之憂止矣。且也盡心方烈烈于中而懷渴之井鑿穿。問予外正道之勞亦云甚矣。當此之時非無至家之恩也。特以是役也簡書方受而守邊固圉之暑未放其勤間命方嚴而懷養安夏之初未終其績遇而懷乞雨期之內我之成事未已正朝夕從事之時也。則凡我徒旅承靖邊之命均欲效許國之忠誰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乎。夫家不可忘也而國之安危在所重而家之安否在所輕。內顧之憂吾且忘之。懷渴之勞吾且置之而已。

[疏]按此章本離室靡家來上六句與其歸則遠而切于情下是以公議而忌其家也。李三山曰始遣戍時歲始生其後徵長而聚又其後發壯而剛以見天喻之變耳不知自作而聚而剛待其言之有序實只一時事心亦憂止要辭出我舉意亦以歸期之遠言憂心二句承憂止說總言憂勞也烈烈之憂憂在密下章孔疚之憂憂在王國語各有爲凡大在道路時懷渴固有所不免故也

卷之六
三十九

下鼎鑄彝器也。則未已也。卽身亦不敢自愛焉。采薇采薇則薇亦既成而剛止。采芣苢芣苢則來歲之十月而亦陽止矣。爾時以王事靡盬之故。離一啓處亦

深望此意。承不遠寄。來上四句。真歸附之遠。下是以公義而忘其身也。陽止。卷明順之十月。見得出戌。則三月而歲成。歸戌。則來年十月而歲暮。言在外之

二月三提
爾維何維京之華叶芳反彼路斯何君子叶芳反車叶芳反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

兩陳夫既以國之故而忘其家與身矣。寧不致其奮揚之勇乎。彼闕然而處者。幾何。乃常棣之華也。彼戎車之路車。果何車乎。乃天子所命將帥。而君子之所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其備禦敵之具下期以盡克敵之威也。鱗士云：按此與前章章句錢至四句以下四句另說路事者，天子之命事見推殺出自天子將帥。

事得此事總是預道其歸時勞苦憂傷之情如此往來不_レ_レ因其來而追言其
甜也楊柳依依即采薇作止之時始去之二月也雨雪霏霏即歲暮止歸止
也時今歲將歸之十二月也此四句非止敘風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懷

卷之十六 小雅

四十五

今之所見心雖樂而景則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處重在兩雪之勞上行道二句
根兩雪有過雪行遲而又饑渴也傷悲承上數句過雪行遲而又饑渴故有悲
意其知我哀就君上說蓋勞瘁之情既不得親見于目則亦未必能知之○李
元覽言善君但知大戍之已遲以爲畢戍者方可樂也但言代者之已至以爲
善民者可以樂也豈知旋師之時而勞苦復如是也此意可用須臾得莫知是
否○詩中復有題途之苦意勿錯認遲戍時勞苦可哀也方遭戍府而終之以
武勝爲見征夫一段勞苦備陳我已盡知兩行可無復顧慮意君勞其臣而曰
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濫乎味此一言實足使人肝腦塗中原皆血濺草野
而不悔也○就通首四句是戍人又是兩朝君臣之常出市足將滿又是應機
變從之事故此當敘馳驅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也○預先說定歸期衆心可
歸矣○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聖臣所謂本人情所
謂親以惠民民忘其勞當以采山詩合觀○陳永嘉曰獨說孔棘空若舍遠不
爲爲耳矣方且優游暇豫作詩歌以道達其誠意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

出軍章全旨。通詩六章總重美其成功。上首三章是出成時事。述其出師之事。

而歸其功後三章是畢成時事故其班師之感而慶其功以優饒千乘作主而
憂心悄悄二句又其本領即奮揚顯赫皆這點憂心所激而畏此簡善正是驚
此悄悄之憂處也析言之首章是出師時而受命成衆二章是出師時而臨事
祇懼三章是行師時而威武奮揚四章是班師時而感慨久役五章是班師未
遠而勳望家之恩六章是班師已歸而返凱旋之樂要重歸功將師慰勞意章
章有之

我出我車叶，彼牧叶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矣。王

賦也牧郊外也曰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車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諱其人曰。我受命于天子之所而來。於是子名

魯公使之載其軍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魯公獻出車者曰重任不可以易副大力亦難以倖成○我兩仲之出師也果如
○魯公獻其始極我出我車則于使郊外之牧矣○斯時也大將牧萬乘之眾蓋而
○魯人以系師之意曰是行也自天子之所受命而來凡國外之事吾悉司之針
○托蓋甚重矣于是召彼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且戒之曰秋高馬肥美人易走
○南牧王事蓋多難往以防禦維其卿矣匪彼匪游今日之行三十里今日之行
○卒則以戒後也匪安匪計明日之行三十里明日之行不可或遲也大有出師
○而穆戒飭如此○
○亂歷此序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爲方之也○上四句出師而表其承命之重下敘
○家稱戒以從事之敬也○聞以外將副制之故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
○天子所命我來矣○要會在此我字見其責任皆在我也○自天子二句與王事之
○句義解帥自言謂我謂字重看見下三句領結之高重專城之托故特開我來
○句結語其人指所載之三言召僕夫八二句承上就所謂君言不宿于家王事

我出我車手彼郊アノチノ矣ヤ設此旄ハタ矣ヤ建彼旄ハタ矣ヤ彼旄ハタ旄斯ハタ不旆旆ハタ憂ウレ

圖書集成

卷之十六 小雅

四

賦也郊在牧內養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旌建立也旌在旗于敵之前也爲軍曰旛爲軍龜蛇曲體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旌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歸矢矣旛旛飛揚之貌悄悄憂憂孔茲也或云當作悅言出車在郊建旗旛旛被旗旛者豈不旛旛而飛揚乎恒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使夫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養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失聲行者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軍體失率命固以忠身爲先而兵事則以戒懼爲本我出我中則于彼牧內之鄉。蓋萬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然旗幟不建則士卒無統其前在牧首固須旗以統之而其統後軍者則設龜蛇之旄焉旄上用旄故建旄于旗子之前以爲軍首焉但見彼是旗而與夫旄也旄旄飛揚而前軍後軍視之以爲號令其進退皆有節矣師行如此則將助則不惑者而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猶將甘託不致而憂心固悄悄矣爲僕夫者有所威敬亦占將帥之威勳矣

漢書此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也上六句是師出而軍容之盛下三句是
懼以威乎下也與首章俱是一時事將言建統設施之事故又不出軍言之出
軍往郊觀前在牧之軍爲後軍則所見止是設建施施而設建施施已在彼牧
故紫頂曰彼旌旆旆斯須云以統前軍固有旌矣而此則設之以旌建之于旗國
有旌矣而此亦建之以旌恭同表章而兼陳前後軍言之旌旆皆旌也旌是
往于旗于之首旌旆皆有者旌建于車前而以爲非取象轉火示勇健也所謂
前朱雀而紗前軍者也旌建于車後而以爲蛇取象轉介示威武也所謂後玄
旗而統後軍者也朱雀南方之宿玄武北方之宿名旌旆飛揚重在統率推
遠有敘上不專取其象也憂心二句重大將一邊猶言主憂臣懼也惜惜不是
畏敵直是憂不克乎敵以副君命任大責重不敢以易心承之耳古之御者實
與大將比肩此僕夫亦大將之偏裨非將車者况奔重在將有以威之也隋
錄陳旅之中士不一部部不一伍其所以繁三軍之耳目示戎兵以趨向者唯
此爲最耳前後左右各殊其方各辨其色而士卒亦遵以各正其所說彼其
者旌也是後軍之旗也重幟統衆新羽飾旌後軍之士一以屬之矣其言旌
是前軍之旗也給以鳥隼彰其鸞前軍之士一以屬之矣夫前軍旌一屬以
統前軍行則旌載軍往則旌脫豈猶虞虞之矢次乎後軍旌一屬以旌而軍
則旌載軍止則旌立豈有虞後之不俾乎推而左之不推乎左也右之不推乎
右也中之恒守夫中也靜固能整動亦能整常固不亂變亦不亂夫是之謂節
制之師也而孰非恃此旌幟乎哉蓋有旌幟而居中者中處前者前定後者
左不離右右不參左旌幟而爲部曲而前統乎後後離夫前左翼乎右右翼乎
左中以處內而聯外又聚而成一軍若是則軍中旌幟之設正不徒揚軍之威
舉軍之勢而正所以定軍之趨一軍之志也雖然旌幟不過器耳而善用之者
則在將帥程不識致奮刁斗而步武以嚴李光弼一入河東而旌旗變色豈徒
旌幟幟乎哉

王命南仲往拏方山車彭彭可謂旂旐央央正反王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東盛貌。齊桓，齊桓公所稱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乘除也。或曰：上也。與山與陵之乘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家。於是車馬盛，旂旗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威，備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獵狁之難除，禦戎之難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車馬，大兵事固以威靈為本，而猶以奮揚為威。誠以王命南仲，謂惟此朔方，表裏山河，乘夏之襟喉也。兩往城之以峻外，費出入之防，以明先王荒服之制。夫上之委任既專，南仲之威靈遂奮，利衝突者車也，則彭彭而衆威有既，堅之屬矣。奔進止者旂旗也，則央央而鮮明有孔揚之色矣。遠近見聞，皆知為大將之車馬，而奮揚之氣不已著乎。乃南仲則欲一平衆志，而作其勇氣，爰特宣乎王命，而振其威靈，乃傳命以令于軍家曰：是行也，乃天子命我，以城守乎朔方。此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是而用命也。有重賞，惟天子命，自是而不用命也。有顯戮，亦惟天子命。則言是伍我，固不敢不效共也。廟謨所授，爾將士安可不協力哉。以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以有翼之心，申有嚴之令。赫赫哉此南仲也。威靈氣焰，見于城守之時者，固已著不戰之威，而為先聲之懼。彼敵入聞之，當亦皇然懼，惴然來，願奉正朔，而為不侵不叛之臣矣。豈不嚴從于裏乎。然則城于朔方，信宜南仲是命，而乘威靈，伏是為南仲之功也哉。

威靈，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收受命備邊之事。下言威靈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威，非築城也。朔方乃靈夏襟喉，本中國重鎮，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威靈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出車二句，是飭其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眾重作士氣上聲。既今不戰人心不附，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尉設，修設，以守朔方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嚴戒王界勿生

以開導率命城方將士，非不知之而復申之者。大將專斷，自當有此一番。此二句，兼威靈守備說。于裏，作已成功看。朔方一鎮，胡不南獵狁于東，直隸笑而定耳。要得不假攻戰而用敵人之心，奪敵人之氣，意。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自是大將語氣，首章傳命，欲軍士之急于行。此章傳命，欲軍士之嚴于守。魏云：卷曰，自古開將生事，四旁勞費，中國者，皆起于貪功之心也。貪心一動，利干戰而不利于守。遂有連天之命，而與兵縱殺以毒民者。南仲以守備為上，聖聖大平，然使不為中國害，則已矣。曾有一毫貪功之心乎。以全取勝大功，自威可謂老成練達，得將之體矣。朔方之城，其所賴于南仲者，豈淺哉。赫赫南仲句，亦非呼過之語。要玩赫赫于此，于裏于彼，正見其威靈處。古來城守禦外而亦防內，漢元帝論單于云：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無憂。單于雖慕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喜之。中國四方皆自爾安寧。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患。故明法度以

此間，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收受命備邊之事。下言威靈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威，非築城也。朔方乃靈夏襟喉，本中國重鎮，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威靈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出車二句，是飭其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眾重作士氣上聲。既今不戰人心不附，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尉設，修設，以守朔方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嚴戒王界勿生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威靈，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收受命備邊之事。下言威靈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威，非築城也。朔方乃靈夏襟喉，本中國重鎮，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威靈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出車二句，是飭其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眾重作士氣上聲。既今不戰人心不附，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尉設，修設，以守朔方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嚴戒王界勿生

威靈，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收受命備邊之事。下言威靈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威，非築城也。朔方乃靈夏襟喉，本中國重鎮，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威靈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出車二句，是飭其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眾重作士氣上聲。既今不戰人心不附，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固當恪守，尉設，修設，以守朔方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嚴戒王界勿生

之通。然則來事敦。在外亦云。夫所以爲者。蓋以備內侵。而王事之有。則。其。上。朝。而。通。夕。而。運。而。磨。處。有。不。逮。也。夫。人。情。勞。則。思。逸。久。勞。則。思。逸。無。恤。歸。之。念。乎。特。以。此。出。歸。道。之。時。天。子。念。朔。方。重。地。其。付。托。甚。重。故。其。責。成。甚。重。所。慮。之。焦。勞。惟。簡。而。實。式。惠。之。其。報。稱。實。難。以。報。也。惟。此。之。具。故。雖。欲。歸。而。不。敢。耳。今。何。幸。多。難。既。解。而。得。出。此。道。以。旋。歸。哉。上。傳。成。功。于。歲。月。下。傳。勳。業。于。經。年。近。憂。遠。慮。之。生。心。遠。慮。王。師。之。再。出。一。往。一。來。固。下。之。悠。悠。此。表。而。不。能。一。日。忘。昔。故。曰。告。已。乎。

蘇。此。章。是。其。來。歸。之。時。道。途。感。慨。之。情。以。勞。之。也。上。四。句。敘。其。出。師。之。久。下。原。其。所。以。久。出。之。故。以。承。命。之。重。也。往。來。俱。以。在。道。言。舉。理。方。重。于。夏。時。也。謂。事。戰。事。未。始。釋。五。春。時。也。重。在。出。之。久。上。不。重。在。勞。兩。期。日。久。往。來。與。威。所。以。觸。目。動。情。多。難。二。句。以。備。內。侵。言。懷。歸。泛。言。不。必。入。室。家。簡。皆。當。依。策。會。爲。是。即。出。時。所。受。役。役。之。簡。言。只。就。最。危。此。不。可。說。却。因。有。急。說。天。子。安。得。有。鄉。國。未。註。只。據。左。傳。簡。言。同。語。相。值。之。謂。耳。古。者。無。紙。有。事。書。之。于。簡。謂。王。命。之。以。其。簡。也。長。者。來。歸。飲。不。之。意。身。長。罪。不。同。只。言。朔。方。一。日。未。席。則。簡。書。一。日。未。席。則。安。得。不。畏。昔。我。往。矣。事。此。簡。書。往。也。暗。系。復。方。華。之。景。皆。是。吳。越。今。復。來。思。則。此。簡。書。也。即。履。兩。雪。數。途。之。艱。稍。釋。畏。念。自。古。大。將。不。畏。兵。馬。而。畏。命。所以。成。功。如。此。○此。及。未。章。但。是。旋。歸。時。事。但。此。是。旋。歸。未。章。則。垂。到。之。際。耳。又。此。及。未。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自。見。言。衣。衾。視。于。方。纔。纔。由。遠。望。之。風。物。可。想。觀。于。嘆。嘆。而。聞。聞。之。憂。思。可。想。觀。于。春。日。遠。望。而。衣。衾。之。情。亦。可。想。○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戎。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車。王。兵。七。千。遂。破。西。戎。并。有。大。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下。見。經。則。所。謂。簡。書。者。乃。城。朔。方。之。簡。書。也。下。章。薄。伐。西。戎。亦。王。若。代。爲。室。家。計。想。之。詞。耳。

蘇。此。章。是。其。來。歸。之。時。道。途。感。慨。之。情。以。勞。之。也。上。四。句。敘。其。出。師。之。久。下。原。其。所。以。久。出。之。故。以。承。命。之。重。也。往。來。俱。以。在。道。言。舉。理。方。重。于。夏。時。也。謂。事。戰。事。未。始。釋。五。春。時。也。重。在。出。之。久。上。不。重。在。勞。兩。期。日。久。往。來。與。威。所。以。觸。目。動。情。多。難。二。句。以。備。內。侵。言。懷。歸。泛。言。不。必。入。室。家。簡。皆。當。依。策。會。爲。是。即。出。時。所。受。役。役。之。簡。言。只。就。最。危。此。不。可。說。却。因。有。急。說。天。子。安。得。有。鄉。國。未。註。只。據。左。傳。簡。言。同。語。相。值。之。謂。耳。古。者。無。紙。有。事。書。之。于。簡。謂。王。命。之。以。其。簡。也。長。者。來。歸。飲。不。之。意。身。長。罪。不。同。只。言。朔。方。一。日。未。席。則。簡。書。一。日。未。席。則。安。得。不。畏。昔。我。往。矣。事。此。簡。書。往。也。暗。系。復。方。華。之。景。皆。是。吳。越。今。復。來。思。則。此。簡。書。也。即。履。兩。雪。數。途。之。艱。稍。釋。畏。念。自。古。大。將。不。畏。兵。馬。而。畏。命。所以。成。功。如。此。○此。及。未。章。但。是。旋。歸。時。事。但。此。是。旋。歸。未。章。則。垂。到。之。際。耳。又。此。及。未。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自。見。言。衣。衾。視。于。方。纔。纔。由。遠。望。之。風。物。可。想。觀。于。嘆。嘆。而。聞。聞。之。憂。思。可。想。觀。于。春。日。遠。望。而。衣。衾。之。情。亦。可。想。○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戎。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車。王。兵。七。千。遂。破。西。戎。并。有。大。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下。見。經。則。所。謂。簡。書。者。乃。城。朔。方。之。簡。書。也。下。章。薄。伐。西。戎。亦。王。若。代。爲。室。家。計。想。之。詞。耳。

說而通師以伐見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蘇。此。章。是。其。未。至。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也。上。六。句。述。室。家。感。時。之。思。下。述。室。家。度。其。未。歸。之。故。嘆。嘆。二。句。言。見。農。桑。化。是。春。之。景。正。兩。期。告。終。行。將。可。以。至。家。之。時。未。見。君。子。四。句。乃。未。見。時。其。心。如。此。全。篇。俱。口。說。而。此。突。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撰。寫。處。見。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懷。歸。則。寒。無。味。矣。有。作。實。去。役。西。戎。說。則。上。下。章。文。意。全。不。相。貫。又。與。兩。期。之。法。不。合。以上。章。曰。兩。期。事。是。正。月。未。二。月。初。下。章。曰。春。日。遲。遲。是。二。月。未。三。月。初。又。

蘇。此。章。是。其。未。至。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也。上。六。句。述。室。家。感。時。之。思。下。述。室。家。度。其。未。歸。之。故。嘆。嘆。二。句。言。見。農。桑。化。是。春。之。景。正。兩。期。告。終。行。將。可。以。至。家。之。時。未。見。君。子。四。句。乃。未。見。時。其。心。如。此。全。篇。俱。口。說。而。此。突。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撰。寫。處。見。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懷。歸。則。寒。無。味。矣。有。作。實。去。役。西。戎。說。則。上。下。章。文。意。全。不。相。貫。又。與。兩。期。之。法。不。合。以上。章。曰。兩。期。事。是。正。月。未。二。月。初。下。章。曰。春。日。遲。遲。是。二。月。未。三。月。初。又。

蘇。此。章。是。其。未。至。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也。上。六。句。述。室。家。感。時。之。思。下。述。室。家。度。其。未。歸。之。故。嘆。嘆。二。句。言。見。農。桑。化。是。春。之。景。正。兩。期。告。終。行。將。可。以。至。家。之。時。未。見。君。子。四。句。乃。未。見。時。其。心。如。此。全。篇。俱。口。說。而。此。突。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撰。寫。處。見。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懷。歸。則。寒。無。味。矣。有。作。實。去。役。西。戎。說。則。上。下。章。文。意。全。不。相。貫。又。與。兩。期。之。法。不。合。以上。章。曰。兩。期。事。是。正。月。未。二。月。初。下。章。曰。春。日。遲。遲。是。二。月。未。三。月。初。又。

世

六

之育

六

華

有秋之杜其葉黃葉主事靡隨我心傷悲齊木葉正女心悲正征夫歸止
臨也妻妾感我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卷之六

9.

也。程子謂之又明年。

杞王事跡

夫不遠

夫善者不難善猶以爲未過斯也過此而不隨和將何如其爲心哉于

萬幾色乃供一息之中幾案繫于諸辦之項試以協聖料之而彼哉而役首植

○此章明已過候以車馬速度之也。上四句是過期而貽親之憂。下是以物

望。而父母任夫之父母也。受我父母不以缺養育。卽嗟于子。嗟于季之意。憂憂

知其不遠也。非是車駁馬罷。無可制較。不得不歸之意。○古詩中門踰有府廨。

立憂心孔疚叶范反期逝不里叶朱反而爲恤卜筮偕叶中反止食息好

止征夫通止
感傷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倍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因已使我全
之。而疾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吉。則使我多爲憂恤。應如何哉。故且卜筮。

和聲俱作合言于歸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適而將近矣

之有思之功而無所不為也

○東坡先生山今聖將歸極目兮終不見即擬之曰征夫不遠矣顧何以不來也

實至來之時不樂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過而其病見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

死生疾病皆不可得而知此時此際百端交集其使或為之憂憤安何如哉中

心無歸即不遠之料固然而我亦不復能自信矣我聞征夫來難可以極

天下之難惟者可以先天下之知我其稱之卜焉情之策焉且卜且望相與俱

作合言于歸而皆曰近矣夫謀諸吾心猶疑而未定度諸重馬猶想而未真未

敢必以為近也今卜蓋資同如此則征夫其亦適而將近矣吾不遠之信果亦

無難而車馬之容且計日過之也乎夫期而不至則憂發而不決則卜蓋資室

家之情自不容已者也王者體悉至此可謂能通天下之志矣民安得不忘勞

于止哉

○東坡先生山今聖將歸極目兮終不見即擬之曰征夫不遠矣顧何以不來也

實至來之時不樂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過而其病見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

死生疾病皆不可得而知此時此際百端交集其使或為之憂憤安何如哉中

心無歸即不遠之料固然而我亦不復能自信矣我聞征夫來難可以極

天下之難惟者可以先天下之知我其稱之卜焉情之策焉且卜且望相與俱

作合言于歸而皆曰近矣夫謀諸吾心猶疑而未定度諸重馬猶想而未真未

敢必以為近也今卜蓋資同如此則征夫其亦適而將近矣吾不遠之信果亦

無難而車馬之容且計日過之也乎夫期而不至則憂發而不決則卜蓋資室

家之情自不容已者也王者體悉至此可謂能通天下之志矣民安得不忘勞

于止哉

○東坡先生山今聖將歸極目兮終不見即擬之曰征夫不遠矣顧何以不來也

實至來之時不樂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過而其病見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

死生疾病皆不可得而知此時此際百端交集其使或為之憂憤安何如哉中

心無歸即不遠之料固然而我亦不復能自信矣我聞征夫來難可以極

天下之難惟者可以先天下之知我其稱之卜焉情之策焉且卜且望相與俱

作合言于歸而皆曰近矣夫謀諸吾心猶疑而未定度諸重馬猶想而未真未

敢必以為近也今卜蓋資同如此則征夫其亦適而將近矣吾不遠之信果亦

無難而車馬之容且計日過之也乎夫期而不至則憂發而不決則卜蓋資室

東坡先生詩二曰征夫還止一曰征夫不遠一曰征夫適止未嘗有征夫不復之

虞正見其心之完也亦見太平之世故有此詩也唐人詩云一將成功萬骨枯

可謂傷心也此世林榮昭然矣秋杜之詩豈其然乎然上之人能知下情之委

曲而形諸歌不則下情之出車秋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

求悲傷之情下情之揚之水楊羽是也後世泰政選徒滿山滿野大發征東

至使道臣板匿無向遠陽浪死其悲歌萬狀何如且以丁滿師度得水而修德

以十之一歸所謂征夫之還止適止安在哉無定之骨徒陷淪陷之憂也噫

秋杜四章章一句○鄭氏曰道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

之異歌異日也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口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

兵則均服同令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尊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

車勞車故美其功秋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

其情使民忘其勞以忠於上也

南陽○此聖詩也○有於無解舊在魚腹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

正統觀見集卷之十六小雅

○東坡先生詩二曰征夫還止一曰征夫不遠一曰征夫適止未嘗有征夫不復之

虞正見其心之完也亦見太平之世故有此詩也唐人詩云一將成功萬骨枯

可謂傷心也此世林榮昭然矣秋杜之詩豈其然乎然上之人能知下情之委

曲而形諸歌不則下情之出車秋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

求悲傷之情下情之揚之水楊羽是也後世泰政選徒滿山滿野大發征東

至使道臣板匿無向遠陽浪死其悲歌萬狀何如且以丁滿師度得水而修德

以十之一歸所謂征夫之還止適止安在哉無定之骨徒陷淪陷之憂也噫

秋杜四章章一句○鄭氏曰道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

之異歌異日也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口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

兵則均服同令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尊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

車勞車故美其功秋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

其情使民忘其勞以忠於上也

南陽○此聖詩也○有於無解舊在魚腹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

正統觀見集卷之十六小雅

○東坡先生詩二曰征夫還止一曰征夫不遠一曰征夫適止未嘗有征夫不復之

虞正見其心之完也亦見太平之世故有此詩也唐人詩云一將成功萬骨枯

詩經集傳卷之十七 小雅

白華之什二之〇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藻以足虎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魚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〇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〇亦笙詩也郊飲酒禮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主人堂下祭南北而立奏南陔白華華黍而後歌鹿鳴四牡皇皇也後序人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而後以下今無以考其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諸焉如投壺得最勝最之節而亡之耳

魚藻章全古〇通詩六章一意是為禮之盛首三章言其盛已而曲全意在內下三章不過即其極盛者以伸其曲全耳不可以極盛曲全外開對說以註中優賢二字為主前三章重多古有字觀一且字可見後三章重嘉無時字觀一維字可見言酒即物言物即樂酒禮物之盛正禮意之勤也〇此詩與後

詩經集傳卷之十七 小雅

三篇既謂通用而未下小計又言魚藻三篇皆君臣燕飲必天子燕不國之臣諸侯之使俱用此詩故曰通耳詳方山陸聚岡郭峰山諸說俱云王人不可統出天子字實不可說出人臣字只宜泛言但玩南山有臺章使當作君燕臣矣此不必泥〇都臣虎曰謂之通用者燕鹿鳴專言燕賓客皇華專言燕使臣常棣伐木專言燕兄弟弟燕朋友此則通用之燕賓客使臣兄弟朋友也不可謂下之人得而通用之也此論極當

魚藻于藻魚藻于藻魚藻于藻

魚也歷歷也猶以曲藻為物而承樂之空者也鰈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而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鰈也魚族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名吹沙魚子指主人古且多而又多也〇此燕樂通神之樂歌即燕樂所薦之藻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倣此

賓之意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後兩以取魚也而魚之虞于酒者有餘而又有益形況我君子有酒所以燕賓也凡其所薦之差不惟古也而且多焉燕品極其芬芳而燕極其盛備者矣

魚藻于藻魚藻于藻魚藻于藻

與也鰈也又曰鰈也

與也鰈也又曰鰈也

詩經集傳卷之十七 小雅

字即前三章多古有不得其說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其說作酒如詩云酒府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物俱該耳藥味不可以燕賓也貴乎有樂聞操之至取數無幾而今則且多矣不勝不可以燕賓也貴乎多然取類之博不無充數而今則且有矣貴乎常品不可以燕賓也貴乎音然適口之珍不能相繼而今則且有矣貴乎芬芳多者備味有者不窮總是優之之意

物其有矣維其嘉矣

賦也

疏解其髮指而直其背微也保者康寧其身體又者隨養其天和

本身說理無有後舉之意同從日也或看作克昌厥後之四字以後兩說與祝許意相背不可從却是自詩隱以修德規之蔡安養善後足以見其德之盛矣○廣說通保又有引證之意焉亦德也不依韓氏專作釋其詩語○凡詩義與前但見會賢之意則禮所謂以直言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類是已且祝君子以詩而必先之以德亦惠迪影鑒之理非苟觀者

南山有石五帝立句○說見魚麗
山儀○說見魚麗

卷之十七 小雅

卷之十七 小學

九

章是得君中二章是得天末章亦是得君總以我心爲今句爲王後三章總繫明所以心寫而得應處之由如爲記爲尤是在朝朝重堂兄弟是在家家和而善心善已得恰爲次末又因末創之儀而想見其臣職之深此我心益厚而宏其蕩福之何也○輔慶源曰一章燕笑諸侯是以有譽處今通下而正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以勸戒而善教之也○古禮燕而不止一矣故曰于其初燕而次之

蘇六使爾斯來謀治今既見君子我心爲相反今燕笑語兮是以有聲楚兮

賦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滑滑，柔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輪焉也。燕，謂燕飲。馨，齊整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興豫通。凡詩之興，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我彼爾斯，則容嘉濟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輪焉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話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言其初燕而歌之也。

平陽歌冬月日盛隆之代君臣肅而恭會書與秦晉明而人休微王並有殊
數歲大亦獨餘煩苛使上下交而其志通耳若今日之燕何如哉彼彼莫然入
之而惟其生之盛也則害之害于上者且浩然而淵思注識焉斯亦物情之最
適者矣況我君子向也恪守侯國吾固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今仁風申以來辟

而使虞得見之則倪文休充歎逾于屈我心殆輪焉而無留恨矣故伸一日之
歎而漢禮以行謂掘干之費而美語以洽君臣之間由無僭竊上下歎歎寧有
既于是以君子今日爲天子所寵嘉而屏飾自此類哉也爲朝廷所寵責而解
僥倖此亦幸也不有與是車哉

疏解上四句是言已見臣之喜下言其何君之謫也各章曲意相干未前惟蔡然則天澤下降以時君子來朝則君恩下及皆取上濟之義篇理代心寫今三句相承說盡矣句云我心句是以句承燕天句略帶心寫上承不暇說註是以句把燕天出一句通承我心寫今句兩開平說心寫渾渾在腔邊想當得以點解上說亦微含泄化意疏是又說盡矣語是盡時君臣相悅豫之情重君忘分而

卷之七

十

與之笑語上有譽處在諸侯不兼天子世自今日說蔡既廢後之寵遇也與者得君之榮而聲名流海宇也處者水保祿位而編澤延子孫也

彼蕭斯葵露漢漢漢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可師詩考不忘上三句王與也漢漢露霜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其德之辭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詩考不忘矣發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而德彼蓼然長人之前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漉漉而蕭然不傑矣況我既見君子屏翰有猷而朝廷賴之以增重彰施有本而王國藉之以生輝豈不爲龍而爲光乎且是龍光之德也不特見之于一時而且倍蓰之一致而無有差失之愆吾知德盛于己者既愈久而不忘則錫于天者亦愈入而不忘矣嗟非理之必然者哉

俗故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示意惠于是有折翅加豆酌量實以示
容介好今日宴笑語今日孔燕豈弟故為燕諸侯之詩○附錄首二句言燕仁
文非文詳以香觀覽○詩美末朝之儀終取興于燕露焉甚矣燕之善承夫露
也彼燕露者不又可為末朝之君子與耶今夫燕之宴不足以為燕則燕之
之實斯有以集弘施此即物理言之亦若見其兩美相得不啻大潤澤而後
臨施焉是何得不終為之嘉嘆乎吾更有感于燕露之興其疎固在以
受推皇之眷然或燕就少泉猶未見滿之為膏澤者清之即為文章也而露之
厚薄也究何如其較榮乎君之中宵流潤固有以達植物之功也或謂燕露
猶未見散之為清榮者教之仰為輝美也而燕之受露也究何如其優乎吾
知燕彼蕭斯與露又濃潤而厚矣凡不足為榮者天雖欲厚生其言惡彼之
亦少致耳發榮者今黃氏其承上承既有素矣出此而厚較不已焉則燕其
賢之美露其下清之光乎燕露然終皆燕結人謂其于澤者澤者謂其凝休者
豫已凡不足以為榮者天即欲重澤以普恩愛之終減色耳發榮者振文振

卷之十七

十一

秀其仰荷既有其矣由此而潤滿有加焉則燕其厚矣之榮露其有漫之形乎
濃潤然中夜凝和人謂其飲者厚焉謂其取精者宏已矣蓋當今風尚虛不
改玉立之容是凝狀之嘉質也即非榮露豈遂損此今儼然正露乎不亦其凝
錫也但見燕以上達為誠露即以下覆為德殆亦有積厚流光之理焉抑前當
華素升馨克介清燭之嚴是薦廟之隆儀也雖有露濃寧速昭其明潔然而露
終不恤此以資也祇覺蕭蕭得露而益彰露引蕭而散形殆亦有其中分外之盛
焉吾于君子不能不美其求朝之儀矣○濃潤二字句句切求朝之儀取典不
煩刻畫而自臻不入上三章一往清思滄發尤覺風韻天成遺世獨立

卷之十七

湛露章全○通詩有兩意上二章見君之能盡情下二章見臣之盡禮然君臣
不可平看當以君燕臣為主而今儀今德則臣之所以善是燕也不醉無歸見
其情之厚在宗義考見其情之親夜飲之終則其時已久最易下失儀故未言
其今儀以寓規戒之意○朱豐城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

相親也後兩章言今德今儀又美其德將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發美之中
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湛露章全

與也湛湛露斯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賓則
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
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于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申講歌湛露者曰上下之和臨者分而未始不相通情也載視今日之燕豈
有不盡其心乎彼湛湛露斯天澤之盛也值夜氣之方舒東太陽之未照清然
下被蓋必日出而始晞焉則陽則不晞矣況茲者列辟飲五年之制而廟堂修
九獻之儀亦既成禮矣乃予弟其禮數情疎未能為中心之也予是有
夜飲之設焉厭厭安而旦久而且足所以通乎上下之情者也諸君子得
乎曰臣卜其未卜其夜則請速歸則爾且相期勿醉而此燕不為空設乎不
知情以酒而洽酒以醉為節其必既醉而始言歸可也苟未至于醉則賓主之

卷之十七

十四

情猶未盡展而烏可以言歸也哉
疏解露必以陽而晞燕必以醉而歸二者皆有久而不厭之意故以為燕夜飲
私燕也孔疏云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私燕機務不投勢分兩忘安也更滿
迭移飲酒未久也獻酢交錯情意愜洽足也不醉無歸此是心上朋必如此
正是情之厚處○燕意重不歸上正欲其露之常湛湛耳○燕當以盡而言夜
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中私燕之恩盡展
勤之意○儀禮燕禮曰宵則燕于執燭于作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句人執
大燭于庭閣人為大燭于門外燕禮輕無庭燭設大燭而已○顧瞻上云按燕
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惟意所勸醉而止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以取歡也但
諸引燕禮皆諸侯燕其臣非天子燕諸侯之禮儀大必有不同又不可太膠柱
云○疏曰燕設燭者或引之使終燕則至宵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古者無麻燭
而用荆燭然云未燕日燭但在地曰燭之曰燭于地廣設之則曰大燭○燕
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上二句甲子編定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本無擇于地也而在豐草為多天澤之被固有其所又況此厭厭之夜飲安而久而足也而果何在手則在彼宗室之中路寢深殿之地有以成其燕飲之禮焉君臣之除如賓友之相忘相親之問若亦莫之無間蓋務期于情之會遇矣

疏解露在豐草則澤澤然在宗室則恩義厚此意也燕必在宗室者蓋殿庭之上與禮雖卑然若公其嚴情猶未盡也惟在彼宗室則上下相親而勢分兩忘所以合賓主之愛而盡獻酢之情者是故為成燕飲之禮也○路寢寢正寢謂大居也禮書云大寢大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而治也在前小寢擇服燕息也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卷之十七 小雅

上二句莫與湛江

十五

典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今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申讀夫設燕在我同見親厚之情矣然在燕之君子豈無所以善是燕者乎彼湛湛之露斯在彼杞又在彼棘則無一物之不被矣況我顯明允信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多也然所承者一人之寵命而其所不敢忘者則天地履之恩雖當燕勞之卒而載難者轉見其匪紆殆無一人之不令德矣所謂人之喪德亦則非酒惟行者何有哉

疏解杞棘不一物而均沾乎露君子不一人而均令乎德此意也上二章直在湛露之能施此意直在杞棘之能受○按嚴義謂杞棘中實故以興德相梓外文故以興德相梓謂杞棘剛木故以況今德相梓柔木故以況今德相梓詩人興意未必如此大抵只以二物興與不意耳顯允就心說顯者其心明白通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無一毫可疑也顯允與下豈弟俱就平日看○詩南台云此只是呼過之詞切勿以今德承顯允以今德承豈弟也此說雖是然以顯

允顯德以豈弟屬飲自覺有別今德根醉亦醉則心志易迷德性易亂今者內有所主而不與其心志也莫不者咸有一德之意○帝德昭曰此與下章末句須承在宗夜飲說以表君子之儀德足將是燕蓋惟飲于宗室則堂廉之分忘而而意易溺于無約束又況下夜之飲則更漏之時移而德度多縱于不及檢今能莫不令德莫不令儀深蒙康侯自有為龍為光之妙○陳慈生曰說者皆以今德泛言其精神之不亂不恨顯允說以今儀泛言其禮度之不欠不恨豈弟說然顯而明允而信就足德之今處若舍顯允而另言德又何德也豈弟而樂弟而易就是儀之今處若外豈弟而今言儀又何儀也

其相其椅其寶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上二句甲子山東

中讀不但已也彼樹之與椅其實離離而下垂蓋無一物之不盛矣況我和樂平易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醉也然所被者五位之施恩而其所不敢忘者則豈弟甲臣之念雖當酬酢之餘而榮嘉者式彰其深誥殆無一人之不令

詩經集解

卷之十七 小雅

十六

儀也所謂人之喪儀亦則非酒惟尊者何有哉夫人君不以室陞之分隔上下之歡而人臣亦不以燕昵之私忘敬共之節洵乎君明臣良而有以成地天之奉矣此周道之所以隆歟

疏解相椅之是無不垂君子之儀無不善此真意也離離垂也垂以自牧意豈弟就外說今儀亦根醉來醉則語言易肆威儀易亂今者外有所檢而不惑乎容止也○此與上一章白是長後更不須贅史之設當觀其用意深厚也○曾無奇曰燕至示慈惠湛露之厭厭慈惠至矣而卒歸之今德今儀也知而有節矣○按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不醉又不吝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律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今陪臣來朝舊好君辱賜之敢丁大禮以自取戾○朝正于王謂朝而受政教也○輔慶源曰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于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行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缺焉則臣之持身猶

全宋陳元明書

有能解之重。我諸侯之功懋矣。而滑河以報之哉。故彤已之弓。常然弛而不張。弓入獻之我。也受而藏之王府。其所以必藏之者何也。蓋我欲舞棠棣之意。雖行自南方。龍賁之年。而我鄭重名器之恩。早著之。華府發先之。日。苟非有奇勳異績堪所懋賞者。不致以輕錫焉。今何幸。我有嘉賓。忠貞勵奮在邊鄙。其功績在斯。常此正其當報者也。弟恐恐有未誠。視爲具文。否。而不決。俟請異日。甥叔伯舅。毋得致憾于予。予惟激于中心。寔欲以此弓。祝之。而非出于聲言笑。

○**題解**二句是賞功時追言其始慎重如此。藏器以待見不敢輕用此典也。○

卷之十一

以爲有功而不敢者。故受之者。以爲恩。然玉者之心。非欲其以爲貴。以爲忠也。

爲昭受言叶于載叶凡之我有嘉眉叶去中心喜叶去之鐘鼓既設一朝有叶又于叶北之

形馬弟兮受言彝音高叶反之我有釐音去中心好音去之鐘鼓既設一朝醕音高叶反之

賦也。賓相好說。而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

車雖抑是弭然之形弓又不但截之已也方其受諸弓人則稍之于弓衣使其

○其所引書之言何哉。○周所以珍之以俟有功也。○今何幸我有嘉賓。

疏解。素爾謂以彤弓給之于弓張。使其色常新也。亦皆藏之中事。甲兵弓矢。

一、

卷之十八

樂禍無或釋兵就鎮或束身歸第雖奇才異敏無以究其用于天下機之微

卷之十八

臣所聞之於夫子也。以樂於作而無不廣其和之伯也。而以

厚于前。謂其美乃如爲朝廷惜名器正爲朝廷重功臣。而載而樂一。雖微然于弄人勿技而得重乎爵賞之權。又知爲國家隆休。正爲國家勳。武。假譽未已而喜右。喜右未已而好勝。中心無極。焉然于燕笑樂。而曲伸其弄子之意。王之貴報。不可狀而可美哉。○燕有功諸侯。因錫以弓矢。人千從。無落。便得題情。正發形弓。按義分疏。更能精確。至講中心與一切。只合就。連二義。發題中正大之旨。絕不粘惹。後世爲畫弓。藏。賜券。印。列。條。章。然大雅。形三章章六句。○春秋傳。宣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也。形月一形。矢百。移弓矢千。以覺報實。注曰。懷。恨。忿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應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報。形。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以。矢。然。後。舉。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期。尤。役。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凱。行。者。異。矣。

詩者我章全旨○通詩四章平看都是極道其喜樂之情也上三章是慶典喜

卷之十人小雅

六

之之心以見形末一章是追論思之心以見而影。總以既見君子句爲至。蓋君子非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樂字直貫至末○通。詩。始。有。既。見。二。字。屬。其。餘。皆。發。其。喜。之。思。之。情。惟。思。之。喜。之。故。燕。之。也。不。言。我。也。樂。有。人。之。好。我。而。但。言。既。見。便。喜。便。如。得。珍。寶。便。休。然。有。洋。情。在。言。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二。句。五。句。五。句。合。以。與。也。詩。者。我。章。全。旨。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者。我。章。全。旨。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言。者。我。章。全。旨。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甲。味。我。章。全。旨。人。之。不。足。以。動。吾。思。者。未。必。爲。吾。人。之。所。欲。見。即。見。之。其。情。亦。未。必。殷。殷。切。切。苟。其。人。而。吾。心。所。慕。則。欲。見。得。見。之。際。此。求。自。有。不。能。已。者。我。子。君。子。何。如。哉。彼。詩。者。我。章。全。旨。則。在。彼。中。阿。物。生。且。有。其。所。矣。況。我。君。子。獨。龍。光。之。德。德。大。地。之。紀。邦。家。之。光。也。昔。日。相。期。之。深。庶。幾。且。暮。遇。之。而。始。覺。也。今。也。亦。既。見。止。則。以。其。情。之。不。容。已。者。暢。之。爲。悅。豫。之。休。而。以。其。樂。之。所。具。

形者我之爲品物之盛其喜樂而且自體儀矣又何病于哀情之未伸也乎。此章言喜樂之情者于外以言我生得其所與燕飲而盡其儀既見只空。辭不必用句也遠處深非等語亦不可用未見細細恐得未竟也君子泛指。實只言其德之隆才名之著便是樂且有儀樂以內言儀以外言物言我。心內喜樂而外有儀之禮儀以將之也唐荆川謂有儀正所以樂也蓋謂有。儀爲悅賢之寔也重樂字意燕有獻酬之禮有承筐之將故曰有儀此章勿預。爲心字○補虞淵曰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有儀而愛敬之心兩盡矣。

詩者我章全旨○通詩四章平看都是極道其喜樂之情也上三章是慶典喜

卷之十人小雅

上二句戊子舊注 丁巳江南

其樂高山仰止之殷庶幾遠近逢之而始達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之。者豈偶爲哉悅豫之情感恨于中心之發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其意之誠何。如耶

卷之十人小雅

七

與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月爲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也。甲。味。我。章。全。旨。則。在。彼。中。陵。有。以。善。其。善。華。矣。況。我。君。子。庶。珍。以。待。聘。抱。美。而。不。言。吾。日。居。難。之。至。庶。幾。貴。然。來。思。而。願。始。適。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之。者。大。豈。淺。哉。芳。蘭。可。把。欣。同。玩。好。之。投。今。能。親。承。歡。逾。主。瑋。之。賜。誠。不。啻。錫。我。以。百。朋。之。多。也。夫。百。朋。重。貨。見。君。子。如。錫。百。朋。其。喜。之。切。何。如。耶。頭。解。此。章。言。喜。樂。之。非。輕。錫。我。百。朋。常。情。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見。也。蓋。爲。佳。瑋。喜。爲。歡。喜。則。爲。君。子。喜。不。啻。錫。百。朋。之。重。也。百。朋。孔。氏。疏。云。古。者。貨。貝。

其所以相與為朋非德五月為一朋也漢食貨志云二月為朋

況況

與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沉載浮載沉載浮之類以此

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車馬之喜之心固以既見而形則思之之心不以既見而離乎彼況況楊

舟則載沉載浮而無所定矣向我上君子未見之時其來而又不來心

之康定亦猶是也今也幸得見之則有以慶明良之會而講釋手之歡我之心

在昔則物微而靡定矣今乃帖然而少休耳使非今日之見何以慰其昔日之

思也然則然飲之樂豈亦已哉夫未見而思之也切既見而喜之也深古人燕

喜其真心寔意溢于言表矣

卷之十八

陳解上二句此未見而思下二句既見則慰其思也上三章既詳言既見之情

而此反追言未見思之者正以起下二句既見而安之意楊舟之浮沉無定此

心猶如楊舟之浮沉也即載沉載浮之意休字對浮沉言字法妙品所謂心不定者

此而定也以上三章末句下但要見燕飲之設有不吝已意方得燕詩之體

卷之十八

六月章本古○通詩詳序北伐之始終自出師至凱旋俱無不備五章以上總

行師成功之事下乃言其既師燕飲之樂也首三章是出師時事中二章是行

王手出師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樓榭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饗燕強貌
常服戎車之常服以絲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衣白馬也饗燕即饗於北狄也
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浸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
千紆僭仇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
詩人作歌以敘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饗燕甚
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師以正王國也
明諫風六月者曰國家征伐之命雖出自天子而安撫之權則在人臣若我
古而承王命以北伐也果何如哉彼冬夏不興師司馬之常法也茲當六月乃
車就興師人心皇皇而靡定焉以戎車則既饗而整治以四牡則駉駉而馳壯
至于戎車之常服亦載之于車上矣與師之役若此者何耶蓋饗燕逼近京邑
其難善燬而我之備禦不可不急故王命于是時出征于以安虜虜之機逆明
華夏之大分而匡正此王國使中國有常特之勢也不然胡為而興此六月之
師也哉
國語此言建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上四句是興不特之師下是推其不得已
之故六月紀時也詩言六月祖考則為夏正可知矧樓榭是常皇與師燕內饗
燕人饗言夫以舍卒擾攘如此似于不暇為饗而下言車馬整飾森然有備正
可見中興氣銳百廢具舉何等威嚴車以利戰馬以駕車非為常服而設也
時當六月戎服非所宜故載之常戰時乃服之也戎車曰既饗故車甲器械士
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駉駉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
一衣不經檢點矣孔熾言自彼來侵乃逼近京邑即四章匪茹四句是也
我自朝庭言用意言自我應彼一急字最重即前之樓榭出師是也王國指
師言乃天下之根本也要提王國乃文武成康之故墟帝王自立之要地今
從內侵則不匡其失匡正也正華葵之分明內外之防也○樓山完之商先
為齊狄可謂所著者不可馬法○米豐璠曰先王法義後伐中國臣子待君
當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養而後問其意如此者以中國不可

此物四圍之維則維此有既成我服北及我服既成于三千里子出征以佐天子叶與里反

賦也。此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我服也。三千里一舍也。古者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驥。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進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敬王所儆而佐天子耳。○既比其物而曰四驥。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進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敬王所儆而佐天子耳。

卷之十八 小雅

胡為與此六月之師也哉。○既比其物而曰四驥。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進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敬王所儆而佐天子耳。○既比其物而曰四驥。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進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敬王所儆而佐天子耳。

不知曉又非輕敵降進。而至困變失常。可謂得武之善經矣。王于出征天子之也。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指敵軍上。設蓋於內。侵主國不正。此天子所憤怒也。故吉甫奉命征之。以佐天子。此二章。王命出征。下則吉甫奉命出征也。○維則四句。一直說下。註中分疏其明。但請中宣總會。此意不宜拘拘分疏。○上章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發從容。則急中自暇。次章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整。以共武。則寬中又嚴。此皆相形互見。以對吉甫之妙于行師。

四牡修廣其大有嘖叶于通反薄伐玁狁以秦厲公有嚴有翼其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通反

賦也。修長廣大也。嘖大貌。秦厲。厲大。公。功。嚴厲。對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卷之十八 小雅

胡為與此六月之師也哉。○既比其物而曰四驥。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進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敬王所儆而佐天子耳。○既比其物而曰四驥。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進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敬王所儆而佐天子耳。

日姑患之愛。非所施于介冑之七。博強之政。非所用千行陣之。而故發與共武。所即厥克愛者。清微勝息者。吉也。証有將帥皆嚴敬。而不止吉甫可知矣。嚴翼處便是武事。不是以嚴翼去共武事也。此二句。吉甫成功之本。定王國與匡王國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也。奏清公言其足如此。定王國言其欲如此。總論未然有百戰百勝之技。又有不戰而自勝之心。其于嚴翼何有。○顧鄰初曰。昔日嚴翼內侵。共事危急。王國派嚴翼有不定意。今則嚴翼之制以明。夷夏之防以峻。雖之既端。而王國莫安矣。故曰定。前章以匡以佐以字。是王命欲其如此。此以字。吉甫自欲以是。謂王命也。○謝安山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討也。○又曰。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師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輔慶源曰。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嚴翼而成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又曰。定則不止于匡矣。

侵抗匪姑。言整居。侵抗。及方至于涇陽。織志。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叶戶郎反。

卷之十八 小雅

賦也。趙度。趙度也。焦獲。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爲。中則今在。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即朔方也。涇。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織字。同鳥章。鳥章之章也。白旆。織旄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也。猶言發程也。○言嚴翼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避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威。有所不戰。戰必勝矣。○言嚴翼不自度量。整齊陳。居于焦獲之間。侵鎬及方。直抵涇陽之地。以勢而進。而犯。深入爲寇如此。其罪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面以鳥章之章。有白旆。央央以繼夫。織之旄。所以統而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矣。制彼堂堂之車。則選元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推鋒陷陣。而獲先聲之威者。此矣。○嚴翼是言。言發討之有方也。上四句。敘其深入之罪。下是聲其罪。以發討也。○義不可亂。華。地不可犯。順。故狄之匪。茹。正不度。順。適。非不度。適。則整居。是大軍整。

○言嚴翼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避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威。有所不戰。戰必勝矣。○言嚴翼不自度量。整齊陳。居于焦獲之間。侵鎬及方。直抵涇陽之地。以勢而進。而犯。深入爲寇如此。其罪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面以鳥章之章。有白旆。央央以繼夫。織之旄。所以統而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矣。制彼堂堂之車。則選元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推鋒陷陣。而獲先聲之威者。此矣。○嚴翼是言。言發討之有方也。上四句。敘其深入之罪。下是聲其罪。以發討也。○義不可亂。華。地不可犯。順。故狄之匪。茹。正不度。順。適。非不度。適。則整居。是大軍整。

侵抗匪姑。言整居。侵抗。及方至于涇陽。織志。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叶戶郎反。

卷之十八 小雅

賦也。趙度。趙度也。焦獲。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爲。中則今在。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即朔方也。涇。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織字。同鳥章。鳥章之章也。白旆。織旄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也。猶言發程也。○言嚴翼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避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威。有所不戰。戰必勝矣。○言嚴翼不自度量。整齊陳。居于焦獲之間。侵鎬及方。直抵涇陽之地。以勢而進。而犯。深入爲寇如此。其罪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面以鳥章之章。有白旆。央央以繼夫。織之旄。所以統而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矣。制彼堂堂之車。則選元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推鋒陷陣。而獲先聲之威者。此矣。○嚴翼是言。言發討之有方也。上四句。敘其深入之罪。下是聲其罪。以發討也。○義不可亂。華。地不可犯。順。故狄之匪。茹。正不度。順。適。非不度。適。則整居。是大軍整。

...此其下章先言車乘以及軍容也此章上六句與車乘之盛下言言車馬
之兵不雜乘而且練也詩已有三薄言采芣采芣也豈水有芣也豈水有芣也豈
也田一廣日始反草也二歲日新漸和乘也新田爾田爾草未遠故也猶存
宜王中與田野雖闊于彼于此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持勞頓之苦于此亦
可起見其車三千句三十乘乘已在其中蓋有車必有徒車乘而徒亦乘法當
然也兵車戰開之車駕馬重車輻重之車駕牛兵車三千亦極其盛而謂千
之試重試字言師衆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如五步六步之師七伐八
伐之方無不開習是矣此未便說到師律之嚴上以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
定後即車之徒也沿者臨此中徒兵節欲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
乘其四騶句四騶雖言馬而乘則又兼屬車只統言引起四騶翼翼與絕對路車
有乘者路車是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重車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
虎之矢服領有鈎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條章之下垂皆就方叔
而言也

卷之十八
十九

...此其下章先言車乘以及軍容也此章上六句與車乘之盛下言言車馬
之兵不雜乘而且練也詩已有三薄言采芣采芣也豈水有芣也豈水有芣也豈
也田一廣日始反草也二歲日新漸和乘也新田爾田爾草未遠故也猶存
宜王中與田野雖闊于彼于此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持勞頓之苦于此亦
可起見其車三千句三十乘乘已在其中蓋有車必有徒車乘而徒亦乘法當
然也兵車戰開之車駕馬重車輻重之車駕牛兵車三千亦極其盛而謂千
之試重試字言師衆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如五步六步之師七伐八
伐之方無不開習是矣此未便說到師律之嚴上以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
定後即車之徒也沿者臨此中徒兵節欲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
乘其四騶句四騶雖言馬而乘則又兼屬車只統言引起四騶翼翼與絕對路車
有乘者路車是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重車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
虎之矢服領有鈎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條章之下垂皆就方叔
而言也

...此其下章先言車乘以及軍容也此章上六句與車乘之盛下言言車馬
之兵不雜乘而且練也詩已有三薄言采芣采芣也豈水有芣也豈水有芣也豈
也田一廣日始反草也二歲日新漸和乘也新田爾田爾草未遠故也猶存
宜王中與田野雖闊于彼于此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持勞頓之苦于此亦
可起見其車三千句三十乘乘已在其中蓋有車必有徒車乘而徒亦乘法當
然也兵車戰開之車駕馬重車輻重之車駕牛兵車三千亦極其盛而謂千
之試重試字言師衆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如五步六步之師七伐八
伐之方無不開習是矣此未便說到師律之嚴上以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
定後即車之徒也沿者臨此中徒兵節欲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
乘其四騶句四騶雖言馬而乘則又兼屬車只統言引起四騶翼翼與絕對路車
有乘者路車是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重車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
虎之矢服領有鈎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條章之下垂皆就方叔
而言也

卷之十八
十九

...此其下章先言車乘以及軍容也此章上六句與車乘之盛下言言車馬
之兵不雜乘而且練也詩已有三薄言采芣采芣也豈水有芣也豈水有芣也豈
也田一廣日始反草也二歲日新漸和乘也新田爾田爾草未遠故也猶存
宜王中與田野雖闊于彼于此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持勞頓之苦于此亦
可起見其車三千句三十乘乘已在其中蓋有車必有徒車乘而徒亦乘法當
然也兵車戰開之車駕馬重車輻重之車駕牛兵車三千亦極其盛而謂千
之試重試字言師衆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如五步六步之師七伐八
伐之方無不開習是矣此未便說到師律之嚴上以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
定後即車之徒也沿者臨此中徒兵節欲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
乘其四騶句四騶雖言馬而乘則又兼屬車只統言引起四騶翼翼與絕對路車
有乘者路車是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重車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
虎之矢服領有鈎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條章之下垂皆就方叔
而言也

衆之所以杆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旌央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治止而後言車止者始則防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其四駟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馬其飾甚備二章約帳借席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托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爲民之司命者異矣

賦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治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
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潁潁潁中反振旅顯聞
與也車鼓爲急疾之馬也戾至爰於也鉦鐘也鉦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無敵者有人而百鉦人代鉦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潁潁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間闕亦說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振行金止○言衆飛戾天而亦集于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卷之十八

不特軍容之盛已也且有軍律之嚴焉彼急疾之衆車其飛戾天則亦集于所止而有其節矣方叔治止而征之師則其車有三千之盛師于有練習之能可謂盛矣然盛而無節不幾于亂乎我方叔之率止也其未戰也以三軍之耳目在金鼓故設鉦人以代鉦焉設鼓人以代鼓焉使各有所司于以明其進退之節也其將戰也以三軍之約束在鉦今故陳其師而鞠焉陳其旅而鞠焉使各有所戒于以申其進退之令也且顯允方叔方其合戰而進擊以出也則伐鼓以爲節而其聲潁潁然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進莫不奮其勇于潁潁之餘有鉦不鳴則進者不敢上矣及其戰罷而振旅以入也則伐鼓以爲節而其聲閑閑然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退莫不收斂于閑閑之下有鉦不鳴則退者不敢止矣夫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此師律之嚴何如哉

疏經此章言其紀律之嚴也上六句與師衆盛而進退有節下正言其進退之節與意亦至六句止以卑之急疾而飛止有節與兵之強盛而進退有節也此章試字謂練習其進退之節鉦人句是未戰時事陳師句是將戰時事潁潁句

是言戰時事間闕句是舉戰時事鉦人句欲其聽此聲以進退也陳師句欲其守此法以進退也潁潁句是使從容取勝強者不得先登弱者不得退避也閑閑句是使從容歸壁法者不敢先奔勇者不敢後殿也註中動師雖進退言然非進即爲退退即爲靜也動靜乃進退中事蓋進動也進而止則靜也退亦動也退而止則靜矣動靜固以鉦鼓爲節而鉦又所以節鉦者如進其退其也則伐鼓欲止其進退也則伐鉦蓋進以鉦行金止退亦以鉦行金止是治兵振旅各有進退之節也不可謂代鉦句是進有節振旅句是退有節也觀本文不言金而止云振旅亦以鉦行金止可見要知是方叔平日戰法如此若作與則會戰則下開名長服難說○顯允句雖輕却與他處別要將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濯濯野云濯濯潁潁和平戰而若不欲戰者不惟恐多殺以傷吾仁抑亦恐食功而失吾律也閑閑齊一退而猶若對敵者不惟恐微利而亂吾紀抑亦恐敵之乘志而躡吾後也

南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節獲醜
方叔伐潁潁潁中反振旅顯聞
賦也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嗚呼衆也焯焯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于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卷之十八

南蠻大軍容盛師律嚴固足以制勝矣然其所以收全勝之功者豈專在于此哉蓋南蠻與大邦爲仇意以方叔者矣或者不堪任將兵也豈知方叔雖元老而運籌制勝之策素熟于胸中其謀猷固其壯乎故方叔之率止是師以行也其徒衆則有執訊獲醜之勢其戎車則有嗚呼之衆焯焯之盛有如霆如雷之勢其兵威可謂盛矣且此顯允之方叔也昔嘗征伐嚴仇而皆于其之績其謀猷與之素養也今不意南征之師方叔垂老而用是以一聞其名而皆來畏服心寒于涇陽之故事屬落于焦獲之風威蓋不惟自見其力而且以屈其心矣況敵復憊而與大邦爲仇哉夫宣王南征而將帥得人如此此所以成中興之功歟

陳師此言古其詳陳勢盛皆足以原遠也蓋前至如晉言其兵壯而
兵盛下是皆盛隆而威服之功首二句只引起下文非聲其罪之意元老
尊之之詞易之師曰田有會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劉背叛田有會方叔
以元老而帥師所謂長子也壯猷不可就上章通連有傳說言方叔之謀略出
于兵家常法之外得于常人未發之先就出青荆勝上捕出他一段神壯氣直
未見方叔老成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非如少年輕俊之士徒以勇力求勝而
無涉得遠者此實則壯子為仇豈不知中國之有方叔特謂方叔老矣其謀
或少我孰知年雖老而謀則壯乎壯是審固周旋意非強壯之謂神到壯復
戰四句刻云而況其兵盛之盛云云執說復戰還自我所宰之人言方山南台
等俱作定事說然詩人于執說復戰之下而乃言茂車之眾盛又執說句接率
止說新執人說為是蓋執說復戰執人之勇上言威也茂車三句執車之眾盛
上言威也雖言其教學言其勢也亦為壯猷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
末盛要形容壯猷相語之意出米蓋利人本心却以方叔老不能將故放過度
又稱其將是以屬此非必不戰而服雖常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遠而求服
有不事主于戰之功耳夫日來長服則壯壯之戰有所必用而肆代之威
有不事主者矣○穀梁傳楚何謂之利秋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必先知
○莊子曰歷事五朝而精練國機積起兵圖而熟籌善情故曰元老軍兵宜
于勝中略略閑于素定故曰壯猷所謂師自丈人是也○古來命將多用老成
人大方叔無論矣秦王之于王剪漢宜之于趙充國隋公之于韋孝寬用之
則成不用則敗○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將獨有廉頗李牧耳上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但知趙其廉頗李牧而近失焉唐只是曉老意多觀馬伏
波城將軍時何等十分氣壯○愚讀趙充國傳觀其至都尉府日享士卒士皆
欲為用唐毅執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亮廉相敵貴日語汝母及今天子遣
趙將軍來年八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閱而死可得耶充國以持重之老臣
先計後戰故得建安邊之勳豈若少年喜事輕動勇無成算者乎○方叔一為
而為主帥之德是名以功成也再為而為南征之績是功以名致也○張皇來

威似其一時露布之書○陳永嘉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承
芑之辭續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朱豐城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
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役不紀其實則無
以見兵數之役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采芑乎哉○竹
書紀年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中及方叔小言○通詩八章總是美宣王中興復古而飲其田獵之始終也而七章
是詳田獵始終之事本章總言其事以美之各章意旨極有次第觀註了然而
語意本結在君子大成上雖東都之行重在朝會而此詩則因田獵而作則則
獵亦宜至重篇中如既攻既同既好既伏既調既駕俱見中興之後百廢俱舉
有卓然風備之意○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
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與尋常之
田矣○孔氏修車馬一三章上二句是也備器械三章建旌設虎之類是也會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壯麗麗言祖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麗麗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
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
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皆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言將往東都
也
申讀賦中政者名謂王也周室之中衰復興古之大典能起天下之微而使
之既濟天下之紛而使之興禮賴以復修人心賴以復振者在此舉也其始
終之事不有可紀者乎彼有田則有車向也田賦廢壞無完車矣今出之于丘
甸置之于冬官制皮修明而我車亦既堅緻焉有車則有馬向也馬政不修無
以馬矣今使人以掌之周人以牧之舊法振舉而我馬亦既齊一焉車容既飾
馬周服之時車馬自充于啓行之日顧此麗麗之在焉也而將安往哉周先王

以天下有事則備京可以備往取故建都于西端者帝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觀人文故設都于東洛者帝王之大慮也自王迹既遠其不特建于茲也久矣吾王乘緯度之暇而招攝聲靈望東都而相征庶周官威儀之見下今日而景朝大興復振于今茲豈窮侈心以接方內者哉

視歷此章上二句備車馬之盛下是言為之而為東都之行也我車二句要見天子中興百廢維新田賦復而與人效駟馬政修而牧人俱事非如昔日車馬之制微意既攻進作中而車馬聖教也既同差擇得指而馬旁疾也玩二既字則在明暇時已素備矣四牡句就駕車說馬以駕車充滿于僑輓之間故曰充寔天子欲往東都當布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徂東之舉所以復職典于久廢振人心于稍衰者皆在此行註中泛字將字安玩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聯合會同四假意在至下章指出行符故遂以田車為言○車攻馬同物力優矣由此推之其中車無脫輻其國人無虛旆則庶官修德其任重無損轍其致遠無遲駕則投符當也按丘甸而田穀環郊而攻駒則王賦實民所聚也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傳其車而既安比四疆而維則則匡國之狀威遠之舉也中興之氣象何如哉○朱豐城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容之盛也四牡駟馬則白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于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于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

言將往于甫田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言將往于甫田也○此章指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國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于甫田也

○田車然天子之往東都必有事于田獵是也○以言于田車則輪轅角而既安矣以言于四牡則駟駟張而孔阜矣備是車馬而果何事哉凡以行皆也使行符而不得其地或至傷民之禾稼壞民之屋廬往往不足以振困成而反以煩苦天下亦何足美乎今則東都之中有甫田之地地曠而獸多民不阻而物不害可以為狩獵之所者也故駕此車馬將往于甫田之中而復大蒐之職焉○豈無所事而勞轍跡者哉

視歷此章上二句是往往符之具下是往往符之地也尚未至東都只是將獵如此好阜不必牽上攻同爰易講或云上章既攻乘言其制之攻此既好則自既攻中擇其車以從田者皆堅好也上既同驛言其馬之生聚此孔阜則自既同中擇其齊足者皆阜大也甫草傳曰甫大也田者大蒐草以為防註曰甫田沈無曰曰下章放也以其為畜牧之地故曰甫草周語所謂數有甫草國有林池是也天子于田獵為于諸侯承地不可故曰以開曠之地供田獵而甫草正賦之所同安為天子田獵之所也爾雅作圃田十蕞之一言圃水曰蕞據鄭縣志言圃田在圃田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則放地正在圃田中耳駕言二字承上以是馬謂是平言行符分明是大蒐以收文武之舊舉以震發乎內之人心不止為區區獲禽也要記註指言將往符句○六帖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亦猶秋蒐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祭齊南觀是澤而四方之譯通稱譯如此篇中稱于首豈必是仲夏夏言行符又豈是仲冬也即下車會同有譯按當時豈是會同來來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也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之子焉往選徒既繁建旆設麾○賦也之子有司也而賦之通名也選數也建旆設麾也數車徒者其聲最響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放近祭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車徒夫至東都也田獵之事雖未即舉而田獵之備不可不先故有司之官預為于市之舉乃選車徒而其聲最響然為大經車徒之聲至于可以見師旅之聚盛而王賦復矣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可以見車徒之靜治而師律嚴矣于是建旆設麾之旗設五旂之旗以統之于以標旗于旗山之上下而再舉大蒐狩之儀焉

○視歷此章言建旆設麾乃合朝以後事此章特預為之備耳之子雖是有司而至其事者原在天子即本章可見選徒建旆本皆于前事然選徒上章建旆正以統車徒也但言選徒則選車可知選徒兼王賦復師律嚴二意田獵之後有施人以美途賦人以辭物司常掌旗虞人插旌故選之曰司其車徒之眾

羈彼四牡奕奕革金萬會周有緝

中。美天子至。止。固將以田獵也。而田獵未行。朝會之儀舉矣。斯時王坐丕極。

薛國威齊反周之齊句男采薪之邦何弗齊也莫不駕四牡而來而奏然聯格之載道布散之在達焉蓋以驚與遠駕于東都則皇靈稱盛而輟利見之

懷者莫不奔走而後先也。由是而天子之受成于上者方垂衣衽以聽政而辟

公之謂觀于下者。威戾服御以修容。在股有帶。而帶必以赤者。制也。在下有易。

而爲必以金者禮也以此時見而爲會則九圻之藩服有辨而兩階之下以次

而釋者以此殷見而爲同則五等之邦君有班而明廷之中以大而列焉殆釋

然陳列而聯屬而諸侯八百之會今日其再鼎夫孰敢越秩踰班以干一王之

惠典後

解此章上二句是來朝而在迎時事下二句是入朝聯事案依文直下承會

同上。一路相屬。曰聯。總名。謂皆有曰本。說兩旁。言和曰畔。兩間相結曰駢。屬

宋之。甲金爲飾。故謂之金。易曰。王嘉。則曰。人。皆宜。永。而。此。未。市。者。會。以。故。

宋之叔加公爲食前言之全爲王陽月日人君宏身而此亦青有會同林
 也散其亞無州未而晉道也故方又服其令嚴州未帝會同于王則帝帝亞其

也故北合河則赤節也柱中時見曰會數見曰同乃加字讀耳非若美此弱之

朝有兩起也時見者無常期有事則來朝而發命殿見者十有二年而王不繼

狩則六服皆來朝版衆也○解頤云五等各以其爵兩階皆以其班尊卑之

挾拾既飲音夾與柴同
 弓矢既調音如同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悉

連弦故亦名連伏比也調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

協也柴說文作𡵓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益多也○此章言既會

同而田獵也

事諸會同既畢田凱斯舉彼射必資于決拾也則決著于指以鉤弦拾著于臂

卷之十八

以選弦浹拾既伏而持齊矢射必懸于弓矢也則弓強而隨以矢之重弓弱而

千非一也中夏之勢故以是而齊並建長幼分齊非一人自王百篇之皆村夫

也。其不同心協力以共田畝之事而勿戕暴此所養之猶禽鳥失於也。其不同心協力以共田畝之事而勿戕暴此所養之猶禽鳥失於也。

于此各察其能。另夫之既。則肯于此。共缺其藝。一特人心之奮。何如哉。

疏釋此章方要行。上二句防行狩之具。下見其人力之齊。決著于指拾著于

殊謂左臂恰其本袖以刊弦曰恰決與恰相比曰欬弓強而得矢之重弓弱而

得矢之輕故曰調○謝堃山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方可用微有偏斜必

加矯。操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

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謂也。諸侯皆去。全弓而用。決拾含赤帝而持。矢故曰射。

夫諸侯并左右從行者皆在故曰同然只是人人協力非必比其稱也舉柴謂

幾會而積之多。以以舉之舉者收入車指。載以歸也。積多意下。重要在數字。

「認出清侯標于罕衆越市意舉柴以射而獲者言助我指天子言○慙流素

曰上意是會同入而在朝之禮也見文物藝出此章是田獵出而在野之

力射見武功奮揚氣象也總是一人屬情人心整齊之意

四言既為兩驂不倚不倚者不倚於左不倚於右不失其馳不失其馳者不馳於左不馳於右矢如破矢如破者不破於左不破於右

賦也倚倚倚不正也馳馳馳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
說過則復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馳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
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車講自其射御之善言之但見馬之在駕者一車四馬則皆貴焉不惟有足而
又齊色可以見馬之有餘矣衡外兩驂皆不倚焉固不外出亦不內入可以見
教之有素矣然使射御有未善焉猶非整肅之規也今御者以法馳驅不失乎
五御之正射者舍矢如破俱見夫巧力之全御不枉道以從射射亦無事說題
以得射御之善又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田獵之事下言射御之善也四言言不但齊足而又齊
見馬之有餘不倚言不但齊色而又中法見教之有素此只言訓習未說到御

卷之十八

天

蕭蕭馬鳴悠悠旌旆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旌旆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驚夜軍中驚之驚不
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
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得取三等自左腰而射之達于右腰為
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腰達于右腰為下殺
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射于澤宮中者取之
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候雖多而無餘者均及于眾而有注凡

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積說不驚也也不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

而頌功也

中說道復事之既畢也以馬鳴蕭蕭無復事馳驅而閑暇之氣象蓋于所聞
矣以旌旆則悠悠無復事飛揚而從容之物色溢于所見矣至于其得則未嘗
驚人眾而聲不譁事久而志不亂蓋靜治賢天初也終事不驚言其頌功
言之田獵所獲固而下殺而上殺中殺亦有之矣上殺以奉宗廟中殺以奉賓
客至于下殺則充君庖焉得十于每等之中散舍于得十之外蓋得而末嘗
盈也頌功不亦均乎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終事既畢見王威之清下是頌功均見王惠之薄也蕭蕭三
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譁總是形容整肅意蕭蕭馬鳴不煩
馳驅也悠悠旌旆不事振曳也徒御不驚只承上聲聲說來言其得則未嘗
驚人行在幽閑中自有嚴肅氣象總是果符時光景大庖不盈玩註每禽取三
十焉每得十此三等禽惟下殺君自用之上二殺雖非自奉其實亦入君庖

卷之十八

天

以清之儀只是尊等得十故不盈耳此以三殺各取其十蓋上中下殺每殺
共取三十總共九十九十之中又只各取其十上殺中殺君得之以奉宗廟符
賓之用只下殺君自用之總得三十以充大庖其餘六十及三不獻之類
則歸諸諸宮之射者所以不盈也○註而傷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逆射
之皆謂踐毛之類故不獻不成禽不獻惡其害物小也上殺者自左腰後腰而
射之達于右腰則中心死疾肉鮮澤也乾豆為脯置豆中也次殺者亦自左
腰後腰而射之達于右耳則遠心死稍遲肉微惡也下殺者自左腰外射之達
右腰死最近肉最惡也○驚言引渡青按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
變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殺下亞夫堅卧不起明之復定○行軍從
容故軍中定已俗約待人周備俱于此見之○補慶原曰蕭蕭馬鳴悠悠
旌旆見其聲息和緩終之與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
其備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取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
事也

之乎征有聞而無辭允矣君下展也大成

下二句甲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止聲言至肅也。信矣。君子也。誠哉其大威也。○此章納絃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正統全而觀之之子始而于征以往杓也遂徒甘願罔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
 也然而于征以畢將也徒御不驚罔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王師之始諸戎
 肅如此是故觀于田之一事而吾王德業之隆下自足徵者乎凡諸之陰于內
 外者必以君子當之然而休稱不易得焉今觀于征之舉止皆有度而中焉其
 其和音進退惟成而攻同形其整暇百年之間久無此穆皇之舉始與終默
 之君子執競之君子同流而比美矣謂之君子不允矣其君子乎凡諸之罔乎
 前後者必以大成當之然而偉烈殊難述也今觀于征之舉武備整弛由我王
 而厲其威人情渙散由我王而濟其志中葉之後復賂蒞張皇之略焉殆與求
 寧而親厥成樂望而告武成者重先而再造矣謂之大成不展也其大成業大
 以因循就闇之俗而以中興復古之盛若王王者莫希世之賢君也宏詩人稱
 遠之也歟

卷之十八 小雅

幸

疏解此章上二句敘其始終之脈下信其德業之盛也之子兼諸侯有司要歸重王者身上來于征就川原上兼始終說有開始而聞其音聲終而聞其音聲也無聲始而靜治終而不聲也或謂無聲二者猶所聞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此意此註更進一層君子以人品言大成以事業言茲有年而夫忘荒之私則德爲有恒成始成終而無明作之功則業爲可久宣王中興復古人皆以君子稱之以大成期之今就于田一事而始終嚴肅如此則能事可以類見蓋信乎其君子誠識其大成也君子又大成之本須謀得大成難以佩章言然宣王治兵之法其見于田者已如此詩人因信其大有成也○或云辰也大成須帶瞻望後來語氣則是頗不忘規亦是遵養末路○馮吉人曰此詩本頌美口氣但人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宣王雖能復文武之業而脫師多不保展也大成一語若深嘆息其末路之難故遲鈍而微諷之歟視其晚年不辭于敵敗績受戒車攻剛心後氣亦然蓋矣是以人主今終之難○朱豐城曰

存乎中而有與衰嫗乳之志施于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于往狩之初嚴肅于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按竹書紀年王命諸侯于東都遂降于甫。

東坡八章章四句○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吉日章全○上篇狩于東都此篇狩于西都但要見復古意○章言祭禘以備田獵之具二章言擇地以備田獵之所三章言方獵而得草下之心四章言既獵而備無下之禮重在末二章人心鼓歸上恭率左右二句又管得末章通篇俱要歸重宣王身上去

青叶反維叶反戊叶反既叶反伯叶反既叶反田叶反車叶反既叶反好叶反四叶反牡叶反孔叶反阜叶反升叶反彼叶反太叶反卓叶反從叶反其叶反羣叶反醜叶反

賦也戊附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醴泉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中馬健於是可以用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

卷之十八 小雅

三

【平】此歌言日者日獵以講武國之大事我周王會同田獵既振類運于東都而
未竟示體又橫武功于西鎬使田獵將用馬力馬祖不可不祭也故卜戊辰之
吉日而祭馬祖之神而禱之以祈車馬之善焉但見既祭而馬祖效靈以田車
則既好而甚堅以四牡則孔阜而甚健可以升彼大阜之險從其貪賦之多而
驅獵矣是未獵而飭其具如此

疏解此章是先時而修假之具也上二句預新車馬之善下是備田獵之用吉日維戊重祭騂上不重諫曰○出禮外事以明日內事以桑日田獵外事故此以戊而下以庚皆剛日也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天駟爲王馬王車駕南轅曰左駟大左服次右服次右駟孔疏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祖冬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祖神爲天官馬者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伯者長也馬祖知是長也既好孔阜承祭來得神力之助而好阜也從其事順從字與下漆祖之從從字乃從獸之從蓋追逐其後故曰從與三章註從王者從字不同歷驗

天子所欲振師問武于斯者于是悉率其左右之人或門名而號召者或州名而惡召者或執鐃而執鏡者或執鼓而執鐸者各共田獵之事于以明王刑復

疾則見其餒餒焉。低低者若已覺乎獵者之耽視而竊相奔也。以言乎行之變則見其俟俟焉。俟俟者若不知有獵人之旁瞬而徐相待也。且也。既趨而行俟

卷四

3

射而獲

三

追昔以

鴈子飛鴈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良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果反
 與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
 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周諺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
 來邇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
 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
 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美

中庭歌鴻鴈者曰人情自危而就安則慶幸並添因樂而思苦耐感慨調切我
也撫今追昔殆有不能忘情者彼鴻鴈子飛則盡其羽之有翬而未得所安
矣况我之子不幸當王室之衰亂散而于征也困劬勞于野而未得所定矣使
有室家以共患難猶或可以自慰也乃其所與俱者爰及焚箕可矜之人哀哉
此中夫失其婦者有之矣婦失其夫者有之矣維此鰥寡項尾流離各不相顧
矜不知何以聊生也彼一時也吾意其載胥及溺矣何望今日之小遇也哉
疏解此章追敘昔日而言上四句與其可哀之甚下指其可哀之人也意至
四句止鴻鴈之屬其聲哀有行役劬勞意又以南春北時使無常故以爲流離
之典或謂鴻鴈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此以所避典也危就安不
止云轉徙無定也之子止須臾王政之失吾之子不止自謂于征即說離在途
況和依傍思慕采芣爲食之事劬勞親于征上見如草行露宿之意於人仰勞
勞者無辜即可矜之人鰥寡可矜仰其劬勞于野者也故註只以一意解之鰥
寡不但老而無夫妻者凡室家相聚而不顧者皆是若散之四方舉目無親此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鴈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七

勢其究也。永享安宅之樂而輯宇底定者。恒于斯矣。此一特也。因可以室室有
 慶者。享復既日之可哀也哉。
 疏解此章。據今日而言。上四句。興已治室之勢。下是獲安居之休也。興意亦至
 固。何止鴻臚居渚。民懷故土性也。故以集澤況還定焉。于垣二句中。看本宜王
 安集來。註言得其所止。是對上離散而言。不即是居室之安。築宮是法。民自築
 之也。古人築室。以墻垣爲先。百堵言築之多。非一家也。百堵皆作。宛然見閭閻
 中興。民生再聚光景。註一文爲板。謂累五板凡一丈。以高言也。然五板而爲墻
 以橫言也。孔疏五板爲墻。謂累爲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墻。長又
 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此勸勞與前不同。前是流移不息。勞苦于道途。此是結
 搆不違。勞苦于造作也。其究安宅。自日後之安定而言。註終字應今字。看言今
 勞終還。非對上章始時言也。究者慶詞也。已安集而曰究者。時尚有板築之勞。
 故惟安宅。則離家並得完聚也。焰前矜人看離則字。與其究字相呼應。不一狀
 者。不永處。不暫留者。不永享。此時不得聚處托處。而室家胥慶已非復向日之

可哀雖勞而可忘其勞矣要觀出苦樂相形意○殷紂曹氏曰鴻鴈之遊道不能極木故易以鴻漸木木為失所不安之象○紂既得曹氏曰鴻鴈之遊道其○前章悲中寓喜此章喜不悲蓋人情當離家去因悲難離中而欲自得其情而不可得者及事後迴思不禁聲淚俱流矣○正杜詩所謂喜心翻悲極咽咽沾巾也○朱豐城曰惠解縣家文王之所以興也○晉以富人哀此哀獨幽王之所以亡也及於人哀此哀哀王之所以中興也○大野孤獨乃天民之望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欲以離家孤獨始誠使解縣家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王之勞亦遠定安集其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此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知我出于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歡多出于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卷之十

卷之十人

三

此章我當流離之後而得此安定之休則不啻不作歌以自鳴矣○彼鴻鴈于飛哀鳴嗷嗷蓋幸其中澤之樂而追念其前澤之動也○我之念劬勞以作歌者何異是夫我之歌固以道其悲懷感憤之意○苟無知我者則我勞其誰問焉然雖彼哲者之人求明通之見而深達乎理亂之原知我之歌出于勞苦謂我安不思危樂不忌憂而然也○彼愚者之人其聰明不足以察民隱其智慮不足以慮民難乃謂我為閒暇而宣驕耳○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如此然則我之情雖不幸不見察于愚人不猶幸有哲人之知我哉○夫于感憤之中而有慶幸之情流民之言如此可以見宣王安定之功矣○其中興也○洵有由哉○疏解此章總承上二章來以明作歌之由也○上二句哲已之作歌其情切下嘆人之聞歌者其情殊也○哀鳴二字極重承劬勞于野來鴻鴈之哀鳴蓋幸中澤之樂而追念前澤之動也○此已之作歌蓋幸安宅之究而追念于野之勞也○六帖鴻鴈聲哀故以為此劬勞已往似不須作此歌而追想感憤自有不容隱隱者所謂動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也○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如我曹氏

何則彼重不知一遷此則深感哲人言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知哲人之知我得乎此四句下平重哲人上

愚人二句與嘆于不知已者正感思于知已者耳○說通哲人將指宣王恐人是相形語不必追論屬王一說哲人愚人不就就君說只是人心不同智愚相

越故有見諫不見諫之意按為得古劬勞或謂兼離散與築室言而通解則云此劬勞只與于征之劬勞相應二章華曰劬勞終是幸喜之意此說得之宣驕

指二章說來○此章作詩所以告哀也○朱豐城曰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女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

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爲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葉臺山曰凡一也得其所則歌鴻鴈不得其所則

呼黃鳥為人上者可以省矣○附錄魏風○哲人二句言憂仁文及文評以資觀

覽○國歌知惟計必歸之哲人焉夫作歌所以告哀也惟哲人則以劬勞相恤

故民困頓有哲人哉○鴻鴈三章曰凡人身之受病不深則口之宣言不誠雖有

地居居隱者亦若為弗聞而置之矣○若乃憂患難思後為哀音恐亂使卑歌意

可謂難亦為作此歌也使非能盡此隱情又焉貴聞此言也然而能察者正

求數數然矣○鴻鴈哀鳴我人之歌類是此亦不過自述其傷非有隱深難知之

義何以聞言知惟若不可無隱諸寡慈之人此又不過自陳其痛非有幽遠

難察之情而何以察咏與懷若不可徧求諸渾談之類然則謂我劬勞者果何

人哉惟此哲人而已此哲人也使生千流離未至之前則我之劬勞亦可以無

事何不幸而僅使哲人聞我歌也然何幸而猶使哲人聞我歌也哲人曰此非

好音也如怨如慕不知幾經勞瘁而不察已千言也則謂我流離之可憫者有

然此哲人也使起于播遷未終之日則我之劬勞竟可以勿言何不幸而使

有歌使聞之于哲人也然何幸而使我之有歌尚聞之于哲人也哲人曰此非和

聲也如泣如訴不知幾聞辛艱而不能報諸口也則謂我播遷之宜恤者有然

然則是劬勞也謂獨哲人宜恤我乎非也明明有此哀怨之辭號呼而望我而

應哲人則多方以救之此劬勞于野者轉而劬勞于里也迄今想其詞義之

氣也。將晨近曉也。燭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燭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於則。

也。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盡則起而視之。得毋非復未艾未艾而夜何最時乎。不觀庭燈之設于朝者。燭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燈其有燭矣。凡百君子。聞與術以有來者。吾從而觀其於則物采其可雜。夫夫燈而有燭也。而可觀也。茲果何時乎。又惡敢曰是猶未艾也。而可以照。逸乎哉。夫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鈞政如此。則其中典王。亦有由矣。

疏解上二章未艾未艾是詰問之語。此章鄉晨是曉度之詞。庭燈有燭。則天將明。則火不能為光。但燭然則氣之上瞻耳。燭是庭燈之明。先是天明之光。故曰相雜。形容將曉景象宛然。於是諸侯車上所建者。燭色猶言看見物一般。蓋天明而可以辨色。故觀其於則不必以為辨。燭色亦不作辨天色。蓋凡色皆可辨也。若將視朝。群臣別已始入此。雖于時為近。然猶非正視朝之時。只是不安于。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也。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盡則起而視之。得毋非復未艾未艾而夜何最時乎。不觀庭燈之設于朝者。燭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燈其有燭矣。凡百君子。聞與術以有來者。吾從而觀其於則物采其可雜。夫夫燈而有燭也。而可觀也。茲果何時乎。又惡敢曰是猶未艾也。而可以照。逸乎哉。夫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鈞政如此。則其中典王。亦有由矣。

也。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盡則起而視之。得毋非復未艾未艾而夜何最時乎。不觀庭燈之設于朝者。燭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燈其有燭矣。凡百君子。聞與術以有來者。吾從而觀其於則物采其可雜。夫夫燈而有燭也。而可觀也。茲果何時乎。又惡敢曰是猶未艾也。而可以照。逸乎哉。夫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鈞政如此。則其中典王。亦有由矣。

也。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盡則起而視之。得毋非復未艾未艾而夜何最時乎。不觀庭燈之設于朝者。燭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燈其有燭矣。凡百君子。聞與術以有來者。吾從而觀其於則物采其可雜。夫夫燈而有燭也。而可觀也。茲果何時乎。又惡敢曰是猶未艾也。而可以照。逸乎哉。夫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鈞政如此。則其中典王。亦有由矣。

也。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盡則起而視之。得毋非復未艾未艾而夜何最時乎。不觀庭燈之設于朝者。燭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燈其有燭矣。凡百君子。聞與術以有來者。吾從而觀其於則物采其可雜。夫夫燈而有燭也。而可觀也。茲果何時乎。又惡敢曰是猶未艾也。而可以照。逸乎哉。夫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鈞政如此。則其中典王。亦有由矣。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也。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盡則起而視之。得毋非復未艾未艾而夜何最時乎。不觀庭燈之設于朝者。燭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燈其有燭矣。凡百君子。聞與術以有來者。吾從而觀其於則物采其可雜。夫夫燈而有燭也。而可觀也。茲果何時乎。又惡敢曰是猶未艾也。而可以照。逸乎哉。夫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鈞政如此。則其中典王。亦有由矣。

說解此章與意至末以本猶有所向鳥猶有所止與人獨無所憂蓋反與也。亂者既有煩與陷人于罪便是親如兄弟遠如邦人近如諸友皆相安于諍口。攻摘之中而無肯念亂者若安危利害者然也念有恐懼修省意非徒然念之而已誰無父母正見當念亂之意父母人之至親故獨舉以示人不可不憂也。但云誰無父母語未及乎而意自殊然○謝疊山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從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隱隱舍下敬字說○顧麟士曰此下二章皆兩事與一事然是四

聖

參閱前句。此與南山有臺體例略同。位被以兩事與兩事，較整耳兩事與兩事，整則止兩事與一事，層復不已之詞，所以漸致其決也。

涯彼流水其流湯湯音湯彼飛音飛載飛載揚音揚念彼不蹟音蹟載起載行音行心之憂
 矣不可強忘

興也。湯湯，波浪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驚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停處也。弭止也。水盛羣揚，以興變亂之不能忘也。

申辯去衆人固莫肯念恥矣若我則何如哉污彼流水則其流湯湯方盛而未
殺矣欲彼飛車則其飛揚揚方疾而不止矣我也念彼不循理之人以是爲非

以非爲是而據爲亂階不遑寧處則截起而不安于寢執行而不安于止而此心之憂殆與日俱積不可得而彈忘矣蓋亂則憂及父母矣容以無憂也哉何

獨我兄弟邦人諸友之無是心也。
疏麻直堂與意亦至未以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與愛方深而未息。此

則正典也不蹟卽下章說言之人遠理拂義無故而致人于罪皆無罪而人

彼飛隼從中墜以之詎辱莫之懲我友敬矣諷言其與

與也。事從諂傳惡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詭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己也。

所止矣。何民之說言繁興交構爲亂。乃無有懲而止之者乎。夫說言興矣。而在

上者所冀之德則所以致天下之配者方盛而未已也凡我之兄弟諸友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乎誠能敬以自牧而所以持已接人者皆以敬而不忘焉則

五

平其身可免于禍而無貽父母之憂矣大始憂于人而卒反于己若詩人者其

說解此章上四句與說言之不能止下言止謔之有道也與意至四句止準不月縱人乃縱謔以人不如物起興亦反興也託言總是不循道而務爲亂者卽

上所謂不讀者是訛言如秋風之來不知何自而來何自而止蓋凡之微也寧莫之念元峰南台主上之人莫能辨別曉言而止之說嶧山依方山作兄弟

人諸友不肯念亂以止譏說還作在上之人爲是我友兼兄弟那人云疏義云我友必指在位者蓋邦人諸友中之一人也敬是戰兢乾臨渾履薄意敬字

樞澤此念亂之遠也不止爲一身須于世道上說得關係語曰禦寒莫如重裘止饑莫如自修視賸言動一循乎理待人接物不拂乎情一切示以敬謹吾不

與人以隙人雖欲護而無因言外見夫人不能止護者蓋由不敬也窮其說本平歸到自己身上去。自我視使曰訛言。自彼說我曰謬言其與與不與判亦不

金樞其不謀也。弟盡其在我而已。彼而讓止幸也。讓而不敵。自修之理。謂何。事
難期功。正是其念。正是不忌父母處。止讓便是止亂。不必推言。讓言不與則亂。
可也。也。莊子。人字。指說人生。亂者言。或作兄弟。邦人。說非也。卒反乎。
已字。就諸友兄弟各人身上說。非獨指自己也。○顧麟士云。按詩。世學未竟
之首。有汙彼流水。東流于海。二句。注云。流。東流。趨走之貌。東海曰海。必是附會。
○考若人口。首章說。念亂。而次章言。要末章又言。收。則念與要之。並事也。詩
人立言有序。如此。

河水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詩。河水三章。此詩乃人臣格心之論。當就君心上說。托諷之首。皆在言外。欲王
深恩而自得之。誠明好惡四件。平看。誠明。好惡。情。只就詩詞敷衍。正意
總貼在末方。得詩人諷諫不露之意。究之。誠明好惡等字。目。亦傳註以已意貼
出。詩人原無此語。求可以括其旨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鶴鳴一詩。可
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二章一意。而次章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不卷之十八 小雅 鶴鳴九章聲聞于野魚潛在于淵或在于潛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葉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此也。鶴鳴。名長頸。身高。脚直。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泉澤中水
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輪。深遠也。據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
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
潛于淵。而或在于潛。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葉。言愛當知其惡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愴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事。詩。歌。鶴鳴者。若謂明哲之主。每不廢觀省之助。則一觸類。問。皆吾之藥石。偶
見。主知夫。鶴鳴之鳴也。在于九皋。立乎聞其聲者。或寡矣。乃僕而已。聞于
野。則思天下之無聞者。除是無聲已爾。但屬有聲。而能掩其形者。終不能掩。
此。雖有如此。轉矣。王又知夫。魚潛之潛也。業在于淵。友乎。安其身者。有常矣。
於。後。則或在于潛。因思天下之可定者。必其非魚已爾。但謂之魚。而莫測其

他。者。終其能測其所在。有如此。魚矣。王又知夫。植平。園之可樂。以其樹檀也。乃
其下。則惟葉。焉。有愛檀。而忘其爲葉。是。以。悅。蓋。也。吾。思。其。惡。之。不。可。今。相。掩
也。非。獨。檀。之。與。葉。爲。然。也。而。檀。之。與。葉。已。然。王。又。知。夫。石。之。在。山。一。似。無
用。也。乃。其。質。可。爲。錯。焉。荷。樹。石。而。忘。其。爲。錯。是。錯。無。所。需。也。吾。思。精。粗。之。不。可
今。偏。廢。也。非。獨。石。之。在。山。爲。然。也。而。石。之。在。山。已。然。凡。此。皆。不。可。不。知。者。也。
○疏。解。鶴。鳴。二。句。兼。善。惡。有。隱。顯。微。著。意。比。言。暗。室。屋。漏。之。中。一。舉。動。一。念。慮。自
不。能。不。顯。誠。中。形。外。非。可。飾。飾。爲。也。魚。潛。二。句。以。魚。無。定。在。此。理。之。終。通。事。機。之
來。莫。定。防。之。于。此。又。見。于。彼。見。天下。因。家。之。事。經。權。常。變。自。當。因。革。相。益。千。變
萬。化。不。可。執。一。求。也。此。以。魚。在。于。淵。復。入。于。潛。說。樂。後。三。句。謂。園。檀。人。所。樂。觀
而。有。擇。落。之。可。厭。比。左右。親。信。之。臣。有。貽。藏。之。奸。阿。諛。各。悅。難。者。可。與。狎。昵。寔
則。敗。亡。家。有。不。好。處。勿。因。一。時。可。愛。而。不。知。其。惡。也。諷。君。之。無。作。好。見。可。好
而。有。可。惡。者。存。他。山。之。石。人。所。畏。避。而。可。以。爲。錯。此。骨。鯁。剛。直。之。人。雖。若。可。憎
而。疏。遠。之。意。尼。爲。砥。礪。行。之。資。勿。因。一。時。可。憎。而。不。知。其。善。也。諷。君。之。無。作

不卷之十八 小雅 鶴鳴九章聲聞于野魚潛在于淵或在于潛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葉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不。宜。矣。○淮南子曰。鶴知將旦。鳴。知。夜。半。其。鳴。高。亮。○曰。或。在。曰。魚。在。在。字。對
潛。字。潛。在。字。有。昭。昭。浮。露。意。不。對。在。潛。在。字。隱。而。顯。後。自。顯。而。微。好。惡
對。情。就。若。子。小。人。言。蓋。親。小。人。而。遠。君。子。正。人。主。之。大。病。也。玩。園。字。有。近。習。意
見。檀。何。幸。而。在。園。他。山。字。有。疎。遠。意。見。石。何。不。幸。而。在。他。山。上。誠。緊。下。維。葉。檀
葉。被。愛。而。不。敢。恃。恐。有。時。而。疎。也。誠。緊。千。爲。錯。石。雖。榮。惡。而。不。敢。恐。知。有。時。而
棄。也。錯。字。反。言。砥。礪。之。用。亦。不。必。專。就。玉。言。有。得。下。章。○首。二。句。要。急。次。二。句
要。清。下。四。句。要。反。四。者。皆。舉。此。以。爲。例。○講。意。通。篇。既。是。托。喻。正。意。只。可。微。向
以。已。意。說。出。若。以。註。語。分。貼。每。段。之。下。則。非。詩。人。本。旨。
鶴鳴九章聲聞于野魚潛在于淵或在于潛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葉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且又不特此也。王而既知。

野野之上卽有天窗其間野焉鶴之聲遠矣及其聞天焉鶴之聲又遠矣曰遠
則曰著其矣夫物之無區聲也抑王而既知魚也將謂魚之潛終繫于淵而非
也淵之役焉清渚之後復爲淵當其在清焉淵之魚往矣及其潛淵焉渚之魚
往矣適往則適遇其矣夫物之無恒情也抑王而既知鰌也鰌之出鰌則有鰌
矣然而得之餘更有甚于鰌者假令有鰌于此辨其下之雜鰌也未辨其下之
雜鰌則鰌之附于鰌者將競逐矣而可不審乎哉抑王而既知石也石之爲鰌
柴可棄矣然而石之用更有極其精者假令有石于此識其材之可爲鰌也未
識其材之可攻玉則玉之老于璞者將不知矣而可不察乎哉是則喻之以鰌
庸者欲王試明之兩還也喻之以植石者欲王好惡之皆公也若人者能卽是
而引伸之天下無遺理矣

大卷之六

聖賢傳矣。不寧在渚。而且潛淵。則其幾益開矣。不寧有障。而殺亦有之。見底。底定。益深也。不寧為錯。而王亦可攻。見全美之益大也。今要就本文描寫。○朱傳。數百惡木。植不言。笑材。自有妙解。孫只是敗葉。還是自己點漆。若殺則有此。隱意在。攻王。青山林散澤之人。皆王之利器。○聽鶴鳴。而可以知幾矣。察淵魚。而可以觀變矣。樂樹植。當思植之下。勿物也。惜山石。當思石之用。何害也。君子見造于天。淵開。而知天下多鳴。阜之。歸淵。淵之魚也。君子論情于木石間。而知德之不可以忘。殺玉之不可以棄。石也。○傅錄。解頤曰。知誠不可捨。則知念慮方明。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誠身之功亟也。知理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明善之功亟也。知愛當知惡。知罰當知善。則知愛服。惡不可成。偏哀。於放情。不可自恣。應接之間。去其私欲之蔽尤為急也。○馮吉人曰。詩柄從陳善納。說來歸到引伸觸類。分明是用諷諫之法。以聖喻其君者耳。故結句用天下之理。其底幾乎。註義的確。○昔人論善道。建其

淵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孔子亦曰吾其從諷諫乎若鶴鳴之詩如此義矣○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駁之九二曰遇主于巷進退之道當然也

鵲鳴詩人虞翻曲谷得易道矣○此如易之取象非譬喻也○輔處淵曰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爲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至于正事而正言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曹廬陵曰天下之理散于萬事若能反于身而求之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

鵲鳴而長之未有不爲吾之益者也鵲鳴所以喻誠身魚浴所以喻明理檣櫓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朱子曰鵲鳴做得巧合蓄意思全不發露○附錄他山之石二句孫元亨文并文評以資觀覽○

進欲石之爲用念知美之可無棄矣夫石似可棄也而有攻玉之榮則不可棄也不進散而愈信耶諷王意曰凡物當損棄之後而欲曲諒其有可用之良已不可必矣至欲深原其可用之良更有進此者焉愈不可必矣和知天下宏者可棄之物固有美之無可棄者且有大美之無可棄者即奈何不反復以求其所用也乎如石之可以爲錯也固有然矣雖然使石之所長而僅能

卷之十八

鑄之爲用也石之美賤矣石之美猶未盡觀也何也謂其鑄之外石之川澤
窮也抑使石之爲用而止惟是爲鑄之可供也石之能未可棄矣石之能猶似
有可棄也何也謂其爲鑄之餘石之效已盡矣而詎知不然也不見他山之石
又足以攻玉乎玉乘溫潤之姿方其見乎山川天下已知其貴美非常矣然玉
之爲玉僅以其爲瑱而肯乎抑以其不止于瑱而加以磨砭之爲月乎有他山
之石焉專而攻之夫而後玉之爲美始出也則玉何能獨大石也玉含貞聚之
性卽其未登朝廟天下共欽其事賢不凡矣然玉之爲玉徒以其未成器而寶
乎抑以其器之可成而治以雕琢之爲寶乎有他山之石焉精而攻之夫而後
玉之爲寶始全也則石何能已于攻也此一攻也正石效能于玉之一時也攻
他石而論者見攻其瑜而尤論者見石固以能攻而大有造乎玉也而苟以其
質之粗而却之也則何不取其可以攻者而澤韞之也哉此一攻也正玉倍
于石之七會也攻其角而精者出攻其精而致精者出玉又以見攻而極離
大石也而如其質之屬而忽之也則何不就其可以攻者而重念之也哉乃

知天下之笑者無遠矣。必治之而後笑。不特玉之。笑于石者。石之笑于玉者。而已。無不然也。天下之惡者。無遠矣。有月之。即不終于惡。不特石之。笑于玉者。為然。乃石之。攻于玉者。而玉之。笑于石者。亦無不然也。王其知之哉。○虎王。戰為鈴。夏深一層。帶上章。和形而出。却移置上章。不得。華鋒。犀利。銳不可當。影切正意。不事十分挑逗。而迴神。隱隱可思。如虎頭。傳神。類上三。垂。相。相。欲活。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四章二百五十九句。○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卷之十八

上元陳元明書

上元陳元明書

詩經卷之十九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掌全有。○通詩。重久役。上有二章。言役已之非。○禁兵遠戍。獨子從軍。初或辭以爲一時權宜之計。而竟久于役。此所以怨也。

祈父。祈于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詩曰。圻父。薄違是也。于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子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中。陳家祈父者曰。輪人臣之事君。凡役使皆吾分也。要之有常事焉。倘失其常。則不能不生一怨心矣。嗟爾祈父。職掌封圻之兵。固宜知予之所事矣。予乃天

詩經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于六軍之士。爪牙之兵也。則藩衛王室。而馳驅于疆場之前。吾之事也。胡爲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久役于外。而無所止居乎。以王之爪牙。而使之無所止居。爾祈父不得辭其責矣。

○疏解。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尚書酒誥文。矧若囁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宗父定。降。然傳。況爾之。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追遠。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宗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馬。主封圻。農父。牧官司。從主農。宗父。事官司。空主。地居長。謂之。父者。尊之也。其解。卷同。且因此。即知。謂司馬。圻父。古有此名。亦非杜撰也。于王之爪牙。句。重看。蓋曰。爪牙。則不當遠從役也。○孔疏。六軍之士。出自六卿。小司徒職曰。乃領此法。千六卿之大夫。使各營其鄉之衆。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王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因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

也顧士按三禮解詰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劉上玉按爪牙不在六軍之內則註于六軍之士也句當略而以下或曰司右虎賁之屬爲正轉也轉子憂恤卽久役在外之意轉字最可味是憂亂成規也廣所止者禁兵本以衛衛王室當止居禁衛之下今乃遠從征役則無所止居不能自安矣○孔氏曰爲爪牙獸用牙以防衛

祈父王之爪士胡轉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車蓋亦謂祈父官格司馬之尊因空知予之所職矣予乃天子六軍之士爪牙之兵也則屏蔽王室而奔走于畿服之下吾之分也胡爲乎轉予于憂恤之地使我久役于外而無所底止乎以王之爪士而使之無所底止祈父不能道其過矣

疏經曰靡所底止猶言無有窮已也遠役而久不息則亦無有窮已矣

祈父不聰胡轉于恤有母之尸饔

詩經集傳

卷之十九

二

賦也豆饔尸主也養饔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趙句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兄弟者皆遺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役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謂之汝獨不聞乎乃駢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車蓋夫勞吾之身不遑恤也獨不念吾之親乎咨爾祈父成法勿明以矣爾不聰也夫親老而無兄弟者免役此先王之成法也爾胡爲乎轉予于憂恤之地而使六軍之中有母在者反使母主饔飧之事乎夫身爲王事吾誠不遑恤也然既有成憲明天子且示人以孝而我獨不能照母以安而貽母以苦伊維○合哉祈父之不聰其矣夫久役乃王者之事非祈父之所得也詩人不責王而斥祈父可以見忠厚之至矣王者聞之能不惕然乎哉

疏經此章上句責其昧于成法下是怨其勞乎親也不聰以不聞成法言此句下須補云使其聞之則我有親之當養無兄弟之可恃也尸饔內要點祈父出

之負不聰意相應義乃薪水所成故註云不免薪水之勞曰有母則不惟爲子

且未有室家軍中未必皆獨子然甚而母之尸饔者亦有之有字疑活或云此

又在上文內指出來說如云便是用王之爪牙亦當有所分祈如何使我孤子

亦轉于恤乎此亦有意○不暇斥王而責司馬猶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也○宣

王料民太原民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壬戌太原

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徐戎徐戎王師收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收績于

姜氏之戎四十二年王征申戎破之是詩而果宣王詩也則轉于恤當指此

四役之役也○輔慶源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于憂恤之地使

我無所止若如此則是不體其上之德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

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字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戒其上之

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天下之情則下不忌其死勾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

之道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朱豐城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

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

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

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

使司馬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于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

事而三失其焉其刺之也宜哉○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南

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役乃

驅之從戎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

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宣

王之詞曰自我宣王厲宜兩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

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入考之

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章放此

白駒章全旨○此詩作于賢者方去之時首三章是欲去而留之切末章是必去

而望之決制分之首二章是設爲留之之謀三章示以留之之意末章因其不可留而與其音問之不絕也明知其不可留而爲此宛轉悲歌以動之思字心字正爲此輩心如鐵石而感以關情之語如此文字疊疊相承說去說來情重情重

在去字則四章俱是一時事不可把欲去既去分作兩時看玩繫維公侯金玉等字無非托言要說得活此時還是王者留賢若作在下位留之則兩公兩侯便說不去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四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繫維其足維繫其軛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輪於井中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五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繫維其足維繫其軛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輪於井中也

苦愈甚而思則愈親矣末見使黃鳥而盡利吾所有我歸將安所羅子蓋不得

疏解此章言其失所始也。以居字貫行其野者。從本國至他國。而經行于野也。

辰隱木以自蔽見其無所居婚姻之故見其以親望彼也言其兩將其以始之也不我言則不能以居始之矣此詩字以居言復我句是爲自諱之辭因其不我居而始于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結昏姻之誤言就雨宿而不我言言歸思復

賦也蓬生蘋藻也今人謂之平蓬菜

中傳我行其野至于采蓬菜以爲食其貧甚矣然貧困之極必思其親近之情也于是念婚姻之故而就雨宿其必以親相念以貧相恤而我言也今既不我言則貧莫之收自吾仰賴之初心矣故必言歸思復以親莫之予蓬菜此章言其失所食也以食字言采苦以爲食見其無所食言就雨宿望其有以食之也只是一托宿而已此就雨宿又不同不我言則不能推食食之矣此言字以食言末句則不我食而決于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賦也蓬生蘋藻也特匹也○言商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後之富

卷之十九 小雅

十

而服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于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中傳夫我之貧亦祗于爾而爾獨置之漠然豈誠無故哉夫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此我之窮迫時也從而望教于爾正以婚姻之禮良非一日而爾當爲我一勸念也今爾不思舊姻而望昔日之好求爾新匹惟獨乎今日之親當此時也人皆謂爾爲重婚之富而欲我之貧故我則淡說爾之非然也不過以彼之新異于我之故耳夫棄貧就富世態之薄爾則無是也然爾常喜新人情之常爾亦不免爾之矣不亦淡可慨哉夫富流離困苦之時乃能義以處已厚以待人詩可以怨矣

說解此章上四句言已不見恤于人下是婉轉以責之不思四句俱是責詞但上二句是斥其事末二句方是原其情以責之也不思即不我言意與求字相轉相反求我新特我字當作彼字看特是婚姻中之特出者故曰異末二語似爲薄首開一生路然詞意則刻成不以富反語也薄責之以新故正是本語勢利非直諫爲新故而不爲貧也成不句如云不得得地薄亦既句如

云或者見不得世情其實是其其厭食耳蓋雖貧而厭食之薄也其失大體故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故不責彼而責此乃詩人出厚之道也○蓬菜惡曰蓬原雨之心誠不以彼之貧我之貧而謂貧者之可輕亦我之貧之可輕而謂貧者之可略耳使新在我則雖富不彼若安知不以我彼者而移之以求我之新乎使舊在彼則雖貧不我若安知不以棄我者而移之以棄彼之舊乎不厚責以輕貧重富但薄責以棄舊憐新所謂怨而不怒此足見立言善矣○飽五汝曰富流離困苦之時而不見憫恤使常人處此不卑屈則將苦痛無所不至矣而始因其不富也但曰復我邦家而已未嘗卑身以處未終也原其心但曰亦祗以異而已未嘗淺薄而蓄怨憎玩此詩足見溫柔敦厚之旨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

又華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爲其

卷之十九 小雅

十

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親相敬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率不率不姻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利之民乎

新千章全旨○通詩選要見宣王中興廢造氣象宜以築室爲主首章是概言築室之美而顯其兄弟之和下是詳言築室之美而顯其男女之賢且淑也全篇大書已括在首章內二章至五章皆言宮室之美以終斯千四句之意六章至末章皆是頌禱之詞以終兄及弟矣三句之意凡人築室蓋將聚族于斯故兄弟之善以已然者觀之男女之祥已未然者觀之大意重似續祖妣上應天之祭公爲似續許而兄弟相好生男以繼有室所以似續于不替也但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造之邦多遺孽于子孫則此二者實人君其大之福故以是頌禱之通詩斯千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然皆稱頌之詞○呂監田曰一章顯其保兄弟于斯二章顯其繼祖妣于斯三章四章五章顯其安身體于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顯其傳子孫于斯也

秩秩斯下詩經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詩經南山矣兄及弟矣式相詩經南山好詩經南山矣無相猶詩經南山矣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于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夜養生而閑也猶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燕之因歌其事此室陳水而南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莖其上之香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詞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報故恩不能將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安施者無報其不相報而厚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其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必然然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重讀賦秩秩斯下者曰王者之作室也貴有以壯天下之觀尤貴有以敏天下之福若吾王今日是已蓋帝王之於子孫億萬載之鴻基在焉是故形勝欲其善也制度欲其工也斯稱全美哉今自其形勝言之但見斯于則繞乎其側也其波無已成登帶之形漸水盤旋永據上游之勝何秩秩也南山則繞乎其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十三

前也其經緯既西通于梁岷重嶺逶迤復南接于荆關何幽幽也表裏河山以壯天室而居重御輕之勢得矣自其制度言之負重之處不可以不固今俯而察其下土既剛燥而木石修焉比比然如竹之莖而有不可搖之勢也廣峻之居常處于不容今仰而望其上中既隆起而左右翼焉亭亭然如松之茂而無示疎之虞也上下宰密以昭萬全而革故鼎新之象成矣夫以官室之美如此使居室不和亦何以稱其美哉吾知自今以後凡兄弟之居是室者兄弟好乎兄弟克篤友于之情而猶忌焉之不作弟好乎兄克順同心之愛而嫌隙焉之不生則慶倫敘而治道成矣諸正而藩籬固水若增而勝也山若增而高也安居之慶亦若與竹苞松茂而無極矣居室之美孰有大于此者哉

疏解此章總敘其事以落之也上四句言形勝制度之美是已然事下三句言居室兄弟之和是末然事水即豐水南山錦京之陽皆形勢之在前者斯于近而峻接故陳之秩秩南山道而朝拱故望之幽幽皆從室中見得須在襟帶明堂拱揖帝居上講方切瞻水面山意瞻水面山亦重在築室之美上竹苞松茂下

而根基之堅則指土木基址之類松茂喻上面結構之牢密指棟梁榑桷覆簷簷簷之類此意須先講在如字上以上四句要含似續意兄弟要說得連不止今日瞻舍後而本宗支庶室家君王言式相好二句一正一反之詞勿相對說亦勿涉戒意方是頌禱好者為友于同心之愛也無相猶只不知計較之詞此須其居室之後常如此不特今日然也三句俱要根居室意發之陳大樽文云雍州之水所從來者高而黃河小而湮渭使治之無序則必泛決原田矣而今也派清而流順如帶帶焉終南之區所包絡者遠而通荆關而接梁岷使依之太近則且備敵京邑矣而今也望遠而阻濶若障塞焉此二比描寫秩秩幽南四字最妙

積石言賦文下成室言大夫登焉張老曰美哉斯美哉矣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父子曰武也習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原也北面冀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似從此詩得來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十三

似續此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臥也爰於也再讀然吾王之所以作室者其意何居哉蓋官室創自祖妣而地壤不修非所以共永宗廟意也于是作而新之以似續乎妣祖焉但見其築室也墁垣周于外而百堵之廣且多戶牖列于內則西與南之各有向蓋有以振一代之洪基而建無窮之偉績矣又焉有不宣者哉于是而居向雖出治而所以振外王之業者在于斯也于是而處向雖宴息而所以養內聖之德者在于斯也于是而笑而衍氣以宣和者在于斯于是而語而講德而論治者在于斯也續丕業于先世煥百世于維新豈徒為是侈大者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繼先以成室下言隨事而皆適也似續句是推作室之由興作非因家細事惟祖宗舊業幾廢復求欲盡我室構之責有必不得已者非若後世勢民動眾者比也總要見宮室圯壞似續而新之意此句直看築室二字須提起百堵對西南句有墁垣四周曰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之矣此見

原察之功廣古公作時百堵皆與此亦百堵不欲過侈故曰似續祖也西南其
戶句見向背之制也室在千東者則從而西其戶室在千北者則從而南其
尸東西南則該東北矣不可謂西南為與室通明而尸屬之也居以朝廷言兼
已而面以臨天下之治也處以宮室言利用安身以備宵旰之勞也笑以和性
情天顏有喜協氣志以齊慶也語以論政事王言通發策舉思以為明也居處
笑語誠王者身上言要形容大氣象居處似祖廟之上下降降笑語似祖廟之
泮泮優游此章察室便舉起下垣堵宮室基處笑語便舉起下攸字攸字攸
率然亦不必太深此下四章皆是敘其事而美之勿作須知看

約之閣閣林之臺臺風雨攸除風風攸去君子攸字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棟梁也臺臺科舉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翼
之告言其上下四旁皆外密也幸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承投土以築之也臺臺然特登之相應蓋上棟下宇將以蔽風雨也為寫為燕
承投土以築之也臺臺然特登之相應蓋上棟下宇將以蔽風雨也為寫為燕

詩經集傳卷之十九

所以顯其風也今則上下四旁極其牢密以風雨則攸除何護者予天而不能
為之災也以鳥翼則攸去廓清者予物而不能為之害也豈非善全無患萬世
帝王之業也乎而君子之于是室也若重御輕巍然至尊之真殿宅中圖大卓
然大觀之在上蓋但審曲而方而已知王者之大又何必升堂入室而後見天
子之尊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築室之圖下言室為尊大之居也承上文築室百堵說來
古人治室必以牆垣為先此言築垣就是築室故下遂承言君子居之也牆
垣即下二章堂室之垣垣間板相承以所見言築室科舉相應以所聞言風
雨二句言垣之牢密即是言室之牢密也註上下四旁以通言為是勿以
上下貼風雨四旁貼鳥翼風雨除鳥翼去有天清地寧飛潛各得氣象攸字
不就牆垣形勢言謂居是室者有宅中圖大之規模耳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
子大一統故曰大注以為尊且大要玩以為二字不就室上說尊大也此以
下由外而內由牆垣而室室大第當然也

如鼓斯應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字

賦也鼓斯立也翼也棘也矢行機則枉急則直也革鳥翼也翬雉也升也言
其大勢駁正如人之棟立而其基翼也其康腰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
宇峻起如鳥之翬而革也其翬阿華采而軒翬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室
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取諸凝淵也棟角四垂不可不有直方之概乎若今之經營而茂建者其整飭
為何如耶吾見矢之發也當其應絃而至則飛孤之良不可禦矣堂之廣闊
其如矢斯棘乎乃吾于大勢之中而再觀其棟宇而棟宇則何如耶蓋大勢欲
其嚴正者棟宇則欲其峻起吾見方翔之鳥當夫有警而革則孤翬高舉焉堂
之棟宇其如鳥斯革乎吾又于康閑之下而再觀其房阿而房阿則何如耶蓋

康閑欲其整飭者房阿則欲其華采而軒翬吾見最翼之飛當夫奮起而飛則
錦文耀目焉堂之房阿其如翬斯飛乎夫堂之美如此吾知君子之升是堂也
于以君臨萬邦作賄庶物立綱陳紀遠近所以朝宗布令乘權小大于焉遵命
不有以登中外之觀瞻而新臣工之耳目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壯堂制之美下是為王者蓋政之所如鼓句言大勢嚴正是
前後左右也鼓人足直立也如矢句言康閑整飭是堂之四角也所謂外有康
閑是也如鳥句言棟高峻而宇隆起有聲振之勢棟是屋之存在宇是屋之四
垂也如翬句言是屋前後之工簷阿是棟邊飄出之側然華采是翬五色軒乃
車之却而後翔乃鳥翼之張而徇律此二字是為高豁之意焉其翼上其其以
而奮飛也蓋其五色應華采然應軒翬四如字是形容之詞不是像喻各各
註正意焉然後以如字發之攸只說君子所升以聽治勿說是為君子所升
也下攸字攸此攸字要說得寬如上文理陰陽下安黎庶內蒞中國外撫四夷
凡恩賜賈賄于奢操縱皆在是外中間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非空空洞洞已

詩經集傳卷之十九

康閑欲其整飭者房阿則欲其華采而軒翬吾見最翼之飛當夫奮起而飛則
錦文耀目焉堂之房阿其如翬斯飛乎夫堂之美如此吾知君子之升是堂也
于以君臨萬邦作賄庶物立綱陳紀遠近所以朝宗布令乘權小大于焉遵命
不有以登中外之觀瞻而新臣工之耳目也哉

也

種殖其庭有樹其樹其正

賦也種殖平正也庭宮殿之前庭也登高大而直也樹柱也樹柱快也正
向明之處也賦賦漢廣之貌其美之問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
息以安身也

中諸自其所祭之室言之寢室之前則種殖然禮勢之端何如其平正也宅
中之諸則有覺然厥林之孔見何如其直大也戶牖之地則樹柱然其昭明而
洞達者非向明之處乎

吾知君子之處是室也幾息乎漢神故于審端居無事式昭計而之休仰自
煖永獲優清之處又何有匪采之紛授而為樂之哉世也及人始知堂室之俱
美則百堵西南之制成攸若攸斯而攸寧則居處安語之願室銘先成室執有
大于是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室制之美下言居室之安種殖二句規模之大也曾二
句向背之宜也以上俱就一室言上言室此言室蓋寢室也與築室之室不同
庭是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樞是廊廡間之柱正與實說是一室自前觀之則
為正就實戶牖之地而言也自後觀之則為實就樞闕遠于戶牖之地而言也
不重正實二字只直會增寢室上向明之處則軒窗與安之問則廣廣蓋一室
而有向陽向陰之別故其明暗不同如此西南隅為東南隅為安蓋古人室
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皆隱暗故為與安攸若其樞背衣
叩食之旁以養和平之福以存性命之真也古者相陰陽以為官室故其正為
陽以實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攸寧即安處而笑語在其中如
此者則上章攸寧亦即安處居說以上三章墻垣室室各極其形容俱就廣
大華麗上說正見王者之志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也乃寢乃與乃占我夢

維熊維羆維蛇也

賦也美爾席也竹草曰簟鹿似熊而長頭高脚狂怒多力能拔樹蛇屬

詩經

卷之十九

七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室制之美下言居室之安種殖二句規模之大也曾二
句向背之宜也以上俱就一室言上言室此言室蓋寢室也與築室之室不同
庭是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樞是廊廡間之柱正與實說是一室自前觀之則
為正就實戶牖之地而言也自後觀之則為實就樞闕遠于戶牖之地而言也
不重正實二字只直會增寢室上向明之處則軒窗與安之問則廣廣蓋一室
而有向陽向陰之別故其明暗不同如此西南隅為東南隅為安蓋古人室
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皆隱暗故為與安攸若其樞背衣
叩食之旁以養和平之福以存性命之真也古者相陰陽以為官室故其正為
陽以實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攸寧即安處而笑語在其中如
此者則上章攸寧亦即安處居說以上三章墻垣室室各極其形容俱就廣
大華麗上說正見王者之志

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視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須解之何
也下章做此

車謫然其室也。因所以續先人之業亦所以廣後嗣之傳也吾人之願于王
者豈止兄弟之和已哉又願吾君向睡寢息之時其攸寧也藉于下者有補席
之榮布于上者有竹簟之豐當機務之既暇而安寢于斯焉由是精神所通陰
陽所會聚而夢焉夢而與焉而占其夢焉古夢維何其維維感多力之熊與
大頭熊之能其能也如文綬之能與夫蛇屬之蛇焉凡此皆言王耳目之所
未接心思之所未及者而乃形諸夢寐之間是必有其兆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得居處之安下言有夢兆之異繼起而前似結一段爻動
而理後而生男女張本須承上攸寧說來首二句要言一安字官室未作以前
勞未定何以能安官室方作之時經營籌畫何以能安至于至業告成太平
有象乃安矣安則其道通其靈陰陽開其兆故夢形占者既覺而自記其夢也
與下章占字不同能能地蛇向未明言陰陽之象只是宮庭靜攝時見聞所不
到心思所不及而忽感是夢則朕兆之具可知意者天地鬼神集億萬年之慶
而告之一夢聞乎此特設為須臾之詞非其有是夢也此章以下皆須禘之
詞

大頭人占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卜之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強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蛇
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
陰陽流通故夢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
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祿吉夢凶惡夢其
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而後史宗祝卜皆在左
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正

車謫天吾王所感之夢如此固非尋常所可測也于是召彼大人從而占之以
為熊羆在山強力壯毅乃陽物也男子之正位乎外以治外職者實似之而君
有是夢則就道成男之象其成之矣非男子之祥乎蛇穴處柔弱隱伏乃陰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也乃寢乃與乃占我夢

維熊維羆維蛇也

賦也美爾席也竹草曰簟鹿似熊而長頭高脚狂怒多力能拔樹蛇屬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室制之美下言居室之安種殖二句規模之大也曾二
句向背之宜也以上俱就一室言上言室此言室蓋寢室也與築室之室不同
庭是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樞是廊廡間之柱正與實說是一室自前觀之則
為正就實戶牖之地而言也自後觀之則為實就樞闕遠于戶牖之地而言也
不重正實二字只直會增寢室上向明之處則軒窗與安之問則廣廣蓋一室
而有向陽向陰之別故其明暗不同如此西南隅為東南隅為安蓋古人室
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皆隱暗故為與安攸若其樞背衣
叩食之旁以養和平之福以存性命之真也古者相陰陽以為官室故其正為
陽以實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攸寧即安處而笑語在其中如
此者則上章攸寧亦即安處居說以上三章墻垣室室各極其形容俱就廣
大華麗上說正見王者之志

類也女子之正位乎內以治內職者實似之而君有是夢則坤道成女之象其

咸之矣非女子之祥乎
[疏]此章言為占夢之詞非必實有是事蓋即其所成之象而知其所生之祥也占乃占其為何祥非占吉凶也下四句方露出陰陽字男子乘陽剛居陽位而熊黑則陽類也女子乘陰柔居陰位而蛇則陰類也祥字全在下二章昭見然謂之曰祥則不徒兆男女之生即兆男女之賢矣按註六夢夢正夢思夢寢夢喜夢懼夢是也正夢者安而夢高宗夢帝賁良弱是也寢夢者憂而夢苦文王夢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想孔子夢周公是也寢夢者覺時所道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晉漢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漢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其西山曰至掌記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皆職之與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揆而維之以引以具有幸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詩經集傳

卷之十九

大

君

乃生男子載寢之狀載衣衾之象載弄之璋其泣嚶嚶也君侯也○虞賦也半圭曰瑋大瑋也帝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諸嚶嚶也君諸侯也○虞之於寐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帶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申述大人之所占如此及大應熊黑之祥而乃生男子也何以待之委履之以珠玉登諸祿席既無卑下之嫌通體之安復有展舒之樂且以見異日之居高以望者之尊視乎此也其尊之也如此且衣之以裳衾儀取其華望之若有成人之度服求其備仰之復多雍雍之觀且以見異日之乘輿而理者之尊視乎此也其服之盛也如此更弄之以璋焉本初之質既純潔而無虞後起之功復繼錯而滋著且以見異日之執玉而見者之尊視乎此也其尚其德也如此斯時也其泣之聲則嚶嚶然何聲者之不凡乎聞者知其為偉器矣然是男子也有嫡有庶庶者行將服黃朱之帶皇然其美猶若行將服純朱之帶皇然其

庶則諸侯也以一國為室家而稱君所以樹屏藩而鎮九服者不干斯乎嫡則天子也以天下為室家而稱王所以履天位而宅帝室者不干斯乎是今日之生因將以當他日之大任矣所謂熊黑之夢其祥不有微耶

[疏]此章言為占夢之詞非必實有是事蓋即其所成之象而知其所生之祥也占乃占其為何祥非占吉凶也下四句方露出陰陽字男子乘陽剛居陽位而熊黑則陽類也女子乘陰柔居陰位而蛇則陰類也祥字全在下二章昭見然謂之曰祥則不徒兆男女之生即兆男女之賢矣按註六夢夢正夢思夢寢夢喜夢懼夢是也正夢者安而夢高宗夢帝賁良弱是也寢夢者憂而夢苦文王夢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想孔子夢周公是也寢夢者覺時所道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晉漢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漢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其西山曰至掌記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皆職之與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揆而維之以引以具有幸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詩經集傳

卷之十九

九

君

乃生女子載寢之狀載衣衾之象載弄之瓦其泣洟洟也唯酒食是議無

賦也稱也瓦紡也也儀事儀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衾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順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遊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酒漿焉始結衣衾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疏]此章言為占夢之詞非必實有是事蓋即其所成之象而知其所生之祥也占乃占其為何祥非占吉凶也下四句方露出陰陽字女子乘陰柔居陰位而蛇則陰類也祥字全在下二章昭見然謂之曰祥則不徒兆男女之生即兆男女之賢矣按註六夢夢正夢思夢寢夢喜夢懼夢是也正夢者安而夢高宗夢帝賁良弱是也寢夢者憂而夢苦文王夢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想孔子夢周公是也寢夢者覺時所道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晉漢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漢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其西山曰至掌記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皆職之與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揆而維之以引以具有幸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也吾子是而知詩人之苦煩矣

疏解此章載三句是待之以禮下是期之以正也禮地註云卑之者正抑之之意是以坤承乾卑法地也禮地見後也小兒初生所必用者女子以物育為事乃衣之故註云即其用而無加也無加反上男子加裝者弄瓦者蓋女子以紡績為事乃弄之預令習見紡事也無非無儀所以全婦德也古稱女子無才即是德故有善只是才能故女為王姬自有許多不好如後世太平湖陽可見無非易知無儀難見所謂好尚不可為而況惡乎即此章也惟酒食何是供中饋之職蓋閨門之修所以職婦功也未句通承二句或專承酒食未裝第曰無貽父母之憂則其他固非所望矣○註易曰無攸遂謂婦人于事無所敢自達也○五飯非天子月令因時之五飯即民間五穀通用之飯也禮記月令春食麥夏食稷食稷秋食麻冬食黍○輔慶源曰一章言其宮之大勢而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言其宮之寬廣而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誠而稱其君子所居以為尊大也四章言其堂之美而稱其君子所躋升以聘事也五章言其室之美而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稱其身安事先于是而生男則室家君王于是而生女則無遺父母之憂也頌之詞始于兄弟之和睦而終于兒女之賢慈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朱夢城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美哉齔齔則所謂頌美之詞也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遠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廣也以安身至于影而影而占男子之為君為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傾則非為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為于兄弟之好則室固室家樂而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其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為善頌禱祝○按書曰峻宇雕牆未或不仁而築室營建春秋禮之此章華成而苑囿既和樂而晉衰也直王宮室此樂

詩經

卷之十九

子

之飾而樂新之乃肯堂肯構之道也與樂進樂而勞民傷財皆異矣○按漢書前曰宮室非壯麗無以示威宋司馬光謂王若以仁義為麗德為威二者皆背異乎曰朱斯千頌禱之詞則仁義道德考室者所必先也豈徒宮室之美乎哉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舊說厲王既流于我宮室圯壞既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無羊章全旨○通詩美牧事有成而先從牛羊之盛說起次以人物物件與物解人意形容其盛皆根此說來未又從牧人身上發出富庶一象見其朕兆之盛實開天下國家之大也夢之有無不必深論○三章分上是牧事有成之事下是牧事有成之說上三章平平說去未章承上三章來占夢當作實事者非如斯千頌禱之詞也總重宣王中興上大率民安物育其理固相因耳詩稱樂多即是有成不宜分存○其言牧事與彼前者後意同物產猶然而民生之富庶也不言可見富庶之盛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牧事之所致○通詩明是一篇然於國所稱詩中有畜玩之宛然

詩經

卷之十九

子

賦也黃牛黑唇曰特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特者九十非特者多也聚其角而息藏藏然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濕藏和也羊以喜觸為出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車馬賦無羊者曰牧事之成否關國運之盛衰向使中葉之運百物凋耗牛馬常不足矣于今國運盛而牧事成周道興而萬物育推謂無羊乎以聚計之則有三百之多豈僅三百凡在于羣者其可數耶不得謂無羊矣推謂無羊者以特計之則有九十之衆豈僅九十則非特者何多耶不得謂無羊矣且羊以養屬為患恒病于不和今爾羊之來聚則其角皆藏藏然和而不相觸

之尊重在人之順物性。降飲罷罷。物之各適其性也。義望係惟人之適物之性。

牧養有法也。末二句則以其放畜之秀養芳草，多生于下，墾物從其所好而為焉。故降也。履亢喉棘，得水則運化，物從其所宜而取焉。故飲也。物性為則，知息久則知興。彼此不相謀而各惟所適焉。故或夜或晝也。降飲寢訖，牛羊之性自爾，味四或字，便見順適。其性處曰或降，則有不降者。餘做此牛羊不具兩又可隨地得芻，而人則不能也。今有藪豎饑糧，便可任物所適矣。只閑閑舉見感，亦說而其言收自可想見三十雜物。齊其色，約有三十種，亦是不可勝紀之類。非每色只有三十也。唯兼祭祀燕享說言其用無不有也。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牲，則五色各有所用，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獻也。舊曰薪。細曰蒸。雖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瘠也。扇羣疾也。肢臂也。

毒。

假使是但以千慮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但見兩牧之來也當其牧事之暇或以薪以蒸以供燂爨之需時而爲牧人者時而或爲樵人焉或以薪以燂以爲飲食之備時而爲牧人者時而或爲樵人焉是牧力之有餘而樵損之素堪矣使非牧之有法則供其所事且不給矣奚有餘力之若身哉而兩羊之來也矜矜兢兢而有堅強之美不蹇不崩而無耗散之虞且又馴擾從人不假箠楚日之夕矣欲其來于家心也以手麾之而莫不羣來既至其家欲其升于牢也但以手麾之而莫不羣升觀羊之順適而牛從可知矣向非畜養有法則物之性且違戾而不孚矣矣臨斯人愈若此哉

〔疏〕此章上三句言牧人有餘力下言物性之馴擾也薪蒸雌雄是因牧之餘力而兼事乎此溝中須有領會張灝源文云蓋慎者于牛羊之側而牛羊多歸焉置兩牧于熊者之列而牛羊不驚牧者適于薪適于蒸然後牛羊得以適于

不官其所爲之惡而官其爵位之尊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據排師尹氏其

師使南山有食其稱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

言無辜何反憐其怨嗟也言無辜何反憐其怨嗟也言無辜何反憐其怨嗟也

怨而訪諫其上不察尹氏不懲創者嗟求所以自改也

詩經卷之十九

無辜矣天怒人怨知此尹氏乃以天怒爲不足畏人怨爲不足恤曾不懲創者

嗟求所以自改其不平之心則亂終不可弭訪諫不可止矣亦獨何哉

均平與師尹之持心不平是反真也亦至四句止從是以以下另轉不平謂何

此只以心言且未可盡露存隱曰方見天變方興而未已也表亂弘多疊上句

言無辜何反憐其怨嗟也民言無辜指仇讐說人怨也末句總承上二意來言天怒人

怨如此而尹氏曾不懲創者嗟求所以改其不平之心何哉怨指心言嗟指聲

言無辜何反憐其怨嗟也民言無辜指仇讐說人怨也末句總承上二意來言天怒人

連之說然畢竟大柄

尹氏大夫師維周之民言大夫師維周之民言大夫師維周之民言大夫師維周之民

賦也民本均平維持輔弼乎感聖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民而秉國

之均則是空有以維持四方唯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

而既不見慰乎於昊天矣則不安久在其位使大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而既不見慰乎於昊天矣則不安久在其位使大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而既不見慰乎於昊天矣則不安久在其位使大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而既不見慰乎於昊天矣則不安久在其位使大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而既不見慰乎於昊天矣則不安久在其位使大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而既不見慰乎於昊天矣則不安久在其位使大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而既不見慰乎於昊天矣則不安久在其位使大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三

人怨之事。但不可以天怒人怨分屬耳。物雖以禍亂言。大抵以災異言。而不均不順正在焉。豈非其看出。不情不意。須說得有落着。言天心至公至平。所以一舉此字。而文武成康之世。則治安。今竟若此。舉亂是為不均。天心亡愛下民。無所不至。何為降之以災。亂而使之甚不聊生。以起怨謗。是為不順。君子泛言。註雖云。傷王與尹氏。然通章大旨。尹氏較重。觀下章曰。誰秉國成。還重尹氏。上說云。君子。暗指王與尹氏。說主親總。然不徒委之于相。相則與君可否。不徒委之小人。如屈也。王制于相。而委任之得人。相傾于進賢。而能舉之無負如來也。此說亦可。說通。君子泛以柄政者言。不可專指王。以未章方及王也。按以如屈。始上弗躬親。如夷。始上式夷。已則君子當屬尹氏。若以上勿爾。君子看則君子。又當屬王。故註云。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假說通泛言。可分屈四句。言持危定傾。易于反掌。所謂為政不難。人自不為耳。屈極也。如無遠弗届之屈。以心之注于政事者。言政有當為者。而不為。如半途而廢也。與弗躬弗親。句反。下句即在政上發。如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蓋張弛得當。則公論不肯而亂心自息矣。夷乎也。以心之及于用人者。言與弗問弗仕。句反。下句即在用人上發。見舉措得宜。則直道已孚。而惡怒自遠矣。心則怨謗。就民心說。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天意得也。朱豐誠曰。國之危亡。盡以人事。故則日月之食。山川崩竭。將與必有禍祥。將必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為天意歟。則武丁四罪。殺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周幽。漢之災。而修省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以義制命。六。玩上章。集傳。實重用人。淫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苟。而不用其至意。烟亞靡仕。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於此章。集傳。又開言之。

不弔昊天。謂亂靡有定。丁反。式月斯生。叶集。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反。卒勞百姓。叶集。反。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烟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三

臣謹夫。天變有可弔之理。而尹氏無彈變之方。是以天不之恤。而禍亂之降。雖有止息之期。殆與歲月相為生長。而使斯世斯民。嗷嗷然我其樂生之心。而不得安其所矣。當是時。我也。漢有見于天命之足畏。人窮之足悲。而憂心日甚。有如病之醒者。不知誰居天下之重任。而秉國之成者乎。顧乃不親庶政。而任烟亞之小人。所以卒長一時之亂。而使天下之百姓。受其勞弊。以至此。豈可得而逃其責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降亂之甚。下推言致亂之有由。禍亂之甚。總是尹氏不平所致。其曰天不之恤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不弔。句。承不弔。不忠。言。亂靡有定。指家父言。誰秉三句。是歸咎于執政者。暗指尹氏。誰秉國成。止與秉國之均相。應不自為政。即上弗躬弗親。而委任小人是也。卒字。有終不改之意。看來尹氏非其身為小人也。只是詞感自甚。不肯平心以親賢遠奸。惟用其所昵。是以致亂耳。說詩人曰。弗躬弗親。曰不自為政。可見。

彼四牡。項領我騶。四方聲靈。所聘音。賦也。項。大也。聲靈。縮小之貌。言駕彼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聘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聲靈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聘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申謹夫。民皆受病。此時天下。抑何等景象耶。使有可避之所。吾猶得以自免也。奈何駕彼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聘而遠適矣。然我騶四方。則皆昏亂。內不寧矣。而外憂猶是也。京師亂矣。而諸夏猶是也。雖有能騶之四牡。亦憂然靡所聘矣。安得避而去之也哉。

疏解此章。是欲去亂而無可往之所。見當時天下皆亂。而無一安靜之處。然若見天地之俟。而無可往矣。猶唐人有云。出門皆有礙。誰謂天地寬。原來父之心。非真欲舍其君而去。不過言天下皆亂。以著尹氏致亂之罪耳。○徐殷張云。當時以尹氏在位。而又輔之以烟亞之小人。其一時之所習。皆排擊報復之事。故君子無所適而可也。蓋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君子雖欲引身而退。而

諸貴隨之義厚及之其將何避哉是以四方無所舉而頓覺天地之隘也○蘇士按家父周大夫天子大夫也如今京官相似故云四方靡靡而東萊亦有恨本枝葉之說

方茂爾相姓爾不矣既表既俾如相醕醕矣

賦也茂盛相視醕醕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才戰如欲戰則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醕不以爲怪也蘇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開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中然所以無可往者何哉以小人之心無常故耳蓋小人之平居相與也雖一己之愛憎爲一時之喜怒方其拂意之時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才戰如欲戰則及既夷平而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醕亦不以爲怪也適喜而適怒易合而又易離方其怒也固不可達也其喜也亦不可恃也小人之性無常如此是以君子難于趨避亦將何所住而可哉

楚辭集

卷之十九

三

而一旦誅謫遂至視爲仇讐終身不相合者此理之常亦不足怪也乃若既離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能易反易覆好爲鬪亂如此則必中傷善類一網打盡身雖退避禍亦不免是以無適而可也小人之害君子往往如是○形容其怒易轉喜就見其易轉怒意蓋小人中傷善類只在眼前所謂腹中蟻甲笑中刀也○顧麟士云喜怒無常亦有起下章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之意

吳天不平我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叶韻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吳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辜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中譏夫小人無常實尹氏使之是尹氏固不平矣然尹氏之不平意者天厚之毒而使之也雖謂吳天之不平可也然其不平之害豈特斯民有勞咎之虞君子無可往之所哉若見危及宗社禍及君身雖我王亦不得辜矣尹氏懷國之禍至于如此有人心者必自懲創以求盡言之不暇矣尹氏曾不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疏解此章言尹氏貽患于君而暫歸咎于人也以尹氏之不平而歸之吳天猶有天益其疾者倘非天實爲之彼何能以六尺之軀則此莫人之惡哉非是言天亦不可作托言以指尹氏註云若天使之只是閉其衷而索其理意不平而王亦不寧者蓋用人之日非政事之日壞即王亦安得晏然于上王且不寧不但俾民不寧而已夫今日不寧業已貽禍于王而况復不懲其亂將何時而已此又淡一層說○此從上何用不懲貽患惡嘆而究言之也

家父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詭爾心以誦爾邦

賦也家父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詭化毒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育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誦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繡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楚辭集

卷之十九

三

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平譏然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我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者也豈得以尹氏厲威使人不敢戲談而乃緘默取容哉乃作此南山之誦以究王政昏亂之所由以其王心之蔽而用尹氏也庶幾因吾之言改心易慮毋以私昵之心而進其聰明毋以憎愛之私而昏其靈明則用人之本端矣若見附及惡德惟其賢位不及私昵惟其能而將邦皆蒙其福矣何有卒勞逮亂之禍哉若然則民怨可息天怒可回此則家父作誦之本意也○若家父者亦可謂忠君愛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哉

疏解

此章上二句言作誦以窮亂本下是欲王心反正以安天下也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嚴密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諷諭忠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尹氏誦人之口使不言人禍及尹氏之威不敢言家父周之世臣與國俱存亡故不得不言故作此誦其身危其心苦矣作誦須入用人行政之失形諸篇什者究王誦只是括上九章言窮究王政之昏

美

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惑亂而其異乎人也。

正書月繁難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全憂心京京叶哀我小心

3

至於病也

溪人皆不見癩癧之切。乃至干病。豈得已乎。

三

事不平重在訛言上首二句輕不過

中人進知府陳要胡之瘋愛

心愈早。看倏。

賦也厥病自從芳醪也愈益其之

說言之人座傷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口是以我之愛心益其而反見使侮也

申謹夫我以愛亂之故而受病如此然疾病則呼父母亦人情也今父母生我則當使我而遭此病乎使亂而在我之先則有所不及見在我之後則有所不及知皆可以無憂矣今不自我後而使我適當其時則不幸極矣然所以致此者正由訛言之人耳蓋人之有言必本于心而後是非為有據今訛言不出于心而虛偽反覆或好言以相誇固但出于口或醜言以相毀亦但出于口而已是非公是非非公其變詐如此則國是以搖蕩以壞而生亂必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彼顧以獨憂為矯矯以小心為沽名反加排斥而使侮者亦獨何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傷已之適于平亂下推訛言之害而益病于已也胡俾我病指上言不願憂言蓋字即領首章并字來不先不後即胡俾我病之意言此句不出我之期若我之後而使我受病至此好言是誇譽之言美言是提防之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未

言就毀譽上說即所謂訛言也蓋訛言之人安得有奸言兩自口可味言不出于心而出于口則雖而好醜而皆不可知正訛言之象也愈愈益甚之意惟言之好醜而皆不出于心則得其奸言不足者得其美言不足怒而憂心愈益已日甚一日矣有侮者見亂世人情往往與正論相反故見其獨憂以為矯敵見其小心以為過計而妄加排斥勢所必然所謂一國之人皆往而反以不狂者為狂也一說指訛言中使看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榮而我以為憂動與衆違使侮自不免矣徐啟法云人之出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人誰有眩其寵者惟好醜之言皆出于口則其好也不過為不報之善而其等也未始為訛言之倡此所以為訛言而足以亂人聽也

誰之屋

憂心惴惴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祿鳥爰止于誰之屋賦也惴惴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非并似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臣國所屬亦以為臣僕并子所謂商其論喪我同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

以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辱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辱如視鳥之將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申謹夫說言無與則禍亂日甚而國之將亡兆矣是故憂心惴惴念我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辱而同為他人之臣僕也然忠臣義士猶或可以自靖即國雖淪喪亦必剛為臣僕矣所可哀者今世之人未知從何人而受辱譬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不亦可憂乎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國勢之將亡下哀民生之無定也惴惴即念我獨意念我無祿似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民以百姓言或云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要不必分疏總是因虞受辱之意此四句一氣從自家說起而哀舉國之人重受國上哀我哀之也我人不是詩人自言乃言已同類之人若詩人自處豈更受他人辱耶謝靈運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辱乎此處須以已之不臣二姓始出人之可哀來人以有位言而虞源輔氏則並指上下言之較妥一說從祿祿字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未

與無祿字同不是爵祿之祿蓋食其毛即受其祿也都鹿野泛指羣生人之樂意言亦好末二句是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正明哀我人斯二句之意我聽之也聽他人如視鳥也借鳥言者鳥向啼背棲身合亦易散故流亡也聚稱為鳥合此章總是設為危言以勸之承上章言已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可慮蓋自古未有此言煩煩而國家不至于敗亡者蓋其虛偽反覆之說使人消干是非而眩于名實榮賦其耳目潛移其心志奸黨並進而而覺吾類云云而不知邦國將危誠由斯故所以冀微君子預為之憂也

帝伊誰云

瞻彼中林侯新侯燕民今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勝有皇上與也中林中也侯維始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天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大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新維新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病號訴于天而視天反若夢夢然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哉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小雅

聖

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則能勝人然出於此
中者夫此言之人或亂得志無辜之人臣僕是體則善惡之不明甚矣我將何
所訴哉爾彼中林大而維薪小而維蒸分明可見也民方危殆疾病流離于
天視大反夢發然不明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何哉然此特其未定之天而民
之不幸適與之值耳倘氣化自衰而至盛世道日昌而至泰則盛衰之理復
其常主宰之神不爽其用而天定矣將見善惡分明為善者必降以有祥為惡
者必降以百殃無有人之淫不為天所勝而禍焉者也然此有皇上帝立子昭
者有所恃而稱之耶蓋福善禍淫乃自然之理天特乘此理耳未嘗有私憎也
既定之天如此惜乎今之未定此言者尚未見禍則其為惡當何時而已乎
疏此章上四句興民困無所訴于天下言天定必能勝乎人以人之視物大
小甚明與天之于人善惡無別蓋反與也方始即上無辜二句意天非夢夢也
以時事視之若夢夢者然難以善惡無所見曰言却重無意別善上註不曰不
能而曰無意便伏下終有定時既克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憫之其厚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小雅

謂山蓋為國為民之託言莫之忍召彼故老訊詰之占夢及具曰于聖
誰知鳥之雌雄

賦也山有曰岡廣平曰陵慈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
具俱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貴則岡陵之崇也今民

詩經集解

卷之十九 小雅

聖

之能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其止也及其訊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
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
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
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
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于聖誰知鳥之雌雄抑
亦似君之君臣乎
申講夫善惡之別雖未定于天而能言之應尚有賴于人當今此言莫與乃謂
山之卑矣而其貴則岡陵之崇也民之能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夫聖人此矣
而王乃安然信之莫有應而止之者斯亦惑之甚矣夫王莫之應猶望有止
詭之臣也及其詢彼故老之明臧否者問彼占夢之明吉凶者庶幾有以決其
是非而賴以止詭也今故老者曰問歷世故于聖矣占夢者曰極數知來于聖
矣而于詭言之是非幸無有能辨之者是猶視鳥之飛果誰知其雌雄也哉在
上既無止詭之君在下又無辨詭之臣則詭言之孔將亦何怪哉
疏此章按通解云上四句嘆無止詭之君下言無辨詭之臣此說未妥聖莫
之應句概說下四句承此句言之召彼詢彼指王說不得以上下分屬也謂山
二句既非比體亦非隱喻只是大概論詭言不實皆如以高為卑之類此即指
鹿為馬指鳥為鸞之意借影言之非實然也至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
卑而其貴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實可據者又可知矣此亦見其易辨聖莫之
為蓋王方狐疑不斷其能究察而禁止之也故老問事之多能明臧否占夢知
來之素能斷吉凶召與訊乃王召之訊之也言至此詭妄不斷然慈止而反
召之訊之所謂執狐疑之心求諛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即召之訊之便
是其不能慈慈具曰于聖各是其是是不能辨矣則不能自知何能知人之言鳥
之雌雄只借來以形言之是非見朝廷之上同聲附和唯唯諾諾之風也具
曰自平曰自負言誰知何自今日特昧言大意謂平日動以聖人自負而于
詭言實不知也詩義只如此不必深求○黃維章曰具曰于聖不足為已之長
執已之偏蓋皆此繁霜名變岡陵易位之世言未出口而禍即隨其後自不得

不得為大古以欺人耳其心在懼禍也愚按陳子各被故老四句亦如此
此篇○註引子思對衛侯一段極切本旨但子思以直辭而此詩以諷諭
不詞而所以規時事則一耳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地蓋厚不敢不踣維城斯高有資貴今之人胡為也

賦也局曲也踣累足也蓋長言之也存理也踣也地也皆聲之出也○言
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
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之至此乎

中陳夫說言莫怨世亂極矣身將何所容乎人亦有言謂天蓋高而吾之立有
若將陸不敢不曲身以求容謂地蓋厚而吾之行有若將陷不敢不累足以求
載其所以號呼而為此言者實有倫近于人情而非誕漫無序也實有符近于
道理而非鄙俗不雅也誠以批言或世而禍患起于不測雖天地之高厚實重
身之無所此其肆毒其矣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之而使我不能不

詩經集傳

卷之十九 小雅

聖

局不敢不踣之如此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憂亂之言危有下哀致亂之人為太甚兩謂字實是詩
人之詞只托人言以自謂耳天至高地至厚能言之世懼禍畏亂而不能展布
其四體故曰不敢局是卷曲以立身之像也春是累足以行步之狀也四句形
容畏首畏尾不得自如之意斯言即謂天四句號是呼而長言之也言倫是近
于人情而非狂遠無稽有符是近于道理而非鄙俗不雅也蓋能言之世身在
天地間真若難容為此言者信非妄也今之人指批言之人胡為句指批言之
禍此只言大概世道如此不備指自也批使之至此正所謂踣踣不自安也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
亦不我力

其也阪田崎嶇境項之處荒茂盛之貌特生之苗也抗助也力謂用力○瞻
彼阪田猶有荒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後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

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難而獲之甚難其無常如此

中陳夫我之遭亂而至子無所容何莫如非天之所為哉特彼阪田亦猶無所
容也猶有荒然特生之苗荒天無不備乃且抑頓挫乎我如恐其不我克何
後夫王始而求我以為法也則惟恐其不我得及既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
讎然徒求之而已執之而已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難而獲之甚難其無常如此
非天之抗我而何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魯天之病已下陳王之用已無常正見天病已之甚也典
意以地力雖至薄猶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能愛人竹理之謂明者故以為
與詩時雖山險地境項瘠薄也抗我是阻礙頓挫欲前進使我動輒得咎也
天之抗我便是若之抗我處抗不在求時看只在執時看彼求二句是有食賢
之名執我二句是無用賢之實求我則謂求為修己治人之則也一說猶云求
我做個賢人榜樣亦好而徐張則云非真欲取以為法不過借其聲望以為
己之重耳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患其不得也執我仇仇謂言必抑之行必遏

詩經集傳

卷之十九 小雅

聖

之若若東陳使不得展布意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通解謂
執我仇仇即末責無已盡遺以勤勞之意力謂用力如云着實用之也非使已
盡力之謂不我力見終無一言之從一謀之用也此二句有用之實意之兼之
而又不在其去之意所謂進退維谷也如此則前之所以求之者豈真有用之
之意哉大抵亂世之干賢人多如此夫始迫而出之使不得安于野終又迫而
執之使不得用于朝此正天之抗我處士居亂世擠一退而不仕耳讀此詩乃
知說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以上七章皆反覆言王信謬言以致亂而後之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厲矣瘵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
姒貶之

賦也正我思也思也火田為瘵瘵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陳四
女胡姓也成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瘵之方盛之
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
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譏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

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申韓夫我之時因出於天而禍亂之本實王或于寵戚之私也故我心之憂有如固結而不可解者以今後之國政胡若是其暴惡故也夫煥之方盛之時無有能撲而滅之就意此赫赫之宗周基干文武成王康乃一褒姒足以滅之以祖宗數百年之業而歷于一女子之手不亦重可驚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憂虐政之病民下言女寵之禍以備之也以前穆言王信說言其亂而此又推本致亂根由言其憂之所以若藉者以取之禍也而王政胡為暴厲如斯意本原之地必有蠱惑王心者矣胡為厲句便暗着末句屬如淫刑重斂之類憐之二句是反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難滅國盛反易亡也見王或于褒姒如此則謠言競起亂本已成不至喪國不止文武之德廢猶存遷洛之山河如故而以一女子潛而移之社席之間女色之傾人固如此前皆要說言此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暴虐信說皆由于此滅周是未必然事周未滅也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四

知其必滅也但詩人却似已滅者方是口氣○漢史云此釋水也滅火必矣○唐元宗幸蜀人有來獻者詢之對曰臣伏草莽中知有此事久矣詩人即此意○鄭既深曰人君一心善化之原苟無所蔽如大明當天草野自伏惟女色所蠱喪其本心之明是以謠言得肆天下之亂由此而成矣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究其本也○朱彥城曰樂之亡也非湯滅之妹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褒姒實滅之也然樂以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以于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以于褒姒而天下不至于易姓者以維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于周者未移也民心之眷眷于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褒姒以亂于內用羣小以亂于外自紀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劉安成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抑應其言原之類誠正以信嘆宗周之易滅真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為長且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

以下篇紀褒姒方處之辭證之彼詞則又微婉辭作丁 似褒姒之時則得美

終其示懷又寫陰雨其車既載言乃乘雨輔車反載如輪而載者將伯助子也此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人臂故於輻以防輔車也輪附也將請也伯武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如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承懷又寫陰雨上又下虞難之將至而乘賢臣焉故曰乃乘雨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被之既陷而後號伯以助子則無及矣

事諸夫王外城于說言內謂于女色而致亂亡之將至如此然要其所以卒成是亂而不救者則王之棄賢故也請借車而喻之彼乘車者輕履險道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而知其必窘于陰雨則泥濘而車陷可推矣斯時也誠無棄國益難之猶幸其蔽之不匿也顯於車之既載而乃乘雨輔是失其持危之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聖

賢臣及其載之既而後號伯以助于言能有所及哉然則國家將危而棄其賢臣至於既危而後求賢之我助其亦無及矣何以異是哉
疏解此章論其求賢于已危而禍為難免上二句論王者可危之勢下是傷其棄賢之危上二句輕只是起下蹄重在不棄賢上棄賢亦大難說非謂所棄之賢即執我仇仇者也終其承懷句接上淫虐來正見雖未滅公終是滅亡之適如車行險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給矣况又迫以陰雨乎承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必有所着是又一轉語曰僕曰若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其車四句一氣說下既陰雨載將伯助子如專太宗欺于高麗乃思郭元振元宗棄唐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淫虐而兆大難之端猶夫陰雨之患也患危而棄其臣之賢猶夫輔之棄也雖主而求賢臣之晚猶夫大輪載而後號伯之助也通章就車說正意補在位但蘇氏注逐句解去作文須候本文說完然後以所喻之意綴之不必零碎融入○今下章一是戒其棄賢一是勉其用賢是一申意先章皆攝論此章末且復貼棄賢

意臨斷詩人語氣下章總思方見國活。○麟士按第二章既皆為此則其承
續一句無論其爲人自思與君子代思之皆當屬此中未可遽屬王也。○依蘇
註承恩其終則其承恩何法也。謂君子思之自無妨也。二句須一氣所讀
承恩其終即思此陰雨之暮耳。不可又看二句作兩層又義又字或照既裁亦
制句法負重行遠而又陰雨泥滑轉見無可棄補之理也。看古人詩只如有今
人詩無中生有乃添陰雨二字。若其下文又不言其車而先念陰雨則是主意
映現之妙。

無其補而于雨。○此句原不輪補而終陰雨是不意力反
此也。蓋也。補所以益也。是數補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
車而補以益其補而又數數而視其僕則不復補所裁而餘於絕險。若初不以
爲意者蓋能謀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爲意乎。

事。○然水助于已危。○此若防患于未甚乎。彼補所以益補而僕所以御車也。使
駕車者果能無患而補以益其補之所不及而又虞虞視其僕以助其補之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四六

所未周則所以備患者預矣。○此句乃可以無患必不濟雨所裁而終陰絕
險之地。若初不以爲意者雖有陰雨不爲患矣。然則未賢于未危之先而禍亂
爲可見者何以異是哉。

○此章論其求賢于未危而危終可免。上三句喻思患用賢之道。下是終可
免于其難。其上章句句相反。輔以益補而相即。吾補所以益國者也。僕以將車

而來。即吾僕所以效力者也。無車屋賴字皆致其君之詞。輔與僕對。有補是
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僕是喻用之賢。故曰僕。僕與君之詞。輔車相依而助

之者有其具其親車載而新輔者不伴矣。則僕夫衆多而御之者有其人
其親載輪而駟伯者不同矣。終陰絕險即上大難陰雨之意。是句見時有賢

相乘賢扶持便可恃以無恐不棄賢以爲輔治之具。猶輔之也。是句可資以充
國治之用。猶僕之也。制治于未亂而亂不生。猶不給載而陰險之下意也。終

字與上終字相應。不意與上承係相應。國事已不可爲而猶慘慘曰無棄曰僕
頭曰終陰絕險之見親愛者之將死而尚冀其生。于絕望之中而轉生意外之望

悲樂痛恨。愈不可言。○朱豐城曰。輔以固轡。輔以益輔。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
後可以不墮。所裁玩害。自宜重輔與僕。此作三年。似未是。○集傳王曾不以
是爲意乎。句按新安胡氏解云。苟能知上文所戒。尚可以喻歷絕險之地而保
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爲意乎。亦可從。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離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此也。沼池也。昭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變矣。其潛離伏矣。亦昭然而
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此章大用賢固可以免亂。今王不能然。則禍亂之及。將安逃哉。彼魚相忘于江
湖者也。今在于沼。亦匪克樂矣。故其潛伏離伏。亦昭然其易見。無所逃于網罟
之患也。然則君子之處亂世。雖善自昭昭而免難免于禍患者。亦猶是矣。此我

所以憂心慘慘。流涕因政之虐。而暗天下之亂。以至此極也。
○此章上四句言遭亂之無所逃。下念其致亂之有自也。魚在沼。四句喻身處
亂世。欲離而自免而不能也。憂心慘慘。總前許多意。念國之爲虐。言爲政者淫

虐不止。以顯天下之民棄賢不用。以顯天下之衆正上胡爲焉矣。之意。此蓋將
即時事而復嘆之。見處今日之世。如魚舍江湖而處池沼矣。我安得而不憂。○

莊素鶴曰。念國之爲虐。追恨之詞。念字最可味。乃詩人一片苦心。言我之憂
心慘慘。念今爲國者。信流弊賢。淫虐不改。使天下不免爲在沼之魚也。○麟士

移註止完前四句。正意顯顯云。然君子不爲爲一身之安危上。其憂心慘慘。恐
恐成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民離其害耳。乃補註後二句。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慘慘。
賦也。洽比。皆令也。云。旋也。應感疾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洽比其

鄰里。怡悅其婚姻。而我獨憂心。至于疾病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
以爲樂也。突夾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此章天我之憂亂而懼無所逃。如此彼小人則不然。既有旨酒。又有嘉殽。有鄰
里。則以酒飯而洽比之。有婚姻焉。則以酒飯而怡悅之。其身其家。曾不之慮

也。念我獨憂。心慘慘。至于疾病。蓋懼禍之及身。家且不保。矣。何暇于鄰里之

治此類之悅豫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小人樂其樂下言在已憂其憂也重在小人得志上彼有四句是得志中一事便見小人安危利害不知禍之將及也此曰治此有禍介侯附之意云訓義有則旋旋之意未詳引蘇軾處置形容其氣盈志足之感

此低

卷之十九

此低

此低

賦也此低小貌義疏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義疏天禍極害可獨卑也○此低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義疏又將有殺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極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此富人猶或可勝憐其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緩其孤獨也

境人上耶里婦此言此低然故皆得志之小人益合為一黨貪祿固位而

禍國家者也其皆人君失道所致不可不知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窮此自然之理今小人之屋與穀從何處得來大都剝削其民所致是民無立錫之地無積石之儲可知矣方有殺方字見王正當用之乃小人得志之日即是小民不幸之時此皆天實禍之耳然天大句亦不足歸咎于天所以甚小人之禍也林氏聚飲則辟皆是衰亂之世貧富均之受禍總在困苦一途但耳之不施窮民則無時而等虐政不改富人亦有時而哀哀就困苦之小自較其淺深見富人猶足支持不比憐獨之民不聊生為其非以富人為可也總見此言之亂禍及生民而用賢以挽回天變不可不亟矣呂東萊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或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勞矣富人哀此憐獨○袁公家云實舍處充府庫國富而民貧情可哀也收公利肥私家小人富而君子貧不可言也吁嗟乎一日天下盡起乘輿擁護萬世之後使寡夫守項林大盈者而私家無罪焉是以世世小人得以肆為奸惡而不止也○曹允大曰此詩憂說言之甚大至于獨邦國之將以傷國政之深慮至于同室之既滅而斯民之病賢人之困又皆極其一時感慨之思均可謂以天下之憂為憂者矣

此低

卷之十九

此低

此低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十月之交章全有通詩八章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前三章是欲言皇父之違孽而先言災異之變所以起下章也四章言災異由于小人而皇父為之魁也故五章六章皆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則言已遭皇父之害而歸之于命也怨皇父止所以刺幽王總重不用其良一句而皇父則不具之尤者耳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為主而雷電山崩川渚只帶言以甚之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震岐山崩蓋詩作于魯向之日而足論災異之所自召非必以日食之日作也此再詳之

此低

十月之交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此下民亦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支日。月交會朔。朔明。一而也。曆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行于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遠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左會則月先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朔。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望明。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始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九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常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合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妻離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衰。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缺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臘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後勝也。後月則左有虧。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公之兆也。

月。賦也。十月之交者。曰天一人一體也。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今日之變。不有大可異乎。時推十月斗柄建亥。天氣上升。一陽猶未復也。地氣下降。六陰方用事也。當其辟朔之期。而日月交會之際。是朔之日。辛卯日也。夫十月月則為純陰之月。而辛為陰金。加為陰水。又為純陰之日。陰之用事。見於此之時。日有食之。是陰盛足以克陽。陽衰不能勝陰。陰為非常之變矣。不為時事之大可懼乎。夫日月皆天之象。但月為陰精。有受制之象。其有時而虧者。空也。日為陽精。無可屈之理。今乃亦為之虧。是誠非常之變也。天之示警既大。則國之危亂可懼。而斯民必首被其患矣。不亦其可哀哉。

陽。此章下四句。言日食為非常之變。下言日食為可憂之大。首二句。初言日食之變。故先紀其日月之詳。以見舉陰之方見也。首句。重十月二字。言純陰之月也。支者。日與月交會也。乃晦與朔之期。即九月三十日之夜。十月初一日之早。此第二句。重辛卯二字。言純陰之日也。天于有十。而庚辛屬金。重光之下。則

為陰金。地支十二。而寅卯屬木。單剛之卯。則為陰木。夫月當純陰。其日又見陰。陰之互見。陰盛可知矣。日有食之。重看純陰而食。則陰壯陽微。故曰亦孔之醜。彼月。乃伴惡。重此日句。見陽不當為陰所侵。而乃虧焉。則亂公兆矣。詩人哀之。孔。孔。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睹。故疑言日有食之。○釋錄。左旋於地。陳師訓曰。坐北而南。則東為左。西為右。天運降于西。升于東。故為左旋。同度同道。疏義曰。日月之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合。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其道。至此而南北相合。尋常之合。只是同度同道。又同道。則權衡相合。最親切者也。則月拍日而日為之食。又曰。天道左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月為月所掩。而食。謂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流布中。非天實有之。得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大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黃道而九月九日而月為之食。疏義曰。亢當也。日為火。火體先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為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觀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也。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當食不食。疏又曰。按月近日者。由陽氣壯。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魚。至自後也。後少退縮。則彼此相去。而同道必不同。同道必不同度也。○劉安成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辰次。亦附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自其星辰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而復過其辰辰之西。以度準之。週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朱子曰。天只如一圓。圓赤道是圓。什相合。經處在天之中。黃道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當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據着當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于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而過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開虛。蓋火日外。經其中。實暗至明中。有開虛。其虛至微。當時月與

之對無分毫相若。為開虛所射。故食。○杜預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者。此列國雖支而不食。或明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禮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請見于天。日為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陽盛衰。侵陵陽明。則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矣。而小人女禍。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諸于日月之災乎。故下言不用其良。為召災之本。

日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滅者。陰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

卷之十九 小雅

聖

○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

○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禍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備也。陽一而已。一日作人。二曰愛民。三曰從善。此說與此相異。○李華與對云。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屬。萬里同舉。人君之表也。故日將且清風發。暴陰侵。若以滿朝不牽于色。日初出。以揚君登朝。故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德。則日失其度。雖昧無光。各有云。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吏多侵使所治。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無狀。數作。本起于農。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極小。臣不知內事。難以日視。陛下志操。終于始初多矣。又云。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鬼爲品。千里正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前。秋冬北。開者月。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人大徵帝延。得先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朕朕如誠。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伏矣。屋大杜小。可爲寒心。

卷之十九 小雅

聖

○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

○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然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節。

避於下矣夫純陽日食則以為異今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皆異之甚
是安惡懼修省改紀其政可也哀今之人胡為怨天地之變而自其惡創也
不至于傷厥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災異之甚見下言若心之不肖也通主淫雨水也而首
二句淫雨之時中四句久雨之後雷電一息有電必有雷也觀神機訓雷光可
見雷雖微然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雷電不可平議蓋雷不可言雖微也而雷
不足為異惟十月有此故為異耳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
亥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又云十月虹藏不見
孟冬行春令則寒閉不害地氣上洩民多流亡觀此可知不寧不令之尊矣淫
雨之後山川失常陵谷易處俱本陰盛陽微說為各為陰因涕騰萃崩來○倪
玉汝曰雷電交作則淫雨必甚天道變而地逆亦變故以川沸山崩陵谷變遷
繼之人暗指商王其德則不能意其用人之失即不求所以用良意○周幽王
時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三

經集

卷之十九

五

之季其川源必竭○董仲舒曰太平之世當不驚人號令起發而已電不
眩日宣示光耀而已國無陽伏而不能出陰潛而不能發于是有地震○莊子
陰陽分爭故為電十月雷已收聲不宜發電故曰不寧不令○李淳風異對云
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癸亥天地所紀始終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
修明則百川理絡脈通偏氣失綱則滲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
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視賦論皆川水
源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淫淫雷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皆在
于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待人之言少仲外親大臣臣聞地逆柔靜陰之
常義也唯有上下中其上位為應妃后不廟中位卿大夫作亂下位庶民離
畔震或下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問者關東
地震黃五星作異亦未大遠宜修德抑陰以救其咎

漢文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仲九騰夫桑子內史蘇維越反馬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桑蘇維越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
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士中士公羊所謂卿士
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
大夫掌得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
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嬖嬖妾即棄奴也嬖嬖也方處方居其所未
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于外而學桑蘇維越王心于內以為之
主故也

疏解夫災異之變如此而所以致之者豈無其由哉彼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
也以皇父而為卿士則足以首天下之亂一皇父卿士進而羣臣皆亂矣是
故司徒掌邦教者也以番氏為之不過同惡以相濟耳豈能教五教機兆民乎
冢宰掌邦治者也以家伯為之不過比周以為黨耳豈能親百官均四海乎
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八法之廢置者而以付之仲允聚子則皆匪人之比矣

經集

卷之十九

五

果能克舉其職耶馬掌王之政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而以付之
氏氏則皆淫朋之黨矣果能克舉其任耶互相引類分據要途小人之黨
矣以至后妃所以主內治者今則嬖色之妻為之其勢熾矣方居其所而未變
焉女寵之權又何盛也夫有小人以用事于外又有嬖妾以蔽惑王心于內此
災異所以繁興而亂以所以莫救也
疏解此不上三章說上極言災異之事此則原其所以致之者由小人用事而
變妾為之也蓋惑故也皇父仲允另謂中六句各自為對末句另謂卿士位卑于
卿而序之千首者見皇父小人之尤罪之首也曰卿士者見六官之職又權之
首也固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說卿士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屬○周禮天官六
宰所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
王八柄之法趣馬夏官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
失之官大抵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須歸重皇父嬖妾上蔡首惡者皇父而為
之中主者嬖妾也然不遇助之者耳方字見蘇王心者正未有災而蔡奸之

父之類相妻者之機未有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叶曰子

不我叶則然矣叶

賦也抑發時時隱隱之時也作動即就卒蓋也汙汙水也萊草穢也哉害也

○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遠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哉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然小人用事而皇父實為之魁以皇父之言言之抑此皇父自作亦已豈自以為不時哉吾聞古之聖主君后尚不降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

及先慮而胡為動我以徙而不就我以謀使吾民曉然知其意乃遠徹我牆屋使我後于遷徙而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矣且曰非我為是以我汝乃下

供上役之常禮耳天下供上役固禮之當然豈有動大眾作大事而不通衆志不達下情者哉其不仁于下也甚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述建時以徙民下是段大義以責民也承上言王用小人

皇父為其皇父之罪歷歷難言即以今營向一事言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自此章以下通是言皇父之罪惡首二句是廢皇父之心其位智而自用也胡為二句見其特勢而發作也三代之君不敢師夷其民以徙已之欲舞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理守此道故曰胡為我作云云徹我二句勿以居食封者恭徹我特屋正是動民以徙田卒汙萊又見徙居之流弊故不得以事其田時也未二句是責民以徙之詞兩曰字要者本不時而曰豈不時木賊民而口不戢正見他豪暴自大處○孔疏小人自矜謂本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于萊內既封即築都邑今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今遷邑人廢其家室故述其情以責之○王臨川曰此章專言皇父端惡而害及于民也○朱禮城曰徹我特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叶撫三有事叶侵多藏叶不慈叶道一老俾守我王叶

詩經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重信

侯維藏蓄也慈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辭有事馬者亦富民也但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

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事君古人不敢私便其身圖而以人事君同如此也今此皇父自以為聖而其

作都于向也不知野舊之當求而惟有見于貨財之可欲三卿之操實難多藏

之人皆足而問之聖乎夫既拘于私則必忘于君矣彼舊在王室者可以保土

解而補王侯者也則不強留一老以為天子之衛但擇夫車馬之多者與之以

若于向邑而凡可以自利者無不為矣是皇父之心知有身而不知有君非不忠而何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自聖而遺賢下言忌君而專利總言其作都徇利而不忠

也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實弄聰明則慎自用其狀惟其自聖故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信謂君子未必勝已謂小人未必負事所以不肯求賢而用其小人也欺君害民皆由于此○按左傳桓王與鄭二邑時在其中則向在鄭都去西錫千里而遷皇父以親寵封東都鄭內人按蔡溪陳子曰是時鄭都而皇父私邑為向乃在東都蓋皇父官在鄭而營邑下洛自為鄭六平王東遷遂為魯內之國○左傳子取于向向姜不妄而歸魯人入向以姜氏還以是知皇父亦姜姓也三事是三卿之官孔氏曰皇父封魯內當有二卿今止三卿蓋借比于列國之諸侯矣不慈道一老并故收為私用只是顧了自家便不思為國把舊日舊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主也曰慈非惟不慈誠心以國之亦不肯委曲以剛之也末二句與皇侯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貴者言蓋富民之以防進者皇父即以之為卿耳據有車馬指家之富者言曰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魏富家以資五陵之意○大抵人臣一有自聖之心勢後為人以為黨每植厚利以自私如國初老成上所倚以為重者國有富民又王所恃以爲安者今皇父所恃老成使朝廷之上為之一空而即其民間之有車馬者亦俱排擠以實私邑則言其自私自利如此○上言皇父之遷都非時動眾以賊平民其不仁此言皇父之作都貪利自私而棄平君見其不忠○謝登山曰皇父素惡臣者而不信用不能強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支侯之命惟原官之由亦曰則改者傳俊又在厥服西周之人實先于此使皇父兼政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焉有與未至于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于此

皇父之罪莫大于此

皇父之罪莫大于此

雖勤其事而未嘗收其勞也我之自盡如此空可以勉咎矣猶且無罪無辜而遭此口之毀其甚矣焉然此下民之孽孽降之自天也彼其嗾嗾然和集而不乖齊齊焉重復而不厭聽其言也雖若愚附以相若而于其背也實則附想以相憎專力為此以交構禍亂者皆由于此口之入耳于天乎何尤大我人被害于皇父又被謗于皇父之左右如此皇父之遺害于民者何如哉

皇父之罪莫大于此

陳其變復惟其由而以安命終之其與可謂賢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已之被禍尤甚下則天命以自安也我里是皇父封內孔
瘵且空說四方二句財盡不勝其求民莫二句力疲不勝其役正見其孔瘵也
曰民其不遠且義者被害之至視天下之苦無甚于我耳不是其遠且義天命
句承上四句來指貧富勞逸之不均言之乃無所歸咎之詞末句正見其安天
命也我友泛言即四方之民自遠還字單指還樂設不必兼言美此下還徙之
意較切○謝靈運山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衆人之過舉為非凡
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而已不敢怨我友之自遠其詞甚
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楊伯祥曰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
憂但見人之樂被其自傷之下故視天下之苦無有甚于我者天命有窮通故
人事有遠近兩不敗字與不敢言勞意同但是皇父之虐懼而不敢也或者
俱作安命之意不似罪皇父矣○我不敢怨我友自遠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
此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耳○此詩始而極言日食災異之變終而歸咎女龍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六

小人之惡亦微其惡備皆言其好遠也收紀其政也夫何幽王不遠天威而後
如皇父之寵任如故雖免乎驪山之禍矣○翼奉奏災異封事曰臣奉竊學齊
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使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
雨亦不足多過所習耳臣聞人氣山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使地變
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
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變于面體病則大申動于肌今年太陽建于甲戌律
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
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
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
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
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以害上言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
之長策也陰氣之甚不亦宜乎○李尋與王根論災異書曰書云天聰明哲聖

常官極權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經尊術烈士翼漢舒布陽陰

四端少微處士為北為輔故次帝廷文宮在後聖人承天賢野易色取法於此
天宮上相上將皆謂面正朝委責其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
勉也昔秦穆公悅譏諫之言任仇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繼
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
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大物盛必衰自秦之理唯有賢友輔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于孫安國家者曰
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
動參人民彞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詳達各取將至微兆為之先見明君
懼修正側身問神禍福為福不可致者即當備以待之故社稷無憂禍見往者
赤黃門寒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孽為衆大寇之
引也此二者已顯矣城中說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
效問者更以水泉湧溢宮闈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于
極楊之色羽氣乘東起風積雲又備以山崩地動河不封其道盛冬雷震清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小雅

空

為孽結以隕星流彗維嶺上見日蝕有背向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
不吹洪水過欲盡澤流雪霜欲掃除之則有年於斯故屬有變改小駝
邪辭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有漢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豈待傳求幽
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指開華佗調抱虛求道及用殘賊酷虐閭閻者若此之徒
族善情忠壞天文敗地運漏羅邪陰泄漏太陽為主結怨於民至以時廢退不
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治子孫之禍不旋日而至或治或陰陽禍幾歲之
低昂見效可信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前無正章全旨○通詩七章總是責難散之人當以各級爾身句為主前四章是
言天變人難之惡而相資以忠下言出言往仕之危而勉之以義折之則首言
儆懼之災以見羣臣所以離散之由而次章則正言其離散之事三四章遂言
王難為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當盡言五六章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誠難故

情歸切人臣之故亦不宜如是之忍然求又窮結其情而正言以責之見終不
可托詞而不近也○世亂君昏主者原非得已作者亦絕意于其君而屬望于
其臣之意○此詩特御所作故曰昔是特御云云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災去備僅新伐四國則于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
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下

風也浩浩廣大貌吳亦廣大之意廣大德惠也發不熟曰饑不熟曰饑疾威
猶暴虐也應問皆謀也舍道淪胥相鋪徧也○此詩備饑之後羣臣離散其
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
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應國謀而遂為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
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則如何哉

不謂賦浩浩昊天者曰臣于不幸而際國步之艱尤其所當効力者豈可以時
之不華而遂潔身以去乎試以今之時言之彼浩浩昊天以福覆為德者也今
乃不大其德而降此饑饉之災以斬伐四國之人彼覆之德安在哉然天之罪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五

災所以懲惡使其出于應罰必將怨惡人而罪有罪矣如何昊天疾威曾不
慮國深而殺伐此饑饉乎彼有罪者舍而置之于饑饉死地則是既伏其
辜矣猶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則如何哉夫以有罪無罪之
人而同被饑饉斬伐之災天之不憫吾人甚矣豈不亦大乎

疏解此章始為怨天之詞以發端也蓋推本饑饉之禍見羣臣之所以去者以
此上四句言天之降災下即禍及善人者以証之須一氣說下非兩段意不可
上下平對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閣下為昊天故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昊天
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昊天既元氣廣大而反降其災受天以仁覆閣下而反
疾其威所謂勞苦功高不啻不呼天之意首四句輕輕敘過而歸重昊天疾威
弗慮弗圖二句正上下相關處不駿其德且虛看二句正不駿德之實降災
二句兼有罪無罪皆被禍言有罪指譴言之人無非是不為德者以無罪之民
而與有罪者俱被禍正是弗慮弗圖之意重無罪一邊說舍謂重之千飢饉
伏則明正其罪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總就饑饉言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勛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則邦邦則
侯莫肯朝夕則庶曰式滅覆則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
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諱諸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勛勞也三事三公
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滅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
變人離又如庶幾曰王政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
後詩也

申謂夫饑饉降臻則危亡立至蓋立國必賴宗族以相翼今周宗雖未滅而已
有既滅之兆矣但未知天之所命屬于何姓人之所歸定于何人也然扶顛持
危之責吾猶于諸臣焉望之奈何危亡之兆人心解體故正大夫本與我共事
者今乃退而離居使我獨以身而任其勞莫有知我之勞者矣三事大夫有
官守者也則莫肯夙夜以盡在公之節耶君諸侯有民社者也則莫肯朝夕以
事尊王之義此雖未離居而已無有任其責者矣是不惟天變而人離又如庶
幾曰王政而為善也今乃反出為惡而不悛則滅亡之禍必矣天變豈可得
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五

疏解此章正言其離散之事上八句言有易姓之兆而又人離之甚末二句則
言王不求自善之道也言人離實承上天變來註中天變人離不並看還重人
離上周宗既滅玩註將有字只是據其有既滅之兆而言之兆不是天變人離
蓋已有將亡之兆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則滅亡必矣靡所止戾求知天之所命
民之所定也正應一宗字正大夫六句所謂羣臣離散者是也離居解官也
正大夫見羣臣皆散莫知我勛猶云無與共事者只是言其離居而已非勞逸
不均之說三事大夫是內而有官守者而莫肯夙夜奉公邦君諸侯是外而有
民社者而莫肯朝夕見此雖未離居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庶曰二字是
莫望之詞為惡即後章好佞惡直也覆出為惡則絕望矣夫上有側身修行之
君而無漢之詩尚有散無友紀之言上有覆出為惡之主而凡百君子能無
析離居之憂言外見君若改行吾亦無暇責臣而其如君之不可復望何也○

故以天爲言。直提天來警戒他。並無人已天人兩層。○馮吉人曰。王縱

不言也。隱言。窺君必臨之言。始答之。雖言。言有可潛之機。不必說。則許及已。方

遇言則答是而從者也。言則退是具罪者也。而從則不盡其情。得罪則適
知有已。此正不報其身也。劉上云。曾我嘗卿二句。與凡百君子二句。駢相
呼應。猶云曾我乃如此。而凡百君子乃如彼也。此二句。即承莫肯用訊而言
之。玩曾我二字。只是自言其卑近。以喚起凡百君子。位尊任重而肯之耳。

莫哉不能言匿言是出難辨是察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之也。病病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
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
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
所以深嘆之也。

中庸。夫凡百君子。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博如此。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
難。其於彼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哀哉。此不能言者。非但出諸口
而適以瘁其躬。豈非忠言逆耳。而足以招尤。賈禍于佞人之言。當世之所謂能
言者也。好矣。此能言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

卷之十九 小雅

七

地。豈非詞順言而足以取寵榮乎。忠佞不分。禍福反易。此言之所以難也。
此解此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上二句。是忠言反獲其罪。下是佞言反獲
其利。不能言。即上文所謂難言。而直指其成。成不退。亂成不達之失也。匪古是
出。則忠誠內激。言出于心。而非但出諸口。以苟應舉而已。難躬句。是身家其禍
大則難言。之加。小則排斥之及也。巧言句。謂浮浪不根。徒事巧好。以取辨于口。
如水之流耳。匪古句。與巧言句相反。看忠言可哀。以其獲罪。佞言可笑。以其處
休。與難言。此重上三句。見直道之難容。下三句。雖一正一反。正以見其可
哀。不可與上平看。徒費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病切。則似不
近人情者。而後得。以有辭矣。惟體貼至此。而君臣之義。亦正有不可恕者。彼將
何辭以解我乎。讀至此下二章。不惟不見責之意。重似代為去者。解嘲矣。
愈進愈近。愈婉愈切。此言之妙至此。

程子曰。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已反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

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
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甲。雖然。不惟言之難。而仕亦難焉。當此之時。人皆曰。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
危也。何者。君子之仕。本欲以行道。今將守正不阿。直道事人與王之所謂不可
使也。云不可使。故動輒得咎。譴責如掃。寧不得罪于天子乎。又將屈已。苟時枉
道事人與王之所謂可使也。亦云可使。則害其身。公論。躬為累。不見怨于朋
友乎。夫直道則得罪于君。枉道則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急且危也。夫言之既
難。而仕又多患。則兩難俱而。去而莫肯用訊者。吾亦知其為此之故矣。然巧言
處休。而忠誠獲罪。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此亂世之常事也。使皆感時而去。則
國家事雖與支持耶。百爾君子試思之。

疏。此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首二句。嘆仕之難。下申言仕之所以難也。棘
是急也。而無所伸。始是危懼。而無所容。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上巧
言之人。但直道枉道。所關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看兩云字。總是忽然難事之
時。貴尚登降。氣天下是非榮辱之途。觀嘗之。則不懼。而適度之。則生疑畏。只是
不肯實試于所使。大事如此。今上期得君。下顧公議。看方見仕之急且殆。語意
只重正人一邊。如魏主威危言。佩論。太宗曰。我視之。更覺難。始知不如飛鳥。極
人。此上二章。似去者代他自解免之詞。言下見得我非不體汝苦情。但所謂
致身者。不如此耳。若云。凡百君子之難居者。豈得已哉。則是以後為當然。乃起
之。辭不可復貴之。以還于王都矣。

卷之十九 小雅

七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而反思。泣血。無言。不疾。肯爾出居。誰從
作爾室。

賦也。謂離居者。思。猶言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
擊臣有去者。有若。若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從。則告去者。復還於王都。
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體
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肯爾之去也。誰為爾作
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平康大開今固不仕而去矣我也惟惟朝夜復還于王都應發同心共濟以爲
衣朝夕于王也奈何故不見聽乃托言答我曰子未有室家然觀其所言至于
思慮泣血無有言而不疾痛者蓋懼禍之及而不欲還故形于色而托于言者
有如此也然今日之不還謂之懷禍則可謂之無家則非也昔爾離王都而出
居于外之時亦誰從爲爾作室以待爾之出乎則今之還也亦誰不患于無家
矣而室可以自是辭我哉然則非真爲無室之故也持祿保身而謀自逸焉耳君
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怨乎百爾君子其試思之夫以爵御之臣既指其身以爲
大難之衝又視諸臣以爲戮力之計其于君臣之義朋友之信爾無負矣有臣
如此奈幽王終不能用何哉

〔疏〕此章承上二章而言蓋即去者不欲返之情而因詰以責之也謂爾還于
王都者正視其臥夜朝夕教身以事王也還字正對出居字看曰予句是去者
之托詞原其情則以言之難能仕之多患非爲無家也憂思而至于泣血憂之
極也無言不疾即是痛疾而涕出者勿作另有此異禍的人有此二句一事就

詩經

卷之十九

小雅

正只就去者就出居與作室俱自去王都而言觀註曰昔之主也自見○孔氏
小注云若爾從王都出居于郭外之時誰復從爾作爾室耶亦爾之自作且爾
今若還于王都亦可自作何常以無室爲辭此說極明○黃幼玄曰此詩雖原
其給急之情而終責以還都之義其于君臣之分可謂至矣蓋矣莊生云君臣
之道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知言哉否則不合則去人主竟孤立而無助也耶○
馬古八曰此詩當御之臣所作而情詞悲婉切切忠厚之詞焉然如首言天變
人難而嘆王不知改圖若初無怠于責之者既言王雖爲惡而人臣自當盡職
自當盡言後又曲體其情而自時勢誠艱故情誠切獨其離散而去亦不應若
是怨然也隱諷之旨令人心折○楊伯祥曰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侮二字然
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此二字若身在其中止用得一敬除此皆皆
見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而臨之詩人展言之也○顧麟士按
觀此正大夫離居之後二句則大全豐城朱氏謂其背風夜朝夕不必皆爲離
居者其說甚是不必如俗家徒定詩柄不去者責去便謂舉朝無一人也而

「通篇亦惟末章正對離居者說敘身用訊等當對莫肯風夜朝夕一掌說詩
亦是使人補綴須看活動○古晉卿以上大夫有道德者爲之無事則從容
養德而有容澤之潤有事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此古晉卿之所以爲重
也○劉安成曰詩文四章言皆我誓御惟惟日瘁固可見其作于持御之臣矣
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還于王都曰子未有
室家似是東還之際舉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之同還于東都故見于詩
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則或寄侯在厥服則其廢也參考正月
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
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于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子孫公實爲平
之四十九年也

詩經

卷之十九

小雅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歐陽公曰古之人於
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
武之類是也今兩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
客卿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
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想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
句今據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
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新定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

卷之十九

詩經卷之二十一

小史之什之五

小章章全吉○通詩上五章皆刺王惑于邪謀而不
謀而惑君以邪謀也三章言謀之不斷而發其無成四章言謀之不並而愛其
無成五章言非無邪謀但正不能用耳總以謀猷回過何作王而歸咎于王之
不諫中間極陳亂世謀夫之衆淆淪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共施靡言小人爭
智而讓過哀哉章言小人怨大而爭細正所謂同欲同惡也○全詩刺王而不
露一王字即疾威之布亦托之十天此其立言渾厚處

受天殃感數于下土謀猶回過音牙何日斯沮音上謀臧不從不臧覆用音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邇

賦也。反肉還之意。數布解謀。回邪遁辟。沮止藏。普覆反病也。○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昊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狐辟。

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平讓賊小曼者曰謀之得失國之治亂關焉斯固不可以不慎也今之爲謀者何不善之若是乎彼幽遠之曼天本仁覆幬下者也今如何疾威敷布于下士使王之謀爾邪肆無日而止乎謀之善者所當從也乃不能斷以從之謀之不善者不當從也反惑以用之謀爾何過如此則國事日非危懼立至矣故表觀其謀猶水止舟也豈待謀之既敗而禍之既至耶

西解史章上四句是答王爲謀之偏下正指其爲謀之衡而深憂之也。是天二句無所歸咎之詞謀難邪僻其心術不正旬意不亦也謀之成不城王成事債事言謀賊者卽下文具言之善而有先民之往大猶之經所以康國庶民是也不城卽事未成之言而誦國害民者也也。謂猶謀字屬上謀賊及下謀之之謀皆指衆人說。謀猶二字有辨議論曰謀由是見之施行曰猶曰不從曰覆用便是不能斷以從善我觀二句卽有末章喪亡之禍所伏意故詩人覆而憂之○朱豐城曰謀賊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城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

此之謂拂人之性而必建夫身故我取其謀猶亦甚病也

淪淪音訛訛音亦孔之哀叶於謀之反不減則具是依我視

獲于鴈古無叶稱紫反

賦也。瀚瀚相和也。譏譏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處深矣。然于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申誦夫王之謀所以回通者何哉正由小人在位方其意氣之相如則濬濬

然而面以相和及其心志之不孚則訛訛然而背以相詆小人之情狀如此則

足以殫擗乎國是。象敲乎主聰。此正國家之大可慮而特事之大可哀者也。惟

小人之情狀如此。故于謀之善者。惡其與己異也。則俱指以爲非。而違之。歸之。

不善者喜其與已同也。則俱指以爲是而從之。是非之于可否。善惡勝于折衷。

謀之顛倒甚矣。我視猶亦何能有定哉。此所以憂我王心。而王猶之弗辭責。

此小人明之矣

破解此章上二句小人可比之才易下其用欲之無定王見其才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卷之二

以爲人善而面冠異於常服則身而臨掛之游有自全之計。然從來小人

情狀如此。孰是自家私事也。厚不相知。記不必是。無同仇。正此尚未決。到否。

謀上國者。有此小人。定無謀國。豈不可察。詳之。四句。雖與首章詳略。二句。意則

但首自王言此自小人言。雖上有如是之君。故小人敢于攷同。已而辨異。已事

王之不從覆用正由小人先立一從違之幟以箕鼓于君側也諱之賊者卒然

途之而不。知天下有公。是謀之不臧者。羣然依之。而不知天下有公。非具速有。

相與構構于君前惟恐見用于君意具依有相與汲引于君側惟恐君不用意

兩具字全從冷風生來。衆口一詞已成。雷同世界。或云此四句。冠主王者。勝

下從乎上。上之謀之善者，則皆從之而不依；上之謀之不善者，則皆依之而不從。

真箇章一個、有如此則詩人語意未便帶全日與証肯未安、我觀謀欲印明乎、

人有賊否不分刑所衷無定故同伊上胡賊

我祖既朕不我十某之子子皇皇用不其州我我直直至至作作文文先先王王時時辰

手舉財之去也。有以足高者。多是月之升。救及窮。夏。金。辰。官。貴。幸。未。李。丈。人。

女實多近商大月不

國聲叶或否叶民雖靡叶或哲叶或辭叶或肅叶或艾叶又如彼流泉無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應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陷相也。○言國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諫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反。而淪得以至于敗矣。聖哲謀庸艾。卽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兩漢夫王之惑邪謀而無成如此豈以今世無善謀之可用乎乃今謀夫孔多國論維靡定矣然有思之德庸而作聖者有非聖而爲否者又如飢饉流散民數雖靡多矣然有視之德明而作哲者亦有聽之德聰而作謀者有親之德恭而作肅者亦有言之德從而作文者凡此皆先民之程大猷之經言之善而可

集成

卷之十一

五

用者也但王惑于邪謀而不用則雖有聖哲謀肅文之善者不能自存將如
流泉之不返而論胥以至于敗矣王何不斷以用之而使之至此耶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歷舉可用之善下深著不能用善之弊聖哲等皆是人之
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此以此五者作善謀誠或聖或否重聖字要說得固處王
者在人苟信而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啓沃哲者可以聯論思謀者可以集計議
而肅者又者可以範威儀而備顧問矣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而
消阻于屏棄斷棄于流落如流泉之往而不返也末句根善人說到國事王不
用便指棄流落言這些人俱淪亡也善既沉淪國亦真之俱敗也淪以沉淪言
敗以流落言無論胥無字要玩有戒其無使之至此意○察左傳曰此望以厲
賢正是前三章諱字有歸善處然止過賢者名目而不放聲言用賢如其善之
無益而事之無濟直付之流泉一嘆而已○按洪範五事一日貌二曰言三曰
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聰作
哲聽作謀睿作聖

不敢暴虎不敢馽虎反河人知其莫知其他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均反

賦也徒博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處不能及趙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于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辭也

申謹夫王之不用善如此則喪亡之禍必矣我其能以無憂乎彼虎之不可從
搏河之不可從涉此患之易見一一若此者固足以知之矣至于喪國亡家之
禍隱于謀猶邪僻之中殆非搏虎罵河之類者恬然不以爲憂也豈非人知其
一而莫知其他乎然則今日之禍雖未形而機則已著也故衆人不以爲憂而
吾獨有見于此而深憂之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之恐懼如履薄
冰之恐懼也蓋察其機之所伏自不得不致其懼矣然則王其無惑乎邪謹而
斷以從善以弭無形之禍可也吁若大夫亦有憂國之忠者矣

集成

卷之十 小雅

六

疏解此章上四句。啖在人無遠慮。下言在己有隱憂也。首二句。呼起其詞。一何暴虎馮河。只借以言禍之近。易見者。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却不可莫忘。暴虎馮河。就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喪亡之禍。隱于無形者。隱于邪謀不斷之中。故曰無形。然雖指喪亡之禍。而詩人語氣含蓄。讀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人情。從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馮河之外。其禍機之伏。有更慘者。誰測知之。暴虎馮河爲二。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于此一類。而昧于彼一遠也。估禍者力。謂發端非人所作。而且目安于今日。任禍者又謂患至非吾所獨。而且曰禍于他時。諱禍者方謂太平無事。而安得爲此妖祥之言。忽禍者又謂目前可憐。而何必爲此未然之戒。夫人者。有回軀之責者也。苟知之。方就救之人。皆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懼之。而曰戰戰兢兢。言云如臨。言將值其禍也。如履。言現在于禍也。又就其戰兢者而形狀之。事雖云處禍之及已。是則懷宗社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曾不思顧以從善。以弭無形之患。謂之何哉。○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婦。或勝于焉。燕安和席。或失才焉。凡厥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爲心。爲爲。

也其遺乎○上章以其不明不決而受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禍不可避也○揚伯韓曰朝廷之謀謀國社稷之安危漢唐之制固有大概使公卿以下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病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唇亡齒亡我聞西夏之憂者皆謂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之禍有不由于謀議之不決者乎○愚謂天下之謀議不可廢係乎謀與斷之善而已治功安報也則斷精卓作之議是而後柔牽制者非矣治體宏舉也則博大含弘之議是而後細切者非矣蓋一者宏守也則規隨循往之議是而後智亂法者非矣隨環者宏切也則懲奸剔弊之議是而因循蹈常者非矣已不必是而人是之則舍已而從人衆人不必要是而君子是之則舍衆人而從君子一時不必是而萬世是之則舍一時而從萬世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之言不當則置之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爲與無所爲則置之成敗賢之事理邪正純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細紀綱之朝廷又何議論紛紛之足慮哉

詩經

卷之二十

七

小晏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蘇氏曰小晏小宛小弁小斯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君受大明而宛宛并爲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小宛章全吉○通詩六章總重求無辱于親意以謹教子作眼而明察有一教字轉到末路更洗發出教之情神折言之首章憂亂而念及于親所以後相戒之端二章相戒謹儀以善其身三章相戒教子以善其後四章相戒進善以無辱乎親謹儀教子言也五章相戒以廣求自善之道六章相戒以法賢而存敬懼之心皆承無辱于父母也○先正謂此篇孝親之意重而大義深方與爾篇愛國大夫忠君之意略相同不無亦愛及爾耳今解作父子之義何足道哉此意無解

宛宛小宛鳴鵲飛戾天○我心憂之惻惻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八

○此大夫遭時之恥而兄弟相承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鳴鵲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爲相戒之端

中○此小宛章曰爾其慎于爾法行莫爾于辱先故我先人有親以貽至今然彼宛然之鳥我兄弟可不以此爲戒乎是故宛彼鳴鵲之小鳥還凌霄之鶴爾亦鳴鵲而至于天矣其戒夫飲啄山梁玩湖娛而忘大忠者歟況我兄弟日擊時亂心切憂傷豈不思身之所自由而念昔之先人乎是以當明發之時此心之思慮甫動終日之事爲方始即取取不寐而有懷乎二人焉蓋父母有身之所自出使生存者之不謹即貽貽死之玷辱夫安得而不念哉

詩經

卷之二十

八

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念先人是念其所生之自將何以無不也○空念明發不寐言天明發則人不寐乃事爲思慮之始也夜至其而天光開發人之良心亦與俱發故發一人之念雖無時不然而獨明發爲尤切此時取取不寐惕爾自新皆從此起下風與夜寐正明發不寐意生二入即是念先人有努力求進不如先人不已意在下謹儀教子正育家中所爲之事也然此章乃發端之詞語語含情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哲不知憂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此章言齊聖也聖明也克勝也言勝也言勝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彼哲然而不知者則一子醉而日甚矣于是言齊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爲說

甲○此章既及父母則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彼哲人也有齊聖而通明者飲酒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不至于敗德而齊儀焉彼哲人而不知

疏釋此章上四句言人之儀有得失下則相戒以謹其儀也免禍莫先于自修自修當以齊聖爲法以彼昏爲戒飲酒在齊聖中抽出尤害事作言之溫克在儀上說克勝也我不爲酒困便能勝于酒困于酒則爲酒勝矣豈是專務酣飲也日富喪儀也敬儀是平日存心嚴飭所該甚廣而飲酒亦在其中天命者國家大命也禍亂將至非修身無以自免如南容言行能謹可免形骸便見○敬之恭曰齊思之庸曰聖德以德言不必分兩人一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溺意蓋其初僅一濡足而日甚一日遂不可回也與溫克正相反曰齊聖曰日富彼昏不言儀而儀可知儀雖在外敬則由衷勿漫看微外面工夫一說天命就一身之禍福言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此是飲湯使敬之訓

野經集成
 卷之二十
 小雅
 九
 中原有殺百庶民采州北之螟音蛉蛉音蛉有十稔音贏音贏負負音之教誨音南音子式報音

與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蜚而螟蠶上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蠶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產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兩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菽之以不惟興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也

藏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言當教子以善而化之也普通人皆可不行不似者
 可教而似此二意直至末二句方可說出蓋在欲人易曉故即于典處先解之
 耳若依註逐句分貼則反似此講非典體矣教字所以終承教之典似字所以
 終顯冷之典凡普通人皆可可行其即吾人之救手不似者可教而似其即吾人
 之螟蛉乎錄以四句與兩句然是以兩意與兩意也教字該得廣上文齊聖淵
 克亦在其中然大抵不離敬字似字直是在表身上使之克育不止求其肖我
 也修身而復欲教子者只是子者親之後子之不善亦親之辱故教其子使爲
 善也

題前被骨令漢書鼓飛鼓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與夜寐無忤所生

與也題歲也春令飛則鳴行則捕殺則而汝不屏也○神彼有令即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各當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風興夜寐各求無厚于父母而已

中誠夫免熟之道同在于謹饌致子然豈可以製造爲哉誠師有令且飛而且

爲其用力甚矣况表兄弟遭此喪亂之世可不各務努力乎故我日斯邁以圖日就之功而爾亦月斯征以求月將之益夙焉而興夜焉而寐其所以謹修厥業者不替夫斯征斯邁之力予以名求克嗣而無辱于父母而已矣若然則有懷二人者不于戚而克慰乎

祿解此章上四句與其當及時自覓下求以無辱乎視正以終首章有懷二入之意與想以春今之飛鳴而不得休息興兄弟之征邁而不得暇逸日月字無分別言當及時努力不可虛度日月也有時至而功俱生之意風與夜寐卽是征邁之意卷疊上意以起下句之詞亦下外詳饒教下之意言日月言言風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未句正應首節有懷二人意並努力而不云矚目焉斯無廢于父母故曰無辜爾所生○按春令飛則爲言明括集傳凡兩見在原當主行則觸而此處當主飛則鳴也

李安樂曰：「平場豚粟，我填之，其客瘠，本欲掘聚出，卜自何能殺，與也。」交往來之，貌柔，尾癰脂也，俗呼青猪肉，食不食，聚填與瘠同，約也。瘠，亦

古今之世利難矣。雖有與之。則取之。僅僅征過。遂曰。樹子有教也。能發乎水。能發乎木。已。果木可也。而谷可也。履水可也。教發於我。征過於其身。其教在。心心。而宗安焉。亦甘之矣。我。能教也。無。子。能教也。世。世。無。宗。之。教。止。止。其。身。國。無。教。士。之。名。自。可。其。元。氣。吁。人。知。世。之。宗。多。子。子。知。先。哲。之。教。亦。有。宗。人。鳴。鳴。兄。弟。可。則。也。已。○。喻。急。而。難。此。宗。也。擊。而。呼。鳴。近。于。越。○。喻。中。一。後。字。作。主。其。中。全。神。格。法。句。法。字。法。無。一。不。追。先。夫。且。不。知。有。漢。何。論。骨。親。○。國。禍。不。可。測。防。身。不。密。多。至。覆。宗。族。相。勉。與。無。法。其。思。苦。其。情。危。故。言。言。堪。作。漢。銘。

小宛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悲至。讀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粹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皆有道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悲至。每讀之。令人悽愴也。

小宛章章六句。通詩前六章。是欲見棄之事。下是原見棄之由。首章。傷已無罪見棄。以發思事之端。二章。極言憂傷之甚。三章。反其不見愛之故。而歸咎于天。然章。嘆已之不見愛。五章。嘆已之不見愛。總之。皆是見棄之事。也。六章。則上章而傷王之忍。七章。原其心之忍。以其起于誤也。末章。又原夫誤之起。由于王之易其言也。○此詩哀怨本旨。伏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誤起于易。言此是誤。稱根由。而非有罪可原也。要字一篇。謂領篇內凡七見之心之憂矣。一日。易其言。之何。其詞尚緩。二日。疾如疾首。則切于身矣。三日。不遑假寐。則憂夜無有休。四日。寧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含辛忍道。終之以涕泣也。

十三

采芣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悲至。讀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粹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皆有道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悲至。每讀之。令人悽愴也。

采芣章章六句。通詩前六章。是欲見棄之事。下是原見棄之由。首章。傷已無罪見棄。以發思事之端。二章。極言憂傷之甚。三章。反其不見愛之故。而歸咎于天。然章。嘆已之不見愛。五章。嘆已之不見愛。總之。皆是見棄之事。也。六章。則上章而傷王之忍。七章。原其心之忍。以其起于誤也。末章。又原夫誤之起。由于王之易其言也。○此詩哀怨本旨。伏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誤起于易。言此是誤。稱根由。而非有罪可原也。要字一篇。謂領篇內凡七見之心之憂矣。一日。易其言。之何。其詞尚緩。二日。疾如疾首。則切于身矣。三日。不遑假寐。則憂夜無有休。四日。寧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含辛忍道。終之以涕泣也。

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中。傳。歌。小。升。者。曰。父。之。于。子。天。性。之。至。親。也。子。之。不。得。于。父。天。倫。之。大。變。也。我。何。不。幸。而。遇。其。變。乎。今。夫。升。飛。之。勢。斯。則。歸。飛。提。提。而。適。安。閑。之。性。矣。今。民。首。有。父。子。之。親。而。莫。不。善。也。我。以。被。父。母。之。棄。而。獨。罹。于。憂。會。壽。斯。之。不。如。矣。反。而。思。之。忘。者。我。之。有。幸。于。天。乎。不。知。其。何。幸。于。天。也。抑。我。之。得。罪。于。父。母。乎。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心。之。憂。矣。亦。安。之。而。已。其。將。奈。之。何。哉。蘇。解。此。章。上。四。句。與。已。不。得。于。親。下。致。怨。慕。而。安。之。也。以。鳥。之。得。所。歸。與。已。之。失。所。歸。益。反。與。也。鳥。幸。鳥。能。反。哺。故。與。意。有。取。于。此。宜。自。被。廢。如。窮。人。無。所。歸。提。提。上。者。一。歸。字。可。味。民。莫。不。教。者。言。人。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誰。者。言。已。獨。遭。棄。逐。之。苦。也。何。幸。于。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二。何。字。重。致。其。寄。以。釋。被。廢。之。由。故。有。自。反。無。缺。意。此。與。舜。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略。同。但。舜。以。已。為。必。有。罪。宜。自。則。以。已。為。無。罪。而。提。其。有。何。事。也。意。味。自。是。不。同。勿。謂。太。好。云。如。之。何。者。無。可。奈。何。而。安。于。廢。之。之。詞。

十四

采芣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悲至。讀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粹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皆有道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悲至。每讀之。令人悽愴也。

采芣章章六句。通詩前六章。是欲見棄之事。下是原見棄之由。首章。傷已無罪見棄。以發思事之端。二章。極言憂傷之甚。三章。反其不見愛之故。而歸咎于天。然章。嘆已之不見愛。五章。嘆已之不見愛。總之。皆是見棄之事。也。六章。則上章而傷王之忍。七章。原其心之忍。以其起于誤也。末章。又原夫誤之起。由于王之易其言也。○此詩哀怨本旨。伏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誤起于易。言此是誤。稱根由。而非有罪可原也。要字一篇。謂領篇內凡七見之心之憂矣。一日。易其言。之何。其詞尚緩。二日。疾如疾首。則切于身矣。三日。不遑假寐。則憂夜無有休。四日。寧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含辛忍道。終之以涕泣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己之念乎親以見親之當愛乎已下求其不見愛之故而不可得故卒歸之天也。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為喻。桑梓必加恭敬只是不敢輕賤剪伐之意。蓋因其親以及其植也。故父故曰黷。親母故曰依。瞻者瞻望敬事之誠。依者親恩追隨之意。此二句言已無往而不瞻依。非泛論人子然也。註中友莫不瞻依見得一瞻一依皆若出于理之必然。庶意不屬二句。是驚怪而不自信之詞。嗚呼。嗟乎。通于親屬毛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事與也。註不解主賊思之解。言即被廢卒也。蓋求不愛之說而不可得。故無所歸。特而推之于天也。○此太子為父所放耳。而非言母者。以人皆得父兄之恩。故還育

此凡伎伎舒觀左疾而舒留其群也。雖雉鳴也。疾傷病也。率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雖之朝雉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罪逐。如傷病之木。僞悴而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忍辱者敗。

既滅未然作○然語也。子君爲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作未然。

孟子之干親爲微言以譏之也○朱豐城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自華之變
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于經所以若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亦不容
異也然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此小弁之詞然
而切猶有聖之之意處父子之變則然也白華之詞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
夫婦之變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其于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
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
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忍則是怨然無情也怨然無情者視其至
親而路人也其爲罪不愈大乎宜自中人之查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
因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詩中雖是怨詞而一怨字未嘗引孟子怨
慕一段亦是解明本古不必泥定經字尤見詩人渾厚口氣○處家父子之
變更無別路但有哀痛痛割而已然曲論引譬婉諷微規勸之以至情觸之以
天性雖復銷融永絕金珠長辭猶慘然真君之一悟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由王要中后生太子宜曰後得獲親而感之生子伯服

詩經

卷之二十

十一

信其義而申后廷宜曰而宜曰作此以自怨也所以爲太子之傳述太子之
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曰因哉高更之爲詩也有入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謀笑而
道之無他感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感之也小弁
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困矣夫高更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
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
怨是不可饒也愈疏不孝也不可饒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孝矣五十而
慕

均言章全曰○通詩俱是傷王之信諫以爲亂也○無罪無辜二句爲首章
大夫遭亂而訴于天二三章其亂所由生也○王伯之故四章以下一言說
人之心不難知一言諫人之言不難聽一言諫人之言不難聽而王伯之而
不悟此大夫所以作也○按詩訓義重始既上使其和之干始所以心
易度而不度言易辨而不辨言易降而不降卒信之以成亂也納恨全在一

怨怨昊天曰父母且其無罪無辜亂如此無辜昊天已威叶訂三慎無罪叶音吳
天秦憚于無辜

賦也怨怨遠天之貌且語辭無大也已秦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于謫無所
控告而訴之于天曰怨怨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
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
免之詞也

申謹賦巧言者曰禍不自生而起于諸人之構譏不易入而本于聽信之非彼
怨怨昊天爲人之父母也曰父母則宜有以子天下之人而親之矣胡爲使我
無罪無辜之人獨傷于謫遭亂如此其大也然天之降威所以懲惡今昊天
之感已甚矣于審諸已則無罪也豈不當免其罪乎昊天之感甚大矣子審諸已
則無辜也豈不當免其辜乎夫我無自致之罪而有無妄之災亂之虐人何其
作也

詩經

卷之二十

十一

疏解此章傷已之被謫也上四句緊相連看總是言無罪而遭亂之故所以自
訴而求免也下四句即無罪無辜二句意不必以上四句爲憑亂之大下爲無
致亂之由也亂字且虛說雖以遭謫爲遭亂然是通章發端語如此體者善惡
混淆是非顛倒而已彼其害也亂字非即謫字然信謫因所以生亂也謫字未
露二章以後方出已成秦德即亂如此體也但無罪無辜二句合說相連下四
句分說倒說無罪無辜二句猶低說下四句看兩字字字已說已感謫謫言
之肆虐太極謂亂人之詞極已字秦字猶令人言句下也不容復加之詞無罪
無辜者子伯服兩字蓋身罹其害反覆致書詞更令人言其之意○詩格解于
漢三句言其言非通篇之詞也

亂之初生辟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謫君子如怒亂馬適淵君
子如社亂馬適已

賦也憎始不信之端也沛客受也君子指王也謫疾沮止也社猶喜也○言亂
之所以生者由謫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伯審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

事。楚夫降亂雖出于天而生亂者誰歟。夫亂之初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如
人而王涵容之不察其真偽。執其狐疑之心。故米說人之口矣。及亂之又莊者
則說者知言之無忌而後進。而王遂信之。不覺其相人之深。則正人因之獲罪。
而亂勢遂成于斯矣。使王于讒人之言。知其能生亂。若斷然怒而責之。則大智
獨斷之休。自有以杜含邪之口。無異獲免。而已成之天可回矣。亂庶其遏乎。
于賢者之言。知其能弭亂。若斷然嘉而納之。則正人信任之下。自有以融懼好
之氣。無事可免。而泰樞之天可復矣。亂庶其遏已乎。其如王之涵容不察。謾信
不分何耶。

陳解此章言亂生于讒也上四句推本亂之所由生下示以止亂之道而傷其

不能止。亂之初生，句以始生之非言亂之。又生句以既成之勢言。始既通一句中，讀者讀人之骨賦微巧，與越讀者皆取氣疑而散情狀。通之一字，是主要害處也。小人以不恕之言，搖動君子，人主不為之別白，遂致垂著于胸次。而通之于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疑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所以疑者，往往以為有驗，居然可信矣。此即含有下四句意。發疑之猜觀者，讀者也。一言足以廢千百言，讀者也。故通師是不能恕，此不能恕，則欲不能事，便是不如祖如恕句，以通惡言如祖句，以揚善言。讀者起，則使人退而亂本思，故亂本思，讀者言。亂則賢人進而治日盛，故亂本思也。亂則賢人退而亂本思，故養生。祖如通疑，讀者也。如斬草除根，王惟不然，天下所以幸于東也。如恕如祖，口氣頂上，文極急，正與始通相反。兩庶乎，庶用如字，相應。通字亦極其形容。見口在中心，一轉聲聞，馮吉人曰：此四句雖說可以已亂，其定要在王下，發意方是詩旨。註今王涵容數句，總數在後。○大意言君子涵容信謬，故亂成焉。若如恕如祖，必無此亂矣。非是引荷語案。○嚴鍾谷曰：此章言亂生于疑，誤生于

優柔不剛所謂懷柔之心者求號賊之口待不辭之意者開羣臣之門也
忠義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履^上危^下亂^中是用長^上直^下反^中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孔甘亂是用餓^上匪^下
其止共^上維王之耶^下

賦也。應戰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說人也。饒進耶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和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說而倍盜以爲虐。則亂是用暴矣。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說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維共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臣請夫君子如亂國遠已矣今君子不能信賢者之能已亂而屢遇以相要則忠信薄而人心疑君臣之間嫌隙生矣亂不是用長乎君子如怒亂國遠沮矣今君子不能禦讒而信盜以爲虐則心志惑而羣奸倍小人之害植根固矣亂不是用暴乎且諛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是在彼者又有投我

之機而中吾之好矣。亂不是用進乎。然此謔人不能供其職事但謔口交鋒徒以爲王之病而已。豈真甘美之可啗而有利乎國哉。

亂盟 此章亦言其信譏致亂也。上四句刺信譏之長亂。下著謔者之所以能致亂。亂盟二句承上如社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上和怒二句而反之。盟與賢者盟也。南台謂與謔人盟者非是。人有疑則盟。盟之數者疑之淫也。君與臣謂心析疑相信。何盟之有。况于疑乎。賢者而屢真盟。分明猜疑在心。牢不可破。示謔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盜指謔人。小人苟欲潛人。每每乘隙伺隙。惟恐人知。故名之爲盜。信盜者言不能察惡而盟。譏也。信之不疑。則彼心肆然無忌。終日招搖。故曰亂暴盜言孔甘。又承信盜二句而中之。大奸假忠大佞假信。故其情雖盜而聽其言皆津津有味。故曰孔甘。後者靡傾之意。謔人甘言以致亂。美矣。適口以脂華王之甘言是饒亂也。甘字雖不關王而中即含啗之不厭。意在不然言無甘如王之不用何。註引長樂一段發明盜言孔甘句。詞法極切。不關于言義。了然并爲文時有此議論。亦自磊落不啻長字自變字。魯承字。

奕奕^{呼聲}屬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大猷}聖人慕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踴躍^{踴躍}趨進

與而比也。奕奕大猷。秩秩序也。猷道其定也。蹕蹕蹕蹕。跳虎跳兔也。○奕奕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子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蹕蹕蹕蹕。則大猷之比焉。反覆與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串謹夫王莽于說。以致亂如此。豈讒人之心。果難測哉。彼奕奕然。規模弘淵之廢廟。所以安神靈也。若難作也。惟君子存畏敬之心。乃能詳于區畫而作之焉。秩秩然條理有序之大猷。所以垂世教也。若難莫也。惟聖人盡經綸之道。乃能詳于品節而莫之也。況他人有心。藏奸隱惡。若不可得而知也。惟我察其奸媚。其陰。得而忖度之矣。彼蹕蹕蹕蹕。陰險狡甚矣。自以爲物莫能制之。忽然遇大則

覆之矣然則謊言蓋巧遇智則明不猶是乎

疏解此章言小人之心不能逃君子之明也上六句與說人之心不難知下增
說人之心不能逃此章全在他人二句爲主與是興此比是正此也故曰反覆
興此義廟雖有而君子能作之見推王蓋制也大猷難定而聖人能定之見惟
聖靈倫也以興人各有心難忖度也而我能忖度之德以能所難能爲興前廟
以奉神後殿以藏衣冠矣矣是規模弘潤從養廟看來君子是仁孝誠敬之至
的人作之謂君子不忌廟考但存孝敬故能作之也就畫上看大猷卽倫理
我我是有條理而不紊莫者品節之不差經綸之各當便之一定而不可易也
作已道立教之意他人有心卽孔懼之心排而善長倫非區區令人不可測議
故下文以發見影之末二句以發見過大則物比說人遇智則明也遇字着力
見未遇君子故僥倖以逞其計一遇之則情傾顯露矣

在下漆桑木君子樹叶上反之往來行言心積數之蛇叶音碩言出自口叶上反矣巧

言如黃鵠叶厚反矣

與也。荏苒柔貌。柔木曰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辭也。○荏苒柔木則君子伺之矣。往來行貌。碩大也。謂善言也。頗厚者頑不知耻也。○荏苒柔木則君子伺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于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于口哉。言之說可羞愧而彼頗之厚不知以爲耻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其斯人之謂與。

中講然非惟心不難知。而其言亦不難辨。彼在濛濛木可備樗用也。則君子樹之而加以培植之功矣。在來行言。似是而非者也。則心能辨之。而知其是非之實矣。彼蛇蛇順理之頑言。出之千口。則足以扶世變正人心。固其左矣。若如費之巧言。變態百出。矯偽多端。言之徒可羞愧者。而彼爲是言以悅人。蓋亦頡之厚。而無所用耻矣。夫出其無耻之言。莫速吾心之鑒。是譏人之言。亦何難辨之有哉。

疏解此章言辨人之言辨之亦不難也上四句與譏言之易辨下斥其言之可
風以柔木之易樹與譏言之易辨君子樹之詩人詔亦影影拈過勿厚能字行

言即浮浪不慎之言一說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準也言獻于君忠邪易見如往來之人過于前未有有目而不見者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何正所謂心焉數之也此因下傾言巧言故云然不知此章原爲起諛言而發正不必爭好醜諛言不可云行道之言蛇蛇兩句特以起末兩句之義全重巧言一邊不是旨得謂說文氣口見蛇蛇頌言者既不欲以喜新開麗之說取名當世大適爽快意信試往往以一言之忤而誤軍國憂然思往往以怨憤之過絕其感悟故李德裕直字忍辱受之者可以爲恥而言之者足以爲恥也陳聖歌詞言然有序而口頭絕無回互故曰出口矣今言情飾多結起態百出有如策策之可聽豈虛出口品而參以笑人固然不愧故曰顏

〔中〕然非惟言不難而其事不難除彼何人斯其姓名吾不得而知也觀其所爲則居河漢卑下水草葦蕀之間其人品都可見矣夫人之敢于生亂者爭勇也徒類之多也公族無爭也無勇也何足以致讎而讎口交搆專爲亂之階梯意其勇或非吾所及知乎則見旣微而且腫有此痛疾平居已不可伯仲雖欲奮勇以服人亦何能勇哉而其爲讒譟乃大而且多若此是必有以助之矣夫究其構亂之謀雖若多助而究其與居之徒則無幾何殆亦不甚多也夫以勇之微而又徒之衆是護人之本亦何難除也哉夫悅心不難知言不難辨本不難除左若可以無亂矣而猶有亂若其其太德者亦以王之不悟而用之故耳此吾之所以莫評而控之于天也歟

三

疏解此章反覆其詞以曉惡之總見諛人之本不難除也彼何人斯已是斷薄不足效非諛言也大句設言是箇下流賤品非真居河嶺也無辜四句言其勇之微既微且短又設言以曉惡其大非真有是我也爲猶將多大混朝廷之是非且機誠百出而莫窮此必有權當爲之羽翼幾何者言當羽無幾也諛人之伎倆如此則驅除亦甚易耳未要數出王不能除去之意見其罪不專在諛人○疏義云爲惡者弱當惡者寡是亦無足畏也始此意看好○大抵亂世小人多有乘機握勢惡霸說變枝當扶株盤結根據人主縱欲驅遣莫可誰何者此其言其易去見王任用之過也亂如此應誠非降自天矣○楊伯祥曰亂人役稍離聖世不能盡無而王越既聽則諛邪自隔屏息故鉅臂之于口如孔甘之可嘗臂之于目如曼兒之莫測臂之于耳如葉齊之可聽而能移投杼之口卒難移石之心有辨諛之貴者可以思矣○張麟峰曰大凡國家之有小人最患其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雄恭厚以欺一世之人使當年卽死諛如其偶如王介甫言依于道勸引經術神宗以爲聖人雖司馬君實

巧言八句。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日之厚而因究其反側之心也。推言之。首章言從行疑之也。二章不明言其難而嘆今之薄諷之也。三章言其欺天背之也。四章惡其與已相偏絕之也。五六章既紀而望之也。七章言其相知而猶進說詰之也。末章言其情不能掩愧之也。篇中朔題義深。不入我門等語。俱是托言。○一說。此詩上七章皆託其反側之惡。末章表已作詩以究其反側也。大抵此詩一篇以極反側一言盡矣。語暴公之爲人。不過反側二字。窮暴公之心術。則孔艱二字盡之。故首發端而以爲言。世其說亦好。○篇中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來爲快。則彼愧汗難

夫

全之德宛然在目而謫籍之罪亦不待言而顯矣故曰以極反側然謝意終不
可說出只言始厚今薄便見○蘇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文情齊之不熱
入門還人等語爲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教數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在此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艱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門反伊誰從從律暴之云

畿內諸侯也。○曾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從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爲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曾說于時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申謠咏何人斯者曰朋友之相親情也亦貴也而或至于相疑則非其常矣彼何人斯其姓名吾不得而知也而其心則憂鬱百出情偽多端其心甚善險矣然使其不逆我梁固無望其人我門也胡爲道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以一相顧乎既而問其所從則維暴之云夫暴公與我同爲卿士旣從暴公而不入我

門則今日發揚之實吾不能以無疑矣

〔疏〕此章設為疑詞以怪之也。上四句是疑其人而怪其疎已下是疑其入而得其所從。孔疏言其用心太過也。此二字括盡上文。胡適我梁二句亦見得心之孔細處。胡字怪而嘆之之詞。梁字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問其從行也。維梁之云正指其人為謂已之人。與昔句相應。不欲直斥梁公特設詞以相呼也。謂已意且慢說。証夫以梁公二句是承子防詞。若講出則下章維為此句說不去矣。明明是梁公譖已而特設為一人以言梁之罪而又以從梁之云。無端之若信若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梁公而梁公之心如芒刺矣。一從行離為此胡胡適我梁不入喧我始者不如云不我可。感也。二人舉公與其徒也。喧我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適我梁也。又不入而喧我。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疏〕夫梁之被譖。既有所疑。則不在舉公必在舉公之從矣。下知二人從行。果離已而離之乎。夫既使我得罪而失位矣。則當入而喧我。也。胡適我梁。又不入而喧我。意者以我為不可耶。爾不想始者與我親厚之用。豈肯如今不以我為可乎。始此人也。則以為可而厚之。今此人也。則以為不可而薄之。是豈近于人情者。吾誠不得其故也。

〔疏〕此章意。應由去詞以誤之也。上四句是答稱已者之復陳乎。已下是見其始而離之從字。根上從字來。誰為已明知其情。猶為不知之詞。此詩人之忠厚處。既得譖即稱已得罪。則失位。故當入而喧我。為稱而責其不喧。微詞也。始自胡胡胡胡。言今自出已時言此二句。只承不入喧我。說不必兼譖已言。言胡始者。意者不如今日之疎遠也。意者爾云我不可。故不入喧我乎。不然胡若是想也。此意當與伯氏吹竽二句略看。不知字。直貫到可字。一氣說。○大抵譖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則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因以諱之曰始者不如云云。

彼何人斯胡適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叶韻四反

狀也。陳安塗也。室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謫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汝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謫我也。

〔中〕然非但避我梁而不入也。彼何人斯。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胡為適我之陳而不入見我。使我徒聞其聲。而不見其身。是何其踪跡謫秘之若是哉。彼其心必以為人可欺。而用其智巧以欺人。夫固不愧乎人矣。然天之明察。無影不彰。豈可畏也。汝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謫我也。

〔疏〕此章責其負人欺天也。上四句言其踪跡之謫秘。下示以天之不可欺。証陳安塗其北當階。其南即門內。當也。觀園裏美人充下陳。亦是此陳字。聲即趨走之足聲。知其適我梁。適我陳。是聞其聲而不見我。是不見其身。此乃舉公善懷。見舉公故托以惡行。而與去也。言其行踪之謫秘。正是言其謂已之謫秘不愧于人。二句不平。重言天上。言王謂謫秘不。正言可愧也。天以昭察言。爾氏謂踪跡謫秘是以人為可欺。未是人可欺者。以智巧可得而施也。天不可欺。亦聰明明長智巧不可得而施也。○一說此二句。証作直刺之。十詩氣似早蓋謂吾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手。爾固不愧于人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詞氣極首。勝于証解。自始至五章皆寫小人謫秘卑鄙之狀。

〔疏〕此章意。應由去詞以誤之也。上四句是答稱已者之復陳乎。已下是見其始而離之從字。根上從字來。誰為已明知其情。猶為不知之詞。此詩人之忠厚處。既得譖即稱已得罪。則失位。故當入而喧我。為稱而責其不喧。微詞也。始自胡胡胡胡。言今自出已時言此二句。只承不入喧我。說不必兼譖已言。言胡始者。意者不如今日之疎遠也。意者爾云我不可。故不入喧我乎。不然胡若是想也。此意當與伯氏吹竽二句略看。不知字。直貫到可字。一氣說。○大抵譖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則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因以諱之曰始者不如云云。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韻胡適我梁祇役投我心

叶韻四反

往來之疾若飄風然亦不見其身之意往來二字須活看至此則為來不見則為去矣胡不自北二句緊帶下二句看蓋與我不相值則我心猶可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遇則兩心之離淵適所以投我心也胡為其然也此有惡其相值之意

願安行亦不違舍可謂之亟行也脂肅車者之來云何其時

賦也安徐遲驅舍息疾行望也字林云肝張目也易曰肝張目三都賦云肝張目是也○言兩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肅其車也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詳讀且爾通梁通陳而不入見我其假托之詞必曰行亟而不及見故耳然兩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肅其車乎今脂其車則非亟矣乃托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然則兩之往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卷之二十

三十一

願解此章已絕之而猶望之也上四句推其亟行之非情下是冀其來見亟行二句是言其托詞非是蓋事當時未必真有此托詞也但見設為之語多方攻詰之便之詞心自難耳查者之來欲其投至梁至陳之微而人之也云何其肝望之不至而深致其疑也○脂肅是通梁通陳之托詞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查字宜玩見得一來便了原無深求之詞○或云一則曰胡通我梁祇解我心再則曰一音之來去何其肝天既知其請我矣而猶為是望之之詞非故假此以詰之也蓋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日若此既自不能自信之心亦有不忍遽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者若平時無相與之者而為是請我之言固亦弗之恤矣

願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意者之來仰我賦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兩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徐還而入則我心猶難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兩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蓋氏曰是詩至此其辭益難若不知其為諷矣

申讀天汝往而不入固已絕吾之望矣猶還而入則情不終絕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兩之心反覆相許我不利而知矣然則兩之還也何不一來見我使我望汝之心得以自安乎

讀此章亦宜設詞便之而轉動也上四句深疑其不來下是望其來見故舊之好不容以言球俾友之情不容以終絕往還雖已然也但當詳讀我易者不似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親否難知者即上孔殷未反聞是也上章望其一來就往往時其章望其一來就起時說總足多方攻詰使其無從耳仰我祇也何有意蓋謂我心以一見為安爾之不一來也于心寧獨安乎想昔舉公之游亦自知其勉負愧而不散見故蘇公特著此二章以窮之其詞縝密而意獨切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諱不我知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伯氏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然則士曰壎大如鴈于篪上平底似稍細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闊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諱諱也三物犬不難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不我知而諱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卷之二十

三十二

願解夫爾之往而不吾見也固以諱我之故矣然豈其情之不相親而心之不相知也哉念我與爾同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伯氏兄也既吹壎以備之仲氏弟也則吹篪以和之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如此是我之與爾勢相聯屬殆有知物之在貫者豈誠不我知而諱我乎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爾必有所以繫爾矣然則爾之我知蓋亦有素者奈何其諱我哉

讀此章亦宜設詞便之而轉動也上四句推其相親之素下深誣之也伯氏吹壎言見愛乎弟而伯之起仲氏之和也仲氏吹篪言弟愛乎兄而和之以德伯氏之倡也此二句須申讀不必如諱我以伯仲貼親愛以壎篪貼應和者次壎虎王謀國之時一議一論相為唱和而不拂逆上說此便有恩氣流連精神契合若或聯屬固結之意故曰如貫我知謂知其謀國之忠敬身之美也

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爲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謂詛之新字正指相知意看相如何待于今日相信何待于詛盟若此云者正謂面是背非非協恭和衷之義耳○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柔臣以大民以樂孔氏疏云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故總而言之也周孔疏云盟是盟將來詛是詛往過按此則知魯公之于暴公事爲往過故稱詛也集傳盟字特因刺面而牽言之本文用不得盟字○上數章反覆以其不見爲疑猶有不容絕之意此與下章始言其證已而深致其絕之之詞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視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視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視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謂盡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兩反側之心也

則不可得有_音面_音視人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也。視而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域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視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兩反側之心也。

辭經集成

三

幻而難窮者也。使爾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爾乃覲然其一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其反側之情，豈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敘其昔日胡爲而厚。今日胡爲而薄，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使知詐可以欺君，而不可以欺君子之見。奸可以中人，而不可以道衆人之議。庶幾由此悔悟，而于此同孔聖之心也。是歌之作，豈徒哉夫？始則指其心之孔聖，終則究其心之反側，旣絕之中有不終絕之意。蘇公可謂厚于處已，而恕以待人者矣。

顧解此章言其情不能掩也上四句言其情之莫掩下言作詩以究其情鬼魅與人相形看盡鬼魅無形與聲故不可知爾雖逝我榮而不入我門雖聞其聲而不見其人而其面目固顯然視人也豈能終逝與好歌總不外追其始時之厚而著其今時之薄也○王臨川曰此詩本以絕之也而曰好歌欲其悔悟于心耳反側拈譜已說既就焉相知而復相諧使見其心之反側也蓋至此始顯焉以斥之矣○初武王封蘇忿生以溫桓王八年王奔蘇忿生之以以與鄭是繄暴公之詩也時蘇公被逐而失國因作此詩以絕暴公王氏外註以大故武

暴公而以長歸歸蘇公事無所考但玩本詩溫厚和平必出有道長者之言則
姑從焉可○凌駿甫曰嗟夫人情始厚而終薄者獨一蘇與暴乎哉彼寇與丁
同在中書而丁卒逐寇趙與秦同居政府而秦卒傾趙大抵君子小人不吝
立其始也小人飾說以相親而君子身爲所惑其終也小人恃寵以相忌而君
子每爲所抑吳緩如狄萬古一轍噫處僚友者可以鑒矣叔卒而下安得協心
體國之臣以振頽虎之道而追潘部議卿之風乎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

此篇專責譏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于君不義于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紀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責其許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帳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自北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人也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齊集集成

三
四

之漸進而致譬于人抱之欲人因其言而知所以與謾也以諧字為主一二章責之也三四章諷之也五章怒而諷之六章斥惡而痛絕之末章則言作詩以爲君子戒也○玩爲卷伯者四字此謾已在宮刑之先而作詩又在爲卷伯之後則皆是敘其遭謾之由以見謾之可恨

此也。雙小文之貌，貝水中介，雖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遺謾，而被宮闈爲者，伯者作此詩，言因蕤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此譏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太甚矣。

所謂狹巷伯者曰自古忠臣義士之心不白于天下之前者未存不自誣人始也吾嘗傷之若夫姜其文之小也且削文之大也因妻非之形而交攻之以成日鉤不猶誣人者門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乎夫過可原也而加之罪已非長厚之風矣況因小過而飾大罪彼爲是者絕無忠厚之心于德爲薄于德爲忍是何其所爲之太甚耶

言以自防也不則空難矣蓋意若謂庶有裨于古子其是謂說口而極其
危不止及一人而已○由王之世大臣傷于讒而如蘇公小臣傷于讒者如李
人孟子則上下其詞少免乎○顧辭士按遺書取言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被
讒而辭本不甚信後漢末章詔又曰諸端微者而得及大臣此則沿古解而不
覺駭愕者也不可用○記云好賢如輔衣惡惡如仇○而得及大臣此則沿古解而不
試而民服○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速說人之禍與漢人之形狀可
謂極矣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巷是宮內道名巷
漢所訓承巷是也伯長也王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
遷贊云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
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見之安無
間之可何矣今也亦傷于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于此云

卷之二十

十九

谷風章首○題詩三章俱是怨詞總見友誼之薄也首二章怨其始合而終
米章怨其不當以小怨而見廢也以忘我大德而為王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
樂只為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將恐懼二句即是大
德安樂棄子即是大德棄子內便含有思怨意本章即中上意要相怨應不
左則說○徐敬強云上二章是與時有安危友則有厚于危而薄于安下是
事有得失友則有忘其得而計其失初非一申意○首二章且慢露怨意以
合其意弱之明是患難相依而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藉以小怨大德
分任其辜亦誠不以富亦祿以異之意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此朋友相與也習習和風也維風也雨也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
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安樂何將
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以忘情者彼習習然和謂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澤之氣類之相感夫固如
矣追思昔日故嘗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而患難之相恤矣至于安樂之
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而汝轉棄予有不復顧念焉是可與
其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讀解此與下章各上四句是近其患難之相親下是怨其安樂之相棄春氣上
升風自谷出謂之谷風風雨不干言風發而雨即發也有相須不舍之意故以
起興至四句止末二句在與外維予與女言相親則於前有所不解誰人不
相及也維予與汝重言予字女轉棄予重女字維予與汝重言予字女轉棄予則
有參商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相棄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此朋友相與也

與也頌風之笑輪者也實與置同置干懷親之也如道忘去而不復存者也
雨謂習習然和謂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澤之氣類之相感夫固如矣追思前
日雨當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而患難之相恤矣至于安樂之後正宜追
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而汝轉棄予有不復顧念焉是可與其患難
不可與共安樂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卷之二十

四十

讀解風之自下而上曰焚輪即旋風也說者謂風之變遂如大之焚風之起旋
如車之輪履轉云焚輪謂之頌扶搖謂之疾郭璞云焚風從下上也頌風
從上下也頌亦止以風說實予于懷止持其人說不比上章以風及雨與子與
女取及字與女兩相須意只以頌之旋轉與風之親密為是此意非至四句止
言予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棄予如道如人行也道忘物忽然不復存也占詩云
棄我如遺跡加一跡字發明為多緒云連明亦請詳追思前日雨當將恐將
懼之時則維予與女而患難之相恤矣至于安樂之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
奈何將安將樂而汝轉棄予有不復顧念焉是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共安樂
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此朋友相與也

此也惟鬼山嶺也○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
草無不養之木況于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與也
中語所以然者亦思小怨故耳習習谷風被拂于摧鬼之山則風之所被者廣

意以爲國物工價甚昂之故更在土者有民木之節手國人人爲千

家與之往還不問

不無各得其宜，此已謂之爲一箇父母生己之功也。

廉解氏章上四句是言其失養而致窮獨之悲下推言其所以可悲也錯處父母得比子只取相資之義不取大小錯之體而取用之不繼由提儲蓄之不知故曰維艱之難父母與子相依爲命重在一邊言父母賴子以養而子無家

子者以爲觀者言其謂父母之德也禮詐自見末句變見親恩本不可不報而
又失其義其將如何○君之恩指以足報以爲當有也至于僕躬身亦親
之有也數指實報也而況身之外乎而況身之外且不致之親乎哀痛可勝
道哉○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庶幾此詩之義

南山烈烈風發民莫不哀我獨何事

與也烈烈高天發發疾風發發也○南山烈烈則風發發矣民莫不養我獨何事此言也哉

申誦天四柱之恩既不能報則哀傷之情其能自己哉彼南山烈烈而高大風發發而急疾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受吳天四柱之恩而獨為養之不終其功勞甚矣幸其勞瘁多矣何若其不幸哉夫斯人之不得終養者出於所遭之時有不得已而然耳乃不自愛而以之自罪其哀痛迫切如此真可謂孝矣

南山律烈風弗弗及民莫不哀我獨不幸

與也律律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亦終也言終養也

事雖南山則律律矣風則弗弗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受吳天四柱之恩而獨為養之不終其功勞甚矣幸其勞瘁多矣何若其不幸哉夫斯人之不得終養者出於所遭之時有不得已而然耳乃不自愛而以之自罪其哀痛迫切如此真可謂孝矣

經集

卷之二十

聖

不辭此二章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而反其意以為也孝子既抱衛恤之痛觸目生感瞻南山則風發發而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養我獨何事我獨不幸痛極之詞也何官不幸皆指不得終養之謂民莫不養亦只是得終養意○唐劉川云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此特嘆其不如人耳非至此又言其不得終養也○朱豐城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于嘆咏者如陸贄揚羽皆是也而憂養之詩獨使人讀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陸贄揚羽思念于父母尚存之口憂養之詩感傷于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瞻瞻于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既沒客觀之不可以復見音容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之樂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恩思領復之勤同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憂養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如是詩之念也若父母既沒請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推牛而祭不啻

歷述親存也故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其建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為堂高九仞候題三國傳教百眾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又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聖之前有賢者至則舉而也彼得據據哭于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皇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役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聞吾事君夫之二也與友厚而小范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倚而泣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議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吁子之可効于父母者推日報耳至于報之無從而我心誠感矣況于一日之養而有不得乎此當然悲心所不欲自存者也○附錄魏王哀事○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吳將孫資敗之死者數萬人昭聞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昭曰責在元帥昭曰司馬昭欲委罪于昭耶遂斬之○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投三祭七辟皆不獲于墓側且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為晉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又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執書痛哭由是受學者廢棄其篇不復講嗚呼昊天四柱之恩欲報無由其哀痛且奈何哉○附錄梁之梁全章文并文評以資觀覽○歌時我者痛乎其言之也夫終養人子心也而竟以失養終于獨何心能不悲哉想其擇擇而言曰嗟哉我生之不辰也陛下之賦情焉絕矣終天之恨夫復何言所可痛者惟是親之望我我之負親不能不為之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而不親之憂望者乎已矣不我而講矣哀哀父母劬勞如何而又不親之憂望者乎已矣不義而附矣哀哀父母勞瘁如何吁嗟乎悲哉嗚矣生與死之未能情特安然出與人之誰訴父兮子又何忍言其生我矣母兮子又何忍言其親我矣子及記其附寄我長育我矣下猶及記其領復我懷抱我矣親年漸暮嗚呼如起跋二天涓埃時補我獨非子也歟哉何居乎夫養之官偏中于我哉我獨非父母也歟哉何居乎卒養之樂獨非子也歟哉我其能忘情于南山哉我其能忘情于風發發嗚呼孤魂飲恨兮子子含冤死者有知今安得從之于九原嗚呼夫

經集

卷之二十

哭

子子含冤死者有知今安得從之于九原嗚呼夫

葬我六章四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晉王康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四七

有餘音有餘宜音宜殞音殞有音有排音排棘音棘七音七周道如砥音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音視

反瞻之

與也。辟滿也。饑餓熟食也。抹面貌。棘七以棘爲此。所以裁羖肉而升之於郊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厲行小人下民也。睦反顧也。湛澤下貌。序以爲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餘養殮則有抹棘之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于周也。

平諸賊大吏者曰盛世之時其民樂安世之時其民哀予今處衰亂之世寧不
得暖燠之活乎哉彼有陳然濡粱之熟食則必有操然之糲也予以爲國令歸之
引之于鄉矣況此適周之道其平如砥則其礼必如矢予以爲國令歸之
矣奈何周道如故人心改觀阿也在位之君子其德之以爲朝貢之區亦平之
小人則視之以爲往來之路皆樂有周道之可山也至于今則周官之威風不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周道之平直下致其追昔傷今之情也簞食隳然突而不

平則棘七林然曲而不直矣周道之平如砥焉其直如矢矣此是反應亦無大義如砥以平原口述言其間周禮之起伏林木之喬蔭豈無險阻而闢險無征覺其坦坦如砥之乎也知矢以應道千里言其間太山之潛嶺人河之迴環豈無屈曲而洋洋不滯覺其衍衍如矢之直也所疑指朝觀台同而母來者咸字雖是瞻視之視畢竟亦是行登觀此路以行也所疑所謂要見臥後均平時今人自然遶道氣鬱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履視朝興所以滯也潛然所謂望城欲觀之狀鎮而出津今請未驗証則以東方之賦役二句直渡下章矣瞻顧二句且渾勿人講是言故云等食之薄者棘七物之役者言往昔朝周資養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日而墜之今惟貨賄是資勞役是供疲于奔命大異于昔矣此說亦佳但不合典禮○

經集成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四

君子所履二句。顧東江文云。潘韓君子。或謂親會同而趨歸于京師。或勞來何宜。而出使于下國。我車我馬。悉于此乎。經行冠蓋相望。而凡患有憩足于道。路

者莫不鼓腹旋踵而瞻望其威儀也我徒我御恐于此乎往來僕御辭矣而凡
偶僂提攜于阡陌者莫不舉首轉盼而景仰其風標也廖文云君子有朝聘之
行彼則夾道而觀相聚于車馬足之下君子有貢獻之舉彼則趨途而望來
會于停驂駐節之餘所在成羣而喜見國家之盛事觀者如堵而欣逢太平之
儀稽楊伯祥亦曰周之盛時朝聘會同循周道以歸往冠蓋相望儀衛赫奕輻
一時之盛沿途小民莫不鼓腹跽膝瞻望其威儀快觀其丰采故曰云云此俱
作西觀之視講又兩句一律說玩註小人視焉焉字口氣中說亦安

大東^東行^東柳^柳柚^柚其^其空^空 東^東行^東柳^柳柚^柚其^其空^空 東^東行^東柳^柳柚^柚其^其空^空 今行彼園行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梓材練者
也柏受統者也空蓋也僂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曰侯之貴臣也同行大將

軍講然東人賦役之困何如彼東方小大之國固非一邦然自其供于賦也則皆困于布縷之征而枵櫛之上無復懸絲之存雖糾糾葛縷亦可用之以履霜矣自其供于役也則皆困于力役之征而僮僮公子皆奔走于周行之上銕往來之勞亦莫得而辭之矣夫以供賦之故而至于空枵櫛則傷于財可知以供役之故而至于勞公子則困于力可知是以使喪其之深以至于初也不亦重可慨歟

藏解此章上七句敘東國討役之開。下切在己之憂。小東句。提槐杆植三石。首傷于財。傷能三句。言困于役。未句。總承。○顧縣士。上四句。見傷于財。下四句。見困于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易提履。需足。其空。意心疾。承公子也。此物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殊與証不合。杆軸其空。非謂無杆植。是杆植之上。無還緯也。易感嚴霜。則禦寒之衣服不備。可知。公子往來。則小人之疲于奔走。可知。皆

卷之二十一

四九

舉一以見其餘。遺路屢霜已兼道。路凄涼之狀。而公子往來。總爲轉輸財寶。則力亦疲矣。觀下文事。言憫人亦可見。

有別音反沉叶才反泉無反獲音薪音契音寤音哀音我憚反人新音是音禱音新音可音祓音

與也。刻寒也。也。側出曰沆泉。瘼也。也。契契。勞苦也。憊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薛氏曰。新已瘼矣。而復瘼之。則瘼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又則庶其載而行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而復原之前府有湖沈泉向其無浸獲諸焉。見民已勞矣而役事之則刻禁焚
所浸以立十磨可也。悍人既不可勞而庶其息而安之無使爲力役所苦以至
于病可也。若觀其勞而不知恤明勞者有勞矣上之人亦何忍使之至此耶。
職解凡章上四句是卽物以興人之見。因下是卽物以著人之當安也。此事以

四子教育二段一作意。首四句是卽物而興下四句只是因興意而並言之。

可作興說樊楚者憂苦切心之意樊楚猶就詩人自言哀者我哀之也西漢
樊楚然竊嘆者乃可哀之憚人也此興與意不叶憚人繫指東人說憚不專力
殺凡樊楚之類供意之困皆是正見新非他人之新也亦可以載矣憚人非他
人之憚人也亦可以息矣此望西人之息之也○此章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
國恤之人而冀其安之也安矣而不能安之此民之所以益病耳卓意雖主賢
殺者言其寔倍于財者亦此憚人也○鹿野六興意言獲新尚不可按况此樊
楚之竊嘆者幸非可哀之憚人乎極是簡明○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費叶西人之子饗餐衣服音蒲叶舟人之子能滌是藥音葉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之反

舟楫之人也。能服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小雅

五十

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

申達然我東方之所以困者正以賦役之不均耳彼均爲王之臣民明當均賦王之賦役也今東人之子則財力俱困專主勞苦而不見慰撫矣西人之子則財力有餘絮絮衣服而得以逸豫矣以至西人有舟人焉亦熊羆以爲裘夫以熊羆之裘見于舟楫之輩其視葛屨履絳者爲何如西人有私人焉亦試用千百俸夫以百俸之試且見于私家皂隸之屬其視僕僮往來者爲何如賦役不均群小得志如此抑向西人之幸而東人之不幸也哉

疏解此章正與第二章相對總是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諸策紛紛如瞿昆湖云主二句是賦役不均下六句是羣小得志袁元澤云上四句言賦役不均下四句言羣小得志似各有碍處依本讀平字說去而賦役不均羣小得志自見註諸侯之人對京師之人言非四諸侯也職勞不來語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餘極之者見來用之也兼財力言勞者慰其情也卽昔所謂勞之來之然詩亦曰此勞使臣勞還師勞遠役皆來字之義說上之人以此體手下情則下之一見

也。君子朝宗。今也公子奔命。向也小人景附。今也憚人憂勞。嚴霜降。薄夜寒。流果流積。新穀不賴。同行而心坎。嗟。嗟。我東人勞不勞。來不來。可無聞耳。所不釋然者。西人有東人。東人不得以爲。西人試私人。東人不得以試。公。十其至東。嘉禾。西流。東。東。玉。西。土。地。何。如。也。一。水。流。不。流。之。東。女。東。西。南。北。望。以。求。一。助。乎。而。今。何。如。也。一。水。流。不。流。之。東。七。襄。榮。榮。補。朴。之。空。啓。明。朝。出。候。候。候。于。窮。途。長。庚。夜。仰。候。候。于。永。夜。牽。牛。安。在。輪。航。空。勞。飛。成。行。鮮。食。何。日。無。粟。水。而。望。饑。饉。伏。見。笑。于。南。箕。無酒。漿。而。思。把。取。徒。貽。誤。于。北。斗。傷。哉。已。矣。天。不。助。我。矣。雖。然。我。不。敢。怨。也。載。望之。載。望。之。此。其。舌。唇。伶。斗。柄。西。揚。又。何。爲。者。嗟。嗟。我。東。人。也。而。西。也。南。也。北。也。造。出。以。因。我。耶。西。人。有。天。東。人。獨。無。天。耶。西。人。天。之。人。東。人。非。天。之。人。耶。人。之。而。我。特。有。天。天。之。罔。我。特。有。誰。耶。嗟。嗟。若。天。謂。之。何。哉。惟。有。清。然。泣。數。行。下。耳。○慈。隨。景。集。哀。與。泣。并。○用。長。短。句。法。按。計。全。題。錯。落。可。喜。

大東七章章八句

詩經

卷之二十

五

四月章。公。言。通。時。人。章。標。是。歷。敘。已。遭。時。之。亂。而。著。作。歌。之。情。也。日。勞。之。意。在。我。日。擄。一。句。而。廢。爲。殘。賦。二。句。是。擄。擄。根。由。折。言。之。言。章。主。三。章。言。禍。日。進。而。四。章。則。擄。之。所。由。起。以。怨。其。上。五。章。又。言。擄。之。不。息。而。六。章。又。言。擄。之。不。獲。見。以。怨。其。上。七。章。言。去。亂。無。計。未。竟。有。作。詩。告。哀。此。要。見。慘。慘。無。望。于。玉。意。○通。篇。想。見。四。時。悲。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天。札。之。氣。擄。日。進。只。借。時。序。以。見。之。若。直。以。時。序。過。下。又。不。怨。矣。體。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叶韻

與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也。已。逮。未。之。月。也。○此。亦。通。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我。先。祖。匪。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中。通。於。四。月。者。曰。人。生。幾。序。之。中。榮。枯。皆。有。以。自。託。字。甫。之。痛。何。或。得。以。目。竟。果。如。是。亦。安。見。其。可。哀。乎。若。今。日。有。大。不。然。者。四。時。之。氣。推。四。月。而。純。陽。而。漸。暑。之。威。惟。六。月。爲。尤。甚。是。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重。約。之。勢。蓋。有。所。必。

至。矣。况。願。孫。一。氣。未。有。難。考。而。不。愛。子。孫。者。我。先。○豈。匪。人。乎。宜。有。以。陰。佑。我。矣。胡。忍。使。我。遭。此。而。不。爲。之。懼。乎。

○此。章。言。亂。世。之。禍。與。若。氣。隨。烈。同。故。以。夏。暑。爲。其。言。者。去。有。時。禍。去。無。時。在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何。忍。以。禍。害。我。也。六。月。暑。止。盛。而。云。往。者。盛。則。退。也。匪。人。只。于。忍。處。見。之。言。先。祖。同。是。此。人。何。獨。不。愛。子。孫。而。盡。禍。之。乎。無。所。歸。咎。而。咎。于。先。祖。者。不。敢。斥。言。其。上。也。○詩。南。台。云。此。章。安。處。三。章。未。註。禍。亂。日。進。意。四。月。二。句。是。言。時。之。漸。進。而。暑。之。盛。盛。何。忍。使。我。遭。此。禍。正。應。夏。之。暑。人。若。其。重。約。百。言。亦。是。一。見。

秋日淒涼百卉具腴亂離哀矣其適歸

與也。淒。涼。常。風。也。百。草。腴。腴。離。離。憂。憂。何。適。之。也。○秋。日。淒。涼。則。百。卉。俱。腴。矣。亂。離。哀。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此。章。言。亂。世。之。禍。與。若。氣。隨。烈。同。故。以。秋。涼。爲。其。言。者。去。有。時。禍。去。無。時。然。何。物。可。免。亂。離。爲。言。則。人。民。見。病。隨。處。皆。然。何。處。可。安。哉。亂。離。疾。矣。言。亂。離。來。病。人。非。如。孔。疏。亂。離。疾。三。者。連。文。明。非。爲。一。事。也。亦。勿。作。連。文。以。病。疾。其。適。歸。是。無。周。流。之。處。無。適。依。之。地。也。薛。方。山。云。過。文。須。用。禍。亂。日。進。之。意。有。用。與。意。作。過。文。曰。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秋。日。猶。云。秋。時。冬。日。亦。然。

詩經

卷之二十

五

冬。日。烈。烈。風。發。民。莫。不。穀。我。獨。何。言。○此。章。言。亂。世。之。禍。與。若。氣。隨。烈。同。故。以。冬。日。烈。烈。風。發。爲。其。言。者。去。有。時。禍。去。無。時。然。何。物。可。免。亂。離。爲。言。則。人。民。見。病。隨。處。皆。然。何。處。可。安。哉。亂。離。疾。矣。言。亂。離。來。病。人。非。如。孔。疏。亂。離。疾。三。者。連。文。明。非。爲。一。事。也。亦。勿。作。連。文。以。病。疾。其。適。歸。是。無。周。流。之。處。無。適。依。之。地。也。薛。方。山。云。過。文。須。用。禍。亂。日。進。之。意。有。用。與。意。作。過。文。曰。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秋。日。猶。云。秋。時。冬。日。亦。然。

與也。烈。烈。猶。烈。也。發。疾。疾。發。善。也。○夏。則。暑。秋。則。涼。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此。章。言。亂。世。之。禍。與。若。氣。隨。烈。同。故。以。冬。日。烈。烈。風。發。爲。其。言。者。去。有。時。禍。去。無。時。然。何。物。可。免。亂。離。爲。言。則。人。民。見。病。隨。處。皆。然。何。處。可。安。哉。亂。離。疾。矣。言。亂。離。來。病。人。非。如。孔。疏。亂。離。疾。三。者。連。文。明。非。爲。一。事。也。亦。勿。作。連。文。以。病。疾。其。適。歸。是。無。周。流。之。處。無。適。依。之。地。也。薛。方。山。云。過。文。須。用。禍。亂。日。進。之。意。有。用。與。意。作。過。文。曰。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秋。日。猶。云。秋。時。冬。日。亦。然。

○此。章。言。亂。世。之。禍。與。若。氣。隨。烈。同。故。以。冬。日。烈。烈。風。發。爲。其。言。者。去。有。時。禍。去。無。時。然。何。物。可。免。亂。離。爲。言。則。人。民。見。病。隨。處。皆。然。何。處。可。安。哉。亂。離。疾。矣。言。亂。離。來。病。人。非。如。孔。疏。亂。離。疾。三。者。連。文。明。非。爲。一。事。也。亦。勿。作。連。文。以。病。疾。其。適。歸。是。無。周。流。之。處。無。適。依。之。地。也。薛。方。山。云。過。文。須。用。禍。亂。日。進。之。意。有。用。與。意。作。過。文。曰。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秋。日。猶。云。秋。時。冬。日。亦。然。

山有^叶羣^反侯果^叶梅^反廐爲^叶殘賊其知^叶其尤

市邊大廟亂日連感時皆足以傷悲如此是豈無以待之者哉彼山有嘉卉則
綠葉雜梅無一物之不美矣況在位之人宜其尊矣也今皆變爲無良之俗而
同惡相濟比肩爲黨以破賊乎善類則禍亂之源皆起于此矣不知其誰爲此
咎也哉

而解此章與在位者之不善因致歸咎之詞也卽物之莠者能全其美與人之

卷之二十一

善者反化爲惡。以人不如物起。與在位惜羣臣。言殘賊暗詭。皆就不仁不義。以

書民言。說元伯詩人之意。蓋在擯言善類上。只知其尤。瞿昆湖云。此暗指于

言凡紀過罔在偏私之惡而所以致之者則王也故不斥言之而曰諸凡

華乃身力重海玉反我目格神信云前第
 與也相見我則今山の用彼良人道丁時可特
 行時行更行我乃日行時

野也才原無財哲令也○材初身才竟有財而消有財而薄而羽刀日日進者

率天下而變賊之人，以借天下之凡。如此，使有恃而忽吾者，可以自北也。用安。

果木猶有時而滑有時而竭矣我乃日遭宮劫無止息之期則何時得以免

丁而能浮乎

疏經此意。卽水之清濁有時。興已之遭亂無已。構禍謂禍乳聚。非有增滋充發。

坑阱者。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阱意。卽字。正。炷上。教堂。說。非。遭酷暴。卽逢安。

烈欲解脫而不能也。亦本上殘賊禍來。曷云能殺。謂何時可免于禍也。此殺

字雖是保身全家之謂亦欲斬除殘賊幹旋禍亂使夏暑秋烈冬寒之氣都化

爲陽春也。

猶不顧國之耻也所以爲莫我若

此也消注大水鄒江漢水在襄陽也

○消江江漢發源而國之終全盛此所以作而土何月不有也。

而國之已而聖帝出於之也。小矣。兄我助弟。盡率月非一人。立乎王之。竭

有也今乃視之若無直之若集曾不在頭念之內亦獨何哉

〔疏〕此章言已之盡忠于國而見遺于君也。南國之有立漢興人君不有忠臣。

此以人情不如物理爲然。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爲紀也。九章律文、南方於亂

效郡而無所收束以爲南北之阻則雖延而不固所賴于包地脉而作之障者

惟水之是爲矣。南方土田平坦。無大禁防。以阨割異之要。則散漫而不守。所持

子載地氣而立之塾者惟大木之是依矣此方得讀若癸卯楚程竟作江漢有

南國便友了蓋江漢與已南國興王也莫我有謂沒有這箇人在心上殘賊之

卷之二十一

火用則盡瘁之人。然諸正相應有謂。兼有者。蓋必心。而知而後人相有也。不我

布貲藥之而不以爲功疎之而不以爲怨矣雖有過舉之患何患自祐乎至是

手所以不爲掛屬而後諒問之害也。此諸篇第二章正與一三四五六章俱

[illegible]

試也。鵲也。鸛也。鸛亦鸛也。其飛上薄雲。與鵲而大所也。鵲則莊帝脫矣。天。

隨所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此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事。諒夫我之遭亂如此。亦將何所逃。彼烏吾知其能來也。若問其將往。當其

能幹幾及大而免此罪咎之患乎。魚吾知其能游也。其能游而隨其能潛通。

于涸而免此法網之患乎。不能高乘不能深藏則禍亂之事每且余之何哉。

頭解此章言已不能高飛遠矚無可進之意。上莫我有。互乎。尚兼深滑。跌。

出世稱矣然君臣之義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只索盡瘁不是乳無所逃若作欲

逃無所則貞矣其處歸意重亦皆有辭蓋矣其道歸是以天下之亂而言悲憫

感嘆之詞也。紛飛潛進。是以處世之勢。而無自安之詞也。○陶淵明詩。雲歸而鳥鳴。水澌而魚逝。意頗相似。○韓愈詩。此章本亦與前。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與之詞。故不可謂之與。又有四節。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此。而只得以為感也。

山有樛櫨有杞棘

君作歌維以告哀。○山有樛櫨。則有杞棘。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申。夫禍亂莫甚。則可哀甚矣。而作歌以告哀者。其容已哉。彼山則有樛櫨矣。則則有杞棘矣。況君子遭時之亂。而作此歌也。維以告哀而已。蓋悲傷之情。少能自達。故假此聲詩。以鳴其情。庶幾聽者之一悟耳。自告哀之外。豈敢有他及哉。吁。詩人哀之上。之人不知所以哀之。此所以喪亡無日。而使役人哀之。也可勝惜哉。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一

五九

哀無甚取義。作歌維以告哀。之意。而謂亂離而美適。轉禍而為能。蓋擇而莫我有。皆可哀之情也。但曰維以告哀。言不敢有他及也。則當世之亂。使人恐恐不敢言者。又可見矣。要讓得此意。方合得詩情自傷之意。○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傷。盛冬則又苦風寒。至于歲微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陽。我願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卒無須臾之歡矣。○馬吉人曰。告哀不是告之子人。是自鳴其哀傷之情也。一說。乃哀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又一說。告其哀悼之情。誠也。更與聽者之一悟。而或謂維以告哀。可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宴之什十篇六十五篇四十四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一

上元陳元明書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一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章全旨。○通詩六章。總重役使不均上。首章言。○是嘆其役之不均。而極言之也。折言之一章。敘已從事之勞。而略言王之役使不均。而以已為獨賢也。三章。正言其獨賢之故。末二章。歷敘其不均之意。須以朝父從事。勾為上。以後五章。皆根此句發。前三章。敘我字。單言在已之勞。後三章。敘我字。將人已相形。而不均在其中矣。諸須細讀。勿誤。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士子。○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士子。○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一

十

者也。所以然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是以從役于外。不惟我之思親不置。且親之念我不忘。而憂我父母耳。急君而遺親。忠而忘孝。我其如父母何哉。○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其行役之不息。下推其以王事而貽我父母之憂。山采杞。自是錫旅情。况言借強壯。便伏下未老方剛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勞。但是發端語。未可遽露。借士子。只是詩人自己。勿泥傳言。而以為與已共事之人。方與下獨賢無碍。王事句。推所以從事之故也。王事。言不指征伐說。與他處。則不同。憂我父母。只是念子幼勞。非以快養也。蓋子以王事為憂。父母以子幼勞為憂。固相因而致者。

溥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王賦也。溥天。率土。濱。○言王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不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均。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申。溥天。我之勤勞。父母也。因以王事之故。而彼命我者。亦豈盡出于公哉。彼皆天下之皆一統之山河也。豈有尺地而非王土。上平。上之消。皆一王之臣子。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王者所統之廣下嘆已之獨見殺也此章微薄有不均意薄天句以極天所覆言率土句以極地所載言莫非王土者內畿甸外侯封職方屬于大司馬者皆昭代之土字也莫非王臣者內公卿外牧伯版籍屬於大司徒者皆今日之黎獻也王臣兼在位與不在位說王上王臣須歸重王臣一邊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益天子之大夫不一人也北則指大執政而言執政不均則王之不均可知矣但詩人下斥王而曰大夫耳獨以爲賢故稱殺之大夫牢只就本文說註王字勞字于言外見之

四壯彭彭叶韻反王事傍傍傍音伯嘉我未老音光反壯我方將音光反旅方剛音光反經營四方音光反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晉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方可以經營四方

耳猶上意之言獨賢也

臣謹以我之從事獨賢言之。篇彼四牡則彭彭然而不得息服此王事則勞勞然靡不得已。王之所以使我若此者其故何哉。蓋以年之既老則不可用王則然我亦未老而異于眾焉。人之既衰則不可用王則鮮我之方壯而亦多得焉。夫懷老老方壯則旅力方剛可以駕四牡之彭彭服王事之勞勞而經營四方矣。我之從事獨賢者豈非職此之故哉。

就前章上二句敘從事之勞下原已從事之故此章正發明上章所以從事
陶鑿之意四牡二句不平乃駕以奉行王事也傍字從旁有旁午之意旅力句
承辦我二句帶經營句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獨賢曰嘉我曰騂我言外要目
未老方將非我一人之意經營句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營四方之事說不
是徂役莫誤認○此詩本爲役使不均餉勞于王事而言而乃曰天子嘉我之
果老善我之方壯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旨顯然

或病燕居或盡瘁事國叶反或怠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叶反

賦也燕燕女息親瘁病也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半日夫表之獨賢固不敢自愛其身矣而其不灼若是亦安能已于言哉彼居王土者皆王臣也天何憐燕姑息而無國事之勞武則盡瘁事國而燕息之不遑焉武有息假在床而無道路之涉或則不已于行而安寢之不服焉以彼之燕姑息假視此之盡瘁不已何勞逸之相懸耶

疏解此章以下皆歷敘其不均之情也各章每二句要相反說方見不均情狀
燕燕二句一字家一勑王也以安危分息假二句一止居一微速也以行止分
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息而假也如假臥之假

或不知叫號青或慘慘劬勞西或西音遐音倂音仰音或王事鞅音掌

賦也不知呼號涕泣安逸不聞人聲也。黷勞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衛容也。車簾不特此也。或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叫號或有任事于外而慘慘劬勞。無深居之安者矣。或者動靜自得而栖遲偃仰或者王事煩勞而輒掌失容。無自得之休者矣。以彼之深居偃仰視此之劬勞輒掌。何苦樂之相懸耶。

詩經集成

疏解此章呼號二句一處優而閑閑一處勞而見優也以新篇分初選二句一優游而自適一事類而失客也以勁情分快以控馬而楚在二一脫手刺馬發而不可御矣總攬國事亦然故曰執筆

或湛^{音耽}樂飲酒或慘慘畏谷或出入風^{音風}_{識反}或靡事不爲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陰謀得而陷于罪罟之及欲飲酒而不可得矣或出入風淫而從容于親信之
 陰事爲無所迫也或則靡事不爲而勞于謙退之地欲從容而不可得矣以
 其察風淫而視大畏咎盡勞是彼何樂而此何憂哉何逸而此何勞也然則士
 夫之不均誠不得辭其責矣

疏解此章湛樂二句一在要無變一畏事不熱也以湛樂分出入二句一口全之而不爲一身爲之而靡盡也以觀瞻分出入謂出入朝廷之上風議是立於事外談論人之是非○以上三章盡辨等句即經營四方朝夕從事者便是

見者豈不當任勞者豈不當處逸此為王臣而彼獨非乎豈此為賢而彼獨不賢乎勞者獨勞逸者獨逸此所以嘆也○楊伯祥曰此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則其望于上者亦切夫人臣職在奉公即勞逸何敢辭即無逸誰可美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則此獨美彼獨何幸就兩人並觀其不均甚矣○看數或字未替粘自己而已隱然在其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陸雲士曰北山非以私勞怨怨乃以公義鼓忠天下事非一力能持惟行者盡勞是者盡職分內外而共勵其精而後稱王臣而無忝也○清永謂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孝即忠也豈有願為孝子不樂為忠臣之理北山似孝親之念重忠君之意輕不知其忠君之意正寓于孝親一念中見得經營既無以孝親獨賢勞而經營非無以忠君使大夫言念及此誰無親而我獨違之誰無君而我獨任之亦宜慨然悟矣○章天節曰詩可以怨小升怨親也北山雖怨大夫是怨君也小升之怨正微其孝北山之怨正見其忠旅力雖剛一身如四方何一身不足惜四方不可不念也此其怨是何等忠處不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章全旨○通詩三章只一意無深淺也但是憂傷之意反敷道之也以無思百憂句為主百憂者進而而王事之督責惟恐有不及之悔退而有承事之多憂復恐有意外之虞不一而足也憂至于不歡思憂轉深矣

無將大車章自塵兮無思百憂底兮

與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獨牛者也祇適底病也○北山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

正遠無將大車者曰天下固有可憂之事而君子亦不能無憂之心故平地位任載者謂之大車與無將大車也均不量力而濟之則推之不前抑之不後祇為塵汚之所及矣況表之行役進而而王事督責之程退而有承事多端之虞則百憂集焉尚姑置之勿以為思可也苟不安于心而思之則思亂于不嗣

情苦千難仲秋足以自病而亡亦何必以思為哉
讀解此是即將車者之自汚以塵思者之自病有無聊不厭之意下二章其義亦同自塵就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降天將軍之人不排面日無思妨臣之詞百憂集王事家事說較前在役之勞苦上底以累其身也

無將大車維塵實與無思百憂不出于煩

與也其憂昏睡也煩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軍謀無將大車將大車則非惟不能致遠而適為塵所昏睡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憂鬱之中煩煩然而不能出矣寧不亂我心曲耶
疏解不出于煩者人在憂中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介帶只見有此事也以煩字言憂已妙矣又曰不出于煩更妙更苦煩者沉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各不出二字即沉字之意新風如有隱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

無將大車維塵雖今無思百憂祇自重今

與也其憂昏睡也重積累也

疏解無將大車將大車則為塵所昏睡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塵積之內鬱鬱然不得舒矣寧不重累其心耶夫思曰百憂則有不勝憂之患而反戒之以勿思又有不敢憂之情行役之勞苦如此為上而使人至此何以為國哉

疏解重積累也謂空自憤懣一番多憂損志多思損神故曰自重○呂氏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則章全旨○通詩三章傷已之入役而極憂思之情下則戒僚友之安處而致忠告之意終之戒僚友極所以自傷耳此詩大人大困已之勞思入之選而以立朝大義規之玩木三章詞和義正則前而心憂等語勿謂十分怨詞若較後字分明自己亦有怨思結其意要知亂思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不

吾誠恐反覆觀之則倭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未草以自觀之遺或之蓋當亂世事端難靖其正直庶幾得見耳方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之轉境委如此○已之勞則訴之于天倭友之福則觀之于神俱有樂事不能自修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九月野上二月初言載離寒暑少之憂矣其毒大時若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與此罪咎

賦也征徂徂往也九月地各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言心中如有樂事也共人倭友之處者也懷思思歸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倭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放歸也

爾謂厥小者曰人臣之往役義也而至于久役于外亦安能已乎傷悼之情我人夫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是宜無所不察也何使我西征之行至于荒野之地當夫二月初吉而啓行以至歲暮載離寒暑而未得歸行遠而時久如

詩經

卷之二十一

六

此何天之不我察是以心之憂矣有如藥而苦也于是念倭友之安處傷悼此之味道不覺涕零如雨焉斯時言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逸不特以王事未已而還歸則不免罪咎之及故我畏此罪咎欲歸而不放耳

爾謂此章上八句是呼天而訴已之久役下四句是念倭友而修己之難歸首二句謂明明上天宜有以察人之隱而恤人之私也只與起下文耳三四句言其地遠五六句言其時久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離者經歷之意離寒暑則歲暮矣心憂二句承上兩邊言之念彼二句是思歸事之不寧而忽游神于朝暮想見其人優游無事而傷其不如耳不曰友人而曰共人者見位所當共亦微詞也其人即下君子則是戀戀思歸而又含愁在

心莫可申說故念及共人惟有涕零固非久別懷思而無其情亦不明言我勞彼逸而致忿憤不平也豈不懷歸欲歸而同其逸也罪咎如以吾取物不使知也就于事不堅固說來勿作君之刑罰大言言念友而悲畏罪而止又遠行中不得已所在故井序之當商網甚嚴一歸便有罪責故云云○詩人固自和

不然而我亦悲矣愛如共此罪咎非獨共此罪咎字法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其遺歲事○莫念我獨今我事孔庶心之憂矣

賦也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眾勞也應應勤厚之意謹怨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傷而事眾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爾謂此章上八句敘其久役而推其不得歸之故下念其倭友而原其不放歸之情昔我四句言其役之久也易云者雖定之詞念我一言言身獨則其力為

有伊事舉則其責為難也玩獨字便見非眾之所與回邪者交親正直者孤立自古傷之矣心憂二句雙承此意謂憂其勤勞而不得歸也應應懷積是內顧傷思之意非顧念朋友而然也蓋本役事未畢而歸則諸怨在所不免蓋叔季之制法令頗倒果足即為危殆今萬里孤臣自畏而不敢歸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其遺歲事○莫念我獨今我事孔庶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遊豈不懷歸與此反復

賦也興感憂思也遺歲事也興起也反復顧則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莫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詒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不懷歸我之憂又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二月初之交也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政事則愈急是以至此歲莫而猶不得歸故心之憂矣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詒伊戚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不歸安寢而出宿于外焉斯時豈不懷歸哉特以王事無夷而有反覆之虞故畏此

卷之二十一

六

七

一類見之則自見其非是就個樂亦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說樂是人非言惟古不惑而不明較其德言德不猶今而不直片其非其詞愈顯微利之意自在言外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連水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人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宋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車鼓鼓鐘者曰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何必概其政治之全即一作樂則可知矣蓋樂所以鳴一己之深亦所以通天下之情惟情不古若則聞者不能無憂焉今王何如也彼鐘為樂樂之首淮非作樂之地吾王鼓鐘之始作也則將將而有聲淮水之始至也則湯湯而沸騰自彼觀之固為一時之樂而我聞鼓鐘之聲則憂心而且傷焉于是追念古之淑人君子操和聲于堂階之閒感人心于和平之際信有係于懷而不能忘矣

詩經

卷之二十一

小雅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此詩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微此鼓鐘二句不對說鼓鐘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儀儀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詩淑人君子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為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發後樂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存合舊無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連水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人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宋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而至于淮水之既平且固則無窮之趣也而其間之則憂心之傷又轉而為悲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非以御情適以制欲吾見其德之中正而無一之偏邪也何今日之不然哉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詩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微此鼓鐘二句不對說鼓鐘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儀儀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詩淑人君子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為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發後樂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存合舊無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詩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微此鼓鐘二句不對說鼓鐘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儀儀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詩淑人君子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為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發後樂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存合舊無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詩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微此鼓鐘二句不對說鼓鐘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儀儀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詩淑人君子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為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發後樂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存合舊無

詩經

卷之二十一

小雅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詩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微此鼓鐘二句不對說鼓鐘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儀儀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詩淑人君子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為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發後樂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存合舊無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詩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微此鼓鐘二句不對說鼓鐘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儀儀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詩淑人君子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為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發後樂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存合舊無

流連荒公之行而不若人君子之德此吾之所以憂傷悲憤而思古人

不忌也
[疏]此章上三句言樂音之和末二句言樂舞之正皆見不異于古意故復分
提足另舉只承上文說來琴瑟堂上之樂笙簧堂下之樂升歌字字皆金和玉
師以爲主衆者爲作以笙爲主尊止則笙亦止同音就清濁高下始終節奏
古先之以雅終之以南樂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爲節以雅以言而
奏夫雅也以南以言而奏夫南也以籥以言而奏夫言也以樂之章有詩樂之章
有舞不惟以上雅南言雅歸于雅南歸于南而不混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而
不混便是雅不惟未舉樂則是而人則非意謂我之憂傷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
則以雅以南以言俱不備矣分明見即古人君子被之律呂調之聲容亦不
過如是而已○同音今言四者所謂純如也不備分言三者所謂敬如也以雅
不備如雅須各得其所以南不備如南雖之風洋洋盈耳以言不備如言雖
矣○張平井曰總之是樂皆猶古特無德以木之則所謂同音者非南人之德

也所謂不備者非南人之國澤也○胡新安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南而
不知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于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南王東也
事書曰徐戎與淮自咸王時徐戎及淮舞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徐戎將
之亦不自往初無南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于淮上矣蓋則其所未
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論定
亦不明言其爲南王也故集傳以爲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鼓鐘四章章五句○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各物而尋以
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楚樂章全旨○通詩六章總是述公卿力田奉祭之事首章言力農奉祭而
酒下皆詳祀神禮神之節也或欲四章分上作奉祭而祭有以受乎下下奉祭
而祭有以受乎福如此則分祭與祭爲二事矣不知無私只祭中之事耳便
情只言力田奉祭可見當以敬神爲主末二章亦是推敬神之意以通之也
首章言力農是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安伯則雖一祭而言而丁文凡言禮樂

即每歲送尸燕私等事皆自于此矣曰介景福則凡萬壽無疆百福爾後
等事皆自于此矣故自二章以下皆不過首章之意而申言之也每章要義
盡所致意方得詩旨○全篇把敬字貫以奉祭爲主而推本于力田蓋祀神原
從力農得來故此詩以奉農爲重而神福又從祭祀得來然祭祀却不外于田
而已步步貫中總來只是一個力農奉祭呂氏註可謂詳盡矣○微言首章
奉農禮也爲酒食以祭而有酒食必備犧牲故次章又復奉牛羊以祭然承祭
不可不敬故三章敬而人之敬而禮亦備舉焉各章係以受福者樂章一升
爲一闕故云爾其實不重受福上四章工祝致告以下然後敘神飲其祭而
以頌德之福五章又因祭畢而及燕私六章又因燕私而及後祿總皆奉祭之
所致也讀者須融會此旨不得支離破碎其說

楚楚者言其棘自昔何爲我執黍稷我黍稷與我黍稷與我黍稷與我
厥維億萬酒食以養以祀以養以祀以養以祀以養以祀以養以祀以養以祀
賦也楚楚盛貌我黍稷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

族人之于爲尸既其地之使庶神坐而拜以安之也而勸也恐尸或未飽祝
之曰皇尸未實也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
其宗廟之祭故言黍稷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
此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舍庚既實則爲酒食以養祀安伯而介大福也
不備賦楚楚者曰農者天下之大本祀者有國之大事今我公卿享田祿而奉
祭祀者夫豈無所自哉彼楚楚黍稷之地本不可耕而食也乃有抽除其棘而
墾闢之以爲田者古人何乃爲此乎蓋將使我于此黍稷也其所以爲
農之計者蓋已預矣故我也因開闢之餘蓋耕藝之功雖平黍稷也其奉則與
然我乎稷也其稷則與稷然殆夫內成之日實之以食我舍則既盛矣積之以
庾我庾則既盛矣力農之利如此則祀事可舉矣由是以之爲酒而酒醴成焉
由是以之爲食而黍稷熟焉先祖有神也則以之獻以之祀以將其報本之誠
衆神有尸也則以之養以之怡以養其先祖之敬將見神明感通而降之以福

木梓受禘于天宜稼于田已也凡可以福公卿者皆數錫之矣不有以介於福乎此始而酒食之禮而獲福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指農事之所由與下正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也自古人說起者只本其始以起力農之事恭不忘所自也古人暗指焉獲福勿露出古人聖賢非專為我而曰我農者謂彼將開萬世粒食之源而因使我得以就養獲耳衆舉極重是祭之酒食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豕豆佐之我舉二句以未獲有就東作時說我倉二句以既獲言就西成時說與與有豐致意翼有比大惠我倉是納之于室我庚是積之于場總言收成之富也四我字見粒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以爲酒食以字指黍稷下四以字皆指酒食酒食合下牛羊豕豆意享祀妥佑合下辨辨其等意享祀泛就祭神言妥佑專就獻尸言祭言之皆致敬于神也妥是初迎尸時而拜以安之也俯則是祭將畢了恐其未食而勸以飽之也景福寬說介是福是神降之福合下萬壽等此處不可添設名目以致說繁○張平符曰力于農事乃是章內切要眼目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四

齊力正爲奉祭地也然亦要認定宗廟二字蓋凡祭必先祖宗更根本也濟濟濟濟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制解制其皮也亨煮熟之也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其也明備備也着也皇大也若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賓蓋爾所謂爲賓亦以正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車馬大力農奉祭固足以獲福矣其事神受祀之事何如哉使奉祭非一事使有所祭有所不祭未足以成神也吾觀今日之祭濟濟焉而衣冠之必飾雖勝焉而進退之有常其進性而薦之也則祭爾牛羊之牲往奉蒸嘗之祭或制之而去其皮或烹之而熟其屬或陳其牲體于俎或奉將而進于廟而薦牲之禮盡矣其素神而祭之也則不待禘也以求諸陰廟薦以求諸陽又使祝祭于廟

之門內求諸待賓客之處而求神之義周矣夫以斯人而備斯禮周斯祭祀事不孔明乎由是神居尊位儼若君臨而來格神附于尸皆其飲食而來享而享之慶于是乎錫始必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常爲宗廟配之生也是祀事而獲福如此

疏解此章上七句是祭先周其下是格先隆其福濟濟濟濟言主祭者求其敬于上而與祭者秉其敬于下也濟濟自容貌言即俗所謂冠裳濟濟是也踴躍就步趨言齊風所謂巧趨踴躍是也此句直管到或將祭爾牛羊四句言薦牲之敬祭牛羊如薦牲而皮其色純角正之類然當錯舉春秋言之此時只舉一祭非二祭可並行也制烹以治牲言俎將以獻牲言本各有入而或字則以事言非以人言也制是制其皮牲體全也烹是熟之爲殺也俎則以牲體而陳之將則以體而進之也祝祭于烝一句言求神之誠祝祭于廟門之內者疏義以爲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之內有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博求之于此非謂門內門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祀事句總承上段下孔明三字在訓備著二義蓋義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明若我先祖二句雖平總以神爲主一是神居尊位而來格一是神附于尸而來享也神無形故曰皇如在其上也尸有象故曰享其飲食之禮報以二句申說蓋萬壽即介福此正所謂有慶也或福壽對說不必拘○劉安成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風之外人若生時中立見賓之地在殿前之宇在廟前之粉壁耳神或在此亦如生時接賓客一般故使祀祭于其處也祭即所以求之也

疏解此章上七句是祭先周其下是格先隆其福濟濟濟濟言主祭者求其敬于上而與祭者秉其敬于下也濟濟自容貌言即俗所謂冠裳濟濟是也踴躍就步趨言齊風所謂巧趨踴躍是也此句直管到或將祭爾牛羊四句言薦牲之敬祭牛羊如薦牲而皮其色純角正之類然當錯舉春秋言之此時只舉一祭非二祭可並行也制烹以治牲言俎將以獻牲言本各有入而或字則以事言非以人言也制是制其皮牲體全也烹是熟之爲殺也俎則以牲體而陳之將則以體而進之也祝祭于烝一句言求神之誠祝祭于廟門之內者疏義以爲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之內有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博求之于此非謂門內門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祀事句總承上段下孔明三字在訓備著二義蓋義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明若我先祖二句雖平總以神爲主一是神居尊位而來格一是神附于尸而來享也神無形故曰皇如在其上也尸有象故曰享其飲食之禮報以二句申說蓋萬壽即介福此正所謂有慶也或福壽對說不必拘○劉安成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風之外人若生時中立見賓之地在殿前之宇在廟前之粉壁耳神或在此亦如生時接賓客一般故使祀祭于其處也祭即所以求之也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主

疏解此章上七句是祭先周其下是格先隆其福濟濟濟濟言主祭者求其敬于上而與祭者秉其敬于下也濟濟自容貌言即俗所謂冠裳濟濟是也踴躍就步趨言齊風所謂巧趨踴躍是也此句直管到或將祭爾牛羊四句言薦牲之敬祭牛羊如薦牲而皮其色純角正之類然當錯舉春秋言之此時只舉一祭非二祭可並行也制烹以治牲言俎將以獻牲言本各有入而或字則以事言非以人言也制是制其皮牲體全也烹是熟之爲殺也俎則以牲體而陳之將則以體而進之也祝祭于烝一句言求神之誠祝祭于廟門之內者疏義以爲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之內有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博求之于此非謂門內門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祀事句總承上段下孔明三字在訓備著二義蓋義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明若我先祖二句雖平總以神爲主一是神居尊位而來格一是神附于尸而來享也神無形故曰皇如在其上也尸有象故曰享其飲食之禮報以二句申說蓋萬壽即介福此正所謂有慶也或福壽對說不必拘○劉安成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風之外人若生時中立見賓之地在殿前之宇在廟前之粉壁耳神或在此亦如生時接賓客一般故使祀祭于其處也祭即所以求之也

其

生

大而式

疏解此章承上三章說來蓋上是祭祀方舉故分言事神之節此是祭祀將畢故總言事神之禮而極言其受福非有二也孔熒二句只就主祭者言不必兼助祭之人說禮行既久自迎尸求神至于此時言之則時為久矣以下文祝告推之當是三獻尸之後即今所謂飲福受祿時也初祭時主人酌尸而後主婦酌賓賓客三獻畢主人遂酌以飲賓行旅闕禮此是旅酬以後事可見其久也禮字兼禮物禮文二意方與下飲食禮容相格式也謂禮係此禮而行無過差也只就孔熒時說蓋以筋力既竭恭敬易怠故詩云然若行非之始誠意自是未衰安得以其慈美之神無言祝致之而有言故此云祝致神意尸有言祝為之述其言故下章云祝傳尸意但賓是祖考孫主祭時酌尸之位祖齊二字特致言之義如云以其所致告者往而子孫孫也報主人者報大也與主人以大福也茲芬八句皆是報詞重類應意飲食豐潔永上酒食牛羊豕豆房炙之類官禮容莊敬承上妥伯康濟濟於其莫之類有孝祀即就茲芬中見神有格車也下兩二句連說如幾如式只足上句勿以為百福之實百福泛說如幾

皇妙○茲芬一段重在百字既考一應重在極字○禮記此章是飲福之章也○附錄下兩百福二句備善慶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印新物以獲福兩極也而神既隆矣夫祭能盡物而神亦如其數以福之擬之義也豈有誤歟敬恭者曰從來交神明之道不惟其物而亦惟其物不惟其物故昭潔僅足以告處亦惟其物故薦自足以介報將謂神祇之未可期或有所吝惜而不報其是以予之也亦未取私祿之大備而進饗之矣神之嗜爾飲食也豈無所以卜爾者哉芳潔不足以格爾神其吐之吾知其饒也涼矣既已黍醴是飲則降福孔惟大宜名言之所能盡茲芬馨未足以達尊卑嬌容以祭吾知其受祿也彌矣祭已畢欲致其則報以介福又豈一說之所能詳其卜爾百福如幾如式乎吉祥嘉慶之事倘施而即盈其量此必其含福而神神于是乎亦積資之以福也福而曰百豈猶有易量之美乎一若百穀川登故福亦以百應之一若百祀備舉以福亦以百歸之其來也不遑其多也畢集殆有難為擬議者已豐乎後大之庶少進而即其施此由其意農之祀神于是乎不樂多予以福也百福而曰卜豈猶有倍施之患乎一若百年此重慶則百年以此福卜之一若百福此約則百代亦以此福卜之其來也應期而至其多也盡制而詳殆可遇之彷彿者已大凡一二事之福荷欲其幾有幾焉者矣荷欲其式有式焉者矣以官于百福則幾式有不可知者若神之卜爾而又何不可知也方以爲福安備而福已幾方以爲福定式而福已式天下有幾福焉如是者哉抑凡一二端之福荷得其幾有未必式者矣荷得其式有未必幾者矣况以官于百福則幾式更有不可兼者若神之卜爾而又何不可兼也將以爲福惟幾而福又式將以爲福惟式而福已幾天下有幾福焉如是者哉是非神之嗜飲食不致此也是非率祀之茲芬亦不致此也而况祭之克盡者又不惟其物而兼有其禮乎玉帛之告又焉能已矣○起處限定飲食豐潔來祿清是重發上句洗盡報福陳言何等高雅幾式二義只渾然兩如字之神絕不呆說一語而文心靈敏格律大然其見其工心苦○再詳既齊四句劉元福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即禮容之盡敬而修其神祇之備焉夫齊稷匡敷以言于禮容則盡敬矣由是以進

卷之五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井

胡因方

賦也

身自以

又解

卷之二十一

世

圖書集成

戶且起而神且歸矣而廢而私焉此何非錫爵於德而所未盡者哉祀事至此明也也時也禮也之矣其力盡其名其禮盡其情今而後世有田畝世有蓋嘗亦世蓋祭子孫勿替引之無窮後祿之發焉其有極○此詩蓋祭義此文括一盡字亦足盡此詩之義○神清而簡法謹而嚴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千民者蓋則致力千神者詳觀其感儀之盛物即之豐所以交神明建福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徒盛政修何以致之

信南山章全旨○通詩六章是追公卿力農奉祭而詳其事神受福也首三章言力農奉祭而禮禮四章言祭備時物而禮五章六章言盡求神農性之禮而後福皆是昇尸獻皇祖一時事總見事神受福之節皆力農所致也非有先後次第大樂以黍稷爲主其奉瓜祭酒進牲俱祭中之事與黍稷同焉者也○曾孫之稻二句一章命脉全重在此○時祝謂首三章祭以黍稷而獲福四章祭以瓜酒而獲福末二章以祭酒爲牲而獲福此說固可但詩意意在力農

卷之二十一 小雅

西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時時擊磬祝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壑也畝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人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此詩人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信彼南山者曰國之大事在祀國之大木在農我公卿所以有田祿而奉祭者豈無所自哉蓋當洪水懷襄之世信彼終南之山木木可田也維禹因官治之故其高下原隰皆酌乎其宜而後我公卿得修治之以爲田也田之何如但見爲之疆理方里爲井十里爲適百里爲成而外焉大界之既正疆爲之理焉一大有適十大有溝百大有塗而內焉修理之分明也順其地勢水

勢之宜而賦有民南或東之異或地勢東下而遂之東入于溝也則橫其溝東家從其遂于西而其制畝則南向焉或地勢南下而遂之南入于溝也則橫其溝于南從其遂于北而其制畝則東向焉早則取溝之水自遂以達于田而順決田之水自遂以入于溝因不患于旱魃之爲慮亦不慮于泛濫之爲災此則疆理所由起地利所由開也親疆理者安能忘焉續後

疆理此章上二句言大禹開地之功下承言今日爲田之事從治田說起亦遂其有田絲之規模耳重黍稷所由樹上不重治田句即隨山川木之謂疆理耕其地開闢除其萊曰畝則已墾闢了疆爲我疆理爲我理所謂田之也疆如方里爲井十里爲成千夫有治治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如一夫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是也以萬夫論則一同之外川路爲疆中間治道洫塗溝畛遂徑皆爲理矣如就一夫論則遂徑爲疆中間畝畝爲理矣就十夫論則溝畛爲疆中間遂徑又爲理矣南東其畝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畝田也如今爲田畛一般所以欄水也其形高千畝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圭

經 74—370

爲田畝也遂是通水小道畝是治溝小岸遂廣各二尺在百畝之間乃一夫所播通田水以溝引溝水入田者也溝者八夫所共遂廣各四尺在百畝之外遂水灌田必資于此田水人遂必視于此也此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人溝必由田之南者使無以障之便流在南遂田內故爲畝而遂之南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南灌也即遇旱而東引溝水以均于遂亦藉此畝以爲之障其畝可側南東二字只當縱橫字樣看或南或東或東南皆得畝以防水灌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密親理自如親之大疆理下之學而南東句又疆理中事也○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畝在內爲理疆所以順地勢之宜理所以順水勢之宜也畝之制度即在疆理內○再考田制畝是田之身遂是田首之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一百步非若今人之正方耳古者爲田一畝三畝廣尺溝尺溝種其中田間之水亦從此爲溝溝畝乃田間通水小圳也田首之圳倍于畝則廣三畝廣二畝而爲遂矣九夫之田爲一井其間有溝以通水廣漢又倍于遂百夫

上語氣歸重在天字上。要見乘與兩翼俱飛。乘之字下。是字在方見。乘氣歸重在天字上。要見乘與兩翼俱飛。乘之字下。是字在方見。乘氣歸重在天字上。要見乘與兩翼俱飛。乘之字下。是字在方見。

稽鄭氏謂敝菑曰穡是也魯孫既有此穡則以爲酒食奉祭祀以盡我之孝

與夫孝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府受多福而不亦
中田有廟焉有瓜瓞之實是謂之祖廟也

賦也中田中田中田也祖廟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
畝分八家為庭舍以便田事於昨上種瓜以蓋地利瓜成則割以爲酒而
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事講夫曾孫有黍稷可以祭矣而前木也憶我皇祖田以井授廬以便民而因
教以種植之利延至千今而田之內有廬廬之側有廟焉顯揚之上有瓜蓋其
遺制也亦其遺利也及瓜成之際則割之以致其潔而前之以致其味奉而獻之
皇祖之前與黍稷酒醴而俱進于以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焉由是神
之格之必使曾孫考長享孝子之封永保公卿之位而受天之祐焉是公卿
力農者祭備物以獲福者如此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廬
蓋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利以未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廬

鄉有瓜瓞地利也四黍稷而及瓜瓞即祭時豆登之物蓋秋祭祭時適值瓜瓞
故井廬之禮云凡大地之所生長有可薦者莫不成在示靈物也正此之謂當
云則于黍稷之間非薦新之說先輩張文云偶解是念藉手而薦之不拘以享
以祀之常備偶有是物奉持而進之爾附帶黍稷禾之遺意考天祐勿平意
密考以享天祐上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又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

賦也清酒清酒之酒也騂牡赤色周所尚也祭必先以騂牡地求神
於陰然後迎外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騂牡也取其血以告純也
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骨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于簋而薦之以求神於陽
也記曰周人尚臭用粢醴與粢合也陰達于陽以主璋用玉氣也既醴
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是陽達于陽屋後既醴然後蕭合粢醴凡祭
饋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陽之義也
不勝不特此也公卿當方祭之始即舉陳將之禮用饗之清酒以灌地場使

其味達于淵泉而所以求神于陰者蓋其義矣又以神無在而無不在神貴於
而不賁賁故既灌而往迎牲惟用平騂剛陳牲于堂備物以享乎祖考毛必出
純親執鸞刀而啓之明非純色不殺殺也牲貴特殺親執其血而獻之明非特
殺不殺獻也且取肺骨以實其簋合黍稷以肅清火庶必芬之氣上達于陽
之間而既往之將可格于簋簋之表所以求神于陽也是牲殺之間而無不
達也又如此

疏解此章建公卿祭之始而義無不周也百句言祭是先行灌地之禮以味
神而後迎牲也取酒灌地也齊齊下達以降神淵泉如五齊所奠如三酒祭
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此特爲迎牲祭非獻神之禮從以五句一
氣說下是迎牲而享之禮曰從以騂牡則主以黍稷可知乎于祖考只指騂牡
言執其鸞刀以示昭親之意刀有鈴者言到中節也執鸞刀而曰啓毛蓋此將
牲已殺矣取血在啓之先取骨在割之後皆等大事也然骨有美熟以後此將
骨未燒止以骨亦是教性時所取故希言之曰灌酒而求神乎陰曰迎牲而

祭曰告饗曰告饗曰升臭而求神于陽句句皆重不可專以求神陰陽作眼目
○祭子曰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未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
陽氣以求之謂人求諸陰便焚燎馨也陰氣求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
合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斷矣所謂魄
降所以祭祀煉以求諸陽灌以未諸陰也○禮人注鬱金香草也禮人注地
稻爲酒芬香條幅下上下下者也然則標之有德和而用之也○鄭箋享
祖考納享時納享時者大牢云及納享時王牲事謂享祭之風奉牲入廟將
以授身人也祭案云君奉牲入廟時跪于碑和太牢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
之此下文乃云執其鸞刀故知爲納享時也祭義注屬于碑之鸞鸞也毛牛
尚耳以耳毛爲尚也

是蒸是享又蒸是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焉無疆

賦也蒸進也或曰冬祭者
肅肅先既備矣由是蒸焉進于宗廟之中由是享焉獻之祖考之右但見祭香

平陽歌甫田者老謂國家之本存乎農有相之道在乎神農公卿之力農幸祭何如哉後倖然之甫田也中公外私爲田九萬制何其明也然較之不可無法則千每歲之中惟取其十千以爲祿食之需而先王九一之制行矣及其積之有餘則又不可無以散之也蓋我之取農者維致其新而我之食農者乃散其舊以養農人之衆使之仰屋無嗟飽有具而先王保息之政行矣所以然者亦惟是邇上天惠養之意貽此豐美之嘉祥故推上天仁愛之德用猶補助之

實效自古有年所以陳陳相因有如是之積足以供如是之敵耳夫自古既有年矣然使今之不繼又何以能敵而能散哉乃今連雨以絕省也農人方且成耘焉以去其草或耕焉以醒其本而其棄種之生焉又已蘗蕪而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此非農人之勞于其事不及此是不可不有以勸之于是即其美大止息之處以停能跡以趁艱難雖我愚士而勞之焉而吾意之所及吾德之吾章之所未及亦可因舉士以達之也夫既因舊有年而食乎農又因將有年而勞乎農是其致力千民也何至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推豐年之遠下又驗豐年而勞乎農以見神功之當報也傳者公私之疆界分明也前者九萬規模無不在望十千只是田數每畝取一鬴歲取十千歲收數之多以見豐登之象勿以取民之制立說鄭箋歲取十千井田之法則一成之額也九夫一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取陳二句以數散有常言上言旗取是取之千農此有我取是取我之

藉以食農三年餘一、九年餘二、故取陳以食之自古有年祭帝上說推明所以得介農人之意亦以迄今之有年也此詩作于收成之後而曰今適雨詎若本省耕之初而言今適三句皆是有年之兆兩說卽甫田之間或耘句見人力之奔走稔句見物生之盛耘去草以除其害耕翻本以復其根草去而根滋黍稷必無不盛但此只說一時所見者如此以黍稷之盛根耘耔者非此下要補復有年意故進耨士而勞之故介二句只承耘耔二句說非通承一章也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古者士出于農耨士亦卽農之役秀耳勞只是勞耨者勞之之意進而嘉其奉饗之感思其耘耔之功也蓋有年雖出于天而致有年則由于農使不知所以勞之則公卿不垂情于畝畝而坐享其成其何以慰農人之心哉若作其勸而警其怠則是勸之而非勞之也獨言耨士者以衆人不徒耦及故進其可與言者與之言因以諭乎衆耳此章總見有年之盛已錫于右而復錫于今見常祭之意○列安成曰武取萬畝之人取之有常也稍聚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川之令多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川之有序

龜存所藏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于暴棄天物也○朱盤城曰歲取十
 千言其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通而畝言其趨有之勤也
 承我輩士言其勤相之備也○後世之爲人上者平日既厚斂于民已非九一
 之制府庫所積貯惟以供汰侈之貴民不飽二醕而太倉有紅腐間有出于茲
 弊者必當奏請報可動輒歲月至于賑給之時輒委之奸胥豪右恣其中飽又
 其甚者取息以與民爲市斯民之不幸何以至此乎夫大司徒荒政十二必首
 節農夫遺人所掌以待施惠虞人所掌以待移就周禮之制非不詳且厚也而
 後往往借之以文其姦苟不取甫田之詩而一念之
 以我齊音明明音與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音以以音以琴瑟擊鼓以御
 田祖音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音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賦地音與與衆同曲禮曰稷曰明衆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
 社后上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織職詩以祀祊是

也。或謂：農神也。田祖先嘗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春官：大司馬辨九土之人民。」
于田祖則吹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春也。又曰：「善也。」言倉庫實而知穀
節也。言奉其養也。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
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
民人也。

市。大禹而後有年之慶如此。要皆神之所賜也。則今日之祭。其亦以武纓
乎。是以故以我明都之樂。與我純色之犧。而為之從事于社焉。其主則后土
也。其配則勾龍氏也。所以報生也。且為之從事于方社。其神則四方也。其禮則
羅罍獻禽也。所以報成也。夫其所以報生成之宿者。蓋以我田之中。黍稷薿
而茂。蠶非我之所能致也。惟我農夫勞身從事。以運大業于厥躬。故府和年豐
久享太平之樂事。我則賴農人之慶而得之耳。是神之所以利農者。即所以利
我也。而政以恩報乎。然以此時而報。亦以此時而祈。于是特琴瑟擊土鼓。以迄
田祖之神。而祭之。絲枲。所以有衣。顧之思也。革鞀。所以動神明之志也。凡

禮記

卷之二十一

五

以祈甘雨之降。應有以大其奉。穀使之貴。而實秀。穀我士女。慰于王時。無
憂于入口。皆賴之以有養也。是報者所以為我民而祈者。亦以為我民之祭也。
問。無非重乎農如此。

此章正是奉方社田祖之祭。上五句。歸其功于民。下則謂其惠于民。無非
為民計也。歸功于農。即歸神之功。薄惠于下。即薄神之惠。新報。乃一時之
分秋報春祈。故特方山。從豐城朱氏以上。為報成之祭。下為祈年之祭。未幾
義云。因報成而知有祈。若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為農夫計矣。一。時之祭。
而報神之惠。其為者也。祭有刑。川昆湖。雖有說。大意謂我田既正。應自草
祭。義意。非指收成時說。所謂報者。報此者也。非報收成也。夫計秋祭四方。報
以萬物。乃是方字訓詁。則然耳。傳中初非此也。不必泥我田。一。成。言勿
指公田介泰稷者。亦只是此祭後之苗。所謂祈者。祈雨以大此也。非祈年也。故
引以禮祈年。亦引據耳。蓋禮是官報之時。舉此二祭。初非有兩時。若爾。祈于
秋成之後。而又願其來年之。則安有一。時之作。而有兩年之事。于社者。五上

之神生物者也。四方成物者也。田祖即神農。神農始教民藝五穀者也。凡此
族也。皆在祀典。故皆祀之。然此乃常祀。若此章之祭。舉于省耕時。則又不同。
按后土以勾龍氏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官名也。能平九州。死以
為社。神而祭之。周禮：「維繫致食以祀社。」註云：「維繫也。并止也。以網捕獸。獸盡而
網止。則獻獲禽以祭四方之神。」蓋秋獵之禮如此。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
為依。故謂之先農神。其農。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田之既成。而歸功于
農。夫者。蓋以方社之神。開其勞而祐之。賜之。我則因農人而致其福也。註。曲雅
七月也。土鼓。以瓦為。以革為。而。可擊也。此傳田畯。以神言。與經三章田畯
以人言。不同。我田二句。是祭詞。以祈三句。是祭意。三以字。相承連說。見黍稷非
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有。穀字。雖有黍稷二義。然為力田奉祭。左。則主養一
處。時文有全主善說者。因。即。善。善。養用者。亦未免。皆。矣。方社止言用。禮
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朱。曰。齊。明。儀
羊。之。也。禮。以。備。物。故。于。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

禮記

卷之二十一

五

謂祈年之祭。言之。此辭亦宜玩。○又曰。上言方社。而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
知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附錄琴瑟擊鼓五句。張。上
張文。并。文。以。實。觀。覽。之。作。樂。以。祈。神。民。所。由。得。其。養。也。夫。士。女。非。黍。稷。不。養。
而。黍。稷。非。甘。雨。不。介。也。作。樂。以。御。田。祖。公。卿。其。能。已。於。祈。乎。皆。謂。善。助。民。養。未
有不致力于神者也。而助民之至者。每于報成之際。即不忘祈天之意。為。出。好
為是。禱。之。文。義。亦。以。民。之。所。賴。在。于。食。食。之。所。出。本。乎。田。則。應。惠。于。神。而。報
之。時。和。年。豐。者。正。不。得。不。報。神。之。具。耳。我。公。卿。方。社。之。祭。所以。明。報。也。漢。書
言。成。則。三。農。不。虞。其。或。饑。而。力。田。非。止。一。歲。之。事。也。則。何。得。以。西。成。在。望。遂。忘
民力之昔。三時不害。則入口不患其無。而報農。特一世之謀也。又。何。有
以。祭。實。將。登。勿。與。神。之。介。養。我。公。卿。於。是。又。有。祈。神。之。舉。焉。公。卿。曰。我。田。祖
也。所。出。者。士。女。也。士。女。之。所。由。養。者。黍。稷。也。黍。稷。之。所。由。大。者。甘。雨。也。而。甘
雨。非。田。祖。不。賜。是。不。可。不。有。以。祈。之。乃。田。祖。非。虛。祀。不。格。又。不。可。不。有。以。御。之
于。焉。惟。我。琴。瑟。絲。枲。初。引。我。田。祖。庶。洋。來。格。乎。且。擊。我。土。鼓。焉。荷。草。將。祭

我田風新所而至止于生有神農之號則其所然者必力精之極而先
音之成既適自必居於冥冥莫莫之先育之神則其所樂者必重農之事而
先擇耕之利畢黍何難薄惠于降康山是而甘雨降自天而能適天志
而己矣由是而農黍介焉獲黍自田而能滋殺之生者則推甘雨故介獲黍
必所甘雨新而後其與始在早也則亦以祈之者介之而已矣以此而後我士
夫士也非所謂思緒其端者耶向者東作方興未成必違年之樂今藉田祖之
豈不謂獲黍而快意歟以此而後我士夫士也非所謂有侯其士者耶前此
就其未來未敢待止之安今沐田祖之賜不將視獲黍而慰享歟則士女之
設即謂以介之者穀之可也而而而之非御田祖以祈之不至此什樂以薦馨香
神罔怨爾爾澤以大豐美民皆悅康此報之時所以不能忘乎祈也○厥定秋
采報賽此章旨也前牛以逆享禮上一以字後半以順務脫卸後三以字有前
段之奇字何神則後來問題布宜但成被竹之勢天機法相御杆軸自成但從

卷之二十一

五

其意則雖不見經營之苦○別註引孟春祈穀孟冬祈年二句是祈祈字
之義非謂本章祈雨即孟春孟冬兩祭之祈也若讀者意則下兩章曾孫承
省報及願其本年稼收收入之多俱說不去矣蓋此章方報即祈乃一府兩祭
所云祈雨即祈新時所降之雨也俗儒誤作孟冬孟春祭豈不為隔歲之事乎
下章又知何適只得去也子管恨一部毛詩盡被俗儒解盡米子原不差只是
後人不善看書耳如此類是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叶韻至喜攘攘○其左右○叶韻曾其
言○叶韻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叶韻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韻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山神外事曰曾孫其侯其武王時召山
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儀儀攘攘言其易治長竟有多厥疾也○曾孫
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者於是見之倍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
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言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寬畝
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平儀且向當耕好之時我曾孫來止以省其人力何如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
耘者于是與之倍至南畝非但曾孫喜而田畯亦至而喜之曾孫乃攘其左右
之饋嘗其言否之味歟畝之間焉然上下相親矣既又見其禾之易治寬畝如
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而有年之賜將于母乎但矣是以曾孫悅農夫之勤
自忘忿怒之心農夫咸曾孫之愛而益致其趨事之敏是有報而相親相感之
情又如此

疏解此章上六句見其親乎民而思上下之分下見其感乎民而切趨事之勤
也曾孫之來為省耘而來以其婦子正本曾孫說來不重婦子之來饁而重曾
孫以之也田畯之至亦為勸農而至喜者見人力齊而喜也此句輕只帶說耳
攘其二句自曾孫言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糲微必有所
不敢飲者故攘而取之左右指所饋之物言曰左右亦有隨取無方之意以
公卿之貴而嘗賦畝之味重相親意泰其苦樂意亦須帶言蓋旨則半而喜矣
否則雖然為之不樂也禾易句謂一成之內九萬之田皆如此其易治也終善
否則雖然為之不樂也禾易句謂一成之內九萬之田皆如此其易治也終善

卷之二十一

五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叶韻乃求千斯億斯○叶韻曾孫
相梁農夫之慶○叶韻曾孫以介福萬壽無疆○叶韻
賦也○茨屋落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
市輅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視之而言凡此乘
糧稻粱皆謂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安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于下
而欲厚報之如此

即謂大有之際。既占乎豐年矣。則其收成何如耶。彼禾之未穫而在野者。皆
稼也。曾孫之稼。其審比則如屋蓋。其珍則如車梁。禾之已刈而露積者。皆
廣也。曾孫之廣。則如水中之高地。如陸地之高丘焉。由場而輸之於室。則求食
以處之。而千斯百矣。由野而登之于場。則求車以載之。而萬斯箱矣。我田之域。
一至於此。信乎善而且。而所謂有年者。在是矣。而我曾孫方且以爲非我之
所能致也。凡此黍稷稻粱。皆曾孫之慶而得之。是安方社田祖之神。爲我祿
與夫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于以常享有年之慶。而禾爲我之所利。積可也。是
歸其于下而欲厚報之如此。夫其米祭也。既以于爲農之事。而其獲福也。又歸
之農人之功。公卿之重。最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大田章全音。此詩乃詩人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首章言耕種時。以明曾
孫之德。然曾孫之欲順矣。所最者蟲耳。故二章以除蟲。望諸神。蟲除矣。所最者
雨耳。故三章以降雨。望諸天。蟲既除。雨既降。則收成可必矣。故末章言若彼
薄之。卒通重歸美公卿上。段段與前篇相關。方見答前之意。因其以御田祖也。
是以有秉畀炎火之願。因其以祈甘雨也。是以有與我公田之願。因其以穀士
女也。是以有嘉婦之利。因其報以介福也。是以有介爾稟福之報。盛時若民士
體者如此。通詩以曾孫是若爲主。大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亦通
既獲既成。假載爾。使至庭。所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農之必快也。
澤之必及。府也。今以義則去。以澤則周。此曾孫平日事神得天。可以致之。盛
曾孫報賽之事。以祈福意。

大田章全音。此詩乃詩人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首章言耕種時。以明曾
孫之德。然曾孫之欲順矣。所最者蟲耳。故二章以除蟲。望諸神。蟲除矣。所最者
雨耳。故三章以降雨。望諸天。蟲既除。雨既降。則收成可必矣。故末章言若彼
薄之。卒通重歸美公卿上。段段與前篇相關。方見答前之意。因其以御田祖也。
是以有秉畀炎火之願。因其以祈甘雨也。是以有與我公田之願。因其以穀士
女也。是以有嘉婦之利。因其報以介福也。是以有介爾稟福之報。盛時若民士
體者如此。通詩以曾孫是若爲主。大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亦通
既獲既成。假載爾。使至庭。所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農之必快也。
澤之必及。府也。今以義則去。以澤則周。此曾孫平日事神得天。可以致之。盛
曾孫報賽之事。以祈福意。

重。言復。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則。則。換。意。變。化。成。錯。如
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拿。捉。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
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三。章。言。耘。之。時。上。能。成。乎。下。未。章。成。成。之。事。若
欲。報。于。民。各。舉。一。事。各。做。一。時。則。次。章。爲。秋。耕。之。祭。于。義。既。通。三。章。不。論。爲。報
若。有。獲。都。無。不。可。何。必。項。項。何。會。也。○此。詩。見。公。卿。耕。耘。所。報。無。不。致。意。于。民
而。又。有。存。新。故。舊。之。意。民。生。之。蕃。有。以。矣。後。世。敘。報。補。助。勞。來。勸。相。之。典。不。同
則。又。何。以。爲。民。也。

南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章全音。此詩乃詩人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首章言耕種時。以明曾
孫之德。然曾孫之欲順矣。所最者蟲耳。故二章以除蟲。望諸神。蟲除矣。所最者
雨耳。故三章以降雨。望諸天。蟲既除。雨既降。則收成可必矣。故末章言若彼
薄之。卒通重歸美公卿上。段段與前篇相關。方見答前之意。因其以御田祖也。
是以有秉畀炎火之願。因其以祈甘雨也。是以有與我公田之願。因其以穀士
女也。是以有嘉婦之利。因其報以介福也。是以有介爾稟福之報。盛時若民士
體者如此。通詩以曾孫是若爲主。大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亦通
既獲既成。假載爾。使至庭。所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農之必快也。
澤之必及。府也。今以義則去。以澤則周。此曾孫平日事神得天。可以致之。盛
曾孫報賽之事。以祈福意。

大田章全音。此詩乃詩人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首章言耕種時。以明曾
孫之德。然曾孫之欲順矣。所最者蟲耳。故二章以除蟲。望諸神。蟲除矣。所最者
雨耳。故三章以降雨。望諸天。蟲既除。雨既降。則收成可必矣。故末章言若彼
薄之。卒通重歸美公卿上。段段與前篇相關。方見答前之意。因其以御田祖也。
是以有秉畀炎火之願。因其以祈甘雨也。是以有與我公田之願。因其以穀士
女也。是以有嘉婦之利。因其報以介福也。是以有介爾稟福之報。盛時若民士
體者如此。通詩以曾孫是若爲主。大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亦通
既獲既成。假載爾。使至庭。所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農之必快也。
澤之必及。府也。今以義則去。以澤則周。此曾孫平日事神得天。可以致之。盛
曾孫報賽之事。以祈福意。

羸 羸上六句言地利廣而善治田之事。下因言生物盛而順在上之心首句是總言田事以發端。大田者卽歲取十千之甫田也。蓋田大則用種多。種多則器其廣。故本此言之。既種是辨其物種。使不雜于稂莠也。既戒是簡其器械。使其不敝鈍也。既備根上二項。就今歲之冬言。乃事。管下二項。就來歲之春言。章和。三句。頂上既戒。未卽以上所戒之具而耕之也。此見其耕之勤。播厥百穀。頂上既種。未卽以上所種之種而播之也。此見其種之賄。前而直是不平。曲而碩而大。是不低小。指始生時言。始前篇季授發發有如此則豐年可望。而留孫之

供可順矣。蓋優其食農人教士女之心。而若其順也。○朱魯城曰。大田多稼。猶言其事以終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于往歲也。既備乃卒。致其力于今歲也。以我軍郭利其都也。似義南畝。耕之勤也。播厥有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敬也。此言其處已之勤。而事上之志也。○劉安成曰。此章言田事修飾。而苗生盛美也。○附錄大田多稼三句。張一鶴文。并文詳以資觀覽。○美稼政者。丁未事有先國焉。夫大田。公卿之田也。而可不先事以圖子。稂莠既預。庶稱備矣。又何慮乎稼事哉。谷前田者曰。我公卿世守田祿。固與吾侪相終始者也。故一歲而恒周數歲之謀。亦數器而不遺一器之用。立其耨耨者。倦倦於農事。而吾侪放宴然而已乎。茲者甫田歌矣。十千厥矣。我農人休朴而寡。又亦不知所云。甫者何義也。大約循甫之名而爲之。道其實則亦曰大田而已。且我農人望耜而難輟。竊自謂所云十千者。猶可數也。不若澤稼之豐而爲之計其盈。則亦曰多稼而已。今夫一同之與百畝。廣狹殊形。然自我處之。則小自公度之。則大也。抑五種之與九土。肥瘠異宜。然由分計之。則少由合計。

之則多也。則一治之以種吉。觀王朝之制。內宰帥官以獻王所。所以示天下之重務耳。今公卿本此意以相授。而主春主夏之故。告虛中昂中之務。詳雖擬而插之。尚俟諸來年而先時而謀。問猶有無種者乎。曰。既種矣。則一治之以戒。吾觀天家之令。句師來未以俱王猪。所以勸天下之盡力耳。今公卿承此典以相推。而一鋤一鉏之無缺。二耦二耜之無怠。雖勤而求之。尚俟諸獻歲而因暇以問。問猶有未戒者乎。曰。既戒矣。雖然種矣。而不戒。則土官將動而苦無其也。戒矣。而無種。則于那可歌。而患鮮資也。若是者。不可云備。惟二者相兼。斯可云既備矣。當斯時。晨其農祥之則。未扃而洗。完種。種。洗。安種。黍已較。詳于樹藝之書。冷風指。嚙之候。尚鑿而或味東作。或味南訛。又何煩下。屏風之令。乃事云者。明乎事之已無可慮也。云爾。要之食米與分田。惟其廣不惟其狹。故農夫受百畝手事之已無可慮也。云爾。要之食米與分田。惟其廣不惟其狹。故農夫受百畝而致士女公卿。雖後所以知鮮矣。其生均也。飯農與力。猶患其怠不患其勞。故公卿方報而卽寓祈之意。農人甫犢而已。周休之謀其志同也。此大田所由繼甫田而歌也歟。大字多字。兩既字。一一清出。既備乃事。句只作懸擬。留下以

我二句蛇步安詳審顧絕無一筆想下

既方既皁叶反既旣叶反既好叶反不莠音去上其螽音騰及音及其蝻音賊無害

我田穰音穰出祖有神乘昇炎火音炎

賦也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螽食葉曰蝻食根曰蠶食節曰賊皆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言其苗旣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

廟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獲中殺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

五講然是苗生之盛不但虛碩已也由是而漸進焉旣旣方面成房旣旣皁而實未堅者旣旣旣實堅者旣旣好而味好者以至前聚之根似苗之莠無不悉去焉如是則苗生亦旣盛矣使前乎此者而苗害之不除何以遂其盛乎是必去其食心之螽食葉之蝻食根之蠶食節之賊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穰禾而至于方皁皁好者如此也然此豈人力所能爲哉蓋吾君嘗御田祖之神而

祭之矣。尚賴存我。我持此四蟲以付之炎火之中。則苗害除而苗無不實也。曾孫之欲其終遂乎。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苗生之既盛。下欲以去苗害望之神也。既方自早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早自早甲始合而將實者言方勝也。米生于中若人之身合日乎曰甲皆粟皮也曰甲者以在米外若殼甲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根券句不直總上言苗之既盛耳。不復不秀不稌之類。耘之害來總指苗之已碩者不根券方早堅好皆在庭碩之後而四蟲之去又在方早堅好之先。四既字二字俱自苗時而望其成功。空輕轉運過。換起苗害當除不重生成次第上去四蟲對下田饒言。饒乃禾中之未碩者。即下文不獲穰之得。蟲與之盛。植者亦食以得者偏其故舉以言之。道田祖有神句。須云吾昔嘗言及茲擊鼓以御之。是其誠意已至于神明矣。故以此為願。亦有稌枯若德意盛服秀在人去蟲害在神故有望于田祖如此。食禾心焉。言其誠意難知也。食禾樂者言其低貨無厭。故曰康食禾節者言其食復。故曰戚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

卷之二十一

小雅

聖

財貨。故曰蠶也。從世情。蠶為害民之賊。義亦出此。○劉上王按常講。去四蟲又說轉在方早堅好以前。田祖即未方早堅好時也。據嚴經以田祖為祝禾則方早堅好是早禾于四既字更有合。兩裁兩解。蛟勝。○大意重在除苗害上。勿以苗生盛苗害除平看。○輔慶源曰。既方既早。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言以至手成實也。其堅之密矣。又必無根券以分其土力。無蟲蟻以成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根株。禾猶且不害。則其庭碩者可知矣。然根券則人力足以除之。蟲蟻則非人力所及也。故廟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之中也。○劉安成曰。此章言苗既盛而願其無損也。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詞

有濟濟翼翼與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田彼有不穫穰此有不欲穰亦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詞

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枯君德而蒙其餘。遂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獲之穰。亦此有不及收之穰。秉彼有遺秉之禾。把此有滯穗之禾。傳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解其之既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中講夫苗害之除。固賴乎神休。而時雨之賜。必本于天澤。又賴吾君之德。上召陰陽之和。重雲之覆。其與也。則妻妾然而盛。雲山之靈。其與也。則那那然而徐。我農之囑望者何為乎。在昔者所方。禮祀之時。曾孫亦嘗曰。殺我士女。而今者星披霓望之日。我農又敢不曰。惠我曾孫。蓋以曾孫有公田焉。而以先之。而為君子之祿者。有以阜其成矣。吾儕有私田焉。遂以及之。而為野人之受者。亦有以蒙其惠焉。故當收成之際。百穀川登。言千後。而彼有不及獲之穰。禾不必細大之兼取也。言千此。而此有不及收之穰。禾不必根株之畢登也。言千彼而彼有遺秉之禾。把不必負任之無道也。言千此。而此有滯穗之禾。把不必收於之必備也。凡此者。豈特主伯亞旅之屬。有以盈百室而寧婦子哉。彼寡婦之貧。其無告者。且得取之以為利焉。夫以君之德而格乎天。因天之眷而及于民。吾人之所以利賴君德者。不既深乎。

卷之二十一

小雅

聖

疏解此章上四句。順天澤之溥及。下言致地利之有餘。此章與上章皆承首章庭碩說來。言苗生如此。而害不去。雨不時。不可也。自有滯穗。皆是其枯君德之有穰。此天祐君德。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霖雨。降澍萬物。而我二句不可實說。作而有先後。只是農先公後私之心。猶曰而我公田而私田因得以蒙其餘澤也。雖言天澤。重蒙君澤上。蓋以其新甘雨也。故有再我之望。大樂情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也。彼有五句。重有餘上。皆未必然。事觀計使字可見。猶是德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一束曰。是已刈而收斂之所不及者。合來曰。是豐載之所不盡者。章曰。總亦是刈而散。說采束之所不及者。彼此二字。活看。見到處皆有。四有字。正所謂終善且有者。于此處見得寡婦之利。句。只須輕帶。餘惠及人。亦曾孫殺士女意也。○劉安成曰。司馬以六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是一畝之

田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方一百步以九夫爲一井則方三夫爲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作一里所爲方一里爲一井也。又曰此章復顧其兩鄰博及而收成有餘也。應野云通章皆以蒙君之澤言。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其福。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禮。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致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禮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東南西北以見其餘也以介其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申蔣夫吾民相君之德如此則何以報之乎故當收成之時農夫見曾孫之來皆喜而相謂曰我曾孫來矣皆以首告敬也。吾何惡所事而不若其心乎于是曾孫適與其婦子之來值者借至獲所見夫內外協力故不特曾孫喜之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然曾孫之來固以省民之勞而實以報神之功也于是省敏之時又禮祀四方之神而舉行賽禱之禮以其騂黑之犧牲與其黍稷之奉盛。

以享以祀以報成功之功焉但見誠至而神格殆必介其福使常享千之祿萬畝之入而甫田豈味大司長歌吾人之仰賴亦無終窮矣夫始而力農也惟以順君之心終而奉祭也惟以順君之福農夫之忠愛至矣其亦上之人有以威之歟。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因君省敏而協其力下是因君賽禱而致其祀也。疏義曰首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助以慰君上之心一爲耘耔之時一爲收成之時也。首四句輕重下段是即收成以起賽禱而順其後補也。首句是農夫相告之詞下皆是詩人之言。曾孫雖爲首敏而來實爲禮祀四方而來上段輕重通過以見其結于的。是曾孫言之若作農夫則禮者何人。以省何人。禮祀四方之神首言以收成之當。則田祖去穀之力上天壤雨之功亦四方之神靈與捍患之助故祀之來方禋祀言來禮祀四方也。此例句法南方用騂北方用黑牲各用其方色耳。其黍稷句重。○倪玉汝曰前篇是祈年之祭故曰以我齊列與我犧羊蓋黍稷猶未成不川以薦也此是報成

卷之二十一 小雅

四

之祭故云以其騂黑及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薦也。詩人一字不苟用如此此賽者報豐年也。時新景福也。以介其福雖是農夫欲曾孫受福亦須承享祀而神揚之福說。○左傳云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前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也謂其積穀成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咸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齊齊無違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劉安成曰此章言其收成之後而報祀後福也。此詩總見得賴民心佑君德皆頌美之意而自顧之心大惟有以賴之故欲有以報之非徒德何以致然。○補慶源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爲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爲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爲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張氏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至美而治之時也而其本于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耕耘之時而後及于祭祀禮樂之事也蓋田事備

則穀足矣食足而禮樂備則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大君有壽考安樂之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之序如此。○疏義曰首章地廣而盡耕種之功也次章甫田而除蟲蠹之害也三章願得豐年而望雲雨也四章已得豐年而舉禋祀也。小序大田刺幽王也言蠶桑不能自存此以因家婦之利說未可爲據而朱子謂農夫須美其上亦從兩我公田來第農夫領上不宣稱曾孫稱首孫者必祭祀之詞。○用鉅全章盡文珠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大農事之氏一歸之曾孫焉夫飯穀謂曾孫是若既獲則曾孫是福農何苦口鳴其勤哉其各稱之辭曰維君有祿農則利之農有力君則早之公也乃曾孫于我田也慶曰農夫黍稷稻粱之慶曰農夫吾僑小人既微君之惠以食天地之德而又欲報之介福乎請還以爲曾孫獻耳。追惟昔者始事于大田也曾孫不吝爾雨畝而首乎黍稷士而勞乎乃百穀方播庭廬遂微而曾孫之若可知已。雖然耕之播之而使方阜堅好則吾能成其德而使之不歉不勞則吾能若夫矣。廣慶賦之善非田祖之力不除優渥是之休非甘雨之澤不報而我農人也。能立

卷之二十一 小雅

聖

蓋于田祖乎維我晉侯茲肇鼓以進之則其東界矣夫田祖自爲晉侯
助也又能望于甘雨乎維我晉侯自方社田祖而告之則其雨公及私者生
雨自爲晉侯報也自是收入多寡結利則卜之取咎不當坐而享之乎而晉
孫又以省款來矣且來而禮祀矣以其驛驛猶向者獲羊之以也與其乘輿猶
向者齊明之以也而享祀分福則非農夫之慶而晉孫之福也蓋神惠晉孫以
及農夫寧不首錫之哉晉孫合農夫以祈神祝亦必併其休嘉將獲穰穰
康而所以享婦子樂田畯者無窮則所以若晉孫者亦無窮矣不然田則晉孫
之田也除則晉孫之除也田祖甘雨則晉孫之進之祈也而晉人特以既備乃
事遂食天功爲已力乎亦何福之與有○步步迴環上皆歸美晉孫極得體辭
本旨○刁斗森然不爲野談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
此楚天信南山甫田大山四篇即爲曲雅其詳見于曲風之末亦未知其是
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成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

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賴
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彼彼落矣章全旨○此時因會諸侯而講武也蓋落水之至本爲朝會而詩意則
蓋講武一邊文勢雖三平還以首章爲主須重以作六師一句惟六師既作已
則講武此萬年之案室那家所以保也而君子之福祿爲蓋因矣二章有講武
而無稱辭三章有稱辭而無講武意各互見類于缺處補之○言講武而各先
言落水之勢者以見所建朝會之所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通
章俱著贊美之詞勿作祝願說○劉上玉云按疏長次章中祇有與之意
而致其祝末章中祇有與之意而致其祝則皆講武二章前稱祿末章稱祿
武蓋不必也重舉之○舊說云會同因講武而舉不知周公營洛已爲朝會諸
侯之所非爲講武設也不可依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矜有與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魯侯之處也泱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猶也棘不
蒐所乘色也穀也今章爲之周官所謂羣升兵事之服也與赤貌作稻起也
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
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此章美其厚矣手福而猶大振其威也至止自鎬京而來此有布德振威
之章就朝會說未及講武福祿亦就朝會上見蓋朝會便見人心大順人心大
順即天命所由發故福祿之厚如天也○何是講武時事見其安不忘危治
不忘亂乃所以久其福也穀也棘也穀之衣稱手是者也註引周官羣升云者
証羣爲兵服之意耳作升右則非矣作六師者恐其統于治安而無起其果殺
之意也如訓神行伍戰陣之法建習生作進退之方皆講武中事作字重周道
向文國家之大勢已見積弱而時方泰寧久安之人心不無易玩故天子親御
戎服身自振旅之直欲消天下不軌之心陰故天下安寧之氣若只訓練閱
習則自有大同馬之法在無煩主上之張皇矣○唐荆川云至止就是講武稱
祿說講武上見下二句正言講武之小以終福祿如茨之意徐振強亦依此說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矜有與以作六師

○此章美其厚矣手福而猶大振其威也至止自鎬京而來此有布德振威
之章就朝會說未及講武福祿亦就朝會上見蓋朝會便見人心大順人心大
順即天命所由發故福祿之厚如天也○何是講武時事見其安不忘危治
不忘亂乃所以久其福也穀也棘也穀之衣稱手是者也註引周官羣升云者
証羣爲兵服之意耳作升右則非矣作六師者恐其統于治安而無起其果殺
之意也如訓神行伍戰陣之法建習生作進退之方皆講武中事作字重周道
向文國家之大勢已見積弱而時方泰寧久安之人心不無易玩故天子親御
戎服身自振旅之直欲消天下不軌之心陰故天下安寧之氣若只訓練閱
習則自有大同馬之法在無煩主上之張皇矣○唐荆川云至止就是講武稱
祿說講武上見下二句正言講武之小以終福祿如茨之意徐振強亦依此說

○此章美其厚矣手福而猶大振其威也至止自鎬京而來此有布德振威
之章就朝會說未及講武福祿亦就朝會上見蓋朝會便見人心大順人心大
順即天命所由發故福祿之厚如天也○何是講武時事見其安不忘危治
不忘亂乃所以久其福也穀也棘也穀之衣稱手是者也註引周官羣升云者
証羣爲兵服之意耳作升右則非矣作六師者恐其統于治安而無起其果殺
之意也如訓神行伍戰陣之法建習生作進退之方皆講武中事作字重周道
向文國家之大勢已見積弱而時方泰寧久安之人心不無易玩故天子親御
戎服身自振旅之直欲消天下不軌之心陰故天下安寧之氣若只訓練閱
習則自有大同馬之法在無煩主上之張皇矣○唐荆川云至止就是講武稱
祿說講武上見下二句正言講武之小以終福祿如茨之意徐振強亦依此說

者坤輿也。服是服也。則有以振其烈。昭聖武。而天威令六師。誠心于萬乘之
威。非特今日之宗室。為無虞也。必必于萬斯年。此家室于弗休。是今日之
詩。武。固國家無疆之休也。不將與洛水而同其本清哉。

（氣）此章。美其昭大武而隆大業也。咏。碑之上。飾。玉。馬之下。飾。虎。為之。
（風）甲也。天子玉璽而珠璣。諸侯盤。而珠璣。大夫。珠璣而珠璣。上。飾。珠。而
（現）君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願。萬。年。何。連。下。只。當。一。木。字。看。亦。不
作。詩。家。至。指。天。下。言。天。子。以。天。下。為。家。室。也。時。文。有。一。推。王。者。大。勢。而。言。之。則
以。天。下。為。家。都。畿。為。室。既。以。大。公。為。心。而。且。建。列。碑。矣。而。又。立。司。馬。之。官。設。六
卿。之。衆。皆。盛。陳。內。重。以。制。外。輕。不。偏。以。備。威。儀。也。聚。我。周。形。勢。而。言。之。則。以。東
都。為。家。豈。獨。為。室。既。以。盛。為。為。而。據。有。天。府。矣。而。又。營。洛。之。都。定。滎。澗。之
制。皆。蓋。拓。外。勢。以。守。內。險。不。僅。以。均。道。里。也。此。講。家。室。處。實。集。甚。潤。大。

（下）解。明。天。子。之。家。室。也。時。文。有。一。推。王。者。大。勢。而。言。之。則。以。東。都。為。家。豈。獨。為。室。既。以。盛。為。為。而。據。有。天。府。矣。而。又。營。洛。之。都。定。滎。澗。之。制。皆。蓋。拓。外。勢。以。守。內。險。不。僅。以。均。道。里。也。此。講。家。室。處。實。集。甚。潤。大。

卷之二十一

小雅

賦也。同。猶。聚。也。

（市）此。章。美。其。昭。大。武。而。隆。大。業。也。咏。碑。之。上。飾。玉。馬。之。下。飾。虎。為。之。
（風）甲也。天子玉璽而珠璣。諸侯盤。而珠璣。大夫。珠璣而珠璣。上。飾。珠。而
（現）君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願。萬。年。何。連。下。只。當。一。木。字。看。亦。不
作。詩。家。至。指。天。下。言。天。子。以。天。下。為。家。室。也。時。文。有。一。推。王。者。大。勢。而。言。之。則
以。天。下。為。家。都。畿。為。室。既。以。大。公。為。心。而。且。建。列。碑。矣。而。又。立。司。馬。之。官。設。六
卿。之。衆。皆。盛。陳。內。重。以。制。外。輕。不。偏。以。備。威。儀。也。聚。我。周。形。勢。而。言。之。則。以。東
都。為。家。豈。獨。為。室。既。以。盛。為。為。而。據。有。天。府。矣。而。又。營。洛。之。都。定。滎。澗。之
制。皆。蓋。拓。外。勢。以。守。內。險。不。僅。以。均。道。里。也。此。講。家。室。處。實。集。甚。潤。大。

（下）解。明。天。子。之。家。室。也。時。文。有。一。推。王。者。大。勢。而。言。之。則。以。東。都。為。家。豈。獨。為。室。既。以。盛。為。為。而。據。有。天。府。矣。而。又。營。洛。之。都。定。滎。澗。之。制。皆。蓋。拓。外。勢。以。守。內。險。不。僅。以。均。道。里。也。此。講。家。室。處。實。集。甚。潤。大。

之。帝。川。嶺。盤。錯。之。地。風。稱。天。府。天。子。之。家。邦。一。在。洛。邑。東。都。稱。勝。于。道。里。為。均
子。貢。賦。為。便。風。澤。水。聚。之。區。素。號。宅。中。講。家。邦。須。與。室。室。有。別。○洛。都。天。下。之
中。而。亦。四。方。必。爭。之。國。也。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都。必。先。受。兵。夫。是。以。講。武
千。此。則。不。但。有。以。據。天。下。之。形。勢。而。亦。有。以。消。天。下。之。奸。尤。不。但。有。以。消。天。下
之。奸。尤。而。更。有。以。結。天。下。之。人。心。是。扼。腕。拊。背。之。辭。有。關。于。天。下。同。家。者。豈。其
微。哉。○陳。亮。字。曰。講。武。事。而。不。息。武。備。乃。所。以。久。福。祚。而。保。國。家。之。道。也。知。此
則。後。世。之。發。武。備。而。不。戒。不。虞。如。昔。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安。也。○自。周。而。後
天。子。宿。重。兵。于。京。師。若。則。門。羽。林。折。衝。果。毅。以。及。神。策。六。衛。亦。得。先。王。六。軍。遺
意。而。久。之。漸。替。其。不。也。禁。衛。雖。設。而。其。精。者。多。市。人。遇。小。警。即。不。能。受。甲
鳴。呼。豈。非。作。之。未。得。其。道。哉。○武。王。王。戎。服。騎。射。而。道。之。勇。速。習。不。著。綠。綬。半
袖。而。魏。之。帝。選。乃。知。執。戟。三。字。詩。人。下。得。有。義。味。不。徒。為。服。飾。之。間。事。壯。麗。也
不。然。陸。波。而。廷。士。競。修。邊。備。遂。失。天。下。安。保。之。心。豈。堪。虞。虞。成。行。之。道。乎。○附。錄
全。章。薛。應。旂。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周。臣。之。美。其。君。也。歷。陳。東。都。之。勝。而。經。武

（下）解。明。天。子。之。家。室。也。時。文。有。一。推。王。者。大。勢。而。言。之。則。以。東。都。為。家。豈。獨。為。室。既。以。盛。為。為。而。據。有。天。府。矣。而。又。營。洛。之。都。定。滎。澗。之。制。皆。蓋。拓。外。勢。以。守。內。險。不。僅。以。均。道。里。也。此。講。家。室。處。實。集。甚。潤。大。

卷之二十一

小雅

賦也。同。猶。聚。也。

（市）此。章。美。其。昭。大。武。而。隆。大。業。也。咏。碑。之。上。飾。玉。馬。之。下。飾。虎。為。之。
（風）甲也。天子玉璽而珠璣。諸侯盤。而珠璣。大夫。珠璣而珠璣。上。飾。珠。而
（現）君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願。萬。年。何。連。下。只。當。一。木。字。看。亦。不
作。詩。家。至。指。天。下。言。天。子。以。天。下。為。家。室。也。時。文。有。一。推。王。者。大。勢。而。言。之。則
以。天。下。為。家。都。畿。為。室。既。以。大。公。為。心。而。且。建。列。碑。矣。而。又。立。司。馬。之。官。設。六
卿。之。衆。皆。盛。陳。內。重。以。制。外。輕。不。偏。以。備。威。儀。也。聚。我。周。形。勢。而。言。之。則。以。東
都。為。家。豈。獨。為。室。既。以。盛。為。為。而。據。有。天。府。矣。而。又。營。洛。之。都。定。滎。澗。之
制。皆。蓋。拓。外。勢。以。守。內。險。不。僅。以。均。道。里。也。此。講。家。室。處。實。集。甚。潤。大。

上下支而其志同矣。○每比起調確不可易而魂魂之係流動之致經久彌新
昔日何以鍾錄至此。○三平立格。後兩比體法少變不拘疏義式章中殊終末
章有補綴之說。總就講武美之自贊制氣主光。易美諸紙。

紫微洛吳三章章六句

紫微者華章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許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
章心為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前者。此却合得下文文章
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盛處之故。蓋朝廷社稷皆應之以待文章威
儀才德之士。而之子簡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
要應出洛水朝會方有關係。○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盛處也。二章
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盛處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
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與賦二字連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
表其才德之俱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
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委贊美。歸到才德上。能見天子之心寫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一

至

紫微者華章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許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

章心為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前者。此却合得下文文章
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盛處之故。蓋朝廷社稷皆應之以待文章威
儀才德之士。而之子簡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
要應出洛水朝會方有關係。○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盛處也。二章
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盛處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
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與賦二字連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
表其才德之俱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
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委贊美。歸到才德上。能見天子之心寫

紫微者華章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許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
章心為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前者。此却合得下文文章
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盛處之故。蓋朝廷社稷皆應之以待文章威
儀才德之士。而之子簡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
要應出洛水朝會方有關係。○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盛處也。二章
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盛處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
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與賦二字連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
表其才德之俱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
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委贊美。歸到才德上。能見天子之心寫

紫微者華章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許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
章心為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前者。此却合得下文文章
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盛處之故。蓋朝廷社稷皆應之以待文章威
儀才德之士。而之子簡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
要應出洛水朝會方有關係。○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盛處也。二章
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盛處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
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與賦二字連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
表其才德之俱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
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委贊美。歸到才德上。能見天子之心寫

爲相關。是傾心無餘意。是以二字根心寫來。學者來朝得君之名。處者承
預位之意。就已然說。觀註立字可見。此專自許君言。度聖聖兼承承無依。他別
一說。洛邑一朝而得親之子。則制治保邦之良。實有以慰求治之心。使傾側
肺腑而無復留恨也。

紫微者華章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許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

章心為爲主。

紫微者華章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許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

章心為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前者。此却合得下文文章
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盛處之故。蓋朝廷社稷皆應之以待文章威
儀才德之士。而之子簡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
要應出洛水朝會方有關係。○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盛處也。二章
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盛處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
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與賦二字連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
表其才德之俱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
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委贊美。歸到才德上。能見天子之心寫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一

至

紫微者華章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許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
章心為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前者。此却合得下文文章
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盛處之故。蓋朝廷社稷皆應之以待文章威
儀才德之士。而之子簡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
要應出洛水朝會方有關係。○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盛處也。二章
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盛處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
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與賦二字連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
表其才德之俱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
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委贊美。歸到才德上。能見天子之心寫

紫微者華章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許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
章心為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前者。此却合得下文文章
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盛處之故。蓋朝廷社稷皆應之以待文章威
儀才德之士。而之子簡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
要應出洛水朝會方有關係。○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盛處也。二章
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盛處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
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與賦二字連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
表其才德之俱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
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委贊美。歸到才德上。能見天子之心寫

紫微者華章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許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
章心為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前者。此却合得下文文章
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盛處之故。蓋朝廷社稷皆應之以待文章威
儀才德之士。而之子簡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
要應出洛水朝會方有關係。○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盛處也。二章
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盛處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
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與賦二字連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
表其才德之俱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
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委贊美。歸到才德上。能見天子之心寫

左叶韻之左上之君子叶牛之右叶制之右上之君子叶制之維其有上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中達然之乎也不特文章威儀之可美而且才德之可觀彼人之局于器者安于左未必達之右也有于右未必達之左也惟此君子允文允武之器動而目
章有儀有爲之用顯而自著左之左之而左無不室所以處乎左者施之而各
濟也右之右之而右無不有所以處乎右者用之而不竭也然此皆策取而強
爲之義蓋弘才碩德賦于天者獨厚成于天者獨全恢恢乎無所不有焉是以
奔騰滂源而形于外者左左右右無不似其中之所有也夫君子之才獨無一

卷之二十一

而不可美如此。明我志輪窮而殘廢處之廢也。豈偶然之故哉。
 憲經此章上四句。言世有以剛于用下原其所以剛于用。○唐荆川云。上四句。
 以發總言。俱是才德之形于外者。下二句。以抱自言。是推其才德之蘊于中。故
 能如此也。時說俱以集註才全德備是推其有之口氣。朱子解文法耳。首四句。
 勿。日。勿。人才。德。似不可曉。左立右有。立。泛。不。必。盡。說。講。武。言。左。之。右。之。是
 偏用字。而見非一處之意。義庶得紛紜人多易亂。而君子大小常變處之各當。
 故曰立應得多人必易竭。而君子千變萬化出之不窮。故曰有然非有心之
 立。安得有左之立。非有心之有。安得有右之有。故曰誰其有之。是以似之所謂
 天衷相若者也。○上四句。總是言其設施于外。而特指之如此。推其有之有
 于以才德之在內者言。與上有字不同。所謂有是大抱負。有是太顯著者也。以
 之云者。卽上左之四句。皆似具所然也。

裝製直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卷三百二十四句

詩經集成卷之五十二 小雅

桑扈之仁二七

桑扈章全吉○述詩四章平看只是箇頌禱意一章

其德之足以統人三章就平日在國言其德之盛在鄉言其德之就今日在朝言其禮之恭而獲福須以彼交匪教勾作主匪倣之念正是起一以和易可受處只不識不詳以此居功卽以此受福故曰崇作而載難卽匪倣之在平日者也

○唐荆川云首是祝以福次是祝以功卽所以受福也然不可得能精說故後二章皆以敬爲受福之本此說意在聯屬

交交桑扈音行有鶯其羽音行君子樂音行行音思受天之祜音戶

與也交文飛往來之貌秦冠額脂也當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謂侯爵諸侯稱脂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言言交文秦冠則有當其羽矣君子燕賓則受天之祐矣頌鸞之辭也

市講歌桑扈者曰福係丁天固無倖獲之理而德在于人自有招致之儀我千

愚謂之君子何以廟之哉彼文文忠則有當然之有而文章之外見矣況我朝書和風積中藹然可樂也吾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而純淑之錫自昭受于渾漢之中矣不有以受天之祐乎

解此章典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樂賢故受福。樂賢起是因。具有

然而以可樂稱之。蓋指其愷悌樂易之可見者言。而在中之和順亦因是以現。

矣。席室廣說就諸侯身上發揮。而一受字。惟可舉則疑承有本而臨之受也。非

傳次○爾麟上拔竹亦鳥也而曰父交孫恩伯焉其邪此以毫字爲虛字耳

交系屬有餘貨金有十幾萬其拜之屏。

印綬交受。冠劍有光。然之。而相識。若以自疑。笑。以我。君子。而。願。積。中。而。武。

可樂也。吾知以盛德而序乎仁則萬邦之衆咸賴其藩衛之勳矣。不為吾事。

屏于

〔補〕領有領地意。一屋、文、修、有、關、合。三品從之。飛鳥、非、從、之。師、助、義、之。顯、切、之。

也。○劉長樂曰：領所以首山于身，夫有作爲，未動其利而生，其利文彩四張，當其可愛也。萬邦小國，皆如扶弱抑強，治亂皆危，言其能出小國之藩，倚聽蔽，使無外侮之患也。玩言誰爲？字還是未盡事，故謂其能如此，蓋以一身而爲小國之藩，亦其功之可謂也。乃領之曰：薛方小，云之屏，是謂保見或事，皆任其伯連神之職，而文武惟其所用，征伐惟其所事，有以爲藩乎？邦故美之。此說亦可。○韓錄：王制六千里之外，設方百里，以爲藩，有長十五里，以爲連，連有帥，三十里以爲卒，卒有正，百里以爲甸，甸有伯，之屏之翰，則百辟爲憲，不戢不難，乃受福不邪。

賦也。翰也。所以當增兩邊障土者也。薛，薛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此說雖多，也不戢，也不難，也不邪，事也。薛曰：豈不戢乎？豈不難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申：且君子之在國，也不特之屏爲能爲小國之藩，而無外侮之患，抑且之翰爲能爲小國之翰，使無傾覆之虞。凡此萬邦之諸侯，爲百辟者，咸仰哉成，也欽。欽，無事皆以之爲法，爲此其功大矣。然人臣不難于立功，而難于居功，誠以功大者，易以驕也。彼則功高天下，而守之以謙，收斂不放，豈不戢乎？提領不肆，豈不難乎？君子之德盛如此，則雖無心于福之多也，而德之所在，福自咸萃之矣。受福不既多乎？

疏解屏翰二字有別。屏者，捍衛之使無侵削；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百辟，即是所統之諸侯。在屏翰之中者，志不必云法其屏翰，近就修己治人，附舉威嚴各有其道。然亦不外屏翰中事也。重在戒足，以爲憲上，既足收斂而不取，恐難是畏懼而不取，恐難見其功愈大，愈小，有足謙德以居功，將見鳴謙貞吉，而上下不見疑，下不見忌，休微之集，自有多善矣。○上言屏翰之方，安宅國家，自有大度，雖不欲保愛其功，各其成，感事然不知學問，味特絕於情，亦覺難。結果能守禮法，謙抑小心，雖居上無所嫌，也。請以謙推爲受福之本，真是全終始滿之道。若漢之神陸唐之汾陽，但學在相國者，青天壤而一則懸貽宗，則身名俱全，豈非敬肆殊施，誠爲異哉，誠是可鑒矣。○周自昭穆以後，據

已在諸侯故作屏翰，蓋百辟天下，謂耳。然密度變于一時，亦有所。○

兕觥其醑，自酒思柔，彼交匪敖，教誥來求。賦也。兕觥，爵也。觥，角上曲，取音美也。思，思也。誥，誥也。教，教也。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于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申：然非但教誥自持已也，且有上文之至教焉。試觀今日之在燕也，爾解然之兕觥，酌思柔之自酒，其主酬酢上下兩忌，此其情通矣。然人臣不難于獲寵而難于居寵，誠以情通者易以肆也。彼則寵極人臣而居之以敬，于交際之間，絕無傲慢之意，而禮節之不亂矣。夫君子之禮恭如此，則雖無意于求福也，而盛德之所在，福自來求我矣。萬福不不求乎？是則願之以福，以致領禱之詞，以本之以德，以新勸戒之意。周王之善于燕臣也如是夫。

疏解自二句，不是空空說箇爵與酒，有君臣交歡，分無所拘，意彼交誼，燕解，匪敖，重在心上。看君臣之間，名分截然，爲臣子者，易嘗有欺傲其君之想，亦謂功高者必矜寵大者必侈，或復有恣肆之形，偶露于樽俎，則公群臣燕飲，一

榮耀，敬屏翰之托，世世于茲，豈不是萬福來求。上章末句，自我受者言，此自彼我言，言云貴逼人耳。○配定字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詩之義也。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之詩，無疑也。○記曰：燕禮者，所以別君臣之義也。故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圖安而臣軍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桑扈四星章四句

爲黃帝全古○通詩四章一意，總是願其久享乎天休也。通章重萬年上，萬年是承久意，不作壽說。福祿人君之所固有者是已，然則萬年是未然的，不宜以福祿考乎。看首二章取壽考相依不舍，似有富乎福祿之意，末二章取典桑扈行地無疆，似有富乎福祿安貞之意。

○疏：于飛，比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也。上二句，桑扈，謂黃帝也。黃帝也。鳥也。比小國長柄者也。羅網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黃帝于飛，則羅網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安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中流欲渡者曰帝王一身為福祿之宗祧福祿其所自有也吾君無容親矣然果何以為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為子孫則甲乙之繼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宜之乎今也殆必望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安而長聚于其躬矣

疏解此章與意疏云登登于祿則匪罪之又難之君子萬年則既安福又安祿二者皆有一而足之意安字猶相安適當之謂譬如此物與彼物相安適當則兩物乃成相安若不相安不適當則則然故安之順適安字意如諺云該享此福一般

萬壽在聚其左翼君子萬年室其遐福

與也右絕水為梁底飲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側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卷之二十二

四

疏解此章以登登為所依與君子並棲為所依則福祿皆可得故曰已舒遐福遐字訓久遠二義遠是則福廣則有可大思久是遠長思永有可久意漸字要分列上章安字以福祿義義言福以人為寄義云恰好也此章安字以聚字福祿言能以福為配對云恩誼也君子之享遐福亦有相離不相合之意○註云載左翼以相依于內者棲宿之得所也舒右翼以防患于外者恐懼之常存也作文只讀講義其左翼句不可添出舒其右翼句來蓋左翼之職自然而然也君子之得遐福則之故以為與也

乘馬在庭推之棘其反之君子萬年福祿

疏解此章以乘馬在庭推之棘其反之君子萬年福祿之義○乘馬在庭則顯其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之矣

保壽者與天地同其悠久也

疏解乘馬乃人之所養君子亦天之所養故以為與斯言曰推何乘曰非父步受萬方之甘飲享天下之奉養所謂富有四海王食萬方是也

乘馬在庭推之棘其反之君子萬年福祿

與也反安也

正疏乘馬在庭天關之上乘者也策之微盡其途養之必備其物不惟休之而又推之矣况吾君子今日而請而政果思慮不攝矣而游而休志氣如神矣將自此而于萬斯年垂拱無為以享天下之樂而福祿之安者與元化相終始矣是則福祿無窮于無窮官忠愛于罔極臣下之情庶幾盡于此矣

疏解乘馬乃人之所安者君子亦天之所安故以為與與者不止指為天子須統到治安上言安全保定坐享萬年之樂所謂無為而治安已南面是也○其後俱作虛活字有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也如云一身之間皆安言安之福為之培植保定也合艾綏兩字只當作一安字看○乘馬以君時臣故領前之餘致乘動此以臣視君惟反置前詞不取擬議其德反問而不已音愛之亦不取擬議其德以為報稱者敬之至

卷之二十二

五

有頍者弁

疏解此章以有頍者弁通詩三章總見為親親之意安以言見為主追言未見之憂預言無憂見之恐正以見其見而喜之意文雖雖三平而意相足首二章在見時則明見可知故註云以見兄弟親戚親附之意末章言及時相樂之意則并明見言之可見意是相足也但行文前二章兩見兄弟則君子室主見弟言末章兼言甥舅則君子室兼兄弟甥舅言○天子之親戚廣遠不離于室之貴之而雖于見之故親親之意以見為重各既見則要正與燕上說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育爾既既既伊人兄弟匪他

安維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賦而興又比也斯弁與或曰來首見弟與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育爾既既伊人兄弟匪他

生也葉似當廣于如松松于亦與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育爾既既伊人兄弟匪他

中誰誅類者昔曰國家以懲罰爲重王室以展報爲先而所以洽其情者慈也
今日之慈何如哉凡是一開筵宴俱非彼類然誠非謂未嘗宴類伊何乎况酒
酒既古爾微既嘉所以與聽者豈伊異人乎乃一本同氣之兄弟匪他也獻酬
交錯之際萌然天性之親豈他人之所可同哉今夫尊與安謀施于松栢則因
結而不可解物理之相須盡如此矣我兄弟相親之情不啻是事惟其情之相
親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奕奕而無定其念之也深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
洽情于樽俎之福而我心之奕奕者應奕爲之恍惚矣今日之燕其各以不敵

神附此豈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興燕雉三韻下讀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有頗

卷之二十一

六

者升木不與澤者其升却然耳賦體也而定維伊何與是伊異人二句詞氣自相呼應則興矣又乃羅與秋相打爲地產而有相附之勢亦如兄弟與己均爲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爲正見弟親感纏綿依附有患難安寧死生苦樂無違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子四句詩入親視之情全在此上見得直既見上既見就燕說託憂心無所薄薄暫附也按擇者得叙天倫之至首道姑依可相與飲之食之而親親之情以篤也要打轉奕奕看○楊伯祥曰誰他一大大有感賦言非疎遠無爪葛者也而酒徵之設所燕惟兄弟正見親意殷勤而女聲二句又此兄弟之親厚不止他人所以今日之正見弟者惟他人也

松上見君未見君上愛心惻惻惻惻曰天既見君于庶幾有城才派反賦而興又凡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但也惻惻憂盛滿也甚也羽趙且燕之畿地凡與燕之人皆如然誠存十一堂之上憂維何期乎況爾爾既立商嚴既時而所以成燕者豈伊里人哉豈乃兄弟之具來也豈延依凡之

陽命然天倫之合字有一人之相遠哉彼婦與女雖施子然上則禮報弟相親結而不可解矣我兄弟相須之義定于天而不可離子前是耶惟其義之相須是以同也未見君子憂心忉忉其盛滿恩之也至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歡慶于嘉美之食而憂之忉忉者亦庶幾其有減矣

疏服上章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誼伸此章何則是問何則約故下應以兄弟其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忉忉感海不寬舒意故對忉忉看形相問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誠此愛之所以盛滿今歡然聚天倫之樂則疑矣

有頃者茲實維在首爾酒旣酌而役既息豈伊人兄弟錫躬如彼雨霽雲亮集維歲暮死喪無日無幾已相見藥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此也京僧多也明僧師母姑姊妹妻族也嚴雪之姑疑者也將大雨
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抽謂之微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張非則將
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

卷之二

子

以盡今夕之歡爲親親之意也
而遽然告之請所未已也彼有顛者升果阿在乎固實繞在首矣况兩州既會
爾後既早此與燕者豈伊異人乎乃內而同姓之兄弟外而異姓之甥舅皆接
親而義重者矣然則今日可下及時以樂哉彼天將雨雪則歲寒集愛弟者雪
之候也然則人之老至而爲將死之徵不猶是乎今兄弟甥舅離會于一堂旬
死喪之期已迫相見能幾何哉以無窮之皆限之以無幾之日故但當樂酒食
夕以盡燕樂之歡而篤親親之意斯可矣否則逝者其素親歎相樂其可得乎
夫知至親之當爲則時無不舉之燕又知爲樂之常及時則燕無不盡之情古
人親親之厚也有如此

駭解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興義推至剝下喻時之推得而蒼情之當盡身
如彼二句是以天道喻人生卽光陰幾何駒隙易過之意○大哉禮陰氣勝
爲霜雪陽氣勝散爲雨露此只就歲時爲特言之然講而註中老至二句補在
絳中方是此權凡張二句是爲虛者以相感動見今日之燕下客已○曹孟德

特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懷當以歡會思惟忘何以解憂惟
有杜康即此意今夕二句繫承上說今夕對夜死喪之日而言與今我不樂進
者其亡何意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歡飲于此是是生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
爲我盡今夕之歡而已矣人生在世先陰幾何今夕得遇于此他日不知又
在何處見此不樂恐後會難期但當盡歡以盡此也○此見淵口誰見弟甥舅
之樂見無他人與之意此說亦可○齊永昌口情擬松蘿時惟雪寂二三兄
弟不得盡歡相和使然說到一日無常歡歡下數行矣亦悲慘之悲也

婦升三章章十二句

卓犖古今言○此詩作于得見之時首章言未至而望之切二三四章是既至而
樂之深末章又承其始終言之重在德上○陸羽明云通詩爲燕樂漸婚而作
而所以無樂意以爲爲主首章德音問其有是德也次章今德見其有是德也
下皆俱此而言只今德來教一可括盡通章之旨

問關車之張兮思終季女近兮匪離德音來括雖無好友以式燕且喜

卷之二十二

賦也關關設樂聲也張車軸頭也謂車則曉行則設之禮親迎者乘車
樂親迎往括會也○此燕樂其衍婚之詩故言關關然設此車者蓋思使樂
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離也匪別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
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正離賦車來者口卒莫重于大德禮九貴于正始我也則爾然設此車者果
何往哉蓋思彼望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斯時也匪離也匪別也特
望其德音之來括故以子思而心如飢渴耳今若得以見之則雖無好友以合
整而心之歡慰始有甚于見好友者亦當式燕且喜以盡其相樂之情也

思乎重看惟淵句正見思之切也○此詩以助之義理萬物之定意雖無好
友只借來形容人情同好女以燕飲則極其歡樂故言雖無好友亦當宴
樂也此二句亦承上兩句之望而預擬之如此不可作既見說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晨彼碩女令德來教以式燕且喜好去無射

與也依彼平林鵲也微小千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晨時鳴大也鵲
平女也鵲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鵲晨彼碩女則以今約來配已而欲
之是以式燕且喜而悅慕之無厭也

申詩夫未見而思之切如此及今既見其喜爲何如耶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鵲
物且得其所歸矣况彼及時之碩女以今德來配已而教誨之蓋有出于常配
之外矣是以設燕以成其享且稱樂以揚其休而中心好慕相爲終始無有厭
教也蓋得賢內助口不容不如是耳

願解此章上四句與既至慰已之望下表已好樂之情也○爾來集林女來教已
皆可喜者故以爲與屋宇即婚姻以時之謂碩女亦從德上見之蓋女以德爲
大也今德來教與德音來括相應蓋上聞其有是德此則見其有是德矣來
教一語來相助我內治也不言語然既曰來教終有誨之之益如雞鳴助
皆是燕樂也蓋皆本今德來教來式燕是燕飲饗及乎物者也○是謂其有
今德情見乎詞者也○好爾好其德也若好色則有時色衰而散矣無射不必說

到後日去此詩不過以成昏爲終耳

卷之二十二

離無言酒式飲庶幾離無言式食庶幾離無言與女首式歌且舞

賦也言其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言酒嘉飯美德以與女女亦當
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下離夫我之樂友如此汝可不樂吾之樂乎使酒而旨焉燕之樂也人雖無言
酒而其式飲庶幾而盡情于飲以相樂焉使而嘉焉燕之樂也今雖無言而
其式食庶幾而盡情于食以相樂焉以飽饜德無之樂也今雖無美德以配汝
而式食日得而盡情于食以相樂焉是固吾之深望于汝者而汝可無以
副乎乎耶

願解此言德是言已無可樂而樂其其情以相樂也雖無字不直講意直在相
樂之情上蓋其情苟足以相樂則亦不在于物與德之有無若夫式飲是合邑
而飲也式食是同室而食也方切新婚意離無言與女以飽饜相承說式歌且
舞有心和聲和容和意○成云燕以成禮以清而不以物故今日惟望其情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晨彼碩女令德來教以式燕且喜好去無射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此詩前以已功而不敢說今日惟恐其言之不實也

新婚有今德仰止止止與德我心其引表其有意有高山而不仰有景行而

不行情必有所不能已有賢女而不得觀心必有所不能慰其自致其意中之

事耳四止二句是往迎之初即首章事觀兩二句是成禮之後即大章以下事

故曰樂其始終而言探詩文義略無斷處安一直說下而始終意猶見可也觀

兩新婦要見今德來教意以慰我心要見其德之盛遠其樂之情意○高山

句寓有今德可瞻仰意景行句寓有今德可事循意○西古人曰此章只是見

好德之情不能自已馬服御良可望來結不勝欣慰之意○顧麟士曰此章

以二句與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可知然馬服言四止辨御良言六

譬如琴瑟高山景行亦是以前項與兩項須有分曉○劉上玉曰此又舉其始

終而言也註疏詩然耳每見常請于過接處云且舉其始終而言之大非詩人

語氣會意可也六帖一直下好○景行言大路也宋記蓋隨章取義唐明皇孝

經序有景行先折之語似以景行為人心向往之虛字後遂有景慕之說○

朱曾城曰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

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

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

勿題也二章。乃推其所以勿聽者以其亂國也。三章又反言其所以亂國者起于讒譖之微也。由大說到微者蓋欲王聽之于微。正所以致其勿聽之端也。○劉安成曰：首章以君子對言。故知以讒譖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比與相似而不同者。亂風亦然。

青蠅止于樊

此也。管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汗穢能變白黑。楚潘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申鑒：青蠅者。目天下未嘗無讒言也。所貴乎人者。有以止之耳。彼青蠅之為物也。能變白黑。而其飛也。則管管然。以止于樊。即其往來之飛聲。誠有以亂人之聽者矣。然則讒言之反。覆惑人不猶是乎。豈第君子尚開公聽之明。審是非之辨。一聞讒言。嚴而絕之可也。豈可聽而信之哉。

○疏：解之為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也。雖其管管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席。蓋孟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

青蠅止于樊

○詩：土曰管管。既至。飛聲則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遠也。此意正以逐清一。為宜耳。往來或言。應去復來。却無碍。止樊。即孔曰。言其今當言其近下。在讒人在青蠅外。此章。說人在青蠅內。有昭應與無昭應。此比之別也。且此章下二句。主說言。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故另是一項。戒王而稱。豈第君子。以人之善為詞也。豈第二字。有意。蓋慈祥樂易之心。止可如納善類。而不可使容奸邪。皆以豈第之心。對付讒人。豈不為其所惑乎。無信讒言者。見當審察。不可輕信。如聞讒言。不遽以為是。聞讒言。不遽以為非。是也。

青蠅止于樊

○申鑒：相彼青蠅。則管管然。而止于樊。此讒人。則其間。其奸以交。亂國。因於主。讒人。同極。而四國為之。交亂。是也。其所以為信也。疏：解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顯。顯人。其欲則顯。顯人。故又以為。○劉安成曰：疏：解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顯。顯人。其欲則顯。顯人。故又以為。○劉安成曰：疏：解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顯。顯人。其欲則顯。顯人。故又以為。

豈以管管青蠅。正與讒人同極。止于樊。正與交亂四國也。下章同極。以心也。顯人。反側。言亂四國者。雖其舉言。則鼓天下之人。而使之。其毀言。則鼓天下之人。而非之也。

青蠅止于樊

○申鑒：相彼青蠅。則管管然。而止于樊。此讒人。則其間。其奸以交。亂國。因於主。讒人。同極。而四國為之。交亂。是也。其所以為信也。疏：解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顯。顯人。其欲則顯。顯人。故又以為。○劉安成曰：疏：解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顯。顯人。其欲則顯。顯人。故又以為。

○疏：解之為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也。雖其管管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席。蓋孟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

青蠅止于樊

○詩：土曰管管。既至。飛聲則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遠也。此意正以逐清一。為宜耳。往來或言。應去復來。却無碍。止樊。即孔曰。言其今當言其近下。在讒人在青蠅外。此章。說人在青蠅內。有昭應與無昭應。此比之別也。且此章下二句。主說言。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故另是一項。戒王而稱。豈第君子。以人之善為詞也。豈第二字。有意。蓋慈祥樂易之心。止可如納善類。而不可使容奸邪。皆以豈第之心。對付讒人。豈不為其所惑乎。無信讒言者。見當審察。不可輕信。如聞讒言。不遽以為是。聞讒言。不遽以為非。是也。

青蠅止于樊

○申鑒：相彼青蠅。則管管然。而止于樊。此讒人。則其間。其奸以交。亂國。因於主。讒人。同極。而四國為之。交亂。是也。其所以為信也。疏：解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顯。顯人。其欲則顯。顯人。故又以為。○劉安成曰：疏：解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顯。顯人。其欲則顯。顯人。故又以為。

申述賦賓之初進者曰酒以嘉天下之會而洽其情者也何不嘗飲者卒不免于有遇焉其亦未知所戒乎以因射而飲者言之前射禮未行賓之初卽舉也列于筵之左右者背秩秩而有序焉饌豆以盛飯核則楚然而列矣箝核以資饌豆則旅然而陳矣酒以成禮則訓美而和音矣但見賓之飲乎酒者皆薦敬而齊一何孔浩也賓既薦爵主亦惕若此一飲也其在鍾鼓末歲之先而弓矢未張之始乎是其飲于未射之先者固如此其肅矣迨夫稍竭也鐘鼓之宿設于堂上者則進設于下以避射位焉饌得之與下者則卑之以行旅酬之禮還酒然往來之有序焉無失次并無錯舉也將射而飲又如此者由是大侯既抗而保左右之猶弓矢斯張而有引滿之勢將射也三耦聚耦之既同乃謀議升堂以獻酬發矢之功各心裁云我將委必中的以而飲堂上之殽也以反爲心則所以正其內志血其外體者自應有之不愼矣方射而欲復如此者是

乃舉此酬酢以飲賓主交錯遞進有次序也大侯既抗可馬令梁侯始焉搃
舉今則子辛既東繫共在下之綱也此其綱者各進取其才之相近而自爲綱
也射夫兩人爲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爲衆耦此耦釋既同
何與東攻異類彼以人聚言畢言此以藝能相進言保兩侯功者秦大令矢之
後在堂上射也拾發者拾更也與其耦更迭而發矢也木一句是射者之心自
期如此不惟勝者以此自期而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于此也可見其固
然自持下流沉溺處不可作自伐之言口祈爾壽意以重在時人上然射以進
飲而各以時人爲期則其不學飲處可見此章總見凡飲酒者俱如射飲之義
則無過矣○輶鋒按臧義以爲大射通釋以爲燕射猶意此章之言俱言射射
而飲之有節節耳似不必拘爲某射也

經 74—391

中讀又以四祭而飲者言之祭必有樂也則舊無以飾其容而或坐或伏有以
昭有儀之美笙鼓以聞其歌而寺籥立動有以宣華竹之音倡和清濁迭相爲
經而堂上堂下之奏無不和也殷薦以通假于有朝而立備立功之祖無不樂
也樂何如其明耶祭必有禮也則以是舉之和而合于禮之至誠敬以存乎心
而致愛敬怒百順爲之咸備竭力以促其事而盡其物內外爲之交修存禮
既至但見勛容周旋于然其大而幽若之觀可仰也俄文曲折林然其盛而繪
若之吉可度也贊何如其備耶禮樂明備則神明感格而純嘏于是乎鍾矣斯

時禮親而與祭有于焉有祭形體悅以事其先。禮決而極其樂也。于是禮得以獻尸尸酢而卒酌和敬存于中禮節閑于外祭莫卒爵而支幣以備牲房望其進事之能矣。以是而飲豈樂者乎。疎而助祭有賓客者有主人焉賓賡手把酒以獻尸主人復酌而加爵也。于是酌彼康甞之間。飲乎三賓飲乎一禮各有所司誠明無不盡于以行夫時祭之禮矣。以是而酌豈滿酒者乎。是時下祔之四祭而飲也。盡其獻尸之禮而已。賓客之因祭而飲也。亦盡其獻尸之禮而已。祭飲如此。幸何有于不潔也哉。

既解此章上七句是事神而禮樂之盛下是獻尸而禮節之周也上段解言奉
祭事至下面方言祭飲于降三句是上奉獻尸事自此謂句是有客獻尸事獻
尸故言飲乃尸酢之辭也故曰因祭而飲非如劉氏謂飲備祭後也此謂一
祭中可有三次飲酒錫鬯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各奉醑能以上升祭將尸也
以祭兩時以上賓客獻尸也三次獻尸俱有酌酢之因卽是祭飲諸等三句是
樂人贊三句是既饗舞秉鼙而舞也給有在燕文經則武舞可用雅發在

于酒筵際。則八音可統。故曰樂既和。奏以洽。有禮承上。末蓋以樂之聲。音許。奉一依禮之先後次序。故曰洽。有禮說得廣。兼禮文禮物說。如釋將妥伯仲神送尸初文也。牲牢醢醢。獻玉帛。祭物也。正是合言有禮而堅觀之。見其大也。林是析言有禮而詳觀之。見其盛也。此正是既至意。非有兩層也。錫爾純嘏。總承禮樂來。足以致神明之感格也。各奏爾能。言子孫各酌獻尸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遂卒其爵。各中其敬。以昭其能也。賓執手仇二句。不。言賓手把酒。將以進之于尸。而賓之室人復爲之加滿其爵耳。此特爲賓加爵。非室人自獻之也。註佐食賓佐尸食者也。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名曰佐食。酌彼簋爵。註安甗乃安賓之體。謂酌彼康甗之爵也。蓋賓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賓之飲。自尸親來。所以能安其體也。此二句。安緊連上說。此章見凡飲酒者。能如祭飲之善。則無過矣。○王臨川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篇終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或謂賓與室人皆是佐主人以奉祭者。故當三獻禮成。

史後者指尸之趣是多此尸之禮故謂加爵此以賓主人運作尸說
餘微強依此

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既醉止威儀叶分嘒嘒其
遠靡雍叶分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既醉止威儀叶分嘒嘒其
賦也反叶分而禮也嘒嘒輕敫也還徙屢敫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嘒嘒
媒嬖也狹常也○此言凡飲酒者當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申諸夫射祭之飲固無不善矣使凡飲酒者皆以是爲法也則亦可謂之有武

何飲者之不能皆然耶彼窮之初筵也禮讓相先溫溫其恭咸以敬慎而自持矣方其未醉也威儀反反而顛倒一恭之所形也曰既醉止則威儀幡幡而舉動之輕數舍其生還而慶舞之仙仙視向之反反者安在那方未醉也威儀抑抑而懷審一恭之所主也曰既醉止則言失其正一皆嫖嫖之言動失其正一皆嫖嫖之態視向之抑抑者安在那無他森飲之常禮人所當守至于既醉則爲酒所困而出于禮之常秩皆異然而不知是以幡幡悒悒之如是也不然胡爲

爲言者勿言也凡有請也必協諸道而乃不當從者勿言也或武臣而妄言則
聖將刺之史將刺之糾治使出重罰雖必無之物亦將資法以必出之矣故
得無恐乎且人之醉多飲所致也故飲至三爵已皆然無所謙矣況敢又多飲
乎苟又多飲則聖史之糾重殺之罰必不免矣是豈可以不戒哉夫武公始言
射多飲酒之善以發自飲之端終言在人凡飲之失以致自飲之端其意深
切如此其亦果于自修矣沒稱居聖不亦宜乎

疏解此章總是防醉者之過而陳教戒之詞也反服以上四飲致察而醉者爲
同車式勿從前至重殺是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是丁寧以戒之也此二段皆
是狀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本反服說下監屬察史屬督監以正其視史以警
其過恐群飲之儀一官不能盡察故又設史以佐監也此古來有此官以防酒
失非武公始設也太忌就心上說四言以下正欲其無太忌也忌生于心必形
于口故欲其勿言勿語二勿字乃禁止意俾出重殺見得人而既醉則雖監史
不與凡禮儀之言皆不能入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蓋所以處醉者耳則敢
言又與持節又多飲必主妄言矣而太忌則監史將屬者而重殺之罰必不
免矣須如此說方見丁寧意○呂東萊曰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註所謂立司
正以應執法者也佐之史即御史也蓋氏所謂佐之史以警之者也序于先曰
鄉射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劉
聖成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而後德
節抑抑所關固重矣德節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成德爲言鄉射詩言抑
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越于儀也此詩言職職敬職勿言勿語之意
抑詩言飲而出語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重殺之語抑詩亦有重而月之
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爲武公使諸詩者今已之詞
今按此詩凡言有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論服虔也康叔始封之君也
殷俗沉湎而武王封康叔作酒誥以戒之意愈深矣有廷之作其責能申由祖
宗之訓者歟○附錄全章張璋文并文評以資觀覽○陳酒戒者得節之義焉
夫始以威禮不繼以浮初起謂何謂太意手哉貪筵志也曰吾聞有酒亡國

卷之二十一

二十

酒之淫也先王固已懼之矣乃終令之與不廢醴何也曰禮始於飲也世人
具禮而實飲禮而淫之飲先王爲人釋其飲而示一禮先王爲人防其飲不棄
禮非何恐于飲哉如射如祭巨典也而皆有飲非一淫也則醴不爲飲誤飲
將爲射祭誤也即發功而射而飲之義可思即射入又而飲之義可思時
茲樂備禮而飲飲而于林有喧譁失禮者名之以酒而飲也夫凡訓禮者
曰必肅而飲而飲者曰儀不哀不忌必紙而飲而飲者曰言不縱不察而盡三
爵必出而飲者曰爵非無算猶弗飲也山是坐非依凡舞非振臂而舞非有
號似似狂似狂似狂似狂謂禮豈爲我輩設而止矣思亦止矣嗟乎醉至此乎
悔可知也夫悔且及也及也及也及也及也及也及也及也及也及也及也
是弗飲飲則醉醉之史書之重殺之罰必嚴又之食必禁或者其有保乎然
則果以驕也禮正所以驕也序實以實推諸諸侯族爵建康孝養仲矣豈弟令
儀湛湛與矣二爵卜費治躬清矣並受其解驕不大與曰既醉止服之不遠其
何驕之與有君子曰實廷之詩悔悔則吉長夜而前庭者之因也重殺○射祭
二章妙以簡潔敘過蓋此篇惟過當以後三章始治平亂爲主凡凡飲酒三
可見謂皆當以射祭之飲爲法也前兩章只作引起之詞意入大儀委也蓋
猶舉方是悔過而作此作得之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飲酒之初建五章章十四句○毛詩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
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蓋漢章金青○通詩三平看無淺深根是言其居建極之地而享至治之休也
得王者崇以天下之意重在篇二字凡居重取輕足以爲萬邦之方宅中國大
足以爲四海之極飲酒之樂那居之應皆原于此詞雖微美而保泰之慎在其
中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鰭樂飲酒

與在藻水草也頌大首貌也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言魚何在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上何在乎在乎鰭京也則言樂飲酒矣
而語歌魚藻者曰吾王勝精閑閑也六下之憂而英而端拱無爲亦後天不

之樂而無他何在乎在乎蕭也則有其首矣惟其情之適故其體之舒也況王何在乎在乎蕭也居上游以制小合誠宅中國大之勢也是以坐享尊卑明長胥慶惟皇樂飲酒而已牢非太平之盛事乎

魚藻三章章四句

賦也幸長也

魚藻三章在蕭則有華其尾而威若自得矣况王王之在鎬也擬要便以宰焉方誠居選取輕之勢也是以坐享治安君臣相悅惟飲酒樂豈而已寧非雍熙之盛際乎

合璧以上二章以物之得所止而遂所性與王萬所都而通其情也澤瀉風之所度銅管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淵生焉魚養于此乘流泳波散見其首散掉其尾言得所也魚適其性故大業不偏安故樂豈樂飲酒一中說猶云惟喜以飲酒也須說出君臣同游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樂以天下氣樂協心淳化有虞鳴四牡之風否則荒淫之庸王後世世學豫大之說使小人道君者

魚藻三章

卷之二十二

三

魚在藻依于其蒲王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魚在藻依于其蒲而安棲得所矣况吾王之在鎬也居重取輕端拱而受四方之玉帛宅中國大垂紫而享九域之其球豈不有那其居乎由是以成燕飲之禮以行宴享之情惟非那居之餘慶哉是飲酒之樂因遂一時之盛而那居之慶復廣萬世之安帝土全盛之體乃如此吾人何幸而躬逢其盛哉諒此章以魚得所依其安所處也諒與燕非二意且見其得所意說詩謂藻在內蒲在外內依外藉得所是矣那居須廣說言其基已無為安享太平之盛也此句雖有飲酒意在內但非專以飲酒為安處也蓋諸侯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此燕飲之詞而明保泰之懷已存乎其中見得居之那有所以那之者爰勸宵旰有在于那之先者矣章末要補出與燕之臣幸有以躬逢其盛而與其休意也輔慶源曰此詩與詩相類不須其德者德而而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芣苢之實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何錫予之玄裘及黼音甫上二句王季子詩又何予之玄裘及黼音甫上二句王季子詩言天子非天子自言也乃歌者言之耳

魚藻三章

卷之二十二

三

然見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見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亦卿見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益尊也也采菽采芣苢則必以筐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裘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錫也中說歡采菽者曰朝覲之禮在臣職固所當修而錫予之恩在君道亦所當盡今日君臣之相與何如哉彼采菽采芣苢則必以筐盛之有常器矣此君子之來朝也將何以錫予之而盡禮下之典乎是必有以錫予之者矣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之錫而黼黻之殊其等焉外此又何以予之然已有玄裘及黼之錫而大小之異其章焉夫車馬衣服之錫乃先王懷諸侯之常典豈足以盡其情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諸侯來朝有所錫予下有歡予所賜之未厚也盛物必有器以興待臣必有禮典意四句止君子兼同其異姓來朝是三年五年朝賀之禮何錫予之不可有作疑問之詞當依註必有說詩猶以為錫意也

一

1

以儀文之備已也此

8

2
1
2

2

九重之恩有加無已不

1

有妾觀君行禮帝爲驚

人子所予一敬感動乎

○亦帝所以嚴旌節

也今之布襪卽邪帽遺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反見天子之邦叶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

與也。杵見車臺篇。逵達觀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
雜作之扶。則其葉疎達然。舉只君子則宐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
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也。

【中】謹夫君子以敬而獲福如此然豈出于理之所不安哉彼簪竹之枝蒙莽四布而多發越之說則其葉安蓬蓬之盛矣況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客其龍光上國鎮重王朝而殿天子之邦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紆之敬則空寵受至恩辭位隆重而萬福爲之攸同矣抑不特君子之能敬也其左右之臣莫不平平然戚儀辨治驗其顏色而莫與爭觀其容貌而不生慢亦從之而至此則左右之敬莫非匪紆之懿範而其殿邦而聚福也不亦安哉

疏解此章「六句與諸侯獲麟之安」下是表其從前之敬令下章俱表根匪紆

卷之二十一 小雅

之駁。來惟梓得天澤地氣之厚。是以枝長而葉茂。與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是以

殷邦而獲麟玩註則亥字而爲字明是二句與下四句若云而貫末句以作枝

周君子其素周左右者固非若云以杓承天地之澤故能盛枝葉興君子抱才

德之全故能鎮王國謂專與殷邦句者亦覺偏而未全。顧麟士曰詩多四句

一紙財富以二句典二句此從註以二句典四句合下章看體製相對甚整兩

紫只句俱不。宿分抽與南山有。麥章一。倒杵枝照。君子而熙。邦同。麻履。襪其詞。

以觀子葉之虛不能驟也須體會此靜字意和見其當然也然天子之

上明言及又或重之義謂可以與重字通用也華方山謂者美之下即云下之

王韓言熙取錄直之辨請有以錫重平王章也前乃山許以傷之拜歸乃千之

台則不見德哉我助乎且見其焚林之意夫者奚并美其者奚之楚丁竹死必

亦是一字明。明見。明者。委鳥。左右之。太水者。委之。故來。更重。在。當。天。能。中。之。

上○天子之邪正以非非離離而問安殺字有多少作用注內壽誠關承國家

如此方知宋祖杯酒釋兵權之謬。楊伯祥曰。此章舍其身而言左右。正以漢
福之宏。同下章舍在朝而言戾止。正以決紹之必雄耳。皆點釋之詞。口匪舒分。
節節要點出。方不脫針線。

楊舟舟緇緇維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脰脰之優優

典也。絳紵也。纒紵皆繫也。言以大索纒其舟而繫之也。葵桴也。桴猶度也。臘厚
 屨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絳纒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膺之。
 于是又歎其優游而至于此也。

串講夫君子固以敬而安其受福矣然亦豈理之所難必哉彼汎汎之場舟則

必買之以索而不失其飄泊係之以繩而不忠其浮沉而耕攬以維之矣。況此

可樂之君子有匪軒之敬則共靖時通于朝有忠赤受知于聖明天子必諒其

心而葵之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軒之敬則視履有其旋之吉天休有滋至之

解解必集于躬而服之矣抑非特在朝之能敬也自其在道之時其有來雍

卷之二十一

乘也初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一倭游以至于此矣是其馳驅之間莫非區

粹之望。竊五其知遇。而邪軀也。不惟可必者乎。夫入禁。蓋其道是。臣事君以忠。

也。然則際其恩者，君待用，以禮也。明用之，盛習見之矣。

又美之君子曰夫必哀而後又說之亦名王也且下月土後二日

同重社公存慈叩用字用常之意乃天子度！公王王至百忠皆愛用之哉表

乃即而言之深也父兄之堂誠愛宗廟去文之臣或發土罍而三書

用其忠赤。即飲酒。那居之。頃亦想見其裝。尚前朝之表。比人子所予。又率一

亦自來刺點言如黃光武所云欲離此世情者父子自足令人感而泣也

若夫間者固爲久不開問可謂寒之平報即平望之意吾已切而復焉者然主

臣之竊聞見處于君則寃休無至而施酬澤厚矣未二句一氣讀

心出于自然非畏威懼刑勉勵爲之也此不假于初而能敬當其在道時已豫

其效矣。此與上章雨亦是字。五十二因是匪舒即平平左右亦以是心而相安。

以從也。交時固是匪好。自在道時。亦以是心而度也。平平二句。與後篇一句。在第三篇君子所屬內。看出這箇意思。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于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歡哉。○道魚之私。天子不可施于臣下。忠愛之懷。臣下亦當求諒于天子。而况處內臣。易處外臣。雖內臣勢近于天子。外不得而遠制之。外臣勢遠于天子。內或從而除中之。以周室之建侯置藩也。思自足固于其民。職自足專于其國。權之所在。則疑擅德之所在。則疑市。一見疑于天子。而為之臣者。乃不可知矣。從外生者。有乘諸流言之誘。從內生者。有青蠅其錦之能。慮而後發。信而後言。自古為然。其卒也。朝廷以諸侯為敵國。而天下視近侍為仇讎。腹心耳目手足相猜相忌。而論得以敗。悲夫。然後知采葑之天子為不可及也。已。○輔慶源曰。首章之意。主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二章則言其始末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整。而為天子之所于。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嘆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慮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幾強之心。則忌矣。

采葑五章章八句

采葑五章。首章。首見明九族之當親。下詳陳其九族信讓人之失也。刺王處以爾之遠矣。一章為王基相怨相讓。雖在小人而誰定使之。皆王不親九族之故。莊中使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條理而正言之。以見親之不當薄。二章。刺正之薄于親。以教小人之薄也。三四五章。俱刺小人之相讓相怨者。六七八章。又以刺于也。首以無相遠提。起下皆說相遠之詞。欲反不相遠者。以有根。此詩意也。○或因篇中每條民欲將宗族推開說。不知詩意只借小民之家來。凡方意仍歸到王之宗族上。

解角弓其反矣兄弟昏姻無有遠也

解角弓。調和親。角弓。以角飾弓也。射反。射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婚姻親疎遠近之意。得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解角弓。既翻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

二天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二

三九

遠哉。○解角弓者。言人上者。同為親親之誼。尤當化導之。原何王之不然。乎彼野駢然。調和之角弓。張之則內向而來。有一弛之則翻然而去矣。夫向背由于張弛。則物固有然者。而况兄弟婚姻。親之以恩。則內附。無以結之。則外離。亦何獨不然乎。故必撫之以恩。使有內附之意可也。豈可寡恩。絕義。使之離異。如角弓之反哉。○疏解此章。以角弓可反。兄弟婚姻不可遠。此以向背之意。相反為典也。兄弟乃連枝玉樹者。婚姻乃親屬天潢者。兄弟婚姻。以情則相親。以義則相親。故親之以恩。則內附。不則外離。向背之機。亦猶弓然。無背遠。只是不信。而勿使之乖離也。豈可二字。緊責王身上去。

解之遠矣民僭然矣爾之教矣民僭做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法者。

○此詩且上之所為。下之所取。則也。爾不親九族。而自遠其親。則民亦遠之。于爾之。不親九族。而以薄為教矣。則民亦從其薄。處兄弟猶之我也。處九族猶之我也。皆如爾之所教矣。就有不齊。彼乎。感應之機。如此。君子可不慎哉。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二

三九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病。○此詩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詭已之人而言也。○謂王化不善。而民皆善。皆如彼如此。設或有不善。不彼者。惟此令善兄弟。其情未厚。則雖有不善之教。而兄弟婚姻。自爾其敦睦。則綽綽有裕。裕矣。然不可以多也。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未薄也。而又以不善教之。彼其輕生。驕厚。凡可以相怨相讓者。無所不為矣。寧不因此而交相為病哉。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病

○此詩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詭已之人而言也。

○謂王化不善。而民皆善。皆如彼如此。設或有不善。不彼者。惟此令善兄弟。其情未厚。則雖有不善之教。而兄弟婚姻。自爾其敦睦。則綽綽有裕。裕矣。然不可以多也。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未薄也。而又以不善教之。彼其輕生。驕厚。凡可以相怨相讓者。無所不為矣。寧不因此而交相為病哉。

○此詩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詭已之人而言也。

○謂王化不善。而民皆善。皆如彼如此。設或有不善。不彼者。惟此令善兄弟。其情未厚。則雖有不善之教。而兄弟婚姻。自爾其敦睦。則綽綽有裕。裕矣。然不可以多也。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未薄也。而又以不善教之。彼其輕生。驕厚。凡可以相怨相讓者。無所不為矣。寧不因此而交相為病哉。

○此詩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詭已之人而言也。

○謂王化不善。而民皆善。皆如彼如此。設或有不善。不彼者。惟此令善兄弟。其情未厚。則雖有不善之教。而兄弟婚姻。自爾其敦睦。則綽綽有裕。裕矣。然不可以多也。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未薄也。而又以不善教之。彼其輕生。驕厚。凡可以相怨相讓者。無所不為矣。寧不因此而交相為病哉。

疏解此章。水上王化不華說。首二句。言民之善者不可愛。下二句。言惡者不可惡。首二句。輕重下二句。輕重有移。形容天性敦睦。寬容。但情原如此。世間如此。今兄弟相爭。有幾種。不令兄弟。則不當殺之。相遠矣。其人較量彼此。近相者。意恩迫。遠相者。意恩疏。交相為利。此雖利。人定重上之人。不可化之。以不善也。註中由此二字。正指王化之不善。亦以見說人之害。皆王使之也。○衍叔。言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兄弟之問。予雖或以不善相。相。道不無出于過誤。善惟以慈念攝之。雅量之則。弘恩力化。怨惡俱消矣。若斤斤。無量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順往。情散而不。屈。怨。而口。深。惡。結。難。解。何時已乎。所謂。是。非。處。其。中。一。念。之。寬。窄。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而不讓

賦也。一。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礙。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讓以取。而位而不知。通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一

三十

疏解夫兄弟而交相相怨。則無良甚矣。要其所以相怨者。不過各據一方之見。而不能平情于物我之間也。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礙。則豈有相怨者哉。況人之問。位必以順理得之。而後享可久也。今乃相怨相讓。以取爵位。而不知有通讓之道。吾見以交讓而得者。亦將以交讓而失。至于其後。終亦必亡而已。果何益之有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原其相怨之由。下則駁之以不遜之禍也。無良。即指不令之兄弟。相怨一方。只是見之偏執。處偏則往往明于責人。暗于自責。兄弟之問。多讓于此。受爵不讓。言兄弟間相讓。以取爵位。不知通讓也。至于已斯亡者。猶云。至于亡斯已何也。亡。指亡其爵位。言交相互讓。同歸于盡也。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于官。惟危於身位。俱喪而後已。以不義得之。亦以不義失之。未有不兩敗俱傷者。如今人兄弟爭財。而家產蕩盡。事亦類此。故曰。兩人相讓。則俱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余正此意也。○黃東原曰。骨肉相怨。本就王之宗族。而民之膏血。皆效其民之相怨。一方只指其族。

一語。新意。仍說宗族上去。既朱傳于民之無良。下復轉上兄弟。意可想矣。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如飲。如取。此也。○言其但知說客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反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不知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疏解夫受爵不讓。如此。使其能勝任。猶之可也。今但知讓客人以取爵位。曾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反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大既不勝任。使其知足。猶不至于過求也。今爵位已極。而且貪。如無厭。如食之已多。安其飽矣。而反不以為飽。酌之所取。已太甚矣。而反不以為甚也。何其不知足之若是耶。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一

三十

母教孫升水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焉。此也。孫。猶孫也。性善升水。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孫。微。美。猷。道。屬。用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誑。候以來之。是猶教孫升水。又如於泥塗之上。如以泥塗附之也。荷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于如此矣。

疏解夫小人兄弟相怨。不顧其終之必亡。而原其故。則微于上之所為耳。為人上者。當何道以化之哉。彼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猶孫之性。善于升水塗之性。易薄之。為道。既不當教。則所賴以化薄者。有厚而已矣。王誠能效天性之愛。篤親親之恩。而所以教天下者。有此微猷矣。將見小人之恩。雖薄。而未嘗無秉彜之良方。且其不善。以附王之善。而相親相睦。不至于相怨相讓矣。然則王豈可益人之薄。而不反之以厚哉。疏解此章上二句。喻其長惡之非。下示以感化之道也。所以申爾教之義。上駁。

介吉王教人以薄故齊然齊微造謠以害兄弟此言不當教之以薄而致
以厚也首二句以母之一字貫之係本升木而又教之泥塗本汚而又附之止
八本惡而王又濟之何以異此微缺印不好讀後而親睦九族便是真屬言貴
相親相通化而為善以附之也屬字妙此中便有轉故合離之意全在王心上
對分曉亂世之末流薄是下流之木性而王更倡之如微齊附不知所終矣
雖然轉移之柄不在他人也使君子一旦返薄為厚而有微缺作于小人必
禁起而附之必暴然齊微之不與也○疏義上二句或王初如彼下二句或王
當如此○呂東萊曰上之化下趨于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有善道以化
之小人其有不與局者乎

雨雪濤濤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遺式居憂音驕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濤濤見現曰消莫肯下去遺式居憂音驕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此也濤濤盛貌現日氣也張子曰謫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
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疏」此章利王信以長惡俗案然有文以相接確然有思以相合中國之道
也今誤人動害骨肉壞滅禮法中國之道盡盡故曰如雷如壘上下相成俗
非王有以長之乎我是用憂世道之目下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有饑饉而
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
氣類相召其應如響詩人之慮深矣厥後南王辛遇夫或之難可畏哉○劉安
成曰先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為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為先所係之大
如此而其道則唯在于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懷茂木類
升行華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
所以于卒章深致其憂也

角八章章四句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苑柳章全首○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驅毋自然為首首二章已欲
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食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
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更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

以爲之慮哉此所以不果也

疏解此章上二句喻已有朝主之心下是因推下朝之故也詩稱暴虎馮河見諸侯所以不敢切也以憐之義而人欲息此王室之憂而人欲朝上帝甚踴生于暴虎來謂與章法茂不向其故紀綱實賦不向其舊有喜怒不可常禍福不可測意不敢斥言故曰其始無自難是承詞泛指人而言俾于二句方以已言之靖字不必爲增確之靖只是一人朝則諸侯皆來朝而王室安之謂也說一俾字見當時天子猶能令諸侯但今之而復求之故諸侯懷怨耳極謂南極其欲以征求之也○史記齊世家曰齊威王初即位南面稱孤王崩齊後至周宣王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穰孫至則驚威王怒曰叱嗟而件也幸爲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下謂齊王居處也

有爲者不尚情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焉易子靖之後子適焉

比也情惡察病也適也求之過其分也

卷之二十二

三

中然彼然茂盛之極其下足以惕息也行道之人豈不庶幾欲就之以惕息乎亦猶觀君天下之大分也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王甚威盛其怒不常使人病之而不致至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非不可以盡吾心也顧天下之列辟洪散已久而吾獨主王必責之無已將過分以求于我矣我將何以爲之繼後此所以不敢朝也

疏解此章此意同上秦者近王適以病已也適者取于常法之外而力有所難繼所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承也

有焉高飛亦傳于天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焉子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傳聲皆至也彼人斥王此居猶徒然也凶矜適因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矜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疏解彼鳥之高飛亦極至于天而止耳而王之心果何所極乎既曰無極則我之力有限而王之欲無窮則王室豈予能靖之乎吾恐是職之舉適墮大非分

之亦一有不備謹言必加乃徒然自取凶禍而可矜耳我之不朝者非棄此之故哉夫當舉臣解體之日而慘慘以朝王爲念是可見天理民彝之不終終然而卒不果行也此則不臣之極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疏解此章以鳥飛有所止與王心無所極答以意相反爲與也與止四句上見與王心之無極下足得已來朝之取禍也子何其臻繼傳上二章後子何說居以凶矜句較傳上二章上句說彼者外之之詞人者卑之也何然言傳則無常不知所止居者是徒然之意凶矜凶禍可憐也

疏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上元陳元明書

三五

詩經卷之二十三 小雅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之什全首○通讀是篇都邑人物儼然之盛而致嘆慕之情也首章言都人之美而致願見之意下皆承言願見不可得而嘆慕之情也首章言都人二字爲王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細分之首章是嘆慕之詞專言男子二三章是不見之憂四章是思之甚五章望之切皆兼言男女詩稱人物儼然之盛正是都邑之盛非兩平按此詩作者蓋猶及見昔日都邑之盛今特于亂離之後而慨慕之耳說者指昔日文武之盛慨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登文章也周錫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儼然之盛而作此詩以嘆惜之也

申讀賦都人士者曰今之王都即昔之王都也而其氣象之衰則有大相遠矣吾寧無慨于斯乎昔周盛時彼都邑之人士服于身者則狐裘之黃黃也見于

容者則有常而不改也發于言者則有章而可觀也即其一身之間莫非人文之著矣以斯人而行歸于周則太平人物可以復觀寧不爲萬民之仰望乎

賦此章上四句追言昔時都士之美下言爲民所仰望也人物之美統從衣微之而都邑之盛又以人物儼然之稱微以別此故以昔人爲依云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離亂氣象三句作三平只是追言昔日儼然之盛狐裘以見服之衰也不改以見度之常也有章以見詞有法也狐裘只是服飾所可思者全在不時有章上不改有章在身口上見出半靜詳方山從輔氏說謂容者德之符言者德之發言如此則其德可知矣故爲萬民所望看來

昔日非成周盛時亦不必說則今日行歸就今日有言昔時之美如此則其行歸之周豈不爲萬民所仰望乎久乘而忽見若昔出而歸者然則上玉曰行歸猶云從外頭來也即從懷中出之意何則矣什瞻望者不詞有云昔日爲民之望終于歸字不妥且此言思見其人而後章接以不見則顯自是相聯但不宜先點出不見意○嚴綬十君功爲民則望民所望非庶民之事

若以爲大夫則下章豈無細微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皆謂男子耳女也不奕士旅其行有依其士思婦其婦惟士與女以發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輔慶源曰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曰屬于流亡于荒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朱廷但曰爲錫京也○六帖作者于亂離之後道途阻梗其口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爲司隸時入無陽史士見其偉貌皆歡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彼都人士蠶絲綢緞彼君子女綢如髮不見我心不說

賦也蠶夫須也綢緞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申讀夫想見其盛因我之心也其如今之不可見何彼盛時都邑之人士有若此焉有綢緞否所以莊其首者備矣彼君子女其首飾之綢直如髮之本然所以飾其首者美矣斯人也我欲見之而今不得見今是以感動之情動于中因

其深憂而不說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追言昔日士女儼然之盛下是說不見之憂也以夫須爲宜所以釋君而以綢緞爲冠可以示其綢緞之盛出用時所說綢緞居家時所戴豈豈戴于首綢緞于髮見他神杜處變多而不局曲是爲綢緞而不知其髮之本然不假髮爲飾見他開雅處疏義云如字不可曉或云當作其字愚謂髮本綢直如其生質之美亦爾風不所益之意要知非其謂今無其髮等但不如古之隆盛故嘆之○孔氏曰綢布冠制小故言撮其髻是謂其髮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彼都人士充耳琇瑋彼君子女謂之尹言我本見我心不說

賦也琇瑋美石也以美石爲瑋古本詳鄭氏曰古詩爲始尹氏始氏之皆姻姓也人見都人之女最謂尹氏始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言王謝唐言世族也琇瑋瑋也

申讀彼盛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琇瑋而飾之者皆知其爲盛時之度

言也而自文章為固非特表服之華足以耀人耳目也便得行遊周京復睹昔日之盛萬民且瞻望之而豈獨我所謂見也哉然我之所願見者又不特士也即所謂為君子者夫非人貴家之女耶一以為制直如疑若與士之意蓋猶操者同遵倫實也一以為制之尹吉若與士之充耳時定者同制禮法也且一以為卷髮如簪又若與士之垂帶而屬者同美觀瞻也而士豈故為垂帶計耶而女豈故為卷髮飾耶帶則有飾其間美之出于自然者又如此如此若使其物采俱奪一觸自而遺散如脂則我心從何何煩飾而重致其附庸夫何與章法變飾物色而舊制無存則民豈亦能勿懷感盛隆而倍深其感既不見之嘆予何能已耶○提首章士另錄中三章從士出女又從女提士變化錯結無不入妙未章士女雙顧而以四不見開合作收變而不失其正○此于先大人作也明末文風漸靡先大人力挽時趨復追正始雖以詩文名世卒之遺時不偶發志以沒今于小子每一讀之未嘗不涕泗沾襟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三

五

采芣苢全旨○通詩以思字為主上三章是擬君子于未歸之時而不專于所事下二章是擬君子于既歸之後而欲與同其事總思思之情深切而然折寫意中事景中情乃是托言不作實語看思念中就有望之之意如首章之歸沐望也次章之不勝望也三四章望之切思之深也五章上章而來不可以上二章為思念下二章為思望○下二章預道歸時光景綸綸振振引因是虛想而擬魚又于虛想外復生一想正是思之極處

終朝采芣苢一解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終生芣苢也兩手曰芣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芣苢而不盈一芣者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也又念其共之出居于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中諸詠采芣苢者曰人情離合之際感慨傷感況夫婦之間尤有難為情者我于君子不在固常有采芣苢之行然終朝采芣苢而不盈一芣豈緣之難于采耶蓋思念之深不專于事遂為之不終如此則然君子之歸其期在邇而歸之期

局非所以示敬也于是舍之而歸言歸沐以待君子之歸焉一芣之不盈蓋願也

○此詩上二句思夫而不專所事下為客以待其歸也合下章兩不盈字在思君子上來心在人而不專物也有思出于為之外事為情奪手為心制之意歸沐者是擬君子之歸而然也詩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乃朱子推言之非婦人自言也作者須有分曉終朝之采而不盈原無心于采也君子不在誰適為容原無心于沐也婦人夫不在不專容飾故伯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終朝采芣苢一解

終朝采芣苢一解

賦也蓋草也衣蔽而謂之襦即蔽膝也唐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盈過期而不見也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三

六

○此章上二句是思君子而不專所事下是嘆其過期而不歸也五日六日大約只是過久而未至之意勿泥言五日去時之約六日言至今猶未見也合上章因君子不在為之采芣苢蓋聊以消愁然又無心于采而後若之歸來隨欲歸理新桃以待君子又無如屈指前約而其期已過也雖然夫豈真不能此此總是設詞

之子于歸言其其之子于歸言綢之綢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綢○言君子若歸而欲往待耶我則為之報其可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綢其綢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中諸詠夫君子今固未歸矣如其歸也我將何以致其情乎想之子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則弓燥手不酸肥其良士荷固其事耳然待必資于弓而使張弓有人雖弓無人可奈何子婦人也亦有從禽之樂其相與把臂入林乎張之而奉以明庭也亦不也一矢之莫謂矣想之子會心深處怡情山水則溪深人靜水香

依之信何切乎嘗謂人情莫苦于相違或無干相取惟如相違之苦也徒事其
易舉者亦勿專焉惟知相聚之樂也故境之可親者亦欲親焉如采絲之詩品
已其辭曰物之有縑本易采也況采之將期有不盈筭者乎不盈一斛此則小
與事也亦因事與心適耳下髮曲眉翠彩輝也韓言歸妹粧並商徵物之百

申譚歌秦苜者曰。建侯之利。因朝廷之盛典。而違行之念。亦吾氏之常情。而此之所忌。寧無自致之思乎。披覽芄秦簡。惟及府之陰雨能膏之物。之利賴于未澤者然矣。況沈悠悠而行之衆。自周京而往。謂已。道路既阿。遠則馳驅。亦勞弊。衆惟召前上永君命之重。下念使役之勞。多方以蠲恤之。惟思以滋養之。其正

惠者人易言齊之賜也

（聖）此章即齊之盛有賴于陰雨之膏與市行之道有賴于大臣之勞。詩經將字乃統率之謂也。曰魯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其西至南邦南土可見勞之就速行上說如恤其飢寒。則其勞。凡撫御教養無不盡其道也。

我任我車我牛其反我行既集言其反云歸哉言其反也。任責任者也。策人輕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

（聖）夫召伯既有勞我之仁。我當有從事之義。凡我之衆有責任者有推轂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是雖各勞于事而朝夕慰勞。召伯之恩可念也。是行也必同心協力。使營謝之功既成而後可以云歸耳。不然方處無以副召伯之令也。而敢言歸耶。

我徒我師我旅我行既集云歸處

卷之二十三

九

（聖）徒我師我旅我行既集云歸處。此章即齊之盛有賴于陰雨之膏與市行之道有賴于大臣之勞。詩經將字乃統率之謂也。曰魯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其西至南邦南土可見勞之就速行上說如恤其飢寒。則其勞。凡撫御教養無不盡其道也。

（聖）凡我之衆又有從事之義。凡我之衆有責任者有推轂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是雖各勞于事而朝夕慰勞。召伯之恩可念也。是行也必同心協力。使營謝之功既成而後可以云歸耳。不然方處無以副召伯之令也。而敢言歸耶。

請謝功召伯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聖）此章即齊之盛有賴于陰雨之膏與市行之道有賴于大臣之勞。詩經將字乃統率之謂也。曰魯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其西至南邦南土可見勞之就速行上說如恤其飢寒。則其勞。凡撫御教養無不盡其道也。

（聖）此章即齊之盛有賴于陰雨之膏與市行之道有賴于大臣之勞。詩經將字乃統率之謂也。曰魯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其西至南邦南土可見勞之就速行上說如恤其飢寒。則其勞。凡撫御教養無不盡其道也。

（聖）此章即齊之盛有賴于陰雨之膏與市行之道有賴于大臣之勞。詩經將字乃統率之謂也。曰魯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其西至南邦南土可見勞之就速行上說如恤其飢寒。則其勞。凡撫御教養無不盡其道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卷之二十三

十

（聖）此章即齊之盛有賴于陰雨之膏與市行之道有賴于大臣之勞。詩經將字乃統率之謂也。曰魯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其西至南邦南土可見勞之就速行上說如恤其飢寒。則其勞。凡撫御教養無不盡其道也。

（聖）此章即齊之盛有賴于陰雨之膏與市行之道有賴于大臣之勞。詩經將字乃統率之謂也。曰魯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其西至南邦南土可見勞之就速行上說如恤其飢寒。則其勞。凡撫御教養無不盡其道也。

源則泉有壅而流竭。莫導其流。則流有壅而泉竭。惟因高而高。因下而下。是謂
既平。外既疏通。內無壅塞。是謂既濟。有成。是謂濟之功。有以告成于王也。○許
南台云。上謂功。是謂濟之功。此是經里之功。至自成處。雨水之亦可。但與上章
初不相符。召伯之功。既成。作詩。人于甘中。伯之意。即所謂試而南邦而保。南土者
成于此乎。遂也。故曰王心則寧。不然。而或中伯之體勢。不重。無以鎮定南服。如
宜王親親賢賢之意。何而召伯公亦自不得辭其責矣。全委見民心。謝。樂于
召伯之成功如此。○有成則寧。見召伯之德。必期王心安而後止也。此方是人
臣任事之忠。人民往役之義。○劉上王云。古義。其任事。以其工作之。言。我徒
章。以受工役之人。言則肅肅。功。原。既平。而章。當以並工役之事。言。我徒
既集。是預擬。此正其行之所為集也。此正所為行者作也。○張平符曰。細玩
苗與格商二篇。相表裏。但苗篇詞。諸篇。小。作。行。役。上。章。為。諸。教。家。訓。作。于
名公鉅賢。所謂山林薈蔚。氣象迥然自別。

黍苗五章章四句○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三

十一

黍苗五章。○通詩重見君子。上章以樂字。愛字。為。上。三。章。與。其。見。賢。之。下。是。道。其。愛。賢。之。誠。言。自。既。見。之。日。言。愛。自。未。見。之。前。言。惟。其。愛。之。是。以。表。之。也。然。無。兩。篇。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其。極。喜。耳。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與也。既下。濕。之。處。安。柔。者。也。何。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餘。華。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既。有。見。則。其。樂。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
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此。詩。亦。與。前。章。同。凡。人。之。不。足。為。命。者。其。未。見。也。以。思。而。其。既。見。也。以。喜。
惟。見。君。子。則。有。深。情。吾。情。者。矣。彼。既。有。何。明。其。樂。難。然。而。感。愛。我。君。子。者。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情。情。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其。樂。如。何。
如。哉。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與也。沃光澤貌。

○此。詩。與。前。章。同。其。樂。然。而。感。愛。我。君。子。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此。詩。亦。與。前。章。同。凡。人。之。不。足。為。命。者。其。未。見。也。以。思。而。其。既。見。也。以。喜。
惟。見。君。子。則。有。深。情。吾。情。者。矣。彼。既。有。何。明。其。樂。難。然。而。感。愛。我。君。子。者。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情。情。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其。樂。如。何。
如。哉。

既見君子德普孔昭

與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此。詩。與。前。章。同。其。樂。然。而。感。愛。我。君。子。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此。詩。亦。與。前。章。同。凡。人。之。不。足。為。命。者。其。未。見。也。以。思。而。其。既。見。也。以。喜。
惟。見。君。子。則。有。深。情。吾。情。者。矣。彼。既。有。何。明。其。樂。難。然。而。感。愛。我。君。子。者。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情。情。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其。樂。如。何。
如。哉。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與也。沃光澤貌。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此。詩。與。前。章。同。其。樂。然。而。感。愛。我。君。子。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樂。與。齊。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此。詩。亦。與。前。章。同。凡。人。之。不。足。為。命。者。其。未。見。也。以。思。而。其。既。見。也。以。喜。
惟。見。君。子。則。有。深。情。吾。情。者。矣。彼。既。有。何。明。其。樂。難。然。而。感。愛。我。君。子。者。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情。情。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其。樂。如。何。
如。哉。

○此。詩。亦。與。前。章。同。凡。人。之。不。足。為。命。者。其。未。見。也。以。思。而。其。既。見。也。以。喜。
惟。見。君。子。則。有。深。情。吾。情。者。矣。彼。既。有。何。明。其。樂。難。然。而。感。愛。我。君。子。者。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情。情。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其。樂。如。何。
如。哉。

○此。詩。亦。與。前。章。同。凡。人。之。不。足。為。命。者。其。未。見。也。以。思。而。其。既。見。也。以。喜。
惟。見。君。子。則。有。深。情。吾。情。者。矣。彼。既。有。何。明。其。樂。難。然。而。感。愛。我。君。子。者。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情。情。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其。樂。如。何。
如。哉。

○此。詩。亦。與。前。章。同。凡。人。之。不。足。為。命。者。其。未。見。也。以。思。而。其。既。見。也。以。喜。
惟。見。君。子。則。有。深。情。吾。情。者。矣。彼。既。有。何。明。其。樂。難。然。而。感。愛。我。君。子。者。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情。情。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其。樂。如。何。
如。哉。

○此。詩。亦。與。前。章。同。凡。人。之。不。足。為。命。者。其。未。見。也。以。思。而。其。既。見。也。以。喜。
惟。見。君。子。則。有。深。情。吾。情。者。矣。彼。既。有。何。明。其。樂。難。然。而。感。愛。我。君。子。者。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情。情。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其。樂。如。何。
如。哉。

頭口各有無可奈何處。若謂意之所著者深言之所示者淺而有志于不自失詩人之旨矣。古學府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則忽相見。脉脉動人心。亦是此意。○詩意得永至此四句而極。然以平直看。即念佳。料難反無味也。註首中心誠三句。此正解前一句。當一畫斷。而但中心二句。此正解後二句。又二畫斷。則上玉其上二句。心乎起下二句。中心起上二句。若而夫字。下二句著前之字。則歸士各二句平說。固至當也。但中心誠文意却承起不謂而轉故註下而但二字。此文定所謂中也。意略中而體則平。若從中兩句為正反。則上下俱失之耳。○或以註愛之存乎中者深。貼首句。登之起貼第二句。存之久。貼末二句。似可。但此乃朱子推意。不必太滯。○前三章其意。心也。而未言心。此章方言。且重言之。可觀詩意。○既說還。不謂必欲說所以不謂之故。既說何日。必欲說所以不忘之故。殊索然。且多事也。○每見今人握手拍天書地。語如流泉。自謂肺腑可示。而施受不情。于心受毫無所指。更覺楚詞思公子。今未敢言。對公幹。思子沉心。長嘆不能言。但是絕妙好詞。○附錄宋章句。勞仁文。并文詳以資觀覽。○愛賢者以心為極。道其難言之致焉。夫愛之可以言傳者。必其心之未篤也。愛既切于中心矣。謂猶能喻人。不耶。詩若曰。吾人心之所不能喻者。恒藉言以達之。必謂心之無待于言者。吾其疑其為心也。言之所不能傳者。仍藉心以致之。必謂言之可達夫心者。吾又其疑其為心。心之無可達者。大約有欲傳之。而言又不遑達達之。此其故。即心亦不能自為之主也。如我之樂見君子也。斯其心誠何心。非有所深愛于君子耶。使非愛而必欲自明其愛。應亦心之所不許。故凡愛之不輕于自明者。為其心之未常有愛也。若夫心乎愛矣。此豈未嘗有愛者耶。使非愛而強欲告人以心。料亦愛之所不存。故凡心之未易以告人。其謂夫愛之未為于心也。既已心乎愛矣。夫豈愛未為于心耶。夫然則還。不悉告以企慕之誠。退不備道其容注之切。退不大白其哀慕之衷。而猶言其氣馮之懷。若知從前縹緲之心。所欲宜于君子者。而今庶可以謂夫向背無雙之愛。所願陳于君子者。而今竟可以謂矣。而如其不謂也。是殆欲藏也。亦思愛可藏耶。不可藏耶。雖君子亦能默會吾心。應亦無妨于愛。然而吾有愛而但傳之。

四章章句

白華章全旨。○通詩總是因王寵妻棄嫡。而屢喻其悲怨之詞。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始言其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潔物。四章然後自嘆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五章又疑已離念王。而王不顧已何能六章始以舊比棄嫡。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七章則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使妾以輕視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戚病也。以之子之遠作主。而二三其德。一句為遠之病根。不處分。只各章逐逐說去。全詩俱此體。而四六八章是正比。餘皆反比。各章上二句須將此意挑刺得明白。不然則與體失矣。

白華章分白華東分之子之遠使我獨兮

此也白華野苢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使我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棄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使我獨邪。

申後自華者。曰夫婦人倫之旨。而况王者一身九風教之原。特其子嫡妾之分。當以或素或白。華之物。欲潔之以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如此。然則夫婦之親。安乎無不相依也。胡之子思于相遠。而使我獨。獨處友不如白華之束。白茅者。亦何何哉。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夫婦相親之常理。因愛王之不然也。以二物之相親。此夫婦之相親。遠字正指發愛說。使我何言遠已。而使之兩處亦見他從一之志不可變也。○疏義。友如得而反相道可謂者也。

英英自雲霧被蒼茅叶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此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上。清之氣。當夜而上勝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英行也。天步艱難。時運也。猶。圓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浮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圓。不如白雲之露。蒼茅也。

市。謂天王之遠我者。要亦水之思耳。彼英英白雲。水上輕前之氣也。散而為露。及彼蒼茅。是雲之澤物。無微不被矣。然則王之于我。安乎有阻澤之加也。則今遭時運之艱難。而之子忌于棄我。曾不加以圖謀之意。反不如白雲之露。蒼茅者。亦何何哉。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其寵澤之不公。本乎不思也。水氣夜升而為雲。及朝則降而為露。雲為質而露為澤也。天步艱難。傷已所遭之不幸。然亦暗指以陳代宗宗社將危。意不猶言不長。慮深謀而述辭絕也。○疏義。恩澤安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卷之二十三

十五

泥北流漫彼稻田叶良嗷嗷傷懷念彼碩人

此也。泥北流漫。北流。轉弱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漫漶。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嗷嗷傷懷而念之也。

市。謂天王之不我顧者。豈其寵澤之不足以被我耶。今池水澎湃。北流。其流小也。尚能漫漶。彼稻田而有漫漶之益矣。王之尊大。無不被也。乃反不能通其寵澤。以被于我。所以我嗷嗷之聲。發于口。傷痛之懷。切于中。唯碩人之是念而已。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其寵澤之不遍。因發念之切也。池水之漫。漫漶稻田使之生。碩人反無恩于已。嗷嗷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而念彼碩人。亦使人倫之大聲言。非僅僅懷其寵澤而已。此句與上之子不猶相應。為下慷慨求本報之則曰之子。特之則曰碩人。○按泥池。在咸陽。

韓西北合納水。豐鎬之間。水北流。必是木名。如訓流貌。施字何以解。○疏義。恩澤安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維彼桑新叶良烘于熒叶良維彼碩人叶良實勞我心

此也。烘。采也。桑新。薪之也。烘。我烘。熒也。熒。無釜之爐。可煑而不可煑。薪也。○桑新。宜以烹飪。而但為煑燭。以此熒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市。謂天王雖不能通其寵澤。則我反失其尊貴矣。今無彼桑新。宜可以烹飪也。而但為煑燭之需。則薪之者。反賤而用之矣。我以熒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亦猶是也。維彼碩人。所為如此。是以憂思不置。而憂勞我心焉。

疏解此章是正比。而顯言王之卑賤。已世已之思。念不已也。桑新。堅實。最宜烹飪。而烘熒則失其所用。以此正。猶發尊顯。王反卑之。而使之失所也。無釜之重。其下然火。謂之烘。即今火爐。勞我心者。病名分之乖。傷大義之絕也。○疏義。有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卷之二十三

十六

維彼于宮叶良聞于外叶良念于懷叶良視我叶良適適叶良比也叶良維彼于宮叶良適適叶良不顧也叶良○疏義。于宮。則離聞于外。念于懷。而反視我。適適何哉。

市。謂王王之不顧乎我者。豈我誠意之不至乎。彼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感應之理。固如此矣。猶誠于已。而可以動人。亦猶是也。今我以念于之故。至于懷。然而彼則其思也不為不切。其感也不為不誠。而子反視我。適適。略不加之意。焉此豈近于人情哉。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有威必有應。傷已之不能感動于王也。鼓鐘。仰。傷懷勞心。意言憂思不為不切。感動不為不誠。適適。即不猶言。是過上而不聞。略不加意也。○一說。於宮庭之事。不可掩。蓋王之棄后。必加以離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欲止裏相之心。則人人共聞。則可掩。蓋亦自見。○疏義。情宜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有鷺在梁叶良有鵲在林叶良維彼碩人叶良實勞我心叶良此也叶良鷺。鷺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鷺鵲皆以魚為食。然鷺之于鷺。清潤則有。

聞矣今將往梁而鵲在林然則飽而鵲則饑矣幽王進棄而鵲申后母之怨

而棄鵲也
申后之不可以其故者由其故于其故耳彼鵲皆以爲食而清河則有間矣今有鵲在梁有鵲在林則鵲之而鵲反仇矣然則變妻室而鵲反足矣何以異于棄鵲而鵲也故我念彼鵲人傷名分之例置至于及覆恩而愛我我心也

說解此章是正比而隱言嫡妾之易位使已之勞心也末二句即承上例置意

得在梁其左翼之子無二三其德

此也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德之不如也

申后之王之所爲皆及若此尚何德之可言哉彼鵲在梁其左翼以相依于內配偶之常一定不易如此矣夫婦有常匹亦猶是也今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始以我爲嫡后終乃改于發妾是始一德也終又一德也皆爲德之不如矣

詩經

卷之二十三

十七

何無良若此哉

取解此章反比是顯言物有常而王乃不恒其德也鵲雖雄一德死不相背見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爲比其左翼勿離後有翼意○此詩六章以上俱致夫念之詞至此方有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與國風同意夫婦以好合爲德至相棄背則二三其德義方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有扁斯石侵之卑令之子之遠使我疾

此也扁斯石侵之卑令之子之遠使我疾○有扁然而卑之石則侵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

流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使我疾也
申后之王之所爲皆及若此尚何德之可言哉彼鵲在梁其左翼以相依于內配偶之常一定不易如此矣夫婦有常匹亦猶是也今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始以我爲嫡后終乃改于發妾是始一德也終又一德也皆爲德之不如矣

重解此章正比是隱言王之變妻爲失身愛之而至于病也扁石本卑賤之亦

比如妻本卑賤之亦賤○子言論娶婦婦而曰娶失節者以爲身是已失節亦此章之意也漢成帝欲用趙婕妤爲后劉向諫曰南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王妾妾山此妾之子之遠我固不足惜而之子以尊貴自論于卑賤則

謂常理人倫變矣何以能高位統萬國子妾之而至于病止所謂爲君妾爲君之嗣子妾爲國家後口妾也非如首疾心癢之病○疏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怨又可思也○劉安成曰此詩多而句少人言皆爲此體一章以一事爲喻反覆風咏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于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繼而稱人母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人又稱之子怨者之句固有不厭整也○楊伯祥曰此詩言天步言傷懷言勞心言令子似不獨言一身廢立若而如有大戕之禍者○陸三山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專以綠衣取譬此則多所譬喻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黃維章曰綠衣白華皆遭始妾之變然綠衣不忘先君之思能以古人自處白華則

未有聞也說此處之有違棄不能已申後之亂于其專一之志猶有取焉自

漢而後明月懷心于綺室尚曰庶幾黃金賜鳳子長門風斯下矣

白華人章章四句

詩經

卷之二十三

十八

何無良若此哉

取解此章正比是顯言物有常而王乃不恒其德也鵲雖雄一德死不相背見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爲比其左翼勿離後有翼意○此詩六章以上俱致夫念之詞至此方有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與國風同意夫婦以好合爲德至相棄背則二三其德義方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此也扁斯石侵之卑令之子之遠使我疾○有扁然而卑之石則侵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

流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使我疾也
申后之王之所爲皆及若此尚何德之可言哉彼鵲在梁其左翼以相依于內配偶之常一定不易如此矣夫婦有常匹亦猶是也今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始以我爲嫡后終乃改于發妾是始一德也終又一德也皆爲德之不如矣

此也。解爲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有以自比也。蓋曰。歸轍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蓋追遠而勞甚矣。當此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中語咏綠筠者曰窮鳥無暇于擇止告衆無暇于擇食苟自能爲也誰肯視頽焉思澤于人乎乃今有大不得已者綠筠有聲之黃鳥自言其止于丘阿之上雞欲前而不能前焉是非急而不欲前也蓋以道之邇遠而有不勝其勞者矣我之用窮如此當是時也有能湯劑子之飲飢劑子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行乎此則我所望乎人者也不知其得遂乎否耶

縣志

時經集成

卷之二十三

十九

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事雖難辦若鳥止于丘隅而不能行焉非以循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遵之
邇遠有所畏而不能趨者矣鳥喙也。有能飲之食之以濟其生教之誨之以聞
其達令彼後車謂之載之使利于行乎是皆吾之所深望也安得以慰吾之望
耶

蘇軾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棲墜之憂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

此也側旁極至也國語云齊朝無則夕極于魯國

而說辭發黃鳥止于丘側而不能行焉。非以御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道之
靈遠有所畏而不能至者矣。斯時也。有食如我飢渴而飲之食之。辟我暑暍而
敷之誨之。則我跋涉之勞。又命彼後車謂之曰。子以行乎。是皆吾之所厚望焉。
安得以爾吾之望也耶。夫寰世之民。其貧民勞苦如此。其情亦可哀也。夫何緣
托于人。而卒不聞有慰所託者。世道之壞見矣。

總解三章各首四句微賤勞苦之比也下四句想有勞無功也皆以爲建丘阿就不得說止字乃倦荒而止不得已而止者言其勞也顯能到而勞苦

已自不勝非不欲前其鋒莫不能前此時無可
 欲其周也乎已也教辭欲其指示乎已也車載
 人飲食望人教誨望人後識而當時之窮迫可
 知矣○註不能前句雄貼止于丘阿突卽下遠
 勞意蓋造而勞正不能前也在止于丘阿句只
 說不前勿說不能前姑留下地況二章畏不能
 越更不安遠也○周之盛也大司哲以保惠六
 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假豈有如
 騷靈詩人之思有所托者可以觀世變矣○馮
 吉人曰當時賢士不得人援引舉用而自悲其
 窮固有與望之意丘阿等地非亨衢也非達境
 也我勞如何言興已勞矣其如此遠何哉飲食
 是與人祿養之使有養身之需也教誨是與人
 引導之使無悔吝之虞也後車載之是與人登
 進之使有得興之慶而效用于時也○詩故云
 周之盛時每遣使往還必享勞之四引皇華出
 車杜扶所由作也迨其衰也上從征役者憚道
 遠而飲食是憂大夫所無者報樂免首而已○
 隨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附錄

卷之二十三

三

解盤三章章八句

樂聚草全言○通詩四章總是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嘉賓共之也曰
執聚固見其物之薄曰一瓦亦見其物之薄也物雖薄而必進于賓則其意之
誠有溢于物之外矣君子自工歌者指之述主人之謙詞亦工歌言之非玉人
自言

懽懽胡醵集來之亭什銘之君子有酒酌言賞之

賦也。幡幡，豐繁貌。○此亦燕飲之詩。旨，幡幡，豐采之字。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賓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申錫飲藥者曰君子之燕飲也豈必拘拘以物論哉亦盡吾識而已彼轉機
飲藥果之烹之以爲酒至薄也似非所以爲禮矣然以誠言之則微如瓢漿亦
可以達情而君子有酒必以是酌而管之合歡而體勢而物之厚薄不計也
疏原此章以飯藥爲主註以是酌而管之是字指飯藥酌而酒也嘗亦是嘗酒

非嘗飲也。許南台謂飲酒而嘗。樂也。然下三章飲之等句。看還從上落。舉似。見道不必。最疏也。

有兔斯首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燔加火曰燔。亦燔物也。獻獻之。五賓也。

申讀然。豈以既嘗而遂已哉。有兔斯首。燔之燔之。因一物之微耳。然君子有酒。則必以是兔也。是酒也。酌而獻之于賓。焉可以達誠。而一兔之薄。非計矣。

有兔斯首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于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申讀然。燕飲之禮。有獻必有酢。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無珍羞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酒也。主既獻于賓。賓亦酢于主。而受其卒爵之報矣。豈曰。藝味不足以將敬也。

卷之二十三

主

有兔斯首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酌。飲也。

申讀夫有酢必有獻。有兔斯首。燔之燔之。無異儀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酒焉。賓既酢于主。主復酌于賓。而行其尊飲之禮矣。豈曰。薄物不足以致虔。哉。夫不計其物之厚薄。惟欲其情之必盡。若詩人可謂說賓之至矣。

合解此三章。以兔首為三章。主獻賓三章。賓獻主四章。主酌而又獻賓。凡治兔鮮者。毛地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燔之燔之。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畢。酒于賓。乃為。言獻而後酢。言酢而後酌。酌之大也。却亦要見不因物重而酒一行。即止意。謂雖屬賓。然亦是主人有以致其酬。○舉兔首。見者不必異辭也。○顧鄭初曰。凡燕飲。以情勝。情勝者。無猜于多儀。藝樂之采。豈首之。實可謂滿矣。而情由此達。禮由此行。君子不以爲簡也。豈以燕賓者。魚鹿是也。易舉之象曰。大烹以養賢賢。謂以燕賓者。禮樂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旨矣。○凡人燕賓。苟欲必于物之豐。其禮反或不繼。苟無

於于物之薄。其誠常得自伸。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以羞王公。此舉取工。主人之謙詞。而意實情真。自可想見。

樂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全音。○通詩首二章。是歷險遠而分苦之不堪。末章。是遇大雨而勞苦之尤甚。詩情只言歷險遠。不堪勞苦者。蓋遇雨之患。又險遠中事也。○首首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將險遠勞苦。說深一層。末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厄。以增其勞苦。有一節深一節意。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申讀武漸漸之石者。曰。先王不困人于險。不勤兵于遠。今我承王命。而山師也。何如。彼彼後高峻之石。則漸漸然而高。不亦極其險乎。涉山川之途。則悠悠然而長。不亦極其勞乎。經歷險遠如此。故我武人東征。奔走而不得息。無有一

漸漸之石

卷之二十三

主

漸漸之石。全音。○通詩首二章。是歷險遠而分苦之不堪。末章。是遇大雨而勞苦之尤甚。詩情只言歷險遠。不堪勞苦者。蓋遇雨之患。又險遠中事也。○首首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將險遠勞苦。說深一層。末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厄。以增其勞苦。有一節深一節意。

申讀此章言起兵在道。無休息之期也。首二句。言其險。次二句。言其遠。末二句。總承險遠而言。不遑朝。或謂朝而前進。或戰騎而後乘也。○或謂此合下章。若云。依舊分險遠勞。反覺瑣碎。不如只照詩文。各承上句說下。如云。漸漸之石。則維其高矣。山川悠遠。則維其勞矣。武人東征。歷此險遠。不遑朝矣。只如此說。何必太分析。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添一層。更詳之。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猶也。謂山崩之末也。焉。何。沒也。言所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申讀漸漸之石。極于山巔。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登歷難盡。焉其沒矣。武人東征。但知深入。以月其阻。而不暇謀出矣。何其不詳之甚哉。

疏解此章。言懸軍深入。無出險之期也。焉其沒。言何時得盡也。不遑出。言深入。冒險。不暇謀出也。又甚于不遑朝也。○合上章。曰。漸漸者。見所歷之跡。石皆險

○

中講其不惟有險遠之勞而又有遇雨之慮彼妄爲陰物喜雨之說也今有承白駒聚與涉乎水波將雨之驗幾乎物矣月爲陰物而罪又好雨之星也今月之所宿離乎月之舍爲將雨之驗見于天矣然則今雖未雨而已有必雨之占雨之滂沱可知矣我武人東征旣歷險阻又逢大雨勞之甚矣此身且不得傾奚暇及于他事哉夫將帥出師不以爲分之常患而但自傷其不堪是必上之人使之不以其道也

1

疏解此章言久役之勞又遇久雨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尊不暇及于他事也。禾者雨故將雨則禾漲波平足好雨而月是水之精故月離畢亦爲將雨之兆。涉泥只根據畢說不必總承或云禾性負陰常暗離白踰者亦汗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片潦多故也。皆潦尚多雨澤未久而月離畢則又將雨矣此說似多一屑不可從○履險遇雨征行所苦故以爲言雖然雨一也車山完師則歸途有還家之慶而困敝民困所漸石與涉泥之嘆爲人上而役民次亦與諸民情何如而國勢從可知矣○輔慶源曰不追朝矣猶可言也至于不追出不追他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禾被出車之時作詩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時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土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土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舊之華章全音○通詩者二帝世風之不能久存而深致感慨之意未章音百

心之憂傷也。

車。清詠之華者曰王室之盛則民遂其安王室之衰則民受其病我之所遇

何不善之若是乎彼指之華其色云然其實矣然附物而生離榮不久我遭解世緣生不久亦猶是也是以心之憂矣雖其傷矣速切之悔其能以自已哉

我以將落故也。心之愛者。愛其身之亡也。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車禍。君之華其葉青青而盛矣。然依物而生。其盛不久。我遭亂世。無以自存。不

100

猶是耶。且人之所以貴生于世者。以其有以自立耳。自安耳。苟知我之如此。而
已矣。則豈若無生之爲愈哉。

羊羴首三星在齒音人音可以食上鮮叶韻可以飽叶韻
音

賦也。羊牝羊也。類大也。羊齊則育大也。鬻易也。鬻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申論。然聚風之匪。非惟不樂其生已也。彼羊群則首大。今群羊但見其羶首之狀而已。舉一羊而百物之耗。可知矣。魚鰕則爾空。今罾中無魚。但見三星之先。

而已。擊一魚而百物之耗可知矣。當此之時。人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夫民求一飽而不可得。時之寡亂極矣。民生斯世。何其不幸之甚哉。

〔頌解〕首羊以見陸物之耗。言魚以見水族之耗。羊墳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晉。水無魚也。其去三百里。舉魚麗于晉之世。遠矣。人食。餓飢饉甚也。天下將亂。

必有飢饉。而戎馬是生。焉家初興時。周原應重。茶如飴。苦物亦甜。及其歲
也。直應地。蕭索。謂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兩語令人酸絕。○徐敬菴云。若華一詩。
不盈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勞苦。物色之凋耗。皆灑然在目。蓋情見乎詞。
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此詩既一飽之無時。直是無以爲生。此其悲苦生之
爲累者更不同矣。

若華三章章四句○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
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全吉○通詩四章。總是傷久役之苦。而反覆道之。以何人不將。何人
不穀。朝夕不暇。行彼周道。句爲主。首章怨因之多事。而盡民之力。次章怨已之
無家。而盡民之情。三章怨上不以人道待民。而愛其時之不暇。末章與已物之
不如。而愛其行之不息。通重詩情一苦字。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與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
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說

卷之二十三

三

何草不黃。何草不黃者。曰人君貽民以安。苟不得已。而至于勞民。則使之以道。役
之以時而已。何今之不然也。彼草之生也。既衰則黃。何草之不黃乎。况征役之
興。無時休息。何日而不行乎。將見幾何無人。何人而不將。以經營四方也。說

疏解此章以草之憔悴。與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與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
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另轉作一連說。註以經營。一以字帶下。指

明亦照下章可見。何草不黃。特盡幽微之景。經營四方。不必如北山。兩賢之
役之經營。是用其督力以奔走王事也。此之經營。則不過用于力役。疲于輪蹄。
無一人得閑暇。非更有稠遠者在也。

何草不黃何人不將○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與也。去赤黑色也。既黃而少也。無妻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
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匪民哉。

平聲彼之哀也。與黃則方。何草而不黃乎。况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

家矣。何人而不將乎。夫民各有室家之樂也。先王使民以時。而不欲使有怨
者。正以民得民。體悉至此耳。哀我征夫。獨匪民乎。何爲使之。一至此哉。

疏解此章以何草不黃。與何人不將。下二句。又因以重自傷也。黃變爲玄。與
我。又其故。深一步說。棄其室家。而久從征役。總謂之。如是。則不以人道使民
矣。故曰匪民。蓋民則皆有室家之樂也。正危言以自傷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不暇食。

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
也。

率。今夫兕之與虎。固嘗率彼曠野矣。我征夫乃民也。匪兕匪虎也。何爲弄彼
之循曠野。而無安居之適乎。哀我征夫。朝夕而不得少暇。是以人而同于兕虎
矣。何不幸之甚耶。

疏解二匪字。是實說。言兕虎以率野爲性。征夫乃人也。非兕也。乃使之朝夕不
暇。而下同于兕。可哀其矣。

卷之二十三

三

有芼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與也。芼。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早。雖彼有芼。然長尾之狐。則率彼幽草。固自適其性矣。况我征夫。乘此有棧之
役。連行彼周道。而不得休息。曾狐之不如矣。哀我征夫。曷時而得少暇哉。夫
爲人上者。使民愁苦至此。則周室之將亡。不可復支矣。此雅詩所以卒降爲素
也。

疏解此章之在幽草。猶得自適。役車之僕。僕用道。曾不少休。此反與也。士乘
輿。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定字當虛字用。如朱
德。德也。頌曠野之車。已自下同于物。而周道之行。則物且不如。民生至此。不亡
何待。○補解。前曰。若華。言國家之衰微。人情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若華。與
若。何草不黃。言士民從使之。無時休息。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
極矣。周室至此。無可爲矣。此秦師之所以降爲周風也。○小序以爲南王征伐
不忠之詞。詩故云。南王之世。解所征伐。當即秦大子諸侯之事也。總是愚說。

不忠之詞。詩故云。南王之世。解所征伐。當即秦大子諸侯之事也。總是愚說。

詞曰。按車則兵車不足而取之。其物力之剝削亦可見矣。○倪玉汝曰。東國周
役則曰行彼周行。周民苦役。則曰行彼周道。讀二詩。而國勢民情大概觀矣。○
自魏都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聲盡矣。然猶存之于雅者。夫子不忍忘周之
舊也。

何景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三篇三章二局

上元陳元明輯

三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四 大雅

大雅三〇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章小音。通詩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首章至五章。言所以得天下之故。只
在微德下。言所以保天下之道。只在儀形其德。周公成王太旨全結在儀刑
文王一句上。而儀刑之實。又結在緝熙敬止上。要知天命乎周。必從乎商。而監
乎殷。自當法乎祖也。意自相足。細分之。首章言文王以顯德而受時命。二三章
言文德感天而福及于周之子孫。臣庶皆綿其澤。四十五章言文德感天而福及
于商之子孫。臣庶皆歸于周。六章言當法文而鑒殷末章。言當鑒殷以法文。篇
中反覆咏嘆。見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
故德惟以念祖為言。叮嚀鑒殷。正惕之以修德也。要知鑒殷正是法祖處。不特
兩義皆說。以令周絕商。鑒殷法祖。分開對看。殊失詩人之旨。薛方山云。此詩
大要言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今日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最盡本詩
之旨。曹允大曰。總只一敬字。商所以廢。周所以興。文王以之開天。後王以之
永命。皆係于此。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四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叶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文

王陟降在帝左右叶反

賦也。於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
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
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
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風
賦舊邦而命則新。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
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
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解章與此。相似。或疑格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王陟降在帝左右。王在上者曰天下之不可常者命。而惟德可以致之者也。王今藉乃

則之休而撫有天下矣亦知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王升遐久矣而其神在上於乎昭明于天不可掩也神何昭乎是以周邦開自后稷周云舊矣而其受命代商則自今始也何新乎夫文王在上而神之昭則是文明之貴此其蓋彰而無異于在位之時矣其德可不謂至顯乎周雖舊邦而命之新則是昌明之祚此其始開而適際夫興王之運矣其命可不謂至時乎所以興者藉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與天合德同運而並行者也是以子孫蒙其福澤受此維新不時之命而君有天下也何莫而非文德之所致哉

疏解此章是全詩之目顯德受命但詳下文首四句以總受命大意已露下四句以咏嘆足之耳於昭于天言精義顯發與天為昭也非真有神可見蓋盛德不勝故雖沒而昭著如此只就神說未露德字不曰德而曰神者以此詩作于既沒之後也周雖二句根本上來惟其神昭于天故周邦雖舊而受命則新註自今始正解新字蓋即代商後至成王時言也子孫受命即文王受命處不顯正

卷之二十四

是昭不勝正是新字實錄古今生死不應故曰顯天運聖賢賢力來遺應其期故曰時不顯分中首二句不特分中三四句蓋生前為德死後為神神之昭即德之顯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虧減今日於昭德豈不顯而命不顯當其時猶邦未處生色今日維新命豈不時○楊伯祥曰神者德之發人公而神不泯便是德顯德者命之本德顯而命維新便是命時曰顯則非南仲之說皆曰時則非商命之告終然惟其德之顯所以命之時故末又合而言之時休相連看非真有上下只是言其神無時而不與天同運見得文王之德與天命一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註是以以句正補足維新不時之意蓋有德斯有是命也末二句註意作推原說然亦須特嘆得神如云試觀文王今何在乎直一升一降神與天合而無一時不在帝左右也是何等昭著○朱學城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成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公使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降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但神之昭自其天者言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帝字

此天字為親切左右字此上字為親切降降字此昭字為親切蓋欲極其形而推原其故以譬曉之也○六帖德顯則取法焉其近命時則垂裕焉無窮○按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然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又聖人將別在躬志氣如神故其致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此神之所以獨昭也○顧謙士曰按詩稱昭昭顯章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覺字字斟酌三四換一二昭昭和承而不顯不顯當分開說末二句又即首二句意再加申嘆然維新意未完故集解補是以子孫蒙其云云以足之義之教天法祖不言而皆為引端即戒意亦寓無謂詩柄意備本章者又何不可

文王不顯亦世

蓋聖文王不顯亦世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里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賦也蓋聖強勉之貌今聞善舉也陳猶勉也或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勉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今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

卷之二十四

四休焉聖德然文王以顯德而受命者豈無可詳言乎蓋聖文王性與天合何待下勉維其法天行德其德不已若有所勉而然故今雖既沒而其令聞之昭著者尤猶久彌芳而不已也夫聞之不已乃其德之不已而有不荷天眷于不已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于周矣不但尊榮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焉文王孫子其履天爵而宅帝位是本宗者也固為天下王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兵本宗以天子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為天子也又使代為天子永主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其樹風聲而鎮九服是支庶者也固為天下輔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其支庶以諸侯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為諸侯也又使代為諸侯永輔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焉此我周固有其休矣而又及其臣庶使凡周之士行周天子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天子里其休有為諸侯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諸侯匹其休蓋福子孫臣庶者即所以福文王也天之敷錫我周如此

【疏】此章見顯德得天而垂裕無窮也上二句言文王統緒而垂耀之於下
官因獲無窮之休養自生時言今則自後世言蓋垂耀之德須得自終
只純亦不已之謂生前有不己之德故死後有不己之謂是今則即其功德
只空說至敬止乃其實也陳錫句根上二句說來包下子孫臣庶二章文王孫
子四句正陳錫之實觀註二使字便見子孫臣庶並看而歸重于孫上言世所
指者遠乃未然事此二句下須補子孫已有其休養方與下註臣庶有應應屬
士乃文王祚附後先之屬不顯亦世亦垂修德說勿作爵位之顯看福文王而
無及福文王之子孫與福文王子孫之臣庶皆所以福文王也本宗百世修德
為明天子支庶百世修德為顯諸侯而周士亦世修其德以為天子諸侯之輔
向非文王之德不已何以天之錫福亦不已哉○此只發明上章之意首言修
顯命時猶未見有實今既沒而今問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陳錫于周而福
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朱豐城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
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
其家之壽其統緒而已也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四

世之不顯厥德思皇王生此王國于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王支王以率原三句夫子顯天恩皇二句甲子江南王國二句于子孫
賦也維維其顯厥德也思皇王生此王國于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世豈不顯乎而其顯厥德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此文王
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輔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
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疏】且是周士之傳世也世清厥美遠而彌光豈不甚顯矣乎然果何修而得
此哉蓋由其忠君謀國之誠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士原貞元之會
合荷德化之盛而而生此王國之中焉夫國以得人為本又王之國能生此衆
多之賢士則千歲有托莫宗社于無虞是以為國之輔矣君以安國為心國既
安矣則此清濟之多士代終有通輔至治于無為文王亦賴之以為安矣○成
輔世之功而上主得人之盛則其傳世之顯也亦宜天命周之福如此其顯

非登登之德之所致矣

【疏】此章即上凡周之士兩句意首句原傳世之顯下推本輔世之所以見
其宏顯也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上章不顯亦世
通後世而言乃未然事此承上言是據今日言當作已終事看不顯是豈得相
承承光遠耀之謂然要見以德繼德世濟其美之意厥情以下則就周士本身
言凡匡王定國內廟外威皆是也勉敬二字要申說謂勉于敬也勿依輔氏勉
則無意敬則無德平看勉即盡敬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合得此便是多士可
美處思皇王國楨以率皆根厥德說來生此王國四句皆根氣化說來曰生此王
國便有應運意曰克生便有王氣所鍾王化所決意文王為受命之君多士為
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運生于此文王之國而不得以一用而周得以兼收
整有是君必有是臣也○徐儼云天生一代與王之君則必有一代與王之
佐良相輔輔之生皆聖人與王之福所致凡建勛立業之士皆藉文王之福而
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以文王福澤之流行也惟有此翼翼之猶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五

以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周楨木二句案周楨意多士任其終文
王享其德雖有日昃不遑之勤亦可相安于無事蓋國安而心安也○舊昆湖
云有此多士則股肱耳目各有所托而文王之求厥寧觀厥成者一雍容以致
之矣○一說以率作率文王之神為是然文王降降既無不在則文王之子
孫雖謂即率文王可也亦可從○陳伯玉曰厥猶翼翼有多德下說說註云其
傳世豈不顯乎而其顯厥德能勉敬也只是足上句意玩一皆字見顯後世子
孫亦皆勉敬則奕世載德其顯何如正所謂世世德與周四休者也○多士
內保可說及周公此詩周公所作也○文王得人之盛不甚重只是則明周士
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
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下章呼王之蓋臣正是雙關語○此章連上章總是天
眷文王之德極諸命周之福也
【疏】文王其德昭昭故止假假哉天命有商孫子而孫子其體不億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

度亦可不度亦可矣。○胡新安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降降，在帝左右，文王即天矣。但以兩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庶乎其可保，不至兩窮而過也。○輔慶源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論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劉安成曰：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二章言天之命，與四章言天之德，而為對三章言命，則之群臣後嗣，與五章言德，而之群臣後嗣，則為對六章言法，文王後言，則商七章先言，則商。後言，則文王亦對舉而百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群臣，以成成王矣，而復叶之首律，以為訓會，則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適矣哉。○李碧澹曰：周公作此詩，極為精審，廣大絕非他詩所及。聖人取之為大雅第一篇，為世君德之要，不外于此。而首之只是敬以修德，繼以合天，而首盡之矣。夫天命於穆不已，若德至于今天，則至矣。蓋矣。故周公修德于此，言稱文王曰：於昭于天，曰：在帝左右，言文王之德與天合也。至于成王，則曰：永言配命，推百商之先王，亦曰：左右。

卷之二十四

主

夏禮上。○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則不難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于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

卜禮于右序。木諸結開天德之懷，則到正四方，不以為新利之成，而以爲世。○承楊在秋于冲人，則非對揚追配之念，則式昭下土，不以為自作之聰明，而以爲數傳之家學。欲保命而乎萬邦，安有外于法文王乎。維昔西伯，征幸有厥生之象，作豐而後率土懷之矣。爾今者雖云嗣服，而多難未夷，豈無窺伺之圖，苟其恐若，敬承斯德，之威明，皆新主之方略也。爾惟儆恪以臨之，萬邦其發誓以承之。列公哉，見猶是質成，臨畔之風，其乎也不亦八政。維昔明夷，服事用昭行善之心，有二孔依父母之教，之矣。爾今者雖云嗣服，而厥家多隱，未若誠民之誠，苟其日嚴，降降斯先代之兩，皆役人之，豈弟也，爾惟從容而布之，萬邦其歌咏而歸之。澤敷就懷，猶是如傷視民之日，其乎也不亦廣遠。故在初建之邦，皆承時命而繹思者也。其人非佐命之勳臣，即同木之鉉戚，彼未嘗稍或為心，然勿中之，俱亦兢兢矣。今也雖見以臨，如見作人之，後則世，則其慶齊一日也。惟慎有昭風，規而念同德耳。其在世守之邦，皆舍廢而歸命者也。其人非慶夏之爵侯，即昭之股士，彼雖知天奉所在，然我主之懷，亦何則。

卷之二十四

主

文王七章章八句。○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則不難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于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

詳文武以德受命之事以終首章之意首二句全詩之主直貫到底首二句
字相照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微濁承之也文之略事
而重德之上帝臨汝正典赫赫之命相貫通處析言之首章總是泛言其理以
爲後而文武受命張本二章欲言文王而先言王季太任之德三章則言文王
之受命四五六章欲言武王而先言文王太姬之德七八章則言武王之受命

卷之十四

通鑑綱目有明義方有是命也。○首章已得此本旨。下及歷古。明家父子。孫失赫輝。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天命之集。應若影響。與前二句恰極。應聲仲一著。以文王之小心作主。見以明德恭赫輝之命。重在一敬字。天驕五章。以武王之變伐作主。見以明德受赫輝之命。重在一和字。似必自克商而始見教育詳言德。前後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明武應赫輝意。或泥篇內本文。文章生處。何言德乎。武王俱百命而不言德。遠犯二章及三章。爲其明明而下之。當四章至八章。爲特赫輝在上之意。豈以文王懷多福。受方國。非命令乎。若云我勅躬爲受命。則詩柄何爲並言文武受命乎。此似太拘。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天難忱叶斯不易叶維王天位殷適叶使不攸叶武王明明德之明也赫赫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體忱而

爲君之所以不易也。封居天位爲威嚴。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賤
[下]位貶明。而在下者曰天之與人。其理相爲流通。德之與命。其機相爲感應者。
也。猶夫在下者。剛從中正。爲實光輝。而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層數
攸歸。而有赫赫之命。使下無是德。則上無是命矣。天人之相與如此。是天命靡
淑。德之何如。有德則晉。無德則去。予我者。武轉而奪我。不可恃以爲信也。君位
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后我者。或轉而仇我。不可恃以
爲易也。獨不觀之殷紂乎。彼紂之所居之位。則天位也。非若列侯諸藩而無以
提天下之柄。所傳之嗣。則殷適也。亦非若支庶人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若定
其係人心而挾四方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明之德。故無赫
赫之命也。信乎天之難忱。而爲君之不易矣。

既歷此章上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下以見絕于天者証之明明赫赫言德命相因詞平意串明明要得敬字意赫赫要舍得人心集大統意然曰赫赫便舍威命靈爽無獨則去意在天難句以天命去言言不易句以君位存亡

言夫謂天不可信而又惟德是真謂天必可信而又惟命不干常天果可恃乎。難忱，非謂天窮實不可知，但不可倚以爲信耳。不易，卽在難忱處見出，非王不易乃明之不易也。此二句俱重無德一邊說。止發擇首二句意。末二句舉殷紂之事實之已然之明驗也。發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鄭註齊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木帝乙之妾，生啓及紂，後立爲后，生受。然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使者，天使之也。紂所居是天位，所承是嫡嗣，然竟使不得統四方而有之，正爲無明明之德。」故赫赫之命卒去之耳。與下文武之以德受命相反看。朱傳云：「茲以此耳，須依鄒嶧山指天之難信，君之不易言之，或猶無明明之德，則無赫赫之命，意亦互發。」

入音任有身叶戶生反此文王
賦也摯南名仲中女也任韋國姓也殷商謂之諸侯也熈婦妣京周京也曰嬪
于京委育以稭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嬪嬪嬪于康也壬季文王文父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受天作之在洽陽在渭之濱詩曰文王

止大邦有子叶反此言文王初受天作之在洽陽在渭之濱詩曰文王止大邦有子叶反此言文王初受天作之在洽陽在渭之濱詩曰文王止大邦有子叶反

非人之所能為也此言文王初受天作之在洽陽在渭之濱詩曰文王止大邦有子叶反此言文王初受天作之在洽陽在渭之濱詩曰文王止大邦有子叶反

卷之二十四

木

此言文王初受天作之在洽陽在渭之濱詩曰文王止大邦有子叶反此言文王初受天作之在洽陽在渭之濱詩曰文王止大邦有子叶反

大邦有子叶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室不顯其光

而加板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

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此言文王初受天作之在洽陽在渭之濱詩曰文王止大邦有子叶反此言文王初受天作之在洽陽在渭之濱詩曰文王止大邦有子叶反

卷之二十四

九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反及續女維莘長杜子維行叶反篤生武王保右

命爾後伐大商賦也續續也華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

也右助也也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

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

行而佑助之作之君作之師而眷命之使之順天命以伐大商也蓋至是而

文王者又以此而眷我武王矣
〔疏〕此章上五句不著重蓋將言武王事故又本此言之有命三句即上天監
二句意但上主周家言此專主文王言于周于京是即文王所居之地而命
不必言周京之形勝可以與王業意續文二句即文王初統至其尤意要承天
命說來惟天命文王故太姒來嫁大任女事如思齊思類之類有太任為之母
復有太姒為之婦故謂之續言女德之有賴也既生文王于前又生武王于後
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然篤字亦要得大繼以君德意保以扶持言右以
君與言命以君師言變言和順之意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變伐者除暴救
民以殺止殺非和順而何蓋應天順人之師非窮兵黷武易所謂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者也此正式王受赫赫之命處下兩章只完得發代大商一句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維維

詩經

卷之二十四

手

援也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衆如林以拒武王而予
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
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來也然武王非
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疏〕夫天既命武王以伐商矣武王於是奉天命以伐之斯時也殷商之衆會
衆如林以拒武王而商周之師皆陳于牧野之間以衆寡論之紂衆不可謂不
盛但彼衆雖多而皆離心離德惟予之師同心同德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
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故勉之曰事之出于人者未可必命之定
于天者不可易今則德方與商命已絕上帝寔去彼而臨汝矣尚當順天之命
恭行天討毋以衆寡之故而迷其心也夫武王有未決之心而衆心贊其決如
此然則牧野之師益出于應天順人而非武王之得已者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師誓其旅下是師贊其旅殷商二句單就紂師說矢于牧
野衆商周之師說○詩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旅百萬陳于商郊起

黃鳥于千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曰如
林者言衆而不爲之用也曰侯興者言周師之勢獨奮然興起也蓋以至仁伐
至不仁氣自百倍耳○左傳曰廉謂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蓋和則合不和則散合則師衆而勢強散則師衆而勢弱若曰同心
同德言周之和也又曰離心離德言商之不和也○侯興總足三千一心意上
帝臨汝如所謂有命既集保所命之意不可在侯興上見之蓋即天命以決人
心非因人心以見天命也二心如顧名義衆寡虛勝負皆是太抵此二句亦
詩人設言以見衆心之同觀武王誓師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可見原無二心
而人自贊其決如此其鼓勸可見矣此見武王之伐紂非已意也衆心也衆心
之鼓勸非私意也天命也此與下章俱是伐商之事但此是陳師時下是交兵
時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師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

商會朝清明叶韻

卷之二十四

手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駟馬白腹曰驪彭彭
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爲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
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
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義也

〔疏〕以伐商之事言之彼牧野則洋洋而廣大檀車則煌煌而鮮明駟馬則彭
彭而強盛師衆之盛莫不奮揚而用命矣然而師衆之行將帥統之維時官太
師而號尚父者忠義之氣存于十中剛勇之威奮于外其勢如鷹之將擊而飛揚
將帥之賢又極一時之選矣以是將帥率是師徒佐助我武王以伐大商但是
癸亥之日天下猶陰晦也而牧野一會不崇朝之間天下皆轉爲清明之治焉
而一代王業于是乎成矣夫文王以盛德而基命于始武王以聖德而基命于
終如此則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于此可見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以保
天命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其將之天下是成克商之功首句輕只言會戰之所耳

第二句言師衆甚也。將師三句言將帥賢也。蓋車馬所以戰師衆。有是車馬。則有是師衆矣。鷹揚是一氣激烈。直欲除元惡以復四海。去大難以快人心。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耳。總之師衆之盛。將帥之強。俱從人心競奮中看出。只開開過。而歸重武王。建伐上。諒武王謂佐助之。而王之遠在武王也。肆伐大商。謂以是將帥。統彼師衆。而縱兵以伐大商也。變以和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之功。惟德動天。惟功救世。兩相濟也。會朝清。明言成功之速也。按武成戊午。師渡孟津。紂多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后以。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劉氏曰。武王奏誓。以水清四瀛。爲已任。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明。嘆其無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惟在干濟四海而已。當時只誅紂。汚濁便除。氣便清明矣。篇首明明德之明也。若未清明。治衆之明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兩明字正相應。武王克商之事如此。則討之四方。武王已獲而有之。而命于此乎集矣。此武王有明明之德。斯有赫赫之命也。故曰終首章之意。○殷商惟無德。故徒有

大明八章四章章八句。各義見小見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興。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姬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之樂說。見

上篇

詩章全有。通詩解。解瓜瓞一句。乃一篇大意。下皆詳此句之意也。自歐陽以上言太王之開王業。桂枝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見得聖祖神孫相爲首尾。一代之興不偶然也。其序太丁而詳者。亦欲成王知先代以來。經幾許艱難。而得之

不可不追念也。末言祖宗不惟修德。又能任賢。係成業者。可以思矣。○詩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無不提起文王之德。只欲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爲國爲民。積功累仁。歷歷可見者如此。卽此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推到精神感應處也。至于下章。揭出文有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時說却謂勿重四友。恐妨文王也。步詩意殊不然。○一說首章是喻王業之盛。始于前日之微。下是詳言出前日之微。以馴致今日之盛。上是逆推。下是順說。二章以下。又分作兩段。如方山之說。此意南台鹿野。微張省卷諸說俱依之。但與章脚一章在郊。二章在岐等語。似不相合。更詳之。○此詩大小之分。自土沮漆四句是小。以下皆是大。一邇不可以太王事專作小者。

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此也。縣絲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

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窰竈也。復。重竈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豳。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申讀絲絲。絲瓜瓞者。曰有國家者。無窮之工業。當卜其終。而有其規。模先觀其始。王知我周家之始乎。彼瓜之爲物。絲絲然引蔓不絕。至末而戾。則謂之瓜。近本初生。不過至小之瓞而已。物之先小後大。如此亦猶我周人也。據今而言。固有昌大之業矣。而本其初生。則起自沮漆之土。至古公亶父之時。猶陶復陶。重竈于地上。陶穴爲土室于地下。以爲居。而室家之制。蓋未有也。類草木之萌。陋尚存。可謂至微矣。不猶瓜之瓞乎。

疏解此章以瓜之大。始于瓞之小。比周家王業之大。始于漆沮之微。此顯比之體。其意實可以該全詩。縣絲二字宜玩。縣絲綿不絕。乃能如是。深根固蒂。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節。秋庭春華。致有此種光景。今日華葉一統。天命維新。又就

非草昧之初，蔓延不絕之所，致我周自后稷始封，而其子不齒失官，遂自箕子
戎狄之間，周民幾無生矣。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復立國于邠。故厥初生民
時維艱難，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生字，乃生聚之生，沮漆，邠
地，自土沮漆，是太王前事。對箕子或狄時言，故曰初生。至古公時，承其業，其
民所居，尚因陶復陶穴之陋，而未有室家之制也。陶復陶穴，是三樣陶器，窳也。
復，重窳也。謂窳之連者，穴是土室之連窳者，還當作民間說，不是古公。觀公
劉時，于京斯依，于邠斯館，已為居室了。安得是歷數世，至古公而尚復居陶復
陶穴耶？其穴處，乃邠地所不能無，故謂之未有室家。此句只承陶復陶穴說，勿
作官室門社言，只窳來相形反看可也。倪王次曰：雞生，瓜也。初生，應也。周之
王業，自邠之始，歷幾傳以至文王而後大，所謂縣縣瓜也。而初生于邠，其地
甚微，所謂應也。故首章取應要重應字。○十三經註疏云：穴在地下，復在地上。
按今陝西之地，猶穴土而處，蓋非風氣之陋，乃其習俗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補反率西水滸，音至于岐下。叶發爰及姜女來歸，音于

斯經集說

卷之二十四

五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泚水，屋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
王妃也。膏，相字也。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
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
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
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申讀：然古公亶父，方其在邠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為遷國之舉。于是
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狄難。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千岐山之下，
夫其至岐下也，誠間關危難時也。宜或苟且以圖存矣。古公則以為一時之創
造，當垂久遠之基，乃爰及姜女，同來相視宇居，察沃野之何在，將地利之攸屬。
蓋欲求為子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歸極之所也。即厥後之勞瘁，備載
歸解此章，言太王避難以遷邠，而致耆于始也。來朝，只據其時而言，走馬，亦只
敘其策馬來岐，要見太王舉動光明正大，勿用介冑周章氣象。率西水滸二句
最重，以下五章皆遷岐中事。○通解：辨歸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三十餘里，自邠

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山下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
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
有周城，此為周公采地也。○古義：循西方之水涯，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
入于渭，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山有兩岐，故名。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妃同行，還重在資其謀議。蓋姜女與太王
共起艱危，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不宜易過，胥字是大概說，後章定民
居，立廟社皆其事也。此通君民而言，不專主已之室家說。胥字，有審擇不苟意。
五字，非獨而取，特對厥文言之，不可泥。要知太王之心，為保民而遷，民從意亦
畧見之。○此章點內助與未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別大關係。

周原膺膺，音黍稷彥彥，音如飴。爰始爰謀，音爰契。我龜曰止，音曰時。築室于茲，音于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彥彥，禾苗貌也。黍稷，麥屬也。飴，
飴也。契，所以然火而灼地者也。儀禮所謂楚煇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

斯經集說

卷之二十四

五

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
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
土功之時也。

申讀：當夫相土之時，有商而為原者，為土地膏腴，膺膺而肥美，是原也。有苦而
為麥者，為風氣微鍾，味甘而如飴，夫觀土性之美，可以驗風氣之宜。太王之謀
于已者定矣，然又以已謀，不若人謀之為詳也。于是太王必集彼臣庶而謀之，
以為吾意欲建國于周原也，不知衆庶以為可乎？不可乎？可否必以告我，也。又
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為決也。于是太王必燃彼元龜以下之，以為臣庶皆欲遷
邦于周原，不知神明以兆吉乎？不吉乎？吉凶明以示人也。已而又得吉兆，由是
太王乃告其民曰：土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是而築室于茲，以再達我邦
家矣。今此其何往乎？吁！太王之遷岐，必驗諸物，謀諸人，而決諸神，經國審乎之
謀，何周密若是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審定都之謀，下是導民以定居也。此承胥字來，首句要着

原字岐山高而其下廣平可以居民墾田者也。大凡地勢險峻不可容衆，則異于穠瘠斥鹵者矣。地脉之美，潤于草木，故董茶之苦，易其常性，驗其爲風氣之萃而可都也。莊、郊人從已者，兼臣民言，所謂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曰止，句兼承土地美好，人神衆同說來，不可泥既得吉兆一句，只承契龜龜說兩句，字乃告其臣民之詞，案室亦皆後四章意，打轉上章字句看。

適也止居也。左右，已反。適，疆理也。適，宣適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止，上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疆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敷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或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游而徂東也。周，徇也。言靡事不爲也。

申，盛國都既定，民事當舉，彼方遷之始，民未有所居也。于是嘉其從遷之志，而慰之惟勤，茲使無故上之恩也。惻其播遷之久，而止之惟時，茲使有卽次之安也。或列之左，環公宮而居者，其左翼如；或列之右，環公宮而居者，其右翼如。茲有惟土所宜，惟人所便者，而所以爲居民之計者，預矣。方遷之始，民未有所養也。于是乎疆理之不正，而應以治其大。萬夫之所授必正也。疆，并地之不均，而理以治其小。一夫之所受必均也。宣以散之，不使有可畔之民，而無其地，賴以治之，不使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民。蓋有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者，而所以爲居民之計者，預矣。但見自水游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詳之周而處之悉也。其重于民事也如此。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美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其安養乎民，下言安養之事無不周也。既定國家，都會之區，遂急民生居食之務，要得重民意，慰止左右是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理宜歛足，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慰是恤其遷徙之勞，使無懷土止是，此便安之所使有托處，左焉而列之東，右焉而列之西，使之北則相望，族黨相屬，要見都邑雖改，安堵如故也。疆是畫其大界，以在外言，理是別其條理，以在內言，宜是給其廬舍，散居以便田事也。或，是治其田疇，謂同溝共井，通力合作也。要見舊業雖移，丘甸如故也。末二句，只是申上安養之事，非有加蓋重，在周字上見居民之事，授田之事，無一之不經理也。民性安土，重遷，而周爲之慮，靡使

其舊去，去國，未無悔心耳。○宣字，宜屬授田一邊，以廬舍因分田而授也。曰布，散而布者，以井非皆有也。○疆理，宜畝間義，俱要切太王新遷經數，十分邦，靡不得，又須隱然見始開王業規模，方切元公追述本旨。○以上若隱岐，若青室，若樂室，以至慰止等事，總是爲民而然，惟民既得安，乃敢治其宮室，故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亦見他先後次第處，但從此過去。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力及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東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束束版，投土築說，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與此嚴正也。申，謂民事既定，營建乃興，彼掌營國邑者，司空責也。遂，徒役者，司徒責也。于處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之立我室家，養向也。郊俗近乎西戎，固不嫌于陶復陶穴之陋，今也定宅始干東土，必大弘夫肯構肯堂之規，然國家以廟祀爲重，則營室以作廟爲先，是故司空之營度，于他未暇也。先正廟位，則以繩正方而觀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美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命官以營建下是首重乎宗廟也。此蓋尊祖之意，最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今徒以徒役，致衆以鳩工，司徒之職也。故次召之。然只一時事，不分先後，室家統言，廟室門社在內，此只先告戒之，其繩以下，方去營建，專自廟言，繩以正位處，而使其表端也。屬司空，版以載土，物而使其基固也。屬司徒，先作廟者，蓋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主，載之齋車以行，廟不先作，則先未妥，故于此尤急。此見宮室門社未建，翼然先衆役而舉意。○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樂器，則掌其政教。○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而朝會布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比朝會藏庫，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

球館之興懷仍度登之葦葉築登登削屢瀉焉百堵皆興落莫弗勝

也。投土于版，則疊其聲之衆，而先後相聞也。其力于築也，皆倏然杵聲之相

疏解此章上五句言治宮室之事下言民樂于趨事也總見得人心之意凡宮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并

管皆以竊垣爲先此治竊垣便是治宮室掘土寔之干蔡謂之棟桷之者衆多矣國隍然既取得土送之繕上繕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謂之度度之至疾其聲鬱鬱然土在版則築築之聲相應則登登然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則爲馮然有堵牆上看盡其室非一故其堵亦百竹與只是皆起尚未利成功簠鼓爲役事而設使事止則鼓亦止今因人益勸而棟桷築削之不止故鼓聲亦自不能止也一說鼗者緩也古人役民不欲急疾故設鼗鼓取其徐緩之聲擊此鼓者所以戒其急疾也今民心競勸愈作愈疾故鼗鼓不能止其疾也此說考于周禮地官鼓人有根據但時說平從確齋依此說○張平符曰上章和緩矣此章樂事勸工乃歸市之民平日感太王之仁恩而且幸吾君之再造故樂于勤力不然以初至之民身家未安而爲得如此爲君用也

頌立軍門有仇苦郎反頌立應門將將頌立蒙土戎讓攸行叶戶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阜門仇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太王之時

串講官室既建門社豈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爲阜門週立阜門以肅于外而

之功也。此雖一特草創之觀。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此矣。是其作門社而規模之宏遠如此。

也曰應者取居中應治之意將將則可以陳象魏而肅臣民矣○孔疏應門與

經集成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夷

郭門皆爲宮門也。郭門宮之外門。應門爲朝門。內爲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寢門之內。故繫而名之。卑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視朝。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卑應者。則卑應爲天子之門明矣。家土者。崇土爲壇。植木爲主。設壇壝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交者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爾雅曰。宜祭名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且故謂之宜。○說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于守禮。三立字俱見創見意。言與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通解。太王當時只知作二門與社如此。非有意于後人之爲制。

不殄音厥愠亦不隕尹音厥閒柞昨音械域音援音矣行道兌叶外反矣混見音夷蹙音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矜新情以厚人主西門諸葛舉也

申講夫太王之遷都神人協謀安養兼舉廟室門社又次第而成其功則綽理周悉而內亦既修矣故當時雖不能殄絕昆彝之愠怒然盛德日昭聲譽自隆初不以小醒之故而墮在已之聲聞焉及其後也積功累仁以至于文王之世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梓楸之木拔然而上竊道路之間兌然而踈適昔爲險阻之區今爲文物之地以故昆彝畏之非惟不敢肆侮于中國且奔突竄伏之恐後惟其喙息之伏而已奚服于我愠哉

疏解此章上一句言始不累于遠人下是終能服乎遠人也肆故今也承攸行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班

以上觀來先呼破自修意厥間卽註所謂自修之寔也上文仁民孝先成家立社其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風聲聞望皆可以攝服人心故云不聞厥聞柞械二句似應主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尙有王季其勳一段還從太王荒岐漸說到文王康岐時幾無滲漏要知周公歷敘世業非遺却王季此意已含在木拔道通內特不明言耳并文王字眼不露出方爲渾然木拔道通是人心故舉國勢改變蕩蕩然成一大都會矣皆世德積累所致也混彝狄人自是兩種盡此彝乃西戎也太王在邠爲狄人所侵遷岐乃爲混彝所恨此只是立國之初如此凡人畏罪而奔往往不顧衝突故說凡人氣不得伸必張喙而息故曰喙維字見不暇他謀極寫其畏服之狀與不矜愠相應四矣字是不期然而然之意末見前有太王而蓄之者厚後有文王而繫之者昌世德所漸其致此盛豆矣○呂東萊曰孟子曰文王事昆彝文王猶事昆彝則太王安得有昆彝觀其其味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云云白太伯王季然則柞械拔行道見安可指爲文王之時乎蓋總序周家稊胤屈伸之理始于太王而止于文王耳○

虞黃質厥成文王王顯厥生杜預子曰有號附附上子曰有先杜預後下反

有奔奏音走子曰有號附附上子曰有先杜預後下反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

周人其境則耕者諒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捫輦入其朝士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

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厥生未詳其義或曰

卷之二十四

世

舉動而疾也。生猶起也。子詩人自子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從。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夷貊既服。而虛芮來賀。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典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亦由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演嘆其得人之盛也。
 [申]諱夫外彙之遠既服。而中國之化自行。但見虞芮之君。贊其訟之成。而觀之之餘。自退處于不爭之地。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慨然動其典起之勢。蓋國祚煥然改觀。而受維新之命矣。夫文王受命。是固盛德之所致也。而佐命諸臣。實與有助焉。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臣。而率下親上。以化乎民俗也。以予言之。必有先後之臣。而相道前後。以成乎君德也。以予言之。又有喻德宣彙之臣。使德澤不墜于下流。而德之所施者廣也。以予言之。又有折衝禦侮之臣。使內外恃以無恐。而威之所制者廣也。夫有文王之德爲之本。而又有四臣爲之助。此人心所由得。天命所由受。而顯生之勢所由振也。合而觀之。太王開于前。而王述以肇文王。繼于後。而王業以成。聖祖神孫。相爲首尾。此周之克小後。

疏此章上二句言文王以德而受命下言佐命之有人也虞尚贊成闕文王

德威最大不須豪昆英既服說實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首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二國既化于是諸侯歸之卽諸侯歸周

見得文王受命是就人心上見天命也。纣生以興起之勢言文王雖以服事殷而紿者往朝覲者往分雖侯而勢則王邦雖舊而命則新。成蓋氣焰驟然不

可無矣。願生不專指虞尚樞先世積累來至餘所贊成之日而氣衆益其改觀耳。須與初生相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然子則曰疎

也後王其可以不念乎四臣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因非止于四人而已也此乃

附是聯屬人心者先後是輔導君德者奔走是宜播德澤者繫解是振揚威武者

卷之二十四 內集 三

文德之及于則曰亦有奔莒。然蘇斯怒四方無拂。是文德之感于則曰亦有蒙
滕。四子曰不可忽。謂人皆曰德之盛以千言之。則有四臣也。是屏陳文王得人

之盛四有卒亦見惟文王能有之也○朱熹曰文王之德其孚于人也久矣
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此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
遏

矣。詩人惟本言之。以爲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

無以宜其化也。○疏附四句。非全歸功四臣。須以文王爲主。如有二餘心。先密道岸。遠贊厥賢。四方無侮。文之盛德。原無藉此四臣。而要其所以助之者。亦不

可誣矣。○上稱終之以尚文此篇終之以四臣三詩之意相似。○羣賢集頌曰。文王四友之臣。謂閔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也。○附錄文王綏厥生五句。終

錢文并文詳以資觀覽。○論古聖王振一代之國勢聚一代之人材夫厥生則國勢振矣。諸附諸臣得則人材聚矣。非文王孰能致此哉。縣之詩曰。一代之

興修德爲尚養德盛則國勢不期振而自振人材不期聚而自聚聖人雖身處

候服而氣象維新英賢景附非偶然也我周之王迹肇于太王而王業盛于文

王官處賢成之日正文王受命之年而文王何如也試以其國勢言之六州歸化舉祖宗十四傳之緒至文王而弘廓其懷有二傾心舉子釋八百年之基

至文王而慨大其業雖大勳未集而國祚非復岐之舊已駸駸乎有興起之勢矣豈非驅厥生者乎夫文王小心服事何嘗有帝制自爲之思求孝道亦

何嘗有狹小爾人之意無如德至者勢自隆不數年而豐耗作不數年而崇密降由今考其遷邑因豐致大事規模宏遠矣此孰非蹶生之困勢彰彰可據者

其人材言之筆數數澤而序宮藝教之迪復有以襲式入之純心江漢流徽而

大廷司矢之輝更有以匡尊征之茂烈雖目飛奔奇而豈不能起朽株之腐爛
振振乎有嘆矣之辭矣子何能不曰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威有也乎夫文王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三

股肱心膂之臣工周摯畢集矣此孰非衆有之人才遊班足達哲哉吾於是而

句對一句比配適勻弄比中開闢反正轉折自如照應圓到堅不合法尤妙句

辨。按有法先正常有此格而筆力蒼勁。盡掃繁蕪。卽難之王唐大家集中。几無以

繇九章章十句。一章言在斷。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
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冕。九

章達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章、是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一章、是于祭祀而喻其歸一章、是于行師而諭其歸、末一章、推言其德有以扶食肉祀而得平人、故人人所以歸之也、講中、章章事

設德字方見咏歌又王之德○此篇重咏文德宜以濟濟辟王及地地我王二句作主而濟濟勉勉難以實指只在人心時附趨向上想見聖德之妙

丁卯濟江吳州

與也茂茂木盛貌模模生也言根枝迫近相附著也模模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茂茂模模則薪之類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趨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

車讀歌茂茂模模者曰聖人有君師天下之責而所持以感人者惟德而已不觀我辟王乎彼茂茂模模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爲薪積之以備用矣况茲濟濟辟王盛德著於寰宇誠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趨之於左趨之於右而歸附趨向之必後矣

疏解此章以物之盛者爲人所用與德之盛者爲人所歸皆理之必然者也新是振之今日類是凡之於他日也濟濟依託就容貌之美言本亦德之所形所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三

謂英華本于和順光輝發于爲實意勿即當德君莊中蓋德盛印是據本上意層意也左右舍下士六師在內趨之者觀其光而仰其休怡然生愛而然生敬也此在平日言下二章又指有事時看○楊伯祥曰此左右自說得實觀下文作人綱紀之意可見此趨字自說得有意味乃精神鼓應意念騰騰屬意者以辟王而會演者以辟王而萃打者下作人綱紀意說極妙○愚按此二句是與下德盛人歸不是喻周室多材時解多錯認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璚與我髦士攸宜

賦也半圭曰璋祭之禮王祿以圭璚諸臣助之亞禋以璋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趨向之意義與盛壯也趨使也

申講然所謂左右趨之者何如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濟濟我辟王也當奉祭之時則統圭璚以祿尸于前矣而諸臣之在左右者各奉璋璚以助亞禋于後無不盡其周旋之敬而趨向之誠焉且此奉璋璚義與然後祭之壯盛固所隔髦士也以之相配于禮則不意于神則不虛立不稱職而宜其所用左右

趨之者殆于此而一驗矣

疏解此章于祭而驗人心之趨也濟濟之言勿就祭祀之容說祭祀應備在此句下文于生時未爲王無執圭璚之禮朱註特引禮文之全云耳左右指祭時之左右真上不同半圭曰璋以爲璋祫奉璋者言文王欲行禘祫之禮而左右奉璋璚以助之也義與就奉璋時永冠使倬儀容端肅上看故宜言其升降進退之度皆得其宜正與濟濟辟王相稱也此重正文王能得髦士以助祭不重贊美髦士○祭統君執圭璚祿尸大宗伯執璋璚亞禋一圭分爲二璋奉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人之鞠躬內向也故註曰亦有趨向之意此是朱子推出意不必重○張平符曰奉璋與我此只形容他助祭稱職所謂威儀孔時也必須緊緊足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覆蓋奉璋非以有事爲祭實以親應爲幸也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三

渚彼渚舟舟系徒楫○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與也渚渚舟行貌渚水名系徒楫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渚彼渚舟則舟中之人無不趨之周王于邁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隨其德不令而從也

申講自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渚然而行之渚舟則舟中之人無不趨之固有不約而同矣此盛德之周王素爲人心所愛戴故凡從事于征行而有所往也則六師之衆皆追而及之有不爭先而恐後者乎所謂左右趨之者又于此而一驗矣

疏解此章于行師而驗人心之趨也以系徒之楫不約而同與六師之及不令自行周王內要點德字于邁指征伐說當時紂命文王爲方伯得專征伐故得用六師也渚渚舟山泛指若行師從看如巡省祭告則會征伐皆是亦備一說重一及字方見其歸處及與如不及之及同要形容人心爭先恐後之意若諸作文王先行六師後至則無味矣○或云渚舟爲人所乘載故舟行而人無不趨聖德爲人所依歸故于邁而人無不從此意更佳○合上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奉祭行師言之當奉祭之時易于忘行師之時易于畏以此二者而人

追遠向之能可知矣。○輔臣原曰：助祭內事也。于禮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述言之。

傳曰：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上二句甲

與也。偉大也。雲漢，天河也。在其十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兩章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如此。然果何道以致之哉？彼偉然大明之雲漢，則為章于天，而其文之渙然者遠矣。況我周王壽考無疆，則德之漸被有日久而化之人人者自漸。將見薰蒸透徹，融洽周遍，所以盡斯人而鼓舞之者，不遺餘力矣。不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乎？

疏解：此章言文王久于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以天象大而有以成其文于上，與君德久而有以成其化于下。傳字與壽考字對讀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液平析木之津，昭曰平東井之位，著于東方之箕尾，沒于南方之天棓。此雲漢為章也。周王句含有盛德在內。文王九十七乃終，壽考二字不可忽。久遠所以化成也。惟鼓舞之久，所以能化。鼓舞之化，一變更新，作人不可作已化成。說謂周王去振作之變化其氣質，鼓舞其心志，使人遷善而不自知，意謂此乃盛德自然起不着力。精神意氣之開，自能感動，故曰何不作人。○倪王汝曰：以雲漢為章，是謂上有雲漢以渙天文。下有周王以起人文。看來此亦見天之所以為天，不言作而首為其章也。無為而為也。文之所以為文，不言為而首作其作也。不作之作也。

追遠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上二句丁酉

與也。追，離也。金玉，日曜玉曰珠，相質也。勉，勉言不已也。凡綱，網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珠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實者至矣。勉我王，則所以綱紀四方至矣。

兩章不但已也。彼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成未至，惟夫追之珠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玉之，則其質也至矣。凡為治孰不有綱紀。

惟夫勉我王以純一不已之心，運而為悠久無疆之治，則綱焉可以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紀焉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綱紀四方也不已至乎？夫以文王之德，能振作綱紀天下之人如此，則聖上六師皆振作綱紀中人也。所以趨向追及之者，豈容已哉？此文之德，所以為盛也。

疏解：此章言文王純于德而有以綱紀天下也。以三至字為與追珠金玉與勉我王相與綱紀。追珠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雖是與意，亦須照應文王之德發揮。勉我便是綱紀之至，至是無以復加之詞。○劉上玉云：注三至矣，似以兩與一另體，然萬茂先曰：追珠金玉，皆以文質對說。終覺與意不恰。即註三至字，亦是蛇足。余意以金玉之質，追之珠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似為有理。但上二句理又嫌倒耳。所意追珠金玉，注有明理不當為其相其章對待板住。若云追珠其章，則必金玉其相矣。勉勉我王，則必綱紀乎四方矣。皆以事理之相屬為與，取義既確，而追與珠不一，勉又勉不已，金其相五其相，綱乎四方，紀乎四方，語意又相應為不易也。蓋據傳又不如據經。

追遠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上二句丁酉

與也。追，離也。金玉，日曜玉曰珠，相質也。勉，勉言不已也。凡綱，網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珠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實者至矣。勉我王，則所以綱紀四方至矣。

兩章不但已也。彼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成未至，惟夫追之珠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玉之，則其質也至矣。凡為治孰不有綱紀。

惟夫勉我王以純一不已之心，運而為悠久無疆之治，則綱焉可以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紀焉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綱紀四方也不已至乎？夫以文王之德，能振作綱紀天下之人如此，則聖上六師皆振作綱紀中人也。所以趨向追及之者，豈容已哉？此文之德，所以為盛也。

疏解：此章言文王純于德而有以綱紀天下也。以三至字為與追珠金玉與勉我王相與綱紀。追珠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雖是與意，亦須照應文王之德發揮。勉我便是綱紀之至，至是無以復加之詞。○劉上玉云：注三至矣，似以兩與一另體，然萬茂先曰：追珠金玉，皆以文質對說。終覺與意不恰。即註三至字，亦是蛇足。余意以金玉之質，追之珠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似為有理。但上二句理又嫌倒耳。所意追珠金玉，注有明理不當為其相其章對待板住。若云追珠其章，則必金玉其相矣。勉勉我王，則必綱紀乎四方矣。皆以事理之相屬為與，取義既確，而追與珠不一，勉又勉不已，金其相五其相，綱乎四方，紀乎四方，語意又相應為不易也。蓋據傳又不如據經。

追遠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上二句丁酉

與也。追，離也。金玉，日曜玉曰珠，相質也。勉，勉言不已也。凡綱，網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珠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實者至矣。勉我王，則所以綱紀四方至矣。

兩章不但已也。彼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成未至，惟夫追之珠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玉之，則其質也至矣。凡為治孰不有綱紀。

惟夫勉我王以純一不已之心，運而為悠久無疆之治，則綱焉可以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紀焉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綱紀四方也不已至乎？夫以文王之德，能振作綱紀天下之人如此，則聖上六師皆振作綱紀中人也。所以趨向追及之者，豈容已哉？此文之德，所以為盛也。

疏解：此章言文王純于德而有以綱紀天下也。以三至字為與追珠金玉與勉我王相與綱紀。追珠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雖是與意，亦須照應文王之德發揮。勉我便是綱紀之至，至是無以復加之詞。○劉上玉云：注三至矣，似以兩與一另體，然萬茂先曰：追珠金玉，皆以文質對說。終覺與意不恰。即註三至字，亦是蛇足。余意以金玉之質，追之珠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似為有理。但上二句理又嫌倒耳。所意追珠金玉，注有明理不當為其相其章對待板住。若云追珠其章，則必金玉其相矣。勉勉我王，則必綱紀乎四方矣。皆以事理之相屬為與，取義既確，而追與珠不一，勉又勉不已，金其相五其相，綱乎四方，紀乎四方，語意又相應為不易也。蓋據傳又不如據經。

追遠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上二句丁酉

與也。追，離也。金玉，日曜玉曰珠，相質也。勉，勉言不已也。凡綱，網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珠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實者至矣。勉我王，則所以綱紀四方至矣。

兩章不但已也。彼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成未至，惟夫追之珠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玉之，則其質也至矣。凡為治孰不有綱紀。

惟夫勉我王以純一不已之心，運而為悠久無疆之治，則綱焉可以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紀焉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綱紀四方也不已至乎？夫以文王之德，能振作綱紀天下之人如此，則聖上六師皆振作綱紀中人也。所以趨向追及之者，豈容已哉？此文之德，所以為盛也。

疏解：此章言文王純于德而有以綱紀天下也。以三至字為與追珠金玉與勉我王相與綱紀。追珠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雖是與意，亦須照應文王之德發揮。勉我便是綱紀之至，至是無以復加之詞。○劉上玉云：注三至矣，似以兩與一另體，然萬茂先曰：追珠金玉，皆以文質對說。終覺與意不恰。即註三至字，亦是蛇足。余意以金玉之質，追之珠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似為有理。但上二句理又嫌倒耳。所意追珠金玉，注有明理不當為其相其章對待板住。若云追珠其章，則必金玉其相矣。勉勉我王，則必綱紀乎四方矣。皆以事理之相屬為與，取義既確，而追與珠不一，勉又勉不已，金其相五其相，綱乎四方，紀乎四方，語意又相應為不易也。蓋據傳又不如據經。

追遠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上二句丁酉

與也。追，離也。金玉，日曜玉曰珠，相質也。勉，勉言不已也。凡綱，網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珠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實者至矣。勉我王，則所以綱紀四方至矣。

琴瑟出周金也

中庸章句○通詳頂德上總見文王之盛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人而商有以格朕宜以尊弟君子句作主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成聖人一身溫良恭儉與和順之氣自相濟泊其爲福祿所歸自是堯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爲福洪範所謂欽時五福用敷錫康庶民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求福之自然二章言其獲福之必然三章言其化人之必然四章言其祭必受福五章言其感神之深六章言其求福之正莫非尊弟之德所爲也

瞻彼旱魃旱魃百憐憐苦濟濟上豈弟君豈弟主祿主祿豈弟

典也。早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楮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之。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德言早山之麓。則榛楮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半講詠時。彼早豈弟曰。德也者。合天人。通物我。貫幽明。無所不感者也。觀其所感。而德可知矣。嗟彼早山之麓。有以萃地道之精華。則雖無斯干榛楮。而榛楮

卷之二十四

天

之生也。自濟濟爲其衆矣。况我豈弟之君子天懷樂易有以會至德之光其德如是則其千祿也白得千盛德之中亦千之以豈弟而已夫豈出于倖致哉

篇解此章以早麓之能生物與豈弟之能獲福以自然之理爲興也。說爲山足蓋緣借題合之所庇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能草木茂潤樛可以供遊豆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備也豈弟就中之所存言豈弟心之和樂弟即心之平易凡心之和樂而平易非統乎天理者不能故雖無心求福而豈弟之德在此則福自不能外焉恰條別人以有心求之而又王却以豈弟求之一般祿字泛言凡祿位名壽子孫皆是○王升吉曰旱麓義厚典豈弟氣厚故草木茂盛與豈弟千祿俱以自然之理兩相關映○愚按末句又用豈弟倒挽千祿則知興意專重上句下句須說得自然方是不期而至

路彼玉璫才草反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禍厥降休上二句字脚江南已亥會試辛酉湖廣甲子鄉貢

興也惡類當貌玉璫圭璜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勾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辭也也醴和黍爲酒祭饗金然而和之使芳條壑以瓊而祿之也

黃流在中第君十福祿似降

試 辛酉湖廣甲子歲酒
夕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液
條宅以瓊酌而祿之也

下也。○言蔑然之玉璫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賢雖不薦于棄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于祿壽而福澤不墜于淫人矣。

串。雖不但此也。彼瑟然鎮密之玉璫。則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瑟之
美者。味亦美。物以類相從矣。况我豈弟之君子。則雖不期于福祿。而福祿必下
其躬。德之盛者。福亦盛。謂非天人相應之理乎。

流麗此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以必然之理爲興也註必字重看玉何以言鎮密謂其堅潔無瑕疵可指也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者據成器謂之圭賁賁虛宅酒以黃金爲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賁之內曰內外以黃金爲之黃金錫也黃流是拒柰所釀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故曰黃流爵金香卓名十葉爲賁百二葉爲榮猶聚也束也詩意不重黃流之注于玉璫而重玉璫之應有黃流言玉璫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只重寶器之不薦于葵味也而黃流不注瓦缶意自輕注意不必雙牽豈非便是君子之美

卷之二十四

美

德而美德在下故天遂降以福祿也。伏降曰天而降于其身也。此又承上章言
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于其躬。蓋亦不待乎干之之意。○王升吉日章意以
必然之理爲典。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大意重在玉璫。註中
明寶器二語宜善會。非玉璫黃流互相稱美也。○瑟彼二字緊照下豈弟二字。
黃流二字緊照下福祿二字。在中又緊對下伏降。○註中明寶器四句言器物
相求之德。德福相須之道。卽是申言獲福必然之理。非有二意。○玉璫。殷王
乙時王季苒西伯以功德受此賜。詩人取典自有微意。

燕雀飛戾天叶紙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鷺鷥類。屢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鷺之在下。無力及至平土。待身直翅而
已。鷺鷥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還何通。言
為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
人也。

申請自其作人言之彼爲之飛率其性之自然而戾于天而之躍率其性之自

經 74-434

然而聖子淵其在物固有然矣况我君子有弟之義乎自然之大化下
必求之用休而鼓舞自神不必董之用威而變化自神而不知爲
之者矣豈不振作乎人也哉

卷之二十四

疏解此章言盛德之必化乎人而其所以化之者則自然而然也以爲與君子
子及天羅淵與作人蓋爲魚順其化于天而各得其所以成其化于天下
而真淵其妙其理一也焉爲二句宛然是一作字景象此作人主人自感化言
與被機作人不同方與焉飛魚躍相照玩還不口氣原是必然而就人心言之
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雖文王亦莫知其然蓋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
足蹈而不自覺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作人如刑家則關離麟趾
之化成御國則鸞集虎且之治博志豈弟便是垂閣天下之根此所以作人
○輔成源曰被機之詩言文王之德盛人心自然歸向之早麓之詩言文王之
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被機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早麓亦言作人之
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
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壽而化焉則是又能有
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爲說由是推之則早
麓之詩亦以作人爲言者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欲其福祿哉
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此章以兩項與一項頗與
追琢其章章勢相類○此合下章以化民成神立說

清酒既載此章言清酒既載以享以祀此章言以享以祀以介此章言以介福祿此章言以介福祿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市肆又自其祀神言之彼清酒所以灌也而灌則分勞而德也非特所以
獻也且而在祖則碩大而肥美以是酒也且是牲也以享于神明在樽者酒也
而豈弟之德焉神必鑒其誠敬而後以多福矣在祖者牲也而豈弟之德其
焉神必歆此孝誠而介以繁祉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備物以祭下言祭必受福也牲酒不重當帶德而清酒既
載則明德之盛與之俱載時牲也則明德之隆與之俱備蓋豈弟之德備矣

于典其故一奉祭必能獲福也享祀內宜懸入告弟慈如云以是而享祀于廟
而明德之馨與牲酒而並薦是也○通解此詩主咏歌盛德當每章皆及豈弟
故朱子補曰承上章云云是但承其豈弟非并承其作人各關說○孔疏辟牡
或作者于後據周所尚而言之○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此
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奉祀之福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言若下言
神勞自平日言○附錄清酒四句周天位文非文亦以香醴覽○聖王祭必受
福亦受之以德而已夫辟酒非祭明德雖馨文王之享祀而介福也非豈弟烏
能如是乎今夫德可以感明而不可以格幽者非德之至者也德可以動一世
之人心而不可以致百年之神報者猶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備物以告虔
而一時鑒其誠而錫之祉者已不啻量量而予焉夫亦其受之者有本耳文王
之豈弟其作人也如此而豈弟已予吾又徵之于祭焉聞之鬼神誠將一人
之明信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然而一物不具不敢言祭是以君子責
乎其具也鬼神食氣供十倫之品物而確撰以列凡幾神豈盡之乎然而孔惠

神雖其靈之是以君子責其靈也有清酒焉不既載乎圭璋瓊瑋和璧璚
以求陰難獲美矣備饌香以告潔吾不知酒正所供者五齊三醴爲何如嘉賓
也而清酒足以祭之雖其時與嘉賓並升者非無明矣素芳香可以遠誠而既載
清醴則非等漬汗行潦之水聊以佐饌館之用可知矣有豈弟焉不既備乎執
其觴乃取血骨以升其盛以薦祖奉茲芬以昭虔吾不知膳宰所具者博饌肥
膾爲何如咸有也而辟牡足以統之雖其時與廟房並設者不乏灌醴梔豆珥
以將飲而既備辟則非僅薦藟藟之菜聊以應神明之賜可知矣由是以
之爲享而獻于祖考之前吾知洋洋其來格者固已式憑于左右也夫其潔之
靈其然佑夫曾孫之嘉德者蓋匪朝伊夕矣况夫明禮聘賢有不遜維繫之難
者歟以之爲祀而修其宗廟之典吾知穆穆其居敬者固已降降于上下也夫
辟醴之德其冥契天神靈之昭假者蓋感之有素矣况乎踐奔對越有不受靈
承之祐者歟以介景福謂即以豈弟介之可也此非可以感明而亦可以格幽
者乎此非可以動一世之人心而即可以致百年之神報者乎文王之德誠至

卷之二十四

經 74-435

矣。○類非美文王之奉祀也。大意謂文王有豈弟之德，即以祭言之，亦祭必受福也。但本章專說祭祀受福，並無豈弟二字，故傳中補出。作文若十分率人，豈弟未免題面甚重，不遜。有此文意，是就題抒寫，只于起點點明豈弟作法，自佳。豈弟作棣民所樂，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上二句，在首兩句。

甲：雖然君子于此豈無木以之哉？彼作棣之生，豈無茂密，則必藉之福之焉。

民之所樂矣。我文王有豈弟之德，不為神所勞歟？豈弟君子神所勞焉。其冥之中，勞未于昭昭之表，所以必受福也。

疏解此章以物盛必為民所樂，與德盛必為神所慰撫也。詩字上章玉璫，故言樂。此章作棣，故言茂密。神字須說得開，兼天地山川社稷百不專指祭祀之時之神。勞者，謂陰鑒其豈弟之衷，而思行其安撫慰恤之也。德是使得為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勳。○徐敬弦云：所勞者乃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大戴禮曰：德者，謂德也。文王之德，無往而不為。

神所勞耳。美齊祭配也。○顧昆湖云：木之見於民，本有以取之，而民不察焉也。君子之見於神，君子有以取之，而神不察焉也。如君子之德而不為神所勞，則作棣之生而亦尚不為民之嫌乎？極得真意。出○此章與上章全不干涉，亦各闕說。○顧麟士按此詩六章，首兩章四章皆稱亦，六章以文王之德，則重德不重福也。即首兩章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理。其理如此，三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勞，正不必補入福字。大約想像咏歌二字，則反覆申述，各自成章，率經連綴，俱非所急耳。或依無同說，末二章言其神之勞，福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重一德自佳。

莫莫焉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與也，莫莫焉施，同邪也。

申：雖然君子于此豈有心以求之哉？彼為萬物之生，莫莫焉施，則必蒙之條之施于條枚矣。我文王有豈弟之德，豈為同邪之行歟？想其修身以聽天所命，得之自是，不得亦是，所以自受福也。夫文王之德，感乎天，感乎人，感乎神，其盛莫與。

以加矣。詩人所以咏歌之興。

疏解此章以物盛自附于條枚，與德盛自致乎福祿，按樛木注，為類。本章豈弟俱云焉也，蓋也。明是兩樛，施者，依條木之條，求福本于豈弟，故曰不回。猶言德在茲而福自應，非有回邪之行以干之也。人全小註云：有一毫觀待之心，則邪矣。此意極是。蓋求福者有觀待之心，則為回求，以豈弟之德，乃不求之求也。何回之有？○此以足首章于豈弟之意，起與亦與首章同。○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詩人之咏歌，義兼之矣。

星樓六章章四句

思齊章全旨○此詩亦重德字。首章言文王之德所由成，下詳著其德之盛也。文德尤以肅雍章作主。析言之，首章言德之所自，二章言德之所施，三章言德純于已，四章言德見于事，五章言德化于人。逐章開說，總見文王之德之盛也。前一篇皆是咏歌，而此篇獨言歌者，蓋前有嘆美之詞，而此是實言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如嗣徽音，則百斯男。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如嗣徽音，則百斯男。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如嗣徽音，則百斯男。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如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思齊，莊媚也。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京周也。太姜，文王之妃也。京，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太姬，又能繼其美德之香，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漢也。

申：思齊大任者，曰我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而所以成之助之者，亦宜無所自乎。彼夫人之賢聖，多由于母。文王之母，果伊誰乎？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也。其事周姜也。是定能盡媚愛之誠，而稱其為京室之婦，其母則聖母矣。且姜之子，夫亦未嘗無所助者。文王之妃，何如彼思齊媚太任之美德，未易繼也。又王之妃太姬，則能繼其美德之香，而和氣致祥，斯男有則百之盛也。其妃則賢妃矣。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漢文王之德，信乎其有所自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本其母之聖。下若其妃之賢，以見文王成德之自也。論詩本則上四句為一截，下二句為一截。蓋上四句，是推本聖母。下二句，是推本賢妃。

論詩體則上二句為一截中二句為一截蓋上二句是推本其
能盡母道中二句是推本其能盡婦道末二句是推本其能承先後妻則與
母道兼隆也然思齊思婦如太王王季以母道婦道平說者非蓋思齊一乃
喚起之詞語意實重在思婦二句言其盡婦道正見其為聖母也齊以婦德之
端聖言婦以婦道之和順言京室之婦從善事周姜來音即思齊思婦之音則
百斯舅乃盛德所鍾也此正是其德之賢處勿作效說春秋傳云魯鄭
魯鄭毛詩鄭雅齊魯鄭文之昭也併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見于
齊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孔疏左傳云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
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鄭季為司空通武
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者皆字叔其言與齊傳略異乎曰百
男有極言之也○此詩特咏文王之德說太任太妃須步步搜入文王身上曰
成曰助見文王性生處自多根本處自足非肯藉之母與妻者况成之者遠而
助之者安得不聖而益聖乎○倪玉汝曰註推本二字只指至周室之婦止

至于太妃另一脫印○章天節云詩是歌文德而推本言之則文王是正穴太
任是來龍太妃是護龍註上成下助極得此義○一說此專美太任以為文王
之聖美本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于姑則婦愛周姜以盡婦
道下以宗法于婦能使嗣其美聲不知起而子孫多見文德之所由起也此
推本意甚合亦是一解○后德始于周家自姜姬至已姜代稱聖配稱德兼隆
更非西京馬路北宋高貴之比古人后妃無諡太姜以下三同稱稱當山追尊
廟號詩言百男亦是千秋萬歲之義○附錄思齊一章上故文并文評以資觀
覽○詩頌文王之德而推本任婦之賢焉蓋人知文王之德而不知任如之德
與俱至也詩人推人言之文王之聖淘莫加已意曰聖德如我文王當無復有
能成之者與夫助之者矣然其不藉有所成者職代縱錫之德而不必無所成
者神明為生之本其不藉有所助者至人風秉之德而不必無所助者一時推
濟之美聞者遐邇于其間蓋有得得其明而帝度其心文之德于相
肖者不具論姑推其諡育之源則有若思齊大任若莊而有守廟而有慶

不敬焉擬之後言擬之後行動無不敬焉迄今補述不贊感尊為文王之母而
凡繫于胎教訓于深宮者莫非思齊之所感是太任之克盡乎母道者至矣曰
順而維德之行任之克相王季者不具論姑考其尊親之誼若所謂思婦周姜
者倫乎其德萬乎其恭志無不奉焉怡然以將油然以承事無不遵焉迄今感
範畢者咸稱為京室之婦而凡作則于內立性于下者莫非思婦之所廣是太
任之克盡乎婦道以為母道者至矣我文王之上聖母如此嗣是厥後文王
以長子傳家太妃以天妹作對使思齊勿繼而母道莫傳則文幸有母而母處
無嗣已又使思婦勿繼而婦道莫嗣則姜幸有婦而婦處無嗣已維太妃一本
齊婦之德首以母儀為婦順而貞靜夙成誠有以彰明內治而文德之嚴柔有
由此而益光也其最著者天命于初載既集國家以百男稱慶觀于武王之為
君永清四海而當年受封者可類舉已又觀于周公之為相篤築王家而當年
佐命者可悉數已亦惟太妃一本齊婦之德首以昌後為垂裕而穆皇接續祚
有以承固邦本而文德之丕顯者由此而益大也我文王之下有聖妃又如此

夫以文王之德即不母太任而未嘗不聖乃以太任為之母而其聖為何如乎
即不聖太妃而亦未嘗不聖乃以太妃為之妃而其聖為何如乎○此章不
推本言之歸重文王之德篇中敘次安族處處提文王作主龍睛一點巧奪情
絲○注定母聖妃賢敬起以次說到文王意齊婦嗣首百男分四大比極正大
極奇情中有線迹可尋正復難盡耳

惠于宗公神國時慈神國時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叶上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悃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
○言文王順于先公而思神敬之無悃悃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
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匪謫然文王之德何如自其所接言之彼周之先公世有今傳使少有所建則
不免于怨悞矣文王則作求世德素惠順于先公而神明感格之下固幸其先
德之克肖無有怨惡而痛疾之者矣接神不亦得其道乎且其儀範克端有以

刑寡妻而不貳。由是以至于兄弟。率之于倫理之中也。以御于家邦。納之于
歸德之化也。接人不亦得其道乎。所施各當。神人皆宜。文王之德。何其盛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曲有以感乎神。下三句。是明有以化乎人。此尚未實說出
德字。而格神齊家。則皆主德言。惠者。謂順其心而不拂。是克肖其德。而與相
契之意。此就平日言。非祭祀時也。怨偶二字。有分別。子孫顯而厥德。先人感之
怨也。子孫恩而不肖。先人痛之惻也。則是德法就施為說。到二句。重人無
不化。不重有序。由寡妻而兄弟。一家之中。由內及外。故曰至下。觀化于上。而
上之表儀。適與之相接。故曰御也。太初之德。固好。然文德僅利。自不可少。刑于
是身。教遠。專屬寡妻。言至則以寡妻言也。君以國為家。故曰齊邦。非家與邦也。
雖離音在宮廟廟在廟音不顯亦顯無射音亦保音上二句丁酉周
賦也。雖離和之至也。廟廟敬之至也。不顯顯隱之處也。射與教同。厥也。保猶守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
有敬之者。雖無射。亦常有所守。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也。亦保是或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蓋此心原無厭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變慶甫曰。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事未決。
一物未交。不顯也。顯于無形。顯于無聲。常若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
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若有守焉。蓋誠立下已。故德妙于純。譬如天之於
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義。近而由此。以肅為惠。
刑之義。近而由此。以雍為刑。則時措之宜也。○亦顯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
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通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
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于此。或不能不緩。于彼。姑揉于一時。或不
能不怠惰于後日。言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
而如一。其誠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附錄離離二句。俞樾文
井文評。以資觀覽。○周王和敬之德。隨所在而微其極焉。夫雖離則和之至。廟
則敬之至。而于在宮在廟者之德。不已極其盛乎。美文王者曰。至人之德。未
嘗當境見異也。而所以異乎。他人者。即在是和敬有齊致之休。溫恭有盡量之

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然無不善無然而有益（韓愈）日上一句此與方之

身以魁稱也而今皆有其壑焉非無數之有厥者顧予詩若曰天主人材以無

一代之明則素傑之克自振振者不必皆賴一人興起之力也然奇才不難
見而秀秀卒克垂聲此非有大為之樂育者恐不能少長舉也如此也我雖不
重今古之人哉蓋分言之為成人小子合言之則亦曰斯士已爾疏別之為有
德有造統論之則亦曰舉斯士已爾斯士也使非有人為之作之乎先吾知老
成之所振興者無自英少之所獎進者無由將見賢才皆已息矣美賢皆已
安風望尚之日即于伯渥者皆已不可登矣安在哉通謂皆卓然有大儒
之望而猶子亦云可教也哉而非所論沐無數之化者也吾一微諸岐豐之
感而却西方之士凡親炙其教之休光者無小無大莫不流徽于衽席也以詩
書為必可親以禮樂為必可樂雖有庸材一經至德之薰陶不知何以肯入于
彬雅矣況乎秉質之秀良者斯夫以商俗之勝也創歌沐邑之聞猶于忘情者
不知幾何矣而岐西斗絕之墟獨翹翹然有英偉絕俗之稱此何以故哉豈
南郭杜之山川秀麗故多產傑人耶不然何斯士之標名于國業者獨岐豐而
薄多吉也此一異也又一後諸江漢之聞風而知南國之士凡迷離縹緲之
縹緲者無小無大莫不慕于琴書也沐浴于典籍之林漸摩于羽箭之圖即
有凡質一經盛德之鼓舞不知何以盡于雍雍矣况乎賦委之美又肯歇夫
以克興之選也唐虞深恩之倍習于朴樸者不知凡幾矣而漢南沾秋之域獨
彬彬然有文采風流之目又易以故哉豈三湘七澤之地氣鍾靈故不之奇士
耶不然何斯士之著稱于楚域者獨漢南而顯顯多俊也此又一異也若此者
歸之天產天不尸功歸之地靈地不任德歸之斯士斯士卒不自知其所以然
吾以歸之古之人○體無停勢並無頓節精心盤折氣往來者眼在上曲曲
迴抱而展去展還獨尋其神莊重難得如此與會騰球

思齊五章 章章六句 三章章四句

至矣章全首○通詩八章總序有周世德之隆而世受天命也須分作三段平看
太王是開王業者王季是勤王業者文王是成王業者每二章各自相連俱重
得字而歸重于天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本于天也詩新
及太伯自太伯王季句亦不重全意重在莫氏兩字周家世德格天與天命之

王皆在于是德要以安民買太王遷岐疑于畏狄不知楚陸開闢無非所以安
民王季受讓疑于不友不知明類長君無非所以安民文王伐商伐崇紂于自
私不知對天下順四方無非所以安民德見天心求其為君者必以明德格天
方不負上天立君之意○按詩柄言敘太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商伐崇之
事或流傳字事以以太王王季專重德上不不知太王王季詩中則多言其德而
作屏開岐作對受讓亦未嘗不言事文王詩中則多言其事而先登于岸及子
慎明德等處亦未嘗不言德須活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監觀四方求民之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維彼四
國憂矣叶虞上帝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叶宅門達各反

賦也皇天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
四國四方之國也憂尋度謀也者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者致也憎當作增式
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
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

既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國荷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
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也
事讀賦皇矣上帝者曰帝天之命惟主于安民故降監之機恒先于眷德彼皇
矣上帝雖曰高而在上也而其昭臨于下則赫然其明其所以監觀于四方者
其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無一人之不遂其生而已然安民者罔上天
之意而擇君者實安民之要惟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
以承天意而為生民主矣乃於四方之國爰克爰度于以審其孰為安民之君
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使之有可藉之基也天之擇君
如此惟我太王穆明德于西土正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也于是眷
然顧視西土遂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焉而後之益大其安民之功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以安民為意為命太王張本下正言所以立太王以安
民也民必得君而後安故為民擇君君必得地而後可以行安民之政故為君
擇地臨下有赫赫字重明不重感不可人福善禍淫講此句只泛說監觀四方

申誦夫天既以岐周與太王矣而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之區見於出沒之所也太王承命治之有作之而拔起者有解之而除去者其維立死之苗與其白莖之翳也有修之而剪其滋蔓者有平之而理其平曲者其維叢生之灌與具行生之樹也政管之關之而重斂交除者則曰柞之惡木焉武備之興之而使得以成長者則曰靡曰拓之美材焉夫太王居岐而土地漸次開闢如此則道常以通而民發不能爲害矣是豈人力之所能爲哉乃上帝以安民冀有明德乃遷此太王明德之君以居之既使見於遠道滿路而去矣天又爲之

帝有其山林柝斯援音似松栢斯克徒外反帝作邦作對音對自大音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對反則友其兒叶本反則篤其慶叶離反載之音載光受祿無喪音喪存有四方賦述援兌見縣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

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卷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弟謂季也。卷字之義在怨望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援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若果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恭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王季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太王沒而國傳于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于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載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有四方也。

正義然繼太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帝省視岐山。見其梓枅之木。拔盛而疎松栢之間。見然而通。則知民歸之望矣。然西顧之眷。明德之遷。帝既作之邦。以嗣王季矣。使不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則此邦其誰與對也。故又擇其可常此國者。以君之而為之對焉。則岐山之業。自是有托矣。然斯意也。豈待太伯之讓。王季之立而始定哉。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傳位之事。雖未議而帝天之命已屬焉。王季以繼太王之緒矣。他日泰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泰伯兄也。王季弟也。太伯讓王季而避之。則泥于迹者。或以不友疑王季矣。孰知此王季也。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强。是因其心之自然。以友其兄焉。且其受讓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其兄讓德之光。彼豈有以錫之。凡見王季之勤家者。皆頌太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如此。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猶藉其餘慶。而奄有四方也。豈直保岐周之業已哉。

詩經卷之二十四 大雅

之讓王季之立而始定哉。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傳位之事。雖未議而帝天之命已屬焉。王季以繼太王之緒矣。他日泰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泰伯兄也。王季弟也。太伯讓王季而避之。則泥于迹者。或以不友疑王季矣。孰知此王季也。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强。是因其心之自然。以友其兄焉。且其受讓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其兄讓德之光。彼豈有以錫之。凡見王季之勤家者。皆頌太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如此。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猶藉其餘慶。而奄有四方也。豈直保岐周之業已哉。

自初生此二賢時。而繼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太伯王季兩人皆可繼世。一迷一嗣。有異之為。而為者詩人借此一段。形容天意耳。注已定字。說天命定王季。雖此五句。雖說王季之能修德。亦正發明作對之意。宜一顧說下。勿以未受讓。既受讓。平說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兄居其上。而讓于其弟。若疑于不友。惟王季不拘拘形迹。而慨然受讓。無所嫌疑。惟知兄意之當承。不知有國之可利。故曰。因心則友其兄。即以其讓為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遂。此是兄弟間所難處字。本上二章西顧之眷。作對之命。來歸受命。既困已足厚了。王季又益修德。以厚之也。故謂之篤。修德以篤。王季原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錫光就緒。篤慶可說。蓋使王季不能修德。以篤。則人將議太伯無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篤慶。天下後世始知太伯之讓。為崇德以保國祚也。而知人之明。益彰。斯讓德之光。非王季錫之。而何進用三則字。語意極密。言其心一惟友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篤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德皆所不知也。宋註將連來形容。故先着一避字。提起疑于不友。而

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密。受讓以繼先言。就指王季本身。有四方以祿後言。雖指文武。亦要見王季所貽意。與上章卒成王業。并下章受祿施于邦。皆是此意。○莊紱曰。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若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德。太王必不肯棄嫡。王季又避。背亂宗。亦必不能及文王。惟太伯晦迹于采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其宗祧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之思。故能處其位以開文王。周家之慶。于是乎篤。而後世亦謂三讓于不喪耳。不然。王季處子也。受祿無幾。以啓文武。克有之業。豈當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國系當弱小時。其子孫多賢。而厄于卑勢。未能振起。及其外難已甚。國體日蹙。而繼統之際。又多有所論。或後嗣付托不舉。而坐廢勤勞之績。或支子才庸。而望而不無傾宗之心。內憂將作。賢哲不免也。就有如太伯王季之事。○攝選次。非國之禍也。周以失國。而國勢日益振。廢長立少。非國之禍也。周以立少。而後嗣愈盛。豈非天命有在哉。○延陵季札。諸位諸樊。皆非不美也。然而

詩經卷之二十四 大雅

自初生此二賢時。而繼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太伯王季兩人皆可繼世。一迷一嗣。有異之為。而為者詩人借此一段。形容天意耳。注已定字。說天命定王季。雖此五句。雖說王季之能修德。亦正發明作對之意。宜一顧說下。勿以未受讓。既受讓。平說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兄居其上。而讓于其弟。若疑于不友。惟王季不拘拘形迹。而慨然受讓。無所嫌疑。惟知兄意之當承。不知有國之可利。故曰。因心則友其兄。即以其讓為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遂。此是兄弟間所難處字。本上二章西顧之眷。作對之命。來歸受命。既困已足厚了。王季又益修德。以厚之也。故謂之篤。修德以篤。王季原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錫光就緒。篤慶可說。蓋使王季不能修德。以篤。則人將議太伯無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篤慶。天下後世始知太伯之讓。為崇德以保國祚也。而知人之明。益彰。斯讓德之光。非王季錫之。而何進用三則字。語意極密。言其心一惟友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篤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德皆所不知也。宋註將連來形容。故先着一避字。提起疑于不友。而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密。受讓以繼先言。就指王季本身。有四方以祿後言。雖指文武。亦要見王季所貽意。與上章卒成王業。并下章受祿施于邦。皆是此意。○莊紱曰。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若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德。太王必不肯棄嫡。王季又避。背亂宗。亦必不能及文王。惟太伯晦迹于采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其宗祧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之思。故能處其位以開文王。周家之慶。于是乎篤。而後世亦謂三讓于不喪耳。不然。王季處子也。受祿無幾。以啓文武。克有之業。豈當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國系當弱小時。其子孫多賢。而厄于卑勢。未能振起。及其外難已甚。國體日蹙。而繼統之際。又多有所論。或後嗣付托不舉。而坐廢勤勞之績。或支子才庸。而望而不無傾宗之心。內憂將作。賢哲不免也。就有如太伯王季之事。○攝選次。非國之禍也。周以失國。而國勢日益振。廢長立少。非國之禍也。周以立少。而後嗣愈盛。豈非天命有在哉。○延陵季札。諸位諸樊。皆非不美也。然而

季子無事伯之聖諸製無季歷之賢卒至釀而諸精不數世而與滅此無他不
幸不友以至于敗也其親周家猶德累仁之義矣相繼萬萬歲○清石室詩
云太伯去之其去也得聖人之清王季居守其居也得聖人之任而道皆有
合乎時中也故周公稱王季為因心孔子贊泰伯為至德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類克長克君王如字此大
邦克順克比克比克于文王其德靡懈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類春秋傳樂記皆作其類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
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當慶刑威也言其賞不情故人
以為慶稱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備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干也惟
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問之
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
而延及于子孫也

而延及于子孫也
王季之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而不本于天哉維此王季其心也帝
時經集成卷之二十四 大雅 五

度之使之尺寸分明而有以妙乎裁制之宜其德音也帝藉之使之遠近洋溢
而有以壯夫非問之言天之然相于王季如此是以德無不備事有足非也則
能辨是非于疑似之間而克明焉人有善惡也則能察善惡于混淆之際而克
類焉且動于教誨無有怠倦之意而師道立矣何克長耶公子實詞無有辭濫
之失而君道舉矣何克君耶其王此大邦也慈和一布而羣下莫不備服何克
順耶誠意一孚而上下交相親愛何克比耶然是六者之德不特顯乎一時已
也且比于文王之後久而彌光無一毫之可悔焉若此者何莫而非帝度帝類
之所為哉夫惟王季有此盛德足以既受帝祉而所作對之命施于孫子而咸
一統之業也天命王季如此是德繼其安民之業矣
疏解此章上十句言德本于天而無憾于後下言福受乎天而延及于後蓋有
是德故有是福也帝度其心者指天喻其衷使之心有定衡分毫不差長短
隨宜而能制義理之要也此古今論德從出不與新舊對君稱其德音謂王季
之德純粹而周與因之類然清靜也此見天之所以厚王季者至此其德之所

以全也下遂傳言王季之德直至厥後皆承此二句說德音必本于明德故永
說其德克明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以克明提起作主克明以事言是非能坐
昭克類以人言善惡能剖分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則平政而君道得克
順者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也克比者上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也皆重在一
邊然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及後諸民也故又着王此大邦句要
見嗣太王岐周之業其德靡懈必至于文王者俟諸後聖而不惑之意靡
懈即無歉之意茲德有未至則雖當其身猶有遺恨今其德至于其後猶尋何
道恨乎和昆湖云此二句有二意蓋世世文王則貽其德至于其後猶尋何
德如文王則聖神之繼起又推下其為盛今其德至于文王而猶無遺恨則遠
而彌光矣而不惑其德盛矣既受帝祉即前之作邦作對而受祿無喪者孫子
就文武說即奄有四方但此處只歸重德之德上見王季之德能裕後也○
按左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昭昭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
倦曰長克長刑威曰君慈和備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

不怨作事無悔與莊可參○王季之立人皆以為太王之命也而不知建天尺
之太王不得而私也人皆以為太伯之讓也而不知天寔主之太伯亦不得而
私也故曰受帝祉○徐徵云長幼之分天之所定有國者傳之嫡長常道也
中道也故叔齊不代伯夷季札不代諸樊宋襄公傳位于弟而遺穆公穆公之
嗣公子目夷甘處子臧之節而致襄公之敗今王季乃隔何哉君人者天命所
係聖人有權未嘗執一也况其修德光足以成百年之祚乎彼有取爾也○註
中前是以字承度類來後是以字總關上文來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飲奠先登于岸○寄人不恭敢距大邦○叶下侵
阮但共王赫斯怒曰愛整其旅以按○但旅以篤屬祐○以對于天下○
已未會也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
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飲飲之動也奠奠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
道之極至處也寄寄類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但往也朱

時經集成卷之二十四 大雅 五

既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族周師也按邊也祖族寄師之往共者建
結爾對否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欲則窮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
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
也是以爲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
往焉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各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
畔援欲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軍譚然繼王季者文王也天命文王何如蓋文王之德由天縱天若有言以謂
之曰彼人以身游于世每覺內之不足故有所舍而他就就謂畔援爾其以道
制分而無然舍此以取彼焉人以世擾其身每覺外之有餘故有所拘而厚至
是謂欲爾其以理御情而無然肆情以拘物焉夫人惟有是二者則迷于私
欲之境而若墜諸淵耳惟無是二者則守其無欲之宗而乃登于岸道之極至
若衆所仰慕而爾獨先陳之矣夫文王之德惟天所命如此則其見之行事者
何莫而非奉天之命乎是故客人不恭敢拒大邦惟小扶弱之命擅興師旅以

歸德成

卷之二十四

五

侵阮而往至于共其可怒甚矣文王于是赫怒震怒憂其族以邊寄族之往
共者焉所以然者蓋以周邦之大諸國所持以維持者也屬國相侵而不顧則
周家之威靈損矣今舉兵以爲密則王靈以振國勢以尊不有以厚周家之福
乎方伯之尊下之所賴以無恐也一方偏亂而不討則人心之仰望孤矣今舉
兵以邊密則密者以除小者以恤不有以對天下之心乎此其伐密亦因其可
怒而怒耳何嘗有畔援欲之私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命文王以純德下言因承天命以伐密也先言天命文
王無私以造道見得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以私意而伐之也無然字實有
得活辭方山云無然雖不可作戒意亦自有天命其如此之意故註曰猶言不
可如此也下可謂自然凡人之心有介限之可守無端而去之是之謂畔
援舍吾之所有非以正自守也凡人之心舉無欲之是皆無端而附之是之
謂畔援附因緣如米實其粒達之類心先物而動有何可欲而發之不及發
是之謂欲謂物之初交于心而引動其欲也初來心而入有何足慕而滿之不

從深是之謂美謂此心牽引于物愛慕而玩好之也所欲所羨如聲色貨利之
類畔援字一應有畔必有援故美二字一應有欲必有美四字要若入細畔
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欲美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
而慕猶未免理與欲一常人有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畔援欲美
便是岸其機關甚故曰先覺註云先知先覺者蓋此心無欲自然虛明能見
道也先覺對人之有于欲而不能造道之極者而言則人爲後而我爲先矣涉
水以岸爲極故借以爲道之極至身先登岸岸然後能採援生民之陷溺故下
文云帝謂與天賜不同文之賦下是在登岸先一層本句乃指造道極至
指上合天意說也人卻誤看註中先知先覺句遂認向聰明天授講字全不
着力大非○客人侵阮只是虛障而曰不恭敢拒者蓋古者諸侯出師必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文王爲方伯密不請命以行便是不恭敢拒了○朱豐城曰密
之敵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但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
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蓋祇只是命將非自將也過

歸德成

卷之二十四

五

者彼人而我禦之也○胡新安曰此是文王與師之始詩人必原于天之所命
以見文王之怒非出于已私也○密二句平看二以字皆本伐密來○通解曰
密封于太王而受命既同培植于王季而受祿無喪周家之祐舊矣過密則太
王所蒙者自是而益重王季所培植者自是而益固周祚有不爲乎仁足恤
小義足禁禁不有以答天下之望乎曰對自是文王見理真而此心不動
一意奉若天道處○彭慶陵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于私無欲則剛大而不
溺于欲故能造道之極也○畔援欲美皆攻取之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
卽道岸矣雖赫怒振旅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爲周祚也則天下也即此
是道岸也豈畔援乎豈欲美乎○馮吉人曰行師之際惟心最易動王伐密
伐密無畔援欲美所以爲聖人之師當有私意便非常謂意矣
振其在京○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命文王以純德下言因承天命以伐密也先言天命文
王無私以造道見得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以私意而伐之也無然字實有
得活辭方山云無然雖不可作戒意亦自有天命其如此之意故註曰猶言不
可如此也下可謂自然凡人之心有介限之可守無端而去之是之謂畔
援舍吾之所有非以正自守也凡人之心舉無欲之是皆無端而附之是之
謂畔援附因緣如米實其粒達之類心先物而動有何可欲而發之不及發
是之謂欲謂物之初交于心而引動其欲也初來心而入有何足慕而滿之不

擊之兵既過，人遂從阮瑯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國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遷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公在京兆府咸陽縣。

申繆以伐密之事言之，惟此文王安然在岡之京，主致決勝之策，而所擊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瑯而出，以侵密焉。斯時也，王師所至，若蹈無人之境，所陟高岡，即為我國矣。高岡之上，有陵阿焉。今高岡既為我有，則無敢陳兵于此以拒我，而陵阿乃我之陵阿矣。高岡之下，有泉池焉。今高岡既為我有，則無敢飲水于此以拒我，而泉池乃我之泉池矣。夫密人既服，則歸附日衆，有非昔邑所能容者。于是度其高原之勢，以為新都之建，地以阻山為固也。而此僻原則在岐山之南矣。地以帶河為險也，而此僻原則在渭水之側矣。夫萬邦諸侯，素係心于王室者也。今則慕岐渭之聲靈，而莫不仰是邑以趨向矣。其諸為萬邦之方，于四方下民，素傾心于王化者也。今則思岐渭之盛德，而莫不望是邑以歸往矣。其諸為下民之王乎？夫文王之伐密，作都如此，是能繼其安民之事矣。而何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十

莫非天命之所在哉

疏解此章上七句，言安密都而兵威之無敵，下言建新都而人心之攸歸也。依字就心上說，與湯之不震不動武之無二無虞同意。見文王雖赫怒，未嘗離武，當怒而怒，雖怒亦安，仍然無所擾。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侵字，即此意。與潛師掠境曰侵者不同。陵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岡下，阿陵之大者，池泉之所漸者。言陵泉則阿與池在其中，故註只以陵泉言之。兵法左山陵右水澤，故特言無失無飲，我字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便若屬之我耳。不重在得密地，要重得密人之心。說密人既服，歸附日衆，故度地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此。岐山在後，是阻山為固，渭水繞側，是帶河為險。雖見新都形勢之美，實重一片安民之心。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俱就人心上作已然說。要見人之歸向文王，雖不係邑之作不作，但仰建極之地，則維翰之思有所主，親民之地，則孔邁之情有所依。故昔在岐周，則太心係于岐，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于此。若以方為切，則王為君王，即非所以

論文王矣。夫既過其師，又入其地，又作都，以撫有其民，以平有所，昨投飲矣。而天定命之，在文王初無意也。○文王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都于豐，今按史傳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何歟。孔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之陽，是去程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程程程，與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鄭多嫌此是豐，故云從從從都于豐，知此作程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今按則書無文王在程之文，亦無程程程等字，此必是偽書。而文王之兩遷，止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證，此外無可據矣。宋子信之，其亦有所考歟。○又按疏義，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勳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華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衝，車也在上而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十

在今京兆府鄠縣城也。史記：崇侯虎，諸西伯子紂討四西伯于美里，西伯之臣聞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諸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滋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述，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申繆然天命文王，不特此也。帝謂文王，爾有明德，予實眷念之。養德之未至者，猶有聲色之可尋也。爾有明德，中涵默今之不事也。喜怒之不形也。何有于聲色之大乎。德之未達者，猶有夏華之可指也。爾則至德淵微，不務乎侈大也。不事乎紛更也。何有于華之長乎。且又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有識也。而不自用其識，有知也。而不自用其知，惟奉帝則以周旋而已。凡此皆爾之明德，而為予之所眷念者也。大文王為天所眷如此，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帝于是又謂之曰：崇侯侯虎，逆天害民，乃爾之仇國也。爾當往討其罪，爾爾兄弟，助

好之國以商鈞援之具與商衡之車以伐崇鳩是文王之奉天命以伐崇如此

此章上六句是天啓聖人之德下命之以行天討也此帝謂既前不同蓋此因文王已有其德而春之故彼曰無然此曰予懷也予懷一句該下四句不大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華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為已甚之意不大不長乃詩人活詞非謂稍有聲色夏華而但不大不長也此其見文王以聲色為粗迹以夏華為過動而惟以爾默為元神言詞俱化何有聲聲容貌若愚何有于色居之以謙何有侈大無為自神何有變華不識不知是全不用其私智非清蕪而不露也天理之自然曰則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知謙原賦于天但有意明知謙便非天理本然文王惟不作聰明自與帝則渾合亦無兩層意此與天之無聲無臭維玄維默相契故帝顧之仇方要看得大崇侯助紂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仇諸已也○嚴氏曰崇侯助紂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助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

卷之二十四

奎

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其意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商兩句提起看同爾兄弟對鈞援二句看同爾句是伐國之助以商二句是攻城之具然同爾非徒借援亦見人心共誅之也既車高衡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禦前末句承上三句說上意伐崇疑于私意此章伐崇疑于私仇故章首各以帝謂發之以見天理在所當伐而非出于私意也臨爾爾爾崇侯助紂為虐連連依誠言安安爾爾是類是禍是致是附

以無拂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繼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妥不轉也煩將出師祭上帝也禱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進軍法者謂將帝及車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弗弗強遠貌仇仇堅壯貌擊縱兵也忽滅拂展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繼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殺伐從嚴告祀禱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

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申謹以伐崇之事言之文王承上天之命與討罪之師其始也但見臨爾爾爾然徐緩謀之而不用也崇侯則言言然高大縱之而未攻也執訊則連連然相續而不絕也攸誠則安安然詳審而不暴也以征討出于天也則是類焉而告其罪于天以軍法造于古也則是禱焉而昭其罪于神若此者非有所怯而畏之也正欲致其自至使之來附而保全之也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致討不殺乃固存之仁如此也就放以為佳而侮之乎及其終不下也臨爾則弗弗然強盛其原飭也崇侯則仇仇然堅壯固自負也于是是伐焉而聲其罪以討之是肆焉而縱其兵以攻之是絕焉而覆其宗是忽焉而滅其國如此者非有所貪而利之也蓋以天討不可以復留罪人不可以不得耳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伐絕不貸乃推亡之義如此也就敢有異議而拂之乎是文王奉

卷之二十四

奎

天命以伐崇如此是能繼安民之事矣然何者而非天意之所為哉夫我周之業基千太王衍于王季昌于文王祖孫父子世德相承其所以垂八百年有道之長者誠非偶然矣後王可不思以繼之哉疏解此章上七句言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服下言斷之以義而天下無不從開閉是設之而不用言言任其自來而不即攻也蓋雖負固不服而文王尚未忍絕也執訊獲醜還自我師言猶言有此等人耳若說執其訊獲其醜恐于徐戰之意不妥貼連連是不爭先安妥是不暴怒討罪出于天故類之兵法出于古故稱之亦以昭其罪于天神也致者使其奔命而來附者使其納款而附不專指崇侯來附亦無不全其命也此句總承上五句大緩攻徐戰似有以起人之侮而四方頌其仁則人皆畏服而無敢為應援之舉是無傷也看下一段見修厥德于三旬動王師于再舉意蓋決意用兵以戰攻之矣弗弗言必攻也仇仇尚負固也伐聲其罪以代之肆縱兵以攻之絕於其世忽滅其國夫伐肆絕忽似有以起人心之忌而四方服其義則人皆順從而無敢不從也

之心是無拂也○考索曰漢書稱高祖封黃帝里尤于沛庭管仲稱里尤作劍
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豈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歟○按
氏于周禮師注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季本不然而其說謂黃
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拒戰阪泉遂敗也何得與于祭此其理亦正○左傳
文王四祭而伐之軍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墨而降凡兵行則為祭
止則為學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學而自服也四方之就天下說然竟之而反
畏服無敢為應援之舉滅之而反服從無復有疑二之心此何以故蓋仁非委
靡故雖緩攻徐戰而不敗人之侮義非暴虐故雖縱兵滅國而不拂人之願此
其所以為聖人之師○四方兩字與監觀四方相應四方無拂正見文王得人
心順天命奄有四方處○前云緩攻徐戰告配羣神以致附來者又云及終不
服則縱兵以滅之可見緩攻徐戰與終不服對告配羣神與縱兵對以致附來
與以滅之對又玩始攻之緩戰之徐是總釋開闢五句意非力不足二句是起
下致附來及其終不下而肆之是總釋第二句意天誅不可以留二句是起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去

其德也○陳伯玉曰善人與惡人皆為國之虐文王伐紂伐崇正是除民虐
以應上天求其德而于兵戰誠不得已而用之也仁之至義之盡斯為帝王之
師也彼漢之北伐流而為唐之東征而為騷亂在其為仁義哉○鍾伯敬
曰古公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備統至不露嫌疑形相大
要歸之天意開口便把上帝求其德出綱領所謂真民不獨指王季古公時言
天預知有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不得不立王季况王季又復賢明帝貴
王章詳言之古公亦承上帝求其德之意以立王季耳而謂文王四章詳言之王
以終古公上承天心立季傳目之意即家王季繼統于此矣○此文王不及
武王若以為古公諱其商之迹獨于王季章以施千孫于一語暗帶之以當代
人言當代難言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沈無回曰此述文王
伐紂伐崇之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降生也下何知之上帝作邦作對自太
伯王季知之蓋曰自太伯以至王季耳作對即指文王且通詩以求其為主
正而能對求其之天心者文王為盛以承天安民為主而順天安民者崇善二事

為大小序之說是也二說極有意說詩者不可不知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

六章言天命文王伐紂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六章章全直○此時當體貼詩人述民樂口氣不可直作詩人說恐所謂民樂者
只是隨君之所有而喜談樂道之耳分意依章脚東萊說此詩真有天下太和
萬物咸若氣象非文王與民偕樂何以致此○朱豐城曰前二章言德臺之游
親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
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
因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始將與賢者共之也○遇所建則樂于所事遇所
適則樂于所有遇所聚則樂于所聞無往非樂意却不須見出樂字○一說舊
以臺沼鐘鼓各開說固是不若言文王登臺而在闕在閭而觀沼觀沼而幸學
而民因所見而致樂之更有情耳

經始靈臺反經之聲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卷之二十四 大雅

去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
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氣視察災祥時觀游節勞
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
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
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申讀此民樂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若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文王與
民偕樂矣而民樂君之樂者其詞有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氣視察災祥時觀游
節勞佚也吾王之始有事于靈臺也經之而審其位次營之而正其方面但見
經營方始而庶民即已効勞于政治不俟終日之間而臺已告成矣此豈迫于
不得已之命而速以進其欲哉蓋雖吾王于經營之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
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此所以不終日而成臺之速也然則靈臺
之成亦何往不見其可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成臺之速下表民樂于趨事之心也經始只喚起之詞此

此及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前侯不得立焉。於論句是作樂於樂句是學。然作樂于梓雍故鼓鐘之有倫焉可樂耳。此二句語雖對待却是一串。於論鼓鐘於樂梓雍故鼓鐘之有倫焉可樂耳。此二句語雖對待却是一串。

賦也。雖似新妙長文餘皮可目鼓鐘達和也有軒子而無見日勝無軒子曰。賤古者樂師皆以特首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鼓鐘之聲而知賤賤方奏其事也。

申謹於論鼓鐘也。信乎其有倫也。於樂此梓雍也。信乎其可樂也。然使樂之將聞則其樂亦有窮矣。今吾民之得於觀聽者聞鼓鐘之聲達達其和則知賤賤之官方奏其事所謂有倫而可樂者尚未艾也。然則梓雍之鐘鼓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夫即此民樂之詞可見其得民之深而要其所以然者則由文王能與民偕樂故也。不然有臺池島嶼鐘鼓之具者豈直一文王哉。此可以想見其太和之景象矣。

既解此章上二句。味其作樂之樂下二句。則幸其樂之方始也。蓋有論矣。而

卷之二十四

太

樂者正可以娛樂君子于未艾也。此便見民樂文王之樂處。不重民之樂聞不厭上。○張平符曰。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聞鼓奏必自鼓始。故曰達達而知方奏也。方字即正字意。幸其未艾也。賤賤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薛方山曰。享樂者常憂任勞者乃逸。文王既勤止故民望靈臺而求樂。靈臺而相樂也。不然楚與章華而致譏。秦阿房而召亂。又歌鼓琴而民思殷樂。庶幾而民泣。況于樂乎。

靈臺四章。章六句。二章四句。東萊曰。民曰。一。靈臺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下武章全。通詩美武王。要歸重武王身上。前四章言武王之孝能繼先。末二章言武王之孝能裕後。須以配京句作主。下求德配命正配京之義。即從承先上看出路後求皆是配京內事也。○孝即為德。所以作求者在此。所以配命成早者在此。所以昭結求詩亦在此。要重承先意。蓋承先因以裕後也。武之創

發其育。武疑有參于先烈。不可為子孫調。不知小變。天下大常。反經歸于合正。直捷三后之心。而印合之篇。內不言豐功。祇稱直。直世德作求。揭出一目光。明心事。言諸天下後世。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配于京。○此章美武王能繼先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申謹賦下武者曰。一代興王之業。必先世相承。有以累之于始。而後後世受命。有以成之于終。我周之業。自文王而始。至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造周之哲王也。然邇而上之。又有其勤王家之王季。肇基王迹之太王。聖聖相承。世濟其美。不代有哲王乎。夫追王以來。皆得尊之為哲王。而文王既沒。遂得策之為三后。惟此三后。創維維之開定。邑程聖之界。千秋萬歲。現現在焉。白我觀之。

卷之二十四

充

盡在天云。苟為子孫者。不克繼先。先緒則于在天之神。為有保矣。惟我武王。則能盡繼述之責。大一統之業。觀其嗣位而後。遂都下。第京。據形勝之首。開帝王之機。是即前人之所欲為。而不得為者也。創創得祿。而繼繼。文作符子。遂而益光。乃克配三后于錦京。而無愧焉。其繼先之業何如哉。

既解此章上二句。本其先世之緒。下美其繼世之功也。紹在天。看下文義自見。單就武王身上說。言三后而下。惟武王能繼周也。人接後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家最大。據此則武王即後京。繼其祖武之武。却是合朱子以為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萬世同也。夫三后在天。既兼指太王王季文王而言。配于京。明指為武王。則文武不當非別。且下武維周。贊美之語。以為後人能繼先祖之武。似也。世有哲王。以創業言。哲字已合世德。配京是創制。係承父作子。遂而有光無愧。意此不止繼位。有益大其緒之意。必曰配京。以武王都鎬故也。鎬京之樂。天人交與。即子孫萬年之曆服于此。而歷京字不宜輕看。此處德字且緩說。下章方推其所以配京者。而于德也。

王配王京世德作求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若

皆天理之所在也武王則于世德而仰以求之通其意之所必窮順其時之所

見于事者如太王修德行政王季積功累仁文王發政施仁之類乃三后所

以進周者其是即世德所在也作求以有恭釋標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觀三

后世德累積已久而臨陳處尚多至武王之時如拘常守節不致起精神為之

親親則世德之銷沉久矣世德作求武王之以述為作也創三后未有之事賦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事者信而德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

世德二句王侯爵族世德

一有受卿解連一求言二句

世德二句王侯爵族世德

一有受卿解連一求言二句

世德二句王侯爵族世德

一有受卿解連一求言二句

世德二句王侯爵族世德

一有受卿解連一求言二句

民遂皆親之為法焉然所以能法于天下者蓋由武王能求言孝思而所以求

世德配天命者存諸心而不忘體之身而不怠果能為永世克孝是以其孝為

可法耳孝可法而人法之此下土之所以承式也歟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孝為天下之法下則推本其孝之純也前重孝字此重式

字式本字來未有字而不式也孝思即求世德之思求即配命之求但配命以

理言孝思就純心上言恭孝以思而通凡三王不能告諸其後者俱從察察中

曲揣之求字直從其誠懇惻上發來所以能久自人法之曰式在我可法曰則

維則意甚活當辨緒則緒緒當變通則變通有國以國孝有家以家孝盡立受

申魯昭廟服就業上說謂繼先之孝與日月爭光武王無一念一事不可對祖考即無不可對上天亦無不可示子孫則加百姓刑四海煥然烈于重光而自之聲基勳家範奉者自我而益顯矣此可見武王心事光明洞達處○順德有主民說者有主君說者有兼君民說者案上孝思維則有來孝為順德則武之孝思即應武之順德兼君民說義方渾全

昭茲來許繼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昭茲四句辛丑會試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茲聲相近古詩道川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繼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市諱夫武王能繼先緒序其道之昭明固如此矣然則守一道武王之所以制業即後王之所以守成也來世子孫荷能幹之式之世德之求孝思之未不敢自外于成憲焉吾見真積之久有以得來命之本感格之餘有以契聖範之全於萬斯年而天祿之集于五位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配乎天命者也吾能法之天不將以命武王者而命我乎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主

疏解此章昭茲二字提起下言後世能繼武王之道則可以得天而久其福也來許帶下看繼繼武亦如武王之求世德求孝思耳萬年言其久非壽也受天祜只是常守富貴而為天子意昭茲武王昭之繼武受祜後王繼而受之聖範繼世者說却歸重在武王有以貽謀上○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遺足以福後世者如此○此章見劍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祜四方來賓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上二句庚戌會試

賦也賓朝賀也周末恭強天子致昨諸侯皆賀還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申雖然天人一理天心之所助順即人心之所助信也夫既受天之祜則四方諸侯莫不修職而來賓玉帛輸于萬國朝賀協于九畿而所以相結順德者猶之在武王焉吾知上下同心而一人不思于孤立親疎協力而王至不憂于無輔萬有斯年而多助之極于天下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成乎王字者也吾能法之人將不以信武王者而信我乎夫祖武所在而繼之者可以兼天命

可以係人心則是武王之所以繼先者即其所以裕後也斯可謂達孝也已疏解此章上二句是得乎天命下是因以得乎人心也四方來賓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來賓與有佐相應蓋四方既歸則肅屏自厚是四方皆我之佐助也天命不出于人心人心之所歸正天命之所在諸侯皆朝則百辟群后皆我周之屏翰故曰有佐要見歸武王者亦歸于我之意○上章是天與此章是人歸○此兩章見武王配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也○詩中德命孝字註中道字無大分別自前王得于身言曰德自後王繼前王言曰孝自德之理言曰命合而言之曰道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貫通非有誤也

疏王有聲章全首○通詩八章前四章是詳前聖選豐之事而舉其克君下是詳後聖選錫之事而舉其克君相分之一章是選豐之由二三四章是詳其選豐之事五章是選錫之由六七八章是詳其選錫之事克君意各就本章說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主

總不外安民之意○大意言文王之有聲者以其安民也夫既為平安民則豐已其客不作乎然作豐之事何如蓋曰以追先人安民之孝耳夫追來享而作豐以安民此功之所以著明也惟其功之著明者為平安民故天下舉欲以安皆歸于文王也夫然則功之成而文王其親見之矣至于武王選錫則天下諸侯皆歸于武王猶京亦不吝于不選矣然選都立業而教民其首事也故有辟雍之作而天下咸服焉然其選錫之始亦豈徒徇一已之謀哉必卜而決之而後始成之也非惟始無所苟而以善其終亦豈徒徇一時之計哉曰謀及其孫其謀之周也何如夫然則王業成矣此所以各以克君贊之也

文王有聲通音行聲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蒸哉

通求二句丙戌江南

賦也通義未詳疑與率同發語辭嚴大蒸君也○此詩言文王選豐武王選錫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正義】武王有聲者曰我周自岐山肇興以來豐邑遷而王功著銘京師而正
樂典亦思作豐作鎬之本意乎蓋我文王之有聲也光四方顯西土甚大乎其
有聲也而果何以致之誠以當殷之季民之不單甚矣文王切如傷之親惟求
天下之安寧直親見其成功然後此心始慰是以天下之人悅其仁而頌其德
蓋遠邇之聲者此也文王安民之德至矣信乎其克君也哉

【疏】此章上四句言文王得譽由于安民下贊其君道之盛也有聲是通詩呼
起目所以有聲處全在下求單觀成蓋君道是不至若名不揚而文王之尤
四方顯西土與聲名洋溢于後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求寧二句申說俱以
心言此中天下二字須重看大意云非但使在漢歸心致治進化已也必欲求
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此便令各民首肯為下伐崇遷豐張本以此存
心則其能為民而無負上天立君之尊故曰克君只緣文王遷豐換于自為故
先言其心之為天下為生民見無一毫私意于其間也○文王而有聲文王之
不聲也美里之囚未必不以有聲而致其辱也崇侯之醜未必不以有聲而致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七

【正義】此章是于聲不足以益文王而反足以累文王文王亦何樂乎有聲亦何
樂乎聲之通也然而疑之者止一封忌之者止一虎而文王之有聲則極
于郊岐江漢之間東游北游之境廣而南國之鄰是封與虎兩人必不能禁民
之口而使之不以聲歸于文王也故當時之文王可率天下之人民不事已而
事封而不能事天下之誰吟不譽已而譽封可舉六州之版籍不歸已而歸封
而不能舉六州之令聞不稱已而稱封則是通聲之聲蓋文王有以感之而非
封之所稱而美虎之所稱而忌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受命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正義】文王志在安民則都邑者民居之地也其容以不作于惟我文王受命
而伐方之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但見既伐于崇人歸愈衆又非遷邑所能者
者于是作邑于豐以為安民之地使斯民有所歸往而利樂其惠也夫文王之
遷都莫非為安民計其盡君道何如哉

【正義】此章言文王伐崇而因以作豐君道為克盡也重作豐上必從武功說起
者為作邑張本也受命四句一申看受命受伐崇之命于天也既伐句乃通文
以下須入民歸者衆故作邑以安之庶民可安而功可成耳夫伐崇以誅殘
民者固天意也作豐以求容吾民者亦天意也聖人所為惟求若天道豈不克
君○或云武功泛言凡裁黎伐崇皆是特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也
○文王受命斷應照皇矣章受命伐方之帝命而言後儒誤據詩辭遂有受命
九年之說幾看文王作莽操一流人矣大華名敬豈知文王小心服事遷豐亦
只與公劉遷豳太王遷岐一類何嘗有間于圖度之意乎本詩王后字而特後
來歌詠之詞不可認真文王已受命稱王也

【正義】此章言文王伐崇而因以作豐君道為克盡也重作豐上必從武功說起
者為作邑張本也受命四句一申看受命受伐崇之命于天也既伐句乃通文
以下須入民歸者衆故作邑以安之庶民可安而功可成耳夫伐崇以誅殘
民者固天意也作豐以求容吾民者亦天意也聖人所為惟求若天道豈不克
君○或云武功泛言凡裁黎伐崇皆是特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也
○文王受命斷應照皇矣章受命伐方之帝命而言後儒誤據詩辭遂有受命
九年之說幾看文王作莽操一流人矣大華名敬豈知文王小心服事遷豐亦
只與公劉遷豳太王遷岐一類何嘗有間于圖度之意乎本詩王后字而特後
來歌詠之詞不可認真文王已受命稱王也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七

【正義】此章是于聲不足以益文王而反足以累文王文王亦何樂乎有聲亦何
樂乎聲之通也然而疑之者止一封忌之者止一虎而文王之有聲則極
于郊岐江漢之間東游北游之境廣而南國之鄰是封與虎兩人必不能禁民
之口而使之不以聲歸于文王也故當時之文王可率天下之人民不事已而
事封而不能事天下之誰吟不譽已而譽封可舉六州之版籍不歸已而歸封
而不能舉六州之令聞不稱已而稱封則是通聲之聲蓋文王有以感之而非
封之所稱而美虎之所稱而忌也

王公伊羅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賦也公功也澤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
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

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

單傳夫文王之功顯于西土光于四方人皆仰之可謂濯濯其著明矣所以然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承先人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之所以著明也夫豐垣既築則有以達天下歸往之願由是四方無不望豐邑以來同皆以文王為楨幹而賴之以安焉至是則通觀厥成之功以冀通求厥事之心以慰矣不信乎王后之盡君道哉

疏解此章言豐功者而人心歸之以見其克君也四方二句一申意維翰如翰翰幹以立一板即釋其賴之以惠鮮小民賴之以懷保也此正民安功成之事而受王本舉之心于是慰矣或曰此處講法不可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于武王也亦非四方就六州之民言勿入諸侯乎方與求寧二句相合文王至此而三分兩亡矣豐垣猶為有形之勢維翰則為無形之勢此就得上人上見其克君也王公二句其說有四一曰上以承天意王季之德音帝度之矣文王之盛舉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主

帝之矣顧帝則而為周時者均之為帝祖之受也至于九齡之幼維新之命莫非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西顧之所眷而維翰穆穆有以繫答休命此王功之承于天意者何其赫濯也二曰下以順人心文王當六州歸附三分有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江漢汝墳之間人人與父母孔通之頌至二老來歸而知此勢之天下莫不傾心矣此王功之洽于人心者何其深摯也三曰前以承先人之志自契稷虞夏開科至文王昌生而有聖德素伯讓侯遂傳國于季歷以及昌而文王能克履前機作邑于豐以迓進求幸此王功之紹先人者何其奕奕也四曰後以開無窮之基夫戰黎伐桀于戈其處辟雍明堂禮樂於殷周質成湯故墟遷蹕門視瞻幸德克隆千家天王聖明忠慎備鑒于朝尊賢親親周官盡上代之家法開維翰趾二南落萬世之治平斯王公之開基于無窮者何其顯著也所以文考著績于當年而正位凝命定鼎開基特致意于神京首善之區者厥有由也而豐垣不甚伊濯也哉雖然三代之君其祖宗深仁至德素誠顯赫之弘功而其子孫所以享國久遠後世匹夫崛起非有大功得于民者

烏能如朔之延祚八百而過其曆也哉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孽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積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皆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于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串講夫文王遷豐如此武王遷鎬何如彼豐水固由東而注于海矣據厥所由乃大禹疏導之績為之也故武王繼緒之時四方諸侯皆得豐水以來同而愛戴武王以為天下之共主祀告之攸同者益廣視昔之維翰者愈光夫武王居豐而人心之大同如此非武王之盡君道不能致也不信乎其克君也哉

疏解此章原武王大得人心而著其克君也天之分野雖為最西由此而東向則八州其迴抱也地之形勢雖為最高由此而下趨則八州之水其順流也故曰豐水東注此二句輕只引起四方句而豐水而來歸意周都于豐水之西而鎬京又在豐水之東故四方臣民遷神禹之故道而循豐水以來同此則文王

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主

安民之垂緒而亦武王遷鎬之發源也攸同與上句有別上只同與歸附之心此是因其臣妾之歡維翰與維翰有別上見有其德賴之意此是與其政教之尊榮知武王居豐之時尚未為天子而人歸愈眾則豐邑有不能容而鎬京不得不遷故言此以為遷鎬家本王后只有君天下之德而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蓋就人心皆歸上見之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上四句幸那和天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廬家自后稷部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交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串講夫入歸既衆則自豐而遷鎬也其容已平故建立鎬京以示四方之極而

所以居重取輕者有其地矣。然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乃他務未遑。首作辟雍。以爲講學行禮之地。但見聲教四訖。自鎬而西而東。自鎬而南而北。無有一人不傾心于德化。而心悅誠服者矣。善治以善教。而益蓋。君道以師道而益光。皇王信于其克君哉。

疏解此章言武王遷都。以敷文而天下服。以著其克君也。鎬京乃詩中大頭腦。提起另講。周以鎬京爲宗。則未嘗不據形勝之地。但是爲民求寧。與後世遷都險要者自別。辟雍乃鎬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註講學行禮。又辟雍中實事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化爲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以自字皆帶鎬京說。言東西南北皆聖化所洋溢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授魏師。西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吾南土也。肅慎燕。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于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于江漢。其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亦互言之序也。思字重思出于心。

卷之二十四 大雅

未

疏解此章言武王遷都。以敷文而天下服。以著其克君也。鎬京乃詩中大頭腦。提起另講。周以鎬京爲宗。則未嘗不據形勝之地。但是爲民求寧。與後世遷都險要者自別。辟雍乃鎬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註講學行禮。又辟雍中實事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化爲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以自字皆帶鎬京說。言東西南北皆聖化所洋溢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授魏師。西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吾南土也。肅慎燕。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于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于江漢。其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亦互言之序也。思字重思出于心。

維王宅是鎬京

正

武王成之武王蒸哉

賦也考稱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茲者追述其事之言也。中述居鎬京之遷也。夫豈獨一己之見哉。彼下所以決疑也。惟王當相土之初。則考之于卜。以著其宅鎬之吉凶。惟趙正之而卜得其吉矣。武王從從而成之。而邑居之舉建焉。夫武王之遷都。不苟凡爲安民計也。不其克君也哉。

疏解此章言武王精神以作都而著其克君也。考卜是遷鎬以前事。四句可直說言武王考之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爲可與。于是邑居舉興焉。重考卜上。蓋爲安民計。所以不得不慎重如此耳。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維王者由王志先定。考卜以齊衆志也。正之是終考卜之意。成之是終宅鎬之意。此三句是神謀。而邑居作。成之兼宮室祖廟朝市學校言。克君就其慎創業之圖。以爲安民之計上說。○世之修短。雖曰在人。而形勢尚矣。自漢鑿昆明。而鎬京理。然秦之咸陽。漢之龍首。皆唐之大興。俱在百里間。而時遷新址。所以興耳。目就地利也。文武親父子而豐鎬各建。況于後世哉。

卷之二十四 大雅

未

疏解此章言武王精神以作都而著其克君也。考卜是遷鎬以前事。四句可直說言武王考之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爲可與。于是邑居舉興焉。重考卜上。蓋爲安民計。所以不得不慎重如此耳。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維王者由王志先定。考卜以齊衆志也。正之是終考卜之意。成之是終宅鎬之意。此三句是神謀。而邑居作。成之兼宮室祖廟朝市學校言。克君就其慎創業之圖。以爲安民之計上說。○世之修短。雖曰在人。而形勢尚矣。自漢鑿昆明。而鎬京理。然秦之咸陽。漢之龍首。皆唐之大興。俱在百里間。而時遷新址。所以興耳。目就地利也。文武親父子而豐鎬各建。況于後世哉。

疏解此章言武王精神以作都而著其克君也。考卜是遷鎬以前事。四句可直說言武王考之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爲可與。于是邑居舉興焉。重考卜上。蓋爲安民計。所以不得不慎重如此耳。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維王者由王志先定。考卜以齊衆志也。正之是終考卜之意。成之是終宅鎬之意。此三句是神謀。而邑居作。成之兼宮室祖廟朝市學校言。克君就其慎創業之圖。以爲安民之計上說。○世之修短。雖曰在人。而形勢尚矣。自漢鑿昆明。而鎬京理。然秦之咸陽。漢之龍首。皆唐之大興。俱在百里間。而時遷新址。所以興耳。目就地利也。文武親父子而豐鎬各建。況于後世哉。

臨天下以形勝而肇傳萬年宅中國大之基。錄天下以文教而立億萬年化境。天下之本也。孫不專指康王有無窮意。其子謂能收之子則指成王也。建都立學。立久安長治之基。則謀及于孫矣。謀及于孫千之無事締造可知。克君隆主。臨謀之遺說亦要說到安民上。蓋帝王之所以垂大統而為後世慮至深遠者。無非為斯民計。固非如後世自私自利之圖也。○天下事自有不得不為者。不為其身必為其子孫。如康王之遷而武王不仕。繼世者不得不任其責。今武王既謀及于孫。而且貽其子以遺訓。則能教之子。夫復何為。惟坐享成。同之治也。以恩服之心而已。○陳卧子云。我周既為天下主矣。終不能常居有履之。鄉安宅。秦侯之邑也。明其我不遷而後之子必遷。我之孫必遷。及今不棄新命之期。則與之會以定萬世之業。而我後世子孫或征或安之心。或聽臣下之議。而夏商之故都。基宅中之坦道。豈不失此河山之固哉。而况直隸之除。靡麗適度。安定之後。勢動為難。此武王所以決策也。夫武王老矣。而成王尚幼。擇世而後。未可知矣。而不為之計深遠。欲貽子孫以常安之道。豈如是耶。而何以為天下君也。○時論云。武王嘗曰。凡所以安其孫者。正所以安其子也。何則。武王未暇後世子孫之事。在武王。武王既歿。其子成王矣。假使武王受命之後。不先有以固其根本。而後世子孫以久安之業。而徒為子孫計。安得吾恐異日幼君即位。其綱維拮据之勢。有更難于開創者。是武王欲其子以安。適貽其子以危矣。况其孫也哉。惟于開創之初。預為卜世卜年之計。知國勢所由振者在建都。而人心所由牧者在典學。故豈可已。洛可。洛可。庶幾枝可。枝可。而必卜鎬京以控天下之上游。建時雍以為天子首善之地者。凡所以固不拔之基。立不易之制。使子孫萬世傳之無窮也。是以一傳而盛者。再傳而不衰。一世而安者。百世而不危。為之孫者。且得藉其休而謂為之子者。反不獲享其成也哉。○文上之志在追孝。故其事不謀之。子武王之志在建學。故其謀直可及之。○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輔慶源曰。每章皆言垂範以輔之。者。不獨以見其安民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子孫天下無道。故其言不一而足耳。○此合上章上見創業之不一。

卷之二十四 大雅

詩經集成

苟是安一時之天下。所以諱其始。此見垂裕之不輕。是安萬世之天下。所以諱其終。○楊伯祥曰。此詩見文王遷豐而造王業于始。武王遷鎬而成王業于終。且遷豐而本于武功。則文非不足于武。遷鎬而敷其文教。則武非不足于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有周王業之盛。不偶然矣。說者謂豐鎬天下之險。洛陽天下之中。則人並建之為開國之至謀。而後世定都言形勢者。皆本于此。然曰犬戎逆而西都。不守鎬京。而東都。不據形勢之說。安在哉。史遷云。形勢雖強。必以仁義為本。誠知要也。○劉安成曰。允文允武。而此武功。則非不足于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雍。則非不足于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附錄全章。趙鳴珂文。井文評。以資觀覽。○詩諱豐鎬之遷。周之所以王也。夫遷豐而王業盛矣。遷鎬而王都定矣。文武不洵有克君之德哉。嘗觀聖王創建人。皆曰有德易以興。而不知亦得地勢。地勢得則上應祖宗十數傳之業。下登子孫千百世之基。地蓋人傑。非偶然也。若我文武可咏焉。試以文王遷豐之事言之。夫文之遷豐也。自程而遷也。而豈遽遷哉。考諸諸征未命之先。豐非文有也。一自文王聲靈于岐西。而求寧親成命斯受焉。崇廟化。文王一旦奉天討以滅之。武功亦云茂矣。由是而新邑。作為城。則伊瀆也。豐則伊也。文之意蓋曰。我先人膺風沐雨。以有此疆宇。傳至今而不克。慨弘前緒。非孝也。抱憂作而功績者。明來歸日。聚四方。不皆賴維翰之力乎。至是而所為求寧者。始無不寧。并所為成者。已無不成矣。然文王不於遷豐而登其作也。哉。試以武王遷鎬之事言之。夫武之遷鎬也。又由豐而遷也。而豐何自哉。稽諸神禹治水之後。豐始東注也。一自武王續隆丁宅鎬。而故同維翰。都斯建焉。鎬京真武王一旦繼豐邑而營之。鼎造既已。隆矣。由是而辟雍。立焉。學于斯。講也。禮于斯。行也。武之意蓋曰。我文考靈。靈鐘鼓以振興。文教。雖自今而不克。化新首善。瞻瞻也。抱學建而六字從風。神謀。陽吉宅鎬。不已卜年世之永乎。況乎源遠流長者。且有以貽孫則本榮者。渥者又何論。然武王不於遷鎬而大著其績也哉。○雨大比。雖然。時格律天成。而餘韻參差。如造雲雲。參差兩意。稱。

卷之二十四 大雅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王維辟。

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繼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有一十四句。鄭語：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上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辨，非言文武者，非一安得謂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皆因此而誤耳。

詩經集卷之二十四

大雅

金陵陳翰章書

全

詩經集卷之二十五

大雅

生民之什三之一

生民章全。此詩尊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前七章足以及配天，末章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而格之，述者正以行禮有配天之德也。大意重稼穡上而有相之道，則全詩綱領也。細分之一章言其受孕之祥，二章言其降生之異，三章言其見棄之異，皆為下文教民稼穡張本。四章言其種植之志，五章言其力穡而豐，六章言其福種而豐，七章言其祭祀之事，所歷終稼穡之功也。八章言南郊格天之禮，正本其教民稼穡上言，以稷久有相天之功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詩經集卷之二十五

大雅

一

紀得志以享謂之禋，祀郊禋也。弗之言放也，放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禋，蓋祭天于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禋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配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禋，天子所御帶以弓，綯授以弓矢于郊禋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速敏也。歆，飲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胎也。生于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禋，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欲飲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于天，固有以異于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于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牛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鱗，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固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申義：厥初生民者，曰人知今日之祭配天以稷矣，猶知后稷之德，真可以配天者乎？今本其初而言之，彼厥初所以生我周人者，是惟有郊之女曰姜嫄焉。

易考後稷賦

賦也。陸氏勝於李。李愛食也。值人伐木而收之。獲其遺也。以一粟種之。以一粟種之。也。嗚呼。聲也。單長。許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此異也。于是始收而養之。

〔申〕夫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于是始收而養之。其始也。量之。雖養。以爲必不免于牛羊之踐矣。而牛羊及。而適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之。是又置之平林。以爲必不免于荒蕪之中矣。而適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之。是又異矣。新以爲逢其適也。既而置之寒水。以爲無復有生理矣。孰知鳥也。以覆翼之。保愛周旋。若有其于焉。然使鳥不飛去。則何以試其哺聲之異。而啓人收養之機。而鳥乃去矣。后稷呱呱。雖開歷變。故之後。而其聲。單然而長。許然而大。充滿道路之間。聞者皆知其非凡兒也。是又不謂之大異乎。蓋天之所與人固有不能棄者。于是愛養始收而養之。其見棄之祥。又如此。

卷之二十五

大雅

四

〔申〕此章總見。見棄而履不能棄。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陸氏。牛羊踐履之地。其之陸氏。欲其踐踏而死也。平林人跡罕到之地。其之平林。欲其飢餓而死也。寒水。寒氣凝結之處。欲其凍而而死也。辟字者。牛羊見。以足趾踐之。如有愛之之意。或云。只是不去踐踏他。便是其愛。會伐平林。非伐者。收之。只方棄時。見伐者。乃自收之。轉棄也。覆是護寒氣之下。使氣之上。鳥乃去矣。或作鳥既倦而去。却無味。實草二句。重看見得。雖開歷變。故之久。而其聲。且長而大。此豈尋常之子。于此見非不祥。而爲靈異。疑心釋矣。于是始收而養之。總用在前。却承三段意。此合上章。上見其無生道而生。此見其有死道而不死。莫非天意之有在也。○徐敏強云。上章。因居寒生子。而如上帝之宰我。庶我之。禮祀也。如此則胡爲而又棄之。或者以爲不解。言或者。則疑心生于弔當耳。○不難。座人情所爲。乃反以爲怪。而棄之。無人道之說。所以終不可解。○或問。覆何以樂。曰。覆之生。無災無害。或者要如棄而棄之乎。鄭莊公。將生。妻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棄之。而牛羊。遷之。而養鳥。覆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者。雖當詩家聲口。未說亦勿。

大雅真。○此章上三句。以有次序。陸氏。舊近人居。而平林。則僻地也。平林。猶有人跡。而寒水。則人所不到之區。乃始而辟字。繼而會伐。轉而覆翼。天意可知矣。○許于是始收而養之。句。文原無正。請朱子補之。以爲前後兩章。通應。脈。妙。

〔申〕夫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于是始收而養之。其始也。量之。雖養。以爲必不免于牛羊之踐矣。而牛羊及。而適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之。是又置之平林。以爲必不免于荒蕪之中矣。而適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之。是又異矣。新以爲逢其適也。既而置之寒水。以爲無復有生理矣。孰知鳥也。以覆翼之。保愛周旋。若有其于焉。然使鳥不飛去。則何以試其哺聲之異。而啓人收養之機。而鳥乃去矣。后稷呱呱。雖開歷變。故之後。而其聲。單然而長。許然而大。充滿道路之間。聞者皆知其非凡兒也。是又不謂之大異乎。蓋天之所與人固有不能棄者。于是愛養始收而養之。其見棄之祥。又如此。

〔申〕此章總見。見棄而履不能棄。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陸氏。牛羊踐履之地。其之陸氏。欲其踐踏而死也。平林人跡罕到之地。其之平林。欲其飢餓而死也。寒水。寒氣凝結之處。欲其凍而而死也。辟字者。牛羊見。以足趾踐之。如有愛之之意。或云。只是不去踐踏他。便是其愛。會伐平林。非伐者。收之。只方棄時。見伐者。乃自收之。轉棄也。覆是護寒氣之下。使氣之上。鳥乃去矣。或作鳥既倦而去。却無味。實草二句。重看見得。雖開歷變。故之久。而其聲。且長而大。此豈尋常之子。于此見非不祥。而爲靈異。疑心釋矣。于是始收而養之。總用在前。却承三段意。此合上章。上見其無生道而生。此見其有死道而不死。莫非天意之有在也。○徐敏強云。上章。因居寒生子。而如上帝之宰我。庶我之。禮祀也。如此則胡爲而又棄之。或者以爲不解。言或者。則疑心生于弔當耳。○不難。座人情所爲。乃反以爲怪。而棄之。無人道之說。所以終不可解。○或問。覆何以樂。曰。覆之生。無災無害。或者要如棄而棄之乎。鄭莊公。將生。妻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棄之。而牛羊。遷之。而養鳥。覆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者。雖當詩家聲口。未說亦勿。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

〔申〕此章總見。見棄而履不能棄。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陸氏。牛羊踐履之地。其之陸氏。欲其踐踏而死也。平林人跡罕到之地。其之平林。欲其飢餓而死也。寒水。寒氣凝結之處。欲其凍而而死也。辟字者。牛羊見。以足趾踐之。如有愛之之意。或云。只是不去踐踏他。便是其愛。會伐平林。非伐者。收之。只方棄時。見伐者。乃自收之。轉棄也。覆是護寒氣之下。使氣之上。鳥乃去矣。或作鳥既倦而去。却無味。實草二句。重看見得。雖開歷變。故之久。而其聲。且長而大。此豈尋常之子。于此見非不祥。而爲靈異。疑心釋矣。于是始收而養之。總用在前。却承三段意。此合上章。上見其無生道而生。此見其有死道而不死。莫非天意之有在也。○徐敏強云。上章。因居寒生子。而如上帝之宰我。庶我之。禮祀也。如此則胡爲而又棄之。或者以爲不解。言或者。則疑心生于弔當耳。○不難。座人情所爲。乃反以爲怪。而棄之。無人道之說。所以終不可解。○或問。覆何以樂。曰。覆之生。無災無害。或者要如棄而棄之乎。鄭莊公。將生。妻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棄之。而牛羊。遷之。而養鳥。覆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者。雖當詩家聲口。未說亦勿。

職解此章上九句終其力體之功末句言其受有邵之封也。稽乃是天下生人
 之稽惟覆之幸有福于丞民則天下之稽皆覆之稽也。對言之則種之曰稼。終
 之曰稔。厚吉之則稼亦稽也有相之道一句貫下七句凡知其品類之性。清穉
 之法順天時因地宜而耕播耘藝各得其常皆是言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萬
 不能成也。復則盡人力以相天地之不及。故曰相此句最重天所以生覆者以
 此覆所以配天者亦以此自希願平實樂正許稽之事以見有相之道也。與
 二句不平言去草以樹穀也。武王第作無爲而害其無味當之澤水方乎。

卷之二十五

如此章種之黃茂便該得下章降種意下言偏種亦黃茂中抽出宏于祭者而
言且曰有邵家室便該傳主祭祀意曰歷祀則亦本爰爾爲祭主說但此章所
云力穡以爲有國張本本章云降種以爲肇祀張本兩章意義本自相貫決非
謂爾來牧民至下章方是教之說宏細玩之○曹氏曰生民之功本于姜嫄不
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馬奏養則獸小呂桑大澆以享先妣而序
于先祖之上享之也○註以至姜嫄之祀又澆得杜正接下文夢祀之意

卷之五
大律

十

陽表祀如何或春或掄由或鰥反或蹂音柔之更更音搜浮浮載謀載惟取

是廢故祭之禮無不周者正欲興來歲以祭往歲使有節之祀自此而不廢焉耳
 疏解此章上九句言議事神之禮下言行祀典于無窮也此正詳七章肇祀之事茲特以供祭祀矣面又有許多制度之作是亦一奇也故亦加以誣字以我祀如何句引起祀以豫備而肇致其精潔水火相濟省自禋作古故特詳之自成甚至載烈作四事看或春四句爲禋事也載謀載惟吉獨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載燔載烈獻尸事也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譯者卜祭之祭曰擇相祀也土也齊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戒爲散齋散齋于外致齋于內具者備六所當供之物也修者理其壇也掃除污穢也取蕭祭胎既灌之後取蒿合勝間之燔蒸于神明之前使其臭達于瞻屋所以求神于陽也妾賴在其中矣取蒸烈獻取牡并以祭行道之神也聖神在其中矣婦者以肉傳諸大而燔之也烈燔與肉加諸水而烈之也內外神皆有尸以象之故用此以獻興來嗣往不干
 興與來上往歲即盛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爲往矣○曳曳浮浮形容物

理齊美善杜詩秋菰成黑米粉糲傳白米玉粒定晨炊紅鮮任饗膳殊覺

問如見
印時盛于豆于豆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與實時叶上后稷肇祀叶實庶

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薦酒醴也五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
胡何與香且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
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之應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
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子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統
統業業惟恐一有罪悔德戾于天罔敢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言同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串說夫后稷受命于天有功于民而肇祀之遠如此今日而郊之祭因宜尊之
以配天矣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是故祭必有豆所以薦酒醴也我其以是而
盛之于豆蓋責其簡而不放有加焉祭必有登所以薦太羹也我其以太羹而

卷之二十五 大雅

盛之于豆蓋取其質而不致有尚焉精禋萬于品物而馨香之氣始升十簋之
薦猶未畢也而皇矣上帝已居然其來歆慰思咸于感通之妙若與后稷相為
周旋者矣夫當尊祖配天之始而上帝來右之遠如此是豈芳臭之薦信得其
時哉蓋自后稷王祭之始固已承天意而粒我庶民庶幾不得罪于天教民稼
穡庶幾不獲戾于帝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世賴之也是豈非尊
祖德懷今日居歆之遠乃后稷之格天有素者致之夫豈直芳臭之時云乎
哉吾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而無愧矣其郊天配禮也謹曰不定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郊祭格天之遠下是本聖祖格天之久也印自今日奉祭
者有上章是后稷自奉有郊之祭此章是今日有天下郊天而配以后稷之祭
獻下一印字以別之盛字兼豆登豆所以薦酒醴登所以薦太羹不言恭稷要
以黍稷為主香即饗臨大羹之香始字與居字緊相相應言香之始升九獻猶
未終而上帝已居歆也言上帝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尊上帝之所以享
後不得言也後亦要顯稷與天俱享意昔日要頌以郊配而生靈故其生也上

帝康之申之今日后人以郊祀而配禮故其祀也上帝歆之上帝之生稷也然

有相也上帝之歆稷也以其能有相也故天祇稷之心即是生稷之心也胡與
何輕乃永上與下之詞廣祀指獲受封得為祭主時言無罪悔德前有相降值
等者今字指郊祀之日言蓋天之生稷本以爲民今稷有社稷之德則不負上
天之托而世世民生皆賴后稷之賜又何罪悔之有若使功在一時而不及
千萬世則雖無罪悔于昔或不無罪悔于今矣此見得稷之格天有素則今日
之祭而居歆之遠者信不在于芳臭之薦而實本于祖德之祭也○此詩本爲
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
而歸之于祖也○陳伯玉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尊祖爲言蓋仍借后稷
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聖祀者郊社之禮祫嘗之美合而一
之矣○朱豐城曰自后稷之肇祀也蓋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聚取蕭之致其禮
載得載烈之致其戒前從相承就就業業惟恐有一罪悔獲戾于天由后稷而
公劉由公劉而太王由太王而文武罔數百年而此心不易則上帝之事之也

卷之二十五 大雅

其德以其物哉正以用人之心同一教長之相傳也○劉安成曰此詩前三
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樹藝五穀之義六章七章言后稷耕耨
以供羣祀卒章遂述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戾于天
也雖未明言尊祖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爲尊祖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
釐之樂歌也○黃東坡曰當時神農農既遠未相久廢于懷我即禹甸方平嘉穀
尚遠于草莽彼耨耨者子何所憑而依之何所收而播之非天生聖人開萬世教
食之源那得有此故此詩首言其受孕之異次言降生之異又次言見棄之異
以見其受命于天而惟其爲天所命是以有志于農其性一天而長而有功
于農其道能相天也獲戾以農肇封又以農肇祀而配身之修極其詳備則能
無負乎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遠也○鄭師山云此詩見周
人制配天之祀而必原格天之由所以享天宰親者皆有遊矣傳曰顯揚祖德
孝也明示後世仁也以身比焉順也同人尊稷而配于郊可謂孝矣奉祀而原
其自可謂仁矣守先人之祀典而罔敢失墜可謂順矣所以然者皆稷之德也

室之也後世甘泉有舉者說以高帝感帝有祭者說以玄元感聖與昭如也其可素乎

生人八章四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

蕭頌之禮也鄭注第三卷八句第四卷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卷當為八句則去賦詩路音韻皆協賦詩路文勢貫通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擬字

有章立金台○通詩四章總以威感兄弟二句為主首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飲之禮三章言燕射之禮四章言親領之情下三章無非以終首章之意也此是祭畢後以祭餘之物設燕親親則燕設則燕則燕而射射則射而射而射而射此詩之序也皆見殷勤篤厚處不可脫却祭字○詩稱父兄言老幼分首老即父兄也親使為賓言父兄各行其禮可見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彼行羔羊勿踰方也方惟維泥泥威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經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教詩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治其情與意重

而遊於無幾率矣使不行射以爲樂猶未足以盡吾情也于是射之禮有焉以殺弓則既堅而材理強勁矣以四銀則既鈞而本末參卒矣斯時也東顧咸在乃離席而起升堂而射持弓審固以舍矢而舍矢既均矣然而有中多有有出彀者于是奉觴獻酢之意乃得以行于其間也爲之序焉孰者中多而賢孰者中少而不賢以賢而飲不賢者則賢者無所強而不賢者無所辭夫凡席之間有一事以相娛樂則飲深而人不覺是豈以賢不賢別尊卑而形其高下哉不特此也以教弓既句而引滿矣以四銀既來而福釋矣斯時也巧力咸備矜持

[illegible]

用新眉壽永命多福用新眉壽萬壽無疆皆此類也台也大老則有命矣引連實稱福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連誦以享壽康介景福也

申謂天既行射以爲樂矣而吾之請猶未已也由是又舉酒以祝祝焉使真是熟者父兄耆老也而主是燕者則曾孫也曾孫酒醴惟備酌以大斗飲父兄飲此酒焉予以順養天和勸養者皆之敬而難得之老壽父兄有以得之矣然得壽固難也有德以享壽尤難也又願以善相引使不昧于所趨以善相製使不起于所從則年壽既高德功亦其猶是壽考也乃其壽之吉者也而莫大之福蓋在是矣不可以享壽而介景福耶蓋必如是而吾親愛之情亦庶幾其少慰乎夫既極其燕飲之隆而復致其頌禱之意周王之于至親可謂殷勤篤厚有加而無已矣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飲酒而祝其壽下願其修德以享壽也首三句輕漸漸說下頌禱處耳曾孫昔爲宗廟奉祭之主今爲在殿燕私之主以天子爲王見得

與平時王燕以聯夫爲獻主不同以尊尊親親也酒醴維備是陳之酒正具之

重人酒味皆醇厚即向之獻祝者今以享父兄也酌斗勺承酒醴來繫屬下文有謂舉酒而祝之也漢禮記酌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此蓋從大器也之于樽用此酌耳其在樽中不當如此之長勺也黃者台音台是壽極而公爲尤老蓋肉消而皮粉故其支如此非是已然事乃祝之如此耳引其祝父兄祝蓋年高其志易昏則以知引之聞其迷謬其故使智慧之益精也年衰其氣易惰則以行製之作其勸懲其情使鼓舞之不倦也壽考二句自引其致之祝謂爲吉使壽而神昏氣倦無德以將之則雖壽亦不古蓋必飲好德而後者終命也皇極即于壽祺見之謂福以壽爲先如爲國家之元老爲天下之達尊皆足爲福也薛方山以福壽平看此以福字放寬說○黃東崖曰尊尊親親謂道也故君父兄則有行慈父兄答者則有既醉何厚也用道既察則自引之詩作而行慈之風想矣

行禮四章章八句○毛七章三章章八句五章章八句鄭八章章四句毛

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今正之如此

疏章全首○通詩八章前三章是父兄感恩祝福而証之尸告下皆是述尸告之詞以明頌禱之實也受之尸告皆父兄之言通詩不出首二章言尸告厥昭明數句而祝頌之意以永錫祚胤一句足以盡之故登豆二章言錫祚胤之亦宋二章言永錫祚胤之義所謂景福昭明令終者孰大于此此所以徵諸尸告也○景福昭明中暗合祥胤意萬年今終即永祚無兩凡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眉福○此父兄所以答行旅之詩言享其飲食恩義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下頌祝既醉以酒者曰人君之展親也固有無窮之惠而人臣之圖報也尤有無已之情向有吾君之燕飲酌交錯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關恩澤充足既飽我以德矣我亦感此恩惠之勤將何以爲報乎蓋盛大之福吾君已展之則也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感君恩之厚下祝其久于復報也醉酒飽德須會前章

前章王祭宗廟旅賁下編華臣至無勞民故曰既醉父老雖不以燕飲爲恩而一遇燕飲動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輔慶源曰醉酒飽德則行旅所謂得無飲酌飲食飲舞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于物言德則可謂之萬年通後世而古切不可作壽字解此只重萬年上舉即所謂今終也景福與下昭明雖不外後邊詳解二字但此且實說此兩本皆君子所有者特顯其久享之

其介爾眉上願以介不同以介是我求致之也介爾則彼自壽之也

賦也般相賀也舉行也亦奉持而進之禮昭明猶光大也

下結下特此也洗爵奠酒則既盡矣嘉穀既陳則既畢矣我亦飲此

疏解兩段頂前篇臨臨喜極而言昭明未謂其福之昭著于天下也雖不出景
領然不必粘着安各開說此二字須對幽暗眷福限一隅則端在天下福止
一身則着在後世惟天下後世無一不全方是昭明之象故昭明二字須虛處
合下祚胤發志

昭明有融反朗令終反有倣反公戶壻叶姑沃反

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做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報酢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于是公尸以此告之

車讓然昭明之介何如蓋明而未幾非盛也未至高朗弄極也吾君之昭明則

卷之二十五 大雅

明之盛而有黜濫明之極而高朗焉此豈但一時然哉殆於斯斯解而今解者
龜夫善終乃後日之事雖未先見而善始乃善終之兆豈有可似今錄未終也
亦既有其始矣即其始之善寧不可以必其終之善哉此非予之私言抑整公
尸常向者之祭已傳神意而以令終告矣臣子之所願乃得謹助明之廟告者
也夫豈無所揆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祝君福之盛而徵其有終下因歸之報詞也此以昭明正
字爲主有融高朗亦只是自其昭明者而極言之非昭明之外又有此一正者之
融亦非有連盛意就此熙洽昌明之景述而渾融無迹聲徹無瑕是爲有融曠
極不可踰清虛不可象是爲高朗大言受福之聖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
熙洽俊偉光明如此今終卽上章萬年字不是考終命之說有報正是明今終
意今終何以知之蓋昭明有融高朗在今日則爲華始垂之于久則爲今終於
終未終也而其始既著則其終可知是四始以驗終也語意只歸重今終上行
是之陳君本以神之餘惠而忠我既醉之祝亦遂以尸之嘉告而告焉見今日

臣子之祝詞無憑。昔日神明之昭告可據耳。○呂東萊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祭。臣下報上頌贊之詞也。自公尸告羞至卒章。皆追述祭之受福。以明頌贊之寔也。

其告維何豆靜嘉何反朋友攸攸牛何反撫撫以感俄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文篇攝檢也○分戶生以
汝之祭祀邊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曰此
至終報皆述尸告之詞。

庫禮然公尸之告推何彼禮物不備不可以祭也今爾之饌豆既靜若突然不
但主祭之敬已也而朋友相攝持者又皆有威儀足以當神焉朋友之敬孰
貴君子之敬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是奉祭備其物下是助祭得其人也首句乃詩人之詞該下五章簋豆一旬對朋友二句靜嘉二字分冠以所薦物品言之皆清潔而首美也此見敬之存乎物朋友是羣臣充宗祏之事助饌獻之禮也上攝多是相勿

卷之二十五 大雅

意下振宗是曾撫意兩保理職事規稍有齟齬之威儀此見敬之存乎公議
威儀以用規者威儀孔莊以君言註常神意總承上統

感德孔時叶上君子有孝叶莫反孝不圖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至人之嗣子也僕竊祭祀之終有辭舉以隨靖親善也○言汝之戚僕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累其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蕃矣庚寅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案】感威儀不時不可以言祭也。今爾之威儀既得其宜而甚時矣又不待君

子之尊已也而且有幸乎孝子之舉莫又乎誠不歸而始終之無間焉大遼臣
贊藏猶曰盡其物耳而又威震之孔睦朋友依攝猶曰相以人耳而又孝子之
不置視事之間而君臣父子各盡其誠如此是宸祐永錫爾以義始之以全

曰者將行之于無窮也介之于一時者蓋垂之于有永也此固神明之休而實

實解此章前句言主人之發著于成儀君子二句言嗣子之發著于承儀總之

詐亂便是昏亂昭明今終之禍也此二重要見詐亂相須之意。○劉上玉云：上章云：言將使國有子孫。先當使國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猶似有以詐亂為亂之慮。其云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則下章但言子孫而士女為子孫所自出。乃似並未以亂為詐托之意。如互言之說也。大約此兩章是雙承永錫。詐亂一句而下。因承錫句先言詐故。言詐為前章後言亂故。言亂為後章其言詐為前章而起句。其亂何也。則又因承錫詐亂句。亂字在末。順便承接。凡若以先開後言。詐為有意則下者。何不云其詐。何先開後言。亂而乃曰其詐。其詐何。其詐又順便頂上。便字耳。相與非相與。未章傳無互說。可按。知此則即歸士萬年有僕。內有一亂字。在女子孫子內。有一詐字。在亦可不必耳。據此上玉問互言之說。可謂極力發明。然只覺于經文兩處字意漏却。則承錫兩語之理。亦不全免。何也。雖有天祿而子孫不暨。終非全福。故集傳謂又生賢子孫也。愚則謂此二章。因上章永錫詐亂而下。是矣。然則云其亂維何。其詐維何者。一是接亂字。謂使子孫世世為帝。玉一是接詐字。謂使世世為帝。生者更為賢帝。玉謂是也。愚則使詐亂互言者。謂禍即云非相互而相攝。使使頂上。章作雙承。語意者亦未盡其妙也。至于侯玄謂為天命之附屬。即天祿之所附屬。天祿非詐字。則詐字人接以其後。何仍是接以其詐。維何也。而詐謂不與詐字相關。似少未確。又看集傳于詐字解曰。謂詐于人。于天被句。不似詐而曰。詐。似又有分別于此。處覺得。上云女子孫子之內。有一詐字。不食無見也。○游氏曰。古人視類多。以考考及子孫。聚多為貴。如華封人祝。以為萬壽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按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為年壽也。考終命也。康寧也。攸好德也。高而令終考終命也。而壽子願壽。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行詩之義。親親之情也。既醉之義。尊尊之義也。尊尊而親親。則道備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八章章四句。○通詩五章。一個總是慶典。其章感德而獲慶福也。各章似應承上。

有首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與意與義。至二句止。或云。各與前未。註三則字。三矣字。可見俱不可不。必謂。解。就。既。醉。時。受。君。恩。上。是。說。不。作。明。說。○釋。取。尊。前。祭。之。義。然。而。不。與。祭。畢。之。義。何。也。以。皇。尸。象。神。而。遠。維。之。昆。弟。中。則。敬。故。不。敢。留。而。轉。為。大。日。之。燕。燕。于。大。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鳥。鷩。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雨。酒。既。清。雨。酒。既。清。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鳥。鷩。水。鳥。如。鴨。者。鷩。也。涇。水。也。爾。自。歌。工。而。指。王。人。也。祭。香。之。間。遠。也。○此。祭。之。明。日。經。而。賓。尸。之。樂。故。言。鳥。鷩。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祿。樂。則。公。尸。無。飲。而。福。祿。來。成。矣。○
○釋。取。尊。前。祭。者。曰。尸。以。象。神。因。先。王。假。廟。之。常。而。賓。以。燕。凡。亦。因。家。重。祭。之。典。公。之。釋。而。賓。尸。也。何。如。我。彼。見。賢。在。涇。因。有。以。得。其。所。安。矣。我。公。尸。之。來。燕。也。釋。取。神。之。勞。而。至。為。賓。之。遇。則。有。以。安。其。體。而。來。享。矣。惟。酒。與。殷。所。以。成。祭。也。爾。清。則。既。清。矣。爾。敬。則。既。敬。矣。公。尸。燕。飲。于。此。則。荷。知。遇。之。際。而。享。優。禮。之。澤。矣。福。祿。不。成。就。于。其。身。乎。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鳥鷩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雨酒既清雨酒既清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鳥鷩水鳥如鴨者鷩也。涇水也。爾自歌工而指王人也。祭香之間遠也。○此祭之明日經而賓尸之樂故言鳥鷩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祿樂則公尸無飲而福祿來成矣。○
○釋取尊前祭者曰尸以象神因先王假廟之常而賓以燕凡亦因家重祭之典公之釋而賓尸也何如我彼見賢在涇因有以得其所安矣我公尸之來燕也釋取神之勞而至為賓之遇則有以安其體而來享矣惟酒與殷所以成祭也爾清則既清矣爾敬則既敬矣公尸燕飲于此則荷知遇之際而享優禮之澤矣福祿不成就于其身乎。

者老親也。謂以公尸而為賓。乃其所宜為者。謂以一人而沐天子之

禮。亦未始相之也。

【禮記】公尸來燕。燕處。酌酒。既。酌。飲。伊。蒲。公尸飲。福。祿。來。下。可。復。五。又。

與。也。清。水。中。而。也。清。酒。之。涉。者。也。

【禮記】燕。處。酌。酒。以。進。其。情。矣。公。尸。之。來。燕。也。登。依。几。則。有。以。安。其。身。

不。來。處。乎。酒。與。飲。所。與。燕。也。兩。酒。既。酌。而。飲。則。伊。蒲。今。日。公。尸。之。燕。飲。則。衆。

【禮記】而。置。焉。焉。降。于。其。躬。矣。福。祿。不。來。下。乎。

【禮記】此。章。以。鳥。之。安。其。居。與。公。尸。之。得。其。所。居。也。兩。居。于。燕。所。也。亦。有。得。其。

所。安。之。意。前。章。字。以。心。言。此。處。字。以。身。言。古。義。屬。周。禮。人。掌。乾。肉。凡。祭。祀。共。

豆。屬。春。屬。註。云。清。折。曰。屬。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謂。下。祭。于。其。躬。可。仰。承。之。也。

【禮記】在。燕。公。尸。來。燕。宗。既。燕。于。宗。廟。祿。修。降。于。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與。也。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受。祿。而。降。大。也。

【禮記】此。章。見。其。則。安。然。在。水。所。會。之。澤。矣。此。公。尸。來。燕。則。有。以。尊。卑。之。義。不。

【禮記】此。章。以。鳥。之。得。其。所。居。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燕。處。者。有。主。情。理。而。迹。不。

拘。非。若。前。日。為。尸。之。時。嚴。慎。而。戒。懼。也。欣。欣。言。酒。之。美。而。可。樂。也。無。復。嚴。者。言。

今。日。之。恩。寵。隆。于。永。久。福。于。前。者。可。保。于。後。無。有。復。不。如。前。之。患。矣。總。括。上。文。

成。為。下。章。之。意。見。復。福。之。不。暇。向。何。難。難。之。有。後。字。只。說。時。言。對。前。日。祭。時。

看。故。日。後。或。謂。今。日。為。尸。後。日。又。為。尸。者。則。未。得。其。解。或。就。燕。後。上。說。者。亦。未。

是。

【禮記】此。章。全。言。○此。詩。首。章。言。王。者。以。順。德。而。受。福。下。皆。言。子。孫。之。路。益。指。其。福。

之。大。者。言。之。皆。作。解。願。謀。但。一。章。首。二。句。是。已。然。事。保。佑。命。之。二。句。是。未。然。事。

已。含。下。子。孫。意。在。故。二。章。遂。解。願。其。子。孫。以。發。保。佑。命。之。二。句。之。意。三。四。章。又。

純。子。孫。中。續。一。事。而。稱。願。之。蓋。續。前。九。天。下。根。本。也。總。之。亦。是。保。佑。命。之。二。

句。意。○劉。安。成。日。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忘。不。忘。三。章。之。威。德。德。

言。所。以。為。願。願。今。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收。聖。所。以。宜。民。

【禮記】此。章。之。無。終。無。事。由。華。四。章。之。無。及。朋。友。類。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于。

以立人如其德如是是以惟天眷祐所受富貴之祿于夫然天之于五祥也
無已也既得之而後以其安之度佑之而後以助順之休命之而後以君師之
又自天申之而所以保佑命之者尤反覆而不厭焉天之福君如此非不
德之所蒙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君德得天下因言天眷之無已也有天人交與之意順
者積中外者也德以先引為善者暗昧則不令矣矣民人正令德顯顯則以
是德顯于政教則民無不化以是德顯于舉措則人無不化受祿受臣民
之歸而享有富貴是無不此祿之意非至此而始受也此二句重在王者有以
宣之受之皆是已然之福下則詩人稱頌之也保者維持調護之意右者開導
引翼之意命者命之為天子也中之乃反覆稱頌意謂常如此保佑命也
人民咸安即是天福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該有保佑命三字重在自天
申之以是下于孫意○黃東原曰凡受祿而膺天命者必本于今德而今德之
顯顯只在宜其民人未有不待人心而可以格天之心受保佑申重之命者故

詩人特大第言之

二六

于孫百福于孫千億穆穆皇王不愆不忘

詩經二句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德侯之王天子也穆穆德也穆穆先王之德
政訓也○言王者于孫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遠矣天子庶為諸
侯無不穆穆穆穆以遵先王之德者

甲意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何如誠以吾王有顯德無心于祿之千億
然德之所在祿即從之是以德于祿而得百福矣百福惟何帝王開萬世之傳
子孫之多為難也吾王之子孫聯聯其祥瓜瓞衍其慶由千而至于萬由萬
而至于億王國為之益固矣帝王任治教之貴子孫之賢為難也吾王之子孫
仲仲之範穆穆焉一敬以自持舉世之榮皇皇焉美之譽備為支庶者
以是德而宏其君為本宗者以是德而宏其王且又不作聰明而不惑常思繼
述而不忘以率循乎先王之成憲穆穆為之益隆矣子孫多而且賢如此百福
豈有大于是哉

疏解此章首句言所上言王者獲福之盛下言後嗣之多而賢者以見之也于
孫承顯德來于孫與于孫皆于字一橫百福本受祿于天三句說朱子曰子
孫多而且賢正所謂百福也千億所該者廣不止一世度四句一連說下教
者德之聚也聚則有由深玄遠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充也充則有盛大宣
著之象故曰皇皇皇皇美也皆有或曰禮記天子穆穆諸侯尊尊分屬說者未
覺宜若安王正此敬美之德安之也庶者為君而能勝諸侯屏翰之寄嫡焉天
子則無不天地神人之主但要見其承顯德意蓋子孫之穆穆皇皇者猶若子
之顯顯也子孫之宏宏安王者猶若子之安民安人也不愆一句諸說云此因
穆皇之延所以安君安王者此也一說穆皇該其君德之全體切勿以不愆二
句為穆皇之延更詳之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偏度好選擇者棄置祖宗成法不
愆則無聰明則有違之過不愆則常有違志違事之心舊章是先王之令德著
為今典者正安民人之善經也有敬美之德自無愆忘之弊不愆忘自然率由
矣○國家之所謂福祿莫大乎子孫之衆尤莫大乎子孫之賢天將福人之福

卷之二十五

二七

必先福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得也衆而皆賢愈難得也子孫極千億之衆
而其德皆足以稱君王之位其心皆能遵祖宗之法國家福祿之盛孰有過于
此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怒率由羣臣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上二句平道

賦也抑抑得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以
任眾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上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詞也或
曰無怨無怒不為人所怨怒也

甲意太子孫多賢固皆可順然猶謂天下之本尤吾人之所注心也吾願君之
慎訓何如哉使威儀德之符也則抑抑而慎德音德之著也則秩秩而有常
所以修德者至矣又能無私怨無私怨能虛心以率由羣臣之所為所以用賢
者公矣夫君德修則主治者有本用賢公則輔治者有人故能上得于天而
使後嗣之盛久而受福為之無疆矣○此乎人而政教歸人也在掌理之中

有以爲四方之綱矣

疏解此章下章皆順其子孫之詞而指導嫡嗣定王者言也上四句言修德而任賢下言因以獲福而統治也首四句以修已在人乎看威儀二句本上德來益修德之驗威儀德之符德音得之著即君子之顯顯令德也德順爲儀而曰掉掉有顯顯一致意德顯爲音而曰秩秩有始終不渝意無怨二句非說即君子之室人人情相拂則怨生相反則怨作此人工與羣臣相左之私意故老成之見多不便于美王劉美之說或見憎于日賢此念未除野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營其私而常若有以制之無是二者所然太虛知有人不知有已忍賢滿朝皆得展布聽其所爲矣○鑑湖詩說云舊章先王與羣臣共成之以貽後王者也故人主欲變先王之舊法必先王之哲人惟無怨惡以任羣臣如是則對庶正之心猶是奉先緒之心若一似其事由者然必率由羣臣所以率由羣臣也此說新整可從又云不曰羣臣而曰羣臣者蓋王嗣于羣臣不作徒隸而作匹敵視故怨惡所以無隙可生也受福二句木修德任賢來開看受福是

卷之二十五

天

居君位而有天下之意之綱是蓋君近而統天下之意之綱即君子之室民也之綱之紀及朋友叶明百辟卿士叶明媚于天子叶明不解音于位民之攸音賦也音燕安也音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懈懈思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歸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也東萊曰民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息冠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早陶虞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機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中議大吾君雖嗣既能爲四方之綱矣則綱張而紀亦理凡所以範曲成而貽斯民之安者君皆有以任之而臣下之以安民爲職者亦得以坐享其成而無煩于佐理矣不有以燕及朋友乎故外而燕及于百辟則百辟已無屏翰之勞而但有順忠之禍內而燕及于卿士則卿士不見匡襄之瘡而惟存愛主之

治綱于天子因其室也媚之云何蓋天之福君子使君子世世爲王者凡以民也王之所以奉天而世世建官者亦以爲民也但使民生其時有一不獲其所者此君之患厥位也亦即位之棄其君今惟願君君修德自賢五位之受勳曾不少懈焉庶綱常張紀常理而天下之民亦永藉之以休息也豈但燕及朋友已哉臣子之致媚于君如此此固嫡嗣安王之道所以延國家有道之長者是在而上天申重吾王之廟莫大于此矣豈非吾人之至願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君之治有以安乎臣下言人臣切願治之忠也綱紀何當羣民安應始下燕及有來脈而彼解何亦有聯絡之綱緊頂上四方之綱紀即自朝及野自臣及民統係于綱者綱既張紀自理也此句便是天子之勤于位處燕及玩及字中是因安民而及之也大抵綱紀日張之世人臣得從容效忠絕無解用只此便是燕非全不修職業之謂先正謂大權總攬于一人則臣下無紛更擾攘之患此意最醒百辟在外者卿士在內者即上朋友媚于就心就心是臣子自效之忠豈非以燕及故媚之也不解二句是願君之意乃媚心所

卷之二十五

元

解者初作媚之之說綱紀非王嗣自亦乃舊章也不解于位傳其常率由之謂已民之攸解謂民之所以解也直是常見當世之未安其作幸今已安詩蓋君燕臣臣媚君上下交而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息冠而已故隨以不解懈也欲其修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常張而紀常理君處則民勞君勞則民逸矣○媚天子全在不解二句除却願治別無處效忠○末二句是全詩結穴蓋人君治效及于臣而爲臣者但知已之得其安而不能使民生之舉矣有君而無臣畢竟欠缺所以公尸福君直推究到此○臣則欲其燕及民則欲其攸暨至于天子則欲其不解而猶謂之愛君此可以謙詩人之意矣○莊素雀曰此詩有祖傳深美意思有上下交泰景象有天人同符機括先正謂非成王皆不能有此

假樂四章章六句

寫公劉章全首○通詩以厚民爲主故詩何慨以戒民事言之前五章詳於其始終之末末章總攬其始終之事析言之一章言在均而欲爲遷都之所二章言

相士而定居三章言營度色居四章言落成而無飲五章言辨土授民而經制
定總上四章皆至郊經營理之事末章又總敘之而言其富庶之效也各章
以首句提起而厚民意各就本章見之章章要繳上章恩輯用光意陸聚陶云
恩輯何乃公劉遷國之本心耳不可專于此句上見其厚民也見亦早也○遷
居二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則止其以下總其始乃理以下總其終
為公劉遷居匪康場適疆適積適倉適稟候糧于棠于棠恩輯
用光兮矢斯張于戈場爰方啓行

賦也舊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畢見幽風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積稟積
也候食糧也無底曰棠有底曰棠輯和威谷揚榘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
成王將蒞政當承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在
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于是襄其饒糧思以輯和其民
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分張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于豳焉蓋亦不
出其封內也

卷之二十五

大雅

手

申詩賦為公劉者曰國以民為本而治國以厚民為先吾王將遷有天下國家
之責者也亦知爾祖公劉之厚民乎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在西戎念人民之
未安既圖勢之不振憂勤懷惕而不敢以安室乃場乃疆而田疇之治乃積
乃倉而倉庫之必實既富且強國本固矣于是乃聚其饒糧而貢之于棄于棄
之中以為遷國之備思以輯和其人民而所以光顯其國家焉蓋自棄世失國
寓居戎狄則人民未輯而國運因以不光皆公劉所不忍而思以振之者也故
當饒糧既聚之餘然後張弓矢備于戈載版屨爰始啓行而往遷于豳焉而所
以和人民光顯國家者在此舉矣夫公劉遷都志在生民國家如此其厚于民也
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致勤以足國下言因致備以遷國也匪居匪康一生心力
在此所包者廣凡人慮患難而欲安無振奮之理公劉當不留失官職身或
扶念民生之未安既圖勢之未振故匪居匪康雖語其在西戎的心事却通章
實自振尾只是箇匪居匪康之心此二語字自其心言正以起下恩字下文乃

場乃疆二句正是匪居匪康是用力處場今之小田塍疆田之大界場疆使治
治其田疇此時微法未定不可強解以大界滿塗等語稍合本場疆來此二句
亦平日治國足民之道非預為遷都計也乃壤二句方是遷都之備稟糧又從
積倉出候花食糧米食素制小可盛饒稟制大可盛糧思輯何當出說勿平觀
本文用字可見輯者萃流雜之衆而輯之也先者魯泉微之運而先之也此句
是公劉遷都大主意見前此非無此思而思有所未敢用者恐民未足而議遷
則適以病民也此乃篤民最吃緊處須將此句點在啓行之上見此舉關係不
小弓矢三句形容遷國時警備森嚴防衛森嚴不重足兵意蓋遷都用武備不
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爰方根苗強來請不如不如此不敢輕行也○蓋玉符曰
看來公劉不輕于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
其為于為民之心見矣若平時未致富強之業而一旦為遷國之舉則民力弗
堪適以病之有厚民之心者不為矣此意最醒但與本詩非預為遷都計不合
上乃字此爰方字俱要透發為民意○此章見治國而務足民之事因遷國而

卷之二十五

大雅

手

為安民之圖其非所以厚于民也○陳伯玉云遷國之計必先聚糧治兵而始
食又有先後故先言場疆候遷至棠之事而推其心事在思輯用光一語由是
武備具而後決遷焉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為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嶽復降
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璆韞琚容刀

賦也舊相也庶猶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宜福也言居之福也無永嘆得其所不
思舊也嶽山頂也舟帶也韞刀鞘也璆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
如言容與謂韞琚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
上下于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
于民也歟

申詩厚哉公劉之于民也當自武至郊之日為相土以居之舉言其相于原也
見從遷之民既庶既繁順焉而安所止宜焉而居之編有得所之舉而無懷土
之嘆發之民情而皆協則可定都于是矣于是既則在嶽以察其地勢之所自

之類方面之正也。上觀者。觀其共時之形。則皆之室也。京師之野。此有周下文
看。凡得風氣所鍾。陰陽所交。可以建邦。辟土而作邑居也。○彭氏曰。公劉於已
于。亦是人烟稠密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壅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
初。只是簡京。自公劉觀之。而率庶幾順宜之。京居于此。是京而為師。所以將
日京師。處處。公宮設于中。而民居繞于外也。故曰。道途有候。錦之資。虛市有止
宿之場也。言言。為漢汗大號計也。諸諸。為商權大政計也。當時。既降多章于躬
而四方。齊聚不遠于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持運多艱。利病紛錯。則又當
是。其所以營室如此其周。此正方。則見時非已成也。○曰。京師之野。則則
之。於。則而依京。而京而據原也。○辨。按。顧土云。地。被。等。須。看。得。與。上。章。有
別。上。維。始。言。相。土。實。已。定。都。居。民。此。雖。言。營。度。邑。居。是。專。指。其。可。為。官。室。者。言
之。也。下。章。則。又。是。官。室。郭。成。時。事。耳。此。官。室。只。就。公。劉。所。目。營。之。官。室。言。于。初
見。亦。同。顧。土。蓋。以。京。師。之。野。之。下。四。句。處處。以。安。身。處。旅。以。乘。遠。言。言。以。處。旅
今。語。語。以。詳。政。事。但是。從。公。劉。身。上。料。理。想。顧。土。亦。如。此。見。故。如。此。說。耳。然。終

卷之二十五

三

之類方面之正也。上觀者。觀其共時之形。則皆之室也。京師之野。此有周下文
看。凡得風氣所鍾。陰陽所交。可以建邦。辟土而作邑居也。○彭氏曰。公劉於已
于。亦是人烟稠密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壅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
初。只是簡京。自公劉觀之。而率庶幾順宜之。京居于此。是京而為師。所以將
日京師。處處。公宮設于中。而民居繞于外也。故曰。道途有候。錦之資。虛市有止
宿之場也。言言。為漢汗大號計也。諸諸。為商權大政計也。當時。既降多章于躬
而四方。齊聚不遠于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持運多艱。利病紛錯。則又當
是。其所以營室如此其周。此正方。則見時非已成也。○曰。京師之野。則則
之。於。則而依京。而京而據原也。○辨。按。顧土云。地。被。等。須。看。得。與。上。章。有
別。上。維。始。言。相。土。實。已。定。都。居。民。此。雖。言。營。度。邑。居。是。專。指。其。可。為。官。室。者。言
之。也。下。章。則。又。是。官。室。郭。成。時。事。耳。此。官。室。只。就。公。劉。所。目。營。之。官。室。言。于。初
見。亦。同。顧。土。蓋。以。京。師。之。野。之。下。四。句。處處。以。安。身。處。旅。以。乘。遠。言。言。以。處。旅
今。語。語。以。詳。政。事。但是。從。公。劉。身。上。料。理。想。顧。土。亦。如。此。見。故。如。此。說。耳。然。終
之類方面之正也。上觀者。觀其共時之形。則皆之室也。京師之野。此有周下文
看。凡得風氣所鍾。陰陽所交。可以建邦。辟土而作邑居也。○彭氏曰。公劉於已
于。亦是人烟稠密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壅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
初。只是簡京。自公劉觀之。而率庶幾順宜之。京居于此。是京而為師。所以將
日京師。處處。公宮設于中。而民居繞于外也。故曰。道途有候。錦之資。虛市有止
宿之場也。言言。為漢汗大號計也。諸諸。為商權大政計也。當時。既降多章于躬
而四方。齊聚不遠于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持運多艱。利病紛錯。則又當
是。其所以營室如此其周。此正方。則見時非已成也。○曰。京師之野。則則
之。於。則而依京。而京而據原也。○辨。按。顧土云。地。被。等。須。看。得。與。上。章。有
別。上。維。始。言。相。土。實。已。定。都。居。民。此。雖。言。營。度。邑。居。是。專。指。其。可。為。官。室。者。言
之。也。下。章。則。又。是。官。室。郭。成。時。事。耳。此。官。室。只。就。公。劉。所。目。營。之。官。室。言。于。初
見。亦。同。顧。土。蓋。以。京。師。之。野。之。下。四。句。處處。以。安。身。處。旅。以。乘。遠。言。言。以。處。旅
今。語。語。以。詳。政。事。但是。從。公。劉。身。上。料。理。想。顧。土。亦。如。此。見。故。如。此。說。耳。然。終

依依凡也。曹。華。牧。之。處。也。以。不。為。報。用。飽。為。餉。以。前。也。宗。尊。也。主。也。柄。子。孫
至。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官。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
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祭。燕。而。定。禮。制。其。上。河。曾
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其。子。而。致。已。立。宗
以。誅。其。遺。民。即。其。事。也。
平。望。厚。黃。公。劉。之。于。民。也。何。也。相。土。營。度。今。則。官。室。既。成。而。安。然。在。京。矣。于。是
落。成。之。燕。樂。矣。但。見。羣。臣。之。與。燕。者。路。哈。濟。濟。而。成。儀。可。觀。非。若。向。之。勞。瘁。也
乃。使。俾。人。為。之。設。筵。為。之。設。几。羣。臣。既。登。乃。進。既。依。乃。几。矣。燕。必。有。數。也。安。所
得。與。味。乎。乃。造。上。曹。執。系。以。為。之。飯。昭。其。餘。飲。必。有。器。也。又。安。所。得。爵。乎
用。飽。以。為。之。酌。樂。其。質。焉。以。是。飲。之。食。之。諸。臣。營。度。之。勞。盡。釋。于。杯。酒。間。矣。且
為。之。君。以。臨。異。性。使。君。臣。之。商。維。洽。而。朝。廷。之。分。秩。如。也。為。之。宗。以。主。同。姓。使
親。親。之。意。維。篤。而。家。庭。之。禮。亦。如。也。夫。落。成。之。日。既。燕。之。而。洽。其。思。又。執。之。而
盡。其。義。要。言。以。為。民。也。其。厚。于。民。為。何。如。哉
疏。此。章。言。句。提。起。第。二。句。言。定。都。而。享。其。安。下。是。燕。臣。而。嚴。其。分。也。大。意。然
是。為。落。成。之。燕。而。具。燕。無。非。同。之。意。官。室。既。成。而。祭。之。曰。落。祭。畢。遂。燕。羣。臣。之
落。成。之。燕。于。京。斯。依。本。上。和。土。營。度。之。勞。有。公。劉。皆。任。其。勞。羣。臣。亦。與。有。功。故
今日。落。成。所。以。勞。之。也。路。哈。濟。濟。註。德。言。羣。臣。有。感。德。分。別。禮。記。註。云。路。哈
是。舞。樂。舒。揚。之。貌。濟。濟。是。修。飾。齊。一。之。貌。亦。要。知。得。此。處。要。點。出。同。姓。異。姓。以
為。宗。宗。報。本。此。便。見。臣。臣。不。以。草。昧。而。玩。朝。廷。亦。不。以。勞。瘁。而。多。懈。弛。也。解。道
得。凡。兩。得。字。是。今。人。為。之。登。筵。者。羣。臣。所。同。依。凡。者。老。臣。所。獨。得。此。二。句。只。開
闢。數。語。臣。就。燕。光。榮。至。輕。通。過。乃。進。二。句。當。以。老。會。非。是。有。既。登。筵。方。去。執。不
是。言。一。時。之。報。乃。道。曹。所。統。之。不。也。曹。者。羣。臣。之。處。年。者。曹。之一。處。也。執。系。是
解。係。用。物。是。酒。質。說。通。執。不。用。物。力。未。盡。自。應。如。此。無。謂。解。質。意。但。後。人。不
可。不。思。其。位。質。亦。妙。食。之。承。報。來。飲。之。承。酒。來。君。宗。就。飲。燕。時。說。後。為。臣。臣
為。君。故。曰。君。君。道。立。則。卑。高。陳。而。貴。賤。位。矣。後。為。支。我。為。本。故。曰。宗。宗。注。立。則
昭。穆。嚴。而。親。疎。辨。矣。朱。子。曰。東。萊。以。為。法。之。立。君。立。宗。恐。未。然。只是。公。劉。自。為

卷之二十五

三

依依凡也。曹。華。牧。之。處。也。以。不。為。報。用。飽。為。餉。以。前。也。宗。尊。也。主。也。柄。子。孫
至。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官。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
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祭。燕。而。定。禮。制。其。上。河。曾
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其。子。而。致。已。立。宗
以。誅。其。遺。民。即。其。事。也。
平。望。厚。黃。公。劉。之。于。民。也。何。也。相。土。營。度。今。則。官。室。既。成。而。安。然。在。京。矣。于。是
落。成。之。燕。樂。矣。但。見。羣。臣。之。與。燕。者。路。哈。濟。濟。而。成。儀。可。觀。非。若。向。之。勞。瘁。也
乃。使。俾。人。為。之。設。筵。為。之。設。几。羣。臣。既。登。乃。進。既。依。乃。几。矣。燕。必。有。數。也。安。所
得。與。味。乎。乃。造。上。曹。執。系。以。為。之。飯。昭。其。餘。飲。必。有。器。也。又。安。所。得。爵。乎
用。飽。以。為。之。酌。樂。其。質。焉。以。是。飲。之。食。之。諸。臣。營。度。之。勞。盡。釋。于。杯。酒。間。矣。且
為。之。君。以。臨。異。性。使。君。臣。之。商。維。洽。而。朝。廷。之。分。秩。如。也。為。之。宗。以。主。同。姓。使
親。親。之。意。維。篤。而。家。庭。之。禮。亦。如。也。夫。落。成。之。日。既。燕。之。而。洽。其。思。又。執。之。而
盡。其。義。要。言。以。為。民。也。其。厚。于。民。為。何。如。哉
疏。此。章。言。句。提。起。第。二。句。言。定。都。而。享。其。安。下。是。燕。臣。而。嚴。其。分。也。大。意。然
是。為。落。成。之。燕。而。具。燕。無。非。同。之。意。官。室。既。成。而。祭。之。曰。落。祭。畢。遂。燕。羣。臣。之
落。成。之。燕。于。京。斯。依。本。上。和。土。營。度。之。勞。有。公。劉。皆。任。其。勞。羣。臣。亦。與。有。功。故
今日。落。成。所。以。勞。之。也。路。哈。濟。濟。註。德。言。羣。臣。有。感。德。分。別。禮。記。註。云。路。哈
是。舞。樂。舒。揚。之。貌。濟。濟。是。修。飾。齊。一。之。貌。亦。要。知。得。此。處。要。點。出。同。姓。異。姓。以
為。宗。宗。報。本。此。便。見。臣。臣。不。以。草。昧。而。玩。朝。廷。亦。不。以。勞。瘁。而。多。懈。弛。也。解。道
得。凡。兩。得。字。是。今。人。為。之。登。筵。者。羣。臣。所。同。依。凡。者。老。臣。所。獨。得。此。二。句。只。開
闢。數。語。臣。就。燕。光。榮。至。輕。通。過。乃。進。二。句。當。以。老。會。非。是。有。既。登。筵。方。去。執。不
是。言。一。時。之。報。乃。道。曹。所。統。之。不。也。曹。者。羣。臣。之。處。年。者。曹。之一。處。也。執。系。是
解。係。用。物。是。酒。質。說。通。執。不。用。物。力。未。盡。自。應。如。此。無。謂。解。質。意。但。後。人。不
可。不。思。其。位。質。亦。妙。食。之。承。報。來。飲。之。承。酒。來。君。宗。就。飲。燕。時。說。後。為。臣。臣
為。君。故。曰。君。君。道。立。則。卑。高。陳。而。貴。賤。位。矣。後。為。支。我。為。本。故。曰。宗。宗。注。立。則
昭。穆。嚴。而。親。疎。辨。矣。朱。子。曰。東。萊。以。為。法。之。立。君。立。宗。恐。未。然。只是。公。劉。自。為

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熟學未說及立宗事也。○先大家文云。執事示倫。使知不貴異味。爲人上者且然。而小民于是無浮費矣。勉附示倫。使知不貴異器。爲人上者且然。而小民于是無僥倖矣。王也。試就今日而觀。得毋謂禮有以爲貴者。而一不不足以成。譽乎。得毋謂禮有以爲貴者。而一不不足以用。獻乎。夫先公以爲寧過薄。毋過煩。字通朴。毋過侈。常慮後世有以加也。而至于今。雖且靡極矣。而非齊已肥民之心。有漸不逮先世者乎。此意深得召公戒王本旨。○六帖。凡在守成。承平既久。脂腔深嚴。君臣之分。不忠不勇。特忠廉遠堂。高花。爾其。上德下情。不相詰。悉故燕飲之說。至于和創。業之尤。與其臣被。幹棘。沐雨。轉風。奚。鄉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忠不通。特忠分義。未明。粗率。簡。初。飲。爵。爭。功。許。或。吳。呼。故。創。學。柱。故。燕。飲。之。說。至于。辨。分。○徐。揚。貢。亦。云。開。創。之。初。君。與。臣。同。起。艱。難。起。居。出。入。既。親。且。和。故。爭。功。殿。上。擊。柱。而。呼。者。往往有之。公劉當新。就之時。便能使。足。附耳之。聲。懷德而畏威。所以古之。聖人。大。非。高。光。以下。諸。君。所。可。及。也。不。然。今。日。方。知。天。子。尊。當。不。在。禮。義。定。禮。之。後。而。在。禮。義。之。前。者。反。今。人。嘆。嘆。何。難。耶。○按。此。引。使。事。作。証。但。不。可。人。

卷之二十五

三六

爲公劉既薄既長既景既同相去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軍

賦也。薄度也。言其父夷。聖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同。聖高以聖德相親也。陰陽。向背。寒燠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軍。未詳。儀禮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同之。微法自此始。其後周公益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室以授所使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國人之居于此益大矣。○
○爭。誰。尊。義。公。劉。之。子。民。也。既。定。宅。于。京。師。遂。遷。理。其。田。野。初。至。于。郊。聖。闢。土。地。既。廣。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既。同。日。景。審。其。方。而。使。田。畝。有。一。定。之。向。乃。益。山。岡。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山。南。爲。陽。山。北。爲。陰。寒。燠。不。同。所。宜。亦。異。則。機。

其陰陽向背。承天氣以宜禾黍。至廣谷大川。源流各出。民擇所方。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則觀其流泉灌溉。順地利以生穀物。正經界。辨土室。足以居處其民矣。又因田以定賦。使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義。今制其軍。適清三教。爲軍而已。不起家之制。丁無羨卒也。至于有田有稅。度其照田原田之多少。與其中地利肥瘠之不同。制什一之徵。取于民以爲糧食。至所制之田。不足以授所使之衆。又度山西之田以廣授之。而加民之信。信乎其益大焉。夫田畝盡制。兵食不窮。其盛如此。其思極用光之心。可謂勤矣。何其厚于民哉。

卷之二十五

三七

○疏。解。此。章。上。八。句。是。授。田。于。民。而。周。其。務。下。是。廣。田。與。民。而。大。其。居。總。是。編。理。田。野。之。事。薄。長。自。及。夷。聖。闢。之。後。言。及。夷。謂。拔。去。草。木。也。聖。辟。謂。也。謂。耕。治。其所除之地。以爲田也。東西爲海。南北爲長。公劉遷邠之時。尺土皆非其有。故美其能廣長之也。曰既薄且長。則寒燠向背不同。水泉灌溉之利。不利。自不容不詳慎矣。故即承之曰既景云云。既景。句。管。下。二。句。景。以。審。其。方。面。使。田。有。一。定。之。向。以。察。其。形。勢。使。田。得。高。下。之。宜。相。陰。陽。中。景。之。意。相。其。孰。爲。向。陽。而。發。氣。爲。向。陰。而。寒。以。順。百。穀。安。其。左。暑。之。性。觀。流。泉。中。國。之。意。觀。其。泉。之。上。流。從。何。來。下。流。從。何。流。以。備。三。時。或。早。或。潦。之。虞。以上三句。是。辨。土。室。三。軍。只是三軍。蓋古者軍賦。取諸民田之中。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是不忍民以爲兵。度其厚厚二句。卽量地制稅之意。有田則有稅。但厚薄異矣。故須度之。野。度。以。步。冷。度。以。轍。也。大。率。是。井。其。田。使。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民。得。其。九。公。得。其。一。不。竭。民。以。奉。上。意。夏。制。未。有。百。畝。公。劉。亦。未。必。行。徹。特。自。後。人。追。論。此。法。是。九。一。之。稅。有。所。自。始。耳。三。軍。散。田。總。是。以。井。出。單。卽。以。井。養。軍。兵。賦。之。法。而兩。軍。于。井。田。之。中。也。以上三句。是。定。賦。稅。度。其。夕。陽。辨。土。室。定。賦。稅。言。而。以允。允。荒。荒。水。之。見。民。歸。之。泉。地。之。潤。者。益。清。長。者。益。長。也。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之。山。卽。梁。山。也。太。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乎。東。言。其。治。之。遠。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偏。也。皆。以。見。民。之。歸。者。日。益。衆。而。田。之。得。者。日。以。廣。也。○小。司。徒。徒。役。無。過。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歲。出。一。車。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成。既。十。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爲。車。三。百。六。十。

五乘三萬六千五百人其餘者為兵公劉遷於時適遇三軍之敵而無素故曰三軍此從單子起義然于公劉軍制無兩端之當是重木思民不盡民以為兵止立三軍而不起兵之謂丁如後世耳古者兵于農亦即此意○夏之貢取義于下之貢上而非上之貢下之貢取義于下而不稅民財周之徵并隱其貢上信力之各為均通之義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既均通八家如一家亦均通君民如一家此徵之義也僻居西北制法得以自事此曲之國勢也月案世有制作之才太王作卓應達為天子之門文王作辟雍達為天子之學公劉作微同達為一代之法此周所以有都乎文也○徐遐格云周官鄭氏家出兵一人一井之內是八人為軍公劉則一井得三三中適一是一井內止三人為軍此時勢大小之異也周百畝以行微而七十畝行助公劉則于貢之時行微此地勢大小之異也竟作周制者誤甚○附錄相其陰陽五句官養仁文并文詳以資觀覽○相觀無遺策而賦稅可定矣夫陰陽流泉必相觀而後無遺策也賦式發法不由此而定乎詩咏公劉若謂若人者上承天時下審地

而利其肥優均其入取此足供神祇給養賜而已迄今考其微田之法說者謂周制大司徒之賦式悉太諸此而公劉何心焉惟以薄取者誠富十民而巳爾合而觀之俯察仰觀既期耳目之力務農講武送弘安富之源公劉之于民而不厚哉○三皇義諸安無定解大約以不用繁卒為單字確疏微乃周家取民之制公劉為夏諸侯何得竟更稅法大意不過什一而已微田二字是詩人之詞非公劉便有此微名也○公劉遷微尚在夏道未衰時豈有為諸侯即擅定賦法之理微田微字斷宜虛看必欲說向周家微法自公劉已定之此微父之見也

篇公劉于幽斯館反法渭為亂取銀丁亂止基適理爰泉爰有已反夾其

皇淵過其過淵止旅適密內鞠有之即

以來往取銀取銀而成宮室既止基于此矣乃適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美淵者有過淵者其止居之泉日以益嘗乃復即內鞠而居之而幽地日以廣矣

中諸夫公劉之厚民如此今以其始終而概言之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嘗自元遷解而節于幽之日以宮室必資于材木也則洪淵取材而濟以舟楫之利以宮室必資于屬銀也則取屬取銀以成乎宮室之用但見既定居于此而民已得其所安矣遂遷理其田野務土室定賦稅而所以養民又無不周也由是民之居者日益繁庶而泉泉焉非復既既既繁之舊也日益富足而爰有焉非復乃利乃倉之舊也於是泉泉之民非京師之野所能容有矣其皇淵而居焉有淵其過淵而居焉然止居之旅日以益嘗又非皇過二淵所能容乃復即內鞠而居焉而地日益廣矣外民之富庶如此何其盛哉夫其始也蓋安養之務其終也成富庶之效則人民以和以和以和而思惟用光之心穆然然則今日之民即公劉之民也予王以成尊而後民其亦繼祖武而思所以裕民

求清。水之可用。全在于此。總在河。酌彼三字。故字上。映出君民懸隔。自有相遠之意。彼此二字。更不可開。開者。過。蓋君之干民。總為尊卑。潤。九。潤。萬里。所以民多不被澤。能平此之心。體彼之心。則平易自能近民。而呼吸相通。休戚與共。豈不為民之父母。豈不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乃下一層事。有是德。則有是事。此所以為民之父母也。二傳止可用在民之父母。句內。二傳意須合說。方得。豈弟意。明白。此重我去父母乎。民上。不重民戴之為父母。意。○蘇子山云。流。涼。水之薄也。然。薄。而注之。則可以。併。併。言物之無不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棄父母之無棄子也。○鄭有。聚。母。而道愛者。四十餘年。漢有召父杜母。而循良之最。誦思奕世。是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而可飲者。又一方之父母。君天下者。其亦惕然于一體之深。情。而得人宜化。亦不可緩矣。

河酌彼行潦

卷之二十五

聖

河酌彼行潦

卷之二十五

聖

河酌彼行潦

河酌彼行潦。彼淫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反。下二句。幸。與也。濯。漑也。

求清。水之可用。全在于此。總在河。酌彼三字。故字上。映出君民懸隔。自有相遠之意。彼此二字。更不可開。開者。過。蓋君之干民。總為尊卑。潤。九。潤。萬里。所以民多不被澤。能平此之心。體彼之心。則平易自能近民。而呼吸相通。休戚與共。豈不為民之父母。豈不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乃下一層事。有是德。則有是事。此所以為民之父母也。二傳止可用在民之父母。句內。二傳意須合說。方得。豈弟意。明白。此重我去父母乎。民上。不重民戴之為父母。意。○蘇子山云。流。涼。水之薄也。然。薄。而注之。則可以。併。併。言物之無不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棄父母之無棄子也。○鄭有。聚。母。而道愛者。四十餘年。漢有召父杜母。而循良之最。誦思奕世。是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而可飲者。又一方之父母。君天下者。其亦惕然于一體之深。情。而得人宜化。亦不可緩矣。

所不歸有所歸。便有所不歸。君子可以思矣。○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需。彼此相益。貴賤相濟之意。

河酌三章章五句

此詩首章。總敘以發。庶歌之端。下皆詳庶歌之實也。末二句。正與章。言賢才效用之忠。九章。言明良相感之機。末章。遂以車馬之多。而欲其為禮賢之具也。○此詩主意。在兩王之用賢。以保泰。而四章三傳。兩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則為。則前而福祿。所以可久者。雖然露矣。由此說出賢人。原自效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其人。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隱而不發。令王自思而得之。

有卷者阿風。自南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一章丁酉。江西。下三句乙卯。山東。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蔡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周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聖

河酌彼行潦

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周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1. 卷。阿者。曰。明君不以愛動。而廢。游。遊之樂。蓋臣不以治安而忘。獻替之忠。吾今有。卷于王之游焉。彼有。卷然而曲之阿。適有。風自南而來。奇勝之。風。豈復。地。與時。信。可樂矣。我豈弟君子。際萬幾之暇。來游于此。而歌作焉。從容游衍之中。蕭然明良之雅韻也。與也以。師保之職。切。勸。勸。之。陪。使。載。歌。不。靡。非。所以。鳴。其。盛。也。于是。因。王。之。歌。而。亦。陳。其。音。焉。庶。幾。為。保。泰。之。一。助。云。爾。寧。敢。隱。默。已。耶。

此章首四句。言得地與時。而遂游歌之樂。下矢音以和之也。卷阿。風。此。雖。地。利。其。勝。天。會。其。和。然。二。句。不。平。常。以。卷。阿。作。主。游。于。卷。阿。而。適。風。之。自。南。正。是。陰。陽。協。候。萬。物。長。養。之。時。豈。弟。君。子。如。今。臣。子。稱。聖。明。天。子。之。類。來。游。句。不。平。重。來。歌。上。方。起。得。失。音。意。失。音。中。間。包。許。多。意。思。尚。說。不。出。只。云。以。欲。言。之。意。按。于。王。前。而。已。來。游。而。歌。因。歌。而。失。音。若。無。意。于。獻。規。者。然。失。音。不。必。言。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意。已。隱。然。言。外。所。展。不。開。聲。非。虛。世。行。徑。自。

十句入駢用為駢蓋致令兩宋一詞無祖孫三代不識然亦無救于亡觀其
失者知太平臣至有皆不近情也

仲與游矣優游而休矣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昔矣

賦也仲與優游而休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爾終也性猶命也舊終也○言爾
既仲與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
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欲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
此之由也

申謂然所矢之音何如乘風以道遠爾之游也而試想今日內外之間有一
事足煩慮乎神情無所拘迫意念無所牽係而但于此載翔焉載翔焉爾之
為游良亦仲與矣依卷阿而憩息爾之休也而試想今日大小諸務有一事足
煩慮乎舒徐以適其天機從容以假其思慮而但于此或作焉或息焉爾之
為休良亦優游矣然與其游于前孰若無憂于其後與其休于始孰若無憂于
其終豈弟君子俾爾仲與焉以終其壽命而太和在宇宙者萬年如一日俾爾

仲與游矣優游而休矣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昔矣

優游焉以終其壽命而時雍在民物者萬年如一日似先君之考終命而四方
攸同四海承清始終俱善無疆維休則所謂仲與優游者殆有永享于無窮者
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享治安之樂下欲其有以久之也仲與優游承上游歌既
游即來游之游游則休息矣故曰休爾爾字須玩此爾之游也爾之休息未
其似先公也故接俾爾云云俾字含下文修德用賢正所以俾之也爾爾性不
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太和意也舊終也根舊始來即仲與優游垂
之未艾意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首者見若不能割并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
然召公不言也此全是勸勉他口氣如曰感通有道便法解戒如曰永終有日
又法觀爾只平平說○仲與造通開散之意優游從容閑暇之意此二句是已
然之福末二句是未然之福○註五章以化乃告所以致此之由致此之由即
所謂俾爾吉也正說福祿耳却先下俾爾二字含起大妙○疏義言先公則先
王在其中故傳以先王代先公字

爾王字取反章亦孔之厚王字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王
矣

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王字取反既其厚矣
又使爾終其身當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申謂且以王字言之試觀今日之域中盡是我周之天下中外地形相錯如繡
而九畿分國之制昭如也小大星羅次第分置而五等建侯之界井如也俾然
甚明何版章乎且其廣則難傾有難持聯屬之勢而舊非所也似深則不
拔無從侵割據之虞而貞固有足恃也其固甚固亦孔厚矣是在下今固為百
神之所至也而豈至今日已哉豈弟君子必使爾終其壽命而長保咸中以為
大與爾可披凡乎後天而無地風塵不熱然山向而水清殆永永為天地山
川鬼神之主焉而所謂取章孔厚者蓋有引之于不替矣

仲與游矣優游而休矣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昔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享治安之樂下欲其有以久之也仲與優游承上游歌既
游即來游之游游則休息矣故曰休爾爾字須玩此爾之游也爾之休息未
其似先公也故接俾爾云云俾字含下文修德用賢正所以俾之也爾爾性不
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太和意也舊終也根舊始來即仲與優游垂
之未艾意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首者見若不能割并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
然召公不言也此全是勸勉他口氣如曰感通有道便法解戒如曰永終有日
又法觀爾只平平說○仲與造通開散之意優游從容閑暇之意此二句是已
然之福末二句是未然之福○註五章以化乃告所以致此之由致此之由即
所謂俾爾吉也正說福祿耳却先下俾爾二字含起大妙○疏義言先公則先
王在其中故傳以先王代先公字

爾王字取反章亦孔之厚王字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王

矣
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王字取反既其厚矣
又使爾終其身當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申謂且以王字言之試觀今日之域中盡是我周之天下中外地形相錯如繡
而九畿分國之制昭如也小大星羅次第分置而五等建侯之界井如也俾然
甚明何版章乎且其廣則難傾有難持聯屬之勢而舊非所也似深則不
拔無從侵割據之虞而貞固有足恃也其固甚固亦孔厚矣是在下今固為百
神之所至也而豈至今日已哉豈弟君子必使爾終其壽命而長保咸中以為
大與爾可披凡乎後天而無地風塵不熱然山向而水清殆永永為天地山
川鬼神之主焉而所謂取章孔厚者蓋有引之于不替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享治安之樂下欲其有以久之也仲與優游承上游歌既
游即來游之游游則休息矣故曰休爾爾字須玩此爾之游也爾之休息未
其似先公也故接俾爾云云俾字含下文修德用賢正所以俾之也爾爾性不
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太和意也舊終也根舊始來即仲與優游垂
之未艾意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首者見若不能割并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
然召公不言也此全是勸勉他口氣如曰感通有道便法解戒如曰永終有日
又法觀爾只平平說○仲與造通開散之意優游從容閑暇之意此二句是已
然之福末二句是未然之福○註五章以化乃告所以致此之由致此之由即
所謂俾爾吉也正說福祿耳却先下俾爾二字含起大妙○疏義言先公則先
王在其中故傳以先王代先公字

而卜世下年一如此日之單月而多益也而受命者不特無不稱也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得命得福之備下進之于有常也受命長以功中踐祚
則家殷數自文武以至成王故曰長先章程文云春秋鼎盛紹殷錄于后稷之
康祀大統既集安成系于文武之相承此語住一義只須詳讀自即位十年
以後三監已誅頑民已靖自此之年皆所謂之長或謂文武以來厯數已久則
者不得謂字謂功中踐祚來日無涯則者不得矣字約成王身上謂其厯年
已久耳竹書紀年成王游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也非康康謂德盛
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亦不專在富有四海上即此便是今日之純履
而由此常保其命與祿是為純履爾常也○以上三章說福一步進一步始言
享安閑之福次言享全盛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而俱不脫福性意所謂得
福性者得賢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及以賢之常用告之

有焉若有賢者有德以引以翼弟君子四方為則 下二句戊午河南
賦也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子已者引其前

卷之二十五 大雅

四

也與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
帝與諸侯實之人處其所以與起善端福善德性無其端而消其邪日改月
化有不在言說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
矣自處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疏解夫考考福祿之盛至此極矣然所以致之者豈無自哉亦由得賢以自輔
而已其得賢才輩出不有負其端委身任之安若依几者乎是名曰得賢不有
材德厚焉世休賴以爲杖者乎是名曰翼亦有修行于家性慈慈可風
清俗者矣則孝非耶有善行于身躬修無差其欲國器者矣則德非耶凡此得
賢孝德之人皆謂若君德之資也王誠以之引導于前啓我之知以之輔翼左
右相我之行則君德修而人稱德建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爲則乎吾知德修
于已而天下之觀德者咸切夫儀刑之思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得賢以自輔下言天下以爲式也焉翼孝德乃為性之者
指未用者言至以引以翼方是得之以自輔焉者思誠可托心臂以一身保朝

近之重賢才才猷可任股肱以一身關君德之成敗孝者聚百順以事親則
有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則其正物之學獨性原非一人之力四有字言天
下有此四種人見得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也引者引導于前而不迷于所往如
育者之不能行必前有人焉引之嚮方也翼者輔翼左右而不息于所行如翼
者之不能起必左右有人焉翼之奔走也○以字最重蓋引翼者士而所以引
翼者則惟王之也以字即後使字命字德日修意猶在以翼之下薛方山欲
用在豈弟小似即以豈弟爲德非詩人意也爲則者則其德也言四方皆以君
子爲則也○附錄有焉一章或肩錫文并文詳以資觀覽○得賢以輔德君極
所山立也夫焉翼孝德皆助君子以修德者也○以字引翼而四方就不足以爲
則乎豈弟五章曰君人者天生之以作則的邦者也而究之一人所由立極者
蓋亦輔道之力居多焉故民風之表正視主德而君德之德進類多賢夫有庭
丞輔弼之各得其人則皇建極而四海之從風不難致爾君子壽考福祿之美
備如此亦思所以致此者果何自哉皇躬保下土之觀瞻則自治者不容或怠

卷之二十五 大雅

四

且其輔必有其功也非羣英傑附系能飲作極錫極之依后德爲萬民所
式則責已者不容或疎而臣贊不可無人也故必多士景從乃克慰觀我親民
之願以今觀四方之屬望吾王亦良殷矣王得母曰于欲朝夕倚恃執焉下欲
左右承宣執翼于欲盡道于親而好修于已說孝而執德若然則四方之係于
王者甚重而王不幾引導者無人勝翼者寡助乎非然也我周賢才輩出今
既得焉王作若伊何人則焉者是可爲王輔者伊何人則翼者是建王之所
者不止于焉翼乎而焉已之翼已之我周英傑挺生今試問善于事親者
伊何人則孝者是力于修己者伊何人則德者是建王之所有者不盡于孝
乎而孝又有之德又有之則以是四者而引于前其足以啓我之知可知
也德之事其莫先于知無以引之有知有不知有以引之而猶慮有不知者乎
夫輔至于無不知則不必得式于四方而四方之從式視此矣抑以是四者而
翼于旁其足以相我之行可知也修德之務莫切于行無以翼之有行有未
行有以翼之而猶慮有未行者乎夫德至于無不行則不俟德翼乎四方而

方之遠意在是矣。豈弟君子，四方有不以爲則，賢才集而君德修，固知德有本。皇極隆而人道正，蓋信彌性者有基，是可爲吾王願也。○此重得賢自輔，則德修王可爲四方則矣。馮翼孝德，皆彌性之資，而得之以自輔，全在引以翼何。此後則四方何人，將題中四字，二以字，一清出，恰似老臣進諫，其下遂歌二字對針。

順頌又五，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合說：順頌二句，成子順德，如圭二句，成子順天。如圭二句，成子順天。如圭二句，成子順天。

賦也。順頌印印，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嚴可畏法也。○承、蓋言得遇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

申請然君德之修，何如試以德之見于外者言之。具顯其真與重矣。大觀在上，而剛成不肅也。垂裳以臨，而剛或不奉也。殆有所謂剛中印印者乎。試以能之存于內者言之。是球其度以加矣。無間爲功，而溫潤而栗也。無私爲體，而粹精而休也。殆有所謂如圭如璋者乎。試以德之著于遠近者言之。觀厥其未有德

卷之二十五 大雅

四

未嘗無有人，而德不教也。德教有人，而德不教也。殆有所謂令聞令望者乎。此固爲翼孝德之所成，而君德之修，極其表裏之盛矣。將見此豈弟君子也，一德之所屬，屬四方咸歸于統御之中，卒有不以之爲綱者哉。得賢自輔之益，如此，則所以至考考則辭之盛者有由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君德之備，下言爲天下所佩服也。德形于外，則爲順印。德

統尊嚴也。德融于內，則如圭璋。德性純潔也。令聞，聲譽之遠揚也。德音遠播也。令望，威嚴之足法也。德耀所動也。總根有馮翼孝德之助，來此君德之純全，而人皆順之以維持統括也。綱者衆紀之所係，天下歸于一人，猶衆紀屬于一綱也。此與四方之綱何不同。後言君子爲四方之綱，此言四方以君子爲綱也。○順印與令望有別。順印，就本身言。令望，就人所望法言。○今聞令望，細詳維以上作四項說，然三句，勿亂。○上爲則以爲言，此爲綱以爲言，然上則用圭璋，末末以爲言也。

鳳于飛，翔翔其羽，亦集于止。詩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下三

丁卯年四月 陽曆一

與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翔，翔也。詩曰：鳳凰翔兮，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賢理或然也。詩多也。翔，翔也。○鳳凰于飛，則翔翔其羽，而集于其所止矣。詩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以佐天子云爾。

疏解：天得賢固有自輔之益。況賢才寔有效用之忠乎。彼鳳凰于飛，則翔翔其羽，見德輝而下之，亦集于所止矣。此馮翼孝德之士，詩詩然皆王之吉士也。王

能使之則隨王之所使，而爲上爲德，咸忠愛于天子矣。軍忍上召吾君哉。

鳳于飛，翔翔其羽，亦集于止。詩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上三句，成子順天。如圭二句，成子順天。

其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申請：不但是也。彼鳳凰于飛，則翔翔其羽，翔于何而止之，亦媚于天矣。此馮翼孝德之士，詩詩然皆王之吉人也。王能命之，則隨王之所命，而爲下爲民，咸忠愛于天子矣。軍忍上召吾君哉。

鳳于飛，翔翔其羽，亦集于止。詩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合解：此二章，言賢才用世，有愛君愛民之心，正以鳳凰之用之也。鳳凰治世之休教，飛翔天下，快觀賢才天下之器，用則天下治，不故以爲典，下集所止上，原于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才之心也。○履見湖曰：詩詩然皆王之吉人也。王能命之，則隨王之所命，而爲下爲民，咸忠愛于天子矣。軍忍上召吾君哉。

作人之功，意吉士吉人，就未用之賢者，蓋天下賢才，皆王之賢才也。豈必已用

在位，而後爲王之士耶。故曰王多吉士吉人，使與命俱舍下，而尊賢者，亦在

內。維字是隨字，意承多字，意承蓋賢才，故隨王所用，而皆盡職也。○按詩說

詩詩然皆王之吉人也。王能命之，則隨王之所命，而爲下爲民，咸忠愛于天子矣。軍忍上召吾君哉。

第字，則于下維字，維字大有情。○使之令之，正是上文以引以翼意，但但是引

異天子，而此又外言媚庶人者，何也。蓋輔天子修順印圭璋之德，以爲綱爲則

是媚天子也。而天子之爲綱爲則，皆曰四方，則天子之及于庶人處也。媚庶人

者，使媚于天子，則于天子也是愛惠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非分兩事。○容悅

非媚，而愛惠危明者，爲其媚，姑息非媚，而教思不保者，爲其媚。○蔡九峰曰：是

時月方隆盛也。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殊其寔也。○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受而歌，作神鳳樂。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前代人思澤華于晉，樂今民以寧，蓋因此而附會耳。○又按竹書紀年：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晉。周公召君與篇曰：考德不降，我則鳴焉。不同者，指召公也。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去之時，鳳固常至矣。

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華萼離離，嗒嗒叶居。
子江南：上二句已見前篇。華萼二句，子山西。乙卯江南。辛酉陳西。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華萼離離，梧桐生之盛也。離離嗒嗒，鳳凰鳴之和也。

中諸天賢才，因忠于效用而所用之者，其機則在乎上耳。彼鳳凰，其鳥也，其鳴則于彼高岡矣。梧桐，美材也，其生則于彼朝陽矣。夫鳳凰梧桐，固各有所在也，而相感則有機焉。必梧桐之生于朝陽者，華萼離離，有以爲招徠之地也。然彼鳳凰之來自高岡者，雖離離嗒嗒焉，而有以洩在地之和耳。然則高世之賢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十五

才，有有用之處，不猶梧桐之生之盛，而後鳳凰之鳴之和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喻明良之有在下，喻感召之有機也。高岡之鳴鳳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桐之華萼離離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離離嗒嗒者，羣賢和樂之德音也。比意蓋如此。上四句，平說下二句，申說。人君招賢而後羣賢和樂，出以和佛于朝也。兩段意歸重在下，正意應補在末。或云：末二句，只至言生朝陽者，如彼其盛，鳴高岡者，如彼其和，而感召自見，不須下轉。且與下章各開說，杜作與意甚無謂。說約亦云：生于朝陽者，華萼離離，蓋華萼何其盛而可仰也。鳴于高岡者，華萼離離，何其和而可聽也。亦兩平。○劉上玉按：段氏云：惟其梧桐華萼離離，是以鳳凰離離嗒嗒。喻君臣感會之機固是，但此語意當在下章承上興之方出，親計生之盛也。鳴之和也。兩平開說下章華萼離離，則華萼嗒嗒矣。方中一見近議，似皆誤于早矣。然愚謂鳳梧四句，喻明良之有在，開說華萼二句，喻召之有機，申說是此章一定不易之

解若謂華萼二句不宜申試，則本題上下兩段甚處分別。且下文君子四句，既須題後畢，又須題前補意，尋靡何極乎。○疏曰：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破山而至，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梧桐生于下，鳳凰之梧桐，最爲難得之材，書曰：睟陽孤桐，亦見其材之難得也。○附錄華萼二句，合下四句，備方慶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物有各見之美，可與禮賢之具矣。夫華萼離離，皆物所以自見其美也，乃必有梧而後有鳳，則君子豈徒有車馬已乎。詩若曰：自來兩美必合者，物理之常有，感斯應者，人事之盛。苟徒有備物之美而不思致用之宜，夫豈物理之不足動感歟。抑亦人事之未嘗加察也。臣請爲王終梧

鳳之說，可乎。朝陽有梧桐，臣言其生矣。未言其如何生也。亦思夫向榮而極其盛者，此其生爲何如者乎。驟而觀之，則以爲華萼離離而榮之。又以爲華萼離離，爲梧桐之美。曰：華萼離離，高岡有鳳凰，臣言其鳴矣。未言其如何鳴也。亦思夫舒暢而極其和者，此其鳴爲何如者乎。乍而聆之，則以爲離離嗒嗒而響之。又以爲嗒嗒嗒嗒，得爲鳳凰之美。曰：離離嗒嗒嗒嗒，然使梧桐而徒有離離之貌，卒

解：此章之意，吾知彼鳳凰者，亦將欲翼而退耳。鳥有若是之和鳴也，耶。臣今日者，爲鳳凰，其意不能不先爲梧桐卜其盛也。華萼離離，則嗒嗒嗒嗒，感召之機，固固有之。人亦宜然。臣于是不能不終有意于君子。夫君子不有車馬，五路之車，各有所司，使此車而僅以備贊與之駕，則亦俗人之事耳。而臣則猶意君子之車，必有以生載乘之先者，而茲則既庶且多，今而復命彼從車，輪人不缺于供，則亦以是庶且多者應之可矣。君子不有馬，耶六閑之遊，各有其職，使此馬而僅以備馳道之榮，則亦園人之事耳。而臣則猶意君子之馬，必有以壯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十五

勳焉之色者，而茲則既閑且馳，今而復錫茲良馬，僕夫不缺乏于御，則亦以是周且馳者應之可矣。不然者，彼華萼之得致離離嗒嗒，鳳凰之相感，且有然也。而謂君子其能自己耶。有求必先物，既有乎應之理，無美不備，人豈無用得之能。是在君子已。○華萼二句，兼比與兩意，先發此意，故梧鳳平開二比，一字不露，鳳梧相感，衍完此意，方開說一段，領出真意，然後發車馬四句，又不顯然說，用待賢聚會得意焉，得詞旨隱隱，法林機神，文擅其美。

君子之車馬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上四句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榮華美則雖雖皆啼矣。君子之車馬。則既眾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遂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庶幾歌也。

車馬。夫梧桐之盛。固有以致鳳凰之和鳴矣。此君子之車。則既庶且多。何令車之不充也。君子之馬。則既閑且馳。何錫馬之不足也。荷徒以供一人之服乘。則豐典之外。皆虛器矣。王可不知所用之乎。然當君臣同遊之日。正言陪得盡之時。願美意之所欲言者。尚多。而詞不足以盡之矣。詩蓋不多也。亦惟以老何之辭。王載歌矣。而吾不可以不庶幾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聊陳一得之思。以冀此于明良喜起之歌焉耳。吾王當自得于言意之表焉可乎。吁。成王誠能得其言之所未盡。以此車馬之盛。而待天下之賢。得天下之賢。以收自輔之益。則壽考滿濟之盛。可必矣。豈特今日之享其休已哉。召公可謂忠愛其君之至矣。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

東都賦。上四句。言王者車馬可以觀賢下。表已廢歌之意。上四句。註曰。賦也。明是賦體。宋註以其意承上文。遂曰。承上章之興也。此句不可忘。亦不可漏。落脉須云。若相繼。鳳凰來鳴矣。即今車馬盛而豈無以來之乎。然召公欲成王以處待天下之賢才。但猶未顯言。須隱含說。方妙。兩既且字。即未見其用。然非不廢馬。意即不知何用。然非不知用也。詞若不可止而輟止。意非不可盡而止。意非不可盡而止。又換車馬。不專指老何所從。而賡賁亦不專指車馬。只就山。豈求以待王之自譽而已。矢詩二句。通承全詩言。矢詩非不多也。而召公自謂其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須會得此意。王來歌而遂歌之。猶次君舊臣和之。當而已。若中心所欲言。王非歌所能盡也。○又說。吾前卷阿之詩。而知召公之善于引君也。欲啓之以用賢。圖治之說。而先之以壽考。福壽之盛。何其言之婉。而意而盡也。欲啓之以明良相過之機。而托之以鳳凰梧桐之喻。何其言之婉。而切也。欲啓之以招徠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馬馬馳之旨。何其言之微。而彰也。若召公者。其可謂萬世事君之法。則矣。後有導君之欲。以固己之說者。固不足

進而或彰君之過。以沽己之直者。亦惡足以誦此。○昔觀之書。矣。洛邑既成。成王始親政。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者。以達于王。奉祭于歷年之久。近反觀乎夏商之興廢。究其歸。則以誠小民。張敬德。為前承永命之本。及親卷阿之詩。則極言壽考。福壽之盛。而究其山。則以用賢。修德。為致福之本。二篇之中。每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深長之慮。蓋如此。○黃東原曰。極治之時。人主逸欲易生。在位老成。漸謝而小人已伺乎其旁。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乘輔。無以保治。召康公極其憂危。故賦此歌。諷王求賢。而詞婉而有味。讀之。真足以興起明良。廢廟山林。一時生色。○此大臣告君之體。不可法一庶僚諄諄語氣。○顧太初曰。漢文時。賈生為痛哭流涕。其愛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悠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蓋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婉。其言為有法也。○召公三詩。如公劉河。皆直達之詞。惟卷阿婉轉。反復使人再三吟咏。而自悟。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成王以幼冲之年。誕膺大寶。當風夜。湛然。俗守家訓。而為召公者。居師保之位。亦空朝夕納諄。獻可替否。致若于寡過之地。即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

使日晏不遇。猶且杜漸防微。誠風行。微聲。奈何諫諍無聞。反于遊遊之地。為此頌美之詞。以悅君聽。無乃以生噴噴。致君臣叢脞之患。而天下後世。不且以是君非文君。通者。讓召公。不如此召公固有見乎其幾也。何則。成王當英統之年。其老成持重之氣。或不足。而剛勇自斷之志。或有餘。故善用之。可以有為。不善用之。亦可以拒諫。使為之臣者。徒以議論危言。而折廷諍。安知不犯其忌。而觸其鋒。無論我言無所從入。即人焉而君終不悟也。計其若逆機而利導之。因其辭而歌也。而即以歌進使之悅焉。而不我拒。嗚呼。何其善于失音哉。今就其詩。觀其所以反覆咏嘆者。皆出于至誠惻怛之志。而非徒為頌美之詞。以悅君聽。蓋其愛之者深。望之者切。故其告之婉。而善入。而聞此者。知必有惕然而動者矣。昔穆王欲肆其心。同行天下。祭公諫。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王是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章全。通詩本同列相戒之詞。然玩註未必專為刺王而發。句蓋亦寓刺

王之害也。相承意以安民爲事。而安民之道不外乎禁奸禁邪。所以安民也。勸分之首章言小人則可以安人民而定王室。二章言遇小人則可以保爾功。勿戚王休。三章言既遇小人又必親君子。四章言遇小人使正道全而不廢。五章言遇小人使正道存而不亡。六章言奸人之始若其始皆以說隨入之。而將以害其身。故每章以無縱說隨式遇寇虐爲言。而說隨之害則無良是矣。其言則備其惡。則同極其狀。則隨其用心。則隨其加于民。則完虐其從于君。則說隨之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皆是這無良小人做出來。故必先下此除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說隨。以謹爾式。遇寇虐。愬不畏明。罔反爾。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賦也。此章也。中國。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說隨。不顧是非而從人也。說。說東之聲。管會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

其言則備其惡。則同極其狀。則隨其用心。則隨其加于民。則完虐其從于君。則說隨之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皆是這無良小人做出來。故必先下此除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說隨。以謹爾式。遇寇虐。愬不畏明。罔反爾。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說隨。以謹爾式。遇寇虐。愬不畏明。罔反爾。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故解此章上四句。言民之當安。下言遇小人則可以安民而定王室也。民亦勞止。國四方者。民勞者。困于倉廩之政故也。亦字與汔字緊相連。有與其加意轉牽之意。曰可見。惟此時爲可也。他日將不及矣。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此二句。要重中國一邊。蓋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緩彼。爲治之漸。自如此。要令小人近王。濁亂在朝廷。意無縱說隨。四句。一連看。乃推民不安之故也。以無良二字爲王說隨者。柔惡之所爲。所以媚上也。寇虐者。剛惡之所爲。所以威下而逞說隨之志者也。是說隨乃無良。所以虐民。根脚故更相戒。勸而

以無縱爲言。無良之人。何故說隨。大抵居官者。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未命先諂。未命先諾。故不徒曰隨。而曰說。小人之情。能曲多矣。無縱者。明以矧之。所以絕之。毫不姑息也。謹者。使之檢束。而自羞。退者。使之退縮。而自止。小人爲寇。民財所以竭也。小人爲虐。民生所以斲也。惟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須緊連上句說。言遇此寇虐之懼。不畏明者。小人之好既去。君子之得

可施矣。故柔者。寬而撫之。應緩字。能者。順而習之。應惠字。此皆去小人後。細用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說隨。以謹爾式。遇寇虐。愬不畏明。罔反爾。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說隨。以謹爾式。遇寇虐。愬不畏明。罔反爾。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說隨。以謹爾式。遇寇虐。愬不畏明。罔反爾。柔遠能通。以定我王。

是無俾民受使民不至安受其害也。兩旁泛說平日勤勞王室。非謂有未安民之功也。人情慷慨。貴者志慮難持于堅。往往徒貌始而忽終。況小人之當難除。斥其一則接之者眾。盡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于王。而于此輩未見多務。謂格者。此即棄爾勞也。無棄誇技之詞。欲其益求盡。雖小人以安民耳。以為王休。蓋王以安民為休。遠小人以安民。而享天下治安之美。所以成王者之休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懷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近有德之人也。

申謹民亦勞止。亦可以少息矣。必先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之眾。可也。然民之所由以惡者。正惟詭隨之人。肆其無窮之惡。以為虐民故耳。而必無縱詭隨。以謹罔極之流。式遏寇虐之毒。無俾之作。惡以害民焉。然徒遠小人而不親君子。則亦無其共理也。必敬慎厥德。使我無可棄于君子。于以親近乎有德。則同心共濟。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相戒以安民。下言去小人之害民。而益求君子以安民也。小人怙惡不悛。豈有窮極。無俾作惡。使邪惡不得播。惡于眾也。親賢遠奸。本是一事。小人結黨。類必合眾。君子方能勝之。故親賢所以遠奸。如秋祭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是也。然威儀不愼。賢者將墜。豈然去之。謹告以治世安民之要。親賢遠惡。正無縱詭隨之本。此二句。要得一事。惟貴德以親賢。則同寅協恭之有賴。輔理成化之有資。所以遠奸而安民者在是。○謝靈運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者。若不敬謹。則野淫傲惰。何所不為。每老成遠者。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按詩說。去了小人。必須進用君子。不然。去一留一。復進一。隨進一時之寇。惡且不後。時而作矣。民分其何患之有此。又將無復近德。作去奸以從中。○因問先輩大家文。亦各說一說。如張文云。飭德慎動。先為可親。以庶幾君子不我遠。棄手。而因以虛懷自結。于有道。則掃清邪。則扶無長處。而安民育眾之方。將隨所陳求。而至受益矣。正容謹節。先為不可變。

以庶幾君子不我遠。棄手。而後以折節自約于賢。則庶幾無害。而安邦定國之狀。將得其助。而共成治矣。此與本詩合。詩文云。賢奸不共。而理而小人道消。雖足以開眾正之途。賢哲必論行而交。而威儀卒述。亦何以來善人之助。戒之哉。汝其無以色驕人。誠不然。則有德者遠。小人雖去。僅徒除民之害。而未能興民之利。民將何時而可惠也哉。此與詩說合。然細察之。畢竟前說為安。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有泄。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惕息。懼去。屬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申謹民亦勞止。汙可以小惕矣。必先惠此中國。俾民受之。盡去可也。然民之有憂。以小人之敗。正道為之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罔極之徒。而式遏其寇虐之惡。無俾糾結法度之正道。因之以敗壞焉。則民憂于是而可去矣。然爾無以汝為小。而忽之也。式雖小子。而禁奸安民之事。皆汝責所當有。其所為甚廣大也。而可以不謹哉。

卷之二十五

大雅

五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以安民為戒。下是欲其去小人而深覺之也。要澤見民情憤懣。而不得泄。澤則民憂盡解矣。凡人正大者。常光明。詭隨者。必陰暗。正道是安民大道。不外紀綱法度。上曰正敗者。蓋小人用事。則為其所敗也。以身言之。則為小下。以職言之。則為王官。式字。很正字來。是正道以為式。一身係天下安危。關民生休戚。何等弘大。豈可不謹乎。蓋小人之去。關係社稷生靈甚重。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蕃事未成。而謀殺王允。未就而志驕。則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詳之故也。但此人非能善惡去奸者。詩人特發自家意思耳。二句。直以禁奸之相授之。使不得弛也。○嚴華谷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蕩小子。歸諸指王也。小子非臣。謂君之詞。二詩皆責責同列。故稱小子耳。○輔慶原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詞。觀下篇可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攸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王欲王女意用大諫

賦也。繆繆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于正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

玉而寶愛之。故我王之意。大諫正于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
申諫民亦止。亦可以少安矣。必先惠此中國。使中國無有傷殘之患可也。然
國之有政。以小人之道爲之耳。故當無權。隨以謀其結。結之私而式道其
寵虐之漸。無使經常之正道。因之以反其常焉。民殘于是而可去矣。若此者。豈
我之好爲盡言以潰汝牆哉。蓋王也以汝爲玉而寶愛之。委之以國家。寄之以
人民。其所以待之者。蓋甚重也。故我王之意。作爲民勞之意。以大諫正于汝
武汝之去奸安民。以副王心焉。汝縱不爲我念。獨不爲王念哉。初于此而忠
君愛國之心。受時制事之意。俱見于言外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戒其安民下是欲其去小人而因以王意微之也。兩無有
其謂國無傷殘之民。要補天下安意。隨隨之人。委曲逢迎。以固結其君。一時雖
以制斷。故曰繆繆結者。小人惟無解之已耳。一縱將反爲小人用。太阿倒持
而不可收。降明知之。而莫能解。莫可誰何。如云去奸北就。易去朝中朋黨。雖
是也。上章言正。取而巳。未盡反也。反則全反于正矣。紀綱法度。無不廢弛。豈
非曲直無不倒置也。玉女與之以位。即與之以重任。望其能爲國安民于寶愛
中有倚賴之意。大諫指通詩言之不足。詳悉反覆言之。故曰大諫。欲其信已所
戒之意。以去奸安民。而副王心也。王何嘗有此意。故云托王意而托之者。是欲
其聽之也。見我之不能已。于言者。非止爲民。亦以爲女也。女從不愛國愛民。獨
不自愛乎。迫切之詞也。○潘氏曰。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
者之休。莫大于得人。惟聖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第三章後二句。
謂教訓厥民。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于己。又不可以不訓
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解正。既無解
正。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敗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
矣。其憂慮之意。蓋一而切于一章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章全句。○通詩以安民爲主。而敬天又詩人之要旨。故以此終篇也。自首章至

五章。皆切實傳友之詞。六章至末章。則直臣友而因以戒王也。析言之。首章是
責之以失道。二章是勉之以善言。三四章是勉之以聽已之言。五章是勉其責
之意。六章欲其輔君以化下。七章欲其輔君以修德。末章以敬天終之。蓋敬天
斯可以安民也。○陳伯玉云。此詩以敬天安民爲主。懷德維寧一句。足以盡之。
敬者。德之寔。而民之安。乃君之寧也。曰敬天。正所以安民也。曰懷德。正所爲敬
天也。曰出語。然爲敬遠。正所爲懷德也。曰辭解民治。辭解民莫政所爲出語之
然。爲辭之通也。總是一意到底。○首章。發所成以起諫之端。下皆詳大諫之
實。篇內詳天變若天難等處。即板板意。說民不安。若端端等處。即卒章意。說人
謀若惡惡等處。即出語四句意。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語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爾猶之未遠是用
大諫

板也。板板反也。卒。瘁。瘁。瘁。也。管管無所依也。實。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
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
而使民瘼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
若已矣。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
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申諫以上帝板板者。曰敬天勸民爲治之要。然勸民者。乃所以敬天也。敬天者。
未始不勸民也。況今何時。而可忍焉。不問哉。諫以天之神。民本欲其安。此常道
也。今反其常道。而使民至于瘼病。是必有以致之者。汝安知戒而修己。以回天
變乎。今汝言不虛其所終。而無順理之詞。諫不稱其所蔽。而無久遠之規。其
心以爲世無復聖人矣。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乎。古道。矯誣作偽。又不定之
干誠信。若此者。豈其無深謀遠慮。而然乎。使有深謀遠慮。而不于此之哀也。
豈我爲國家計。是用大諫于汝。使汝知所以回板板之天。而靖卒瘁之民也。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病民。下言人事之平。而盡言于已也。上帝居民之
上。以安民爲道。此其常也。而言板者。蓋反其常也。卒瘁。正根此諫。此二句。見天

臣之召見卽上不遣之意良誠恐方難力覓得大綱方始正可用其規
可勿謂已難已致我無如天何也

之方唐無妙說老夫灌漑于膝膝
燭各反不可救藥

事雖且吾言因所當聽而亦不可以不起者今夫天之示人其虐方甚天下之
最莫大于此矣俱無辭誰以是爲戲而重干天怒也故我老夫知天虐之可畏
濯濯然而盡其欲誠以告之奈何小子以吾言爲不足信反如彼其踴躍而馳
焉是非我言之老而不足聽聞也乃汝妄危利災以憂而爲戲耳夫憂未至而
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禍之益多而後聞之則如火之熾煽不可復救藥矣爾
可不聽吾言而早聞之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責其無畏天之誡下四句以備救亂之急總是警其所言也。澤澤者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賁賁者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大都老成之深計往往爲少年所忽如此。匪我句正指上謹言言之。莫諫乃安其危而利其災也。言若能聽吾言猶或可救而以憂爲戲則憂將益多殆。

卷之十五 大雅

全

然如火之燎。不可撲滅。符安救之。不可救藥。仍在時事上說。言天庖卒癯者。日甚一日。此時雖有瀟瀟之言。救之亦無及矣。

天之方情有淵反無爲考音吐威儀卒迷善人載尸音履民之方履音履則真我敢莫音履

賦也情怒辱大毗附也。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謔言咀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殷屎。呻吟也。衰。禁也。蔑。猶滅也。亥與否同。嗟。嘆聲也。惠。願師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遠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按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于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申讀然所謂不可殺者何也。今天之示人其情怒善矣。而所以靖之者猶有賴于善人也。豈可復逞考吶之德。亂威儀之節。恣已姑賢。使善人動有所制。有如尸之在位。而不得一有所爲哉。且民當斯時。愁苦呻吟。其受病已極矣。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乃無庸作威使人。心有不安。畏其欺據度其所以然者。兇獸

就解此章上四句是責其妨賢下是責其病民上章但言其是此章正言其虜可憂而不可救藥之甚夸則發矜人或以爲其能而信之晚則諛語人或以爲愛已而親之此小人之常態也自矜以問人曰夸晉阿以附和曰晚正不然之語也大言夸人必有委貶之態諛言晚人必有側媚之狀耳目易而觀聽亂故曰威儀卒迷小人之焰張則君子之氣結善人于此矣得出一言以與不然之話抗又何能出一獻以與此不遠之猷爭則有載尸而已善人正是捨事惠民者今惟載尸則民之愁苦雖甚誰爲之拯度其所以斯民徒爲亂亡吞啞孰有顧其生養之望者乎欲惠我師必須善人欲善人之用事如何容得夸晚到此纔覺得我言維辰兩句意○民殷保是有當時之民已如此也喪亂二句計其後日必如此也無惠我師正與善人不得有爲相應

天之厲民如焚謂天
如斃謂地
如遺謂人
如圭
如取謂財
如擄謂兵
無目益牖孔易去聲反

群言無自立碑

卷之十五

奎

賦也。隔闢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墮唱而箴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摛得而無滯。費言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闢明。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串講夫尋民困所當急而道民亦所當諱也蓋觀之天乎天之屬民也與之以本然之理以啓其自有之明但見天授之而民受之如應唱能和而不求而應也

如璋判圭合不強而孚也如取求猶得而無所費丁巳以益之也天之殲民孔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壽之以善則善殲之以惡則惡其易弗猶是矣可不慎其機乎今民之卒癘毀屎不洽不奠既已多邪僻矣可出詔不然為猷不遠復

自立其邪辟以導之耶爲人上者導民之機誠不可不審矣
申讀此章上六句卽天開民之易以明上化民之易下戒以慎導民之方也承
上言復獲吉者民定歸于邪辟而爲上者夸咤幸逢適以導之邪也故言歸民
上言其有以歸民以知言教善一邊說上之化下以行言教善惡說順開通

之義室暗故屬以通明孔身意全在首句發之如樓門句極形容其易耳暗也
魯天人之相應不以氣隔也暗主暗天人之相合不以形隔也取精無益暗天
人之相授受不以頃刻待也孔易句總承見天所屬之理即民所具之理一理
相契非有所強也何易如之上文辭轉而民便洽辭轉而民便莫即是屬民孔
易與民之多辭輕說歸重到意自立辟上去意云民即多辟其天自在豈可
于話猶之間自立于邪以導之也要有自立字多辟不治不莫也立辟即不然
不違本心之類也若自立辟是自閉其屬即以害民心之大矣○此下三章皆
于相戒之中寓戒王之意

价人維藩叶今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懷德維寧寧子維城無俾
城壞叶胡無獨斯畏叶射會於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垣墉也大邦強國也屏柵也所以為蔽也
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
居相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卷之二十五

大雅

申詩失道民之機既不可以立辟則所恃以安民者亦曰改君修德而已今天
人皆知藩垣之為藩垣也而不知大德之人足以正君而善俗則雖藩垣百姓
之衆足以守邦而衛國則雖垣墉人皆知屏翰之為屏翰也而不知大邦之強
國足以禦難而蔽敵則雖屏也大宗之強族足以連屬而合眾則雖翰也四海
莫安非國之阜也惟人君懷德而自修則雖特擊固而無土崩之患斯維寧也
百維言言非國之誠也惟宗子合族以聯親則分猷共念而有夾輔之功斯維
城矣夫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
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而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則所可畏者至矣是五
輔君以修德使親戚助之天下順之無微不至城無使至于獨居而可畏也
若坐視君德之不修而不恤焉豈所以安民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歷指君之所恃以為安者下歸重于德而示以本之當立
也藩在垣外所以為衛也屏設于門所以為蔽也翰當垣兩邊以障土所以為

卷之二十五

大雅

輔也价人指德為大大師合眾為大大邦足為外重大宗足為內重价人德
既尊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放廢非藩而何大師居則比閭族黨出則行伍
非垣而何大邦世守封疆莫居方岳故維屏大宗開闢之舊支庶之蕃此水
合眾心故維翰懷德只念不忘修德之意德不外敬天安民然且慮其
可多助自然禍亂不生故維寧宗子以同休戚可以寄心臂而繫外傳其維
此六句且平說到末方歸重于德以起末二句意然亦要見得德為重而到
之域又重于藩垣屏翰蓋六者之中德為本宜懸在後而前重宗子維城在
者以起下無俾城壞也可見亦重城字矣要說得周匝分曉如云人能德則
宗子為之域而藩垣屏翰皆得其所可畏者去矣不然則威威時之而宗子之
城者先壞先壞則藩垣屏翰皆失其所而獨居獨居則可畏者至矣可畏只是
危亡之禍○周語曰天之札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國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
是則及宗子也而無正曰正大夫維屏莫知我勛是羣臣垂維也昭二十六
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展虐萬民弗忍居王于臺是獨居而畏也是豈人之
天曰且及爾游衍叶始義反

卷之二十五

大雅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叶吳

上元陳元明書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道之反常下是自解之以爲由人道之無常致之也蓋薄於大偏覆之意口下民之君見得宰甚培傾覆之機空公之以理之正也矣

酒德女界芳

靜海縣志

民然非其自

王與股封之

會是在值夫

保解此章上

何乃有是人。

精克者指解曰

摩訶薩

誘也。

印譜夫

以恤民

內與善

此

多悲也。

言以對

在位在三

容止也

所爲者皆魚目混珠之事而不知鑒焉是以內自中國之近既廢朝而外幾及鬼方之遠亦怨怒之不息也雖欲免于亂亡其可得哉

文王曰吾有爾殷商靡上帝不時叶止反殷不用錫叶巨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箕

歸也。若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法。致此禍亂。雖若成人。與國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遵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下怨亂小人近喪時之不著甚矣然非上帝爲此不著之時也乃爾殷商當今天
王之舊臣舊法致此禍耳蓋舊臣舊法皆所恃以爲治也于今雖耄老成人可
以圖先王舊政矣而先王之典刑尚在獨不可爲憑藉之資乎惟其人與法會
莫之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傾覆卒至于不可救也豈可援于
上帝之不昧哉

疏證此章上四句言王之致亂由于不用內下言王不用舊所以致亂也承上人心之離卽是天命之去此只提出殷不用舊來以應人尚山行之意天下雖屬小人近責時之不濟甚矣然非上帝不時也但殷不用舊臣舊法耳雖無老成人一隸特蓋今之不用舊物說無老成人借使世無老成人可用不尚有能用可惡乎此乃所以諫折其不用舊也無老成人如比子死而欲子去其不

文王曰春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掘叶明去反枝葉未有害叶胡報二反本實先撥音撥叶方味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杜列二反

賦也。顛沛，仆也。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揜，猶絕也。蹙，服也。夏后桀也。言大木相

然將環繞墓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乃隨而顛拔爾辭氏曰商周之喪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此猶此兩股緊在夏墓爲文王款紂之時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申鑒夫不能引義而大命之將傾如此爾可不知所鑒乎文王曰咨女成喪

人亦有言大木得蟲將賦枝葉未有折勝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是木乃相隨而顛覆耳今說商之喪典刑未廢論侯未叛門勢未起使葉因無害也而爲君者乃先爲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何以要于顛沛之揭哉雖然前事者後事之明鑒也侯之篡太叔遠違後世之亡也正以繁茂不義而自絕于天此固殷先王之所由以革命者誠爾之所當鑒也倘不以桀爲桀亦亡桀之續而已夫殷廢桀老人在夏則知周鑒之在殷詩人立言之意正在此也何屈王定不知所鑒哉吁不血斤乎禍王而假借乎商計不以自喪乎已作而托意焉于夷王斯人也可謂愛君憂國之深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論此章上四句言道德自然之應下言能修道德而後得其應也其由之謂
道同得之謂德無競有意中有工大無競者觀道自己而卓然莫尚本于自
家而競者修德自我而靡然重大本于自修來未盡此莫競之人近則人皆謂
式既全風骨然重大之德行人皆順從此俱就己能者莫訐誤二句對敘使
以初始人治已分請打轉入道德行德即是此道之得于己者而讓難以考之

濟近之計數非道德所向也遠焉而一日之營圖必以萬年之策銷之不可不
久焉然則成典即又非所以作人之志氣也則居告可勿奢乎惟辰而後創以
告而愈遠矣若此者皆道德之見于治人者也而治已寔爲治人之原亦道德
之發于親民者也而觀我寔爲親民之本不有威儀耶勿以威儀爲外飾也內
修之將在于斯一不微而雍庸不彰皆足以致道德之損古哲人積厚而流光

方以是驗成乎之理而可證乎教之義上曰作訓惟民曰從式惟茲已如
以威儀爲節也。禮儀之見于斯一不慎而節不著遂有以道德之疎
古哲人存深而表盛方以是驗成乎之理而可證乎教之義上曰作訓惟民曰從式惟茲已如
民口衆積難教已難民之則斯又非道德之見于自治者哉。吾乃知無教者非
高談無說有覺者非虛言有覺也。若人者誠有志于大道之感乎盛德之微應
可初于教者加之。上文言四句只言道德教應之理其意甚微驗處在本
願四句收入保下手工夫玩註中故必然復可以尋字自見篇中步步跟道種
皆皆而題中字先一一疏訓明法老訓可以傳世

其在干今則與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爲也與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
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爲也與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
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洪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
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詩經

卷之二十六

十二

鄭注夫道猶之當修如此其在干今則大有不然者汝尚迷亂于政事其與計
謀定命遠服厥告者異矣又且爾爾厥德其與教訓厥德者異矣至于酒之
以言政而湛德者則一于荒湛而忘焉然女雖湛樂之是從爾爾命女所承
之緒乃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不可失墜乎彼先王修已治人之道正明法之
所在而女之所當廣求而執守者也爾乃爾敷求夫王之道共執明之法以
爲保厥邦之具而迷亂爾爾之自如焉亦獨何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其所爲之非下責其不念乎先也上章俱定論未就武公
身上說此以下方就武公身上言之即承上章而言皆反應反說以爲切責之
詞與字貫下三句言自今日起也迷亂句女上許誤二句爾爾句反上教訓句
荒湛句總言迷亂爾爾之病根言不能盡治已治人之道而惟一沉湎于酒也
非爾如此只是自微之詞然耳女雖湛樂句乃承上起下語紹以先世相承之
統緒言即下明刑而明刑亦不外修已治人之事只參差說下言女懷恣意繁
靡不恤國政而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乎明法

則湛樂甚而厥德危矣同敷求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必能法先王
方能保厥邦也求者考究詢問之意其者執守奉行之意○爾爾本康叔之後親
武王封康叔康叔有曰明德慎罰又曰往盡乃心無好逸豫式公自威之義正
宜得于康叔之家法也

靡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涸竭以亡風興夜寐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
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賦也非尚康樂之也流泉言其流而不竭戎兵作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尚則
無乃流泉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和而
寢興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應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計謀定
命維精辰告者于此見矣

車馬之爲所爲頗難述如此故今皇天弗尚而康樂之山勢乃如流泉之
易而流泉相與以至于亡乎天意之可懼如此人將何以回天哉彼君之衆動
民人之親故所關也必夙夜之圖而康樂有常康樂之內而酒掃必飭使身無
惰行而動可觀法有以爲斯民之表率矣兵之修廢遠人之向背所係也又必于
車馬則修之而求其壯健于弓矢戎兵則修之而求其精好使兵戎雖興而倉
卒有備用以遏蠻方之寇焉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應之周備之備
如此則所謂計謀定命維精辰告者于此可見庶乎弗爲天所棄而免淪胥之
患矣

詩經

卷之二十六

十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天道之可畏下言人事之當修從先賢微戒之意而遂致
微告之詞也肆字承上迷亂爾爾來天之所尚正德德之弗修人弗尚也天之
所去亡不旋踵此三句危詞以惕其修德惟其恐爲天所棄是以他無內外無
遠近事無細大無常變皆當周備防不可有一之不至也以下二段見修德
之富且應計謀二句是就治國之中指出二事即所謂不濫過不忘遠也
寢興酒掃有一段動屬精神員嚴其中崇功崇業皆堪于此深宮之修無不至
則維之大廷者可如矣維民之章使民曉然在爾爾中康叔之可爲民法上此
正格維民之明訓蓋民之所明且無其章不則其暗今能完吾心之覺即以福

民心之望矣。謂上下開俱有一段精明氣象也。車馬弓矢兵兵是三項以修子
實戎事之戒無不預則達之文治者可知矣。修飾于平日正欲清淨于未雨故
戎事雖未作而用是以備之。方固無事而用是有備者以備之。俱屬未然事
此二句意相承有備可以無患。戒之即所以過之也。陳伯玉云以修為戒則
戒非止有其心而實有其事以戒為過則過非止預其備而實預其謀。道德中
原有經略即此是計謀遠猷。祖宗朝世感發力即此是教訓克紹亦有精義。○
上文曰述亂于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述
亂于政矣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以該近也。此詩人用
意精義處。

詩人人民謫爾侯用戒不虞叶元慎爾出話威儀叶牛無不嘉嘉叶居自
之玷音音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叶反也

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慮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尚可磨使平言語
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處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

詩人人民謫爾侯用戒不虞叶元慎爾出話威儀叶牛無不嘉嘉叶居自
之玷音音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叶反也

一失其能教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在詩然治國之道豈惟是哉使人所賴以守國也則從而備之戒之以教養

之仁定之以畫一之法焉侯度所守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守乎王章而不悖

豈乎處事而不惑焉是其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非所以戒不虞乎

未也又當慎爾出話威儀使凡有言也皆和順而合乎道凡有動也皆和

順而中乎禮無不嘉嘉可也然言之所以當謹者何哉蓋白圭之玷尚可磨使

使平若斯言一玷則士大夫共其非士庶人共其失而不可復救非如白

圭之玷可為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治國之圖下言嚴治已之要治國治已勿乎君只是既

如此又如彼之謂治成也定也教之而倫理明導之而生發達成也治之而德

猷平理之而事泰息定也侯度如武王所賴之訓誥康叔所正之刑常修厥德

備田野止賦稅凡禮樂刑政皆是用戒句總上二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亂何虞之有言語是出于口者成儀是形于身者人能慎言不妄發發而無

動則在我者無不溫柔而嘉矣矣不柔或至于粗暴不嘉或至于昏闇。○夫
之然言與義雖均不可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言則慎可知故又申戒之曰
謂慎言不謂是謹閉而不出必知定命版告方見能慎處玉缺猶可磨于言缺
莫可修補故特借玉以深喻之非推原其當慎之故也言語威儀並言而莊獨
解言語不解威儀者以威儀上章已言之而此章重在謹言上故註就所重解
之而不及威儀耳。○輔慶原曰蓋之告辭以敬承無虞亦以則失失矣先龍
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

無易由言無曰咎矣莫爾叶狀言不可逝叶音矣無言不讎叶音無德不報

我反惠于朋友叶反庶民小子叶反子孫繩繩叶音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易待逝去聲登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

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歸

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

皆謹言之效也

詩人人民謫爾侯用戒不虞叶元慎爾出話威儀叶牛無不嘉嘉叶居自
之玷音音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叶反也

一失其能教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在詩然治國之道豈惟是哉使人所賴以守國也則從而備之戒之以教養

之仁定之以畫一之法焉侯度所守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守乎王章而不悖

豈乎處事而不惑焉是其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非所以戒不虞乎

未也又當慎爾出話威儀使凡有言也皆和順而合乎道凡有動也皆和

順而中乎禮無不嘉嘉可也然言之所以當謹者何哉蓋白圭之玷尚可磨使

使平若斯言一玷則士大夫共其非士庶人共其失而不可復救非如白

圭之玷可為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治國之圖下言嚴治已之要治國治已勿乎君只是既

如此又如彼之謂治成也定也教之而倫理明導之而生發達成也治之而德

猷平理之而事泰息定也侯度如武王所賴之訓誥康叔所正之刑常修厥德

備田野止賦稅凡禮樂刑政皆是用戒句總上二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亂何虞之有言語是出于口者成儀是形于身者人能慎言不妄發發而無

疎解 此章上三句是其勤之所聚下是能以靜之所存上三句轉重在前室以下君子或拾旅官輻之屬亦可。程昆湖云友君子只是交接賢士大夫之時轉聚兩所聚成儀中一端言之不起有疑全是檢身不及之念不愧屋漏只把此念流行之耳所謂已失色于堂。程傳笑于國是也屋漏正是不能不聞

以桃報李。李彼意而角實虹。小字。可戲。反。試也。降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特差駭者。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濇亂也。○既成以修德之事。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後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意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濇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陳〕雖然能修德者。大豈無其角乎。若爾之爲德也。誠能內外兼修。動靜交養。便吾之道德造于無聲有覺之地。而極其純粹至善之體。無一毫之不誠。無一毫之不恭敬。以容止則淑慎。使可觀可度。而不矜于所儀之則焉。既不踰乎理而有所附也。又不害乎理而有所賦也。如是則君德修矣。將見表正之極。既端而則效之化。自神。所謂四方之謂四國之順者。在是。孰有不以之爲則乎。譬如人有所投而以其桃。則我必有所報。而以其李。罔未有施而不報者。其味應之必然。蓋如此矣。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則是無其感而求其應。猶牛羊之意。而反求其角也。亦徒濇亂汝小子之聽而已。豈有是理哉。汝當知所自反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示以修德之應。下是反覆以著其必然也。辟爾二句。是定章。

讀解此章上八句言教有可知之理下六句言受益之道上章言哲人能聽言以進德則誠否無不知而德已早成了此與上反着於乎永恐遠說來修德誠不修德則吾手携門句然聞其趣而使之哲也所喻不外誠否告之誠否即上修已治人之事手携者提挈其要而指示之也示事者恐其無微不信故言誠必誠以事之誠言告必証以事之否也而命不適當而謂之提耳者恐因其不能受言而極力告戒之不指誠否誠否未可知猶未便是愚告之詳切而猶言不知難道是言此其病全在自負不悟失之于誠也故接以靡盬人能去其盈滿之心則處以生明誠見到此造詣亦到此成固不在知後也民字可玩見得就是凡民但能靡盬則知已風而成自不莫況爲人君而可以則民者受靡盬即溫溫風知寧承靡盬成又堅永知知字與哲字相映成字與基字相映蓋其成也民字泛說寔歸到武公身上彼年已九十有五矣而自稱曰小子若初爲子者然以抱子自警若初爲父者然只此便可想見靡盬之意矣天孔昭叶音我生靡盬音音視爾夢夢音音我心悵悵音音詩爾諄諄音音我視音音匪用爲教音音覆用爲虐音音曰未知亦事既音音賦也音音夢夢不明音音亂意也悵悵憂憂諄諄詳然也義義怒怒幾幾老也八十九子曰若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昭諄夫受言之益有如此而汝則不能也豈未知天道之可畏乎彼昊天厲善昭諄其理昭然甚明而我生斯世遽懷禍而靡樂焉使爾知從善而去惡則吾責猶可釋也今視爾夢夢而未知誠否則天之禍爾必矣我心安得不悵悵而爾樂哉然爾之夢夢者豈以我誨之有未詳而然與則我之陳戒于爾言已諄諄而詳且熟矣特爾之聽我者較較而忽焉非惟不以我爲教而反以我爲虐則爾之夢夢有由然矣信曰汝之不知聽言由于未有知議而然則汝亦卒既著其間歷世故不爲不多矣何其輕忽人言之若是哉

昭諄此章上四句自表其憂世之心下責其不能聽言也上章是諄之勸言此

賦也。有言主也。或曰。久也。止語辭耳。幸悔悵忒差。適僻轉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

乃曰過其往而使民至于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申讀然爾之不聽吾也抑未知天廟之可懼乎於予小子吾告爾以修己治人
之道皆有章之所在也爾能聽用我謀則有以回弗尚之天而弭淪胥之變庶
幾大脩可免矣今天運方此難難已有敗亡之漸將喪厥國矣我之即事論事
而取譬也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下差忒則知之矣今爾不聽我謀乃曰過
其德而使民至于困急則皇天弗尚爾必隨之其喪國也必矣安能免于大禍
哉知喪國之可懼則其聽言以修德者自不容已矣吁武公使人命已之詞如
此其自隲之意至深且切矣

抑十二章三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楚辭左史倚相曰書稱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庶幾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卷之六

主

我必爲格于朝夕以交戒我在典有旅賁之親位寧有官師之典倘凡有謂
謂之說居有韓柳之箴職事有韓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世居
不失爾以訓柳之于是作勞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帝聖武公章肅曰雖
新爲抑卽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
不離于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

來章草全書之通詩大意反覆刺厲王用小人以病民也首四章是著民病可憐而欲諸征役之怨詞下是詳舉損失失而歸諸小人之病民也告爾衆曰詩序序詩是一篇綱領析言之一章嘆民病之可憂二三四章述征役之怨詞以見民之病也五章言用賢可以已亂六章言世亂而君子不樂仕于朝七章言天降亂無已雖田野亦不能自安八章刺王不能擇相而任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若也十章刺人君用惡人而拒諫十一章刺人君用忍人以致亂十二章言君子小人相向之異十三章刺王之用貪人以致亂十四章言其有之可惡而小人不見聽也十五十六章言小人情狀之可惡歸皆反覆以資小人之害所以

深惡用小人者之非也
誌曰彼棄其下侯旬持力采其刻真此下民不殄心憂食音比音填音塤音俾音

此也。竊茂句偏纏發參絕也。合兄與伯悅同悲問之意也。姚未詳待詔屏除。同義言久也。或疑與瘼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是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必然。婦問之。倬明貌。○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落。無菁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落無所不備。至于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衆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于心。悲問之甚。而至于病。遂賦天而訴之也。

串譯沐桑桑者曰王業之盛衰。生民之休戚係焉。我周昔時可謂盛矣。而號曰

今日之東乎彼竟然茂密之桑系方其未采也其蔭無所不得及其採采之也
杜萊德然而爲所謂無不降者安在我周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皆蒙仁覆

卷之二十六

毒

之澤和猶衆之說而僞付也今主室忽焉將弊民失其藩而受其病何異桑之
得采其幹乎我也感斯世斯民之亂憂之而不絕于心悲憫之甚而遂下哀窮
也事不訴于天乎倬然昭明之昊天民之安危無所不察者也胡不裨我之窮
憐危而指之安乎

疏解此有上四句。追古而傷當世之衰。下則憫今而致訴天之意也。以系之於

盛衰。此周之昔隆。今替。有忽焉之意。桑桑二字。最妙。周家忠厚。培植所謂以。

桑道治天下也。以下文熔之。當時征討不形于四方。而師濟諸賢相與桑子

下國故曰其下。侯甸。指采其利。分明指下。貪人剝民財。戕民命。長楚患。與生而。

要直斬北澤故曰瘼此下民不殍二句緊原一瘼字來填滿也。積也。停彼見滄

亂安危無不昭察。意我祔非但望其祔已。實望其憫民家也。民病之可裨。備在

三三三

狂騷叶其族叶其有叶其亂叶其生叶其不叶其夷叶其國叶其不叶其泯叶其民叶其有叶其茲叶其以叶其盛叶其於叶其

千音門下平國皆所頻

故我欲向所居以國安則所遇皆窮而居無定所也欲有所往以避患則舉世

疏解此章上一句是勸故土之恩。下是傷征役之困。憂心慙慙承屬階來土宇。

征役者之家鄉也。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勢。則有故鄉之思。故曰令我士宇。我生六句。一氣滾下。總是憐愁之至。不展。非言生時不苦。言不幸生于此時也。周都于西。歸由西往。故曰自西徂東。正指征役言。天怒于上。民困于下。今之見病者有矣。危急者有矣。而飢渴勞助之弊。鋒鏑死亡之日。其病我獨多。而我獨難也。口多親。非一事也。曰孔。朝不保暮也。士宇之念。何能已。已合上二章。總是下民之疾。○輔慶源曰。以上三章。雖皆征役者之怨詞。然四壯章。要其禍亂之終。則步章。原其禍亂之始。至此章。則情愈切而詞愈哀矣。

賦也。然其詞。則序辭。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執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辭。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卷之二十六 大雅

○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辭。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辭。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序于見前之而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與以私也。如智者決策于愚人賢士程能于不肖可謂序乎。誰能二句。言必用賢方可止亂也。此時此言。至要至切。如救焚然。故以執熱喻之。此二句。須以正意用在頭上。方是賦體。其何二句。其不能以賢以已亂也。

○蘇氏曰。君子處厲王之亂。固然如避風之人。而不可不慮。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于是退而採薪。其意力與民同。事以代薪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于採薪之勞。故曰採薪。猶賢代食。維好言難勞而無患也。

○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辭。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辭。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辭。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辭。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蘇氏曰。王豈不詳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諄之以序辭。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此王之暴虐拒諫又可見矣○然詞語隔王處猶

其卒狂尙如燒

大風有懷

有言天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大風之行有隱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亦各有道耳

詩經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詩經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大風有懷

恒爾反禁加于我使我為禁。禁字正與除字始看來小人安知已非若除。自不能不以此說以講不去。

民之國極職善青時必為民不利如云克民之回過職用力

賦也。職事也。亦義未詳。傳曰。亦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青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過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青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直諫就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申讀然天下之亂必有其由。而民心之邪亦有所由起。今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非民自為之也。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青為反覆之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雖善民有所不顧。是以民從之而亂耳。又如民之邪僻而反其正者。亦非其心之本然也。亦由此直諫專就用力。肆其邪僻之非以為道民之路。是以民從之而邪耳。豈得歸咎于民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相對。是反覆言斯民之為非。皆由于小人也。此與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六

三十四

下三節職字。正應第三章謹生屬附。謹字。民之阿極。言貪亂無窮極也。職察若背名為直諫。而實則變計無常也。小人而為非。如鬼如域。不可方物。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訣。不利如暴復橫。欲以盡人之財。竭人之財。皆是。必合天下之不利。始成其自利。此求其自利。何暇顧天下之不利也。職就用力。言此輩處心積慮。立身行己。專就用力于邪僻。如中垢之為。有以導民于邪僻也。設字正與第三章無競設字。應見君子無競。而小人職競。所以厲階之生。端在小人不在君子。既曰民之同極。由于小人。又曰民之回過。由于小人。所謂反覆其言也。上貪利故下貪利。上下並快。下同。通各自相發。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善青時雖曰匪手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害君子。是其色厲內荏。其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率諫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日趨于亂而未定者。皆由此盜臣恣行暴虐而為之寇故耳。且是盜臣也。外為信實之行。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一反背之間。則又工為惡言以害君子。是其于小人。則內合而外離。于君子。則陽與而陰排。色厲而內荏。其可謂穿窬之盜矣。且又自為文飾。以為善言之言。非予言也。蓋欲推其惡以歸他人。掩其過以媚君子。殊不知表既得其情。而作汝歌。凡詭極之狀。悉著于篇什之中矣。豈可得而掩覆哉。是則憂亂之情。不一而足。諷之意。有加。若芮伯可謂愛君憂國之至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民亂由小人下究其情之辭。掩也。未戾四句。一氣說。又究其職察善青之情。也。未戾者。即居無定。但無往驕然不寧意。所以然者。專由盜臣竊君之權。以行寇虐。故民擾亂如此。蓋至目之為盜。而王所為自衛。厚藏者。與今之所謂民賊也。涼曰二句。正形容小人立心之險。陽說非小人。然又毀君子。如反覆君子為民不利。為回過是也。雖曰匪手。是小人自解之詞。小人為權為民寇。其中垢之情。如此。爾自以為其垢在中。可以掩飾。而以善言之言。非出自予也。爾言已作爾歌矣。作歌有形容其情態。暴揚其事。達意見。小人縱能掩其目。而不能逃桑桑之利也。○疏義曰。自十四章至此。又皆托為倖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教其罪而斥之。其詞屬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自見矣。○朱豐城曰。厲王之亂。極矣。一言以蔽之曰貪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聚斂之証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用聚斂之証也。○小雅正月。大雅桑桑。皆詩人深悲極痛之詞。故言之長如此。然彼多受懼。此多哀怨。則又不容不辨也。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六

三十五

桑桑十六。八章。人何八章。章六句。桑桑全首。通詩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下此。則宣王之意。而為之自言。以美之也。細分之一章。言憂早而譏于天。二章。言憂早而罪乎已。三章。言憂早而懼先祖之範。四章。言憂早而望救于內外之諸神。五章。言憂早而極言天與神之不吾憫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無聞。以見不立有此早也。七章。是辭。憂臣力

率諫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日趨于亂而未定者。皆由此盜臣恣行暴虐而為之寇故耳。且是盜臣也。外為信實之行。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一反背之間。則又工為惡言以害君子。是其于小人。則內合而外離。于君子。則陽與而陰排。色厲而內荏。其可謂穿窬之盜矣。且又自為文飾。以為善言之言。非予言也。蓋欲推其惡以歸他人。掩其過以媚君子。殊不知表既得其情。而作汝歌。凡詭極之狀。悉著于篇什之中矣。豈可得而掩覆哉。是則憂亂之情。不一而足。諷之意。有加。若芮伯可謂愛君憂國之至矣。

以教災人章是也。韓臣救災而致望于天也。○禮記曰：適章總是不受旱之心。這心乃教天動民之心。宜王中典皆本于此。○總重為民憂旱，則身自省之意。何事今之人，句是通篇大意。○舊未易惠其寧，正就民安說，始轉何事句意。

傳彼雲漢昭回于天
叶韻
王曰於乎何事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叶韻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叶韻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叶韻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落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應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讀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禍，內有撥亂之志，遇我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善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故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暗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如此也。

市議：賦辭彼雲漢者，曰災異之來，乃天心所以仁愛人君，所幸乎人君者，能遇災而懼，耳。傳彼雲漢昭回于天，此無雨而旱之徵也。吾王畏天命而恐人窮，乃仰訴于天曰：于今之人，果何罪乎？天何為重降以喪亂之災，而飢饉薦臻。

詩集

卷之二十六

三

之若此也。夫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以求消災弭禍之應。今則凡祀典所不載之鬼神，靡不舉而祭之焉。彼獲牲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面，備其色，苟利于民，雖牲之多，無所愛也。圭璧，禮神之玉也。我則隨其方面，與其用，苟利于民，雖玉之盡，無所吝也。夫我之祀神如此，是宜天之恤之，而免此旱災矣。何為而不我聽，而旱之卒不見弭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旱之徵，下述王訴天之詞。言舉廢祀而無其應也。傳彼二句先提出舊讀的疑義，為各章早既太其張本。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者，雨之精。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皎然無雨，可知王曰二字直管到此止。要見宣王憂旱，故形諸詞者如此。於乎二字，哀於惻惻，不能自已也。何事今之人，便見一念為民慮，引咎于已，而悲民無辜，消災弭禍之本也。天降二句，傳看即帶上句，似傳即喪亂也。靡神不舉，凡廢祀皆舉，不專指常祀言。所以求天恩也。多一祀，則多一牲，故牲靡愛，多一祀，則多一玉，故玉既卒。牲各隨其方位之色，圭璧亦天地四方各異，莫我聽謂天不以盡祀而回災變也。此非

言天降已若之何，而天莫之降，隱然有引罪於呼應在。莫聽，即天不降雨之辭。○舊氏曰：雲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西南向南方，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視之度也。○靡神不舉，如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正是此意。○周禮春官大司馬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養望於天，黃琬璣也。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璣禮北方。

旱既大甚，無暵隆暑，無時。不稂莠，不穀。
叶韻
不稂莠，不穀。
叶韻
不稂莠，不穀。
叶韻
不稂莠，不穀。
叶韻

賦也。旱既大甚，隆暑也。隆，絕也。無時，無天地也。言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其禮極其物，宗廟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旱也。親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數敗下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數下土，寧使我害當我身也。亦通。

市議：旱既大甚，則隆暑之熱氣，熾然熾矣。以病民矣。我也為民之憂，而求助于神，凡可以祀祀者，皆未嘗絕之。自郊而天，以至宮而宗廟，或上而祭天，或下而祭地，或左而祭其神，或祭其神而祭其物，蓋無有神而不極其尊尊之也。然宮之神，真身于后稷，雖未嘗不吾尊也。而力又不足以勝災。郊之神，其真于上帝，力固足以勝災也。而又不吾尊。如是則隆暑之旱，卒不可弭。但見其耗數于下土，災變不虛生。惟人所召，意者我有以致之也。不然，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

卷之二十六

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遇災而禱祀于神，下因其不應而歸咎于躬也。每章傳曰：旱既大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進，是著精誠，是克盡皆指此章之熱氣言。謂其氣鬱結，充積而不解也。不稂莠者，言以次而舉，相繼不絕，謂方祭此而復祭彼耳。自郊祀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以下，自地而上，皆盡其真稂之禮，而靡神不舉，正見不勝處。若后稷上帝，又自靈神中舉其至親至尊者，以該其餘，是方祭而真其禮，謂置之于地，極是祭畢而盡其物，謂理之于土，上併禱祀而修之，故曰。此就所禱而尊之，故曰。宗穀是人事，故言后稷不稂莠，而力位不遠也。臨旱是神事，故言上帝不稂莠，至尊而舉其至

音
皇既失其節不可扭糾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則不我助所反父母先祖胡寧忍則不我助則不我助所反父母先祖胡寧忍則不我助

公先正閣不我聞川昊天上帝軍俾我逌實乃友
賦也滄淋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滄而除之也。堪早神也。懷療之也。陳勞也。畏也。
無好逌逌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逌逌所去也。

其時旱甚太甚在山者則渴然而無水在川者則涸然而無水矣且旱魃之勢
方壯為星而燥之勢如焚焉如焚焉其可畏也故我心惻然憂之予心有如
火之熾焉其將何以自解乎彼學公先正吾嘗有以告之因欲從之吾聞也今
如未告之先旱魃是焉既告之後旱魃是焉是不惟不我助而且不我聞矣吳
天上帝乃司趨避之權者也又何為不使速避而去而生此患也哉

既此此章上二句極言災之可憂下是致答于天也首四句一氣說不可以早
之太甚由于上之為虐作推原意言山川已為其土而旱魃方且肆虐如焚如
焚其狂烈至此發者愛其說同莫施也後焚者皆從大旱如焚而心知
重則早既太甚而憂早者亦其中矣正字法相處處尊公先正人應也其應
早以國禱之不我聞者不聞我之憂也此二句特以起來二句上帝尊而
有權故曰俾學俾我避謂得避而去則免人不能避如何可算當與不能當
意同鹿野云遷去字語說不必泥去位言標是此要見自責意若作然天便不
靈矣此承上文言父母先驅既不知避矣然則吾之命者天也故又致教于

天上帝則不我虞其後恭明神室無悔怒

早既大甚隨變去胡寧禱我以旱情不知其故祈年孔風方社不與
吳天上帝則不我虞其後恭明神室無悔怒

早既大甚隨變去胡寧禱我以旱情不知其故祈年孔風方社不與
吳天上帝則不我虞其後恭明神室無悔怒

我則于承禱之方登也即祭四方以報其成物之功于農之始也即祭土神
以報其生物之功方社亦不其矣夫我之自反初無致災之失而吳天上帝
不度我之心何美其使求之事神不謬則恨怒于我者左也如我之敬恭明神
宜可以無悔怒矣今乃我我以早此吾之自反而不得其故也

既此此章上二句言災不可逃下則自反無致災之道也應句即領上字傳
我進求言民命方急當隨應以救之有畏懼而不放去者此畏字即上胡不相
畏畏字宋章敬勵諸臣正地地畏去之意胡寧禱我二句亦非怨天乃許天而
自責之詞也祈年以下正發明胡字之意祈年句是祈方社何是報但祭祭
五季是正祈而不至祈祈皆在祈故曰孔風謂有先事之戒也方以報生商
加社以報成萬物皆在後故曰不虞謂無後時之憂也二句俾敬恭明神皆
見自反無致之意不虞不度我奉祭之心也悔怒指早就天言宜無二字有
味空然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正打轉磨不知其故句此與孟子我則力耕田數
語意略相似謝山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豫之方納祈祈來年于

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自後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

早既大甚無發紀鞠恭肅正我我蒙李馬師氏膺夫左右
人不用無不能止磨坤吳天云如何里

早既大甚無發紀鞠恭肅正我我蒙李馬師氏膺夫左右
人不用無不能止磨坤吳天云如何里

國解此章上八句言尊臣救旱之同下則致望于天之詞也創廷獻事上下相
同尚疑相布散曰友紀友者互相聯屬也言尊旱性德下能修條理理有整頓
之功乎微耳其大漸如何亂得下七句正友紀之散處勸是救旱而引處之窮
我其救旱而形容之病應正緊字其責尤重故特下勸散友散下則平救職名
而以靡人二句總之注不錄者不以累食馬也地其兵者廢其兵不用也不陸
者天子所馳之道不掃治也不難者不作樂也饒靡者減膳不供大牢也左右
布而不修者諸臣布列于位者不令有所修造也勸戒等只說得無友紀其救

畢君在臨牀人不周處無不健上謂羣臣約明書羣無竹曰人不能勝天而能止不羣者上句有同心意下句有並心意牀中二句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聯朋友本之意里字註解夢子又云聯朝之意二意當合看

臆叩昊天有囑音其屋夫君子昭音無音疏音大命近止無棄而威何求爲我
以戾庶正音臆叩昊天爲惠其寧

賦也。嗟！明皇彫明假主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嚶然之明星；未有雨，懷也。雖然，臣竊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眾正也。于是誦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思我以安乎？張子曰：不敢斥言南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臣請大夫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民之所以求助于臣臣者尤未已矣願假異天以望雨則有繼然之明且未有雨數矣凡爾大夫君子勗其精誠助我

昭格于天者已無遺餘力矣然以無餘力而日怠則不可也誰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庶幾天變或可回也然此豈但爲我之一身已哉蓋久旱而民不序非惟吾身不獲安定之休而庶正之不獲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于天以爲所旱之計者固非以爲我身而足而之衆正云耳諸臣可不各盡其責而勉以成功乎瞻彼昊天以莫民爲心者也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旱魃無疆陸之災下土無耗斁之患安及于民安

天子討而又安及于正也哉此周我之深望于天也夫吾上訴天之詞如此則畏天惡人之意甚切而所以操險及正者有機矣此王化之所以廣行也故國朝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不可回下致勉于天而望惠于天也兩言瞻仰昊天荷極勞迫切見宜王之勤懇明星夜見依然雲漢之昭昭要有百字所有者惟是瞭然之星所無者是沛然之雨意在言表大夫君子即上應正官昭昭只是新求請禱無厭是不遺餘力即上應人二句意天命二句言雖死亡將近力無知之何而故求所以昭格不可違棄其前勞也定宋正要帶安民說蔡

氏謂本有民不舉而庶官定音此意甚妙蓋臣以安民爲心應敏于庠格與盡人事以同天變則民安民安則非獨人君安定而諸臣亦可以釋鞫疚之勞也故曰以侯衆正歸首其長該其餘也易惠其字時指兩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言不知何時遇我以安宗使萬民慶于野而百工慶于朝也不可露出與兩字○陳起生曰春旱祈雨而通詩不露一雨字朱有深旨嚴持者須斟酌蓋有同章是懷惻然靡寧不言及雨正其憂之深也篇中凡訴天災俱要鈎括呼引咎之意若疑有所以致之而然勿作怨望口氣○李氏云宣王之旱告于上天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朱慶城曰子湖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獲降之氣清靈裕之侯者乃以修不戒斯舉中興之業自雲漢一念集之也○水旱之患是湯被之災然紂之明在乎人焉系拯一桡大雨于千里天人之相感也如此今宣王便宋修政而羣臣又能以王之心爲心宏其反雲漢之災成中興之業後世有遇旱者庶不能以自修乃曰天其以寬封乎嗚呼其有愧于宣王多矣○朱三

靈人章章十何

直又其立功之本操此二句正與漢周三何亦感德見分封以賢賢而非徒以
 親親也特言之首章東其功業之盛爲封謝宋本也二章道其封謝之道三章
 述其封謝之命四章言封國成而錫子之也五章言禮以執封而期世之也六
 章代之而述千行七章順道其人謝之事八章直表其作詩之意○是詩自六
 章以上言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盛吾願之厚爵厚之重示法之廣而未又述
 言其子日有此德足以當此教者而今日贈之不死庶文也○夫四親是爲
 新乃王右之私思以親家言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實至南王心與
 齊喬王室而元舅之親親一言及之見錫之禮之饒之以華其行非止爲一外
 戚之榮而已

國子齋外多四方子垣
極市高離維嚴極音天叶維微降神生庚申維甲甫惟唐之翰
子反

賦也山大而高曰嶽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南侯也
卽舜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伯也皆
姜姓之國也常與齊鄰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才俊山高大而降其神堂和氣以生雨侯申伯實能爲國之植穀屏蔽而宣其
德澤于天下也葬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嶽德領方扶諸侯而率謀神
之祭能修其職侯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爲以降神而爲之也
申伯申伯高維嶽有曰建國以勳侯者君臣之義立言以勸行者朋友之情今
申伯之封謝也我將何以勸之而華其行乎彼孫高維嶽高而且大則峻極于
天焉其山高則其神必靈矣經此換山之神扶輿清淑之氣前驅不能曰駭也

而濟之于人文磅礴醇積之餘異物不能獨富也而鋪之爲豪傑前乎穆王則有甫侯是天下名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始降乎穆王今王則有申伯亦天下名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再降乎維此申伯又彼甫侯其生也既有所自則其出也必有所爲以之夾輔王室也則能尊朝廷固根本而鎮定之功懋也不爲維周之翰乎以之德領諸侯也則能杜外患禦外侮而保障之功懋也不爲四國之蕃乎以之經綏四方也則兼行德意宣昭無外而德澤布于天下也四方不于宜乎夫申伯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與甫侯並著如此是因分封之典所由起也

之耳。天極則山靈，山高則神聚，故神靈和氣，勿產不足以尚之。步特發而爲人
 文，甫生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爲申伯，生甫及申，見精靈已露于甫，而至此大
 造發于申也。并舉兩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岳，俱具美性也。申侯爵，以其爲方伯，
 故即之申伯上及字下，及也以世言下，及字上及也。以功言，俱以申伯作王要

卷之二十六

聖

見與古人游美意。以王室言。翰者夾輔之而爲彛之佐。四國以諸侯言。翰者保障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百姓言。宜者取通之。使遠近無不懷之。澤作已然之功。說蓋申伯人爲卿士。出爲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康公。爾雅荏苒宗太山也。霍仰天柱山。華陰山。恒常山也。毛傳。葵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祭。述諸侯之職。笑四岳卿士之掌四時者也。因王方岳延符之事。歷慮夏商世有國士。周之南中齊許。皆其苗裔。南侯相穆王。調憂頤嗣。美氏俱出四岳。故連言之。三百篇中。最善作大文字者。莫如尹吉甫。美山甫。則原其生德于天。美申伯。則推其降神于地。濟南論詩云。起句好難得。二詩得如此。好起句。故洋洋大篇。通體皆振。

定甫伯之宅叶通反
 王命召伯叶通反
 式反
 于謝闔叶失反
 之事于邑
 登是南邦叶上反
 世執其功

賦也。齊登瑯邪之柏，結繯也。使之縊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齊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爲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君成也。世教其

功自使申伯復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申伯以王者分封之典言之者蓋然恐勳之申伯其先世德領諸侯為人之未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不紹也則命其先烈之成功而利於諸侯以其舊節之不足以容也故命其去申邑之舊都而國于謝邑其所封之國豈止為申伯一身謀哉誠以南方諸侯地僻遠齊莫能相尚也故命申伯建國都于謝使自庶正而方伯方伯而諸侯皆有所歸式而南國之諸侯人人皆申伯焉其所任者不亦重哉然欲封之而不預定其宅不可也王乃命召伯漢野經營定申伯之宅相其原隰號為朝耕為市而前後之相望號為城郭為郭而城郭之相安所以封國者豈止為申伯一時謀哉蓋以申伯體勢不重不足以垂後裔也故欲成是南邦之功使自一世而百世百世而萬世皆有所持守而後世之子孫世世如申伯焉其所遺者不亦遠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微先而示法于人見分封之意重下言城邑而垂裕于後見作封之意遠然兩意不可對看只顧文說下查登者言申伯之為人風焉與

卷之三十六

望夫

夜焉寐而風夜之聲其言召公思慮補過而進退之廣遠也然此二字輕看只是贊嘆呼起之詞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新楚邑于謝乃加地建律之實也孔疏杜預云申伯在南陽宛縣是在謝邑之南後漢地理志云謝城在南陽縣東南五里申湖其地相近疏曰南陽謝湖旁諸國是式使南國諸侯在其教領甲者皆以屏藩善宣為式也式正結中事召伯為司空今之書見鄭重其事意定以經言言登以成就言宅指示廟官室城郭之類其功即歸著其之功也蓋申伯之功大矣召伯之功成則世稱報功之典而申伯之子孫世守其功常領方伯意王賴之事世執其功兩意相屬蓋世世常守其功則世世無事于無窮矣○此章但是述其事而推分封之意如此則王命之詞也○申之始封也式是南邦迨其季也遷居于東土所為世執者安在哉以葬之要而卒官侯九男使世五侯四將軍卒葬漢縣南謝湖高延唐之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功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田王命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一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微定其疆界正其賦稅也傳申伯家比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

申伯之遷于天子謝訓之意而又見其命事為甚詳也王命申伯欲使為法于南國之諸侯故因謝人之眾可為南邦之重鎮乃設都于是而建城郭使之統紀謝人而衣正南服焉然城邑之營已定宅身之地土田不微孰為經營之供王又命召伯微申伯之土田定其疆界正其賦稅而難養之富經國之術皆有所自出之地矣抑私人不遠難遷燕居之樂王又命傳卿還其私人而室歌妻李兄弟婚姻皆得以道無遠之顧矣私人不以煩召伯細事非大臣所宜傳卿必命于吾王切切之情猶一體王于申伯又何委之重而待之周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連王命以分封之意下是別具分封之務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連王之意此則連王之命耳王方以式是南邦使伯而有體勢不重不足以鎮壓南服故未與江淮控帶制徐因謝作

卷之三十六

望夫

庸楚宛之庸楚宛此重連國意勿單拾作城看王命四句分二事平封微土田以供養食遷私人以遷室家亦分封之制宜爾但王命上見其鄭重而王所以一一中命總為式是南邦微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傳卿只應述其百此命非命詞也○因謝人以作庸只是言其民居稠密為一方重鎮所以建國于此○按眾註群臣無所取法則奉故使之式南邦也下民無所統攝則亂故作庸以統謝人也式是句以統諸侯言因是二句以徒民人言○謝山山口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微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惜經史不載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微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親親王錫申伯四牡騶駒

賦也微始作也親親親親驕驕壯貌濯濯光明貌死諸夫定宅之命王國召伯矣但見王命之召伯任之凡申伯謝邑之功孰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就封而有以慰乎人下是窮堅足以法乎人然須一直讀下但是預道之言首三句輕警精神奮騰風虎振防之意人者自此而入于彼非已到于謝也徒御句敘其從行之有此儀耳周邦拈京師之人言此二句是闢人以統警行氣象其盛而往謂盡良翰卽上權衡之義非謂諸人前入轡

是剛德之善惟剛柔相濟剛德行不至于亢威行不至于亢味一旦字見相濟之美揆訓語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也剛者懷德而顯其仁柔者懷德而顯其義永德求以上大概自其爲卿士時創立如此卽首章勸善宜意也作誦指全詩

言述于言為詩歌于工為詞形諸味歌足以感人則為賦使人本不足美而
想為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稍且好平惟中伯之生與位尊德業情懷
絕人故詞之所發氣象宏博聲之所咏意味深長而聲必麗其詞詩則風雅
斯有餘音者矣此皆中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以贈中伯見所言皆
是實事作者不為溢美而受者足以當之也○樂重二字對惠所以足其美也
柔不覺惠而且直一句有三折○顧麟士曰謂詩屋三字變文相足究竟則總
一詩耳然風字調聲却妙語若自贊者昔人謂吾為碑銘多矣皆有體德惟郭
有道無愧亦足此意○宣王之待元舅可謂有禮且有法矣極其恩寵片體也
而不使與政者法也漢文帝待薄昭厚矣唐太宗之待長孫無忌厚矣而委之
以機要後世之待戚戚如宣者可以為法矣○外服預政因既病矣而自全者
少後世探大雅之美推恩易氏雖以馬師之賢猶不無專權况梁冀輩乎故宣
外而不宣內亦事勢使然也○管肅以中其為于母家一也而一與焉一則焉
則以宣王親親平王忌仇也後世如五侯之灌鴈而諛臣且謂大臣有申伯之
忠則所從來矣

嵩高八章章八句

嵩高八章章八句○此詩因山甫城齊而每懷靡及故作詩送之在六章分上足推山
甫降生之異而叙其德職之全末二章言山甫城齊之事而及已斯行之意然
言降生之異者為舉德職張本也言德職之全者又為城齊之命必關張本
以慰其不及之懷也作詩之本意正為此耳今詩重德上析言之一章言山甫
之生出于天二章言其德之全三章言其職之備四章言其德以見其舉德五
章言其全此德以待物六章言其全此德以事君正是山甫異于凡民以終首
章之意七章八章言山甫遠行之懷故作詩以慰之也○當時山甫為王朝重
臣所以保王躬而補王闕者一旦出而城齊于齊雖是賦政于外將奉王命處
然王躬雖保平王則雖補平况以大臣而城齊則侯國之勢愈重而京師之勢
漸輕此山甫所以不懷也此詩定有微情不可作褒獎之詞看云○天生山
甫以保茲天子山甫為天以保主躬此正兩下大關鍵處而其事一人補齊則

者王所以保之也末章一懷正從此發○保王躬是山甫專職城齊是王
夫若永懷慈心是吉甫微言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王保茲天
賦也蒸民則法秉彝○蒸民懿德昭明假至保佑也仲山侯與侯之字也○
宣王命與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蒸民有是物必
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
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觀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
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則能以昭明之
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
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
言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卷之二十六

五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王保茲天
賦也蒸民則法秉彝○蒸民懿德昭明假至保佑也仲山侯與侯之字也○
宣王命與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蒸民有是物必
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
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觀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
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則能以昭明之
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
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
言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二句之由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佑之命惟上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輔華英之德蓋山甫之生為保天子而生者豈特如其所以生庶民者哉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于人也生山甫中則含物周意在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粹氣其關于國家盛衰之數良非偶然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今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嘉美今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今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指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詩經卷之二十六 大雅 五十五 仲山甫之德

東萊夫天既為天子而生山甫則其德職之全果何如哉以仲山甫之德言之其德之全而有利自之守而附之之內而有剛克之休其德柔嘉之善中其則者平若夫儀也者德之符也則今儀令色而美華之善見外焉無不柔嘉矣敬者德之聚也則小心翼翼而恭慎之不忘內焉無不柔嘉矣如行所以崇此德也彼則考于古訓以為行事之法勉于威儀約諸規矩之中其學問自修如此事業所以顯此德也則謀猷之贊育以上順乎君心明命之嚴有以昭布于天下其發而指諸事業又如仲山甫之德寧有一之不備耶

疏解此章總述其德之全正見其異于凡民處首句德字提起貫下看德本降生之異來天生天子既以剛德而秉乾綱天生山甫即以柔德而應坤紀則柔正人臣之則也柔嘉嘉字即上結字之意則字即上附則之則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為嘉今儀四句但要以則字作骨舉山他柔嘉處以其剛檢身而束心則儀色曰今而心口小以其剛則古而說今則古訓曰式而威儀曰力儀以形諸身者言即淑慎爾止色以見于面者說即輯柔爾顏而小心又是儀色之王翼翼者恐失却此則也儀色小心若柔矣而儀色合于當然小

心不流于畏惡正是維則處此就表裏上言式是用心考古而件件依成法力是加意進修而法皆循規矩式即維則之則從格遵帝典欲若王上言不可看作終生語威儀與上令儀不同上是以外對內而言其所已能下是以行對知而言其所用力然亦大略言其善力處非是始學工夫是若發奮彌厲能當上意不是曲意徇君賦者宜布德意敷明解教之謂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非天子使山甫賦之也非一德之潛乎然其何以顯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顯是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須體認諸字勿直就事業必以事業徵之者謂其德非有體而無用總見其于凡民處○顧藹士云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句則因這話而推之于工夫七八又因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維繫戎祖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嘏吉賦政子外四方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家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嘏吉所以出言也發

詩經卷之二十六 大雅 五十五 王命仲山甫

東萊夫德既全矣而職亦備焉以仲山甫之職言之但見王命仲山甫若曰柔嘉之職教百官以掌邦治是諸侯之忠順係之也汝其式是百辟以總領諸侯可為太保之職陳道義以保王躬是君德之威就係之也汝其繼及祖考以輔養君德可為至干謀治所關甚重出入不可以無人口衛天意任非輕也四方民臣何窮賦政不可以無人四方不虞在茲役也蓋山甫之職其無一之不備也如此

疏解此章備舉山甫之職本總上承亦一句提起下分內外出入四者平看此皆天子所命而言未說到盡職下章仲山甫將之方是盡職也式百辟柔嘉之事乃山甫本官式則發忠順教不及也太保乃山甫世官故曰繼式祖考此正召康公舊職康公姬姓仲山甫乃其裔也保王躬者是居王左右悉心沃心匡德輔佐王之德日益高大者乃所以保其身體使王身日堅固也或訓德

勢君者。與其身體不同。不如輔養君體。方能保其身體。蓋必德修而身乃安也。出納王命。何如今通政司。古語言之。賴山甫承王命而布于衆。賴之出既。布則復令于王。謂之納。賴舌。就承此者。政本。信言信也。賦政于外。與上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而此則王命之如此。言王欲使四方皆賢以應其政。而德澤無所壅也。此不可便就人應說。乃正期之如此也。政以禮樂教養言。如漢山東吏布。謂今百姓皆扶杖往觀。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即四方之發意。此意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欲使之專意于外。而密勿無人。誰爲輔養。是內不可無山甫也。欲使之專意于內。而四國無人。誰任經管。是外又不可無山甫也。不然。當時方叔召虎。布列在位。豈更無一可命者。而必山甫也。○附錄王命仲山甫一章。岳宏譽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備舉大臣之職。皆其德足任之也。夫內外出入大臣之職。全矣。惟山甫德足以任之。詩所謂爲備舉王命而美之乎。丞民之三章曰。天生大臣以佐乃辟。既簡其令。德界之必擇其大任授之。是以人主需才。所擇至平。臣皆不一職。而舉朝廷重大之職。悉責成于元輔。非其德足兼總。難適矣。以克勝此任也。若仲山甫者。德備兼美。而其職固何如哉。惟王則有命令之若曰。秉宰之職。統百官以掌邦治。是諸侯之志。斯備之也。人之百辟。亦安所爲焉。矣。汝其式之。坐于朝堂。示四國以標準。備其班制。貽厥后以儀型。行見一人風。天下而盡忠。守國俱高。節儉之風。今德入朝。不改蕭索之度。惟山甫是賴。山甫承是命也。則爲人臣之師表矣。維王又有命令之若曰。太保之職。陳道義以保王躬。是君德之成就。責之也。汝之祖考亦嘗典是職矣。今其緒之昭。德塞遠。致謹起居之節。謹料思。用防非僻之干。行見一人輔導于旁。而有過必。獨清。日。以。強。因。有。善。必。進。德。留。日。以。安。自。惟山甫是賴。山甫承是命也。則又爲天子之師表矣。乃王之命。未已也。謹請所關。其重出納。不可以無人。宜德意于九重。則出令惟謹。復給百于五位。則納言惟允。王若曰。汝惟時其掌握之。朕所未言。而代爲之。言朕所欲言。而盡爲之。言夫始之命。以式百辟。皆賴之。賴也。茲復責以。惟言豈非屏。約而與王政之。賴哉。乃王之命。更未已也。四方民。何窮。賦政。不可以無人。而帝澤于海。則其

人。荒。德。德。布。王。仁。于。下。國。則。四。海。侯。感。王。若。曰。汝。惟。時。其。經。營。之。民。所。未。應。而達之。必。誠。民。所。既。應。而達之。必。誠。大。始。之。命。以。保。王。躬。者。啓。沃。之。托。也。茲。復期以。委。發。豈。非。啓。沃。而。委。股。肱。之。宜。力。哉。仲。山。甫。之。職。蓋。如。此。○。分。四。比。前不作。德。後。後。不。作。德。收。可。云。老。氣。橫。九。州。矣。至。股。肱。抱。定。王。命。不。拘。死。首。句。半縮。百。辟。因。與。疏。義。出。納。四。句。皆。天。子。期。之。之。意。有。令。而。于。麟。士。兩。句。一。連。之。義。亦。無。解。也。且。能。貼。合。山。甫。所。兼。之。職。寫。得。壯。麗。弘。深。殆。以。典。諸。之。體。而。爲。風。雅之言者耶。

前。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風。夜。匪。解。以。事。一。人。下。二。句。成。于。期。廣。

賦。也。蕭。蕭。嚴。也。將。泰。行。也。若。順。也。順。否。猶。滅。否。也。明。謂。明。于。理。哲。謂。察。于。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忘。也。一。人。天。子。也。

中。謂。夫。王。命。仲。山。甫。之。職。如。此。而。其。盡。職。則。何。如。哉。彼。蕭。蕭。然。尊。嚴。之。王。命。未易。將。也。仲。山。甫。則。奉。行。惟。謹。而。不。辜。一。人。之。托。爲。能。有。以。特。之。邦。國。政。事。之。職。不。至。難。明。也。仲。山。甫。則。聖。明。惟。精。而。不。滑。是。非。之。辨。爲。能。有。以。明。之。且。既。明。而精。于。理。又。哲。而。察。于。事。順。理。而。行。以。保。其。身。不。特。趨。利。避。害。以。全。軀。也。風。而。無忌。朝。夜。而。無。怠。度。恭。匪。懈。以。事。天。子。未。嘗。怠。惰。荒。率。以。廢。職。也。是。仲。山。甫。之職。蓋。無。一。之。不。盡。也。

前。解。此。章。美。山。甫。之。德。盡。職。亦。要。本。德。上。來。承。王。命。察。國。政。知。以。守。已。忠。以。事君。四。段。平。看。盡。職。不。必。應。上。章。分。貼。恐。有。難。合。處。也。蕭。蕭。只。言。王。命。尊。嚴。不。易承。官。之。意。將。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來。行。之。而。無。廢俗。也。政。治。得。爲。若。政。治。失。爲。否。明。之。正。辨。乎。此。也。既。明。明。字。與。上。明。字。不。同。明謂。明。于。理。而。是。非。不。至。于。差。謬。就。平。時。言。哲。謂。察。于。事。而。疏。說。不。至。于。過。差。就臨時。言。明。哲。保。身。者。謂。察。得。天。下。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身。蓋。不承。有。泰。而。弗。求。無。災。非。全。歸。自。保。之。謂。然。亦。就。爲。臣。時。如。此。方。見。是。盡。職。如。功盡。天。下。而。上。不。發。位。極。人。臣。而。來。不。忌。非。保。身。而。何。風。夜。朝。乾。夕。惕。也。匪。懈。無一。怠。一。念。不。以。自。白。自。失。落。人。臣。一。日。立。乎。其。位。即。一。日。棄。乎。其。官。而。山。甫。風

與夜將一昧皮其其職有利社稷。知無不為。縱令身以殉君。而明哲之鑑自在。非才全德。烏能全至此。此二句。點上章內外出入意。不妨。○履見胡云。諸侯治國之政。有若否。山甫則柔。則惟精。知其善而益以王命。獎勵之。如其不善。而申王命以戒。使之正。若所謂。雖別淑慝也。○循理乃保身之本。而昧者不能也。山甫則明哲。而公曾不違理。以自取禍。憂勤乃事君之道。而怠者不能也。山甫則夙夜惟寅。曾不先身而後君。○人之急于君者。或不足于保身。人之憂其身者。或不足于事君。而山甫則不然。此其所以異于常人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侮終寡。其反不其謂德。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終寡。不吐剛。故不畏強。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也。人亦有言。柔亦易制。人則否。而茹之。剛者不吐。則故其剛于強。察皆屬我節制而不畏也。剛柔合德。中正不偏。是豈常人所能及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夫人情之偏。下贊山甫用情以正。此并下章。各以人言起之。見人情如此。而山甫不然。以見其全美德。而異于庶民。以終首章之意。柔字。剛字。俱以人言起之。此是借用人言。始不喧也。吐。畏避也。不茹者。有仁有天下之念。柔者。易制而不恃勢以陵。此是過柔者。剛然。剛者。則不然矣。非偏于柔也。不吐者。有義正天下之心。剛者。聲克而不縱之以含忍。此是過剛者。則然矣。柔者。則不然矣。非偏于剛也。終家。強。剛。剛柔之人。也不侮。終家。正是柔不茹之。意。不與強。正是剛不吐之。意。不侮。有扶危濟困。氣象。不與。有禁奸除惡。氣象。此一句。不過求一本。以証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此章。就德之柔。柔維。德。吉。維。剛。吉。之。山甫。柔。維。得。性。情。之。正。故。能。不。茹。不。吐。○宜。王。中。興。志。在。安。民。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侮終寡。其反不其謂德。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終寡。不吐剛。故不畏強。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也。人亦有言。柔亦易制。人則否。而茹之。剛者不吐。則故其剛于強。察皆屬我節制而不畏也。剛柔合德。中正不偏。是豈常人所能及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夫人情之偏。下贊山甫用情以正。此并下章。各以人言起之。見人情如此。而山甫不然。以見其全美德。而異于庶民。以終首章之意。柔字。剛字。俱以人言起之。此是借用人言。始不喧也。吐。畏避也。不茹者。有仁有天下之念。柔者。易制而不恃勢以陵。此是過柔者。剛然。剛者。則不然矣。非偏于柔也。不吐者。有義正天下之心。剛者。聲克而不縱之以含忍。此是過剛者。則然矣。柔者。則不然矣。非偏于剛也。終家。強。剛。剛柔之人。也不侮。終家。正是柔不茹之。意。不與強。正是剛不吐之。意。不侮。有扶危濟困。氣象。不與。有禁奸除惡。氣象。此一句。不過求一本。以証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此章。就德之柔。柔維。德。吉。維。剛。吉。之。山甫。柔。維。得。性。情。之。正。故。能。不。茹。不。吐。○宜。王。中。興。志。在。安。民。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也。人亦有言。柔亦易制。人則否。而茹之。剛者不吐。則故其剛于強。察皆屬我節制而不畏也。剛柔合德。中正不偏。是豈常人所能及哉。

如何貼得四字。蓋開非過失也。修攘之間。或過用其精神。即是開。補之者。以我柔嘉之精神。蓋然天子之開。自自然杜其元。而預防其悔。所謂事一人以保王躬者。正在此。亦覺有見。而荆川亦云。一日二日有君。一有未善。便是。則補之。是能啓心沃心。彌縫罅隙。以復之于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謂也。玩。可。見。夫。已。之。德。則。不。藉。于。人。之。助。而。君。之。缺。則。有。賴。于。吾。之。補。山。甫。之。有。異。于。人。何。如。此。章。語。脉。是。總。撮。上。文。上。第。二。章。是。山。甫。之。全。德。即。其。能。舉。處。三。章。以下。是。以。德。事。君。即。其。能。補。君。處。此。則。要。而。言。之。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提提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

賦也。行祭也。業業。健貌。提提。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經。其。邑。而。定。其。居。蓋。去。海。姑。陋。于。臨。苗。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從。薄。姑。都。治。臨。苗。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從。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卷之三十六

六

仲山甫出祖。山甫。能舉德。蓋如此。則今日之行。吾能不因其懷而勉之乎。惟仲。山甫。出。祖。之。時。舉。祖。道。之。祭。以。駕。車。之。四。牡。則。乘。乘。而。提。矣。以。從。行。之。驅。矣。則。提。提。而。疾。矣。當。時。山。甫。思。付。託。之。其。重。以。才。力。之。弗。勝。歎。然。有。靡。及。之。懷。焉。然。其。所。以。懷。者。何。也。蓋。以。四。牡。彭。彭。而。壯。人。德。路。路。而。馳。是。行。乃。王。命。仲。山。甫。與。然。然。以。城。東。方。而。城。氏。固。因。在。此。役。焉。其。任。亦。甚。重。矣。則。安。能。以。無。懷。哉。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其。遠。行。之。思。下。表。其。承。命。之。重。此。章。正。言。城。東。之。事。○。樹。師。古。云。晉。貴。帝。之。子。榮。和。好。逸。遊。而。死。于。道。而。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于。門。外。是。出。門。而。後。祭。故。云。出。祖。也。兩。言。車。馬。之。盛。者。只。是。道。其。出。行。之。儀。耳。言。以。成。章。耳。非。出。祖。在。道。二。時。事。也。此。詩。為。山。甫。城。東。而。作。前。六。章。古。其。舉。德。盛。職。如。此。則。城。東。之。役。特。易。耳。然。在。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命。方。且。以。任。大。責。重。為。憂。故。有。靡。及。之。懷。此。處。且。含。蓄。只。敘。其。心。如。此。下。城。東。方。乃。表。其。事。官。之。見。心。之。所。懷。者。懷。以。是。耳。說。者。多。欲。將。每。懷。靡。及。始。係。王。躬。補。王。躬。有。只。為。看。任。城。東。不。知。每。懷。靡。及。為。師。所。定。而。謂。謂。功。召。伯。當。之。從。來。是。侯。定。也。

卷之三十六

六

果有不周。當其時。一。旅。人。皆。王。國。非。隸。山。川。而。山。之。行。將。山。甫。亦。不。應。重。其。外。若。此。城。東。方。蓋。上。薄。姑。而。治。臨。苗。故。王。命。山。甫。為。齊。築。新。城。也。○。附。錄。張。又。君。文。云。齊。封。莊。公。易。為。平。城。其。說。蓋。在。獻。公。遷。國。之。後。矣。昔。齊。之。先。公。佐。文。武。定。天。下。先。王。嘉。之。昨。以。晉。丘。當。是。時。天。下。新。定。城。闕。未。備。故。夜。未。就。國。人。得。與。事。此。土。也。乃。太。公。因。俗。開。通。商。便。利。而。國。勢。漸。昌。暨。康。其。來。越。五。世。而。胡。公。嗣。位。齊。是。以。有。薄。姑。之。徙。其。後。怨。積。少。弟。而。葉。見。日。水。寔。難。公。是。時。胡。公。雖。受。而。公。子。尚。在。獻。之。意。以。為。有。居。都。必。後。後。禍。禍。封。其。其。尚。何。必。春。懷。此。都。也。而。薄。姑。一。遷。臨。苗。又。一。遷。矣。吾。聞。諸。侯。地。小。人。眾。則。更。置。國。都。天。子。為。之。相。其。勤。勞。獻。之。遷。此。也。事。不。件。于。通。鑑。意。蓋。至。于。遷。仇。夫。因。臨。苗。遷。公。也。魯。已。避。難。私。也。在。天。王。既。難。當。私。以。謀。其。居。而。齊。獻。不。敢。援。公。以。請。于。上。是。以。終。齊。之。性。不。開。有。城。郭。之。役。也。至。于。武。公。繼。立。之。年。又。我。天。子。蒙。慶。之。日。社。稷。之。不。寧。而。短。杆。薄。姑。平。苗。之。不。城。又。何。疑。焉。泊。于。我。王。御。極。錄。錄。之。後。百。多。國。城。于。國。書。詔。天。下。其。防。補。城。增。早。倍。薄。及。及。齊。鳩。之。城。續。續。續。續。之。烈。唱。就。東。歷。日。中。爾。父。佐。我。先。王。功。勳。爛。然。國。史。輝。輝。遂。子。孫。失。序。持。遷。臨。苗。自。獻。武。以。來。二。十。餘。年。不。修。牆。壘。其。能。國。乎。于。是。謀。及。廷。臣。命。我。山。甫。城。東。方。云。天。下。大。勢。其。外。控。秦。洛。為。東。北。巨。限。者。無。過。于。濟。海。然。沿。黃。萬。里。一。區。難。險。出。天。堽。而。通。遠。近。多。島。嶼。聚。聚。越。越。其。外。觀。于。邊。海。要。害。民。不。為。居。為。曠。地。八。千。里。則。散。衍。可。知。也。使。徒。恃。大。川。之。界。而。無。備。壘。之。守。則。瀾。離。之。間。寔。鮮。字。字。矣。全。齊。形。勝。其。內。倚。中。夏。表。西。南。雄。鎮。者。莫。大。于。岱。宗。然。此。山。接。境。他。州。故。其。險。則。野。而。陽。則。智。淮。萊。徐。戎。皆。出。其。右。其。餘。登。歷。明。堂。多。附。本。國。為。南。北。所。往。來。則。控。制。宜。周。也。使。徒。恃。名。山。之。險。而。失。保。障。之。嚴。則。都。會。所。在。未。有。安。壞。矣。城。之。其。得。已。哉。雖。然。端。緒。諸。諸。必。崇。德。望。之。臣。集。事。鳩。功。用。推。幹。略。之。彥。乃。以。命。山。甫。則。何。也。吾。觀。先。朝。盛。時。君。與。流。風。千。分。陝。姬。公。營。落。而。東。行。及。我。天。子。嗣。興。韓。侯。統。國。城。既。完。于。燕。師。王。躬。出。封。邑。乃。于。召。虎。倘。亦。國。有。大。事。非。使。臣。與。任。耶。故。山。甫。之。始。也。自。外。而。內。若。非。望。傾。朝。右。何。致。融。鑒。而。入。侍。于。周。今。也。自。內。而。外。推。其。名。耀。四。遠。不。妨。山。周。而。出。使。于。齊。若。山。甫。者。可。謂。內。外。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遠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過歸所以安其心也。

中諸夫仲山甫承命而往也以四牡則勞矣以八音則嗜矣仲山甫乘此以祖齊殆必指顧集事而式還其歸上以謝天子眷顧之心下以慰僚友賓客之望焉我吉甫作焉此誦原其終生之思及其德賦之全意味深長足以感慰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足以化養萬物者矣然其意豈有他哉蓋以仲山甫之征齊也而有靡及之懷故以此誦告之使知城齊之任乃其所優為者而聞言之下庶乎有以慰其心矣尚何靡及之足懷哉是則非仲山甫不能承王命之重非吉甫不能慰山甫之心一代君臣朋友相與以有成而共致中興之盛者非偶然矣。

卷之二十六

全

疏解此章十四句其歸期之遠下四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句與上章四牡亦一時事式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特用注係王躬補王闕之作誦該全詩言穆如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非吉甫自稱其誦也穆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善者也言穆風人而穆如清風則尤感人之善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而承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述起大事誇大矣非何日可以集事使謂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曾氏註下必用詩有三物曰風雅而而其作者皆曰風人謂深微和適其象類風是則詩之教也夫誦者頌也為民之詩誦乎雅而題之曰頌取其從容漸進有令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之一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嫌于自賞自定者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嗚呼山甫不自賞自定而雅實難定乎○鄭師山云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而致之吉甫知僚友之意而

慰之十時中外之臣皆足以佐宣王中興之業者矣。宣王之臣有尹吉甫者學問文章以宜揚建達上下之體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宜勞內外其致中興也宜哉。

卷之二十六

全

解此章十四句其歸期之遠下四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句與上章四牡亦一時事式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特用注係王躬補王闕之作誦該全詩言穆如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非吉甫自稱其誦也穆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善者也言穆風人而穆如清風則尤感人之善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而承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述起大事誇大矣非何日可以集事使謂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曾氏註下必用詩有三物曰風雅而而其作者皆曰風人謂深微和適其象類風是則詩之教也夫誦者頌也為民之詩誦乎雅而題之曰頌取其從容漸進有令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之一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嫌于自賞自定者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嗚呼山甫不自賞自定而雅實難定乎○鄭師山云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而致之吉甫知僚友之意而

解此章十四句其歸期之遠下四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句與上章四牡亦一時事式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特用注係王躬補王闕之作誦該全詩言穆如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非吉甫自稱其誦也穆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善者也言穆風人而穆如清風則尤感人之善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而承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述起大事誇大矣非何日可以集事使謂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曾氏註下必用詩有三物曰風雅而而其作者皆曰風人謂深微和適其象類風是則詩之教也夫誦者頌也為民之詩誦乎雅而題之曰頌取其從容漸進有令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之一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嫌于自賞自定者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嗚呼山甫不自賞自定而雅實難定乎○鄭師山云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而致之吉甫知僚友之意而

解此章十四句其歸期之遠下四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句與上章四牡亦一時事式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特用注係王躬補王闕之作誦該全詩言穆如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非吉甫自稱其誦也穆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善者也言穆風人而穆如清風則尤感人之善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而承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述起大事誇大矣非何日可以集事使謂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曾氏註下必用詩有三物曰風雅而而其作者皆曰風人謂深微和適其象類風是則詩之教也夫誦者頌也為民之詩誦乎雅而題之曰頌取其從容漸進有令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之一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嫌于自賞自定者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嗚呼山甫不自賞自定而雅實難定乎○鄭師山云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而致之吉甫知僚友之意而

解此章十四句其歸期之遠下四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句與上章四牡亦一時事式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特用注係王躬補王闕之作誦該全詩言穆如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非吉甫自稱其誦也穆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善者也言穆風人而穆如清風則尤感人之善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而承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述起大事誇大矣非何日可以集事使謂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曾氏註下必用詩有三物曰風雅而而其作者皆曰風人謂深微和適其象類風是則詩之教也夫誦者頌也為民之詩誦乎雅而題之曰頌取其從容漸進有令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之一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嫌于自賞自定者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嗚呼山甫不自賞自定而雅實難定乎○鄭師山云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而致之吉甫知僚友之意而

六
西

申韓夫王既命之矣豈無以錫之乎蓋自韓侯之始至也駕彼四牡則奕奕其連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覲乃饒其先世之封圭以合璫于王王嘉其入覲之敬而遂錫韓侯焉有愛龍之淑所有注旂之祿章所以表其績者至

疏解此章十五句言韓侯修入親之禮下蒙錫予之恩也此章與上受命乃一時事但受命受賜是二事上重命此重錫故傳言以別之也介圭亦即是士服來朝而以介圭合瑞于王不可泥上章是士服入見此章是用侯禮入謝益介圭乃先世封國時所頒之圭始見必用此方可以請命而爲信也不然何以示信哉王錫韓侯嘉其來朝之禮而隆以錫予之恩也車馬旂服皆諸侯之所以辨等級者故錫之淑旂旂之善邑者也綏卽支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年爲賓

鷗之表章故云絳章實處有常馬之類處在肩服之上按金路無錫有鈎此言
 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鍤錫者蓋特贈之○王錫句管下六句交龍之旂析晨
 羽以爲表章是旂之美以竹簞爲車蔽圖雜色于車上是車之美玄衣而圖
 龍赤舄而加金飾是服之美領下有鈎而樊纆爲帶肩上有飾而鍤刺以金是
 馬之美以去毛之皮特式中其制堅也以淺毛虎皮覆式上其文炳也此亦與
 飾之備處又不止鍤錯錫飾而已御馬之條有下垂之章準首余環有纆扼之
 飾此亦馬飾之備處又不止鈎膺鍤錫而已合之總見侯國之光天朝之寵○
 淑旂以下每二字爲一物然皆以兩物爲一類詳報而覆以淺鞿條車而加以
 金厄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也

侯田祖出信子屠鰕父音餒饒之清酒百甕其被維何飢音應鰕鮮魚其鮒音維維何音維及蒲其贈維何來音來馬路車建豆有且音侯氏燕音賓賦也既觀而及國必音禮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音焉房地名或曰卽杜也音顯父周之卿士也燕音燕音般也荀竹萌也音滿滿弱也且多貌侯氏親視諸侯來朝者音

中。陸丈既製而錫之矣。始夫返國也。寧無以餼之乎。但見韓侯之歸。重其所往。而祖祭于道。其出宿則于廝之地。于是顯父永王。者之命。而爲之。致其餼焉。餼。必有酒也。則酒。有百盞之多。餼。必有餼也。其餼維何。則鮑。鮑。鮑。亦必有鮑也。其鮑。維何。則維。維。有。及。滿。以。贈。言之。其。贈。維。何。則。有。乘。馬。也。有。路。車。也。斯。時。也。供。帳。係。都。門。之。外。筵。豆。列。有。楚。之。多。而。侯。氏。與。顯。父。燕。飲。不。有。以。盡。相。樂。之。情。乎。是。其。返。國。而。所。供。送。之。厚。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是韓侯返國而重其事下言飲饌而贈之饌與贈不可予
重饌上面贈乃饌時所予者韓侯反因仍行祖道之祭者尊其所往猶如始行
也出祖山宿總是一處饌之亦是于屠也謝氏以顯父之饌為王使之極是則
時饌多謂饌雖王所使至于酒酌之多贈送之厚自是顯父之情欠穩南云云
王令顯父饌行必不使之自備酒餼且路車亦非臣下相贈之器也申伯之行
王親饌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饌之可見禮有等差酒設教贈四事子看酒之

奏

多報之盛衰之時正饒中事而出自天用者也乘馬路車蓋常制之外特有馳行之優若生待客之禮亦殊典也然所重在代故復以獲豆終之此句是總上文四句意非至此方陳列也獲盛果核豆盛殖醢燕賓辭侯與顯父相燕飲也或言辭侯庸此燕之樂光不作相樂說○時說以上章是君臣之恩此章是朋友之義下章是夫婦之情此亦因題立意耳非詩人本旨

韓侯取妻主汾音王音之甥音厥音父音之音子音里音反音韓侯迎音去音止音于音厥音里音百音兩音又音如音光音也音
 彭彭音八音鸞音鏘音鏘音不音顯音其音光音諸音弟音從音之音祁音祁音如音雲音韓侯顧音之音燭音其音盈音門音有音

賦也。此言韓侯既觀而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宮郊公黎比公也。厥父，周之卿士，結姓也。諸甥，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廢之，皆有姊妹也。祁祁，徐觀也。如雲，衆多也。

申韓天降侯既親而變則婚禮可舉矣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妻之族類言之則爲汾王之甥而母族貴矣爲厥父之子而父族貴矣韓侯行親迎之禮十

獸皇之中以自兩則彭彭而充厥也以入警則鉅鉅而和鳴也儀衛備而物承章豈不顯然有其尤乎而作迎之禮極其盛矣厥罔以諸侯之賤而從之以諸侯之衆其聯客則屬而徐設其類聚則如雲而衆多韓侯傾轡之下豈不爛然其盛門乎而來嫁之禮極其盛矣夫族類極天下之貴躬儀倍一時之觀禮侯婚姻之盛爲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族類之貴下言婚禮之盛也此作預道之詞說觀註既親而還遂以親迎句便見○據通解此章本是第二章以首事非預道六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前而章次反在後者詩人以此章本因齊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能不並序其始終而以親迎置諸此也不然本章之王命亦宜親迎以後事耶蓋駢句危周卿士而迎于黠里則娶妻定不是反國後事也詩人作詩並不曾編年敘事讀者不可牽強更討之○泝王之甥派出王家母族貴也駢父之子風係侯服父族貴也迎止五句是往迎之禮迎口百兩是迎以非君之禮蓋諸侯送迎皆百兩也不顯其光顯者顯駢氏之光也諸婦四句是來嫁之禮從曰

華

俗語是送以夫人之體蓋詩侯之娶二國皆有廢從之也。瑤妻有婦有姪同姓。二國之廢亦有婦姪。周九女也。鄭鄭詩云徐說也。徐言其行動舒緩。謂言其容飾整齊。以上詩楚方歸重到韓侯領之句來。以見韓侯之舉也。盈門以婦姪之多。候客之美。言烟者。烟韓民之門也。擊艾爲王。韓士其里必在京師韓侯朝國。京都必有旅館。則門自是韓之門。

戰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音姑相音相倏莫如韓樂音洛孔樂韓土川澤訐
 鮑音甫甫靡靡嘆音有彪有彪有貓音有虎慶旣音今唐音韓姑音
 叶平如羊諸二反

賦也韓始嫁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訐訐甫雨大也嘆嘆衆也
稱似虎而淺毛處暑今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樂樂也
神韓侯侯婚姻之盛如此然所以得娶韓姑者皆從天作之合已哉蓋由駟
父之爲解婚父也引武勇之才嚮使臣之命屈聘侯國靡所不到當旬宜之時
因五穀結得可嫁之所皆莫如韓土之爲樂焉凡樂哉韓土也流而爲川霜而

為計計然甚大矣止其所產之物銷毀則而多產處則廢矣而聚或能
 無不有也或猶或虎羣不有也豈止之可禁如此而聚父相殺之下既變也
 有此今居矣然則皆結之歸也寧不逐其聚安之意而適其聚樂之情乎
 夏解其章上十句言聚父相殺之言下是韓結歸韓之舉蓋亦原韓侯得配之
 由也總歸韓侯身上孔氏以才幹贊韓侯言非國不到非專為相殺而行以出使
 侯國而承流宣化之餘隨便為韓結擇可嫁之所耳攸字內有覓其可以燕居
 者何在求其可以聚處者何在也○王陽川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
 謂之韓結○說約慶國不到為姑相殺皆點綴語必非實說孔樂至今居總是一
 孔樂川澤二句以水產言慶國三句以陸產言流者為川結者為澤國語川
 氣之澤也澤水之類也結是虎之類與捕鼠者類以上五句言土地之美物產
 之盛以見韓土之可聚也九土之宜不一六江以南多川澤大河以北多平原
 故韓國非川澤之國也乃有流而為川結而為澤者則地之廣可知川澤而南
 通海為澤深而居壯為川澤之所好故而奇禽怪獸異出焉總之候也
 父句直之曰已慶之也末句方就韓結歸韓說言前日歐父既喜其有善居則
 今日韓結往嫁其安樂可知矣是未幾然韓結歸韓之舉亦以見韓侯
 封城之樂而今日歸娶之後固知其事事適矣然者然然而安得其所以止之也
 也韓者譽然而樂適其所處之情也○韓慶源曰上章言韓侯之迎韓結有以
 當其心是言韓始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成和則家道正矣
 韓侯韓城韓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類受其國
 賦也海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新夷狄之國也韓城也池籍稅也魏狂
 歌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南城齊
 春秋諸侯城邢拔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類
 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于王也
 申韓夫土固為可樂而韓之有國豈無所自哉韓韓城考其肇封之始乃

召公舉韓師以完之也其立國有自來矣今王之封韓侯蓋以韓之先祖
 子孫先王而然其百蠻之長則夫守藩服而因統緒方者乃韓之舊職也故今
 以韓侯以追類之托國使之安而受之因以為之伯而繼其緒焉王因命爾以
 韓其世業夫爾有前以修其職業以訓王命予彼城池以固爾所當修也汝必
 實爾而增其所未高實爾而固其所未深爾以定民所當審也爾必實爾而
 治其田畝實爾而止其稅法予爾車馬來往方物所當貢也必款其體皮赤豹
 裘燕以自其所有于王焉如是則職業修而世業可繼所謂韓侯祖考朕命不
 易者在此矣爾往欽哉夫既述王命于始又申告命于終則叮嚀勸戒之意溢
 言外矣所謂不以煩而以規者其此之謂歟
 夏解此章上二句原其建國之由輕看下則詳王命韓侯之意以先祖至百蠻
 是命之繼世業以終首章韓侯祖考之意是端四句是命以終職事以終首章
 無廢以下意將言韓侯先祖故首從韓城所由築說起言韓侯先祖燕師創此
 韓城之號就見他會先祖立巨鎮于此以為北方百蠻之長意王命自先王說
 王錫之王自宜王說因時百蠻因字是其顯強難服故封之以為長也上言
 因百蠻以為之長下言錫追類使之伯一也追類即百蠻之多者為百蠻
 韓之大者為追類居地之遠者為北國并有異也此等或古未備附而今方歸
 附者故錫錫之也無如地難律海其端四句承王錫言城地不可不修田畝
 不可不修稅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貢因皆世職之當為亦見韓處邊陲
 新觀之以為中華重輒尤不可不整飭也意謂韓侯既為北方之伯其可不度
 恭爾位而安于自解彼處高其城深其池以作百蠻之具歸正田畝之經界定
 稅課之調治以起北方之來極又必謀其體皮款其赤豹燕裘之皮以作蠻方
 來享之具所謂風夜處其以保其時在此○孔疏言因時百蠻考本立結
 伯主治州內因主外教故曰因也自漢云者謂蠻服之百國四蠻之名南蠻北
 蠻蠻則可以知也故北狄亦稱蠻其追其類亦是百蠻之國○孔疏言因時則追
 韓侯時也于韓侯言受其國則先祖亦受其國以文見于下故上言其文
 韓地多產肉燕之不和禁之不堅勢必至從厚也韓俗好漁獵山居近康虞

年

韓奕公章十二句

江漢章全吉○此詩作下成功受賞之後恭進言召伯之成功與宣王之報功也
當以肇敏成功用錫爾靡爲主上三章總是肇敏成功一句意下三章總是用
錫爾靡一句意細分之一章二章言其經營而成功三章言其調理而成功四

江漢

主

歡滅之心莫敢有安處而遨遊者蓋曰淮夷倡亂乃王法之所不赦故我之來也必剪此醜類惟淮夷之是求耳車所以禦敵則既出我車矣旗所以執衆則既置我旗矣是行也皆懷歡滅之心莫敢有安處而舒徐者蓋曰淮夷犯順乃天討之所必加故我之來也必陳此王師惟淮夷之是伐耳是其始出而持重如此

藏解此章上四句言順水勢以代遠下言盛軍容以代遠只是一事一意而兩敘之以成章耳非出軍設廟爲求求役而事也徐州有夷在淮北揚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由之路故首以江漢爲言蓋自周而南出于江漢之關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滔滔武夫行貌非水行之貌躍海躍舒是守律見其武也求求求鋪是聲實見其勇觀計行者皆莫敢安徐自是人心競勸如此無聲戒丁寧慈親託而曰二字正是賜其罪而誨之有罪人必得之意求者以淮夷亂成潛伏故欲求得其渠魁鋪者以淮夷猶據中華故欲陳師以誅討總敘不兼總理言蓋總理之命原是在乎淮夷以役事○陳水嘉曰江漢郭式二篇同言能

王命召公以逋上章經於廟理之事而起下章所敘賞賜之事交武四句

是所錫之物其詞具于策書者受于岐周耳非并圭璜等亦受于岐周也有說

之秋形亦事出光景召虎中藏感激而積首揚言竟不知何以爲報展轉思惟
前歲庚辰亦曰天子萬年而巳萬年有未清江漢之波永收淮南之貢意○每
執云陽壽祥必于太廟生祠九命然後賜主珪和璽孔氏曰禮名山大川不以
封諸侯有大功德乃賜之○釋器云向中尊按爵人掌和爵之禮以實饗而陳之
則禮當在發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和璧一尚者常祭之用乃在發未祭則在
自廟時未祭故自盛之○附錄陰陽一書合下四句能先支并文詳以資觀覽
○周臣沐王之寵始終因革命而致祝焉夫君之得臣者非一端也臣之望
者亦非一辭也萬壽之祝得不與萬年並致哉詩者曰吾觀君思下濟臣道
上行而知君臣相與之誼甚無盡也故君之厚臣者常流之以德而臣之報君者
每致之以誠一時銘命頌禱之事誠有交相受于無已者焉我王之錫召虎以
寵也端一端而已哉寵莫大于錫祖格尤而祭器未頒恐無以薦馨香而昭重
典報隆隆寸加地進邑而異教未備又何以明寵眷而答康休乃王則有以
命我公矣今天降之盛備其器也盛賢者有焉王則錫之以圭柄之玉璽焉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之秋形亦事出光景召虎中藏感激而積首揚言竟不知何以爲報展轉思惟
前歲庚辰亦曰天子萬年而巳萬年有未清江漢之波永收淮南之貢意○每
執云陽壽祥必于太廟生祠九命然後賜主珪和璽孔氏曰禮名山大川不以
封諸侯有大功德乃賜之○釋器云向中尊按爵人掌和爵之禮以實饗而陳之
則禮當在發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和璧一尚者常祭之用乃在發未祭則在
自廟時未祭故自盛之○附錄陰陽一書合下四句能先支并文詳以資觀覽
○周臣沐王之寵始終因革命而致祝焉夫君之得臣者非一端也臣之望
者亦非一辭也萬壽之祝得不與萬年並致哉詩者曰吾觀君思下濟臣道
上行而知君臣相與之誼甚無盡也故君之厚臣者常流之以德而臣之報君者
每致之以誠一時銘命頌禱之事誠有交相受于無已者焉我王之錫召虎以
寵也端一端而已哉寵莫大于錫祖格尤而祭器未頒恐無以薦馨香而昭重
典報隆隆寸加地進邑而異教未備又何以明寵眷而答康休乃王則有以
命我公矣今天降之盛備其器也盛賢者有焉王則錫之以圭柄之玉璽焉

千載考作者意曰召虎得召公之命以隆廟祀微天子之福祚不至此猶自今
多歷年所以無窮乎是舉也在天子崇先儒以褒功可謂盡報臣之禮在召
虎勸王命以誌美可謂致愛上之忠然而虎之心猶未有已也則又以今附文
德進矣○題辭而御之以簡題辭而出之以恭隨禮以落古穆有神堪與銘結
雖錄重傳不朽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反作召公考叶反天子萬壽叶反明明天子叶反今聞不
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叶反

賦也對揚對揚王休美考成矣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
公之廟而勸王康公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語物銘云邦拜
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壽報伯尊致邦其肩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
使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
文德而不欲其極意于武功古人愛君之心于此可見矣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天子之美命由是作康公之廟而勸王之策命于其上以考其成且所勸之
實又美天子以萬壽使王之策命與廟諸同其不朽而稱厚之私亦與廟諸相
稱悠久矣不特此也又謂我明明天子也內修外攘今固有此令聞矣又必自
此而進之使令聞之光昭愈久而不已焉然非武國無以定禍亂而非文亦無
以表太平要必不極于武功而數陳其文德使教化之既隆者流于千四
之聞焉夫然則成功可保于無虞今聞可垂于有永非臣子之深願乎夫
剛其功而隆錫子之恩臣受其賜而盡忠愛之誠君臣之相與如此所以成中
興之業者非偶然矣

然使文德宗國以叛伯禽就執又同律戎以叛宣王十命吉甫北方旋定納命
於成王而後命召公平淮而之夾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哥
羅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乎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帝武
漢以元宜王之將事而繫之于宜王太雅之末也○附錄失文德二句耿介
文并文辭附充親覽○以文德期君保邦之長策也夫有功之後以文德守之
乃固所以濟也慘之憂君無已哉謂夫君天下者武以應變而文以榮安旋積
棄之後非武不為功至勛高振旅而猶惟敵是求則其勢不可久矣故喬揚威
神以復祖宗之業則必廣敷憐惠以收荒甸之心此臣所厚望于今聞天子也
臣以重旅事上餘非所知然人臣無功非至上之求人臣喜功亦非至上之利
也按臣薦蒙家廟乃知羣方皆有愛祖之心國家方所有功本非畏勦然天子
黜功失天子之權天子矜功亦非天下之福也我主告于文人當思遠州好誅
惠鮮之主夫亦焉四國計至浮遠也尚其矢文德以治此乎自南北文馳十二
州奔殄身終然遂茲自有咎耳四國何異也乎而況江漢之間承懷舊德咸行

帝欲尊金有○此詩蓋美宣王自將而作
通許重王者身上方見其自將意前五章
車旗嘽嘽一句是服遠之威末一章重王猷允某一句是服遠之本細分
之一章言其親命太師二章言其策命司馬三章言王師在道而先聲可畏四
章言王師在祿而威武奮揚五章極言王師之集敵未竟歸諸王道之大當時
宣王分明以兵成服淮夷顧以上道歸美之乃美不忘規之卷○篇中命曰王
命武曰王武終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于兵威無非
歸功于天子而已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南仲大音祖大師變於我六師以修我戎
既戒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只出聖爲太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
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
爲太祖兼大師而字皇甫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
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申謂賊將精明者曰王情淮東之信也自將之行而當時所命以善手
師者果何人乎但見王命之舉其精其尊嚴明其光顯命彼卿士以兩仲為
太師官太師而守其者蓋其六師使士卒之練習不至于違律而難齊修戎
戎兵使器械之精好不至于朽鈍而難用六師既整矣兵既修矣使恃此而不
破戒未必其成功也又必嚴戒以治之而無傲慢之心戒懼以處之而無輕易
之意所以然者蓋以淮東信而兩國為之不寧故今之治軍我而存戒者
正欲除淮北之患以整南方之國使斯民得以獲安堵之休也是親命太師以
董其軍事者如此

疏解此章言親命三公而總治軍事以為作遠安邦之計首句正指王命言緊
連下玄看赫赫有雲命之尊嚴明言諸公之光顯見非昔之要隘開野也要
得中與意謂自夷虜以來威靈不振雖令不張委于張張滅滅矣宜王奮然中
興親征淮徐之士如雷震之驟發而日月之光昭也王命宜王親命也以皇父
為大將故須親命之此句其下七句位居卿士則是兩仲官兼太師字曰皇父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人耳曰兩仲太師者稱其世功欲其繼和曰太師皇父者敘其位望欲其
繼德也六師天子之軍正見自將前其自將故特提出我旅我戎要者此其什
任其部分也此句以兵數言修者造其車馬精其器械也此句以兵政言既
者其如此之意敬是不敢怠戒是不敢忽此句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自將此
等常態與不同此句全在應南兩上著神見得戰勝攻取因所不難要惟萬全
取勝一怒安民即南國受吾兵之利而不受吾兵之害此中須大將精神故不
得不變戒也南國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乃淮北之秀徐州之東南南徐州諸國為
之不安故云云○陳承嘉曰自家宰而下謂之六師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
卿士又曰太師者周家不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詩人
欲承大宣王之親征故稱其為世臣曰兩仲太師稱其為重臣曰卿士曰太師
稱其為名臣曰皇父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旅率彼淮浦有彼徐土不留不虞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
曰三惠之事也○言王謂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
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
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申謂夫是行也既有太師以董之又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也于是王謂內史之
尹氏書于命于策以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行而部伍之嚴整俾我
師我旅左不愆于左而皆知乎進退之律右不愆于右而皆明乎攻伐之方于
以備彼淮浦之地而省此徐州之土有言者諒之無罪者安之而為平民伐罪
之師焉然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使久習于此則農不得以就緒矣故罪人既得
仰當整旅而歸不留兵以鎮之不也蓋而德之庶徐土之民得得以就緒而無
虞矣失事之憂可矣是策命司馬以副軍事者如此

此章言策命六卿以副其事以為伐遠厚農之計首二句詩人敘詞以下
策命之詞至命就策書說止是王親命之此是內史命之也程所內邑伯以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休父其字也左右陳行謂特陣而行部伍極其森整戒我旅旅謂陳師時
旅作極其嚴明淮浦即是徐土以淮濱環繞于徐故必敘循而省之獨有森
觀之意省有整察之意察其為亂者而伐之所謂嚴嚴果聖哲從國治不欲舉
及無辜也○周知孔明平孟獲而漢者欲留兵以鎮之蓋宿兵以厭其心也處如
王全斌平蜀而師進退不返即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周禮太宰以九
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謂高厚下隴平地之農此就淮浦之農言恐將
戰而變服則曰既牧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虞皆是慎武事而下欲
育兵之意蓋騎兵為敵老師病農俱非時雨之師亦非不得已之意也○輔慶
源曰天子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太師之職其
制則謂其口兵以速為上久則壽民而壽則○太師皇父王親命之程伯
休父命策諸之臣授副將之策者何也蓋三公之體尊而六卿之體卑卑卑有
定分制廷之需則然也後世雖稱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論等越次義
取于駕馭而將帥下和非善于將將也善將將者若周宣王焉可也○留虛之

藥成

卷之十六 大雅

全

伊部

樂業却

天子王舒保作匪紐

伏反

軍請夫軍

天子遂將以行但曰

其題

疏解此章

言天子自將之威下

入之心

疏解此章十二句言王者虎狼之威下言其勢之不可犯者唐王奮厥武句一人之威震六師之氣倍震怒本畜貳來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謂震動其聲而勃怒其色也虎臣泛言不止皇父休父闕如虓虎言將帥之勇發于忠憤非激而怒之地猶言衆之集教言陣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面執之不勞鋒刃者亦言其勢如此不可塞作已執了此要見虎臣之武皆爲王之武六師之

頃者窮信臣特卒所向披靡敵有過而輒戮戰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與角

目録 古今反

子言于趙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

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謂非天子之功而謹所焉且天子有此

人反覆言之其亦美不忘規之意歟。

也。雖夷有叛四方所以不平。人未且同。則四方無憂。掠之驚而既平矣。○曾氏

采

學

東土也。巴漢楚鄧我南土也。幽冀燕毫我北土也。我何邇封之有。向者一方服

常武六章章八句

抑章全首。○通詩自六章以上是詳敘放亂之可憂。下是不以禍變之可阿也。抑官之一章二章。言時政之弊。所謂亂也。三章四章。詳婦寺之惡。乃致亂之由。五章言王致亂而不能救。六章嘆國之必亡。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亂以救亂也。○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寵榮嬖爲主。蔡女禍盛。故寺人親嬖寺近。

藥集

卷之二十六 大雅

八

則正人疎女戎興而外狄棄之此定勢也故詩人憂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人以禦戎孽之天而已

瞻_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有瘵_音。疾_音痲_音。有夷_音。羸_音。罪_音。無不收_音。靡_音。有夷_音。瘳_音。

賦也。螟久居，亂瘵病也。蠹賊害苗之蟲也。疾，害也。平，痛極苦也。○此刺幽王
壁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
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人爲之，蠹賊刑罪乃之。」
○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申譚賦瞻甲吳天者曰天下之亂未有無故而致者予觀今日之亂而知禍所從來矣彼吳天以患民爲德今縣甲吳天則不我惠則已使民其病而不幸矣而又降此大亂之災使邦國危殆靡有所定凡士與民皆受其病也天之降亂如此于是所用不得其人有人小人爲之謀厥其爲害也靡有乎夷而止之期則不得其當有刑罰爲之網罟其爲患也靡有乎夷而愈之望則士民之病益

何時而止哉

亂此章上六句言天之降亂以病民下詳病民之事也。噫嘻是望患于天。是惠顧之意。或曰惠順也。孔填不宰從輔氏作病說。或云只甚久不宰意。那是天子之邪。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之。朱公選指國論與國政言。國論不定故臨任得以偏用。國政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此不必從。民不樂其生士不安其位。何察知之。惟昊天不惠所以其久不宰而降此大亂。惟其降亂所以國危亂而士與民皆病。作一氣說。此乃人所爲而歸之天者亦無所歸咎之詞。義賊四句此亂象也。亂本則在第三章。義賊虛指其人。罪皆定指其事。靡有夷屆靡有夷。參上支孔填不宰也。刑罰不當由于任用匪人。原非兩事。

人有土田女音反有音由之人有民女覆音之之此空無罪女反收音由二反之彼

賦也。戢收拘說赦也。

中請然燕賊彌吾之病何以言之彼合黨者以侵漁爲結結鄰者以割臂爲

卷之二十六 大雅

八九

納羅是族人有土而非人所將爲養廉之資耶而女反掩而有之曾不思昔堯
禹有錫壤各有守守瘠人以自充肥汝何利焉人有八民非人所依爲守邦

忠勇耶而汝乃攘而奪之曾不思昔先王分士授民各有常制到人以自爲家事汝束手至如此有好修之民言罷遭尤動虞得譴寔無罪矣而汝反收之令

士幽于囹圄寒餓于岸獄何下辜耶有如彼有作惡之民蔑視王章弁鉞之
尺室有罪矣而文復說之此法施于生條譯文夷丁未減何厚辜耶貪利民之

出虐利民之入舍殘民之財中殘民之命民生斯世何堪此二將于

章末四句之意上四句承前賊之言而述其侵奪取于人者反覆無常七下四句承前害之言而述其拘繫攔奪十人者反覆不當也二人字指君子言

女子指小人言采邑葬以善君子而反為小人之所有。此便是融賊無常。有義之有罪者處之。直便是網害所謂士民其察者如此。

臣等聞城郭傾圮，欽哲婦爲祟，爲賜婦有孝，羅厲之階。叶結亂匪降自天。

四反生自婦人匪教匪時維婦寺

賦也。知也。城猶因也。指婦寺。指來如也。傾覆。美也。泉賜。惡聲之鳥也。長古。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言。無所事。指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送美之。指婦而反為泉賜。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其自天降。如首章之說。特由此婦人而。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未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官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鄭注。要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由哉。彼男子正位于外。為國家之主。空費也。故謂若則能用人行政。以致治。不有以立國乎。婦人以無非無儀為言。無所事者。言則適以生事。惑亂而覆國而已。故此送美之者。婦非不善也。而反為泉賜。為人其不長而覆之者。蓋以婦有長子。能變亂是非。而禍亂之階。從此始矣。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十一

是以至于覆國也。若是則降此大反者。豈真出于天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君之有非善德。則規過常有教誨之益。若夫匪教匪誨。而從事多言。適以相倚。而禍亂者。是惟此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
鄭注。此章上八句。著婦人所以害國。下并言婦寺。所以害國。南台云。寺。特等言。之以見婦人之言。不可聽耳。此說恐于任奄人之意太輕。或云。因此章有婦寺。何。婦寺以嬖家。任奄人。遂言其害。婦寺。寺。特等言。此其下章。言折婦人。可。見其夫。句。只引起。皆屬句。不平。皆為男子之德。婦人而。將必干預外政。未有不覆國者。然以邑之美言。非即就。上說。為。婦人之惡。而厭之。如此。且。虛。長。古。二句。正。見。之。長。古。與。匪。教。匪。誨。相。應。婦。寺。應。言。婦。寺。言。言。言。受。大。禍。而。惜。此。屬。者。竟。自。言。婦。寺。之。亂。真。非。自。天。降。矣。匪。降。二。句。釋。言。言。言。也。鄭。注。婦。寺。本。長。舌。來。時。難。知。寸。見。其。言。之。不。可。信。也。正。人。君。子。之。言。足。為。我。教。婦。寺。婦。寺。之。教。對。以。成。奸。節。巧。以。亂。實。非。誹。謗。夫。人。則。賊。敗。其。上。而。已。此。所。以。以。離。車。也。○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少。傾。覆。朝。夕。也。

仇。顧。訪。無。嚴。憚。之。心。思。抑。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擇。知。主。威。乃。色。和。顏。厚。扶。掖。接。好。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同。視。慈。惠。王。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起。○歐。陽。修。曰。女。色。而。已。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排。而。去。之。可。也。官。者。之。為。禍。雖。欲。悔。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物。人。使。言。試。語。始。竟。背。言。豈。曰。不。極。伊。胡。為。惡。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繡。織。

賦。也。將。窮。悵。害。試。變。也。謂。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變。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繡。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解。窮。人。之。言。其。心。故。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請。矣。始。于。前。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恩。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令。其。繡。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愚。哉。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十二

鄭。注。然。是。婦。人。者。人。其。惡。可。勝。道。乎。蓋。其。外。逞。智。辯。之。巧。以。窮。人。之。言。內。存。悵。之。心。而。變。詐。無。常。其。或。信。為。請。矣。而。偶。有。其。驗。則。欣。然。以。取。幸。于。君。矣。縱。使。為。婦。子。始。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止。極。且。既。然。自。矣。曰。是。何。足。以。為。恩。乎。婦。寺。之。敢。于。為。惡。其。情。狀。蓋。如。此。矣。彼。商。賈。之。事。非。君。子。所。宜。識。朝。廷。之。事。非。婦。人。所。宜。與。也。今。賈。三。倍。之。利。而。君。子。識。其。所。以。然。是。識。非。其。所。宜。識。矣。然。則。婦。人。治。內。為。職。本。無。朝。廷。之。事。而。乃。令。其。繡。織。以。圖。之。是。反。與。國。家。之。政。矣。則。豈。不。為。愚。哉。觀。此。而。天。下。之。風。信。由。婦。人。而。生。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兼。言。婦。寺。有。物。人。之。惡。下。又。專。言。婦。人。與。政。之。非。也。如。繡。織。之。物。直。推。婦。寺。底。使。人。不。得。言。也。使。試。二。字。其。上。意。起。下。意。謂。婦。寺。智。御。人。集。其。言。而。濟。其。變。詐。也。辭。始。竟。背。非。謂。所。行。皆。其。所。言。謂。後。日。的。言。不。驗。其。言。也。伊。胡。為。試。謂。事。不。自。反。反。以。為。口。過。恒。人。所。不。免。也。婦。寺。之。情。如。此。其。為。不。可。與。政。也。明。矣。如。賈。三。倍。只。借。君。子。以。引。起。婦。人。乃。假。如。之。句。不。作。賈。說。以。君。子。而。忘。其。計。利。以。婦。人。而。舍。內。專。外。皆。非。所。宜。也。如。賈。二。句。不。作。興。不。作。

是以劉向毛傳婦人無外事。雖王后猶以簪纓爲事。書曰：惟無與於牖之。婦人休其簪纓。而干與朝政。其智辨巧詐。又足以濟之。則朝廷之上。未有所別之期。此國事所以日非也。○詩說：枝客是朝人之根。而欲即附如。附之根。此雖是婦寺之說。證陷人非。而長小人之惑。處婦人。其長舌與寺人相倚。而亂乃公事如此。故下以君子不宜識貨之利。責婦人不妄干朝廷之事。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含爾介狄。維予肯忌。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賈介大晉。和事。問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命之不忘。而反以我之正言不祥爲。惡。故天降不祥。應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諱其威儀。又無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安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而謂夫婦人之亂。人固如此。顧其用之者王之咎也。彼王爲天之子。天宜有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

以若玉。幾今何爲貴王。而降此大厲之變乎。吾王爲神之主。神安有以富王矣。○言王而用婦人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內政者必有外戚。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矣。今王命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祥爲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應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安。以威儀則達。而不知自修于已。以善人則云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者。安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亂。此章上二句。是推王之勢。下深病其不能救亂也。○言王而用婦人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內政者必有外戚。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矣。今王命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祥爲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應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安。以威儀則達。而不知自修于已。以善人則云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者。安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自不中。也。色流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亡。根維予肯忌。正指善人爲婦寺。○言王而用婦人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內政者必有外戚。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矣。今王命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祥爲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應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安。以威儀則達。而不知自修于已。以善人則云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者。安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

賦也。○言王而用婦人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內政者必有外戚。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矣。今王命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祥爲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應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安。以威儀則達。而不知自修于已。以善人則云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者。安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亂。此章上二句。是推王之勢。下深病其不能救亂也。○言王而用婦人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內政者必有外戚。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矣。今王命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祥爲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應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安。以威儀則達。而不知自修于已。以善人則云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者。安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惟天高遠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救固之者固焉能改過自新而不泰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

惟天降禍而為可惡矣獨不可以轉禍而為福乎泉源湧土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非直今日然也殆自禍亂之始伏已先受之矣然則禍亂之來不自我先下自天降禍此時蓋已無可為者然豈終無可救哉誠以藐觀昊天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夫苟有以感之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挽回之者今王苟能改過自新修德以任賢去讒而遠色無泰于皇祖之攸行焉則人事之修可以挽回乎天變豈但兩之身可延未絕之緒哉雖于孫亦蒙其福矣不然則因於降禍者不知其所終也已吁觀是詩而君子思君愛國之心歟天恤民之意俱見之矣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十五
維天降災上四句言在已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同之道以泉之發必有其源是之生必有自始故以深與久為典見事物各有所從來也享自今矣謂自

人入宮之時而已憂其有今日矣此詩全言無意不自二句依託帶下說自我定亂已過而可以更為自我後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為不先不後所謂禍亂之起適當其時已無可為者然能天能為于不可為之時故曰無不克華蓋天運否泰無常降禍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使之固也無泰皇祖便可挽下無泰而無意感色而好德無泰而之兩于寧泰這好而親賢無泰而之下近則德而中則德之否則外無介休之傳大厲之天轉為克華之天以能保德而德而此既而亦有利矣則德而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求見不能改過則天意終不可回而亦無可為之可見則天天下皇祖以哲開之世時有行義之德而德而乃今自有斯德之哲始則威德之存于天下如此○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十五
維天降災上四句言在已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同之道以泉之發必有其源是之生必有自始故以深與久為典見事物各有所從來也享自今矣謂自人入宮之時而已憂其有今日矣此詩全言無意不自二句依託帶下說自我定亂已過而可以更為自我後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為不先不後所謂禍亂之起適當其時已無可為者然能天能為于不可為之時故曰無不克華蓋天運否泰無常降禍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使之固也無泰皇祖便可挽下無泰而無意感色而好德無泰而之兩于寧泰這好而親賢無泰而之下近則德而中則德之否則外無介休之傳大厲之天轉為克華之天以能保德而德而此既而亦有利矣則德而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求見不能改過則天意終不可回而亦無可為之可見則天天下皇祖以哲開之世時有行義之德而德而乃今自有斯德之哲始則威德之存于天下如此○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十五

召是詩全言○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起思降古而與其任

召是詩全言○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起思降古而與其任召是詩全言○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起思降古而與其任召是詩全言○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起思降古而與其任召是詩全言○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起思降古而與其任

卷之二十六 大雅 九十五

召是詩全言○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起思降古而與其任

召是詩全言○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起思降古而與其任

召是詩全言○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起思降古而與其任

所以致此者亦以任用之非人焉。夫彼天降罪罟之災，重為斯民之害，而流亡者，豈大災為之哉？蓋以竊賊之人，能內潰人之腹心，昏昧之人，不直其職，素此二者，遂致亂邪？僻之人，所當深惡而痛絕者也。而王乃信而任之，使之治平我邦，則豈不至于亂乎？是以上下天怒，而致此禍亂之也。

此章言天之禍民，本于小人見用。小人為致亂之由也。天降罪罟，貫下說，即指竊賊昏昧之人言。凡此輩，雖欲為良，使手足無措，其罪罟也。不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竊賊狀其害昏昧，狀其人，回過是狀其心術，總是說此一派人，豫備之有竊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

江江謂，猶如雞之內，也昏昧，昏之所指，則竊賊也。昏則則指昏昧之言，蓋昏昧，利也，喪也。昏則則指昏昧之人，是昏昧其身，體者，漢史所謂刀鋸刑餘之人也。小人在外，則寺在內，乃相倚為奸者，故併言之。潰潰，同過，觀承上二句，來斯人而使之。

傾時士按，以極為被宮，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下，諸家悉同朱呂獨。君也，且依鄭孔則，亦作開，蓋屬官與昏亂之訓。為疑，疑其陰理非甚。雖未雅，恐不如終以昏亂，極其四字，渾渾渾渾，注為佳矣。○依輔註，則內潰，其為屬所托，寄勿之臣，庶供其職，素謂所托，經書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則連婦言，當時固未有誤國大惡，為世指名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

皇此此會不知其玷，就其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賦也。皇此，頑慢之意，說說務為毀謗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此而王不知其缺，至于戒謹恐懼，其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中清且此小人在位，皇然肆其頑慢而不修，說說然務為毀謗以相傾，此則。雖玷缺本不可用也。王曾不知玷缺，而反用之，至于兢兢業業，其久不寧而。一時之謙意者，至于久于其位也。而又見貶黜，而不得以居其位焉。用者不賢，則不用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則欲無亂得乎。

廣賦，此章言亂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皇此謂頑慢，朱公還。

謂不知道，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即是玷處，而王乃使之靖我邦，曾不恤其玷，也有御于其速之可玩習于其言之類，有意於自其修職上見。我猶兢兢業業人言，非詩人自我也。兢兢業業，孔瑣不寧，所謂懼也。王乃不用其舊，而繼位孔貶矣。小人親用君子，疎勢不兩容也。○皇此之人，竊據君位，慢不以國家為事者，與兢兢業業絕不同道，而王不知而用之，故曰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也。○輔慶源曰：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為用之者，蓋寔不知其惡耳。然亦皇此說，說者，得于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獨我謹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為人所擠排也。

如彼皇草不潰，茂如彼棲，皇草。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賦也。潰，遂也。棲，直水中浮草，棲于水上者，言其情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

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

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

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

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皇草，皇草，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因緣俱變，無有生靈。

已也

國之亂至于潰亂如此則我之感嘆其能以自已手思昔先王之世天下殷
富民皆享樂利之休未有如今世之疾者也而今世之疾雖不可與先王之世
物論然猶得以苟且圖存又豈有如茲之甚者乎凡此皆小人為之也彼小人
之與君子邪正異趣如政之與刑其分審矣局不自引身而退以避君子使
君子得以有為而斯民獲昔日之盛乎惟其知進而不知退是以使我心專為
此故至于憤慨引長憂之深而不能自已也

此解此章上二句言當時之益病下欲小人之避君子也以昔殷商對今飢饉
言以今飢饉對今死亡言所以致此者由小人之用事耳米之相者為喻以此
小人之道潰亂邪僻也米之相者為喻以此君子之道純粹精寔也胡不自引
是因其特寬而惡之之詞王固不知其玷也此時欲望王罷斥之不能君子我
位孔艱矣此時欲望君子斥逐之亦不能只得引避之情矣曲堅之小
人真是一片痴心一片苦心也憤慨憂亂而無情緒之意註中此故二字指小
人不避君子言○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
退也

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百中此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也

賦也頽厚薄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
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
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憤慨引長憂之深而不能自已也

已也

此章上五句言人不窮乎乳水下深憂其害之及已也百四句非賦而
先擬正意在上方不似此須云川小人者禍亂之本而不云然猶池之竭由外
之不入今不云外之不入而從各其池之不足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今不云內
之不出而從各其泉之不足是不窮乎乳本也上不解小人不自引避此不云
是王不云小八誤國其罪可正其惡可錫惟不以為階亂此中便有不可勝言
者矣故曰海斯害矣憂之弘由害之溥水不我我躬遂不云自小人則必歸罪
君子我位孔艱猶其輕耳正其害之溥意○或云此也而本作賦也誤○大
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朱子曰作此為是○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調解只
平平地讀味自然則解池之竭矣四句吟味入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日也日登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
之人不尚有稱此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也

此解此章上四句即古之盛以修人之衰下啓王以用賢也此正言王任用小
人以致侵削之事先王以爲文武其言召公剛固之事但舉其所以事文王
者蓋文王受命固本乎是至于武王亦承受乎是而已非復有所謂受也辟國

之相歸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從國蓋大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
害惡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稱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川耳
事蹟夫故今日之事固可傷矣而追思古者之盛其用人為何如耶昔我先王
文武受命之時有如召公者救敗而國而致江漢之從化廣南實成而來天下
之歸心其日辟國百里蓋如此今之所用者皆庸碌昏昧之人是以犬戎內侵
諸侯外畔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今世雖亂豈不尚有稱德之臣而可用乎
有之而不用此亂亡之所以不可救而先王之盛自今不可復見矣吁下憂亂
之中萬興望之意可謂有忠愛之情願治之心者矣幽王終不知民則則則安得
而求其救哉

之存要以別小人也

變任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卷如大鼎之不遠復孔子之勿慢改秦穆之自贊漢武之始意何至百里之口
雙面召大戎驪山之勦除○陳止蒼曰周南係于召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
芝蘭者必有待于二公也乎至于風之終係以卿雅之終係以召曼亦以見作
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劉安成曰此詩之大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
此詩之終故歲百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廢思治之理其亦如下泉之終受
風吹○清登江曰聘印言內或于篇安召曼言外繫于小人蓋內有夾姐之寵
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后宮召盛則賢者隱微聲
傳曰言則考頌暗切并周於舜恒必出之若二詩非萬古永鑒哉

召曼七章四章五句三章七句○因其前章稱曼天卒竟稱召公故謂

卷之十六 大雅

比

11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七

卷四○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勸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章全旨○此詩見洛邑既成，新率諸侯以祭的意思，以文德無射于人爲主。文德不可見，而觀德之在人心者，便可見文德。首句提起，肅雍五句，是言奉祭者皆贊文王之德，下是卽上意而嘆文德之盛也。全要驗盛德之在人心，不重人心之誠上。○周公作此樂歌，蓋以文王收拾天下之人心，是崇廟中以見天下總無有射于文德也。故上言則相多士，而下總之曰：人字，該天下而言也。

於穆清廟，肅雍相去濟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濟濟二句，丁卯陳西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七

100

也。清遠聚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赴於也。駟大而疾也。不齊也。也。助謂也。此廟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寧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碩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慨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歟於人也。

中遂賦於殺清廟者曰有廟之格固所以思孝亦所以觀德也今日清廟之祭不可以觀文王之德之盛乎於穆哉此清靜之廟神靈安于斯殷薦行于斯此罔一人主也見文王之地而以與羣工百職共見文王之地也故常祀禮方行羣后畢集焉而助祭者不有顯相乎而率諸以致其敬雍雍以致其和顯相相一文德也卑而與祭者不有多士乎而肅肅者如其敬雍雍者如其和多士一文德也文德之神在天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天而以心之和敬者對越之若與在天者和敬乎也文王之主在廟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廟而以心之和敬者駢奔之若與在廟者相左右也夫清廟祭享已在奕世久遠

之後而顧相多士亦非復左右奉璋之徒矣而猶然若此焉可見文之德
以光四方可以顯西土亦可以光顯于千百世之天下何其彌久而彌彰也豈
不顯乎文之德可以顯于士可以起六師亦可以起走乎千百代之臣庶何其
彌久而彌彰也豈不承乎吾知文王未沒天下之耳目樂者惟文德也因論
洽漸演于其中而不自知文王既沒天下之夢想思者亦惟文德也又聯屬
維繫于其中而不可解信乎無有厭射于人者矣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周
人世祀而互歌之也宜哉

疏解此詩周公作于攝政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之也○疏義曰廟有
門堂室室宇周回其法遠清靜可知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此句
要點出文之神幾于斯文之主在于斯并主者一段精神全備于斯而顧相
多士皆與焉顧相助祭之公侯多士執事之百職肅雍即是文德秉文德即秉
肅雍益互言之雍雍在官肅雍在廟文之德固然而以顧相多士相承互說正
見其無一人之不體耳肅雍秉德肅雍祭時見之亦不專指相祀一節就平素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七

周頌

身有其德言○輔慶源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府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
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在天以神言對越有景仰昭事
如將見之之意此心對着文王心無他念念無他適也在廟以主言駿奔以周
旋趨蹌如將弗及之意人主生而奔走天下猶易沒而奔走天下實難今駿奔
走而曰在廟則文德之威人更為可想此二句是一時事非既事其神又事其
主之謂然對越亦只于駿奔中見之蓋在天之靈即靈于在廟之主也總是心
之和敬為之不可分身心此正是聖德在人心處德之昭明不昧曰顯人之
恭敬奉持曰永此句總承上意無射句又和顧承來惟顯且承若是人心又安
得有厭射總見文王雖逝而文德之在人心中者雖當沒世之後猶渾渾渾渾而
不能忘人字泛指天下之人說而承祭者在其中即廟中以見天下也

清廟一章八句○書稱王在新邑肅祭成文王驂牛一武王驂牛一實周公
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肅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特見
又土者慨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

德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
歌句也三嘆三人從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琴弦亂
人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天之命章全旨○此詩首節贊文德之盛下是欲承其道之傳也○重贊文德
上以純字作伴贊惠字為字俱根純字來文王之德上合體于於下衍慶于
子孫皆意一貫文德之純惟同天道之不已則其可以示法於後人者又何有
或已處故後人必順之厚之方能以此心之不已而令文王純德之不已也惟
文心同天故與天合德必後王同文方可與文合德○首節言德下節言中言
道者自文王得之心而言則曰德自後人所當繼述而言則曰道道即德之見
于事者如漢訓功烈禮樂文章是也

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
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
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卷之二十七

周頌

申鑒賦維天之命者曰言祖烈者必本乎德言祖德者求端于天是故維天之
命於乎其德遠哉通復相禪而無一息之停何不已如之命流于不已則天之
所以為天蓋于是矣文王之德於乎其不顯哉純粹至精而無一私之雜何純
如之德至于純則文之所以為文蓋于是矣夫天道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天
也文王也何間然之有哉

疏解此節贊其配天進于無窮也舉天道聖德而並言之此便是贊文王之德
之盛非是以天頌文亦非是以文擬天也於穆對不顯雖看只是贊詞不已與
純乃天道聖德之實當重看是是純誠不測不已是循環無窮不顯是光輝宣
著純是源然不雜不已正是於穆使成已焉則有端倪可見而非體矣純正是
不顯使有私欲雜焉則非顯矣聖品滿云穆是即說不已者之流遠也顯是即

說不獲者之顯著也。此分合更精明。○講法須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未有
全體之者。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無二無雜。無間斷先後。一天命之不已焉。
然則文王其天乎。一直說下。○嚴華谷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義。彼天與聖
人相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王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答提
議者。正是贊文德之盛也。

假以溢我其收之駸焉我文王曾孫之

上二句庚子新江 駸焉句王于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駸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
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
篤厚之而不怠也。

申講夫文德之盛如此。我後人不當嗣守而弗替乎。顧我以不敏之資。而荷其
大之業。此正文王之神之所恤也。不知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而替替我之思
乎。輔翼我之行乎。有則我當受之以為憑藉之地。凡文王之道。本之身心之關
而達之家國天下之大者。務期大順之而不悖也。然道也不惟我之當行。後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七

四

世子孫皆所當行者也。繼是為首孫者。又當率乃祖之攸行。篤厚之而不怠焉。
如是則文王之道。將傳于世。與天道相為無窮矣。不有以慰文王在天之靈
乎。

疏解此節。其其裕後嗣于無窮也。假以溢我。從己之欲入德。而未能來。亦正為
德盛者澤必長。故欲望其恤耳。不作疑詞。有亦不專就祭時說。我其收之。連下
句看。言文王有所恤于己。則已當恤文之德。曾孫篤之。言文王有所恤于曾
孫。則曾孫亦當體文之德也。收是不欲過依隆盛。蓋祖宗以德垂裕。未始不
願子孫之舉賢而或自作不典。無以為承受之基。則雖祖宗在天之靈。有保佑
之意。而往往不能身體其遺教。永其傳。故曰我其收之。又曰曾孫篤之。惟求無
負于所以恤我之意耳。文王之道。本之身心。而達之家國天下。皆純德之見諸
行事者。不安于小成。而必欲克拓開廣之。故曰大不敢作聰明。而必欲持循
守之。故曰顧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世相繼。便見篤厚只是大順者。愈大順之
而不怠也。○輔慶源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己與後王

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詞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詞也。
駸焉我文王自期之詞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詞也。○此詩在篇之祭與
洛已之祭不同。

維天之命一章人句

維清章全旨。○此詩重贊文典上。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贊其為政治之祥。正
見其所當法也。○維熙二字。原文王之心法。而用之于此。則有山心法以繼治
法意。○始祀作式。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說。

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肇禋

上二句王辰會以 肇禋

賦也。清清明也。維熙。熙明也。始祀。始祀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
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賢維周之禋祫也。然此詩疑有闕
文焉。

申講。維清維熙。緝熙者。日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典。惟我嗣王。所當清而明之。
使之昭著而不昧。而又緝熙之。使之常熙明而不已者。乃文王之典也。蓋經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七

五

本于一心。損益監于二代。初成一代之典。皆所以開文德之精。而備王道之大
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于今。其間開國承家者。用是典而承承清之業。
繼體守成者。用是典而承成日清之休。莫不有成績之可紀焉。則是典也。始以關
維禋祫之意。率兩廟之太。而以周官法度之陳。開萬年之景運。率非我周之
禋祫乎。夫以文王之典。而為周之禋祫如此。信乎後人所當清明而緝熙之也。
疏解此章首二句。文平而意事。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如紀綱法度
之施。皆其精神心術所寓。惟法久則易湮。所以貴清明。法久則易怠。所以貴
緝熙。蓋盡宣布使之大著于天下。又無時不然。而使之常布于天下。正緣文王
之德。原禋祫敬止其所垂為典者。後人亦當緝熙而常清之也。典正與法異。法
法隨世而數易。典垂世而不刊。故不曰文之法。而曰文之典。肇禋。自武王創業
時言。迄于今。合咸王守成意。用謂用典也。兼變通遵守二意。禋字。即在有成上
見。不必以風靡河洛等形容。此蓋即典為禋也。未要綴出法典意。使不清晰而
無照之。是自棄其禋也。可乎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章全言○此詩重報功上首節歸功于諸侯下皆示以報功之意或將戒勉
修德另做一項不知受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處古人相報之厚其美不忌
規類如此○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清獻賓則工歌烈文非獻其功之謂

烈文辟咎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文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
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申述賦烈文辟公者曰宗廟之祭我主之辟公相之者也今茲殷禮非祠而神
釐永錫亦庶幾祭則受福矣豈于一人之自致哉惟我辟公盛德素享于神明
侯度益飲于格廟其願順印印而光輝之發越者是其烈也其驗驗濟濟而度
數之不覺者是其文也以此而承吾大格則馨香咸而嘉饌隨集矣凡其如幾
而如式時萬而時德者我非辟公之錫也然豈曰惠及一時已哉多福之來同
愈久愈篤殆惠我以無疆之福嗣是而子其克保之嗣是而孫而孫其克

維新

卷之二十七

六

保之是難祖考燕翼之澤而辟公之賦蓋我文子文孫者亦已弘矣
疏歷此節是歸諸侯以錫福之大功烈文句輕祉福三句一順說下祉福就王
者一身言祉福乃神錫而云辟公者蓋助而獲福猶之錫也辟公錫對越之誠
以格祖考祖考以辟公之故而福我一人是今日之祉福皆辟公之所錫也
成業而致盛治方是王者之福非徒以富貴言下二句是衍此祉福于無窮也
祉福享之長久便是無疆而子孫保之即保此無疆之福語意相聯不顯此節
正所謂我功也○大意謂精誠之極昭假于神而通神之說以及于我遐遠之
處最錫于我而稱我之祉以及于子孫則于今日所以格祖考而致一時之福
極他日所以延後裔而垂百代之休光者辟公賜也

無封廟于廟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我功維序其皇之

對廟之義未詳或曰封即利以自封也○疏歷此節是崇尊尚也我大皇大也○
言汝能無封廟于汝邦則王常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
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申述夫辟公有錫福之功如此我將何以報之乎念爾平日之在邦也取民有
制無封以專利貴出有經無虞以信財維王因嘗隆殊常之禮以尊崇汝矣又
念汝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崇及爾身未足以爲報也必使汝之子孫
繼先序而永膺茅土之封蓋爾休而永承屏藩之寄益光大之而與百之子孫
相爲靈長可也如是則所以惠我無疆者庶乎其少爾矣

疏歷此節示以報功之意首二句從今日助祭想到平日各共職守庶歷可嘉
只此無封廟已當崇慶況有大于此者乎只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取
之有制能遵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封廟之有節弗違我周九式之規是謂無
虞崇之是尊禮褒賁之意皇之只是繼諸侯之緒與國同休即季札所謂國未
可量也不就加地進律說報功以及于孫爲輕故特推極而言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前王不忘

又言其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勒
勉之也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
千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

卷之二十七

七

申述然我之意又不止此也人固有恃勢力以爲強者矣豈知莫強者其人乎
能盡衆善而衆善咸備則大進有以立四方之極四方雖遠皆以之爲訓矣何
強如之人固有假爵位以爲顯者矣豈知莫顯者其德乎能簡君德而衆理畢
其則盛德有以立百辟之準百辟雖衆皆于我乎儀型矣何顯如之夫道遠之
能感入如此觀諸前王可矣矣於乎我前王也身雖已沒而思慕之者愈永而
不忘正以其道德之盛而四方訓之百辟刑之者自不能忘也誠能以先生爲
法則人亦不忘而崇之皇之者弗替于後矣可不勉哉既歸美于前又勸勉于
後可謂得臣之道矣
疏歷此節上四句言道德之盛顯下以先王之成人者喻之此與前詩不同
重在道而成人此重在德而不顯不作於勢說無競以勢力形之四方訓正見
其德不顯以爵位形之百辟刑正見其顯道即日用美倫之不可缺者故泛言

四乃德爲民御衆之所當盡者故專言百辟。前王包文武在內勿用出。不
是言天下後世之人仰慕效之不忘也。正道德之能維保人心。但訓行在
當時不忌在後日。語亦有辨。當奉祭廟庭時。將人心思慕前王來。則德使
其德然有感。動意。亦與注伏。有有餘不盡之思。若直說要德取法前王。意便索
然。○劉上玉云。無就四句。雖若概以成語引起。即已直指前王矣。故下緊接不
忌。亦倒裝文法也。嘆前王竟佳。亦若自勉者。而勉辭公在言外。意味深長。時
必欲找足。則嚼蠟矣。○戒功。因所當盡。而道德則所以保成功者。又何可以不
修。若於乎二字。一番吟嘆。今時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修德者
矣。○劉景誠曰。分言之。則人與德異。合言之。只是一個德。故總註只言先王之
德。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邁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章全旨。○此詩頌大王承天啓後之功。當以大王荒之句作主。言大王上承
天意以創業。下啓文王以成業。皆太王之功也。不可以太王文王平說。大意謂

詩經

卷之二十七

人

能如文王之康。始無負太王之荒。末言子孫當世守以慰太王之心也。荒之康
之保之。俱指岐山言。保岐山。在于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根本之地。能無
憂念。○此詩全要歸重太王。故註曰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蓋文王亦不過
承太王之緒而安之也。

天作高山

○此篇以公邁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但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
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
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保守而不失也。

申註。賦天作高山者。曰我周之天下。大統建盛于今日。而肇基實始于太王。是
故知創業之所以難。則知守成之所以不易矣。誠以岐山之高。撫而有之者。固
我周也。而所以使之得撫而有之者。天也。蓋由帝嚳下土。而求莫之心。早于明
稷之主。故乃眷西顧。而與宅之命。遂宅于岐山之陽。天圖作之以待大王也。而
太王亦豈非普承天者哉。吾見其體圖經野。而躬親乎胥宇之勤。啓開修平。而

曲成乎荒度之難。是雖盡人之能。而允答乎帝運之望也。夫太王既作之。子
矣。文王則以其垂成之勢。而修和輯寧。以安此岐周之民焉。夫此一岐山也。太
王作之于前。而啓文王以安之于後。以故昔爲險阻之區。今則人歸日衆。而有
平易之道路。觀岐山而念功。非皆太王上承下啓之成業。而爲今日永清海宇
之丕基矣乎。爲子孫者。慎弗恃乎天。而必盡之以人。當仰思乎祖。而普繼之于
後。以文王康之之政。而爲政。而永承乎太王作之功。保此岐山于不替焉可也。
如是則有美之行。永爲萬國朝宗之地。而我周植本之固。永爲萬年不拔之基
矣。否則豈太王之所以望我後人者哉。

疏。此章上六句。言太王基業之功。下則望後人之世守也。周之遠岐。本非得
已。而周家王業。實起自岐山。故詩人言此。非人所能爲。真若天造地設。以待此
明德之君者。故曰天作云云。荒之不但作屏修平。須兼居民授田看。凡一切款
善已草草做一審了。所謂草昧經綸也。彼作句。亦不可輕形勝造于天。故云天
作草昧。關于太王。故亦云彼作。見得太王之功。直與天並也。文王句。不得與太

王並重。謂彼惟善承天之所作如此。故文王因得而康治之。設太王無以作之
于前。文王何由康之于後也。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懷保。輯寧修和之類。
要入培植岐山之命脈。彼二句。總承太王文王來。却重太王上。有夷之行
是地開民歸。昔爲險阻之區。今爲都會之地。保字。亦重在保太王之業。蓋岐山
在昔爲王業之基。故岐山在則王業在。而太王之治如在。岐山在今爲天下之
本。故岐山安則天下安。而太王之神始安。徐微云。履豐鎬之洪圖。則追念岐
陽之啓闢。撫萬平之大業。則釋思草昧之經綸。此正所謂保之也。保者。非謂止
保此一隅。而宗以一岐山而遂有天下。于孫固當以天下保此岐山。然亦是修
德行政以保之。不是泛泛去保也。○太王當年。仁人之歸。不問之問種種可思。
詩人不言。而獨演念夫最關起家之地。以爲後子孫者。知天人之相求。其故甚
微。果何息可以少懈。而後前休無窮。不獨人歸時始不忘也。○高山之當保固
矣。何以復有遷豐之舉。遷豐正以保岐也。拓其疆衛。乃以謹其本基。又何以復
有遷鎬之舉。遷鎬正以保岐也。雖其局勢。乃以謹其根蒂也。○疏義詩意皆見

卷之二十七

九

主鼓言之故知為祀太王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章全句。通詩以不敢康句為主。以敬止武以敬勝皆此不敢康之心也。即盛命有容。亦不敢康到精微處耳。只一心字提綱。所以修德基業者。在此。所以親光揚烈者。在此。所以輯人心。凝天命者。亦在此。心外無德。德外無命。不分三項。先言文武。將以引起成王。見得成王能修文武之德。繼文武之業。而保文武之命也。重成王守成一邊。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於音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威王不敗康五句成命試以在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其精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其宏

遠也其靜密也於嘆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

祐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

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濟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

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王能明父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疏解此章上二句本其受命之自下及其保命之功也我周有天下之命已

一成而不易故曰成命二后受之以敬止敬勝之德受之也曰成曰二后受

見成王居可康之位有可康之勢而不敢康此為藉德基命之本不敢康二句

半篇不可把存心積德兩平看上思天命之難謀下思先業之難繼此其涉然

不敢康寧的命頭正修德保命之根本夙夜是言工夫無間斷處有這是言修

德到成就處屋之基址曰基德立于此而命承于彼如有憑藉者然故曰基命

凡繼世之主多謂席龍承休可以晏然無事遂至過驕滅德無以為承藉天命

之基今之夙夜積德以基命者直上而看之地而後已作一氣說有者萬理皆

備而無能堅遠大之命原非可以淺臨之德基也密者一理粹然而毫無滲

漏嚴密之命原非可以粗疎之德基也密者一理粹然而毫無滲

者先明文武之業而不自我昧也或謂緝熙註雖屬業說還本德來蓋心如觀

文光則繼祖之心盡揚武烈則有父之心盡是也心即不敢康之心念念不放

康即是早厥心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一般此二句蓋覆講上二句意而

噴美之故註曰是能云云緝熙履轉基命單心履轉不敢康或寄意肆其靖

之斷王成王時說二后方與天下以更新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所以靖之者

不無望于後人惟成王親光揚烈依然不改于攸同承清之日正其能保二后

之命于無窮也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如政清刑措禮而樂和之類○成王守

成者乃頌其基命可見我周世世開基者也我周之心法命令樹基者也蓋命

之未集不可有微幸之心而命之已集不可有倚藉之心故于二后僅言受而

于成王則言基見命之堅固不拔全賴于成王也○歷觀古昔以至今日繼世

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獨周家為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為大惟

其所以只此一點不敢康寧之心文皇與魏徵論創守魏魏徵曰守成難開

創者其功大守成者其德至也然則此詩豈獨頌成王之功哉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章全府○此詩重觀親一邊不可把尊親平看上二節昊天與文王之享以

祭時言末是欲常保天與文王之享以常時言首二節是一時事勿分先後不

敢必天之右而必之于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遵典培四方必文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若不可與倖者焉。○法文處絕不言天以文一天也。畏天處絕不言文以文一天也。正見其配處。

我將我羊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賦也將羊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手蓋不敢必也。

申誥賦我將我羊者曰我之大享明堂也帝以親配禮因由干義起神以人格儀尤貴于及物或自我將之致其敬而敬焉或自我享之致其信而信焉有少牢之羊也。秉宰省之我則將而享之昭民力之普存非若闕丘之爾栗矣有太牢之牛也。宗伯省之我則將而享之薦馨香于神非若冬至之用饋矣大書物者存乎人而來格來享者存乎天惟此上帝之尊庶其鑒于一念而降此牛羊之右手。

詩經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疏歷此節言備物以事天而與天之享也明堂之禮古無其制自我倡起二字最有體意蓋不委之有司而示以必親之意也奉而進之曰將熟而薦之曰享維羊句見禮儀俱備與闕丘之祭不同昔以天道祀天則茶稻為席爾雅為器其牲爾栗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此以帝道配天則牛羊為牲薦苴為器禮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維天其右之其字乃與望之詞見天心難測當有出于將享之外者舍下法典及畏威意方妙先正云皇天雖無親而幸有於耶于天者在也則斯禮也其亦天心之克當乎上帝雖無尊而幸有在帝左右者寓也則斯禮也其亦帝心之於敬乎我盡誠敬以尊神曰右神靈我而敬其每季亦曰右○疏義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古人以右為尊故訓右曰尊○紀緒云右字中包享字。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享于廟之。一傳王子江西北。二句已百廣東。日。上。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享于廟之。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也。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申誥然明堂享帝文王配焉被文王官以安民之心垂一代之今典而即以安民之典開萬世之太平所望後人者良不淺也我則儀式刑文王之典考周官以春故實而發惠不怠按方策以條便宜而親揚不怠日以靖乎四方之民焉一念享親之誠實藉此以為之本也此即不敢以薦馨香之薦文王具來格而能不以致志事之達孝決其居於此維此能錫福之文王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享我祭乎。

疏解此節言法典以安民而必文之享也上二句就已然說見威格有素正宗祀之原也儀式刑三字大全嚴氏謂是法之不已劉氏謂是取法之甚輔氏謂是臺言之見凡云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張叔勣又謂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然只選他法典便了不必逐字疏解典以禮樂刑政言文王惠群懷保原無日不以四方為念法文王之典正所以法文王之靖四方也日靖日然也伊嘏句輕祭時稱之之詞右字與上節同即尊臨也注在此之此字正指上帝之側言之以天對天只好說個與望之意故首看一維字以孫祖可驗其感字之素故次着一既字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矣是說詩者之詞非詩人明堂自言之詞然措詞亦不可不念此意也○考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颺夏后氏禘鯀而郊禹明堂之祀未之前聞也蓋周公之意以為思文后既配于郊矣以文王之德不祀之于郊又不可神也于是有明堂之祀焉但日視廟之制又特為世室列于廟之外以為百世不遷之廟則其以德而勸後人之意深矣至于樂歌又以法典為說夫周公之意豈特報德先王也哉意使其後人服膺是詩則其典雖至今存可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通乎。

申誥夫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然仁人不以天之既右而視其享帝之誠者

子不以親之既事而忘其享親之敬。今日其敢以自奉乎哉。我其自風而夜
常明感之有。而時切夫飲若之誠。帝聖之有。而不解夫時義之勤。庶幾
動與天合。行與理俱。天與王之降鑒。我者。千以保之。千弗失也。茲天與文
王一也。具大所以長文王。長天有常。則天之降鑒有常。而文王之降鑒亦有常
矣。否則其冥之中。必有厭棄我者。而敢不敬哉。是詩見周人能享帝享親。而仁
孝之道。兩無憾矣。

禮記此節。承上二節。見得天與文王之享者。非享以物。享以敬也。三句一
滾。就下首二句。主天言。不言文王。統于尊也。天威如臨。降日監。出王游衍是也。
長天威。如愛勤。傷廉。戒謹。恐懼。無一時一事一念不然。便是此二句。只講畏天
不必入文王。按禮言。仰體日監之微意。而不徒待乎牛羊之將享。遠紹昭事之
小心。而又加于文典之儀型。言天即帝。文王在內。而到上玉謂畏天。感即是
畏文王。還不事補。語亦不容補也。極妙。未句。見傷然自滿。玩天我天。則皇天弗
尚。文王弗恤矣。降鑒于今者。可常保于後哉。蓋明堂之悚惕。易而平易之敬長。

卷之二十七 周頌

十五

詩經言以自矢云爾。右享與降鑒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鑒。自神意之
其誠言。蓋降鑒又是原。右享之意也。若云降鑒即是右享。此只就祭時言。又似
缺矣。○漢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屈天神于宗廟之禮。故特
尊其祀于明堂。斯為曲盡矣。○問天即上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
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祀之。故謂之帝。○古義曰。宗祀。若程子謂以宗廟
之禮享之。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季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廟
中。獨舉大廟。開一廟。故迎主致之以配帝也。○韓士按。樂記曰。武王克商。祀于
明堂。新廟。云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則
明堂為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防于周公。孝經以此贊其
孝。而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
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末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周公成之。孝樂加
焉。後世不達此義。誤說嚴父二字。以為凡有天下者。必尊父以配天。歷漢唐宋
莫有能正其失者。司馬先曰。事親者不以教祭為孝。貴于得禮而已。孝經曰。養

父莫大于配天。孔子以周公為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
父也。故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
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法。如此。將文王配明
堂。承為定例。以後禮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辨本明足
破千古之惑。○附錄全章。周訓成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王者之事親如事天。
千其宗祀。知之也。蓋天之愛四方。無異于文王。而文王之當祭。亦與天同也。周
之所以事之。享有二道。故且大祀天之禮不一。而在明堂者。為以親道事之也。
配天之主不一。而在文王者。為以帝德宗之也。故郊頌及祖。而不及天。宗祀。精
禮而因精治。明乎神意之所在。而藉以大其饗。其祭乃為有本也。今夫明堂
者。天子法天。祖而出。政養民之地也。一旦舉郊祀之上帝。廟祀之文王。下此
合享焉。所以示我之事神。即其治人之所。而天子之所與上帝文王相見者。即
其與諸侯大夫。舉祭百姓相見者也。祀道與治道一之矣。是故有夏歷年。有商
昭告。當日之祭。在禹湯。而今日之將享。則在我商。範爾來在郊之掃地行事者。

卷之二十七 周頌

十五

既不敢煩其文。以清天而重盛。鼎烈明堂之二字。並陳者。享敢遂進而進享也。
哉。勿論帝不可格。即文王亦不可格也。何也。上帝與文王一也。大德在生。和其
陰陽。以育萬物者。天之遺德。王教政。備其教養。以示後人。者。文王之仁。其義皆在
于四方。所以有尚不類。上帝生文王。以靖之。身為后稷。公劉之子孫。而治及成
湯。武丁之天下。我周繼王。則法文典。以靖之下。以順父母。若師之大法。而上以
合天地生成之大本。惟我文王。必惠顧于此。而上帝之所為。亦豈有異。文
王。雖然。二代祀天。而天享之。而幸不免以夏為商。以商為周。天威之不測。我
知之矣。即其神祇。在列不敢言。而必本萬國之歡心。以求一享也。可畏。其
為其或侵右享于明。總教戒于夙夜。則儀刑必將有。蘇日靖。必將有。教天與
文之右。又可常保乎。故是故上帝者。四方民物之本也。文王者。四方政教之宗
也。儀刑者。明堂將享之原。而夙夜者。天子敬天。率祖以靖四方之始也。我之所
以見天見文王。果不在區區之牛羊矣。○有功德者祀明堂。文王之典。足以靖
四方。此祭之本也。天與文王不易。右處是宗祀。不輕舉處。惜不令宋人與聞斯

言

我將一章十句○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用陶匚。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于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父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巡其邦昊天其子之
維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之相應
命之通俱就巡狩時言之皆見天之子之也蓋始不敢必而終則信其然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之相應

時巡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巡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子我。蓋不敢必也。

申諸賦時遇其邦者曰。我周當商命受革之初。正人心望治之始。我也以諸侯無統則死。百神無主則渙。乃起而時巡之下。以朝會諸侯祭告百神。萬國奉天而行之者也。不知天于斗漢之中。有以默相乎我而予之。以為神人之主。政教之宗。吾誠不能無望于天矣。

疏解此節上句。兼朝會祭告言。下句與天命為人神之主言。此乎于市定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乃革商之後。最初一巡。所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是也。朱子註。不過引言後來周公所定之制。非正解也。按周制十有二下。

巡狩殷國。殷東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乃周公制禮以後。事此時王制未作。况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有十二年。在位也。勿泥十二年之說。○蔡九峰曰。柴。燒柴以祭天也。望。望秩以視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設於巡狩之方也。○趙解。考武王在位五年。朱傳十有二年云云者。蓋此詩雖武王巡狩作而後王巡狩。因而皆用。考宋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于周禮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狩之初說。○于之。兼神人之主言。會諸明于一朝。秉圭鬯以憑國。為致之耶。意天冥運于上。而使子代督之者耶。于不敢知而敢恃之乎。有不恥必忘然。實于之矣。以下節驗之自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桑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震動。震懼。懼來。桑。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桑百神。以至于河之遠。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桑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桑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七

軍旅然天雖不可必而驗之行。則有可徵者焉。天與我周。實右之。于臣民之上。序之以夏商之傳矣。是以使我巡狩所及。以朝會乎諸侯也。則申明王制。以震人心。玩惕之餘。而四方諸侯。自幾何之近。以至要荒之遠。莫不具威懷德。而震震之不遑焉。以祭告乎百神也。則懷之而使之莫不來。桑之而使之莫不安。以至于河之遠。廣嶽之崇。莫不來格來享。而感乎之速焉。夫神人之受職如此。信乎周至承天之眷。主乎幽明。為天下君。而昊天之子。我首為可驗矣。

疏解此節首句。繫承上說。桑。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數言。震之。正指朝會。是初有天下。出號令以約束之。如頒正朔。同律度之類。言統考其政治。尚未施慶。雖然而天下諸侯。已莫不震。蓋善者未敢自信。惡者業已懷然。恐難逃新天子之刑誅也。懷桑。指祭告言。懷之。而來假來享。桑之。而罔怨。罔憚。蓋百神無不感格。而就百神中舉其最大者。至河。循其軌而不泛。溢。嶽。安其所而無驚。崩。皆答于新天子之秩望也。俱要見天使之如此。互在莫不字。與及字上着。

精神對天言則爲子對神言則爲后既爲神人之后未有不爲天子之子者非所
謂實存序有屬而何○震臺儀柔正是右序之實蓋萬方朝會百神咸格苟非
天意眷予焉能至此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一句甲午編定 載櫜弓矢于前

載櫜弓矢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
在位之諸侯又收攸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
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甫達然天意固驗于神人而保命實賴于政教肆我今日掃商家之穢濁而開
天下以承清之治撥商家之昏亂而鼓天下以文明之風明昭乎我周也于是
于辨天下之微應則天下之功罪而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則有
以彰善舉惡而其政修矣又載干戈于不用韜弓矢于不試益求懿美之德以
布陳于中國則有以假武修文而其教治矣夫天道視若道爲去留也今政教

詩經

卷之二十七

十九

其能遠觀于天人之際矣
疏解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明昭有周言既繼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以
爲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典章
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章須申言立一定之式以序諸侯功
罪最嚴慶賞予奪一準乎此此正震臺之實事也蓋天子序之干天諸侯序之
干天子惟右序之命既出于天則式序之規自當行于天子此政之行也載櫜
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以假武修文平看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
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訪匪乾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是矣釋見洵云如
較信明義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舊又易即于新惟德信可
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德信可以開人心不戾之理時夏爲禮樂所染不知自
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運中團結人心維持國本
有一股精神聚係處此教之行也末句根本上及教來稱補昊天千之意如式

序行是能保昊天作君之命銘德求是能保昊天作師之命也○漢唐諸君皆
以窮兵黷武宰割天下禮樂之治忽焉不講惟文景章明貞觀開元之治教榮
遠教有三代遺風然皆難而不純未可爲後世人君法也嗚呼此武王銘德之
化所以獨絕也故○陳永嘉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
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與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運之作
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運者有
武成時運祭告之樂章也武成載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此祭告懷柔之實也紹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黎君暨
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假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威震之意乎建
官位事重民五教惟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銘德以保之乎○劉安成曰時運
思文皆周公所作而明禮九夏亦制作于周公固可以時運爲時夏思文爲納
夏矣至于執釐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爲銘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
周取天下得諸侯之利故其保天下亦慮諸侯之害廢兵求靖正是武王權衡
處○輔慶源曰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與之
相期以文德治諸夏而無相尋于干戈弓矢之中所謂假武修文者是矣雖諸
侯兵革六師設可馬以教勸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
固不在此也

時運一章十五句○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干戈而外傳又以
爲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縢肆夏樂
梁天子以享元侯也章昭注云肆夏一名英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
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運也英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其疏章全有○此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相繼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
之隆三后俱有功德如執競德也而乃頌無競之功上帝是皇功也而乃頌不
頌之德者蓋創業不言功則子孫不知創業之艱守成不言德則子孫不知保
守之難故各舉其重言之也

統統武王無競維烈不顯威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

之盛天下其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申誥賦武王成王康王之德其功在當時其福在來世正後人所當

崇報于無疆者也于今寧敢忘三后哉彼帝王功業起于一心我武王敬以勝

怠義以勝欲以一心而兼剛健之精則亦以一心而成肯定之烈所以應乎天

而順乎人脫天下于毒痛而登之永清之治者夫固有以損其盛而天下莫強

也夫孰得而競之亦越成康一則若若若若一則對揚先訓豈不顯哉以一身

而奮至德之光則亦以一身而膺上帝之命所以嗣歷服而莫與圖定天下于

一統而免夫分崩之變者夫固百以承其休而大業不墜也殆亦為上帝之所

君乎

疏解此節上二句言武王有執競之心而成定天下之功下二句言成康有不

顯之德而膺君天下之命執競以心之純言如敬勝勝勝不泄不忌是也此乃

作聖工夫不可謂有心于建功意然心者立功之本故做出許多大功德進千古

王手闢于南非謂植所能勝維心執競斯烈無節而發乎正相殆不顯暗指下

斤斤句意上帝是皇句註中亦字木武王來言天向者命武王為君今亦命之

使繼武王為君正見其功德之稱也大抵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心所屬

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成康以德凝命其為君亦

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何異○附錄執競二句曹鑑倫文并文評以資觀

覽○以心而建烈周王可頌矣蓋心者烈之本也以執競之心致無競之烈武

王不可頌哉嘗謂帝王之興未有道世無本功業不絕而能繼起在此尚者也

故心法為治法之原自堯舜禹湯以來皆秉此執中以為訓迄于今肇二帝之

弘欲繼夏商之絕業者自在我武王矣武王處諸難之極將為四方戰除

禍亂而其心固惕然以思武王嘗承清大定之年將為萬世承太平而其心

尤皇然以起斯其心蓋敬以勝怠之心也天下之事未有不墮于委靡而成于

奢靡者故此心或怠則氣不足以康而繼之投常有退然自却之意矣然有

卷之二十七 周頌

二十

卷之二十七 周頌

主

為之志亦易振而其勢或不能以終日則銳于前惰于後天下事總歸無濟

武王操嚴翼之求而持以堅貞之力其歷久暫而弗變者實與天行之健同其

運旋不已而何衰志之偶系焉斯其心固養以勝欲之心也嗜好之端未有不

中于隱忍而却于義節者於此心或懈則力不足以守而紛紜之累遂有久焉

漸入之患矣然而德之功無盡而其力或不能以終身則作千一日間于百

年夙夜匪懈自問耳武王不飲若之理而加以弘毅之能其積歲月而弗渝

者實與地德之貞同其堅凝不拔而何自強之偶息焉夫從來駿功偉績必由

于古氣之中故十三年之養晦遂以致八百國之來同而積車焚伐要本此執

競之心以行之也當日者躬創非常而黎民不體但覺其垂之天壤著之史冊

而考定之弘猷莫得比隆已矣夫從來懋績奇勛必屬于神明之內故戎衣之

一試遂以致四海之清明而牧野陳師要本此執競之心以出之也當日者勝

殷止殺而六字從風但見其奏之肆夏播之河山而武成之茲緒莫能媲美已

矣其心之執競也烈之所以無競也非後人所當稱頌于無窮崇報于弗替者

哉○有是心則有是功而功本于心自安著重在上句此篇于執競意極力振

顯下句遂不煩言而解筆墨謹嚴力追正始非如近習齷齪但取悅目者也

自彼成康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者如此也

不遠然成康之德之顯何如蓋自成康之嗣服而統有天下也土宇無疆于改

闢而疆域所及有以弘無外之規四方之異制者夫固奄而有之矣然豈德之

輝而不足以增前人之光哉蓋其當亂既過之盛而綏天下以文明之治承

大統既集之後而開天下以潤色之德待之熙熙者斤斤乎無遠而不著明也

其不顯也如此誠有光于無競之烈矣上帝是皇豈偶然哉

疏解此節專言成康者蓋武王之德著于功人皆知之成康之功著于德又

守太平無事人容有不知故專言之奄有句有坐享其成意然重德無遠不及

以極言其顯不重統有與圖上斤斤本不顯之德來謂其治之所統極于四方

以見其德之所被亦光于四方也禮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瞻瞻如日

望也。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邪。夫三后之功，德固皆粹，其盛矣。後人之未祭也，其敢苟乎？彼樂必有鍾鼓，然而鐘聲鏗鏘以立號，吾懼其武也；鼓聲譟譟以立動，吾懼其揚也。今則統衆音以和聲，非抑衆音以發節，何啻啞歌。樂必有筚篥，然而聲聲清濁以立辨，吾恐其雜也；莞簞淠淠以立會，吾恐其淆也。今則同倫而並奏，并異體以殊音，何將消燄由是元音之蕩，則幽明皆合其歡，備樂之清明，則神人胥治其和。但費三后來格，而禍之降也不積，獲其多乎。

樂解此節以樂盛而獲福也鐘鼓二句包入音在內鐘鼓以樂之大者言聲
樂之盛也

筭以樂之清者言。望望卽地如意將。卽如意。樂之美者難于和。滂者難于集。望望將樂之和。集皆三后功德之稱宜。當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神心未有不格者。所以降福之積。皆三后功德之垂祐。○詩說云和集中見其足以攝無競之助。揚不顯之益。降福如云得荷無競之沐。于不替。永奄有之慶于無窮也。

福間簡威儀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
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中庸大舜禘祫而多則必簡簡而大矣然不敢以是而自怠也威儀之著反
反然愈益謹重是以一歡感通神皆既醉既飽而禘祫之簡簡而大積穰而多
者自來反而不厭也無時有之遺澤不其寵承于不替哉夫功德盛于前而
福祿隆于後此三后所以爲可頌也登歌之際安能已于掄揚哉
疏解此節是以禮隆而獲福也與上皆一時事簡簡根稊穰來積之多則合之

而大也反反當玩註蓋字不是至此方反反只是禮行既久而若白謹重如對越燦奔之初也醉飽就神說正是風格處來反者禮而又福反覆不厭之意功德有餘烈則福祿有餘休無競奄有之道澤自龍承于勿替矣

文章全旨○此詩首二句言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下○六句極言后稷養民之功○正見其德之可以配天處○重養民上○非以殷對養說○蓋教由養而起也○櫻以務事開國人○但知其功在養民○而不卽立民之命○卽立民之性○雖敬敏在○可徒而文明之發榮○先自稷開之○此詩大意○是就他養民切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爲主○思文正在隙常于時夏見之○

文后復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奠匪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臯臯反無此墮爾界
反陳常于時夏立我四句壬子何南立我二句巴本會試帝命一句壬子廣東無此二句巴四郭正陸第一句甲子賈南
賦也恩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
也率徧有義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
經集成

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卽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誥而命之也。

事。姚鼐《文后稷》曰：「有天下之大德者，立享天下之大祭。人知我周尊后，粢以配天矣。孰知有配天之德乎？彼高明履端生養萬物，天之德至難配也。惟武有文德之后，稷奉養天地，彌綸造化，真足以克配彼天而無間焉。何以言之？養天生民，不能使之自遂，其養稷則教民稼穡，使我烝民皆得以遂粒食之願者，莫非其德之至極也。且其貽我民以來年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備養下民。」

者稷特承天庥而徧之于民是稷不惟億萬民而亦有功于天也夫民既得
養則民生遂而民性可復是以無有此疆彼界之殊皆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
常近于中國也向使粒民之利有未徧則亦奚暇于陳常哉后稷粒民之功至
于如此信乎可以配天而無愧矣南郊之祭誰曰不宜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七

思文

耕之文也。配天言其德之及于民物者。與天無異。非指祭時也。立我二句。是民衆居稷之恭。凡人思及一民。皆可爲德。稷獨合蒸民而粒食之。則舉天下後世皆被其恩。正是其德之至極處。貽我二句。是后稷體天之心。上結于前。言百穀。此來年又就粒民中挑出二種而言。嚴華谷曰。稷播百穀。獨舉來年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供之時。故齊民者。以此爲善。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若非來年續食。生養便有不備處。故此來年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貽之。則樹藝之教。于是乎備。生養之利。于是乎偏。天下始無困饑之患。矣。要見稷之養民。皆體于天也。無此二句。言無往非稼穡之地。則無往非常道之陳。陳常只在養上看。出陳非稷陳之也。註中得字最有斟酌。恒產既足。然後恒心可興。是活斯民於阻饑者。稷之偏而脫斯民于禽獸者。亦稷之德。雖不是稷去救民。而教之所得施者。則稷之功也。其與上天生成稷情之德。真可配矣。○按舜命禹治水之後。首命稷播種。大命契敷教。是稷固贊禹之緒。而又有成契之功矣。此意可會。○黃氏曰。生

思文二章八句。國語說見時邁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八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章至音。○此詩以教公爲主。恭節成法。正所以敬公也。大節承此中戒吃緊。在雅君之春一句。首節先發所戒之端。言其當恭度成法。次節乃詳所戒之事。以見其當恭度也。德不出順天時盡人事。以獲地利而已。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臣工章至音。○此詩以教公爲主。恭節成法。正所以敬公也。大節承此中戒吃緊。在雅君之春一句。首節先發所戒之端。言其當恭度成法。次節乃詳所戒之事。以見其當恭度也。德不出順天時盡人事。以獲地利而已。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教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事證。嗟嗟臣工者。曰爲農之事。君重焉。民務焉。而農官則行君令而致之民者也。嗟嗟臣工或任鄉遂之官。或任都鄙之官。皆職于農者也。尚其敬爾在公之事。而無曠厥官可焉。蓋田野之事雖微。而皆出于朝廷之所經畫。凡大棄天之時。盡人之事者。王既有成法。以釐汝矣。尚當來咨下此以求其法。制之詳來

詩經集成

卷之二十八

周頌

度于此以審乎立法之意。庶幾詳審之下。有以敬爾在公而無負朝廷命官之意矣。
嗟嗟此節上二句。勉以盡職。下以當考成法。以求盡其職也。臣工如鄉遂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畯田正是也。在公以農事言。農事雖是田野而實關係于公家。故農之事乃公之事也。率之者謹。而民無失時矣。一不謹而民有廢事矣。故以敬戒之。曰敬爾在公。有鄭重之意。有溫厚之風。德是提撕。以見職掌其事不可不實意奉行。靖共爾位也。成法不是謂國以來。乃成王始置農官時所頒賜者。如下節所言便是。○周以寧曰。考之周禮。如修稼政。勸稼穡。起其耕耨之事。辨其重穰之種。與夫施以聚水。防以止水。澤以澆水。遂以均水。因地之利。順天之時。皆成法也。咨以詢諸人。茹以度諸已。蓋科條雖具。用各有宜。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緩急處。務要詳求之。審度之。不可視為具文。而曰吾能遵守之而已也。此正是敬爾在公之事。○附錄敬爾在公二句。王廣心文。并文評。以資觀覽。○以敬公勗者。爲崇王命之嚴焉。大臣有

公下客玩也。況成法之難，惟爾是賴，得不為王命駭嘆曰：稽古考之典，則不一其司，而必以欽哉申命者，非止為介魯也。而天官而拜秩既優，而榮作地職，以須復重，而軒之寄，有請共不勤，而玉冊煌煌，何謂之為也？爾臣工尚念之事，非一人所辨，而萃萃以致之者，則稱公為罕。漢丁公則天下皆笑矣。厥士族族進之中，無風衣，非身家之便，而力以任之者，則稱公為獨尊。為公則天下無私矣。子游子施君門之外，有天成破，諸臣公在朝而隨之，公在就，在朝者幾官幾羽，履尾惕心也。若在野而賦芟，若也。爾分厥緒，若也。爾樂有制，嚴而夕息者，矣。惟爾情其乃事，令風清，誠之中不殊其雍。官庭廟焉，則敬之所始，大耳敬哉。諸臣公在民而爾之公在物，產在民者有祝有詛，春水動，應也。若在物而類，乘也。天降之康，獲秀也。神降之期，有畏始而情終者矣。惟爾震動乃修，豐草黃茂之間，無異其香，寒也。爾敬之所裨，遠耳。且今日之蒼龍風，駕東郊而勞酒者，非王耶？太師陳而太史授者，王不釐爾成耶？爾宗以農事起，西無，領卜其升，夕陽，其度，故種之青，校詳于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會？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農人，時乃饒。乃錢鎛，有渰，艾。可。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存春牛，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會，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農人，甸徒也。時，具錢鎛鉏耒也。經，獲禾短鎌也。艾，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會矣。今如何哉。然事

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會，以豐年也。是命句，徒具其辭，以治其新會，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中，雖然成法之所當考度者，何如嗟嗟保介農官之副也。今何時乎？天欲粒民，以食既已授民，以時人荷仰天之休，即空顧天之令，今乃維養之春，而東作可興矣。爾亦何所求哉？所求者，在于新會之田，而艾柞何如耳。然爾姑爾時，早而事尚緩也。於皇來牟，當此暮春之時，將受上帝之明賜矣。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會，以豐年。天時如此，則治新會以受明賜者，不可緩矣。爾其盡心勸諫，命我農人，具其錢鎛之器，以治其新會，則奄忽之間，又將見其鉏耒而收成矣。夫乘天時以盡人事，正成法所在，而亞工之所當發守而告者，也。尚其勉之哉。

疏，此節正是春始成法意。首句是叫起之詞。維莫句最重，是以已下之將戒之下文反覆皆欲其不失此東作之時耳。維莫二句是欲其當天時如何一句，是欲其盡人事于皇四句，承維莫句來。言天時所當乘，命我三句，承如何句來。

言人事所當盡也。暮春，正來牟將熟之期。故下連以來牟引起新會之當盡治。亦又何求，謂當此時，又何事外求，只該求新會之如何治耳。如何二字，正是求。正是新會，包許多人事在內問之也。亦趨之也。新會，難治一則上新而舊未熟，一則土熟而力或衰也。亦舉此以該其餘耳。凡田一歲曰甫，初反草也。二歲曰新，舍始為田也。三歲曰會，乃成熟也。於皇四句，是即來牟之春，然以驗康年之將賜，見得新會當治意。來牟是已然，康年是未然。以來牟為言者，雖是說暮春已至，却要見天心首養下民，故言上帝明明以此藉民食者，明此二字，即頂上厥明明字。謂上帝愛養下民之意，昭昭可驗，特在爾等承承之耳。命農人乃農官之使，以啓上五耕川錢鎛，以去草五柞，用錢鎛耒耨也。鉏耒耨也。艾，言用鉏以艾也。奄，親句。預道秋成之在即。緊打著迄用康年與維莫之春相首尾見。春始熟，即熟後耕作，即收成。一失此時，即負上天明昭之賜，亦即負爾在公之職，不可不及時圖之也。此正成法所在，能否度而行之，則所以致在公者

在是夫。周命官無詩。命農官有詩。想則人以農事。則國成。持成仿之。以重其事也。○按。堯命農和曰。教授人時。舜咨十二牧曰。欽哉。田王。所備心法之要也。成王承無逸。七月之訓。而嗟嗟。昭格之命。慘慘不置。則周家精神命脈。豈止是矣。後世有。備國以勸其君。則本為農官之官。中者亦庶幾聞是詩。而有得者。故。七月之作。周公所以成王也。既悉。後世難之事。卜之訓。成王所以成農官也。又。其耕耨牧養之法。皆人謂七月。皆王之所自出。信然。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事全骨。○此詩見成王。字。疑作于康王時。首二句。言先王之威命。下言官農。以承無負。先王也。重一車。字。車時六句。一串說下。皆是率之事。○此篇所戒農官。與上篇不同。上總言之。此自細述司稼之官言之。司稼專職。雖遂不可。其兼都鄙言。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此詩見成王。字。疑作于康王時。首二句。言先王之威命。下言官農。以承無負。先王也。重一車。字。車時六句。一串說下。皆是率之事。○此篇所戒農官。與上篇不同。上總言之。此自細述司稼之官言之。司稼專職。雖遂不可。其兼都鄙言。

卷之二十八 周書

噫嘻。亦賦詞也。昭明。格也。爾田官也。昨是。駭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因旁有川。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三里。果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上篇亦成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故。農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皆城令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為人為耦。而。其耦也。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舉出。并力。齊心。如。奔一耦也。此。必。斯。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漢。漁。用。貢。法。無。公田。故。曾。謂之。私。蘇氏曰。民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噫嘻。成王。若。田。農人。以力。田。為。務。而。所以。使之。盡。地利。協。人力。者。由。上。有。以。勸。和。之。也。爾。農官。其。念。之。乎。噫。嘻。我。成。王。也。當。始。置。農官。之。時。既。有。成。法。以。昭。格。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厥。百穀。凡。夫。原。隰。之。異。宜。黍。稷。之。異。種。無。不。播。之。斯。可。矣。然。欲。播。之。必。先。有。以。耕。之。後。一。川。之。地。三。十。里。也。此。三。十。里。之。田。其。為。公。之。米。如。何。之。賦。者。寧。有。農。耨。之。私。耳。爾。其。駿。發。而。治。之。良。法。之。耦。耦。

千。里。原。錢。之。痔。百。千。而。自。其。百。畝。而。觀。之。則。無。一。畝。之。不。易。自。其。三。十。里。而。觀。之。則。無。一。里。之。不。易。夫。如。是。則。庶。幾。地。無。遺。利。耳。一。川。之。眾。十。千。人。也。此。十。千。之。耕。其。為。公。田。之。役。耕。田。之。助。者。寧。有。幾。亦。盡。爾。之。耕。耳。爾。其。盡。服。而。事。公。比。問。之。內。使。勤。其。勞。阡。陌。之。聯。交。費。其。間。自。其。一。耦。而。觀。之。則。無。一。人。之。不。力。自。其。萬。夫。而。觀。之。則。無。一。耦。之。不。力。夫。若。是。則。庶。幾。人。無。遺。力。耳。夫。既。無。不。耕。之。地。亦。無。不。耕。之。人。而。百。穀。之。所。播。者。廣。矣。爾。之。職。庶。乎。克。盡。而。成。王。昭。假。之。命。亦。庶。乎。可。無。負。也。爾。農官。其。勉。之。

噫嘻。此。詩。勸。農。耕。成。王。而。後。戶。噫。嘻。發。之。可。想。見。成。王。當。日。於。七。月。之。章。有。一。段。與。切。體。農。人。主。意。而。農。夫。亦。無。不。盡。力。先。蒙。故。次。之。以。為。勸。昭。格。爾。言。明。爾。而。成。命。即。上。章。成。法。但。不。可。準。此。天。時。人。事。未。講。率。字。乃。統。率。之。非。以。身。先。之。也。凡。欲。播。必。先。耕。故。以。播。發。引。起。駿。發。不。可。認。播。為。耕。駿。發。四。句。朱。璧。按。作。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說。不。知。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川。之。眾。車。一。川。之。眾。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故。註。以。使。之。二。字。貫。下。看。來。用。得。

卷之二十八 周書

噫嘻。亦。無。得。農。是。謂。有。文。亦。對。說。未。云。惟。民。無。不。力。而。後。無。不。耕。之。田。惟。地。無。不。耕。而。後。無。不。播。之。種。便。說。得。國。治。了。本。文。三。箇。字。俱。著。實。成。字。眼。見。爾。既。任。職。農官。則。田。皆。爾。之。田。人。皆。爾。之。人。耕。皆。爾。之。事。矣。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井。池。之。內。皆。為。私。田。十。千。所。耕。即。終。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實。五。千。耦。而。井。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為。駿。發。○疏。義。曰。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急。惟。視。之。為。己。之。私。事。則。齊。心。併。力。不。期。然。而。然。矣。發。有。齊。迅。意。服。有。帖。習。意。此。皆。率。之。妙。用。大。抵。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可。知。天。下。田。家。勞。苦。之。事。一。人。任。則。見。勞。二。人。偕。則。見。逸。此。農。之。所。以。自。今。為。耦。也。○按。周。禮。大。司。徒。領。職。事。十。有。二。千。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百。曰。稼。穡。益。重。其。務。也。故。此。一。農。官。也。成。王。昭。假。于。昔。爾。王。申。戒。于。今。其。得。訓。迪。之。道。矣。○朱。璧。按。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又。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農。務。之。所。以。可。必。也。○

出之雖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下此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各以其職而受平也焉王歲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分其上子其民
和乎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每煩君王之告誠而
車之以從事焉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于君民仰給于君者也故受田于君食
其力而輸其賦而無其資甚富之民此三代之長治也夫是以周之在官者須
設官以理之事之在農者率乎農以治之率之何如則必遠入莽其野之土
地中地下地以須田里焉其始事也凡土之所宜與教之所由必教道之以
定軍直農乃不惑大如是而可以播百穀矣蓋天下之地固皆天子之田而天
下之田又皆盡民之力以其利公之天下以其惠溥之生民而土壤之肥瘠生
齒之登耗視之不見如其家也故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而經其土守其之
在農者較易視其地如傳舍而問里之情偽難實且知者不能周知也故秦漢
以來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其豪強者復從而兼并之雖欲命農
官而播百穀其可得耶如元魏之泰和唐之貞觀若後三代之制然不久
而其制遂壞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也周之制封同姓之國十五人
異姓之國四十人公侯伯子男咸克熙帝載而天下奉其京師民又安有豪強
兼井者乎又且專而農民厚有所使民安得不盡力于田故下之視其上口兩
我公田遠及我私君民一體之情其周洽如此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八

七

瞻卬一章八句

瞻卬章全句○此詩二節各開有勿作和承說總以德為主客貌者德之符也名
舉者德之流也報之下物觀之千人審之于客貌之間要之于名舉之久皆所
以美盛德也○朱子云此詩文義都無告神之意恐是獻助祭之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客

賦也振鷺飛鷺也白鳥離雝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
天子有事屬焉有發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
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飾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而請其振鷺于飛者曰容貌者德之符而鷺者德之流也我客之德盛矣則

其見諸外者寧無可美乎彼振鷺飛之鷺于彼西雝之水其鷺羽之潔白蓋
昭然而不泯矣我客之來助祭而至止也純潔之德精白之心形于周旋進退
皆可觀可度而容貌之修整蓋有昭然而不泯者容何美耶
振鷺此節上是即物類羽儀之美下是擬我客容止之盛振鷺二句須記勿涉
興體乃即物以象之也辟雍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尊之曰客視之
曰我愛敬兼至也亦字斯字承鷺來容非指容色言乃動容之容如進退周旋
是也此就祭時言之要根德上說蓋有是精明之德存于中斯有是修整之容
見于外也此與鷺之潔白相應○顧麟士按亦有斯客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振
鷺作謙辭故當屬賦體○史記紀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啟
後則初封武庚後成王以叛而誅之史封微子于宋

在彼無聲在此無聲

詩經集解

卷之二十八

七

在我不以彼匪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賢親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然我客之可美豈止此哉觀其在彼國也善政善教有以得在彼之人
心固無有惡之者其愛之何至也在此國也今儀令色有以得在此之人
心亦無有敬之者其敬之何至也夫聲譽發于人心今令彼此而愛敬之如是吾知
好德無間則德有常應矣日風而夜以承終此舉而至令召于無窮矣豈特
今日然哉夫既贊其客之美又幸其舉之久則人于二代之後可謂嘉之流矣
○疏此節首二句即其得人心于無間下是幸其保令聞于無窮上段作已然
看下段承上導人心言彼指杞宋之臣民此是王朝之君臣無言言愛也下
之為君上見無敬言敬也在尊之為客上見庶幾者喜幸之詞非期望之意風
夜使傳其言其時之久也十無惡無敬處便見彼此已有慕了庶幾二句就
根無惡來蓋因他得人心上幸他能保舉耳若不得人心則毀來而舉隨以
失矣何以承茲註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謂我尊崇其先聖王之德我以其象先
聖王之賢而使之奉先王之祭祀也○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生

世受命之君傳承祀而不絕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報事為要耳

振統一章八句

豐年章全旨此詩以豐年二字為主大意言豐年利用之周而著神休之薄以見其常報也重歸功于神上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力穡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稱稻也黍稷高廩而實徐宣下濕而暑黍稷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黍進界于洽備皆得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備也

重歸賦豐年者曰國家之用恒取足于農而農事之成則神休貽之也今幸有此豐年矣而敢忘所自哉彼黍稷高廩而實徐宣下濕而暑雖乎其皆熟也今則時和年豐不惟多黍而且多稌黍稷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但見收而積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八 周頌

八

之也亦有高廩之藏就而數之也而有萬億及秭之盛收入之多如此由是致用千歲秘之餘舉蓋于多蓄之後則為酒醴以升祖妣者有焉必芬薦而祖考歆鬼神其無乏祀也蓋酒醴以洽百禮者有焉品物陳而邦家光實筵其無曠典也蓋知舉典禮而恩裕用之原則豐年之利其則享豐登而思然相之功則神明之錫甚備降福不孔皆乎微神則困饑之歲其民貧寡取之國其用匱將何以界祖妣而洽百禮哉然則今日報賽之典亦惟以神所降者事神也吾何有焉

疏解此章豐年三句一順說下豐年即于多黍三句見之陰陽和風雨降乃致豐年之由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年若不豐非旱則潦旱則不宜黍潦則不宜稌今多黍又多稌則百穀皆熟所以見得是豐年黍稷是舉二者以概其餘也歸重在高廩二句正見多黍不專就黍稷說萬億及秭以原之數言此通天下而言非專指公家言也酒醴正此席之所藏為之者烝畀二句俱指酒一說界祖妣自宗廟

之祭言時而敬宗無之祀也洽百禮白邦家之用言養老尊賢無曠儀也周禮

十二疏政其一曰發禮恭年節則禮恭年節則禮備也二句所開說成謂以洽百禮止就祭祀而言然在良邦因宜在此處則說廣些不妨收入之多非徒可以食農夫穀士女而所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無不取足于斯神降之福不其獨乎福即豐年之福降謂田祖方社之降皆言言一黍一稌皆神休也一祭一享皆神貽也利之皆足即福之皆處此報賽之不吝已也○唐文宗謂宰相口時和年豐是謂上瑞嘉禾芝草誠何益于事○年之豐熟必大有物故云豐年曰大有之年豐年二字便已包舉全詩○註高廩以土宜言之寒暑以天時言之地不為物之異宜而異其勢天不因穀之殊性而偏其施德順其自然以聽物之自取耳○按禮天子大蜡入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繫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秋冬之報賽大亦猶是也乎○胡新安曰按漢氏謂此牛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詞歟○劉

安成曰序以應禘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賽蓋為春祈夏禘為秋報賽朱子初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八 周頌

九

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于彼三詩傳文及序義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于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

豐年一章七句

有晉章全旨此詩首節是總序其事下二節詳言其樂之盛也蓋恭備而音奏樂和而風神人總是樂之盛意○按詩說以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作主是聽正是合廟合于祖者何即合之以肅雍也○辨義按此詩有云武王既定天下始作天子之樂以象先祖功乃合眾樂以奏于祖廟而樂工歌此以降福也聚同嚶山臺山諸先生俱主此說薛方山云今祖是作樂以合格于祖考也若作合奏于祖則合字主樂恐與詩柄諸氣不備確齊先生從之○首節在周之庭一句并詩柄始字言武王伐商既定天下改商為周易正朔變服色陽為周之人民陰為周之鬼神商之終周之始也武王以周之祖考皆隱隱踴躍共觀並聽于茲武王以事死如生之孝思舉而行之令幽明互暢故首節提出言之曰在周之庭末節又曰我客未止正見得今日之天下非復商之天下乃周之

天下也今日之樂非復商為天子周為諸侯之樂乃以變五廟而為七廟變六
份而為人份之樂也我臣我民並觀聽于下我祖我宗並觀聽于上有一代之
功德即有一代之事樂有一代之事樂即有一代之禮樂自此以始禮樂無疆
矣故詩曰采芣厥成詩始始之一字從此永字而得也

有聲有情在周之庭

賦也詩樂官無口者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
詩曰有聲者曰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樂我周當治定功成之餘而大樂
于是乎作焉其合乎祖者何如彼司樂之官必以辨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音
也今有聲有辨而各司其職在周之庭焉樂雖未奏而已有將奏之端所以發
揚先祖之功德而感格先祖之懷心者在于是矣

辨此節有辨言司樂之人也周庭言祖廟之庭也按周禮有上特中特下特
是為三特上特四十人中特百人中特六十人有厥職者相之者未特雖有上
特中特下特之別本文有辨言是詩家字法勿拘泥此意東作樂之人則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八

月

凡所以備其教訓其聲音皆有司存也云在周之庭見一代之新聲大雅
而有作便有先祖在上來賓在旁神之聽之無不于斯也故曰如中
設樂設虞言樂牙樹羽應田縣鼓桃音桃擊祝音祝反國語既備乃奏音奏簡管備舉

以上叶
庚子韻天

樂成樂牙見禮記樹羽置五采之羽於樂牙之上也應小舞田大鼓也鄭氏
曰田當作帳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綴鼓周縣鼓縣如鼓而小有
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聲耳還曰擊鼓石聲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
連底扣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國亦作鼓狀如伏虎背上有一二十七個刻

以木長尺餘之以止樂者也簡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筵併兩面吹之者也
中律然所作之樂何如樂必自應此樂成所由也植虞以系樂制以用竹
而縱橫之聲樂焉無所取之取諸鼓也應必有竹此樂牙所由也給采于竹
端置羽上樂上而物采之系胎焉無所取之取諸律也小鼓為應大鼓為田連
構虞而縣鼓無所取之取諸變夏前之制也柄搖有聲擊有聲傍悅而而並

刑無所取之取諸具始終之飾也凡既備矣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並作木革
之交官也而凡編竹之簫併吹之管亦從而備求焉蓋合衆音以成聲而為一
代之完樂矣

疏解此節言備其器而奏其音也然總是一備字首二句是備之備中二句是
器之備末二句是音之備相連說下虞上有樂業上有樂牙樂牙上樹以采羽
總是一器而備制盡備如此虞設則樂亦設非兩次設也應小以節一首田大
以節一擊縣鼓周制非鼓名即指應田而懸于虞擊之上者也播鼗上導石鼗
主收起樂有虞中圓表之祝止樂有伏舞尺條之罔既備指上六者言乃奏是
已矣但未言其美盛至下節始咏嘆之簡管二音又從其所奏之中取出以見
其無所不備無所不奏也上六者是堂上之樂簡管是堂下之樂備舉盡作之
意簡字足上簡字舉字足上奏字一鼓法天律法地舉音之所從鼓也鼓象
鐘象瓦萬物之所從舒也鐘應秋分鼓應冬至陰陽之所以出入也故樂成皆
為鐘鼓也樂牙樹羽又皆為樂虞也夏傳虞以龍而無樂牙虞設以樂牙

詩經集傳

卷之二十八

月

而無樂至周而三者具以是為文之至也詩不言鐘而詳於鼓者何始大天
地之發於聲者音樂而聖人獨取象於音者以其鼓天下之物也故曰鼓為樂
陰之長詩人之言鼓較詳意在斯乎若應田因縣鼓而及之也夏鼓尚足履鼓
在極於此獨言縣鼓以是為有周之鼓而非復夏虞之制云爾然則夏虞以前
設虞惟以縣鼓故言虞者何曰鐘縣自周之興設虞并以縣鼓故言樂者統曰
官縣無言鼓又言縣者何也鼓之類也親周禮言雷鼓必言雷鼓言鼗必言
鼗言鼓必言鼗是矣統又言樂者何也樂之類也親禮記鼓鼗倚于頌
樂是矣既言樂又言祝國者何也以爲樂之始終也樂作爲陽以陰數成之
故祝之數偶樂止爲陰以陽數成之故祝之數奇有祝以爲之始有以爲之
終則其無不備可知也復言簡管者何簡管有八竹居其七以簡管而備樂則
亦不必疑縣鼓之皆為革音而祝田之皆為木音矣此詩之所謂備而序之所
謂合歡古人以樂成謂之合後人乃謂合則德宗功而奏之得毋長毛鄭笑人
乎○附錄設樂設虞四句王熙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詳周樂之制未奏而觀

已矣矣夫樂之盛者必不畧其所陳而制不已盛哉目上者功成作樂以對揚前休或制安于陋而與文質之宜忽失于疎而平始終之義則具先決矣樂安得獨完與我周旋無是也夫用之重者制不可以獨簡故發處立濟務崇其體所以立五聲之綱需之急者制亦式廢故按節循侯務其所以振人育之紀乃今縱觀庭際有橫而上覆者故之以繫懸欤也形如提機故名業也

樂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今小者以正位何以謂之樂上齊夏漢華之典頓革足徵也哉而鼓不皆縣則如播鼗之主導縣又不得鼓則如石磬之主收然苟有以導之必先有以起之則虛中則表之祝有同功焉苟有以收之必有以借止之則伏斧尺操之敢有違濟焉此四器者或應星或中夷則或東西分位而春秋聚成要非僅一音之為用而全樂之所依承者也于焉列于樂處之旁次于終藏之位不亦秩然有體乎蓋考其經緯原有重輕故余玉質統大成之全草木亦主一闕之奏而頗稱稱事無非酌理以從宜核其體用亦分詳畧故盡其飾而知本器之隆按其名而徵全音之美而損益從明先臨宗功與神德迄今四縣初載已極炫觀况復登泰運行又何如盈耳也哉○行文有次第然布置為難如此度合自然引以興雅可云美備○又如元氣流行隨處肖物何須推拾考工用於博異章法入古正在斷處不見其斷接處不見其接零雜雜中有錯雜渾成之妙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因也如鄭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夏在位我有嘉賓蓋尤以是為盛耳

中樞夫樂既矣而果何如其盛耶但見律呂相宣順成和動聖學然嚴整之和純如之內而有微如者存離矣而未嘗不肅也微如之中而有釋如者存肅矣而未嘗不離也肅釋相濟其鳴也何哩哩其和平山是和聲所感先祖之神聽之于冥冥之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鄭二王之後為我客之灰止者亦皆承觀有樂之奏由一成以至六成無有不服敬焉我客且然况先祖之以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哉信乎我周之樂有以極一時之盛矣

樂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足以前先德而有德之祖油然合也夫樂足以揚世功而達功之祖儼然合也若空空說個是難便無殊成乃大成承觀者謂未觀其作樂之終也此即表客之觀以必先祖之端不可以感神感人對說蓋各祖之樂自不當與我客並言也○劉安成曰虞夏在位則樂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賓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及止則周人作樂亦以此為盛也

有誓一章十三句

詩章全旨○此詩以誓有多魚句為主上四句嘆澤物之盛下言薦廟以獲福也商人季冬薦魚季春薦鮓同歌此詩一詩而兩用非一時而兩祭也季春季冬字不必入詩字祀是薦不以祭言薦與祭不同祭于廟以神道事之也薦于寢以人道事之也

記與與漆沮七余潛有多魚有鮒有鯉有鰭有鱣有鰪以享以祀賦也詩與嘆辭潛也蓋積崇養魚使相傳藏也豈因以薄圖取之也或曰藏

弟譏此薦魚祭廟之樂歌也。若謂孝子之祀先也。寧獨在備物哉。精誠既至。卽一時物之薦。亦足以告虔者。茲之以時而薦魚也。何如哉。將與此漆沮之地。是水之所聚。而魚之所有也。積柴以養之。而魚之潛于其中者。則甚多焉。有鱖也。有鮓也。魚之大而美者。無不備矣。有鱣鯉也。魚之小而美者。無不備矣。魚之多如此。由是時而取之。以享祀于祖考之前。蓋所以貴四時之物。順孝子之心也。但見祖考歆其時食之薦。而畀大之福。自于是乎介矣。吾之利賴于漆沮之魚者。夫豈少哉。若周王者。可謂誠于孝矣。

詎解爲魚必以季冬者冬月魚不行孕性定而肥美故衆魚皆可薦春惟鮪獨
 肥故處鮪淝涖只言產物之所不重根本之地上但必以淝涖之魚言似亦有
 不忘木之意淝乃水之陵處爲魚所藏息者怕柴以養之也有方故其生之也
 無窮有鮪二句重魚之多上不重鮪數亦不重色之全似龍而黃巨鮪似鮪而

卷之二十八

龍城

十四

小曰鰭形白而長曰鱗頗黃而大曰鼈無鱗類白曰鱣有鱗赤曰鯉奉祀句
正薦魚也介福要發出祖宗容祐天子獲福氣象○許后山云大全以此詩必
吉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本之意看來此意亦不妨但
時說多以爲不可惡意欲作說詩者之詞亦見周人薦藻沮之意不然九州方
物皆可以薦奚必藻沮之魚哉此處亦當有辨○韓章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古公以上居之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此云特與漆沮潛有多魚彼國家
根本之地氣王而多產耶抑入于以此地爲潯林茂處之以爲漁獵所耶○輔
慶源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薦
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鮓乃序說也

潛一章六句

章全有之通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首二節言得人奉祭而與文王之享後二節言文王裕後以見奉祭之由先復相昭應首之微言武王既得天下率諸侯以祭文王而因念文王裕後之澤見今日得合萬國之歡心以尊崇其考者

實皇老之德所致蓋不敢忘所自也

有來與公呼雝雝內同至至肅肅相息亮維辟維辟音矣天子穆穆

賦也雖離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稷稷天子之谷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稷稷之谷也

中庸有本義疏者曰天子合天下以爲家則亦合天下以爲孝要不能無賴于先澤爲今我之祀先王何如哉天子有祀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來祭今諸侯之來也雖離其和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其至止也肅肅其敬而無怠緩不敬事之形以如是和敬而相天子之祭者實維群公也于斯時也天子主祭于上以事是百辟者但見秩和于無迹敏敬于無形式若夫穆穆之容而已

疏解此節上三句言得人以助祭下一句言薦羞以主祭然只開闢說去不可
對看蓋天子主祭諸侯助祭者也來自侯國至自周庭或俱主在廟言雖非
勉強也肅肅無惰容也穆穆則至和無違主教無文而歲遠莫測矣虛穉中有
一段洞然豁然而通于神明至意非謂得諸侯之相達不須和教也但未可以和

卷之二十八 周

•

五

教指各耳此不貢肅離穉植只重辟公天子上見非但公侯執也尾士奉璋之舊也

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中墓彼祭必有牲也於乎此和敬之謂侯薦其廣牲以相于祭視于宗廟之中是得萬國之離心以事我先王合天下之孝而爲孝矣在吾孝子之心固欲皇考之一享也此人哉之皇考庶其享此廣牲使子孝思之情得以自達而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乎

疏解此節上二句言諸侯薦牲以助祭下言率先王之享祭也薦廣牡特于助祭中抽出一事而言疏云于天子進大牡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非諸侯自薦牡也此正辟公之以肅雝而相處曰于肆祀則天子穆穆亦在此時假哉

皇考亦不稱。言今日天子主祀。辟公。璋則皇考乃大誠之皇考也。于后。王位而父。句未主祀。則子心終是不安。今日之右以王祀如此。庶幾自考享之而安我子之心也。此中見武王以天子著尊為天子父自來其右利考。及文母之意如此。此詩歌于徽祭之時與初祭不同。故假我二句當作幸詞不作與詞。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韻克昌厥後四句丁酉浙江上二句癸丑會試下二句癸卯江西丁

宣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華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未失也。

申。夫得人本。祭固幸。先王之享矣。然所以得壽具祭者。孰非皇考裕後之德。所致彼後人之道。未易盡也。惟我皇考宣哲無不通哲。無不知而有以盡人之道。

卷之二十八 周頌

矣。若之德未易備也。惟我皇考文足經邦。武足定亂。而有以備君之德矣。夫有是宜哲。則聰明所及。而斯民之休戚無不知。有是文武。則德威所及。而斯民之利病無不濟。故能安民以慰上天求莫之心。由是天心用着。而餘休所被。有以克昌厥後矣。

解此詩上三句。言先王道德之全。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宣以通微。是理無不明。哲以明知。是事無不察。能不感人生物則之良。故曰盡人。道出以盡。不流。察切。濟以剛健。不屬委靡。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備君。德言。便是。知人文武。便是。推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直哲文武。俱要着文王。實事。說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託就及字。着山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後字。直指武王。就恭對文王。有則武王為後。○虛文子曰。有國度昌後之心。天便不熱。民亦何安。文考心事。但有安民耳。燕天且不計何况昌後。

亦若文母叶韻 下二句 癸卯

本耳也。周禮所謂享。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昌厥後。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解此詩。上節末句。言上二句。正言昌後之實。下二句。言已得盡尊親之禮。又昌後之所致也。有壽。就壽之徵言。祭。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言。緩我句。謂昌以可久之福。介以句。謂昌以可大之福。總之皆昌後之實也。乃是已然事。武王受命時已老。若非肩壽。安得大統之集。以祀其先王。若非祭。安得合九州。予何以有今日哉。

卷之二十八 周頌

之尊。當以舉此其大之典。既右二句。承壽。祖。來。烈。以功言。文以懿言。從夫益也。右烈考者。禮九獻樂八佾。合天下而以父道事之也。右文母者。其禮同。其樂同。合天下而以母道事之也。即上末肅雍之辭。公相敬穆之天子。合四方之廣。壯。萬一人之。肆祀也。烈考文母。不平。既字。亦字。可見。○此詩一字不苟。下首節。稱天子。對神。公言也。次節。稱孝子。對皇考言也。二節。謂以天子之禮尊親。則稱皇考。末節。承上有格天裕後之功。來。故稱烈考。○文母雖帶言。其實。闢。離。存。化。續。女。同。解。文。王。宣。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離一章十句。○周禮樂師及敝帥學士而歌。敝帥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雅。徵。然。則。此。蓋。徵。祭。所。歌。而。亦。名。為。徵。也。

最見章全旨。○此詩是言諸侯來朝而率之以奉祭。因歸其錫福之功也。以第二節為主。而從從入觀。就起。蓋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章首便提起祭來。方是本旨。首言諸侯之來朝。次言王率之以奉祭。末因祭而受福。故又歸德于諸侯也。語氣聲聲相承。

賦也。載則也。發詔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載前曰和。旂上曰鈴。夾火有爲。皆榮利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而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車說賦載見辟王者曰孝子之祭也固貴乎竭一人之誠教尤貴乎公萬國之歡心今日之祭其所賴于辟公者豈其微哉吾方有事于昭考之祭而諸侯各以其茲來祭當夫未祭之先其載見辟王也亦曰禮樂法度王朝自有常憲于是適車而受之以爲恪守之規焉耳且其來也建之車上有交龍之旂其色則陽陽而鮮明也載前之和旂上之鈴其聲則夾夾而和也馬轡之條轡首之革其聲則有槐而和也則官威儀侈于見聞之間列侯制度粲然文明之盛不亦休有烈光乎

疏解此節美節侯諸人觀之禮而盛其儀也蓋就其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如禮樂刑政之屬必曰求者典章雖曰一定而其間因革損益

益隨時互異故求其而受之以爲遲守計耳于車之所建則有龍旂而馬屬于文明之象于車旂之所經則有和鈴而夾夾于節奏之宜于馬之所御則有條革而爲弮于和鳴之應直作三項看休有烈光總承見其等威物采足以增輝土闕也

率見昭考以率以率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同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舊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防柩皆稱武王爲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中禮夫諸侯之來。困以祭王。章也。亦以供王祭也。由是事之以見昭考之廟。合萬國之歡心。以致吾享思之誠。備四方之品物。以行吾享獻之禮。而志物爲之而盡矣。

疏解此節李本重王者身上諸侯不過助之而已昭考升遐之後正人心恩慕之時故車見以致其幸清廟肇啓之時正大樞是永之日故車見以致其享但車以心爲事以物爲車字以字俱重薛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爲重蓋合天

下之孝事爲一人之孝事也○楊子雲曰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寧神莫大于得四表之歡心其周公之謂乎○解綏通釋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通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以介眉壽示百保之恩皇考祐之烈文辟公綏之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中隱乎字既行由是昭考之神介我秀眉之壽使我永保子思聖之多福焉夫以壽而保祐則多福于此而歛誠爲天下之純報矣然豈我所能致哉益由刻文碑公盡其誠敬以助我之孝享故神之格之而報我以多福使我得繼而明

之詩與稱兼匿而享此純嘏之全也是子之孝享于先王者固惟辟公之功而子之受福于先王者亦惟辟公之功矣子敢忘所自哉

方行于廟廟而神明遂格於感通以此孝享之故而介我日壽使得永古保此
思皇之多祐也作一氣說福足已然壽是未然福受而無藉以保之未足爲全

禍惟介壽以修多祐此之謂純嘏。我以多福二句只申上說言我之獲福以享壽甘由辟公終之而使我得壽而熙之以至于純嘏豈了一人所自取哉。報願二字實含修德意在

楚草四句

事也非助祭之謂依註作三平看首飾言其始至愛而享之也次飾言其將去愛之不欲其去也未飾言其留之愛之無已也通詩俱重愛之之意

客者客亦自其無補於有難者且登車望其旂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殺臣也亦語辭也殷尚曰修其牖物仍厥之舊也蓋且未許傳曰敬慎親政致珠璣擇也

疏解此節于其始至而舉其所見者美之也。首句提起看，註不敢臣三字下得極好。于此見周家忠厚之至，雖勝國之胤，待之以禮如此，見其非不能臣，乃不敢臣也。下三句作所乘之馬從行之旅對說，馬獨從白，蓋望先朝之物色，而即知其爲神明之胄也。妾且就旅言，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卽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令人快觀光景。○曹允大則曰：威儀整肅，然後從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自見。此又是一解。○碩麟士按：亦白其馬句，雖關係要亦點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知事者，雍之文母，戴月之昭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雖好辨者不能異詞矣。○此節要得重客意，亦要見始至意。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申謹夫我客之至固有以動吾之愛矣奈何總終未幾又將舍我而去有客于此近而計之特宿宿而已宿宿之外將浩然有歸志矣遠而計之特信信而已信信之外將載乎不可親矣吾將何以爲計哉殆必言受之弊以繫其馬庶幾馬不得行我客亦得以少留而不止于信宿可矣

疏解此節是將去而不欲其去也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總終未已又將舍我而去計其暫寓不過信宿而止耳言受二句是商量提議之詞是欲其不止于一宿再宿之意慢說破留字總之樂與周旋而不忍聽其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洋威隆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其情也且爾之急于去而不可留豈以我周待爾之薄耶彼天子之禮樂乃名器之至大而難得者也今爾統承先王特用天子禮樂亦既大有等威矣是我周之降福于爾者固甚易而且大也追思之下獨不緣此而少留耶夫周人於微子事其主慮其主而幸其留如此在微子固有可愛之實而周人亦由盡其愛之道矣

疏解此節上二句是留之下是示以可留之意追者挽回其時旋轉其使也設言其愛之至非真已去而復追之也左右字是借來形容其留之無方也或委曲其詞或周悉其禮無往不竭其誠便是車則大常用人天子禮也朝延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顧吝大者寵冠一時用天子禮樂則沒置出于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浮威厲節威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錫之曰降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留非自多其所與也此正見得天子留

經集成
卷之二十八 周頌
主

客故有許大觀榮許大福祉若只如前二節則常人留客亦能如此不必天子也○降廟句薛方山作祖廟所降蓋據爵人必子祖廟及因其見廟而來也○讀此詩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真情實意藹然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望有壁立千仞氣象○陳臥子曰堯乎周之子微子至矣卒與五霸並興夾輔宗周有以也夫後世勝國之裔非遺其教亦嬰機運故帝王之後多爲廢姓不獨示人以不虞而賢才永棄良可悼也若曹志以陳思之子而抒忠告代及觀梁武帝蕭子怡兄弟之言猶有帝王之風而梁之子孫卒顯唐世不可謂非天道也

有客一章二句

武章全旨○此詩頌武王之功當重武王上二句言其功之大下履其功之所由
成也周公纂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乃歌此詩○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
不知其以止殺爲武惟止殺爲武此大武所由名也句武而推本于文亦見武
烈之中自有文德在○按鑑湖詩說以遇劉二字爲主此遇劉之武正協得允

於時皇武王無嫡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指文王而功

無說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車議賦於皇武王者曰帝王功成而樂作其功大者其樂備也况我武王之功當何如以象其盛耶於乎大哉我武王也一舉而除天下之暴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固有無競之烈矣然王業之成不成于成之日其必有所由兆蓋山允文之文王修和輯寧三分有二而創之于前者有以開厥後之丕緒故我武王嗣而受之祇承其不忍變之節而躬冒矢不得已之為泰誓以陳師也牧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冀黎大侯與歸馬于華山也放牛于桃林也以殺則止而百姓皆寧于無畏由是天下大定四海永清而成此無競之功也向非文王開之于先則今日之創造當不如是之易易然苟不有武王以繼之于後則九年之大統將亦終于未集而已矣是則武之為武也上有永先之孝而下有啓世之仁今茲嗣其統者仰其功而想像于辟容之間以昭一代之盛固不能不以是為重也

經集成

卷之二十

五

疏解此章首句是叫起之詞無就句就平定天下混一區字說未可以吊民伐
罪意入講恐碍下勝殷句克開厥後唐荆川指三分有二開王業上看或就伐
密伐崇上說省附合武功或就惠懷保上說省附會文德皆有所偏重不若
自王業上言之且此句言文王開之只起下武王能成之耳嗣受者受其所開
之業卽末二句見之勝殷與過劉不平等勝殷而其其殺也東萊城曰于勝殷
見其伐暴之義于過劉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大功所由定也○鑑湖詩說
云文王以服事殷何以曰克開厥後蓋三分有二無開後之心實能開後之緒
故在文範熙之氣運于此舍者正于此開在武行善之局面于此翻者轉于此
嗣○鄭云耆老也言武王晚年乃定其功不汲汲于取封十三年以前猶然以
服事殷之心也是勝殷與事殷同一心過劉與求寧同一道此說亦好○李三
山曰大武之章在于止戈大武之詩在于止殺據此則勝殷止殺乃武王自止

其殺如詩之載載于戈齊之歸其放牛皆是如此方合大武之意勿作止殷之殺也陸琴曰歸峰山俱主是說或謂武王無殺之可止如武城所謂式遏亂虐是也○黃東崖曰此篇前所云烈後所云功俱自王業一統撫臣御極言不可以得天下之富貴焉功總見武王無教于文德子述有光于文事此樂功之樂所以作也○古義四代之樂如大韶大夏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爲一代大事五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大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大武復繼以崇天子陳陽云文辭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政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陰也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陽也亦即泰之自然者也又云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散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王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子玉戚以舞大武語其舞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顧麟士按舞有旋舞去位南北往復後世梨園院本之流觴與今舞而行之者乃如土舞其失其故矣○禮云朱子者亦曰也玉戚者玉飾斧柄也晉宋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也蓋大武之首章○王守溪曰考春秋傳曰武有七德制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今以詩考之載載于戈載秦弓矢可知其禁暴戢亂矣摩厲過劉可知其保大定功矣經萬邦屢豐年可知其安民和衆豐財矣嗚呼盛哉

武二章七句○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樂歌此詩以秦之祖曰朱子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語而其說誤矣

臣之任太尉上章一百句

詩經集解

卷之三十

1111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八終

金陵于珩臣

周禮天子之什四之三

關於小子章全旨○此詩以思繼先序為主蓋以
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敬即繼序之
所以繼皇祖之序也敬止者敬即是念此成王之思以繼皇祖之序也
蓋發說下小子三句嘆繼序之難於乎皇考四句思皇考之繼繼序而小子
四句欲法皇考以繼序也大意言武王有繼序之考而此心不忘乎小子
敢不常繼于敬乎蓋以先王既沒而繼則在我者思繼此序而不忘所以夙夜
而不敬也

關於小子章全旨○此詩以思繼先序為主蓋以
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敬即繼序之
所以繼皇祖之序也敬止者敬即是念此成王之思以繼皇祖之序也
蓋發說下小子三句嘆繼序之難於乎皇考四句思皇考之繼繼序而小子
四句欲法皇考以繼序也大意言武王有繼序之考而此心不忘乎小子
敢不常繼于敬乎蓋以先王既沒而繼則在我者思繼此序而不忘所以夙夜
而不敬也

關於小子章全旨○此詩以思繼先序為主蓋以
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敬即繼序之
所以繼皇祖之序也敬止者敬即是念此成王之思以繼皇祖之序也
蓋發說下小子三句嘆繼序之難於乎皇考四句思皇考之繼繼序而小子
四句欲法皇考以繼序也大意言武王有繼序之考而此心不忘乎小子
敢不常繼于敬乎蓋以先王既沒而繼則在我者思繼此序而不忘所以夙夜
而不敬也

念慈皇祖降庭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降于庭猶所謂見
于瞻見堯于桑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臣衡引此
句頗疑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申讀然皇考之克孝何如蓋皇祖沒矣僕客不可得而見矣我皇考則心存
繼述孜孜然皇祖而不置與型已遠方不勝在帝左右之悲而繼繼維新
若有紹庭上下之意常若見我皇祖之降降于庭而與之相值焉此因皇考之
承克孝而要皆此念念之敬為之也惟小子小子尚當夙夜敬止其所以念平
皇考者亦如皇考之念皇祖而常若見其降降斯可矣

疏解此節首二句正見其克孝處降降即念茲所呈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想像
乃思慕其所行者前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
不敬故遂以自已勉敬承之夙夜敬止即法其念皇祖者以念皇考也夙夜之
敬猶然降降之見亦惟夙夜之敬而後為承世之孝也自其存主而言為敬自
其沒後而言為孝也後漢書李固云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時舍則見
堯于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申讀夫我所以如是其敬者何哉蓋我周王業開之者皇祖成之者皇考也皇
考未沒則皇祖之序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序在小子於乎我文王武王
也一序相傳以及于我故我之夙夜敬止者正思繼此序而不忘耳如是則庶
乎文武之業可成夫化之不可崇而不造之憂亦可以少慰矣小子敢不勉乎
疏解此節又言已所以勉敬之意上文念慈皇祖承克孝來在武王身上
說此又承夙夜敬止來在成王自己身上說皇王必兼文武者以周文王三
之武王成之言文武乃見列傳之序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有天下口業以天
下相傳曰序皇考未沒則皇祖之緒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緒在小子思
繼此序而常在心所以夙夜敬止耳必由繼皇考說則繼皇祖上方與首二節

意相合。虛不造之。家可以無虞。而在致之心。亦可以稍慰也。不忌正觀。思學于又正與。今字相應。即風夜如此。以至千承。世也。凡子孫。其祖文。未有不先棄者。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癢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懷德懷恩之意。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是守成之木。○按成王既葬時。尚在幼冲。問于小子。諸皆輔導者之詞。未必其出于成王也。

問于小子一章十一句。○此成王降喪制所存。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以此。

詩。章全古。○通詩。俱是。是訪之意。以手。指。考。何。爲。王。方。操。判。演。之。長。展。揚。多。難。之。懼。見。弗。考。不。易。事。而。又。不。容。不。事。也。故。以。結。庭。四。句。接。之。上。六。句。是。實。難。先。王。之。道。而。嘆。其。難。下。是。思。繼。先。王。之。事。而。慮。或。難。其。休。或。難。弗。分。只。是。憂。說。下。是。求。昭。考。之。道。絕。無。道。難。求。而。求。之。于。事。也。

草落止車時。昭考於平。終。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漢。維。小子。未。堪。家。多。難。去。昭。庭。上。下。降。降。厥。家。休。矣。考。以。保。明。其。身。

卷之二十九

于廟。因。作。此。詩。以。通。廷。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于。始。以。獨。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漢。而。不。合。也。則。亦。通。其。上。下。于。庭。降。降。于。家。庶。幾。賴。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車。說。賦。訪。子。未。止。者。曰。人。君。新。服。厥。命。當。維。新。厥。德。不。可。緩。也。我。今。日。特。訪。汝。羣。臣。謀。之。于。始。術。其。昭。考。之。道。於。乎。且。聰。明。建。立。和。協。昭。考。之。道。遠。矣。朕。未。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道。不。可。以。力。求。所。以。繼。之。者。猶。恐。與。道。爲。二。終。判。漢。而。不。合。焉。夫。昭。考。之。道。既。遠。而。難。繼。况。繼。予。小子。孰。與。昭。考。又。未。堪。國。家。之。多。難。則。有。如。之。何。哉。爲。今。之。計。亦。口。道。而。難。知。事。則。近。而。可。知。亦。以。昭。考。之。道。爲。外。之。則。有。庭。鏡。在。焉。內。之。則。有。家。政。在。焉。其。上。下。于。庭。降。降。于。家。皆。因。行。道。所。昭。考。也。我。因。紹。其。上。下。于。庭。以。其。治。外。者。而。治。外。焉。紹。其。降。降。于。家。以。其。治。內。者。而。治。內。焉。庶。幾。因。事。以。求。其。道。而。賴。于。皇。考。之。休。予。以。保。吾。身。而。在。朝。

在家。獲。安。頂。之。吉。也。于。以。明。吾。身。而。處。內。處。外。無。悔。吝。之。遠。也。信。如。此。則。皇。考。之。道。不。患。于。判。漢。而。多。難。不。患。其。未。堪。矣。今日。之。詩。如。此。兩。語。臣。以。爲。何。如。未。當。游。許。之。始。爲。訪。道。之。謀。此。成。王。所。以。卒。能。承。命。而。爲。守。成。之。今。主。也。歟。

賦。解。此。章。有。二。句。連。讀。蓋。欲。率。新。必。先。求。訪。也。洛。是。治。政。之。始。非。即。位。之。始。耶。考。之。道。即。體。諸。身。而。施。諸。政。事。者。凡。修。齊。治。平。皆。是。德。義。以。下。句。句。皆。得。廷。訪。口。氣。恐。載。未。艾。言。道。之。高。遠。而。已。之。分。量。有。不。及。也。惟。其。德。義。故。未。艾。下。二。句。正。未。艾。處。將。予。就。之。因。其。難。及。而。奮。力。以。就。乃。氣。質。不。充。精。神。有。限。是。工。夫。未。純。一。有。間。斷。終。不。能。身。與。道。合。也。繼。字。對。就。之。之。初。言。言。與。將。字。呼。應。判。漢。者。恐。道。與。我。爲。兩。途。得。此。道。後。舉。一。道。也。猶。予。小子。一。句。語。氣。一。變。見。得。所。遭。如。此。則。道。不。可。不。求。意。時。說。于。考。考。云。人。命。未。固。人。心。未。孚。以。此。詩。而。未。有。武。庚。之。事。也。不。知。武。庚。之。事。雖。未。有。而。一。以。流。言。頑。民。未。服。則。有。之。矣。若。但。云。天。命。未。改。人。心。未。孚。便。不。見。有。多。難。意。矣。此。但。可。以。言。德。義。不。然。而。不。可。以。言。多。難。也。昭。庭。二。句。皆。因。事。以。求。道。意。昭。庭。上。車。字。實。手。厥。家。上。下。降。降。即。昭。考。之。

道。新。說。者。若。其。其。治。國。之。道。凡。正。有。官。正。萬。民。皆。是。法。其。齊。家。之。道。凡。刑。罰。妻。至。兄。弟。皆。是。齊。家。之。道。今。爲。負。展。之。庭。昔。爲。化。國。之。家。今。爲。不。造。之。家。此。之。弗。紹。則。多。難。何。由。靖。判。漢。何。由。合。然。道。之。所。紹。即。是。休。之。所。紹。也。自。其。全。體。子。前。人。者。曰。道。自。其。資。金。子。後。人。者。曰。休。保。則。有。所。憑。藉。而。不。附。于。足。明。則。有。所。開。導。而。不。迷。于。往。保。則。即。是。休。處。不。必。以。保。承。多。難。明。承。判。漢。此。雖。說。一。身。言。然。下。者。之。身。關。係。天。下。約。下。皇。考。子。是。親。而。紹。之。安。可。不。急。乎。然。亦。只。言。自。已。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于。羣。臣。也。○黃。東。樵。曰。徐。庭。句。是。維。治。統。以。求。道。統。之。意。陳。陳。句。是。齊。家。法。以。求。道。法。之。意。所。謂。事。是。昭。考。者。正。事。之。于。此。處。而。紹。之。所。要。未。艾。者。維。未。艾。之。于。此。處。○補。慶。曰。庭。訪。羣。臣。所。以。盡。下。車。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常。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王。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也。○蘇。眉。山。曰。上。篇。言。將。紹。其。祖。考。之。詩。也。訪。羣。謀。以。繼。之。之。詩。也。

卷之二十九

訪落一章十二句。○義同上篇。

敬之章全言○通篇以敬字為主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制行而進人命脈教不能而臣則無以輔翼故施其言而答之上是建威已當敬之意下是答聖臣之戒以求盡勉教之實受戒于臣求助于臣始終不外一敬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命不易哉叶美無曰高在上叶降厥士日監在茲叶作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察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臨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申盡敬之敬之者曰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教者人君之道向也我以道進訪而聖臣戒我之詞有曰王以一身為天下正尚其敬之哉尚其敬之哉蓋天道甚明但一念愼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尚在上而于吾無與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日日監視于此使一有不敬天必殛之而命奪矣其可不敬哉

詩經集傳卷之二十九周頌五

敬之章全言○通篇以敬字為主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制行而進人命脈教不能而臣則無以輔翼故施其言而答之上是建威已當敬之意下是答聖臣之戒以求盡勉教之實受戒于臣求助于臣始終不外一敬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命不易哉叶美無曰高在上叶降厥士日監在茲叶作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察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臨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申盡敬之敬之者曰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教者人君之道向也我以道進訪而聖臣戒我之詞有曰王以一身為天下正尚其敬之哉尚其敬之哉蓋天道甚明但一念愼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尚在上而于吾無與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日日監視于此使一有不敬天必殛之而命奪矣其可不敬哉

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申盡敬之敬之者曰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教者人君之道向也我以道進訪而聖臣戒我之詞有曰王以一身為天下正尚其敬之哉尚其敬之哉蓋天道甚明但一念愼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尚在上而于吾無與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日日監視于此使一有不敬天必殛之而命奪矣其可不敬哉

申盡敬之敬之者曰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教者人君之道向也我以道進訪而聖臣戒我之詞有曰王以一身為天下正尚其敬之哉尚其敬之哉蓋天道甚明但一念愼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尚在上而于吾無與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日日監視于此使一有不敬天必殛之而命奪矣其可不敬哉

申盡敬之敬之者曰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教者人君之道向也我以道進訪而聖臣戒我之詞有曰王以一身為天下正尚其敬之哉尚其敬之哉蓋天道甚明但一念愼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尚在上而于吾無與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日日監視于此使一有不敬天必殛之而命奪矣其可不敬哉

詩經集傳卷之二十九周頌五

敬之章全言○通篇以敬字為主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制行而進人命脈教不能而臣則無以輔翼故施其言而答之上是建威已當敬之意下是答聖臣之戒以求盡勉教之實受戒于臣求助于臣始終不外一敬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命不易哉叶美無曰高在上叶降厥士日監在茲叶作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察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臨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申盡敬之敬之者曰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教者人君之道向也我以道進訪而聖臣戒我之詞有曰王以一身為天下正尚其敬之哉尚其敬之哉蓋天道甚明但一念愼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尚在上而于吾無與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降于吾之所為而日日監視于此使一有不敬天必殛之而命奪矣其可不敬哉

申請此亦訪落之意若謂凡人之情無所懸于前則無所譚于後于今何所怒而譚後日之患乎彼蜂小物而有草木不可使也子從而使之乃自求辛螫之害是辛螫者蜂也而輕使之失實我始之不說耳譚蟲小鳥而能變大本不可信也始從而信之乃折飛而爲大鳥是折飛者徙端也而輕信之失實我始之不覺耳凡此皆子之所傷于前而當懲者也然于方幼冲未堪國家之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肘腋之間自求辛螫而端之內輒起折義其情誠可憫也爾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凡謀始慮終之道其明以告我可也否則輕任輕信之患安知不起于後乎噫若成王者其可謂慮患之深矣

卷之九

疏解此序于其二字有悔悟自艾願與羣臣更始意愈不平如懲其已往正是懲其將來也是全爲管蔡而發特爲變生骨肉有不忍言者故借蜂鳥爲辭以寓痛切之意只就蜂鳥上發揮勿露管蔡中莫于二字貫下葬蜂轉使之過挑蟲輕信之過勿謂何傷其毒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于自求也予自求也不悔于蜂與蟲乎何尤人情多變安知其不爲蜂安知其不爲鳥乎現今者之不悔則悔無及矣多難近就王室新造天命人心未固言徐傲弦則實就三監啓蒙頑民未服上說集者有獲勝之意于擊則所謂辛整之患拚飛之禍也此時管蔡之事定矣猶曰集者蓋被毒者雖愈而毒氣未消人心皇皇殷頑未化其辛苦可知矣○徐傲弦云集夢乃灌漑之初便思天下許多樣事如法度猶未修明禮樂猶未振舉風俗猶未淳厚天災時變猶未銷去等是也或以此只是管蔡之事不知此時管蔡既平矣何辛苦之可言況據後事又分明是管蔡以後事也○說約蜂以比三叔挑蟲以比武庚蜂本作益羅願云揚種類至多陸佃云其毒在尾垂顧如蜂故謂之蜂管管叔流言與蔡叔囂蔡更進迷和如蜂

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陷于鑿鑿之苦卽謂之自來辛釐可也爾雅云桃鵲
鴛其雌鵲鴛一作鵲郭璞謂鵲鴛小鳥而生鵲鴛毛傳解實本此若以止武庚
則却敵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為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
征三年而後定此桃鵲之爲大鳥也然鵲化爲鵲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
但言鳥耳未嘗言大鳥也豈謂鵲非鳥必待變而後爲鳥乎李本云多疑謂
管蔡之亂夢以喻武王之喪也○顧麟士按無其事而曰予其怒其字益有指
也不必依注入何所且子其怒而悲後悲自是兩句不可作一滾下○劉安
成曰諱之于小者卽謹之于始也卽所謂防落之意也謹之于始不以蜂爲小
而使之則其後無辛釐之患矣不信其爲桃鵲之小則其後無折騰大鳥之患
矣各篇者特于慈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朱實王曰自閔于小子兮小
四詩皆成王所自作閔于崇大才之末訪洛得求道之方敬之念聖學之要小
慈謹禍亂之幾或問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
也四詩入頌何也宜詞氣莊嚴端一有頌體抑成王之德具見四詩列之于頌

卷之二十九

齊以爲成王默
小越二章八句○蘇氏曰小越者謹之于小也謹之于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及章全吉○此詩首節言春耕次節言夏耘三節申言以足耕之事四五六節
申言以足耘之事七節言收入之富足以供祭祀備百禮也八節言酒醕之嘉
足以燕賓賓客耆老也大抵及特以上足耕耘收復稼穡之事爲酒以下至朝
考之事是祭祀燕享當年之歲末節則總承上文而推其由來之遠俱當歸功
于神也

其耕澤音等叫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杵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
申讀是詩與麥年相似疑亦報賽田事之辭歟也若謂農人以力田爲務而費
年之慶則神休之所貽也今農事固有成矣而敢忘所自哉彼三農之事耕其
所先也使草木不除則耕不可得而施矣故時乎春也載芟芟而除其草載柞
柞而除其木吾見爰柞既動而囑畝皆可耕之地時耕旣起而田疇皆解散之

區澤澤然土膏若加而四不使有底其堅者矣良和若加而利不見有者其

耕入者矣始之聖士以耕者如此

疏解此節。概言耕之事。支作未即是耕。蓋耕而先除草木也。又如漢氏之支

草作如耕氏之及木凍解。土膏動。故解然。然項上句來。○虞文子曰。及耕在

未耕之先。所以達土氣也。

千耕其利復復。音其。去苗間草也。陽為田之處也。吟。田時也。

申。既耕之矣。耘亦不可後也。故時乎夏也。合于人而為耦。耦其耦而並耘。凡

為田之處。以至田時之間。無一不通矣。耦之協力以耘者如此。

疏解此節。概言耘之事。千耕言通力合作也。二句亦見無耦土意。○劉安成曰。

朱子初解。嘗從節後以耘為除草木之根株。傳改為去苗間草。然以下文次序

觀之。恐此未據。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芽。不盡者則

復耘之也。○上節耕而先以受耒也。則養成禾土以待深耕。而見農人計事之

預此節。耘而耒于陽也。則不棄尺土以滋他種。而見農人用力之勤。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驪侯以有喻。其音。思。婦其婦有保其土有略其耕

里反。侯驪南。音。思。婦二句。已西。江。而。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眾子弟也。驪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

謂以遷子任咎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謂民轉移執事者。謂今時備力

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野眾飲食聲也。順順依愛士夫也。言飭婦與耕夫相

慰勞也。略利始就事也。

申。謹以耕之事而詳言之。彼總理田事也。有主而為家長焉。又有民子曰伯。仲

叔。口亞來子弟。口旅。皆所以分治田之務者也。而內之人力齊矣。有民有餘力

來助而謂之野者。有隨主人所左右而謂之以者。皆所以通其力而合作者也。

而外之人力齊矣。由是出而在田。其婦。婦而飲食之眾。皆然其有聲也。為夫

者見婦之來。則知其婦而慰勞以順之。為婦者見夫之耕作。則依其土而慰

勞以愛之。人心協和。眾力競勸。皆以有略之利和。而始事于南畝之闢。所謂其

耕澤澤然。丁是于無道方矣。

疏解此節。是申言耕之事。前言耕之善而未及人力之齊。故此又詳言之。首

句有內外協力意。主伯亞旅。內人也。耦以外人也。須重一主字。主乃總理田事

者。主既不敢自逸。出而力田。于是內外耦。舉出以詳耕之事。字見耦夫之

眾。字見耦婦之勤。然有勞。只帶在體上看。思婦二句。形容得好。思婦者。思婦

能慰其夫以耕作之苦。有依者。因士能慰其婦以耦之勞。此自主人看出婦

與士俱不自知。末二句。以略然之耦。從事于南畝。此正主伯等人用力處。所謂

耦其耦。其耕澤澤者也。

播。廣百穀實。斯活。音。斯。反。

而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寔含氣而生也。

申。以耘之事而詳言之。既耕之後。于是取其既活之種。而百穀之生播焉。但

見其始也。地脉方濡。而其定之由氣者。已沛然有露生之漸矣。

疏解此下三節。是申言耘之事。前言耘之事。而未及耘治之善。故此又詳言之。

播。雙承收。來。日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無種之。所以為

備也。是種子也。謂種子合氣而始生。是甲拆之時也。○此播種以至子萌芽之

時。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申。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申。達。未幾而勿萌芽達。入于土者。旋出于土。而驛驛其達矣。然物雖同時而生

間。有受氣足者。則乘氣之旺。旋吐氣之早。而有厭其傑矣。

疏解此節。上句言苗同時而生。下句言苗先時而長也。達。是生機洩于外。驛驛

有接續之意。厭。是受氣足者。傑。是得氣而先長者。傑即在達中見之。要有一

字。○此是長而未齊之時。

厭厭其苗。驛驛其傑。

申。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申。達。未幾而勿萌芽達。入于土者。旋出于土。而驛驛其達矣。然物雖同時而生

間。有受氣足者。則乘氣之旺。旋吐氣之早。而有厭其傑矣。

茶烈 止癆 搜痰 口反 止
毒草 朽爛 土熟 而苗盛

疏解此師是言舊盛自其教流而與於衆爭此土矣似當其生則瘠瘠復以自肥而其害入及其朽則得其肥以肥秦樓而其利亦表故曰朽止茂止○此不斲秦製須根用力之勸求莊子云耕而幽莽之則莽蓬亦幽莽而斲于枝面

詩經集成

卷之十九

十五

漢製之
穗之捏捏

升滅裂而報于土熟苗
乘粟其崇如墉其比去聲

以開豐

樓之四句甲子
江南其崇五

句丁酉順天其
索二句丁卯山西
挂挂獲聲也。累累積之寄也。櫛櫛髣髴言寄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

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申謹追夫西成之口獲之于野拒捫然其有聲積之于塲栗栗然其甚宿語其

積之學高則其涉如墮語其積之富比則其狀如節百室向也通力合作今則同勝入較而有以闢千百室之衆矣

疏解此合下節言秋成事此節言收入之多挂挂在于野獲薪之衆也粟栗在于楸

穗頭撐起而不需聚果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解是在穗堆數倍比如此以衆推而言則百室者開以入穀也謂閭閻焉族一族共計百家計數均分故各國

其室舉一族如此無族不然又

夏室盛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二句辛酉顛天 山東 甲子潮廣 廣東

準諱卽是百室旣盈皆有蓄積之富但見爲婦子者饕餮有顆粒食有資孰有

蘇軾此節言士女之殺盜止句承以門說寧止句承盜止說後止謂汴河濡車
穰穰滿家寧止者豐年之歲老有養幼有育俯仰無虞此王者之詩要見豐成

時存含哺鼓腹氣象以上節節要含神休意
殺時音時有棘音其角音以似音續音占之人

黃牛黑唇曰特。特，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牛，蕭然此皆田祖之所貽也。祭祀之禮，豈可緩乎？于是殺是特壯之牲，侯

其方之色也。有揀其角之曲取其體之正也。以行報賽之禮焉。是禮也。蓋我祖
開闢以來。嘗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之眾。以似古之人。而修典常。尸不墜。續古

之人而

卷之二十九 周書

取忌報

疏解此節。禘上七飾意正舉報賽之興以答神之休也祭配廟作祭田祖方社之屬蓋同人朝祭尚詳是純色敬如此非是廟祭也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而

此之轉牡特其一色耳。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人重農之意。此詩是王者之政，故于頤不上民間罪戾而己。中「牡」字有乘殺並畜之意，在以似二句中。

說似者如之不達其典也。續者繼之不墜其典也。大意謂今日之祭非自我始。

占之人宗廟報功于前特歸報之以是報功于後正所謂言其身之其報居也此原不重祭統所垂之遠旨而自古有年以見今日之祭不容不祭也○由

豐年而舉報在山報奏而示先一月解駁之世強一翁神化之元報也○
錄全章黃亮可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力田而後肥良耜所旧歌也大慶音肥

之奉也。欲良者。能不以古人爲法哉。吾嘗聞力田穡本。不特爲人道。亦由充而
亦爲神道所自始。是以古人重之。自春秋無時。不以農事爲乾教。試慮三農

大職遂致賈神之祀也夫國之所重者國在于禮而禮之所本者實在于農先農司青莩不知粒食所自問也方社田祖號不知原德所宜報也然使耨之耒

不勤之者不勤其好也無方之其人其收也無事之望則欲其
以告曰有田者能重農事不以不墾先人之業也又焉可得哉而今者固無慮
此矣以言乎耕則商賈器以從事于南畝良相所為憂也以其言乎耕則別
乃士之以農種于西時百穀所由而活也出是以觀其耕矣而秦之傳也豈
之耕也傳之也皆古之也當是時家人其無事乎至茶數朽而黍稷茂
雖有內助之功要亦獲神之方耳由是以觀其獲矣而積之也豈如壻
也此如都也皆獲之利也當是時同其相慶乎至于室盈而積于室匪獨
人事之勤益亦沐天休之澤耳而報成其若緩乎有農祥即有祭統使其可
則先民報祀之禮何以惟修也而將享其可已乎民依禮則祀典亦學使其可
已得先祖升祭之典何以惟修也而將享其可已乎民依禮則祀典亦學使其可
平日吾以制以耕而積古之六云爾然後知如而耕也思積古而耕也繼而
也思積古而耕也繼而耕也亦思積古而耕也繼而耕也亦思積古而耕也繼而
序乃廢三農之序而神農何乎此詩與前篇相類其相類五節言耕之事獲
之節言收之慶此皆神力所致故末節遂言報祭之典也定王廟遂節安
領節分明歸意以似二句收拾通章真有神龍格尾之年

卷之二十九

十七

長相一章二十三句或疑思文臣工噫噫豈年哉豈長相等篇即所謂
頌者其詳見于兩風及大山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古也

絲衣章全句○此詩言助祭者始於一于敬而獲福也身主祭禮說不與飲酒對
香飲酒乃祭中事○詩稱云祭而飲酒是儀禮篇三缺尸之後主人進獻賓
及宗人之樂歌歌有則又一篇此乃祭宗人之祝酒祝牲者也應詩
以教字其要本王者王祭說凡上之敬皆王之敬也
絲衣其絰不載弁俛俛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醴畢矣桑之反也觥其觶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絲潔貌也也弁爵弁也士祭于王之服俛俛恭貌基門
塾之基塾大鼎小鼎也思謂辭柔和也吳譯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
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空濯盥立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祝牲從羊至

中反告亮已乃舉鼎告灌禮之大也又能謂其威儀不謹請不忘故能
詩考之編

市選厥絲衣其絰者曰祭以敬為王而始於一于敬者乃所以通神明之威而
受福于無窮也我周士之助祭何如哉服以絲衣則其辭謝矣載之爵弁
則振然其恭顯矣方夫未祭之初禮始于首器也則升自門室凡盥濯豆之
屬無不省視然後降往于基以告主人曰盥濯豆之屬已潔其矣夫而省牲
也則出千門外從羊之處而視乎羊從牛之處而視乎牛然後還入于基以告
主人曰惟羊惟牛已皆充矣既而省爵也又出千門外省大鼎之鼎與小鼎之
大也如此迨夫薦牲畢之後旅酬交錯之時祀職則休然其曲矣言酒則思
乘而和矣以笑語則卒獲不失之謂也以此禮儀則卒度不失之意微也是方
祭而禮禮之儀又如此夫事有始終而敬無間斷則所以格神者有道矣由是
神之格思自錫以胡考之休所以服絲衣載爵弁以相祀者且將與周王之壽

卷之二十九

十八

此章上八句言助祭者始於一于敬下言因之而獲福也首二句只言服
此之人耳不重衣冠上要本主祭者說來益天子主宗廟之祭而助祭執事之
人則衣士也絲衣者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故
云爵弁自堂句言首器自羊句言省牲雖難句言省爵是將祭而行禮有序也
祀說三句是方祭而飲酒有儀也盥濯等在堂上豆豆等在東房故曰降牲在
門外故曰天廟饗等近于主人故不言反章內雖言士邦宜擬出主者作王
者王在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處也註所謂然即是來室此時王
人立于基不動雖其器已具牲已充鼎已潔而王心當自欽然故自堂而下自
外而內皆上代之一一往視又一一往其而告之蓋禮主人躬親之敬而不體
其往來之煩也祀說一句即是飲酒養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主人與賓飲而
士亦與焉也不吳不敖不敬不度祭有始終而敬無有間胡考句見
敬為神格而王者之萬壽無疆則士之爵祿亦世世之無疆矣此是祝嘏之詞

重士之能感神不重神之能福士。○自室但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4. 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解雖及義不言自但。蒙上文也。

經一章九句 ○此詩或經休牛解衆休并叶基韻或基韻並叶解韻

的章全有。此詩通章重一時字上四句言武王建功能順乎時。下言後王承統當法乎時。時者蓋時也。者在世為治亂在心為經權。故時之所及臣可易而為君時之所負則可重而為守。總見後人之有天下。因由武王而至其守天下。亦惟武王是師也。重武王能垂法後人不重後人當法上。

於鑠王師 鑠時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踴躍王之造叶韻 王之造叶韻 王之造叶韻

賦也。於鑠詞盛盛德昭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龍也。踴躍武貌。造為。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勝。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于是觀而受此踴躍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是師爾。

卷之二十九

十九

時之可為而毫無自利之心也。於乎我武王當其初也。師旅雖然其甚盛。非不可以代商而立功也。顧紂惡未殄而天命人心未盡絕。商其時則尚勝矣。武王則退自修養與時俱勝。以恪守乎臣節。若使紂惡有時而後王師終勝而不用矣。迨紂既盈而周德日盛。天命人心既絕。于商時既純光而非勝矣。武王于是應天順人與時偕顯。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焉。是雖養非何益。用介非樂受。皆時為之也。夫武王酌時以成大功如此。故我后人觀而受此踴躍然王者之功定為無競之烈也。我將何所用以嗣之哉。亦惟武王酌時之事而足師耳。時未可為則于時止者而師之。時有可為則于時行者而師之。雖事不能以重同。而所以斟酌而裁應焉。而國至治者。惟師其意焉可矣。如是則踴躍之造可以不斷而寵受之貴亦可以無負也已。夫既遺後以酌時之功而又廢後以法時之治。武王之厥功大矣。此其所以可頌也。

疏解 此章首句以氣勢言武王雖草草三百虎賁三千而威武奮揚其氣勢自

是於鑠不說到觀在孟津八百諸侯來會。上通謂守而未動。養謂蓄而未發。廢謂只是糾惡未殄。天命人心猶未顯然。歸周此時惟遵養以待紂之悔悟。非有意養威蓄銳也。但天地之運將大明必先大晦。而悔之之終又寔為明之之始。故下句即以純熙接之。純熙者謂入命人心盡歸于周周之時。絕無一毫廢味氣色也。用介正用此於鑠之師是字。正指時字。言武王即用是時。一者其衣以伐紂也。用字屬上。非以用字連大介看。在武王亦不得已而救天下之亂耳。何心于利天下。故知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先信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矣。以上四句當輕重講。不可以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動。作兩平說。寵受二句一氣讀。言以王業貽後人。寵榮莫大我龍而受之。有不煩綿遠意。王造見此業自武王創造功在社稷生靈。非徒榮可倫。武烈無幾。故曰踴躍有嗣。不是嗣其業。附公允師即所以嗣之也。此用字正與是用大介用字相應。言武王用一時字以大介而後人所用以嗣之者是惟此一時字為師。凡君國子民。經制度務有教之所未窮而時不得不得因者。法武王之養

卷之二十九

二十

時不輕為以養事有教之所已窮而時不得不筆者。法武王之用介不事養以養功師其意不泥其迹。與時偕行。此真能法武王者也。○按鍾湖詩說云。鑠者光明之義。意云我武正大之心。思可揭日月光明之舉動。無事陰謀。故曰於鑠王師。註訓盛字似未妥。又云周王以龍德造功。龍有六位。各以時乘武之造。固真如龍之變化而不可端倪也。又云。爾公公子訓事于謂乘時之應以取天下乃公天下而非私也。後人則當從其公心處。師之庶不窒其隨時之義。而可以受此踴躍之造。解俱別可奉。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齊魯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恒章全有。○此詩周公舉武王之功而作。首二句言除暴安民而獲應于天。是伐商時事。下六句言用賢圖治而德昭于天。是得天下以後事。末句總承而贊之也。○經定二字是章首始。終定家。正相照應。武王伐暴。總為萬邦及克商之役。武王又不以萬邦為萬邦而以為自已之家。夫如是而後可以托天下也。故

日學以聞之

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九 周 王 保其厥土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時昭

賦也終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陰害以安天下故

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土而用之于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聞字之

義未詳傳曰聞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用賢以保天命此君道也吾于武王見之矣是故當商之衰遠周道之日

熾我武王奮於維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萬邦之應同為紂所殘虐者今則

皆去危就安而悅服于友政由舊之日雖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伐商之舉

試所謂順乎人心者由人心而動乎天心是以豐年之慶應而非常理所能夠

也然天命于周久而不厭既命以伐暴而後民復命以求賢而圖治桓桓之武

王保有衆多之賢士列國分土用以經乎四方兵革不試而天下安矣然定厥

家使國勢雖平不致而致垂拱之治焉由是安民之德有以慰上天求其之心

而其德上昭于天矣夫伐暴安民既有以得乎天而用賢圖治又有以昭乎天

信乎可以為天之宗子為民之元后矣其君天下以代商也豈不宣哉此武之

則民安而上天求其之心以慰此其德益以昭格于天矣此正與天命匪解

相感夫除暴安民異于商之毒痛四海用賢圖治異于商之焚燒也思故知武

王之代商以君天下也宜也皇以聞之雖兼承上二意然意當重垂用賢圖

治一邊蓋此章原只重保有厥土克定厥家二句除暴安民一段意思不過提

起之詞耳○詩意本謂武王于伐商之後不以休養而務於賢之心故其效驗

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解之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為莫非天也○

保有厥土時說多欠明厥土即商之臣也吾觀後世創業者君與其臣拔茹

客新荆棘以從事于兵革之間及至天下既定以為不復藉其力矣遂屠戮之

惟恐其不至猶忌之猶自漢高祖之嗔乎握十萬兵權不反于天下未定之

申澆賦文上既勅止者曰王者享有天下而必與臣之有功者共之非徒示福榮也一以廣先王之德澤一以保萬世之太平蓋大公大盛存焉也今日分封之典行矣爾等區區其本如所自乎念我文王不遠數舍而爲有夏之修和自茲不息正妙四方之綱紀其勛勞既至矣我子孫榮共道休而恢木集之統藉其成功而衍維新之業其寵受何隆也然自專遠隔于藩服而大容寔所以報功凡土地人民所在皆文王之功德而可報恩者也于是分土授民有此報恩之功總養此有功之臣子欲其竭屏翰之忠而致厥家之克定樹藩垣之績而

唐韋余古○此時美周王時遷之典而未其爲一代維新之命也原爲巡狩而作

朝會祭告皆通符中事雖兩事同舉如軍朝會蓋因朝會而祭告也以時而祭
命爲至首提時周未熟時周恭提時周家以喚醒天下人心也
於時皇時周陟其高山臨下而望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
命九猶句申午江南 丁卯順天 敷天三句于山 敷天二句于江

賦也高山之言山耳陟則其狹而長者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
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猶河河者泛濫今得其性故命而不爲暴也哀聚也對答
也言美哉此周也其遠守而登此山以崇望又道于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
下莫不有望于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甫請賦於皇時周者曰帝王受命而興乃百神之至羣辟之宗也彼其朝會祭
告之典正神人之所係屬者而可不首舉乎美哉我周也當大革命之初而爲
巡行之舉乃陟其高山以崇望俟而長者其應耶從而陟之以崇雅之禮告地
焉高而大者其欲耶從而陟之以崇崇之禮告天焉是始而述乎一方而祭告
之典蓋其朝會而並舉矣然天子以四海爲家則巡行豈以一方爲限惟此翁

卷之二十九

三

初祭禮至焉當有百地之長也受職于明王無泛濫之患也乃取道于此水以
漸而升四岳山川之望祀各隨其地而舉之其在南之霍猶夫東之岱焉羣
之禮觀各就其方而修之其在北之恒猶夫西之華焉是繼而巡乎四方而祭
告之典亦與朝會而並行矣所以然者蓋商周改革世道方事于更張時王游
豫人心屬望于遠邇故今崇天下之冠裳而朝之方岳之下頒禮樂刑政之制
與夫因革損益之宜以答其仰望之心焉然此非復有商之舊政也吾知聖人
在天子之位者方履之爲當代之所運而維皇顯重制之規者建典之爲昭代
之新章時周之命爾諸侯可不不知所遵守哉夫舉巡行之大典以對天下表
代之新命以儆人心武王受命之初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遠矣此其所以爲可
頌也

既既此章首句提起言於皇哉時周也一代初興百神正于此時而受職
碑正于此時而望治而我周藉藉以命之哉如此提時字命字方嶽陟其三句
雖言祭告當入朝會在內則下面敷天對處方有落意切不可以此三句爲

祭告下敷天二句爲朝會也高山是名陟山喬嶽正足高山陟高山者乃于
時適之方舉升中之禮也于時陟嶽以告后土其禮在山之巔則見此山爲嶽
則嶽而名曰陟山于時陟嶽以告皇天其禮在山之巔則見此山爲嶽
而名曰喬嶽此二句是祭一方之嶽神也然四方非一嶽四嶽非一神故允
猶猶河句只重取道于河以周四嶽意不可作河神之祿格總上三句雖言祭
告而朝會已在其中蓋高山陟而一方之諸侯已新會也會河由而四方之諸
侯已朝會也故敷天二句即承上而推言朝會之意敷天何要然四嶽諸侯想
望其頌新政哀哀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日同律度皆答天下仰望之心而
與之以更始者不作慶讓禮說敷字與哀字正相照上之命欲敷下之心欲
哀此處正相對也聚而朝之方嶽要知諸侯各朝于方岳非盡天下之諸侯而
共朝于一方也復揭時周之命者見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令人酒然
易感知禮樂率法惟謹耳蓋此時之周非昔時之周且此時之周又非昔時之
周時在周而不在商也時于命而非依命也此時此命即鬼神皆以時而居故

卷之二十九

三

山川皆以時而居故說而諸侯可不以時而居若也哉上章時周之命重以思結
天下此章時周之命重以感震天下不可混看○附錄允猶猶河一句陳子龍
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大河效靈亦巡遊之盛事也夫黃河天下之至險也而
效順以導五嶽之駕非常盛天子何以得此哉若曰今日者天子經法宮命
牧以事遠幸不獨萬國練心雖在百神俱有清淨灑道之職焉況乎四清祝諸
侯而河其長也大焉之所經從官衛士之所渡苟不率順則厥害之謂何我周
都雍州五嶽二在畿內三在侯國然要皆在京師之東也而黃河自秦外來出
流離而出三門則東西之經途也大陸既皆而後達秦漢而會黃河南北之
緯徑也是以今天子之出也以爲雙龍之祥之驗不如順流之勢是陟之危不
若水之安矣且以千乘萬騎之多不如逆流之難是中之難不若舟之逆矣而
或者河流冲激波濤澎湃以禦官軍而爲神休乎而今也不然蓋先驅而
高而塞自西而東此皆近于河而以次相壓者也天子既臨巨壑乘舟直下而
和風波川后靜波如池沼焉于是訪巨靈而登太室封岱宗而俯雲臺皆商

時報

卷之十九

毒

附錄

卷之五

一、

製

學小主之作一篇一百三石

一、

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于周正謂此也○此詩見立心之遠足以端
化之本而信公所以致此富盛之業者非偶然矣馬之蕃息不在于牧之有法
而在于心之有恒故美鄭文之馬者必曰秉心寒淵美魯侯之馬者必曰思無
疆蓋知本矣○牧事所關國家亦重伯益青馬慈惠帝舜賜姓而傳世其任非
子汧渭有功孝主邑泰而不易其業宣王之中興見于無羊信公之致頌推其
無疆牧事其可忽哉○楊伯祥曰須知此詩非美言馬多有即馬政以古國政
即物阜以推民安意信公之可頌者以此○孔子作春秋十二公惟信最正故
取之取其思也思故頌也

明四章章八句

有駉章全首○此詩是燕飲羣臣而臣頌禱之詞皆是飲燕以相樂也上二章下
五句鼓舞以相樂有交互意本章下五句頌禱以相樂有交徹意各章俱歸結
在于齊樂今一句頌禱是燕飲中事不可對看舊說以上章爲燕飲相樂本章
爲頌禱和樂對言之未妥

詩經

卷之三十

五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市游賦有駉者曰君臣之相與也非禮無以嚴其分非燕無以達其情故駉然
肥強之馬則四馬之皆黃矣我侯與羣臣之燕飲也則風夜在公君有君之儀
臣有臣之儀皆明明而辨治矣燕必有舞則其體利或坐或伏振振然如駉
之下舞必有樂則坎其擊鼓不疾不徐咽咽然其聲之長斯時也飲焉而醉醉
焉而舞君臣之際體休交通宛乎鹿鳴天保之道風矣其相樂爲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其燕飲之善下是盡其相樂之情也與無取我只意用駉
字與奏用在公字相呼應耳風夜二句雖兼君臣還重在君上瞿見湖云風夜
是或風焉在公或夜焉在公非自風至夜之謂在公內須點出飲酒意下醉字

方有善格此見國家開暇政事少休之時君臣相樂不然無風無夜荒耽于酒
豈有過之世乎說明明只就君臣威儀上說辨則不迷治則不亂所謂酒以成
禮不經以淫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上落字以舞有所執
之駉羽言下君字兼其如駉鳥之下鼓即所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還指代
人說不是君臣自舞也或云玩註醉而起舞以相樂須兼君臣言方見相樂似
太泥竹樂總承上來薛方山謂三章俱以于齊樂今作佳句不必只粘醉言舞
此說得之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駉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齊樂

與也駉于飛舞振作駉羽如飛也

申詩有駉有駉四馬之皆壯矣我侯與羣臣之在公也則或風或夜而飲酒
矣然必有舞則駉羽振振有如駉之飛然必有樂則鼓聲咽咽而與舞相應斯
也故謂更更必醉而後言歸上下之間和悅無間信乎宴賓湛湛之遺休也

詩經

卷之三十

六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蕭自今以始歲其有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蕭自今以始歲其有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蕭自今以始歲其有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蕭自今以始歲其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意同上飲酒要見乘此無事而獻酬交錯以飲酒意醉言
歸者言必醉而始歸正以相樂也蓋君設燕本欲臣之盡歡以相樂而臣必醉
而後歸以樂君之心豈不是相樂耶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蕭自今以始歲其有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蕭自今以始歲其有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蕭自今以始歲其有
有駉有駉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蕭自今以始歲其有

與也青驪曰明今歲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詒遺也須禱之
辭也

申詩有駉有駉彼乘駉而駉服齊矣我侯與羣臣之在公也則風夜載蕭而
樂舞俱陳矣今日之樂如此我當何以為願哉彼我魯世守土田之封固嘗有
豐年矣若年有下登非國家之福也惟願自今以始樂歲相仍上以齊國下
以羣民生一人之慶普而爲千萬人之慶也我魯素秉禮義之教固嘗有善道

矣然亦有不傳亦非國家之福也惟願君子有發論孫子以上承天命以保人心一世之善行而為千萬世之善也夫然則國本以固國祚以昌君享其休臣亦蒙其福而燕飲以樂太平者然其未艾矣其相樂也何如哉夫既其燕飲之樂而又致大頌辭之詞如此忠愛之情亦可見矣

燕飲此章上四句是燕飲下是頌辭以相樂也燕飲內要補樂舞俱陳意見若思及于臣者深矣故下文遂頌辭之自今四句分足民善後看自今句只管歲其有句不兼有歲歲有歲歲無窮之意也有後如德政交修文武具備皆是不專指禮教信義說年歲登則人民足而國本固善後則子孫賢而國祚昌然後燕飲可承故晉公雖屢獲豐年素遵善道而又願其歲歲大有世世式教以致頌辭云耳于齊樂兮言能如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雍熙之盛微臣亦得永承其休矣臣具醉固見相樂而臣視其君亦見相樂頃不忌規舉以魯頌之學而少之也○輔慶源曰駁彼乘黃恐是指朱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與在公明明所謂清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泮水章全首○此詩前四章是修內治後四章是服遠人要見既飲以下俱為頌辭之詞一章言魯侯視學而大得乎人二章言其主學而善教乎人三章始及燕飲而頌其以道服眾四章是頌其化民法祖五章以下皆是頌其服淮夷之事但明明章重以能服之濟濟章重得人以服之角弓章重武備與謀猷服之末章則言其口來服也○按詩說通章只重一德字德之工夫是敬德之昭格處是孝文武即是明德能即是長道通即是下文式圖爾猶修家雖分合之則一也○又曰今章只重既作泮宮淮夷成服蓋一個作字括盡前四章一個服字括盡下三章允文允武句乃前後是關聯前四章允文二字盡之下三章允武二字盡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音薄得侯侯止言觀其旗音其旗其旗從從音其旗從從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音其旗從從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登諸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泮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侯至也從從飛揚也嘖嘖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辭之詞也

申詩歌思樂泮水者曰建國君民立教為先而化民成俗必由于學我公之視學也率無可美者乎思樂哉此泮水也有其生焉則薄采其芹矣我侯之至止也車行而旂建言觀其旗則從從而飛揚矣馬動而嘖嘖聞其聲聲則嘖嘖而調和矣斯時也嘖嘖鼓衆人心樂從凡魯郡之人無小無大皆從公以至于此于以觀其講學而行禮焉是始至泮而得乎人心者如此

疏解此章上六句與魯侯視學之儀下言人心之樂從思樂一句不過而賦其事而曰賦其事以起興者蓋用采芹見旂為和呼應之語也樂字在崇儒重道上說撰文教于久廢之日中國臣民其遠夷觀望皆係于此豈不樂乎毛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采芹意輕帶言之芹取其香也藻取其文也茹取其味也三者皆有飛存焉侯止中要見賦興一新意車行則旂建馬動則嘖嘖若猶者也

泮水章全首○此詩前四章是修內治後四章是服遠人要見既飲以下俱為頌辭之詞一章言魯侯視學而大得乎人二章言其主學而善教乎人三章始及燕飲而頌其以道服眾四章是頌其化民法祖五章以下皆是頌其服淮夷之事但明明章重以能服之濟濟章重得人以服之角弓章重武備與謀猷服之末章則言其口來服也○按詩說通章只重一德字德之工夫是敬德之昭格處是孝文武即是明德能即是長道通即是下文式圖爾猶修家雖分合之則一也○又曰今章只重既作泮宮淮夷成服蓋一個作字括盡前四章一個服字括盡下三章允文允武句乃前後是關聯前四章允文二字盡之下三章允武二字盡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音藻得侯侯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音其馬蹻蹻載色載笑音其馬蹻蹻思樂泮水有藻生焉則薄采其藻矣我侯之止也其馬車之馬則蹻蹻而盛矣其樂備重道之德音則昭昭而明矣斯時也載色載笑而平易之可親蹻蹻不形而敬教之在實將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慰于遠之心焉是既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得侯侯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思樂泮水有藻生焉則薄采其藻矣我侯之止也其馬車之馬則蹻蹻而盛矣其樂備重道之德音則昭昭而明矣斯時也載色載笑而平易之可親蹻蹻不形而敬教之在實將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慰于遠之心焉是既

洋而飲千人也如此

漢書此章上六句與詩洋而飲之盛下言其善乎人也其音雖是樂備重道之音只須在洋上發振蓋車馬一臨解車馬為騎人皆知之故雖有如此形影也色與匪類只一正一反總是和顏色以較之宛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也平易近民寬以教養則不言而飲人以和從公之家如在春風中矣故即張綱常布倫理而提斯意所教之人即小大之視聽者

思樂洋水其第其第侯侯止在洋飲酒既飲首酒永錫難老則順彼長

賦其事以起興也第是第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第葉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第也此章以下皆頌稱之詞也

不講思樂洋水則第其第矣我侯之侯止也當施教之暇則在洋飲酒矣吾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首酒滋元氣而順天和永獲千難老之休焉又願順此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居乎華潤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卷之三

九

漢書此章上四句正其飲洋之事下頌其獲壽而服人也既飲四句以永壽服來平看勿以飲酒為難老非藉酒以介壽也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壽耳難老者祝之以其所難也必兼君德清明政治修整于難字義始簡在洋而先以壽期不可棄作稱壽祝之語即周王壽考不作人之謂順長道自晉侯身上用亦言大道建指禮教信義然亦勿泥定止此如仁育義正禮陶樂和亦是長者經久不易之謂屈者自我屈彼而致心悅誠服之謂華潤指吾國之眾言非淮夷之虞詩人頌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懷也

伊尹格也昭明也假其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事不待此也又願我穆穆侯德之備于已者故以明之使爾無私欲之賦賦儀之君子身者教以順之使爾然有中禮之休則內外交養而本服之地

以端勳辭不遺而合歸之極以建不為下民之法則乎又願我侯經邦有遺允予其能文焉戰戰有方允予其能武焉上以昭格于周公下以昭格于魯公而靡有不孝焉若然則編述之責以盡而烈祖將貽之以多福矣不亦自求伊尹乎

漢書此章上四句頌其修己以化民下願其善才以獲福人君下為國人之想向上為祖宗之付托故願之如此微明其德所期教以明之也恭惟昭本明而明功在教也威儀即是明德流諸處二敬字重看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千民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也皆主德言一說文武不平須合文于武看周公公孫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詩書皆是有文武之烈者二公而下代稱守文而武烈不競故必文與武合斯有光于烈祖即此是昭明即此是孝靡有不孝只一無遺憾之意伊尹只自求多福意○此章德儀服民屬上文內治一過文武俱備已向下邊外懷一過是通篇關鍵

卷之三

十

明明德侯侯其德既作洋宮淮夷攸服此反矯矯虎臣在洋獻賦詩以反淑問如風陶陶反在洋獻四

賦也矯矯武職賦所格者之左耳也淑也問訊因也四所屬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獲其於學而以訊誠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洋而願其有是功也
事證且文武一道也文雖顯者武烈亦章內外一體也內治修者外侮亦息淮夷之為害已久矣亦將何以願我侯乎蓋我明明之魯侯也其修以端天下之表而德之原于天者有以復物則之初自強以立天下之極而德之備于已者有以去拘牽之累則雖無意于淮夷之服而服之者有本矣今其作是洋宮也其必先聲所勸有以馴樂傲之心盛德所敷有以革強暴之習而進夷自為之彼服焉吾知德教非所以為仁侯之臣第必有端端虎臣以任夫烈武之責者矣而獻賦者在此洋也張降非所以為武侯之臣第必有淑問如皋陶以任夫獻因之責者矣而獻因者亦在此洋也是非虎臣之能為力也固君之德也亦非文吏之能為明也亦君之德也一德立而萬化從淮夷之服吾國有豈下

矣一時皆之。言徒修夫聲容之盛而已。

此章上四句。顯其所以服遠。下四句。言其得人。以獻功。正服遠之事也。

明也。此章上四句。顯其所以服遠。下四句。言其得人。以獻功。正服遠之事也。

信以來之。之。作。作。凡有事。官。便是。真。作。淮。東。以。後。世。為。皆。忠。伯。會。始。

封。委。及。于。戈。車。在。昔。昔。左。傳。信。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以。病。犯。十。六。年。從。齊。

桓。公。合。于。淮。以。病。則。淮。功。為。齊。人。所。讓。而。不。可。讓。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

彼。服。不。可。作。文。德。感。化。而。來。如。此。則。下。賦。誠。然。而。不。去。矣。作。洋。如。何。便。服。

淮。表。登。洋。官。所。以。講。學。行。而。出。兵。受。成。亦。于。斯。也。既。作。則。先。詳。所。動。便。有。舉。

其。榮。微。其。強。暴。之。意。故。淮。表。依。服。端。始。四。句。正。是。淮。表。意。重。在。獻。功。不。重。

得。人。縱。其。人。則。其。耳。欲。賦。也。受。其。詞。斷。其。非。賦。也。

于。納。在。洋。賦。功。濟。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心。反。悉。皇。皇。不。吳。不。揚。不。告。

賦。也。所。推。而。大。也。德。心。意。也。狄。猶。邊。也。東。南。謂。淮。夷。也。悉。皇。皇。盛。也。不。吳。

不。揚。不。告。也。不。告。于。師。克。而。不。爭。功。也。

申。淮。夫。淮。夷。之。服。固。本。于。我。侯。之。德。威。不。能。無。賴。于。多。士。也。又。願。濟。濟。多。士。皆。

克。廣。其。德。心。淮。知。為。國。忠。若。之。謀。初。無。自。私。自。利。之。意。而。行。師。之。本。立。矣。由。是。

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之。夷。其。兵。進。而。合。也。悉。皇。皇。皇。兵。威。極。其。盛。焉。不。吳。不。揚。

師。律。極。其。肅。焉。有。不。戰。戰。必。勝。矣。且。師。克。而。和。無。有。以。爭。功。之。事。告。于。治。獄。之。

官。惟。以。所。獲。之。囚。而。獻。其。功。于。洋。而。已。凡。此。皆。克。廣。德。心。所。致。也。有。士。如。此。非。

吾。之。所。願。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顯。其。得。多。士。之。賢。下。則。因。以。成。平。夫。之。功。也。多。士。指。將。帥。言。

下。徒。御。方。指。士。卒。克。廣。句。重。有。要。見。推。廣。德。心。以。敵。敵。報。國。一。意。私。便。

之。國。也。桓。桓。以。下。總。本。此。句。說。桓。桓。四。句。自。克。敵。之。時。言。勇。以。立。功。也。不。告。二。

句。自。克。敵。後。言。和。以。獻。功。也。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同。有。但。不。能。推。廣。之。則。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又。何。戰。而。能。勝。勝。而。不。爭。之。有。今。當。其。遇。敵。而。進。則。勇。于。立。功。

及。其。成。功。而。退。則。又。謙。于。若。功。總。是。克。廣。德。心。所。致。故。訓。為。過。益。則。而。除。之。使。

遠。去。也。悉。皇。皇。是。大。總。見。兵。威。之。盛。不。吳。不。揚。不。告。是。不。讓。讓。不。揚。是。不。讓。讓。

見。師。律。之。嚴。不。告。于。訓。言。無。以。爭。訟。之。事。告。于。獄。官。者。視。彼。所。讓。之。囚。誠。猶。已。

獻。之。一。般。功。名。之。際。能。以。德。報。矣。三。代。而。後。大。將。將。軍。之。所。以。見。美。于。後。世。也。

未。要。續。轉。作。洋。意。非。帶。候。作。洋。安。能。得。人。之。盛。如。此。

馬。其。蘇。東。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敵。代。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第。九。

賦。也。蘇。弓。健。銳。五。十。矢。為。束。戎。曰。百。矢。也。搜。大。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敵。言。競。勳。

也。逆。還。命。也。蓋。能。審。因。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申。淮。夫。多。士。克。廣。德。心。固。足。以。服。淮。夷。矣。然。使。兵。威。不。振。兵。謀。不。同。何。以。為。萬。

金。之。策。乎。安。得。角。弓。則。蘇。然。而。健。束。矢。則。搜。然。而。疾。戎。車。之。事。則。孔。博。而。利。于。

衛。突。徒。御。之。衆。則。無。敵。而。勇。于。立。功。以。是。弓。矢。車。徒。固。足。以。克。淮。夷。使。之。甚。順。

而。不。逆。矣。然。用。兵。之。道。貴。謀。賊。又。必。審。其。謀。敵。運。籌。決。策。而。不。為。苟。且。之。

計。則。淮。夷。落。吾。勝。算。之。中。自。今。以。往。終。當。無。不。服。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飭。武。備。以。服。遠。下。言。尤。重。于。謀。也。兵。備。雖。較。輕。于。兵。謀。亦。

不。可。把。兵。備。全。輕。只。不。可。輕。謀。對。君。耳。弓。服。而。曲。矢。搜。而。疾。車。大。而。博。總。是。審。

械。之。精。甚。輕。重。在。徒。御。無。敵。見。人。心。之。說。蓋。亦。體。德。心。之。將。士。而。為。心。者。然。亦。

不。甚。重。還。重。在。式。固。爾。猶。句。孔。淑。不。逆。是。一。正。一。反。語。有。順。命。無。違。命。也。固。既。

不。違。是。兵。謀。要。本。明。德。來。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密。不。可。窺。意。卒。獲。言。孔。淑。

者。終。敵。不。逆。者。永。不。逆。自。今。以。往。終。當。無。不。服。不。特。孔。淑。一。時。而。已。此。指。日。後。

說。乃。合。領。緒。之。旨。

爾。彼。飛。鷁。集。于。泮。林。食。我。桑。黠。懷。我好。音。懷。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馬。南。金。

賦。也。鷁。鷁。之。鳥。也。桑。黠。也。懷。信。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略。道。也。南。金。刑。

場。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申。淮。夫。淮。夷。既。服。則。貢。賦。行。焉。彼。爾。然。之。飛。鷁。本。為。惡。擊。之。鳥。也。今。則。集。于。泮。

林。食。我。桑。黠。亦。懷。我。以。好。音。矣。此。蓋。然。之。淮。夷。本。為。難。化。之。人。也。今。則。懷。感。自。

其具非而來行其謀之禮若元龜若象與夫荆揚之金雖非其地之所有者無不大貼于我焉蓋華心向化故用此以致其誠而百年負固之遠于是其天始矣不有以慰我侯之心而遂吾人頌禱之情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鳴者惡聲之鳥今變而為好音與雅素本極化之人今覺悟而敬順此典義也俾要見自悟其非知遠不可以犯順順不可以亂華也厥琛正見他懷處然此句日虛有元龜焉有象焉焉有由金焉悉以之大幣焉三項正其所獻之琛也惟其所貢順味既厚厥篚玄纁綸龜出九江象出南越金出荆揚今雖棄其地不產龜象其國不屬荆揚以一方之人而貢四方所有若獲珍則興以致其誠不必其土之所有而後獻也上三章言有德有人有威有謀皆表所以服之之事然與其強彼之服孰若使之自服故又頌禱之如此胡新安曰蘇公以為作官信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信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贊頌亦經也今亦有贊頌以補春秋之闕頌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

泮水八章章八句

國宮章下句○此詩上八章美魯侯修廟而慶致頌禱之詞末章正言修廟之事也國宮一句言魯侯修廟恭美報至土田附庸原皆有國之由以見魯之所以有廟用公之孫十二句則言信公因之以祭郊廟而獲福秋而載會四章又詳言致敬于廟而獲福天錫章又詳言致敬于郊而獲福末章詳言修廟之事應轉首章國宮一句意見得所以願之者以其能修廟也○魯之有郊為特典故國廟祀而張大其事不重焉

開始宮有恤實實校校赫赫美頌其德不向上帝是保其無災無禍焉

不遲也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六谷反植隨稷麥力也奄有下國○民稼穡有稷有秬有秠有穞有下土繼禹之緒

賦也陽陽開也宮廟也也清淨也實實豐固也校校尊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辭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信公耳回邪也依循舊順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種後種曰種種有下國封於部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疏解賦開宮有恤者曰國之有廟所以崇先德而順民心也我魯之廟祀于中葉甚矣我公孝思本先義崇學漢唐新廟翼翼是也國宮謂下其與以深也值乎其靜以清也實實乎其基繁之聲以固也校校乎其結構之勢以密也是足要五廟之靈順萬民之望者矣然公之得修斯廟也吾究其源流焉蓋魯周之支也周后稷之裔也后稷姜嫄之子也姜嫄之受命不同上帝之簡聞斯在由是無虞害之苦終十月之期而足生后稷焉夫既生后稷矣使不降之以福寧不虛生聖人乎十焉降之百福有黍稷重穋之異名有播種茲麥之異種凡供

卷之三

卷之三

十四

之世所未有者自稷之生而始其瑞矣堯乃能以農師之職封之有邰之地分茅胙土非但推其樹藝之能開國承家行將責其播麥之類也稷也節命既受于帝庭稼穡遂教于天下凡大稷也黍也稻也禾也莫不降之于民而稼穡之利遍及于下土之廣矣是向也禹平水土黎民尚阻饑也今后稷教民稼穡而使民得以粒食是稷之功不有以續禹之功乎后稷為我魯開基之祖蓋知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修廟制度之美下言后稷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皆推其所以有廟也國宮提起有恤另講惟深開故清淨實實以制度言言下之豐基同也校校以工夫言言上之結構密也密不可以實校即為有恤廟始有國國始有廟周始有后稷後始有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赫赫六句降生之事重而生后稷降之九句受封之事重而有下國其德不同虛構或指祀祀說數言之百福即下四句百穀云百福者以其能立民命養民生也黍稷句以黍稷為主其即黍稷之先種者稷即黍稷之後種者植穡句以茲麥為主植即表麥

之先種者，即牧豕之種，若下稻也，也包在內，下國以部言，竟以其有功，于民，故封之，下郊，不可作，未教民，先受封，說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后稷也，即民稷，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此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之意，此是既為農官，與同稼穡，故民皆有之，亦有下土，正承此四句，字來上，亦有是稷始有，下土，有是稼穡之教，得天下，指其所教之地，言也，積禹之緒，帝在登，有句上，積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同，其旨則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教民稼穡，何自而為其功，非稷教民稼穡，禹治水土，民何自食世而後相承，故云，積也，重在稷上，勿以禹功相配，○關宮以奉朝言，晉卿周公，廟太廟，晉公稱世室，公稱宮，又以周公言，謂句觀之，此關宮，蓋公廟，廟言也，○降之百福，主之，若是天為民而福，稷奉人以教民，一申相承，非是別說，○通解，稷禮，禮三句，是自己稼穡，即運后稷之緒，章之謂，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運稷禮一章之謂。

后稷之孫，實維大業，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緜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時，維成。

牧之野，上無厥無，虞上帝臨女，教之，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勉之，元子，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顯斷也，大王自岐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述始者，蓋有前商之漸矣，屈極也，猶言窮極也，虞虛也，無厥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厥無虞也，教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爾宇，居也。

○傳，追夫后稷之孫，曰太王，者，自亦徙居岐山之陽，人心歸而王述著，實始有前商之漸矣，至於再傳而文王，又再傳而武王，能續太王之緒，致天命絕商之極，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力贊其決，皆曰，此康也，上其無厥無虞，上帝臨汝矣，下是武王奉行天討，發伐人商，而此治商之統，成有輔佐之功，若周公則元勳之烈也，成王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欲封一身，則王朝輔相，不可以無人，我將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而周公列爵之貴，大啓爾宇，而魯王上之，當使之藩宣屏，為周室之輔，而與國成。

休焉。

（傳）此章上十二句，是原周公輔相之功，下言成王分封之意，所以著有替之由也，是更說到封魯上去，舊商言其國勢興隆，殷殷有勢商之事，非謂太王有此志也，繼而，以國統言，繼而文武，而致天之居以下，則專就武王說，要知武王牧野一舉，乃天命盡頭處，言紂惡有絲毫未絕，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然商命之絕，實由周命之濟，則天之去商，若則致之者，然無武二句，是眾人知天命之必然，而贊武王之決也，教商之旅二句，通指輔佐之臣，如亂臣十人是也，周公之功，就在克商句內說出，見周有天下，而周公之功，懋矣，下遂連成王告周公以分封之意，王曰二句，見功在王室，叔父不可無封，而佛時仔肩，仲人不可無相，故叔父則留相，而元子則出封也，侯以列爵言，見非伯子男之列，字以分土言，見非五十七十之封，為周室輔，不專重輔國，要與國咸休，方合報功意，○楊伯祥曰，文王以服事殷，至武王始受命，乃直言續太王之緒，而并及于文，何哉，太王自都。

運收，蓋業始隆，若使二王不聖，無庸而大之，即隨其先業，亦自其然，然則何以成其為周，非繼太王之緒而何，豈必太王先有其心，子孫竟克成其志哉，何均儒牽泥于心迷，開而議論紛紛也，○舊商句，楊升菴辨之極詳，按升菴引胡庭芳說云，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未遠，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則太王當日必無窮商之心，曾謂古公賈父之賢，而商后羿寒浞之禍心乎，此論最妙，○附時論，與周者，太王也，前商者，非太王也，蓋太王于商無可剪之隙，無能剪之勢，并無欲剪之心，易言乎無可剪之隙，太王遷岐，在小乙二十六祀，時去盤庚未遠，不三祀而高宗立，上有恭親之主，下有聖賢之助，商家五十九年中，典之盛，連與賈父相終始，斯時威德所臨，固不費毫岐陽一閃，豈敢萌生復觀心，至高宗崩而太王亦已老矣，易言乎無能剪之勢，太王遷岐，避狄難也，珠玉皮幣，皆已耳，敵則府庫必虛，父兄耆老，僅得相保，則兵力必竭，後雖作桀，桀後生商，漸然播遷之休，僅可復故，豈能一二十年中，猝致富強乎，夫始也，蒙累世之業，不能與狄人爭尺寸之土，繼也，撫新造之邦，而欲與共主爭天子之位，則勢必。

有所不能言乎無窮之心太王雖聖商之祖德未盡周原雖美商之福則
正廣既無際之可乘又無勢之可恃而遂挾一前訂之志此真徐配之受命何
異故率來齊字但為公室計非為王侯所使也繼理宜欲但為聚族計非為王
業所成也余伯立季公為守國計非為天命所集也信乎太王當日未嘗有
商之事許米嘗有廟商之心也然則詩人歸功太王者何周之興發祥于后稷
振作于公劉繁興于太王而太王獨處其難蓋后稷封部固上承帝命而公劉
遷部不問外有強敵惟太王當流離顛沛之中洛保族寧家之計是再造周室
者太王也故不特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見太王之功即定鼎洛邑卜世卜年何
莫非太王之功不特仁不可失從如歸市見太王之德即六州聚從八百樂附
何莫非太王之德謂太王與周可即謂太王廟商亦可否則有二既歸文王尚
車商之叛國以事紂而岐山初啓之日不臣之師太王先自蹈之無惑乎稱王
改元世之從文王者紛紛也要之太王王季文王皆商之功臣而無廟商之志
不寧惟是即武王亦何嘗違廟商也○按此論真是為名教千秋說得太王心

卷之三十一

七

乃命魯公伯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
六魯耳春秋既解力反享祀不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聯轡何二反
是猶是迄有二年降福既多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
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
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可須此必是僖公也耳耳系從也春秋錯舉四
時也武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
配以后稷牲用騂牛皇祖謂魯公此章以後皆言魯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
國人稱頌之如此也
申謹大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矣於是乃命魯公使之候于東方而到爵
貴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分土廣矣魯之有國實於是乎始也然我魯之國
既於是乎時而郊廟之典亦於是乎錫是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曰僖公者得

以發先世之休而與郊廟之祭建號祈之賜影取六傳之耳耳其致敬于郊
也廟春秋以修厥祀而無有懈怠蓋志物以用享而無有差忒所以享親者誠
矣其致敬於郊則主以皇皇之后帝配以皇祖之后稷而大享之禮牲用騂
犧所以享帝者誠矣惟其享帝之誠也故郊則天神格而后帝后稷莫不享
是定降福為之既多焉惟其享親之誠也故廟則人鬼享而周公皇祖皆來格
末享亦降福于汝焉我侯之郊廟獲福如此是因我侯仁孝之應而亦吾人之
至願也

疏原此章上四句叙先世受封之典下言繼世奉祭之福俾侯于東內就包命
魯公以五春郊祀上帝意總蒙免釋其名山川也淮沂河濟其大川也常許鄭還
其土田也句須顧史其附庸也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
邑此見我魯之國於此乎榮亦郊廟之榮于此乎錫矣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
于周公下句不過紀其世系耳龍旂二句以承祀字另起而以龍旂對六轡句
總言郊廟承祀之儀以起郊廟之祭春秋二句以廟祀言皇皇三句以郊祀言

卷之三十一

七

上說龍旂四句為廟祭一說龍旂二句為郊祭春秋二句為廟祭俱未受後禮
明堂五春建日月之意祀上帝郊謂郊為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旂矣故以龍
旂四句為廟祭者據此見也俱不必從又阮註謂春秋為錯舉四時可見春秋
二句從廟祭說無疑若郊祭則但孟春行之安得有四時也匪懈是以時祭祀
而不忍下章秋而載言二句即匪懈之一也不忒禮與物無過差也下章白牡
句即不忒之一也皇皇二句以上帝為主后稷配上帝者也雖犧享上帝者也
是饗二句就郊祭說言周公二句就廟祭說言是饗之饗來享也宜者無
穆何之意降福既多時合天錫章看周公皇祖惠祭者周公配祭者皇祖羣公
也上言皇祖在後稷上則是后稷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如是也
公祖女于四章至七章見之亦字根如來廟上既字此章先言廟祭者因時修
廟也此詩為修廟而頌故言廟祭獲福獨詳其所謂福亦不外保國與壽考
也○按古義李氏曰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說以為魯
當郊禘當從禮運之說陽明之傳之傳禮何始也曰在春秋真魯郊禘春秋桓公

五年書大雩雩之儀始干桓也問一年書曰神于莊公禘之儀始干周也傳云
十一年書曰四下郊郊之儀始干魯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
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皇皇
后帝皇親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伯禽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
其不出于成王之賜蓋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
天下之目魯之國備諸侯遂作明堂以文其過其無忌憚也顧麟士按
如上說甚明然即以爲成王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亦本重廟祭部只陪說魯
恭自張特典因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又詩云龍旂不設日月建建龍旂
以刺日月期孟春以異冬至猶是附禮之中小心處不必逐項俱擬天子也據
此兩者之說或以爲成王有賜或以爲成王未有賜皆未可知然朱子于書于
經直并其有豈或以得命而用之猶可言也非得命而自用之不可言也若就
魯之借名文過事可歸過于君而不實天下以無君之大惡之意歟于于此終
不能不爲之耿耿也○附錄龍旂十一句取文傑文并文詳以資觀覽○詩述
郊廟之儀而言其祭必受福焉大魯之郊祀得與廟祭並稱與何隆也其變天
祖之福也宜哉閟宮三章曰惟仁人乃能壽帝惟孝子爲能孝親此有天下之
大典也我魯得蒙報熟之遺休克承薦祭之重祀郊廟兼祭天祖交歡一時
而敬宗惟報親而配天遂致因義以起禮則我魯之克修祀典也郊焉而天神
格廟焉而人鬼享豈非煌煌鉅制也哉然而有先後之不同焉舉之干先者平
日之郊祭是也行之于後者今日之廟祭是也諸言郊祭猶憶前此永祀之儀
建于車上者則有龍旂焉雖日月並繪稍異于王家而文明同無殊色也叙後
四焉者則六轡耳耳焉雖禮交統少別于大室而泰從因無二致也此郊祭
之隆儀也若以言乎今此之廟祭則泰橋不遜而春秋則足以慨之志物兼隆
而事祀則足以備之休得後傳時切尊親之念何其匪懈乎茲爲論祭儀精
水之咸何其不忒乎若此者凡以祈天祖之式感非敢必天祖之有以福我
也而孰意郊祭甫畢以皇皇后帝爲之主以皇祖后稷爲之配享用莊嚴謂其

肥腯咸有也謂其不疾瘵也而所爲后帝后稷者其不疾瘵者是也蓋
香而懷明德降福既多而吾乃知福之獲于郊祭者其多也又孰意
廟祭繼行開國不家者惟周公保世滋大者惟皇祖考妣而已如對越后
帝也一如肅將天后稷也而凡茲周公皇祖者由茲刺格焉來乎焉安受而
大寵接亦其福女而吾乃知福之獲于廟祭者又如此其盛大也所謂郊焉而
天神格者此也所謂廟焉而人鬼享者此也誰謂今日之廟祭不可與平日之
郊祭並舉爲我侯頌哉○本車廟祭郊祭只陪說魯恭自張特典因連言之
玩既字亦字抑揭本甚明特條稍不易清賓主難于安頓耳如此界劃明析整
制異行非然復干註疏者不辦○龍旂二句斷空從曹氏說專主郊祭春秋二
句方是廟祭諸說紛紛得此一作可息衆議
秋而載芻豢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醢醢○豆蓬豆大房
萬無洋洋孫有慶○傳爾爾而昌俾爾爾而厥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
爾不虧不虧三篇作朋如同如慶
賦也魯秋祭名福衡施于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飭其牛牲設其
福衡是也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風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
也白牡殷牲也周公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
蓄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
之豚注云編去其毛而魚之也哉切肉也美大羹羹羹也羹大羹大古之美清羹
肉汁不和盛之以登其質也羹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銅器故曰銅羹
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附如堂房也萬舞名震應靈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
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國慶等而爲三也
申謹然我侯致教于廟而神福之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朝也彼祭其尚乎預
也故秋而載芻豢將以伸夫懷德之懷夏而福衡以遂其肥腯之性先時而戒
其牲也祭莫嚴于分也故周公則以白牡從乎殷也而不敢上同平文武魯公
則以騂剛尚其赤也而不敢自異于王制因人而制其牲也有儀焉焉小牢牲
也將將如也明毛魚謂封人司之分分如也而載羹亦列之堂上食品物何其

疏解此章至保有龜繇章皆是詳言致敬于廟而獲福也上七句敘廟祭禮樂之處下顧其獲福之盛載第六句禮也其舞句樂也要見用天子禮樂章秋嘗福衛是先時而戒其往見禮之預勝曰諸侯夏禘則不論秋社則不管惟天子

卷之三十一
三

養之此言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牛觸則疥故偏虧以止之白牡養剛是辟人而異其性見色之辨魯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曰以比于宋其祀魯公以侯禮故從周之騂以遵平時饗尊是祭鄒小宰蒞之饗尊以盛酒將將盛美也毛包二物戴饗二物封人司之饗人供饗以實黍稷豆人供豆以薦醕醢大易以載牲體亦陳之門內也總之是物有常品有常數意邊豆之陳周公之事十六舉公之事十二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魚腊之載以三羊膚之羞以五奇陽之義也萬舞舞樂文武言養二舞之總名曰萬舞也文舞舞人象文德也荀師掌之武舞舞大武象武功也師于宰之周公用八佾舉公用六佾洋洋是盛養此言容而舞在其中有嚴祭而饗福也木禮備榮和來必虛饗俾爾以下正有慶之賀正管到魯侯是若止俾爾者神賓使之也要見周公皇祖顧女之意俾爾六句直說下言使之享福壽以常保其國也嫌昌是福即所以保壽祿是壽即所以常福與壽合故曰保彼東方使魯邦常為吾君所有而無虧削實屬正所謂常保之寶也方盛衰運更所不盛為昌有年為壽雖祿為祿各兩字相

聯重下一字不虧如日常益也不崩如山常固也以土地無侵削言不實如城
常靜也不崩如水常年也以人心無枉枉言未二句願其得壽考之佑以翼常
保之連三壽只作三卿說此中更有老成持重諒世故意作朋者志同道合
以相學前後羽翼左右也保魯如國陵直使國家安如盤石若泰山而四維之
矣○陳伯玉曰白牡辟剛朱子有明注矣說者中之曰周公王禮不敗與文
武同故用白牡者避嫌也魯公則無嫌故從時刻莧侯度也夫曰避嫌則子有
王禮之意仍聯曰逮度則于無所嫌之意亦父受我齊云魯祀周公以王者之
禮若更有辟剛是全用天子之禮故用白牡則少異于文武矣祀魯公本是諸
侯之禮故用騂則亦無嫌○顧蘇士云呂東萊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
舞之別名也箭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如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
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人去箭言文武二舞因人以中遂之義
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箭焉以文舞舞羽吹箭故也公羊乃以萬舞爲
武舞與箭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問今喪商頌何爲獨言萬

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攷仲子之宮將萬舞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必
爲廟宗曰魯大禹禘舞千羽千兩階孔安國云舞文舞千有主階間却武事也
千舞亦得云文舞矣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說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良
小正鄭人用箏是羽舞鄭名萬矣息鳩圖振曰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是千
舞名萬矣依左傳統萬是舞之大名孔傳千亦文舞者蓋取千以自蔽不主數
敵故云文其實千是武舞也萬專爲千舞自是大戴公羊之說左傳注已不依
用魯頌萬舞洋洋尚頌萬舞有夾商營之廟其舞豈應存武而廢文耶毛釋萬
無千羽而言義優千鄭又何休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舞名萬殊不知商已
有萬舞矣按如此核據精詳即謂爲麟士之來書也可

公車千乘朱英綠膝二不重三萬里朱校黃髮台

徒增增我秋是腐荆針是緣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

背叶葉及音荷與試俾爾昌而大訓俾爾耆而艾計及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百左持弓右持矛中
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六十里有奇也朱
所以備不虞勝所以約弓也二不夷不首牙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二
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
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謂車三百七
五乘步卒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
三萬也其備不虞也朱役所以綴也增損乘也戎西戎狄北狄皆當也則
之別號舒其與國也德艾永禦也修公當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
昌大壽考也壽考與試之美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
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

平遠然此特其大畧耳神之降福十君者又豈無可詳言乎蓋我魯素以禮義
望於列國而長公又以武事振於當時故有田必有車我公山有萬井出車則
千乘焉其在車者右為持矛有朱英以為之飾左為持弓有綵縵以為之約矛

卷之二十

三

必有二利擊刺也弓必重備折壞也公車之盛蓋如此有車必有徒我公車
雖千乘而徒則用三萬焉其為徒者由車千首有文貝以為之飾貝以飾車有
朱英以為之飾離合進退之間增損乎其甚衆也公徒之盛又如以此是車徒
廣彼或秋應被刺舒將必開風而鼓順者就敵當其鋒乎武功之著如此則所
以昭格祖祖者必不止于禮樂之明備已也故今廟祭一舉而神錫之福降爾
福既昌矣且昌而後德焉德既得矣且壽而後壽焉又必壽於台背而獲壽考
之徵而又得老臣之壽相與引翼以共成乎化理焉然又不徒昌而德也且此
昌而益大焉不徒壽而富也且既富而益艾焉又必富而有千歲而極其歷年之
久不惟享壽眉之壽且無有後艱之患焉此其福壽之樂降茲非徒為一身之
時然矣

賦此亦承上章教下廟而三但上上祭祀此主繼述說蓋能後道成功亦
善繼善述之孝而致敬格神之有素也故承以上美其武功之盛下顯其獲福
之厚公車六句皆是出師之事或以公車三句為國賦盛公徒三句為師衆盛

不可從朱英二句承公車句說總歸于車之盛貝句承公徒句說總歸于徒
之盛朱英飾矛謂以朱羽為之懸于矛之上句也綵縵所以約弓謂以綵約之
使弓體正也貝以飾車而朱為縵只是一件戎狄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南彼入寇
而我當之謂之防我伐寇而彼畏之謂之懸以上三句有無敵意當直說勿作
未然看倘公常伐楚而詩人非言戎狄者蓋魯乃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誇大
如此有此武功便是善繼善述便是致敬于廟而為錫福之本矣此處須點出
今日廟祭一句方不脫章旨昌以福之可大言壽富以壽之可久言富是年
富之富謂後來之日尚多也黃髮合背欲若享壽之徵也壽得與試欲若得
有壽之佐也此句要重君上昌而大有單厚之稱極于無涯意者以老言艾以
黃言勿以六十曰耆五十曰艾說萬有千歲極言其時之久萬非萬年之外又
有千歲也肩壽無害則壽考且舉矣言得有壽之吉也末要見保武功于不窮
意○按王制百里之國出車千乘從則十萬然空國而行非所宜也故公徒則
三萬按魯地其地不滿千乘三萬是實說千乘是夸詞最氏所謂三萬千乘不
必求其數之盡合是矣

卷之三

三

泰山巖巖反魯邦所廢棄有繩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工乃淮夷來同莫不率
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廢與隨同繩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
國也

事蹟然神賜我侯非但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也吾見泰山巖巖既為魯邦之所
瞻龜蒙二山既為魯邦之奄有又必藉宗廟神靈之力東馬遂荒大東而至干
近海之國南馬遂荒淮夷而無不來同之人凡諸國莫不傾心向化而率從也
如是則開地廣土寔彰朝聘之奇而昭降納貢足徵德威之感凡先世之所未
服者今皆有以服之矣非魯侯之功而誰功哉

就解此章合下章皆本致敬于廟來欲神默相之而獲福如此也在三句分未
句界斷首三句泰山龜蒙是已有者大東海邦連屬于東淮夷連屬于南皆未
有者太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為望孔氏曰春秋齊人

來歸鄭國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曹氏曰龜則鄭之龜山家開費之東山遂虎直其至淮夷來同率從總承大東以下來同無携二之辭率從無逆逆之意魯侯之功足魯人歸其功也方山云此句再在服末有上說不必帶保已有意有來帶說魯君補亦不妨

保其有是繹叶反遂荒徐宅叶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最不若魯侯是若

賦也焉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諸應繹若順也○泰山龜家兒繹魯之所其徐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中語不特此也竟之東有龜山我侯已保此是矣即之南有許山我侯已保此繹矣又必藉祖宗五廟之靈東焉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而兼有之南焉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而皆稅之凡此諸國皆向魯之化莫不率從應魯之命莫敢不諾也如是則繹上討夷非惟盡屏翰之忠而兼窮攻昧亦無愧繼述之孝不有以顧我侯之心乎若所謂周公自祖亦其福女者此也雖非吾人所談願哉

詩經集傳

卷之三十

三

疏解此章首句分末句界斷是已自有者徐宅海邦連屬于東淮夷蠻貊和連屬于南皆未有者遂荒亦貫于前表莫不率從二句亦總承徐宅以下率從是率心向化之意諸是應命聽令之意魯侯是若謂東望無不聽之表南顧無不協之順也不可錯認作遠人順魯侯之欲說合上章俱要昭明公皇祖福女意○此二章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功隆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志遠反觀其詞專以擴充土宇為說乃受命之最人者以譽上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上願其保邦只是願此願其服遠方是功○泰山曰所應龜家曰龜有見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言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遠荒總舉其詞而致願望于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反保魯侯常復周公之宇叶反保魯侯常復周公之宇叶反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叶反既多文祿叶反見幽

賦也常或作皆在薛之旁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公也公妾令書妻聲姜也書母書考之母成風也聞公八歲被執必見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今妻書母又可見公為

備公無疑也有常有也見南面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中語夫神之福君如此天之福君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願耶我侯嘗致敬于郊故天錫之以純全之嘏焉純嘏雖何壽有魯而不能保能保而不能壽可謂福乎而魯侯保魯常為百神之主矣有常而後十亦有許而于鄭可謂福乎而居常與許復其周公之宇矣此猶曰為于身外也而一身之中怡愉為樂優悠自適有是哉魯侯之燕喜也大燕喜止于身耳而妻之與母天之合也是不可必矣而今月壽焉仰事俯育其適甚奇也夫今壽僅于家耳而夫人庶士人之合也是不可強矣而無不安焉君都臣命其適甚良也而之天下邦國也崇高以履之盛成以撫之邦國是有公之受福亦既多矣然猶下也又錫之以黃髮見壽之壽豈非期頤之徵保艾之慶數之不可量而受福于顯彰者乎天之錫公如此正所謂是享是安降福既多者也又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詩經集傳

卷之三十

三

疏解此章中言致敬于郊而獲福也此即所謂是享是安降福既多者首句分上言天界之以全福下詳其全福之寔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言之應肩壽上保魯是保已有常許是復固有諸侯有大德受采邑于京師將朝而復焉謂之朝宿之邑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魯魯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宮故魯魯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于魯許見易于鄭故以復之為願居字正見恢復意燕喜四句以身家朝廷邦國四平看或以燕喜提起以邦國句承之亦可今妻見助之者深壽母見成之者遠會于下以釋齊人之討聲姜之善也神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室者明良相得為國家喜起之慶即安民室人之室是魯侯室之也邦國也魯侯在內此數語有身川休家川康朝廷正邦國治之意故總承之曰既多受福末句本上眉壽而言不特得壽而已也又定有黃髮見壽之徵其壽正未有極也而多福將水受之矣○信公所云今壽聲姜也聲姜當安室時居夫人位可不謂今始今終焉且淮之會齊桓以滅項故止公勢亦岌岌矣及夫人朝而會而信公父以釋則聲姜者豈獨詩人今之役之人亦孰不今之若夫信公之母非成風乎公之立也成風則季友之由選事之而歸公焉是公之位母之力也即非陞之職因母氏之一言而歸魯魚門

不敢自憐倍公蓋其專乎也。尊之必愛之。愛之則顯其尊。公之心也。若是乎詩人之頌之者。徒以得倍公之心乎。然吾觀于以下為魯夫人者。如成風蓋亦賢矣。賢而致頌。非徒以得倍公之心也。此章向者。祭廟之詩。似應上文是。是宜二句人多從之。獨劉上玉謂。信以秋而報。皆以下四章為神福公。應廟祭。此章為天福公。應郊祭。此亦俗而可厭者也。集傳並大合諸家。俱無此分別。且如麒麟士本詩。因修廟而作。專車廟祭。郊祭則後。來顯公獲福。何必項項照應。休官四章。并此章只宜參承廟祭。應廟祭之。子按上玉之說。最是恭。郊祭既屬陪說。在本詩原不甚重。而郊祭後。廟祭第三。當降福既多。一部已包涵盡。何必又申說也。即云申說亦不應先就郊祭。而後就廟祭。大易二字亦只大概言之。何必拘牽也。且此章必欲牽上郊祭。後廟下章。突按修廟亦語。脉隔斷。斷安依上玉。總承廟祭。參說下之說。為正。子嘗謂一部詩辭大半都被後人俗解。說壞此類是也。

但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通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叶反松柏有鳥路路

孔穎達新廟奕奕叶反奕斯所作孔曼叶通且碩萬民是若叶反

賦也。但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為大貌。路登正寢也。新廟倍公所修之廟。奕斯公子魚也。作者教養。功課有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市遠夫祭而獲福。吾人所以稱頌于我侯者。以其修廟故也。而所修之廟何如。彼但來之上有松焉。新甫之上有柏焉。皆可以資宮廟之用者。由是武斷之。勿無以成其實。或度之繩墨。以審其室。尋以度其長。尺以度其短。是廟之方作而飭材利用也。如此追其成也。以松柏則有易而大。以路寢則孔碩而弘。廟之新也。殆矣。奕然其偉觀矣。是廟之既成而制度既觀也。如此然果誰之所作哉。我公主其事乎。上而一時教讀之勳。章程之課。以並其事者。莫如奕斯之力也。是以廟制廣長而孔曼規模宏大。而且碩。所謂闕宮有作。實有校者。此矣。萬民不若。若乎蓋周公創業而有功。魯公守成而有德。皆吾民之所仰望而欲祀之。于永世者。今新廟之作。則所以安周公之靈者。在是。奉魯公之祀者。在是不惟。有以懷我侯。報本追遠之心。而寔有以順萬民崇德報功之念矣。向非修廟之

制則豈有未安。而何以得此于民哉。此我公之修廟所以為可頌也歟。

疏解此章王詳言修廟之事。而表其克順人心也。良旨章闕宮二句。相為首尾。蓋此詩為修廟而作。故以是始終焉。松柏只是山有松柏可用。尚未取也。至是斷二句。方是取之。斷者。截之于二山之上也。度者。審二木致用之宜也。長者。尋之短者。尺之俱作廟事。下五句。則成廟事。松柏句。對路寢句。新廟句。另看。發在廟之後。歲衣冠之所也。廟在寢之前。奉祭行禮之所也。只就此二句看。以後寢前廟相對。為是。舉松柏之大。則其他材木可知。求路寢之大。則其一廟之規制可知。雖倍公特修之。而以其適然一新。故曰新廟。以其重改換。規復非僅補葺之而已。故又曰作。主之雖為魯君。而監護督課。實有有力焉。故曰奕斯所作。是以廟之連亘。言所以廟之廣大。言木上孔碩奕奕。說亦須應轉闕宮二句。意是若。喜周公奉公之神。有所安也。言萬民則魯之君臣可知矣。此詩于魯侯是若。見魯人所以慰其君子萬民是若。見魯君所以慰其民也。註教養指今也。豎視也。屬工付工以事也。課。章程考工以能也。○陳定宇曰。倍公修闕宮。以其新

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又廟中之正寢也。鄭氏以闕宮為美觀者。固非。毛公以新廟為闕宮。廟者尤非也。○古義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于此。○附錄魯頌總論。闕宮頌倍公也。然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記倍公廟祭之非禮也。書四卜。郊不從。議倍公郊祭之非禮也。此詩所頌。無乃因其所短而稱頌之。與其德他于徐淮之服從。而必先之教神明。任賢佐。又寓規諷之意矣。○李曰。魯頌四詩。惟闕宮獨為可疑。如駟之詩。言牧馬之事。有駟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離其事倍公未能盡之。然所贊之事。猶為可褒也。至于闕宮之詩。則所贊者非可褒之事也。彼與夫真莫此為甚。且如闕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于太王。文武與大郊天之祭。皆以高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與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乃稱稱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序美倍公能復周公之宇。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魯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為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人賜公純嘏。眉壽保魯。黃夫萬有千歲。眉壽無疆。皆皆祝頌

詩經集成

卷之三十一

无

之辭若以萬有千歲。自壽無行。害果為非。祝頌之辭。則是億公。果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字。亦為可疑也。○胡新安曰。竊謂闕宮是依倣後武。首言高宗伐桀。次言侯國服從。方及于壽考。且望遂結之以作終廟。本于穆廟中之辭。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闕宮首言億公世家。次及承祭祀。懷其秋。復境土。後頌其壽考。亦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轍。特殷武簡而闕宮張而誇耳。先儒因此詩准夷齊。殆非。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朱子曰。魯得用天子禮樂。而是頌又請命于天子而為之。其詞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有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于祭祀。以咏歌先祖之功德也。○人于此文字之而實則不。況夫子魯人。又安得創之哉。○詩說曰。太頌以告神明也。魯之頌。雖不純用于祀。而其辭委必皆依頌成聲。故得列于商周而無嫌。猶書祭之。上同湯武。又侯之命。參配傳說也。○胡氏似風而夫子下風之何也。豈誠先儒所謂尊周之宗國。不任太史陳詩之詞乎。驛篇洋篇似雅。而夫子不雅之何也。豈雅係王國之詩。而魯不得樂利乎。然頌亦惟王所有也。而夫子並記頌。何也。○或謂胡氏三篇。得則家忠厚。禮義之意。當時魯公初受封時。而魯人追述之也。故可以附周而言頌也。獨闕宮一篇。修辭殊甚。則世俗所謂祝壽。致誠詞耳。孔筆不削。愛宗國也。亦以寓周衰意也。○考之春秋。魯公首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新作南門。書不晦也。西宮。災紀異也。獨其間閨雨。而與民同憂。喜雨而與民同樂。為可取耳。故者。闕宮頌。詳詳觀于此。言九信。

閔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 **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章說八句

一章十二句一章二十八句二章八句二章十句

一章十二句一章二十八句二章八句二章十句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三百四十二句

詩經集成卷之三十一 商頌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唐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魯。賁州泗水。西及豫州。盟諸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遽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那章全言。通詩言作樂以奠先之格。上上四節。是備舉奉祭而言其傳敬之遠。未節。奠神之享也。○析言之。首節。言樂盛於將祭之時。次節。言樂盛于當祭之時。三節。言樂盛于畢祭之時。四節。則推其樂敬由來之遠也。此詩重在樂。商人尚聲。故也。敬即在樂中。

待與與那與盟我執我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鼓。數辭。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衍。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

未成謂之樂。樂三。然後出迎。迎。即此是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簡簡。待與與那與者。曰。昭神人之交者。莫如祭。通幽明之故者。莫如樂。其商人之。先。簡其聲矣。而果何如哉。自其方祭之始。言之。簡與。商人樂之。其多矣乎。但見樂之小者有樂。用以節樂者也。置我執焉。而凡樂之小者。無不備矣。樂之大者。有鼓。用以統樂者也。置我鼓焉。而凡樂之大者。無不備矣。樂之簡簡。而和。大。雖半之未達。臭味之未具。而和聲所感。已有以樂列祖之神。是未祭而音樂之盛如此。

疏釋 此詩上二句。言陳樂備其備。下言奏樂感乎神也。首句。嘆樂之多。只就樂二句見之。嘆其多。而以言樂與鼓何也。蓋鼓以統樂音。鼓之小者。置則樂樂之小者。樂之矣。此以鼓統樂音之鼓。言之。鼓之大者。置則樂樂之人。皆樂之矣。此以簡簡有美之鼓。言上。方置之。簡木及鼓。故下始言奏鼓。當臭味未成之際。奏鼓三。然後出迎。此時諸樂皆奏。特以鼓為統。簡耳。衍者。是以樂聲求神于殷。以迎在廟之禮也。○劉安成曰。凡聲。簡。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

準擊者若註所謂石擊則用以止緊孟子所謂玉振是也依者順而協之之謂

中卷之三 考槃之遊 序 所不可忘

宗之廟也。清廟將大也。積稷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廟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享則降福無窮矣。

疏解此節玩上文先顧己身矣而得祥之意無窮故又叮嚀之蓋嘗即上義貼
迎養得人得天等事也。荀子二字與前篇精別。故只重湯稷二字。兄一脉相承。

是為蓋得字亦直蓋所得之祭即承烈祖有秋之點得來者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事告○此詩祭配當是武丁以後之時王○其與成湯及武丁而詳道其功業之隆也然其後皆配而獨以三后為言則以商之天下開于美成于中興于武丁故耳但二節以上是先王創之之事以下是後王繼之之事蓋非美與湯則地于前則一代之業何所始非武丁繼之于後則一代之業何所承故後人並舉而頌之通詩上地人民是舉目武丁是根本後先相繼是血脉然言美成曰天命玄鳥言配處曰古帝命曰受命不始言武丁處曰受命成宜此句又是一篇之喉嚨處因當以受命成宜為主也○或謂詩詞起伏似重武丁蓋湯以武丁開天下武丁以武丁振中興其受命與湯並重也本之與者特原商人所由始不甚重沈無何曰惟祀武丁故本之與以見商所由生本之湯以見商所由造而總承之曰商先王受命以歸重武王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武丁孫子以下約承此意諸家多從此說予謂參差說去只作三平看為是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宋句丁酉山東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亳古帝命武湯正域後四方

賦也玄鳥即鳳也春分玄鳥降商辛氏之姬有城氏女備狄所於郊稱配郊謂秋春之而生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衆古謂昔也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廟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出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甲○漢賦天命玄鳥者曰一代之王業有開先者有繼緒而中興者孰非天命乎若我商孫于今日固衍其盛矣而生商之始誰開之蓋由天命玄鳥降而生英于唐虞之際美于是教敷五教克刑司徒之職有民人有社稷遂受禋郊而宅此殷土之芒芒焉我商之生蓋始于此矣我商之王業今日固享其成矣而創業之始誰開之蓋由古昔上帝以湯簡有昭聖武之德乃合之市民伐罪一振廓清之烈作之君作之師表正萬邦而治此四方之封域焉我商之業蓋達于此矣

疏解此節上三句先敘商人之所由生下二句因及商業之所由始疏云月令

仲春玄鳥至口以大牢祀高禘記其祈禘之時故言天命玄鳥非追叙之說也亦有見但更史記不合生契而曰生商者以商人之生始子契生契所以生商也如生民章以生稷為生周人之類其生也有自則其出也有為克盡教之

道遂膺殷土之封而宅居殷土者然氣勢廣大已開闢有人有土之基矣天命玄鳥相對於古字輕自後人祭配而追言之詞武湯武字重蓋君德以開闢至正與下作武字相對書曰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蓋稱武湯正域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紛擾之也正字兼作君作師說四方兼有人有土說○宋豐城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因本于天命也古帝命成湯殷湯之所以興亦本于天命也玄鳥言契之受天命而商有乎一國也正域被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商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于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于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于契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九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甲○漢賦天賜既膺正域之命由是天命所在人心歸焉而四方諸侯無不于此乎受命蓋已盡天下而臣妾之矣人心所歸土宇屬焉而九有之大皆于我手奄有蓋已盡四海而臣國之矣是商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乎命既固于前自以延于後至于武丁孫子雖去先世罔幾世矣而猶賴有人有土之命以建中興之功湯之功德何盛耶

疏解此節上四句言先王受命之固末句言垂裕之遠方命者言正朝而奔走欽承也奄有者歸版籍而食邑百賦也受命極于四方無一人敢懷化奄有極于九有無一方敢叛人心咸服土宇咸歸故德之曰受命不始厥后說諸侯說先后就武湯說孫子即是武丁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皆賴湯澤有以貽之在字室者力以湯對孫子言故曰先后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或謂方命厥后言四方諸侯受命于厥后也厥后應指武湯說舊指諸侯說

不于此而足者乎。吾如人心永無渙散之虞。土宇永無虧損之患。所謂天之休百福是道。荷天之寵。百福是德。今因循大昔矣。凡此皆先結之所。所謂武丁孫子。猶顧其福者。此也。登歌之際。安能已于輪揚也哉。

疏解此節上三句。言人心土地之盛。下推其受命得祿之由。四海二句。申上龍游二句。打轉方命。景員句。申上邦畿三句。打轉。有句。來格。謂龍游來。則海之物。禾大稻。來四海之玉食也。景河。謂景山峙于中。起天下之拱極。大河流于外。示天下之朝宗也。咸方。今在武德上說。湯以創業而受命于前。武丁以振興而受命于後。故曰咸方。須先提湯而說。武丁不必罕矣。又須歸重武丁。上。○余獨子文云。我商之盛衰。多繫于諸侯之向背。武湯延告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盤庚。皆朝羣后以燕天下者也。故能拱受天曆。而無衰窮之憂。條則承衍莫朝。要覲不至。先散實要頌焉。不可謂非天之不佑矣。武丁振起弘略。俾諸侯再緒者。咸頌稱之。咸而相于肆祀。且于今為烈也。我商之興敗。多起于毫邑之去留。仲丁遷都以來。或都相或都那。或都取。皆去舊邦以習偏安者也。故維

卷之三十一

商書

十二

居居天位。而不無復亂之虞。條則守而不遷。失而克復。皇靈是休。轉焉不可謂非天之無量矣。武丁不常大猷。俾列祖徙居者。克建四方之極。而山川華國。且迄今如昔也。以此誕膺景命。誰曰不宜。必如此。諸方見武丁受命。非帝前王之餘庇也。百祥上面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為命。自人受之。則為祿。絕不外土地人心。此皆所謂和氣。福者。而所以致之。則本于德耳。

高二章二十二句

長發章全首。○此給祭之詩也。通以諸哲二句為王。大遼歸重湯之受命。上而基于玄王。延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繫解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相土。則相土則湯。則湯則繫解。日勝無非有將哲之德者。伊尹成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頌之耳。相分之一章。言商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章。言商命始于契。而大于相土。三章。言天命會于湯。而湯能以敬德受命。四五章。詳言湯敬德受命之實。六章。言湯奉天休。舉以有天下之事。末章。則言湯之中典。而得賢佐也。

商書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至禹敷土土方外大國是囂囂既長有城方

將帝立子生商

疏解此節上三句。言子生。山東。長發。一句。丁巳。庚子。乙卯。丁卯。一。賦也。將帝。將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也。遠。諸侯也。幅。廣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城。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幅員廣大之時。有城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于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于此。

中。此商人給祭宗廟之詩。若謂王業之成。實易哉。大統固第千一。而推厥所由。非可以世數計者。此其流澤誠闊也。我商何如哉。吾見契世世世。固代有賢君。以嗣其統。而保世滋大。亦代膺天命。以衍其流。蓋聖德者。惟我商。聖明哲者。惟我商。而前之發也。亦惟我商為最長也。然何言乎其長也。當夫洪水茫茫。禹也。任治水之責。而敷治四方。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宇內之幅員。由以廣大。當時之國。曰有城者。封城方大城女之子。曰后契者。教化大行。天啓有城。有城固后契之所從出也。帝立后契。后契寔我商之所從始也。其受命之祥。抑

卷之三十一

商書

十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有商以德受命之久。下推及于契。以見受命之所以久也。濬者。深沉而不淺。哲者。明察而不昏。此道推而上。見由湯至契。非一君也。發。詳就契言。生一濬哲。便是受命之祥。發見于彼了。等而下之。世有濬哲。故曰長發。洪水以下。正長發其祥之寔。洪水四句。只是指言其祥。以為有城。張本。敷土。土方。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外。大國。本在何侯。候服之外。素與中國隔絕。水患既除。則外大國通界于中國。故幅員因之而益大也。直言之曰。幅。周。言之曰。隕。有城。正外大國之屬于幅。周者。方將。正指其為大國。見天之所以大有城者。正所以降有商也。必言有城者。以契同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城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纘因周之所由生。而有商又周人之所自出也。生商。就商始受封。說與玄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帝舜。故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一之基。此其所以為祥也。○一說。子。商姓也。立姓之始也。

玄王桓桓其受小國是遠大國是囂囂不越遠視既發方相土烈

烈海亦有載

未切甲子前西

賦也。王莫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遠祖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達也。率循禮義。越過發難也。有典能循禮。不過越遠。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被蓋齊也。至是而而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故然聲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守管中。表也。與中。湯以契之遺商者。言之。惟我。王具桓桓之才。肩致效之任。其受小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小國。而無不達焉。其受大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大國。而無不達焉。德教流行。四遠不悖。所以然者。豈事桓桓之威嚴。千條教之問。設其率由于倫理之中。不越乎規矩之外。是以標準立而教化行。遂示其民而皆奮發以應之。受小大之國。而無不達也。王以明德而奉命者如此。傳至相土。載嗣侯服。其武德所著。烈烈而顯。是以諸侯仰而歸之。雖湯海之外。莫不載然而整齊矣。相土以明德而保命者如此。

經集

卷之三十一

商頌

十四

由弘也。契相土。平者。正見世有。前哲之君也。桓武也。自德上說。桓武式以爲治也。蓋教難在于寬。而必以剛爲主。如董之用威。杜作教行是也。受小國大國者。言受命。敷教于四方。其所教者。即其所受也。達即百姓。親五品。通教化。四達。更無室碍之謂。率者。躬行也。履禮也。即親履序。別信也。不越。是行無過差。契之身教如此。而以此表示其民。真若有不知不覺而潛移變化者。是字。既有神速之意。此正是其達處。相土由長諸侯。入佐。桑仲。商周方伯。規模所備有模。只是群侯向化。爲夏后。振聲靈。啓司馬。專征而整齊之詞也。須知此是廟中追頌。若泥海外字。誤到混一字。內則謬甚矣。○上五句是少王以禮齊之君。而基天命。以爲神于始。下二句是相土以補哲之君。而弘天命。以爲神于中。其啓成湯之興王也。豈偶然哉。

帝命不遠至于湯

聖賢一句甲子前西 乙卯庚辰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猶生也。是遠久也。

應教式法也。九則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管其時。其聖教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爲法於九州也。

非湯大玄王。以至於相土。既有明德。而帝天之命。未嘗遠而去之。故延王成湯之世。應期天命之合。斯時也。相烈之迫于顯者。正在此日。民命之急于請者。正在此日。而湯之生也。應期而降。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焉。然上帝之鑒觀。本其難忱矣。今帝簡而有所降。我仰而無所躋。則清虛之際。將何恃以相會乎。湯則外王之績。猶未孚于顯。內聖之德。已先微于微。但見聖教之修。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厭。一惟上帝之是敬。而無一念之私。間焉。是以天察其誠。命之作居君師。以爲法于九州。而長正焉。那也是湯以明德而受命也如此。

經集

卷之三十一

商頌

十五

上見之日。非日不遠。要見天命。人事。通然會合之妙。教日聖教。已到極純不已。地位。蓋反之而至。于安矣。日躋。有積累工夫。須在心上說。下文敷政奏功。皆本于此。躋者。升而格天之意也。人心教則覺其日升。意則覺其日躋。惟湯之教。無一息間斷。若進一級。又有一級也。以下三句。緊連說下。昭格者。精白誠通。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天運不已。湯心之敬。亦不已。即就不已上。若見其起。而終日欽明。惟知有對越上帝。總是形容其敬之純一。式九則。是表正萬邦也。如云作天下之君師。而爲臣民所法式。只是天命之如此。未便說到有天下。○附錄聖教日躋。即句。張惜文并文詳。以資觀覽。○商王以敬格天。宏其作極于天下也。夫湯之心。惟知敬天。故其敬日躋。而能格也。又何疑九則命式也哉。且聖王應運而興。則一代君師之極。于茲建焉。而聖王之大。定未有不原于敬者也。敬所藩。不于以不學之數。敬所難息。不于以戒息之幾。夫有君之心。惟知有天。則天之下。莫不以君爲法也。已如湯之降生。不遇已如帝命之有屬矣。而湯則不待此也。應教應期之說。最足解上者。之好修。故教教之後。必大。但可謂帝之有

卷之三十一

受小共

受小共

受小共

受小共

受小共

受小共大球為下國綏旋何天之休不競不剛不柔政優優
 賦也小共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氏曰小共鎮圭尺有
 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綏結也旋結之承者
 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終為旋所經者也何荷說綏結也優
 優寬裕之意也
 申講然威澤以德受命之實何如天下之諸侯小邦則有小球焉大邦則有大
 球焉我朝王向謂明以寧治而小邦之人親也受其小球于大邦之人親也
 受其大球所以係屬之者有若旋之結也是即人心之實實可以卜天心之平
 辨夫固有以荷天之休矣然豈天之有私于湯哉蓋其本日勝之敬而見于敷
 政之圖處夫政猶則民親也而不競不剛不柔者亦不綏而興作之功每與其
 大之德而相成也應天太剛則必折也而不剛焉不剛者亦不柔而高明之德

自與其沉潜之度而兼濟也亦何優優而寬裕也哉敬德之見于敷政者如
 故以天下而朝一人所以荷天之休而百祿于是乎興矣
 取此章上三句言其受天命下原其以敬而受天命也總是敬德受命之實
 然非實受命只言人心如此行政與下章舉功俱在朝貢之先時事小共如子
 敬望男爵望大球如公相主侯信主伯男主即皆所謂五瑞諸侯心繫天子如
 旌旗之旋結者于後為政急則擇切緩則擇安則安于不為
 皆非中道機云競綏並用剛柔並施便已落說綏剛柔之一邊矣湯一無倚者而
 惟寬大優裕以兼之此要本敬字流發說綏剛柔之大皆由于心學本純惟湯
 本敬以敷政故無四者之失而得中正之道也說綏剛柔不是失其天下事自
 有當綏當急當剛當柔時節節不可倚于一偏優優寬裕得中之意百祿是道
 須打轉天休句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綏旋何天之龍其不震不動
 賦也小共大共大共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
 小共大球也大共大球也共執通今共之玉也傳曰大也庶厚也鄭氏曰齊詩作
 騶騶謂馬也龍龍也數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懋懋也懋懋也
 申講不特此也九剛大小之剛固有未育者矣湯則受大小國之共而為下國
 之駿虎是既有以荷天之龍矣然豈湯之有求于天哉蓋其以日勝之敬而見
 于衆男也仁以吊民不震動以備乎人義以伐罪亦不懋球而畏乎已神武不
 戢而為時雨之師焉敬德之見于用武者如此故以天下而貢一人所以荷天
 之龍而百祿于是乎興矣
 疏解此章亦三句分意與上章同小共大共貢方物也騶騶言其貢獻乎諸侯
 猶馬任載平物也泰勇且泛言有所驚之謂震有所振之謂動東征西怨民皆
 振后足以見其不震歸市不止耕芸不斂足以見其不動以為難而恐怖之謂
 應以為危而畏懼之為騶騶或云應字從心當所心無所恐騶字從立當作氣
 所掩此說亦好又云騶騶應應四字俱就心上說騶騶有求皇驛騶騶一

故末二句又推其行師之有序以見溫之不得已也此章才要末後二語觀有皮何可見範締棄絃有戒懼意如火莫易有奮揚意處之心卽上帝是厭之心蓋範既棄絃不敢驕逞之謂若說惟恐天誅之或留罪人之不得則渴又急于得樂而誅之與範既代之意悖矣烈烈之威不山師衆之盛由理直氣壯來遂是肆其惡遂是行其志從范孽宇生卽不得暢茂修遂之義九有卽上九朝

凡所以敷政養民者皆有所賴而尹之力蓋已多矣是湯因乃間基之數祖而尹亦爲佐命之元勳也今日大禘之祭而以之配享也豈不定哉疏解此章敘湯之中興而特聖臣以贊治也配享意在言外中葉相土以後湯未與以前是也虞謂國勢不定蓋謂人情不安卽書所謂靡我邦下有夏小大騷戰國不靜于非事是也今爲夏失其道今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葉或作此時國勢中衰天命之去留莫測民情之向背未定而主王所基之業相土所延之緒幾于岌岌矣允也天子只是應聖作之期敬足以格天男足以除暴迨足以興讓是也此則九有有真主矣然天以商王爲天子允爲天子應左右于是降之以卿士天民之誕降殆與湯降之不遑者而適逢其會也卿士正與天子相埒見有受命之真主必有佐命之良臣也二定字正與允也允字相埒猶云真天子真宰相也阿衡衡字也謂政之可否以之爲倚任事之輕重以之爲取平也湯之敘政不凝不結不闌不索若衡平之然湯之泰男不虞不結不結不凍若衡平之然而尹寔左右之也上寔維指其人下寔字索其功此伊尹爲

湯誓之臣以明受命之辭因安其說字廟耳○看此章首二句則帝命雖不
違商亦及受有將遜之勢矣遠達而不得達而卒以七十里為政于天下此其
主之利也亦由名世之功也○前章言湯降不遜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
其期乃大定立之以為典上之君此章言降于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
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大定賜之以為典王之佐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
無臣而何以成典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
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經云湯曰以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
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王孫凡有大事于
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于享無疆矣○古來君臣一體生死同情使成
湯享祀阿衡則焉安知神阿衡乎此祭中所以特設一席也

長祭一章八句四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序以此為大禘之
詩蓋祭其祖之所由而以其祖配也鄭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
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于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禘廟之主此
為禘祭之詩然終無明文不可考也

殷武章全首○通詩上五章歷敘高宗中興之功末章則言作廟以安其神也重
伐荆楚上諸侯畏服因荆楚平矣然所以中興之本只在不借二句詩內俱要
帶自湯意方是湯孫之緒細分之首章稱其伐楚之功二章述其責楚之義三
章言諸侯畏服而來朝合三章皆所謂中興也四章推言中興之由五章極言
中興之盛六章言今日作廟以祭見其有百世不磨之功五章言世不遷之廟
以安其神而歷其報也○通詩要有一武字自古稱義亂之役諸侯玩則夷起
撥亂而反之正本有以武德勝者而威武所用直東阻險則輕最難服者服
之諸侯日無不寧寧不煩更求此高宗中興勝者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築其廟以居其神○入其阻夷旅有載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捷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築其廟以居其神○舊說以此為配高宗

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接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
致其樂盡平其地使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謂此歟

事蹟既敘後武章曰凡王者之師其兵不足以及復舊物正典紀則君不
舉焉惟夫奮乾綱于獨斷振名義于天下而斯大武之烈而最勝之通事也我高
宗得之矣彼其以楚介在兩淮胡一旦直險恃眾我與常而獨亂耶于是
捷焉布武奮焉肆伐日入險阻之險以致其潰散之眾昔日傾側之寇不復堪
命雄行而楚時竊據之鄉盡屬商家版籍蓋荆楚之地無不蕩平而然齊一
矣若此者是皆武湯孫報亂反正之功有以弘先王後之烈者止向非高宗
孰能振乾綱于已墜聚人心于已離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敘其伐楚之事末句歸其功也蓋庚以後收斂故曰殷武
捷字重看泰字緊承捷字末要見厚于恭惟思道之時者退幾于克紹乃勝
之日有智不及謀勇不及逞意此唱前章之後稍著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

與而不振矣案人二句相連以有裁句為承之薛方山以案人句提起夏荆二
句對看亦可則楚據江淮之會振已屬之喻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皆所恃
以為固也楚人恃其固征之則道阻謂我不敢致之是以其地難平今人其
阻則士有必死之志人無返顧之心搗其巢穴以聚致其醜類使之勢窮力屈
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為我所有也哀荆何是萃其眾令其離背者不必治降
者不必誅所謂服而舍之也有載何是平其輜輶以歸統馭之內也湯孫之緒
全振武字生義我商其業肇自征誅是以武開統者也湯之武用以行君臣

章之大變在創業之始而湯孫之武用以昭華弗統一之威權在積衰之後以
武開之以武繼之故曰湯孫之緒皆由山其廟尊宗廟所致也○古義徐光啓云
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荊楚北依涇漢險固之固司馬遷云夫荆楚保
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眾形固而俗
悍介錯于商邑之阨而通不一于夏而非非純于夷未能以為內而又不可以
為外先王固欲乘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并如

馬外先王固欲乘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并如

維女音齊音荆楚國南鄉音有音成湯音自音氏音差音最音不音來音享音莫音敢音不音來音王音曰音
商是常音受音獻音不音來音享音一音切音乙音未音會音其音

賦也。氏羌夷狄國在西方。亭猷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
還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
也。況汝荆楚。何敢不至哉。

事諸天既以威克之遂以義而克之曰和女刑楚敵爲妻種實蕃行順之遂而可恃險以爲固也不知爾之居楚遠亦在吾國之南耳藉令居南者而可

縱其若此也則昔者成湯之世自伊氏降其人則不屈符轄其連則不顧厥方彼胡不倣系自便而且莫敢不來享而輸其貢獻之誠莫敢不來王而修其世見之禮曰吾特遵兩家之常典也夫以徯外之契尚知中國有聖君而不敢廢

詩經集解

卷之十一

華

獻其蘇球之報。今以兩陝之民。不知商家有世典。而自外于事。書王帛之門。則我爲湯之孫者。方思振起先猷。以紹異域歸心之化。而近居商之南者。豈容聽其驚警。而無聲罪致討之聞也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指其居之不遠下是拍其先世那遠之故事蓋荆楚既廢乃以義而貢之也獨舉氏羌者亦例其餘耳商居河渭之間則荆楚在國之南聲影正翻所及耳單數方物曰亭一見曰王咸之所制者廣牧曰晏飲祗罷

非一國一君。故曰莫不須臾敢二字。蓋荆楚之背叛。是夷之敢于滑夏也。故既服之。又借氏羌之屬。以滑荆楚之逆也。末句是氏羌自言事商之證。當如此。

見其心朋之至也。言辨楚之近而乃以曰美之遠者。朋之見其美之在昔如彼。辨楚之在今如此。今日之捷伐亦說商之常以問天不享不王者耳。大豈有意。皆過爲。上是齊代以相其力。此又把一字以屈其心。

天命命辭多辟公設都于魯○積威事來辟勿予○施適前請穠醴○解音柳州說力反末句戊午漸江

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祿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戮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事議對楚既平諸侯長服彼商域之中雲縣而續諸者乃禹費之九州禹甸之

接非所望也。尚其勿于酒而加之以斧鉞乎。臣職謹盡。處實非敢傲也。尚其勿于譴而加之以威誅乎。則又自諉曰。予其免矣。予之釐稱用非愾矣。下以殺戮士女而司牧之職。未爲失也。上以永代家盛而神靈之統。未爲墜也。則聖天子

當不求多士而在于其或可以免下刑誅乎大當時諸案正偏偏然如此尚察中興之烈其盛矣乎

應叔此章上四句言四方諸侯皆來朝下是諸侯自述其職而求免其咎也謂侯皆天子所命而曰天命多辟者謂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

續編

卷之二十一

五鼎至

二外藩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功也歲事朝覲會同之類五
年一朝其來也以時故曰歲事稱禘謂讀與黜也稼穡只是歲事中的一端求其
重者而言也匪解者土地歸田野治與夫省耕省斂皆是以上二句乃諸侯心

口自商語謂今亦不敢言功祿以免罪云耳。其中更有熾察不敢自恣意非遂以繫聞自信也。○徐偃茲云當時荆楚叛華諸侯亦有玩視王室。至是則皆

命命隆隆監監下下民有嚴嚴不僭不不濫不不敢怠遑不敢命手命下國下封建封廢建禍廢福建

賦也監刑嚴威也倍賞之羞也濫刑之過也遠服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倍刑不濫而不敢怠遠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民耳。蓋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乎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慶而可受矣。此高宗之能教天而具

材是斷二句。是仿工。斷是斷于所生之處。遷是遷于造作之所。方是正。以和氣。
 斷是斷以斧斤。虛是虛以刀。無機之長。機之大。則廟制之弘。教可知。殺者廟中
 之殺。孔安者。蓋百世不遷之廟。親雖盡而不親。與玄王烈祖。相為居族矣。故安
 若在三昭三穆之數。更相迭遷。則高宗之神。未必歸安矣。或謂孔安不必就。不
 遷上言。只是廟成而神有所依。則神安也。若曰親盡不親。故安。則凡在三昭三
 穆而有親者。皆不安乎。說亦有理。要如此立廟升祔。乃有親盡當祔之時。非始
 廟相廟之日也。○此與闕宮之廟不同。彼乃祀者修之。此則始創之也。蓋帝乙
 之世。武丁親盡當祔。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遷。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
 作此歌。○鄭安成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本
 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遷其祖。而祔于太祖之廟。其有
 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祔。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附其主焉。凡
 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此章與
 闕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闕宮為須僖公修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
 廟而作。故闕宮所以須僖公。殷武則須宗武丁。卒稱壽考。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須
 武丁。殷武則卒稱壽考。皆已然之定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附
 錄商頌。論孔安。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然自夏以下。無詩。或本自不作。
 或商亡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者。○問商頌。恐是宋
 作。朱子曰。宋襄一役。楚而巳。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棄等事。又問若是商時
 作。商與殷不應商頌反多于周頌。曰。則商雖簡。文自平易。商頌雖多。文自與古
 詩宋人所作。○杞宋無微。孔子傳之。嘗曰。丘般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而况
 禮乎。詩以商頌。蓋詩至商頌。而考無餘。故錄之。存商頌。考先禮樂。
 所自生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經集成三十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趙燦英撰燦英字殿颺武進人是書成於康熙

庚午大旨為揣摩場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傳次

數衍語氣為申講申講之後為總解全如坊本高

頭講章至總解之後益以近科鄉會試墨卷則益

非說經之體矣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一)

〔清〕冉觀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

經詳說本

詩經詳說序

治詩經者皆曰毛詩以其傳自大小毛公也書之稱尚以其世易之稱周以其代獨詩繫之傳者亦相沿爲稱耳非古也漢初齊魯韓三家詩行於世毛出稍後篇爲之序章爲之傳較三家獨優及鄭康成作箋而毛詩專行矣鄭宗毛而與毛不盡同王子雍申毛說以與鄭抗衡及孔仲達作疏義而鄭專行矣此序傳箋疏之源流也然其爲書醇疵參半瑕瑜不相掩其所稱爲何王何公某人某事多出臆斷無的據比興之義弗明美刺之體或涵章與章不聯句與句不續轉不下則增飾其辭解不通則改竄其字毛

詩經詳說

卷一

序

一

鄭均有失而鄭倍焉唐宋諸儒習而安之無有窮盡根株而深爲之辨者朱子生平以窮理格物爲先務於經學尤不敢苟取序傳箋疏而研究之釐正之存其是去其非缺其疑駁其謬理取其當而無所矯誣意取其貫而不致割裂集傳成而詩之本旨於是畢出蓋孔子刪詩而後詩爲完經朱子傳詩而後詩有正訓其功足相配也後之治詩者第取信於集傳如出暗室而就明離仄徑而從坦尙實詣者以之理性情采華藻者以之工詞賦無不宜矣自姚江說熾淆亂儒統人懷輕朱子之心因詆毀其所著書而揭注疏以求勝謂漢去古未遠上有所受朱子不當憑已

見而易舊說一倡百和蠱惑眾聽予聞之怒然不自安竊謂爲是說者是知尊毛鄭而不知尊經三百篇經文具在何不細讀而徐繹之而惟毛鄭是徇乎且毛鄭之說固多不同矣使毛之說果傳於卜氏則鄭當信之而不違而鄭有異於毛則是鄭已不盡信於毛而後之人不盡信毛無足異也鄭生毛後四百年可以不信毛而自出已見則後之人不信鄭而出已見亦無足異也乃謂朱子生於宋去古遠不當出已見易毛鄭之說是豈得爲通論乎予向居京師曾纂詩傳異同欲借以回狂瀾而於集傳未暇發明尙屬缺事今齒已耄而念不息因復彙輯語類大全及時

詩經詳說

卷一

序

三

下諸家講義羽翼集傳者參考而臚列之併附注疏於中使讀者瞭然心目閒知此說爲至正則知彼說之有誤鑒彼說之有誤則益服此說之至正不必貴耳而賤目尋聲而失實也然非謂注疏可不讀也譬之農毛鄭其剪除荆棘者也朱子其修治田疇者也剪除荆棘時不無鹵莽滅裂之弊及修治田疇始有深耕易耨之樂先後相資時異而功同學者於集眾美中定厥宗尙庶詩教以之日隆正學因之勿替矣

詩經詳說目錄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前河南巡撫六安涂宗瀛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河南巡撫義州李鶴
審定

卷一

朱傳原序 詩序原本 詩序辨說

卷二

國風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卷三

國風周南 桃夭 芣苢 采芣 芣之北

卷四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一

國風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芣 行露 羔羊

卷五

國風召南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卷六

國風邶風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卷七

國風邶風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卷八

國風邶風 谷風 式微 簡兮

卷九

國風邶風泉水靜女北門北風新臺二子乘舟

卷十

國風鄘風柏舟桑中鶉有茨君子偕老

卷十一

國風邶風定之方中載馳蠲蠹相鼠

卷十二

國風衛風淇澳碩人考槃

卷十三

國風衛風淇水竹竿有狐芄蘭河廣

卷十四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三

國風王風黍離君子子役揚之水

卷十五

國風王風采芣采芣有葍大車葛藟

卷十六

國風鄭風緇衣將仲子叔于田

卷十七

國風鄭風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

卷十八

國風鄭風褰裳出其東門野有蔓草

卷十九

國風齊風雞鳴還著東方之日

卷二十

國風齊風甫田猗嗟敝笱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蟋蟀山有樞揚之水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杜羔裘葛生無衣

卷二十四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五

國風秦風車鄰駟騶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無衣終南黃鳥晨風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宛丘東門之楊衡門東門之池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匪風素冠隰有萋楚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蜉蝣候人下泉

卷二十九

國風豳風 七月

卷三十

國風豳風 七月

卷三十一

國風豳風 鴉鳴

卷三十二

國風豳風 破斧 伐柯

卷三十三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四

卷三十四

小雅鹿鳴之什 四牡 皇皇者華

卷三十五

小雅鹿鳴之什 常棣 伐木

卷三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采芣 采芣

卷三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出車 杕杜

卷三十八

小雅白華之什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山有臺

小雅白華之什 由儀 蓼蕭

卷三十九

小雅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卷四十

小雅彤弓之什 采芣 車攻

卷四十一

小雅彤弓之什 吉日 鴻雁 庭燎

卷四十二

小雅祈父之什 祈父 黃鳥 白駒 我行其野

卷四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五

小雅祈父之什 無羊

卷四十四

小雅祈父之什 節南山

卷四十五

小雅祈父之什 正月

卷四十六

小雅祈父之什 十月之交

卷四十七

小雅祈父之什 雨無正

卷四十八

小雅小旻之什小旻 小宛

卷四十九

小雅小旻之什小弁

卷五十

小雅小旻之什巧言 彼何人斯

卷五十一

小雅小旻之什巷伯 谷風

卷五十二

小雅小旻之什大東 四月

卷五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六

小雅北山之什北山 無將 大車 鼓鐘

卷五十四

小雅北山之什楚茨

卷五十五

小雅北山之什信南山 甫田

卷五十六

小雅北山之什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五十七

小雅桑扈之什桑扈 鴛鴦 青蠅 頌弁

卷五十八

小雅桑扈之什賓之初筵 魚藻

卷五十九

小雅桑扈之什采芣 角弓 苑柳

卷六十

小雅都人士之什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卷六十一

小雅都人士之什白華 縣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卷六十二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卷六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七

大雅文王之什大明

卷六十四

大雅文王之什縣

卷六十五

大雅文王之什棫樸 思齊 旱麓

卷六十六

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卷六十七

大雅文王之什靈臺 下武

卷六十八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有聲

卷六十九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卷七十

大雅生民之什 行葦既醉

卷七十一

大雅生民之什 鳧鷖假樂

卷七十二

大雅生民之什 公劉

卷七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入

大雅生民之什 洞酌

卷七十四

大雅生民之什 民勞板

卷七十五

大雅蕩之什 蕩

卷七十六

大雅蕩之什 抑

卷七十七

大雅蕩之什 桑柔

卷七十八

大雅蕩之什 雲漢

卷七十九

大雅蕩之什 崧高

卷八十

大雅蕩之什 烝民

卷八十一

大雅蕩之什 韓奕

卷八十二

大雅蕩之什 江漢常武

卷八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九

大雅蕩之什 瞻卬

卷八十四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烈文維天之命維精天作昊天有成命

卷八十五

周頌清廟之什 我將時邁

卷八十六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有瞽有瞽振鷺

卷八十七

周頌臣工之什 有客有武載見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閔予小子小誌 訪落 敬之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良耜 賚 絲衣 酌

卷九十

魯頌駉駉 有駉

卷九十一

魯頌泂水泂水

卷九十二

魯頌閟宮閟宮

卷九十三

詩經詳說

卷一

目錄

十

商頌那那 烈祖

卷九十四

商頌長發長發 般武

詩經詳說卷一

牟陽再觀祖輯撰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

詩經詳說

卷一

朱傳原序

一

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

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

詩經詳說

卷一

朱傳原序

二

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

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經詳說

卷一

朱傳原序

三

詩序原本

關雎后妃之德也

陸德明音義云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爾雅云妃嬪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四

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孔疏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嬪也言嬪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譜貞專化下脩厥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

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

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

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

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

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

按小序當出自毛公而衛敬仲續成之注疏內已云然則非朱子之好異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陸德明音義云風之始也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五

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

孔疏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爲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卽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爲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

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於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陸德明音義云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六

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孔疏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爲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爲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濡故取名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孔疏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爲志發見於言乃名爲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七

孔疏上云發言爲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爲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爲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

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爲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爲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爲詩必歌故重其文也 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鄭箋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孔疏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八

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心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卽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爲音下文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

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孔疏序旣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旣安又以懽樂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旣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 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九

爲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孔疏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

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 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
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情誠之至以類
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爲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
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晉正人之得失非獨
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
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
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
福也 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
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
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十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孔疏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
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
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婦反目是不常也教民
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
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
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
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
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
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

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
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
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
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
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爲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
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
俗傷敗者王者爲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
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
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十一

爲之故云先王以是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爲此
五事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

孔疏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
義 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
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
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
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 鄭志張逸問何詩
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與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

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主

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而稱曰諫或常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疆盛或常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

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鄭箋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諷諫詠歌依違不直諫

孔疏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主

諷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爲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諷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

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與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孔疏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於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與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於者從盛而至於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與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古

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

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孔疏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觀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古

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韓瞻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

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卽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卽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孔疏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卽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六

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救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

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

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七

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爲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鍼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孔疏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

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下之政施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末

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爲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

孔疏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爲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爲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勞羣臣燕賜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末

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

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孔疏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三

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鄭箋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孔疏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按詩緯汎厯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三

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厯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按五際六情之說失之鑿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

鄭箋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

孔疏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三

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爲周南感先王之化爲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

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爲風也化露一國謂之爲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孟

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爲風也若然作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爲王不爲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爲作雅或爲作風人志不同故也按王者之化屬文王乃追稱耳文王實終守臣節未嘗稱王先王亦當指文王若以爲大王王季更說不去其云繫之周召二公竟是憑空借名且與南字不聯愚意周召只作地名說爲順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孔疏既言繫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

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於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怨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逮也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孟

陸德明音義云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爲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

孔疏上既總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

雖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爲衷言后妃衷心念怨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爲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爲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說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爲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美

妒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爲已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爲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己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賢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創

也鄭解哀字爲異其經亦與毛同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爲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賢無傷善之心焉若苟蔡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原本

毛

其色則善心傷也

按以后妃思得淑女其事文王其說非也詳見下文朱子詩序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弘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弘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台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弘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辨說

天

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治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適使經之本文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

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遺其閒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三山李氏曰以詩序考之文辭淆亂非出一人之手如詩有六義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民困則見於樂記鸛鳴之序則見於金縢都人士之序則見於緇衣清人之序則見左氏傳那序則見於國語措辭引援往往雜出傳記之文然則果作之誰乎實出漢之諸儒也

慶源輔氏曰先儒以詩序爲孔子作故讀詩記載蘇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辨說

无

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序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是一驗又曰釋文載沈重云案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弘更加潤色至於以爲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而斷以爲衛弘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爲弘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爲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

而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閱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已說則謙虛退託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啓後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

其罪有不可逭者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爲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攷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爲臆說也學者顧第弗深攷耳觀其

詩經詳說

卷一

詩序辨說

三

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先生又嘗曰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辭卻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繆戾有不可勝言因伯恭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

詩記中雖多說序然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辯之頗詳又曰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卻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

大序解 見詩傳綱領

朱子曰舊闕離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索而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三

成亦有此理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朱子解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詩之自出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解曰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

黃氏曰寂然不動者謂之性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

三山李氏曰永歌未足盡其情於是手舞之足蹈之而有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湮鬱此所謂導和之至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朱子解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詠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嗟嘆永歌既發於聲因以其聲播於八音譜以律呂使之相應而和故謂之音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三

而卽其音而復可得其所感之情有如是之不同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子解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結上三節而言詩之用廣大深切非他教之所及也

安成劉氏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失則可創人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

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不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爲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子解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閒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三

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慶源輔氏曰或疑指周公爲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經爲教而後有此效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三綱而後極於天下之風俗也

安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爲教正綱常而善風化故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 此一節專論正

風雅及周頌

廬陵彭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樂安李氏曰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反爲風俗所移矣如曹風之奮晉風之儉不中於禮皆足以移人教化之不善其弊必至於此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詩

六曰頌

朱子解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蟋蟀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聲樂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

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

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然比興之中錄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朱子曰周禮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閻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曰鄭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詩

漁仲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今日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例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子必要說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凡直指其名直敘

其事者賦也引物爲況者比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
兩句鈎起因而接續者興也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
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
而其事常在下句 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
那箇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
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皆是興
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卻不同
如藁砧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興之爲言
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原
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又如高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采

山有厓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 興
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
尙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借比興
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無興
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
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旨 三經是
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底都
有賦比興故謂三緯 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
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
那興比賦時裏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愛細解不道

此說爲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
只管解那奕奕寢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
明卻因周禮說斷詩有幽雅有幽頌卽於一詩之中
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
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
賦又別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
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 問幽之所以爲雅爲頌
者恐是可以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
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 比
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毛

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
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當
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
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 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
類爲興鶴鳴之類爲比嘗爲之說甚詳大概興詩不
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
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卻結在所
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
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也若迂迴穿鑿則便
不濟事矣

慶源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實統於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製實出於是而不能外故曰管轄 聲音之節謂風雅頌制作之體謂賦比興三經謂風雅頌之體一定也三經謂賦比興之用不一也 此一節言凡詩聲音之節製作之體有此六義而教詩與學詩者皆當先辨而識之也綠衣雖以比妾又因以興起其詞雖鳩雖以起興又以摯而有別比后妃之德也獨舉二者以例其餘耳

安成劉氏曰詩有六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美

車之有管有轄管與轄同車轂端鐵也轄與轄聲同車軸頭鐵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之用在綱與衣之上則風雅頌之譬也管轄之用在車之中賦比興之譬也 聲音之節非風則雅非雅則頌其在當時固可吟詠以得其製作之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在今日猶可吟詠以得其指歸蓋古今之作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 呂氏嘗謂得風之體多者為風得雅之體多者為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為風或為雅或為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恐有不同者不

特比興之例為然也

盧陵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大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子解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美

者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上以風化下謂正風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取於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朱子解曰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

舊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幽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朱子曰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罕

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爲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易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詩之雅蓋王道盛時如成王以上詩是也自成王以後則爲變雅矣蓋王政之所由衰故黍離降而爲國風則同乎諸侯之詩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變之說詩經無文可據但其說有合乎理故且從之所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牽十篇之類而言也

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爲正爲變也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爲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爲康昭以後所作而幽風不可以爲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爲正以刺爲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罕

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朱子解曰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細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惟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于國史甚事又曰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

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

安成劉氏曰此一節繫變風變雅作矣之下冠變風發乎情之上而謂國史傷人倫哀刑政以作詩則序者之意以承上文言變風變雅爲國史所作非以三百篇爲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子解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三

禮義者固已多矣

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

臨川王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天子猶有政焉言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猶知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變風之亦有止乎禮義者蓋由先王之澤入人之深且久故也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朱子解曰所謂上以風化下

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再釋風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朱子解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

朱子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四

篇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本繫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附之也歟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雅之名義與大小雅之別言天下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雅則可見王政之廢

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小大爲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矣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雅

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朱子解曰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頌之名義頌容古字通故頌爲形容之義

三山李氏曰頌字訓容漢書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圖

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廬陵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於神明

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子解曰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

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又曰古人發出意思自好看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觀矣按關雎生詩皆是亂以樂之卒章言初作詩無所謂亂

廬陵彭氏曰呂博士云自一國之事以下備言風雅

詩經詳說

卷一

大序解

圖

頌之所因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詩之作各有攸始也

慶源輔氏曰此二句總結上三節而贊其爲詩之極至也夫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復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不爲不多然學之者果可以興觀羣怨乎用之者果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之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

小序解 見關雎詩首

關雎后妃之德也

朱子解曰后妃文王之妃大妣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辯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妣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妣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吳

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琰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有后妃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安成劉氏曰大妣之稱后亦如雅頌稱文王之王皆追稱之詞也

風之始也

朱子解曰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朱子解曰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

臨川王氏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若三家以雍徹而孔子非之也此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吳

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

三山李氏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朱子解曰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臨川王氏曰風之於物方其鼓舞搖蕩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樂者枯甲者圻乃所謂化之也詩之有風亦若是也始於風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

黃氏曰自其本於一人言之則謂之風自其及於一國言之則謂之教聞二南之風者感發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則化天下之理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朱子解曰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爲大王王季悞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兕

統坤坤承乾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朱子解曰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闕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害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朱子解曰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宴鳴關雎雞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耳但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兕

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尙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廬陵歐陽氏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宴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如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關雎正

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

勿軒熊氏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
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之文儀禮
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
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燕禮也今當
據儀禮經文爲是

按關雎爲詩之首篇樂之卒章何取於刺時之詩而
用之或後人陳古詩以見時事之不然誤以爲刺耳
關雎自是周公以前所有非後人作 或謂是畢公

詩經詳說

卷一

小序解

辛

作亦不足據

詩經詳說卷一終

詩經詳說卷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國風一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國風之下繫以一者以國風居
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
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
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
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
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尙之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一

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
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
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
云

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 言
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
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於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
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
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
哀先於衛項鄭武移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

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抑鄭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二

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抑鄭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抑鄭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項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風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

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迷霸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眾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侯之例也鄭譜王在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幽後者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編歌周樂齊之下卽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

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

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邯鄲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敗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游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概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首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爲教也

按國風之名直管至幽風末其體製音節皆爲風與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四

雅頌不同采之各國故爲國風二南爲正十三國爲變衛爲變風之首以下先後之序孔疏所言亦未足據 國風之一合風雅頌之目也下周南一之一乃十五國風之目也

周南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遼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

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

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崩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箏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彼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五

山北南方之國卽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大王所居以爲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也

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互可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

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爲方伯之國謂豐邑爲天子之國者皆通乎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

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獫狁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於江漢之域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木

蘇傳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關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何也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著明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

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

三山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

詩緝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西北迫犬戎故化獨南行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汝漢是其據也

說約按孔疏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千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如此則周公召公因地而稱耳雖朱傳云分岐周故地以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七

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非先有周召之稱而後受地也不要倒看了

按朱子云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此是篇名定解蓋周召本是地名以之封二公使分治內外仍人以地得名非地以人得名也小序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乃朱子引來以推明稱周召之意言文王所以化行南國者由周公助之於內召公定之於外故舉周召以示意也篇名之周召以地言不以人言若認定周公召公爲說則是周公召公化及於南國掩卻文王失詩旨遠矣即云化自北而南亦是從南字推出此

意其不言北而言南者以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不及於北也篇名南宇亦以地言不以化行言若云自周而化南行自召而化南行不成文理矣只當以集傳首二句爲主不可誤認小序之說 周公制禮作樂詩章定自周公期於發揚先德不自爲功故周南無周公之詩若召南之詠召伯自周公錄之無所避矣或謂采詩時一采之周公所治之地一采之召公所治之地各在其南方猶云周公召公所治之地之南方也此說亦通然畢竟當以地言不以人言

周南召南諸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 今屬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八

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

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

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 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 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九

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 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 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 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摘錄非全文 孔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

說大王遷於周原闕官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是也 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早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尙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 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十

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卽梁荆二州故尙書注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 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從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南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十一

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詩賜之采邑也 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體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己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 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原分別

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卽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 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爲首之意 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 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妒之心夫

人德如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篲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入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芣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在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召南之篇亦是用作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爲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處御於君所采蘋取其循淵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芣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省文也 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亦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破射之言故棄之 周公封魯召公封

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諡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諡曰康也閼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諡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 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 以列國政變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七

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知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 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並薶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知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晉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章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按詩譜乃鄭康成自爲一家之言考其實多有不合如此篇所云文王爲西伯是已而謂文王與治江漢汝旁之諸侯當日有二歸心江漢在內有之恐非西伯之職所統轄也文王遷豐或命周召二公留治舊地何得遂以爲采邑而且以周召名之若二國平武王末受命諸事未遑一切制禮作樂俱待周公何得以采詩分國屬之武王平且云六州得二公之德教故錄之屬大師分而國之則是周南召南兼六州爲言與前分岐地爲二公之采邑不相戾乎將謂南者爲六州之南乎爲采邑之南乎二南本詠文王后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五

妃二南之地總被文王德化何得以周南爲聖人之化召南爲賢人之化分屬二公不歸美於文王乎况詩是周公編定而豈以周南任爲已所化是聖人之化乎周南豈無詠周公之詩周公不錄若召南之詠召伯則無妨於錄而召南亦非以召公爲主附見之耳何得分二南屬之二公乎周召當以地言不當以人言又何必於此評二公之卒諡及其傳國始末如魯燕世家乎孔疏曲爲之解引證龐雜博則有之確則未也讀者辨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句
述韻

興也關關雎雎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鳬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妣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述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毛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末

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窈窕幽閒也淑善述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

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雎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

孔疏毛以爲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能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妨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 鄭唯下二句爲異

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會相近立處須隔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七

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此說卻與列女傳合乘居是四箇同居 列女傳曲沃婦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之鳥人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雎鳩毛氏以爲摯而有別一家作猛鷲說謂雎鳩是鷲之屬鷲自是沈鷲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

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卻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安成劉氏曰摯至字古通用如商書大命不摯曲禮庶人之摯亦訓爲至故鄭氏云摯之言至也謂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也

廬陵羅氏曰有莘國之女地理攷異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

按毛傳本渾淪鄭箋以淑女爲宮中之女后妃能和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六

好其說大異朱子云淑女指大妃爲處子時而言君子指文王何等分曉毛傳是字當作是非之是不訓此郝京山以雌鳩爲布穀布穀非水鳥旣不識物理又以雌爲目怒視雌從且雌從目又不辨字義眞如病狂囈語摯作至看來是篤摯之意后妃有莘國之女羅氏謂莘屬陳留與治陽渭浹之詩不合當與岐周相近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雌鳩則相

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雌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朱子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卻不同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七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雌雄相似皆是興而兼比雖然近比其體卻只是興且如關關雌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子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卻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

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與意雖闊而味長分比興意最明

豐城朱氏曰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通解宮中之人蓋妾御之老者大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

說約以雌鳩爲鵲爲螽斯爲蝗蝻雖取興不拘畢竟可厭集傳只言狀類鳧鷖並語類說是也 有別興其恭敬是一義和鳴與其摯而和樂又一義大段重和樂一邊集傳云雌雄相應之和聲則已補出是兩鳩並興君子淑女矣此倒映之妙 興與比相似只有限應爲興無照應爲比集傳凡於正興多用則字於反興多用猶字乃字 乘居匹處者乘爲四馬匹

爲兩端今俗稱帛一端爲一匹誤甚 纂序按君子雖指文王然文王是後來追稱勿露又薛方山云和樂恭敬是朱子於詩人興意內想出此句是餘意當足在好逑之下按此亦照注得解大約窈窕淑女句爲主鍾伯敬云看他三章說四偏是也

衍義此章以雌鳩聲之和應與淑女德之相配皆見其善意關關句內便已有情摯有別意淑字在窈窕上見窈窕於始至時上見都是德形於靜動閒者不就容貌上說窈窕訓幽閒之意幽有深潛不露意閒有安靜自如意此自中形外正貞靜之德容也幽閒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不可將貞靜對幽閒看君子好逑言淑女是君子的善配重淑女宜配君子上

正解后妃初到如何便見他淑只借窈窕二字形容之窈窕處於始至時見得始至字不必拘定同牢合卺之夕凡三月廟見亦是 微言合參雌鳩以和鳴相與淑女以幽閒相匹此興意若摯而有別和不忘敬非正解也

集解窈窕注訓幽閒之意便見非幽閒所可盡添出貞靜又屬窈窕源頭矣 女上加一淑字述上加一

好字便躍然有喜樂意

按毛傳亦云興也然不得興意竟是以睢鳩爲比而
下二句又是轉一意何爲興體朱子分比興方明
摯而有別和樂恭敬各兼二義然摯與和樂較切
后妃之德重在淑而以窈窕形容之合看爲是 好
述據現在說而成坤道助內治開基衍祚是後來話
朱傳於其始至四字當著眼

講自古有君則有配然必以德爲盛也彼關關然和
鳴之睢鳩則相與在於河中之洲地定耦不亂並游
不狎睢鳩信爲物中之善匹矣况此窈窕之淑女貞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靜形爲幽閒以配君子則內外一德以相成豈不爲

君子之好逑乎

參差荇菜

句

左右流之

句

窈窕淑女

句

寤寐求之

句

求之不得

句

寤寐思服

句

悠哉悠哉

句

輾轉反側

句

側句

側句

與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

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

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

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

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

毛傳寤寐寢也

按傳箋謂后妃其荇菜事宗廟左右之人助而求之
下卻云后妃寤寐求此賢女與之共職似求淑女專
爲採荇菜而然殊無味且不聯又以服爲事思服爲
思已之職事亦不合故不錄

朱子曰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
之事外人做不得到此

陸氏曰鷺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鷺即煮

三山李氏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爲菹

雙峰饒氏曰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慶源輔氏曰輾轉反側四字之訓極爲精切亦可見

古人下字之不苟也

通解左右流之即是無方取諸一處則有方也寤寐
求之即是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

衍義左右流之是尋此索彼之意取之不主於一處

故曰無方 寤寐二字宜玩寤焉思服是心不忘於

有覺之時寐焉思服是心不忘於寢息之頃

按荇菜是水多有之今俗謂之水葫蘆 服字無確

解朱傳猶懷也是取其意大抵思懷無甚分常思之

則是常懷之不忘下文只說思可見服字不作別解

輾轉反側四字難於細分愚謂輾轉字虛反側字

實只是輾轉不定忽反忽側似稍明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

說約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爲一連四句爲一截此章興處至求之便止下四句又深言其思之極也聚岡謂直興到底非是集傳凡蓋字以下皆推原之辭集解寤寐求之總括下求之不得四句求之不得四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重

句只足上寤寐求之一句寤寐中如何去求所謂求之者只是想像其得之意集注常字宜玩此人此德以下推原所以憂思之故正發明當字之意首章說君子好逌真有一見躍然喜不自勝之意此時便親愛快樂但直接以末章友樂趣便索然翻從昔日未得懷思一段光景反覆追述則既得而喜自不能已此詩人之文以情生也

正解此章以荇菜芳潔可羞神明故求之者當無處不盡其力興淑女幽閒可配君子故求之者當無時不盡其心要追想未得時情景須對照今日既得

之樂

衍義注中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句已該寤寐求之五句意所以下文繼之曰故其憂思之深至於如此也此以求爲主憂根於求來求之是行六禮以求之不得謂文定之儀未舉造舟之禮未行也悠哉悠哉是無時不思意輾轉反側正是思服悠悠處身心不平蓋身本於心而身不安寢乃心不忘思故也

按興意至四句止爲是下四句乃接寤寐求之句說去無別意此節爲下節作過脈欲說樂先說憂是極力形容之意朱子云憂思之深思之不得而益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重

思之便是憂憂字不必論

講夫淑女爲君子之好逌如此則當其未得也吾人何以爲情耶彼參差之荇菜可羞神明者也則當或左或右無方以流之矣况此窈窕之淑女正君子所以成內治者不當或寤或寐無時以求之乎若求之而不得也則寤寐爲之思懷而且其思之深長悠哉悠哉至於輾轉也轉也反也側也有不能安其身者矣而何幸有今日耶

參差荇菜句左右采之句窈窕淑女句琴瑟友之句
參差荇菜句左右采之句窈窕淑女句鐘鼓樂之句

采友二字似只當叶一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

按毛傳謂后妃得苕菜有助之采助之擇者不當認定后妃得苕菜鄭箋又謂琴瑟鐘鼓皆共苕菜時作樂所用夫苕菜微物豈專以此爲供而作樂乎其說尤迂

眉山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序也凡詩之序類如此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芼

華谷嚴氏曰芼之謂爲羹也內則曰芼羹注云菜也疏云用菜雜肉爲羹又昏義芼之以蘋藻通解琴瑟常用樂也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以爲樂之小鐘鼓則懸於虞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以其常在側故曰友已有和平之意矣但未至極耳故曰樂則和平之極也琴瑟在御友於閨門燕居之時鐘鼓在懸樂於廟廷贊見之際友與樂不同皆所以爲樂亦猶席麻與輶轉反側不同皆所以爲憂集解琴瑟絲聲有婉媚柔順意故曰友鐘鼓金革聲有宣暢蹈厲意故曰樂

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苕菜既得之則當采摛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己又如此云

說約興之義多取聲韻相應前章以流之求之相應此章以采之友之芼之樂之各相應若前章直興到底則此爲不完之語矣豈有此理乎 集傳采此禮反友羽已反本相叶樂去聲亦便與芼叶北人語皆如此也 流曰取之采曰擇之芼曰薦之非正解也然補法各妙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芼

集解友之樂之只是自家喜樂之意無可抒寫託之琴瑟鐘鼓以見志耳非眞謂后妃既得宮人便去琴瑟鐘鼓也玩注中當字便見 本文友樂雖平列然玩語氣乃層疊致詠之辭故麟士以下四句一進爲義而中以不特此也過之亦猶前章求之不得四句就上憂思之意而極言之耳

衍義此章即苕菜既得則當理治之興淑女既得則當友樂之也友樂二字須就心說出來指宮人言二字指淑女言重我去友樂淑女上昆湖云以吾友之樂之之情而寄諸琴瑟鐘鼓也句極圓活蓋琴瑟

之音細密故屬親愛默結其惟心潛孚其志意也鐘鼓之音宣暢故屬樂鼓動其精神發舒其志意也非真是如此玩注當字可見二段意有淺深卻重在樂之一邊蓋說到娛樂處意方盡和平本前日憂思來和平之極亦非正訓樂字謂之尊奉者正是友之樂之見喜樂正所以尊奉之也不必分貼按上節宮人之憂則此節友樂自當屬宮人說琴瑟鐘鼓只是虛擬其喜樂尊奉之意不必認真說兩意固是淺深但與上節之體不同活看爲是不必層層爲分對計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夫

講今始得之則吾人又將何以爲情耶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而擇以致潔矣況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則當或鼓我琴或鼓我瑟多方以友之而致其親愛矣不特此也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而熟以致薦矣況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則當或擊我鐘或擊我鼓多方以樂之而極致其歡樂矣蓋以德配德世不常有吾人何幸而躬逢其盛耶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

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夫

朱子曰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偕同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官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

衍義此詩全重德上首章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次章追言昔日未得之憂末章敘今日已得之樂皆本窈窕之德說來憂樂都以宮人言宮人想是王季太任舊時宮人親炙聖化者故詠歌之其作此詩則指宮中之一人言當憂而憂當樂而樂便見詩人情性之正處

前餘見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聖之聖兮

施于中谷

句維葉美

句韻 黃 寫 于

飛句韻

集于灌木

句其嗚嗒嗒

暗韻

也

毛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灌

說舊

孔疏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 釋鳥云皇黃鳥

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

詩經詳說

卷一

國風周南

事

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閒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爲叢木也

按毛傳云興也而所說不見興意依鄭箋竟是比體
尤鑿故朱子改爲賦只是賦陳采葛之始事非有喻
意也 施移也只是枝蔓及之孔疏謂移去其根不
甚分曉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如既成締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豐城朱氏曰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如追敘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勤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說約詩雖以兩句爲一連四句爲一截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一截集傳暗訓居奚反以與葉叶而谷字無韻故也詩柄既成締綌照通章追敘初夏照本章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正解此章追敘初夏之時其景物如此見葛有可治之漸維葉一句是葛生之時黃鳥三句是因敘治葛而思及之言向當葛葉萎萎吾尙記得曩時黃鳥一段光景須照定治葛大意閑閑點綴爲妙正不必逐句描寫也亦不可將鳥與葛平看黃鳥集灌木而注以爲鳴於葛上蓋葛延於木上鳴於灌木即鳴於葛上也

指南此追敘葛初生景象見今日之成而服者此葛也前日之生而施者亦此葛也首三句一直看勿分枝蔓葉茂萎萎處見當時割漚尙未可施締綌尙未

可治黃鳥三句只直說下勿以見聞對總見當此時而對此景已暢然動我以文紅之慕語語要得后如追敘口氣方是此詩神情

按此章注疏已分三句爲一截不止麟士云然也依首章似兮葉爲韻飛啗爲韻依次章又似上三句一氣方入韻而兮字非韻然畢竟至三句截不可以萎萎于飛聯讀也

講凡事之樂成者每不忘勤始之思如予於葛豈一朝夕之故耶向當初夏之時葛生之覃延兮施移丁中谷之地維葉則萎萎然而方盛焉猶未可治也斯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時也有黃鳥于飛因而集于灌木之上而其鳴也啗啗然和聲遠聞若動我以女工焉一時景物不宛然在目耶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漚爲締綌服之無斁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漚煮也精曰締麤曰綌斁厭也

毛傳莫莫成就之貌漚煮之也精曰締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立紉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孔疏釋訓云是刈是漚漚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

之是獲養治之孫資際養葛以爲締紱以養之於獲故曰獲養非訓獲爲養

按毛說渾鄭以爲在父母之家事不合又訓服爲整是整治其事亦非服字正訓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敝而不忍厭棄也

永嘉陳氏曰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畫

華谷嚴氏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數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

慶源輔氏曰凡人之於物易厭而不甚顧惜者以其得之之苟而不知其用力之勞而成就之難也唯其身親爲之故其愛之而不厭亦可見后妃既勤且儉之意

說約兩爲字要見經之緯之杼之軸之皆自爲而不以委之他人也服之處方是製而用之不以私服禮服言服之無數是未然事垢敝不厭不可言及澣汚

恐涉下文也親執其勞以卜是朱子推原之辭非后妃本意

正解此章正治葛時事首三句言葛之成下言其治之勤而愛之至也莫莫句要入葛既成意刈獲締紱所謂親執其勞也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親爲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看如三縷之類爲之者條分縷析以任夫織紉之事也蓋就締紱既成之後別其精者爲締紱者爲紱非葛先有此兩等而擇之以爲布也若十分說得辛苦便類村婦當家光景殊失母后氣象矣服之無數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畫

句亦須看得活后妃當葛之初成而即豫道其心之所期如此不以新故易念不以久暫移情非就垢敝時言也玩服之無數一語有多少深思微旨爲朝野風尚攸關但在后妃口中又不可徑露此等語意衍義刈者斬之以斧斤獲者養之以釜鬻是刈以斂之也是獲以柔之也二爲字有工夫正指織紉看服之無數是豫言心之所期如此非此時已垢敝也確齋云雖極垢敝只是極言無數之情若以爲實然豈有極敝之物而服之無數哉鍾伯敬曰后妃服之無數句自有深意惜福惜勞俱說不盡

指南此正為締給時事重為締為給一句上五句是追述其勳下是豫道其情

按葉莫莫是可刈時光景與葉葉不同因見后妃留意於葛自葉葉至莫莫常在目中也刈渡而為締給為締給而服語有次第講無數因執勞看出誠愛甚有意味 垢敝是籠罩下節意

講迨夫盛夏之時葛之重兮施于中谷維葉則莫莫然而茂密焉蓋已可治矣由是刈而斬之以取其材由是漚而漚之以柔其性而理之各有序焉精者則為給不以難就而自阻蠱者則為給不以易就而自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美

忽而成之各有等焉是布也我將服之雖終身可也無或有厭黻之心焉矣

言告師氏句言告歸句薄汚我私句薄漚我衣句
害漚害否轉韻歸寧父母母韻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攔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漚則漚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

毛傳汚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曷何也私服宜漚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鄭箋煩攔攔之用功深漚謂漚之耳衣謂褱衣以下至褱衣 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常見漚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孔疏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纓笄綰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美

汚漚相對則汚亦漚名以漚汚垢者漚而用功深故因以汚爲漚私服之名耳言汚煩者謂漚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漚名故箋云煩攔攔之用功深是也阮孝緒字畧云煩攔猶接莖也

按毛傳兩歸字不同言告言歸謂告以嫁人之道分明是在室時而下文卻說歸寧父母意不聯貫 本云漚衣而毛謂私服宜漚公服宜否亦欠照管 衣毛鄭以爲褱衣褱衣珍重原非可漚朱子但云禮服只是外面大衣見人可爲禮者若私服或是貼身小衣如此看似明 鄭云曷漚曷否潔清以事君子似

是初嫁時治衣而於歸寧父母難以安頓

安成劉氏曰如言采言念薄言駕言之類皆語辭也

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妃亦未必備此六服但汎言禮服而已

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污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慶源輔氏曰薄汚薄澣者不爲甚飾之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於其薄汚薄澣者略施其功而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不爲過甚之飾於其害澣害否者各隨其宜而無難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

豐城朱氏曰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說約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害澣句帶起歸寧句若與薄汚薄澣分作四項而歸寧總承此斷非體

正解此章因絺綌既成女工少暇而豫計歸寧之事

當以歸寧爲主首二句言達歸寧之情要得柔順委

曲略無恃愛專制意薄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辭見不苟於行也告師氏是以歸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因歸而治服本與絺綌無關非服既成而澣濯之也但薄汚薄澣亦有服之無數意私服常服也故去其污禮服不常服也故從其澣禮服如見君賓之衣之類不必認作朝祭之服私服禮服不必言皆是絺綌所爲者害澣害否因上句之文指禮服言歸寧亦是既成絺綌之事因言絺綌而敘及之非備絺綌以歸寧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三

集解害澣害否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末要緊收到幸得葛成意

按韻以歸與衣叶然文義至言歸截汚澣二句屬下蓋汚澣非師氏之職故不連上爲是汚亦澣也害澣兼承上二句亦通而時講單跟澣字說害澣害否言何者當澣何者不當澣皆要收拾停當以便歸寧父母也 實說歸寧無妨時講因集傳將字看作未必歸寧殊多事

講絺綌既成則予工已畢而不禁父母之在念也我當告我師氏使師氏告我君子以達此意焉然是行

也服不可以或苟也彼私服之多而垢多則薄汚我私乎即禮服之少而垢少亦薄澣我衣乎何者可澣何者可以未澣凡皆潔治既備我將服之以歸而問我父母之安寧也不然此情其何能已耶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小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文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卑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朱子曰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工不足稱述以爲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按小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朱傳取之本是務本之

本箋疏以爲本性未確 傳箋以上二章爲在父母家時事而末章忽云歸寧父母如何說得通朱傳作配文王之後說三章次第說下方無滯碍 召南諸侯夫人采蘋奉祭后妃治葛亦當有實事

衍義此詩以治葛爲主首章是追敘治葛以前事次章正是治葛時事末是治葛以後事不重歸寧上只是因成絺綌而敘及之 通章要體認后妃自家口氣勤儉孝敬作說詩者言外補之 徐儆菰云看首章要體認當時初夏景象須描寫得出看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勞憂惜意思看三章要得他不故自專不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卑

忍忘親的意思方好 疏義云勤儉孝敬乃婦德之大者故曰后妃之本

采芣耳

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

實彼周行

賦也采芣非一采也卷耳泉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欬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實舍也周行大道也

毛傳卷耳苓耳也頃筐春屬易盈之器也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 鄭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孔疏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泉耳亦云

泉江東呼常泉或曰苔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 韓詩云頃筐欵筐也按傳箋以采卷耳爲另一人借以興下二句意殊不聯又以懷人爲思得人周行爲周之列位以官言全不見興意

大全卷耳卽今蒼耳今人麴藥中多用之

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詩經註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聖

按頃筐當是現成名目非故意使之傾彼字指卷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實之大道之旁也

豐城朱氏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也蓋託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實彼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暇乎他可知也此詩是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有懇切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悽慘之懷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

至於悲者后妃之所以得性情之正也

通解大道之旁蓋大道之中或無此草而大道之旁

乃有此草耳采以好生道旁亦是此意

說約按歐義云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俱照不盈妙

詩說須知此懷亦非是閨閫私情想當時如燬從王

自有許多難言心事

衍義此章託言有所事而不終於所事也注方字適

字相應適非適然只是俄頃之間蓋后妃之思君子

原是念念不忘非至此而適念也實彼周行就未采

言不是將頃筐所采者棄之 黃維章曰此章內我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聖

字彼字正相呼應嗟我則實彼矣講懷字要切外憂臣民無所統內憂家人無所法意不可作尋常閒情語

指南二句分上是託言方有事而未終且勿露思字

下是因有懷而弗終也重發嗟我懷人句

集解玩託言二字可見通詩皆思中幻景卽采卷耳

亦非實事也 此詩語意最活說者不得黏滯卷耳

易得頃筐小器既曰采采又云不盈情癡景幻闡詩

之祖

講夫相離則思此人情也我其能已耶維彼周行卷

耳生焉我方采卷耳一頃僅尚未滿也嗟哉斯時
我適有所懷之人則心與手違卷耳雖多亦實之大
道之旁已耳又何能復采也哉

陟彼崔嵬句我馬虺隤句我韻姑酌彼金罍句維韻
以不永懷可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
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
也

毛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 姑且
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卷二

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
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
於長以爲念也

按此章鄭箋太牽強我馬之我謂使臣我姑之我謂
文王維以是后妃自謂全不成文理故不錄

慶源輔氏曰姑且也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亦可
見其託言之意

指南此與下章俱二句分上是託言登高不遂所願
下因欲假酒以舒其懷也 馬虺隤則所懷莫慰故
欲假酒以自寬解也重登高上勿與酌酒同看永懷

永字最有味蓋思君子終是不可已者但姑酌酒暫
開其懷庶寬其太甚耳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

講意維以不永懷細想不永二字見得便是酌彼金
罍決不能以不懷單可望其不永懷耳維以字可想
正解總是從思念中虛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
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是也 葉臺山曰登
高恐亦是後世白雲思親舍之意往從之說似太著
像

按既是託言即說欲往從亦何妨 維以不永懷懷
之不已求其暫已而不可得故託於酒 四句全用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卷二

韻

講吾聞登高可以遠望我其陟彼崔嵬之山以望我
懷人而往從之乎則我馬罷病虺隤焉而不能升也
我之懷將奈之何於是姑且酌彼金罍之酒以自解
焉非即能釋然忘情也維以暫減其懷抱不至於永
以爲念而不能已已耳

陟彼高岡句我馬玄黃句我韻姑酌彼兕觥句維
以不永傷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
一角青色重千觔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

毛傳山脊曰岡立馬病則黃兕觥爵也傷思也

正解懷字與上懷人字應傷字又從懷字生出

衍義永傷又重於永懷俱是無聊之辭

按岡高於崔嵬立黃甚於虺隤兕觥大於金罍傷甚

於懷二章之次第如此

講我其陟彼高岡以望我懷人而往從之乎則我馬

病極而立變為黃計莫遂也我之傷當如之何於是

姑且酌彼兕觥之爵以自解焉非即能脫然無憂也

維以忘憂於一時不至於永以為傷而不能已已耳

陟彼

矣

我馬

瘠矣

我僕

痡矣

云何吁矣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興

吁韻

賦也石山戴土曰硓瘠馬病不能進也瘠人病不能行

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

斯篇

毛傳石山戴土曰硓瘠病也瘠亦病也吁憂也

孔疏釋詁云痛瘠病也孫炎曰瘠人疲不能行之病

瘠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安成劉氏曰爾雅石山戴土謂崔嵬土山戴石謂硓

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

慶源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

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

憂之極惟有愁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

通解此與上二章同一意只是疊詠成章非謂登此

不遂而復欲登彼也

說約馬以駕車僕以御馬凡言馬處俱不可離車說

末句難解然正以不解見妙云何二字亦可略讀

斷似如何是處之意也詩緝極佳

指南此章不必如輔氏所謂馬病猶可資於人僕病

而不能行則斷不可往詩人原無此意云何吁矣諸

說都有不妥只宜講云事既無如之何情又莫如之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聖

何其憂歎何能已哉方見警功吳省庵云此章要

得與二三章時更加惆悵意

衍義上二句言登高而有所制下言難乎其為情也

云何吁矣言我將如之何其憂歎哉如何其憂歎

見其憂歎之極也亦是思念處與金罍兕觥之意例

看 許南台云小雅云何吁矣注云如何而不望之

乎則此亦當云如何而不憂歎乎似覺明白

按輔氏說僕痡深一層意甚好指南駁之非也云何

吁矣麟士謂云何讀斷涉小巧語氣當云到此地位

不得不吁其吁也不自知其當如何也

講然我之懷猶未已也又計欲陟彼祖山之上以望君子而往從之奈何馬則瘠矣而不能進僕則痛矣而不能行則往從之計不諧而此心之思終無以自釋矣我將如之何其吁歎哉夫后妃於君子之不在而極其思念之情如此可謂貞靜專一而得性情之正者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小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吳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朱子曰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應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按序云后妃之志此句亦可用但非以思念君子爲志而以求賢審官爲志恐爲越位之思於理不合毛鄭皆以思賢臣爲說而語意割裂總說不去

語類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蠡斯則只是比蓋借蠡斯以比后妃之子孫眾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卻自是說蠡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著落乃好

慶源輔氏曰先生又嘗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遠望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吳

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安成劉氏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於和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永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情性之正發見於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按美里先儒以其地在相州鄴都因美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譖囚文王於此文王固作拘幽操

衍義此詩重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

念之情首章言懷人者敘其始也只動了一箇嗟我懷人念頭便把卷耳都不采便去登高以望而酌酒又不能解又不勝其憂歎總見懷之不已而爲之極其形容耳謂之託言者意欲如此而事不如此也通詩以嗟我懷人句爲主下皆承此說去末章吁字與首章嗟字相照 方山云要看詩柄思念二字非惟采物登高是託言并飲酒亦是託言耳總歸重思念君子上

指南首章言其動念之態下三章屢欲遂其情而未得皆託言以見意之辭而后妃貞靜專一之心亦可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羊

見矣 鐘伯敬曰此詩妙在誦全篇章章不斷誦一章句句不斷虛象實境其法甚妙

南有樛木

句葛藟荒之

句樂只君子

句福履綏之

句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繁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眾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綏綏安也

毛傳木下曲曰樛履綏綏安也

鄭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繫而蔓之而

上下俱盛

孔疏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

璣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薹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

按毛云南土鄭因云南土荆揚之域太遠故朱傳易之以南山樂只君子言君子可樂鄭云衆妾以禮樂樂其君子君子指文王俱未確

大全本草注曰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即詩云藟也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藟

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故可以君子目之 問君子作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至

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某注詩傳蓋皆推尋其脈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泥著

慶源輔氏曰此詩雖是興體然亦兼比意與關雎同故鄭氏以爲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繫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眾妾故眾妾得上附而事之也通解說文葛綴得理也綴則有繫意綴則車中靶執綏則有安意樛樂二字相叶最切據詩緝而融會之山木喬疎而直上則物類不得附而似升君子嫉妬

而可畏則弗祿不得康而備饗反是則協矣藹藹類
則履乃福類也百順之謂福天之所助也以眷命言
萬鍾之謂祿人之所受也以饗用言視履考祥辨上
下之等而授祿故不曰祿而曰履也訓綴字履
字失之鑿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願之
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祿綏之矣
正解注中嫉妒二字有別嫉以德言妒以色言
說約樛木與福履不與眾妾此最易難易混 劉上
玉曰詠樂只處見其稱詠福履處見其願說詩者之
辭不宜貼在詩人口中即逮下等字亦以意渾之更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聖

高沾沾在口非盛世風也

通解樂只君子猶言豈弟君子德自其逮於人者言
惠及閭門恩覃宮闈在公之澤逮下之仁是也綏自
其安於己者言百順之備萬祿爾康申錫之休保定
孔固是也纍字與綏字相應

指南樛木下曲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迎福履葛藟
一類而非一物媵妾一體而非一人皆與意也 樂
只指德言之德即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是也還要說
得渾融

按說約云不與眾妾是詩旨指南是新說亦可用蓋

不說逮下則與樛字意不相綰也 后妃嫉妒則眾
妾異之恩逮下則眾妾樂之時講或云后妃以存樂
只爲心非也

講凡人有德者必有福如我君子非耶彼南山之上
有樛木焉本無心於葛藟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
之則葛藟自纍而繫之矣况我樂只之君子和易性
成本無心於福履也而下逮之德則福履自綏而安
之矣蓋卑順受益自然相因夫豈有或爽者哉
南有樛木句 **葛藟荒之**句 **樂只君子**句 **福履將之**句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聖

毛傳荒奄也

鄭箋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東萊呂氏曰荒荒覆也

疏義奄即掩字

通解葛藟之性附木必出木杪故能庇覆也扶助即
陰陽默相之意

指南有樛木其勢下曲則葛藟奄其上而荒之矣况
我樂只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扶助其身而將之矣
夫非自然而致者耶

南有樛木

句 **葛藟荒之**

句 **樂只君子**

句 **福履成之**

講南有樛禾其勢下曲則葛藟旋繞以徧而繁之矣
况樂只之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全就無缺而成之
矣夫非自然而致者耶

小序穆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朱子曰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慶源輔氏曰曰纍曰荒曰縈曰綬曰將曰成亦皆有淺深纍繫也荒則奄之也縈旋則奄之周也綬安也將則扶助之也成則有終久之意其美夫人也無夸

卷二

國風周南

五

辭其禱夫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眾妾性情之正也說約三章字義本有次序而無淺深然大段以稱願不已爲義也黃才伯曰稱者稱其所已然德也願者願其所未然福也亦分明

正解三章須平看總是興其德之盛而願其福之隆也綏將成字義雖有分別而興意略無淺深不過層疊詠歌以見稱願無已之情耳以樂只句作主穆不下垂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凝福履此各章興意也纍是繫於其上荒是奄庇之榮是奄之周也綏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將有陰助默佑意與奄庇

相似成則萬福皆來湊合有純全盛大意與紫旋相
似詩人下字各有意義

按樛木下垂使葛藟得以攀援是逮下之意故以爲興爨之繫於上也荒之罩之密也繫之纏之固也綏是享福祿而得其安將是福祿有助而日增成是福祿永終而無缺字義相配依輔氏說淺深自佳時講謂興意無淺深是以體製言不可因之忽於淺深次第不見古人文字之妙也

言訖兮訖

韻宜爾子孫句振振兮句振韻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

詩經詳說

卷一

國風周南

三

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
毛傳螽斯蚣蝑也詵詵眾多也振振仁厚也
鄭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各
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眾多后妃之德能如是
則宜然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妒則宜女之子孫使
其無不仁厚

孔疏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 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蜚螽蛸蛸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

接說說不當卽言生子且就螽斯說下方援子孫爲是振振就螽斯說說不得仁厚只說得盛故朱子不用毛鄭之說

問螽卽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朱子曰詩中固有以斯爲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

美

永嘉陳氏曰言羽者蟲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說約爾雅釋蠡本文但云蠡草蠡蜚蠊蠡螫蠡土蠡
無蠡斯斯蠡之名則亦疑蠡固總稱而斯爲諸辭也
小注又云蜚蠊之蜚音斯故邢疏遂云蜚蠊周南作
蠡斯七月作斯蠡此頗一確據釋文引郭璞云蝗集
害稼詭爲巨災以况后妃擬非其倫曰和曰德又烏
足受之也然則蠡斯自蠡斯蝗亦自蝗不相牽混
歐陽本義云蜚蠊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多詩人
偶取其一以爲比爾高甚子由云八十一子陸佃云

集解說約云子孫須兼嫡庶說此亦誤認子孫屬后妃不知子孫仍屬姁斯也只渾還之爲安

衍義螽斯羽蟲故稱羽勿作翅說本文宜字最重蓋凡物羣則爭爭則相吞相噬而生息必少惟螽斯羣處和集故宜子孫之多也子孫指螽斯之子孫以己然者言非祝願也子孫兼嫡庶說后妃逮下之德便是詭詆本支之蕃便是振振宜爾不主一人亦不主一時眾妾之子孫皆后妃之子孫千億之子孫皆

美

后妃今日之子孫也

按羽字輕帶正意不在羽一說卵翼之道全在羽故以羽言失之鑿 子孫眾多以已然者爲正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眾多故眾妾以蠱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眾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朱子曰比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之句便是說那人
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說更不用說
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
取多子孫振振御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

之子孫也

按與比之說注疏不明如此章舊以爲與則宜爾字與上不聯朱子通作螽斯說全章不露正意方是比體

講天下惟和氣可以致祥不觀之物乎彼螽斯羽蟲其羣處也孰說兮和而無相害如此宜乎子孫眾多而振振兮其盛也夫豈倖致者哉

螽斯羽 句 螽斯兮 句 宜爾子孫 句 繩繩兮 句 繩繩 句 比也螽斯羣飛聲繩繩不絕貌

按毛傳以繩繩爲戒慎不合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美

集解繩繩注訓不絕言如繩之連延不絕也

講螽斯羽其羣飛也螽斯兮和見於聲如此宜乎爾

之子孫繩繩兮而相生不絕也豈偶然哉

螽斯羽 句 揖揖兮 句 宜爾子孫 句 螽斯兮 句 螽斯 句 比也揖揖會聚也螽斯亦多意

集解螽斯言如蟲之蟄伏藏盤聚也

又按說說螽

蟄揖揖皆羣聚意非和字正解也然和意即見於說

說螽蟄揖揖內

講螽斯羽其羣聚也揖揖兮和見於形如此宜乎爾

之子孫螽蟄兮倣伏甚多也豈偶然哉是則眾妾之

稱美后妃者至矣孰非文王身修家齊之效耶

螽斯三章章四句

小序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

朱子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南軒張氏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妒忌而已故繼穆木之後

考索曰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美

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雖鳩亦取其德之合也

安成劉氏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

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

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此

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

豐城朱氏曰穆木后妃不妒忌而眾妾有祝願之誠

螽斯后妃不妒忌而眾妾美其子孫有眾多之盛蓋

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

然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

慶流衍福履之綏子孫之眾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華谷嚴氏曰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然但言宜其
如此初不明言其所以然而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
為何風人大都意在言外

通解子孫眾多是后妃已然之福比意重在宜爾見
其非出於倖也

衍義此詩三章一意無淺深都就螽斯上看重一和
字詁詁固是和藹藹是和聞於聲揖揖是和見於形
也凡詩比體本文即是正意如此章說螽斯即是說
后妃若正說后妃便是說詩者口氣須講完方補正

詩經詳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卒

意

指南此詩三章一意總是屢託喻后妃有逮下之德
宜其有昌後之福也通詩都就螽斯上看重一和字
始言詁詁次言藹藹終言揖揖蓋集而飛飛而聚此
羽蟲之性亦詩人立言之序
按談詁始見其和集藹藹繼而觀其飛揖揖繼而觀
其復聚振振始而見其盛繩繩繼而延之久螽蟴見
其久而益聚次第大意如此

詩經詳說卷二終

詩經詳說卷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周南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家韻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天天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
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
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
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毛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華之
盛也 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喻時者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一

鄭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 云宜

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孔疏天天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
或華而不少此詩天天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
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
少而色盛也

按毛鄭宜室家只就年時上說意淺不如推開說一
家和順 興者因桃夭起興而孔疏以桃比女亦非
正意

大全公羊傳注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

故謂嫁曰歸

華谷嚴氏曰天天以桃言指桃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華也

讀詩記宜室盡妻道宜家盡婦道也夫婦和諧而閉門無反目尊卑允協而家庭無閒言方謂之宜

集解灼火光也桃華紅豔望之如火故曰灼灼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通解以正以時即此便見其賢注所謂賢正本此二句或以賢涉下宜家非矣或謂賢在於被化不在以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二

正以時不知以正以時正由被化而後爾也且被化二字只就後人言若以此說詩恐礙總旨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也下詩放此

衍義承父母之命是男女以正也際桃夭之會是婚姻以時也紉之時未必以正以時故以此爲賢也賢字在于歸下補出而宜其室家就後日說觀注知字便見蓋惟今日有是賢則知後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宜室家者爲人婦而盡婦道如無非無儀之類爲人妻而盡妻道如必敬必戒之類此以木少則華盛與女賢則家和也桃之爲木多華然五年則老老

則華滅故以木少華盛爲言天天以桃言灼灼以華言此時華未有實葉未必蔡特因華而一時推言如此

說約已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

講婚姻之道實正與時如之子可美也彼桃木之少天天然生以其時則灼灼然其華之盛矣况我之少守正子歸嫁以其時賢如此也不有以宜其室家乎吾知宜其室則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也宜其室則克孝克慈不違老幼也皆有必閑於婦道者矣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桃之天天

有實其實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實韻

興也黃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毛傳黃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家室猶室家也

按毛以實比婦德非興意然亦有理

集解黃麻子也麻子最多故以形桃實之盛

講桃之天天則有實然其實之盛矣况之子乘此時而于歸也不有以宜其室家乎

桃之天天

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

宜其家人

實韻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毛傳纂纂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 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爾

東萊呂氏曰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指南宜家人是一家之人皆有以得其歡心是也按桃方華時葉不盛及有實後盛故詩之序如此講桃之天天則其葉纂纂然而盛矣况之子乘此時而于歸也不有以宜其家人乎蓋因其往嫁之時知其已嫁之善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四

桃夭三章章四句

小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朱子曰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爲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疏矣
豐城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

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倣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指南鍾伯敬曰三宜字妙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儀便是停當若求加焉則失之矣

衍義三章只一時事無淺深總是興女子有行而知其必能執婦道也女子之賢大概統論女德本被化而成但此意在言外詩柄見字知字必字皆有意宜玩之 女子之賢何由而知即以正以時上想見其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五

賢而又卽以其賢決其宜室家賢是已然事宜是未然事玩注必字乃豫定之詞非豫期之詞

按朱傳言被文王之化極正大而后妃之化在其中若專承后妃不妒忌覺偏此朱子之譏違勝先儒處

肅肅兔置

句 豳之丁丁

丁句 起武夫

公侯干城

與也肅肅整飭貌置罟也丁丁桮棬聲也起武夫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

毛傳肅肅敬也兔置兔罟也丁丁桮棬聲也 起起武貌干扞也

鄭箋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

也 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置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

孔疏釋器云兔罟謂之置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釋宮云機謂之杙李巡云杙謂繫也此丁丁連楸之故知楸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

按毛說肅肅敬也以人言朱子云整飭貌以兔置言依文義肅肅與兔置連不得作恭敬之人說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六

東陽許氏曰繫楸於地中張置其上也集解丁丁有堅確不移意與干城隱照

正解肅肅二字可玩即兔置細事而備綜理之計裕整飭之能則其人之大略可觀矣

化行俗美賢才眾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朱子曰聞楸杙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爲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才眾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

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 問兔置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也

安成劉氏曰此賦其事以起興也

通解才就干城好仇腹心言不可以肅肅起起爲才起起是武勇形狀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非美之也觀注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句

講義此章用肅肅起起相呼應耳實無取義不宜把起起句緊黏上一句說云彼爲此者亦起起之武夫耳如此則類賦體矣首二句虛說方見是興起起亦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七

不作楸杙時動作武勇說須丟開上二句況此起起云云干城但言才可爲此非謂他日必爲公侯之干城也公侯勿直指文王只渾說便是

衍義丁丁爲內外相應之聲干城爲內外相衛之象是此章興意 干城是借捍外衛內以發其才之可用初不以用武言只如一賢人勝於十萬師之謂隱然甲兵之富故曰干屹然金湯之固故曰城

講人才難得自古爲然而今日所見則有獨盛者如設置所以待免彼肅肅然之兔置其楸杙以張之也則丁丁而有聲矣況此起起然之武夫其狀甚勇而

其才可用外以備折衝內以資保障豈不足爲公侯之干城乎是真可美也

肅肅兔置

句施于中逵

逵韻

赳赳武夫

句公侯好仇

仇韻
興也達九達之道仇與逵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毛傳達九達之道

孔疏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郭氏云歧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八

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安成劉氏曰中逵謂九達之道中也
衍義中逵爲在在可通之路好仇爲在在可匹之能是此章興意中逵兔所往來之區施置於此亦見取物之方略
正解好仇者見公侯有此才武夫亦有此才明良相配也卽有是君有是臣之謂

說約魯詩世學達仇皆叶音奇

按只叶仇音奇可也 又按陸氏云施如字則是設

于此地與施于中谷之施不同讀異者非

講非待此而已也彼肅肅之兔置則施于逵之中矣

況此赳赳之武夫其才可用豈不爲公侯之好仇乎

禦侮以安社稷撥亂以定國家公侯能之武夫亦能

之也君明臣良上下匹休不又可美乎

肅肅兔置

句施于中林

林韻

赳赳武夫

句公侯腹心

心韻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九

毛傳中林林中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
鄭箋此兔置之人於行政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
孔疏毛以爲兔置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爲此兔置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政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
按毛鄭二說總不如同心同德之解言其人卽爲公侯之腹心倚任無二也
東萊呂氏曰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詞浸重亦歎

美無已之意也

通解好仇腹心俱以禦侮撥亂武勇之德講不嫌似干城貼武夫也講腹心又云公侯此心此德武夫亦此心此德不嫌似好仇蓋好仇承干城而進言之腹心承好仇而進言之也

集解公侯勿忽過蓋公侯是何等樣人而冤置武夫足爲其倚重且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樣才腹心向有切以服事殷講者終太著迹集注只渾言同心同德最合

衍義腹心不是可膺心膂之寄亦不止於謀謀相合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十

意見相同而已言與公侯精蘊相通乃腹心也此說最妙昆湖云腹心而謂之才者蓋心是才蘊於內而爲體才是心發於外而爲用腹心亦才也

講又非特此而已也彼肅肅之冤置則施于林之中矣況此起起之武夫其才可用豈不爲公侯之腹心乎本武勇以致治公侯此心此德武夫亦此心此德也志同道合形骸同覺不益可美乎噫孰非公侯之作人以有此也

冤置三章章四句

小序冤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眾多也

朱子曰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眾多者得之

按后妃化武夫似不倫故朱傳以爲文王德化

集解此詩自是美賢才之眾多但當時之人各安職分非有容心詩人則從旁窺之而知其才可用耳只平平敘述而極樸作人之氣象自見

正解通章是以施置不一其處與干城好仇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一節深似一節曰干城特公侯之衛耳曰好仇便與公侯對曰腹心遂與公侯一矣總是卽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七

其事以興其才之備言此人之才有如此之可用非謂他日必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也

指南干城是借字面言其才也言外可以靖邊疆內可以培國脈意然此但言其有干城之能耳未必可同於公侯也曰好仇則才與公侯同矣此但言其設施於外同也未必其心之同也曰腹心則精神相通矣末繳在野如此在朝可知意

按興體以一物興一物此詩上下相聯竟可作賦而朱子以爲興須要分析清楚大意只是其置隨地而可施興其才隨用而皆當若必以干城帖丁丁好

仇貼中達腹心帖中林恐失之鑒 或謂丁丁堅實
之聲故與干城中達有人之地故與好仇中林深密
之地故與腹心亦曲爲之說備之

采采芣苢 句 薄言采之 句 采采芣苢 句 薄言有之 句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路旁采始求之也有
既得之也

毛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
焉薄辭也采取也 有藏之也

孔疏芣苢馬舄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
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璣疏云馬舄一名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
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驚作茹大
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
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
國各肅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
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即陸
璣疏云所治難產是也
程子曰薄言發語詞
集解薄猶少略也薄言者原非有心聊采此以寄情
耳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
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正解此章乃始求而既得之詞求其所生之處曰采
得其所生之處曰有

集解注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另作相樂語無事且
和平上生來非無女工之謂

衍義采采非一采也亦不必滯有之者不過見之於
道旁而已非是實采也下二章方是采之時事

說約采字叶有與關睢叶友同切字彙詩關雎芣苢
葉菴小宛用此韻者四楚詞懷沙用此韻者一非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叶也

慶源輔氏曰陸璣以爲治難產而先生獨取之者蓋
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爲宜懷妊者
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按首章以求其地得其地爲是毛傳以有爲藏太早
些

講物類以時而榮人情因物而適維彼芣苢不有可
采者耶采采芣苢則薄言采之而求其所生之處焉

采采芣苢則薄言有之而得其所生之處焉

采采芣苢 句 薄言采之 句 采采芣苢 句 薄言有之 句

賦也撥拾也撝取其子也

正解此章是正采而拾取其子之時拾其穗之在地者曰撥取其子之在穗者曰撝

說約拾是其穗然用在子也即前章采采有之已指此勿誤但治產難意著相不可用只要見此時氣象講采采芣苢子在穗也薄言撝之以拾其穗焉采采

芣苢穗有子也薄言撝之以取其子焉

采采芣苢

句薄言撝之

句采采芣苢

句薄言撝之

句

賦也撝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撝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十四

毛傳撝執衽也扱衽曰撝

孔疏釋器云執衽謂之撝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撝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撝謂手執之而不扱撝則扱於帶中矣

安成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撝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正解此章是既采而攜以歸之詞撝之多則一掬難容故撝而貯之貯之久則手執爲勞故撝而插之帶間也蓋將攜歸之時不宜再言便於采摘意集解撝之撝之皆非有意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

取何以攜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

講采采芣苢撝之既多非手所能掬也薄言撝之貯之於衣而執其襟焉采采芣苢貯之既久非手所能執也薄言撝之而扱其襟於腰帶間焉隨意而獲因事而宜真相與共遂矣乎

芣苢三章章四句

小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按不當專言后妃有子亦不宜明露

慶源輔氏曰薄猶少略也雖薄言采之而采之之多以至於撝與撝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複如此則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十五

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撝曰撝則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辭曰撝曰撝則既采而攜以歸之辭

通解嚴氏曰此詩無形答譬喻之詞讀之自見樂意矣吳氏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露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文字之妙見此則知相與賦采芣苢便是相樂不必逐句襯帖相樂語亦不可用幸生盛世家室和平等句蓋障障王民婦人安知有文王之化哉正解全詩總是采物而歷敘其事之始終也雖無淺深而語有次第首章言求物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

末章言貯物之事注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分兩層
看家室二句是推采芣苢之山化行俗美又是推家
室和平之由皆朱子說詩之意詩人口中極閒極冷
自讀詩者見以爲此化行俗美家室和平之所致也
若硬將此添解入詩人口中則失之矣須尋寫優游
自得有一段泰平無事光景便是相樂意若說得景
致佳麗與陌上浪游者何別

南有喬木句不可休息句漢有游女句不可求思句
漢之廣矣廣韻不可泳思泳韻江之永矣永韻不可方思方韻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六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
元府嶠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
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
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
也

毛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
無求思者潛行爲泳永長方桴也
鄭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
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
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也江也其欲

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桴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
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陸氏曰桴芳于反本亦作桴又作桴或作桴並同沈
旋音附方言云桴謂之桴桴謂之桴後秦晉通語也
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桴桴也郭璞云水中桴
筏也又云木曰桴竹曰筏小筏曰桴

孔疏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
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
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息也何則詩之大
體韻在辭上疑休字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七

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
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閨寺守之則賣家之女也
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陸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
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
水底行也晏子春秋口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
長釋詁文方桴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桴筏也論
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桴小曰桴是
也木所以爲桴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
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
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

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尙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桴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

接下四句詠歎語與上不可求是一意孔於下四句添出皆字一層非正意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文

安成劉氏曰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隨王誕爲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目

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沿汭也衍義廣闊也以截流橫渡言廣則桴或可渡泳則不可也永長也以順流上下言長則舟或可行方則不可也

按思作思爲是休字是韻下宜用虛字不宜用實字漢言廣江言永大概之辭漢非不永江非不廣細分則沾滯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九

華谷嚴氏曰喬竦之木不可休興高潔之女不可求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此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暴慢之意不作

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此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放此章云

慶源輔氏曰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游亦非禮也故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游甚嘗

詩人必以游女爲言者出遊之女猶如此况於閨闈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卽今興元府京西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情性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

說約上四句斷以休求爲韻下四句以廣泳永方爲韻 魯詩世學云詩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省卻多少周旋 桃夭兔置芣苢化及於國矣不詳其地江漢汝墳則詳其地矣故曰自近而遠然是遠之近處故又曰先及先被也集解不可求言女之端潔不可求非詩人真求之而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知其不可也不可泳不可方亦緊靠著漢廣江水永不爲泳之方之者說蓋望女而知其不可求望江漢而自然不可方泳非待試而後知也 末四句詠歎得妙亦是因游女在漢上遂觸景相況耳最忌補出正意

正解上疎無枝之木不可休端莊靜一之女不可求故以爲興不可求卽是言其德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使人望而知敬蓋有感於可求者而深歎此女之賢故曰非復前日之可求也若謂昔可求而今不可求則謬矣此章游女與

下章之子內要入端莊靜一意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比意見游女裕德於靜深卽漢之廣而江之永也吾人觀德於游女卽漢之不可泳而江之不可方也蓋以非泳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是不可泳者也非方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是不可方者也 把江漢廣永來形容分明見江漢以濯之則清流比潔天塹莫踰與隨波逐流者大相懸絕故曰不可泳不可方此是箇人中喬木女中翹楚故下文以此起興

講習俗易以移人德化難於女子今有不然者木下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蟠則陰廣而上疎則陰少彼南有喬疎之木陰不下及不可以休息矣况此江漢之閒有出遊之女端莊靜一儼然在望豈可以妄求之乎試觀夫漢乎漢水之廣矣欲橫渡之不可得而泳思試觀夫江乎江流之永矣欲沿溯之不可得而方思豈復前日之可比哉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方韻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子指

游女也秣飼也

毛傳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

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

孔疏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以興貞潔者乃是眾女此眾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

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廬陵歐陽氏曰既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人深也

虞源輔氏曰悅之至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

悅之不敬則便放佚矣

纂序按麟士云之子于歸似言歸于我故下文以不可求意詠歎之若秣馬作從旁效其殷勤愈無謂而可厭亦是一見但詩以寓意爲情耳不必認著仍舊作從旁秣馬亦妙况柄中出游之友人望見之明係從旁詠歎也

集解之子于歸二句有作歸于我而爲之秣其馬者有作于歸時從旁秣馬爲之效其殷勤者愚意總不必拘蓋詩言秣非真欲秣之猶之言刈非真欲刈之也著眼兩言字詩意便活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衍義楚是錯薪之尤翹者刈之是不欲以楚雜於薪也于歸此未然而冀望之辭秣馬非欲觀其人亦非欲觀其德只是慕其不可求之德而苦於親就之無由惟于歸有馬可秣故願爲之役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爲之執鞭意其實亦是託言漢之廣矣四句詠其不可求正以見己願爲秣馬之意也指南錯薪之楚而得刈之子之馬而得秣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相呼爲興其言之子于歸者乃是當其未反而冀望之詞

正解此二章卽上不可求意而反復歎之也錯薪之

楚與蓂我所欲刈之子之馬與駒我所欲秣此興意也 上四句要帖悅之至漢廣四句詠歎無已要帖敬之深較上更進一層

按于歸不可作歸已詞作從旁說是 愚見此歸字非謂嫁言其游而將歸爲之秣馬冀其少留備一說講游女之賢如此吾人好德之情豈容已耶彼翹翹錯薪有楚生焉則言刈其楚矣况此之子若順時以于歸也乘有馬焉我則爲之秣其馬蓋其賢可愛雖賤役亦所不辭耳彼漢水之廣矣不可得而泳思江水之永矣不可得而方思游女可易視哉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甫

翹翹錯薪

句

言刈其蓂

句

之子于歸

句

言秣其駒

句

漢之廣矣

句

不可泳思

句

江之永矣

句

不可方思

句

方部

輿而比也葉蓂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毛傳蓂草中之翹翹然 五尺以上曰駒

孔疏傳以上楚是木此蓂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商蓂舍人曰購一名商蓂郭云商蓂蓂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蓂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

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庾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

按蓂俗名蓂蒿只可作薪因其高故云翹 六尺曰馬五尺曰駒大概之詞 馬可駕者秣之駒是隨車者並駒亦秣尤見用意之厚亦微有別講翹翹錯薪有蓂生焉則言刈其蓂矣况此之子于歸乘有駒焉我則爲之秣其駒彼漢之廣矣不可得而泳思江之永矣不可得而方思游女豈易視哉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圭

漢廣三章章八句

小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鄭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孔疏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爲遠辭遂愛后妃而言文王爲遠

近積漸之義

朱子曰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恁地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朱

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耳

慶源輔氏曰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能自己之意也豐城朱氏曰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集解此詩以不可求思句爲主漢廣四句雖是比其

不可求然已包有敬悅意下二章則又反覆申詠之耳時說有以首章喻游女無可求之道下二章喻在己有敬悅之誠者大非是

衍義此詩三章一意只是反覆詠歎其不可求之意上四句興者俱其不可求也下四句比者比其不可求也既興而又比是反覆詠歎之也敬悅二字不是詩人語乃朱子從詩詞玩味推出的不可作詩人口氣形容之只宜用在繼末爲妥

遵彼汝墳句伐其條枚句未見君子句惄如調飢句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毛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枚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輞重也

毛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枚曰條幹曰枚

惄飢意也調朝也

鄭箋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孔疏釋水云汝爲潁傳曰濟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上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

水之側厓岸大防也 枝曰條榦曰枚無文也以枚
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對爲名耳枝者木大
不可伐其餘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 釋
詁云怒思也舍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
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怒之爲訓本爲
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爲飢怒是飢之
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此
連調飢爲文故傳以爲飢意小弁云怒焉如擣無飢
事故箋直訓爲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
朝飢之思食 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天

側伐其條枝枝榦之薪以爲己伐薪汝水之側非婦
人之事因閔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
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見君子之時我
之思君子怒然如朝飢之思食也

按鄭云君子處勤勞之職竟似比體不可用 調毛
訓朝今不從

程子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

華谷嚴氏曰親伐薪則庶人之妻

廬陵羅氏曰怒本訓思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傳
言飢意而非飢狀釋文曰調又作朝廣韻注曰朝重

載也

說約調訓重則調飢是言飢之甚也然不可忘如字
此章追賦與葛覃首章同

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
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通解首二句只是道其時節如此不可作自敘其采
薪之勞

指南此並下章各首二句是紀其時采條枚條肆言
其時之異也未見君子入供役意既見君子入畢役
意怒如何總是形容其思望之情如飢之甚口思食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天

而不得食也非真爲飢而言也講調飢處須含下遐
棄意講遐棄處須反上調飢意方是追賦之體方見
憂喜之情

正解首二句是追賦去年事不可作自敘其采薪之
勞蓋感時而興慨也此時而未見君子蓋猶供役也
按朱傳怒飢意也是虛字猶云怒然如調飢也繁序
講中云怒然以思是用鄭說與朱傳異故不用之

講此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而追賦之曰人情甚
樂乎相聚而無樂乎相睽也故自合而離者其情憂
自離而合者其情適我於君子之歸固喜之至矣而

豈能忘情於昔耶彼汝墳之地條枚生焉我當往歲
嘗遵汝水之旁伐其枝之條伐其榦之枚蓋往年矣
彼一時也君子未歸有以重吾睽違之感而思之
切殆惘然如飢之重而不能堪也吾於斯時嘗言其
遐棄我矣豈知其有今日之樂乎

邇彼汝墳

伐其條肄

既見君子

不我遐棄

賦也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

毛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

鄭箋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
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孔疏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
此類眾矣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
死亡已不復得見爲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爲
不遠棄我也

衍義遐棄不是恐君子二三其德而棄我也蓋恐君
子有疾病死亡之憂耳既歸則無復慮此矣
按行役本是遠不以遠而遠棄復得歡聚也

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
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正解伐條肄是今年事孔疏肄餘也如今葉生者往

年之所伐條枚盡而此木之生意亦盡矣會日月之
幾何而木之由芽而茁由茁而肄者而今又堪伐矣
此時忽見君子正是罪役之期遐棄非忘我實多之
意作拋撇語也照下王室如燬真有旦夕難保相見
無期之慮疾病之侵王法之罹爲室家者能勿時時
掣念哉末要挽上調飢意

講邇彼汝墳之上伐其成枝之條又伐其復生之肄
焉則踰年矣此一詩也君子既歸而我既見止安樂
聚處幸其不遐棄我也調飢之思不以慰耶

鮐魚尾

尾句

王室如燬

燬句

雖則如燬

燬句

父母孔邇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通韻

比也鮐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鱗赤也鮐勞則尾赤
鮐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
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

毛傳鮐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

鄭箋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
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辟此勤勞之處
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
者計也

孔疏婦人言鮐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

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

按箋疏之說恐其逃避累及父母不如朱傳歸美文王爲正大也傳末所引之說本此

山陰陸氏曰魴青鰓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其厚扁故曰魴亦曰鰓魴方也鰓扁也

藍田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華谷嚴氏曰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赤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自離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之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諒其憂亦通

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爲至乎

安成劉氏曰婦人之伐枝伐肆則別其夫之久矣怒如調飢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宜有怨上之意相見於深恩之餘宜有情昵之私今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情昵之私言則又可見文王風化之美也
說約集傳汝之勞既如此如此二字包魴魚賴尾一句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三

纂序比止首句似當截然注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語意緊相連則仍兩句一連也合訂首句賴尾之喻真有一見愕然形容大異昔時者如熾亦即就首句見言其形容憔悴由王室之重役銷鑠之也孔邇承父母說但不可露文王字而蓋汝旁此時但知有西伯文王則歿後追稱耳
正解首二句是憫其勞下是勉之使忘其勞也君子往役二年而歸夫婦相見覺其容色已大異於前故以魚勞尾赤比其形容憔悴王室如熾言征役未已只就上句見得雖則句輕不過起下文耳父母以文

王之德澤言只以父母還他勿露文王事孔邇就父母上見文王於民飢寒疾苦無不體恤民之仰之瞻依可親猶如膝下一般故曰孔邇非以地言也以父母之命供如燬之役雖有賴尾之勞亦可爲父母忘之矣

按行役經年始歸則勞甚矣此魴魚之所以賴尾也由於王室酷烈如火之焚所致二句寫其有難堪之狀下轉云雖則如燬而西伯行仁相去不遠賴其撫卹如雨露之沾濡二句幸其有更生之機於憫惜之中寓慰藉之意婦人口中出此以一例餘正是有二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青

歸心實據不可忽過朱傳云文王之德如父母可以忘勞只當以此爲正講以父母之命供役是進一層意王室如燬作賴尾之故說似捷因集傳云方酷烈而未已故講家作後來勞不息說從之

講夫喜歸固我之情而從征實君子之義彼魚勞則尾亦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我君子勤苦王事其勞既已如此而王室之政酷烈日甚方如燬而未已勞亦安能息乎然王室雖則如燬而未已而父母在望則甚邇而可依焉此之供役亦可以爲德忘勞矣君子其勉之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

小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孔疏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屋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閱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閱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閱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臨川王氏曰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青

慶源輔氏曰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慰勉之詞也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且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尙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則文王之德孚於人心者可見矣不惟此也至於婦人亦知以文王爲父母而勉其君子以尊君親上之意則文王之化爲不可及矣

豐城朱氏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可也口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

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蓋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懇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正解此詩總是追賦之詞作於君子既歸之後首章是追言未見而思望之情至次章是述其既見而喜幸之意深末章是閔其勞而勸以義而慰勉之詞正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美

雖以不我遐棄句作主而精神全在父母孔過上蓋悲歡離合人之常情也惟於久別之後而絕無怨上之言反以忠義相慰所以爲難

按今汝水在汝州地方紂都衛相去不過五百里文王居豐岐去汝可千里紂雖無道其時威令尙行汝旁諸侯豈有不奉紂之命而枉道千里取文王之命而後供役於理有礙緣舊說地方不確朱子生於南方誤從舊說而以汝爲近於豐岐故有以文王之命供役之說論道理極正大而接之事實不無可疑

麟之趾句 振振公子 于嗟麟兮

與也麟屬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

毛傳與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 于嗟歎辭

鄭箋與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

陸氏曰麟瑞獸也草木疏云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員

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

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

孔疏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爲獸

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毛

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卽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說約二南三振振凡三解各因詩爲義也

按末句詠歎不入韻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麋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問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然則下文于嗟

麟兮爲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慶源輔氏曰振振毛傳以爲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以爲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意也文王身脩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爲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爲有王者之道也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爲興疏義以物爲瑞不若以人爲瑞通說振振卽所謂化於善也

衍義首章以麟趾興公子注麟性仁厚與文王后妃之性仁厚此不過推原公子以下仁厚所由來是上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美

一層意正意只重麟趾定角仁厚與子孫宗族仁厚耳講公子句不必說文王后妃蓋當時未有王后妃之稱只說仁厚之化得之家庭便是慈惠溫柔而殘忍不形仁也含宏廣大而刻薄不作厚也吁嗟麟兮直指公子說是歎其爲麟也非擬其同於麟也此句且勿說興王意只云周室昌大之祥可也當時文王以服事殷詩人雖美公子爲瑞豈忍便以興王言之此等處當有斟酌

講化莫先於家瑞莫大於德彼麟以仁厚爲性者也故其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亦仁厚焉况我公以仁

厚爲德者也故公子化之寬裕溫柔易直子諒亦振

振其仁厚焉夫麟仁獸也瑞獸也今公子仁厚培養

一代元氣周室昌大之祥盡在是矣吁嗟乎其即麟

兮而何必形之拘哉

麟之定句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

毛傳定題也

孔疏定題也釋言文郭璞曰謂額也傳或作顛釋畜云的顛白顛顛亦顛也故因此而誤定本作題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美

按傳疏以公姓爲同姓與下公族無分不如以姓爲孫

詩記古者有姓有氏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

別子孫之旁出此公姓訓公孫亦謂孫傳姓者也禮

言子姓兄弟與此意同

講麟不惟趾也言其定不抵物亦仁厚焉况我公仁

厚而公姓化之亦振振仁厚焉于嗟乎公姓其即麟

今以嗣守宗社爲累世之祥哉

麟之角句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與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

之親

毛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鄭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孔疏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示其德

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麋身牛尾一角京房易

傳曰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

疏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負蹏一角角端有肉音中

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

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穿不罹羅網王者至仁

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罕

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安成劉氏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圉之

立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圉服盡也

不必拘定

同高祖

說約集傳角叶族今依字彙云毛詩古音攷角本音

錄說文象獸角也漢角里先生字形悉同後讀角爲

各以角爲錄是失古音又改字形矣因此詩及行

露章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則角音錄者亦不必

云叶但晦翁或又有據不敢辨也 此篇章止三句

然惟上句有韻末句帶說

講麟不惟定也言其角端有肉可以觸而不觸亦仁

厚焉况我公仁厚而公族化之無不振振仁厚焉于

嗟乎公族其即麟令以來輔周室爲治世之祥哉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小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鄭箋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

者君之宗族猶尙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孔疏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爲

有關雎而應之太師編之以象應教者述以示法耳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罕

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爲終始也又使天

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

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爲示法耳 三章皆以麟爲喻

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

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

按序言衰世之公子非也不如就文王后妃說方與

關雎應

華谷嚴氏曰應效應也公子生長富貴宜其驕淫輕

佻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仁厚

則他人可知

南軒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時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於極治之日故詩人歌之以爲是乃麟也周公取之以爲關雎之應朱子曰小序之時二字可刪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

疊山謝氏曰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閒皆仁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

集解此詩歎美周家子孫宗族之仁而注歸美於文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星

王后妃者蓋本其所自也吁嗟麟兮雖是卽子孫宗族而贊美之要亦無非爲公慶耳 各章首句有之字則麟字重次句要看公字

正解全詩合子孫宗族說以親疏爲次第也振振二字是通篇之骨麟惟仁故足不蹏蹏不抵角不觸無一體之不仁公惟仁故一傳而公子再傳而公姓又旁及於公族無一人之不仁吁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爲麟要其所爲麟亦只如後世詠天上麒麟之類文王方殷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符命遂以興王期之此處須說得渾融 次句公子要著眼然

只是說得公字便了若公下又找后妃便是畫蛇添足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星

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慶源輔氏曰張子謂今之言詩者字爲之訓句爲之釋未有全得一篇之意者而先生爲詩非止全得一篇之意者至於此論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南之旨句句有事實意味可玩無一毫穿鑿牽合之私熟讀之自見與大學中庸二解同功是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

安成劉氏曰已上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皆本於文

王其身蓋闕雅至姦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桃
天以下六篇所謂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
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
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而謂之風也

按周南之國可知周南名篇之意則周非謂周公南
非謂自北而南只是周南之國所采之詩耳 毛鄭
多美后妃故朱子駁其失 麟趾借以起興非爾時
實見麟而云然朱子云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
自至似實有麟然難於執定其有無論其理可耳

詩經詳說

卷三

國風周南

焉

詩非一人所作豈有先後紹熙然編之太史定之周
公首關雎而未麟趾不爲無意 篇中有江漢汝墳
之詩江漢並言當在荊州非發源之處也汝水在汝
州則汝墳在其左右皆去岐周遠甚此爲周之南國
又何者爲召之南國乎觀召南亦云江沱則周召之
疆域難以區分豈當日采詩出二人各有所紀歟抑
編定時別有意歟是不可考矣

詩經詳說卷三終

詩經詳說卷四

半陽再觀祖輯撰

召南二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卽
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餘已見周南篇

大全釋文云召康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
甫諡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
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諡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
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 史記正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一

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說約魯詩世學召公奭字君夷王季之庶子文王弟
也又不同召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 馮嗣宗名物
疏云按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典河南
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徙非詩
所云召也

集解詩補傳云召黃帝之後本封於周其國既亡武
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召卽薊也
按召地名先有其地乃封召公爲其采邑非以召公
名其地詩中雖有召伯然歸重文王非以美召公名

召南也 召公爲周之同姓近是未必是文王子觀
書君夷簡周公留之之辭不似親兄弟或以爲黃帝
之後封薊薊卽燕九不足信武王克商時召公從之
先已有召公矣何云下車封之

維鵲有巢 維鵲居之 之子于歸 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
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
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
兩也

毛傳興也鳩鵲鳩結鞠也鳩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二

巢 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
功故以興焉興者鳩鵲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
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
寢也 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即鳩鵲之子其往嫁
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孔疏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鳩鵲往居
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
處之今鳩鵲居鵲之巢有均一之德以興夫人亦有
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

鳩鵲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
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 釋鳥云鳩鵲結鞠郭氏曰

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鵲鳩方言云戴勝謝
氏曰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 鳩鵲

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
如一 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

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
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

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
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
按鄭箋從鵲巢看出諸侯積行累功多一折似比不
似興矣只是美之子不是美諸侯 大抵舊說興體
多作兩截看故孔疏云以興云云又本云云上下分
明是兩意也朱子以上興下借物起興與體方明
廬陵歐陽氏曰鳩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
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鵲
作巢甚堅既生雛飛去容有鳩來處彼之巢 朱傳或
容有之意 不盡然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

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問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朱子曰鳩之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

龜山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

南軒張氏曰惟其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四

虞源補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閑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說約集傳家人美之係夫家之人是以之子于歸云云以是字代下則字此又解與一體 讀詩記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爲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榮陽公曰但取鳩之不自爲巢非取鳩

之強而不淫知處之所在及其有均養之德也讀詩一得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爲常此談詩之病也三說俱高雅

集解之子不言德正欲借鳩以見之故朱子云鳩之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蓋無成而代有終者妻道也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

衍義此章與有取義鳩性拙宜享成巢與女子賢宜享盛禮居之是居處於中講之子句要點專靜純一之德出來專靜以有常言純一以不二言此女德之正而類鳩者也于歸際仲春以于歸也百兩不過極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五

言其盛但百兩亦是常禮必女之德足以稱之而後見其宜無德則虛矣

正解無非無儀是婦德無成有終是妻道甚似鳩性之拙注鳩性拙二句是解鳩之不能爲巢非謂其拙便宜得巢也勿作拙正是好處若爭鵲巢亦豈是好處乎詩人不過言百兩盛儀之子宜之鵲巢甚固鳩得居之而已之子不言德正借鳩以見之也 詩柄南國諸侯乃女子之父嫁於諸侯則女子之夫也家人美之就夫家之人言蓋婦人以夫爲家也 按家人是夫家之人因見迎女大有經營而女來享

現成之福故以鵲巢鳩居起興大意似是如此然不見女德之賢朱子從鳩拙中看出女有專靜純一之德便覺意味深長 孔疏云鳩有均一之德不從拙取義似亦可用

講禮儀以貴而盛尤以德而宜如之子是也維彼鵲之有其完巢也則維性拙之鳩宜乎其居之而得此成巢矣是以之子之賢專靜純一而于歸也宜乎我國以百兩之車御而迎之而受此盛禮矣不亦可美也哉

維鵲有巢 維鳩方之 之子于歸 百兩將之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六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孔疏言送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說約將之父母家人送之也對詩柄其家人說

正解方與居有別居者猶一時之暫方則為其所有故注云方有之也奄有之以為其所也方之即橫據意并慙報遙避之意亦無之矣所謂惡知非有居之不疑也亦見他性拙處

按居未言久暫方之則久矣 迎而後送故先言御

次言將

講維鵲有巢則維鳩宜方而有之矣是以之子之賢而于歸也宜乎彼國之以百兩將而送之矣不亦可美哉

維鵲有巢 維鳩盈之 之子于歸 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眾媵姪娣之多成其禮也

毛傳能成百兩之禮也

鄭箋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

孔疏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七

女弟也

按毛云成禮是也鄭孔云成夫人不可用

講意盈之不必說呼羣引類亦不必說生育之蕃只是類聚於其中便是

說約眾媵姪娣之多本鄭箋也會意釋經自妙但盈之本與成之不必認真說以混比體此又當辨

集解麟士說甚佳但眾媵姪娣意點入成之內正無礙蓋二姓合好送送百兩眾媵姪娣爛其盈門而大禮於是乎成矣如此說入既不類比體且又與興意相照恐朱子探此即此意亦未可知

衍義朱子先於盈字中見出遂解云眾媵姪娣之多
是解經之法也方山云此見得禮有取意宜點在成
之內蓋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諸姑百姊爛其盈門
婚姻之禮於是成矣成之主迎送百兩說而以眾媵
句帶說方完成字乃無曠儀無缺典意所謂先王制
禮有之不敢廢無之不敢增是也

按眾媵姪娣之多必備百兩方成禮只就此一事說
非泛說成婚姻之禮禮不止此一事也 此百兩兼
迎送言

講維鵲有巢則維鳩宜方而盈之矣是以之子之賢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八

而于歸也宜乎百兩之儀以成此盛禮矣不亦可美
哉

鵲巢三章章四句

小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

鄭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
德如鵲巢然而後可配國君

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閭門之內而諸侯
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
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

也後皆放此

正解通詩是興其以令德而宜享令儀也首言往迎
之禮次言來送之禮未言合成之禮意只三平而重
在之子于歸上 本文未嘗說出德字然之子非有
德何能當此百兩哉原只侈言婚禮其德之稱在言
外

于以采芣句于沼于沚韻于以用之句公侯之事事韻

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

毛傳芣白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芣菜
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九

以薦王后則荐菜也 之事祭事也

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豆薦芣菹 言

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孔疏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芣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

旁采之也既采之為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
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采取故卒章論其

祭事 孫炎曰芣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

謂於其旁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
也 經有三于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為

於上于為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

嫌于以共訓爲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蕰蕰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蕰蕰在豆故知以豆薦蕰蕰也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于不訓往大本本草曰蕰蕰蒿也似青蒿而葉粗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眾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嚼蒿也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爲菹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汜沼池之曲者是也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十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蕰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循周南之有葛覃也

問采蘋蕰以供祭祀采泉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爲之朱子曰詩人且是如此說問采蘋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蕰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爲奉祭事不爲蠶事

集解于以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任其事卽是躬親

衍發此與下章是未祭之先豫備祭物而一念之誠敬已著於此詩人偶指一蕰原自慎重亦是舉一而概餘也四豆之享者有蕰蕰之類有七而蕰與其中君主灌獻而夫人亦有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居位阼階而夫人亦副禕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按朱傳三或曰共是一說宜合看然今不用也講國君奉祭必使夫人相之所以備內官而廣孝思也我夫人何如哉于以采蘋必躬必親則于曲池之沼小渚之汜矣于以用之果何事哉蓋公侯有事于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十一

祭主婦有薦豆之禮而豫以備之也

于以采蘋

于澗之中

中句韻于以用之

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卽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按集傳解釋並用毛傳

大全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仞有三尺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

桑于公桑

按首章言事渾言其事也次章言宮則指其事之所也

講于以采蘋則于澗之中矣于以用之果何所乎謹

公侯祭於都宮夫人有葍醢之薦而豫以備之也是未祭以前誠敬如此

彼之僮僮

僮僮句

夙夜在公

公句

被之祁祁

祁祁句

薄言還歸

歸韻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疎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

毛傳被首飾也僮僮疎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主

鄭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饒饗之事禮記主婦髮髻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訓言爲我欠通故交之

孔疏言夫人首服被髮之飾僮僮然甚疎敬乎何時爲此疎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漑饒饗之時甚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髮之釋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爲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

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楊注云被楊讀爲髮髻古者

或別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卽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纓笄少牢云被楊纓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知僮僮不爲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爲疎懼而恭敬也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又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漑早在事謂朝視饒饗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漑饒饗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主

朱子曰公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華谷嚴氏曰王后六服祿衣爲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通解僮僮祁祁但就被上發揮不是言戴被之人夙夜一時事是昧且時候在公正祭時勿就地說六帖天光向晨爲夙昧晦未分爲夜家語所謂質明行事也

正解此章見誠敬之存於中而著於外者如此也上二句是執事之有恪下二句是終事之不違敬不可

見而見之於被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意若有以尊之也祁祁行有節而被不急遽意若有以留之也夙夜在公句要點沼沚之毛於此乎獻澗中之品於此乎陳意薄言旋歸句要點公侯之事於此乎終公侯之宮於此乎離意總見統始終而與公侯合敬正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

指南僮僮者端竦不動也大凡此心嚴格敬畏則頭容必直足雖動而被自然不動故注解曰僮僮竦敬也祁祁是緩而不迫之意常情祭畢而敬弛則其歸必速行必疾惟其心不忘乎敬故被如此祁祁大抵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古

宗廟嚴肅所在祭祀禮法所關極是束縛不自在之處假使敬有不存則方祭之時便有欲畢之心既畢之後則脫然以爲了事矣故夫人祁祁於祭之時獨此尤難深爲可美

按僮僮祁祁就被上形容有味不然竟將被字截斷矣夫人無徹夜在祭所之理故夙夜只作債明一時說

講由是而當祭也但見夫人之被僮僮而竦敬者此果何時乎乃薦絜方奠而早夜在公之時也及其既祭也但見夫人之被遲遲而舒徐者此又何時乎乃

徹絜告終薄言還歸之時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所以爲賢哉

采芣三章章四句

小序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止齋陳氏曰采芣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芣于沼澗而用之于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以形容其誠敬之有終始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圭

也熟玩之如畫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采芣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銳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爲賢也

正解通章總見夫人助祭而始終能敬也首二章是采芣指未祭時言僮僮二句是薦絜指方祭時言祁祁二句是徹絜指祭畢時言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三章言其容俱要本公侯說來夫人雖備內官然事則公侯事也夫人雖主東房然宮則公侯宮也即

末亦須見與公侯台敬意本文只美夫人公

嘒嘒草蟲句 趯趯阜蟲句 未見君子句 憂心忡忡句
亦既見止句 亦既覯止句 我心則降句 未三句

賦也嘒嘒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蟲蟊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觀遇降下也奇音木陸

毛傳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蟲蟊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觀遇降下也

鄭箋草蟲鳴阜蟲躍而從之異種同類

孔疏嘒嘒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躍而從之者阜蟲也釋蟲云草蟲負蟊郭璞曰常羊也陸璣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末

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蟲蟊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蟲子兗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蟲也蔡邕云蟲蝗也明一物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按傳箋俱以婦適人言故不錄草蟲鳴阜蟲躍而從之集傳不用今亦不入講只開說箋以觀為男女觀精粗鄙之甚

晏山謝氏曰衝衝心不寧也降猶今人云放下心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三山李氏日出車亦是行役之詩故五章述其妻憂思亦如此

通解曰既見者擬議之辭

說約詩柄感時物之變是賦字之理思其君子如此之二字包下四句既見既覯層疊致望之辭不必有分草蟲不知果是爾雅之草蟲否至於阜蟲必與蜚蚤為二物矣

衍義此章並下二章時物之變化是一時所感之事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七

時物變則行役之久可知故思之切而隨時皆足以感之不可用時物屢變意作過文思君子通管未見既見言之非專指未見也亦既見三句非真既見既覯不過豫擬之辭見覯略有分別見是覯其儀容觀是見而有接遇密邇之意忡忡字與則降字相應忡忡便不能下降則忡忡者下矣詩中兩亦字一則字宜玩言必如此我心方愜而今尚未見也如之何而不憂乎嶧山云未見而憂必既見而喜見其思出於正而有貞靜專一之意惟有貞靜專一之意故與卷耳詩一也

正解嘒嘒是聞其聲趨趨是見其形人無所念卽時聽草蟲之鳴時見阜螽之躍亦漠然不相關切惟意有所縈而景物之變日來於前益足動深閨之徘徊耳非有所聞有所見而始思君子也未見既見不平重未見邊

講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恆感物而興思向我君子行役之時草蟲未聞有其聲也今則嘒嘒然而鳴矣阜螽未見其有形也今則趨趨然而躍矣富斯時也猶未見君子之歸憂之於心忡忡其靡寧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庶於我忡忡之心則可以下耳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六

否則何以自慰耶

陟彼南山句言采其蕨句未見君子句憂心惓惓句亦既見止句亦既覯止句我心則說句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惓惓貌

釋文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鼈卑減反本又作驚俗云其初生似鼈腳故名焉

黃氏曰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時物之變屢至大夫之役未遑憂念之情其可已乎

講不特草蟲阜螽已也陟彼南山以望君子又見有

蕨生焉則言采其蕨矣斯時也猶未見君子此心爲之惓惓而憂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惓惓之心則始悅耳否則其何能忘耶

陟彼南山句言采其蕨句未見君子句我心傷悲句亦既見止句亦既覯止句我心則夷句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閒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孔疏陸璣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九

慶源輔氏曰薇蕨皆是山之所有登山采薇亦皆託言也凡詩中所言采掇之事多是託言

致堂胡氏曰荆楚之閒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耿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卽此蕨也

容齋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

說約魯詩世學榮陽鄭氏曰迷陽乃杞柳之藤布路則疑人之行故莊子載接輿歌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此不知其何據然亦必非卽薇矣

通解此章與上章皆一意草蟲早蝻采薇皆是一時所感非時物屢變之意朱公遷曰憂思之意反覆道之

集解草蟲早蝻采薇通解云皆一時事不可以屢變言據張衡云大火流草雉鳴則是草蟲鳴早蝻躍乃深秋時候也采薇又暮春時候也自秋徂春觸物懷人故切於思即作屢變言亦妙

正解登山是託以望君子非實言也此意輕不過引起下文只重薇之變上說字緊頂悵悵夷字緊頂傷悲悵悵憂畢聚也說則聚者散矣傷悲憂成疾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也夷則疾者平矣須得流連盼望無已之情

講又不特薇已也陟彼南山以望君子又見有薇生焉則言采其薇矣斯時也猶未見君子我心爲之傷悲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傷悲之心則始得夷平耳否則其何能已耶

草蟲三章章七句

小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朱子曰此恐亦是婦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按傳箋俱作婦人適人說是照以禮自防爲解集傳作思其君子行役在外與自防意不甚貼合然集傳

爲優

疊山謝氏曰悵悵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於悵悵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於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蟲鳴蝻躍采薇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忡忡悵悵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則降則說則夷之時是一般意思

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日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之正也

衍義此詩三平看各章上二句是感時物之變下是切思念之情通重感物而思上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詩柄諸侯大夫乃諸侯之大夫之妻非諸侯與大夫並言

正解當以未見而憂作主其說既見方樂者正說未見則憂不能已也蟲鳴蝻躍采薇采薇皆君子去時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故曰感時物之變此乃一時

所感非時物屢變之謂

指南時物之變不可同汝墳作實說汝墳作於歸時

此作於未歸時也

于以采蘋句南澗之濱句于以采藻句于彼行潦句

潦澗二句自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澗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

毛傳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孔疏釋草云萃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萃一名萍郭璞

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瓢左傳曰蘋蘩藇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藻之菜蘊聚也故言藻聚藻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

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

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

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

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按毛鄭謂婦人將嫁教於宗室而祭女所出祖其說

大異故不錄

華谷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

許季春始生可慘蒸為茹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

萍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

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

茹之萍而乃用以供祭祀乎蘋荇非一物不宜混看

說約魯詩世學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懼其穢

而喪也故采荇蘋芹藻以為菹籍田亦不用糞惟以

香水燔柴取其灰雜蘇豆壅之而已考禮者所當知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

以美之也

臨川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

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蘋正相類但采蘋是美諸侯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奠於宗室而知之也

衍義此章敘采物之敬采物雖重躬親然非必自

為之使人為之亦是雖臭味未成而誠敬已寓於躬

采之時矣

講大夫奉祭主婦助奠禮也其致敬何如哉彼蘋可

以羞神明也于以采之則于南澗之濱焉藻可以供

宗廟也于以采之則于彼行潦之中焉不辭躬親而

盡所以取之者如此

于以盛之句維筐及筥句于以湘之句維錡及釜句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菹也錡

金匱有足曰鈞無足曰釜

曹氏曰僅筥皆竹器

陸氏曰鈞三足釜也

慶源輔氏曰知粗熟而淹以爲菹者祭祀之禮主婦薦豆而實以菹醢故也

六帖舊以蘋藻二物故盛湘各以二器亦不必筥僅

鈞釜紛然不一而足總見備治之意

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臨川王氏曰所用有常器也

長樂劉氏曰誠敬之至事事必躬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五

慶源輔氏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第皆嚴敬者之所爲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安成劉氏曰必采而後盛以僅筥必盛而後烹以鈞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采曰盛曰湘無一不親曰僅曰筥曰鈞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衍義元峰云盛之而後湘之循序也盛之必以僅筥湘之必以鈞釜有常也循序有常則嚴敬整飭可知矣此章敘理物之敬僅筥殊器不輕於合并以雜其方潔之性也鈞釜異施不瀾於烹烹以滑其滋味

之宜也雖馨香未薦而誠敬已寓於盛湘之中矣

講蘋藻既采而後有以盛矣于以盛之維夫筐及夫

筥焉既盛而後有以湘矣于以湘之維夫錡及夫釜

焉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次序無不嚴敬而

自然整飭盡所以理之者如此

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

下句

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

女韻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

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

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

之所從來者遠矣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五

毛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

按訓字朱傳皆用之至云將嫁女必禮之於牖下朱

傳不用蓋嫁女之說屬添設小序中並無此意毛傳

何所本而云然

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

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

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

廬陵李氏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

楣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大夫房東室

西相連爲之室又尸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牖穿壁爲交窗以取明也

建安蘇氏曰菹菜茹醢肉汁周禮有七俎七醢或曰醢肉醬也又曰無骨爲醢

通解此章只言薦豆注兼醢者引禮之全文也大夫妻作文不可用出蓋非詩人自言也

衍義宗室牖下乃宗室之牖下也不可平看宜重在宗室上說宗室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牖下只是棲神之所奠蘋藻皆在於此奠只是陳設之意到尸之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方指薦豆言凡采之治之與之皆主婦事也有齊兼心與容言季字亦有意見其禮儀未習而即能敬也此章敘奠物之敬

集解之字指蘋藻莫是陳設於此尸之方是薦豆尸非主祭乃主此薦豆之事

按宗室卽此大夫之宗室猶言宗廟也非往祭大宗家之室本言大夫妻因其少故稱季女舊說因女字遂謂將嫁失之泥矣

講蘋藻既理則有事於奠矣于以奠而陳之果何在平則在宗室之牖下焉蓋宗室乃奉祭之所而牖下

乃神靈之棲也然其奠也誰其尸而主之乎則此有齊之季女焉其質雖少而敬若夙嫻明德之聲奏格於無言之表而盡其所以薦者如此賢而可美爲何如哉

采蘋三章章四句

小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按序說不差而毛鄭追論其爲女事鑿矣

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毛

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未祭之前采蘋藻之事次章言既得蘋藻而治以爲菹之事三章言祭時獻豆菹之事如東萊所言亦說得好但此詩意尤在有齊季女一句上惟敬故無間斷少而能敬非質之美而教之豫者不能非文王之化所從來者遠曷能如此哉采蘋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

衍義此詩每章要見誠敬意詩柄能字見其誠敬也首章敘其取物之事次章敘其理物之事三章敘其

薦物之事采而盛盛而湘湘而奠事有次序故曰序其事只疊疊說去不用分總是敘其能奉祭祀也大夫妻是說詩者口氣若詩人只以主婦言之通章重有齊季女一句上祭以齊為主由采而盛由盛而湘由湘而奠疊疊說來皆有敬字意在但未明言其敬也至末乃總承之曰誰其主此乎乃能敬之少女耳非上面混說而至末始言敬也俱要提大夫作主而主婦相之纔有來歷

蔽芾甘棠

句

勿剪勿伐

句

召伯所茇

句

賦也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剪剔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天

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芟草舍也

毛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伐擊也芟草舍也

鄭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孔疏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

尙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剪去勿得伐擊

由此樹召伯所舍舍於其下故也釋木云杜甘棠

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

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

杜杜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芟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芟

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芟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芟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爲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廬陵羅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芟甘棠之下以受民訟

元城劉氏曰憩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公不重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天

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觀其物思

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

通解是因人愛物非觀物思人勿字不忍意非相戒

辭也芟乃草率舍止之謂布政而偶憩其下不是舍

甘棠之下布政也布政句不必說出自我解注者道

其實耳

六帖其後去後非沒後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

纂序思其德故愛其樹亦說詩者言非詩人口語

集解甘棠爲召伯所茇而遂勿忍剪伐其故何居言

外雖然矣不露感德乃見深威

衍義召公所歷不一處所憩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憩之木而起詠耳 范稼軒曰此詩要見召伯遺愛在南人魂夢閒情無可以留召伯之音容者只因父老相傳召伯曾舍甘棠之下遂相與誌而護之其實追慕之神全在甘棠外也况王民嚶嚶並無後世去思光景偶見甘棠不禁感歎一番耳 講凡人已去而有難忘卽物雖小而皆可愛如茲陰翳茂盛者蔽芾之甘棠也勿或剪之而斷其枝葉勿或伐之而戕其條幹蓋我召伯所芟舍其下者召伯豈他人則甘棠豈他樹而吾人能忍傷也哉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蔽芾甘棠

勿剪勿敗

召伯所憩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說約字棠敗本薄邁切排去聲壞也毀也損也頽也又布怪切音拜凡物自敗壞則薄邁切物不自敗而我敗之則布怪切此詩之義也又皮意切音避此詩之叶也

按敗是毀壞較伐字爲輕

講蔽芾甘棠勿或剪之並勿或敗之使殘毀也蓋我召伯所曾憩息者豈他樹比哉

蔽芾甘棠

勿剪勿拜

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董氏曰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華谷嚴氏曰拜謂攀下其枝如人之拜

說約拜字棠音秘

通解此與上二章一意只是勿敗深於勿伐勿拜深於勿敗耳非特有先後之說也

集解始則言不可斬伐而去之繼則言豈特不可斬

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言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

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三

講蔽芾甘棠勿或剪之並勿或拜之使低屈也蓋我

召伯所曾稅止者豈他樹比哉

甘棠三章章三句

小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

於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

大全史記燕世家曰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

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

三山李氏曰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則召公爲伯在武王時而此詩稱伯者亦後人追

慶源韓氏曰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正解通詩總是民思其德而愛之極其至也三章各
上二句是愛其樹末句是思其德 重在思德上思
德故愛其人愛其人故愛其物若作覩物思人撫棠
隕涕等語何異萊公柏峴山碑耶 思召伯之德而

三

絕不道出思德字並愛樹亦不知何以至此說詩須會此意 文王稱西伯而召公亦稱伯意布政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於後人思其德殆爲武王以後之詩矣

指南此詩是召伯循行既去之後南人追思其德故作是詩非召伯沒後也三章雖一意而辭有淺深愛之愈深只是於伐敗拜上見之二章敗則少戕其生矣三章拜則少屈其性矣一敗一屈亦有所不忍謂其仁政在也此見感在仁人而愛在甘棠南人之愛深矣

按文王爲西伯時召公豈得稱伯故正解以爲武王以後之詩然直說到武王時人方詠之則與文王之化隔一層李氏謂後人追稱當以詩作於文王時傳至後日人追稱之爲伯耳又或詩人頌美虛稱伯字亦無礙 茂勲說無淺深只伐敗拜有淺深蓋此不忍以損甘棠者一層輕似一層則所以愛召公者一層深似一層

韻謂行多露露句
露韻

賦也厭浥溼意行道夙早也

毛傳厭浥淫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

114

鄭箋夙早也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

孔疏毛以爲厭浥然而淫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已故不行耳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爲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爲室家之道所以不爲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污身故不爲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

禮

按露是萬言鄭以有露為二月孔又以露多為三月四月皆非正意

衍義夙夜不必分兩時只是清早晦明未辨之際厭
汜之露正在此時也沾濡亦連看不可以沾為沾人
之衣濡為濡人之足

按行訓道道猶路也是死字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
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
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開之露方溼我豈不欲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焉

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
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
也

通解首句分上是有可畏之勢下是存敬畏之心不
直言強暴但託言畏露絕人之意甚嚴絕人之辭則
隱矣注蓋以女子早夜數句是言外補意非女子自
言

說約夜字彙作羊遇反音裕兩露字俱叶夜字非夜
字無韻而兩露同字自相叶也如此即不必言首句
分逐句讀佳令有尋味亦更勝耳

纂序以多露喻強暴似比體然夜行多畏則已說出

情事故仍屬賦亦如卷耳等賦而託言者耳

集解謂行多露謂字乃自量而自止之辭也豈不以
夜亦只假設之語其意只要見平日自守如此其嚴
以起下暴白之端耳

指南露有沾濡之患與人有強暴之辱一也畏之而
不敢獨行惟恐辱及我也行文只在露之方溼與畏
露之沾濡處點綴形容使女子不可犯之意儼然言
表

講婚姻人道之始禮義天下之閑如茲之厭汜而方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焉

淫者行道開之露甚可畏也當此之時我豈不欲早
夜而行乎特為此行道之閑多露沾濡有所畏而不
敢焉耳使或冒焉不顧豈自守之道哉

誰謂雀無角句何以穿我屋句誰謂句女無家句
何以速我獄句雖速我獄句室家不足句
誰謂句雀無角句何以穿我屋句誰謂句女無家句
何以速我獄句雖速我獄句室家不足句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

毛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

獄塲也 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獄訓塲

鄭箋女過強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
角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

似而不同崔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

均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

孔疏此疆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爲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崔無角乎以其崔若無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崔之穿屋似有角故謂崔之有角以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召我而獄也見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毛

不同崔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二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疆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與我塙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獄官言之知不爲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疆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己之禮而不從已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

耦女所不從男子疆來故云媒灼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

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崔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與人皆謂汝於我肯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來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崔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華谷嚴氏曰男侵陵女女不從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如此蓋崔之穿屋實以味不以角也男子之速我獄乃是侵陵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毛

實無室家之禮也

六帖誰謂二句本是兩層語意甚急反覆申詠之自得其解凡說詩難通處要把舊時講解盡數徹去只將本文反覆玩味其義自見

通解自訴猶自暴白非訴於召伯獨言崔風者崔淫物風貪物也

說約詩誰謂是反言注人皆謂是正言興四句止然汝雖是轉處角本音錄說見麟角章疑崔以角必無之事不必云嘴銳而鈎之謂角也字書及毛鄭以下諸家俱無此解味釋文云本亦作囁鳥口也

集解無家連獄蓋多露之可畏至於此只是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衍義此章與其見誣以禮責乎人下章與其見誣以禮斷乎己重在責強暴誣己上 獄訟非已然事不過豫設此言以絕人耳強暴者將必以此為辭故言此以絕其端耳誰謂何以皆自他而言雖速一句則所以自述也 雀有嘴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誰不知之詩人云云自有意味勿將兩誰謂說得死煞正解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猶云那箇說道雀無角他將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美

也強暴之速人於獄豈待有家哉所謂無其理而有其事無其事而有其說莫認真解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墻事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求為室家之禮如婚姻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屬注云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婚姻之訂請期請婚日也

指南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人有禮故能速我獄二者皆似有而實無此與意也 雀無角二句辭意難說猶言雀能穿屋者也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誰

誰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能穿我之屋也言外便有難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之意

按誰謂四句當先從下二句正意說言人皆謂女有室家之禮於我我不從故至速我以獄也借上二句起興言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既穿我屋誰謂雀無角乎女無家何以速我獄既速我獄誰謂女無家乎究其實雀亦無角女亦無家也如此說似分曉講夫我之自守如此奈何有欲誣我而相強者乎彼雀能穿屋者也能穿屋似乎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穿我之屋也况汝能速我獄者也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美

我獄似乎有家矣誰謂女無家乎使其無家何以速我於獄也然汝雖能速我於獄而六禮未備所以求為室家者不之足也迹有似而實則無負屈難明如此誣孰甚哉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杜齒也墻牆也

毛傳墻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強暴之男 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

詩記先獄後訟者謂先繫之獄而後實對也

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慶源輔氏曰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杜齒謂齒之大者

集解速獄速訟雖是多露妄加遽然不足不從則行露自多吾身自潔雀角鼠牙亦無奈我何矣

六帖先獄後訟者叶音無義先室家不足而後亦不女從者其辭婉其志決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罕

說約訟字葉又叶徂紅反音叢疑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同此

講鼠能穿墉者也穿墉似有牙矣誰謂鼠無牙乎無牙何以能穿我墉也况汝能速我訟者也速我訟似有家矣誰謂汝無家乎無家而何以能速我訟也然汝雖能速我訟而禮實未備我亦終不汝從矣其能強我也哉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小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孔疏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

按朱傳云作此詩以絕其人非真有訟經召伯之聽斷蓋有召伯而女守貞不從雖暴者將自息也朱傳遵召伯之教亦只帶言不可依舊說指定召伯聽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罕

集解此皆貞女自誓之辭言我之以禮自守如此假令猶有強暴橫加雖雀角鼠牙似疑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會待斷於召伯也正解通章俱以禮爲主首章是以禮自守恐人之犯禮而不妄於行二章三章是以禮自訴責人之失禮而不妄於從蓋女子當深處閨中而欲早夜獨行者何爲此只假設之辭其意只要見已平素若果輕出召伯猶或有因今自守如此其嚴而反致之獄訟所以爲無妄也

按三章上下相承處只是言平日畏露而乃有露終

不受露之沾濡也譬如俗言怕有風波而風波不能免之意然以禮自守則風波自息

羔羊之皮句素絲五純句退食自公句委蛇委蛇句

龍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

毛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聖

鄭箋委蛇自得之貌

孔疏毛以爲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純數有五軌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火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爲裘縫殺得制也 鄭雅下二句爲異言大夫減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 小羔天羊對文爲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聖

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此言純數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爲數也二章傳云絨縫者釋訓云絨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絨之爲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絨因名裘縫爲絨五絨既爲縫則五純五總亦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純數者以經云五純先解五之意故純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絨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絨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爲純自數也絨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絨數亦五絨言縫則純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絨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闕宮傳云朱英爲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唯組紃耳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組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組矣既云素絲卽云五純五絨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組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

按毛傳訓委蛇欠明鄭訓退食自公覺鑿

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紃音馴

曹氏曰裘必合眾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

華谷嚴氏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皮蓋倣古制

接以絲飾裘謂之飾則非縫皮使合之謂當在縫之外加絲繩爲飾耳然必在中縫邊縫用之故其數有五若隨皮斜縫處或不便用也五紃是五道若拘定五箇皮合爲裘則與羔羊不合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罍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朱子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食委蛇可見其正直

疊山謝氏曰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稱潔白之服心中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蛇哉

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於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恩遽之不暇適有委蛇氣象哉

說約裘取輕煖則羔擇小矣必至多皮紃不止五矣止五故見節儉然疏義引許氏謂節制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以用財亦妙理羔裘以黑素絲英縫則最爲分明故胡氏曰縫之矣兀謂紃有界限謂紃合二爲一謂總皆取黑白別處爲義也鄭風三英燦兮當是此英裘英字禮內則疏組紃俱爲條闊薄者爲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罍

組似繩者爲紃集傳燕居因下退食自公言也按諸家不然且上下各兩句本開說或直言其裘不詳其地渾淪尤妙

正解節儉正直不止此二事特舉此以例餘耳委蛇指一身言非止步履閒也

集解節儉正直雖分兩層但語意本一直說下猶云服羔羊素紃的大夫其容貌何等委蛇也只順文直序而節儉正直意自見

衍義在位而曰皆者非一大夫之謂也

講衣服容貌可以觀德我大夫何如哉彼羔羊之皮

以為裘此常制也其飾是裘者則素絲為紕祗取白
黃紕止於五不事煩縟何節儉如之而且見其退而
家食自公門而出也非復在公矣而委蛇委蛇從容
自得舒泰而有餘裕焉又何正直耶是真可美矣
羔羊之革句**素絲五紕**句**委蛇委蛇**句**自公退食**句

賦也革猶皮也絨裘之縫界也

毛傳革猶皮也絨縫也

鄭箋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孔疏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吳

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

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

釋文孫炎云絨縫之界域絨縫爾雅云絨羔裘之縫

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絨猶縫也則當音符龍反

說約變皮言革取叶韻耳孔疏治去其毛曰革勿用

裘無去毛之理

纂序晏子一裘三十年久則必敝或羔羊之皮敝而

至毛落見革革而至於見縫亦切節儉或亦立言之

次

集解變皮言革變革言縫亦微有異蓋革者毛毳而

革存也縫者革敝而縫見也
講彼羔羊之革以為裘矣而飾以素絲止五紕焉且
氣度之間委蛇委蛇乃自公門出而退食於家之地
也節儉正直不可美哉
羔羊之縫句**素絲五紕**句**委蛇委蛇**句**退食自公**句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毛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新安胡氏曰紕絨總竊意名義微異縫之突兀謂之

紕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吳

按紕總朱傳皆言未詳則不能為之確解矣胡氏說

頗明縫之突兀謂之紕皮上加絨繩高起故突兀其

突兀處界限分明故謂之絨其界限處又兩邊湊合

故謂之總其次第當如此或謂毛去見革革敝見縫

貼節儉處欠大雅縫平聲是活字去聲是死字此韻

平聲卻謂其見在縫合處非云用力去縫也

講彼羔羊之縫以為裘矣而飾以素絲止五紕焉且

氣度之間委蛇委蛇乃退食而自公門出之時也節

儉正直不可美哉

羔羊三章章四句

小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耳

按此詩與鵲巢無涉亦非以羔羊比其德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猶周南之有兔置也蓋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正解通詩總美大夫之服與容也不言德而德在其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吳

中各章上二句是燕服無過飾下二句是燕居有裕容二章三章顛倒句法不過變文叶韻無淺深疏義所謂反覆詠歎是也獨言私服私容者以公服自有常制在公自能正容此不足美惟私服私容可以無拘而猶無過飾無過動正見節儉正直處羔羊素絲即是節儉退公委蛇即是正直非謂心之節儉正直形於服飾容貌者如此當時奢侈淫靡而大夫乃能若是所以可美

衍義黃維章曰卽私服無過飾則朝服之宜可知卽公餘有端步則在公之節可知服何以有常文王卑

服之化風之也容何以自得文王敬止之範風之也按三章意無淺深後二章是從首章抽出言之緘總皆承絕字說來

詩經詳說

卷四

國風召南

吳

詩經詳說卷四終

詩經詳說卷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召南

殷其雷

句在南山之陽

何斯遠斯

莫敢或遑

振振君子

句歸哉歸哉

何斯遠斯

莫敢或遑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遠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

毛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遠去

餘訓字集傳並同

按箋疏以雷喻號令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發聲於山之陽竟是比较非興矣又斯字俱指地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一

何故在此復去此之彼亦欠分曉

張子曰如鶴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

廬陵彭氏曰或云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

雨則思行者之勞也

按聞雷而憂君子恐涉賦體只借以起興爲是莫

敢或遑是言在外勞苦無定在不是說歸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

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

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

而還歸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

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性

情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

豐城朱氏曰何斯遠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遑閱其勞

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

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

而不相悖也

六帖古者戌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雷

蟄蟲始振故言草蟲阜蟄可見歸期未至未敢遠望

足明性情之正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二

詩說雷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遠字殷殷照

莫敢或遑此反興也

說約此詩反興之始也經文在字照遠字集傳則字

照獨字然俱有意無意之閒興四句止於是又是轉

處振振不專泥夫婦相與末二句似無韻晦翁亦

不爲之說獨魯詩世學云歸哉二字叶音子又據孔

疏彼人是哉叶子曰何其反是不思叶亦已焉哉已

見關雎章下

翼說早畢事是朱子贊賢婦周旋見能不以私廢公

也

集解振振君子亦是摹擬其平日爲人如此想像之極不覺君子之心情態度有宛然在目者遂一呼號之冀其歸也

衍義莫敢或違是憫其勞意振振泛就平日立心制行待物接人上說無二三曰信無刻薄曰厚見得是我之所仰望終身意冀其歸自是夫婦思念之情非以其有如是之德而冀其歸也冀字以庶幾字代之振振句不必說契闊之約素必我活借老之信素必我申也 注中於是字且冀字不可作婦人口氣講天下不可逃者義而不容己者情我其如君子何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耶彼殷然其雷輕聲不動則在南山之陽是雷本無定而反有定矣何斯人今乃違斯所而服役於外莫敢有或暇焉是君子本有定反無定乎且我君子平日振振然立身制行無不信厚者也尙其歸哉尙其歸哉無徒使我思念之切也

殷其雷句在南山之側句何斯違斯句莫或違息句振振君子句歸哉歸哉句

興也息止也

毛傳亦在其陰廋左右也

孔疏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爲山南三方皆是

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講殷其雷則在南山之側反有定矣何斯人乃違斯所而服役於外不敢違息反無定乎振振君子尙其歸哉尙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也

殷其雷句在南山之下句何斯違斯句莫敢違處句振振君子句歸哉歸哉句

興也

毛傳或在其下 處居也

鄭箋下謂山足

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更其韻以協聲耳不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四

必求異義也

集解在側在下與在陽同不可云不惟在陽而又在側不惟在側而又在下如此則是雷無定在矣按雷亦難說有定在三章各取興意不必合看較論講殷其雷則在南山之下反有定矣何斯人乃違斯所而服役於外莫敢違處反無定乎振振君子尙其歸哉尙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小序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宣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朱子曰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按孔疏以勸其義為雖勞而未可歸與望歸之意相反

問此詩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朱子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五

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

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螽斯之振振以眾盛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自子孫之眾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正解通詩三平看無淺深每章首四句是興君子行役之勞下是美其德而冀其歸也俱以何斯二句為主首章意已盡下二章乃詠歎無已之意耳非如謝

疊山一節緊一節之說

集解此詩以雷之有定反興君子之無定只一何字便含許多思念意振振二句乃是即其人以冀其歸非必專美其德也

按首章但言遑謂不少暇也次言遑息謂暫休息末言遑處謂得久居似亦微有分別

標有梅

其實七兮

七句

求我庶士

句

迨其吉兮

吉句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眾迨及也吉吉日也

毛傳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吉善也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六

鄭箋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我我當嫁者庶眾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

孔疏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與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

按標有梅是倒字言有梅已落者多也非謂落後尚有梅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

太晚矣求我之眾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安成劉氏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太晚

慶源輔氏曰此乃女子自言其心事之實而已無隱情無隱志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

說約七兮三兮因落數餘俯仰神境頃僅取之則樹已無實言之序也

集解此詩總要形容得時晚意出則貞信之守自見不必爲女子作周旋語也然玩其詞終不曰我求庶士而曰求我庶士則意義固自懍然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七

衍義梅就實言其實七兮三兮是十分中存其七存其三也七與三併望之亦只設言以形容時過太晚耳非真如此也士乃守禮義之人曰庶者未定其人之詞求者行婚姻之六禮以求我者也迨字有皇皇惟恐其晚之意迨吉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遽成婚姻之禮也

講人道正始貴乎及時彼梅之有華婚姻時也今實既落其存於樹者不過十分之七兮已太晚矣當斯時也有以禮求我之庶士其及此吉日而來乎不然吾滋懼矣

標有梅句其實三兮三韻求我庶士句迨其今兮今韻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毛傳在者三也 今急辭也

鄭箋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

臨川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迨今可以成婚矣

說約三字聲音森

講不但七已也標有梅其實之存於樹者僅十分之三兮有求我之庶士其今日而舉此禮可乎亦何吉之待哉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八

標有梅句頃筐之句韻求我庶士句迨其今兮今韻

賦也望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毛傳望取也 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

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

鄭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 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

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按毛鄭解謂之未是本以貞信自守反涉於苟且矣廬陵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黃氏曰追其謂之以爲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
雖盛年之當嫁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慶源輔氏曰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懼
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
蓋不獨變風爲然矣

華谷嚴氏曰豎字從土本訓塗今言取之謂取於地
沾地溼也詩脈謂之謂先定約而後行禮也其詞愈
迫而自守益嚴矣

衍義追吉則不必再卜追今則不必待吉謂之則但
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約耳 追吉追今固是欲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九

行婚禮謂之亦是欲定婚姻之約以俟婚禮之行耳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仲夏矣微弦曰

標有梅說者以爲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梅已

將熟矣安得而有標落又安得有頃筐之多也梅華

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故如此 梅熟不摘過時則

成爲
梅

指南謂之亦只是定婚姻之約蓋其約定則此身已

有所主而強暴自消陵迫之志矣

講不但三已也標有梅以頃筐而取之則實已盡矣

有求我之庶士其但以父母之命遣媒妁相語以定

其約可乎又何必於禮之備哉吁貞女之守正而畏
暴如此被化深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孔疏作標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
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
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
得以及時

朱子曰此序末句未安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十

正解通章俱是一時之言而意卻一節緊一節總是

感婚期之過而願婚禮之成也桃之始華婚姻時也

梅落而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豎蓋懼之甚故不

覺其詞之轉深意在懼強暴之辱而非專於嫁不及

時然懼辱話頭隱然言外要見其兢兢自守莫作急

於從人語氣 時愈晚而心愈迫其急於成禮者乃

其急於違辱也

說通七兮三兮豎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久而

始詠也追吉追今追謂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

按朱傳只言過時未定幾日而講者指定仲夏可不

必箋疏分上下章爲十六七二十九可笑

嘒彼小星句三五在東東韻肅肅宵征句夙夜在公公韻寔命不同同韻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邀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

毛傳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嘒四時更見

鄭箋眾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

孔疏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十一

五星之嘒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興禮命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妒忌惠及故也眾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君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嘒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嘒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

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

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

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

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爲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

夜者皆記昏爲夜晨初爲早未有以初昏爲夙者又

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十二

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按傳疏以三星爲心五星爲柳比夫人而小星隨之比諸妾隨夫人朱傳不用以三五卽爲小星不作兩截看也鄭謂命爲禮命亦非指南肅肅卽內則所謂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筓總拂髮紵纓綦屨也肅肅宵征二句直看不可認宵征爲往來在公爲進御按三五卽指小星二句連看朱傳所賦之分以氣數言照下節星征二句不入韻寔實是也微有分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蓋眾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說約集傳進御于君卽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夙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並及之其實不敢當夕不甚重卽往來勤苦勿太說出恐礙安命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比體又詩美夫人非美眾妾時必夫人被化眾妾始邀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勞安命卽眾妾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要讀者須見賓主矣

纂序興四句止末句另帶

正解三五在東要點初昏將旦方與下夙夜相應初昏而稀是初出也將旦而稀星既落也然此乃朱子度其所見之時惟此二時爲然若詩人因所見而言只是一時非兼指昏旦而言也肅肅就步趨上說乃敬謹不怠意宵征兼夙夜言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

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此兩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視夫人專夕之逸則不同耳

集解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避女君之御旦也朱子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有儀至旦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若廢妾則深自謹飭雖得進御猶不敢卽安故曰肅肅曰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

詩脈只就夙夜在公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味寔字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西

見他貼然尊奉毫無勉強之意

衍義寔命不同勿以貴賤平說謂賦分之賤不同夫人之貴故不得與夫人同逸意

講宮幃之中嫌隙易起若夫人與我豈其然乎彼嘒然之小星則見其三五落在東方矣况我眾妾也蒙夫人之惠俱進御之役肅肅然謹步夜行寧不夙馬將旦夜焉初昏而在公乎夫在公往來勿以爲勤也我之命實不敢猶夫人之貴分固如是耳微夫人雖欲往來而可得耶

傳彼小星

句維參與昂句

肅肅宵征

句抱衾與開句

寢命不猶猶句

與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禕禕被也與亦取與
昴與禕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毛傳參伐也昴留也 衾被也禕禕被也猶若也

鄭箋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 禕牀帳也

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

卑異也

孔疏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

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

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圭

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

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

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

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

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

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爲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

葛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爲臥物故知爲被也今名

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禕亦

宜爲臥物故爲禕被也 鄭以衾既爲被不宜復云

禕被也漢世名帳爲禕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

按毛鄭說禕不同朱傳用毛說

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

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禕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

至矣

說約通解云抱衾與禕猶今之言疊被鋪牀則意亦

點景云耳

讀詩記禮記玉藻注禕無裏音單卽衾必複也昴與

禕叶字彙音流毛傳昴留也元命苞云昴之爲留言

物成就繫留也則本可讀作留 以參昴二星與衾

禕二物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夫

集解抱衾與禕不過進御供從之意非謂妾御君所

必抱衾禕以進也通解云猶今之言鋪牀疊被耳雅

甚

正解抱衾與禕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

按參昴大星而謂之小星者以其光微時若小耳

抱衾禕當是自用猶攜襪蓋以宿直之意蓋進御未

必直寢君牀必自爲鋪設於旁待呼而進非君無衾

禕而待進御者供之也

講彼嘒然之小星則爲參與昴矣况我人蒙夫人之

惠以供進御肅肅然宵征寧不抱衾與禕乎所以然

有實我之命不同於夫人也雖往來之勤不亦幸耶
我夫人真可謂賢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
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小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安成劉氏曰此爲眾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樛木
螽斯之類也

集解此詩感夫人使得進御而口中絕不露夫人之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七

不如與己之感恩但以勤勞歸之於命而已安命正
其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藉藉

指南此詩乃慶幸之詞兩章一意特變文以叶韻耳
各四句分上四句興進御之勞下安所賦之分此

因所見以起興也蕭蕭莊而不慢謹而不矜之意在

公者待御宮中衾裯是眾妾之衾裯此上要見往來
之勤不若常夕者之逸意末句言非夫人遣我以勞

天限我以命也命不同重貴上

江有汜汜句之子歸歸句不我以不我以句不我以不我以句其後也悔

悔韻

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閒蓋多有之
之子賸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賸自我也
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

毛傳興也決復入爲汜 嫡能自悔也

鄭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賸宜俱
行 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
與也

孔疏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賸言江之有汜得並流
以興嫡之有賸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
我以俱行由不以我俱去故其後也悔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六

大全爾雅疏曰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於漢漢復入江冬竭夏
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卽所謂江有汜
也

是時汜水之旁賸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
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賸見江水
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
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大全公羊傳注曰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
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說約通解首一句與下四句照水決復入於理亦通然據集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與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耳禮書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左氏前後自惑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己邾姓曹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爲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

衍義此章與意有作水決而復入與入迷而終悟血興到底說者固不可從有作江能容水與媵不能容妾與至三句說者與注猶字乃字相叫應口氣似順但覺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齊桂山以江之有汜與媵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尤

之有妾渾渾說辭氣似見和平蓋媵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要說到末句好處耳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歸也悔指嫡言下處字嘯歌字亦同不我以等句一重講便似怨語矣須只輕輕遞過而急將雖字作轉語

按此詩反與至不我以止下用雖字作轉玩朱傳常如是悔是欲迎未迎

講夫人情有昏迷而理還終悟如之子可感也彼江水之大有決而復入之汜是江猶有所容矣況之子向者之歸乃不我以而偕行不反似於無所容乎然

當時雖不我以其後也亦深悔其非矣蓋終不我以哉

江有汜清韻之子歸句不我與與韻不我與句其後也處處韻

也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

正解江流似無容受之勢而有岐則渚以成反與媵之不與已偕行也處者悔己所爲來迎則幸與理合不是心有不安至迎以歸則自反無愧於心始安也按鄭箋謂江水流而渚留以喻已獨留不行其說異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不似反興矣處作媵之心言似鑒愚意與處相連言始不相及而終得共處也是媵迎而與之共處處亦屬媵

講彼江水之大猶有小洲之渚矣况我之子之歸乃棄我而不與乎然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相迎之子之心且得其所處而安矣豈終不我與哉

江有汜清韻之子歸句不我過過韻不我過句其嘯也歌歌韻

興也汜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毛傳沱江之別者

鄭箋岷山道江東別爲沱 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
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
也以歌爲解
說不是

朱子曰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

呂記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雒漢爲潛江爲沱孔氏曰
皆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

六帖其嘯也歌句法神品三百篇如此樣者亦未可
多得明詩之士所宜服膺

正解江流似無分派之勢而流長亦有別反與嫡之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不過我而與俱也嘯歌兼上兩節而言憤其昔非則
嘯遂其今是則歌然嘯字雖悔時事歌字雖處後事
亦須一順說下不可分承猶曰及其悔而嘯之時則
得其所處而樂而歌也側重歌上一歌字便是琴瑟
鐘鼓之意

講彼江水之大猶有別出之沱矣况我之子之歸乃
不過我而與俱乎然當時雖不我過而其後悔極而
嘯也竟樂得所處而歌矣豈終不過我哉此之子所
以可美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
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小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過勞而無怨嫡亦自
悔也
美媵非
詩意

孔疏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
爲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
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
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過憂思之勞而無所怨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爲美媵之不怨因
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
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爲名也故士昏禮注
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 媵之行
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妒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
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
故云遇勞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按序遇勞而無怨似只是爲嫡所妒不得進御之意
非待年於國也但與歸字不合故孔疏解之爲憂思

之勞愚意媵妾待年當由父母之命非嫡初歸時所可專或待或迎一專之嫡亦可疑 當主歸後不迎說既曰待年則初嫁時不便偕行若當迎時即迎是迎之以禮亦無可悔惟初不偕行而當迎時夫人又不令迎是爲不我以耳久乃悔而迎之媵喜而爲此詩如此說似圓

東萊呂氏曰一章曰悔二章曰處三章曰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樂言之序也

慶源輔氏曰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欲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褊狹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三

復理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得性情之正也

黃氏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沱之媵妾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皆當以此詩爲法正解通詩要平看然有次第各章首一句興下二句以江沱而復入江流而有岐江直而有別總見不能獨行反與嫡之偶然獨行也宜重悔處歌三字媵妾之意但喜其今日之迎不復追咎其既往之失蓋作於既迎之後也悔者悔其未迎之先處者安於既迎之時歌者樂於迎歸之餘皆媵行時欣喜之至而還

相擬議之詞若作歛望語便失和平溫厚口氣

野有死麕句白茅包之句有女懷春句吉士誘之句

誘韻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

毛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 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

鄭箋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四

來 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

孔疏毛以爲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爲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聞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灼而自行也 鄭唯憤春爲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

大全本草注曰麕類甚多麕其總名也

華谷嚴氏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華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

須溪劉氏曰稱其人曰吉士厚也又愧之也

按死麕毛傳作田獲而分肉可見其肉尚可用非謂自縻之敗肉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朱子曰野有死麕潘叔恭謂強暴者欲以不備之禮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玉

為侵陵之具得之

華谷嚴氏曰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汝吉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如此

說約此亦反興也 麕叶春包叶誘為隔句韻又一體也

衍義首章興意是即死麕尚包以白茅興吉士於女子反誘之不以禮是反興也懷春是懷婚姻之禮吉士猶美士是泛指其人勿作美其稱以責之說誘之

下要補貞女不可誘之意

講男女之際有禮義存焉不可越也彼野之中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也則以潔清之白茅包之是一麕耳猶取之有其物矣况此有女婚姻之懷當春而動亦其時也而吉士乃誘之非其禮乎非求此女之道也

林有樸句檉句野有死麕句白茅純束句有女如玉句

興也樸檉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檉藉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玉

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毛傳樸檉小木也野有死麕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德如玉也

鄭箋樸檉之中及野有死麕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屯聚也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孔疏言凶荒殺禮非直麕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檉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麕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為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潔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釋

木云樸橄心某氏曰樸橄斛橄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注孫炎曰樸橄一名心是樸橄爲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橄謂林中有樸橄之木也故箋云樸橄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橄爲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橄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卽是林矣不得林與樸橄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爲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橄之處也樸橄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大木之處此小木得爲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爲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 純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毛

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不可汚以無禮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說約此章亦反興與上章意同但更蘊藉耳林有樸橄作一句看以死鹿爲主樸橄爾雅本作橄樸斛橄本作榘橄能溼之能音耐 衍義純束以茅純聚而包束之如玉依注以色言勿

作如玉之德說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蒙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便有誘之之意矣

正解一說以兩有字喚下有女而以樸橄興女之少艾以鹿之束白茅興女之不可誘不然首句爲衍文矣亦通 如玉有作女德堅貞講承上起下雖覺有情然畢竟依注爲妥蓋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受點染意

按林野相連只作一處爲是鄭箋樸橄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束似是林與野兩處皆有死鹿未安純聚也指茅非指肉言鹿當須以白茅包之爲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毛

禮而有女如玉豈可以非禮誘之乎 指南有女如玉作誘之之由說未安 竊疑林有樸橄當在第三句與有女如玉相連以女所居之地言而以野有死鹿二句興之備一說 講瞻彼中林有樸橄之小木而樸橄旁之野則有死鹿焉羣田者獲而分其肉則以白茅純束而裹之矣 況此有女其顏色如玉之美而可以妄求之乎 舒而脫脫兮脫韻無感我帨兮帨韻無使尫也尫韻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脫巾危犬也 毛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 感動也帨佩巾也 危

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鄭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
彊暴之男相劫脅 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孔疏此貞女思以禮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以禮而
來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
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
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危也吠已所以惡之是
謂惡無禮也 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
佩紛說注云帨拭物之巾 危狗釋畜文李巡曰危
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无

來不用驚狗故鄭志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
吠是也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
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懷然不可犯之
意蓋可見矣

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帨拒之使還其身也莫驚我
之犬又拒之使還其室也此可見其懷然不可犯矣
慶源輔氏曰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
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
本旨

集解舒而脫脫只是令他且慢口氣止其來非教他
徐徐來也蓋凡人情慾多發於卒暴能細度可否則
妄想自息二無字正見其懷然不可犯處詞若稍緩
便不見拒之嚴矣

指南此上言吉士之誘雖妄而戒之意重此章當作
女子口氣講要得緊切嚴厲方見得懷然不可犯意
徐徐而來有當度禮義而無縱欲之意乃止其來非
教他緩來也未二句承此句講下無字警不得如此
非禁止之詞無感我帨戒其不得近己之身而謂男
女之大防無使危吠戒其不得近己之家而褻內外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无

之大限蓋此時父母結褵之禮未行良人莫雁之儀
未舉其可妄相誘哉夫懼其來也而絕之如將不勝
恐其至也而遠之如將或浼不惟帨不可動而家不
可至其懷然不可犯之意愈嚴而愈切豈吉士所可
得而誘也耶

按感帨似說得太近接帨拭巾也是言不可強動我
物非近我身而戲動之也
講不觀女子拒之者乎其言曰人當以禮自處以禮
處人爾其姑徐徐而來今量度可否而無違也無動
我之帨兮帨佩於身不可近也無使我之危也吠危

以守家不可驚也女之自制如此不亦可美也哉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小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鄭箋無禮者爲不由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

孔疏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圭

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東萊呂氏曰此詩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也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矣安成劉氏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麕二詩方作之時則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疏義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通解此本郊野小民之家觀其包物以茅護門以犬皆村落氣象

衍義此詩二章截舊以美之意至末章方見出今看來上興其見誘以見貞女之不當誘下述其拒誘之者之詞皆是美之之意非單以末章爲美也但必到末章方是詩人本旨耳

按此詩體製稍別上二章敘其事末章述其言也因在召南故作守禮解若在他國卽作誘而見許亦說得去不唯詩體異而取興之語亦甚不倫

何彼穠矣

穠句

唐棣之華

華句

曷不肅雝

雝句

王姬之車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圭

車句

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毛傳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雝和

鄭箋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孔疏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

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 詩美王姬肅雖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雖離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唐棣移也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按鄭孔皆不知以上興下兩意關合而皆分作兩截先作比說而又進一意不成興體矣 鄭以之訓往尤誤

大全本草曰楊移樹大十數圍卽唐棣也亦名移楊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重

國葉弱蒂微風大搖一云萸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雖離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姬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朱子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東萊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車者不

敢指切之也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或近或遠皆所以見文王太姬之教也

六帖只就車上贊其和敬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之俱未是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是說詩看出詩人無此意也且王姬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雍只是範我馳驅和鸞有節之意 南子以車聲而知道伯玉夫以伯玉之車而有韓轡之轍則王姬之車亦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重

有肅雍之度矣大抵說詩只宜諷詠本文拘牽舊說了無究竟曷不肅雍二句含蓄不盡反復申諷宛然塞路聚觀踴躍相顧歎賞之語說通曷不肅雍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直無望其肅雍也今豈不肅雍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說約穠與雍叶華與車叶亦隔句韻韋昭曰車古音尺奢反從漢以下始有居音

衍義首章見華則知木見車則知人興意似設問而倒解之耳肅雍以婦道言不指車言下句表其人也王姬不可見見其車則知其人是知車以言車中之

人也車非能敬且和車之敬和正是王姬之和敬所著也肅者莊敬斂飭謹爲婦之節也離者溫和惠順安爲婦之常也說王姬要本思齊思媚之風來便見得素沐德教人所素聞故一見而知其能敬且和不驕是肅離前一層語執婦道是肅離後一層語正解肅離二字只就車上說爲是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也文王之德不外肅離爲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鸞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敬且和以爲此之肅離乃爲是此人所乘之車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壹

故以其車言之恐未是

指南車上肅離非止盛上就爲肅離要在禮車樂御上見諸侯之車總下王后一等以彼其貴鮮有不挾者而今夫先婦後一馳驅一節奏若示人以肅離則王姬之和敬不可思乎

按肅離就車上見爲是王姬肅離於言外見何彼曷不朱子作問辭然虛擬作極其語氣亦似有味講族之貴者其氣易驕人之賢者卽物可見如彼穠穠然者果何華而若是盛乎乃唐棣之華也夫以唐棣之華宜其盛矣此曷不肅雍者果何人之車而若

是和敬乎乃王姬之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宜其和敬矣不亦深可美哉

何彼穠矣句華如桃李句平王之孫句齊侯之子句

與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鄭箋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

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孔疏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車

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美

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爲興此文王也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宣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夷云申勸宣王之德是文王也周公謂文王爲宣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宣王此

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安成劉氏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爲平王猶核樸之稱爲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爲文人初不拘於謚也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契爲文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皇王韓奕稱厲王爲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

或曰平王卽平王宜曰齊侯卽襄公諸見事見春秋未知孰是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毛

大全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於齊左氏傳曰齊侯來逆共姬

朱子曰此詩義疑故兩存之

新安胡氏曰以爲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史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誠爲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修補不免簡編之雜耶然則此說只當如集傳作或曰以附之俾讀者知其說可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爲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卽莊王十四年以共

姬妻桓公莊王乃平王曾孫未知共姬爲何王之女又按齊襄公於莊王四年亦娶王姬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者是也若以爲此事則襄公是僖公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爲僖公矣

考索曰此詩乃是平王以後事大抵詩之所載上起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爲文王之風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而附之二南之末亦世之所不免也

說約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毛

不如以平王二字渾然還之更免穿鑿

集解平王二句集傳前一說本毛傳也嚴緝蘇傳皆從其說然攷武王娶太公望女邑姜則武王之女與太公之子乃甥舅也豈有爲婚姻之禮

按前說平字雖可疑尙無大關繫若作平王以後詩則召南之篇目大紊矣

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也

正解此章以桃李二物之相稱與男女二人之相稱就未婚時而言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不可作譬如之如看平王二句平重方見其稱蓋孫以祖貴子以父

貴也

講夫王姬乘此車而來嫁也配匹之際無不見其可美者矣何彼穠然而盛者華如桃與李物之相稱然矣况此王姬以平王之孫而來嫁者乃齊侯之子不以爲卑也則女與男其族類之稱爲何如哉

其釣維何

句維絲伊緡

緡齊侯之子

平王之孫

句維

興也伊亦維也緡緡也絲之合而爲緡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鄭箋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緡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美

孔疏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緡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禮爲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緡以求魚娶者以己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

六帖前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此章言婚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

說約以絲爲緡則二絲矣故仍以興男女二人而合

之義在中焉

正解此章以絲之合而爲緡興男與女之合而爲婚就已婚時而言此絲字總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興之猶男自男也女自女也到伊緡方興得合而爲婚絲是美種與野菅池紵不同柔而爲緡正打照下嫁王姬能柔以相承也齊侯二句交互方見其合是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也此二句與上不同當言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而配偶兩宜意此與上章各要兼貴而且賢說本肅雍來使非肅雍亦何足多哉按緡緡也絲合而爲緡時講或云絲與緡合而爲緡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早

誤矣絲合爲緡非一絲故興男女合而爲昏以合字縮照興意取合字或云以釣用絲緡比婚用聘禮又多一折

講不但已也其釣維何則維絲以爲緡物之相合然矣况以齊侯之子而下嫁者乃平王之孫不以爲亢也則男與女其婚姻之合又何如哉此王姬所以可美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小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鄭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其褕翟孔疏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爲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雖和之德不以己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卽經云曷不肅離王姬之車是也 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遽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 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褕衣爲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聖

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鷩翟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章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章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鷩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幘車山東謂之裳幘

朱子曰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褕翟然則公侯夫人翟莠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也歟 正解通詩首章是興王姬有和敬之德也次章美其男女之稱末章美其婚姻之合總以肅離二字爲主婚姻之稱稱以肅離也男女之合合以肅離也不然則下嫁亦常事何足美哉 惟不挾貴以驕其夫家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聖

故以平王之孫下嫁而不爲卑以齊侯之子配而不爲亢蓋極其尊卑闊絕乃愈見肅離之難若云族類兩盛婚姻兩宜反不見得王姬不挾處 按首章但言王姬而未言何王之女所適何人次章以其人實之末章又取意於絲綸反覆言之大意不過如此時講以首章肅離實下二章取稱三章取宜取其便於作把柄耳亦說得去 不挾貴又是從肅離推出不宜實拈 平王終是疑案

彼茁者葭

頌句

葭韻

壹發五豝

豝韻

于嗟乎

頌句

馬虞虞韻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豕

也一發五犯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毛傳苗出也葭蘆也一豕牝曰犯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鄭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于嗟者美之也

孔疏言彼苗苗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犯獸五犯唯一發者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聖

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草生苗苗然出故云苗出也非訓爲出豕牝曰犯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由虞人翼驅五犯以待公之發矢故也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君止一發必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按壹發五犯毛鄭說異然亦有據故錄之

潛室陳氏曰毛傳云豕牝曰犯恐壯字當作牝

說約嚴華谷言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非也然據集傳虞本叶音牙字彙一叶牛加切王應麟困學紀聞亦曰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通解不可以騶虞爲瑞物古人之射發必四矢中必疊雙句見西都賦

衍義壹發五犯凡射每發四矢一發四矢而中五犯是一矢中必疊雙也此正是見其物之多不是言射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聖

之巧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卽眞所謂騶虞矣

朱子曰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苗者葭仁也仁在壹發之前壹發五犯義也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

意思

東萊呂氏曰彼茁者葭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狝獸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

說通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內非進一層語

釋義此其仁心之此字其字皆指諸侯言

說約春田之際之際二字妙紀時也不重春田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騶

纂序春田雖不甚重然此詩卻是因春田而述事亦不可遂拋撇不顧草木之茂禽獸之多雖屬對舉然春田是逐獸於草木中兩句文法亦不可呆對衍義草木禽獸不止葭與狝不過舉一以例其餘注曰仁民餘恩者既仁民而遂及於物故曰餘恩朱子於庶類上推出仁恩於仁恩上推出仁心蓋及物由仁恩仁恩由仁心也仁恩及物當以平日愛養樽節言騶虞是仁物不是瑞物騶虞之仁出於自然我侯之仁亦出於自然我侯所以爲騶虞也過下章不可云不惟有葭而又有蓬等語如是則春田之際止見

二物而已 樽節愛養是上一層語此處只寫一段草木禽獸自茁自蕃的景象便妙少著色相便非自然矣

正解仁恩及物如斧斤以時入山林狩獵有節不殺胎不掩羣皆是 仁民餘恩及於庶類等意俱在言外

講萬物以得所爲貴王道以及物爲終我侯不有可見者耶嘗觀春田之際彼茁然而壯盛者維葭焉一發四矢而狝已得五必有疊雙之中焉即此一葭一狝而宇宙蕃育之氣象可類推矣此孰非樽節愛養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騶

彼茁者

蓬

壹發五

狝

于嗟乎

騶虞

賦也

蓬草名一歲曰蓬亦小豕也

之所致也苟有一毫勉強於其間何以使無知之草木無情之禽獸若此之茂對哉吁嗟乎我侯其即騶虞也乎蓋騶虞之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非教之而後能習之而後至者也我侯之仁心自然不猶是哉孔疏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穠二歲爲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俱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豐城朱氏曰于嗟騶虞之辭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爲與此以爲賦者于嗟麟兮此與中之比也于

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說約集傳虞又叶五紅反字彙一切胡公反音紅易屯六三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

纂序焦漪園云一騶虞字無兩叶之理蓋前章葭犯叶次章蓬穉叶而騶虞句皆另調似不易也如麟趾三章末句于嗟麟兮皆另調可見抑凡詩章末不換句者可以此通會之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聖

正解葭是澤草蓬是陸草

集解此只易葭爲蓬易犯爲穉耳而百物之蕃益見莫作衍文看

講彼茁然而壯盛者維蓬焉一發而得五則維穉焉百物之蕃育如此皆我侯仁心之自然及之者也于嗟乎其卽騶虞也乎不亦深可美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

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小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子曰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聖

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問麟趾騶虞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朱子曰不是只是取以爲比卽此便是麟趾便是騶虞

安成劉氏曰麟趾言公族仁厚故知其化之入人騶虞言庶類蕃殖故知其澤之及物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爲喻皆以于嗟爲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

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詠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

慶源輔氏曰周南見其化之人人者深召南見其澤之及物者廣則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轉移動化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先生而始明南軒張氏曰麟趾言公子仁厚則在內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在外者無不孚也未有邇之未孚而可以及遠者也鵲巢之化是亦關雎之所達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而已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芻

正解通詩二章一意上二句美及物之仁下嘆仁之自然總以吁嗟句作主蓋因動植之物而想見其仁思又因仁恩之及物而贊其仁心出於自然也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內末句不過指騶虞以詠歎之非進一層語若作推由看便非通篇不要牽出仁民字只就春日所見而歎仁心之自然方得旨凡至仁無心羣生庶類即是心有一物之不遂固屬慘傷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爲藪爲芻自茁自蕃而我若無事焉乃見仁心之自然處

按集傳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從騶虞句看出見得如此乃同於騶虞也時講用上上二句當云物類之盛皆仁心自然所致而不待勉強語氣方明細玩之似只說仁心不待勉強方與騶虞合呂氏說可參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治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芻

彼機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

豐城朱氏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爲嫡妻者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

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

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
朱子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闔門之化召南言諸侯夫
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
風也

眉山蘇氏曰二南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
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也

鄭氏曰二南爲正風則然矣自後南國諸侯政衰何
以無變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
教爲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故無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至

其詩也

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慶源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
至於修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言皆修身齊
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
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如此則其修身之事固
在其中矣

考索曰孔子告伯魚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
序先之以風而周南召南又爲風之先焉此皆文王

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雝雝在於闔門之內
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芣采蘋

廬陵李氏曰鄉飲酒禮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
賢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春
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
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遂歌鄉樂諸侯與羣臣
燕飲酒之禮歌者亦與衆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
射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樂也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至

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
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廬陵李氏曰與四方賓燕則有之

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
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
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
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黃氏曰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下鵲巢
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被其風化
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里巷皆可

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計也

南軒張氏曰二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爲萬世后妃夫人大夫士庶人妻之法夫刑家之法雖自於己而於其配必謹所擇是蓋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而爲正家之本也

慶源輔氏曰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今姑從之孔子之誨伯魚但使之學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尤覺孔子之言有意味可玩也程子云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詩經詳說

卷五

國風召南

肇

其猶正牆面而立而今人讀了二南詩果便不面牆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學者曰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此又讀詩者之所當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詩經詳說卷五終

詩經詳說卷六

平陽再觀祖輯撰

邶之二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

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卽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爲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一

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并入於衛也歟

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卽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大全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

東

按淇北泉南可疑今百泉即衛水東流淇自北入之明是淇在北泉在南

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

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

朱子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鄘有鄘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鄘音者係之鄘地同音無異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二

慶源輔氏曰先生初說亦疑其爲聲之異今以爲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繫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爲得也

華谷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

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沫鄉皆正作於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鄘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亦此意也

是以太師存邶鄘之名置於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爲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柏舟爲首者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次鄘柏舟者處母子之變者也母子之變未當眉山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數世矣而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之亡而有不能已者也

邶鄘衛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

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
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
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
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
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寢風始作
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邯鄲衛之詩
焉

孔疏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
內爲三國詩風邯鄲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
畿內故知方千里也 案禹貢太行屬冀州地理志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邯鄲

四

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
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太行之東太行屬河內卽
紂都而西不踰太行者蓋其都近西也 鄭注禹貢
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
鵬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
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 禹貢兗州
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
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
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
明矣 地理志云邯以紂子武庚鄲管叔尹之衛

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
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
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
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
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
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
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
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以詩人
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邯鄲

五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縣名在朝歌紂都之
東也紂都河北而鄲曰在彼中河鄲境在南明矣都
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鄲在北三國之地相連
接故鄲曰亦流于淇鄲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
彼淇輿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則漕地在鄲也而鄲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
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作臺
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
虔以爲鄲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鄲風定之方中楚
丘之歌鄲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 王肅康誥注云

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諡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者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鄘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邾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邾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鄘風

六

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邾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邾鄘之民於洛邑故邾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于建伯立卒于靖伯立卒于貞伯立卒于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

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三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鄘風

七

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家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邾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邾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邾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諡號之稱非爲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

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卿在前也卿柏舟與淇與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卿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爲次也武公襲攻共伯史記之誤而鄭因之失考按卿衛之分無確據大概言之耳鄭謂變風始於頃公孔謂編詩以君世爲次皆出臆度不足信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八

衍義邶卿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與邶卿接壤朝歌之地商受之都也武王以封同母弟康叔是后九傳而其伯蚤死妻共姜守義詠柏舟懷懣乎一醺不改之操蓋衛風之首倡也十世而武公知行並進交倣於卿士抑戒賓筵之作宛然酒誥之家法也詩歌有斐衛其最著乎由武而莊而桓漸以陵替莊公狂蕩暴疾以寵奪正州吁弑逆之慘公釀成之也宣公淫蕩醜惡納媳爲妻牆茨鴉奔之毒其何能國無怪乎淫風大行赤狐傷亂也再傳而懿軒鶴覆國獨賴戴文兄弟光復舊物定中作楚其再造矣文以下二

十傳而嗣君貶號曰君止有濮陽之地又六世秦二世廢其君爲庶人而康叔之澤斬焉迹其治亂興亡本原之地始基之也先孺張子顧謂衛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然則移風易俗之說果若是歟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九

毛傳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其流不以濟渡也 耿耿猶微微也隱痛也 鄭箋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 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 孔疏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放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放遊可釋也 朱子曰耿耿猶微微不寐貌也 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不苟如

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矜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問柏舟看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爲與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安成劉氏曰有全章皆比者如螽斯之類固專屬比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十

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比而興之體例求之則此類恐亦可以爲比而賦也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證之只讀作泊若以離騷九章芳不得薄之薄證之則音爲博而亦訓爲附也

華谷嚴氏曰二柏舟用意皆在下句邶柏舟在於亦汎其流邶柏舟在於在彼中河也

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爲卑弱而末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

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況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邶鄘柏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證

說通詩以不得於夫而作但詞旨淒婉和平有憂而無怨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篇中惟此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又是託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愠而不言見愠之何由所以爲賢婦人也舊說以柏舟之堅比已德之固失詩語氣矣

說約開口二句一彼字一亦字悽斷千古

集解憂而曰隱真有自家放不下向人說不出之意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十一

如有者沈憂之人不知所憂何事但覺胸中有物耳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能解意味深長較金樽兕觥之意更婉更苦

衍義柏舟汎流比德不見取於夫也注堅緻牢實亦喻已堅持貞固意但此意在我心匪石章方見出此處且宜輕說耿耿謂人有所憂耿耿然惟憂之一路分明故當寐而不能寐耳隱憂言不得於夫則終失所仰望此憂便非酒所能解

指南二句分上喻已不見取於天下承言憂之深而難解也

講凡人遇遭其變則不得以無憂如我今日是也彼柏木爲舟堅緻可載今汎彼柏舟不以承載無所依薄亦但汎然於其水流之中而已其失所甚矣我以是耿耿之心不能自寐如有隱痛之憂而極其深且切焉吾聞酒可解憂微我無酒可以敖而可以遊也而何以至是耶

我心匪鑒句不可以茹句亦有兄弟句不可以據句
薄言往愬句逢彼之怒句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

毛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依也彼彼兄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鄭箋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眾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按鄭說深一層謂鑒不能茹而我心能茹今作鑒能照卽是能茹而我心匪鑒故不能茹

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慶源輔氏曰內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說約集傳既字又字卽上四句各自頭項不可以兄弟卽承匪鑒往愬兄弟眞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也陸聚岡曰愬言不相入而反咎我自取固哉高叟矣

集解愬於兄弟亦是託言蓋不得於夫則無往非拂逆之鄉故言逢彼之怒正自形其困阨無聊之狀指南亦有兄弟四句不可將兄弟說壞只託言不得於夫無往而非拂逆之境如此

正解上二句言昧遭變之故下因傷其不見諒於兄弟也上二句只須寬說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以引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起下章自反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以據猶云不可倚賴非以兄弟爲依歸之謂往愬非求以濟變只是哀痛迫切必訴於至親庶幾抑鬱之情猶有可舒反遭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

按上下兩截意自己不能度不得於夫之故往訴兄弟而兄弟又只說已不是

講然則我將如之何哉天下惟鑒之明可以度物今我之心既匪鑒而不可以度其所以然之故矣人惟兄弟之親可以相依今我亦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也故將以我之憂往而愬之兄弟之前而反遭

彼之怒其不可據如此亦何以爲情耶

我心匪石

句不可轉也

轉韻

我心匪席

句不可卷也

卷韻

威儀棣棣

句不可選也

選韻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 選簡擇也

毛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 君子望之儼

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

鄭箋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稱已威儀如此者

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愾也

孔疏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古

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實習爲之又解

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適時制宜不可數

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

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關之意

廖源輔氏曰心之不可轉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

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惟其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

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據也

纂序六句是簡默語勿謂似矜詡語乃得

集解上四句婦德也末二句婦容也德容皆善而猶

至見棄不可解矣與上章匪鑒相應

正解此章總是自求見棄之故而不可得上四句言

心之有常也下二句言儀之皆善也不可轉言心之

貞固有專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心之平直有端正

無反側意富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於全備中又

從容而不生疏宜申說棣棣非只儀容之美就舉止

中規中矩上言威儀有得有失則可簡擇取舍今無

一不善何選之有心與容不平重心一邊婦人以心

事夫者也今逐一自反總不能識其見棄之故真令

人不解

請意者我實多闕數乃反而求之常以專一自勉覺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圭

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不可得而轉移之也常以正

直自勵覺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不可得而卷曲之

也且威儀在身人所共見又棣棣然而善不可得而

選擇取舍也自反之餘亦庶乎其無關也已

憂心悄悄

句愴于羣小

小韻

憂心悄悄

句愴于羣小

受侮不少

靜言思之

句寤寐有憑

小韻

賦也悄悄憂貌愴愴羣小眾妾也言見怒於眾妾也

觀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

毛傳愴愴也悄悄憂貌閔病也 靜安也辟拊心也

標拊心貌

鄭箋羣小眾小人在君側者

孔疏辟既爲拊心卽云有標故知標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

按箋疏以此詩爲衛之仁人故以羣小爲君側之小人今不用

華谷嚴氏曰標本訓擊故標然爲拊心貌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拊心而有標則其憂極矣

纂序首二句順下勿如常云憂心已悄悄而又見愠于羣小作轉語悄悄正爲見愠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去

集解觀閔二句是數從前見愠之狀言不得於夫皆緣羣小所致卽此便見嫡妾易位故下章遂以日月迭微喻之 寤辟者言除非睡去忘卻一寤便不禁其拊心也

正解上四句敘已困於所遇下是痛心之意憂心悄悄本不得於夫來愠于羣小由不得於夫所致觀閔二句正愠于羣小處觀閔是媒孽其短中傷其事也受侮是被彼之侵陵遭彼之戲謔也夫不以我爲妻則妾不以我爲嫡或進而毀謗之或因而媒謔之既多不少有無數難堪意此皆失意人實歷之言不止

一朝一夕一言一事故不禁思之而拊心也靜思對

人前隱忍言將此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有取冤苦根由一齊撮到心頭之意寤辟有標乃是自怨自艾

非怨夫也寤寤便爾拊心見無時不切切於是也

按觀閔是見害之意謂被其譖害也受侮謂受其欺陵字義要分曉

講夫自反無關而乃動輒得咎是以憂之於心悄悄

然日見愠怒於羣小而不相孚契也媒孽者釀成吾過觀閔則既已多侵陵者有寵相加受侮亦復不少

見愠如此靜言思之每每寤覺之中不禁拊心而手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七

標然也亦將何所告哉

曰居月諸胡迭而微句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句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句

此也居諸語辭迭更微病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衣

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

毛傳如衣之不澣矣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鄭箋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

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

日如月然 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

孔疏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

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曰兄曰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實曰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大

食與此別

按箋疏以日月喻君臣今不用朱傳以嫡妾言亦本

鄭孔虧傷意

華谷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

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言日常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眾妾當卑今

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

憤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六帖煩冤心煩而屈抑也憤眊心皇惑而亂也

正解上二句傷嫡妾之易位下四句喻已憂之切至

也迭微重日不宜虧而今亦虧一邊不可以日月交迭互講日月非真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已事假託而言耳日食爲天道大變奪嫡爲人道大變憂正在此心憂二句承上起下之詞如匪澣衣極形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要蒙上如匪澣衣來相反看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猶云安得身在事外耳蓋憂之極而爲是決絕之詞非實語也若說義不可去姑爾安之注不消著一恨字矣

衍義末二句要形容得夫婦無可去之義非直以不能去爲恨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九

指南心之憂矣一氣貫落靜言思之亦只帶過若講

得重便是憂了又思何等煩瑣

按日月二句朱傳似看得太深予意只是言無所照

察之意人穿不淨之衣使心下不快必易之而後

已借喻亦切

講彼日常常明月有時虧今日居月諸胡爲更迭而

微失其常道甚矣我是以心之憂矣煩冤憤眊如衣

不澣之衣而不能以自如焉靜言思之恨不能奮起

飛去以脫然而無累也則亦安之而已

柏舟五章章六句

小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朱子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不可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驪碩人清公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手

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唯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之上衛之諸君事皆無考者證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主

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術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詩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慰其上

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按此詩作仁人不遇無所據而謂頃公時尤是臆度故朱子用列女傳之說而易舊說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柏舟爲比比其可用乘載也末章以日月爲比比其當明而虧當尊而卑也所謂詞氣卑順柔弱全篇固然末後兩章尤可見竹房張氏曰莊姜處夫婦之變正靜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子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

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以冠鄘衛居變風之首也
豐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
禮於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見愛於眾妾而無怒
眾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
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
無得以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
也歟又曰莊姜之憂憂己之不得於其夫也已之不
得於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
妾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
生於社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之憂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己於言乎夫子錄
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說約惟詩柄下不得於夫一句後貼口氣處俱更不
相及說家於心匪茹兄弟怒羣小愠皆云不得於夫
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也通章命意措句汎彼
二句是比比下竟接餘論卻是賦矣然以比起故屬
比也於胡迭而微亦如此 蟲斯固通篇是比漢廣
江永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難直陳而託物
起詠則必取蘊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從來沿習於
比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今詩

家或詠花以比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
可謂有詩乎舛謬欲一概芟去 柏舟二句下即接
耿耿二句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二句綠衣二句下
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那日月綠衣何等可味若
又說破正意真嚼蠟矣

衍義此詩通篇俱是憂傷之意大旨以不得於夫爲
主凡見怒於兄弟見愠於羣小皆由不得於夫所致
也析言之則首章言不得於夫而其憂難解次章言
不得於夫而其情莫訴三章言不得於夫而自反無
關四章言不得於夫而所遇皆窮末章言不得於夫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而無可去之義則亦安之而已 中間說憂即是說
不得於夫說愠于羣小正是說棄於君子口中卻不
直言若一語稍不渾含即是對夫一語稍不自問即
是揚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綠兮衣兮

綠衣黃裳

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

比也綠著勝黃之閒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閒色賤而以
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裳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

毛傳綠閒色黃正色

孔疏綠著黃之閒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閒色黃
正色言閒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閒故玉藻云衣正

色裳閒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

按鄭以綠爲祿只是任意改更所注禮多類此

安成劉氏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纁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閒色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己也

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左傳謂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重

也有寵此所謂妾或州吁之母歟

南軒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爲一身之私哉

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華谷嚴氏曰讀詩不可鹵莽如綠兮衣兮不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此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喻妾衣喻僭上故以二兮點綴而丁寧之

說通首二句凡五轉

集解以綠爲衣必至以黃爲裏然語意卻是兩層沈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於皆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風人婉約之意 兩兮字有驚異之意便含憂字在內故下遂言憂不能已也

按維字難安頓只作語辭帶過爲是

講人各有等物各有分如正色宜衣閒色宜裏今綠兮而以爲衣兮已自僭矣况綠衣而又以黃爲裏幽顯倍亂更何如乎是以使我的心憂矣而何能以自已哉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重

綠兮衣兮

綠衣黃裳

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爲言忘也

毛傳上曰衣下曰裳

鄭箋亡之言忘也

孔疏毛以爲閒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與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

按舊說爲興體非也

華谷嚴氏曰黃裏言掩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

說約曷維其己自頂綠衣黃裏曷維其亡自頂綠衣黃裳各從幽微倒置其變難處說宗社大話嗣君流禍切不可用

指南以綠爲衣而在上以黃爲裳而在下喻厭妾尊而正嫡卑也以黃爲裏猶未居下至以爲裳則下矣故講曰失所益甚憂字只從嫡妾易位名分倒置上看不必推到流禍處

講綠兮而以爲衣兮况綠衣而又以黃裳上下倒置不益甚乎是以使我心之憂矣而曷能以或亡哉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綠兮綠兮

女所治兮

我思古人

俾無訛兮

就韻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訛過也

按毛鄭以女爲妾又以綠本綠末喻妾卑嫡尊皆欠明

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慶源輔氏曰彼之所爲自違悖而我之所爲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爲賢也

詩記首二句喻致妾於尊顯皆夫所爲其失序蓋有

自也婦人見妾獲寵輒生嫉妒便是處失其宜而我亦有過矣今但求古道以自處而歸於無就是真善處夫婦之變者

正解此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法古人以自免於過也綠絲本妖豔況人情經手治者自然鍾情特甚正比妾之及時見寵古人泛言古之賢婦人俾無訛以處夫婦之變須委曲以全其道也此二句跟妾見嬖來蓋嫉妒由此而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人有處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此指處夫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婦言不兼嫡妾說

按上言綠已成衣見妾之承寵此言方染絲爲綠見君之寵妾是妾之尊顯由君而成也或曰女如字讀言綠衣既多而又有新制綠衣者以見女寵之盛講彼綠兮而方爲絲兮其色已可愛矣而又女所經綸以治兮此綠之所以益加顯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嘗遭此變而善處其閒者其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而何必他是咎也

綠兮綠兮

女所治兮

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就韻

比也凄寒風也

毛傳淒寒風也 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

鄭箋綈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

按鄭以古人爲制禮者使妻妾貴賤有次序朱傳只作古人善處變者更覺明妥

綈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虞源輔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无

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華谷嚴氏曰綈綌二句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篲之意也

說約俾無說兮亦頂少艾得寵實獲我心亦頂色衰見棄各尋頭項方見清楚蓋少艾得寵色衰見棄豈不是一事而既分兩章則我思古人處須各討著落不可牽混也 前章注有嘗遭此此字指少艾得寵此章注善處此此字指色衰見棄則二章本各說一邊無就獲我所從分也說詩無他法惟章還章句還

句不求盡蛇添足耳 說與治叶風與心叶魯詩世學曰就叶音夷風叶音分也 纂序少艾得寵色衰見棄八字總不可入口氣中

六帖我意定於此矣而考諸古人確與我相合恰是我先有此物而古人得之故曰實獲我心有欣然會意之狀

衍義上章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古人以自免於過也此章喻己之過時見棄而思古人有同於己也各下二句俱承上二句說古人泛言古之賢人雖遭此變而處之不失其道也 實獲我心要本上無就說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无

來心字統期無過之心故言我心本欲如此而求諸古人之迹果能如此是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只知一味自盡更不管他淒風之變正是景行自勵處指南下二句亦承上二句說總是求善處不必以爲得善處也時說以上爲求善處此爲得善處覺無味講彼綈綌兮當暑之服也乃以遇淒其之寒風時過而不得其所亦已甚矣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之處此而自盡其道者實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則亦自安焉已耳

緣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小序緣衣衛莊姜傷已也姜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

朱子曰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
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衍義前二章以遇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遇變每切
於憂處變莫善於思然皆求自盡之意非有所冀望
亦非有所怨懟也

指南上二章喻嫡妾易位之可憂下二章喻嫡妾易
位而得善處之道然上二章不過引起下二章且勿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平

燕燕于飛句差池其羽句之子于歸句遠送于野句
瞻望弗及句泣涕如雨句

與也燕貺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

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

毛傳燕燕貺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 之子去者

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 瞻視也

鄭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嬀將歸顧視其

衣服 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子

野者舒已懷盡已情

孔疏釋鳥云樹周燕燕貺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燕

周名燕燕又名貺郭璞曰一名立鳥齊人呼貺此燕

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蒙云燕燕尾涎涎

是也貺乙字異音義同 差池者往飛之貌故云舒

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

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

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頤之類之喻出入前卻既

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

類各以其次

按鄭謂顧視衣服可笑且是比不是與下章倏此總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不知在兩燕上取義

廬陵羅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詞公羊傳注曰大歸者

廢棄來歸也

陸氏曰戴嬀也嬀陳姓也完卽衛桓公也

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說文曰泣

無聲之涕也陳澤陂傳曰自目曰涕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卽位

嬀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作

此詩也

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

鳴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

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國家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感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說約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燕相隨則非也此只興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故興亦至四句止瞻望二句是摹寫既別後事差池亦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此興之最有趣義者下頡頏下上亦各與兩人可以類推

集解泣涕中有無限悽愴意非止後會無期也子弑國危意不必露出蓋州吁之暴亦莊姜所諱言耳諸人情莫悲於相離而況離別之異於常者耶彼燕與燕而于飛也則差池其羽而兩不能齊矣況我之子于歸於陳也我能不遠而送之于野乎斯時彼義難留奄忽之間瞻望弗及不禁泣涕之如雨焉耳

燕燕于飛句頡頏之頡頏之子于歸句遠送于南句
瞻望弗及句佇立以泣句

興也飛而上曰頡頏而下曰頡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毛傳飛而上曰頡頏而下曰頡頏

鄭箋頡頏與戴鳩將歸出入前卻將亦送也

集解末句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歧路光景

譚燕與燕之子于飛也則一或上而頡頏之一或下而頡

之矣況我之子于歸也我能不遠于將之乎斯時

也我情難舍奄忽之間瞻望弗及惟有佇立以自泣

已耳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三

燕燕于飛句下上其音之子于歸句遠送于南句
瞻望弗及句實勞我心句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

衍義三章皆一時事不必分初別已別既別說興意

到四句止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也頡頏飛相

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皆以不忍相違之意

為興佇立甚於如雨勞心甚於佇立然只一時事

各末一句皆本瞻望弗及說此二句有無限悽愴意思

說約沈重讀南作尼心切

按南字當叶朱傳忽之以南人讀音不同耳

譚燕與燕之于飛也則一或鳴而上一或鳴而下矣

況我之子之于歸也能不遠送之于南乎斯時也事

不勝悲奄忽之間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而不能安耳

仲氏任之

句其心塞淵

淵句

終溫且惠

句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

句以勸寡人

人韻

賦也仲氏戴嬌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五

終竟溫利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勸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

鄭箋任者以恩相信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淵任恤

戴嬌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

義寡人莊姜自謂也

孔疏箋以此二句說戴嬌之操行故知爲任恤言其

能以恩相信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

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嫡親於

外親任信於友道恤賑於憂貧

按鄭謂戴嬌思先君味淺不知二句一氣讀也

言戴嬌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嬌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嬌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慶源輔氏曰以恩愛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爲至

塞實不虛妄也淵深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溫利惠

順又終竟如此而無作輟焉則是得情性之常也淑

又婦人之美德而慎則持身之謹也有是厥德而又

謹於持身其賢爲可知矣

六帖塞淵德之蘊於內者溫惠德之著於外者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五

纂序二句一連說其心句連上時講以其心句與下終溫二句取其心其身作對未是大約四句疊累以明其賢

詩說淑慎言能善謹其身溫惠卽其事也心之塞淵

又溫惠淑慎所從出

集解此是從別離淒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講

末句須斟酌若說有緣衣之怨恐我不念先君故惟

倦相誨便非莊姜身分

指南此總是美戴嬌之賢只當一直看盡末二句勉

己以正亦其賢處也一說於四句分而云思其賢賢

猶在望也思其言猶在耳也似太分析

正解此章追念戴嬀之賢不是推其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恩深誼厚都可相忘一經離別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上四句備述其德下敘其勉已正也任是以恩義相孚契自其平日相與而言也此句要提起另講而下以身心作骨言當見溫羣小時嬀能以恩相信寂寞深宮所可倚賴者惟斯人而已塞淵以立心言德之蘊於內者也溫惠二句以持身言德之著於外者也末二句就平日相勸勉言勿作臨別時丁寧語先君之思兼存沒欲其不以存亡易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念也夫先君之思美之自盟素矣而嬀又以相助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講此章全要言外嗚咽此說多與前異存以備考按先君之思作臨別丁寧爲是先君二字入戴嬀口中方合

講試於如今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仲氏於我蓋任只而以恩相信而其心則塞實而淵深且到底溫相惠順以淑善謹慎其身其賢如此及臨別丁寧之時又以先君之思勸勉寡人使常念之而不失正焉仲氏之於我何如者而竟于歸哉卽遠送亦何以勝情

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小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遣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孔疏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朱子曰遠送于南可爲送戴嬀之驗

說約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吁於濮上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隱公之四一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弑後州吁未殺先當春夏之間見燕託興宜也州吁之殺也石碯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於陳使執之卽此詩之送疑亦有以感動於陳焉豈但大義滅親功在石子矣杜注戴謚孔疏曰典禮無愆曰戴則戴嬀非生時所稱不可入文陳侯爵虞舜後魯詩世學嬀陳桓公庶女

正解通詩前三章歷敘在己別離之情末章備述戴嬀之德正以見己之難爲情也總以之子于歸句作

主蓋以夫亡子弑而于歸是何等事何等時則歸亦極苦矣莊姜處危疑方迫之際悲人亦還自悲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之苦吞吐言外豈止尋常作出門惘惘離別可憐之態乎若子喪國危在當日有不忍言不敢言者故只序相別之苦而言外之痛隱然 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行不能言者未章乃見非情愛之私由戴嬀有如是之德又能以先君之思相勉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述之如此無非得性情之正也

日居月諸句照臨下土句乃如之人兮句逝不古處句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胡能有定句寧不我顧句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

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

毛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逝遠古故也

鄭箋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 寧猶會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

所定乎會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按毛鄭以日喻莊公月喻莊姜言當照臨下土乃其接及我者不以故時恩義相處於恩事皆不能定寧能顧我之言以定公子完之事乎甚曲折費解不如

只作莊姜不見答說甚為直截

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己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己莊姜之處己望人皆有則矣安成劉氏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望之意纂序注見棄如此當解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二句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美

而猶有望之之意焉當解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二句則胡能有定內有不定於我顧亦不定於不我顧意故胡寧皆訓何似疑似詰語意活看方得 注獨不我顧下一獨字有意蓋姜不見答為公惑嬖妾故也詩說胡能寧不皆怪歎冀望之語我字最可味言其願者豈伊無人但獨不我顧耳蓋暗指莊公惑嬖妾也

正解上四句訴其處己之薄末有望其顧己之意下二章皆同呼日月者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古處如克諧二女刑于寡妻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皆是不古處者如舍柏舟之堅棄黃裳之正也古
處二字莊姜正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處不古處就是
心不定而不我顧也顧猶顧盼之謂末二句亦是望
其將來之有定而非責其既往也胡能有定與寧不
句一意疊說正哀訴的口氣故情詞悽斷不相聯屬
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便呆且訴其不定即望其
有定訴其不顧即望其能顧不得分訴與望言

指南此詩重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二句見得我思
古人不想天下乃有如是之人決然不以古道相處
下文所謂不相好不我報俾也可忘報我不述皆是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罕

也總之是心志不定故每章總以胡能有定一句爲
主逝猶云一往也一往謔浪絕無一刻以古道相處
逝字內便藏無定在內

按胡能有定言其無定或亦有顧我時也非謂其寵
嬖不一無有定而獨不我顧作死煞語也因朱傳有
望之之意故如此解

講夫婦相與人道之常何我所遭不然也彼日居月
諸照臨遍於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兮夫婦之
閒逝不以古人倫之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
有定哉豈遂終棄焉獨不於我一顧盼也此我之所

不能忘情於是人也

日居月諸句下土是冒句乃如之人兮句逝不相好句

胡能有定句寧不我報句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毛傳冒覆也 不及我以相好 盡婦道而不得報

鄭箋覆猶照臨也

正解下土是冒言其覆冒之光宜有以遍察天下之
情也相好以夫倡婦隨言不必以古道入講要跟顧
字說能顧則琴瑟和諧而相好矣不我報言我以禮
施彼不以禮答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罕

講日居月諸盡下土而是冒之久矣今乃有如是之
人兮夫婦之閒逝不相歡好焉是其心志亦胡能有
定哉豈不於我一報答也

日居月諸句出自東方句乃如之人兮句德音無良句

胡能有定句俾也可忘句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
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毛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

鄭箋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

按鄭謂可忘是忘其無良縮不到莊公上未是

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

說約德音活套語無良方指而言之又一說待己之德音只言語便是無良謂皆戲慢如今人言沒好說話意思纂序前說猶諺云名聲不好後說欠自然注月望亦出東方不必拘此亦據人之可見言之出於東入於西一定之理卽月之弦人傍晚所見雖在西亦從東出轉到西底

衍義日月二句只是久照意不可作有定處德音時說俱誤認注美其辭句另作響語不是謂不古處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隰

不相好善名不彰於人而德音無良也猶諺聲名不好是也

集解俾也可忘與上章不我顧不我報一意言夫婦之際人皆不忘而猶使我如此非其常矣

指南出自東方亦猶照臨是冒或以此爲有本下爲有常則興體矣德音美其辭只訓一德字全不入謹直言其德之無良足矣以吉士靜女例之可想此詩人忠厚之法也

按朱傳使我爲可忘者則忘仍屬莊公可忘下加之人字較明

講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明一升而卽無不燭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兮夫婦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於人其德音蓋無良也是其心志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出句東方自出出句父兮母兮出句畜我不卒出句胡能有定出句報我不述出句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毛傳述循也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隰

鄭箋不述不循理也

按鄭說父母指莊公尊敬之如父母反養我不終不唯文義不順且稱謂悖理

安成劉氏曰日居月諸呼日月而訴之也父兮母兮呼父母而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纂序麟士云女無不嫁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固是但人生百年皆父母恩養所在直欲到底便好今不得好到底卽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養在家不嫁爲養也此與上章末句雖無寧不二字然上章注何獨使我爲可忘耶則此章亦當云何

爲報我不述耶方是望之意

集解父兮二句皆是訴於日月之詞畜我不卒指不得於夫言非真埋怨父母也報我不述根上寧不我報來言前望汝報不意這等報我也雖是怨語然須得想望意

衍義父母畜我不卒重不得於夫上蓋父母養已而使之不得於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終也猶今人云生我不了意此宜婦人語也報我不述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據終風首章可見此是寓望之之意於絕意之詞而莊姜之情至此極矣 總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豳

是呼日月之詞不可因父母字誤作呼父母而訴之也指南或云使父母養我之終則可以免此見棄之變是欲父母養我之終身也父母豈有終養之理亦非真欲父母之終養也不可從

按父母二句語意謂父母養原望我好今如此便是父母養我一場無結果處 報我不述亦不可煞語須以何字貼入

講日居月諸皆東方自出固無處而不及矣今我中道見棄父兮母兮乃養我之不終也是其心志亦何能有定哉而所以報我者何爲不循義理也我其能

忘情耶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小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朱子曰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豳

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是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爲

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新安胡氏曰此詩分明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
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
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衍義四章一意是屢呼天象而訴夫處己之薄因慨
歎而致屬望之厚也重在不得於夫上每章末二句
皆有望之之意各因第四句說來而寧不句又跟胡
能句來 此詩只定字為主定字正與回惑相反

詩經詳說

卷六

國風邶風

吳

詩經詳說卷六終

詩經詳說卷七

邶風

牟陽冉覲祖輯撰

終風且暴

暴句

顧我則笑

笑句

謔浪笑敖

敖句

中心是悼

悼句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
也

毛傳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 言戲謔不
敬

鄭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 悼者傷其如是然而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十

已不能得而止之

孔疏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
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
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
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
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
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
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說約六帖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止

意 麟士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卽似說終風大抵有意無意之間詩家常法也 謹而浪非常謹也笑而敖非誠笑也曲盡 纂序下句笑字因上句笑字而轉謹浪敖皆笑不誠之意似笑爲主 謹不是正經笑浪不是好生笑敖不是親熱歡喜笑 味一則字卽謹浪敖俱有矣

集解言明知一段假情又不好直說破他只得中心是悼而已意最淒婉

衍義首句是喻其狂暴下俱是言待已之不誠而傷之也終風且暴卽是說莊公之狂觀不忍斥言可見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二

若以正意比並說便非本旨矣終日風而且暴總是喻其狂蕩暴疾非以終風喻狂蕩且暴喻暴疾也謹浪笑敖總是戲慢而已中心是悼要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意

指南終日之風已非正氣不可專重暴字笑言是一時有者則笑中兼言故繼之曰謹浪笑敖中心是悼只感傷意非畏其威亦非安於命也

按謹浪笑敖專重笑字太拘當以謹浪一意笑敖一意字義當如此分然意亦不甚遠

講天道有常則皆和平之氣今終日之風且甚狂暴

其乖戾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情但其顧而笑也乃謹浪而笑敖意皆戲慢非出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中心是傷已耳其奈之何哉

終風且暴句惠然肯來句莫往莫來句悠悠我思句

思韻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

毛傳霾雨土也 言時有順心也

鄭箋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 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惠然是言其來之順言心

而無所強不必定以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孔疏釋天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說約思叶新才反然據吳棫補音來亦可音釐故大全霾又叶狸也則思當讀如字

纂序大全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是雨土非真雨則蒙霧非真霧卽雨土似霧也皆風使然若真霧則無風矣又按詩意不肯往來以顧已猶諺云

不往來也然上下兩來字相承而轉亦如上兩笑字云

集解來者夫婦常情本不云惠此就不來之中偶一來焉若出望外故曰惠悠悠之思非止望其來以其狂惑無已則憂思亦無已也

衍義首句是喻其狂惑下即其無常而思之也繼爾雅曰大風揚塵從上而下也此訓註則然若語其義則兩土蒙霧是蔽塞不開之意莫往莫來猶言莫往來也重莫來邊悠悠我思是因其無常而思念之長思之而望其來所以爲厚之至也 上言笑矣而又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四

曰笑敖此言來矣而又曰莫來皆見輕忽無常之狀正解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倏而肯來又倏而絕不往來意如飄風不可捉摸肯來無幾而莫來甚長此悠悠之思苦其終無了日也講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象今終日風而且霾雨土蒙霧其狂惑如此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以相親就也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反復無常則使我悠悠思之而不能以自己也

終風且曠
曠句 曠韻 不日有曠
曠句 曠韻 寤言不寐
句 願言則嚏
句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不日有曠言既曠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鼾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爲風霜所襲則有是疾也

毛傳陰而風曰曠

鄭箋有又也 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孔疏陰而風曰曠釋天文孫炎曰雲風曠日光 丙

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噓噓噓咳此讀如之也

按毛鄭以不日爲不見日不合語氣願言尤說不去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五

大全賦音仇病寒鼻窒也

東萊呂氏曰不日又曠厭苦之詞也

慶源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說約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則感傷氣閉而成疾然照後章當側下才伯曰風霜所襲又是一項不重也

指南上二句喻狂惑之暫開復蔽下言切於所憂也陰而風曰曠則又甚言之也 暫開意在不日有中

看出不必黏上顧笑惠來寤言二句須一申說蓋言

寤而不寐思之以至於病也噫字內不必用爲風霾所襲句只就感傷閉鬱言之以見其憂之甚註云賦噫陳氏曰歎者氣逆於鼻噫者聲出於口皆肺疾也講陰氣聚散有時而開今終風而目陰噫意其止矣乃不旋日而又噫焉雖暫開而即閉也我以是寤言憂之而不能寐而思願之深則感傷閉鬱以至於噫也其如之何哉

噫噫其陰

句

噫噫其露

句

寤言不寐

句

願言則懷

句

比也噫噫陰貌噫噫露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六

毛傳如常陰噫噫然 暴若震露之聲噫噫然 懷傷也

孔疏上終風且噫且其間有噫時不常陰此重言噫噫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噫復噫則陰噫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噫則此噫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噫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言噫有風可知也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噫噫之陰噫噫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講意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六帖懷懷抱不釋之意

正解上二句喻其狂惑之愈深下言思之甚也

指南噫噫積陰之象噫噫舒緩之聲二句對看懷有愈久而不忘之意莊公爲人如此而憂念之情猶不能忘此莊姜所以爲厚也

講驟風迅雷其止可待今噫噫然其陰而噫噫然其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我是以寤言不能寐而思願之深則懷抱而不能釋也其如之何哉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小序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七

正也

朱子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按序言傷已可用下言州吁之暴州吁固有弑奪之罪而母子之間何至於謔浪笑敖故朱傳易之以爲莊公

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只一句爲比而莊公猶有顧笑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

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爲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柏舟綠衣惟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爲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錮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衍義四章平看意有淺深當以終字爲主狂惑正終字之意須體貼不忍斥言口氣

擊鼓其鏜

句踊躍用兵

兵韻土國城漕

句我獨南行

行韻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八

毛傳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漕衛邑也鄭箋此用兵謂治兵時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

孔疏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鼓其聲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爲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闔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兵也以下

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

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定之方中序云野處

漕邑較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以州吁用兵暴亂

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

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

華谷嚴氏曰漕鄆地也在河南

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於下章有礙作習之看亦無礙

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

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九

甚也

三山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猶處於境內今

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六帖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

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於其閒者蓋不忍

言之也如此則於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

朱註所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說約魯詩世學曰南行鄭在衛南

纂序集傳自言其所爲屬首二句因言以下乃後二

句但首二句雖自言所爲卻概起勿著我字待下我

獨南行出更妙且本不欲用兵而曰踴躍亦可味鐘
鏞死亡勿露並憂字亦勿露憂心有仲在下章也只
於獨字見意耳

輯錄鐘兵端也鏞矢鋒也

合訂擊鼓二句雖自言所爲亦州吁之命使然正狀
其喜兵生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也土國二句非怨
役使不均蓋就均勞之中而較量其苦惟南行爲更
甚耳

指南上二句言其所爲之事下因自傷其危苦也首
二句非戰時事不過言從軍所爲如此南行雖是伐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十

鄭然且勿露出

按首二句以大衆言而已在其中我獨對土國城漕
者言

講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有國者不得已而後用之如
今日者兵以鼓行擊鼓而其聲鏜然是方踴躍而用
兵也夫我衛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非不
勞苦然猶處境內我乃獨南行而在於外其危苦不
有更甚者邪

從孫子仲句
仲韻平陳與宋句
宋韻不我以歸句
憂心有仲句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
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
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 憂心仲仲
然

鄭箋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 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
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孔疏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
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諡也國人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十一

所言時未死不言諡序從後言之故以諡配字也
傳重言仲仲者以仲爲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
心仲仲是也

按歸作歸期說多一折只言不得卽歸耳

備考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
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
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
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新安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

呂記從孫子仲輕其帥之詞

說約仲疏義大全叶敕眾反則仲宋仲一韻 纂序

集傳與充同即如字叶也不可敕眾反

按充平聲朱傳偶遺叶音耳上玉謂如字即叶平聲

如何與仲宋去聲叶

集解平陳與宋是州吁當日緊著故東門之後非急

於報鄭也而急於得陳與宋也以阻兵安忍之人復

得與國相助必起兵連禍結之事故曰不我以歸云

云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主

指南此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始露出伐鄭意陳有宛丘軍賦之兵陳與衛和睦衛乃結好於陳鄭莊佐宋公子馮爭位之謀宋殤素致怨於鄭衛亦求援於宋此意須知不我以歸非曠日持久之說是役也五日而還也

講夫南行有帥者也今所從者乃孫子仲而平陳與宋同爲伐鄭之舉耳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我以歸憂深於心豈不有仲乎

爰居爰處

句 爰喪其馬

馬韻

于以求之

句 于林之下

下韻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

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按毛鄭以居處作死傷說太鑿不錄

纂序上爰字下于字一意故注一滾但詩二句一連

故上二句連用三爰字下二句連用兩于字其馬下

微一段落才是 居如宿食屯住處如進止坐立之

類 無鬪志是說詩之詞非軍士語

正解此章自陳怠緩之狀見其無鬪志也居處有常

控御有法此兵律也任情以處非行伍之法矣喪馬

而求無馳驅之範矣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憂心日

結不復以戰鬪爲念此雖人心懈弛亦見上無節制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主

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 居常處暫與喪馬分作三項看首句指人言下三句指馬言

按此師非久居於鄭只是路上逗遛如此耳 居處

非二地因居言處相因之辭此泛指大眾言喪馬亦

當不一只是不甚照管以致喪而後求

講心憂如此則我是行也於是居則居耳於是處則

處耳於是喪其馬而已不知其所在矣斯時也於以

求其所喪之馬於何所乎則爲林之下焉亦何行伍

之拘馳驅之範哉

死生契闊

句 與子成說

句 說韻

執子之手

句 手韻

與子偕老

老句韻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

孔疏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指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按毛鄭以爲軍伍相約存救之詞與偕老字義不合王肅作室家說朱傳用之

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西

六帖死生契闊作二事看或云生死之期極爲契闊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死生也愚滯可笑說約疏義大全老叶魯口反則闊說一韻手老又一韻六帖同

纂序下章闊兮應契闊不我活兮應死生並非但言契闊不言死生

集解執手二句卽成說時纔繼丁寔語勿作兩開衍義此章追敘其室家之約上二句與下二句兩開說一是期其不相忘棄以處變言一是期其無相背負以處常言契闊承死生來勿與死生平說蓋自生

至死雖相隔遠不相忘棄當死生以之也執手二句一直說下或欲申說下二句卽是首二句意玩本文口氣並下章註分承言之還兩平爲是

正解偕老謂偕生偕死而無他適意卽生同室死同穴也

按毛鄭以契闊爲勤苦朱子不用作隔遠說只是離別之意死生作一死一生說較明俱死何以云不忘偕老是冀望保全之意不宜兼上死生說觀下不我信可見

講我由是而不禁室家之在念也當始爲室家之時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五

期以一死一生變故之交一彼一此契闊之際俱不相忘棄既與子有成說矣又相與執子之手期與子偕老而丁寔以終身焉此言不猶可想邪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信韻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說約此連上章爲一串意闊活一韻洵信一韻

纂序注意必死亡不復得遂云云雖總上四句意然

下二句偕老不遂明矣上二句則適中前死生契闊之說似又不幸而遂意此處須略斟酌兩不我字正咎州吁

集解不我信亦就不我活脫下勿以契闊偕老截分玩註意必死亡數語便見

衍義承上章說蓋上章是述其言此是歎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我活謂不得活以負其約也不我信謂不得伸以負其信也意必死亡從無闕志說來有惟恐之意把昔日之成說昔日之執手一旦棄之安得不怨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六

正解此連上章爲一串意亦是軍士離次時閒思過慮只疊疊說下

按朱傳偕老之信不得伸則上文偕老與死生契闊分明是兩意若謂偕死偕生爲偕老則死亡何爲不得伸乎

講奈何有是南行也于嗟乎昔者契闊之約兮而今不得活兮不能生全矣于嗟乎昔者偕老之信兮而今不得伸兮無由相終身矣吾其如此室家何哉

擊鼓五章章四句

小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朱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七

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豐城朱氏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正解通詩皆危苦愁歎之詞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以我獨南行句作主其序征役之苦失伍之狀與恐負室家之約俱跟上南行來

惟有憂心則無關志既無關志自動私情意自一串析言之則首章言其啓行之事次章推其啓行之故三章陳其怠緩之狀皆自征役之苦而言也四章述其室家之情五章恐違室家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言總所以怨之也

凱風自南南句吹彼棘心心句棘心天天天句母氏劬勞勞句

勞韻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稱弱而未成者也天天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六

毛傳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

鄭箋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天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孔疏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

樂也

大全字書棘如聚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爲白棘實酸爲棘棘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華谷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吹彼稱弱之棘心至於天天然少好則風之爲力多矣比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當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五

說約上三句只說凱風棘心忽接母氏妙南疏義大全亦叶尼心反兩句一韻也與燕燕連送于南同纂序此詩雖三句比末句正然兩句一連則吹彼棘心語氣稍住棘心天天承上御連下天天亦起劬勞意也此詩三句下不妨明補正意然亦不補高正解首三句喻母育子之恩末句歎其勞也此即凱風吹棘心於少好之時比慈母育衆子於童穉之日也劬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講親恩不可以不報而子職尤其所當盡也彼凱風

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由其長養固天天而少好而風之爲力不已費乎吁嗟我母氏其劬勞甚矣撫躬而能自安邪

凱風自南

句

吹彼棘薪

新韻

母氏聖善

句

我無令人

人韻

興也聖獻合善也

毛傳棘薪其成就者 聖獻也

鄭箋獻作聖合善也母乃有獻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孔疏上章言棘心天天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十

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 聖者通智之名故言獻也箋申說所以得爲獻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獻作聖故得爲獻也

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

纂序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合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此意在言外蓋七子字在下章

只說我乃無善人便已見得又按麟士云興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本一直意集傳故以復以尙多一層極是若略去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十二字讀下更妥又云令既訓善則聖善只對無善大概語耳勿混

衍義此章是自責之意只是歸善於親而歸過於已尙未露幾諫意以棘薪之成而非美材興已之壯大而非令人也聖善自通明貞淑泛看勿就養子說亦無就節操上說無令人猶言無肖子如下二章是也通明貞淑分解聖善二字或重善字串說更妥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十一

集解聖善二句卽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也不必贅辭

正解無令人只是無善可述而不能盡子道亦在其中

講彼凱風自南何等長養之功而吹彼棘薪雖已成而非美材也況我母氏聖善其所以養我者何如而我爲之子者雖皆壯大乃無一令人以承之也有負母恩何如哉

爰有寒泉

句

在浚之下

下韻

有子七人

句

母氏勞苦

苦韻

興也浚衛邑

毛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

鄭箋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

孔疏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皆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爲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 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 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已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爲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辭

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

說約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浚城集傳下叶後五反至此四見孔氏曰此與下章皆反興

說通此詩作於母欲嫁既嫁之先後俱未可知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爲幾諫則傷矣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曰母氏勞苦曰莫慰母心不獨引爲己非亦寬爲母地真孝子之言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詩說母之欲嫁必以在家辛苦事不如意爲詞故子言不能供養若遺母以勞苦者然蓋至是微有幾諫之意焉

集解此與末章正所謂無令入也此章自言不能養親末章則言不能悅親

衍義二句分此章以無情與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並下章皆本無令人說來至此方有幾諫意勞苦而曰微指其事者微指其不安室而求嫁之事也此勞苦與上劬勞不同乃不得優游自安意

請爰有寒泉一水流耳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

浚而邑人賴之以生養矣況有子七人皆生於母者也反不能奉養一母而使之勞苦不得自安適乎會寒泉之不如矣

睨睨黃鳥句載好其音音韻有子七人句莫慰母心心韻

興也睨睨清和圓轉之意

毛傳睨睨好貌 慰安也

鄭箋睨睨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孔疏言黃鳥有睨睨之容貌則又和好其聲音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黃

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按鄭孔以睨睨爲容好音爲音分二項

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慶源輔氏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

纂序睨睨字皆從目言其目有清和圓轉之意也舊講混連好音句作聲非是

正解此章以無知興有知而責其不能悅母之心也

黃鳥猶能悅人興子實不能悅母總見無令人也莫慰母心言其心不免於經營承歡無道此與上章俱要得自怨自艾口氣

按朱傳清和圓轉之意當是以聲音言作目說於此四字不甚貼目謂之流轉尚可何以清和乎 載猶則也

講彼睨睨然之黃鳥一羽禽耳猶能好其音以悅人況有子七人可以承歡於母也獨不能慰悅母心以順其志乎會黃鳥之不如矣蓋不負劬勞之德也哉凱風四章章四句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黃

小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孔疏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朱子曰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按盡孝道以慰母心似能挽母而不嫁也

南豐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悅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慶源輔氏曰母之不善在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之則只見其聖善而七子之中自無令人而已不然則不足以感悟其母以成其善志也其曰聖善過爲歸美之詞耳此唯子可以施之於母臣而事君如此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采芣苢

則未安也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爲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心不解如此蓋聖人之處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無道而乃強以爲聖明者哉

指南首章分上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興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實析言之則如疏義云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意三章四章跟上無令人來蓋主於自責而有微諷之意莫有以感悟其親也通詩以我無令人爲主下母

民勞苦莫慰母心正見無令處

雄雉于飛

泄泄其羽

我之懷矣

自詒伊阻

阻

雄雉于飛句泄泄其羽句我之懷矣句自詒伊阻句阻也雉野雞雄雉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關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

按毛鄭以雄雉見雌雉而鼓其翼喻宣公之好色以懷爲安其朝而自詒以患難以下章較之殊不合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采芣苢

說約此亦反興也自詒伊阻內便有皇遽不自得意以興上舒緩對看此當意會而得之

詩存本爲王事伊阻而不敢歸怨其上見今之往役激於忠君愛國而然反若其夫所自致者此婦人知大義處

集解自詒伊阻雖就急於公義盡瘁國事說然玩自詒二字亦必是負氣矜智懷臂功名之人故末章以不攸求望之一層

指南此以物性之自如興君子之不得自如蓋反興也自詒自字極有味就大義上說見得忠君報國臣

子所當自盡故自取阻隔耳從役不專指軍旅凡士功建營皆是 以適意於坦途者反挑阻字

講夫往役義也思念情也彼雄雉于飛則泄泄然其羽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懷者乃往役於外自詎伊阻隔之憂何邪曾雄雉之不如矣

雄雉于飛 句 下上其音 句 展矣君子 句 實勞我心 句 韻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華谷嚴氏曰燕燕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天

說約思君子而至於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也反照處俱埋伏在內且雄雉雄字亦稍有意疏義通解俱云興已之思念勞心不可從展矣二句作一氣讀展矣亦綽到勞心不可四字讀住合訂展矣句連下看猶云誠哉此人之勞我心也須跟上伊阻含下保身

衍義二章卽物之自適興已之勞於思也此興到底說或謂首二句與第三句以展矣內有不得自如意興意與上章同細玩展矣句緊連下句從前說爲妥當從說約

指南勞是因上阻隔生來言不得遂室家之願也

以摠音於逸致者反挑勞字總之點一雉字便見雄雉于飛其自得者如此獨不念其雌者爲何若乎此際正可點染成趣

講彼雄雉于飛則或下其音或上其音何飛鳴之自得也今展矣君子乃從役於外實有以勞我之心也曾雄雉之不如矣

瞻彼日月 句 悠悠我思 句 道之云遠 句 曷云能來 句 韻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天

鄭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人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 曷何也何時能來之也

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又且莫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詩曰上一句言其久下一句言其遠

集解瞻彼四句雖以久遠分屬然道之云遠二句又思中想望迫切之情語意微側不得云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爲阻也

衍義上一句感天象而思行役之久下歎其旋歸之

難註只解上一句下一句無解有謂首句略斷下三句一氣概說總是思其君子行役之久意未穩日月迭往迭來君子一往而不復來故思之朱傳以上二句意非全無解

指南日月皆有往來非日往則月來也日以朝夕言月以晦明言關山之日月偏迫閨閣之日月偏長故瞻之而不勝悠悠之思也總之舉頭便見日月只不見君子如之何勿思

按瞻彼日月是實境故爲賦日月頻往頻來而君子不來此是正意分久遠非正意也集傳只言久不言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遠

講瞻彼日月之往來而念我君子之從役不知幾更日月矣能勿悠悠然而思乎然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而道之云遠不知何時能來如之何不使我望之切也

百爾君子

句不知德行

句不忤不求

句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忤害求貪臧善也

按毛鄭以爲女怨君使其君子在外文義上下甚不順

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忤害又不貪求則

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違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邪不韡韡之不同

止齋陳氏曰忤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忤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忤故忤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已

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忤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六帖念其久處不歸但得保全亦幸正思之最深最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切處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伎求不專就貧富言凡功賞名利皆是軍旅之中尤爭功競能之地故特言之

纂序通解云重在夫而言百君子詩人渾厚處然一身在外賴同役俱相善處乃得保全此更詩人深意集解德行只就涉世上講過作道學語恐非婦人語氣

衍義上二句啟以知德行下是盡德行之益正見其當知處不忤不求正是德行何用不臧則自處得全矣 此章亦本思上來正因其不歸而冀其善處如

此是思之切而無往不至矣

正解伎心生於忿求心生於貪世路風波人情雲雨皆由此起思婦念征人之切故於閨閣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婉若王章夫人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乎語便辛辣殊失箴規之體不伎則不至谿深而賈禍不求則不以居賄而焚身何用不賦謂處常變順逆無不善也不敢望其歸而但願其善處得全是伊阻者庶幾不阻而不來者庶幾能來正思之極懇切處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之君子豈不知德行乎凡人恥貧賤患難者不入於伎則入於求伎心生於忿怒常至嫉人求心生於貪慕常至枉已非德行所在也若能不伎又不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入處軍旅之閒固未害也我之心其竊幸者此也邪

雄雉四章章四句

小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子曰序所謂大夫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

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按鄭孔分上二章男曠之詞下二章女怨之詞作兩截看不合

豐城朱氏曰雄雉四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爲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伎求者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伎害不貪求乃可以自免於患矣噫不伎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爲先王之遺澤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三

也歟

正解通詩上三章思君子行役之勞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善見其情之正也以懷思二字作主終篇正其善懷處此不是夫婦泛常離別之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履憂患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且爲之求善處之策觀自詒伊阻一語可見實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詒伊阻生來百爾君子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總是思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意

飽頓

有苦葉

句

濟

有深涉

句

深則厲

句

淺則揭

句

淺則揭

揭韻

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

毛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適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孔疏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蕪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八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詩

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苦葉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爲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按匏葉有苦者非待八月而後苦鄭謂匏苦渡深爲

八月之時可以爲昏禮甚鑿叔向云苦葉供濟朱

傳卻用此意大水方用匏解衣爲之與厲揭小水

不同此只大概言當分淺深耳不可太拘

大全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爾雅

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下爲厲由膝以下爲揭邢

昺疏云此衣謂褌也言水深至於褌以上者而涉渡

之名厲

華谷嚴氏曰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

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

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詩

華陽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詩存首二句只就水之難渡言以引起當量度意往

說有以苦葉喻婚禮之未備深涉喻禮義之甚嚴者

終非詩旨兩則字甚活便有量度意在內孫仲魯曰

此仍是教他不要輕涉不是教他權宜涉法最是

說約孔疏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蓋可厲則不用

匏宜上二句另一截然玩集傳本融洽似此正多一

折詩人因物寓指大都有意無意之間不甚爲此拘

泥耳疏義曰凡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

故皆裏衣也然爾雅止曰由膝以下爲揭則虛卻中
閒一段矣故疏義又曰由膝以上亦爲厲正以衣裏
衣爲別耳孫炎曰衣涉濡褊也或裏衣竟涉則濡濕
改行者別備此褊乎亦可從 嚴華谷曰匏經霜其
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無回所謂腰舟是也
與厲揭實兩截然上二句主水之難渡下二句主渡
之當量亦自可理會周洽不必甚泥首句腰舟歐本
義作要舟尤古雅 疏義上二句主必不可行者言
下二句主可行而又應斟酌者言亦是然玩集傳只
言當量度禮義見昏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厲揭遽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美

爲教以渡之之方也詩要看得精細又須活汎且同
一深字而判作兩樣終費手腳
纂序注比甚明然通身比不補正意高
指南首二句直看玩註而字看來此二句不過引起
下二句此意當在深厲淺揭上勿逐句點意
正解匏有苦葉尚未可用比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
深涉非同泛流比先王之禮甚嚴也此時而循禮以
行是深厲淺揭之常道此時而極欲以往是濟盈雉
鳴之邪說然此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便以正
意配說濟有深涉是水之深不可涉者下就可涉中

亦有淺深與上深字不同當從說約
深字活看

衍義只就渡水上講正意補在末須合說方得量度
意明白

按二句爲韻揭字白與厲叶不以揭與涉叶下章一
例

講凡事必有所量度而後可行不觀夫涉水者乎彼
匏苦本以供濟有葉未堅此未可用之時而濟有深
涉渡處又方深也然則涉水者將如之何乎度夫深
之宜以衣而涉則厲可也度夫淺之宜褰衣而涉則
揭可也豈可不顧而冒然爲之哉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毛

有濟盈有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
其牡其牡壯壯

比也滿水滿貌雉鳴雌雄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牡
壯

毛傳滿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雉鳴雌雄聲
也 濡漬也由軌以上爲軌遠禮義不由其道猶雉
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牡壯
孔疏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
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
之也 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雌雉故知雉雌雉聲也

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

按毛鄭皆以宣公爲說未有確據不錄

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軌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

廬陵羅氏曰周禮軌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爲軌韻會曰車軸謂轉頭也轉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美

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

說約疏義車輪輾地處爲轍不濡指此自佳軌字彙叶居九反音九

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竹房張氏曰走曰牝牡此爾雅釋獸之正例諸家以

牝雞雄狐爲證言飛走通也殊不知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乃今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乃今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旨也

詩說有瀕二句是濡軌求牡定案下因言反其常也雉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謂周書有牡雞晨鳴飛亦可稱牝牡不知比意只以非偶相求反常其男女雌雄不必一一相合

指南上二句亦只引起下二句取喻意在確齋說未的蓋上只說濟之盈雉之鳴耳非理從濡軌求雄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美

見非以上二句爲常理也軌與中庸不同彼以在地者言故云轍迹此謂轉頭也雉求牡亦只取其異類相求意非其配耦只未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禮即昏義所載六禮也秩然處爲禮確然處爲義非有兩樣

衍義此章比意亦重在下二句總是即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註犯禮以相求是總承上意首句喻淫者之縱欲二句喻室女之懷春三句喻不度禮義四句喻非偶相求

正解首二句引起下二句濟盈喻淫思之溢雉鳴喻

淫心之動濟盈一句方是比言縱欲必犯禮而今曰無害心動則求配而從非其類總是無顧忌而反常道意

按濟盈是水滿非濟者之多濟盈必濡軌謂之不濡軌只是不畏其濡軌視之若不濡軌耳 雉鳴求牡似責女邊較多然一句不分男女合說爲是 依舊說牡字直作雄字看亦通朱傳以牡爲獸以見其反常更爲分曉

講苟不能度量則必至反常而逆理矣如濟渡之處彌然而盈有雌雉焉驚然而鳴以常理論之濟盈則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罕

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述雉鳴則當求其雄今乃

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有是理哉

維鵙鳴雁句旭日始旦旦韻士如歸妻句迨冰未泮泮韻

韻泮

賦也離離聲之和也雁鳥名似鷺畏寒秋南春北旭日

初出貌昏禮納採用雁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

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

毛傳離離雁聲和也納採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

時 迨及泮散也

鄭箋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

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 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孔疏毛以爲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雖離然聲和之鳴雁當於旭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 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 禹貢註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恆暖鴻雁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罕

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雁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雁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耳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意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卽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卽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 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

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

按孔疏以正禮責之甚是但不當指定宣公 歸妻

自是指親迎此預言之謂欲歸妻先於冰未泮時行

納采請期之禮鄭以歸妻爲請期非也

大全本草註曰雁爲陽鳥蓋得中和之氣熱卽北寒

卽南以就和氣所以爲贄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

朱子曰凡贄用生雁左首以生色緇交絡之

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名焉日入二

刻半爲昏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聖

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納采用雁者唯舉六禮之始耳

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

刺淫亂之人也

新安胡氏曰味士如歸妻之辭可見是刺淫者若責

之曰士如歸妻自有婚姻之禮何得如此淫亂也若

刺宣公不當以士言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婚姻之常禮以刺淫亂者之不

然也

纂序麟士按注雖言納采請期以旦其實納吉納徵

亦以旦然此二句只是言有此理下二句始著人而

言則意亦重如迫等字不主屑屑分疏要以會大意

約說爲長也納采日卽問名問名者歸卜其吉矣故

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成也然愚意或是徵

聘徵字問名因於納采其禮略由徵以前慮其或不

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期言請又禮

書曰昏贄用雁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蓋大夫執雁

士執雉而昏禮士亦用雁是攝盛也鄭氏曰取雁順

陰陽往來理必不然

集解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爲六禮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聖

納采者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

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婚姻

之訂請期請婚日也至親迎則婚禮成矣 古人重

婚冠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所謂攝盛也大夫相見

執雁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公服乘大夫墨車則見

婦翁亦用大夫贄禮故執雁

指南以禮字爲主用雁者貴其和也亦貴其偶也地

日者取其明也亦重其始也此二禮皆爲歸妻計求

之不暴卽是節之以禮意但下二句且勿分屬愚按

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註但言納采用雁舉六

禮之始耳非此句止說納采也親迎以昏納采請期以旦謂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旦日親迎用昏非止舉納采請期二件也此處人皆未考而於離離句只就納采言旭日句則兼納采請期言爲舊說時文所誤也

按納采請期並言爲是迨及也及此時爲之乃先事之辭歸妻在後

講試以婚姻常禮言之其納采則用離離之鳴雁盛其儀也其納采請期則用旭日之始旦正其始也然是禮之行也豈急遽無序哉士如歸妻親迎於氷泮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星

之時則必迨氷泮而納采請期已先舉焉是古婚禮之禮如此

招舟子

句

人涉卬否

否韻

人涉卬否

句

卬須我友

友韻

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

毛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

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

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鄭箋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天

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孔疏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

招以口曰召是也

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纂序末二句諸講皆云舟子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聲應氣求而後從豈我友亦駕舟者邪人必我友駕舟而後涉邪此大謬言人之涉者非我族類必待舟子所招之人必我友而後從此註意也卽我友亦不限定朋友但其人是我輩者大概是待其配偶意耳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星

按上玉之說與集傳不合待我友之招當作招之同渡看 卬亦在所招之中

詩說此只重我之不妄赴不重人之不當招正意全在末句上見

詩存上章用一迨字見其不迫此章用一須字見其不苟

衍義卽渡者必從其類比婚者必待其耦也未句正是待配耦而相從者必重此句方得刺此人之不然意夫濟渡乃一時之事且不妄從而男女乃萬世之防胡可妄求淫亂者胡不然也

講且夫人於人固當有有不可矣如招招舟子招人以渡人皆涉焉而我獨否不從其招也人皆涉焉而我獨否豈竟不渡哉我亦須其所招者爲我之友而後以類相從耳不然無所往而不可不亦亂常逆理之甚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小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鄭箋夫人謂夷姜

朱子曰未有以見爲刺宣公夫人之詩

按詩刺淫亂是也刺宣公無據而經云士如歸妻玩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吳

一士字只當泛說

慶源輔氏曰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取正言之意一章言爲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以濟涉之事爲比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旁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衍義首章分上喻男女當度乎禮義尙無刺意下三

章皆用刺淫亂之人不度乎禮義也第二章有越禮義非配耦二意三章言古禮不可越末章言非耦不可從要皆以不度禮義爲主耳夫人之淫亂者多不知夫禮義故先言禮義之當度者以發其端而後刺之也

指南首言事當量其可次言今人反其常三言古禮不可悖末言非類不可從所以深刺淫亂之非也鍾伯敬曰四章只濟盈不濡軌二句帶刺餘皆說正理而其失自見然立言深至處正妙在四章開說若不相蒙

詩經詳說

卷七

國風邶風

宅

按全詩皆比散散說去似不相蒙然細玩之首章濟有深涉引起二章濟盈不濡軌而後二章又從濟盈不濡軌轉下實用刺處只在二章

詩經詳說卷七終

詩經詳說卷八

邶風

牟陽再觀祖輯撰

習習谷風

句以陰以雨雨韻

眴勉同心

句不宜有怒怒韻

采芣采芣

非韻無以下體體韻

德音莫違

句及爾同死死韻

韻死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葍蔓菁也非似菑莖
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葍非根莖皆可食而其根
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

毛傳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一

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言眴勉者思
與君子同心也葍須也非芴也下體根莖也
鄭箋所以眴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此
二菜者蔓菁與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
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
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
之禮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
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朱傳有時二字本鄭說
孔疏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
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

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

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釋草云須葍

從孫炎曰須一名葍從坊記注云葍蔓菁也陳宋之

間謂之葍陸璣云葍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

蕪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葍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

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豐與葍字雖異音實同即葍

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葍從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

也釋草又云非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菑類也

釋草又云非蕪菜郭璞曰非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

紫赤色可食陸璣云非似菑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二

月中烝蒿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茹爾雅謂
之蕪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非芴與蕪菜異釋
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
二處引此詩即非也芴也蕪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
者一物也其狀似菑而非菑故云菑類也箋云此二
菜者蔓菁與菑之類者蔓菁謂葍也菑類謂非也
華谷嚴氏曰江南有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
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非菑類爾雅謂蕪菜河內
謂宿菜三月中烝爲茹滑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
啖眴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

之皆謂之黽勉

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采芣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程子曰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比夫婦之和下四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句以芣菲根比婦人之色

六帖黽勉同心要之於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違說

說約大段此篇四句一截之法更爲分明但第四章稍異耳 德色是一篇較量主意

纂序黽勉二句且就夫婦概言之德音二句有及爾二字則明言自己可焉矣

集解此章語意已隱括下文在內曰不宜有怒此則已有怒矣曰及爾同死此則不與同死矣悲怨即在言表

衍義四句分上言室家之當和重和字下言己德之

可取重德字此只論夫婦之常道以見今日之不然也以陰以雨申說猶言陰而雨也夫婦和只宜渾然說不必就不相棄上見和也黽勉字要味言夫婦之心雖未能以違同亦當黽勉以求同同心卽是和怒乃和之反也德音泛說亦不外下章勤勞治家之意莫違是前後不肯意同死猶言偕老也此二句見得以顏色之衰而棄德音非夫婦之道也

指南四句分每下二句是比外意還上下相承看陰陽之氣嘘則風濡則雨雨非風所致然谷風至則陰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四

陽和故陰而雨也重雨 言夫婦宜和只是取德而不取色便和耳以陰以雨要看陰字谷風發而欲雨必先示之以陰政見陰之有資於陽者不小也黽勉二字絕妙見得夫婦相處日長那能無少觸忤只要勉強同心要之於久斷然不說有怒耳怒字便埋下文洗瀆之根德音泛就婦人身上說總之不脫治家等事不違者終始如一也 德音是居室之善稱講天之道統於陰與陽人之道始於夫與婦而皆以和爲貴維習習之谷風此陰陽交和也而後其感也以陰其成也以雨天澤降矣是故爲夫婦者務相配

勉以求同心不宜至於有怒以傷和也彼葑與菲莛之食常美而根有時聚采葑采菲無以其下體之惡而並棄其莖之美也是故爲之婦者但德音之善莫違其初而前後一致則可以及爾偕老而同死矣凡此者非夫婦之道之正邪

行道遲遲句中心有違句不遠伊迤句薄送我畿句
誰謂荼苦句其甘如薺句宴爾新昏句如兄如弟句

賦而比也

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莛屬也詳見良紹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毛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 荼苦菜也 宴安也

鄭箋遲遲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 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違維

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 荼誠苦矣而君子

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

孔疏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

皆期限之義故楚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

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按鄭謂行道之人作泛說於遲遲句無來歷且與下

送我不聯

東萊呂氏曰韓詩云白石爲門畿蓋門闔也韻會相卽闔字門闔也卽門限兩旁大木

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其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永嘉陳氏曰物莫苦於荼婦人見棄其情甚苦則荼反甘於薺矣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六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己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賦體與比體相繼成章後凡言賦而比者文意亦放此云

說約嚴緝經有三荼一曰苦荼二曰委葉三曰英荼

此荼苦及唐風采芣縣莖荼如節皆苦菜良紹以薺

荼蓼委葉也鄭有女如茶英荼也鳴鴉予所持荼傳

云莢若蔬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 麟士按字彙

纖亦曰門限薺詩經薺之上濁讀當如劑也與弟叶

幽采荼薪樗亦此荼苦荼字薺荼蓼集傳陸草也此

以相形爲比又比義一體

集解行道遲遲有不忍遽去之意蓋猶望其夫見恤也迨至薄送我畿而恩斷義絕苦乃益甚矣故下遂借茶苦以喻之哀爾二句形容新昏之樂正以見己之太苦也末不補不見恤意更有味 翟昆湖曰茶本苦薺本甘但以我見棄之故較之於茶則茶反甘於薺非真謂茶實甘於薺也然此甘苦只就茶說而隱隱以見棄之苦相形言若直說正意則類於賦矣衍義四句分上言己不忍絕意於夫而夫則斷然絕意於己正是見棄時事下四句遂承言己之甚苦而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七

歎夫之不見恤也誰謂二句苦字本上見棄來此比又是一例乃彼此相形之比而非全比也茶本苦薺本甘此以茶對薺則然若以茶之苦比己見棄之太苦則茶不足爲苦而反甘如薺了此以己對茶言指南此章語氣極相承不必四句分亦勿六句分誰謂茶苦卽中心有違之情不可兩開說蓋婦人當被棄之時欲前不前中心不忍其憂鬱無聊之苦真有甚於茶者矣故甚言如此舊說都以上四句言己之不忍而夫忍下言己之苦而夫樂無謂

按八句相聯說下然上四句說行時光景下四句明

心事亦可於四句稍斷行道虛說只是臨行時在遠畿之前非遠道也 中心有違只言其去與心違似捷不欲去故行遲也

講何意今日之被棄也故我由此而去行道之閒遲遲不進中心與足如有相背者然而不忍前也乃爾之背於我則不遠而伊邇但薄送我於門內而止有惟恐去之不速者矣我情何以堪哉彼茶苦菜也薺甘菜也今誰謂茶苦乎以我視之其甘也如薺矣蓋我固苦莫甚焉者而爾方宴樂其新昏有如兄如弟之相親焉何無有收恤我之意哉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八

涇以渭濁 句 渭其沚 句 寔爾新昏 句 不我屑以 句 毋逝我梁 句 毋發我筍 句 我躬不問 句 遑恤我後 句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筍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烏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渭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筍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闕客也

毛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屑潔也 逝之也梁魚梁筍所以捕魚也 闕客也

鄭箋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 以用也言

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 毋者喻禁新昏也女母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 躬身違暇恤憂也我身尙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

孔疏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卽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 此婦人以涇比己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九

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如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也見渭濁言人見渭己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 笱者捕魚之器卽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己所自專之辭卽亦爲魚梁也 按鄭云涇見渭濁欠明依疏當是謂字訛渭 恤後只是去後家事不必言及子孫 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清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十

說約此章兩比各以餘論足之與首章一格 詩說近梁發笱等語雖戒新昏卻非惡恨口氣轉是戀戀不忘反顧之意蓋身所經理人情每觸念難忘也我躬二句根上毋逝來只輕輕作一轉語以自寫其無聊之情似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起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盡言之 衍義四句分上喻己有可取而不見取下喻己有所禁而不能禁此就去後言首二句言己之心有所取處下二句言其不見取於夫之故毋逝二句是暗比以戒新昏我躬不閱二句是自揣之詞言我去後則

任彼居之行之矣須記小弁末章無字與此二母字各別此事字泛就家事言不說治家勤勞之事雖見棄而猶不忘其家見忠厚也 淫字比己色之義潤字比新昏之美此字比德之善梁比所居之閨門笱比閨門所行之事

指南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見棄而不忘其家也見詩人忠厚之意我躬不閔還恤我後乃毋逝我梁之轉語蓋心雖不忘乎其家身則不有其家卒無聊而自歎耳輕看舊說以毋逝二句作惡新昏之享其成而禁止之此乃後世忿恨妒爭之態是怨而終怨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士

者也不可從

正解此章言夫之棄德而取色也

按淫渭去衛適甚自是借以爲比逝梁發笱捕魚之事貧家或有之似可作實事說方合我字口氣而朱子亦以爲比者因鄭說而用之也

講見棄如此豈我無一可取者乎彼淫已濁矣又入泗水而與之合則以清形之而益見其濁然其別出之汙流或稍緩則猶有混混然而清處濁固可棄而清處亦可取也乃爾安於新昏不以我爲潔而與之雖有可取而不取耳我於此遂能愬然也哉彼邇魚

往來者有梁乃我梁也毋得逝我之梁焉承梁之空取魚者有笱乃我笱也毋得發我之笱焉然此亦我不忍遽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又何暇恤我已去之後逝梁發笱亦將聽之而已

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 泳之游之 何有何亡 詎勉求之 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

毛傳舟船也 有謂富也亡謂貧也

鄭箋方泅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士

難易吾皆爲之 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詎

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匍匐言盡力也凡

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尙盡力往救之况我於君子

之家事難易乎固當詎勉以疏喻親也

孔疏毛以爲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

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

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已於君

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卽

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家事

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所貧無

乎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况我於君子之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盡力也而君子棄已故怨之鄭唯何有何無爲小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亡故易傳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卽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爲盡力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主

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蹙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蹙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賄贈也

安成劉氏曰泳與游今俗所謂迷與泗也

呂記說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

按舊說以睦鄰爲借形語看得太輕了亦是一層意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安成劉氏曰深淺以興有亡方舟泳游以興勉求也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卽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爲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說約集傳此章釋興體處稍異仍當以例求之睦鄰我德中一事然亦必有餘後能之也孔氏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看得活甚聚岡欲使有者不至於亡而亡者終至於有頗滯不可從

陸說本鄭

纂序興意至六句止難以四句興兩句而淺深有亡實相應也末二句另帶觀集傳又莫不又字可見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南

正解此章上六句興其治家之勤下因及其睦鄰之善也重在治家上睦鄰特治家中一事而帶言之興意到求之句止以水之淺深期於必濟興家之有亡期於必成匍匐見急於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之如致含禭以周其急供糜粥以扶其羸皆是其待鄰里猶然蓋以廣吾夫同人之惠也首章之德音三章之心有可取五章之我德皆在於此總見今日得以成家皆吾力所致有可取而無可棄之道衍義此以上四句興何有一句行文當有輕重勤家睦鄰亦不可對

講夫我今去矣然我治家之事不可還而念邪彼水有淺深也渡水者就其深矣則或方之或舟之就其淺矣則或泳之或游之隨水淺深期於必渡矣況我於君子之家乎家道有有亡也我則何問有何問亡無不黽勉以求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矣其勤勞如此至於凡民有喪則不憚匍匐往而救之而周之又莫不盡其道焉誰非我治家之所在也

不我能惱句反以我頓為讎句既阻我德句賈用不售句

昔育頓恐育鞠句及爾顛覆句既生既育句

比予于毒句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圭

賦也惱養阻卻鞠窮也

毛傳惱養也 阻難也 育長鞠窮也

鄭箋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之觀其

察已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

按鄭訓惱為驕兩育字作兩解皆出於穿鑿講不去

華谷嚴氏曰售賣物出手也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

承上章言我與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

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

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主惟恐其

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

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程子曰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

慶源輔氏曰或問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先

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

衍義四句分上言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已無可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圭

棄而反見棄首二句是不見取既阻二句是推其所

以不見取之故重心上既阻我德是以非對之根而

并棄其莖之美以涇水之濁而并棄其湜湜之清也

賈用句重發正意上售謂物出手也猶諺云賣去也

賈有物而人不肯買故不得賣去如已有善而不肯

取故空有善在昔育恐句即治家不計有無時事惟

恐不能保生意比予于毒即反以為仇意患難相保

安樂相違可怨也

正解此章總是言夫不當見棄之意賈用不售須重

發正意方是賦體

集解末句毒字下得最慘怨夫之情至是益迫矣

按此章以首二句包下意阻訓卻即是不取意是他心裏鄙棄非真有阻之迹也德即上章所云賈用不傳是譬喻訓不見取猶如棄物也昔育恐育鞠頗難解集傳易舊說說得有味及爾顛覆承上恐字來恐共至此也育字訓生而又生育並言蓋並言則生兼養分言則生與養微異故兩言之比于毒謂將比作毒物棄之惟恐不遠也毒字與讎字應讎之者必以爲毒也於新昏有妨便覺是毒

講我治家勤勞如此是宜愼我以終身也不能我愼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七

則亦可矣而反以我爲仇讎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人憎而知其善則憎不深推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我嘗試思之昔者與爾相與爲生之時常恐生計窮盡及爾皆至顛覆此所以不論有亡而力求之今也家道有成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不遑矣乃反比于毒而棄之惟恐不遠乎

我有旨蓄

句冬句

亦以御冬

句以我御窮

有洸有潰 句既詒我肄 句不念昔者 句伊余來暨 句與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孽息也

毛傳旨美御禦也 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 孽息也

鄭箋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 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 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穉我始來之時安息我 孔疏肄勞或作勦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容齋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六

指南洸本水涌也而注訓武潰水潰散也而注訓怒色蓋凡人之怒者所舉氣剛逆發而上然後見之於面橫怒四出而不可制如水之涌而潰也 孽字內不必說同牢合卺此乃常禮只是含接遇之厚講按洸潰是一事凡怒者容必武是作威之態怒則加之以不堪矣

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

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杪則築堅圃地爲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

南豐曾氏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纂序首二句雖著我有字然亦大概語非實事也不應忘卻與意若說實則賦體矣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尤

詩通詒肆非止治家勤勞事乃責以分外難堪之事蓋欲伺其不及以爲難端也

集解篇中言宴爾新婚者三蓋見棄在此故不覺縷縷言之末二句終以初嫁取憐之事不獨情景淒絕亦有危動新昏意

衍義四句分上興其同乎苦而棄於樂下言今之薄不如昔之厚無非深怨之意首二句與下二句與他興不同蓋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注中至於春夏則不食之與至於安樂則棄之正興意之相應處有沈言其無和平之氣也有瀆言其無好合之

情也詒肆註所謂勤勞之事非上文平日治家之勤

勞乃將棄時故意委以勤勞艱難之事令彼處之不能而後棄之也此正是他薄處來堅正來嫁止息之時注接禮之厚含在來息內用注追言其始之厚便見今之不然故曰怨之深也末二句講云昔者來壻之初眷注漸隆惟恐拂吾心而武怒之不加歡欣無倦惟恐累吾身而勞肆之不投亦有如兄如弟意講是則子之待我何情之薄也如我有美菜之蓄亦以御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爾寔樂其新昏而厭絕我是但以我御其窮苦之時至於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辛

安樂則棄之也且當其將棄未棄之先所以臨我者嘗有沈然而武嘗有瀆然而怒凡勤勞之事既以盡詒諸我不顧我之不堪矣獨不念昔者伊予來息時始見君子亦曾禮意優厚如兄如弟也何以有今日乎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已

谷風六章章八句

小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孔疏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

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朱子曰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又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

慶源輔氏曰觀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興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

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慊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正解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擯棄之意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下言夫婦之變以詳致悲怨之情也以德音莫違作主治家勤勞與睦鄰之善安貧之志周急之義都是德中事屢言其德音之善見無可棄之罪矣無可棄而見棄則由於顏色之衰也細分之一章是言夫婦宜和而所取當在德二章

言見棄之苦而猶有望夫之意三章咎其棄德不取

而因致絕望之詞四章敘勤勞之事正指爲德之實

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己之勤勞六章則言

棄己於安樂深歎其德之見拒而情之大變於始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兮微君之躬胡爲乎中露

露韻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

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霜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

毛傳式用也 微無也中露衛邑也

鄭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

又極諫之辭

孔疏鄭以式爲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甚

至微君何不歸乎 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故當不憚

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己勞以勸君歸

是極諫之辭

按中露泥中不似邑名下二句亦非極諫只是悲歎

之語

安成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

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

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大全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寧關縣

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

故郭璞注云言至微也

說約孟子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禮

郊特性又曰寓公

詩存式微不止失國如下篇流離瑣尾奄奄不振之

狀

集解末二句激之非怨之也

指南式微謂衰之甚只因失國而寄於他國便是不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必就在衛之微弱說歸字正是勸其君之歸國以爲

興起自立之圖不必明說因衛不救而勸其歸也中

露泥中是借來字眼以見其無所庇覆不見拯救非

真處於露中泥中也亦不可作喻說末亦暗有望於

衛意

正解夫黎之國已失矣歸將焉往味其意若曰與其

寄寓他邦不如歸去之爲愈也要講得含蓄不必明

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責衛之意冷然言外

講君與國相爲存亡臣與君相爲休戚者也今我黎

遭變失守旅寓他方衰微甚矣衰微甚矣胡乃不歸

以自謀興復乎夫我之所以日受窮辱而鬱鬱此者

爲吾君耳使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乎中露而無所

庇覆者若此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歸微君之躬躬胡爲乎泥中

中韻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集解中露有仰無所覆之意泥中有俯無所立之意

按躬字較故字更實言爲君身在此而羣臣從者不

能避泥中之辱也

講式微式微胡不歸乎使非以君身在此胡爲乎辱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於泥中而無所託賴若此哉其亟反而圖興復焉可

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小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鄭箋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

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朱子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問式微詩以爲勸邪戒邪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

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

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

說約方伯連帥字一本小序當時衛君不必有此任但救亡恤存鄰國義所可爲耳故六帖易之以鄰國

王雪山曰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爲尋在泥塗是也

纂序方伯連帥則並當時諸國而言鄰國則專指衛言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指南二章一意土地世守之也不幸而遭變爲社稷死之此萬世之經也不然寄寓鄰國徐爲興復之圖亦一時之權也否則苟且得生而已此臣子激勸黎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君之本意末二句正陳大義以勸之也孔氏謂自言己勞以勸君歸與紛紛舊講俱未得旨

正解二章各首二句是勸君之歸下言己之爲君而

見困亦是勸歸之意俱重胡不歸句黎臣陳大義以

勸君歸直有枕戈思奮之氣

疏義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

也載驅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

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旄丘之葛兮

何誕之節兮

叔兮伯兮

何多

言

與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闕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毛傳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闕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

鄭箋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

孔疏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修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闕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爲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五

闕也謂葛節之閒長闕故得吳葛延蔓而相連也

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

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哉

按毛鄭之說不同鄭說尤曲其云先叔後伯以爵不

以齒迂甚文義原不拘叔伯之序且伯字叶韻無深

意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

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闕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

其節之闕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

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東萊呂氏曰葛初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闕而疏
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禍
慶源輔氏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
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情也

說約葛與節叶伯與日叶以兩何字相呼爲興

詩存因時物之變而偶然感觸遂用其語相呼爲興
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末句不重疑其
不來只要見情極勢迫蓋不勝望救之急焉

衍義首二句分此即時物之變也久興衛侯之救也
緩只取二何字相應元峰云末句勿作疑問之詞只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毛

說望之切意卻有味

講夫人不能無遭變之日君子不可無存恤之心我

向之始至於衛也葛方初生其節蹙而密今旄丘之

葛兮何其節之闕而疏兮則葛既長而時物變矣叔

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而徒使我望之切也

何其處也

處韻

必有與也

與韻

何其久也

久韻

必有以也

以韻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

毛傳言與仁義也 必以有功德

鄭箋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

責衛今不行仁義 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
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按毛鄭以處久屬黎君說而與字以字作仁義功德
覺添設不如集傳承上文作衛人說爲順

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
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
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詩記與則疑其求援於他國以則疑其變生於本國
兩必字皆設爲料度之語明明謂非此兩端決無不
救之理也衛之情蓋至是而窮矣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毛

衍義此章逆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句望之之詞也

二必有句度其故也處與久俱本上何多日句說來

但處據一時言久則自寓衛以至今日言此兩致其

疑尚未有諷意

按黎侯雖寓於衛在其邑非在其國故有安處不來

云云

講歷多日而不見救是且安處久矣夫何其安處而

不來也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也何其久而不來

也意其國或適有他故而不得來也不然豈遂忽然

至是邪

韻同
裘蒙戎戎韻 匪車不東東韻 叔兮伯兮 廐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貌言弊也

毛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

孔疏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蟠祭與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元

端之裘也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蔦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爲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衛之西也按朱傳或曰之說卽指傳箋東西辨甚明蓋舊說出於附會也鄭謂責衛臣蒙戎尤非語氣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

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說約魯詩世學云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

詩存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其久可知狐裘蒙戎恍見客途之苦猶蘇秦說秦不行黑貂裘敝也廐所與同總見亡國之憂恤鄰之誼原不在他心上耳亦見始之有與有以之疑竟成虛矣

衍義首句分上是驗已寓衛之久下微示諷衛之意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羊

不與已同心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念而彼無拯救之心是已觀注諷切二字極有意蓋明言其心之不同患難則雖非直實之而已微指之矣此見叔伯之不來乃以此廐同之故耳非真有所與也有所以也按匪車不東非真不東正可見得屢東耳寓於衛西猶近於黎故云然講夫我在衛日久狐裘之服且蒙戎而敝矣而猶不見救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與復雖告苦之師日至而自不肯來豈真有與

有以之謂也

璊兮尾兮

句

尾韻

流離之子

子韻

叔兮伯兮

句

衰如充耳

句

韻耳

賦也璊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

耳聾之人恒多笑

鄭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

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

按毛以璊尾爲少好流離爲屬名衰爲盛服其說大

異不錄

言黎之君臣流離璊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衰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衰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

白諷而責是皆情性之正也

集解璊尾卽形容流離之狀衰如充耳言顛連如此

聞者無不動心除非是塞耳之人乃能安然不救也

猶有激其來救意在

衍義首二句分上言己寓衛之勢微下直責衛之不

救也璊尾者君失其尊臣失其貴氣勢細微而不振

威璊尾末而不張也流離者君臣失其國家而漂散

旅寓於他邦也然二句意自貫言氣勢之細末者乃

流離漂散之子也璊尾總在流離上見蓋形容流離

之狀也塞耳無聞不聞其流離璊尾也勿作譬喻說

充耳是形容衰然之狀

按正解云璊細而不能張大尾末而不能直前是分

字爲說然細玩之璊細尾末無大分衰如充耳以

衰字爲主以如充耳形容衰非以衰形容充耳也蓋

其間而付之笑如充耳不聞一般

講夫我黎之君臣播越至此是何等氣勢邪璊兮尾

兮難自振拔皆爲流離之子亦可傷矣叔兮伯兮坐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三

不之救乃衰然如充耳而置之罔聞何其心之忍哉於救恤之義安在也

施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小序施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鄭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

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

孔疏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

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

朱子曰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 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喪如充耳不能不怨也

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爲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之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重

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膺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最切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衍義此詩或以二章注中有因上章字三章又有自言字欲在次章截上爲託興望救之意而推其故下爲微諷不救之意而盡其詞然觀首章其詞緩次章其詞疑三章其詞諷四章其詞直須疊疊相承說去此依疏義說

指南全詩以靡所與同一句作主而冷語敲打全在何其處也四句蓋放鬆一步若爲寬之地而不知當之者愈不堪矣

鍾伯敬曰多日二字立言最妙不作絕望之語深於責人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句韻日之方中句韻在前上處句韻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

鄭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

孔疏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重

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般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

按毛以簡爲大鄭以簡爲擇毛鄭並以方爲四方祭祀又以日中爲教國子弟之期分兩截不聯

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千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

安成劉氏曰干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

疏義禮書千盾也以革爲之背尾設錫朱質而繪以龍戢斧也以玉飾柄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

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爲簡易又章又自以爲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爲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以爲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旨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箋

纂序不恭亦說詩者於其意態語角閒見之勿入口氣自譽自嘲亦然麟士云譽處卽其嘲處簡兮連下萬舞閒正舞意也方中連下在前上處言於此時在此處也注二句總訓當明顯之處可見詩通開口下簡兮二字詞意便攝起前三章不必黏定舞上說以方將二字照錫爵恰是舞之終始集解備攷伶官樂官也黃帝臣伶倫掌樂官而善焉後世遂號樂官爲伶官衍義首二句分上言適意於所執之事下表其所事之處也簡兮簡兮言簡易以舞有脫略於形迹之外

不拘拘於繩檢之意不恭意且勿露將猶言執也且之方中二句一串俱言明顯之處不可以時與地不看前上蓋前則上矣

指南簡兮簡兮還是就爲伶官說見得無職業之拘故得以簡易自適也簡易是正訓不恭之意是斷他不恭也方將又言方將爲此也時說以將字作執字看甚無謂日之方中二句總是明顯之處曰前上明共爲眾人屬目之地也

按簡兮句截言其職事閒散之意方將萬舞與在前上處是一事前上二字連前列上頭當是在前列之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箋

上頭自言亦不合說我自譽自嘲只是揚揚自得

不以屑意之態禍衡撓鼓近之

講凡人任大事煩則難以自如若我今日者簡兮簡兮脫略形迹不事繩束方將從乎萬舞之役焉然果何在乎乃當夫日之方中之時在於前面近上之處

明顯之地眾人屬目正可以展我之能焉矣

頌人僕僕句公庭萬舞句有力如虎句執紼如組

組韻

賦也碩大也僕僕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

毛傳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

鄭箋碩人有御亂御眾之德可任爲王臣

按毛以碩人爲大德又以僕僕爲容貌大一句分爲兩意不是 分有力爲御亂執轡爲御眾亦不合

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嘲也

簫序僕僕亦連下萬舞言舞之善有力亦連下執轡言御之善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毛

指解此說他能舞而又能御見才無不備亦自譽之詞也須上下相承看上二句疊下將三句來輕些歸重善御上能舞是本分事能御又是分外事不惟此而又能彼方見才之備也僕僕不必單指形體亦要兼丰度言有力二句連看惟有力故御能使馬也或以首句提起而以第二句對三四句又或以公庭句言其舞有力句言其力執轡句言其御俱未得題按首章言方將是初就舞位時此章公庭萬舞方是行舞事也公庭卽是前上處 集傳不言有力故讀

亦可於才無不備無礙

講我之才於何見乎惟我碩人僕僕然體貌壯大以之處公庭之上而效萬舞之長固無有如我之善舞者矣而且有力則如虎焉以之御馬手執六轡轡控威宜有如組之柔焉又孰有如我之善御者乎是我之才無不備又何如也

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

公言錫爵

僞韻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毛

也公言錫爵卽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賁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毛傳籥六孔翟翟羽也 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

輝胞翟闕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鄭箋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 碩人

容色赫然如厚傳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孔疏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

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武備也 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靈澤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无

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渥字祭有昇燁胞翟閣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昇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昇於下也渥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閣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燁周禮作翟蓋謂陳皮革之官周禮鞀人爲鼓鮑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鞀爲甲吏也胞卽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裏肉曰苞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鞀人周禮鞀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閭人王官

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見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輕世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唯肆焉故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无

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爲故輕玩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爲而姑爲之於其所不足誇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說約禮書篇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筮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 疏義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 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麟士按儀禮鄭注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獻工工不興一人拜眾工不拜皆賤不侑禮之意 蔡序禮記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非必樂正

禮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獻之自宰夫錫之則自君命故曰公言

衍義三句分上舉才貌之美下誇其賁予之榮也舞就燕飲時言執籥秉翟乃萬舞中之一舞凡舞者皆然惟舞時顏色之充盛則爲可譽也蓋技藝得逞無所愧怍而見顏色充盛者如此以竹爲籥長三寸執之以舞非作樂也

指南重受賞上三句是引起下句渥者浸潤之名漬之久厚而有光澤故以喻顏色充盛此句言其舞蹈之德色非言其容之美也錫爵自是獻工常禮工告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聖

樂備主人獻工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客之獻飲食者此乃待賤之禮彼故侈之以爲榮耳正玩世不恭意章章有之亦句句有之蓋誇其所不足誇榮其所不足榮都是玩侮一世旁若無人處

按如渥赭非真渥赭只見其色之赤耳

講且我之遇亦甚隆也時而在公載燕我也左手則執有籥右手則秉有翟以奏夫文舞焉斯時也顏色之開赫然充盛有如渥赭公嘉其能行夫獻工之禮言錫我以爵賁予親洽又何榮邪我何幸而得此也

邪

山有榛句 隰有苓句 云誰之思句 西方美人句 彼美人兮句 西方之人兮句 人韻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溼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見之辭也

毛傳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

孔疏陸璣云榛栗屬其子小似柚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纂蓋一木也釋草云藟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藟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聖

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藟似地黃

按鄭孔以彼美人爲碩人與上西方之美人不同西方之美人是周室之賢者當薦此碩人在王位得爲西方之人不知西方爲何王而此碩人往爲之臣甚曲折說不去大全離騷經曰思美人之遲暮集注云言美好之婦人蓋託辭而寄意於君也

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爲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

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而思之深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說約榛者山之所有苓者隰之所有美人則我思之所有也本是正興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與此所無之人非是彼蓋連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四句便止彼美人兮二句是興外之意故集傳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末三句連以三人字叶韻而變化波宕亦奇三四讀斷五六另起方有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雪

節次意味若云誰四句作一滾說亦不成文字矣西方美人四字渾說指言之也下方又是將此四字拆開播弄說

纂序西方正意其處而不與同時在意外非不日時遠而託言地遠之說

集解末句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有無限深情若露出生不逢時等語便非語氣西方不實以何地美人不實以何人詩人下語含蓄婉妙正不得以豐錦文武鑒之

衍義四句分上興所思有其人下歎其遠而難見也

興意卽山隰之有所產興已之有所思也美人大約就儀容間望上說不曰君而曰美人不曰時遠而曰地遠皆託言也蓋彼二句本言生不逢時卻以地不相值言者是以遠不得見爲恨也注盛際顯王乃詩人言外意不可用出文武成康但所思在此亦見當世人君無有可其意者矣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實正解不曰盛王而曰美人所以諱言於暗君也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諱言於衰世也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看見得惟美人西不能攜手而俱西所以空萬舞於公庭之上若置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雪

我於西方此身豈猶在萬舞之列哉然要說得含蓄按此詩所以目爲賢者全於末章見之緬懷聖王託興高遠以此照出上文自舉自嘲光景總是玩世不恭若不得此章一收則上文索然矣西方自是周室但未指出顯王爲何王宜渾之

講錫爵之餘意若有動我之志又似不止在舞也彼山何有乎則有榛也隰何有乎則有苓也况我之思亦云誰乎則有西方之美人也嗟乎哉令儀令色令聞令望彼美人兮乃西方之人兮道阻且長邇近無期云我如之何而勿思而思之亦何以得慰也已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 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難於侏儒俳優之閒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

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

慶源輔氏曰朔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諛諧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簡

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

小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朱子曰此序略得詩意而辭不足以達之

按承事王者末章以西方美人爲周室之賢者思其薦碩人在王位今不從

三山李氏曰伶官者賤役耳今之賢人爲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屈於賤役也

衍義上三章是歷敘其所能之優末章是託言其所

思之遠正以見志也上三章疊疊相承說去俱以舞

爲主只說自誇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 賢豪仕於伶官舞罷飲酣不覺本懷自露開口說箇簡字詞意直管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

指南此詩以思美人爲主 首誇其位處次誇其才美三誇其榮賚皆自嘲之意末則言所思之遠蓋有無窮之慨也 鍾伯敬曰此詩前三章自是一種素位之樂末章自是一段用世之思無兩層意思作怨憤語

詩經詳說

卷八

國風邶風

簡

詩經詳說卷八終

詩經詳說卷九

牟陽冉觀祖輯撰

邶風

瑟彼泉水

句亦流于淇

有懷于衛

靡日不思

思韻

變被諸姬

句聊與之謀

謀韻

興也瑟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

好貌諸姬謂姪娣也

毛傳泉水始出瑟然流也淇水名也變好貌諸姬

同姓之女聊願也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一

鄭箋泉水流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聊且略

之辭

按鄭訓懷爲至非字義又以諸姬爲本國未嫁之女歸而與謀婦人之禮未嫁之女有何禮可謀只是牽

強

大全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

按瑟泉始出之貌韓詩作祕當是未能大流有緩滯

之意淇北泉南東南來注之說不合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瑟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

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慶源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好玩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說約瑟泉始出也亦有意沈無回曰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止故作此以自道非真謀之也但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集傳曰爲歸衛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二

計須辨

疏義泉水流淇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慮以彼此皆有定向爲興也後二句另起

詩存以泉水之猶得東注與女心之不忍忘情只一亦字悽絕悲絕分明謂人不如水也聊字與卷耳章姑字義同蓋明知謀亦無益而聊與之謀以遺其思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興已切歸衛之思下因審歸衛之計也泉水流衛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慮此即事起興也有懷只以歸衛還他此時父母既終亦歸

寧於兄弟耳諸姬包下諸姑伯姊謀字泛說下三章正所謀之實此謀字與下二章之謀皆是疑其不可往而謀之以決行止乃謀其可歸不可歸非謂謀何策可以歸也謀乃未定之意且漫說害義上亦字靡字聊字有深味姑與之謀亦知其終不得遂而且寬其思念之情也

正解衛水未嘗舍衛地而他流與衛女未嘗舍衛國而不思靡日不思言自父母沒以至今懷思無日釋也變字輕以性情溫淑看諸姬包下諸姑伯姊講天下有不可越之義而亦有不忍已之情彼然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始出之泉水則亦流于淇出于衛流亦于衛矣况我今有懷于衛則靡日而不思我衛人也思之能不常在于衛乎夫思之既切必歸焉而後得慰也變然彼之諸姬其聊與之謀以爲歸衛之計可邪

出羣于涉涉謂飲餞于謂女子有行謂違父母兄弟謂遂及伯姊謂弟

與也沛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謂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

毛傳沛地名祖而舍載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

於道也謂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孔疏言祖而舍載飲酒於其側者謂爲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較舍較即較釋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爲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

按鄭說異以涉謂爲歸衛之道以有行爲有道以問諸姑姊爲歸寧之問上下不聯中二句難於安頓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姊二人爲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姊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爲夫人作而以諸姬爲姪姊又謂諸姑伯姊即諸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四

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集解沛顏師古注云即濟水字謂地無可考

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達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說約姪姊爲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詩傳謂曰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然碩人既爲衛侯妻而邢譚夫人又皆其姪姊行也亦足證漢儒之妄誕與鄭見合或諸侯次女以下俱爲媵且及姑姊者亦嫡

嗣世及臣其伯叔兄弟之義乎然據禮大夫士娶俱有姪娣其又何說也勝不勝或分嫡也出後再考

詩說遠父母句不平言來嫁之時不特遠其父母而并兄弟皆遠矣况今父母終而止有兄弟在也衛女不安於心正在此處已埋下不瑕有害根脚

集解遠父母兄弟下集傳雖補父母既終云云然須含蓄勿直露為妙 上章集注以諸姬為姪娣此章

以諸姑伯姊即諸姬豈姑姊亦從嫁邪姪娣從嫁其說出自公羊傳先儒亦疑為漢儒附會之說至以姑姊從嫁則必無之理此朱子解經偶然之誤安成劉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五

氏不察遂據集注以為姑姊亦是夫人行輩者非也

蓋此章諸姑伯姊是與衛女同支而嫁於他國者其

思衛之心正與衛女同故欲就而問之杜預左傳注

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正合此意他條

細如何就而

衍義此是追昔來嫁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重在不

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謀之也遠父母兄弟重

父母上曰遠父母兄弟并下章曰不瑕有害則已知

其義之不可特謀之以質其疑耳諸姑年長於我者

伯姊年儕於我者

指南禮先駁而飲乃出宿此先出宿所謂飲餞為出宿而設也此二句不過為女子有行帶來說遠父母兄弟此句極重正其不安於心處問諸姑及伯姊須知所重在不可歸邊達說曰苟情可勝義固可舍義以全情如義當勝情宜割情以就義此講語庶幾近之

講謀之何如我向之自衛而來嫁也出宿則于涉矣飲餞則于禍矣女子於此而有行則固已遠其父母與兄弟矣而今且欲歸以慰我之思試問我諸姑姊及我伯姊以其謀之可乎豈遽能以自決邪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六

出宿于干干韻飲餞于言言韻載脂載膏言韻還車言邁言韻

適遠臻于衛言韻不瑕有害言韻

賦也王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車使

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

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適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

毛傳干言所適國郊也 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

適疾臻至瑕遠也

鄭箋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孔疏毛以為我思欲出宿于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

國耳則為我脂車則為我設牽而旋迴其車我則乘

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爲違禮違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爲遠王肅云言願疾至于衛不違禮義之害是也 鄭唯不瑕有害爲異 古者車不駕則脫其輦故車輦云閒關車之輦今傳曰閒關設輦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輦故云脂輦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按鄭以瑕爲過害爲何不成文理

大全釋文曰輦車軸頭金

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敢遂之辭也

說約牽輶同干言二字一韻牽邁衛害四字一韻

詩說出宿五句俱虛擬之辭不瑕注解作得母口氣

甚合謀意

集解鍾伯敬曰要知不瑕有害非到此纔看出來聊與之謀聊字內亦了然矣

衍義此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亦重不可歸上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時所經地不可誤作衛地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輦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畢乃設輦於車其用在輦故曰載輦此依

朱注作兩下解極有理然作文只用脂其車輦足矣注中言如是管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得歸則如此耳 一不瑕猶云得無也 二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思歸之人其指偏屬於歸故云亦不至於有害云爾只云自恕之辭大是

正解干言朱注無所考今按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時爲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嬖想由姊妹之親復結婚姻之好故衛女嫁於邢書此以補傳注之缺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八

按還車似只是還本國之車未必是嫁來之車不瑕猶云何不即豈不意或云不知有何害也亦通 著此一章設言文法甚妙

講若謀之而可則我今日之歸也出宿則于干矣飲餞則于言矣載脂馬塗以膏載輦馬設之軸以還其嫁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邁焉如是而過臻于衛於心慰矣然於義不瑕有害乎我又豈遽敢以自決邪

我思肥泉韻茲之永歎韻思須與漕韻我心悠悠韻

駕言出遊韻以爲我憂韻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

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須漕衛邑也 寫除也

鄭箋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 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孔疏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 鄘云以廬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 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爲歸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九

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尚恐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

慶源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且難之况婦人乎

說約歎與上泉叶亦二字一韻漕與下悠遊憂叶亦四字一韻也肥泉衛水須漕衛地四句斷作兩對承

歎是長悠悠之思亦是長又非牽扭耳後二句另起是冀望之意故曰安得非絕意語 水經注馬溝出

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濮渠東逕須城北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括地志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

蔡序通篇心中實是不歸而口中總是謀歸只不瑕有害句微露疑意到底不曾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此章集傳雖下既不敢歸句仍須渾融之

詩通思肥泉須漕者繫心宗國卽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歸寧意隱然言表出遊卽歸寧寓言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十

注中安得二字宜玩蓋於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正是靡日不思意

衍義四句分上是切思衛之情下因歎其情之不得遂也肥泉須漕要含父母兄弟意上四句思意重在不敢歸上與前靡日不思略異前是欲歸而思此是不得歸而思也未二句非冀望欲舒其情之意乃因前謀不遂此心難忘而歎其無由寫也出遊實是歸寧玩注安得與詩柄不得字相應猶言不可乃絕意之辭 出遊兼肥泉須漕

正解一說既不能直抵衛都以親問兄弟之安否苟

出遊其地亦可寫吾憂猶班超所謂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之意

按駕言出遊是欲出遊語氣朱傳云安得是補出以見不能出遊也似不宜直作安得以妨語氣 朱子拘婦人不輕出遊故以出遊作歸寧解予意是思之不遂設言如此只作泛遊亦可

講爲歸而謀謀之未歸我能終釋然乎彼肥泉衛水也我思肥泉而茲爲之永歎不能忘矣須渭衛地也思須與漕而我心爲之悠悠然不能已矣當斯時也安得駕言出遊於其地以寫我之憂庶幾歎可已乎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而思可以解乎跛予望之其在何日焉矣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小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箋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新安胡氏曰一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既遠父母今父母終而欲歸故以問諸姑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效初嫁時宿餞於所嫁國之干言脂牽歸衛第未知有害於義理乎此正謀諸姬之語也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漕以重衛國悠悠之景慕欲往遊以寫憂而已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惟欲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無有悔止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之辭蓋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豐城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爲之也天既曰緣人情而爲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爲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其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其食而孰爲之主

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思不以恩掩義故制爲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去人欲也以此爲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爲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行義此詩衛女既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真欲歸而謀之人也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析言之則首三章是思衛而審其不可歸末章是思衛而歎其不得歸情義各章俱有凡出於思慮皆是情出於謀慮皆是義 首章靡日不思句最重末章悠悠之思正與首章相應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指南舊多三章分似不必然情義勿分屬蓋思歸情也動乎情而不敢自遂義也不歸義也不果歸而義不能忘情也按父母沒而不歸寧此先王遠別防微之禮不待謀而後知者泉水之詩豈誠問於諸姑伯姊而不果哉大抵此詩作於不歸之後不過寫其憂愁之懷云耳

按此詩四章甚有次第無可分截首章直提出有懷于衛靡日不思以見思歸之意而未言所思何人次章因追述從前以見去父母兄弟之遠而不能不繫思也三章承問字說下設想歸衛路甚便而於理無

害以見可歸末章言不得歸而思之無已仍是靡日不思也四章是起承轉合之法細玩自見

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

終實且貧

莫知我艱

已焉哉

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貧者貧而無以爲禮也

毛傳北背明鄉陰 寡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鄭箋自從也喻已仕於閭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

憂殷殷然 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爲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

如之 謂勤也詩八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四

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孔疏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

陰而行猶已仕於亂世嚮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已

則爲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已祿薄使已

終當寡陋無財爲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眾臣又

莫知我貧寡之艱難者君於已雖祿薄已又不忍去

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

爲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

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爲一也傳此經云終實且貧

爲一事之辭故爲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爲禮故

言貧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
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爲禮是終窶也又近困於
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己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爲禮
者爲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
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己祿薄是君既然矣莫
知我艱總謂人無知己是諸臣亦如之以頒祿由君
故怨己貧窶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己也
己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己馬載是自
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
合道不行則去今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圭

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
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此當時必欲出
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

慶源輔氏曰終者已馬之辭蓋自以爲無復有望也
故歎之曰已馬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
可奈何而歸之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
也

華谷嚴氏曰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
計利祿也

疏義有大夫士之位斯有大夫士之禮祿不稱位則
無以爲禮

說約艱與門殷叶兩哉字與之叶六帖失載注中人
莫知之暗指君在內 魯詩世學云艱叶音勤

集解北門背陽日光所不到猶君恩所不及也貧窶
是下章交謫根由終者無計可免之謂已馬哉卽終
字之意

衍義此章上二句喻所事之非而憂於己下是歎所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未

遭之窮而歸之天也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詩中
暗比甚多大略屬於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爲比而
遂明言之 艱卽貧窶 天實爲之單承貧窶之邊
不就北門說已馬哉謂之何哉皆自安之辭

指南亂世暗君不可說出只就北門上影請如云莫
非幽暗之迷途不見清明之景象便是不然則顯君
父之惡矣憂心殷殷承此意說終窶且貧終字只作
常字看玩且字貧窶無對莫知人莫知也二句串說
已馬哉卽終馬已矣意謂之何哉猶今人言無說
得皆自安之辭但上是發端語下是照應語天字與

命不同勿以命字代之

講天地之氣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我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是以憂之於心爲之殷殷然使稍有所資焉猶之可也乃終窶而無以爲禮又且貧而無以自給艱難極矣人竟莫有知我之艱者如此則我將何望哉已焉哉我之困於遇也天實爲之其將謂之何哉則亦安之已耳

王事適我適韻政事一埤益我益韻我入自外外韻室人交

徧徧韻譴我譴韻已焉哉已韻天實爲之爲韻謂之何哉何韻

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譴責也

毛傳適之埤厚也 譴責也

鄭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已兼其苦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

孔疏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鴛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已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已勞於行役若有

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已困於資財君既

政偏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言君既政徧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知以責已外爲君所困內爲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天

按鄭王命賦稅分說未確且云減彼一以益我一字尤鑿

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譴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大

華陽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閱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詩說王事政事皆瑣屑不切非常職所當任者獨以適我益我亦可見危亂將至攜手同歸朝無共事之人矣

衍義此及下章各上四句言困於內外下是安於天也王事是天子之事如旬宣征伐聘問之類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穀甲兵刑獄之類適我到我身也敦我擲我身上不顧恤也埤益埤遺無非輻輳叢集之也此以困於外言室人指一家父母兄弟妻子言方

見交謫盡人而責曰交每事而責曰徧謫者責其貧不能養推則摧折沮抑拂亂其所爲矣此以困於內言已焉哉三句是繼承上兩項說

指南王事政事是世亂君暗之故室人交徧謫我是終棄且貧之故

按埤益二字連埤厚也益增也一切事皆多增加於我之身交徧謫我只是因置之而生怨無深意講然我之窮困不止是也王命之事既已適我而國之政事又一切埤益於我其勞如此則困於外矣及我自外而入而貧棄又甚室中多人無以自安交徧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无

過謫於我則又困於內矣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哉已焉哉此天實爲之其將謂之何哉則亦安之已耳

王事敦我敦謂政事一埤遺我遺謂我入自外句室人交徧摧我摧謂已焉哉句天實爲之爲謂謂之何哉句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毛傳敦厚遺加也 摧沮也

鄭箋敦猶投擲也 摧者刺譏之言

孔疏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爲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爲之己之義故易傳以爲投擲於己也 毛以爲

室人更責則乖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謫己者是室人責己故以爲摧爲刺譏已也

慶源輔氏曰摧謂摧折沮抑之又甚於謫也集解此與上章正所謂莫知我艱也

按敦猶俗云堆集之意埤遺猶埤益摧較謫爲甚謫是怨言摧便有抗沮不行之意

講王事既以投擲於我而國之政事一切以埤遺於我及我入自外室人又交徧摧沮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我復何賴哉已焉哉天實爲之其將謂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无

何哉則亦安之已耳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棄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慰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堂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杖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歲治安根本蓋在於此北門之忠

臣至於終喪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主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苛使至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爲萬世臣子之法也

小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鄭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衍義首章分上是言已仕於亂世因歎其窮困而歸之於天下二章言已勞於所事而窮困之極亦歸之於天蓋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無淺深只平看詩意重在君上蓋其見困之苦皆君使然而歸之於天者正詩人微辭蓋君無可訴不得已而呼天也指南三章無分是歷敘已見困於人而歸之於天也每章各四句分上俱是所遭之窮下三句要一連說落如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口氣乃知命而安之之辭也非是以上四句既困於人則無望於人矣下三句則推其無望之意也

北風其涼涼何韻雨雪其雱雱何韻惠而好我何韻攜手同行何韻其虛其邪邪何韻既亟且且且何韻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且語助辭

毛傳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 惠愛行道也 虛虛也亟急也

鄭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 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 邪讀如徐

按鄭謂性仁愛而又好我不如愛好連說蓋必心愛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之而乃能相好也 又謂在位之人威儀虛徐爲急刻之行上下意不聯 朱傳承同行說言不可以寬徐當急去是一氣說下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且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說約此詩三章亦俱暗比行與涼雱叶徐與且叶也衍義紀綱廢墜國勢陵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比

意非指一物而言但不必明就人政說所謂暗比也
攜手同行見羣然欲去非止一人是未然之事蓋心
中欲如此也其虛其徐似有眷戀故國之意其亟只
且則決爲去計矣蓋欲留者其本心欲去者不得已
也

指南並下章各二句分上喻危亂之氣象下欲與同
志亟於去亂也風雪非當時真有是事特借風雪以
言其愁慘之狀就紀綱廢弛國勢陵夷上見之惠而
四句一氣說下其虛句上若過云所以然者何也便
不是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按其猶豈見不可寬徐亟謂禍亂去在言外

講君子處世貴乎見幾今何時也北風其涼寒威摧
逼矣雨雪其雩重陰盛布矣當此而猶宴然邪彼惠
而好我平日多情尚其攜手同行焉然是行也其可
以寬其可以徐爲乎蓋既亟只且而禍亂之迫不容
以稍俟矣

北風其喈

喈句韻

雨雪其雩

雩句韻

惠而好我

句韻

攜手同歸

句韻

其虛其邪

邪句韻

既亟只且

且句韻

比也皆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
也

毛傳皆疾貌霏甚貌 歸有德也

疊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
而密不止於雩矣喻禍害愈急也

請不特此也北風其喈蓋急疾其聲矣雨雪其霏蓋
分散其狀矣當此而猶宴然邪惠而好我尚其攜手
同歸焉然是行也其可以虛徐爲乎蓋既亟只且而
不容以稍待矣

莫赤匪狐

狐句韻

莫黑匪烏

烏句韻

惠而好我

句韻

攜手同車

句韻

其虛其邪

邪句韻

既亟只且

且句韻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
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
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毛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 攜手就車
鄭箋亦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
孔疏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
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
鳥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鳥者言皆是鳥以喻於衛
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爲惡故箋云猶今之君
臣相承爲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爲威虐經云莫赤莫
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

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

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

之寒涼目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鴉不祥之物亦非有

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詩記同行意欲去也同歸一去欲不返也同車則就

路而終不顧矣

衍義此詩即狐烏之不祥以比所見之物皆如狐烏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重

之不祥有狐媚滿朝烏合爲黨之意亦借以喻其危

亂之兆非謂所見者即狐與烏也貴者亦去朱注只

想像其時蓋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既與賤者同行

又與貴者同車也莫匪二字須玩見觸目皆是

凡赤者皆狐也無有赤而匪狐者凡黑者皆烏也無

有黑而匪烏者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

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氣象也觀此則泛指

將亡之妖孽如日月晦蝕山川崩竭之類說爲是時

說多從疏義就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爲說

此就人事之失上言只當就諛諂佞媚之人言更詳

之說人事

按莫赤二句語氣謂見有赤者即是狐見有黑者即

是烏沒有箇赤的不是狐沒有箇黑的不是烏所見

無非狐烏也然是假象非實說狐烏

講非特此也彼狐與烏不祥之物今日所見則莫赤

而非狐矣莫黑而非烏矣當此之時而不早爲之計

邪惠而好我尚其攜手同車焉然是行也其可以虛

徐爲乎蓋既亟只且而不容以稍後矣不然禍亂一

及欲去而何可得哉

北風三章章六句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美

小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

孔疏首章二章上一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

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

句言去之意也

朱子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

云者此恐非是

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爲仕於衛者所

作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

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正解通詩是應喻國家危亡之有象而同友去亂之宜速也口重見幾而作同行同歸同車總是一義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孤鳥非真有此事特借風雪以言愁慘之狀借孤鳥以言不祥之徵亦有天道變於上物類變於下之意此時尚未至於危亂先有此氣象矣若真是危亂則無可去之義即去亦不得謂見幾而作也

指南此詩三章俱一意當歸重見幾去亂一邊不可泥末章注以貴賤對看勿依舊說以不忘故舊之仁見幾而作之智並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靜女其姝句俟我於城隅句愛而不見句搔首踟躕句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毛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言志往而行正

鄭箋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孔疏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

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爲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按毛鄭將俟我句作兩截講文理不通俟我謂俟君子之聘不知我字何以屬君子於城隅謂自防如城隅不知於字作何解原謂俟於此地非謂俟我自爲句而於城隅自爲句也孔疏又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不知從何處添出配人君一層話說如欲其爲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天

人君之配而先云俟我於城隅敢如此褻狎乎舊說之鑿斷不可信

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閒雅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我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爲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

詩存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

真閒雅也俟我城隅蓋期會於此地搔首顧盼踟躕不前其相俟無聊之狀如此

衍義此章上一句言靜女俟已以赴其約下言未見而切於情也靜注訓閒雅之意以態度言搔首仰望之狀踟躕者既前而復卻方退而復進蓋恐其或至而難決於行也

講男女之際情實鍾焉如彼靜女其色姝然相約於城之隅矣茲甚愛之而不得即見使我搔首長望欲去疑來而踟躕不定焉其如此時此情何哉

靜女其姝 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 說懌女美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元

美韻

賦也嬈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毛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

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

鄭箋彤管筆赤管也

按毛傳以彤管爲女史彤管之法無據只言赤色之管耳鄭以爲筆意女史所用而實非也 彤赤色何以見得爲赤心正人 鄭以說懌作說釋女史以之

說釋妃妾之德尤不成文理

廬陵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

衍義此與下章就既見時說上一句言靜女贈已之厚下是愛其物又愛其人也

指南變亦姝意俱言其色之美也此章則既至矣彤赤色管疑是鍼管亦不必深求也不過偶以此物而

貽耳一章遞說下不必於二句分亦不在三句分

按作淫人看則彤管爲鍼管近是蓋婦人之物取以相贈悅懌女美亦有匪彤管之美而女美之意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講迨踟躕未幾而女已至也靜女其嬈相會之際殷勤相結貽我以彤管焉但見此彤管有煒然之赤色而能無悅懌此女之美邪

自牧歸荇 洵美且異 匪女之爲美 美人之貽

韻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荇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荇而言也

毛傳牧田官也荇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荇取其有始有終 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鄭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荇其信美而

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

按毛鄭以歸荑不作女貽又女如字讀不作汝將歸荑截斷不相聯屬

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東陽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嬀嬀上章是愛其物又美其人此章是美其人因愛其物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衍義此章上二句言靜女所贈之美下因推其所以美也美其人因美其物總是相愛之情溢於物外歸荑非真以此爲貽只是淫女偶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爲貽耳

按今稱子喜食茅芽荑爲可食故貽之邪

講由是離城隅而遊於牧也靜女乃自牧歸我以荑而其荑洵美而且異不同常物焉然豈汝荑之爲美哉特以美人之貽則見荑亦美耳其真有不負此會哉

靜女二章章四句

小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鄭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

朱子曰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按詩語多私暱而鄭以爲思此女作人君之配殊屬不倫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今人敢於君配作如此語否而謂古人全無忌諱可乎

正解通詩總一愛字盡之首章是未見而望之之下二章是既見而贈之之厚也未見而思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悅其人又因悅其人而美其贈無非輾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轉愛戀之意曰俟於城隅不止淫於家矣曰自牧且逐於野外矣

指南此詩以愛字爲主愛者情慾之私也情慾之私勝則羞惡之念忘故淫奔可醜也而曰靜女愛而不知其惡也管不足珍珍荑不足異而曰有煒曰且異愛其人故奇其物也

新臺有泚此句河水瀰瀰此句燕婉之求此句蘧條不鮮此句

賦也此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蘧條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蘧條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困其狀如

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
毛傳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
而爲淫昏之行 燕安婉順也邇條不能俯者
鄭箋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
之人謂伋也反得邇條不善謂宣公也邇條口柔常
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

孔疏毛以爲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
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瀾瀾之處而要
齊女以爲淫昏也水者所以潔汙穢反於河上作臺
而爲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爲所要反得行邇條佞媚
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 臺泚言鮮明下
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瀾言盛貌下
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
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
者言水之盛流當以潔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爲淫昏
故惡之也 邇條戚施本人疾之名故音語云邇條
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
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邇條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
者爲邇條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

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故箋云邇條口柔常觀人顏
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
仰也時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
病故箋申傳意以爲口柔面柔也邇條口柔戚施面
柔釋訓文李巡曰邇條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
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按鮮訓少爲是鄭訓善出於臆說

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尙存

歐義邇條偃人不可使俛戚施偃人不可使仰與僂
僂休僂睞睞器瘠聾瞶僂僂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三

身病者故謂之八疾

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
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
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
人也

疊山謝氏曰邇條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
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
也

說約鮮與泚瀾叶不鮮疑於天壤之間乃不鮮此人
甚惡見之辭也據后惡伋通頑宣姜尤是惡物此燕

婉云云者但爲初至時言之耳

纂序按不鮮指疾言不指人言觀下節集傳不殄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疾醜底多之意也

按不鮮上玉說有味然常說多以人言或云不鮮謂多只是醜惡太甚之意以疾言作此解亦通

講男女有倫婚姻有道而况乎位人上者我衛舊無是臺也今新作斯臺其制則泚然而鮮明河水之流其下者則淵然其甚盛是果何爲也哉所以娶齊女也夫是齊女也納聘之初本求爲燕婉之好也而乃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臺

得此遺條醜疾不鮮之人何哉眞貽羞斯臺多矣

新臺有酒句韻河水浼浼句韻燕婉之求句韻得此遺條不殄句韻

賦也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毛傳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

孔疏言齊女反得遺條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爲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爲少也

輯錄臺在河上曰泚曰酒皆從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之貌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按臺臨水不必謂臺影水光

講新作此臺有洒然而高峻河水之流其下者浼浼然其平滿所以娶齊女也夫是齊女也始本求爲燕婉之好今乃得此醜疾不已之人何哉

魚網之設句韻鴻則離之句韻燕婉之求句韻得此戚施句韻

興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毛傳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鄭箋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美

通解遺條今龜胸戚施今駝背

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南豐曾氏曰遺條戚施皆惡疾之人不能爲人者也

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之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

東萊呂氏曰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遺條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行義此以設魚網而得鴻興求燕婉而得醜疾總是惡其亂倫故以惡疾比之見其俯仰有醜耳

講彼魚網之設本以求魚也而鴈則離之所得非所求矣况齊女之來嫁本求爲燕婉之好也今乃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焉則豈其初心也哉吾不知作新臺者其何以立人上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安成劉氏曰宣姜事首末見左氏傳宣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小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孔疏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弊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西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衍義此詩三章雖有賦與興之別要得言所得非所求意言齊女之失所配正以刺宣公之瀆倫也 今按詩以新臺次靜女見衛國淫亂之俗皆自宣公啓之後世宋仁宗時講官不欲講新臺仁宗謂聖人刪詩義存勸戒不當有避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者說約說通或疑詩辭溫厚新臺罵詈太甚嚴氏遂以爲齊人之辭愚謂不然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下辱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爲溫厚也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七

按時講燕婉之求指定齊女說愚意只泛言婚姻之事樂燕婉之求而世間遽條之人不少女義似順且意亦渾然

三子乘舟

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賦也三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

毛傳三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慙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

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鄭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孔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

按乘舟非虛擬舊說用如字非也 願字毛訓每鄭訓念皆不甚明予謂願言是口頭虛字謂其言出於中心之願見其誠然也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元

大全葛洪始加多爲影字

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想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眉山蘇氏曰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影故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說約景字彙姜上聲

衍義此章是心憂其去憂者憂其將見殺也自衛適

齊必涉河汎汎其景是摹寫渡河時影與波光上下有顧影可憐之意此舟一逝卽其影不可復見矣何等淒楚

指南中心養養承思字

講天下之變每生於不測而旁觀者之情繫之如二子之乘舟以如齊也但見汎汎然其景相繼先後與波上下焉是行也在二子固一往不留矣我則願言思子而中心之憂爲之養養焉蓋有不能以自定者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牢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爲君諱也定宇陳氏曰二子之死明矣猶爲疑辭而不盡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爲憂疑之言則

其中有無限含蓄無限傷悲寥寥數言卻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說約疏義大全逝字本與害叶今讀誤然逝字無考據字彙書又叶以智切音異而引此詩爲證則是害與逝叶也然害亦音下蓋切孩去聲云讀誤恐未安耳

衍義不曰行而曰逝見一去不復返故未緊承以有害若曰前有賊而不知後有誘而不覺竊爲二子危之矣俱不明言其死蓋悲傷之極不忍言耳非但爲君諱故也此章是心疑其不歸疑者疑其已見殺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聖

也一子先行吾已疑之二子繼往吾愈疑之意者知禍而不知避或不免於害乎二章各末句要見傷悲激切之意

按上章汎汎其景猶及見其帆影也中心養養言愛之心漾漾然與景相上下也汎汎其逝則不見矣不環有害則疑其逝而不返爲有害也泉水有害意在無害也此有害意在有害也語同而意異

講彼二子之乘舟以如齊也但見汎汎然其逝愈去愈遠並其景之不見焉是行也在二子固長往不見矣我則願言思子得無至於有害乎不然何久而未

見其返也是殆不能無疑也已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殺亦獨何哉

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爲未當然視天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違矣又曰彼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爲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聖

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父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

按舜大聖人能達權故處之盡善彼壽只見得一邊彼遵父命而不避死壽激於義而代兄死雖不盡善亦有可取

慶源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爲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

爲萬世戒耳故先生嘗謂太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處爲是也小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豐城朱氏曰宣公納子之妻以爲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道以之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廢九法數未有甚於此者也其卒胥爲夷也宜哉

衍義首章思之而心有憂下章思之而心有疑憂之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望

疑之皆是國人思念之情此詩已知二子之被害猶不明言者爲君諱也然其辭隱而彰矣二子之事國人實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但想其去時光景而慘然哀痛悲思之情且見

集解首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因其不歸而疑之雖悼死者實刺生者也

嚴氏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

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禍戎狄以至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施

詩經詳說

卷九

國風邶風

望

丘則無恤鄰之意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乎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詩經詳說卷九終

